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柒輯・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柒輯・叄册目錄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一　〔清〕李式穀撰　一

四庫未收書輯刊

〔清〕李式穀撰

五經衷要七十二卷·之一

清道光十年南海葉氏風滿樓刻本

道光庚寅新鐫

五經衷要

南海葉氏風滿樓藏板

五經衷要序

羣言淆亂衷諸聖自漢氏以來說經者幾千百家而折衷至
當義精理粹者莫如我
朝
御定經義所謂日月出而爝火熄江河行而畎澮歸也顧卷帙浩
繁寒士力鮮能購抑且不便舟車此書於五經中舉其理之
精奧說之歧出者悉衷以
御定精義間采自漢迄今諸說得易書詩各十二卷春秋六卷禮
記三十卷共七十二卷仁和李式穀所纂其同邑何元錫得
之元錫客死廣州書將散佚南海葉農部夢龍謀梓以傳而
問名於余余以前義名之曰五經衷要其纂止五經者以科
舉

功令所定也農部子多而均能讀父書此書之出將由一家以
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盛矣顧十三經皆有
御定農部他日必能續纂拭目俟之

道光十年歲次庚寅斗指亥之月拜經之日吳榮光伯榮撰

五經衷要目錄

易經

卷一 上經 乾至需

卷二 上經 師至豫

卷三 上經 隨至離

卷四 下經 咸至姤

卷五 下經 萃至歸妹

卷六 下經 豐至未濟

卷七 繫辭上 一章至六章

卷八 繫辭上 七章至十二章

卷九 繫辭下 一章至五章

卷十 繫辭下 六章至十二章

卷十一 說卦

卷十二 序卦 雜卦

書經

卷一 堯典 舜典

卷二 大禹謨 皋陶謨

卷三 益稷

卷四 禹貢上

卷五 禹貢下

卷六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卷七 盤庚 說命 泰誓 牧誓 武成

卷八 洪範 旅獒

卷九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十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卷十一 立政 周官 君陳

卷十二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詩經

卷一 國風 周南 召南 邶風 鄘風

卷二 衛風 王風 鄭風 齊風 魏風 唐風

卷三 秦風 陳風 曹風

卷四 豳風

卷五 小雅上 鹿鳴至六月止

卷六 小雅中 采芑至楚茨

卷七 小雅下 信南山至漸漸之石

卷八 大雅上 文王之什至皇矣

卷九 大雅中 靈臺至假東

卷十 大雅下 篤公劉至常武

卷十一 周頌

卷十二 魯頌 商頌

春秋

卷一 隱公 桓公

卷二 莊公 閔公 僖公

卷三 僖公 文公

卷四 宣公 成公

卷五 襄公

卷六 昭公 定公 哀公

禮記

卷一 曲禮上
卷二 曲禮下 檀弓
卷三 王制上
卷四 王制下
卷五 月令上
卷六 月令中
卷七 月令下
卷八 文王世子
卷九 禮運上
卷十 禮運下
卷十一 禮器上
卷十二 禮器下

卷十三 郊特牲上
卷十四 郊特牲下
卷十五 內則
卷十六 玉藻上
卷十七 玉藻下
卷十八 明堂位
卷十九 大傳 少儀
卷二十 學記
卷二十一 樂記上
卷二十二 樂記中
卷二十三 樂記下 雜記
卷二十四 祭法 祭義
卷二十五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卷二十六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卷二十七 表記 緇衣
卷二十八 深衣 投壺 儒行
卷二十九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卷三十 射義 燕義 聘義

五經衷要目錄

易經衷要卷一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延庵陽仝校刊

上經　乾

乾元亨利貞

首乾以別于連山歸藏也連山首艮夏易歸藏首坤商易以陽之純而健之至故名乾而剛健實天之性情也故爲天其體則天其用則健孔氏穎達云聖人欲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其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象天之充周乎六合併包乎地之上下而純乎一陽之健行也元亨利貞胡氏炳文云諸家皆作四德解惟本義以爲占辭葢在文王作彖時止斷一卦之吉凶未分四德故云大通而至正而必利在貞固也元乃大之渾淪包涵于最初者耳故曰元

而不曰大自靜而動泛應曲當曰亨亨其健之行而本于一理之渾然故曰元亨自動而靜一成不易曰貞貞其剛之止而由于萬理之各適故曰利貞六十四卦有言小亨者矣如巽卦是有止言亨而不明大小者矣如蒙小畜履等卦總不若乾之無所不亨故曰元亦有不可貞如節勿用永貞如小過四爻貞凶貞厲貞吝不一卦矣總不若乾之無所不宜故曰利也占者之當得大通而必利在貞固以體乾之德而應其占也

乾錯坤初動爲姤二動同人三動履四動小畜五動大有上動夬初合二爻動遯合三動否合四動觀合五動剝全變純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此爻以剛健中正爲龍德以有龍德者爲大人在下卦爲在田見龍句是象利見句是占辭龍之象承初潛龍來乾之初爲震主爻震爲龍故自潛而見以至于上皆可言龍下云六龍羣龍可見乾天也天用莫如龍龍又

純陽且甲木納于乾甲爲靑龍故以龍言田者鄭氏元曰凡卦下二爻爲地干氏寶曰二爲地上九在二爲乾生坎之主爻坎爲水爲溝瀆而在地之上故象田九二動則于下卦之乾變爲離離爲火爲電于九二之主爻本爲坎之雲見需小畜龍既出潛而有雲變火電之象故象爲龍見龍見必不于田而止而此則尚在于田也然已澤及于一方功見于一時矣大人卽有龍德之人也龍德甚大故備其德者爲大人九則體剛用健在二則于上下爲中應九五爲正是卽大人之德也蔡氏淸云大人是德位兼備之稱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如孟子之所云云也中無過不及而正無偏倚邪曲之謂利見利于往見也在上者占之則得聖相爲輔佐在下者見之則得聖師爲依歸得見九五之大人亦有二義一尊王一遇主也在田見其德已及于物宜對下在天此大人當指

堯舜伊呂一等聖人身分

龍鱗蟲之長王符言其形有九似頭似駝角似鹿眼似鬼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是也背有八十一鱗其九九之數乾象也頭上有博山名尺木能升天呵氣成雲旣能變水又能變火春分登天飛象也秋分入淵潛象也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固陽德三又陽位故曰重剛三在全卦爲下于下卦爲上皆不中而曰危地然性剛健故爲能自乾惕之君子此象卽見于占辭中者也凡重卦中二爻爲人故以君子言鄭氏元曰三于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之君子孔氏穎達曰以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陽而得位故稱君子三爲下卦之終乾爲天時而終竟一周天則爲一日故曰終日居下乾之終接上乾之始是重乾也故曰乾乾亦不已其健之意也而當上下絕續之交乾之三本生艮之主爻艮止也以健行之德而處止境非可安之位故曰危地三動則

下乾為兌兌為正秋而于終日之時則為酉故象夕兌為毀折于德為易損故有德者于此而惕若也厲嚴勵意卽惕若之形見也以健德而處危地靜則失位動則毀德惟堅持至健之本體而始得完其固然也故雖惕若至厲僅得免于咎焉耳其位雖不中正而德剛健故能體重乾之象而用重乾之健以自持龔氏(原)所謂當危懼之時惟自強戒謹恐懼可以免咎縱不若初之勿用可以自安及二之利見可以自現而已得无咎然亦僅得无咎焉耳又惕若惕之似非竟惕之謂是乾德君子兢業身分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爻直從初九來與九二相對諸卦乾為君諸爻又五為主九五在乾乃君道德位時之兼備者龍之取象從潛龍來與二同其九之在五也亦由潛而田而淵而至此九五動則上乾為離離在上

有翼象(見明夷)以兩陽夾身而動故也故曰飛(淮南子有翼曰應龍)抱朴子謂龍升乘雲至上四十里則不藉雲矣飛則不藉雲而上也又離為火為電凡卦上二爻皆天而五則非元遠於穆之天乃萬物皆相見之天而龍乃挾電火而動于是非飛龍之象乎飛龍而在天非復功及一方澤及一時之比而遍及乎天以下矣其占亦曰利見大人以同德之相應也在下者利見九五之大人亦有二不特草茅之際遇亦岳牧之肆覲也在上者利見九二之大人亦有二得加以位者得賢相不屈于位者得聖師皆由其同是龍德中正之相應自有其不能自秘不容自已者在也其龍德而曰飛以在天而得盡乾道之變化者也其大人亦時位稱乎其德者也其利見也亦萬物之咸覩而專屬之二五者但以同德之應故耳其曰利見亦以其見為天下利而因利于其相見爾三百八十四爻中惟

此爻為位最尊德最備而時最得其占亦无美備于此者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以天道明乾義而分元亨利貞為四德自孔子之彖傳始也此節乃釋元義大者上下無不包彼此無不具之意元者渾淪丕冒之名一純善之理之無所不到者也先大哉而後乾元葢神馳意往于至大之理而乃于乾之元乎遇之也他卦亦有元然亦止分乾之一體不如乾之元為渾全卽乾德亦不止于元然亦止分元之一端不如元在乾為具備也萬物之形資此氣為生之始萬物之性資此理為命之始萬物雖各得同資此元為大始一元初闢之會也是萬物共一元也萬物雖一體各資此元為衆始一元來復之幾也又萬物各一元也而惟乾則然故歎其大氣在形始理在性始故曰資始蔡氏(淸)曰有生之初自然之理是如此有生之後

當然之序亦如此然則萬物槩然孰主張是乾元之主張也是乾元充周乎萬物之上也孰拌包是乾元之拌包也是乾元渾涵乎萬物之外也是資始者併為萬物所生之統宗更為萬物所終之彙歸也所資以始之乾元無不畢貫矣是天所以為天之德不越乎是故曰統天葢天非卽乾也而乾之元無不備故卽以之明天德葢萬物資始于天而乾之元乃如此故以乾元統天道統猶云賅備也大字貫下全節萬物資始正見其大統天乃大之斷語也天備四德統天謂元之統乎四德也

大哉乾元

此句正于大哉之咏歎淫泆見詳味乾元之無盡而始鄭重之未會及乾元之先正震驚其道之大而不知于何出神游于其理之大而不解于何屬及觸乎乾元而始得其所以也蔡氏(淸)云天地

間凡大者皆爲始始者便自大是元本無不大而在乾德者爲最
乾之德無不大而于元尤備云餘見前

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元之大無聲無臭无可驗也驗于所生之物而已萬非實數無窮賅括之辭既形于物四毈爲萬烏從而察其乾元之所在也與爲窮源反本而溯之于始則悟其所資之無不于是矣物不同其資亦不同大小殊量先後異時資之者不禁亦不窮乃者難辭必如是而始謂之曰統天見非漫然而駕乾元于天道之上也元亨利貞配天道之四時四時之行卽天道也而元統乎亨利貞故云然其實卽天亦止得乾元之德而爲天故乾元之于天可以言統資釋文取也餘見上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釋乾之亨也楊氏萬里曰彖言元利貞而獨不言亨者葢雲行雨施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卽形之亨也艮是上言資始此則物生矣前言萬物此言品物資始時無可區別故總言之俞氏玉云亨則流動形見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物謂之品萬物之自既資始而至各定其品也兆乎生機之流動遂乎生質之成形皆雲雨之滋長而雲雨之滋長非行施不能及物葢莫非乾德之亨之也乾之元渾舉其全體至亨則見于用矣見于用以五二之中爲主二與五皆爲坎之主爻上坎爲雲下坎爲雨見屯卦亨則動動則行施上行下施卽指二五之應也植物資其潤動物飲其和流爲生養形爲成遂也此雖言亨而曰流周浹無滯利意已該曰形則一成不變貞意已括陽健行而主施故曰行施諸雲雨散典于此無用故後不贅

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節言聖人之元亨則此句言聖人之亨也六位既以時成既成之六位則六陽矣自潛龍以至亢龍時潛時見時躍時飛時亢各盡天德之行健故俱有龍象而用九稱羣龍也聖人體乾以法天道如駕六龍以行于天然御統也正韻乘憑也亦因意孟子不如乘勢謂聖人各于其時因乾德之屈伸顯晦以法天行卽聖人之統天也曰乘曰御止是譬喻蔡氏淸云謂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者如御車之御云謂之御者操縱維己上世有九龍紀又傳夏后乘龍御宇是古有乘龍御天之說故設此喻亦取象之意也上言六位既時成則六爻之體天行健者如龍之屈伸顯晦各當其時聖人因憑之以法天之行大則帝運之升從而升王運之降從而降小則道隆從而隆道汙從而汙是聖人體乾之行駕乎天道以是爲聖人之統天也云爾

乘龍舜有豢龍氏其畜龍也雖以禦水旱然孔甲帝賜之乘龍夫曰乘猶是四之通稱也俞氏曰御龍則駕馭用之矣然憶之也博物志云夏德之盛也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役外云云是非無據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釋乾之利貞也乾道包元亨而言項氏安世曰推其本統言之則曰乾元極其變化言之則曰乾道是也乾道純陽而主動故專于變化變雖化之漸然已驟更其象矣故曰變化既變之成又并已泯其跡矣故曰化性命者萬物既流形之後有此形卽有此性而皆天之所命也乾道變化時而各予以所性之命卽各予以各正保合之道矣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卽各正也雖有強弱尅勝之不齊正以制其過不及不至彼此之賊害假借也且又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故曰各正各如其所性之所而還與以各當焉使皆足保其所固有而合于所應得以全其太和之本然太和卽乾元之渾

淪者名耳陰陽會合于無偏倚過不及和矣和之至而還乎氤氳之本然而醇乎其醇曰太剛健足以保之中正足以合之斯乾道之利貞卽天道之利貞也蔡氏清曰變化各正利也保合太和貞也所謂釋乾之利貞也此節從流形遞入變化性命承變太和承化也

保合太和

太和本義云云實卽各正之性命正之至而還乎乾元資始之本然卽曰太和也胡氏炳文謂太和爲陰陽會合沖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其中是已于時爲返淳古之治于人爲還赤子之心保者剛不屈于所誘健不阻于所難故曰保合者中則無過不及而適相得正則無偏倚而適相均故曰合萬物之保合皆乾道之與爲保合者也故歸之乾道之利貞焉餘見上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言聖人之利貞也乾之九五一爻爲卦之主上下五陽與之同德如大君在上萬民各得其性命之理以休養于太和之化是亦天之利貞矣其言庶物萬國者又以切利見大人之義以德位之所統言之則曰庶物以功化之所及言之曰萬國自乾之九五云云至此皆御案文亦以先天乾在上而乾爲君故爲首出庶物之象而乾與坤相錯坤爲衆故曰庶物陽爲君上下五陽宗九五是庶邦冢君率衆以受治于天子之象也陽有餘萬盈數故曰萬國各正固其性命而保合其太和安莫甚矣是卽聖人法乾道之利貞也六陽皆有君道爲萬國九五乘時位而首出庶物之上皆謂創業之聖人首出有禪讓皆由萬國之推戴有征誅亦由萬國之歸往咸安亦有自然之協和於變與頓然之永清大定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凡重卦皆重義而惟乾象天天一而已故以週遭迭運爲重曰行健其實惟無貳乃無已也健建也說卦傳云而從亻天蓋建立南北樞而左旋者于是而無已故曰健在天止動而無極已耳自人見之曰行以德言之曰健天亦得乾之道而行健也君子卽體乾道之聖人而欲人人之皆然也故渾其稱曰君子法其健以爲行故曰其強也無所倚著而本一己之至誠無息故曰自自君子本自然無息也自人之易息者而觀君子曰不何氏楷云健而無息謂之乾自彊言不息不言無息學之爲法天事耳始于不息終于無息蓋自強爲健之體乃不息之所由不息爲健之用乃自強之所出也此君子之體乾德卽君子之法天道也行健兼有萬古如此一日如此義君子自瞬存息養以至終身亦由是也

天有九重最上爲常靜天動極而泯乎動之跡故曰靜耳次曰宗動天羣動之所宗而健行之至也然皆無可占驗矣次二十八宿天其行有星可度也其日去地心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者指是天也再由地心而下計之天與天經爲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餘里徑一則圍三約周天得三十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七萬三千六百四十里此二十八宿天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數也次木星天次火星天次太陽天所謂日行一日不及天一度也次金星天次水星天次太陰天所謂月行天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是也然去地心已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餘里矣再由地心而下倍之得九十萬五千零四十餘里三之二百七十萬五千零五百二十餘里七政之行皆天之行也十二時中自月天至恆星天雖遲速不同而行至數十萬數萬萬里何行如之而皆本于常靜天不動處之天樞故卽建之義而曰健鄭康成以千千差一寸計之以日射陽城用句股法得八萬一千二百九十四里爲天徑之半未確也

天行健

此重卦之首也天則何重之有然天形包乎地而其冒乎地上者言之爲上天于其周乎地下者言之爲下天在人觀之亦重象也

語類、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乃一橫言、一竪言耳、天自無已、而自人言之曰行、蓋于其跡求之、故次曰躔、于推曰步、夫曰健、亦本其體夫乾德者而目之象、重乾者莫如天、天自體乾之不已、而人見爲行、其天行之不已不間、出于天之本然、而任于天之自然也、其天行之有遲有速、亦九重中各有廣狹、人自各于其廣狹者逆算之、而見爲然、然亦據形氣之天言之耳、在天之所以爲天者、亦止一于行而已、法天者見爲乾德之固然、故卽以乾德者名之曰健、餘見上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之取象龍而占言大人者、象非眞言龍、乃言龍德之大人也、龍曰飛、言由潛、由見由躍、而至于天、正言大人之由下而乘時、以膺天位也、造一言與起、徐氏幾所云、作而居位也、一言創制、程傳

所謂大人之爲、本聖人之事也、無論從庶民而造由禪讓、自庶邦而造由征誅、皆大人之龍德自致乎此、故曰造、造乃自無而有之名、造之之初、天下共仰、造之之作、天下共遵、此大人之所以應天、卽大人之所以統天、正大人所以體乾德之極致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之文、卽指彖象辭、文言猶謂易文之釋言云爾、元亨利貞、平分四德、自文言始、本義以四時四德言之云云、蓋此以人事釋乾德、元善之長、元仁也、謂天德王道、盡天下之善理、必以渾淪丕冒之元者、爲本始與爲主極也、故曰善之長、善該下三德而長兼本主二義、亨嘉之會、亨禮也、天下之小大由之、故取多用宏、盡天下之嘉美、必以其達天理之宜、通人事之適者爲萃聚、曰嘉之會、嘉卽嘉禮也、利義也、體經達權、至當不易、是義而必以協于人情、宜于物理者、爲之調劑、故曰義之和、貞者智也、理煩治劇、事之表見者也、必以眞實无妄者爲之本質、故曰事之幹、元亨利貞、四者本乾德善嘉義事、則在人之四德也、而資于乾德以成之、故于五常百行之善端、必以元爲長、而萬理次以畢備焉、于節文儀則之嘉美、必以亨爲會、始得泛應之不窮、于人心裁制物理宜適之義、必以利爲和、而始得調理之不失、于見明行决之事、必以貞爲幹、而始得建立之不拔、此謂在人性情之德、必體乾德而後成、是乾德爲人德之取資也、言四者本天德、然莫謂德之在天、而與人無與、善嘉義事、爲人之德、然不能違天之四德而成也、善嘉義事四者、未賦于人之始、原出于四德、故旣見于人之後、亦必本于四德云也

元者善之長也

元者、朱子謂是善端初發見處、然則是萬善之大本、亦萬善之最初、惟在天無不善之相形、故渾淪無跡而稱之曰元也、旣賦于人、不免形氣之雜、于是別乎不善而始名曰善、于是由一善以極于萬善、而必以元爲始基、從萬善以純乎一善、而必于元爲會歸、以元爲最初、如歲月日時之有元始元、卽曆以元爲大本、如公卿士庶之有元首也、推長少之義、善之于元爲統宗、于長正之義、則善于元爲良貴、故曰善之長、餘見上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此言君子法乾之德也、君子與仁爲一體、則同胞同與之眞切、盡關乎君子之一人、故足以長人、長卽首出之謂、非長乎仁、不能長

乎人也故曰長人嘉美其天下之所會則三百三千之精粹盡萃于君子之一身故足以合禮合卽集成之謂使物物各得其所則無過不及而制義乃得其和和所謂裁成變理也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卽所謂知而勿去者也則見幾致決故足以幹事幹所謂建明樹立也平列則四而禮義知合之皆仁之德所包而合禮利物幹事亦長人者之所司也長仁則下三者在其中且嘉會者無不賅利物利物無不賅幹事然在通節則平列也胡氏炳文曰體仁有以存諸中嘉會則美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以守于中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此君子法乾之四德所以完乎所受于天之全理也夫曰以必待以之而後見曰足以不待以不以而其德則具足矣得位則作之君固得顯長人合禮利物貞固正于天下不得位則作之師亦得存長人合禮利物貞固于萬

世者也故曰足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仁本無見于方體以君子爲體存則藏而發則顯君子之體卽仁之體也君子亦不私其形體而以仁爲體靜與俱而動與游仁之體卽君子之體林氏希元所謂內之所存無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也夫是以民則同胞物則同與是一體夫天下也作則萬物覩出則萬國安又統體夫天下也故曰足以長得位以君長之無位以師長之餘見上

嘉會足以合禮

嘉美樂意會朱子所云齊集之意也凡天理之美人情之樂會于君子天理之美會合于一心而無人欲之雜人情之樂會合于一身無物感之私會則渾淪協洽之謂此無體之禮也由是而見而爲節文顯而爲儀則上併三代質文之異尚而集其成下集五方風俗之異宜而酌其當得位則以制禮法無位則以定禮經而無不足也故曰足以云餘見上

利物足以和義

利利益利濟也物人物事物也利益于物則物樂其制故利无不通利濟于物則物安其宜故物无不遂由是立義以經常則裁有餘補不足而無倚輕倚重之偏以得其正行義以權變則急先務緩後圖而無時得時失之敝而得其中所謂和也利足以和義而利皆歸于義亦義之所及莫非利之所至也得位則利有實而義成于天下無位則利無形而義寄于萬世也餘見上

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董氏真卿分作兩實字解曰謂屬北方者便用兩字至于四端

五臟四獸屬北方者皆兩云云按以易本文與上三句例之是以貞其固爲合固則不爲外物所搖奪不爲內欲所游移貞其固則守其正而立不爲偏倚持其正而行不爲邪淫是卽立事行事之質幹也本端則善根深則實茂幹事者爲幹于事也有貞固以幹于事之先則根本甚大而出無窮有貞固以幹于事之內則建樹不拔而生不已得位則見諸事業于天下無位則存諸事理于萬世也餘見前幹木根上枝下之名故曰木身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謂體乾德之君子所行亦純乎乾道故亦與乾同德爾蔡氏清云自孔子分元亨利貞爲四德然亦不同天之四德以萬物生成言聖人四德以統治一世言此則就君子之一身言也曰行則不特心明其義辭發其蘊而已也實以自強不息者法天行之健而

見諸實行者耳、曰此、則有常目在此、而無敢有過不及之意、得位之君子、行其體仁嘉會者于天下、以育萬物、行其利物貞固者于天下、以正萬民、无位之君子、行其體仁嘉會者于一身、以爲誠之通、行其利物貞固者于一身、以爲誠之復、是以乾之四德屬之君子者、非無故也、蓋以君子正能體乾之德而實諸行者也、此四者有見其行之在在各足、時時曲當二義、此所由以乾四德屬君子之故、而見君子之行、卽乾道云也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此明九二君子、備在上之德而在下也、顯晦因時、故曰龍德、九在二、固中正之德、此以出處之時言、故以不潛未躍爲中正也、中謂上下之正、守其中爲正、言行謹信、正其守中之正也、不爲高言奇

行、故曰庸、所以安于在下也、言行之庸且謹信、而大者可知、以乾二本中實而動爲中虛、實則信象、虛則謹象、又九二爲生坎主爻、有常德行之意、二動則爲離、純離爲言、故乾之二動、卽有言象、閑邪者、乾動爲離、內虛外實、外實足以閑、而內虛足以存、君子則用其閑焉者以閑邪、而存焉者以存誠耳、先天乾卽後天離位、而動則爲離、爲文明、故內則德博、而外則善世、動而不變、不卽飛天而在下位、故善世而見不伐、乾道變化、故德博而見易化、天下文明、卽善世也、德施之普、卽博也、此明九二見龍所以爲大人之故、由其德之因時中正也、庸言庸德之信謹、卽其德之中正見外處、閑邪存誠、又其德之在內、而所以信謹之本也、善世德博、見其德可以在上、而不伐不德、見其安于在下之時位、而不終于在下之意也、按李氏舜臣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包羲心畫、實天地自然之理、

龍德而正中者也

此明九二之象爲見龍、而占屬之大人也、以大人之德、可潛可見、有其地、當潛當見、有其時、卽龍德也、然陽本剛而龍性暴、安能抑于下地、陽善動而龍近神、安肯常于下之時、而九之在二、出潛而不躍、无不及亦无太過也、則中甚矣、出潛而待躍、不肯後亦不敢先也、則正甚矣、是龍德之中正者也、有九五之應、而中正自守、以出爲處、而道不秘、以行爲止、而功不私、斯與二位之中正也稱矣、故以之當見龍也云爾、

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此言龍德在田之時、卽其中正之顯著也、其信言謹行、閑邪存誠者、而見之于外、卽善也、存之于中、卽德也、可傳可繼于後人、則見于世矣、而邑而國而天下、則徵于博矣、善德、卽指九二所含文明

之象也、二爲陰位而處柔、故見爲不伐、二又居中位、可四達、故見爲化、在下而善已足世、德已云博、此非潛之勿用也、不伐則不急乘于九五之位、而化則不能遏抑其九五之應也、故曰龍德而正中之大人也、餘見前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此言君子居上下之交、無當于位之時、而用其時以進修也、九在三爲生艮之主爻、有思不出位、反身修德之象、得于內者爲德、見于事者爲業、由下而未躋于上、故言進、居下而已窮于上、故言修、修有抑己之意故也、三爲下卦之盡、故動則爲發己自盡之象、曰忠、且三動則下乾爲兌、兌爲口舌、故主辭、信從言、謂言語必信也、乃兌象、兌又爲毀折、故主修、爲巫、主達誠、故爲立其誠之象、由忠

而信由辭而誠一反復之詞居如居積之居謂儲其所修也三應于上故德言進止于下故業言居知至知忠信以至之至則德期進于五幾爲隱微之幾也乾爲木果仁藏于中以惟微也而曰幾卽研幾意終謂應在上知終則修立以終之義乃決斷之義也乾爲金以主斷制而曰義卽赴義之意則業必期極于上矣忠信卽誠也詳言之曰忠信賅言之曰誠于德則詳于內而畧于外發已循物皆以實而德乃進于業則詳于外而賅于內立言命衆皆由衷而業乃修俞氏玉所謂德與忠信皆主于心業與辭皆見于事者也知其當至而必至之則德之造乎聖神也其幾已肇乎此矣知其當終而必終之則業之繫乎畢世也其義已存乎是矣云也于內曰德而忠信以進之見外曰業而修辭存誠以居之進德必于至居業必于終幾卽愼微之意義卽致决之謂也兩知字是知至與終是行知至必至知終必終當切發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故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他人處不安之時地則以德無可見業無可就而自廢矣剛健之君子反借憂戚以玉吾成而進修也三非可安之地而德无中止故必于進業易中敗故必于修于是體九之在三有忠信之象而卽忠信以進之體九三之動有修辭以立誠之象俞氏玉曰誠卽忠信是也而卽修立以居之忠于心而言必信由內而外也修于辭而衷必誠由外而內也前進字據德之進言對修後進據君子之進于德言對居餘見上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五爲卦主論德以五爲至極故進德者當知其所至上爲三應論業以上爲終竟故修業者當知其所終也然三爻靜則爲艮主必

有沮止其進者雖知其至而進亦難于其至動則爲兌象必有毀折其修者雖知其終修亦難于其終君子則以剛健之德進德必至于五而不必于五之位雖未至五之聖而必聖之幾已肇于此故可與研作聖之幾修業必終于上而不必于上之時雖未及上之極而造極之義已定于此故可與存畢生之義云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不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專釋九五大人之利見也孔氏穎達曰因大人與物感應故廣陳衆物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覩以結之也聖人卽大人作與也卽如龍之飛在天萬物覩正釋利見萬物且覩況下九二之大人云也言聲氣者天載無聲臭動則始激之而成聲引之而成氣乾下爲震主爻象雷與風薄爲聲上爲艮象山與澤通爲氣是以五之上下爻起例也五爲二應二靜而不變本生坎主爻坎爲水二動而變則爲生離之主爻離爲火二爲水火五同備水火之德而爲溼爲燥之位也故二必流而就之乾爻全動爲龍動則據後天坎在正北而從西北之乾坎爲雲見屯卦乾爻全不動爲虎見履卦不動則據先天巽在西南而從正南之乾巽爲風故又爲雲龍風虎卽凡乾卦之動靜爲乾五二之起例也聖人九五也五動則乾爲離離本在先天乾位萬物皆相見故作則萬物咸覩也作者由其自潛而見而躍而至于飛者言之本上指上卦之宗五親下指下卦之宗二宗二者仍宗二以親五也本天本地孔氏穎達曰以動植分言以受氣于天者爲動物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于上也本受氣于地者是植物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于下也按動物如獸豪毛旹草木走而不飛卽親地植物如樹

木枝葉皆風雲仰而不俯即親天矣惟鳥親天而止亦親地惟草依地而苗亦向天聖人亦于各物言之不分動植也各從其類類似該上言之然謂在上在下皆有與為利見者云爾正義聖人專指九五親上親本兼九二而親下之九二者仍從九二以見九五之大人云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聲氣同者以其所出者同所歸者同故相應求者為所受同也應有感于先相而應後求則有與于後而求為先相則更迭之辭此應求彼亦或彼應求此也曰聲非形器之所得而限而觸無不發曰氣更非境地所得而阻而感無不通聲氣物也且然而況乎人之靈且聲氣虛也且然而況乎德之實者云爾

聲（凡聲皆是而不外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散而播之有如月令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之中者十二月應則自然之響答也）氣（亦凡氣皆是而不外乎五方五時羶焦香腥朽之五氣散而播之如淮南子所云山氣澤氣水氣風氣林氣木氣下氣石氣險氣暑氣寒氣谷氣邱氣廣氣陵氣之鍾者十五地求則本然之翕合也）

雲從龍風從虎

龍噓氣成雲虎嘯則風生是雲風固從龍虎出亦聲應氣求之理也雲主氣也風主聲也從龍之雲從虎之風不特即龍所噓虎所嘯也而凡雲凡風無不從焉者曰從則固龍見而雲始升虎出而風始至矣然時雲升風至而不必龍虎之從者若擇主而未獲所從也有時雲升風至先于龍虎而不必從者若得主而率先所從也餘見上

雲風（抱朴子元雲為龍興非虺蜒之所能招也颷風為虎發非狐貉之所能致也又魏志管輅傳注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火星者龍參星者虎云云呂氏春秋旱雲煙火雨雲水波淮南子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洞冥記有土德王黃雲出等五德五色之雲史記有列國所起之雲之象無當于此不錄又抱朴子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里則自行矣風則呂氏春秋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淮南子則以冬至後四十五日條風至由是而明庶風而清明風而景風而凉風而閶闔風而不周風而廣莫風間各四十五日為八風莊子前者唱于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萬竅為虛）

聖人作而萬物覩

陽大陰小從其純陽之德言曰大人此于其得時得位之變化言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也作目為興起之辭無論為天下所推戴如舜禹所歸往如湯武皆其德之所自致故曰作即首出之象也在嚮明之位大中至正覩則如瞻天如就日（先天乾即後天離位故）盍各見其本然之性而頓與發矇各動其同然之命而忽逢復旦也萬物且咸覩而況同德之九二有不利見者乎云也餘見前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復申用九之義也夫曰用九非遇變而用六矣若變而用六則用初而乾為姤用二而乾為同人用三而乾為履用四而乾為小畜用五而乾為大有用上而乾為夬而失乾之全體矣然用乾爻者雖取動而變仍用其剛健之德之變也變則剛而能柔矣所以然者乾之元為善之長本萬理之無不備人君用九之健而以自強不息者法天以行之時潛時顯方能周流乎六虛而無不至能屈能伸方得廣運于六合而靡不究所謂剛而能柔也而乾元之所為資始所為咸安者決不止一邑一國而治乃遍及于天下也此乾九之所由成六位以統天而體乾用九之聖人所由乘六龍以御天也云耳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時在田耳雖出潛而未離乎下也而先天之乾載有後天之離而

二動又爲離先天之離又在震震青離赤所謂青與赤謂之文也故乾之二有文象而離火主明二位又在下之中中則四方皆見而明又嚮之是雖未在上位而文已明照于天下之象也乾本爲天而二在下卦故爲天之下而曰天下文明者言天下之文大明也云爾蘇氏軾謂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蓋袞繡制作韋布刪定皆是卽周公一代制作而位非天子亦止在田若孔子者更是在田者矣蓋言龍德之大人雖有文德而已出潛然尙在田雖文治之與文章之著不過明于一家一國而已未必能及天下也天下之文安得明乎而此則雖在田實天下之大人也故文德之所及乃如此云古人封國邑亦謂之田故非天子皆曰在田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此又申九五爻義本義天德卽天位不如張氏振淵曰有其位無其

德可謂之天位而已此龍德之大人者卽未至九五之天位其德本在天位之德也前此潛也見也惕與躍也但未位乎天德之位故不見上治之功化耳直至此飛龍在天之象乃得稱乎其德之位也乃難篏謂歷試諸艱而乃克至乎此如舜禹之勤勞湯武之宵旰久乃正位之義純乾皆爲天而九五則爲一卦之主凡卦上二爻爲天而五乃衆見所及之天也故云天五之上下夾身兩爻皆陽動且離有翼象見明夷故言飛位乎天德言位當乎天德也前此自潛而見非無位也而未足以盡其體天之德至此位正其德而天心始慰自惕而淵并未定位也而并不得見其法天之德至此位稱其德而天運始齊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然但言天之則而未及乎所以法天者也夫曰乾元而不曰乾爻統六爻而歸之乾元也張氏振淵云亢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于元乾之所爲終始相因而无首也可見乾道變化之則谷氏家杰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蓋元善之長而用九以健行之交資互足如純之不雜而無一毫之閒往過來續如環無端而無一刻之停元得九而自然渾淪貫洽于不測不窮者此天道之大法也而純乾之六爻皆變者象之故天則于此乃得形現耳占者當于天之則普其德于萬物而胞與一體則元善之長無不周永其德于萬年而古今一息則元善之元無不究乃者亦不易見之意鄭重之辭也則天之則卽自強不息以則天之行健耳言體天出治者當則天然天載渾然而則不可見也惟于乾元之用九得之云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又反覆以明四德皆一元之通復云耳前則元亨利貞猶分釋自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歎其大乃并言之乾元萬物之資始當其資始時而亨道已具方天命之動而賦于人物也則所謂善之長者則已于理無不達而于物無不充通百爲貫萬事是資始之日而已然矣是亨與乾元非二物也至于利貞者于人則物欲恬澹之後于物則浮華剝落之日收斂歸藏乃所見之本性眞情已耳是仍返乎乾元之本眞也是利貞與乾元又非二物矣性情但分動靜言之俞氏玉曰性言其靜情言其動也胡氏炳文云前各正曰性命命是性之本此曰性情情是性之用然則亨雖具于元之中猶必待元之發而亨始見而利與貞不二事亨雖包乎元之內猶必需元之行而亨乃形至利與貞并不二機蓋宜卽其正和

即其斡也是利即元之鼓盪發施利貞即元之返本復始耳并不待利貞下之起元而始見乾元之無不在也夫是以乾得以元資天下之始而并以亨嘉其會于美利者以利宜夫天下而又不言所利止貞固其生生不已之德而已是乾以元統四德而四德以無窮無已也程傳云此節總上四語而一滚出之不言所利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前四語分釋元亨利貞元而亨用遞利貞用總未渾四德贊之仍歸重乾元大矣哉者正贊乾元之大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元之無不包也自資始之初而亨之理已具亦無不貫也自資始之後而亨之幾已乘是亨即元之用也非元之外別有亨以繼其後而亨早存于元之內且亨即元之動也非元之後更有亨以代其行然乾元之自始而亨也猶有積漸之轉機迭禪之次序也而利貞者即利即貞矣(前所云宜即正和即幹也)元亨鼓出機而利貞則入機也元亨司誠通而利貞則誠復也疑與元之始而亨者異矣而不知即返元之本而復元之初也以静証之即乾元之性以動觀之即乾元之情爾矣秋冬即春生之性之收藏成遂備用即發育之情之往復義智即仁愛之性之制別而羞惡是非即惻隱之情之詳審也云爾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以驗乾之四德于一元之運而且見之云也太極道之始太初氣之始是先天之乾始也即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亦後天之乾始也乾始即乾元也而能以變化之美各正之利遍于天下是即所嘉之會以和天下之義者也利莫甚焉而時行物生于不言者仍自於穆不已俾天下共保合于太和焉項氏(世安)云物既始必

亨亨則必利利之極必復于元貞者元之復也乾始之大至于如此此乾元之所以無不統也即申彖傳乾道變化一節義元始也大也故以始起以大終皆贊元也變化則皆備故曰美各正則具宜故曰利美利即元之亨利天下即元之利不言所謂利及天下而于所性無加焉又何利之可言也(此句本御案解)美利之亨及利天下之利不言之貞皆一元之統貫云爾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乾始即元美利即元而亨美即嘉所以美即變化之所致利即會所以利即各正之所備利天下之利乃利益利濟之利即四德之利也各得分願利莫甚焉乾天也故美利之所之乃遍乎天之下惟行之健故能極其所以惟統乎天故能盡以之之能事餘見上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贊全乾之德也本義剛言體健言用中行無過不及正其立不偏純不雜陰柔粹不雜邪惡而精又純粹之至極也　御案云其于元亨也于動直見其剛于不息見其健其于利貞也于裁制見其中于確守見其正于一元之心普萬物而無心也則以不累于事功而純不駁于利欲而粹且不滯于聲臭而見爲精也蓋陽之剛健爲羣陰柔之所宗主非中不足以宗非正不足以主非極其剛健之純粹精亦不足于大中至正而爲羣陰柔之所順承也剛健本諸陽卦之所同而未必如乾之中正即中正已爲諸卦所僅有又未必如乾之純粹而精也故獨以見于乾者爲大喬氏(中和)云剛者元也健者亨也中者利也正者貞也實以體之剛健中正也云云然則乾德之見于天者爲元亨利貞而體于人則爲剛健中正之純粹精者云爾其曰大哉乾乎是歎美君子之乾道矣

以下文證之，亦是。又按立于不敵體之剛，行于不息用之健，動无不中，健不流于過不及，靜无不正，剛不倚于偏頗，統則不已，惟健之中，故渾于健之跡而見爲純粹，則不雜，惟剛之正，故泯乎剛之象而見爲粹精，則其无微不至，无之不得其剛健中正之美備而不容于疎率也云爾。雖與　御案稍異，然亦可參用。又按坊刻五經題解以元始亨通利遂貞成之專一不移爲剛，由元而亨而利而貞之迭運不息爲健，于用行之四序交接無過不及爲中，于體立之四時專職不相混亂爲正，固與　御案所採喬中和之說不合，故不用，然亦可通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上文皆言全卦，此始更端而言爻，以起下文云也。胡氏炳文云，曲盡其義者在六爻，而全備其德者在九五，是已。然卦主雖在九五，而潛而見而惕而躍而亢，必備舉夫六爻者，旁通天下事物之情也。發者，發其義蘊。揮者，揮其指示。發謂爻辭，揮謂爻象。旁，中爻外，凡五爻之情事及情狀，皆即于爻象爻辭乎引而伸，觸而長以盡之。故曰旁通。旁即左右逢原，旁通即左宜右有之意。通通貫其象而

情狀之指示者至，通達其辭而情事之顯著者盡也。夫是以繫卦者，必分列于爻，而繫爻者，必備舉其六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六爻發揮，固旁通乎全乾之情，而惟九五兼備衆爻之德，當天位象飛龍之在天者，以其統羣陽之功用，以治天下，如乘六龍以御天也。龍飛在天，有不與雲致雨，而使下土平康者乎。然則彖言釋以時乘六龍者，謂聖人之乘時以御乎天也。御之言致治也。又釋以雲行雨施者，謂聖人之統天而天下平也。平之言成治也。御則元亨出，利貞入，操縱緩急，與天道爲後先矣。元亨通，利貞復，策勵往復，與天運爲轉旋矣。聖人之所致治于天下者，一法乎天之行矣。行施則太和之彌綸，自利貞而元亨，天德之自下而上也。大澤涵育，自元亨而利貞，天德之自上而下也。聖人所以成治于天下者，一準乎天之則矣。乾爲天而五在上卦，又爲羣爻主，故有駕而上之以主運行之象，曰御。下乾在上乾之下，而受應于五，故有仰而承之以受上施之象，曰平。餘見上彖傳。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此四者，正九二君子所資以成大人之德者也。蓋王道不外乎聖功，君道即全于師資。九二者，備王道于聖功，存君道于師資之時也。故學聚問辨以進其德，寬居仁行以修其業。二動則下乾爲離，主文明，故曰學。中虛，故主聚。離爲言，故曰問。明照，故主辨。寬居仁行，即承學問來，亦以中虛而見寬，仁以寬有容，仁無欲也。而二在中，爲居象。九健體爲行象。故曰寬居仁行。學既聚則博矣，故非寬不居。問既辨則決矣，故非仁不行。居即蘊蓄，行即措施。傳所謂宏任重而毅道遠也。九二在下而亦曰大人，有大之者也。蓋大乎其

學問之居行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乾道統天，萬物皆備之體也。二則初出乎潛，乃離幽嚮明，自下達上，進于德業之象。在二陰位，求復乎天德之本然。于己則學，于人則問。學必有所得之傳授，是即于所問者而學之。而學之在乎造就，問有所得之疑難，是即所學而問之。而問之在乎致知。學貴博，故宜聚。知貴明，故貴辨。君子蓋欲盡天下之道而資于學問以聚辨，非止聚學辨問也。然即所學聚而天下之道聚乎此，所問辨而天下之理辨乎此矣。餘見上。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居充積于心，行發見于身。學聚而居不以寬，則盈滿而不自持。問辨而行不以仁，則雜施而不專一。勿正期，勿助長，而不急于計其

效則寬也、而居之者從容而德日積矣、無成心、無己見、而不累于私、則仁也、而行之者純粹而道日明矣、居行總承學問來、吳氏（澄）云、寬之所居、卽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卽問之所辨者、是已、餘見上、（按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此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本無不合、特牿于形體而不相通、而人乃于是乎小矣、大人與道爲體、而無私以間之、故無之而不合也、孔氏（穎達）曰、合德謂覆載、合明謂照臨、合序謂賞春夏刑秋冬、合吉凶謂福善禍淫也、按大人主乾德之大人也、故大人而乾德備焉、天包乎地、乾錯乎坤、故有與天地合德之象、乾二爻動爲離、爲日、而九在二、二五本坎主爻、爲月、故與日月合明、元亨利貞、各應一時、而中爻備之、故與四時合序、二五爲坎主爻、爲隱伏、見于上、五陽位爲神、下二陰位爲鬼、故與鬼神合吉凶、然皆一天道之分見也、大人一于道、故于其全體渾然者言之曰統天、于萬殊各當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也、地天之配、日月天之吏、四時天之運、鬼神天之用也、道合于天、則無不合耳矣、此大人之所以爲大也、在九五之大人德在天下、如上孔氏說、在九二之大人、德在萬世、如中庸言仲尼之無不持載覆幬、代明錯行、及善善惡惡之用、亦在下之大人所同也、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乾天也、先天之乾、載後天之離、離日也、二五之大人、靜則純乎乾德、動則見乎離明、其合德于天、合明于日、固矣、然地包乎天之中、地之德、乃代天之終而爲德、而非別有德者也、月之明、亦受日之光而爲明、而非別有明者也、故言天德者、必并地言、而德始備、言日明者、必并月言、而明始周、與天合德、而不與配天之地合德者、德猶未合乎天也、合明于日、而不與繼日之月合明者、明猶未合于日者也、而大人之德、與天合、直與天地而同量、明與日合、并與日月而並呈云也、餘見上、

與天地合其德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無不賦德于天、成德于地、其德本無不合于天地者、自汩于志氣、則仰愧于天而德不相似、牿于物欲、則俯怍于地而德不相若矣、大人以稟于天地之德、完乎其本然者、準之天地而不遺、亦復乎其故有者、建之天地而不悖、在上則益之如天、容之如地、而所合之德、驗諸天下、在下則如天無不覆幬、地無不持載、而所合之德、證諸萬世也、餘見前、

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日月行乎天而昭乎地、四時驗于地而嬗乎天、合德于天地、而日月四時莫之能外矣、然以言乎明、雖天地不能不寄之日月也、以言乎序、雖天地不能不寓之四時也、日月積而四時成、與日月合、而四時之序亦合矣、而明則惟日月所專、四時運而日月會、與四時合、而日月之明亦合矣、而序則惟四時之所職、而大人之與日月也、則合其明、彼日月之明、亦有不齊、（南極之下春分以後有月而日之明不到北極之下秋分以後有日而月之明不至也）而大人之明、合日月之所並照矣、其與四時也、則合其序、彼四時之序、且有不一、（赤道以外四時皆春夏而多暑黑道以外四時皆秋冬而多寒）而大人之序、合四時之遞運矣、餘見前、

與四時合其序

大人之在位也、仰法天運以治天下、在下位也、上律天時以治一

身在上位也賞刑予奪之悉當在下位也喜怒哀樂之中節其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以成己也春誦夏弦秋禮冬書而其序不失其體仁嘉會利物貞固以成物也則春禮夏政秋刑冬事而其序不愆四時者本大人命官以定之是其序本大人之自出而燮理豈遂乖其度又大人治歷以明之是其序又大人之所自宗而節宣豈遂越其常云也餘見前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聖人與天皆一于道而已先天者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故天勿能違非聖人果能先乎天也以後天氣數之天論之而道乃立乎天之先所謂天理也聖人有以默會之如神農黃帝堯舜之代有創制而天遂俯從聖人而行如五行順軌百物效靈彝倫攸敘之類所謂開天之聖也後天者知理如是奉而行之非聖人必待後

乎天也以先天義理之天論之而道又行乎天之後所謂天則也聖人有以取法之如禹湯文武之代有遵守而天亦遂有以佑啟聖人而聖人仰承天而行如象列宿制官循月令頒政乘運會損益之類所謂法天之聖也然則先天者先乎後天也天弗違天自不能違道耳而道備乎聖人故天不能違聖人後天者後于先天也奉天時亦聖人自奉乎道耳而道顯于天時故聖人但奉天時而道在是矣此特其大焉者也而先天之聖人亦多後天奉天之事後天之聖人亦多先天而天弗違之時苟一于道無論先與後而天與聖皆不能違而自奉焉者矣二語固平列若謂聖人而若先天也雖天亦不能違惟不能不後乎天者則與奉若焉耳亦與下文直接

坤錯乾初動爲復二動師三動謙四動豫五動比上動剝初合二爻動臨合三動泰合四動大壯合五動夬全變純乾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義而首言元至者必極乎乾元之德之謂不云大者地在天中已萬不如天之大呂氏[illegible]云坤效乾之法至乾之大而後已夫是以但盡夫坤所得受夫乾者之德而與爲其極也故曰至生者形之始生之氣亦本于天而必資地之質以成質生之機亦動乎天而必資乎地之形以成形資始于天者萬物一體至資于地而有高卑燥溼之分而生理無不各足資于天者萬物各殊至資于地而不少寒暑遲速之異而生意無不具非坤之能自生也陽施陰受但承天大生之德而坤道之生遂廣也承其靜之專也而生德內涵萬物之生于以裕承其動之直也而生德外發萬物之生于以遂凡其所爲資生皆承天施之生而生者也而大小强弱一稟乎天之賦後先長短一循乎天之時而不自主也此

又坤德之順也陽先陰後陽倡陰隨故不止曰承而曰順承也此乃字是繼事之辭亦謂惟能爲萬物所資生始得爲至惟至之極始得順承夫乾元之大則乃亦鄭重之辭也于順承見無成有終之義于無成有終見合德于乾元之義不曰大而曰至見坤元之不等于乾元不因同是四德之具同是萬善之長而遂無別乎乾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此本言坤之亨也而此句猶承順承天句爲過文言坤所以順承天而資生萬物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跡可見者不于其生之所以而于其載不于其順之所以而于其厚焉耳然其德已合于天之無疆已不特植物無不載也而動而飛而潛幾乎不必依于土而遁于載者而考真責實仍不離乎載之上不特生時無不載也而

變而化而盡幾乎不必見于地隱于載者而歸根復命仍不遺乎載之中夫是以無物不載也惟無不載故配天之寰而稱輿對天之笠而稱槃（舊唐書禮樂志黄輿厚載赤寰歸德周髀算經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其厚一驗于地去天高下之數一驗于地與地廣輪之數也合無疆地形地勢必不能與無疆合而德則方始而即生合于無間旋始而復生合于無已云也

厚（楊泉物理論凡地去天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等淮南子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此廣輪之數也而厚稱是博物志地有八柱柱廣十萬里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又物理論土地皆有形名有龜龍體有麟鳳猊弓弩勢升斗象張舒形色閈容隱真之安累卵之危膏腴之利增墳之害爲十形惟其包藏固護而莫之窮測也故曰厚又今以天度合地算之地珠止周九萬里厚止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百分里之三十六見方以智通雅及西法可証也）無疆（淮南東方曰暤天東南曰陽天自南而西曰炎天朱天成天幽天元天變天鈞天九天之際曰九垠其外曰九垓又若十二次元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首鶉火鶉尾實沉大梁降婁娵訾則似

有疆然謂形器度數之天也若在資始之天則一理渾然太空冥冥而已而無分乎界域也故曰無疆）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言坤之利貞也其曰柔順于承天見之柔承剛順承健是以柔順承乾剛健之元亨而成之者也然則坤之利利在承天而不悖坤之貞貞于承天而不易此坤之利貞即代終夫乾之利貞故各正保合正與乾同但異夫乾之自爲利貞耳此君子謂臣道子道也故所行法乎坤而取乎柔順然柔在承剛則柔而所承者仍剛矣以順承健則順而所承者仍健矣且以柔順承剛健中有相濟相輔之道在故爲君子者之所當取法也坤之利貞承乾而君子之利貞又法坤然則柔順之利貞本無異于剛健之利貞但在爲臣爲子之君子而所行見爲不同耳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又申君子法坤利貞之謂安即有利之宜意夫得常而有慶吉莫大焉皆由守陰順而從于陽之故是安于貞之正固而吉也安者不易于始不變于終靜則柔以安之動則順以安之也其吉則蓄德含宏施功光大君子之吉無大于是惟然而始得與承天之地相應也疆各分畛域之謂坤爲均而合德于天故无疆君子應之萬物一體四海一家如地承天之不貳不已也孔氏（穎達）曰无疆有二義一是廣博一是長久應準之而不過不遺之謂坤道之吉在于安貞法坤道之君子必于安貞之吉者所以應地之无疆故亦必于安貞之吉始得應之也坤德不可見證于地則見矣故不曰坤而言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德無可見則徵于地而已陽動者可以行言陰之靜則見于勢

而已地在天中而人在地又當天赤道之下則南北之中也故見地之北高而南下而其勢則爲高下相因望其勢之高象卦之上坤望其勢之下則象卦之下坤故曰地勢坤即勢之廣輪而周計之則見其厚矣林氏（希元）所謂地勢坤言地勢順也于此就見其厚是也君子法坤之厚而無地之勢則厚于德而已德者得也于所得于已之德充實以厚之于內于深而見其厚聖功之所基也于無所不得之德積累以厚之于外于博而見其厚王道之所憑也以之載物羣黎庶姓胥由我以奠安動植飛潛皆由我而倚托也曰以乃推致以周萬事擴充以保四海之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四陰而處以六宜矣然危疑之地也乾天安于上故未至上之三危坤地安于下而已越下之四疑王氏（弼）云履非德位无直方之

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惟有韜藏不露以自免焉而已坤體中虛而爲布四動則初應初變動後則已有積于下是布中虛而下有積非有底之囊而何三含章而上于三之四則囊口也四爲巽主爻巽爲臭中含章而臭出其上在坤道成女之體是婦人所備之香囊象也巽又爲繩象順其坤爲吝嗇之德而致愼焉四動而繩結曰括囊也囊括則見美與見惡兩无可擬先天坤載後天坎坎加憂有致咎之象後天坤藏先天巽巽爲風爲高有致譽之象而括之則皆无矣故曰无咎无譽蓋不出其言不表其行之謂也俞氏玉云咎致罪譽致疑惟能謹密如括囊則免矣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陰居尊有中順之德充內見外故象黃裳而占爲大吉蓋坤爲土色黃五亦土數寄坤宮故坤至五而土德備坤順承天天象

元爲衣而坤承乾下五又下應六二之直方又坤爲布應地支之十二而數六裳之制十二幅而當前者六上配元而下直方坤之六二如之故具象爲黃裳也元吉者萬善兼賅之吉謂有元之德而始吉（此見左傳子服惠伯元善之長也事不善不得其極之說文繫不全錄）周公繫辭但釋其取象黃裳之所以然必本于其德而後吉之意已見于言外矣蓋必推本于在中則黃裳之美不由外襲而必文德之實具于中可知文本順理成章之謂中亦謂五而象辭之意則指中心實德也坤五爲生離之主爻坤五在九宮本中亦而離于九宮又三碧居中所謂青與赤謂之文也此二節一如上列象占而下繫辭爲釋象占之義而已上言有黃裳之象占必元而始吉下又推本其德必由中而始得當其爲元德也云爾孔氏穎達云黃中色裳下飾坤爲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居臣職故云黃裳元吉程傳竟謂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則非也　御案云聖人但取象未嘗卦卦皆以君道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釋牝馬之貞其實動剛釋元亨而德方釋利貞也坤本體柔而用靜及其動也乾動之也乾動而坤順之以動則坤仍順乾之德以動故剛也其動也謂氣之發動而生物也其旣動而靜也乾靜之也乾靜而坤承之以靜則坤仍復乎坤之德故方也其方也謂氣之正定而成物也動剛者直行曲達不可屈撓不可限止靜方者默成宿定不可移易不可變更也一致專遂無所不通曰剛鉫之透物也四周上下無所不足曰方動指承乾德指本體動剛是坤之自元而亨靜方是坤之自利而貞也若謂坤亦何所驗其有四德也以其至柔且靜疑無所謂元而亨利而貞也者然其動也乃見其自元而亨者有如此其靜也則其自利而貞之德又本如此云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復明亨義而歎美坤道之順承天也余氏芑舒云程子以主利爲一句朱子因之故以後得主爲闕文然象傳後順得常與後得主利而有常意正一律似非闕文此言坤體本柔靜而剛而方承乾以爲主而坤順之以行止者也先乎乾而行西南以得朋然得朋則羣陰所在而不得主後乎乾而行東北則羣陽所在雖喪朋而得乾以爲主則有合乎陽倡陰隨陽施陰受之常道由是而動剛則能應乾之德而成萬物變化之功其靜方則能代乾之終而順萬物性命之理所以含宏而化成光大以致品物之成亨也非得乾爲主而有常不至是信乎坤道之至順能得乾爲主而承之以與偕行也此其所以有常也有常順承乾之行健也含萬物者以

六爻皆中虛也物該萬者坤爲衆也以虛含衆故宏上下二卦中爻皆離主爻故曰化光先明必得主始有常之故當承上動剛德方來惟得主有常斯有含宏化光之功雖明亨義而得主則利有常即貞含宏即貞之元化光則亨也皆得主有常之所至也坤道其順乎總承得主有常而歎美之承天即得主偕行即有常也不用程朱主利解而依余氏讀者遵
御案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學申明六二爻義也惟直指初故言內方指三故言外二在中是以初與三爲夾持惟夾持故不孤巽通遜義又爲進退遜以進退故象敬爲繩直故言正兌金斷制故象義敬釋直義釋方不孤釋大坤承乾者也黃氏幹曰欲進乾之德必本之以坤之敬修

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云云蓋欲法乾之至之終之必本于坤之大也大謂盛德之日新大業之富有也行即指德業之行于己行于人也又坤二之變則爲坎坎爲心病疑象也而此爻則動而不變故曰不疑謂不疑于不利也不疑則不必習矣餘見前

直其正也

此概釋直義坤本柔順柔疑不能自伸順疑不能自立然而于六二曰直者豈其承乾之德乾之動曰直而二爲坤之主抑因初爲巽之主巽之象曰直而二與初相連乎直則不可屈撓也而二非上位豈有徑遂之權直則不于枉曲也而二當中位豈有偏私之即而不知象所謂直者正以言乎其正也有獨持之正二在下而非尊位止全其正以正己有各正之正三居中而爲卦主得推其正以正人二乘乎初初本巽之主爻也巽爲繩爲長有繩墨之象

而得矩矱之正焉有正身之意在也然而隱乎二之下烏乎而與二相關二上乎初初動又震之機也震爲竹爲決而得侯鵠之正焉有正志之理存也然而包乎二之中烏乎而爲二之所取蓋以其正在六二之內故耳而不知六二之君子正用之以直內也

方其義也

此釋方義也卦之德皆智而方何特于坤坤之體皆靜以方何止于二况此言動也動則雖方者亦不方矣何于二則言直且言方也豈以直故而取夫周于直之方乎而方之象又殊抑擬夫中于直之方乎而方之德又異不知方則言乎其義也義則心之制也而見爲制必有所爲制者在不止存于心已也而從欲不踰者已形義又事之宜也而見爲宜必有所以宜者存不止驗于事已也而絜矩不違者有主豈二承三三靜則爲兌主爻兌爲金善斷決

是象義之萬殊也然此三不與二同也豈猶在于二之中三動則爲艮變卦艮爲止象堅節是象義之一成也然三不與二等也而不居于二之內不知六二君子正法之以方外者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此釋君子所以體直方之象而以自治也敬義無不統而敬主事原不止于內也君子體直其正之取于初在二之內故即以之直于內義制于心原不止于外也君子體方其義之取于三在二之外故即以之方于外以直內者以之反躬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志氣屈撓敬以正竟遂之意念邪曲敬以正弼之所謂直也直則戒慎恐懼極乎覩聞之所不到內直而義之體立矣以方外者以之付物也義者措施各當之謂前後左右絜以不齊之矩則義見于萬殊俯仰周折限以不易之防則義成于一定所謂方也方則

經權常變、歸于時地之共宜、外方而敬之用行矣此敬義之夾持、
亦內外之交養也、餘見前、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本義云柔順中正、固直也、賦有定、方也、德合无疆、大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其中如是故不待學習而无不利、此但言爻德而占即是也又沈氏該云坤至柔而動剛曰直、至靜而德方為方、含萬物而化光為大、蓋坤道至簡至靜、承天而行、順物而成、初無假于修習、又方為坤體而承乾之德為德、乾之動也直、故因直成方、因方成大、順天理之自然而無所增加造設于其間、故曰不習无不利、自方為坤體云云至此本御案文、況坤二為生離主爻而動則下卦成坎以文明而變中實、含宏篤之象、日大也、直據文言曰直內、是指二下之初、初為巽主爻巽為直以在二下曰直內、方文言曰方外、指二

上之三、三為兌主、兌金也、金德方、以在二上故曰方外、巽主斂遜故象敬、兌金主斷制、故象義、言內有敬以直、外有義以方、而二得因之以光大也、習、重坎之名、二動則成坎、坤二含離德文明已具不待成坎而自无不利、以陰主利、動則无不得其陰德之所主、而不必于變也云爾、坤體之二、為在下之位、含離有學問之道、而學問非習不利、惟六二之直方而大、自无待于習也云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美之至也

此釋黃中之義、而美黃中之德也、以坤之色、象君子之德、而五又居中、黃而中、是全乎和順之德、誠中而形外者也、故合觀之則衆善皆備而時出不窮、曰通、析言之則泛應曲當、而條理不紊、曰理、所以然者、以其正在中之位主坤之全德、而又居乎坤道承乾之體、是以極中正而柔順之德之美、而為黃裳之象也、中而通理、所以為黃、正位居體、所以為裳、惟黃中也、則柔順之德之美在其中惟通理也、則由在中而暢發于外、惟居體也、故有四支之可徵、惟正位也、故有事業之可見、其暢于四支也、從容自中、而日新、其發于事業也、雍熙無為而富有、美之至者、無不備而無不到也、蔡氏淵曰、黃中通理、釋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美在其中、黃中通理也暢四支、發事業、正位居體也、即承通理、而贊其取象黃裳之德之美、乃釋元吉之義也、中固指六五、四支者、坤上動為艮、艮為手、下動為震、震為足、故由五而暢及之、據五為上卦之主言也、事業者、動于上卦為一己之事、并及下卦為及物之業、據五為全卦之主言也、

君子黃中通理

蔡氏清曰、通理、即是黃中處通而理也云云、按柔順、土德也、坤為地而五為卦主、故坤之黃德全屬之、而五為中、如五行之黃之四時無不周、九宮之黃之八方無不至也、故曰通、而時各有當、方各有宜、故曰理、在君子則一理渾然于不偏不倚之地、而感而遂通泛應曲當、萬物皆備于不覩不聞之始、而動而時出、脈絡分明也黃中其柔順之靜存、而通其動也、剛、理其德之方也、與餘見上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此止承上文而贊其德通理之美也、于暢發之各八、而見其通于四支事業之各當、而見其理、暢于四支、成己也、發于事業、成物也形于舞蹈而不知、動于周旋而自中、暢于四支之謂也、措于天下曰事、傳于後世曰業、煦嫗涵育、累洽重熙、事業之謂也、至即至哉坤元之至、乃坤德之分量、與乾之稱大者異也、

屯 綜蒙 旁通鼎 象易解 初動比 二動節 三動
既濟 四動隨 五動復 上動益 本坎宮二 變卦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震爲雷而尚在下、未能上出而疏物、坎爲雨而尚在上、未能下施而澤物、雷上雨下、則和同矣、而此未能也、鬱結憤盈而不發洩曰屯、乃草昧未開之象也、君子則體此象、而以之理當屯之天下、則吳氏澄所謂如治絲然也、先爲理其大綱、曰經、緯其細目、曰綸、經則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斂而散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象雨之自施而聚也、此非君子象屯、而體其象以治屯也、經如三綱五常之各定其名分、而綸乃仰承俯體之各極其致也、經于三事六府之各正其時位、而綸則交生互制之各適其用也、經之綸之、而屯解矣、此雷雨作之所以爲解也、夫曰以、則固體震之動以奮興、法坎之流以通達也、震爲元黃、象分絲而各歸其類、曰經、坎爲矯

揉象柔物而曲致其合、曰綸也、按虞翻曰、上坎爲雲、下坎爲雨、坎在震上、雲方上升、畜而未散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此爻當屯之初、陽在下、居動體、而上非其應、故磐桓、然固成卦之主、而居得其正、故利居貞、而又爲衆所歸、故利建侯、磐桓雖不進之意、而初九爲震主、艮爲小石、故反艮之震、爲大石之象、曰磐桓、亭郵表也、漢書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版名曰桓表即檀弓所謂桓楹是也震爲木、故曰桓、震初而居地之下、下二爻爲地如磐如桓、乃國家之柱石、所以爲濟屯之基址、然固厚重安止而不遷者也、故爲不進之貌、震爲決躁、而初爲震主、本志于進者也、貞乃守正不變之謂、屯之初、全恃陽剛以濟之、故九利于不變、變則下卦成坤、而初反爲巽主、巽爲不果、惟是坤之爲衆爲地、而無主之者矣、但震初以陽剛承坤體、雖有地有衆、而分不相統、蔡氏淸所謂時勢未可進、而不遽進也、故不特于

利于貞、而且利于居、如欲濟屯、必建侯以統之、則地有所屬、衆有所歸、震爲長子、于乾爲大君者例之、則侯象也、初動比、故須爲比之而曰建、卦言建侯者、其事、爻言建侯者、其人也、取象磐桓者、一言其有濟難之材、一言其有持重之意、居貞建侯皆占辭、有衆地而未能相統、故利于貞、而且居有衆地而必得所統、故利于侯之用、建此爻固濟屯之主也

建侯左傳辛廖爲畢萬占曰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此專釋建侯之利也、胡氏炳文曰、陰陽初爻、提出陰陽二字、此則貴爲陽、賤爲陰、陰陽之義益嚴矣、初以陽而居陰下、曰貴下賤、以者、建侯者之以之也、初九以長子之重、承衆望之所歸、貴莫甚矣、而

居二陰之下、是下親民事、下體民情之象、故曰下賤、是與小民同甘苦共憂樂者矣、親民事則得民之力、體民情則得民之心、坤爲衆爲地、盡大地之衆而得之、故曰大、然有以之使下者也、予之法制、勵之勤勞、中之教訓、養之德性、皆所以以之使下也、虛懷謙禮其末焉矣、下賤指所建之侯、以之下賤、則指建侯者言之也、大得民而屯斯可濟矣

蒙 綜屯 旁通革 象易蹇 初動損 二動剝 三動
蠱 四動未濟 五動渙 上動師 本離宮四 變卦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此釋蒙之所以有亨道由二有亨蒙之德以卦德言也、蒙雖蒙昧、惟蒙也不失其赤子之心、固有可亨之道在、而亨之之責、專在卦主之九二、而九二之所以能亨蒙者、以其有時中之德在故也、九在二則無過與不及而中矣、然必有以行之、而二之時中、始得及

乎五之蒙而苟非以亨則不足以行之也卦下坎于先天卦位在西與東相對爲西方東面賓師位也後天卦位在北爲南面君師位也卦又本離之四變故主于明以亨蒙爲德而有亨蒙之責于二爲中故有中道坎又居子艮東北爲丑寅之交是坎得艮而時之所爲肇始也故曰時中行則以亨行之也靜則潛孚而默感動則鼓舞而作興皆所以亨行之也不失之多不失之寡不失之易不失之止則中也瞬有存息有養晝有爲宵有得日有就月有將以至朝使受業晝講貫夕使習復夜使記過皆時也蓋言蒙本有亨道貴在亨之者之得其道而亨之貴得其道者貴其中貴其時尤貴其能以亨行之也云

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雖昧然合而言之內坎中實而隱伏道心之微真誠未喪外艮

止之人心之危知識未鑿外物不得而入之也分而言之蒙在艮而亨蒙者在坎艮外止中虛中虛未有物感外止則物交猶未接也故所受于天之正理在焉故亨蒙者但以時中養其正而作聖之功即在是已養者優游不間毋使不及從容不迫毋使過當即所謂中由一日而至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之間積小而大由淺及深不知其所以然而自至即所謂時使所得于天之正漸而充實繼而光輝以至于化也即聖矣故曰聖功謂聖功之肇乎此非即聖功之驗乎此也蓋艮爲少男養以陽剛之正則稍長而坎再養以陽剛之正則既壯而震循其養正者不已而純乾之德備矣故有聖功之養此贊其亨蒙之義之大也明不得小視亨蒙之道易亨蒙之理也云爾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不言石而言山取艮之全體不言水而言泉取坎之本體山下而有出泉則山之生機甚盛山之下而出泉則山之固護甚周故泉而至出于山下則其原不窮泉而方出于山下則其流未雜君子觀蒙之象知泉有莫禦之機而法其機以果行山有不竭之藏而法其藏以育德動則勇于義以果毅其行行即德之所形果之象內泉之迅疾而決導其流于外故其行脈絡分明而往不息其靜也則主于敬以養育其德德即行之所自出育之象外山之包藏而停涵其源于內故其德根本甚大而蓄不窮蔡氏清所謂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是已此于其象也又卦德曰險而止惟其止而行恐不果故果其行惟其險而德恐不育故育德君子于易引伸觸類交生互法無所不通也

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于象但有當果當育之理而于德行無見也于義但有不果不育之懼尤于德行無與也君子自切于爲己而以之于德行耳果于德而不育則德發于外而中不存育于行而不果則行有其體而無用惟以其果者果于行則德之用發于外者遠到而無已以其育者育于德則行之體存于中者安固而不搖矣餘見上

需 綜訟 旁通晉 初動井 二動既濟 三動節 四動夬 五動泰 上動小畜 本坤宮六變卦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此專釋卦主之九五言九五之所以有孚光亨而貞吉者以陽剛得位故也九出于乾本天德也宜居天位而需之九五正天位也何也在需如初之恒二之衍三上之敬四之順皆需于人而五獨爲人所需五又尊位在上卦正爲下乾之主故曰天位所以貴乎

天位者以其居上卦之中而又當陽德之正也以其中也故與同中德之三陽以誠相感而得有孚惟其正也故與同中位之九二以誠相應而得光亨以天位既得衆望既屬惟有正固其天德以需三陽之進也可矣郭氏（雍）云惟乾易而知險曰正中見有天德者能需也故貞吉者亦以正中之故也蓋正則无邪而爲所需者無不當中則无偏而待所需者无不周惟正故能撥險難者反之正而爲待正者之所需亦惟中故能出險陷者協于中以應求中者之所需也所以孚亨貞吉者以其得天位之故所以爲得位者以其正中故也云爾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此言君子體需所當需之象而安于其所需也坎水也爲乾陽所蒸則水氣升而爲雲上于天欲雨也方上則未雨而有待矣于雲上天爲既有爲之象既有爲而待其施之普徧也無雲上天無所爲于天下何需之有胡氏（瑗）曰飲食所以養身宴樂所以安神亦樂天知命居易俟時耳是也如是乾健之躁急勿遽必陷于坎之險矣故命之曰需也必曰飲食宴樂以人情欣喜則鼓舞集事故合歡以相需也何氏（楷）云坎爲酒飲也坎上一畫連乾上中二畫成兌食也不知其取象之合上下二卦也乾爲金玉而形圓籩豆之象又爲木果籩豆之實之象坎爲罍爲瓶（見坎井）酒器也坎爲水爲乾陽所蒸酒象也中一奇而下二偶俎象也爲心爲耳爲脊爲首牲體象也故曰以飲食身安爲宴心舒爲樂坎爲隱伏晏安之象乾陽性舒喜樂之象然亦以坎爲加憂乾爲惕厲恐當需而行健冒險故爲體其大象者如此

易經衷要卷一終

易經衷要卷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上經

師（綜比　旁通同人　初動臨　二動坤　三動升　四動解　五動坎　上動蒙　本坎宮七變卦）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釋師貞之義衆指坤正指師之德荀子云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仁者循義故惡人之亂之夫是而有師以正之故其成師之所以名實皆正而曰貞也然師以正人非先自正其師不可師則衆矣而以之于正者全在將帥之九二也以者左右之也雖有時用奇奇也而以正用之則奇而正有時用詭詭也而以正出之則詭而亦正矣且以衆正者將帥體君出師之正而正以率衆衆各心將帥之心而皆一于正夫是之謂盡以衆正之能事斯可以正人之不正也以師之正正天下則爲天下所歸往歸往者歸往于正也故曰王以衆正者雖在將帥之九二而命九二之將帥則在六五之尊位耳可以王者可以成君之王也云爾否則九二臣道丈人之謂詎可以言王也乎下止明以衆正之義而極言之以起下吉又何咎之意

君子以容民畜衆

陳氏（琛）曰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然則地之潤者皆水民之耕者皆兵水在地之中平時見地不見水兵寓民中平時見民不見兵容民坤象坤爲民而六畫皆中虛故曰容畜衆坎象衆雖總坤而言而坎爲溝瀆限止疆界故曰畜此分上下言之也凡陰偶皆民師以一陽在坤之二而爲隱伏亦容象又爲弓爲輪爲馬爲輿乃兵車在前也而坤爲牛爲大輿重車在後也故爲兵象而方其寓

之于農也有豫養儆備之意焉故曰畜此合全卦言之也隱其伍兩卒旅者于比閭族黨邑邱甸縣之中優游涵育以容之于爲民之日敎訓練習以畜之于用衆之先則其見正于上者深且久而以之自無不正矣卽井田之法也地中而有水則其地陷溺險阻疑于兵之無所容君子乃以之容夫民水在地之中則分流四出而疑于民之無所畜君子乃以之畜夫衆何氏楷云于君子之容民而知无故聚兵之生亂于君子之畜衆而知有故無備之亦縱亂也

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在二爲衆所取正卽彖所謂丈人者乃師之將帥也二于卦位爲中故曰在師中卽中軍也朱子以中爲剛中胡氏炳文云中則無過不及所以爲貞在師而中所以爲丈人是又以在中之德言以

陽剛主衆正上得六五柔順之應是專閫而无掣其肘得專命者也故所往則有功而曰吉專制則可得无咎惟无咎而且得吉故得三錫命于王王指六五錫命而三重其權得以衆而无咎崇其禮得以衆正而有功也九在二互體爲震爲長子乃長衆之象故曰在師中主中軍三錫命謂二動成坤爲大輿爲布爲文爲柄柄事權也一命賜職也布而文冠衣也再命賜服也大輿車駕也三命賜位也又互體爲震震爲雷有命令之象故曰命吉指有成功无咎指得專制下就其象以見其吉且无咎耳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釋錫命之義承天寵據本爻九二言此又據錫命于九二者言亦釋吉非釋无咎也二以剛主坤下坤爲衆故曰萬互體則成震震驚百里諸侯之象故曰萬邦坎爲亟心中動而實故曰懷所以

三錫命之故非以其能攻取也以其能以衆正而正萬邦也正萬邦者而錫之所以慰答萬邦望正于九二之心亦以鼓舞萬邦受正于九二之願故曰懷錫也而懷及萬邦則可王之實驗也至王三錫而不爲過當且以爲所以懷萬邦則師之正與九二之能衆正也可見矣此丈人之所以吉也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六五本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敵加于己而後應然以柔順而中正天下雖有犯順無大寇也不過如田之有禽而已未必有疆圉之搖亂戎馬之蹂躪也雖不免于用衆然但奉辭以明其罪足矣執言者持其短長據其情節訊問之而已無不得已故曰利執言也坤爲土地坎爲溝瀆溝瀆在地本爲田象六五爲坤主是田專屬之六五而坎爲豕所謂害稼者也任氏啟運又云次以一陽爲身

以四陰爲翅足又以爲實飛禽之象夫凡飛走之可擒而制者皆可謂禽也言謂可聞者坎爲耳而中動動于耳者非言而何坤爲柄有執象曰執言陰主利故其利在責辭以服之而不必于征戰也五德柔順非用師之主疑于用師有咎矣而此非爲大寇亦不必于大師其犯也小比于田之禽其取也易止于言之執故雖用師而無用師之咎也云爾程傳田字解作田獵于坎之爲弓輪輿馬亦可取但于爻義不合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此師之終順之極功成行賞之時也大者開國指功若九二者小者承家指功若六四者國謂封爲諸侯家謂立爲卿大夫也干氏寶云六在上爲宗廟以陰且過時而位甚尊也爵賞必于宗廟命之故大君之有命見于上六是大君命于廟中之象趙氏汝楳云大

君六五也是上六受六五大君之命非大君之即上六也有命即開國承家之命二三四互體爲震震爲雷號令之象曰大君之命也又六在上爲坤生兌之主爻兌爲口乃出令之象然則命出于上爲大澤聞于下如雷行也而動則爲艮艮爲山地而山乃設險之象故曰開國艮又爲門闕故又爲閥閱之象而曰承家也國則爲主于境內故爲創之辭曰開家則受事于君前故爲從之辭曰承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楊氏簡云此師之終功之成然賞謂師之終終于正而已雖功成行賞亦以正終之當有國者命開國國有尊卑當有家者命承家家各有貴賤也即所以正衆者正其所成之功功大者不抑于小就功小者亦不倖大功之封也功久者不同于暫得功暫者亦不

竊久功之賞也各與以所當得曰正是主師之丈人能以衆正而命師之大君并能以正夫正衆者是上所以懷萬邦者終无不出于正下之所以承天寵者自无不率之以正矣此正功之旨也

比 (錯大有 綜及上下易師 初動屯 二動坎 三動蹇 四動萃 五動坤 上動觀 本坤宮七變卦)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

師之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本卦爲天下所比之象然必自審其德果足當天下之所比斯天下無不比雖難比之方亦來比于己也云爾比親密之意于文爲反面相从之象也此卦坤下坎上一陽居尊而五陰從之郭氏雍云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按如五家之爲比而比長統之也天下之從而皆如五家之比于比長親密甚矣上爲下所比則德不孤下有上可比則德有屬非德不足當天下之比德不足以當天下之比而受其比焉其能免于咎乎惟反復自審果有元善之德且能久于正固者則當天下之比而无咎雖素稱不定之方亦來比矣原再也在二爲初在五爲再謂進下位時而已自問復進于上而復自審也不曰再而曰原者再審而不易其本初之辭上卦爲天下卦爲人坎爲隱伏爲中實乃誠求于鬼神之象故曰筮元則可大永則可久貞則正而固永貞者止永固其元德之辭非分三德也而義則三層无咎者無不安于人己之咎也不定方指二承師卦來二舊爲用師之地故曰不定之方也坤爲地故曰方又方當也謂方當其來而未已也何氏楷謂如太公待文王馬援歸光武爲原筮以擇所比者與比爲君德及與來字不合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此以卦體釋卦辭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可无咎之故

由九五有剛中之德在也何氏楷云此卦本坤黃裳順承之位而乾以飛龍來涖之故德即乾元之德而乘坤體故用永貞剛之无所屈故體无不至用无不行而曰元剛而中出于中心之誠然故能持初終而不易于外物歷常變而不移于世故常守其正固而曰永貞也其所謂不定方來者上九五能下應以定之斯下皆求定于上而應于上也下總四陰而二爲羣陰之主與五爲正應任氏啟運云此承師卦來二舊爲用師之地尤不定之甚者不定如二方且來比而餘可知已葢原筮必于元永貞者以爲當天下之比無過于是德有是德以比天下而天下自无不比也甚至不定之方亦方來而不已由九二以剛中者應下之比而下自无不應矣況于正應者乎云爾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下而水上疑乎氾濫而不可別也先王畫地而建國而相比之勢成水上地下疑乎堅潤不相入也先王錫土而親侯而相比之情洽矣審比之道天下可以一人統而不可以一人治民方比我而我无以比之則情離天下之大而必躬比之則勢疎于是建國而分其比之之職所以比夫天下者勢無不周而恐勿躬比之也于是親侯而一其比之統所以爲天下之比者情无不合張氏浚曰水行地上小大相比率以歸東馮氏當可云地上之水異源同流畎澮比川川比于海云云按坎爲溝瀆畫土之象曰建國爲下首亟心禮下之象曰親侯坤爲衆故曰萬曰諸建國侯甸男采衛以及蠻夷附庸之主親侯述職巡方以及聘問職貢之禮也建國法土之得水而分爲內外之相比親侯法水之得土而和爲上下之相比也按惠氏棟云比四月卦古封諸侯以夏故有是象白虎通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鄭氏汝諧云五爲比主初最遠而非其應何以有上吉義葢謂初爲比之始遠于比主而求比焉疑于咎矣咎即求比而不見比于我外怍內慚之謂也今以孚信者比之信以交人誠以動物何咎之有以坎爲亟心而中實有可孚之理而初動則坤爲震震能動物之象而動于初又誠信之最先最早者也果比之以有孚豈特无咎若能充滿于內而不已積實于中而不息以至于盈而外見焉則正應之四固終于來比猶爲意中事也且有非己所料之吉焉彼九五比主位尊德重本非初所敢望其比焉者盈缶之後亦有不期于比而比者矣吉莫大焉而實願外之得也故曰他吉甚矣其有孚之爲要也缶者震形仰盂故曰缶積至二而成坎至三而成艮則已盈于下卦之上而與五相互矣故得五之比爲他吉也

初之比疑于有咎以遠而下故也而有孚則已无咎苟充有孚之極言之以正應之四爲意中以九五之比爲他吉也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缶止取于震仰盂盂上有坎水上出而初變爲震以一陽動于下故若上溢而爲盈溢之象其盈則自下積而上形中實而外見孚及乎四已出乎下卦之上而見爲盈孚及乎五即所謂出不意之他吉也在盈者亦自然之發不見之章耳自始至終惟有孚焉而已有孚自初若分甚微賤勢甚疏遠而有不及乎正應者然然苟有其孚之于不已不倦而終其孚之究竟分量則不特正應之四來比之而且得五之比焉所謂他吉若家臣之盡忠于所主而蒙國君之眷大夫竭誠于君而受天子之賜也吉已无咎至有他吉而又何咎之足云按唐章懷太子云坤爲土缶之象坎爲水雨之象坎在坤故曰盈缶又程傳缶質素之器也

缶瓦器爾雅缶謂之瓿甌其小者謂之瓶若今之鍾然易之取象多約畧何元子謂離之取象似也謂似初變成震積至五肖離象缶而坎水滿于仰盂之上則缶象反取于三五而不似初爻矣然亦可參用

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得九五之比主爲正應二動而五當以比應者也葢五之下應而來比之也雖以健比順以剛比柔仍本乎二之中正爲同德中則非有先後之者爲夤緣正則無有左右之者爲請囑故曰自內言無事他求不由外得也由尊德者雖在五而德由二之內立樂道雖在五而道由二之內成也言吉而无咎不足言吉而曰貞并不同夫他吉矣貞以言乎但素位不願外守身不變塞而比之之吉自至也云爾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九在五以陽剛當天位之中羣陰皆比乃首出之象也時則陰皆

伏而陽獨明于上其比也萬物咸覩故曰顯比九五本自乾來乾為君王也上坎為馬為弓輪乃田象五動而上坎為坤坎為大輿其行也順故為驅逆之車三爻則為三驅矣驅即周禮所謂驅逆之車驅出禽獸使就田也程子及林氏（希元）等皆謂解一面用三驅謂左右及後皆有驅之然左傳齊侯伐晉有先驅申驅及啟胠之左右翼（見襄二十三年）知三驅乃前及左右而非後且前及申為二專指左右翼為第三驅也王用三驅則不用先申二驅矣故所失者前禽也天子不合圍故止用第三驅之左右翼前禽指上六也體坎為豕而上為兌主爻為羊象禽師坤變坎為田有禽今五動則坎為坤禽象失矣惟上六居五前而前之先驅申驅皆不用故惟前驅者失也邑人指坤坤為地國邑之象曰邑六二為坤主曰邑人也于動曰三驅于靜曰邑人不誡者既比于五則羣陰皆靜无

動而相為戒備者王者雖以比盡天下為心而未嘗強人之不從此意雖邑人亦共喻之矣此比之至極靜无為之象也又誡者初動為震震為竹矢也二動為坎坎為陷阱也三動為艮艮犬田犬也皆誡備也總五之德曰顯比下于顯比中特即田一端以見其顯比之德不但天下共見而已周浹于遠而漸積之深也云顯則先機權詭秘不可示人者用三驅顯比之似也失不誡而見于邑人且共喻乎微矣人微賤之民見其人之深邑野鄙之地見其及之者遠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比之所以顯而顯比之所以吉者位皆當乎其德之正中故也正則不內出乎偏倚之私外不由乎黨類之附而中則皆本乎中心之誠然而非徒外飾之順從與惟是表見之率循已也雖曰位乎而當乎其德則仍由其德之正中耳凡天下之正中者（二指）以應與乎同德而比天下之不中者以求定乎一德而亦比也五自乾來居坤上陽明利見故其比也顯若下則伏而涉于淵上則隱而悔于亢矣故惟五之首出為顯比也

小畜（綜履旁通豫易象姤初動巽二動家人三動中孚四動乾五動大畜上動需本巽宮初變卦）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正明小畜所以得亨之由自也以陰畜陽則陽安得有亨道然而亨者正以不收斂則不能積厚其發散畜極始通亦賴畜之之力也此正其畜而未通之象耳為卦下乾上巽後天巽在先天兌宮是巽本托先天兌為本體兌為澤澤在天上本亦雨象後天兌又在先天坎宮是兌又托先天之坎為本體坎在天上為雲今巽乘兌而德為風則雨止不下自兌而巽上下爻皆動惟五為乾中

二正應不動故坎體不移而為密雲之象其自坎而兌而巽皆坤索乾爻而得而陽則皆出自乾乾後天在西北于周則正西方連天之地有郊象故曰自我西郊又何氏（楷）云六四一陰居上體又在乾上為天中之陰故象雲自二至四互體兌有坎之上半體變坎之下半體上有雲而下无雨也陰氣為陽所蒸將升于天而上重陽壓之故為密雲我謂六四為卦主互兌屬西方故曰西內卦象卦中四在內卦外故象郊凡雨則无從西來者自我西郊則自西出而在東矣其不雨乃未雨也故上九有既雨之象此方畜而未極也故云然此承亨義當亨未亨正其所由以亨之故特未至其時云爾其說一于卦取一于爻取兩不相悖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此言小畜之卦體卦德有亨道也合上下卦言之四以一陰得上

下之應，而上下五陽皆爲所畜，疑于陽之不亨。已然陽固自有亨道也。分上下卦言，以其內健而外巽，健者無所屈撓而不爲陰柔之所阻，巽者無競遂而不爲陰柔之所欺。以健動而得巽之制則健有節，健以剛而得巽之稱則健合宜，而健陽而明，恐其無以燭幽也，健而輔之以巽之隱，則幽顯並照矣。健剛而正，而恐無以達變也，健而佐之以巽之權，則常變各適矣，則已得亨之道已。且二五同志也，五動而二應，則五之志行于二，而上得通乎下。二動而五應，則二之志行于五，而下亦得達乎上。夫是而乃得亨道也。因當陽爲陰畜之時，而求陽之亨，故爲難辭，以鄭重之。曰乃，前言陽之所以畜，此言求亨。夫陽之畜也，然其亨也，雖健而巽以出之，其亨也曲而達，不似純健之動也直遂矣。且其亨也久而通，不等純健者之神速矣。

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以風之柔畜乾之剛，于道何當。然風行于天，則凡所以淬礪騶蔽夫天者，盡畜止之而不行。君子體其象而以之懿夫文德也。文德柔德，卽柔順柔嘉之謂。然謂乾也，乾二有在田文明之德，其德本剛，而當小畜之時，則以巽順者懿而柔之，見于文貌則威儀秩，發于文辭則條理適，曰文德。剛德而有柔順柔嘉之美也。懿之者，如遠暴慢，去鄙悖，涵育醞釀之謂，始有合于畜之之義。文德謂乾，懿之謂巽，巽爲繩直，有裁制周折之象，爲進退，有升降登下之象，故體之以懿文德焉。按述義德取乾體剛健之義，文取互離文明之象。

輿說輻

九三重剛不中，志欲上進，如輿之方行，然近于陰而爲陰所畜，故有說輻之象。輻，車之轑，所以利輪之轉者，揉木爲之，周乎牙外，惟輪破轂裂而後說，說則終不可行，非如輹之可以暫說而行，卽不妨置之者。下體乾爲圜而健行，在巽宮變卦，則從木取，故有輻象。而上承六四，六在四，乃坤下爻之生巽者，坤爲大輿，是下爻爲輿底矣。九三在其下，故象輿底之輻。三動則下乾變而爲兌，兌爲毀折，故曰說輻。又何氏楷謂乾爲車輿，變兌爲毀折，又二三四互坎爲輿，九二奇畫，是坎之下畫不存也。輿下說去輻之象。大畜九三與艮一陽同德，故其輿利往大畜九三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小畜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輿說輻而不得進云。九三重剛，專務于進，而動爲毀折，本有說之之理，制于四陰，必有此之道，其皆由重剛而不中之故，不中則无見幾之明，待變之宗，以至此云。

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此言九五能合德于鄰，以大畜之之道也。巽體三爻同畜乾，本有

鄰象，而四卦主，近五，九其鄰之親密者也。鄰，卽臣也書鄰哉臣哉可証。上四曰有孚，是積誠以畜其君，如孟子中畜君何尤。此曰有孚，是推誠以待下，以受下之畜者也。上下相孚而後畜之道成，故四曰上合志者，指合于五。此曰以鄰者，指四也。富者，積誠之滿也。積誠之滿至于能用其鄰，則其鄰亦以誠應之矣以上皆本御纂。攣如者，五動則巽爲艮，艮爲手，爲指，以手指畜之，故象曰攣如。鄰謂上巽之四，巽近利市三倍，故象富。惟得六爲四，始爲巽，故曰以其鄰也。言五之于四，方其孚之固若攣如，而其所以攣如之故，以其爲鄰而爲成卦之主，非此則无以同力畜乾故也云爾。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此釋言處畜極而通之地之宜然也。小畜而至于上士之極，則密雲不雨者至此亦既已雨矣，尙往不處者至此亦既處矣。雖陰與陽

之旣和然陰而畜陽至此而極陰疑于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積載者漸也向惟陰德之尚積之者久載之者重故至于此夫所積所載而苟能惟德之是尙也則雖畜極而自能通則積載之不可不愼也云爾葢陰而畜陽非德不勝文王專征伐身率二分以事殷而紂惡不卽貫盈周公作禮樂踐阼七年而復子而成德幸无損敗斯眞能以尙德爲積載者矣故象辭謂當旣雨旣處之會惟能積載之如是者乃可通亦謂必當積載之如是而始得通也

履（綜小畜　旁通謙　易象夬　初動訟　二動无妄　三動乾　四動中孚　五動睽　上動兌　本艮宮五變卦）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以卦體明九五之德也九五由乾來德純乎陽剛在乾九五本中正卦本艮宮五變艮爲門闕闕門之內君位在焉而五又君位

在乾天之上故曰帝位而由艮宮之變至此曰履帝位帝位以一人踐天下之上使所履一有不中而不正治亂安危所由繫也九五爲生坎主爻爲心病爲加憂況履而九五一變卽爲睽爲天下違背之象故書曰若蹈虎尾易疚者也而玆之所不疚者以先天乾本載後天離德而五動又有離象是以飛龍之德而處嚮明之位由其德之光明故也光者明之用天下之事外無不照明者光之體天下之理內無不知故其剛中正者無之而不得其乾道之至也云爾上言卦之所以爲履此卽一卦之主以釋其履夬卦者也

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一生水是澤出于天猶民得君之澤以安奠也而因之有一體一家之意矣君子恐尊卑之無別也故辯上下以定民之志焉辯上下卽法天澤之上下也仰承者日月風雲相接也而天又上之俯承者山陵原陸相處也而澤又在其下據天澤充上下之極致也辯則不特位之貴賤也而必極乎貴賤相錯之交不特祿之厚薄也而必窮乎厚薄相乘之數全于隱微之地疑似之端俾民無可明爲假借而顯爲干犯之志絕無可暗爲蒙混而陰爲覬覦之志窮也而曰定者習而安之循而守之末世之引誘不能搖姦人之僭侈不能動也定民而深于志則行諸身而見諸事者無論矣乾兌皆金金斷制故曰辯金性重鎭又艮宮來艮止也故曰定二何宜遞下定卽所辯之上下以定之志卽由所辯者而深入于心之所之云爾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卦四雖吉而已期于終五雖貞而已傷于厲則剛健之至履上

無復之矣其善否吉凶亦不待卜之于天也亦得視其所履而考其詳矣（古本作詳字）以爲祥也則亦應驗之氣象爾非竟吉祥之謂也葢其時以位則隆（賓師之位）以勲則成以年則齒高以時則仕致履道已成若能下應乎三而以柔體自居則乾之健變而爲兌之說高而不危滿而不覆于德則元于占則吉也云爾葢三爲上之正應夬曰視卽就三之眇能視者視之何氏（楷）云三與二四互爲離離爲目也三動爲艮主爻爲指視也而指考之象也祥訓本兩歧于災祥故本義云然（此因本義義無歸着兼何氏說解之與本義通不相悖也）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林氏（希元）曰在上履之終言于履之終而得元吉則大有福慶在上解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解元吉按元吉以理言有慶以效言元吉見于二五常也以位之當也時也以始之愼也至于在上成矣

而其成或不可知終矣而其終或不可保履則健而悅也然乾之上也曰亢而有悔矣而履之上乃得元巽之上也窮而有凶矣而履之上乃得吉是元吉而得之在上眞周旋无虧之至矣卦自艮來乃復乎敦艮之義也故大有慶大陽也慶休也美也是陽德至終而不上亢乃有以承天之休餘慶之流未已也至成而不上窮乃有以備人之美善慶之集未央也云爾

泰 錯綜易皆否 初動升 二動明夷 三動臨 四動大壯 五動需 上動大畜 本坤宮三變卦

泰小往大來吉亨

履得其安則泰故受之以泰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曰泰一陽在子曰天正二陽在丑曰地正三陽在寅曰人正于爻象三陽之在人而如水之周流无滯故曰泰陰常不足故小陽常有餘故大然曰泰曰大小皆就人之見而言之以分位爻象論自歸

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是小往外卦大來內卦也以分宮卦象論乃從坤宮四變小往卦外大來卦內也在天地則陰往交于上陽來交于下天地和同蔡氏淸所謂就造化之本不可無上取也在人事人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象泰也大爲君子小爲小人小人往處外君子來居內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上下之分得蔡氏所謂就淑慝上取也其道則善而曰吉其行則通而曰亨有吉則自亨本天道之固終言必與亨乃人事之當盡故吉亨之占辭明其泰之氣象與處泰之事行也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此只明泰之所以爲泰義邱氏富國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生化之氣通也草木萌動鳥獸孳尾萬物之氣通也而人無論矣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是君德下究臣衷上達而致治之志同也胞與一體賢聖同歸爲學之志同也而民又無論矣論效法之理有天地交泰而造化順之以交天地而通萬物物曰萬物見天地之交自一德而散殊之无不到志曰其志見上下之交自散殊而一德之无或違是卽指泰之卦德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此以人事明卦德君本上也能推心以待下而臣得心君求治之心臣本下也能盡心以事上而君亦心臣行道之心下之德格于君君卽俯從下之德以爲上上之德逮于臣臣卽仰承君之德以爲下夫是以坤之臣道反上行而乾之君道反下濟也合心與德所謂志也上天地合上下之卦體言此則以五二之卦德言者也

其同也正以交修而致交濟而成焉者也餘見上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交乎地而下地交乎天而上天下地上非以形體以氣化也而參天地者必與爲贊其化而位其育焉曰后者本坤宮之變卦言陰德曰后陽先陰後乃繼體之君從後而稱后也財卽裁也蔡氏淵曰以天之四時地之四方言裁成之大要亦是陽常有餘故以裁爲成陰常不足故以輔爲相自其渾然而全體者天地之道自其道者裁而成之以品分大德之一本截然而分別者天地之宜因其宜者輔而相之以曲全小德之萬殊左者佐也右者佑也陽尙左陰尙右陰或過而陽不及則左之陽遇亢而陰不勝則右之卽裁成輔相之總辭所以燮理調和夫天地之交乃后德保泰之道也乾下坤上幾于易位后乃取其德而不于其形器也故法之

如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九在初爲泰之始而三陽同德以初爲開泰之時也爲連其類以共躋于泰聲應氣求以期共濟九在初爲震主爻震爲蕃鮮而在初爻爲地下蕃鮮而在地之下則根象也曰茹動則爲巽巽柔木故曰茅巽爲白曰白茅巽爲繩如繩乃根本聯結之象曰連茹以其彙征者乾本行健而初九爲震主爻又主動動則爲巽而德又善入爲長爲高故征象也征進以正也進以正夫外卦也是其征爲乘將泰時以外陰而外小人泰之所由肇基也君子道長故其占爲吉九在初爲引同德而共進而已爲始進之義而始進之象如此所以宜于征而斷其征之爲內陽內君子而占爲吉也云

茅見後藉用白茅下

同人 錯師 綜及上下易大有 初動遯 二動乾 三動无妄 四動家人 五動離 上動革 本離宮七變卦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此卦一陰而五陽同之分上下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合上下卦言之日麗當天何人不同則同人又同于人也又離位之先天即乾也其托體本同本離也七變得先天之同體而爲上下之應也五爲乾二爲離主二五同而上下皆同以象人事故曰同人野連天之地故乾象焉同人而于野所同者衆陰陽合體相應而二五又合德焉故亨利涉大川者先天乾一位間二兌而及離兌爲澤亦東南之大川也今乾以健行而與離合一矣則越兌澤而同之故曰涉涉川而不犯澤川之險故曰利君子者卦體內文明外剛健本有君子之德者而離爲卦本二爲卦主于卦德之中正有應又君子之德也中虛而能通天下之志故惟固守其六二之中正而不苟以求同則人无不同而所同皆利若變動而不貞反失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而乖于同之之義矣故曰利于君子之正固亦利于同以君子之正固也惟同人之所同者大雖野之廣遠而同之者無不周惟利也雖川之險阻而同之者无不濟終歸于正固益利于以君子之貞而後能同亦利于以君子之貞而後可同也云

涉川何氏以離爲舟不見䷌象然亦可用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此彖釋卦德卦體也分二卦言之謂同人之亨雖六二之得位得中所有而利涉大川者非六二之柔所得勝惟恃乾之剛健且居九五有德有位者以濟之然後可故二雖卦主必得乾之應而斯得涉川之利焉然乾行之所以于野涉川者但取剛健無私之義也下釋利貞則兼取明健之義蓋健德但取于無私而已必也有文明在于前而所知無不明有中正在于後而所與無不當然後可以盡無私之義而爲君子之貞也此皆乾行之所以云云至夫是以合二卦言之內則文明察于理外則剛健勇于爲而得君子同人之正也惟守正之君子體乎內離卦主中虛之德以通天下之志斯能得乾之應以合德于己以同人靜則于野而同志于安常動則涉川而同志于處變夫合天下而通以志斯同人之所以能亨能利云爾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卦本離宮之七變故以離之文明爲主而以夫乾之健也有文明以察其幾于內而外以健致其決有文明辨其微于始而終以健

遂其行人无不同矣健也以非有偏私之假借以求應于己亦非有過不及之矯強以致其應于己也二與五皆得上下之中正而爲德位之應此其得乾之應而健之以者乃德位本然之不待變動而得者爲君子同乎人之正道亦爲人所同之正道也故曰君子正云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乎人而志不與洽非同也爲人所同而志不相屬亦非同也同乎人而志洽于人爲人所同而志屬乎己同矣而不能遍及于天下非盡人而同之也所以然者以無亨利之德故惟君子爲能文明于內中虛以體天下同己之志而亨道存能文明而且以健上應以承夫同于人之志而利道在天下之志于安常也而能通之以同于野天下之志于御變也而能通之以同涉川斯唯君子克

盡通天下之能事云餘見前

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火炎上同象也而陰陽異矣不可不分其族而辨之君子乃以之類而辨類合也族屬也物人物之通稱法天之大各類其族以其同者同之肖火之明各辨其物以其不同者同之蓋體乎乾之无不覆而離无不照也既類其族則族各歸其屬而族與族同既辨其物則物各適其當而物與物同不亂于不同同之至矣何氏楷云如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此不妨彼彼不妨此此以成彼彼以成此皆是

大有 錯比 綜及上下易同人 初動鼎 二動離 三動睽 四動大畜 五動乾 上動大壯 本乾宮七變卦

大有元亨

與人同者物必歸故同人之下受以大有大有者卦體離居乾上无所不照是所覆所照之无不有故大卦德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邱氏富國云一陰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故曰大蓋先天乾在上天無不生後天離在上萬物皆相見自天所生以後以至帝出乎震以至萬物相見之日无不兼賅故曰大有本乾七變而至此乾得坤中爲離動居尊位乾道變化大明終始之象也而未得終事故止曰元亨上動大壯壯盛焉而不自有也則不止于元亨四動大畜畜藏焉而不公其有也并不可謂元亨而大有自乾來故大有之元即乾之元也大有之亨亦即乾之亨也乾之健主大生是元善之長也曰元而得離之麗主文明是亨嘉之會曰亨此本卦固有之德非等當元亨而後可必元亨而始得者云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上文釋卦主之德據五言也其德云云釋卦體之德據全卦自下而上言也故先剛健而後文明大有者苟惟是剛健而已而无文明以出之邪薇于近而不知則剛健之動皆失當情隔于遠而不見則剛健之施皆違宜有雖大而終不爲其所有惟剛健而出之以文明健斯不失乎過不及則與廢各當其事舉錯各宜其人矣以卦德言之又應乎天而時行指二得六五之應也時即天之時以六五本坤中應乾之索而來居飛龍之位者故位爲天位而云應乎天以應乎乾之索而時出則本乎乾之體而時行則純乾之德即于此而見曰元亨也即現成指點故曰是以時行如天命有德及時而行彰天討有罪即及時而行伐之類大有以柔中居尊能有衆陽是虛心下賢之君而衆君子皆爲之用亨又孰大于是

哉彖傳又推卦體卦德以盡其蘊實皆不出卦名之中程子謂卦名未足致元亨由卦才而得元亨非是本御案文也

應乎天而時行

此釋卦德以起下所由元亨之故也五君位即天也君盍體天以立極而繼天以出治者也故必應乎天而天之示人者莫大乎時矣時行即所以應天也仁育義正時行之大東作西成時行之細時常而應之以經時變而應之以權統乎天時而行无不遍所以應乎天之體所以含元則乎天時而行无不至所以應乎天之用所以含亨餘見上

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疑乎并天之所有而一體同照矣而君子則體其明以別善惡而以其健遏揚之主卦者五五德順故言順天此天乃謂

本宮之乾也因在天位故順天命當大有之命故曰休命離爲言而在上故象天命同人明在下故不敢自專而曰類辨此明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曰遏揚遏者遏抑意遏以健也揚者舉揚意揚以明也大畧亦與應天時行同應則不期而會順則後天奉若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在二剛中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者也有任重道遠之德者也九在二爲生坎主爻爲輪爲輿乃大車之象乾爲金玉動而爲離爲甲冑爲戈兵皆大車之所載也而坎又爲馬爲曳又載以往之象以載則任也重攸往則道也遠人臣致所有之大于君而恐不勝任也則咎矣九在二則剛而能柔剛勝重柔有容健而能順健勝遠順有循以此而有攸往何咎之有此當跟定大有本德以載爲大有之象攸往爲歸其大有于六五之象爲人臣者毋以有己豐功偉績歸之天子故不曰有功而止曰无咎也

大車何氏楷云大車大夫車以詩言大車檻檻証之又云九三公九四卿士爲近臣云云與此微異然可參用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

九在三居下之上乾爲君而在下故象公蓋二爲任事之臣三爲功成之臣也而又有君象故也五爲天子之位六居五則虛中之象而離主禮是虛己以相下也且乾爲極天之地而三處其上爲邊地君長上進動而爲兌象受澤于上上離爲嚮明之位正應原在二有大車之載是五以二之所載置于三前而三受之之象初爲震主爻爲元黃爲竹二爲坎爲弓輪爲輿馬又爲赤又爲首爲脊是幣帛牲體車馬彤弓彤矢合之乾爲圜爲木果爲金玉又有豆籩貨財之象而九三動則乾爲兌兌爲口爲飲食故曰用亨乃燕享之享也上離中虛天子虛心下于三三動爲兌公柔悅以下

于天子卦本乾來故上下卦皆取君象而卦名大有君臣以大有相接莫過于享故以享取象也此象三進而受五下接之禮惟能以剛健之德得剛健之位乃得當此云

用亨晉侯將納王筮得大有之睽占之曰天爲澤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杜注云乾變兌以當離之在天垂照在澤天子在上悅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享禮秋官大行人上公享禮九獻王禮再灌而酢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又云賓入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奠酬而工升歌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旅幣無方龜爲前列鍾次之虎豹之皮束帛加璧又仲尼閒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云云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以柔順中正者虛己應九二之賢是五孚于二而得九二以孚于二曰交孚也何氏楷謂二與四交孚以四爲半坎有孚象然非正應又非御案故不用且孚原不定取半坎也九二中實爲坎主爻本孚象五柔中本受孚者而五動則亦

為坎主爻故為受二孚而亦孚于二之象以其正應故曰交也即
交孚而上下皆成剛健體不言而信亦不怒而威俞氏王曰既有
誠信以接下而人信之又有威嚴以自重而重畏之云云是也離
主典禮而文明為威儀之威又為甲胄與戈兵為威武之威今五
動而柔順為剛健有以充乎其威儀而發乎威武者故曰威如如
此而二率五陽以歸其有于五而五之孚足以由二而遍及五陽
五之威亦由二而遍行于五陽而五陽皆為所有矣故曰吉如曰
交孚在四何以并得下卦而有之曰大有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此釋交如威如之義交如疑彼此之辭而實則誠信之先于君也
以中正之位動則五成為坎之主爻坎主信故不戒而孚而五陽
來應于上則厥孚由一人之感發也孔氏穎達曰所以威如者以己

不私于物惟行簡易無所防備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是以柔
順之至動則五復于乾之本體乾性易故不厲而威而五位皆各
安其所則厥威皆由一人之无私也坎為亟心為通故五動為發
志通為發之象而亟心為志也離為甲胄戈兵皆備也而動則離
變矣故曰无餘見前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戒備之心是本程傳以易為下之慢易也 御案謂如
此言威如則疑于上下相防矣孔氏說亦有理此孔穎達之說遵 御案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爻乃以上爻終五爻之義胡氏炳文云大有上九有之終也其吉
无不利承五言也其以上承五之義甚多如師之稱上曰大君離
之稱上曰王解之稱上曰公皆非以上為大君王公也師之稱云云皆
御案仍謂五耳此之獲天佑也正謂五處大有之極能履交孚
之信思柔中之順而尚四陽之賢故獲上天覆庇之佑耳離屬心

主思上動為震震為足主履而卦從乾宮來上爻又處天之上故
曰天佑言五之德而獲上爻之佑也天佑者佑其德佑其行耳吉
即獲天道之元亨元佑其德則吉亨佑其行則无不利云此與本義之上能下從六五之說異遵 御案也 大有而至并天之佑而有之斯誠无所不有
矣

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大有之上本終言六五之德之吉利耳而乃歸之于上吉者五之
見佑仍自天而佑之也而天則不能不屬之上矣致佑者五而佑
仍自天降五但格天之福耳蒙佑者五而佑仍自天來五但承天
之寵耳得不係其吉于上九而云上吉乎餘見上

謙 錯履 綜豫 上下易剝 初動明夷 二動升 三動坤 四動小過 五動蹇 上動艮 本兌宮五變卦

謙亨君子有終

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為卦艮下坤上艮山之高而在地
之下是貶己尊以處下以遜其卑者于己上謙象也合二卦言之
內艮為止則退己而不進外坤為順則讓人而不爭謙之義也君
子指九三乃成卦之主其德所謂止乎內而順乎外者也而卦自
兌宮之五變來兌終缺而毀折故眾人處此則難乎有終而君子
體坤德代終艮終萬物之義而以剛健者致其慎于終剛則止于
內而柔順不變健則持于外而柔順不移故曰有終也君子止不
已于謙而已無終可言而一事必有一事之發收一時必有一時
之起止故有終之象云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道指艮艮出乎乾之上爻下交乎坤之三
而成艮是天道之下際也程傳云濟當為際從之 艮于河圖九宮屬七火又

納子于丙故艮之彖亦曰其道光明此謂上坤之三陰不得而掩其光明之道也地道本至卑也而上行于艮上是土馮乎山上而地道廣生之德得行于上也天尊也而致謙于地以下際至于光明是天之謙而得亨于下也宣產發育形形色色即天下際之光明也若地道則本謙而卑者矣惟卑也故能順天承天以上行夫天之道而峻極于天也上行則亨于上矣蔡氏淵曰下濟而光明艮也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光明謂艮陽止乎上陰不得而掩之故光明卑而上行坤也此大較也若曰天道至尊疑而無可致謙也者且必下際于地而始得亨于下若地本卑矣烏乎而行于天之上乎而不知正由其謙于卑之故乃得上行而亨于天云耳側講亦可

人道惡盈而好謙

此驗謙之亨道于人事也謙之名義本爲人事而立而自足則盈盈則蕩人常情自滿則盈盈則覆人之積習也然而非人之道也人雖甚盈而不謙然見于在人則好惡之辨明矣當其事後則好惡之念又公矣身爲盈而不謙之人未有不惡人之盈于己而好其謙于己者當其盈而不謙之日未有不以盈爲可惡而以謙爲可好者況夫明人道之正而持人道之公者以兌爲本宮兌爲毀折故爲惡兌爲說故言好也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此承上天道下濟二句而申明謙道之本然以起下君子也然以以九三一爻言之以三爲卦主故耳與天道下際二語之卑指坤者微異易不可爲典要也謙尊謂雖謙居于坤下而三本乾之上爻在下卦又居上爻故雖謙于下而尊莫甚焉三既在上卦之下卑矣然位雖下而陽健之德以上卦之羣陰究莫有能踰焉者劉氏牧曰降卑接下名譽益隆故其道光顯辭貌卑遜而志行剛正故雖卑退而不可踰其實退己遜人之名謙爲道德之光不可踰者言若本無道德者而退己遜人適得乎安于下流之分耳何云謙也而實則謙者雖自謙而其光與不可踰之其道其德豈曾因謙而損也哉愈謙則愈光而愈不踰非積久不見非閱歷不信故曰君子之終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山高矣而地行于其上自高之至矣而三爲卦主則卦以艮爲主山之高而在地中是退己之高以遜地于地之厚是謙象也君子體之以裒己之多益人之寡德崇于己而歸善于人功高于己而讓美于衆稱其物之多寡者而平其施己之多者下際

而居于寡俾人之寡者得上行而多也夫是之謂平而已以人情自問則見多觀人則見寡故施不能平此君子所以反是歟裒多者一體夫天地所虧變人鬼所害惡之理益寡者又準乎天地所益流人鬼所好福之道而出之者也因物之萬殊者以平其施而物無不安其謙本施之一體者以稱乎物而已亦無不致其謙矣當知謙道有裒益之理故君子法之以裒己多益物寡以同歸于謙而已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釋初六之所以能致謙而又謙之由自也牧畜牧之意如人之于獸使之馴擾而相安于柔順之謂以驕盈之中人也乘意氣之盛如猛獸野物之踴躍馳騁而不可遏抑故君子取正應卑下之坤德爲優游涵養之地四居坤之旁象牧地也艮爲止初動則爲

離為中虛乃防閑之象而又寬裕從容使習安于不覺也曰牧而取其意為身心之治故曰自牧此其所以自致乎謙謙之德也云爾下謙位柔謙德謙而又謙故曰謙謙

六二鳴謙貞吉

六在二謙既得中正本无失于過不及而又柔順是謙之柔嘉而順應者也上鄰謙主之九三而卦本兌宮兌為口主稱說故六二之謙此倡則彼和實至則名歸此謙之有聲聞于時者也故曰鳴謙然惟鳴謙也而再有變動則艮易而巽巽為風不免有自鳴其謙之意而巽又為長為高反失謙道之實而徒以謙之名聞也故曰貞吉貞者固守其六二之正而不變云爾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此謂貞則自吉亦惟貞則吉惟貞始得吉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此釋鳴謙而必于貞吉之義也雖曰鳴謙然謙之吉不在乎謙之鳴不鳴也貴中心之得而已得謂遂其受益于己之願安其讓善于人之懷而已而鳴則外形于聲音遠沽其稱譽與中心之得无與也故貴乎貞耳貞者守正固而不變動之謂動則徒得于聲音已違乎中心之實然動則竟得于稱譽更遠于中心之本志也非謙之吉道矣故必于貞為曷焉中心指在二之為中得指六虛中之為得謙道也餘見上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九三以一陽居下之上剛正有為上下所倚賴者也為下卦艮主成言乎艮終萬物而始萬者而又承致役之坤上下互體則又成坎之勞卦故曰勞而動則成坤純乎柔順是有大功勳而動歸柔順故曰勞謙以成卦主也故特書其所主曰君子此不待勉其有終并不待俟其有終而自能有終者也艮本能終物之卦而動則為坤坤更代終之卦故也以成卦之主故仍文王之彖辭而但明其吉而已又此其吉并不待言者也而在羣爻中不能不別乎利吉貞吉而大其占明无論其為利為貞而統得吉云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此釋勞謙君子之所以吉者勳業葢世之君子猶有掩葢一切之意斯時之民下之而已功名震世之君子猶有震動一世之心斯時之民畏之而已而勞謙之服則本中誠之感激與歷久之漸漬矣設其服而惟是一人之倚任其服也或出于私而萬民則公矣或惟是二三臣之稱讓其服也或猶見寡而萬民則衆矣然則勞謙之君子在萬民為終身之戴而終古之賴矣而何論乎其勞謙之終否也故曰吉云此勞而謙卽天道之下濟地道之卑也其吉

卽下濟之光明卑之不可踰也餘見上

无不利撝謙

此言柔而在四得柔之正位上近六五下近九三處三之上而功不逮承五之下而位不尊而以柔順處此仰承俯接无一不出于柔順故求一間一刻之不利而亦无也所以然者以能撝發其謙而下濟上行无時无地不當于謙道之正而已撝施布之象程傳所謂如人手之撝也葢四動則為震震主動而先天之震卽後天之艮位是又載乎艮者也艮為手手動則撝之象也謙而曰撝乃不硜硜乎拘謹為謙者撝為因物而付有各當其可各適其時之意在先言无不利而後撝謙者非謙外別有利道也乃倒裝文法耳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釋言无不利之所以得自撝謙者全在不違謙之則也云爾承上接下謙有一定之則各于其地與其時又有无定之則在也一定者法則无定者儀則也不違卽從容之中自然曲當之謂在六四自行其謙而已自人以則合之而見爲不違己爾以四居坤下坤本順承天則者也而動則與三五互爲巽巽爲繩直故爲則而本坤德之柔順故其德亦見爲不違也

豫 綜謙 錯小畜 象易復 初動震 二動解 三動小過 四動坤 五動萃 上動晉 本震宮初變卦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此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也建國動眾非有以應行于上下不能亦非順理而動不可此之所以爲豫者以卦德言之眾陰惟九四剛之是應剛動之志得行于下而无不從也卦本震宮一變則決躁乃震之本性故曰志而五爻皆惟震主之是應亦此故也此見非豫不應而志行則豫也以卦體言之坤順而震動是本順以動而動无不順者也順眾以動眾亦順之而動此又豫之至也剛應是卦體之和樂于卦主是順乎動也以能循其所當然斯得天下之大悅乃由順以動之豫也理先心而得者也志行是卦主得和樂于卦體是順之動以能合其所同然斯行天下之大願是從順以動之豫也理後心而行者也震由下而發于上者也而初爲四應之四動則初亦動而全坤皆動故自下而上曰順以動云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豫之惟順以動極其至而天地之動亦有不外乎此者惟先得順而後卽順以爲動曰順以動其動也皆順以之動者也羣情以屬雖不動而動之幾已不可遏眾志已協卽未動而動之勢已不可回而乘其幾因其勢則天地之元會從此而升降天地之氣化亦

從此而轉移故曰天地如之也卦本震宮之一變來乃得乾之初爻而居坤體者也乾爲天坤爲地故以天地言天德動于地下乾之動皆見于坤之動故曰順以動此坤一索而得乾初爲長男其動木如天地之順動自人觀之曰天地如之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卽豫之卦體而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天地如其德而日月四時不過忒則萬物于是乎和樂矣聖人體其德則刑罰清而民服萬民于是乎和樂矣不忒及服卽豫之效也卦本坤體乾初來居故以天地言日出東而先天之離在震位是震中藏離故言日而月卽得日以明者也故言日月四時行于地始于震方之春而震中藏離豐卦震離之合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故言四時坤爲均爲柄故言不過不忒皆順動之見于天地者也聖人卽天地之大耳震中所藏之離爲戈兵戈兵大刑也而罰卽用鈞金作兵之物而出于震之威震威中藏離明噬嗑離震之合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故言刑罰而坤中通理故言清民服卽順動之見于聖人者也此見順動之道大也何氏楷曰易有時有用有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寓也六十四卦時而已事若淺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非美事而有時或用之曰時用大矣哉欲人別之也大事大變則曰時大矣哉欲人謹之也此歎卦也言不盡意欲人深思其餘蘊而忘言也云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天地順動者順其自然固然之氣運日月四時本相承日行北陸而長月行南陸而短爲夏日行南陸而短月行北陸而長爲冬日

自北月自南而中爲春日自南月自北而中爲秋不過不過其躔次之度也日不及天月又不及日有不及无過之者故曰不過忒差失也時則于迭乘遞至而言于參差中而見其无參差也故曰不忒日月其順之顯著而四時其順之潛移者味而字是因日月之不過而得四時之不忒也日月止見天之順至四時則見于地矣合天地言故日月之下必申之以四時也餘見前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服

聖人順動亦法天地而動以本然當然之理道刑大而罰小震爲決坤通理理則見之明決則行之斷故能淸民服卽服其明而斷也刑罰末也而得大畏于民志其服有隱于刑罰之中而刑罰其動之淺焉者矣有先于刑罰者而刑罰其動之後焉者矣服乃自服于其在中在先者乃順之最深而且久者也特于刑罰淸之一

端見耳卽剛中志行之見端也餘見前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奮雷一出地而卽奮也奮則上達于天矣雷而奮似威怒迅疾之意非復在地之蘊蓄含容也先王特體其發揚宣暢之義而作樂以宣發之以崇生成之德復盛禮以薦之上帝而配之以祖考也雷之出地也宜幽出滯贊天地之化育使无不到故于聲則震于義則和而作樂以象之震爲木爲竹爲萑葦荀九家又云爲鼓而出于乾爲金爲玉象樂之先鼓儆戒而金始之竹木笙簫管篴春牘應雅之屬以節歌歌象震之聲也萑葦籥器以起舞舞象震之動也而玉以終之崇德崇上天之德象雷彰天地之化育也殷薦者坤爲均爲衆而震上達爲諸禮畢備而以升中于天也以配卽配以之倒文配祖考祖考與天功德一體也何氏楷以崇德爲崇祖考之德所崇既祖考之德何以言殷薦上帝復曰以配祖考乎思文配后稷于天我將配文王于帝卽此配上帝之謂也夫祭于南郊曰天祭于明堂曰帝此言雷出地應象升中南郊之禮而曰帝者義互備也薦上帝帝出乎震故震取帝也與配祖考于上帝皆長子承祀之象于天曰宗子于祖考曰嫡子皆取震長子義又吳氏幼清云樂指九四一陽而言五上皆天也上者郊外所祀之天五者廟中所祀之天三祖也二考也初者武王之德也初與四爲正應初六之德章于九四之樂聲則卑者升而崇二三與五上爲敵應二三之祖考以薦九四之樂而升配五上之天也說亦似通但先王不必泥武王亦不應指初此指歷世作樂之先王耳亦但體豫有長子出乎地上之大象如此不似六爻之必以爻爻配搭也

樂 周禮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而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中奏之九變而人鬼可得而禮矣此祀上帝祖考之盛樂也薦配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又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詩思文所以配后稷于天我將卽季秋又饗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者也稷是祖文王是考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崇德程傳謂襃崇功德而不指爲誰鄭康成謂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據是則襃崇己之功德以薦上帝矣且止舞而已與象雷出地之義不全何氏元子謂崇祖考之功德似矣于薦之上帝義不合總之薦上帝自有樂以崇上帝

之德配祖考自有配祖考之樂夫曰配自宜以崇上帝者爲主矣故崇德指上帝于理爲更合然无指自崇己德之理餘見上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薦有藉之謂殷謂大祭之禮也謂作樂崇德必卽大祭之禮藉之達于上帝耳殷盛也中也祭莫盛于升中之禮故曰殷非无大禮而止樂之云薦矣必曰帝者因方爲名如九天因時立號如四天（見淮南爾雅）皆從分見而言不見其統尊也必曰上帝如五帝六帝之說（東帝威靈仰南帝赤熛怒西帝白招拒北帝協光紀中帝含樞紐又加耀魄寶爲六）且无別乎人帝也故特以主宰者言之祖者始業之主如商周之契稷考受命之君如商周之湯文也餘見上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本陰柔在下當羣豫之時易循于豫樂而不已放于豫逸而不反者是豫卽憂患之幾也而此六之在二得中正之道上下皆眈于豫而二獨堅守其中正且思慮明審凡事幾之伏事幾之動不俟終日而見焉葢安而後慮誠而能明惟能守正而後能見幾也貞之故也彼遲于見幾者悔終不見幾者凶此其貞而明審之如此其吉也必矣考說文云介分疆也凡物兩間爲介介所以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開截然分斷明決之至也二應在四四志上進而不下應故二无應于上而得自守且處羣陰之間得以靜觀動晦觀明與四介然不各開也二與四互體爲艮艮爲石二動則互四成離爲見幾之象又以下卦本體言之二動則坤爲坎先天之位自坤而坎中間一艮而二之動已離坤體動而不變未至于坎乃介于艮間之象所謂兩間爲介也又自初至上爲朝至夜終一日夜之象（見左叔孫昭子占明夷之坤及此乾三爻）自初至三爲終一日也二則并一日之未終矣二動成坎坎爲隱伏象見幾故早燭其幾之不可妄動也而復還其六之本然以固守其中正焉故吉也其吉卽生于憂患及憂戚玉成之意云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在四爲豫之主六爻之豫皆由豫之所致故曰由豫由如由是路之由以豫之所從以出者也九四爲震主震爲大塗與二互爲艮艮爲徑路而震又動故爲由象動則變爲純坤坤主利故曰有得大謂陽皆爲九四一陽所得故曰大有得也四而變六則爲生巽主爻巽爲進退爲不果疑象也此由震之動而不由于巽來也故曰勿疑葢四爲豫主而乘應皆陰柔安于豫者二獨守貞而不溺于豫者耳安于豫者易昵而无成不溺于豫者難致而不進是居柔主之側下无同德之助之象也故不免于疑而不知剛應而志无不行自然朋從合至矣故勉使疑而告以朋之合聚也簪所以固其合者古冠用之卽弁服之笄也古名簪（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是古名笄爲簪矣）簪之義聚謂聚髮也古用纚韜髮爲髻加冠而以笄橫固之巽爲寡髮反巽之震則髮多矣是震爲陰聚陽上爲髮也又爲元黃上元下黃而居陽之上非冕象何（世本云冕制上元下朱卽黃朱也）震下一陽橫亘其間故成簪象四惟勿疑而精白一心家視王室身視羣工先天下而憂以致天下之豫後天下而樂以同天下之豫其同志于豫之朋又何不合簪之有盍卽合也當明九四爲豫主六位所由以豫者故爲大有得之象但因九之在四有不[illegible]而志不行之疑故以朋盍簪者勉而歸之象仍歸[illegible]

易經衷要卷二終

易經衷要卷三

仁和李式穀海帆輯　南海葉夢龍延恩校

上經

隨　綜錯皆蠱　象易歸妹　革四動　屯五動　震

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此以變卦之卦德言之隨自否來以乾上九之剛來下于坤之下以本卦言之以震之剛而來于兌柔之下皆剛來而下于柔也以卦體言之下動而上悅內動而外悅下動而由于上之悅是下得上之道合志從而作爲皆得樂從也內動而見于外悅是內得外之依歸推戴而措施皆得遵率也程傳所謂悅而動動而悅皆隨之義但不可言動以求悅耳此乃先得其悅之意而動故動則无不得其悅云爾是聖賢以至剛之德至健之才而下體恤于愚不肖君父以至尊之位至貴之勢而下酬接于卑賤之象故動而得悅之爲隨是以德相隨而不于其私以心相隨而不于其跡之隨云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此卽卦德而釋言隨之所以得效以起下之贊辭也大陽也剛來下柔是剛動而羣柔皆悅而隨矣是陽德方亨之會也蓋隨之三陰三陽皆自否來自否上九剛下于初之柔從此五下于二四下于三隨其動而皆悅之時而成泰也故云大亨大中已賅元之義亨中已賅利之義貞者正固其來下柔者之德而不變也剛下柔疑于以動求悅者設也陽德不能亨而以動求陰之悅是詭隨之爲咎也陽德亨矣而不貞乃變易其所以來下柔者而動以求悅于陰是委隨而隨之不終亦咎也此得大亨矣而且貞以正固其下柔之剛而不變何咎之有天下隨時合五于二四于三而言之謂全卦皆隨時而轉之泰爾卦由震宮七變故震爲主震動而兌以悅隨之是震之能繼乾志而述乾事者也故四德同二陽而爲致泰之始中男少男以動隨中女長女以悅隨而陽德乘時莫大于此故曰天下隨時也

九五孚于嘉吉

此句當對上數爻言至此而始得孚嘉之吉云蓋五與二正應也九與六正合也隨以從人爲義初之隨二三之從四皆不正故初之于二有渝也三之于四有求也而皆不孚五合上觀之得坎之半體九在五又爲生坎主爻五動則兌亦爲震與下卦爲同德之感故孚孚則隨得其誠矣誠于隨特恐隨不于禮耳而正應正合又得亨之嘉會者蘇氏軾云傳曰嘉耦曰配而昏禮爲嘉故易凡言嘉者其配也又震兌之合爲隨與歸妹有嘉禮焉而五二爲主此五爲主是隨之內誠而外又得隨之禮者故曰吉是合初隨二之有功三隨四之有得而兼之者也吉孰大焉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隨之時皆急于求隨者也故各爻皆有繫有求有獲惟五與二應位皆得正而居上下之中位正中則所以致其隨之道亦由正中而孚所以得其隨之與亦无不正中而嘉也正則不待左之右之之先容中則不至先時後時之詭合此孚嘉之吉之所由自也動由于悅之正中故孚而吉動得其悅之正中故嘉而尤吉也

臨　綜觀　錯遯　象易萃　初動師　二動復　三動泰　四動歸妹　五動節　上動損　本坤宮二變卦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首以剛之浸長釋臨之名義次卽以坤上兌下者釋卦體以二之

剛中得五應者釋卦德而大亨以正爲天之道釋四德之本于乾也卦本坤宮二變自復而臨陽德之剛漸長矣浸不覺其然而然之意剛長而浸至于二將幾于泰矣以卦體言內悅而外順剛以悅進而柔順之此長之所以浸也以卦德言二以剛居下之中而柔之五以在上應之此長之所以雖浸而日長也悅而得順中而得應此陽大之所以亨而以正也謂剛長者亨而柔順者順以正剛中者亨而柔應者應以正大亨者大卽元以正者以卽利卽乾之四德也乾之初二來居坤故乾德之見端于臨者如此故曰天道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此臨爲上臨下也故卽以臨下之事言臨下之道莫若悅順以悅順相臨而得下之悅者莫如教民容民矣地得澤之漸漬則浸潤

者深故取兌澤之講習以臨下曰教然教有時而窮而教之思亦如澤之浸潤于地者之深焉則无窮矣澤得地之周護涵融者大故取坤地之含宏者以臨下曰容然容亦不能不有疆而容之保亦如地之含宏夫澤者之大焉則无疆矣教在一時而其遺百年傳萬世而皆爲其切念者教之思也容止一方其溢中國施蠻貊而皆如其在抱者容之保也无窮直言无疆廣言之也故御案云臨者大也澤上有地澤之盛滿將與地平大之義也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蓋言王澤之盛大所以淪浹之深而漸被之廣者

初九咸臨貞吉

九在初以陽剛居臨之始程傳以咸爲感謂初與四相感而臨曰咸臨初正應在四謂處卑而得貴臣之信任因得上進以臨下者何氏楷謂在男而得下女之正位因得上應以臨陰者而皆以貞相感爲得吉其實初陽之上長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皆本于初九者始卽九之在初而占其將來之乘時得勢可以无所不臨也云爾然必能正固以守其剛德之本然而不變然後吉故曰貞吉也貞不變之謂動則成坎進則陷矣何吉爲故吉必本於貞也諸說皆可兼取蓋九在初爲臨之始卽其自初之浸長可以无所臨而當其在初如何說爲臨家之道如程說爲臨民之義然必貞固以守其剛德而不變而始得悅之吉必貞正以待其正應而始得順之吉也云

咸臨吉无不利

九在二正得咸臨之位矣以咸爲感也而得五之正應得君之專可以无所不爲以咸爲皆也而得中之正位持德之剛可以无所

不至而動則爲震帝出之位而物皆于以動正剛德之方長也雷行之地而施于以行正剛中之應也故以體則吉以用言則无不利云由二動則臨退爲復二陽變而一陽若羣陰未肯受命而有不利焉者然故以无不利者勉之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此言六五有知臨之德惟大君之位與之爲宜言外謂非此則不當云爾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王氏弼所謂處尊履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是也然剛方長而吾豈竟得昧昧焉柔以任之順以從之而虛中以委之非智足以內明于理外達于事者不可故知尙焉又蘇氏軾云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強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

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中庸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其知正謂不自用其知而用天下之知以爲知其知乃大此其所以足臨而獨宜于大君也蓋五本君位當坤中卦又從坤來是盡有大地之君也故曰大君坤之中含宏光大爲生離主爻本明无不照動則爲坎坎水也又主知故曰知臨斯德與位宜而其占則吉也吉謂收知人之效无震主之嫌獲善任之功无分權之弊云爾六五固有知臨之象然曰知臨幾行所无事治出无爲之盛矣非僅堪國堪家者所可希亦非止一家一國之所得盡而惟于大君爲宜六五正得之故吉云

上六敦臨吉无咎

六在上處順之極本與三應以三之甘臨非可與應者而因與四五同體見四得初陽五得二陽之應皆浸長之剛德而得臨之道

者也而因與爲敦勉敦篤于臨之之道曰敦臨上位甚高而非處中之尊乃師保朝夕于大君表率近臣之象也敦加厚也上動則坤爲艮艮爲山加地德之厚者也又艮形如覆盂爾雅如覆敦曰敦邱地上有山之象也无咎者不應正應之三而敦于四五疑不免于附近趨勢之咎者因有裨于至臨知臨之道而得吉而舍不足應之應故不足爲咎云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此釋敦臨之所以得吉者以其位雖在外而志則在內浸長之剛以共扶陽德耳矣其敦四之至臨也以四爲初陽之應也其敦五之知臨也以五爲二陽之應也兩陽皆在內故言內以本非正應之位故德與勢皆不相及而止曰志蓋應必以位而敦則可以志及之敦厚敦篤皆惟其志之懇摯耳雖時過位遠而志于剛長則以吉與則知天道之長陽而聖人之進陽矣在內兼五二四初言本程傳

觀 綜臨旁通大壯象易升初動益二動渙三動漸四動否五動剝上動比本乾宮四變卦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此釋名義而并申卦體卦德也大謂陽也卦雖羣陰上進而乾之二陽猶居尊位以爲羣陰所瞻仰故曰大觀在上釋卦名義也是德爲天下所屬望法爲天下所取正者也以卦體言坤本順而上承而巽之所行无不之所尚无不被觀之所及大也以卦德言之九以陽剛處上之中而得尊位之正以正其所屬望取正者于天下而觀之所之无不周也卦本乾宮四變而飛龍之位爲天下所利見者尚如此其體以坤地之下順乎上而上巽又申命以行事則所得于觀者遠以坤衆之內順于外而外巽又善入以行權則所得于觀者深而于卦德九五復能中正以爲觀于天下中則所以爲觀者无偏倚正則所以爲觀者无邪僻无論所以觀天下者之中无不遍而正无不當矣云也

中正以觀天下

卦取上下相觀爲義此本言上觀下也然必補中正以爲天下觀使下文有根而始得即中正者以觀天下則于義乃足萬物相見靜之觀也四岳時巡動之觀也中正指九五本言位而即以言德天下謂坤上二陽本乾爻爲天而坤在其下曰天下觀者上巽爲多白眼視上則多白在下視下則多白在上此則上視象也又上卦本乾之變而載離五正載離之主爻離爲目故曰觀餘見上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釋上下觀之所以化者本由于中正以爲天下觀耳而所謂爲

天下觀者亦觀法乎天而已天所以神地之道者莫如風觀乎風之至也即八節之八風而四時行風之遍也而四時成是有神以主其化即有神以妙其化而行成于地之四時所由不忒也故曰神道而聖人即以之設教焉設之祭祀以教誠敬盡奏格而民靡爭設之盟誓以教明信昭降監而民不畔蓋神道即承盥而不薦來以二者皆有盥而不薦之時在也服即服于天神者以服于君故言化也聖人指巽九五天下指坤設教承觀天下服承下觀而化觀天神道觀巽所以神乎坤之道聖人即體巽神乎坤之道以教象之也云爾

八風 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 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 至神 王之之神即太皡炎帝黃帝少皡顓頊 妙之之神即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 祭 之即四時迎神 之祭及巡狩 五岳之望秩盟誓 及巡狩畢時禮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此言先王體觀之象而省方以觀民乃上之觀下也設教所以使下觀而化耳義則遯卸不平列也風出于天而行于地上象天德之下施地承風行凡在地者无不動象下之風從也時則東西南北隨地而之不必正也先後緩急隨時而至不必中也又何當于中正之觀也而先王則體之以省方之觀因春風之至以省東方之類其省方也非觀其方以觀其方之民也方不等民不齊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觀民如陳詩以觀民風之貞淫納賈以觀俗之好惡而設教以導之齊之于中正使民下觀而化也何氏楷云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佚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約儉如魏示之以禮之類而曰設者陳備之意蓋各如其方之民而施建之不同也觀民者即九五坤為土方象又為眾民象巽為繩直而善入教象又以申命設象其所設之教大意亦即彖傳神道之設教也

省方 白虎通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 行首牧民也天下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考禮 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修五禮大傳曰命大師陳詩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 好惡云云虞書五載一巡狩周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 殷國按其所以不同者虞五服周六服方不同也省方有誅 爵削地流討及賞以功庸之典者因觀民之 貞淫好惡而黜陟之以示民亦設教之意爾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言陰進至此宜順承于陽而不宜上淩也云爾四最近五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其盛德之光輝宜順從而禮進于王朝以上輔于君以自效者也蓋五本乾飛龍利見之德而當嚮明之位者所謂光被四表者也四為巽主善入而為

長為高乃升而上進之象四動為乾乾中為大君而其下爻為天子邦畿之內地故曰國乾先天在南為後天離位萬物相見之地而又載離明之德者也故曰國光光即文物聲明之謂四而上下互為艮艮為門闕陽九數在五用五也象五賓六進于四而變為此象象九五列五賓而肅之以入乃為賓于王之象又乾為金玉為衣為馬而四所率之坤為布為文為帛乃諸侯歸職貢于王之象所謂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者也四本從姤而遯而否而至此以陰進于五萃五本乾體陽剛之德中正之位足為觀于天下者六四至此惟有順禮從化效朝正率職之分而非此則无所利焉故曰利用賓于王也曰賓者王于諸侯禮不純臣以賓禮見故周禮以賓禮親邦國而書稱作賓王家者也又周禮曰賓與鹿鳴之詩曰嘉賓則士之初進未定名位亦曰賓于王也雖非本旨亦可

參用

左傳陳侯使周史以周易筮敬仲之主遇此爻占之日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云、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禮王公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朝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皆以七爲節擯者四人子男皆以五爲節擯三人郊特牲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鐘次之虎豹之皮束帛加璧按此是諸侯進職貢于王之禮即賓于王之所進也王以賓禮禮之見前用享于天子

觀國之光尚賓也

此釋言觀國光之象、所以利在于用賓者、蓋以盛陰進于中正觀天下之主、惟利于以禮效順爲上耳、尚、加上也、猶言利无以加于此云爾、此正旨也、又程傳云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于王朝以

行其道、故云尚賓、尚謂志尚、楊氏簡曰言其國貴尚賓賢、可以進也、據此謂定侯志尚乎效順、賢士志尚乎進用、當中正觀天下之君尚其功而不敢臣、于是得以賓至之禮接、尚其德而未敢臣、于是得以賓興之禮見、故彤弓曰賓、鹿鳴曰賓、皆尚之也、四非敢自尚也、而君尚之、所以尚功尚德也云、

噬嗑 離綜賁 四動頤 旁通井 五動无妄 象易豐 上動震 初動晉 本巽宮五變卦 二動睽 三動

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本電雷也、而曰雷電、是電上動而下、雷下動而上、猶地天交而稱天地也、電閃則目眩、雷震則耳聾、如此用獄、幾使民視聽之无措矣、先王則但法其象以明罰勑法、而非以之用獄也、罰則獄之輕者也、明者、辨析精審之意、法則在獄之先者也、勑者、整飭嚴儆之名、明體離象、整體震象、罰之最輕者且明之、而再重之刑、自无不清、法在先者早勑之、而在後之罪、自无敢犯矣、又罰即一時之輕法、法乃平時所定之大罰也、明之勑之、使人先知所儆避、正欲其不蹈于是耳、體乎電先雷後者之不遽擊而不竟殺也、以威明而行其慈愛、先王與天一而已矣、噬嗑本巽宮五變卦、巽近利三倍于用獄、爲罰之象、又爲繩直、有一定之經畫、于用獄爲法象、

罰虞書金作贖刑、即罰也、周書呂刑五罰、及法即三典五刑五管子內政之所用罰、于時未有、不可入用、禁五戒八成三刺三宥之條例也、刑起蚩尤、作五虐之刑曰法、唐虞定作象流鞭朴贖、夏有九刑、商有湯刑、周刑詳于周禮秋官、呂刑在後、不入用、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在四之德、以剛居柔而用獄、得以猛濟寬之道、然當九四之象其獄亦强梗難治、順其卦象之噬嗑者言、如噬乾胏之難斷也、胏、帶骨之肉、帶骨已剛、而乾之則又甚矣、然以剛才當柔位、自有以

輸其情而獲其實、所謂得金矢者也、金矢者、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實也、可知聽之而其人无罪、則還之、无上得之理者也、其爲九四之獄者、以一剛橫于衆柔之中、是健于興獄者、入金矢以求獄而无情實者也、遇九四之德、則以明體行健用而柔出之、則有以窮治其罪、故當沒入其金矢、而曰得云耳、如是吉矣、然九雖剛而四則柔、恐其柔之不任難而无以竭剛之用也、故戒之曰利艱、恐其柔之不任固而无以守剛之正也、故勉之曰利貞、然後吉也云、諸卦皆有身體象、而離在先天乾位、乾爲首、又爲瘠、瘠、骨多肉少者也、而外載離受日火之乾者、故象胏、即胾也、乾爲金、震爲竹、竹矢材也、而上離亦爲矢、何氏楷云、矢前鏃後括、實中笴虛云也、大約此爻以卦中藏象

爲獄而以見象爲用獄之人者也曰利艱貞則以不變取象矣

賁 綜噬嗑 旁通困 象易旅 初動艮 二動大畜 三動頤 四動離 五動家人 上動明夷 本艮宮初變卦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此以卦變釋卦辭卦變本義謂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朱氏楓林名未考謂自泰變上之柔來二而文下卦之剛分二之剛往上而文上卦之柔餘說更不可通蘇氏軾非之謂諸卦剛柔往來相易皆本謂乾坤云云任氏啓運約其說謂內卦乾索諸坤而坤以在中之柔來文其剛外卦坤索諸乾而乾分上之剛以文其柔是也賁雖爲文以質爲主剛爲質爲主柔爲文爲從此文質之一定者得其道則亨矣柔來文剛者見剛當以柔濟之而後可通亦以乾而成離剛而爲虛中之應故得亨分剛上而文柔見剛當以柔節之而柔

之道不可純用以行也分剛畫以居上而柔始得以成其文謂文得剛以爲質而文始有所附麗不爲无本之虛文耳故曰小利有攸往小謂陰利有攸往謂往得所屬仍利在得屬于剛耳所以柔來文剛固以剛爲主分剛上而文柔亦剛以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于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于外夫柔來文剛者當質勝之餘而剛索所不足于柔以濟其交而剛者得亨于柔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剛分所有餘于柔以節其文而柔者利往屬于剛也以見剛道之不孤行而柔道之不可純用云

天文也

本義從王氏弼本補入剛柔交錯四字此止承上釋卦變而因見天象之如此卽天文以廣卦之名義耳或說云賁象斗初四相應爲經象斗柄二三五爲上各相比爲緯象斗腹天文主也未合夫文之見于天者日月星辰而已日陽而剛月陰而柔星從日曰天精屬剛辰從月曰天壤屬柔固已日宗五行而分爲十陽干又剛陰干又柔月順六氣而分爲十二陽支剛而陰支柔星屬五行卽五行之剛柔爲剛柔星固各有性情也辰亦宗司六氣卽六氣之剛柔爲剛柔辰亦各有時度也日月以往來爲交錯星辰以間雜爲交錯也其意謂此賁象之見于天亦天以賁之之道示人也

天文 元枵子辰女土虛日危月星紀丑辰斗木牛金析木寅辰尾火箕水大火卯辰氐土房日心月壽星辰辰角木亢金鶉尾巳辰翼火軫水鶉火午辰柳土星日張月鶉首未辰井木鬼金實沈申辰觜火參水大梁酉辰胃土昴日畢月降婁戌辰奎木婁金娵訾亥辰室火畢水大約日剛月柔金剛木柔火剛水柔而土以戊剛己柔十二辰子寅辰午申戌爲陽而剛丑卯巳未酉亥爲陰而柔而中又有體剛用柔體柔用剛之不同也故曰交錯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此亦見人事之象如此而卽人文以廣卦之名義也而卽卦德驗之下文明而上止內文明而外止極英華之蘊蓄而不以外盡極物采之張施而不上越極忠孝愛敬信之相接而各有名分以節之盡聰明恭從思之相効而各有威儀以定之所以閑之而不變限之而不過倘極文明而无以止將流蕩淫靡而不勝其敝矣其文明也本以質之有餘而取文來文之以成文明與交錯之天文同也然天道不變而天則不過人則不免于過且變矣故雖文明而必以止者爲人文此但推其賁之德之理如此若作聖人如何文明以止之卽浸入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矣若曰此卽人文之所以爲人文者如此云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聖人卽賁德有天文人文之象卽觀天文而察時之變以順天觀

人文以成天下之化也察時變于天文如日在營室月會娵訾之爲寅日在奎月會降婁之爲卯日在胃月會大梁之爲辰于時春日在畢月會實沉之爲巳日在井月會鶉首之爲午日在柳月會鶉火之爲未于時夏日在翼月會鶉尾之爲申日在角月會壽星之爲酉日在房月會大火之爲戌時爲秋日在尾月會析木之爲亥日在斗月會星紀之爲子日在婺女月會元枵之爲丑于時冬此察時令之變也建天正建地正建人正此察時勢之變也化成人文于天下如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絕之以貴賤之義而朝廷嚴父慈而教子孝而嚴重之以尊卑之分而家道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別之以內外之禮而閨門肅長惠而愛幼順而敬謹之以後先之序而鄉黨和此成一世天下之化也而尚以忠尚以質尚以文此成萬世天下之化也時之變乃天道之自然察者有寅

亮燮理之責天下之化乃人事之當然成者有制作變動之權先天天文也離在正東爲時變之始後天人文也艮在東北爲化成之終故云然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自伏羲命潛龍氏迎日推筴造甲歷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臾占星大橈造甲子隸首作算爲察時變之始厥後堯命四宅舜齊七政以及周之保章馮相眡祲等官及蓋天周髀渾儀諸法皆所以察時變者也溫肅寒暑乘時之變察之以法天繼天者妖祥伏匿非時之變察之以畏天敬天者歲差者變之小非察無以正其訛厄運者變之大非察无以消其匿餘見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淳悶之世質而不文聖人于是即其知識之開情欲之動而與爲文之以啓其聲明和其文物所謂文明者亦法柔來文剛之義所謂文明以止彬彬乎亦若剛柔交錯本无相勝而自得其所止也惟中材以下之人叔世而降之後欲持人文于不變者不能不有以止之者化之時文明之在天下已不患其不足惟恐過焉至外軼而上溢也于是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俾節文之本于天理者仍準于天理之正儀文之出于人心者仍即于人心之安所謂止也即分剛分柔之理也如此而優柔厭飫其化乃成成即優而柔之以至于定而不移厭而飫之以至于久而不變之謂惟其成而始得云化爾化成天下固指後天之人事而法天道柔來文剛之義亦宜先補入

復綜剝旁通姤象易豫初動坤二動臨三動明夷四動震五動屯上動頤本坤宮初變卦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經文象傳皆有故末句分別言之

此復釋上爻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而申剛反之義也天地以陽爲主聖人亦以陽德爲本故以陽來爲復還其故道也道猶路然六位時成本乾行之故道今乃復其故道云或謂追計其往謂之反仍計其來謂之復陰陽來往作平辭非語意也蓋復以震爲主震爲大塗故曰道從此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故陽德之亨皆發軔于此則復之一陽即乾元之大始也而曰七日者來復之期也前自乾而姤一陰始生乾上九之陽擯在卦外反之始也歷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坤此一陽皆遯遲而未至至于復則已歷七卦矣而曰七日者侯氏行果謂自午至子凡七月此七日古人呼月爲日而引豳詩之一之日二之日證之不知彼自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此可曰七月之日乎蓋聖人喜于陽來欲速其至近其期而以日數之自午至子之日也如歷家破建之以

七日而更旨論傳經以七日爲遍之意何必呼月爲日也于臨言
八月是惡陰之來而欲遠其期遲其至故以月計耳又何氏皆云
有謂隔坤六爻成七或取到剝六爻成七其義皆通惟謂隔坤卦
六日七分而舉成數言者不可通其法坎離乾震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
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矣坎離震兌各主一時王一方不在直數內又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爲辟卦直十二月每卦各管四卦如坤十月卦也歷未濟蹇頤中孚四卦而後成復復主冬至而冬至卦氣實起于中孚
如其說則復之去坤尚隔五卦計三十一日有奇不得徑以復接
坤而曰僅隔坤卦之六日七分也若謂中孚與復止隔一卦七日
來復指中孚言則聖人何不于中孚而言中孚見天地之心乎何節
元子說必錄其法傾人之出奇弱已此二語反承入及朋來言復承出言自出而入
來曰復七日來復喜其來之速而易亦釋剛反意也此在經文當

實發若在彖辭則爲復述語其語意宜吸起下天行句爲合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于卦體贊卦德也言天心別于天行而言謂在天行原不无于
陰陽各有盈虛消長之異若其心則无不以陽剛之生生爲德者
也特未復以前其心隱于靜翕靜專之候而不可見既復以後其
心又渾于大生廣生之處而亦不可見也其見則惟方復之始耳
然則六十四卦之靜天地之心无不存六十四卦之動天地之心
无不行而獨于一陽之初動見之且天地之心在聖人亦无時不
見而惟于復言見者亦于人所共見言也此天道之見于地下也
而并地言者不特天心爲然而地之心亦然蓋地亦承天而以生
生爲心者故陽動而坤自順之夫是以震動而天心見坤順即地
所以承天之心爲心者亦見也云爾斯時萬物退藏惟此一陽之
動天地生物之心在是雖微在積陰之下而羣陰不能阻且不可
掩而皆順之動故可見也此于人即惟微之道心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卦言天運故以初九爲天地心爻言人事則九之在初爲道心之
微者也動則介得失之幾動而進爲剛之反反純乾之體者此也
動而變則爲生巽之主爻巽爲進退爲不果則又易抵于悔者也
而此爲陽德之亨之所基動而不變乃動而進反于乾德者也曰
不遠復者程傳謂不失何復之有然非謂初九之動而失失而自
復于无悔也謂方失于上而即復于下坤復之幾間不容頃故曰
不遠失而復承自剝而坤言非言初九之失而復也九在初有復
道无失道本剛之動而得復斷无抵于進退不果之咎之理故曰
无祇悔也得其復而剛反則乾道矣初之復乾之初即大哉之乾

元也故曰元吉于初即得萬之長一體聖賢之道在此一體天地
之心亦在此故曰吉此元吉非謂必元而始吉乃得元之爲吉也
祇從示程傳云宜音柢抵也玉篇訓適義亦同其旨主之復復注
定修身概言復爲混上兼人之復即侵下爻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象言心言見象則言身言修蓋不遠之復者已見天地之心而能
體天地之心返己以自修者也不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而修之于
身則此身與天地不相似其何以復天地與我之本然乎修者格
致誠正修之于內動止言行修之于外完其身之所固有去其身
之所本无修乃因其本然而加功之辭與矯揉及造作者不同也
然以以字爲重在初九之能自以也以乾首坤腹等合之諸卦皆
得有身象而皆始于乾初此之初九乾初也故以之統一身而言

身而動則爲巽主爻爲繩直爲長爲高故有修象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此釋六二休復之所以得吉者乃能依倚于仁人以自復焉者也蓋休爲依木以息之意二正應在四四陰將退不與應亦不足應故不進而依初以休也而得初之助焉初能復天地之心者也天地之心而全于人者爲心德故曰仁又乾爲木果中有仁在而震初得之震又爲木爲復始故象仁二動則震爲兌兌悅有朋友講習之象兌合坤成臨二于初不以臨下者臨之而與以相悅故有下象下者降心以從屈體以相就也象曰休復二從初動亦謂順九而復于剛也此以字因意與以修身之以異以下仁謂因下仁之故云爾

无妄 綜大畜 錯升 象易大壯 初動否 二動履 三動同人 四動益 五動噬嗑 上動隨 本巽宮四變卦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此彖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也剛自外來言卦變也外指外體王氏宗傳云初九之剛坤索于乾而得之以自爲震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爻爲主其在无妄則內體也故曰爲主于內本義卦自訟九自來居二御案不取而用王說故從之 動而健釋卦體下震動而上乾健是中動而外健其震動皆本于天德而乾復以健行之安得有妄念之內萌而妄見之外入也其卦德又剛中而應于上剛中九五也并初正應蓋震初之動本來于乾其動卽乾之動也而乾有不應者乎舉剛中言者五爲乾之中主乾之全德言剛中猶言乾應耳大謂陽如此而陽德之亨而无不出于正也固已蓋元亨利貞本乾德主于內者既來于乾則內動而健應者皆乾德之本然矣臨之大亨以正謂其亨之必以正懼羣陰之不易去也此之言大亨以正者謂其亨之皆以正喜陽德之方盛也辭同而旨異矣大彖元以貞利同前天命卽天所賦之謂也震之動本自乾天來若天使之然者亦以卦本巽四變來巽爲乾申命者也故有命象

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

剛自外來本義云自訟來不如自乾來之之合謂遯來卽來自外卦之乾之說蓋遯三上于四則上來于初矣自遯而无妄卽自剝而復之例也爲主于內震之初爲內卦主且爲成卦之主也乾爲天震承天之長子而初爲所得于天之理也以在內之初故无一毫私欲之累物感之雜者以此爲主何在非剛德之存何時非剛德之長而乾元之始在是是并二三之陰亦如臣之制于主客之從于主而惟剛之左右矣來卽賦畀之謂外卽上也內卽身以內而主卽心德也推所由无妄之由自也餘見上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動而應以剛中之健其陽德之亨也固矣亨在陽大而不在陰小其有亨不以正者乎所以然者其亨也非猶夫人心之感而通其正或出于操持非猶夫人爲之孚而達其正或由于積漸也其亨則亨于外來之剛健其動其應卽皆統天之乾元所命故其正卽天命利貞之性情也夫是以陽大有固然自然之亨而其亨必出于本然當然之正而无妄也云餘見上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抑若有天威雷厲以警動夫物者然先王則體其暢遂發生之意而以暢遂發生之德配其時令以育萬物卦爲驚蟄之

卦時卽驚蟄之時震于卦也爲反生而宣幽出滯萬物之所以遂
其生者莫大乎是先王以萬物皆備之德配之以贊天之化育也
茂卽生生之理涵蓄充滿之謂也天時育之以氣化先王配之以
政令而與爲變理焉天時育之以性命先王配之以事爲而與爲
輔相焉如安萌芽養幼少之類助生阜而順長養與天道並育亦
震德以長子承乾之義也蓋先王于天有震于乾之道先天乾在
上震在東北寅方正際春分前驚蟄節以本先天故稱先王天无
私覆雷无私動物无私與先王以无私者對之此所以共成爲无
妄也此正天以无妄育物時先王體天時之无妄而以茂對之云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六二柔順中正有應于上而在此卦不取應與以其有所繫戀恐
不免于妄故也故特謂无妄意期望者爲利往何氏楷云不耕穫

不方耕而卽望有穫不菑畬不方菑而卽望成畬云也與本義无所爲于前之說異以其義長用之遵御案也蓋耕與菑非卽妄也亦人事所當爲妄在期
望之豫萌安得并无所爲于前言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同
此无妄之義然不能并其誼之不求正道之不求明也利有攸往
者无所往而不得其亨正也云爾耕春耕菑者一歲田也下二爻
爲地震少陽主春正耕時二動爲兌兌爲澤于地有澤亦田象又
爲剛鹵故又有墾一歲方成未熟之田象震爲木象耒耜互艮爲
手又震又爲足足動卽所謂二之日舉趾也手執耒耜而足動非
耕而何又爲蕃鮮故冀于穫爲反生象反其土于地爲菑田象震
體坤土而水氣疎于下象田之成畬也故冀于畬二變而兌則全
失其象矣故曰不也此但謂耕卽望穫菑卽望畬爾亦未嘗謂必
耕必菑也故二動并无耕菑象象无妄者之一物不存于心目耳

事前无意必故无穫畬之心事後无固我故并无耕菑之見留着
也

不耕穫未富也

此釋不耕穫不菑畬者所以利攸往之故也富謂居以爲利之心
未之云者言未嘗有是希冀也云爾但以耕菑爲分內所當爲未
嘗有求富之心于事前故亦未嘗有穫富之思于事後穫與畬爲
可富本耕菑分內之望而且未之有況富之大于穫畬并有富不
由于耕菑者益知其无妄求妄獲之心矣義不循于利理不汨于
欲不耕穫則先事後得不菑畬爲先難後獲又何往得爲富所蔽
又何往得爲富所累也并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義皆无往不
利之道也云餘見上

大畜 綜无妄 錯萃 象易遯 初動蠱 二動賁 三動損 四動大有 五動小畜 上動泰 本艮宮二變卦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剛健乾德篤實艮德卦本艮宮二變是以篤
實之體而得剛健之乾以充積之充積不已則艮體篤實之光輝
發見矣乾之剛健天行之不已也光輝則德新之象而以剛健者
與之不已焉則其新也與日俱進矣蓋乾以剛健充積其艮之德
而艮乃止之故所蘊畜者大而英華之外現者自不容已于日日
又日也朝旦爲輝此言遠映日中爲光此言上燭也其德之輝光
日新者艮而所以得輝光而日新之者乾也先天乾載後天離有
輝光體天行健无日不周故能輝光夫艮而日新其德者也然非
艮之篤實不能畜乾之充積而成此誠中形外之盛德故以艮爲
卦主也輝光平言日新豎言輝光卽新月新卽輝光之日加爾其
所畜之德之大皆乾大之也而皆由于艮之畜以至于此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此以卦變卦體釋利貞之義剛上剛自問有止健之德而自進尚賢六五知剛之能止健而尊之于上也卦變自大壯之需九從五而上則乾之健德可不至于過厲發揚不至于過厲稍進不至于太銳下不及需而不至于不及得陽德之正故云大正也必以尚賢謂六五而不云乾之尚上九者卦主在艮不在乾故也象人君以羣材勵治尊大臣以裁制之而王道正君子以併力勵行法至道以範圍之而聖功正其大之正者上九止健之效而上九得上而止健者六五能尚之之所致也成卦之主固在上九成其成卦之主者五也鄭氏汝諧云畜有三義以蘊畜言曰畜德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上剛健云云言畜德此于上九言畜健于六五言畜賢惟能尚賢并上止健之功亦歸其能于五矣故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云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承養賢之義以釋不家食吉之義也自剛上而言謂之尚賢所以盡其禮也自不家食而言謂之養賢所以重其祿也其養則謂六五養之何氏楷謂不家食吉所養者乃下三陽之賢于本卦言畜極而通當食君之祿上九所謂何天之衢也云云自相矛盾矣且與本義取尚賢之意不合且艮爲門闕家象師上爻坤變艮稱家損上爻以艮變坤稱无家二象可見上九畜極而通艮之家變爲坤之國故有不食于家而食于國之象又艮在上卦同坤體故取養象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象是天以德施于下而山止以畜之人見爲天在山中失高明之體而見止于山也君子體其象而用之以畜德前言往行有著見之跡猶山德體元默淸虛猶天也天在山中山不足以盡天德在言行中言行不足以盡德亦一例也識而默則其自相契相喻于不言之地者自有以融己德之原默識而多則其參考互稽于不盡之藏者自有以會夫德之用其默識之多也正其涵育而蘊釀之也渾而化之則仍己之德爾已故曰其德畜德亦以當畜之時畜以待通之用也

日閑輿衛

此當承上艱貞下注利往蓋九之在三不似初剛之爲四柔所畜二剛之爲五柔所畜者比也更不似小畜之九三見制于四陰之說輻者比矣上有陽剛之同德者爲應宜可以上進者雖當艮馬之逐而利于艱貞非終不進者也特待可進之時與其幾耳故雖未進而不廢其愼進之備也輿在馬後衛在馬前閑則止之防限也三前則艮爲門闕周禮虎賁氏在國守王宮有故守王門舍則守王閑是衛則護衛也三後爲九二九二爲生坎主爻坎爲輿而且馬與弓輪皆備焉而卦本艮宮二變三之正應又在上九上九以一陽橫艮前爲艮主以止之是閑象也閑之中卽含閑習意是防閑于未行之先而閑習于將行之候日者天行周則一日九在乾三故有日象而其意則日日如是云也何氏楷日字作曰字解云自歎之辭云云御案以作日字爲是故不取亦不錄其解輿衛云約象變坤坤爲車輿象互體有震爲警衛象考工記云車制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有馬則有輿有衛是一路事云云可便取用錄之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乾之畜也自初始而四爲應是畜乾者自四始而畜之于初最易爲力故曰童牛之牿然非以初爲童牛也蓋畜者止也初上于四則止之非四下于初而止之也四自有童牛之牿在耳初陽而進于四則艮變爲離離爲牛見左傳以離合于坤坤有子母牛之象是以坤爲母牛所合之離爲子牛即此所謂童牛也非乾有童牛象乾之初來于四則爲童牛之象耳離之爲木也科上槁科空也牿以木橫于角上空其中橫穿角上如桎梏然正科上之槁木象也何氏楷謂牿牛馬圈所以防牛馬之逸者書曰牿馬牛是也亦通吉者剛柔相濟健順相和乾健而有以畜止之則能反而自畜養其德故吉而初爲乾德元之見端也故曰元吉此本下乾之吉也而即下乾初之吉爲四之吉云

六五豶豕之牙吉

陽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柔中而居尊得乘機而制之其象五動而九二來于五則爲生坎主爻坎爲豕又豕亦巽畜也故豕顛則風中孚之取于豚也亦以巽故五動則上艮爲巽亦爲豕又艮爲黔喙之屬則豕亦黔喙之屬也而爲少陰故曰豶豕舊云豕去勢曰豶何氏楷云爾雅豕子豬豶豶則是豶特豕子耳與中孚之取象合牙則陸農師云所以畜豶豕之杙耳今海岱之間以杙繫豕謂之牙則與上牿字爲一類是也以巽爲木又爲繩故取象如此九二而進于五則象豶而五則畜止之以豶豕之牙其吉同于四而所畜非初故不言元二得五畜而止于中正之位五能畜二而能安于中正之德故二由是吉而亦即五之吉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爻亦宜對前五爻言大畜而至于上九畜極則始通也蓋艮爲徑路而在上極則天衢矣上動艮爲純坤中虛直達此畜極而通之象也故亨何訝辭亦喜之之辭自張氏浚及何氏楷皆讀作荷云艮爲背又爲手手上接背處爲肩何物處也四達謂之衢何字畧斷何天之衢言有所負荷于天之衢也于象爲合商頌何天之寵吳澄引之作證御案取之蓄之大者發散亦大肩負重任翱翔天衢與之共濟天下上動則爲泰矣泰通也故亨无大于是焉初陽之動曰有厲二陽之動也說輹三陽之動也艱貞而皆貫乎畜止也至四而用牿以制五用牙以守之猶不使之得進直至上與馬逐輿閑利往之三應而始得何天之衢之亨焉其亨即不家食利涉川之通遇也讀何讀荷俱可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畜極而通賢路自我而四達矣彖曰剛上而尚賢大畜之主在上

九至此賢路四達天下无家食之賢前此之所畜積至此推而放之皆準焉乃伊呂晚得湯文之占也大象曰畜德此曰道行蓋備于身爲德達于世爲道云蓋爲位天位者所尊尚則上于天位之上矣故道大行爲何于天衢道大行于天衢而天之下无不普遍矣

頤 錯大過 象易小過 初動剝 二動損 三動賁 四動噬嗑 五動益 上動復 本巽宮六變卦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此以養正之吉釋貞吉觀其所養本謂觀所養之正否耳而程傳謂所養之人與其道與自求口實之自養相配于理亦得蓋頤上艮止下震動上艮三爻皆以止本无不貞而下震三爻皆動象口車之動而輔上以嚼物者則有正不正之別故及其頤中无物時

而告之以養正則吉也觀頤指玩索頤象者言所養者正否則所養之道之正否與所以推以及人者皆可知自求口實謂所以實其口者也自養之正否別乎此口實得其正則自養之道正而推己以養人者之道又无不正矣蓋頤養之道雖本于性而于情則易恣雖具于理而于欲則易縱故必于正謂固守其養之正所養之人必本于養己所養之道必始于所養之實故推本于口實之自養也所養自養皆賅養德養體言養德則正養體則不正均此口實養德者循理以節欲本性以閑情養體者恣情以滅性縱欲以違理者也以養之宜正釋貞吉次于所養之正不正觀其吉否而推本于口實之自養見其正不正之所由自也云爾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止賛頤道之大上文賅正不正言此則專卽養道之正而推及

言之也若曰苟頤道之得正雖天地及聖人所以法天地之道亦不外此云爾天地養萬物氣化也而正之理无不在春生夏長養其生秋肅冬藏養其德聖人之法天以養萬民亦然天地无為而萬物之養普之氣化聖人法天之无為而萬民之養亦廣之于賢人故先公其養于賢者而因以及萬民也聖人指五賢指上九以上九為艮主艮德止尤能養民以正者養萬民而由養賢以及之萬民之養皆得正矣厚薄多寡各稱其等先後緩急各當其宜養其生也厚薄多寡各有等先後緩急各有宜養其德也養生而養德者在焉卽正也萬物包萬民萬民亦兼萬物正者各與以時之各得而已天地之養物也固以時聖人之養民亦法天地養物之時而已故特賛頤之時之大上下天地及聖人而旁及民物通三才被四表矣時之大正之大也正之大吉之大也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凡卦有尚賢養賢者皆謂六五與上九相遇大有大畜鼎及此是也此卦以養為義而六五又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故聖人必養賢以及之也聖人法天地之養不能不周徧乎萬民聖人一身安能家與給而人與足于是而養賢以及之初九親萬民之賢也而上九又總萬民之賢養之而止以正者也故專屬乎上九也養賢是封建養萬民是井田故與鼎別卦本巽宮六變巽為繩直有經畫之象故云餘見上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崇于上雷動于下乃充盈而縱行之象君子體艮以止動之義而慎節于言語飲食焉艮以虛覆而震以虛仰承之象口之開者合全體言雷以氣動山以氣宣故在口象言語雷以生物艮以成

物故在口象飲食分而觀之震自內而外出出于口者言語慎之所以養德也艮自外而內入入于口者飲食節之所以養生也又言語飲食震之動慎之節之艮之止合觀之言語內出慎之以上之剛飲食外至節之以下之健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故慎節之為養正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以象而取諸身言之人食則頤動然震雖動乎下而動之所以仍主乎上之艮以象取諸物言之震雖生物而未成必成乎艮而始可用上艮主爻也頤所取之物由乎此以理言之頤主乎止吉而動凶者也動求養而艮止之得養道之正者亦无不由于上九也故曰由頤雖以陽居上疑于亢而危厲者然正以陽剛而止者居上得五之養而養天下以正者吉莫大乎此矣蓋厲于小體而不

厲于大體厲于人必不厲于道必也吉、謂養道之時而大也、涉大川者謂動則有成也六五不可涉大川者、利于居貞不變故也不變則上震下艮由震而艮中涉坎矣、據先天卦位而自南而西而北行也、坎陷故不可、此不言居貞、則用變動矣、上九動則變坤、坤先天本北後天坎位、即五所不可涉者、至此乃見爲大地之坤象、坎地而得坤、過坎位、又過西北之乾而先天之艮在焉、是涉川而得平地、既涉而又得陽剛、且還上卦之本體何利如之

大過（錯頤 四動井 象易中孚 五動恆 初動夬 上動姤 二動咸 本震宮六變卦 三動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之下、是以至下而承重大之任也、得不以至慎者將之用白茅、于物則柔于用物之意則慎也、巽爲陰柔之木、草木也而爲白、又爲臭、是香且潔之草、故象白茅、巽本潔齊

之卦、動而爲乾有乾惕意、初又生震之主爻、震爲足、初二爻又爲地、是能本乾惕以白茅置足之地者、而諸陽在上、是藉象也、古者祭祀縮酌、沃灌、薦牲、薦黍稷、皆藉以茅、故其象如此、以柔承剛疑得不堪重大之咎矣、而初六專一于敬慎以承陽、而諸陽亦得藉之安也、故无咎、初六以陰柔承陽過之時、位又在下、宜于得咎、所以无咎者、以善承陽德而敬慎將之以是无所不得云

白茅（李時珍云茅有四種白茅黃茅菅茅香茅葉皆相似白茅短小三四月開白花成穗結細實根甚長白軟如筋而有節俗呼絲茅可以苫蓋及供祭祀苞苴之用詩白茅包白茅束是也香茅一名菁茅一名瓊茅生湖南及江淮間葉有三脊其氣芬芳可以包藉及縮酒禹貢所謂包匭菁茅是也乃白茅之異品耳惟天子用菁茅餘皆白茅）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茅、柔象、藉、下象、因德之柔而以柔用之、因下之位而以下用之、柔用之則順、下用之則承陰也、以慎而順承夫陽、即諸陽亦藉之以

自安自吉也、況大過乃震宮六變卦、初又震之卦主所在、震奮迅而決躁者、決躁者剛而劣矣、今以爲旉爲蕃鮮者而爲茅、柔之至矣奮迅者、動而上矣、今處潔齊之地、當進退（謂行藏）之時而爲藉、下之至矣、剛而能柔、上而能下、大過之時慎至于此、而不與陽爭過也、此其所由以无咎與

棟隆吉

大過三四皆取棟象者、以全卦論、三四皆在中位、取中爲極之象、卦本震宮、來震爲東方木、在先天居艮位、艮爲門闕、又先天震位即後天艮位、屋象也、而震木在屋、而屋中極、非棟而何、三棟撓者下承以柔、而上剛、上重下弱也、四則上柔下剛、上輕下固也、夫四居上卦兌下、本爲毀折、而四動爲坎、坎于木爲堅多心、爲輪爲赤而托于先天坤地、是以堅木得地而有輪奐之象、在大過巽卦之

上、又乘爲長爲高之勢、故曰隆也、隆高起貌、并本體之兌亦不復似毀折而爲澤、乃潤屋之象矣、于人則四本近君之大臣也、至是爲國家之覆庇民庶之帡幪、托宇下者、皆同得其安固矣、何吉如之

坎（錯離 初動節 二動比 三動井 四動困 五動師 上動渙）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爲卦上下皆坎、坎則象土之欠也、故云險陷、坎之德曰水、以其在險陷之中、不論其頗側欹傾而必于平、屈曲橫斜而必于達者也、坎重則陷而又陷、險而又險而坎之爲水、偏能隨所在而與以相安、无不平也、隨所之而與以相適、无不達也、夫是以能出乎坎入乎坎、往來乎坎而與相習曰習坎、所以能習乎坎而不困于險陷者、以亨故然非上下二陰

之能亨而亨道止在中爻之一陽故曰惟心亨爾以外陰而內陽外暗內明外柔內健故爲通而有亨道然有亨之道而不之亨者不足尙也必本其明且健者動以求出于險陷之爲貴耳則行尙焉故曰行有尙行卽行其亨爾已習坎者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也惟心亨非无可奈何而安之蓋動心忍性操危慮深隨時自勵借境自勉卽孤孽之必于達憂戚之玉于成也故行有尙謂必于行乃爲可嘉必于行乃爲有造云爾坎爲心病爲加憂故有德慧術智存乎疢疾之象坎中五二皆得乾之中爻乾行健故曰行何氏楷云中爻互震爲大塗亦行象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象釋習坎有孚之義先明所以能行險不失之故而後正言之者也坎爲水非坎卽水也坎乃土之欠者耳水則善習于坎者也而其所以習于坎者以其必待盈而後流故流而盈者卽不盈矣盈而流无中不足而外有餘之弊流而不盈无滿則覆而高則亢之失水之所以爲準也惟其如是所以能出乎險入乎險經歷于險中不一而不失其行之一定曰信也信者歸必于下就必于溼不失者雖曲折而必達雖遙遠而必至也信卽孚也行險不失所以能習于坎而有孚也坎與兌皆水也兌卦陰爲止水陰靜也故爲澤坎爲陽卦陽動故爲流水乃天一之所生有健行之乾德在故能行坎而有信也流則不已不息行之德也不盈則不自高自滿而必于實行險之德也行險則雖險而必行不越險而過避險而趨也言水所以別乎坎先明水所以能行險不失信之故而後以行險釋習坎以不失信釋有孚不失信卽于行險見之有孚卽于習坎見之惟行不失信所由習于坎而能有孚也云卽孟子所謂孤孽之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之意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卽用險之顯然者以贊險道之大也時用乃并天地言王天子公諸侯設險法天險以立尊卑貴賤之分使險人无可乘于內如法天體之九重以辨位法天干之十日以辨等乃法制禁令之謂苟九家坎有爲律爲桎梏之象故也因地險以立防守戰禦之備使險人无可窺于外如別地形之崇下以畫疆藉地勢之聚散以置戍城池兵甲之謂以坎有溝瀆弓輪等象故也坎爲盜故象守險上二爻爲天爲天險下二爻爲地爲地險中二爻爲人故設險以衛人也然則設險以衛中二爻者之爲九五九二矣蓋王公之設險原卽天地之險而因以人爲而設之耳夫必由險時險用而後設險是卽以險禦險也九五上卦主爲王設險以守于內以上卦言下九二卽王所設之險九二下卦主爲公設險以守于外以內卦言外九五卽公所設之險也夫戒愼不覩恐懼不聞設險以守心者也忠信甲胄禮義干櫓設險以守身者也而皆不可見故卽王公守國之共見者言之坎在先天坤位是坎托于坤者也故言國中二爻爲人而主乎人者惟王公王公因人之不免于險而國非其國于是體天地之險而設險以守仍歸并天險地險以贊險道之大而歎之也時與用分盡其義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至相續疊乘而至也疑于處險而不能守者然君子乃體其不失信而行之象而以之于德教焉坎之在上也于蹇曰反身修德于節曰制數度議德行坎之在下也于蒙曰果行育德于訟曰作事謀始是上坎有德教之象下坎有行事之象君子于其洊至也

而體之以常習焉德成己教成物德見于身者曰行教施于爲曰事德行有得于己之行自无間斷曰常教事待教于人之事不无反復曰習德行由教事之習而成教事由德行之常而及无事惟常德行故遇險而不變有事惟習教事故見險而能應天一生坎雖陷于陰中而中之一陽猶是乾之健行也習之熟而渾其習之之形曰常常之續而復其常之之功曰習常安而習勉者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此謂六四因在險之時而下无應與乃求自結于九五以濟于險但用薄禮益以誠心因所明以通之以托于陽剛之尊位故雖似有輕進比近之咎而實不爲咎云也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桮簋副是也坎爲水至四則下爻皆已經變動水經變動酒象也樽梓木質而金玉飾坎于木爲堅多心

而先天在兌位象木質而兌金飾也又與五三互變巽爲木與二互變爲震亦爲木爲足坎酒在上皆樽酒象簋盛黍稷器分中爻而專以初與三言之象簋蓋初與三之陰出坤體坤爲土爲方內含乾中爲圓惟簋爲土器外方內圓故象之又有竹簋亦以互體震震爲蒼筤竹而坎之中含乾之中爻乾玉食象也故亦云簋鄭康成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形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形似缶謬甚貳卽副之謂也坤後乾震承乾皆有副貳之象缶爾雅釋盎風俗通云所以節歌蓋土器也其物又中空而口斂坎中坤土中虛而吝嗇象之又比卦坤土中虛初變震有離象故曰缶離鼓缶此互變離故亦曰缶凡所用互卦變象皆取何元子說兩取之資博用也言語要結曰約約信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窗古者一室則一戶一牖牖開明處也牖內爲室牖外

爲堂此則本四爻言之四上爲外卦下爲內卦爲分別內外之地又以上坎之下耦處之偶象方坎爲通當內外之交方而中通非牖而何動則坎變爲兌兌爲附決附合而決別者約象也六在四本巽之主爻巽入也而在坎體爲孚信變兌爲悅是由孚信而見悅也故曰納本在四位故曰自牖樽酒簋貳而樂用缶非交會之禮牖亦非納約之地然禮薄而信自至納約非其地而因明以通急于濟險之權道也由是得比于五而險用出焉權之得宜者也故占爲无咎因四无下應而當險之時不得不求濟險于五又以在險故不能備際會之禮與自進之地惟盡誠以自致于五此其所以雖似咎而无咎之故也

樽簋缶卽周禮之六尊山太瓦大犧象是也簋本土器亦有竹木皆外方內圓以銀飾口上爲龜形二簋黍稷四簋加稻粱六簋加麥菰八簋再加黍稷缶詩擊缶淮南子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漢書擊缶而歌烏烏是也牖在堂室之交當

室交處于在堂則當中戶之西也

離錯坎 初動旅 二動大有 三動噬嗑 四動賁 五動同人 上動豐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此泛舉萬物各有所麗以起下文人當審其所當麗者云爾後天之離居先天之乾位是離本托于乾也雖得坤中而所仍者乾體故以天言離得坤中主離者坤德又本坤索于乾而得者故以土言離本象日伏體坎爲月又月得日光而明是月仍以離明也坎特其魄象耳故以日月言離于木爲科上稿離陰則陰木矣陰木草本科中空也稿枯也草本之中空而上必待枯槁後成者非穀而何又伏震爲木爲蕃鮮互體巽爲草木其實土旁稼穡草木亦皆仰穀之氣而生是草木亦皆以離生也術家以乙丙丁爲地奇以此故言草木日麗太陽天月麗太陰天百穀麗平原土草木麗山澤土麗天

指上卦麗土指下卦夫離之爲麗未取義而非取象也然于所值之卦亦多觸象而發者故云然

六二黄離元吉

六在二柔順之德得坤之中爻居正位是能自麗乎坤之黄德者黄德卽坤黄中通理正位居體之德也六二在離正位本足于文明者文足化天下而稱乎坤之質明足照天下而發以坤之晦蓋離火也日也色本赤居先天之乾位與萬物相見者而能于坤之黄者以自離黄較赤而晦且質恪恭乎在下之位者也而動則大有故其占爲元吉其元卽坤元之至乾元之大也三四以晦故而安于上衆志以質故而戴于下爲天下所麗者也故吉以四之火猛則易燼致无所容而焚三之日昃則易衰至不可久而嗟耋何如六二之體麗天而用麗乎土者之善得元而占得吉乎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此釋上九所以无咎之故也雖有折首之功非有富強之志在也豈有輕于殘民黷武之咎乎云爾王指六五用指上九是王用上九以正邦也離爲甲冑戈兵而上動則離變而震震爲大塗以甲冑兵戈而出大塗又帥以震之長子非出征乎離與離相麗皆有南面之位者而以上離臨下離是以大君而臨列國之君也故有邦象五王居至正卽以至正用上以正其不正故曰以正邦也上應下三則所正之邦指三矣三以過盛不可久之位猶哀樂失常不正之邦也正之卽以繼明之德照之所謂緝熙以明明德于天下者也正邦者上以正邦者五也

易經衷要卷三終

易經衷要卷四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下經

咸　綜恆　錯損　初動革　二動大過　三動萃　四動蹇　五動小過　上動遯　本兌宮三變卦

二氣感應以相與

此以天地之感釋卦體二氣卽承剛柔感應相與卽承上下來相卽感應之成也與交而不去合而不離之謂相則彼此之辭二氣相與有不等于往而不來來而不往之強爲附麗亦不同夫施而不報報而不施之勉爲遷就者由夫二氣之感應故也艮得天艮之氣卽天之氣兌得地地之氣卽地之氣艮氣感兌而兌應是艮疑有感无應也然艮先有求應之道而後應是應者兌而求應者艮則不能專以感屬艮而應不屬之艮兌氣應艮而艮應兌疑有應无感也然兌本有致感之道而後感是感者艮而致感者兌又不能專以應屬兌而感不屬之兌故渾之曰二氣感應也夫乾坤自一索再索至三索而得艮兌則六子已盡用事而乾坤退位矣此明乎山澤之自通氣也然山氣之通乎澤而感澤氣之通乎山而應山澤何氣仍通天地之氣而已矣是天地之氣之感應于山澤乎寄焉耳故直爲推本之辭曰二氣感應以相與云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推廣感通之理而極言之艮得乾上兌得坤上故以天地言九五聖人六二天下人故以聖人天下言前此震巽風雷坎離水火皆氣也至山宜澤產形于物矣故言萬物前此震動巽入坎陷離麗皆天合也至艮止兌說則驗于心矣故以人心言天地異位也

而感則應于萬物，感之自无而有也，化生者，由化而生，化則絪緼渾融，泯于陰陽之跡，生則已流于形色矣。聖人天下，異勢也，而感則應于人心，感之自淺而深也。和平者，由和而平，則調劑宜適，泯于剛柔之質，平則已徵于坦蕩矣。觀所感而情可見，是以天地萬物賅，聖人天下人心而言者也。聖人體天，是聖人卽天也，眾庶如地，是天下卽地也。萬物之理，具于人心，是人心卽萬物也。故言天地萬物之感應，而聖人于天下人心之感應，不待言矣。情，兼人情物情言，情之內為性為理，情見而其性其理亦見，因用而見體也。情之外為形為事，情見而其事其形益見，因微而見著也。感通之大，无在不然，然則上上下下，焉得有无情獨立之天地，又焉得有无情獨善之聖人哉。而感无不應之情，又无論已。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自有天地以來，早見萬物化生矣，而為推原其所以化之故，見為由天地之感而然，是溯往之辭。自得聖人于天下之日，早料人心和平矣，而為究明其所以和平之自，則必由聖人之感而致，是知來之辭。天地之感，无心而成，故但驗于萬物。聖人之感，有心无為，故必極于人心。餘見上。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謂聖人法天地之感以感天下，法天地之感極于萬物，而因以感極于人心，天下之和，天下之化也，參差之見忘而熙皞著也。天下之平，天下之生也，反側之見泯而暢遂形也。聖人之感，有心无為，惟有心，故必深入乎人心，惟无為，故但徵其感于人心，而人事不待言云。餘見上。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于感萬物也，曠觀而見之，于感人心也，默觀而見之，于感萬物見其感之遍，于感人心見其感之深。然觀其感，必觀極于感之之所，則至誠之動，有根本于其所同然者在。雖天地與萬物、聖人與天下，有无豪髮之間隔者矣。情卽其固然本然之謂也。曰可見，乃指示意，欲人之體天法聖而知感所當感云。餘見上。

君子以虛受人

有澤而在山上，疑于山高而澤亢，不相下者。然君子特以山之有澤，為虛中象，而體其虛以受人，去其欲惡得失，而虛乃无所隔于外。去其意必固我，而虛无所累于中。夫曰以虛，則有以之之道在。以虛持躬，恐嫌于虛假，以虛處事，恐卽于虛張，而特以之受人焉。未受而不迎，固為先受之餘地；既受而不拒，復待後受之豫藏。受而盡古今之人，則聖功于此而充；積受而盡天下之人，則王道于

是優裕矣。何氏楷云：君子以虛全此心之本體是也。其目不以目見，不以耳聞云云，似老莊語，故不取。虛則但不以私心實之，不以成心窒之而已。是則所謂君子之无心而已。以虛受，卽以虛感，无我而本然之理得矣。虛受，卽以虛應，克己而各得之理亦具矣。此君子德愈上，位愈高，而受天下古今之益者，亦猶山受澤之廣且深也。

恆錯及上下易皆益，綜咸，初動大壯，二動小過，三動解，四動升，五動大過，上動鼎，本震宮三變卦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但恆卦巽下震上，雷風皆迅速不停者也，而為卦乃曰恆，恆以心從互，互乃終始竟極綿遠之義，而人心如之，故曰恆，非特以剛柔上下二體六爻之陰陽相應為常理也。震雷主生，巽風主化，乃天地不可暫停或息之理，故曰恆，而其德則在于亨也。以人事言之，長男外而長女內，代乾坤

父母用事、男外女內、位之恆、男剛女柔、德之恆、以冢男冢婦、繼體乾坤父母分之恆也、外動內入、陽陰皆得、故有亨道、然亦惟震巽之能亨、乃得无咎、蓋代乾坤主生化者而不亨、則天地之機息、父母之統絕、其得免于不恆之咎乎、然其亨亦必利在貞固也、亨得固其正曰貞、謂利于貞、其生生化化之德、于不違不變也、利有攸往者、謂苟亨得利貞之恆道、則无所之而不得云、亦以震往則自離而兌、巽往則坎而艮、而復與乾坤相接焉、尤為恆道之所宜往者也、此往、指往後之卦、又何氏楷謂從此以往、陰陽嗣續、如環无端、惟其往而不息、所以能恆、其在于人、則相生相嬗、與天地同其悠久云云、亦通、但當跟亨利貞言為合耳、此乾坤授事于長子之始、故乾之元已不可見、而止有亨利貞者如故、蓋所謂元者、已隱于亨之內矣、元為氣化之始、亨為形化之始、故也、先知卦體卦德

在于恆而卦德尤在于能亨、惟亨乃无不恆之咎、然其亨亦必于利貞而後无往不得其恆也云爾、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此承上恆久也云云、言恆固有亨道、所以占為无咎者、以能久于亨之故、所以必于利貞者、亦所以善其久于亨之故也、蓋陽施則陰受陽倡則陰和、惟亨則久、其亨亦何咎之然、外內之位、上下之分、則有其宜矣、陽動而不變、陰順而不違、則有正而固者矣、惟亨而利貞、則能久其亨也者、安得不利于貞也乎、而推其恆亨之所自、震由坤之一索、夫乾震固代夫乾者也、巽由乾之一索、夫坤巽固代夫坤者也、于震巽而天地之道見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不過一陰一陽之亨道恆久于不已而已、惟不違、故不間、惟不貳故不息、天地之亨、所以恆久不已者、亦亨以利貞故也、而況其于首承乾坤之震巽也乎云爾、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恆有亨道、卽承上卦體卦德卦象等言之、剛上柔下、體之亨、雷風相與、象之亨、巽動相資、剛柔之相應、德之亨、有亨道而不亨、則為咎矣、恆以不亨為咎者、恆貴久于亨道故也、恐不及而勉之也、有亨道而亨不于道、則非貞矣、恆之亨、必利于貞者、非貞亦不能久于其亨道故也、此恐過而戒之也、餘見上、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在天地之道亙古如斯、可以言恆、不可言久、自人以目前之暫者、推之于前、計之于後、而始見為久、夫是卽本以久釋恆之義、而合言恆久也、恆久而復曰不已者、言恆久而亨于不已也、其所以恆久而亨于不已者、以其亨仍本于利貞之性情故也、言外見人之

恆亨、必法天地之意、又見天地之意且然、而恆之亨者夫又何咎與有云云、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釋利有攸往之所以然、承恆久不已意、終則有始、正恆久之不已處也、終也而始已在是、則无終矣、蓋震巽、陰陽之始、而坎離而兌艮、乃陰陽之終、終于上、則始于下、直至巽終于坤、而陽又下始為震、震終于乾、而陰又下生為巽、相乘迭變、而陰陽之相終始者无端矣、又巽往則離、離往則兌、兌接乾之知始、震往則坎、坎往則艮、艮接震之出始、是艮兌為往之終、而又得乾震之始也、終而復始、无往而不得其恆久者、何利如之、故曰利有攸往也、味則字、是既終、則卽有始焉者在、非將終而已有始焉者之謂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

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承恆久不已終則有始而廣言之以見恆道之无不在利貞之亨也得天而不易其度往來之亨一利貞也變化而不易其期遞嬗之亨一利貞也聖人居其所而不易其道感動之亨亦一利貞也而照而成而化成皆得其恆久之之道焉觀其恆之之所以而天地萬物皆必亨于利貞而始得恆道之情可見云此句與咸卦彖傳辭相倣不更繁言日月者日出卯入酉月出庚退辛巽納辛震納庚卯即震方酉即辛地皆日月所經也故以日月言四時以出震齊巽爲正始故以四時變化言日月久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也四時變化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也日有三道月有九行得天也春夏而氣足秋冬而形定變化也章蔀紀元之積久照也生長收藏之期久成也聖人法震以動人之速法巽以入人之深久于其道而亨道也

天下之化即上下內外亨從倡隨一切可恆之教導至于久而內有恆心外有恆行則化成耳觀其所恆云云以見恆亨之道无在不有无時不然亦无之不當體法也云爾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此言至恆之日月四時亦以亨而得恆也云爾日麗太陽天而木火宗之月麗太陰天而金水宗之健行如天亨之至矣能照者日月照所以能久者由得天之亨故也四時春夏鼓出機自无化有靜變動暴變仁秋冬鼓入機自有化无動變靜仁變暴詳月令遞嬗如環變化亦亨之至矣是能成者四時成所以能久者由變化之亨故也天之亨在周遭不已于有象變化之亨在往復不窮于不覺者也日月不得天亦如爻流之徹旺者物盡則已四時不變亦如寒燠之偏至者氣過則散安能久乎餘見上

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其道亨道也聖人之化天下也亦如恆象之設施矣然可恆者在理而必通之于事事可亨者在己而必達之于人人則非亨道不可則亨本屬于恆者也故曰其道設于其亨道者而中有間斷如苟安或有遷改如速效則不久矣不久于其亨道則天下文化不成也故推施不已鼓舞亦不已而不即于怠荒神明于是變通亦于是而不移于小補天下之化至是而始齊无參差于化之外亦至是而胥定无游移于化之中者曰成也以見亨必于利貞之意餘見上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語意與觀其所感二句相似但其所恆專能亨焉而已觀亦兼靜觀曠觀觀曠觀于日月四時靜觀于聖人之化成日月照四時成聖

人化成皆其恆久之固然而其所恆則在得天變化而久于其亨道云爾情亦內賅情性情理外賅情事情形但指其情之恆必內于亨己耳

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動迅風行速至不恆焉者矣乃君子迅烈必興之象也即无恆之明威體以有恆之儆懼則无恆正以成君子之恆君子則體以陽尊陰卑之常分健外順內之常分而立不易方也亦以巽爲繩直有方象震爲足有立象以足在繩直之上非立不易方之象乎且先天卦序震四巽五立當乾一坤八之中先天卦位巽輔乾右震輔坤左正參贊天地而立爲三才之方也故體其立者曰不易方一定之方即率正也无定之方即絜矩也立即不能屈不能動之謂

遯 綜大壯 旁通臨 象易大畜 初動同人 二動姤 三動否 四動漸 五動旅 上動咸 本乾宮二變卦

執之用黃牛之革

二與五正應、各以中順相與、際衆遯之時、而五能親合于二、執之所以留使之弗遯、執之用革、維繫之固、革用黃牛、言其執之用革、雖似強留、而實以中順者之止之也云爾、卦自乾宮來、乾先天秪體離位、而二在中位、合上三爲離之半體、離爲牛、而艮又本以少陽乘坤體、而二當坤中、與初又爲坤之半體、亦爲牛、坤色黃、離之二亦黃、故曰黃牛、而二動則艮爲巽、巽爲寡髮、于人本爲皮毛之象、在黃牛、則是革矣、且以離取、則離爲甲、古甲以牛皮爲之、亦革象、執則艮爲手、爲指、而巽又爲繩、故也、然則用革益用以爲繩、以取維繫之意云、非必執其人也、縶之維之、言縶其馬、及紼縴維之、益留客者、以維繫其舟車也、程傳蔡氏清孔氏穎達三說各異、御案皆存其說而並取之、此本程傳本義必遯之志人莫能解之說、御案不用故不從、

大壯 綜遯 旁通觀 象易无妄 初動恒 二動豐 三動歸妹 四動泰 五動夬 上動大有 本坤宮四變卦

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首以卦體釋卦名義、次復以卦德釋大所以壯之故、以起下之辭義耳、大謂陽、大壯、言乎陽壯也、前此正月之泰、陽雖長而未盛、長于內者、未長于外也、後此三月之夬、陽已盛而將衰、盛于上者、恐不盛于下也、皆不可以言壯、惟此則二月之卦、震方用事而乘乾以出、陰則不足、不能壯、而陽有餘、以乾之有餘于內、而震動以充于外、則壯之體立、陰則中虛不可壯、而陽內實、以乾之內實于下、而震動以發于上、則壯之用行、剛本不屈、而乘于動、更非陰邪之陳莝所能沮、剛本不撓、而合于動、更非陰柔之物欲所能抑也、于氣化則長養之驗、于學力則擴充之徵、故壯云者、繳明卦體卦德之所以然、以起下文、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釋大壯所以必利貞之義、大固是陽、所以大于陰、與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正焉而已、陽則明、而不正者不能蔽、陽則剛、而不正者不能撓、夫是以大、而所由以大者、皆利于正之由自也、故大也、正大之也、下乃合正大而極言之、夫以氣化論、壯而不正、則驕陽亢旱、壯于上而陰邪必已伏于下、壯不終、而必返、不能大也、以氣概論、則暴戾恣睢、壯于外而陰私必已中于中、壯不固而必敗、亦不能大也、故其大也必大以正、若言乎正而大也、雖天地之情、亦莫之異焉、益天以正而大、地卽順承天之正大而亦以正而大、凡法天地之正大、體天地之正大者、更无不當以正大也可知、于復之見天地也、心也、心不可其見、故隱約其辭、情則衆見矣、故明揭之、此利貞之所以爲天地之性情也、情亦兼情性、情事如前、大指氣、正指理、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大壯之所以必利于貞者、貞正也、以大之壯、壯以氣化之大者而已、而氣化不能自大也、必有所以大之者在、則理之正而已矣、孰主宰是、有正者爲主宰、而大之體立、孰綱維是、有正者爲綱維、而大之用行、不偏于高亢、故不發洩而大者得堅以固、不倚于銳敏、故不挫衄而大者得充以盈、曰壯也、然則大者大以正、壯者亦壯以正也、可知此大壯之所以必期于利貞也、其于人也、果敢有爲而不越範、故功業以正而大、精進自勵而不躐等、故學問以正而大也、餘見前、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情、莫不生成、大矣、而未嘗有不純不粹之非正者、累于其生成之大也、由天地之情、惟正而大也、聖人之情、在乎體法天地之大、而未嘗有或偏或倚之不正者、隘乎其大也、惟見天地之情之一于正大也、以天地正大之情、雖可見、而見天地之情者、惟聖人、聖人見天地之情、而體法其正大、以見于天下、天地之情、始共見云、餘見上、

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疑其一于動健而用壯耳、而君子則體其動健者于克復焉、蓋天秩天叙之爲禮、則是乾爲禮象也、而震在其上、震爲足而動、是履象也、然亦似君子履禮耳、而乾則易知、震爲決躁、是于禮必辨其是非之幾、于履能致可否之決者也、又皆健動而不止、故曰非曰勿焉、非禮勿履、履皆禮矣、亦有大壯利貞之意焉、居常

之非勿、在持守、有似重乎乾之剛、處變之非勿在遷徙、又似重乎震之動、體乾震而愼非勿、則是任天乾也而動、震也而動、必本于天則矣、

壯于大輿之輹

此承藩決不羸而言、九在四、則陽進于上矣、前此三之觸藩羸者、以有震之藩在也、今九四動而震爲坤、則藩決矣、震爲竹木萑葦、在大塗、故曰藩、今藩決、則利往之時也、震動爲坤、坤爲大輿、四在輿之下、而居乾上、乾爲圜而行健、象輪、輪上輿下、象輹、輹輿下銜軸、名伏兔、其制上一下耦、以坤後天在巽、先天在坎、巽坎之下皆以耦承奇、上一下二、象輹而隱于大輿之坤中、象輹之隱于輿底也、而實由震初陽之動、故壯、壯于輹、可以負輿之重、勝軸之轉、而利壯往云、此仍是勉勵之辭、猶曰至此則毋慮于難進、但當堅固其行之之具耳、壯在輿輹、又壯之藏于不見者、此謂善于用壯之道也、

晉 錯需 綜上下易皆明夷 初動噬嗑 二動未濟 三動旅 四動剝 五動否 上動豫 本乾宮六變卦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物不可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日進于地上也、從珏從日、日珏地上之象、易有晉升漸三卦、皆同進義、惟晉爲日之方昇、最優、曰康侯、即定侯也、有民功之侯、書即康功田功、坤爲土、爲衆、是有國有民之象、而離臨其上、居嚮明之位、君國子民之象也、卦本乾宮六變、是乾爲卦本、象天子、離雖象有土有衆之君、而體陰、臨之以乾、則諸侯矣、又南方卦、以文明主禮、而于坤有得象、爲得禮賜于天子也、故曰錫、坤爲牝馬、牝主生息、故曰蕃庶、日在地上曰晝、晝從旦、此離爲日、坤爲地、離日在坤地上曰晝日、後天離正南、坤西南、位正相

接也、離坤之交二四互爲艮、五與三互爲坎、艮爲手、坎爲下首、起手俯首、正臣接于君之象、三接、三位疊相應、且先天離數三也、或云、坤三爻在下、皆所接云、何氏楷則云、坤、臣道、日、君象、下坤進而上瞻離日、有諸侯朝享天子之象、離日晝麗天中、下照坤土、有天子禮接諸侯之象、九四上下互坎、有坎爲美脊之馬、故有馬象、坤爲衆、故有蕃庶象、是以離爲天子、坤爲康侯、九四爲馬、坤爲蕃庶矣、于象未的、此象言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外明內順、乃有國之君之以德蒙上遇之吉占也、有其德與其時、則當其占、不言吉、不必言也、何說亦載以備採用

錫馬 覲禮奉束帛匹馬九馬隨之 三接 考覲禮延之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三也

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出地上、衆著之明也、君子體之、以自昭其明德焉、昭明之也、以

日之初浴咸池、拂扶桑、未免海氣曉氛之蒙翳焉、時其明猶未盛也、君子體之、故有自昭之事、在程傳云、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皆己、故云自昭、夫屏物欲、絕己私、固昭明德事、而推本明之德、及于同得之明德、使共昭之、并及于各得之明德、使各昭之、推其極止、還乎一己明德之本量、且无不本于其自昭者也、其曰自昭、是體法乎明出地上之義、以自致其高遠、而非止去私欲之謂、蓋進于高、則明德之所昭者普、進于遠、則明德之所昭者長、如日之升而遍照于下之象也、昭明德、體離、自昭、體出地之象也、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此言六二守貞之吉也、前此二動則爲坎、坎爲加憂、故如愁如、若守貞而不變、則上與六五爲同德之應、則進而得受六五之福焉、

王母、六五也、二以三陰爲母、四陽爲父、與五爲祖孫位、以卦自乾宮六變、乾爲君父、以父子繼續言、而五爲陰爻、故不曰王父而曰王母、小過曰遇祖妣、妣死稱、此曰王母、生稱也、楊氏儆云、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王母者、婦人尊居之名、卽王者母、亦以乾爲卦本、乾爲君而取也、然則五爲王位、六居之爲母也、介當訓紹、二五皆陰爲同德、故得福如紹繼然、福者、富也、坤主利、有得爲福、而又中虛爲受、象言坤之受福、皆受之于五者、然蓋由離火生坤土、而五二爲主、是謂二得五之生養庇蔭者大也、何氏楷云、坤爲虛、互艮爲手、故稱受、夫曰茲、卽指己然者言、故云所居之坤象也、受福于王母、吉孰大焉、而皆貞之所得也、仍歸重貞字、

家人 綜睽 旁通解 象易鼎 初動漸 二動小畜 三動益 四動同人 五動賁 上動既濟 本巽宮二變卦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推家人之義于天下、而利于貞者、則一而已云爾、家人有嚴君、明家本、備天下之象、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則自家而天下之正皆在是、是天下猶一家也、正卽所謂貞爾己、吳氏澂云、或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家道正、但嚴君者、從子弟言之、爲所當嚴敬嚴憚之君焉、不論父母之慈不慈也、有天下者曰大君、有國者曰邦君、有家者曰大夫君、見鄭注母配父曰小君、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雖約畧取象、而大端則如此、以正內正外言之、則父賅母、子賅息、兄弟賅姊姒、各得其正、而相接之道、亦賅于此矣、家正而以正天下之有家者、天下之家

皆得正、而天下定、天下之家同于一家之正、而天下尤定、定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之謂、此貞之至、此其所由利于貞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風自火出、非橐籥之風、乃火力之動于不已者、有氣无質、一往而已者也、君子則知風之自、風俗之有所先、風化之所起、必于家人始、而家人之正、又必于己之言行來也、且火主禮、風主教、風自火出、乃教從禮出之象、純離爲言、恐離虛中、故求有物、巽主入、爲長爲高、乃行象也、恐巽不果、故求有恆、物乃軌物之物、言物而則在、言恆而法在、有物則不欺、有恆則不易、以天下可以假飾、而于家不能、故齊家必于誠正始、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在家人爲妻道、夫主教、妻主養、以柔順處陰位、由六二之在

中饋者進于是，是由子婦而爲主婦者也。陰主利而有得，得其正位，則宜乎富矣。蓋四爲巽主爻，巽爲近利市三倍，動則合于九五而爲乾，是能順承于家之主者。乾爲金爲玉，故爲富。蓋主婦持家之象。巽長女，率中女而以順承于五，是能統一家而齊心協力者，率儉率勤，所以云富。然曰大吉，大爲陽，陰不自有其吉，而皆統歸于陽，婦而富家，所富仍夫之家也。婦富夫之吉也，故曰大吉云。

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在五爲王之位，固矣。王者有天下之主，何云有家？家爲天下之本，家假而天下之假分內耳，故云勿恤。其不恤，正指恤其不假也。有家指正應之六二，與九五相內外。假即刑寡妻之謂。五本君位，動則爲艮，艮爲門闕，王者家之象。假同格，正也，至也。巽德善入而爲繩直，繩直正象，善入至象，故云格。后位在二，二格而家无不格

矣。九在五爲坎主爻，坎爲加憂，故曰恤，正憂天下之難格爾。而家既格，可勿恤也。蓋格之也易矣，以九既動，則坎象失，故象勿恤。家假則由國及天下，猶一家之格也，吉莫大焉。吉即天下定之謂，初之閑，言家道之始；此之假，言家道之成。始必本于一身，成必究于天下，此納后之吉占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在家人之上，則尊之極，在家人之終，則家道之成。此老而傳家之分位也。而九以陽剛居之，九在上爲艮主爻，艮止諸躬，是能率身以物恒而不懈者，而動則巽，爲坎中實而通，爲有孚之象。然本陽剛之動也，而與三之陽剛相應，苟九家于坎爲律，是能中實以律身律家者，故有敬恪之象。曰威如，威兼威嚴威儀言。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至上九則并无所謂悔厲矣。雖一家之中而孚以威如，疑于巽之究爲躁卦而亢者，然然正終之道，終歸于吉者，利于正故也。上九動于終，則家人變爲既濟，家人正而無不濟，則其終之吉甚矣，故云。

蹇 綜解旁通睽象易蒙初動既濟二動井三動比四動咸五動謙上動漸本兌宮四變卦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此承上利見大人言，以釋貞吉之義也。見大人者，六二而大人則九五也。九五自乾來臨，謙仍居九五，則當位矣。乾之九五曰飛龍利，變動矣。以剛健當尊位，以濟蹇之德，處濟蹇之位，正當變動有爲之時，而反曰貞吉者，貞則守正不變動之謂，欲固守其乾中剛健之德，正天下之邦。艮下艮是一陽乘坤體，坤土而有山，有徑有門闕，爲有邦之象。當位以應六二，共濟其蹇。二處下卦之中，二應則羣陰皆應。陰以從陽爲正，據上利西南不利東北，是利在變艮

爲坤也。若是，是欲正其所爲艮者，還于坤而後蹇得共濟也，故曰正邦云爾。何氏謂見大人爲九三，與不利東北之義不合，故不取。

解 綜蹇旁通家人象易屯初動歸妹二動豫三動恒四動師五動困上動未濟本震宮二變卦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此釋利西南之利義，亦推原其所以，以起下文其來復吉之意也。西南坤位，坤爲衆，而南離西兌夾拱之，皆坤類，故曰得衆。然止曰往，非言往而已得衆也。蓋爲蹇而求解之始，釋其所以利之故。卦本震宮二變，震爲卦本，自出震而往，自南而西，固自往西南者也。而占乃曰利，彖傳則謂在求解之時，則誠然以其有衆可得爾。蓋將解未解之時，非衆不濟，九四卦主，曰朋至斯孚。坤曰西南得朋，震以乾初乘坤位，故濟解時以得衆爲利。然專于求解時言之，不爲既解之後言，又追釋之辭，非釋當往之日之如何得衆，意屬下

文、

御案云、得衆亦但論義理、似不必牽合卦象、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此承无所往以釋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義也本義上得衆謂九四、此得中有功皆謂九二、是謂彼震之有往惟利西南、爲求解之日往得衆耳、若東北本无利之可往也而況乎九二爲坎體其往必于東北者乎、是更可无往矣、九二而往東北之坎方、是去既解平易之坤位而重險陷之坎矣、不若仍復乎解之九二、以待震之正應、同利西南之爲吉矣、而其所以循不失在下剛中之位之德故也乃難辭、以九有往坎本位之象、故使之居故位曰來復、而有難乎其得中之意也、卽不得已而有攸往、亦以坎本先天之坤位、有坤德在九二動、亦坤之暫動、而以坤易坎也可、以坤易坎則有解難之功矣、有功則卽反、毋遲遲于其故所而不來復也云爾、

言夙者、乘震而動、震于辰爲旦夙象也、其曰來復吉曰夙吉、亦釋利貞之義大都未解宜動、既解宜靜也、程傳云、待難解而无所往然後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蔚則以卦變釋卦辭、程傳專以理言耳、不相悖也、卦變舊謂自臨來毛氏非之謂自小過與萃來本義則謂自升來　御案皆不採此專以利西南之攸往爲據亦適　御案又　御案云之東北爲進前之西南爲退後然則來復亦西南之義也說本此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此固九二欲之東北之坎位、使復居解之九二也、據本卦爻位言曰來、以卦象名解、震與坎亦有相解之意震動而外出、攸往則自南而西、坎陷而內入、攸往則自東而北、故聖人于所往致意焉、震德動、故動有得、坎德靜、故以不動爲得中有功也、得中、則有五之中爲應、此吉之所由自也、欲其不自解散于震而勉之、餘見前、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此與前之往得衆、語同而意異、若曰往以夙爲吉、然亦必往有功者而後可、不然、仍不如來復之爲愈云爾、緊承來復句轉到有攸往、卽以夙吉儆之、彖傳復以必有功而後可者箴之、蓋大難方解君臣上下、不容解其權位而去君之意、前儒皆未明此義、徒以空言敷衍耳、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此止大解之之時也、與上文實不相承、震爲雷、坎爲雨、天地之氣自冬之閉塞至春時之雨水驚蟄至而閉塞皆解、雷雨作者、氣之解也、震爲蕃鮮又爲木、坎爲堅多心之木、又乾爲木果而二與四皆乾爻、故曰百果草木斯時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拆也、甲、莩甲、萌芽于殼櫱中、折則自甲分裂而出矣、甲折象震之上分與坎之上下中開也、方雷雨之作、其象爲屯、既作而屯之象解、草木甲折、則形亦隨氣而解也、斯時也盈天地之間、莫非陽氣之發舒、陽和之潤澤也、天地生生之大、无過此時、故大之、王氏弼云、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于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迅雷甚雨、象天之威、疑不容過罪之時、君子特體其解緩之意行赦宥焉、而非有所縱也、于過則竟赦之、過者无心之失、犯雖大而原其情、則无忝故也、赦爲舍之之名、教導之不加以刑罰也、罪則但宥之而不竟赦矣、以罪則有意之干罪雖小而推其故、則怙終者也、故宥但寬之而已、亦謂罪疑惟輕也、或寬其法、如後世減等、

或寛其時，如後世緩決耳。號令如雷，恩澤如雨，蓋以威而行惠也。然此是屯難方解，故有此象。如大亂之日，民輕犯法，亂平之日，乃行赦宥，非承平之日，而使民生倖心也。是與民更新之初事爾。又震決，過象，坎加憂，罪象，合而為解，解以赦宥也。

赦宥周禮司刺掌三赦三宥之法，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王制曰赦從重。

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此爻取象本義曰未詳，而引或說，除君位外，三陰為三狐，斷為卜田之吉占，去邪媚，得中直之象。按九在二為坎主，坎為隱伏，為弓輪輿馬，乃以器械𢹂羅隱伏之象，故曰田。三狐，謂震中之離。震本居先天離位，故震中隱離。卦德為解，外震之象解而離象見矣。証之為狐，未濟可証。其色黃赤，離色也。狐形善變，忽有忽无，擊尾能出火，離之性也。離應熒惑，故狐善惑人。當河圖九宮之紫，故靈則九尾，而隱名曰紫。離位先天乾，故神則通天。離麗也，即儷，故狐善求儷。後儒謬以坎為狐者，釋未濟失之矣。離在震宮，其數三，黃矢謂五。五居震中，震為竹，矢材也。五位得六，黃，中之色，故曰黃矢。九二自不待變動而得五之正應，故曰得黃矢，曰得，意中事也。因得黃矢之正應，而并存卦之托體皆來，抑若得之意外者然，故于三狐曰獲，以其不待變動而解之，具與其物皆得也，故曰貞吉。若動而變，則成坤，反得田无禽象矣。何氏楷則指坎為狐，云初三象狐，是二己上无坎體，以自三至上肖坎，故亦稱狐，亦猶三之指上為寇。蓋其肖坎故也云云。又曰坎互離為矢，為戈兵，變坤為致役乎眾，應爻為震，眾持弓矢戈兵在震田中，田狩象也。黃矢所以取狐，狐獲則黃矢亦返，故得黃矢。矢，直物，黃，中色，九二之德似之云。何氏取象多勉強，然本義无說，御案又无明文，各隨所是，取用皆可。

損綜益，旁通及象易皆咸，初動蒙，二動頤，三動大畜，四動睽，五動中孚，上動臨，本艮宮三變卦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此承有孚而言者也。謂所用以將其孚者，曷取夫厚盛者乎。孚之可見者莫如享，而際當損之時，果有孚之足感格也，雖二簋之薄亦可用，而況民之于君也。然則下之奉上，不必定出于損下，而始謂之益上也，可知二簋是不損于下之意也。享，謂益上之不必盛且厚也。盛且厚者，專在孚矣。二簋，謂兌之上耦也。兌先天數二，兌得坤土之上爻，簋，土器也。堯飯于土簋。在兌又為口，土器而口上出，簋象也。簋身圓口方，兌以乾圓為體，坤方為口，又簋制也。彼坎之取象于簋者，亦以上中二爻之同兌故，抑亦以載兌故也。何氏楷云，外圓內方為簋，兌為食，自初至五大象肖震，為竹器，初二陽實，為稻粱實于簋之象云。載此亦便取用此經原文之解也，若在彖傳，則復述語耳，承上言享禮之大，二簋之薄，二簋如何可用于享，而損何以言其可，以逼下文損剛益柔之義而已。

享周禮以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享先王。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月禘，十月祫，禮記仁人享帝，孝子享親，是享禮之大也。簋，伐木之詩陳饋八簋，周禮食用六穀則六簋，王藻諸侯朔日五俎四簋，是天子燕飲父兄諸舅且八簋，朔日且六簋，平時日且四簋，諸侯朔日且四簋，平時則二簋，以此用享，故曰薄也。

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承二簋應有時而言，以損為益之隨時也。此卦所謂損者，乃謂時當節損，如家則稱貧富之有無，國則視豐凶為豐儉之類。損剛益柔者，非以剛踰二簋也，剛為本，踰孚誠，柔為末，踰儀物，以孚誠之有餘，補儀物之不足，雖二簋不嫌于簡矣。此損剛益柔之義。全書文錄

御案為卦本損泰之三以益上，乾在下，而三本乾，乾惕厲之爻

為孚誠有餘者坤為吝嗇而居外卦乃儀物不足之象也于是損其三之有餘于孚者以益不足之坤上雖曰損實是推誠以達于上以益上之不足耳明明泰也而云然者以卦自艮宮三變來艮止有限止節止意故其卦為當損之時剛柔則作有餘不足意言非必定當損剛下以益上柔之為吉也亦各有當損之時先時而損規模陋矣後時而損補苴又晚矣必當其時為可耳其時必視乎天運人事之盈虛盈則損虛則益異時而盈虛各有其當即同時而盈虛各有所宜時之所之而損益之者无不到時之所際而損益者無不周以是之謂與偕行也如是方得損所當損之道乃可吉而无咎而利于所往耳損剛益柔有時釋吉而无咎與時偕行釋利有攸往也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在三與下二陽為同卦而德不同與上四五德同而卦又異故以同卦言則與內卦之初二為三人也而三又不與下之兩爻應故初與二若不與三同行而相友者然曰三人指卦言上與四五亦同卦而不同德動則不與四五應而下應于三故曰友蓋彖所謂損剛益柔者損三之九以益上也三本乾之三陽與初九九二同行者乃損之而往于上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于是剛柔皆偶合是因一人行而諸爻皆得相配也三與上為陰陽之交則五與二四與初皆得合而成陰陽往來之道矣蓋乾至三危地也非損不可損其三而往交于上而下皆不私其有餘坤之上亦危地也時過位疑獨立无與下于三而易三為上則上乃下體其不足此以若民之體言所謂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者也下不比于初二而損之以上交則其交也專上亦

不比于五四而下應則其交也固故曰得友三與上得其友而二五初四皆得其友矣此以天地之化言林氏希元所謂此爻之辭兼舉六爻也特三乃卦之所以為損者故于三言之三四為人位故以人取象兌先天在巽位巽為進退艮為徑路互震震為大塗為足故象行兌為朋友見兌大象故象友

　益 綜損旁通及象易皆恆初動觀二動中孚三動家人四動无妄五動頤上動屯本巽宮三變卦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極言益道而贊之而即于人事言者也自其既損上以益下也則見為民之說自其方上上而下下也則見其道之光民說之无疆橫言之黎民无限于中外縱言之子孫无間于千百世也其道即益之道一體下民之心事天下共見而照臨之无微不燭普被之无遠不屈也卦本自否來下為坤體有民象四來益下為震上

承巽巽在先天兌位是巽中藏兌也兌為說而震為大塗故其說歡聲雷動而直達于內外也且震為艮之反艮止為有疆而震則无疆矣上本乾體先天在離位是乾上載離也損四為巽下承震是離火得風木而光乃四達也故曰大光云

　民說无疆

益及于下民實被之其說固矣而其說又出自上之抑己以下體克己以下施也既感戴其損上益下之心尤樂被其損上益下之政不特受其益于身者說即聞其益之風化者亦說不特得益于時者說即被其益之遺留者亦說故无疆也民之說至于无疆則四海同歸萬年永戴則上之受益于民者亦无疆矣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自其上之損而下益于下也所謂天道下濟而光明者也故曰大

光蓋上以四海爲一家而不有其己以萬物爲一體而不私其身其益之之道固大矣大則雖不自明也而心事之光明自不可掩雖不自顯也而施爲之光顯自不能秘也故曰大光是以大而光也豈特其道之可法于天下之光照前業可傳于後世之光啟後人也哉餘見上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中正有慶卦體而卦德亦在矣以釋卦辭之攸往木道乃行卦象也而卦才亦在矣以釋卦辭之利涉中正指二五之應益之爲義雖在四下而初上而仍以九五之陽剛中正爲益下之主二以柔順中正者受五之益以益下者也利往謂利于有初之往上也初往而二所以應五之志大相得矣下得上益上得下說皆二五之慶故曰中正有慶蓋五損四以行益下之道二使初往上四以輔

上之益下且告益道之成者也慶乃彼此相賀之謂慶益道之相輔相成也木程傳作益然震巽皆木盛德在木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益下正盛德在木之道也而震東方巽東南本同氣相求同德相合者而至此乃得陰陽相得相從而行云也以震先天爲離位虛中亦有木象象舟巽先天爲兌位兌爲澤象川震巽中藏涉川之象震巽合則川已涉故曰木道行居常而已益于下則卦主之中正有慶遇變而求益于下則卦才之木道乃行言无之而不得其益下之道云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上之以四益下來也非往也言往則指初之往四矣二得上損以益民而使初六往居四以輔五益下之事慰五益下之心乃益道方下而相應既下而告成也故曰慶蓋四初爲成卦之主五二乃爻之主故也損上益下四語從上卦而下言之此從下卦而上言之也餘見前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木道司春而主仁乃生氣惠政之在是正益道之所由行安難濟變之尤要者也直至此而始得行故以難辭出之以益本巽宮三變卦巽木也以陰柔而不行一變而小畜與乾相止而不得行再變而家人與離相麗而又不能行直至與震相乘二木相得而見涉川之象始獲陰陽之倡隨而益道乃克行爾己餘見前此義因句不得暢發故屬另一條非巽義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以卦德合卦體而極贊益道之大也益之爲體下德動以求于

上而上以巽之德順以益之是下不壅于上聞上亦不格于下究也其益之之道有加無已故曰日進无疆以一進而爲兌下艮上再進而爲下乾上坤而成泰矣上巽成坤地之一統者矣故曰无疆推而至乎天地則震之初本乾來爲天之施巽之四本坤往爲地之生上之益下不過變理平成夫天地之施生而益已无方矣无方无所不益无一定之方所與一成之方法也震大塗巽繩直皆有方象施生日進而成泰則方之象全渾于不見故言无方者贊益道而至君民及天地至矣終復旁推以盡其餘曰凡益之道蓋无論大小常變惟順當益之時而益之也蓋震巽用事之時正益時也有慶賞无刑威故云然曰凡益則一切緩急有无之時无不畢賅于此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此合上下之卦體言之、動而巽、卽卦德也、震承卦體而下動、一切地利民情之當益者、无不上聞、巽德易入而善行權、是當益之道无不受、可益之道无不施者也、本巽宮變卦、巽爲長爲高、而震又上出、故日進、震又在先天離位、離爲日、故日日進、象有所當益、雷厲風行、故云无疆、餘見上、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二體本從乾坤而互易、故四之下、巽之施、皆乾天之施、初之上、皆坤地之生、因卦有天施地生之象、故卽以天施地生者極言之、天之生皆始于地下、地之生皆盈于地上、地之上、天之下也、益在人官、益在物、曲曲皆有方、局于方所、限于方法、且不及施生之本于天地者之无窮盡也、况損巳以益之、其有幾乎、此廣益之道、正以明示夫有益下之責者、使以因天地之益而益之云、餘見上、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凡益、則所賅者廣、其行益之道固當乘時而與之偕、先時則濫恩、後時則莫補、然物各有盛衰、事各有得喪、貴能體察夫時而偕行、在曲而達、物有猝然、事有適觸、貴能神明夫時、而偕行在變而通、而與偕之義乃盡也、曰與時偕行、則益道宜无時不行、可知矣、非如損道之僅有其時者比也、餘見上、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九在初、爲益之主、受益之極者也、當公其所受于上之益而益于人、時從乾坤爲否之日、而一陽初交、其待益者甚大、初九受上之益、以益人、非有大作以大益之也不可、以轉否爲泰之任、全在于初九故也、初爲震主、震動也、利用作、九以剛健爲震主、陽大陰小、故作亦利于用大、大作、卽常則有攸往、變則涉大川之謂、初陽在下、疑于未可施用者、而性又決躁、故動則有咎、必能上承乾、而體元之德、獲无疆无方之吉、方得免于咎焉耳、蓋震主動、象與發、而動則爲坤、坤爲衆爲柄、有興發而得持權多助之象、故曰大作也、下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事也、此曰大作、以震乘坤體、動復爲坤者詳之、當屬土功利用厚生之事爲合、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在五、居上之中、爲益之主、二爲正應、處震之中、震主春生而含仁、以應九五、故爲惠心、而屬之九五之孚所至也、九在五爲生坎主爻、主孚、故曰有孚惠心、而非有長善之德、不足以當其占之吉、故曰元吉、勿問云者、不必問民之感否也、此亦遵御案、震主聲而二動爲兌、五動爲艮、兌爲口、艮爲喙、相對乃有問象、而此有孚惠心、不待變爲問象而已然、故曰勿問、蓋非有求于民而然者、故得元

吉、有孚之惠心而曰我德者、震既見孚而變爲兌、卽上卦之巽體而旋轉以向上之象、似卽用我所以孚于下之德、而還及于我者然、且後天巽本藏先天兌體、是巽中本有兌德在、而二以變兌者來爲正應、故云我德也、又何氏楷云、有孚者、孚四也、五與四比、得坎半體、故曰孚惠心者、益下之心也、四以益下爲心、故三孚之、五亦孚之、三孚四、故以用圭告、五亦應四、故不必以遷國問四也、巽爲命、變卦約象皆艮、爲止勿問之象、五知四志在惠下、推誠信任、苟利于下、直聽其自爲之而不問、下且受益无疆矣、何吉如之、末句有孚、卽六三有孚也、我五自我也、四能惠下、爲三所孚、信然所孚四之惠、皆五之德、則以五能信任四故也、卦變順、是能養賢以及萬民者、九五當之、何氏說雜碎、不從本義及程傳、亦不同、御案錄之以備奇說者耳、非解之得當者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

此謂有孚于惠心之人，惠心之人，非二而何，蓋指二與五應也，由五孚之以惠心，則所孚者，皆得五之惠以為心，謂因與二應而所孚之无不到，故上云中正有慶也，惜其有孚于惠心以惠于下，然必勿問民之感我與否，斯為至誠益下者，若問之，則似有沽名示恩之意，非元善之長，而何吉焉云爾，有孚必于惠心者，欲其益之下究也，有孚惠而勿問者，由其益之默成也，必如是而其益乃足為善之長而為吉爾，餘見上，勿問之解遵御案用呂氏說程傳則曰不問而元吉可知云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心而本于有孚，孚固溥施默啟之謂，其勿問也，固然矣，至于下而皆惠我之德也，則益下之素志得暢遂矣，此有孚之五，所由不以元吉為得志，而以下惠我德為得志也，得志即九五中正之慶也，卦本巽宮來巽以行權為志者，今有益下之權而下皆惠我之

德，則益下之權行，而行權之志得矣，凡志之屬陽德者，皆大，故曰大得志，以益下而下益，君子止以為胞與之常分，推施之本量，而已不必問，亦必不問，而惟天下皆心我之心，一體无間，一德无私，為暢懷而滿願爾，勿問句，為提問語，歸重大得志句，

惠我德大得志也

惠我德，不特受我之德也，而皆化于我之德，則我之孚及于天下者，深且遠矣，天下皆體我益下之心之所之，而所存者不殊，法我益下之心之所到，而所發者不殊，天下皆志我之志，而我之志通，則德之所入者深，天下皆志我之志，而我之志普，則德之所及者遠，巽性善入，巽風善行，入深行遠，固巽志也，故云，餘見上，

夬 綜姤 旁通剝 象易履 初動大過 二動革 三動兌 四動需 五動大壯 上動乾 本坤宮五變卦

健而說決而和

此承剛決柔之名義，而贊其德，以起文釋辭之端耳，健而說二句明剛而所以能決柔之善，健而說又推原所以決能而和之故也，皆合乾中兌外之二卦言之，惟健也，故不優柔畏葸，致使容惡于不防，養奸于莫制，然其健也，无意氣以乘于內，而懷私怨，亦无顏色以加于外，而有偏惡也，惟然而其決也，健无游移，而決之必窮其至，依然緩急之相適，而不激其變，雖无疑惑，而決之必盡其黨，依然寬猛之相濟，而不蹈其危也，健說言其體，決和言其用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然此時則猶上而未下也，一決則下注矣，然決即下注，已不似需之可待，而任其上于天而不決，則似膏澤不逮于下者，然君子體此而以施祿及下者，法其決而下注也，蓋大澤之宜遍也，而壅于上，如澤上于天而不下，羣陰

不解，豈當夬時之德乎，然曰施祿，乃即所聚之祿，而施于下，與頒祿之意異也，則是振貧窮救乏絕去利散財之意耳，居德則忌，程傳訓忌為防，不知乃敬忌之謂，御案亦云常存畏忌而矣而引禮曰積而能散書曰敬忌罔有擇言在躬云云，蓋居夬之時，窺何瑕隙者多，君子不可不慎也，必戒謹精密而德始无失云爾，蓋體于兌澤之下究以施祿，體乾德之乾乾惕厲以居德，蓋上所決之陰，正乾三之應，故兢兢于德之敬戒，而曰忌云，何氏楷謂苟自居其德，不推功于衆，未免為羣陽所忌云，亦通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當決陰之位，際決陰之時，為夬之主，而切近上六之一陰，決之極易者也，蓋六而在上，其處地雖淺，而本坤宮五變來，得土氣而易蔓延者，故取象于莧陸，宜急用夬，且當勤于用夬，而夬之不

一然後盡不可以莧陸之易去而得過緩之咎亦勿以莧陸之難盡而蹈過暴之咎也惟合乎五位中行之道然後可中行即健而說決而和之謂兌爲澤本坤變則至陰五動爲震爲蕃鮮而本兌之動兌金也上爻爲偶惟馬莧葉對生象兌上性純陰而濕生難燥象澤生中有水銀象兌金故取象又惟槐木碎之架以木東向日始燥是惟五動變震能之故取象如此項氏鄭氏皆以爲莧羊亦通但衡案不取故不引而附于彼

馬齒莧李氏時珍云處處園野生之柔莖布地葉細對生形如馬齒六七月開細花結小尖實實中子如葶藶子狀因葉間有水銀每十斤可得八兩至十兩性至難燥葉青梗赤花黃根白子黑一名五行草又曰五方草又名九頭獅子鄭元以爲商陸非也　莧羊山羊長角角細于羱羊而銳極有力乃羚羊之雌者陸路也兌本爲羊五動則變而爲震猶是羊而角益加長之象也此蓋順兌之變而言莧者以其角長有神力善觸兮于壯夬之象陸則震爲大塗也莧陸則本五動取若曰馬齒莧則但可言上而不可以言五何爲乎于五取也

姤綜夬　旁通復　象易小畜　初動乾　二動遯　三動訟　四動巽　五動鼎　上動大過　本乾宮初變卦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此承不可與長之義而轉言之也以姤之所以可虞者以一陰爲主其勢方長而爲時甚長故也如日止一陰而已而不復長也則又何不善之有蓋姤者乾之末而坤之首乾恐上九而一索夫坤乾求遇坤也坤以初陰來應之坤得遇乾也孤陽雖生而不成得一陰以潛滋而默潤之則品物之流形者咸得斐然成章也其時爲仲夏長至之時萬物皆相見其蕃衍宣著本彰彰意而日章者乾爲大赤巽爲白赤與白謂之章故日章品者大小貴賤可次第形氣臭味可分別之謂盛陽用事得一陰之下濟而與爲條達亦得一陰之上進而與爲發露也云爾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上謂陰止于初而不長之善此謂陰方在初雖欲長而可不與長也云蓋鄰于初之九二陽剛之德而上遇中正之五同德爲應上下一心君臣協力當其衝而扼其上則初之一陰不至于上干而受制焉不得不惟陽之是從而陽倡陰和陽作陰隨則反得以巽之風奉乾德之生植長養而行于天下也此君子得君信任以制小人處置有方而反得小人之用駕馭得當而反收小人之功之象也蓋以剛德而承中正者以立于下則小人于是勢偷孤位尚下不得不順于中正者以効奔走致率從焉故陽德反藉以大行耳

后以施命誥四方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在天下物无不撓四方疑不靖矣君子體風之行而以施命焉天之下盡四方也故法其在天之下者以誥四方風爲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者命亦君之號令以鼓舞萬民者也后本指乾卦乃純坤之漸故從陰德而言后后配后土以功王別于帝之配天以德者耳命巽之象施乾之象方所謂下土方坤也坤數八坤下體方見故半之而言四也曰命誥亦儆戒也有防微杜漸之意月令以夏至之日施命令誥四方正與至日閉關相對

繫于金柅

一陰始生五陽之下以靜而不進爲得故告以止而不進云金柅古无訓止車之物者自馬氏融始意即軔也不然既用軔何又用柅然則以木爲而方以金包當輪處曰金柅其實金柅乃絡籆柅其籆之柄也子夏傳作鑈云絡絲柎此書可証也巽爲繩絲之象六爲坤之始坤爲柄故象柅由以乾金之動曰金柅此象可証也

惟絡絲篗故此曰繫下曰牽此象辭之可証也繫謂繫于九二是金柅者爲九二初六止爲其柅而動則絲之繫也欲初六自依從緣藉于陽剛以自附云若曰止車木巽亦木象初偶象輪之兩然初上五爻皆无車輪象而金柅亦不可言牽繫也本義雖云止車木而御案不言可用子夏傳作篗解

易經衷要卷四終

易經衷要卷五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延應陽參校

下經　萃 綜升錯大畜 動咸四動比五動豫上動

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上兌下坤澤加于地二五相應爲水土合和固生意萃聚之象故曰萃然坤爲眾兌爲巫又坤後天中隱先天巽兌先天亦載後天巽巽萬物潔齊之地上五合半坎坎爲隱伏爲通乃誠通幽深而見于上爻至尊時過之地是廟象萃眾而以巫通誠于潔齊之地以順求說此假廟之象兌澤在上坤爲眾以待澤于下流坤爲地而曰廟者以廟中爲境內之象也祖考之精神必待子孫之至誠格以萃之故以假廟言此由五而上言之也由五以下言之則天下之精神必待君王之至誠格以萃之故利見大人大人即九五以假廟之誠格于下而天下之推戴歸嚮精神亦皆萃于一人也亨者即感通之謂然必利于萃之以正而始得亨惟陽德乃有亨道也以卦止二陽故欲其陽之不變云用大牲吉承假廟言利涉大川承利見大人言用大牲坤爲牛而金在上如刑牲矣大牲之象言有此假廟之凝承當副以盛其利涉大川者兌爲澤而坤土在下如平地矣利涉之象言有此利見之際會可與濟變云爾合之可與明乎禘嘗之義治天下如掌上之理相發明乃王者受命而與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之吉占也

王假有廟利見大人

王假有廟神人之萃也利見大人上下之萃也不曰王假于廟者

乃王能致假于廟、是鬼神已來假于王、爲能上說于鬼神、利見大人、天下利于大人之見、爲能下說于臣民、以卦本兌宮二變、故以說爲王也、分作二事遵御案爲解然以王假有廟而以祖宗之一體臣庶者、與天下相見、使民如大祭、而天下歸之、謂以假祖考者假天下、可當萃之時、而幽明上下、一時咸萃于一人也、亦可、餘見上

利見大人亨利貞

德至大人而爲天下所利見、其亨固然、以陽剛中正之德、乘說體以萃天下之仰望、而二率羣陰以應之、故亨道其所固有、然有利見之大人乘中正之德以萃天下、而有不出于正者乎、蓋恐其動而變耳、五動則豫、上下安于豫樂、而精誠不萃、故戒其貞守陽剛之正固、而不變也、故曰利貞云、餘見上

用大牲吉

大牲、牛也、小祀特肥、上而特豕、上而配以羊曰少牢、再上而配以牛曰太牢、廟祀薦用庶牲、如四時雜犬羊彘是也、月朔天子特牛、諸侯特羊、四時之祭及二間祀、則太牢、此曰用、謂加用、非特用之謂也、假而賅之曰有廟、而无分于太祧昭穆、則无廟不統乎此矣、是禘祫也、故禮必于其稱曰大牲、由兌爲羊、而兌爲主卦、恐其用主卦象也、故特著其宜用坤物云、又祭天用犢、不取大、此廟也、故以大爲貴云、餘見上

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以卦之體德言之、坤順兌說、內順外而說以將之、內之誠不間于外之誠、而內之誠達于所事矣、外順內而說以承之、外之誠不隔于內之誠、而外之誠凝于所主矣、下順上而說以奉之、下皆副乎上之心爲心、而下之心聚于一人矣、上說下而順以說之、則上亦體乎下之心爲心、而上之心又聚於萬民矣、以爻之體德言之、二五皆得正、五以剛中而應下、而二以柔中者爲剛中之應、內外相得、上下相合、是一人而表裏同符、一國而君臣同德、統宗彙歸、莫此爲甚、乃明乎其萃之所以、以起下文、故聚也句、云卦自兌來而乘坤、若難乎其萃焉者、然故申明其所以爲萃之故如此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萃莫大於假廟者、以萃之道、于是備也、以十倫之俱見也、萃莫先于假廟者、以萃道于是本也、以百族所從出也、王者萃祖考之精神于一心、祖考始有所憑依、而如生如存、始有所陟降、而如聞如見、是冥漠无朕者且假之、則形聲之相接者无論矣、古今不接者假之、則朝夕之相習者、又无論矣、致孝內以盡志之謂致享、外以盡物之謂也、孝享之致假于廟者、所以求其萃、而孝享所致、則萃

于有廟矣、王則所追者遠、所盡者大、則所假者、亦遠且大、而萃之道之遠大、更可知矣、在王者臨上質旁、假亦原不必于有廟、且不止于有廟也、而以可共見者言、无顯于致孝享焉耳、故云然、餘見上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贊萃之理之大也、人本乎祖、卽萬物之本于天地、天地生萬物之情、于王假有廟見之、萬物待命于天、卽萬民待命于君也、天地成物之情、于利見大人見之、蓋莫非天命、卽莫非天地之情、莫非天命之順、卽莫非萬物之情也、不曰觀其聚、而曰所聚、則聚之之所以、則知无不由順而說、而說者之所致矣、其情、卽順而說之情也、天地以順而說者、生成萬物、則天地之精氣、乃聚于萬物、萬物以順而說者、承天地之生、則萬物之精神、仍還聚于天地、故曰可見

而聖人之于天地萬物亦若是而已、其意自在言外、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發于萃土之彼澤、而君子恐澤聚于地上之潰决也、而有隄防之設、以之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乃去舊更新、简治之也、除以儲之、以爲不虞之戒云、程傳所謂人聚則爭、物聚則奪、大率聚則多故矣、是也、兌屬金而義爲銳、而坤又爲柄、乃戎器象、兌爲毀折、故需于除、坤爲歸藏、故除藏之爲不虞戒、坤始履霜、終龍戰、故有杜漸防微象、而爲不虞之戒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與五爲正應、五乃利見之大人、正二所當見者也、而聚必以正、待其引己而後往、則爲聚以正之道、故吉、以二動則坤爲坎、坎爲曳、故曰引、然謂得五之引、而非二之引五也、何氏楷謂互艮爲手、引之象也、本爻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爲得君臣之大義、吉道也、雖比陰何咎、亦可通、待五引己而已、引其類以上萃、與利見義合、至來氏鮮矣謂引爲引弓、乃中德不變之象、非也、无咎者、謂不待五之引而萃焉、則咎、今得五之引、則但有吉矣、何咎之有、以順應說動而得坎、坎爲通、孚之至也、其孚之至、雖用之接鬼神可矣、何况乎大人、雖不備物之禴祭可矣、何况乎用大牲之假廟云爾、亦以九五尊位可言用大牲、二在下、故言用禴也、禴薄祭、以坎爲豕、象特牲、本于坤、坤爲釜、象用饋熟、對大牲言、則曰禴也、

升 綜萃　旁通无妄　象易觀　初動泰　二動謙　三動師　四動恒　五動井　上動蠱　本震宮四變卦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此申時升意、以釋升之元亨也、以二卦體之德言、巽柔而爲長爲高、又卦本震宮四變、巽得乘陽木之氣而上升、坤與同陰體而順之、隨其直遂曲達、皆從之以順其上升也、以二卦爻之德言、九二以剛中上升之德、六五爲之應、以升之、故卦雖陰柔、亦得以時升而得大亨也、蓋巽爲坤初生之卦、而初承坤德、故得坤之元亨、升也而得順應于上、則升之志无不達、而升之幾无不通、曰亨、坤則順之大者也、坤與爲亨、故曰大亨、有隱居之士、而巽稱隱得上虛位以相致、有利國之才、巽近利而得上恭己以相招、則申命行權、得遂其上下之際會、得不謂之大亨乎、然陽之亨也、與時偕、而陰之亨、僅以時之亨而得亨道云爾、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以有慶釋勿恤義、以志行釋吉之義也、大人、本義謂五、是也、何氏指二、與象傳剛中而應不合、程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于位、則由王公、升于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云云、有慶者、見有位大人、則得位而道行、見有德大人、則進德而道成、皆際遇之天賜者、然故曰慶、而恤可毋庸云也、由二以剛進于五、則上坤爲坎、坎爲加憂故也、南征吉者、自齊乎巽、至役乎坤、皆在南、而離以嚮明居正南、卦本震宮四變、而震本先天離位、今南征、震本由東而南行者也、東南得下卦之巽、西南得上卦之坤、南中之卦、又卦本所托之離、故曰志行、謂皆得其本志之行也、升位者南征、得行道之志、升德者南征、得成道之志也、故曰吉云、

南征吉志行也

程傳謂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于理固然、以帝出乎震之序言、震德本自東而南行者也、一出而遇所升之下卦、再出而遇所升之上卦、而又適得夫同宮托體、嚮明而治之卦、可謂心之所之无所不得也、故曰志行、此以象言、與程傳所云云皆合、餘見前、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生木而在地疑乎不卽上達者君子則體其漸長之意而以順德者積小高大焉順本義從王肅本作愼然于順亦合高是高之也隨時循序順其事也勿忘勿助順其幾也順則遂其始達之機積則累其漸至之效小陰之德巽爲長爲高坤光大順體坤德積體巽德也順則順其自然積則循其當然大則亦當然之自然者也順之而不逆不急卽愼之意義固可以順貽焉者也

初六允升大吉

卦之所爲升者巽巽之所以爲升者初六在初由木之根得地德以潛滋暗長之其升也必矣允者信也謂爲上坤所信也（本義以爲二陽）蓋初爲巽主爲長爲高而動則巽爲乾有健行之德者在初又震之主爻震又卦木是本得以時升者正應六四爲坤之首坤屬土

主信信其升則順其升也初六陰小也升而爲二爲三則乃陽之大矣又初動而上合四之應則升也而爲地天交之泰矣何吉如之是起耕釣版築魚鹽而開天下之治者也故曰大吉（信于上三陰從呂氏說遵御案）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本義指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呂氏（大臨）云志與三陰同升衆之所允（御案是之）是上謂上卦合上卦之志所以坤順其升也蓋上卦之志本屬于初六之升者耳蓋後天之坤本先天巽之所在坤本中藏巽德者也以其藏也故曰志至此巽主上升又當坤應如坤志矣故曰合志合志故大吉也是君擧之而滿朝皆賀得人臣薦之而天子亦慰夙願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應于五合下初爲半坎而二又爲坎主爻故有孚以孚于五其孚乃出于巽也而曰利用禴者九二處巽之中巽爲豚魚又爲臭臭陰下達淵泉上達牆屋本格鬼神之用特豚魚牲小祭之品而二動則巽爲艮艮爲門闕是本門內之祭而非郊社之比故曰禴也雖動而不變无失乎中實之本然故无妄動之咎何氏（楷）云辭與萃六二同而取義別彼主二五相應此但主本爻之應此五居君位而才弱二居臣位而質剛疑剛柔未能相合者惟孚誠在中于以用禴雖鬼神猶將降格何況人主是也惟曰大象肖坎故二有孚象自二至四互體兌兌爲祭祀故二四皆取祭亨象則似未的（其取象未確錄之以便取用）

九二之孚有喜也

此謂九二之孚雖鬼神可格而況于君以禮不足者孚尙有餘而

況乎其禮遇者雖不言升而升之理已裕升之兆已成舒心適意之時也故曰有喜蓋巽在先天兌宮巽中有兌藏悅象二動則中開而悅乃外現故曰喜也蓋悅存于心喜形于口故其象如此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卦義柔以時升六四初交上體位在巽坤之間有南征象有見大人義在己者用以見大人則吉爲大人者用以享神明則宜皆言王用此人以享于山川是也（全用御案文）蓋四侯伯之位爲方岳之主四動則坤爲震矣主守匕鬯以承祀之象而尙聲下巽爲臭而以動爲震主者應之爲達臭尙聲皆備之象故曰用享用則五用之也蓋天子用此爻位使侯伯祀方岳之象（程傳以王爲文王則何不稱文王而單以王稱與明夷之稱文王箕子者不符）岐山在西以中土視之則西南不取華嶽者以西南取象也坤位適在其方亨以方祀祀之也上爻四之應上動

則坤爲艮矣，艮爲山，故坤不言土而言山，其吉明矣。无咎者，謂雖四位而王用之，則无迫上之咎也。何氏（楷）宗程傳，謂四勢已近君而德柔正，象文王三分有二，侯度益謹，惟祭境內山川，不敢越分修禮祀云云，而引鄭氏（元）木升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中明德日益高大爲證，非是。（載其說，亦便人取用）

亨（儀禮云，祭丘陵升。疏云，祭山曰庪縣，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即庪縣也，故不復言升）岐山（在鳳翔府今岐山縣，山在縣北麟遊縣南，古雍州，則西南方也）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雖尊位，不取君象，但爲臣位之極者，與晉漸之五同。升階，李氏（鼎元）謂升而有序，故以階言，謂賓主以揖遜而升者也。熊氏（良輔）云，以順而升，如歷階然。（前錄氏說亦遵御案取二）御案五居坤中，爲卦主，但正固其柔順時升之德而已，得吉，不待變動云也。自二至五則升

已極矣。此但言其以時升之得順道耳。蓋復述其至五位之時，以見其升之順也，且爲以貞得吉之證。坤左右各三耦，象賓阼階之左右分也。二在巽爲入，爲高，而由之以上，其象如此。巽潔齊而進，柔順，故象從容揖讓也。

階（禮天子堂九尺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堂五尺階五等，士堂三尺階三等，庶人堂一尺階一等，此三耦約畧取象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言二本志于上升者，升至于五而二之志得矣。二本九，陽大也，五居陰中，抑似爲陰道之得志者。然此特明其爲仍陽德之昌明也。云爾，故曰大。以升于位則進于王所而道大行，升于德則入于聖域而道大備。德成道備，固九二積小高大者之素志也，而竟以應于順德而貞其德之順者得之，故云得志。若不貞而有變動，反得

坎而非吉矣。故得志之吉，必于貞也。

井（綜困 錯噬嗑 象易訟 初動需 二動蹇 三動 坎 四動大過 五動升 上動巽 本震宮五變卦）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爲卦巽木下，坎水上，巽木下入而取坎水以至上，汲井之象，故爲井。古者因田制井，即九夫之溝而植四木于水中，深入水底，上則方搆爲幹，置轆轤于幹上，繫綆懸瓶以汲水，非今屋中所鑿之井也。而即據是以制邑，所謂四井爲邑者，故有改邑不改井之義。爲邑必順地宜，古人立邑，高下縱橫不一其勢，而所在之邑其井之製皆無異，而不改也。（此遵御案說）上坎卦，一陽在中，水象也；二陰在外，爲陷象。乾中乘坤爲坎，坤爲邑象，故言邑。无喪得者，不爲汲多而竭以見喪，不爲不汲而盈以見得，貞之至也。亦以巽近利，似得；坎爲陷，似失而言。往來井井者，溝

上有畛，以至爲道爲路，往來者之所經也。皆得以己之井視其井而共取也。其往來，亦合六畫取之。上謂往，下謂來。剛往五而上體成坎，柔來初而下體成巽也。往來井井，公之至也。鄭氏（元）取井爲養象，人君以政教養天下，惠無窮也。邱氏（富國）云，改邑不改井，井之體；无喪无得，井之德；往來井井，井之用。下三句，亦井之事。御案則云，改邑不改井，以喻王道之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也；无喪无得，言井无盈涸，以喻道之可久；往來井井，言所及者多，以喻道之可久在人事，則王者養人之事也。舊云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何氏（楷）云，立邑必相水泉所在，不得水泉難以立邑，則改邑以就之。坎從坤來，坤爲邑，變坤爲坎，改邑之象。于无喪无得云，冬溫夏凉，不變于寒暑，不剎于風雨霜露云云。于往來井井云，剛往五，則井水之在上者；柔來初，則井水之在

下者是上下皆井也皆未合載此以資博取爾

考井以巽乎水而上水考之卽井田之井勞民勸相可證也故繫于邑家之井亦做其制而小之乃伯益所作有牀有檻皆金石爲之非此井之謂矣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以卦象釋卦名義巽乎水猶言木入乎水也言植木于水下爲井幹上水轆轤出水之象若所鑿之家井桔槔之木不入于水矣何巽乎水之云也在田之井植四木于水底而卽上出者以置桔槔桔槔莊子所謂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以不置牀檻故用木植水底而置之曰巽乎水巽爲入故巽乎水坎爲通故上水井養人田均養不窮以井來于溝溝來于洫洫來于澮澮來于川來不窮故養不窮養賅人田言養不窮旁言之由己及人包往來井井言養之大直言之自今及後包无喪无得言養之久亦言

此以起下釋辭之意

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取本義 御案疑乎上受下養之意君子乃體井之施用而以勞民勸相也勞以慰夫用勞者勸以勉夫相助者勞則上爲勤其養勸則下與共其養勞徠其民法井之用勸勉其助法井之施勞民者如巽風之布號令勸相者如坎水之灌輸也又任氏啓運云勞民法坎之勞卦勸相法巽之維繫又謂能者勞之不能者勸其所當爲相其所不能爲亦通

井谷射鮒

此謂九二剛中爲有水之象以上无正應而下比初六爲水不能上出僅得旁注之象也以九在二則井內矣二動則中開象頹壞成空缺以二變則艮中空下覆在水中爲涸谷象故曰井谷鮒土

鮒魚也巽本魚象見中孚變而艮艮爲黔喙之屬鮒色黔而用在喙象之鮒附土而行生淺水中井生鮒井敗可知射鮒者井谷之水但能旁注及鮒而已射則旁注之謂言不能上以給人也何氏楷謂互變坎爲弓射之象也初巽爲魚鮒之象也據埤雅云鮒小魚卽今之鯽也井魚不識巨海鮒其鯽之類乎云云

鮒李時珍云名土鮒遍體黑斑好羣喉附土而行生淺水中此敗井中可有也若鯽亦小魚形如梭又如鯿色白背微青黑大鱗亦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卽也謂之鯽然非敗井之淺水所能有矣恐未是

六四井甃无咎

六在四居得其正矣以三陰爲井初六最下爲泥上六最上爲收四居其間故當其中而正然以三陽爲井之泉也而六則无之故无功可以及物而四動則坎爲兌兌爲毀折故需甃甃蓋甃之以承五之寒泉充積也爲臣而修其正己者以待君之施設亦免于廢

職棄事之咎云也甃以甎壘井馬氏融云爲瓦裏下達上也自三至五離體四爲坤土之下畫以離火燒坤土瓦甓之象居得其位如井之四旁甃砌完整故曰井甃邱氏富國云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云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潔也五爲井主而在上當三之井渫則初泥已浚二漏已修而不言食者汲不及也五則在上矣故可言食寒泉者九五出乾之中爻乾爲天爲金爲寒水出乎乾所謂天一生水又生于金爲有原不竭之水也故曰泉而得乾之寒也而以潔齊之巽爲下應則又能冽而寒者動則坎爲坤其味作甘是甘潔爲冽寒則不失正北方之德性而甘又宜于養人故可食不言飲而曰食者飲之養小不足盡其美也何氏楷以居兌口之上食象是已不言吉者程

傳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于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易氏祓曰、二五皆泉之潔者、三居甃下、未汲之泉、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曰食、但此方汲而知可食、非人食而蒙其无窮之養也、故不言吉云、

寒泉之食中正也

言九五之所以能養者、由其德之居中得正云也、蓋泉之所以不失寒冽之本性者、由其有本也、有本之泉、其原必中、當四面水脈之會歸、八方水道之羣注、則根本大而出无窮、詩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其證也、而其出也、又必于正、檻泉正出、沃泉上出、縣泉下出、沈泉仄出、泉出于正、則不汙于他物、而得其性之甘潔也、至旁射側注、上溢下洩、必有不正之氣激乎其內、并不保无不正之物投乎其外矣、故中則不竭而寒性不失、正則不雜而冽性常存、人所

得資以養于无窮也、不中不正、雖食之、其可云養乎、九二之德之足以養人、亦若是云、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此謂井以上出爲功、至上六而有公其不窮之養于人之象、乃井道之備者也、六在上、有收幕之象、收、晁氏謂轆轤之收繘者也、以上六動則坎變巽、巽爲木、爲繩、爲進退、而本乎坎之爲輪者、則輪爲轆轤、木爲幹、繩爲繘、而進退爲轆轤之轉象也、其幕、則坎本隱伏、又本體乾中爻而交坤體、上六則正坤體也、坤爲布、以布而在上、使其下有所隱伏、則幕象也、蓋六變則幕象徹而收象見矣、有孚云者、坎本主孚、中實而能通、然上動則恐失坎象、故復箴其坎之本德、使足與下九三之陽剛相應、而得其孚、則可汲之泉、源源不絕、所謂无喪无得者也、斯卽足爲長善養不窮之德、其吉亦如

元之大云、是勿幕者、謂公其養于人、人所謂往來井井者也、此爻得備卦之義者、巽乎水而上水、至此則上之極者也、故井三之渫、五之冽、皆得及物、而井德成焉矣、

革 綜鼎 錯蒙 象易睽 初動咸 二動夬 三動隨 四動既濟 五動豐 上動同人 本坎宮四變卦

天地革而四時成

此極言革道而贊之、而驗之于當前者也、以乾交乎坤之中、上而得革象、故卽以天地言、兌先天在巽、後天在坎、是兌中載巽、而隱坎者也、而遇離爲卦、則巽春、離夏、兌秋、坎冬、備矣、故卽四時之成以言革、四立、革之見于地者也、溫暑涼寒、以迭相至、互相乘、二至二分、革之度于天者也、東西南北、極而反、中而止、四時皆以革成、而夏離秋兌、特以尅制相承、而從革之義、特起于金承火令也、故于離兌之卦言之、又何氏楷謂春夏爲陽、盡于離、秋冬爲陰、起于

兌、亦通、此謂雖天地不能不以革道行四時、四時之承天而行、且不能不以革而成、況天下地上、而與時偕行者乎云爾、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在五、與征吉之二爲正應、是已革命而日新其德、以與天下更始者、兌本象虎、兌見履卦、體金好殺、開口而善毀折、位正秋、上應白虎之宿者、而五動則爲震、主仁而象雷、爲元黃、是文采煥發、威而仁之象也、虎而變、此則殺變而生、猛變而文、威德自然、故曰有孚、以本德陽爻、與上比爲半坎、又本生坎主爻、故見有孚、此孚、所謂天下信之也、未占、所謂若卜筮罔不是孚、不言而信、无以復加矣、變者、革之成、此之未占有孚、天下從革之明效也、何氏楷謂虎者離象、自五至初、大象肖離、五下應二、二爲離主爻、贊襄革事、九五以剛健中正、應之于上、拱手而受成焉、是內之文明、見于外也、故曰

虎變云殊未確，亦可采用，故錄之。

虎 李時珍云，大如牛，黃質黑章，鼻齆，鋸牙鉤爪，夜視一目放光，一目視物，目睛應時，如貓嘯則風生，草木皆靡，百獸震動。說文云，山獸之君。孔子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疎明煥然，蓋亦養而成之。又抱朴子言，虎五百歲則變白，又五百歲則齒落而角生，白即騶虞，角即虎也。虎變所之，或當指此。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炳謂如日火之光之著明也。蓋虎之文疏朗發越，不似豹文之繁縟而眩目駭觀，則過之。大人不怒而威，自足震驚乎一世，如日之赫赫不可掩也；不嚴而厲，自足懾惕乎萬民，如火之烈烈莫敢遏也，故曰炳。而九五變，則上兌成震，震為元黃，黃質黑章，正虎文也，故曰文炳。而本乎兌之澤也，故光暉煥發，如日如火爾。然曰其文，則其在中之德，故依然神武不殺者矣。所謂虎變之炳然者，特其文焉爾已云也。

君子豹變

此言革道已成，无不從革而變者，而先驗之君子也。君子亦兼德位，程傳謂被王化之人，孔氏穎達、楊氏啓新以為繼體守成之君為合，從是其說。

御案：此革之終，以豹言，豹貴在尾也。豹脊隆起，而性廉知止，為虎所產。上合五為半坎，為美脊。虎文粗烈，豹文潤澤。上為兌主爻，而為澤似之。上六變為艮主爻，艮德止，故象豹也。虎變文章大，故象曰炳；豹變文章小，故象曰蔚。以豹變則繁縟，不是虎之文潤大，適密不似虎文之疎朗耳。繼體之君，移易風俗；守文之主，潤色鴻業。如成湯之革夏，至甲戊而商道成；武王革殷，至成康而周道備也。

豹 埤雅云，豹花如錢，黑而小于虎。格物論云，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詩疏，毛赤文黑，謂之赤豹；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鼎 綜革 旁通屯 象易家人 初動大有 二動旅 三動未濟 四動蠱 五動姤 上動恒 本離宮二變卦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此言鼎之名義專以象取也。所以以象取者，以象與名義適合故耳。鼎，金器也。巽中藏先天兌，離中藏先天乾，皆金也。以下畫偶為足，鼎足三，以見于前者二也。以二三四奇為鼎腹中實，五畫偶為耳，上一畫奇為鼎鉉。此體之象，象所謂象象以用也。以木得火烹焉耳。烹從亨火，謂火氣之通于物而物熟，而此曰巽火，巽固入為義，以受火而使入耳，而巽為進退，蓋有緩急增減之意在，以為熟物之節，故下不但言烹，而必曰烹飪也。或燔炙皆以木巽火者，而皆不假器，惟烹則必于鼎，故鼎專以烹言。又前此未入于鼎之先，未嘗不煮于鑊，然其物猶爛而未熟，五味未得，必于鼎而調和以熟之，故烹之道必于鼎而始成，而飪之節亦必于鼎而始備，而木火之進退全于巽得之，故重以木巽火，而專以象鼎之用也。言此以起下文用鼎之義之大也。

鼎 始庖犧氏，黃帝採首山之銅為之，至禹而大備。天子之鼎，口底徑及深俱一尺三寸，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大夫之鼎，口底徑各一尺，深一尺一寸，純以銅，無飾；士鼎口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強，純以鐵，無飾。飾者為雲雷文及饕餮之形，用金用之于耳及口與帶也。聶氏云，牛鼎受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餘詳禮記鼎俎奇。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用鼎之大，莫過于祭祀賓客。祭祀莫大乎上帝，賓客莫過乎聖賢。郊祭重燔柴，不用鼎熟，此言享帝，則季秋大饗于明堂也。帝牲止犢，烹之專敬不待言，而特不可言大。而饗燕聖賢，則有正鼎，有陪鼎，凡鼎之屬皆備，故曰大亨。以精誠格，而物不尚，敬之極；養以滋味奉，而物必備，愛之至也。享上帝為天下報本，養聖賢為天下求治，皆鼎主器者之所有事也。上離托體先天乾位，故以上帝言，而

巽爲潔齊有盥而不薦有孚容若之象以下奉下故以享言巽爲繩直爲長高乃作則超倫之義故以聖賢言而離爲禮會口開似頤小象以上奉下故以養言享上帝約見豫養聖賢約見大有享不妨兼郊郊春雩等禮而以明堂爲主養不妨兼食饋而以賓饗爲主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此以卦象卦變卦體之德釋卦辭耳目聰明象也柔進上行二句卦變卦體實以爻之德言也巽卽巽火也巽乎火而火上乎巽矣離固爲目而巽曰耳者巽風主聲而善入入聲者耳也且先天巽附于離右後天巽附于離左附于目之左右者非耳而何惟木能巽火而火上于巽則虛中善入之德合虛中得巽風之入而耳聰善入得離日之照而目明柔進上行謂鼎從遯之六二上行于五

之中位九以剛中下于二而爲之應以五爲主故止言柔上不言剛下而但曰應乎剛也柔進上行止明柔所以得中之故其意不重而重在柔若云如是柔德非得位亦无從下聖賢云也得中得養聖賢之中道无過以及于非德无不及以至于失人曰中也剛謂九二之聖賢應謂得聖賢之輔助由是以明四目達四聰不事一己之聰明而聰明无不到矣柔而上行則謙卑遜順全乎上位之柔德得中應剛虛心抑己純乎下賢而得養聖賢之報天佑人歸无之不善其元爲坤五之元而應以乾二之亨也由是之故大吉无不利爻屬上九而彖傳以元亨歸之六五者以五爲卦主故也

巽而耳目聰明

巽猶言巽火說見上謂由巽而得聰明其耳目以聰明之道全屬之巽亦可也卦本離宮二變離與上與下皆錯坎坎爲耳人相對見目不見耳故目顯而耳隱得巽以巽之而虛中之德上行白眼之象得之而明風聲之入得之而聰其於人事則遜順于明德有以啓哲謀于內而廣見聞于外曰聰明也此耳與鼎上之耳无涉蓋鼎无目而耳亦无聽理故也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進上行象本明柔所以得在五位之故耳凡由諸侯及繼體進而上承主器之象蓋此卦從革後而言者也得中則不特得位之中而養賢之德亦得中云爾此以爻德言與上卦體言巽火之象義各取也又離先天在震位有冢嫡象後天乃正乾位柔進上行有卽爻位之象而爻德如卦德也卦以南爲尊爻以五爲尊應乎剛本五應二也爲養聖賢象二應以剛則二爲五應乃得賢輔助之

象也二五正應而剛柔合德故亨離雖柔而位乾卽謂得乾之元亨也亦无不可以初承主器屬始道不屬終道故言元亨不言利貞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有火而于木之上則至熛忽而不定且久矣蓋火已巽乎上而炎炎不已也君子則體以主器之重爲天命所在而正位以凝之鼎形端正而體安重從天命之所屬而屬焉者也故法鼎象以正其位位本无不正而德或不于正焉君子則无偏黨无反側外不形輕舉內不萌逸志而主一愼重以正之凝命則凝天命也卦繼革乃卽既革之天命而凝之凝聚也而使終歸焉成也而使永屬焉何氏楷曰古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庖犧氏興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厥後

遷商遷周、以德爲重、故必正位以凝之、以離爲嚮明之位、巽爲申天之命、巽先後天、夾輔乎離之天位、而與萬物相見也、故取象云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在五爲離主、離偶而以麗爲義、且中虛、虛而偶以相麗于鼎口者、耳象也、離中爻來自坤德、故離二曰黃離、今升于鼎爲上卦、曰黃耳、夫鼎耳而黃、乃黃金之飾耳也、明鼎在五之爲天子器、惟然故必配以金鉉而後可舉也、本義、鉉加于耳以舉鼎者、程傳以下皆指九二、惟王說主上九言、近之、鉉乃耳上遶緣如弦者、非舉鼎物、今從本義 王氏宗傳云、六五虛中以納上九陽剛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猶鼎黃耳得金鉉也、蓋此實謂黃耳重器、非陽剛之大德不能舉載之云爾、金鉉雖指上、亦屬九五舉鼎之物、利貞者、利固其虛中之德而不變、斯得受金鉉之舉載耳、金鉉如本義解、乃卽扃也、牛鼎三尺、羊鼎二尺五寸、餘二尺、或當耳處飾以金、曰金鉉也、不言吉者、本爻并金鉉、其吉亦并見于下、得舉載者、卽以享上帝而養聖賢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程傳六五得中爲善、是以中爲實德也、陸氏績云、得中承陽、郭氏雍云、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惟何氏楷以九二居中爲鼎有實、二五正應、二有實而五舉之爲近、是考耳之飾、卽以別鼎實、猶牲首之鑄于足以上也、黃金者牛鼎、白金者羊鼎、黑鐵者豕鼎、此耳之黃、卽以爲表中之鼎實云也、特牲亨上帝、太牢養聖賢、皆以牛爲重、正黃中之實也、其味甘、其臭香、皆黃德、黃耳之鼎正以表其中實之貴云爾、

艮 綜震 旁通兌 初動賁 二動蠱 三動剝 四動旅 五動漸 上動謙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于義爲止、本義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蓋艮于文爲反身、故取背象、止在背、則全身皆不獲其身之用、先天艮與坤連、後天艮與坤對、坤爲腹、則與腹連而相對者、非背而何、不獲其身、謂諸卦之近取諸身者、无所不獲其用、惟至于背、則一身之用皆不之及焉、蓋所用至此而止也、非无獲也、各止于其官而于背乎不獲耳、人之五臟皆繫于背、而其用乃皆得之于當前也、故所獲所見者、皆在前、而于背則不獲不見也、旣止于背、則一身之用皆不獲、而无欲以亂其內矣、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艮爲門闕、而內藏先天之震、震大塗也、而在門闕之內、乃堂涂象、故曰庭、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人卽艮背之人、庭卽艮背者之庭、不見者、謂人不之見、非艮背者出己庭而不見天下之人也、其不見非无人也、各止于其所也、重艮、則門闕深邃、而各止于其所、无物以感其外矣、此攝心不動、而人我不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聖人以无所止爲止、學者必于止之而止者爲始也、故僅得于咎耳、非物欲所得而動矣、故已得爲无咎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聖人恐人循生執有之拘于一者爲止、故特示以隨在得止之道也、時止則止、固无邪思妄念之擾、此一定之止也、時行則行、亦无將迎意必之私、此各得之止也、當其止時、寂然不動、固靜也、而泛應各當之理具、故不以止而失時行之幾、定靜安之能得也、當其行時、感而遂通、固動也、而一理渾然之天定、故不以行而失時止之宜、此貴賤夷難之不願外也、凡動凡靜、各于其時之當、則不

爲私己所蔽、行止之道、皆一理之昭融、而光于天下矣、各惟其時之適、行止以道、皆萬物與相見、而明于後世矣、時而止、內外皆止、時而行、外行而內仍止也、行而仍止、而止乃无不在、亦无不到矣、艮在先天震、故後天艮中有震、在震爲足、而動、爲行、故艮之止、該行言、艮合震而得離、爲光明象、河圖艮七宮火納丙、亦光明象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兩時字、中虛、則潛以察其幾、兩則字、外健、則明以致其決、時則不過以先時、亦无不及以後時也、時止則以儲其行之力、畜極則通也、其行、則以裕其止之地、功成則定也、艮在丑寅之交、人正之時之始、故得與時偕行也、餘見上、

動靜不失其時

動承行、靜承止、先動于靜者、卦言艮止、當于動中求靜、亦莫難于動中之靜、故先言動也、時曰其時、本屬動靜之所當然、而我无與者、不失者、生安之聖、以无我應之、而自然不失、困勉之賢、以有心求之、而亦斷然不失也、主靜而自不失其動時、見之早也、愼動而自不失其靜時、持之確也、動不失時、而行不亂于他歧、止于行也、靜不失時、而止不淆乎紛雜、止于止也、餘見上、

艮其止止其所也

艮之體、其德爲止、故艮之名、其義爲止也、所謂艮其止者、不特爲艮主而爲止之者、自止其所、而凡爲所止者、无不從艮主之止、而各止于其所也、所、爲方所、乃爲其當得之地、可自反而得之者、夫各止其所矣、非足于己而无待于外、卽歉于中亦無望于他者也、故止其所者、皆安于其所止、亦將勉于其所止者耳、上二爻天、天有定理、下二爻地、地有分限、中二爻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理定于天、分限于地、而有不易之道在也、故予以各止之道、其止之所有萬殊、而止其所者不可混、率以共止之道、其止之所則一塗、而止其所者不容踰也、云爾、艮象山、象徑路、象門闕、而德爲止、故爲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之象、而云然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而兼、則正交互重複、緜亙不絕之象矣、君子則體以山成一定而不往來之意、而以之于思、不出其位、位定如山、而思之凝靜、爲取法焉、雜擾之思、動于欲者、位外之思、則竟不之思矣、通微之思、濬于理者也、而亦各有其所、則位是也、上位、則思位之所當爲、下位、則思位之所得、盡常位、則思經以安其常、變位、則思權以通其變、思无所不至者、思得其位、其道順而易、而恐其佚于其位之外、與踰于其位之上也、故于其出位焉者、逆而折之曰不也、夫止而在思、則止精矣、止各規乎其位、无在不得其所當止之道矣、不出其位、則位中之分、无不求其盡也、可知、曰其位、而身之止、不必言矣、

上九敦艮吉

以陽剛爲艮主、而居止之極、上本當止之時、而以剛健之德、止于上、能加勉諸爻之止者、故曰敦、而占則吉、蓋有初者鮮終、而時過者當息、上九當止時而健于止、爾雅再成爲敦、山上有山之象、上艮臨下、敦象、變而爲坤、土加于山上、亦加厚之于土、艮變爲謙、乃加厚之于下、皆敦象也、山乃安土不遷者、非强于止而止者比也、由上九之敦、而諸爻皆得乎艮之止、內不亂而外不搖、安安之德備、而道光明也、何吉如之、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言能以加厚于止者厚于終也卦主終爻上能以敦艮者會其極卦居終位上能以敦艮者觀其成四方安定王道之終于无作爲一理渾融聖功之終于不思勉下三爻之止不能固者皆由終之厚而止其所上二爻之止得其善皆由終之厚而止愈安曰厚終終賅全卦言則厚亦統全卦而言也全卦之功皆歸于上此其所由吉也云

漸 錯歸妹象易蠱初動家人二動巽三動觀四動遯五動艮上動蹇本艮宮七變卦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節先釋吉即從所以吉者釋利貞之義下即以卦體卦德申明所以正邦有功之所以耳得位本義謂自渙而來九居三自旅而來九居五皆爲得位其位皆即陰陽論渙散者也旅行者也皆无

位而此以九去二而進于三則三二皆得位矣九自四而進五則五四又皆得位矣以上下言之曰得位以應與言之曰得正由其進而得位者言之陽進于三得與四比有陰陽配合之功蓋雖非應與而艮男止于內巽女長于外不偶則獨陰孤陽廢大倫矣故以比合得配爲有功然雖同得位究不若五二應與之得位且得正也以五于二爲正應所謂男位外女位內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也家正雖天下可定不特配合之有功而已故曰可正邦而又恐不明乎所以正進可正邦之故故復申之曰其位剛得中惟剛中則柔中自應中則進以正而剛則可以正邦則是通卦皆由之以得正矣故下復總合二體以申漸進得吉之故曰由其內止而外巽故進不驟而无躐等凌節進銳退速之弊夫是以其動不窮而得有功正邦之吉也云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言三四之進以得位不若五二之進爲尤得正也由三進四故九得進五而六得進二三四之進所以成卦而得配然相比而非相應故不可言正五二之進則應也而非比故言正也五二爲上下之主五二進以正則諸爻之進皆以正以全卦論艮爲卦本本止之以正者而巽爲高爲長進之象而又爲繩直乃復以正自進者據所己進之正言之艮爲門闕爲閽寺而六二處內九五處外所謂君子辨內外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之象也爲家正邦之本據方進之正言之順其九三六四之進而二進于五初進于四惟正應之位是進則漸而進以成泰矣故曰可以正邦也此但以正進之位言與三進之比于四爲得位者取義自異也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有木而在山上發育峻極疑乎功成治定善己成俗之象君子則體其所以致此之有漸也而居賢德以善之居則止而不遷有世守之意大賢之德則居上以更其俗爲王爲公而治以善之小賢之德則居下以維其俗爲師爲儒而道以善之雖不及聖神之化之速也而與之漸以進焉則其俗之善也固惟君子之所以矣居者安固不搖體艮象也善者從容不迫體巽象也巽爲繩直象法則自守者故曰賢艮止諸躬有得于己之象故曰德艮家也巽風也風被于家故言俗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六二柔順中正而得五應進得其漸者也取于鴻者歸女之禮所重也鴻進最有序而爲漸之尤者也其取象也震艮皆象鳥以一陽之動爲翅本而四耦之柔爲羽艮象上騰震象下集而艮爲黔

彖之屬、飛之大喙而色黑者、鴻也、而又有漸德、故取之、在二居艮中、艮為小石、變則為巽、為長為高、而乘小石之變、則為磐之大石矣、後天巽托先天兌位、故巽藏兌體、兌為口、艮為果蓏、黔喙之屬、二變則互四成坎、坎為飲、是芼實飲食之象具、故宜于飲食、而兌又為說、故為衎衎和樂、象鴻飲食則呼衆和鳴、故見為衎衎也、是于磐為得安、飲食衎衎、且自養以待上應、故得漸進之吉、道已進得安、將進可待、吉孰大焉、

鴻 格物總論雁陽鳥、狀如鵝而小、江淮湖沼間動計千百、大者居中、令雁奴飛而警察、飛有先後、行列秋南春北、鴻其雁之大者也、博物志云、鴻雁大畧相類、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鴻薄雲表、三異也、按取象亦不定是鴻不是雁、其曰鴻亦以鴻該雁言耳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此釋飲食衎衎之所以吉、謂非以徒得飲食之為吉也、蓋有不素

飡者在、爻之飲食、以象屬鴻、言此之飲食、以象之義、屬有六二之德者言也、鴻之飲食、待五巽風之應而高飛、君子之飲食、報五君德之應而上佐也、云爾、本義不素飽、指現在言、程傳云將行其道以及天下、并待將來言、義可兼也、食上之祿、則思盡志以期不負于此日、受君之養、則待道行以期不愧于異時、素者、止此无加之謂、非曰空也、不素則將人浮于食、報大于施、不似祿仕者之求稱而已、吉謂志得盡而道得行爾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六在四、以柔乘剛而順巽、未遂其進、僅得其安而已、故占為无咎、四居巽之下、巽為木、鴻者承下卦之象、言猶乾二之承初言龍也、漸進而至此、故曰漸于木、四動則巽為乾、以為長為高之木、而經金制之、則是木之斲削者矣、何氏楷謂二三四互坎為宫、荀九家有坎為宫、三以一陽橫亘于中、有桷象、殊不知桷乃乘下艮為門闕取也、四在門闕之上、以經斲削之木而高起在門闕上、故象桷、桷乃椽之當屋角而上出者也、鴻足有幕連趾、不能握木而棲、桷則尚方正而可安焉者也、曰或、則得不得、不可必者也、如其得之、則雖非如磐之可樂、亦非陸之可患、故得免于妄集苟安之咎焉耳、

桷 春秋刻其桷、公羊以為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但斲而礱之、大夫斲之、士但首本、淮南子曲木不可以為桷、按桷謂椽之在屋角者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陸、本義從逵解、謂雲路也、亦作阿、此御案所用 阿、大陵也、承五爻之漸于陵、言又進于陵、則高于陵者阿矣、不取象于上爻也、若曰逵也、以上動則巽為坎、坎為雲、見需卦 風乘雲、為風雲得路、而先天巽乃後天坤位、是巽載坤、乃雲上得路之象、儀、本義以為儀飾、乃謂

可用其羽毛為儀飾也、以坎為輿、為曳、為赤、而曳于輿上之赤、為旌旄象、所謂全羽為旞、析羽為旌者是矣、然至用羽為儀飾、豈漸逵者之生鴻也乎、程傳但曰法儀、蓋取其漸為法耳、蓋鴻止則尊中卑外、行則尊前卑後、无一亂者、故取為儀衞、儀從之法則也、云爾、以上為漸之終、進无所復之反、以无應為宜、于人在家為不嫁之保傅、不嫁而有四德者為之 在國為致仕之黎老、超然于進退之外、而但以德為人所取法者也、故其象如此、亦遵御案為說

歸妹 錯漸 象易隨 初動解 二動震 三動大壯 四動臨 五動兌 上動睽 本兌宮七變卦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謂以其有中德而行、故不尚飾、蓋妹之歸、本父事也、父則嫁女、而此曰妹、明是長子承父之事耳、六在五為繼體之君、承父事以嫁妹之象、昔帝乙之嫁妹、正協此爻、其君、指所嫁之姊正位小

君，故曰其君袂，謂震之上耦也。震以一陽承坤體，其上耦正坤體也。坤爲布耦而在上，象袂。在震則爲元黃，嫁服宵衣纁袡，正元黃色。宵黑色纁即黃之赤者耳而曰不如娣之袂，艮者，君袂之元黃動而變兌。兌金也，色白，自元黃而變白，乃剝落之象。其娣，謂下卦之二，下本兌色白，二變乃爲震之元黃，是娣之袂自白而元黃，其象新。君之袂反自元黃而變白，其象舊，故曰不如。夫帝乙之妹，袂不如娣，其不以飾勝也，可知。且容其娣飾之勝己，不自擅美，而欲其恩幸之下逮者矣。月幾望者，兌之先天，坎位也。坎爲月，兌先天二數，後天在坎六數，震先天四數，後天在離三數，合爲十五。月望時也，以象計之。荀氏本作既望，爲合此幾望大建之月，望在十六，故曰幾。上言遲歸，此則正善其得時也。德時兼備，故其占爲吉。或說云，月者，羣陰之主，即女君象也。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故宜家而吉。

亦通。又何氏楷云，王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如京房載帝乙歸妹之辭，則帝乙可知；而其爲妹者，亦可知也。其所取象既不的，所引頗繁曲而仍疏畧，故不錄。帝乙考以无關係，亦不載。

帝乙歸妹易林載成湯嫁妹之辭曰，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又似謂成湯也。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此釋上文所以袂不如娣之故，由帝乙體柔德而居中位，以其所貴尙者行之，而所貴尙乃在德而不在乎飾之炫美故耳。德有光輝，本不貴乎飾；德自儉約，尤不貴夫飾。以所貴行，正所以貴其妹。以所貴者行，正所以貴夫己也。此所以有月望之象，而占爲吉也。德，何氏楷謂如敬不忽于君子，孝不衰于宗廟，慈不畧于妾媵，恩不靳于姻族之類，是也。

易經衷要卷五終

易經衷要卷六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下經

豐 綜旅　錯渙　象易噬嗑　初動小過　二動大壯　三動震　四動明夷　五動革　上動離　本坎宮五變卦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此承日中二句言也考日附太陽天以動月附太陰天以動日對子位曰中月對太陽曰盈皆依天而爲中爲盈者也地偏日東見爲昃地隔月下見爲食故爲昃爲食隨方而別以地也然則日月之中盈天地盈之日月之昃食天地虛之而實非天地之盈虛夫日月也雖天地之爲天地亦不免有盈虛之不齊而皆隨乎時之盈而虛者爲消虛而盈者爲息也時者道之端倪也天地之盈虛且與時爲消息是天地一惟道爲往復矣天地之盈元亨誠之通也天地之虛利貞誠之復也消者天地不常盈而陰以鼓其入機息者天地亦不常虛而陽以鼓其出機也以震承乾事離出坤體故以天地言震陽動而出離陰靜而入故以盈虛消息言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初在豐始凡持盈之道皆基于此故必求正應之四內外夾持以相與于有成也四曰配主者初動則離變而艮艮與上震正反覆相配之象且離在先天配後天震爲同宮離變爲艮又配先天之震爲同宮故震與離之艮皆有配象而九四爲震主故曰配主也遇謂得其來應也旬十干一周也先天離數三變艮則先天艮數七故曰旬自初至上周而復始十變而仍至于四猶足與相應故宜往相遇而无不當之咎也卦自坎宮五變而來坎德固行有尙者至此正得還乎其卦本之德云尙程傳云可嘉尙乃是得上進云爾又程傳以配爲明動相資相需成用雖敵應而有相配之義旬何氏楷謂以納甲言離納己震納庚自己逆數至庚爲旬曰又引吳氏幼清云凡卜筮吉凶以一旬之內爲斷過旬則再卜筮矣又曰自二至五肖坎坎行有尙初九變艮爲止故以往策之何說亦以藏孫用錄之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自上而下曰來此則乃招而來之之謂謂虛己下賢而賢者皆來歸爾己益五本柔暗不足至譽其下初二三四皆賢臣五能以柔中者下于二二爲文明之主應于上而餘爻皆來比上得資其章明以自助由是以致慶譽也以處豐之尊位而上下歸之離火赤兌金白白與赤謂之章五動則上震爲兌故曰章謂羣賢之彬彬乎來集也兌爲口而本乎主聲之震故曰譽又下得文明之應故曰慶譽也又慶古通卿是慶譽爲得卿之譽也

旅 綜豐　錯節　象易賁　初動離　二動鼎　三動晉　四動艮　五動遯　上動小過　本離宮初變卦

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有火而在山上是玉石俱焚之象是以嚴嚴之勢而行火烈之猛也君子則體于止而明之義以之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焉刑獄之于民猶火也火在山上火炎上而不能久爲速去之象君子體離照之義以用明艮止之義以用愼以用刑之易于蒙蔽遁飾也而明以徹之則情得以用刑之易于反覆出入也而愼以定之則罪當于時當處者處當去者去又何淹留之有哉離爲戈兵而耗體乾金爲刑象艮爲門而在下卦爲獄象何氏楷謂留獄猶懸案非留于獄中也于義固通然卦自有獄象在苟不懸案則獄自无久繫于義固不異也

巽 綜兌 初動小畜 二動漸 三動渙 四動姤 五動蠱 上動井

重巽以申命

上下皆巽曰重巽爲風重則前風來而後風繼而非果有二風也巽德善入在天爲風乃天之號令于人則爲君之命令本義所謂順入而必究乎下者是矣重于命爲申命乃即所命而反復以申明之也程傳謂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以合重義而仍以申爲復申朱氏震謂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命益須發號令以象天之風聲王者欲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則必清問于下而察之周告誡于上而行之切此其所以申命也始則入民情之隱而散其不善者終乃入人心之深而動其善者此御案說命必申者一反覆以暢前命中所以然之義一申說以致前命所必于是之心云爾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此專以九五言剛巽巽乎柔謂剛入乎柔而制之也卦本乾體而陰始下生其勢微而位下剛之爲巽體而善入也乃居乎中正以入之巽乎中者九二巽乎中而又得正者九五也剛而巽以下入則剛而无虐故其入也宜適而不忤且巽以下入則剛而无迫故其入也漸漬而不驟而或以不中不正者巽之則或比于枉曲昵于偏私雖入而剛之本德仍不行此剛之巽又巽之以中正者也中正之志本无不得行焉者而又能以巽焉故發乎命而所命之本意于以達重爲申而所申之切念于以伸剛之志既行雖剛之所不處而剛中之被无不下究雖剛所不之而剛正之施无不旁通云也

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則氣耳風而相隨疑乎鼓動之虛行于上而无其實者然君子則體其善入之德而必使實之以行事焉上順而出有必行之權有當行之理故下順而從徵之于事而命无不遵考之于事之行而命无不効非申以至再則何以得入人之深非申以告誡則何以動物之速也申命而實以行事則命不爲虛文而申始不爲徒勞耳申命固重巽之象以巽爲工有事象爲進退有行事象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居陰下有不安意以處陰而下故曰牀下以二居巽之中巽爲木爲直爲繩則有木方牀之象用繩即繩牀也牀在地之上故二當之而曰牀下也又二動爲艮艮爲狗鼠黔喙之屬其巽乃由物怪之入者也故曰在牀下惟有不安故有史巫之用焉史祭祀時作策以告神者巫禳祓時爲歌舞以事神者後天巽在先天兌位是巽中隱有兌體在兌爲口舌先天在後天坤位坤爲文爲文史象也爲口舌巫象也紛若多而不定之意亦從巽爲繩而言之蓋謂牀下者陰邪之所伏入于牀下則察之深矣于是既用史占而知之復以巫禳而去之雖有物祇神怪无能爲害矣紛若者以喻申命之頻煩而行事之纖悉也二與五皆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卦之主也故能盡申命行事之道如此

巫 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有大烖則帥巫以造巫恆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史 世本注黃帝始立史官夏商分置左右左記言右記事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小史詔忌諱內史書王命御史掌贊書

田獲三品

四在上之下爲巽主爻已出于下而入于上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者也居巽之下巽于五也以巽臨下巽于三也以能得承乘

應三爻之歡心故有田獲三品象益四動則爲乾乾爲羣馬入風
木之地且乾之彖爻爲野人（見同）故爲田象獲三品者巽爲臭爲進
退爲入而巽爲卦主故皆爲四所獲也君以爲臭者升香之乾豆
也君與爲進退者則犠牲之賓客也君與所自入者則充君之庖
者也故不曰三物而曰三品從所用而等焉者也何氏（楷）云互卦
離爲網罟爲戈兵蒐狩象也巽利倍故多獲三以剛居剛且與上
宗廟應乾豆象初與四應賓客象五爲君位承五而獻之有充君
之庖象皆通任氏（啓運）云巽爲雞離爲雉兌爲鹿豕合也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九在五爲得中己入于所當入之位受上下之歸者也故雖无初
事而有終事然既无初矣而有終中必有所更焉者矣庚則從革
之金也故以庚言而既事乎更必有安定于事前故取先庚三日

之丁爲安定象又必當揆度于事後故取後庚三日之癸爲揆度
之象又庚之正位在兌後天先乎兌之三位者巽也後乎兌之三
位者艮也帝位本出乎震故震爲最初而終乎艮今于巽之五曰
先庚三日是從齊乎巽者始是仍申无初意後庚三日是仍終于
艮乃申有終之意吉之云者上文言貞己得吉此言動不求進故
動亦无不得吉也云耳何氏（楷）則先詳納甲之法而曰震巽相薄
震究爲蕃鮮震變巽也巽究爲躁卦巽變震也當巽之時情風積
而亂基伏矣故須震德以治之震納庚內卦巽伏震先庚也九五
變則三至五又互震後庚也曰三日者三爻之象以理言則當從
變更之說十干戊己爲中甲庚爲午衝甲仁也庚義也陰陽四時
之大紀蠱言先後甲甲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曰終則有始巽言
先後庚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

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取諸甲巽者事
之權也以更事言之取諸庚云上吉以德言下吉以化言（說雖異之以備錄用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五居中而九得正是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靜以貞得吉動以
更得吉巽之九二其吉亦重不特內悔亡而外之不利无也位得
中亦九二之所同而二不如五之正而中故同是剛巽志行而九
五爲尤吉也正中雖曰正而稱乎其位之德在是矣故止言其位
以釋之云

兌（綜巽 初動困 二動隨 三動夬 四動節 五動歸妹 上動履）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

此釋亨且利貞之義卽卦體而德在其中說本柔德之所其也陰
說于陽而爲陽所說然止說乎外而无剛以實之則說不本于至
誠非亨也剛實于柔說之亨固不必言矣然剛不得其中而柔外
焉說雖亨而不得其正非貞也此則剛居中而柔外以說之是說
不特亨而且利貞者矣正者先有得乎天理之正而始卽人心之
安者也得天理之正故順乎天而天不可見則天視自民天聽自
民但驗諸應乎人者而已其應乎人仍應以人心之天理也且應
乎人卽順乎天之顯現者耳何以驗其應乎人先卽安常處時驗
之或教以行而躬先率之勞以五常五事之繁重或役以事而身
先勤之勞以四民四時之興作苟能以說道先之而民不特說之
且忘上之勞已與在己之勞也此雖未足觀說民民說之備而說
之于民无不于常時乎基之與平時乎裕之也故卽先民忘勞則

亨貞應乎人之道驗之早已過半矣云也內剛乾德故曰順天外柔坤德坤為民眾故曰應人先天乾一之下即兌二為序之最在前故曰先民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惟其剛中而柔外而不徒外之柔也故其說也利于貞以貞有正之道在剛之中故也剛對柔外而言則中不止是二五此中雖對柔實指上下之中言惟剛而得上下之中故正固之道即在是利于貞者貞則始合于卦德而亨皆得正故以貞之為利云說字中藏有亨一層在王氏弼曰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是也不剛中而柔外說以諂也剛不中而柔外說以邪也皆非說之利也故曰利貞餘見上

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惟能說以利于貞故能應乎天而順乎人以天理之所在皆以正而天理即驗于人心故也兌本乾體而上乃毀折故不言元而止言亨利貞此不言亨彖傳謂不必釋備已然則利貞固本乾坤也故以利于正者順之人之說而亨也特順乎天之應而已非有二也亦非可與順乎天者配言也餘見上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勞民者大都不越教民之民行養民之民事爾勞以民所樂就者民固見其從已也而說即勞以民所憚為者民亦諒其為已也而亦說是以說道勞民也而上又先之使民從容以赴也而不之迫促優游以至也而不之苛求所謂說以先民也忘其勞忘己之勞也說之至其心中目中但見說而不見勞故忘兌後天在先天坎位坎為勞卦故言勞餘見上

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極言說道而贊之上極天理下極人心于廣而見其大可以經常可以御變于久而見其大勸者民得說而自相勉勵奮發也亦動于天之順而民之應爾勞與死且忘則說之佚與生者无論矣咏矣哉語意更有餘于勸者在而勸其分內且猶小事也云爾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而相麗疑各有其淵源之所出亦各有派別之所歸而不相入矣君子則體其交相浸潤之互益而以朋友講習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亦同類為朋而同道為友也講言知習言行講乃問習乃學講多在理習多在事此說心之尤大者故以之而當兌德也兌為附決相附而合決擇而交莫如朋友故重兌取朋友象兌為口舌為辭說故象講兌在先天坎位中藏坎坎善習者也故言習且

以時習正得說之道也

初九和兌吉

初以陽爻居說體而上无應與說而无所繫戀者其說也公矣而處乎最下兌澤也性善下初九在下是獨受上澤以澤物者也而動則下動為坎坎中實其說又最誠又為通既受上澤而又能通者也惟利物為義之和兌金主義九以利物而得和是以和為利者也故曰和兌而占吉和者天下之達道无施不通无行不可故曰吉也何氏楷云當說之時陽亦取說義兌為天地之柔氣故象戒以貞而爻每善剛六畫惟初不比陰柔无應于四无欲于三无繫于二廓然大公和而不同說之正也云云亦合本義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以剛居中為下卦說主中藏先天坎位且得坎爻孚誠有餘

者也，上比六三之陰，疑有悔矣。然以剛中之德相孚而動則爲震，震則感動之最神者，故三之小人不忍欺，而初則信之，但有同德相和之吉，而非德相比之悔亡也。蘇氏軾云：「信于其類謂之孚。兌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于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爲利也」云云。夫見孚于君子，則小人亦順于君子之見孚，非復小人之故矣，故其悔可亡而吉。君子得助于君子，與小人見化于君子，皆吉道也。

渙 綜節 旁通豐 象易井 初動中孚 二動觀 三動巽 四動訟 五動蒙 上動坎 本離宮五變卦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以卦爻往來釋渙所以能亨之義。卦自漸之九來居二，六上居三，而成渙。剛來則下爲坎險陷之地，易窮也。以得中而有同德尊位之九五應，故不窮，以皆陽剛相濟也。柔得位乎外卦，則得上同于九五，而陰柔得有所依托也。上同謂上同五，居外卦耳。卦名渙，而以聚其渙爲德。九來爲濟渙之應，六往爲聯渙之比。當渙而能守中，則未渙者不至于離散；當渙而能上比，則已渙者乃得以相通。來而不窮者，固其本也；得位上同者，致其用也。固本則保聚有其基，致用則聯屬有其具。此本御案之說

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則水爲所震蕩，是離散不定之象。先王思所以聚其渙，莫如于其精神之所注者聚之。精神爲之聚，而渙者不渙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爲格以報本反始之誠。于享帝見萬物一體之思，于立廟動百世一家之感，則胞與同原，手足同氣，而渙者合矣。蓋享于帝者，聚天下報本之精神于一人，以達于帝；立廟者，聚合族報本之精神于一己，以假于廟。故郊壇建，宗廟立，而人心有所

繫屬矣。蓋動之以不敢違天、不忍倍祖之天良也。故舜受命，即類上帝，禋六宗；武王大告，即舉柴望，祀清廟。此所以一天下之先務也。爲卦下坎上巽，巽爲萬物潔齊之地而主臭，乃升煙之象；又乘爲隱伏、爲通之坎，是升禋以達誠于冥漠也。坎在正北，而中藏先天坤體，正北帝座之所在。卦本在離，是離明相見之主，在南郊而北面以事之象，故曰享于帝。又巽木也，爲長高，爲繩直，而在嚮明而治之離左，是左宗廟之象也。假廟之取象同享帝，又坎中藏坤，又廟中有境內之象也。吳氏澄云：「天神升上，如在天之風，故享帝取巽風之象。二三四互震，爲主萬物之帝，則象祭者降在天之神于地上也。人之魄降下，如在地之水，故立廟取下卦坎。三四五互艮爲廟，則象祭者升在地之魄于廟中也。」取象甚疏，亦載之以便用

廟在王宮之左，天子七廟同都宮，入庫門左，其廟門之隔牆當治朝，入廟門有唐塗，如治朝之制，廟門當大寢，有闈門通大寢。東廟太祖廟，君中，昭穆順祖廟以次爲左右，其寢室堂階一切如生人宮室。廟門之南有喪國之社稷，其北牆後乃府庫及諸司官府次舍。

亨帝見前豫卦下

渙奔其机，悔亡。

九而居二，宜有悔矣。若能就所安，則悔可亡。机同几，俯憑以爲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之時，陰陽親比，賴以相安。机二合初爲象，益九二之剛本自外來而得中，爲去危就安。去外危而來，故曰奔；就中之安，爲得机，有所憑以安居，然後可動而不窮也。坎爲堅多心之木，爲矯揉。二以陽奇在上爲面，初以二偶在下爲足。坎中隱先天之坤，爲地，下二爻又爲地。地上而有矯揉之木，且爲有面有足者，非几而何？古人度地坐以几爲憑，然惟居中之尊者設之，左右之侍坐者不敢也。是几合二與初爲象，非專自初而設。机亦明乎其中位也。動則爲坤，坤德行地，本

无疆者也故有奔象何氏謂九二互震有動機所以貴奔者欲其爲震不爲坎也引或說坎爲亟心之馬故有奔象又謂互震爲足揉木有足乃几之象皆可通几同机左傳設几而不倚可証又何氏謂奔去其机說自近情但與剛來不合且與御寄所凭不同故不

几周禮五几玉几雕几丹几漆几素几

六四渙其羣元吉

六四居上之下爲巽主爻巽動坎則渙巽變乾則渙者不渙矣故惟四爲重也四與初六爲正應六三爲近比皆陰柔也故爲羣四動則附于九五之陽而巽變爲純乾是自散其陰柔之私黨而還其剛健之體故得完其乾元之善而占爲聚渙之吉者也蘊氏渝云四爲近君大臣渙吾羣以絶朋黨之累天下當服吾之公而歸吾之心此所謂大善而吉也葢陰柔之合羣爲固者徒以私相結

孳相附耳非眞聚也惟无私者公道足以服人惟无邪者正理可以動衆此所謂散中之聚人臣體國者之大善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主聚渙之德者能發散號令出已所居積以濟天下之渙者也汗者人身所以宣壅滯達鬱抑王者以天下爲一體發號由中誠而出一宣達其壅滯鬱抑而與爲暢發之使天下之精神復聚也王居謂府庫之壅積于上者渙其所聚本王者一體天下之分内故不曰吉而曰无咎渙在王居則不爲渙之咎也渙而曰汗者汗爲心腋血所化也坎爲血卦五爲坎之九二正應而渙之使血升于上而發散爲汗故五應二而大其渙乃渙汗象也巽風主聲而動則爲艮艮爲喙聲出于喙而風行于上象號令下坎爲耳故五動二應爲渙其大號之象而曰汗者如其出

而不反也艮又爲門闕本于巽之爲高卦本在離宮以高闕當嚮明之地者王居象也而離中隱乾爲金爲王故又爲居積之象也

節綜渙　旁通旅　象易困　初動坎　二動屯　三動需　四動兌　五動臨　上動中孚　本坎宮初變卦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此以卦體釋節之所以亨也葢節以約止爲義疑无可言通達者而此之亨正以无過不及而得亨之之道也以乾本純剛坤本純柔純則恐其无節而分坤五之柔于三以節乾之剛分乾三之剛于五以節坤之柔其分則既有節矣而剛在五二又得卦之中位是剛之中德居乾之君而能節及天下者也趙氏鉅曰統觀全體而剛柔適均則得以相濟而一張一弛惟其稱析觀二體而二五得中无過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由是以制度數而隆殺皆中以議德行而進反皆中此其所以得亨也葢坎剛與兌柔分則兌性

之流未足變坎性之止故曰節而剛皆得位則坎中之動適足通兌中之應故得亨也以卦本坎宮一變而惟心亨之德自在又爻之變來自泰恐承平之後樂盈過而无節故分剛柔以節之而剛適得中故其亨皆由于卦與爻位之本德也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此即卦體之爻德而釋亨之所以也當位承剛柔分謂全體各當其位而五爲主中正之通指九五之于九二而五爲尊當位以位言中正以德言諸爻皆有位而五爲卦之主位二亦得中而五則更中且正也惟當位則有節天下之權而其節有可亨之道惟中正斯能通天下之志而其節乃適行其能亨之德者也以節以通皆以五二之相應二應五而五之以節以通遂以達于全體矣節而通者限止之而適得其自然之合當然之安而无拘之迫之之

嚴故當尊位者必有當位中正之德而始能亨也語意遞卸

中正以通

中爲二同正惟五獨惟中則張弛得其當緩急得其宜益无過亦无不及也中而正不偏于或文或質之獨見不倚于欲損欲益之私心夫是以節制雖嚴皆適乎天理之順節文雖密而協乎人心之安也凡同稟此天理同具此人心者无不潛孚默感于其所以節而自節之以俯赴乎九五中正之德者也故亨以坎爲通有亨道而卦本又坎宮所變故以亨言而曰通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推言節之道甚大天地亦以有節故能成四時也天地之數六十此卦適當六十卦三百六十爻與一歲三百六十餘日相當天以五運地以六制五日爲候三候一氣氣六節而時成節二十有

四而四時成冬後有春剛節柔也夏後有秋柔節剛也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聖人觀節道以制爲長短大小之度品式備具一範于禮不傷財量入爲出也不害民時使薄斂也皆節道之有關于天下而大禮與天地同節者也以上皆取何氏說坎以坤體得乾中兌以乾體得坤上是中少代乾坤用事故以天地言兌秋先天載後天之巽爲後天春季坎冬藏先天之坤爲後天夏季故以四時言秋冬收斂成象也而春夏之成皆在季月故以之言四時之成兌爲毀折故言傷坎之險陷故言害二體合而成節之亨故曰不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

四時之在天地間本止一陰陽之遞運而已自于其大少者別之而爲四焉四立時之驗于地二至二分時之驗于天是四立爲地之節之分至爲天之節之也餘節則天地合節之四時非節之而始有乃節之而始成以成功者不退陽必亢而陰必戰故以節之者成之成者因而就之亦從而遂之之謂立春以節冬者也而驚蟄今雨水在正月節驚蟄二月節古反是雨水又以節分前之春春分以節春之中者也而清明穀雨又節分後之春立夏以節春者也而小滿芒種節至前之夏夏至以節夏之中者也而小暑大暑以節至後之夏立秋以節夏者也而處暑白露以節分前之秋秋分以節秋之中者也而寒露霜降以節分後之秋立冬以節秋者也小雪大雪以節至前之冬冬至以節冬之中者也而小寒大寒以節至後之冬節之大者節于時後節之小者節于時中有小節以分節之而四時之成也不驟有大節以合節之而四時之成也不移天地且以節而況天地之間者乎云爾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度者尊卑貴賤之法度如分寸豪釐之不容踰越者也而本節以制之則約矣天下久泰之後多流于奢奢則傷財節則儉矣何傷但儉則不傷于財之出而恐傷于財之入節則儉得其當矣故曰不傷久泰之後多流于淫淫則害民節則減矣何害但減則不害于民之性而害于民之生節則減得其宜矣故曰不害蓋不過文亦不過質不過益亦不過損也鄭氏元云府庫空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殊混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在澤上盈而易溢是其水之无節者君子則體以宜有限止之義而制數度議德行焉數自一二以至千萬度自分寸以及丈尋制爲數而度以準之也數度則橫爲廣狹直爲高下積爲多寡輕

重、形爲大小著微、凡貴賤尊卑之等殺皆在于是、而又恐制于民而末本于已也、故先于已身而議德行焉、德卽書所稱寬而栗等之九德也、議者、講求乎過不及之當而已、議于德而行準焉、行、所以身體而力行其德者耳、數度者、節之事、德行者、節之道、非必專爲制數度而始議德行也、立言者從其節之大、而推本于其及身也云爾、葢數有定故以有定制之、而當位以節德行无定、故以无定者議之而中正以通坎爲矯揉、制之象、說爲口、議之象也、

六四安節亨

六四居上坎之下、坎險且陷、不安甚矣、而乃上近九五、承節道之甚便者、順其節焉者而節之則无上溢旁出之象、然恐強制勉承非四之所能安也、而四動則爲兌、兌卽下卦初與之應則下有所歸、順受于上、而說施于下、无勉強也、故曰安、是大臣奉君之數度

德行、施于民而民說者也、故亨、安、謂安于心、不待勞而能安于身、不待危以動、亨、謂有行之而无不通、有應之而无不達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惟當位故其節也、出于優游樂易、而无所爲艱難、故曰甘、趙氏汝楳若說心有味于其間者、然趙氏汝楳曰、甘受和、節味之偏、而適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節之吉也、是已、惟中正以通、故无所之而不得天下之尊、嘉曰往有尚也、有尚見中正以通義葢行有尚者、本坎德而在甘節時、尤无往而不得其甘者也、卽指節于下而言、葢九五動則爲坤、坤順德也、順所當節而節、節之美者也、坤爲土、土德作甘、故曰甘節也、葢甘節本自吉、往有尚則又從甘節之吉而推言之也

中孚 錯小過 綜无妄 上下易大過 初動渙 二動益 三動小畜 四動履 五動損 上動節 本艮宮六變

卦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本義爲卦下兌上巽、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皆孚信象、又下說應上、上巽順下、亦孚義、夫孚于文從爪從子、乃鳥抱子之象、葢謂中有實而一氣相通之謂也、乃中實之象、但非中虛、无以受中實之孚、孚耳、孚出于中、雖豚魚之无知者亦得感格、故吉、守斯中孚之吉以往、雖大川之險可涉、何況于他也云爾、豚與魚皆疑坎象、以後天兌在先天坎位、是兌中藏有坎象也、而二物亦且皆巽象、魚得水而活、豚遇風而顚、豚美脊而下首、魚廣頟而歧尾、是豚坎象而性于巽、魚巽象而性于坎、二物于人觀之似无可孚、以象觀之、則有孚理、苟孚出于中、自有无不可

孚者、任氏運啓謂豚魚乃魚之似豚者、生大澤中、風將起則出、隨風所向、云此卽江豚也、在海者曰海豚、狀同而大、以象合之、亦通、大川、坎也、兌中旣藏坎體、後天坎又在先天坤位、後天坤、又在先天巽位、是涉坎川而得厚載之安、厚載之安、實載于巽木之故也、險而得易、陷而得坦、故曰利涉、利貞者、中已孚、不宜變動、其中之所孚也、亦以孚必利于正、否則孚固出于中之誠、然而或如盜俠之相結、男女之相私、壯夫之死激、愚夫之死諒、何吉之有、而曰利也、貞正固二解通用、何任二氏謂中孚如豚魚者說不可用、不錄

豚魚 陳藏器云形如豚、鼻在腦上、作聲噴水、直上數百爲羣、李時珍云形如數百斤猪、色青黑如鮎、有兩乳、一浮一沉、名曰拜風、江豚小而海豚大、再小者河豚、大者尺餘、背青白、有黃鑁、亦無鱗、無腮、無膽、腹下白而不光、然不爲風動、非巽之所取象也

中孚豚魚吉

此當五字作一句、謂中孚及豚魚之爲吉也、孚從爪從子、如鳥之抱卵、誠中凝而雛自化、皆如期而不失信云、然則孚之本于至誠始乎天之不容僞、而成于天之不少爽、孚出于中、則无所倚著而誠之至矣、何氏楷謂巽爲風兌爲澤、澤將風則浮出水面、南風口向南、北風口向北、以豚魚澤處而知風、不爽其信、爲全乎天、人之孚積于中、若豚魚云云、是解中孚爲如豚魚吉矣、非也、孚及豚魚、苟无機心以待之、居然呼而至、揮之而去、何嘗不可孚者、卽以拜風之豚魚、江海舟子、皆能以誠禱息其患、是更可以誠孚者矣、特以无知故謂孚而及此、則人物无不孚也云爾、餘見上、載何說便採用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上以柔內剛得中、據卦體言、此分二體、以卦德言其用也、上以孚順于下、下以孚說於上、而上下交、內以說孚於外、外以巽孚于內

則內外浹、孚乃化邦、乃并承上柔在內而剛得中言之、夫既有柔在內、而中虛以受孚、而剛又得中、其于卦體已足孚矣、而卦德又上下內外之交孚如此、乃化邦而亦有餘者云爾、上下內外之相孚、化邦之道盡矣、卦本在艮、艮爲門闕、家之象、而中藏先天之震、震爲諸侯、震驚百里、有邦之象、故責以化邦、化正如乳卵者之煦嫗覆育、至其時而自然成就云也、乃者、鄭重之辭、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此釋所以利涉大川之義、川而大、兌中藏坎故也、利于涉、有所乘以涉者也、所乘者巽耳、巽爲木、與風同德、同德之風、而引木行于兌川之上、川而得兌之說、非純坎之險陷比、乃安流也、而巽風行巽木、又順風也、但恐有人謀人爲以亂之、或左或右、或先或後、反不得其自然者矣、而今中孚乃虛中之象也、无人謀人爲、一任乎所乘而往、則乘木如履平地、而得其安矣、故曰利涉、非竟无人无人則乘之者誰、以中孚之至相忘于行、所无事、故雖有人而若虛焉耳、巽爲繩直、爲工、爲長、爲進退、而載在先天之兌上、木而受工人繩直之制度、其形長而進退于澤上者、非舟而何、先天巽位、坤在焉、是巽上載坤也、故其本舟、有平地之安象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此釋中孚所以利于貞之義、以中孚之所以孚、本于天道之至誠也、特至誠之在天、一于正固而已、而人或不能、苟能中孚之始、持以正而孚不妄施、方是合乎天道之本然、苟能終專以固、而孚不中變、方得感于天道之自然也云爾、應有應合應感二義、乃是必至是而始得之意、應天、對及豚魚涉川言、言非特及豚魚、而且可格天、不特涉大川、而并得天助之意也、巽兌皆從乾體變、故從天

言之也、

虞吉有他不燕

初爲孚始、而九居之、必有專一之孚、而无他歧者也、葢物欲未交雜、感未接之時、故志氣清明、而虞度不失其當也、必于虞者、以四應陰柔進退未果、孚之者、必內度之己、外度之人、而後可以專一之、虞者、虞之无不得者、故曰吉、葢孚得其人、則將來之化邦涉川皆在是、故吉、有他者、初也而有變動、則兌化爲坎、坎爲多心而險陷、多心、卽他念他意、不歧則亂、故云有他、險陷、卽不得安矣、故曰不燕、燕、安也、虞訓度、周禮山虞澤虞之、取以名官、謂度量其山川之事者、而任氏啓運以虞爲鳥、云一名固澤、謂此于澤而不變之象、考卽爾雅所謂鶩澤虞也、似水鴞、蒼黑色、頭有白肉冠、赤足、于象則取于初之變坎也、坎水黑色、本兌體、故上戴兌色而冠白、下變

坎爲大赤，故足赤，坎又伏鳥象而虞，又常止不去者，若是則燕亦當是乙燕也，燕安也，亦信物，去來不失其時，行止不失其主，而廣頟歧尾巽之象，挺翅乘風巽之德，然不如訓度與安之當也附載後說亦以便用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在二爲中孚之實，而九五以同德應，故有和與靡之象也，以二與五爲中孚之主，居兌之中，兌金爲銳而色白，又爲口，又爲澤，而動則爲震，震有飛鳥下止象，而善鳴，爲的顙，爲作足，鳥則惟鶴色白，銳喙高顙，善鳴長足，特立而喜下游于澤者也，故象之，在陰二陰位也，九既變兌爲震，則二位乃竹葦萑葦之處矣，其子謂五，五在巽中，巽爲白，爲風，主聲白而乘風，以聲應，亦爲鶴和象，先天兌在東南，後天則巽在焉，是先木兌而後得巽，故曰其子，好爵卽艮

貴也，震司春主仁，仁爲天之尊爵也，吾二自謂，爾謂五，兌變而震乃有此好爵，然巽之究爲躁卦，是變震之德，巽亦有之，故德與五同，繫戀之也，巽爲繩，故有縻象靡古作縻此爻大意，謂二積其誠以孚于五，而得五之孚應，與之相繾綣云，此從本義爲解也，何氏楷云，二互震變震爲鶴，兌爲正秋，八月白露降，鶴乃鳴，故以鶴言，鶴知時，以夜半鳴，行依洲嶼，不集林木，二陰位在兌澤中，艮山之下，幽隱之處，故鳴在陰，二變則互爲坤，有母象，陽大爲鶴，三四陰爲其子，卦象中二陰如鳥卵，二上孚之，如鳥之抱卵，然亦孚象也，兌爲口舌，互震變震爲鳴，故又有和象，又云，好爵指五，本卦複體離，離爲爵，雀也，象其形爲酌器，大夫以上與燕饗，然後賜爵，因謂秩爲爵，五君位，又有剛中之德，乃體天爵而據人爵之尊者，故謂之好爵，爵之尊者，稱其人爲好爵，爾指三四也，五入人如風，故稱縻，如

從風而靡之靡也，鶴子鳴和，爾我隨風一體，上巽相隨，順入于五中，說之至，更入之深，吾與爾靡之之象，其說不的，錄之以惟備用者

御案取張氏浚說，以其子和之，謂初，好爵旨酒也，靡謂醉也，二無上應，與初同德，故有此象，言父子明不出戶庭，言爾我明不踰同類，處于陰而子和，不求聞達可知，吾與爾惟二人同心而已，君子實行不務遠而修于邇，如此云，其初爲鶴子，取象畧不異于二，但同象而在其下，象鶴之所乳字也，故曰子，爵爲酌器，亦以爲木爲上，取靡爲醉，是取巽之爲臭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釋上文爻辭，幷好爵義在內，而撮要于首句耳，願從原，謂本來安于此之謂，心之所願，知其和其與，是出于本心之誠，然而非徒由間時之感興，與後來之轉念矣，心願而曰中，則又非有出于偏

私之發與曲意之徇者，在眞孚之由中，而又得其正者矣，其曰心願，則本无求聲聞于遠到也，又可知，是兼與應而言者也

鶴大于鵠長三尺高三尺餘喙長四寸丹頂赤目赤頰青脚修頸凋尾粗膝纖指白羽黑翎亦有灰色者嘗以夜半鳴聲唳雲霄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聲交而孕陽鳥也而游于陰故取象也　爵說文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埤雅云一升曰爵亦取其鳴節以戒荒淫

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在四居陰得位，上近于五，五君位也，四近于五，合爲半坎，坎爲月，幾望者，巽先天數五，六四動，則巽爲乾，乾數一，一十也，合爲十五，納甲十五乾象，月盈甲壬，此曰幾望，荀本原作既望也，且月大建望在十六，十五亦幾于望耳，又五爲乾中，載離體，而月近焉，受光之象，月盈則食，故以幾望爲極盛，馬云匹，古人駕四馬，臣卑不能備純色，而服與服，驂與驂，必相配，故曰匹，四本與初應，初動則下

兌為坎乃美脊之馬也與四之牛坎為匹今四動而上巽為乾乾雖亦馬而與美脊之馬不相匹矣故曰馬匹亡蓋四无五比則論應今既與五遇則以從上五為義而絶同類之下應是居大臣之位無有私羣朋之象也无咎者无有喪朋之咎也與坤之喪朋而得主大意同（此據御案為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以九五陽剛居中正為孚之主所謂孚乃化邦者也孚于九二在下之同德君臣皆至誠相結而孚乃化及于天下矣五動則巽變而艮艮為手為指而又以止為義故象于攣而曰攣如也中孚也而曰攣如抑疑于強相結者然得不近于孚不由中之咎乎而在五則誠能中正以通者孚實由中而无不中之咎也蓋人臣之孚于上也宜專故不絶類即咎人君之孚宜遍天下一家无類可絶

故无不絶類之咎而本義謂孚九二者非二无由遍孚也

小過（錯中孚 象易頤 初動豐 二動恆 三動豫 四動謙 五動咸 上動旅 本兌宮六變卦）

公弋取彼在穴

六以陰而居尊位當小過之時可小事不可大事者也上密雲不雨陰上結而陽不流膏澤不下於民矣爻辭謂欲就大事則當下求巖穴之士以自輔也穴謂在下深居不出者弋以生絲繳矢而射之所謂不宜上宜下也穴指下應之二下卦艮中虛下通有穴象後天艮中藏先天震為龍雷密雲不雨必得震以動之而後雨喻人君當求長善之德與為鼓舞作興而膏澤始得下焉雨曰弋者何氏（楷）云大象坎體為弓本爻震竹為矢約象兌金為鏃下互巽繩為絲皆弋象又坎為曳亦弋之之象也是蓋戒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而曰弋者則以其但可小事故教其潛蹤而密致之也

夫既曰小過可小事則五非大君可知故曰公而不曰王也

既濟（錯未濟 初動蹇 二動需 三動屯 四動革 五動明夷 上動家人 本坎宮三變卦）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此以卦體釋所以利于貞之義剛柔正者剛皆得奇柔皆得偶位當者剛皆在陽柔皆在陰也既濟之時陽大皆亨而疑陰小未亨耳然陽大既亨則陰小者亦自亨而斷不宜于變動矣蓋剛柔之位既正且當以陰小之未亨不能正固而變動焉勢必陰于陽而陽易陰則剛柔皆失正而各不當位云也剛柔失正不當位不特陽之不利而陰亦未為利卦辭專以利貞責之小以陽得正位而且亨自无不貞之理者其不貞皆由于小故耳其實貞之為利不特大而小亦然也彖傳之意謂時當既濟則貴有常尊賤有等衰止宜於臣從君妻從夫僕從主子從父弟從兄固守當位之正庶

得常安于既濟也為繼體守成之主言而意在戒羣小之際承平而妄覬覦者云爾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本義謂曳下尾後初象也曳輪則不前濡尾則不濟謹戒之意李氏（簡）云既濟之初濡尾曳輪見其用力之難也雖濡尾何咎蓋曳輪者有心于曳之也濡尾者非有心于濡之也當濟之時衆皆競濟故有濡尾之患惟能曳其輪則雖濡其尾而猶可及止也觀夫子象辭可見（蓋字下照御案全文錄之）以此本坎中三變卦下卦離離卦本是坎此之所取皆上應及卦本之坎象也坎為輪為曳又坎為美脊下爻則在脊之下故曰尾而見于此者既濟志在前進初志在從四以進于五故曳四之輪而自濡其尾則曳輪指正應之坎而濡尾指卦本之坎也非坎水何濡之有初九為離之下性炎上而

求濟也鋭故急求曳四之輪而已尾之濡不顧也不然離也初動亦艮何輪之曳而何尾之濡也哉何氏楷云二三四互坎在前爲輪爲曳初在車後尾象在水之下濡象亦皆不于初九取也艮以卦義爲濟濟爲渡水之名初方渡在于卦本及上應取象也

繻有衣袽

六在四以柔居柔能先時而豫備者也程傳以繻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子夏傳作茹爲合六四處上之下與上相接爲方濟之際而四動互巽乃乘木濟川之象後天巽在先天兌位兌爲澤澤卽繻也後世謂之汗衫隱中衣內古名澤詩與子同澤卽此因其常潤澤而名澤故取象于兌兌又隱于巽中象繻之爲裏衣也袽同茹古以竹茹補舟漏今用麻筋茹爲竹衣故從衣作袽蓋巽亦柔木乃茹象也繻有衣袽言繻中衣間常懷茹以備舟漏以自

坎而巽有濟象而中隱毀折之兌故常防濟具之未周而懷物以備急需之用也繻從說文作需于義亦合何氏從繻作繒綵解云離文明繒綵象袽通作帤塞漏孔之敝帛四變互體爲乾衣之象也變兌爲毀折衣敝象也坎爲隱伏繻有衣袽之象如治平之世有小人竄伏于其閒以起下文終日戒之意與本義異錄以備採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言九五居尊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云云

御案專取潘姚二氏說其說大概謂九五陽剛中正當既濟時物大豐盛驕奢易萌而誠敬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示警而爲訓焉誠是也上坎先天在正西下離先天在正東五家爲鄰坎與離正相去五位故以東鄰爲離西鄰爲坎純離爲牛二動而離爲乾乾金也順離之爲兵者變之則刃矣牛見刃故曰殺而離則无祭象也坎爲豕特牲也五動則變坤坤爲釜而下有離火則豕熟于釜矣是特牲饋熟之禮也而坎爲隱伏爲通而中實以中誠通于隱伏祭象也九五尊位而用特牲饋食禮薄矣薄祭也而誠有餘故視東鄰而以爲不如其實受福耳謂誠信可昭在敬不在物明德可享以實不以文如西鄰者必不虛受嘏而實獲鬼神之佑護云何氏楷則謂陽與陽爲鄰坎居北東鄰陰與陰爲鄰離居南西鄰也既濟上體坎坎爲刑殺牛象未濟上體離離屬夏夏祭曰禴禴夏祭喻時盛而且不過用云云其取象未合也

未濟　錯既濟　初動睽　二動晉　三動鼎　四動蒙　五動訟　上動解　本離宮三變卦

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不相交矣性既殊用既別何待于辨君子體于未濟之非不濟也未濟則將及濟矣故愼以辨而居之以待濟也炎上潤

下物不同也居南位北方不同也不愼其辨也相尅而用不施不居其體則失地而體不立愼辨物者物以羣分而不相害愼居方者方以類聚而得相助辨物火照于上而各明其辨居方水行于下而各就其方又離明照坎隱伏辨之象也先天後天惟離坎則始終對待故象居方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在五似非正也疑有悔矣然文明之主居剛位而得二之剛應虛心以求下于賢自得濟于所未濟故不待變動而自得吉益六雖陰而內托乾體乃日麗中天之象故雖陰居陽而自无悔也上悔亡者本有悔而亡无悔者本無可悔者在也君子之光正自中明所以貞吉之故謂其不待變而君子之光本自足孚于上下以得吉云以五爲離之中內托乾體卽乾五飛龍在天之大也日麗

而普照下應坎主何孚如之若變動而爲乾乾爲寒是重寒而下乘坎寒水相因此離宮三變卦也如此而離德盡矣故以貞而吉者正欲正固以不變其君子文明之離德而始有孚楊氏（秀廷）所謂時如日之在冬火之在夜也故得吉云光者明之用于其下照于坎而得映射者言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此釋君子之光之所以孚吉者以其本體之盛故云爾管氏（輅）云日中爲光朝日爲暉項氏（安世）云暉者光中之氣何氏（楷）云及物爲光斂光爲暉故日中之日夜間之燎（詩庭燎有煇）其暉散則爲光朝日之日向晨之燎其光斂則爲暉暈者（周禮眡祲以十暈爲十煇）亦光斂于體內暉光相爲體用云象辭謂君子之光有孚吉者不待光之及物也自其英華之初發于始者而吉道已存并不必光之及人也即其

闇然之日章于內者而吉理已具而僅于光而求其孚吉則已後矣末矣云爾盎雖明而出于乾體本自離宮之至此也故其光之本體爲盛大矣

易經衷要卷六終

易經衷要卷七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黃龍藻應陽仝校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言未畫卦作易以前无之非易理之昭著然則聖人之畫卦以定乾坤位貴賤斷剛柔以生吉凶而見變化者止因天地之本然而非有人爲其間也云爾混沌初分陽之輕清上浮爲天而尊于上陰之重濁下凝爲地而卑于下凡天下地上之從尊從卑者皆統于此而卦之首列乾上坤下者其義已定于此天高地卑固已

由是有從地而上者无定之卑高就地而言澤卑而山高水卑而火高就地而天言山澤水火卑而風雷高專于天言又風卑而雷高陳具列于共見者也以從地言故先卑而易中卦爻貴賤之位位于此天動地靜固已從天而下者无一時无動靜也就天而言雷動而風靜火動而水靜從天而地言風雷水火動而山澤靜專于地言則澤動而山靜常恆性之不易者也以從天言故先動而易中卦畫剛柔之斷斷于此類聚羣分總上通言之于造化之體在天有方焉春秋冬夏應乎南北東西其生殺之氣則以類聚在地有物焉其高下燥溼別爲浮沉升降其清濁之品則以羣分（方類）云云（本御案）則卦爻吉凶之生即生于此于造化之用天主氣即其羣分于下者而萃其所以爲物之精英升以成象以各昭其物地主質即其類聚于上者承其所以爲類之氣機而凝以成形以各

如其類則卦爻變化之見、卽見于此、是易之乾坤、卽以天地定貴賤、卽以卑高位、剛柔卽以動靜斷、吉凶卽以羣類生、變化卽以形象見、聖人亦行其所无事云爾、此言對待之陰陽、不易交易之體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不及周易之首乾坤、爲自定于天地之本然也、乾坤者、本以之象天地耳、乾必于上、坤必于下、非畫乾坤者上下之、其上尊下卑、自有天地之日而已定、云天大地小、天先地後、大包小、先率後、故云尊、天之尊、地且尊而順承之而載于地者、何之不見爲尊也、尊、宗之也、亦遵之也、地在天中、自人于地上見之、則以下而云卑、然其卑也、地自讓尊于天、而因處于卑爾已、自其尊也、以乾上之尊寫之、自其卑也、以坤下之卑寫之、不特天

地未判已前、而乾坤之定理其幾已伏、天地方分之日、而乾坤之定分其道已彰、伏羲之畫卦、而先定乾坤之上下也、豈聖人私意爲上下哉、亦各如以定焉者以明示之云爾、餘見前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位謂六位、貴賤以重卦論、外爻貴、內爻賤、總六爻論、奇爻貴、偶爻賤、以一卦論、中爻貴、偏爻賤、并兩爻論、上爻貴、下爻賤、此則專以位言也、而亦卽以兩間所陳之卑高者位之、非有意爲之位者、在也、本天親上、本地親下、不易之卑高也、從下濟而之地、從上行而及天、交易之卑高也、未顯于形、則升降于卑高之間者、其位尙无可準、既陳則已有準矣、未麗乎質、則往來于卑高內者、猶未可憑、既陳則已有憑矣、卦爻貴賤之位、卽如其所取于卑高者之位以位之、或卦位貴、爻位賤、或卦位賤、爻位貴、或同貴位、或同賤位、其中又分貴賤也、其貴賤之一成者、各于其位之經而等者位之、其貴賤之不齊者、參于其位之權而殺者位之、然亦止以還其卑高之所陳者而已、是卦爻之位、又早自位于卦爻未位之前矣、豈聖人有意爲貴賤之位也哉、餘見前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剛則動、柔則靜、此陰陽性情之固然也、剛柔者、動靜之體、動靜者、剛柔之用、而卦爻剛柔之斷、亦非聖人之意斷也、卽本于天地凡動靜之常而已矣、有質之動、動爲常、有質之靜、靜爲常、固已、卽无質者之動靜以形、亦有聚散之常時、雖无形者、動靜以氣、亦有作止之常候、卽一端之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亦各有極之之常機、卽一物之動中含靜、靜中含動、亦各有含之之常所、而凡動者爲剛、靜者爲柔、可斷也、卦爻及卦爻之位之剛柔、早斷于兩間動靜之

常已、斷、猶言判別也、然則聖人亦卽以剛柔者明兩間動靜之常而已矣、豈聖人自斷其爲剛爲柔也哉、餘見前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天示以象、地載以形、故凡在天者、皆從天而成象、如震雷、巽風、離日、坎月、艮星、兌漢之類、（何楷謂艮爲石在天則爲星兌爲澤在天爲天河水）不成形者、輕清不麗重濁也、凡在地者、皆從地而成形、如震竹、巽木、離火、坎水、艮山、兌澤之類、不成象者、以重濁不昭輕清也、在天則剛動而不滯于形、故隨氣運而成者无定象、有聚散、有遲畱、有伏匿、爲祥爲祲、其成皆肖乎地之形而无物也、故云象、在地則柔靜而不因于象、故隨時候而成者、并无常形、有偏敧、有極反、有雜氣、爲正爲戾、其成亦從乎天之象而有質也、故云形、有先象而後形者、上施而下受、胚胎下凝也、有先形而後象者、積厚而流光、精神上燭也、此自

有天地以來、而象形之成、又早隨天地而成者矣、當知成象成形已彰、有天地變化在、但不涉卦爻之所謂焉耳、一涉卦爻、即入下文、

在天成象

天自太虛无物也、有本于天、而自萃其英華、以自附于天者、如日月之類、亦有出于天、而復升其精神以上還于天者、如星漢之屬、有實不出于天、而必極于天、以章天之施者、有不本于天、而必行于天、以司天之事者、如雷之所奮、風之所自、（大風有隧是也）雲雨之所出、皆不于天、而歸之在天者、以人視之、皆在天、且其功用之本在于天也、象亦有有色之象、有聲之象、象者、可意像之謂、故皆可云有象也、成象云者、非對未成言、謂无不成者云也、先成象者、必有所肖之機、伏于其中、後成象者、必有所似之物、在其下故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是故者、承上起下之辭、上變化、指易、該卦爻之往復上下言、此止專承其成卦之變化言也、剛柔、則一剛一柔已成兩儀矣、時卦位未備、止有剛上柔下耳、曰相摩、謂遠而至近相切摩、摩、乃迫而交錯之也、由是由四而成八、八卦則爲老爲少、時則六子備而卦位已周、全乎剛始柔終矣、曰相盪、謂周而復始相推盪、盪、乃轉而往來之也、由是八其八而成六十四、此雖指畫卦言之、然天地開闢之初、以至于生成具備之日、理自如此、始惟上清下定、一天剛與地柔而已、天地一交而有風雷、再交而有水火、三交而有山澤、所謂天地之剛柔相摩也、由是天與地交、風與雷交、水與火交、山與澤交、天地亦與風雷水火山澤交、風雷水火山澤无不遍交、而萬物始盈于天地矣、此天地之八方相盪也、聖人本此而畫卦、以體象之、（此說亦本御案）天地八方之相摩相盪也、以氣生物、剛柔八卦之相摩盪也、以理而象其生物之象焉耳、此言陰陽之交、交易之體用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言變化之成象者、即所謂相摩相盪之事、乃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鼓、以聲而動作之謂、潤、以澤而漸漬之謂、蓋言摩盪之功用也、雷、震、霆、吳氏（澄）引穀梁傳指爲電、以噬嗑象傳証之、是謂離矣、風、巽、雨、坎也、吳氏曰、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之以雷霆也、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之以風雨也、離爲日、坎爲月、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左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爲暑也、右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而爲寒也、邵氏（雍）云、日爲暑、月爲寒、是矣、夫震巽止一見于風雷、而坎離既云霆雨、又爲

日月、不知雷爲暑、風爲寒、寒暑中又有震巽在、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雷雨亦早彰艮兌也、惟其交資互助也、故可以之言摩盪耳、又雷霆風雨、非常見者、日月寒暑、遞接者也、故一言其緯、一言其經也、又鼓雷霆而有氣者作、潤風雨而有形者生、日月運行、而生成之小者、隨時各適、寒暑運行、而生成之大者、同時咸備也、此天地之摩盪如此、而畫卦以象天地之摩盪者、亦如此也、何氏（楷）云、霆與雨、不指坎離、亦竟无所指、未合也、不言乾坤、六子代乾坤用事、皆歸功于乾坤者也、孰以之而運行之、皆乾坤之以而運行之者耳、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震巽爲乾坤一索而得、而次及坎離、故先以震巽言、時長男長女、代乾坤用事、而中男中女、但隨長者以相助而已、故雷動而霆從、

風作而雨至、霆以挺萬物者也、而非震以聲之、則不能動達、故言鼓雨以濡萬物者也、非風以入之、則不能漸漬、故言潤、雷破土而出、風從穴而生、而屬之于天者、以氣皆由天、質皆屬地、雷與風、陰陽之爲氣者耳、皆天所以交于地而時出之、其出必自下而上、故屬之天、若風則對山澤而言之、屬天、若與雷之一陰一陽對言、則風原屬之地也、

雷霆淮南子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霆電也、論衡云、雷于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爲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風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作則萬竅怒號、黃帝風經曰、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餘見上

潤之以風雨

風不必于潤者也、但天地而欲潤之以風、蓋先有潤之之意、而後以風、則所以者、是必得水氣之風矣、雖不得雨、而滋液滲漉也可知、況并雨乎、夫雨雖滂沛、亦迅行而疾去者耳、外濡中乾、何潤之有、以淫風之善入、則雨氣乃從風而入、始得淪浹而曰潤耳、且潤之之風雨、亦謂長養萬物之習習霏霏者耳、豈漂暴之謂哉、何氏楷謂風不可以言潤、非也、

日月運行

日木體而火用、故規中青、外光赤、而在木火天之下、月金體而水用、故規中白、外光黑、而在金水天之下、運行者、太陽太陰之天運行之也、日之運行、春分在婁、秋分在角、夏至東井、冬至牽牛、則紀以星與于晝夜不及天十九度奇、月之行、夏行赤道南陸、冬行黑道北陸、春行青道東陸、秋行白道西陸、則紀以辰與支、晝夜不及日十三度零分、則同道而運行也並、至則相過而運行也交、運則

潛于不覺、歲計之辭、行則見顯于共見、日計之辭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明前所以六子用事、而乾坤不與之故、上謂三男三女、卽乾坤之道之所在、此覆言六子用事、皆乾始而坤成之也、云爾、大始者、總六子所事之始、所謂太極理之始、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風雷始氣、水火始形、山澤始質、方乾以理總其始、其始太矣、而時則乾主之、知猶主也、如後世知府主一府知州知一州之類是六子皆受命于乾、所謂鼓之潤之運行之、而以夫雷霆風雨日月寒暑者、皆乾矣、坤乃受六子之成以成物焉、蓋六子受乾之命而致役乎坤、坤乃作而成之、卽理而成形、卽氣而成質、至坤以質成其終、凡所鼓所潤所運行者、各如其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聲色性情臭氣、而物乃盈于天地矣、是坤卽成夫六子所用事而不自事矣、乾知始、并坤所作成之始而知之、坤作成、并乾所知之大始而成之、夫是乾坤不與事于六子、而六子所事、始終皆歸功于乾坤也云、柴氏中行云、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爲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而作成之意、坤實爲之、蓋此節乾坤專生成之功、

乾知大始

乾元萬物所資始、故曰大始、而乾不自爲萬物始、但以始萬物者付六子、但總其知而已、若六子、皆稟命于乾、乾則昭監无不周、而體察无不至者然、故曰知也、天道所以无爲也、不曰天而曰乾者、大不可測、其所以知大始者不可見、至晝于乾、其理可觀玩而領會矣、自氣而形而質皆有始、而理爲大、乾之知始也、一物未兆、知之以理而已、猶夫作物者之自理而氣而形、皆有物、而以質爲成、

坤之作物也萬有畢備成之以質而已云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明乾坤所以能知大始作成物之故萬物之始知之甚難而乾則偏以易知之萬物之成成之甚煩而坤則偏以簡能之知大始之知訓主易知之知則與知能配言知始則資于所知作物則資于所能易者以乾之剛則不屈于物故物不能薇不牽于物故物不能累故其知平正而无所不徹洞達而无所不通曰易簡者以坤之順惟乾是合而不雜于他歧惟乾是承又不移于變動故能倡則與和率則與從而已乾陽以剛動之至而无所難故曰易坤陰以柔靜之極而无所煩故曰簡惟以易知故能始六子之事而无爲惟以簡能故能成六子之功而无遺也乾惟以易知故震坎艮之有乾德者皆以易承乾而知无不到坤惟以簡能故巽離兌之有坤德者皆以簡佐坤而能无不周也此由明乾坤能知大始作成物之所以以起下文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此言人當體乾坤之理以自成其德業即爲發明其所以也心一于理而體之以剛健知之所到有何事物之阻難即在人之易知也身一于此心之理而奉之以柔順能之所出有何事物之煩擾即在人之簡能也不慮而知者即易知不學而能者即簡能知而易則此心之明白坦蕩无一毫人欲之艱深而同然之理著凡愚不肖之同具此理者皆可與知也故知之易能而簡則此身之率循遵守无一毫物感之㨪奪而共由之路彰凡愚不肖之共由此道者皆可與能也故從之易易知則人人可以同心疑无可入忌

无可萌以其易也而知之衆故有親民皆吾同胞也易從則人人皆可協力无勞可憚无怠可乘以其簡也而從之多故有功民皆吾同患也有親則心可傳也志可繼也而可久古今如且暮是則賢人之德也有功則國以及國家以及家而可大中國爲一身是賢人之業也德謂得于心易親久皆于其存主言業謂發于事簡功大皆于措施言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有功則可大

易簡本乾坤性情也君子能知乾之易知而體之如乾亦以其易而易知也人于君子之易則更以人而知人尤易于人之體乾矣人以君子之易爲易知而即體君子之易知于心焉得不親君子從坤之簡能而法之如坤亦以其簡而易從也人于君子之簡則更以人而從人尤易于人之從坤矣人以君子之簡爲易從而皆法君子之簡能于事焉得无功理甚直截故以則字承之下則字做此人于君子同類也本有親之之理者有人欲以阻隔之故難親易則无間矣夫是以還乎相親之固然也且于君子宗主也本有從之之道者有雜投以煩擾之故難從簡則不紛夫是以復乎相從之常分也故皆曰有久大者不必于已久已大之日言之也斷之以有親有功之情信之以易知易從之理而久大之勢乃情理之必然故曰可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體乾者體其剛不能自委曲以徇人之知者也而其知之偏易者惟易故也易則无委曲而平坦之謂即人人同具之心也其知之易即可以反己自省者知之故易知法坤者法其柔不能多科條

以致人之從者也而其從之反易者惟簡故也簡則无科條而省便之謂即人人共爲之事也其從之易即可以率躬自盡者從之故易從也其乾之易知也上可生而知次可學而知下可困而知此則心與心之得而已而無待問于聞見者也坤之簡上可安而從次可利而從下可勉而從此則身與身之事而已而并無關于材力者也故云易也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易知則隨其淺深偏徧而各得于其所見其量雖不可測而所性无人己之殊其分雖不可幾而斯理无彼此之間故其于君子之知也莫不敬如父而愛如母也易從則隨其强弱勤惰而可循之以自致故獨較之則見少以衆較之則總而見多以日計之則不足以歲計之則積而有餘故其于君子之從也莫不乘天時而盡

地利也親不獨親于易知之人但人自爲親而雍睦之在天下者己人人皆易于知也功亦不必皆功于簡能之人但人自爲功而鼓舞之在天下者己人人皆簡于能也云餘見上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承上言況乎親則人人喜有也親我者喜于親而體我之易知則人又將親之矣親與知相遞以往或見而知或聞而知親之繼續于千百世者皆吾易之所及也故曰久功則人人樂有也從我者樂于功而法我之易從則人又將從之矣功與從相因以及或能于勞心或能于勞力功之推擴于天下者皆吾簡之所及也故曰大而其所以久大者有親有功之勢則然而皆可操券于易簡之道也故曰可彼六子繼志而乾得以健行不息者有親可久驗于乾之易者也六子効順而坤得以資生承天者有功可大見于坤之簡者也況其在效乾坤之君子云也餘見上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承上言果可久也久之所以可者在易易至易知有親非實有得于心之德者乎德至久而同于天之不變也則己賢人之德矣果可大也大之所以可者在簡簡至易從有功非已有措于事之業者乎業至大而合于地之无疆也則己賢人之業矣賢人之德以業爲成如乾之得坤也賢人之業以德爲始如坤之得乾故于其效乾之可久言德于其法坤之可大言業也可久可大信于可不必果久與大也唐堯不繼于後嗣文王未洽于天下不害其久大之德業者禹湯所傳皆堯德武周所述皆文業也蘇氏軾曰夫賢于人者豈有極哉聖人與焉則此所謂賢人即聖神之謂此以賢人之德業即乾坤之德業亦以起下文理得成位意也餘見上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總上文而結明人當體法乾坤之義耳謂聖人作易以明天下之理而歸本于乾坤且推極于乾坤所以爲乾坤之易簡則天下之理在是矣久而古今大而四海盡天下矣內聖如德外王如業盡天下之理矣而皆于乾坤之易簡知易則无不知能簡則无不能天下之理无遺于易簡之外亦无所缺于易簡之中易簡得而天下之理无不得矣于知之易于能之簡即可定天地不易之位而與之並立以易之知以簡之能即以贊天地之交易之位而與之相參也故曰成位乎其中蓋有人以位天地之中而天始淸地始定天地之位亦藉人以成之也故云然所謂三才共成六位者是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理者經緯各歸其當之謂理而極于天下則分之合之甚難爻之互之之甚雜矣而盡于乾坤之易簡易則操其緒而其終自不難簡則舉其綱而其目自不雜故曰理得蓋天下之理盡于乾坤之易簡而乾坤之易簡即吾心自具之易簡也于乾坤而吾心之易簡即具于是是天下萬事萬物皆歸易簡之理備于我矣惟易簡為吾心之固有也故返身而在默契而存曰得也餘見上上解其意義此解其字義也

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非庸庸者之充塞于天地遂可並立為三才也有備人道之聖人以立人之極而天下皆盡乎人道焉然後得成其人之位乎天地之中也蓋人為天地之心受天地之中天以易知大始生而不成地以簡作成物成而不生人乃兼易簡之

知能與為寅亮變理而天地始得相安于不易而相合于交易變易也成位者成乎人位而天地之位即並成于其間此言既得易簡之道而久大之德業皆歸于其立人道之分內云爾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承上謂聖人以一卦一爻之吉凶猶未盡吉凶之理也于是彙六十四卦之往來而觀其相推之爻焉設卦及觀象繫辭皆自下爻而上故其自來而往曰推如以手向外去之者然或以柔推剛而去之或以剛推柔而去之舊易解云有而无曰變无而有曰化本義陰或變陽陽或化陰何氏楷云變新化舊從本義為允剛柔任氏啓運云在圖則白剛黑柔在畫則奇剛偶柔在位則初三五剛二四六柔在單卦則震坎艮剛巽離兌柔在復卦則復臨至夬剛姤遯至剝柔相推如往來乘承錯綜上下易皆是蓋有衆推寡多推少亦有以相敵而推者有分宮之相推如乾之自姤而大有坤之自復而至比有氣候之相推如自坤復而臨以至夬自乾姤而遯以至剝也柔推去剛而剛化柔剛推去柔而柔變剛故曰相推而生變化也易以變化為占故用九六而不用七八在象則止而不變化者用七八矣變化既生或于卦體之合不合卦德之宜不宜卦位之當不當卦義之符不符皆于變化而生者也以起下文吉凶悔吝云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此推明剛柔相推生變化之義上文吉凶悔吝言人事之象此以言天地之事也何氏楷云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柔變剛進象剛化柔退象進者息而盈退者消而虛剛屬陽明晝之象柔屬陰暗夜之象以下文按之得失憂虞指中二爻人事

則進退之象指下二爻晝夜之象指上二爻矣進而盈則生長退而虛則收藏是象下二爻之地先有退者而後進為遜讓之意生先有進者而後退為凌迫之情著也日昭于明為晝月光于暗為夜剛勝柔若冬至夏之晝長夜短柔勝剛若夏至冬之晝短夜長陽去陰如望後之夜而月未至陰並陽若望前之晝而月尚留以進退為變化者進則變无而為有退則化有而為無以晝夜為剛柔者晝得陽而柔者剛夜得陰而剛者柔夫剛柔相推生變化其始則陰陽一理而已至于變化之既生也往往出于情理事故之所不到聖人觀之一進退之極致耳即其剛柔之相推也往往窮于元會運世所難知聖人觀之一剛柔之互用耳然則畫卦爻者之相推相生不可紀極亦止寫目前之常理云爾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變化既進退之象而生變化之剛柔又變化所從以出者也其取象也當亦卽取夫進退之所從出者矣蓋進亦生于積陽而陽之積也積于晝退亦生于積陰而陰之積也積于夜是進退生于晝夜也以變化生于剛柔例之則剛柔爲晝夜之象云剛生變變主進而進乃晝之象陽常有餘也晝而退是柔之進而以化變晝也亦晝短之象爾己柔主化化主退而退乃夜之象陰常不足也夜而進是剛之退而以變化夜也亦夜長之象爾己云也餘見上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此人事之動也變化象進退而進退乃動之名此其動于地者也剛柔象晝夜而晝夜乃其動之候此又動于天者也天地人曰三才而未動之前同一太極三才既分則又各一太極曰三極而此六十四重卦之上二爻天下二爻地中二爻人者象之惟道有變動故未動但可言象動則有共由者在而名曰道然則六爻之動得不盡三極之道乎此則總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所以然以推明之也故專以其動而言道道乃于其上行下濟而輔相裁成者言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此聖人專教人以學易之法也居以位言安謂安其分樂以心言玩謂玩其味序本義及諸先儒皆槪卦爻言何氏（楷）專指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之彖言言闔一卦則有一卦之義理非專在于卦序也卦之體靜故使人无越思所樂而玩者周公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爻尙變而用動故使人有尋味王氏（宗傳）云所謂易之序者消息盈虛之有其時也居之而安則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而與易爲一矣所謂爻之辭者是非當否之有所命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而與爻爲一矣是也俞氏（琰）曰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居而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而玩云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聖人教人以學易及用易之法也居則平居无事時則觀其象卽玩其所繫于象之辭在彖爲大象之辭在爻爲小象之辭（此總上居安樂玩說）有事而筮則觀其陰陽之變而玩其彖爻所値吉凶之占變則占爻不變則占彖也夫觀象玩辭既已察乎天之道觀變玩占又且祇乎天之示動靜无非易卽无非天天祐无不利以一于天故也蓋居則得天理自然之序而无凌節之病動則得天道時措之宜而无不及過當之差則己與天合德而天心自不之異矣天非獨佑君子也佑其道而已君子惟純乎道而得天祐故靜則吉而動无不利以見用易之不可不極其至而易之萬善畢備也不待言矣此極言用易君子之德合于天非釋易文也故不書易曰亦不宜糾纏大有易文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此居言處而動言出也可居言安常而動言禦變也可（居與上所居而安居字異動與上六爻之動動字亦異也）在易止于象而有辭觀象玩辭承上學易至筮乃有變而爲占觀變玩占方是用易事于象于變當合他卦爻之往來而始知其道大故須會通以廣其見曰觀曰辭曰占止詳本象本爻之時位而始見其理深故須反覆以尋其緒曰玩謂无事則學易以修德有事則命事以立業云也餘見上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揭明聖人所以既重卦而復立彖爻之意也作易者原可默識

默成而學易與用易者安能无貣于言之指示歟聖人所以有彖爻之設有體則不能无用有靜則不能无動亦且體用互相成而動靜交相資者也必象與變共明不能不彖與爻之並立也彖者取乎欲置喙而不尙口故主言乎象爻之言殺雜時物而爲言故主乎言變（以彖爲茅屋云知避吉凶者陋甚故不用）彖乃文王所作卦下之辭因全卦之體立言如以四德之有无偏備明卦之情狀而其象則體德兼取爻周公所作爻下之辭因揲蓍之用立言如以六虛之上下應與明爻之當否而六九互乘張氏（振淵）曰易有實理无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易有定理无定形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著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此以下皆教人以讀彖爻所繫之辭之法也而先以貴賤大小爲之定準也以理言之陽貴而大陰小而賤固矣而貴賤不容等齊

也而必有以列之有陽而反賤陰而反貴者則以得位不得位故也其位分二卦言之中貴而偏賤合二卦言之上貴而下賤无位而貴在位上也有位而賤在位下也分而列之則貴賤又不存乎陰陽之爻而存乎其得失之定位矣而更无論乎卦也小大又不容于殺列也而必有以齊之有陽多而反小陰多而反大者則以成卦非成卦故也分二卦言之乘陽體者小（如巽離兌乘乾體爲陰）乘陰體者大（如震坎艮乘坤體爲陽）合二卦言之陰退陽進者大陽往陰來者小陰敵陽而卦爲大陽爲主也陽匹陰而卦爲小陰爲主也合而齊之則小大又不存乎陰陽之爻而存乎其成變之主卦矣而更无論乎其位也列陳也存乎位者卦貴而位賤者爻自賤卦賤而位貴者爻自貴也齊均也存乎卦者卦大而爻之小者亦從卦而大卦小而爻之大者亦從卦而小云也存卽在之无形而本乎意中者之謂耳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此釋卦爻辭之通例也以卦之大小賅位之貴賤以卦可統乎位也小卽賤大卽貴小而位大貴大而位小賤故據卦言之辭亦彖爻兼舉也險易亦賅吉凶悔吝无咎言吉易凶險悔近易吝近險咎則險而无則易也卦有小大小大固殊其吉凶矣卽卦爻之位谷因貴賤爲小大者小大又殊其吉凶且殊其悔吝與有咎无咎矣而无如學易用易者之未必不資于明告也于是彖與爻爲繫以辭非特以辭著其小大也而著其險易之別焉在卦則或于體或于用或于名義而卽于其不動者明其險易之一定在卦爻之位則或專于爻或兼乎應或取乎比而卽于其已變者別其險易之不常必于易者所以釋人之疑懼而勸于善必于險者所以動

人之警惕而戒于惡也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言聖人作易以示後世之情也各者在彖辭卽于其體其德其名義之不等在爻辭則或于其位其應其比之不一而各示之以趨吉避凶并轉凶于吉及憂悔吝震无咎之正路也所之有徑行之道有曲達之途有遷善之地有徙義之歸于已然者指其所當然于必然者指其所以然如引迷如導瞽各如其明蔽之分遠近之量而各使之于所當之也讀易者動云辭也辭也云耳豈知聖人一體後世之情見乎其中者乃如此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極言易道之大之發端語也聖人欲窮盡天地而天地之大之深不可以言語形容尤不可以虛无指示也于是準之天地以作

易取法以準之于天取則以準之于地故易之成也推而放之于天地有若重規疊矩而天地自與之合焉曰準也乾天上坤地下六子各從陰陽之德其對待者與天地之分位準乾下濟坤上行六子效陰陽之用其往來者與天地之功化準也夫是以盡易之道者足以彌綸夫天地以易道即天地之道故也任氏啓運云弓滿曰彌絲比曰綸彌言其外之充滿于天地而无所罅漏綸言其中之比合而无所閒隙也胡氏炳文曰其于天地之道彌之則合萬爲一渾然无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是也與天地準以作易時言彌綸天地之道以用易時言也

易與天地準

八卦始畫天地之理具矣而有其存未有其發未能推之于天地以見其準之之量重卦既設天地之象備矣而有其隱无其顯猶

難放之于天地以信其準之之功連山首艮僅能準平地之中而无以準平其无外歸藏首坤又僅能準平天地之半而无以準平其大全惟易則位之天地準平天地之兩而化參之天地準平天地之一而神易无不足于天地天地自不能有餘于易也易有以同于天地天地不自能示異于易也云爾餘見上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此言作易窮理之事而先于其大者顯者大莫大于天地顯莫顯于天之文地之理也本義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文者在天之日月星辰皆有度數之經緯交互故曰文在地之川原山澤皆有脈絡之縱橫通貫故曰理天文高明故可窮曠遠曰觀地理深厚故必測精微而曰察夫曰以觀以察是先有易道在聖人而用之以証驗焉耳非全无可據而專事夫天文地

理之觀察者也曰仰曰俯言无在不得其觀與察窮理之事无間于一俯仰間也如此云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言易之用所以與天地準之故也其健順之德克與天地相肖曰似惟相似故天地自不能自異于易之健順以爲天地曰不違也乾健而剛故知知大始而足周萬物坤順而柔故道作成物而足濟天下則乾知似天而坤仁似地矣有周物之知而實諸濟天下仁則其知仁不相過旁行者知之行權惟旁行而知始得周足乎萬物不流者即仁之守正惟守正故克有實濟乎天下而无所溢濫曰不流也此正申明上周濟意耳知足行權則知乎天理而樂天至此而知之益至故渾于知之无跡而但見爲不憂仁足

守正則隨處皆安曰安土至此而仁之益厚厚故渾于仁无窮而共形其能愛耳此知仁之所以與天地相似也又知周萬物義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濟天下之道而不過義合乎仁也旁行汎應仁之熟也然所行者皆合中正之則而不流仁合乎義也樂玩天理故所知者益深達乎命而不憂安于所處故所行者益篤根于性而能愛所謂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者乃仁義合德之知也若以旁行爲知亦可但恐于行字稍礙自知周萬物義之精至此全用御案旁行屬知亦不爲悖御案而可不妨本義作下語時斟酌可耳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上言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似即準也胡氏炳文說剛健似天柔順似地剛健積爲高明覆與天相似柔順微爲博厚載與地相似乾坤既定貴賤之位小大之殊與天地之淸定相似乾坤既交吉凶

之生變化以見與天地之訢合相似不違之故以天地不能自違其理故也故先乎天地而天地不能違移易于其後即後天地而天地不能別異乎其前也云餘見上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乾動而施故以知大始者及萬物而健以周之然所知者皆即地濟天下之道以資其始坤靜而受故以作成物者及天下而順以濟之然所濟者皆即天周萬物之知以資其生天清虛无質故言知地共由而有物故言道乾覆坤而大故言周坤從乾而小故言濟此從本義而仍兼遵御案之說也知雖周物而其知也易故不過乎所濟之道道雖濟天下而其能也簡故不過乎所周之知也云爾餘見前

知周乎萬物

在天之下者萬物在天言之即地亦物也物雖盈萬无一不得乾

之理以為性與情亦无一不得乾之氣以為聲與形而乾之知物仍自知其理與氣焉耳而其體剛物无能屈其知者而知自充于物之內其用健物无能已其知者而知自包乎物之外故曰周周普遍又過遭也餘見上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由其周萬物之知而旁行者皆其天理之左右逢原也故樂樂者樂其乾天之无在不有也天理之自大始而賦畀于人者曰命人而樂天達乎賦畀之故矣曰知命夫樂天而且知命吉凶皆前知而如神何憂之有由其濟天下之道而不流者皆其坤上之夷險一節也故安安者安其坤土之无時不然也土德之成物而一體于人者曰仁人而安土篤乎一體之誼矣故曰敦仁夫安土而且敦仁胞與皆同情而共適故曰能愛云須知此是謂易與天地似

非謂天地之如是故曰土而不曰地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坤象地而德柔順故以土與仁愛言安敦亦重厚之坤道也此言易之與地相似耳安土者安于土德之柔順利貞也一任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所在而惟柔順以承之以安于土德之厚重即其德之一體持載曰仁而柔順涵煦之及物曰愛敦則厚于不已之謂皆謂易具與天地相似之理而用易者有與天地相似之功也撮其要于乾坤而此則但言坤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謂此聖人至命之事也蔡氏清云至命從窮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也故自易與天地準至知鬼神之情狀範圍天

地之化而不過也自與天地相似至能愛曲成萬物而不遺也本何氏楷說所窮之理直包乎其外曰圍範乃鑄金合模之器以範圍之故雖廣大莫能過所盡之性各致乎其極曰成曲乃斲木一偏之榘以曲成之故雖委折莫能遺化乃物之終始物乃化之形跡也求其所以皆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之故耳晝夜之道即剛柔之謂上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已上所謂幽也死也鬼也通之以晝之有夜而知也神也明也生也通之以夜之有晝而知也而且萬物之周也權之旁行與樂天知命之不憂通之以晝之道之剛而知天下之濟也正之不流與安土敦仁之能愛也通之以夜之道之柔而知直一貫夫晝夜之道之剛柔而範圍曲成者可知已故即是道也語其不測曰神語其生生曰易神者化之主宰易者化之運用天地之化其主宰不可以方所求其運用不可以形體拘易道之範圍

曲成也亦然所謂窮神知化者也兼本御案爲說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以言乎天地之化化則乘乎氣之運行而盈虛往復焉能无過而所以能不過者有御夫氣之理在也而易所備者即是理故能範圍之而使不過所謂裁制其有餘以還天地本然无過之理以言乎物則滯乎質之稟受而微顯大小焉能无遺而所以能不遺者有宰夫質之道存也而易所蘊者即是道故能曲成之而使不遺所謂輔相其不足以完天地固然无遺之道也萬物即天地之萬物對化言不對天地言也餘見上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自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知天地之化不能无過也而其理則不過故準天地之理以作易而範圍之若自乾而姤而否觀以至

于剝自坤而復而臨泰以至于夬羲皇圓圖而四時于此不過焉即以類聚之化見也若乾西北坤東南否西南泰東北姤无妄正西升復正東損觀正南遯小畜正北羲皇方圖而八方于此不過焉即羣分之化見也歷律範圍天之化封建範地之化亦皆是也餘見上

曲成萬物而不遺

知周之而道濟之與爲成也外旁行而內不流中邊皆徹表裏各致成之曲也知至不憂仁至能愛何遺之有出震齊巽以至成言乎艮成之之功遍及矣自乾坤屯蒙以至既未濟成之之用悉備矣自其盡己性者以盡人之性厚生正德長善嘉會義和事幹之共由以盡人性者盡物性而撙節愛養發生長育收藏致用之共適有棄之如遺者蠆穢有神奇之出而其用仍不遺有遠之而若遺者莠喬皆並育之心而其愛仍不遺也云爾餘見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通晝夜不過一陰陽之往復而已而通乎其晝夜之道則範圍曲成之无不通矣剛柔者晝夜之象則晝夜之道即剛柔之倡率剛柔之乘除剛柔之調劑剛柔之變化夫曰道則凡往來凡出入則皆无不通矣故能範圍曲成夫天地萬物而不過遺也而知則猶主也蓋通乎晝夜之道而與知夫天地之化萬物之育故能範圍而曲成之也云爾晝夜謂是晝夜之道則大而盈虛微而消息上而升降下而隆汙皆是曰通自一而萬萬而一曲直旁正觸處洞然之謂也餘見上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孔氏穎達云凡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一則不見其處所云爲是无方也二則周游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无方也无體者一是自然而變

而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二是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然則自陰陽不測言之曰神方兼方所方法二義自其不易而交易變易言之曰體亦兼實體對虛言定體對動言二義神既莫可方物易亦隨在托體也故曰无爾其實謂天地之化之神无方而易亦以无體者與準之以之而範圍之云爾今因御案及先儒皆以神與易爲一不得不依功令又此章本義既脈絡不淸御案又與本義各不相入故斟酌兩用其說以解之不能專主一家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上章言彌綸天地之道未明何者之謂道繼謂通晝夜之道亦即晝夜以言道而未嘗專明夫道也而此特明之夫道非陰陽之謂陰陽氣也道自寓夫氣而已聖人以道之難言也而即陰陽以示之曰一則即陰陽之所出及即陰陽之所本者而言之也道乃陰

陽渾于未分、亦陰陽泯于未見之名、蓋卽共由之路以取譬、謂陰陽所共由以出入者云爾、一者謂陰與陽一一全備具足之謂、非畫開之分數也、之者追溯指示之辭、猶云陰陽之所爲主張、陰陽之所爲綱維者之謂、之乃從其外而測其中、從其後而溯其前之辭也、何氏楷云、一陰一陽、有不改意、有不窮意、有不紊意、有不測意、孤陽不成、孤陰不生、分開不得、故云然、是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繼言其發、善指化育之功、曰陽之事、成言其具、性謂物之所受、謂陰之事、楊氏時云、繼之者善、无閒也、成之者性、无虧也、項氏安世云、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蓋道則純乎理而已、繼此而乘乎氣、則所謂一陰一陽者行矣、由是而道始有善之名、由是各于其

質而就之曰成、旣成而道始有性之名、繼則所謂續接、成則所謂各完也、以渾然之道、一動而氣乃生、繼之者、卽此氣、道乘乎氣、卽以賦畀于人物也、旣賦而質乃具矣、成之者、卽此質、是氣與質、皆出于此一陰一陽、而淸濁判矣、本義云發、主天言、繼猶言受、主于人而言之、非可以繼訓發也、善言化育之功、亦猶言生物之心爾矣、按繼之善、卽元亨利貞也、成之性、卽仁義禮知也、然則陰陽卽乾坤、但未成以前、仁義禮知、渾于元亨利貞、未繼以前、卽元亨利貞、亦无可見、并乾坤亦渾于太極耳、太極曰道也、但太極无可名言也、故不得不于陰陽之一一具足者、而指以示之云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但言能體君子之道者鮮、而先明其所以也、君子、卽全體易道之君子也、陰陽各得、仁智具足、卽所謂時中者矣、而世則雖同繼此善、同成此性、而鮮有不偏、陽則仁、陰則知、而所得之氣稟、或厚矣而未淸、則仁見而知不見、曰仁者、或淸矣而未厚、則知見而仁不見、曰知者、偏于仁者仁易形、偏于知者知易現、則各據所見之偏、而遂目爲全體矣、謂之仁、謂之知、則以爲全體之道在于是、得此不復求彼、其實一偏于仁、并不能全乎仁之用、一偏于知、并不能善其知之妙、則无論道不全在是、并其所謂之仁知、亦未必全也、而況乎君子之道乎、至于凡百族姓之衆人、雖日用其道而行之不著、習焉不察、可與使由、而不能使之知者、并見仁見知之偏且不可得、而道又无論矣、故曰鮮也、曰鮮、韓氏伯謂體之者、非是見之而已、是也、百姓則眡夫氣稟之薄且濁者言、非果所繼所成之有或偏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

前儒解此皆混混、朱子謂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保氏八曰、仁者見其有安土敦仁之理、則止謂之仁、如朱說、是謂仁者之見仁淺、如保說、則能見安土敦仁者、已非專于仁者矣、不知見之之字、指道、仁者見道、謂但須于仁得之、而仁盡之耳、于是不復求明其仁之本于先、不求善其仁之用于後、以爲道在仁之无私也、而不復有分別焉、甚至剗聰明、隳形骸、以爲此心之无累、而猶自謂爲仁之體、道在仁之能愛也、而不復有差等焉、甚至殉鳥獸、羣草木、以爲生理之无虧者、非不仁也、仁而愚、非不見爲仁也、仁而害矣、此何與于君子之道也、若有見于發生流動安土敦仁之仁也、已非无知之可言、縱未全乎知、其于道也亦幾矣、何云鮮哉、其曰仁者、亦質之近于仁者耳、

顯諸仁藏諸用

本義、顯自內而外、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蓋此正釋一陰一陽之義、且以見君子之道、原非偏仁偏知之所能幾也云爾、以爲陽動之顯也、而有其藏者存、非偏仁者之所得見也、以爲陰靜之藏也、而有其顯者露、又非偏于知者之所能見也、仁本造化之心之藏于中者也、陽動而仁顯之于萬物之出機、微之顯也、用本造化之功、陰靜而藏之于萬物之入機、費而隱也、顯諸仁、非顯其仁也、道之通也、而于仁乎顯焉耳、亦非藏其用也、道之復也、而于用乎藏焉耳、是并仁與用、亦止道之所時在、而不可以言道也、顯與藏、亦各有其所、各有其時、此顯彼藏、此藏彼顯、不測也、方顯而藏、方藏而顯、不已也、斯道之往復、而豈偏仁偏知者、所能見及哉

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贊易道之至也、盛德、承藏諸用者、卽其顯仁之盛而藏之、以人人所同得之性、物物所各得之善、故曰德、而皆于是歸眞復命焉、大業、承顯諸仁者、卽藏用之大而顯之、以物物各仍其所繼、人人各事其所成、故曰業、而皆于是循分効職焉、至者聖人之鼓萬物也、且不免于有心而憂、而道則无之、道乃較聖人而造其極矣、故曰至、諸儒皆言天地非是、此正指道而言也、蓋天地之顯道顯之、天地之藏道藏之、故天地之德業、皆道之德之業故也、

富有之謂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

此承上文而釋其義、卽道之盛德大業以見體道之聖人亦然、起下文作易之意也、以其物无不備、故大而无外曰富有、變通不息、故久而无窮曰日新、以目前言之、如吳氏澄云、生物之仁、及夏而日長日盛、故曰日新、收物之用、至冬、而包括无餘、曰富有、推廣言之、如胡氏炳文云、富有者、无物不有、无一毫之虧欠、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藏而愈有、則顯而愈新、此謂道也、在體道之聖人、法其所藏諸用之富有者、發之爲大業、法其所顯諸仁之日新者、備之爲盛德、卽下文通變極數、聖人之富有也、洗心齋戒、聖人之日新也、卽指作易、起下生生之謂易云云、

富有之謂大業

此因上以德業贊道之至、疑于道之泯然漠然、无可以云德業者、故此申明其所謂也、方其藏也、似乎一物之皆无、不可言有、何況于富、不知凡所爲已然之形、形形色色者、皆于是乎會其歸、卽凡所以將然形形色色者、皆于是乎統其宗、不見于外、是斂于內者不可測、不盈于上、而聚于下者不可窮、是裕其原而深其本也、故其有爲富甚也、餘見上、

日新之謂盛德

有日更之新、如幼少易而成長、成長而易壯強者、見其新而更其舊也、有日積之新、如根本而加枝葉、枝葉加花實、見其新而仍其故也、方其顯之初、已頓然一新、以爲蔑新于此矣、而不謂又日日之不同也、分日計之、見其新之无間于一日、併日計之、見其新之不已于日日云也、

生生之謂易

此言聖人之作易、而先釋夫易名也、一陰一陽、不易者也、不易者、不名易而名道、自陽動生陰、陰動生陽、動則變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極則反也、陽則上生、陰則下生、生于陰陽之定位、陽往生陰、陰往生陽、生于陰陽之運行、陽索陰、陰索陽者、合而生、陽戰陰、陰

戩陽者剋而生于是由兩儀而四象以生生而分老少由四象而八卦以生生而備上下從此爲四畫者一十六（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者）三畫之所生也從此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四畫之所生也至六十四而陰陽之生備矣大都變動而生者相易之性情極反而生者互易之機括定位之生卽重卦之合爻易之爲易也錯綜之數之生賅之矣運行之生卽複卦之剋變易之爲易也伏約之象之生賅之矣夫是謂之易而不謂之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易之既作而總其大要于乾坤凡陽皆乾之所寄凡陰皆坤之所寓也故申釋乾坤之所謂而六十四卦賅之矣无卦无象而獨屬之乾者以象專指三極之象也道生一一生二二成三從此而往三生萬物故象成于三而萬象皆于是定矣坤配乾而與生八

卦者也而卽以爻之三耦者效法之陽倡陰和陽率陰從故以象之成屬之乾而乾以前无可效法也坤止效乾之法而成象不自坤始也凡成卦之象者皆出于乾凡爻之效其成象者皆出于坤乾之成象非无各效之爻也而德在知始雖爻亦无法之可效而以象自成坤之效法非无獨成之卦也而德在順承雖卦亦无象之可成而惟法是效然則乾者卦自成卦象爻自成爻象陽動而剏也坤卦效乾卦法爻效乾爻法陰靜而因也八卦至六十四卦準此矣象上象天下象地中象人也法者上法天象下法地象中法人象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生生之易理也有理斯有數至成象則一含三三其三而爲九效法則一含二三其二而爲六由是從九六而七八且自卦而爻自爻而策極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極夫三生致剋之逆數以知來物斯之謂占占因端見兆之名也通其物變之窮往來勝復而措之于利用安身者卽謂之事也數從道生卽見于象法象以明其數法以乘其數者也極數從乾坤之二卦極之于八卦之二十四爻從乾坤之六十四卦極之于三百八十四爻自卦而爻而策自乾策之二百八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乾坤之策而數已窮亦數已備曰極也極數賅下知來通變言彰其往則來可知知之于時位之當否也而吉凶兆焉曰占經其常則變可通通之于進退之順逆也而趨避定焉曰事占者自天而幾示于人事者盡人而行協于天至此道存乎占存乎事但謂之占謂之事而不曰道矣

通變之謂事

此言因數之變以通乎人爲之變而卦爻之變乃極之于事云卦之變必究乎所變之卦所自來通之于人則并溯之于前此之故而吉凶始得其轉移爻之變但據其所變之爻之已定通之于人爲則但斷其現在之由而吉凶乃知其趨避然其修之吉悖之凶凶也而悔以之吉吉也而吝以之凶之類皆視乎所事之克當乎其占與否及善承其占與否而不惟其占者也故曰通變之謂事如南蒯得坤之比而惠云凶穆姜得艮之隨而知不吉是又一憑乎人事矣通者謂明其道而達乎其事者云爾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蔡氏（清）曰合一惟合一故兩在蓋卽數中之變而至于陰極而陽陽極而陰陰中藏陽陽中藏陰陰外載陽陽外載陰卦陰爻陽卦陽爻陰德陰位陽德陽位陰陰根于陽陽根

于陰、體陰用陽、體陽用陰、比此而陽、合彼而陰、故方以爲陽而陰以見、方以爲陰而陽以形、可見者、數之已顯者也、至陰陽之所以然、則或隱以度之耳、測則度之隱者矣、而且不可、有妙于其隱之內者焉、得知者、變之已然者也、至陰陽之所未然、則或意以逆之耳、測則逆于意者矣、而且不得、有出于意之外者焉、是惟鬼神之共知、而聖神之合德也、夫是以謂之神云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承上章生生之謂易而贊之、乾生德大、凡乾之卦德皆大、坤生德廣、凡坤之卦德皆廣、故曰廣大也、以其用言之、其理則極于无外、遠莫甚焉、然健无不至、順无不行、无有險以屈撓阻以拂逆之也者、故動而見爲不禦也、以其體言之、其性則具于一身、邇莫甚焉、然渾于无爲、行于无事、无有偏倚之能著、過不及之能奪也者、故靜而証其能正也、此是推而放者言之也、若溯其所由自、則其大原出于天、殽于地、而賦于人者也、而徹上徹下、故曰天地之間、則凡成象于上、效法于下、所謂位育參贊者、无不兼容幷包于其內、故曰備也、蓋不禦者、所謂彌綸也、靜正者、所謂相似也、備者、所謂範圍也、本蓋不禦者云云御案文

夫易廣矣大矣

此承生生謂易而生生之廣大、則下文始申明、此句則宜渾贊也、廣極彼此、大統上下、易理之流行于四達也、由體之存、而見用之發自聖以廣及于民、由民以廣及于物、而易猶有餘焉、若極之範圍之化而有與之相似焉、廣莫廣于此矣、易道之充塞于兩間也由用之發、而見體之存、自物而大至于民、由民而大至于聖、而道

猶有過焉者、極之彌綸之道、而有與相準者、大莫大乎此矣、凡他所謂廣大者、必由狹而廣、由小而大、而易則作易卽見廣、用易卽見大、且他之大者或不廣、廣者或不大、而易則廣卽大之縱橫、大卽廣之高深也云爾、

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易无所分乎遠邇也、從備易道之聖人之身而言之于用之發見爲遠、于體之存見爲邇也、遠邇亦可時地兼言之、于所承所宜曰遠、于所傳所繼亦曰遠、耳目之近曰邇、月日之近亦曰邇、下靜而正、上亦如曰動而不禦云爾、不禦、對下直闢、靜正、對下專翕、但下指乾坤之在造化、此指備易道之人而言之、爲異耳、

以言乎遠則不禦

禦止也、卽止于愚之不知、不肖之不能、而道乃不能達爾矣、其遠之不禦也、不特千百里外之聖人、此心此理之同、千百世後之聖人、此心此理之同也、卽千百里以外、及千百世以後之愚不肖、亦未有適于此心此理之異焉者、況乎剛健之无不達、柔順之无不適者乎、又安有他道之可與爲敵、異端之足與爲難者、故曰不禦云、餘見上、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曰天地之間、乃謂天地人相交際之間也、推之于始、天之賦地之成、人之所以受中于天地、而絪緼化育之理具、則交易之道備極之于終、則天之覆、地之載、人之所以參贊于天地、而裁成輔相之責全、則變易之義又備矣、備則非有所謂自歉而盈、自偏而全者、在自其本然之无不備、而備非特其所當然、自其自然无不備而備、非特其所已然也、此其所以廣大云、餘見上、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承上廣矣大矣而推言所以廣大者皆由于動靜健順之故以起下文易簡云也動靜乾坤之性情專直翕闢其德也本義云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乾陽不動則不剛靜專動直者不專一不能直遂故靜專一者之存動直一者之達坤陰不靜則不柔靜翕動闢者不翕聚不能發散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蓋惟專故不貳而蓄之者无不實惟直則遂而施之者无不到惟翕則不雜而涵之者无不虛惟闢則開則受之者无不足且專且翕故靜而正惟直惟闢故遠不禦惟生之大且廣故于天地之間則備也云然但此是論易道之見于卦象者不指人

身而指造化亦但言其理未嘗貼到天地下文乃以易道合天地等言矣又廣生大生遠承上章生生之謂易來是此節之遠脈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方以易道合天地之功用及聖人以結出六爻三極之道之義專言乾坤者諸卦皆乾坤之所生諸卦之爻莫非乾坤之爻也卽其生物之廣大可合符乎天地蓋統言之其專直翕闢之變通合符乎四時所謂變化進退之象也其氣曰陰陽其德曰易簡陰陽之迭運卽四時而其義之各當其位各行其道者合符乎日月卽剛柔晝夜之象皆卽天地者而析言之也易簡之生成者卽天地而其知健能順之善合符乎至德之聖人蘇氏軾云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此明所以配之之原也合則卽廣大象天地言之蓋與天地同體用然則至德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日月合其明卽參天地之聖人也廣大象天地四時從地在下日月從天在上而聖人乃在中之人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廣大配天地

此專從易之生生者言之故廣大謂廣生大生也人處天下并見天之包乎地而生氣之充滿自上而下无不周故該言之曰大人處地上但見地之際乎天而生質之縱橫自近而遠无不到故椎言之曰廣此方實指天地言而以易中所具造化之理配之也天地之廣大莫可意測而見窮也而理具乎易故可于易而得天地之廣大云下倣此餘見上

變通配四時

進退卽變化也變化以通其窮亦變化以通其用曰變通卽動靜之謂動進而靜退也冬至以後乾之動自專而直也夏至以後坤之動自翕而闢也春分以後坤之靜自闢而翕也秋分以後乾之靜自直而專也乾坤之變通卽四時之變通也故足配焉四時者天之行于地者也雖言天地之用而用包乎體則仍是所以生之氣候耳餘見前

陰陽之義配日月

卽乾坤爲陰陽之體動靜爲陰陽之用然其義則各有所宜也陰宜于夜而柔陽宜于晝而剛而惟日則剛體而用在晝月則體柔而用在夜者故配日月也陽有餘陰不足者日常盈而月常虧也陽先而陰後者日行速而月行遲也陽舒而陰慘日主德而月主刑也陽烈而陰濡日司長而月司養也凡此皆陰陽之義也仍一

易生生之化機耳餘見上

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變通陰陽皆易簡之善為之主宰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善之原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善之用也天地之德之至也以此聖人體天地之德而及其至也亦以此故足配也易簡之善即指乾坤之易知簡能時則知能既渾于无跡而曰道則又乘乎生生之廣大而莫可名也惟純乎至善之理无周而无所不至故于无可名中而名之曰善焉德賅業言德无乎業業皆其德矣无不到曰至无以尚亦曰至至德指天地而聖人在其間矣亦起下章之辭

易經衷要卷七終

易經衷要卷八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暘仝校刊

繫辭上

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此承上章易簡之善配至德而言之至者合廣大而要其極之辭其所以至焉者即易簡之善顯為日新之盛德而德至藏為富有之大業而業至是其至焉者本人人所同具之易理而惟聖人體之體其所以顯諸仁之德于易而易以立心以日新者崇之體其所以藏諸用之業于簡而簡以行事以富有者廣之崇在充積廣在推擴以用也因也即下效法之謂蓋因其當崇當廣而用其易簡者崇而廣之此聖人自完其一體乾坤之固然也故曰所也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夫易豈惟是占筮之書乎以言乎其善雖聖人之德業亦出乎此蓋德至于聖人崇矣而乃以易之易者崇之業至于聖人廣矣而乃以易之簡者廣之由聖人德業之崇廣而維其所以則皆易之崇之廣之也惟然而聖人進德之知以易而日崇易則易知物進乎則器進乎道以日究乎察識之高明曰崇知崇而德即以崇也聖人居業之禮以簡而日廣簡則易從則實于物道實乎器以日體乎踐履抑遜之日卑而必極崇之至以峻極乎發育之天曰效天極廣之至以推暨乎共由之地曰法地蓋知虛靈而易流于奇隱正之以禮則知皆實而不入于无禮嚴謹而易苦于拘墟恢之以知則禮皆通而不形于紆曲知以清明為用屬陽而為崇禮以形質為體故屬陰而為卑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卽易知之明通洞達、禮卽簡能之條理節文、知由天賦、本等于天之无不覆、故崇、禮由地制、本同于地之无不載、故卑、聖人之知以崇德也、必如其知之量而效極于天、知至而德始至、禮以廣業也、必如其禮之分而法極于地、禮至而業始至也、知何以崇德、進德自有實功、隨知而造、非一知卽可崇德也、禮何以廣業、居業亦有實事、因禮而施、非一禮便可廣業也、餘見上、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承上崇效天卑法地而言者也、天設位于上、而知之崇準之、地設位于下、而禮之卑準之、知禮之交而易變而易者、无一非易簡之往來進退、而富有而日新、德業之由以生生不已不息也、故云易行乎其中云爾、成性者、渾然天成之性、卽所稟于乾坤健順之

一成不易者耳、存是涵養之功、卽所謂操存靜存之謂也、存以知、存以禮、存存者、存之積而日深、亦存之習而日熟也、徑行而共由者曰道、曲致而各得者曰義、自藏而顯、則從此出、自顯而藏、則從此入、又知崇于內、則萬理由此生、是道之所從出、禮卑于外、則萬行由此成、是義之所從入、故曰門也、此在造化動靜互根顯仁藏用之妙、其在人、則性之德而合內外之道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地設位、本實指天地、而聖人效天法地者、亦如是也云爾、天地設上下之位、而交生互生之易行、天地設陰陽之位、而動生靜生之易行、聖人效法之崇卑極乎天地、卽聖人之位天地也、而易知簡能、曲直交盡、經權並周、卽聖人之易之行于效天法地之中也、故云、卽起下成性云云之義、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言天地設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至、聖人亦有設位易行之理在、此其聖人德業之實然也、成性乃易簡之成于健順者耳、存存存于崇卑之間者、猶易在天地設位之中也、天地无心而成化、故易自然而行、聖人則有心矣、故必存之又存也、體道而用義、見于事業者、出乎此、見于心德者、入乎此、門卽承設位、在天地、故以上下言、曰其間、在人之德業、以出入言、曰門也、門見後闔闢謂乾坤也、餘見上、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原聖人設象之由自也、賾本義云雜亂、何氏楷以後章探賾推之、云當是深隱之義、亦是蓋外雜亂而內有深隱之理存也、衆人

于一物、則見一物、由凝滯于物、而不能瞻覽天下之物之衆、精察天下之物之深、故雖見如无見、由无以見其賾爾也、聖人則所覽者大、所察者深、斯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恐其无以昭諸衆見也、而意以擬之、蓋物雖无質者、莫不有形、然靜而形者、動必有容、止于靜者擬其形、靜而動者、擬必極乎形之容、且畫以象之、蓋有質者、莫不有物、然體具物者、用必有宜、止于體者象其物、體而用者、象必兼乎物之宜也、模于型之謂形、繪于屏之謂容、畫于地之謂物、容物並見射禮協于義之謂宜、以形物但肖其一定、容宜并及乎取意也、言象不言彖、吳氏澄云、文王未繫彖辭之先、重卦之名謂之象、象先于彖、言象則彖在其中、何氏楷所謂卽前章象者言乎象之象、非說卦所列、然本義則謂說卦所列也、兼言之、但不指爻說可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

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原聖人繫爻辭之由自也有以見意倣上動專以人事言不等賾之言物會通卽動中之會通對上賾字會諸理之輳集統宗處也其間大小輕重交經互綜疑不少夫糾結者矣然或曲而達或推而致惟其會也无不有其通焉者何氏楷謂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可達是也典常也乃歷世守為故事者禮是儀則節文代為損益者耳觀于會中之通以行經曲之理曰典禮卽其會通之典禮各因時位之當否敍列之以效其動而猶恐人不之覺也復繫之辭以斷吉凶焉以其敍而效之之故也而謂之爻行典禮固實事也而分各卦之爻之時位卽其所以行典禮者行之耳故云然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夫曰有以見則知聖人實洞見夫動之所以然且明見夫動之所當然者而天下之動未必皆本乎其所以然而中乎其所當然也聖人于是特觀其會通者與制之于中正焉會通猶夫節目綱紀也觀其會者而與為分殊觀其通焉者而與為條理卽其所為典禮也行典禮者顯為防範而卽以所行之典禮各按其時位而與效其動亦以明行典禮之意義也如竟以為行典禮而忘其為爻之故也失經旨矣餘見上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承上不可惡亂言不可惡亂知賾動中皆有至理存焉矣夫是以取為言動之法則以體夫易道之變化也王氏宗以象爻分指言動未合蓋言動之大綱則擬議之于象言動之細目則擬議之于爻蓋謂平日之研求非謂臨言動而擬議也擬揣摩其可疑者議講論其當義者擬而言言皆信矣議而動動合宜矣成變化以易理之變化成吾言動之變化也變化卽語默行止之時位之當乃進退之无一定者也故曰變化焉耳

擬議以成其變化

聖人于象且擬之于形容物宜而後立故雖卦而變化之理已具聖人于爻且議之于會通典禮而後斷故雖爻而變化之道自全學者而欲以見諸象爻者成其言動之變化也得不惟擬議之是以乎成就也遂也體其知能以就之法其健順以遂之或位然而時不然或時然而位不然則因之相幾而善變或位得而時從或時得而位從則與之合同而俱化也而一惟爻之進退故必于擬議以成之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

遠脈承擬言擬動之大意近脈承居室出言也君子先行其言者出言而行卽在矣故卽言行並言也言也不曰出乎口而曰出乎身是卽所行而宣之作止動靜早自踐焉故曰身于民而曰加者君子于民本自足乎潛孚默感者矣而言則又分外之垂訓開導耳故曰加也行也不曰發乎身而曰發乎邇是並所言而著之左右前後之民已可共証者故曰邇于遠而曰見者君子于遠本无意于警動炫耀者也而行則又意外之嚮應興起耳故曰見也曰加乎民是于民而加之曰見乎遠是不止于遠而見焉者一言而身與民之共繫一行而遠與邇之相關也言行不綦重乎言此以起下文樞機之意身與民指二邇與遠指五以尊卑故有廣狹中孚上巽下兌兌口舌象言巽進退象行上施下及兌澤象也故出身加民自近行遠巽風象也故曰發邇見遠君子指有位者

言行君子之樞機

此言言行之關繫于君子者重也樞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轉或明或暗弩牙之動或中或否人皆知之而樞機之在言行則不覺其所關之重也夫言行之爲樞機亦人所同而君子爲甚蓋天下闔闢之轉關動靜之幾勢盡繫于君子之一身而不知其轉關幾勢之又在言行也故云然是不特君子關乎家國天下之樞機正家國天下維繫于君子之樞機也五與三五爲艮艮爲門下乘兌之爲附門之所附樞象也二與四互爲震震爲竹矢也上乘巽之爲繩矢出于繩機象也況巽下半坎兌上亦半坎坎爲曳爲樞之動象又爲弓爲機之動象此釋鶴鳴子和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此極言言行之發之所關者大也由身而民近而遠㧑若所動止

及乎民與遠豈知天視自民天聽自民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天之厭與地之得喪皆在是以至一言行之得失而休祲見于天妖災作于地示警呈祥者更无論矣非言行遂動天地也言行之所以者動之卽善不善之謂也愼者一體天地之心以爲言動以求仰不愧俯不怍焉斯之謂愼蓋在在皆心于眞實无妄之意也言兌行巽天謂上二爻而二三半坎以上孚象動天地謂下二爻五四半坎象動地上下皆剛而中柔虛其中而嚴于外是象愼也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亦卽言動言也二人指二與五之正應同心者後天離本在先天乾離中動則乾乾中動則離皆在中爻故曰同心況乾中爲生坎主爻坎之所爲心亨者在是離動而應卽同乎乾故也乾爲金九五動而金象失離火尅金而離又離間之義故象斷金利卽堅利之謂斷金則財不足亂欲不足動夫是而心之同无閒也此言其動于行者也如是而言則氣味之投也甚矣離爲言謂二言而五應之者九家亦有乾爲言之文故曰同心之言也其臭先天離在震後天離在乾離震之間有巽二與四又互巽巽爲臭離中載震體震爲蕃鮮蕃鮮而有臭故象蘭以臭則互象見而蘭則載于象而不見者也故曰如此以離乾同心離言而乾受者也故從離互于乾者言斷金言雖有閒隔其心皆斷而同之如蘭則言无所間隔也此言言動之動于人者也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臭後人對香言古人只訓氣息也言又何臭謂受其言者如臭之氤氳旣達无所不至如蘭則有適心樂意者在此其弁无形骸之閒隔并不特聲音之感通而已此古人贈之以表心如詩之游女秉蕳卽蘭是也贄之以達誠禮記大夫贄蘭是也餘可紉可佩可藉可膏可浴見小正離騷詩禮等書雷斆言其生氣調血養營皆以香實人心經此之如蘭謂心受之而入之深也

蘭韓保昇云生下溼地葉似澤蘭尖長有歧花紅白色而香芓時珍云二月徧根生苗成叢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莖圓節長而葉光有岐者是否則澤蘭也小正荓蘭楚辭紉秋蘭爲佩禮記佩帨茝蘭淮南子種蘭美而不芳是女蘭也乃省頭草非今幽蘭也

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乃言動之愼于初也茅之爲物薄對卦義言卦取棟爲義棟之隆以茅視之薄矣陰常不足不如陽之有餘體之薄也柔之不及不如剛之能過性之薄也草之于木質之弱弱則薄也下之于上位之卑卑則薄也而其用則重何則棟任屋宇之重耳而不免于撓茅之用非薦天地之器卽承宗廟之物重莫

甚矣而錯諸地并无不任重之患惟慎之至之故故其用可重之如此云巽陰木爲白其究爲躁卦之震震蕃鮮蕃鮮芧象白則白芧巽潔齊之地故爲慎重象動則爲乾爲金爲玉在潔齊之地乃成重器之象也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釋謙九三爻義勞者功之未成功者勞之已著伐自矜也德自得也勞盡于己若立閥以自表曰伐功及于人若有得以服人曰德謙也而曰厚者厚則足以自藏而不露足以自覆而不顯也以山之發育成終成始乃不見其峻極而謙入乎至卑之地之下也成始其勞成終其功峻極疑于伐與德而在地中則不伐不德乃坤道之厚也楊氏萬里云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諺于言厚之意之亦可參用 御案採 又九三變則艮爲坤致役之卦故象勞而

本艮止之變止故不伐成言乎艮故象有功動則爲坤之順順故象不德厚之至坤厚而艮又益之于其下故云至也

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申明不伐不德之厚以見謙之善也并勞與功言曰德既不伐與不德則不自滿足而不已于勞功也可知故言盛盛矣又恐其以己之有病人以人之无愧人也而辭于己以讓于人辭讓禮也禮主于辭讓則推人于前而己後之尊人于上而己下之故言恭務極于不伐不德而致其勞功于人斯謂之謙謙言乎歉亦言乎慊慊于人而歉乎己道在致其恭而已如是雖天道虧盈地道變盈謙則无可虧變而但有益流之理鬼神禍盈人道惡盈謙則无可禍害而但有福好之道故得天佑人孚而常存其位也致盡其極存則无赫赫之跡而潛推示戴之辭位謂九三卦之主位在是

故以位言乃人臣之位非九五之尊位也

德言盛禮言恭

勞而非功不可言德勞且有功亦人臣之恆德耳何言盛盛則德已浮于位而德猶未已也可知辭讓亦臣禮之常耳何言恭恭必禮下于其位又并其德言之而始見其爲恭也夫恭而下于其位亦近替與諂加以盛德而復下其位以自處適足形人之不能而遺人之不安耳何云恭也而得以禮言恭者并其勞與功之推于人委于衆而不自居焉者也以勞功爲分內而不見爲德故不覺其盛亦以辭讓其德爲禮之固然而不自謂爲恭也自他人以其德言之曰盛以其禮言之曰恭云耳二語不平餘見上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教人揲蓍求卦之法而數起于河圖此節所列乃河圖之數也

程傳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凡奇之數皆天凡耦之數皆地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四九老陽在西一六老陰在北三八少陽在東二七少陰在南其數則各以位交錯于外也蓋天一至五先天五行生數地六至十後天五行成數後天五成數亦資于先天而五不列卦十不入用故五爲衍母而十爲衍子也其實五乘一即六乘二即七乘三即八乘四即九乘五爲十則仍爲一故其方至四而定其用至九而止然此之天一至地十倚數而非用數也漢志言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其四方之位伏羲時已明其五行之屬大禹時已顯夫子但爲申其陽奇之爲天陰耦之爲地以起下文爾已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大數總五陽奇、地數總五陰耦、相得本義謂一與二至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至五與十、皆兩相合、龔氏煥從孔氏頴達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見有用云云、其意謂相得者、言四方相次、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言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蓋相得者、是二氣之迭運、四時之順布、有合者、動靜之互根、陰陽之互藏也、其意謂以下全遵御案蓋相得承位言、謂各有得于其位、一六得位于北、二七得位于南、三八得位于東、四九得位于西、五十得位于中、各有合、言有所合于其位、不待南與北交、東與西交、中與東西南北交、而始得合云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言此以別乎八卦之用也、八卦先天之數不必與位相得也乾一至坤八以順逆相交而不取五行之當位後天得位而與數又不相得也其數不順次亦不對待而此則異、是八卦之合、先天則對待如天地定位至八卦相錯所云後天則流行、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至无卦不可合、皆隔位而无合于其位者也、如乾泰坤坤否乾以及八宮之爲六十四而此則又異、是云相得、是性與位相得、有合謂生與成相合、先儒之說云、內之爲四象之位、外之爲四象之數、在圖則一六共宗、一爲老陽之位、六爲老陰之數、四九爲友、四爲老陰之位、九爲老陽之數、二七爲朋、二爲少陰之位、七爲少陽之數、三八同道、三爲少陽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是數與位又相得也、聖人惟恐不明乎揲蓍之法、而混于卦之數、以求其位與合、故特爲推本于河圖、而別其異如此、餘見上、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凡者、合上二數而并言之也、天數自上而下、齊地數自下而上行、是五十有五者、見天地之相交合焉、北而東、天數內而地數外、南而西、地數內而天數外、是五十有五者、見天地之相表裏焉、天以五爲中、地以十爲極、十與五乘而數疑備矣、而五十而復五者、五其母而五十者其子也、此又天地生成數中之生數也、五其體而五十者、其用也、此又天地生成數中之成數也、其有五者、虛而不實、靜而无動、恐人知五十而不知有五之隱其中、見五十而不見有五之居其始、故總計而著明之、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字、承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言之、蓋必重叙細數、而後有以見相得之自少而多、自微而盛、有合者之多少相間、此即變化往來積漸之迹也、故曰所以成變化、其微盛之相錯、即鬼神屈伸交互之機也、故曰所以行鬼神、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居于圖之內者生數也、化之漸也、變也、居于圖之外者、成數也、變之成也、化也、鬼者伸而屈、來而往也、神者屈而伸、往而來也、自神而鬼者、即圖內之外之伸、而屈者通之、自鬼而神者、即圖外之內之往、而來者通之、蓋數本效天地之變化、今即數之效、夫變化者、以著人事之變化、曰成數本體陰陽之鬼神、今即數之體、夫鬼神者、以通吾心之鬼神、曰行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此教人以蓍求卦之正文也、衍與演同、演寬也、言推廣天地之數、不如程氏肤云、衍引也、引而伸之之謂、以其全乎天地之數也、故曰大、必五十者、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天地本數生至五、成止十、其衍自五而及十、蓋一至五水火木金各守其有定而不動、故其數无變、无變則不容推矣、積而至于天五、則剛柔參會、

有感有革變化于是始故遂祖之為變元也自一五而衍之以至十變則五十矣自未有天地以至既有萬物豕莩管乎此不惟不必更衍亦自不可復衍故遂命為大衍以自一至五以肇變者為小衍故也至于用筮則用四十有九以方筮之初以右手取一蓍反于櫝中崔氏憬云法長陽七七之數其不用之一先儒以為易之太極然則是一也隨在皆有无間于幽明大小而皆能與之為祖也固已必四十有九者任氏遡啓云天圓徑一而圍三地方徑一而圍四參奇兩耦而七者乃入卦之所自來三其七而二十一四其七而二十八合三七之羸又間一焉故五十者數之大全去其奇羸之一不用則七其七而四十九者六十四卦所從出故其用取之也或謂此總入卦生爻之實也陽儀之畫七儀一象二卦四也陰儀之畫七儀一象二卦四也因而七之七七四十有九也亦通其實五十有五因脫有五二字後儒皆以為五十耳去凡六非一也六象六虛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此所謂揲蓍求卦法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卽去其一後之四十九合同未分今分而為二以象兩儀掛一象三者分掛其一以象三才也本義謂掛為懸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間何氏楷云掛一者于所分右邊蓍中取一蓍懸于前與左右蓍析立而為三也而不云于小指間謂若掛于小指間則與扐同矣三亦謂陰陽及太一冲氣不謂三才本吳幼清說詳見後揲間而數之也揲之以四象四時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為數蓋先取左蓍以右手四四而數之置于左次取右蓍亦以左手四四而數之置于右也歸奇于扐象閏者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于扐而成數以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零或一或二或三四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約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故象五歲再閏也至此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此變化之始自太極而兩儀由混沌而天地也自兩儀而三才由天地而生人物也自三才而四象由人物而成天地之能以序四時而成變化也歸奇象閏補足象四時之事再閏由足象閏之故而已此節承成變化也自二而三而四而閏本天地之變化自分而掛而揲而歸扐象天地之變化以成求卦之變化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

分卽合四十九蓍分左右手握之凡分皆信手析開隨兩手所得為多少之數象陰陽之初分也夫在左為陽在右為陰如其位之有定也而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又其數之有定也然在左者未必卽多在右者未必卽少是亦有陽位陰數陰位陽數其參錯不齊者已有陰根陽陽根陰陰入陽陽入陰之不一而變化之基已兆于此故一而常者至兩而變一而神者至兩而化變化不止于兩而兩固其權輿也餘見上

掛一以象三

本義謂懸于左小指之間何氏楷謂懸于前曰如掛于小指間則與扐同矣三亦引吳幼清說以為兩既分則一不可見故掛此一策與左策右策為三象陰陽冲氣之三也夫人物卽冲氣之所在也以為三才則理仍不異然曰掛則當以懸于前為合但指間之說不主在小可

然亦不必驗也而其所以掛者有所待也其繼仍併歸而爲一者也待兩于四揲之餘併歸于一仍象人物于天地全受者則仍全歸也所掛之一取于右者象人物生于兩間而托體于地三則參于兩者之間之謂三與三積而成六老陰之化三與三乘而成九老陽之變三三積而進于一即化少陽之七三三乘而退于兩即變少陰之八是三又變化之樞機也餘見上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揲謂聯擲之也說文訓爲閱持謂以手數蓍也分二掛一竟先以右手數左蓍是爲第一小揲揲竟又以左手數右蓍是爲第二小揲每揲皆四凡小揲皆以四亦皆左右交揲四時春夏秋冬也蓋從兩者而兩之即四于陰陽中復分老少曰四時此于象兩者左右各四揲實八節也而合之于時則象四春少陽夏老陽秋少陰

冬老陰天地之變化至四時而備矣蓋各時皆有陰陽之往來進退而一年變化之道備故以爲一揲之取象云爾餘見上

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其解先儒各異說大約孔疏本義則以左右揲餘爲奇而即以再扐象再閏張子郭氏雍則以先掛一者爲奇而歸之于扐以象閏其說惟初變掛一而後二變不掛故初歲有閏又必更越二歲如初變有掛又必更越二變以應再扐後掛之文如郭說則再閏再扐兩再字各異義如朱子則以歸奇爲歸掛一之奇玩經文語氣歸奇于扐奇與扐自是兩物而併歸一處爾蓋本義之意是以扐象閏張郭之意是以掛象閏今折其中則掛扐皆當併以象閏以天道論之氣盈朔虛必併爲一法以筮儀論之掛與扐必併在一處以經文考之曰歸奇于扐又曰再扐後掛則象閏者當併卦與扐明矣此全錄御纂文不如是恐人疑而不决也歸奇于扐者第一大揲其左右蓍都揲盡其扐又已別置始取所掛一蓍者而混諸左右兩扐蓋入諸兩小揲之餘數也奇者无與匹耦之稱第一小揲畢既見扐數又當以此扐歸合于奇則是第一大揲已具矣其二及三大揲所用之蓍即其已經兩小揲而不爲奇扐者也其揲法亦先左右揲揲皆如前所異者初一大揲有掛一後二大揲但分二不掛一耳象閏者合一卦兩扐以象之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一度爲一日必三百六十五日又三時而歲成歲合大小建止三百五十四日其餘尚十一日三時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再扐後掛者三大揲乃成一爻第一揲掛二三揲扐而不掛直至另起一大揲而又掛云爾

歸奇于扐以象閏

承上揲之以四來既四四而數左右之蓍而得正策之數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无餘則末之一四亦爲奇故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歸奇于扐以象閏者先以左揲所餘之數扐之第四三指之間以象三歲之一閏此謂先以右手揲左手之策後而所歸之奇也先王之正時也歸餘于終置閏于四時之末故四揲之後之歸奇象之餘見上

五歲再閏

此一揲歸奇之後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之後復歸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第三第二指之間以其再揲故象再閏耳五歲二字不重不過謂五歲再閏之文因再閏而連及意在再閏並未有象五歲之象以第二小揲非有象四時四揲之五者在也而何氏楷謂一變之

中自有五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奇于扐爲第三節揲右爲四節歸右奇于扐爲五節一節象一歲故以三節之扐象三歲五節之扐象五歲然與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之義不合蓋四揲可以象一歲掛一歸奇不可云象一歲也既有其說解雖驗之用或无礙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因上象四時者以明變化之義蓋三大揲而成卦凡得陽爻皆乾策凡得陰爻皆坤策故惟乾用九坤用六而凡卦之陽皆曰九凡卦之陰皆曰六以无非乾坤之策故也此謂成卦之策陽爻以三十六爲數陰爻以二十四爲數以四揲而得乾九以四揲而得坤六故如其九六而四之乾而六其三十六則六爻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矣坤六其二十四則六爻共得百四十有四矣總乾坤之

策數計之則三百有六十期周歲也謂適周一歲之日數以歲氣之三百六旬六日則不足合朔計之三百五十四日則有餘蓋約爲以彼準此之辭前掛扐之數象月之閏此過揲之數象歲之周以揲之以四已合四時故總過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大端謂當期之日則一切陰陽之進退往來乘除勝復之故靡不具備云爾未嘗定以當期之日必每爻以日配也而易緯遂分一卦當六日則六十卦之外又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遂析一日爲八十分而六十卦者既全受六日又别受七分所以云每卦六日七分也後更分爻以值日更破碎无理所以截此者亦以便用云爾然則當期之日者從其參伍而命之至爲四十五日者凡八其數爲三百六十從五日一候者積而及乎七十有二其數亦三百六十出震終艮正其分寫此數者耳然則但一朞之氣合賅乎此而一易之象數亦具乎此云不言掛扐而止言策則以策數定七八九六者爲是不必雜扐言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上當期之日直言之此則廣言之也二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故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其曰當萬物之數者萬爲盈數因貺物而言之然羽毛鱗介倮各三百六十除人不與于物之內而羽毛鱗介各三百六十爲物已一千四百四十矣而八方所產各不同是八得八千四八三千二百四八三百二十適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曰當其數也又此論九六老數也至于七八少數亦然少陽每過揲四七二十八六其二十八而爲百

六十八少陰每過揲四八三十二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合之亦三百六十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但易用九六不用七八故數有未及而皆以乾坤策計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四營本義用陸氏續說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何氏楷云四營者用蓍之法以四揲成易之數亦以四求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二是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如陸說則歸奇于扐者再是爲五營矣其說良是然以四營爲四事之營不指爲四次之營則无弊矣先從本義而以何說足之則兼用矣易變易也一變未必成爻必三變而爻始成卦有六爻故必十有八變始成一卦蓋每一度分掛揲扐

爲一變三度分掛揲扐爲三變始爲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
内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故凡十有八變而始成六畫之掛
也孔氏穎達曰每一爻有三變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
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
爲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若三者俱少爲老陽謂初得
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爲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
有四有五而有八或有二四而有一九也其兩多一少爲少陽謂
三揲之間或有一九一八而有一四或爲二八而有一五也三變
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成卦也

八卦而小成

本義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内卦也孔氏穎達曰謂象天地雷風日月
山澤于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然則八卦云者謂所得止八位之

卦云爾謂其用未行而體已立目未具而綱已提其變易交易雖
未行而不易之理已有其一成不移者故曰成但所成者未大耳
故曰小成此仍于十有八變者而析言之内卦既得筮者必告主
人曰内卦得某卦又告于神以祈外卦故于此間言若謂大局已
定大端已舉云也故云小成耳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申言大衍之法即見大衍之義也引乃從其緒而出之凡其藴
蓄于中而未展者爲之條直而暢達之也蓋即從其小成之卦之
端緒而引以伸則卦一卦可變六十四六十四可變四千九十六
卦也蓋即畫上加畫之法積而至于十二畫則四千九十六卦矣
加引寸以爲尺引尺爲丈故曰引而伸之也聖人設六十四卦又
繫以辭則事類大畧已盡今又就其變之所適而加一卦彼此相

觸或相因以相生或相反以相成則變无窮其義類亦无窮故曰
觸類而長之類指象事物之類觸類而長乃隨所觸而轉輾相增
也如此則事變賅民用周故曰天下之能事畢全用御案原說夫引伸
觸長即衍之義衍同演盡其寛廣之意也至于畢天下之能事則
所衍者大矣故曰大衍云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承天下之能事畢而贊之也其道則因辭以顯之張子謂其道
即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是其德行則以數神
之張子謂德行寂然不動冥會于萬化之感而莫之知者非也蓋
即日用之得于心而見于行者耳道隱于莫覩莫聞而无可稽考
惟有筮卦之辭著之吉凶之爻象而後顯德行恐執于一定循于
一成而不得變通惟有于筮卦之取决示以趨避之變化而後神

惟其顯道神德行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謂可酬酢萬變如賓
主之相應對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謂鬼神不能自示趨避于人
而筮卦能助鬼神所不及云爾項氏安世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
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
贊出鬼神之命闡即謂顯推即謂神之也又此承行鬼神言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惟神爲能變化亦惟得變化之道故
而得于筮卦知之是并神所以神之道知之其所爲能外是乎董
氏銖曰陽化爲陰陰變爲陽者變化也變化之所以者道也道者
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
測曰神龔氏煥云此即承上文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爲言也蓋
河圖之數體也故曰所以成變化云云大衍之數用也故曰知變

化之道云云變化者神之所爲而神不離于變化知道者必能知之郭氏（雍）曰神之所爲是因圖數之神以贊衍法之神見其亦如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此乃指蓍卦之變化爲神亦總承數法而並贊其神也蓋蓍卦之法乃所以寫變化之機而陰陽合一不測之妙行乎其閒下文象變占卽變化之道至精至變以極于神卽是神之所爲也（亦用御案文）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何氏（楷）云此章與第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相應八章云擬形容以象物宜則已言象矣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則已言辭矣九章云十有八變而成卦云云則已言變矣大衍之數五十云云則已言占矣此章合四者並言之以推本于神焉以見聖人之道不與

讖緯術數同歸者此也程子謂言以述理以言求理者則存意于辭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蓋因言以明理以天地之理具于易之繫辭動以適時以天地之時具乎易之變動一知一行之謂也制器則法其取象取其象物之宜各適于用也卜筮則取決于占取其占兆之斷各神于應也尚尊奉意以言以動及制器皆不涉于卜筮此正恐世人徒以筮書視易故明其无所不備卜筮猶其一端也云爾蘇氏（軾）所謂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是已筮而兼卜朱子以爲卜不用占順文如此何氏（楷）謂易亦可卜但揲法傳而龜法不傳耳夫卜之于易誠亦用之（說見後）然古者惟天子卜筮之官並設餘皆一官兼之故筮者卽卜者曰卜筮人不必因以易爲卜也以四者皆出于聖人故曰聖人之道四隨其人之所以而已各得其所尚正言易之无不備爾以言明理者平時則玩其辭以動乘時者臨事則觀其變盡人物之官曲者亦取象求吉凶之趨避者方以占然則視易之爲卜筮者抑末矣云

以制器者尚其象

器疑藝技之末也而制之則自聖人故有聖人之道在而其道則具于易之象故制器者尚焉尚象其大端如乾圓象規坤方象矩又如乘震執規乘離執衡乘兌執矩乘坎執權乘坤艮執繩如震又象規兌又象矩離象衡坎象權艮象繩其餘如坤之布釜輿柄囊帛震之爲鼓巽之繩直坎之矯揉弓輪輿離之甲胄戈兵艮之門闕之類此八卦之象也而乾兌之无取者不與焉重卦則網罟象離耒耜取益衣取乾坤舟楫取渙車輿取隨擊柝取豫杵臼取小過弧矢取睽宮室取大壯棺槨取大過書契取夬此重卦

之象也而井鼎之專名者不與焉至設而爲爻而象更无不備再互而爲變而象愈无不全或取體爲象或取德爲象或取變爲象或取名爲象是无器之制不于易象之取矣云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云此尚辭尚占之事以見潔淨之至也至精者虛明鑒照如水鏡之無纖翳也（御案）（錄）精細也專一也（廣韻）又猶密也（公羊傳莊十年）（註）又靈也（左昭七年子產曰用物精多又是有精爽）又正也善也（亦見廣韻）又凡物之純至者皆曰精富其受命如嚮則有幾于靈而極于爽者在至无有遠近則其專一之至也无有幽深則細密之至也遂知來物以斷吉凶又正之至而无好惡之偏以示趨避又善之至而无是非之謬數也而純乎理而不駁雜乎物制之粗人爲之强故曰天下之至精也與同也苟非至精雖與於此且不能而辭之占之精也益可

知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本義此尙象之事是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占之意此二語以揲蓍求卦之事言之也參三相雜也伍五相合也錯交互之也綜總挈之也考綜理經也（三蒼云然謂機縷持絲交者屈拒制經令得開合者也）何氏（楷）云占有數有變每三揲爲三變而得一爻所謂參也每變之中有分有掛有揲有歸奇有再扐爲五小變所謂伍也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有三少者有三多者有一少兩多者有一多兩少者其數不齊蓋取卦扐之餘數所謂錯也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蓋取過揲之正數所謂綜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理之此錯綜其數也此二句止論一爻之法（較本義爲詳故錄此）任氏（啓運）云錯老陽老陰其數迥殊綜少

陽少陰其數最近成卦之後以乾錯坤震錯艮巽錯兌離錯坎上錯下錯全錯各有三有六畫之綜有兩體相易之綜且有四畫五畫之五凡五也程氏（大昌）謂此以河圖入易也取一五而三之爲十五通十五而三之爲四十五用參天之法以觀參伍之變而五之錯于三以總乎四十五者可明矣其在圖之三其三列而縱橫旁正可以羅絡而數者悉皆十五是其錯而可綜者也羅絡者其錯也會三五以爲十五而又三其十五爲四十五則皆綜也（與本義別錄此以備別裁）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此正釋觀象玩辭之意起下章所謂卦之德六爻之義也通謂揲蓍求卦之變九變而得三畫之卦遂成初二上以爲重單交折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遂定應與往來以爲內外兩卦時位得失之象變者象之未定象者變之已成此二句方論成卦之法夫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故以動者尙其變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制器者尙其象也　御案卦爻以藏往故曰云云成文謂八卦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具而天地之文成矣定象謂六爻也內外上下貴賤之位立而天下之象定云（前所用何氏說改其不合者以符御案而解乃通）

（剛柔交錯正是雷風等所取象非有異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此是總著卦爻而言之謂來物之知也非出于思其文象之成之定也非出于爲及至問焉以言之感也則受命如嚮而遂通夫天地之文與天下之象所謂故也蓋極天下之相酬酢未有不出于思爲者惟易未受命之時象在辭畫在策如鑑之空如谷之虛寂然不動也及其以命感之如鑑照谷應遂以洞達于天下之事而

并揭其所以然之故當其寂然不動天下之故其體已具故其感而遂通也而用以行寂然不動正其无思以動于內而內寂然无爲以動于外而外寂然惟其无思故不似人心之有蔽惟其无爲故不似人事之有累也于易也而言思爲蓋對人而言由人以思之不得爲之不能而問之易而易乃并此无之及感而遂通乃極天下之故焉以起末句神字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天下之故即上所謂來物也寓于文者具于變藏于象者備于數通而極之則現矣謂之故者見爲吉凶則并示其所以吉所以凶之故告以趨避并明其若何趨若何避之故即修悖之由自也策當萬物之數而引伸觸類夫足以盡天下矣通則表裏洞達終始畢貫之謂遂則徑直語意無曲折無遲留感則一誠之格也問言

酬酢皆以誠格在文則以誠而明在象則以誠而形誠本无感不通也人之不通有思爲以間之也而易无之故其感而通也乃速捷之如是云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言易理之神妙不測也張氏(振淵)曰上數遂字已含有神字意非精變之外別有神此以其感通于寂然其知來物不出于思成文定象不出于爲以爲在寂然之無而體之具于無者既莫測其所之以爲在感通之有而用之形于有者又莫知其所自兩在故不測不測曰神神精變之自然而然者耳惟至神也故神而明亦惟神也故神而化由其无思爲而言之能妙天下之故于寂然而莫究其始復能妙寂然者于天下之故而莫窮其終妙故神也由其所感通而言之能與人一而不隔故感即通復能與天下一而不間故通即盡天下之故一故神也餘見上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此承上至精至變而言惟精之至故都藏于粗跡之內而蘊奧難見曰深惟變之至故常伏于羣動之隙而細微未著曰幾極者推而致之以至于盡研者殊而悉之以及于微曰極深者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未形之理研幾者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動微之會以用也亦因也作易之聖人用易以極之而研之而深幾以始顯用易之聖人因易以極之而研之而深幾以共明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心有所之曰志事所當專曰務惟深云者聖人以易極天下之深故聖人之德之精亦一體于易之至深也而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深矣而不越乎易之至精也故能以至精者通之惟幾云者聖人以易研天下之幾故聖人之知之變亦一體于易之至變也而天下之事莫可窮紀幾矣而不踰易之至變也故能以至變者成之張氏(振淵)曰精之所燭來物遂知天下之志于此可通變之所賅萬象以定天下之務於此可通此言易也聖人之極深者極乎此心之理故天下之志以此心之理通之研幾者研乎凡事之要故天下之務以凡事之要成之本義以至精爲尙辭占之事至變爲尙象變之事考虞氏(翻)謂通志指蓍成務指卦易說則云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是以極深謂變占研幾謂象辭也蓋本第二章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來與下章蓍德卦德相應而第二章觀玩之意亦明(御案以易說爲是當從之)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本義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成事業開物指成象物兼人言畫卦既定高卑貴賤之等辨羣分類聚之義彰則知識闢聰明啓曰開開者始之之謂也成務指通變務賅事言由是裁成輔相物曲人官之利出焉則綱領就條目竟曰成成者終之之謂也冒則覆蓋一切之謂也文字之興從此肇焉于時裒集天下之義理而載之于易即舉易之義理施之于事物无所不賅天下之道之體于所畫之卦冒之天下之道之用于所繫之辭冒之冒者餘乎其外而概乎其土也道該物務凡人物事務所共由者皆是冒者總所開所成之一切變化進退无出乎其彌綸範圍也云爾

冒天下之道

天下之道總人物事務固已即凡聖人開成之日新富有所從出之途與日新富有所從入之路莫不兼賅并包乎卦爻之下曰冒道而曰天下則仍是形下者所共由者耳而易則形上之理純乎

不雜體乎物而不著于物行于務而不滯于務如高明之无不覆幬也故曰冒也云爾餘見上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通志承開物定業承成務斷疑承冒天下之道也當其物之未開也義理未明斯理之具于人心者雖動于志而莫遂莫達聖極其深以及于物而以天下之至精者與開之因所明以推其微知與共知見與共見凡同物之志遂无彼此之閡而于以通矣其務之未成也端緒莫適大要之存于人事者雖專其業而旋作旋輟聖人與研其幾以先所務而以天下之至變者與成之隨其偏以致其全而綱舉目張本端末正凡當務之業遂无毫末之遺而胥以定矣夫易既冒天下之道則萬物皆備百務咸周凡志或疑而未通務或疑而未成皆于是乎斷之開物者物之始定業者業之成

而凡既開之後未定之前與凡天下後世之欲開物欲成務者大疑小疑莫不恃聖人之易斷之而卦筮之用遂與世而常用云其實言通志定業則斷疑已在其中矣又多此一句者起下文蓍卦爻三事耳言通志云云遵御案

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

此申言所以開物成務之故也其開物也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淳悶至是風氣將開天下之志皆志于及物而不能自開故及物之志鬱而不達聖人爲之開物以通之其成務也所以定天下之業也草創之制規爲漸成天下之業皆業于專務而不能自成故專務之業勞而不止聖人爲成務以定之志者物之主志通乎聖人之開物而志聖人之志者又有以開天下之物而志之通者无窮業者務之分業定于聖人之成務而業聖人之業者又有以成天下之務而業之定者无已也而皆卽易之至精至變者以之物開于外而通乃深入于天下之志務成于要而定乃廣及于天下之業非天下之精變安能通之成之至此云餘見上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此贊蓍卦之德也圓神謂變化无方以圓者運而不窮惟變所適无用不周也方以知謂事理有定以方者止而不移位列爻分各有定體也崔氏憬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變通不定是其德圓而神也神含下之知來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位也爻位有分是其德方以知也知含下之藏往貢者獻也六爻乃生于蓍之圓而成于卦之方者故剛柔上下以法方知應與往來以效圓神者也而變易時位以貢其吉凶是蓍德圓似天卦德方似地六爻似人在六合備天地之理而成天地之能

者也非圓神方知之德具于一成者比矣不可爲要惟宜是適故曰義也何氏楷所云德統而義析是也神是不測據卦未成言知是已明據蓍已定言爻于已成已定中而有不一成一定者在象人事之各宜曰義焉耳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圓者蓍以七爲數凡奇者皆不得四分而方故惟圓之而始周通无缺焉而圓之德陽陽善動而不測故神蓍則卦之所生也其德引而伸陽之引伸者曰神然其神卽見于圓之中故爲自然之見曰而方之德陰陰善靜而可知故知卦則蓍之所成也其德自以固陰之貞固曰知然其知必見于方之用故爲當然之致曰以是故者承上通志定業斷疑而言者也其所以能通志定業斷疑者其故何在蓋由是圓神方知之故云爾

六爻之義易以貢

雖蓍卦之成皆六爻然无變者皆即象以定吉凶不以爻斷也若用六爻之義則固无不易焉者義有定分如陽當居奇陰當居耦陽當居尊陰當居卑陽當下應陰當上與義之繫于位者也陰卦陰爻宜退陽卦陽爻宜進陰爻在陽位宜靜陽爻在陰位宜動陽爻在陰卦宜內陰爻在陽卦宜外義之關于時者也爻易變易各于時位之當否以肖其人事之吉凶而貢之貢舊曰告也玉篇訓通廣韻訓薦以理言則因人而通以占言則藉象而薦故曰貢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此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以圓神者純此心于不已不息以方知者正此心于不倚不偏以易以貢者省察惕厲之于无私无欲也故曰洗即蕩滌洒濯之意聖人非必待有蔽累于心而後洗然聖

不自聖兢業之惟曰不足也實然而即以德與義者歛之又歛存之又存退而藏之于深幾之地與此心相涵而不閒焉曰於密者程子所謂用之源也此時聖人之心洗之既至則一體于易亦同易之无思為而寂然不動矣此洗心之功積入于无形无跡之地渾融于无聲无臭之天矣此蓋謂未作易之先易理本在聖人而聖人用之以自治者殆見于作易之後聖人亦无不取以自成其德也云爾何氏楷謂聖人以神知委之蓍卦而聖心一无事焉云云非是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此時聖人之心動則猶蓍之圓而神也凡彼將來相攻之吉凶以及相感之利害相取之悔吝皆可以神焉者知之于未形其心之靜則猶卦之方知也自此以往相攻之愛惡以及相感之情偽相取之遠近皆可以智焉者藏之于獨覺孔氏穎達云凡吉凶之幾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于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不知據吉凶之未至言曰來固謂自彼將來據所以致吉凶之事曰往猶云自此以往也來則指未然之幾往可憑已然之跡知固燭微而見遠藏可返觀而內照也承上吉凶與民同患其來其往皆指民所有之吉凶然此是謂聖人之心耳在人必藉蓍卦以知藏聖人則并不待于蓍卦以聖之心即蓍卦之德云爾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承上文而贊非聖人之德莫與也蓍卦以洗心而吉凶同患是心同于天地是唯參贊天地之聖人所獨爾矣伊古所稱聰无不聞明无不見睿无不通智无不知全乎天地之神武而不殺者斯足與于此也云夫天以陰陽不測而神地以至柔而動剛曰武故

神武為天地之德然天地之德神以生武以成而生成之中即有殺所謂天地以萬物為芻狗也聖人心同天地并能贊天地所不到雖天地之所殺且能轉之于生成故其聰明睿知全乎天地曰神武而并不有其殺者云爾此指羲皇以下列聖言也又虞氏翻曰乾知來坤藏往坎聰離明或曰艮土通睿兌澤靜知而神武震之勇不殺巽之仁非是錄之以便採用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是以緊承上文因聖人以神知洗心而心同天地故明于天道吉凶與民同患故察于民故天道者盈虛消長之理死生禍福之幾而分見于吉凶之道民故者即愛惡相攻情偽相感遠近相取所以為吉為凶之故也聖人唯明察于天人之所以而特興蓍卦為占筮以導民之日用使各有所趨避也即蓍卦之德則神而其神

乃托于草與畫則又明明物乎物故曰神物此固天地所自具而聖人以之故不可言創而又實自聖人作故又不可言因而曰興者抑若向則有而置之聖人始起其事而發其理惟起發故言興也前者謂豫爲通其變定其象以先導之云爾民用即謂志業也凡此皆洗心之所至而與民同患之心所使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

天之道包地而言天地動則圓而神靜則方以知聖之洗心既一體乎其方圓神知而天道不外乎此矣故爲自然之辭曰明明即明于其所知之來之道至于民雖同稟天地之德而不皆全乎其神知即不免乎愚不肖召吉召凶繁然各有其所以然之故矣故爲不得不然之辭曰察察即察其所藏之往之故也天之吉凶夫民也亦各有故而其故卒于道故但明于其道而已民之致吉凶

于天也亦各有道然未必其當于道而吉凶始各于其故焉故察义于故而不能盡之以道也明止一體察必萬殊餘見上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云云語類則云聖人以此齋戒言用易之事也然詳以此語意乃天道民故並承而齋戒神明遠跟洗心合以聖人臨事而齋戒與教民齋戒兩說並用爲近以齋戒者一體夫天之道所以神明夫己之德察民之故而使之齋戒以共明夫天之道即所以神明夫民之德也聖人則即所以興神物之理齋戒于臨事而以振興警動夫洗心之功者益加厲焉使其德之退藏于密者出王游衍愈妙于不測而貫通之无不在者神明其在己之德也即所興之神物使民齋戒以臨事所以生其嚴畏于吉凶之患者益无所不至使皆修之吉而不敢悖以之凶則民自不期然而日遷于善亦有神于不可知而昭明之丕變者是乃神明其民德也夫乃歎其美而明以共証之辭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此言聖人之興神物也无在不見爲易理即目前之近事而易存焉即戶而闔見坤之道焉以其自動而靜也自明而幽也自通而塞也自晝而夜也自有事而无事也即是戶而闢見乾之道焉以其自靜而動也自幽而明也自塞而通也自夜而晝也自无事而有事也先坤者本義自靜而動也不知即卑高以陳之意先近而後遠坤地先見乾天後見也以闔爲主則闢爲變以闢爲主則闔爲變是對待之義乃相形而見者也故曰一爲彼此相更之辭也

有所往而後闢有所來而後闔有往有來皆需闢既來既往皆需闔然非往則无以爲來非來亦无以爲往闔闢之見于往來者流行之義乃互根而成者也故曰不窮爲後先相資之辭也乾坤易之主天地之定位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而變通乃生六子乃重六十四卦之用化育之功也而于一戶之闔闢往來即可見是何其知之易也先言闔戶之坤而後闢戶之乾何氏楷據吾得坤乾爲指商卦未是亦可採用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此承闔闢變通而言見謂見于卦畫也即其爲動爲明爲晝爲有者而見于卦畫則謂之乾象凡諸得乾爻變通之象者皆象之即其爲靜爲幽爲夜爲无者而見于卦畫則謂之坤象凡得諸坤爻變通之象者亦皆象之象即器之无質而體德寄焉者也形則形

于事物者矣。即其所以為乾者而形于事物，即戶之闢，而凡資于動，資于明，資于晝，資于有事之器，皆變通夫闢戶之形，以形諸器，即其所以為坤者而形諸事物，即戶之闔，而凡資于靜，資于幽，資于夜，資于无事之器，亦皆變通夫闔戶之形，以形諸器也。器乃象之有質，而權度出焉者也。是乾坤變通之理无象无器，而象之淺器之粗，无之非乾坤變通之精深所寓也，特未見未形曰乾坤，變通若不可窮者，在及其見之形之也，乃即象器焉而已，又何其能之簡也。云荀氏爽謂日月星辰見光于天謂之象，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為器用者謂之器，其說未合。然亦可採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本義云，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然則制而用之謂修其道以為教也，即乾坤以為高卑貴賤之制，而以變通者用之，則无定之法行焉，即象器以為類聚羣分之制，而以形見者用之，則一成之法立焉，是即謂之法也。夫曰法，則有可遵循，不等變通之渺焉莫測矣。且曰法，則有所敬畏，不似形見之習焉不察矣。乃至用之于民，而民乃以為利焉，則指著卦言也。用以出，出則業定，用以入，入則志通，夫是以无所勉強，并无所驅策，而民自咸用之也，時不言而信，不為而成，是有神妙之不測，是為神化之難名也，斯聖人神明其德之所至也，故謂之神。自闔戶至謂之通，聖人察于民之故，以明天道，自制而用之至謂之神，是公所明之天道而施之以察于民故也。遵歸到天道民故亦御案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承上節言，上節說天道民故之既如此，此節乃言聖人作易，以模寫之也。太極，本義謂其理也，邵子謂無為之本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乃太極分而為二，先得為一，復得一為二，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邵子謂是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卦之本于斯為極。八卦者，次為三畫而八卦之象始備，八卦備而迭相盛衰終始于其間矣。徐氏幾曰，同一乾坤也，以其一而神，謂之太極，以其兩而化，則謂之兩儀，奇參耦中乾體而有坎象，耦參奇中坤體而有離象，故謂之四象，乾體而有坎象則震艮之形成，坤體而有離象則兌巽之形成，故曰八卦。蓋從八卦而推本于其最初也，太極者，萬物未有皆取極于此，萬物既有皆歸極于此，推其始，則莫始于此，而實則无在不有，亦无時不在者也。前章言三極，而此又即三極之同得于三才未分之初者，故為尊无以上之辭。曰太也，儀法也，兩儀未是天地，乃為天地之所儀，始成乾坤，而後象成天地也。故邵子云天地祖象之云像，乃天之陰陽，地之柔剛，天地之體立而用未全，卦從圭從卜，圭，潔也，圭言其體，卜言其用，待成乾坤而八卦自備。天地定而風雷水火山澤皆具矣。其實自太極至兩儀生則皆生，无彼此亦无後先，而推本所生之序則然耳，其實兩儀四象八卦，儀儀象象卦卦中，各有一太極，而又即此一太極也。

法象莫大乎天地

上言生吉凶生大業，既卦成而爻備矣，故此復極贊其功用之大也。法象，即前所謂成象效法者，先法後象，即卑先于高，闔先于闢之例。凡世間有耦有奇，皆可法象，有質皆可法，有形皆可象，而莫大乎天地。天地總凡奇耦之陰陽剛柔之形質，凡可法可象者，皆自法乎地而象乎天者也。故法象以天地為歸，亦以天地為備。无法无象時，天地為法象之根本，有法有象後，天地又為法象之統

宗故曰莫大也。天地固指兩儀，而不竟曰兩儀者，兩儀止天地之祖，後章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則四象尚止天地之道。邵子以陰陽剛柔為四象直至乾坤而始備乎天地也。然則此之天地，固從兩儀并至成乾坤而言者也。天地指乾坤亦遵御案

變通莫大乎四時

變通，即前所謂一闔一闢往來不窮之變通也。凡世間以對待相交易者，皆有變。凡互根相更易者，皆可通。而莫大乎四時也。少陽春，太陽夏，少陰秋，太陰冬。然震巽春，離坤夏，兌乾秋，坎艮冬。既變之以陽極而陰，陰極而陽之對待矣。而冬至之後已生少陽，春分之後生太陽，夏至之後生少陰，秋分之後生太陰，而坤生震而冬至，乾生巽而夏至，震離至兌而春分，巽坎至艮而秋分，又通之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之互根矣。若推極乎兩儀之生四象，四象之生

八卦也，則太陽生乾兌，少陰生離震，少陽生巽坎，太陰生艮坤，而極之于四時，則變而又變，通而又通。凡物之通而變也，皆從四時為遷移。凡物之變而通也，皆附四時為往復。變通之大者，皆準四時之盈虛。如三皇時世運之春五帝時世運之夏三王時世運之秋五霸時世運之冬 變通之小者，亦皆法四時為消息。如寅卯辰日之春巳午未日之夏申酉戌時之秋亥子丑時之冬 故曰莫大也。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此則承見乃謂之象言。凡世之陰陽，一切凡在地成形者，皆有成象，以懸于天，如辰之躔次，星之經緯，其體大而著，其光甚而明者，莫大乎日月。日著明于晝，月著明于夜，所謂剛柔晝夜之象者，是也。日體青而光赤，月體白而光黑。先天坎離，後天震兌離，皆有日月之象，而日陽宗，月陰宗。凡諸陽皆日，諸陰皆月，故以日月該之。凡世之所謂有象可著，有光可明者，莫不附著于日月，亦莫不借明于日月光之小者，遇之而奪；景之薄者，迫之而微。故惟日月曰莫大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此承制而用之謂之法言。物生于天地，以為利用，然類聚羣分，必聖人與為參贊焉，而生始備；與為裒益焉，而取始備。然未必即適于用也。欲推而極之于有用，必尚象而變化之，以制之為成器也。天下乐利其用焉，而致用乃得為天下利，是莫大乎崇高富貴之聖人也。自古以來，知者創，巧者述，如鑽燧取火，合土範金，造字制律之類，飲食衣服，宮室城郭，何人无物用成器以利天下者？而惟聖人為最備致之者，至成之者，眾利之者，普非成象于天，即效法于地者，故莫大于聖人也。曰備，曰致，曰成，曰利，則所謂通志成務之物用，已賅其中也。可知下文特以其所重也，而抽出特言之耳。

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器立于一成，則奸人不敢假，聖人不能易。成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成之言就，器各有所就，而天下无棄物。成之言遂，器各有所遂，而天下无遺用。有共成之器，而用可相通；有獨成之器，而用不可易。合天下而貴賤，當其位；貧富，稱其力；精粗，視人之巧拙；華樸，準俗之文質。故天下同利其利，亦各利其利者也。皆立成器者，有以各惟其所利而利之者在也。餘見上。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此又于備物致用中，提出蓍龜言之，見作易之功大也。俞氏琰曰：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隱僻；索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至；致者，推而及之也。蓋然不然之

己形曰賾外然而中不然外不然而中然曰隱然之中又有不然不然之中又有然曰深然不然之未形曰遠賾隱其分殊也于分殊之交加互見者而又别其外者曰賾其內者曰隱深遠其本根也于根本之滋蔓積漸者而又即其層累言之曰深其由自言之曰遠亹亹勉于不已之辭天下之業與務誰其不勉勉者乎惟吉凶之莫定嫌疑于彼此猶豫于進退其本始雖甚亹亹非中變即中止耳有以定其吉凶則亹亹者其功可竟其志可伸曰成也其星辰祲象卜吉凶于天動作威儀占吉凶于人者不一而足而不能究極乎賾隱深遠而遍及乎天下也故莫大乎蓍龜並主乎蓍而兼言龜者據古洪範薛綜注謂卜之法以蒙霽雨觀兆之氣以克圜簭卦之辭本卦曰克之卦曰圜云云是古卜龜亦以折兆合之八卦而玩其辭故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此言聖人作易之由自而三者先之以三者爲衆所常見而易知非如下圖書之難窺而不常遇者比故也神物朱氏震謂兼蓍龜據上文也何氏楷謂專言蓍據下文也下文幽贊于神明而生蓍以朱氏爲合又曰天地變化四時也天垂象見吉凶日月也然則神物之神正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而神之則之者以此準彼謂則之以致用成器耳此正承上二句而言者也變化承四時垂象承日月味上文莫大語意則變通原不止四時縣象原不止日月則此所謂變化垂象固當賅晝夜星辰等而言之矣則兼效象效謂動靜象謂隱顯則之者則其无思爲而感遂通效之者效其不測而以數成象之者象其不言而以象告也

蓍 博物志蓍千歲而三百莖史記龜筴傳云龜千歲乃遊于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所生之處獸无虎狼蟲无毒螫褚先生云蓍滿百莖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然則生必百莖長必九尺亦不可必得者矣故曰神物蘇頌云今上蔡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生便條直秋後花出枝端紅紫色形如菊實如艾禮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博物志云以末大于本者爲主次蒿次荆月筮洛之亦以非所皇可用以代之

龜 別詳見禮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氏穎達據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郭氏雍曰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朱氏震云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書以五奇數統五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乎以陽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但河圖

洛書似與易不相涉者謂聖人則之以作易者或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是聖人解河圖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是聖人解洛書云云一說先天乾兌生于老陽之四九離震生于少陰之三八巽坎生于少陽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合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爲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爲表裏之妙或又云圖之通于易者一三自後而生往前爲順陽中陽二四自前而生來後爲逆陰中陰六八自後而生往前爲順陰中陽七九自前而生來後爲逆陽中陰自一而三而五三奇乾自二而四而六三偶坤一在六與十之間坎二在五與七之間離自五而一而六兩奇一耦巽倒觀之一偶兩奇兌自十而二而七兩偶一奇艮倒觀之一奇兩偶震此象之與易

相通者，書之通于易，乾坤六子，陰陽相對，各九畫，與書數合，又九宮之數，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爲中宮，經緯交縱，无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散于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爲少陰，是故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而合六，云云，而用九用六本于此，此數之與易通者也，此聖人作則所以取則于圖書也，其說可據者已有五家，此二說亦明顯，故摘錄之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此侯氏果行云，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也，言人能依四象所示，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佑之，朱氏震云，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合天人者也，何氏楷曰，取大有上九爻辭以結上文，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

則孜孜尚賢之意也，蓋卽申釋第二章結語之意，既非錯簡，亦非遐應，末句本御案，餘解詳本爻下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聖人明于天之道，則明乎天之所助，達于民之故，卽察乎民之所助，天助必于順，順卽天之道也，人助必于信，信卽人之故也，蓋其象其變卽天之道，所以垂象縣象，以吉凶示人者，其辭其占，卽民之以通志成業，以趨避承天者也，順于天，則當天意而天助，洗心藏密，齊戒神明，順也，有吉无凶，卽天助矣，信于人，則合人心而人助，與民同患，備物利用，信也，志通務成，卽人助矣，順卽謂順乎天，信卽謂信乎人，此但用大有上九之義言之，非本爻之取象而云然也，其解亦本御案云然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聖人既察于民之故，而備物致用，與民同患，而不敢欺，體信至矣，既明于天之道，而齊戒神明，洗心藏密，達順至矣，信之體也，必實于造履，故曰履信，順之達也，必誠于心思，故曰思乎順，已宜得天人之助矣，而且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兢兢乎日尊尚夫賢人之德業，以其象變辭占，日求自免于得失憂虞之地，而自崇廣其德業于无已也，其信順之德，合于天人也如是，故其吉也固然，而動且无不利焉，蓋宜于天人之極故也，餘見上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上論易理之无不至，此教學者，宜以作易之心讀易也，易既歷數聖之後而成書，則已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而定吉凶，成亹亹，豈猶有未盡之言乎，且有以象之，復有以告之，更有以斷之，豈猶有未盡之意乎，而以爲不盡者，以書視書，而无以體乎其言之中，與无

以會乎言之故，則其言之存于書者，何幾，誠然書不能盡矣，以言求言，不能索其意于言前，不能通其意于言外，則其意之在于言者又何幾，誠然言不能盡矣，夫在聖人所欲見于書之言，固非書之所能盡，而聖人之書，不自書始，亦不自書止也，卽聖人欲見于書之意，更非言所能盡，而意之在于言，其顯焉者爾，亦其寄焉者爾，而竟以爲果不盡言與意乎云也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

聖人因言不盡意，而立卦以盡之，意卽神明其德，吉凶同患之意也，而言不能盡，故羲皇立之象，則觸目而警心動念矣，然未備六十四卦也，意中所謂之誠僞，仍未之盡，因復設六十四卦以盡之，天下愛惡之相攻，遠近之相取者，其情其僞，于卦盡矣，情僞盡而并所立象之意，疑亦盡矣，然意盡于卦而已，上者，因觸于卦而會

意恐世有不背會意者矣者亦詳于卦而解意恐世亦不皆解意者故不得不盡其言于卦而繫之以辭也是以欲盡意非立象不可欲盡言非先有以盡情僞而繫之辭不可然則非果書不可盡言也苟設卦以盡其情僞而書之言亦盡矣非果言不可盡意也苟如其立象者以立言而言之意亦盡矣此聖人所以不能不立象復不得不設卦而更繫之辭之所以云爾

繫辭焉以盡其言

前此止立象以盡意而未盡言者以意雖盡而意中之所謂情所謂僞者未盡也故辭无所繫焉耳而情僞既盡則各統其全卦者繫以大象之辭以盡言一卦之情僞猶以爲情僞未盡也復分其卦之爻而繫以小象之辭以盡言一卦之爻之情僞繫之皆屬也繫之以辭而情者盡其情僞者盡其僞盡并其所以情所以僞情

與僞之所以得所以失及僞者而轉之情情者而戒其僞无不窮形而極態焉故曰盡也但能于言乎求其意而于書乎觀玩焉安得而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乎云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既意言之各盡矣而猶以爲上世七八之占僅域于六十四卦而止耳周故變爲九六占因蓍之變得卦之變則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卽動則觀其變也由是卽所占而行之通達卽通變之謂事之謂如是則其用愈廣而爲天下事者无不盡矣鼓如鼓聲舞如舞容舞有行列以鼓爲節荀氏爽云鼓者動也舞者容也謂三百八十四爻動行相反其卦所以盡易之神也蓋自八卦變而爲六十四又每一卦變爲六十四爲四于九十六卦而于人事无不通所謂變而通之也于是卽所繫之辭无乎不備視占者之所值隨叩隨荅若鼓舞者之鼓聲愈疾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舞容亦不已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易趣之洋溢一至于此然其變而通鼓而舞之妙早具于象辭之中特因占而用焉耳其所以變通鼓舞之理俱當歸宿象辭解亦遵御案說

變而通之以盡利

謂所占之卦其陽極則變陰陰極則變陽來極則變往往極則變來則三百八十四爻又可各爲一卦以此通之于人事而人事无不通者矣利者宜也益也于事之當行當止各予以有吉无凶之宜于可經可權各獲趨吉避凶之益所謂利用出入者于此盡矣而非變不通非變而通則无所以盡之如此故云此承前章定天下之吉凶言也餘見上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謂振作其意氣舞謂動盪其精神此承成天下之亹亹言既明示以修悖之由以樂其志則進德者无所回惑若率教者之奏鼓以詔舞而不已于自奮也既告以趨避之路以壯其往則修業者无所疑難若赴功者之鼛鼓以軒舞而不倦于自厲也鼓之于不覺則摇斯舞者其動以漸鼓之于不已則怵斯舞者其興倍速也盡神于鼓以盡其象辭之神妙于舞以盡其象辭之神化也餘見上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本義緼所包蓄者猶衣之有著也易得乾坤猶絮纊于袍繭而得之所包緼焉爾已夫易之所以表裏內外之咸備者由有乾坤爲之包藏一切焉耳言乾坤二卦足緼全易非謂乾坤之緼于易中也合下文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可見何氏楷謂易得乾坤如裘得絮由錯會本義語

故也易之爲易、不易也交易之與變易也而皆于乾坤二卦之中含
蓄之、欲學者、即由乾坤之卦象得以盡易之緼也、惟其爲易之緼
故乾坤二卦之既定、則不易之列成、而動靜相交、即交易之理呈
形象相變、即變易之幾見、故曰易立乎其中、然曰立、謂易道在是、
固即其體而知其用、即其存而知其發、并不待其發用之後、故其
交易變易之道、已具于不易之中云爾、以此見乾坤洵易之包緼
而非爲易之緼藏于易中、如衣著云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胡氏瑗謂此言大易之道、本始于天地、天地設位、陰陽之端、萬物
之理、萬事之情、以至寒暑往來、日月運行、皆由乾坤之所生云云、
夫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蓋專以立象設卦言、非實指天地也、但道
化自見于此爾、即對待而交易之義定、即流行而變易之象成、立

于中、據乾坤二卦之成列、則中爲上下之中、據乾坤所生八卦之
成列、則中爲四面之中、易并六十四卦、四千九十六卦之往來變
動言也、餘見上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
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此承上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而因謂天地大化、所由无之有
者、亦復如是、形即據可形見于卦畫者言之、由可形于卦畫者而
上溯之、即謂之道、道无形也、而假諸卦畫以寓其形、由可形于卦
畫者而下究之、即謂之器、器又不勝其形也、而托諸卦畫以窮其
形、道足盡器、而器不能盡道也、道以爲器、而器不可爲道也、道自
具化裁之理、而滯于器者、无復能自爲化裁也、聖人體道之化裁
者、而化裁其器焉、則器與器相變、而器无窮、故謂之變、道自具推
行之用、而局于器者、无復自爲推行也、聖人法道之推行者、而推
行其器、則器與器相通、而器无盡也、故謂之通、舉其所謂化裁推
行者之道、而錯之于民、則成德而爲事、舉其所謂化裁推行之器
而錯于民、則成務而爲業、道之化裁推行于自然者、聖人之所法、
易理之立于天地中者也、器之化裁推行于當然者、聖人之所爲、
易理之成于聖人者也、然皆未及立象設卦繫辭之事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

道、王氏宗傳謂无方无體、何氏楷謂无聲无臭、若然、則所謂上者之
道无形矣、烏乎而言形上也、夫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則是明
明有形、故形而上、爲從有形者而上言也、既无聲臭方體、而有道
之名者、凡有形者、未形之來、皆由此出、无形之往、皆由此入、故爲
往來出入之所由、曰道也、超乎形之先、而不隔乎形、包乎形之外

而不離乎形、故能以有形者形之、然形止是象、以言乎道、不能不
于其所以形者上求之、而上會之也云、餘見上、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王氏宗傳曰、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別、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推
而行之、則是變无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是已、但推行不
必承變、亦當承器言之耳、夫道則陽化陰、陰化陽、而在器則有化
无无化、有道化而器化于道、然器不能自裁也、聖人以道而裁其
過當不及焉、道則剛推柔、柔推剛、而器則往推來、來推往、道推而
器推于道、然器終不能自行也、聖人以道而行其不已不息焉、化
而裁、推而行、道之自然者也、本其化而裁之、從其推而行之、不能
不藉夫聖人、曰變曰通、易道也、以聖人體道于器者言之、即是爲
易之變通云爾、之指易理言、下同、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言即舉此變通之用而措之于民也舉者提挈其綱領措者隨地隨時而發施其條目也即一身一日者言之曰事以法四海傳後世者言之曰業方爲曰事已成曰業舉其化而裁之者措于民則曲成而不遺矣舉其推而行之者措于民則範圍而不過矣故以崇德言之謂之事以成務言之謂之業也此節何氏周易訂詁承上變而通之以盡利謂是用蓍得卦因變得通御案謂上及此節皆就造化人事說見聖人立象設卦之所從來未是說卦畫蓍變故不用其說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上節象字指卦下之象辭所謂彖也故此節謂之卦上節爻字指各爻所繫之辭故此節直謂之辭俞氏琰云賾以象著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无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于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又自其窮幽盡隱之故而曰極發明激勵以振動人心而曰鼓也存者不見其在而自然在其中之謂極天下之賾結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兩句鼓天下之動結繫辭焉以盡其言一句末四語亦遵御案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此之化裁推行方于著卦言之自聖人既立象繫辭之後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者存乎其卦之變通已即其陰化而陽陽化而陰者而欲裁之于時位之各當焉其道存乎卦之變剛推柔柔推剛者而欲行之以出入之利用焉則道存乎卦之通蓋易本有變通盡利之道在而用易者所謂化裁推行之理早涵于其中原非有未變而反需夫人之化裁未通而有資于人之推行者云爾此二語乃結變而通之以盡利一句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承立象繫辭言神明者見以爲存乎卦象而又不泥于卦象是以兩在不測之神而與爲照察焉者也故曰神而明之此則并无需于卦象矣然見淺見深各存乎其人之分量而極神明之至者惟化裁推行之聖人默成而信者見以爲存乎言辭而又不域于言辭是以潛通隱契于不言而早與合符者也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言即默信即成之于心者此更无資于言辭者矣然成大成小亦各存乎其德行之厚薄而極默成而信之至者惟聖人之一體乎易知簡能者之德行耳洵如神而明者所得之意誠非言之所能盡默成而信者所見之言誠非書之所得盡也云爾此二語結鼓之舞之以盡神蓋學易者必極于是而後可云盡易理之能事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神而明之者言純乎以神而明之也以其所盡于己者已與易理合一矣一故曰神自乾坤成列而所謂立乎其中者早以其神化者與相洽以神妙者與相通緣不由聞見心思而明也而曰神存乎其人言不存乎卦象也云爾神則思爲皆渾矣明則表裏終始之皆徹矣存乎其人則在作易之聖人安能強學者之必能如是乎夫是以不得不立象以盡意矣餘見上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默而成非止默悟默識也不言而化裁已成其變推行已成其通早與易理克踐矣踐言曰信此不言而于前聖所盡之言已踐故曰信惟信于不言故謂之默成也德行即乾德行之恒易坤德行之恒簡者此默成而信之德行其即參贊位育與天地合撰之德行也非神而明之之外復有聖人之德行也然則幾乎聲臭俱泯

之天非猶夫人之不言而已也餘見上

易經衷要卷八終

易經衷要卷九

仁和李式穀海鉋輯　南海葉夢龍廷應參校刊

繫辭下第一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成列本義謂自乾一至坤八也列序也成本一畫而兩兩儀而四四象而八其成乃自然之成于天時則未立象名也其仰取諸天俯取諸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象已蘊于八卦中矣重申也倍八卦而十六倍十六而三十二倍三十二而六十四邵子說其因乃本然之因于卦時則未分爻用也其上下之體內外之位初終之時先後之序爻已備于六十四卦中也成本于剏非一日而就因本于仍乃不勞而具在列卦時觸目而象已顯故毋庸贅以象名蓋

有象而卦始成象自藏于卦中既重卦後不言而爻已明故毋庸煩以爻辭耳亦惟有爻而卦始重是爻已隱于卦中也言此既見前聖不言象分爻之故自見後聖之言象繫爻非有己意造作其間也云爾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自一至八列之次也一至四左五至八右列之外也其象之在中在卦中也純陽天象純陰地象陰內陽外日象陽內陰外月象陽起陰下雷象陰行陽下風象陽止陰山象陰說陽兌象是也既成列而象亦即在于列中也在上象天在下象地東象日西象月雷自下而上風自上而下澤在東南山居西北是也其餘象在性情象在形狀者皆在乎此二者之中故以在其中括之餘見上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重卦舊有謂神農鄭玄淳于俊說夏禹孫盛說文王司馬遷說惟以爲伏羲自重者王弼虞翻等近之味因而語意似出一人矣禹謨云龜筮協從周官三易云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然則所謂六爻之畫早具矣特未分爻以占而爻之占已具蓋其貴賤方類遠應近比之得失當否皆在爲主爲客爲貞爲悔之重卦中故也餘見上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虞氏翻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及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解之艮是剛推去柔而易剛柔推去剛而易柔時則所謂此卦之變當爲何卦此爻之變當爲何爻而變之爲往爲來而凡當權之進成功之退勝極之復得位失位之萬變不齊者已具備于相推之中而莫之能越繫彖辭而命以一卦之吉凶繫象辭而命以一爻之吉凶雖不言此卦之動屬何人此爻之動屬何事而動之爲臧爲否

凡情僞之感愛惡之攻遠近之取之吉之凶之羣動不息者又畢眩于所命之中而莫之能遁然則至形于占事之變應于人事之動則其顯而後焉者矣以見取象分爻以著變動者雖起于後聖非後聖之自爲也皆眩于成列及因重之內後聖特闡明之云爾何氏楷以變屬蓍言云蓍未揲則未有九六故本義微與諸先儒之說異然其理仍自相通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蓋本卽變通之本體立而用有以行變通乃剛柔之用時卽時中變通而所趣者時雖變通而時時不離其本矣剛柔卽晝夜之象變通卽進退之象晝夜有進退而得長短之宜生成于以不忒也故非趣時不可進退以晝夜而得晦明之正陰陽于以不乖也故非立本不能立本

爲天地常經趣時乃古今通義梁氏寅曰剛柔立本乃不易之體變通趣時乃變易之用蔡氏清則以剛柔立本爲交易之對待以變通趣時爲變易之流行是也此是覆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凡天地間之理兩者對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兩者迭用斯不窮而可以趣時故易中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也自覆說至末係御案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此承上貞勝之義而廣言以證之貞者正而常之義變而暫者不與焉世間凡事皆然而天地之爲觀日月之爲明其顯然而共見者耳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陽不能不愆陰不能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不昃盈不能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似矣不知愆伏乃屬人事之感應正天地之貞觀也外治廢而不愆內治壞而不伏反是陰陽无定準而天地之觀不貞矣昃食亦隨人見之所到當午過時而不昃相過同道而不食是中盈反無成度而日月之明不貞矣則愆伏正天地之示人以不忒昃食正日月之照物以不掩也言此以起下文貞一之義如詩之比興然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承上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言之高氏萃曰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則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也然則天下雖有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變也而非其正也亦暫也而非其常也而不知動之大者天亦若歷試其誠否而後示之報動之小者天亦將濬待其極致而始彰其應故人世則覺爲變見爲暫而于理仍無改乎其正常之一定也故曰貞夫一蓋其動也雖殊塗而出夫一貞故久之而不離其初雖百

慮而歸夫一致、故終焉而不違其本、惟有固守夫至是之一定而不易者云爾、此言天下之動之理然、而究莫易其然爾已、非謂天下動者之能然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節又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通不窮矣、變通不窮、疑乎其動之不勝其艱難煩費、不謂其所爲貞其觀以示人者、止一易簡耳、是剛柔之所以立本者、一歸于易簡之理、確、堅固、故以貌剛、隤、降墜、似土之頹而裂、故以貌柔、皆指乾坤卦象、非天地有確然頹然貌也、亦從其示人者而言之、故云然、乾一于易、坤一于簡、而易與簡亦非有二也、于其健也見爲易、于其順也見爲簡、一知一能之殊爾、非易簡之有殊也、是易與簡亦一也、此天地之所以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也者、動雖在天之下、而動皆本乎天、陽主動也、上者固任天而動、爻者亦法天而動、然天行之健亦稟乾之健而已、是乾爲動之至者也、動之而變、變无異道、動之而通、通无異時、所以貞天下之觀者、亦示人以易而已矣、此變通言遵御案惟易則无難、故其動也速而神、亦惟易則无險、故其動也周而遍、示人以易、亦欲人體其易也、可知曰確然者、後天居先天艮位、故乾中藏艮、艮爲石、故從石之堅固而稱確也、亦如坤居先天巽位、巽爲退、爲不果、而稱隤云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指乾坤之易簡、八卦六十四卦、皆乾坤所分見、即无非易簡之所分見也、效者、如學其舉動、像者、如肖其形體、于動靜則爻之而爲爻、于隱顯則像之而成象、天地雖以貞觀夫人、而人不能體法也、乃畫乾坤以示之、而人又不能明、于是爲爻以效之、使效夫爻之所效、則即以之效天地之貞一、而知吉凶悔吝之生无歧塗、復爲象以像之、使像夫卦之所像、則即以之像天地之貞一、夫易簡則求立本趣時之道无旁雜、爻指分卦之六爻、象指全卦之大象、曰效、曰像、承觀示意、有效像則觀示之更近便而切肖者矣、爻者效此、是結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夫一之意、象者像此、是結剛柔變通而歸于易簡之意也、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變即動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即動于內之變、而功業見焉、蓋或變動也而動與時宜、變通也而通與時會、則聖人齊戒神明、一體天地之功業、全見于其往來進退之中矣、故曰功業見

乎變、即見乎外之辭、而聖人所以諄諄然繫而命之之情見焉、蓋由情切于吉凶之同患、欲人趨避之得當、修悖之不迷、而恐其或陷于凶悔吝也、故既繫之象、復繫之爻、盡言盡意、鼓之舞之、有加无已之心、畢見于此、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功業見乎變、有欣動以作其不已之意、聖人之情見乎辭、有激勵以發其不安之意焉、若曰毋小視其變而輕視其辭也云爾、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固是欲天下之動者、皆貞夫一之情、但聖人所包甚廣、自八卦成列、情已深矣、而止見于象、故覺其情之未達也、而重之情在爻矣、猶恐其情之未盡也、然後繫辭以命之、凡前聖未達未盡之情、皆于是乎盡達矣、辭雖文王周公之所繫、而所見之情直弁羲皇以下列聖人之情、皆胲于此云、餘見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此章言聖人作易經世之事，而先言體天地之德，必居體天地之位。大德曰生，天主生物之始，地主生物之成，天大生，地廣生，生之氣皆天生之，質皆地，即有時而死，乃裕其生機于內藏，而反之本始，有時而殺，乃去其生理之外賊，而助其長成。聖人體天地生生之德而作之君，以養其生，作之師，以善其生，不得君師之位，亦不能與參贊也。故以崇高富貴之位爲大寶焉。位則上下貴賤內外大小各有一定之分，而君師之位爲至重，君師之位定，可以共天地之德，君師之位定而天下之位莫不定，始可溥天地之德，以公于天下，寶以保民也。非位則无以爲保，此位乃位天位地之位，故大亦惟體天地之德之聖人而居是位，始得盡其位之道之至也。故專而屬之曰聖人之大寶。

天地之大德曰生

萬古上下，萬物始終，何之非天地之德，而止曰生者，據其大言之。非生之外，皆小德也。其德有待于贊天地之化，成天地之能者，而後大，故不能專屬之天，專屬之地，而合言天地之大德也。天生各以時，地生各以方，陽固生也，而陰亦未嘗不生，動固生也，而靜而何必不生，胎生之，卵生之，濕生之，化生之，而生育之德普，飲而生，食而生，衣而生，居而生，而生養之德備，以生生之物，資其樂生之具，即以生生之理，教其尊生之道，故曰大德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聖人无寶，以无可貪于世，无所利于物也，而惟天地父母，民物胞與，有可以體天地而公民物者，則寶之。凡所謂國之寶六見國語邦之寶三，未足盡天地民物，非大也。寶惟善，寶惟賢，大矣，而不足云聖人之寶之大也。以聖人之德之可以一體天地民物，无之不得其所，寶而非位則无以貫三才而立人極，故特以位爲大也。然亦惟聖人則得以位爲大寶耳。苟非聖人，而天地民物環集之，其任重其責備，但以爲累而去之，以爲危而惕之矣，烏覩其爲寶也歟。然此之以位爲聖人之大寶，亦樂于聖人作稱首出者之辭，非聖人之自以位爲寶而寶之也。餘見上。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守位之守，猶言守官守職之守也。居天地民物之尊位，而求所以循分盡責者，惟有體法天地生生之大德，溥諸民物焉而已。以其體法于聖人之心也，故謂之仁，而欲其仁之一體。夫民物也，則生聚爲之基始矣，故莫先于聚人。夫曰聚者，巢居窟處，則竄匿于林莽，覓食求衣，則奔走于道塗，聚之者集之于都邑，而歸之于室家也。故非財不以財，則所謂備物制器，盡利以成天下之業也。聖人即天地所生之物，以給天地所生之人，而與爲裁成輔相焉。所謂聚人之以財也，即利用厚生之事，乃聖人守位之仁之一端也。與大學以財發身，財散民聚之義異。何氏楷引之非是。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理財，興其所无，修其所有，易其所便，理，則整其綱紀條目也。正辭，嚴上下之名，明取與之辨，愼情僞之分，正則繩之規矩範圍也。理財以養，正辭以教，禁民爲非，禁其不事養而不率教者耳。爲非即爲夫非養非教之務者。以利民物而使各歸于宜適焉，曰義也。財之養，辭之教，皆仁之愛也，而理之正之，并其爲非者而禁之，是以義行其仁也。此聖人一體民物之情，上言見乎辭，此言見乎功業者耳。王氏宗傳謂理財，如作網罟佃漁耒耜耕耨之類，正辭，如易結

繩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之類是也禁民爲非如擊柝待暴客弧矢威天下之類是也然照是解也可用是爲解則不可以終屬下章且下章究非爲理財正辭禁民申解也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言聖人得位而仁天下之事莫先于作易也包犧爲制作之祖八卦又爲備物成器之始故首數之曰王天下明聖人而得崇高之位者也觀象觀法謂象法其陰陽剛柔之理氣之有文者曰象形之有理者曰法天有雷風日月雷風氣也日月象也言天則以象賅氣地有水火山澤水火質也山澤形也言地則以形賅質鳥獸動物動屬天生而天象麗焉天象之分驗于動物者文也奇耦

爻析縱橫經緯之各肖地之所宜植物也植物靜靜物屬地生而地法具焉地法之分效於靜物者宜也寒煖燥濕性味色臭之各成味兩於字乃往到之意觀象而至於天則天之下無不觀不特鳥獸矣於文之所在并不遺於鳥獸觀法而極於地則地之上無不觀不特地之宜矣特於宜之所在并不遺於地宜之草木云爾故爲總括之辭曰自近而身遠而物无不有其所取見其理之无乎不具无在不然也而總爲八卦以象之八卦於是乎作焉精以通神明之德凡象法於天地及取身所以然之理齊戒洗心德極神明之至矣藉八卦以通之而微者顯粗以類萬物之情凡觀於鳥獸地宜及取諸物所當然之故成器致用情賅萬物之備矣總八卦以類之而博者約已凡後所云體法天地生生之大德以仁天下者皆取具於此

包犧史稱包犧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曰庖犧氏後世音誤或謂之伏犧或謂之虙犧又鄭元云包聚也鳥獸全具曰犧又虞翻云炮啖犧牲號庖犧氏其名義約不大遠也風姓以木德王都于陳晉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後世稱太皥氏以始文字因號文祖

仰則觀象於天

象則有光明而无質又各有所肖似曰象觀象不止于天也於乃極于此之辭玩則字知其仰節于是所觀不閒于一舉首閒矣象之在天如宗動不息天之象乾列壞分野天之象坤震雷巽風離日坎月艮象星兌象漢說見前正南炎天乾象在焉東南陽天兌象在焉正東皥天離象在焉東北變天震象在焉西南朱天巽象在焉西方成天坎象在焉西北幽天艮象在焉正北元天坤位在焉觀象必有會于其先天之一定矣而蒼龍白虎朱鳥元武之四正合三百六十五度奇之定位而方與類聚之象著春蒼夏昊秋明冬上之四時及三百六十五度餘之運行而時與變通之象呈此雖文字未興而理乃當不出乎此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上言天地鳥獸地宜者但言觀而此則言取觀者以彼驗此是證合而求其理取者以此肖彼乃模倣而著其似也身觀象觀法之所始物鳥獸地宜之所該身受天地之中戴高履厚天地已統于身矣但象法分而身自合取諸身而觀法乃見其一本物亦皆天地親上親下天地亦散于物矣但象法全而物自偏取諸物而觀法乃見其萬殊夫取諸身亦即物理而返之于身取諸物即身修而驗之于物取亦不必皆以象以法也有取于形質有取于性情于德于義于體于用之不一遠近云者亦无在不有之概辭耳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幽深矣、而通則洞達無間也、萬物繁雜矣、而類則齊等不亂也、然通神明、不過術數之精妙焉耳矣、而八卦所通者、乃神明之德、此盛德之所以備于身者至也、類萬物、亦不過推測之宏博焉耳矣、而八卦之所類者、乃萬物之情、此大業之所以及于物者博也、惟通者德、故德之所之、神明致順、所類者情、故情之所至、萬物效誠也、餘見前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卽包犧氏作也、所取皆重卦、雖云始作八卦、而卽因而重之故也、時雖無文字、而制器已取其象矣、作結繩爲網罟、或謂結繩防欺詐、上古已有、非也、此結繩專指爲網罟、蓋網罟亦結繩爲之、以散絲散麻、紏緊而合之曰結、以繩一縱一橫而結之、卽網罟、罟乃扣網、以取獸于田曰佃、以取魚于水曰漁、此二事、卽包犧之所由號也、上古陸行多獸、水行多魚、足以害人、故爲此本、以除害、而因之以爲鮮食之利也、取諸離者、離中虛、象目、重之則目與目相麗、使物自麗于中、何氏楷云、離卦中爻互爲巽、繩之象也、又兩目相承、其義則離、一陰麗二陽之中、其德爲麗、魚獸之物、麗于網罟之中者似之、又案二至四互巽、固繩、而二至三乃半坎、爲矯揉、故象結、三至五互兌、兌爲澤、爲剛地、四五亦半坎、爲水、爲隱伏、故象佃漁也、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佃漁興而害稼者去、然後可以教稼也、耜者耒之首、斲木使銳而爲之、所以入土、俗名犂壁今又加以鐵鏵謂之犂頭、耒者耜之柄、揉木使曲而爲之、所以運耜、俗呼犂衡總呼之曰犂、耨芸除草也、取諸益者、益上巽下震、皆木也、巽爲繩直、爲工、乃經斲削之木、震初二半坎、爲矯揉、故象斲揉、二四互坤、而震動于下、巽入于上、爲耒耜啓土之象、五三互艮爲手、下震爲足、上巽爲股、手執斲揉之木、下動而上進退、乃人用耒耜之象、又震爲蕃鮮、在下、巽以入而不果者加其上、耨象也、又于時雷啓蟄、協風至、而耒耜興、故取以爲象云、

耒 周禮冬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云云、耜 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按此謂金作之耜、古時以木、說文、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則是矣、世本曰倕作、以此考之、不若古史考以神農作爲可信

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此所謂斲木爲耜、乃不耜也、耒耜皆木、而必分用二木者、下耜啓土而取銳、必用堅木之剛者、故必于斲、上耒手執而取曲、必用韌木之柔者、故必于揉、其耒制、三尺三寸之上下皆微曲、上有橫木五寸、以便手執、中直以下、乃木之歧處曰庛、庛下乃接耜、其耜亦廣五寸、如後世金耜之制也、二耜爲耦、深尺廣尺謂之畎、二尺而遂、四尺而溝、由是而洫而澮、井田之法、始乎此、而二耜之伐謂之耦、四耦而井、十六耦而邑、由是而甸而縣、夫家之數、肇於此、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制也、必二木相接而成、而剛柔異用、故取于巽震之益、餘見上、

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考纂文曰、耨如鏟、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呂氏春秋云、耨柄尺、其長六寸、所以間稼、字詁則云、頭長六寸、柄長六尺、以芸田也、夫其長短異者、或古今之制不同、然非耒耜也、一用以耕、一用以芸、可知神農之制、田器畢備、耒耜特其大端耳、故下錯舉之、其如耒耜之類、不一而足也、可知耒耨未興、先教耕、特未有以利其用、而此則以利其用者教之也、曰教、非施耕矣、教及天下、則乘

大寶之位者所及遠也、春官大火、夏官鶉火之類、皆教之官、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諸書皆教之典云、餘見上、

神農 姜姓、少典子、起於烈山、有連山易首艮、以火紀官、其爲教也、曰民惟云云、一夫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織、人恭生生、各食其力、又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而無粟、弗能守也、又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漢書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爲市必于日中者、五十里之中立一市、則彼此二十五里、各與以朝夕之時、為往來之候也、民貨及天下者、天下在在皆立市、故云然、非一市而致聚乃及天下也、交易者、彼此交相易、各得其所欲所需、即有餘以資不足之謂也、周官有三市、而此止日中者、立市之始、止有中日一市也、又舉天下之民貨、則大市矣、朝則來者不

及、夕則歸者不能、故惟日中爲便、神農書所謂日中必彗也、取諸噬嗑者、離、日也、在上、中之象、下震爲大塗、又爲足、衆聚之象、二四互艮、五三互坎、艮山坎水、盡山川之所產、爲貨象、上離與互坎、彼此相易、下震與互艮、反覆相易、故象交易、先天離東坎西、震艮又各在其下、以離坎上、艮震下者、又退各得所之象也、又噬假借爲市、嗑假借爲合、夫是以取諸噬嗑也、

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地之理、淳悶之極、必啓聲明、朴畧之終、必趨文物、其不能不變者、氣數之必然、則亦理之固然也、必守之而不變、則民倦、與爲變焉、而變之不善、則又非民所宜矣、神農之後八代、而黃帝始興、中間少皞顓頊帝嚳、以及堯舜遞作焉、則淳悶朴畧之運、窮于無可復之矣、而數聖者、與爲大其制作、以通其變焉、以聲明者變其淳悶、其制爲萬物所同得、以文物變其朴畧、其道爲萬世所共由、所謂通其變也、而民乃趨事赴功、精神自振、使不倦也、且動之以天而莫測其所然者、神也、行之以漸、而不覺其所已然者、神之化也、而民乃安土樂天、分願各得、使宜之也、凡此皆易之道也、蓋易之爲道、陽極則變陰、陰極則變陽、惟變而一體、夫易之易知、簡之易從焉、則可以无所不當、而得其通、夫是有親有功、行之終古而无弊、故曰通則久也、有大運之窮變通久、即黃帝至堯舜之創造是也、有隨時之窮變通久、自黃帝至帝魁、而少皞與及帝嚳至帝摯、而堯舜作、其間之損益是也、此乾坤定位以來、一交易變易而歸于不易之大際會也、故合數聖人之德業、而特以易理申明之如此、

黃帝 姬姓、昌意之子、氏公孫、以土德王、都軒轅之邱、始作冕、使胡曹爲衣、大撓造甲子、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區臾占星、隷首作算、伶倫造律、赤將爲木正、宮室車馬衣服俎豆、及吉凶軍賓嘉之五禮、至是皆備焉、堯舜散見諸經、不勝其載、故不贅錄、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自神農至黃帝、世更八代、歲歷五百上下、猶守其播黍捭豚、閭冠卉服、饔飧而治之舊、倦矣、其當變之幾已兆、思變之志已極、特上欲變而德既不及、下欲變而權又不行、即有所更革、而不可行于天下、與不能行于萬世者、雖變而不得其通、即无以通乎其變也、通其變者、內先有以通乎變之源、故其變之所出、旣皆得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外又有以通乎變之用、故其變之所之、皆有以合乎時會之所趨、協乎土俗之所適、其不倦也、不倦于其變也、不倦于變者、不倦于變而得其通也、推其所以使民不倦之故、在

乎其使民宜之也所以能使民宜之之故則又在以神而化之也云爾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聖不可知曰神民日遷善而不知誰為之者曰化神而化之是以所存之神而為是所過之化也蓋无思而全以神妙之无為而純以神運之則民亦自還其固有之天而盡其各正之性曰化之也宜者即利用出入之謂民自宜于其天宜于其性耳而使之宜者亦動之以所同然所共由者而已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下文以乾坤證之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總數聖人而見其先後之同揆也非无通變也民自各不倦于天之時地之利而通變之妙已付之民之自為非无神化也民自

各宜于天之成地之平而神化之功已泯乎民之不覺時惟有恭己正南面以位兩大而參三才天下已无不治矣垂衣裳即恭己正南面之容取諸乾坤者天元地黃天上地下即衣上而元裳下而黃之象也即其垂衣裳也而尊卑之分定文質之物昭天清地定之象著然非垂裳而治之取乾坤所以垂衣裳而治者之取諸乾坤蓋所取十三卦惟乾坤合言以他卦皆有乾坤之畫惟乾為陰陽之純專舉其一則孤陰獨陽矣豈聖人體撰合德之取象乎前此後此各跟理財正辭禁民此特彰正德利用厚生之備并不涉于禁民故特以該全易之乾坤象之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黃帝值帝魁之衰堯舜承帝摯之廢皆際乎窮而變焉者黃帝開至治之始堯舜集至治之成皆以變而通焉者黃帝之創制百聖不易堯舜之修明萬世永賴皆以通而久焉者蠶桑起黃帝而衣裳始造繪繡起堯舜而衣裳始備无勞形无搖精无思慮之營營者黃帝之治也无名者堯无為者舜皆至治也時則惟有天不見而章于上地不動而變于下體法天地之聖人成位于中而已故曰垂衣裳云也其典散在路史通鑑尚書緯及百家諸子不能備錄博學者詳之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刳虛其中使可載剡薄其尾使可掉濟不通謂橫渡致遠謂直行東西南北之阻絕皆謂之不通或逆水而上溯或順流而下行皆謂之致遠近之不通可濟遠之不通可致則天下盡資之矣蓋來商賈集貨財歸貢賦達命令皆以之為利焉取諸渙者巽木在坎水之上巽為工為繩直是經斲削之木而三四皆耦則虛中巽為

長以經斲削之木中空形長而以風行于水上者非舟而何五至三互艮為手巽下二耦乘下坎之為曳而巽為進退夫雙曳于舟下而手持之以進退者非楫而何夫遠近之不通不濟則彼此隔絕天下之勢渙矣故以此濟其渙也彖曰利涉大川明所取之象傳曰乘木有功申所取之義云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

刳木其中使中空也剡削其木使下薄也舟取浮欲輕故取為風之柔木楫欲力故取為水之堅木下坎為曳為薄蹏于木為堅多心似楫又用坎象也舟以用之周流故名舟本器物叢談楫以資其捷疾故名楫本釋名此言舟楫之始制曰刳似將獨木之大者破之曰剡似用枝木之小者削之繼而重板曰艦施屋曰艫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不能刳木為之繼而在外曰橈長制曰櫂在尾曰柂

在旁曰櫓一作艣不能刳木爲之矣。然于巽坎之象不殊也。

舟白帖云古觀落葉而爲舟淮南子云古人見竅木浮而爲舟呂氏春秋云虞姁作物理論謂化狐作墨子謂巧倕作山海經曰番禺作發蒙記云伯益作世本則謂共鼓化狐作是黄帝之二臣也爲近是餘則互有增益耳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有舟即有楫詩但言烝徒楫之而不著楫之數也今曰槳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服，有所習也。牛將大車，平時載田器，亦或負犂，其用之也習，故曰服叔均作牛耕在堯舜時。乘，有所駕也。馬將小車，有事于田兵及禮事而後用，有旌有蓋加其上者多，時亦單騎古公走馬魯昭竄以爲凡不似始于後世，故曰乘。制馬在前勢便逆，制牛在後勢便順。牛行鈍而力大，專引重；馬行速而性急，在致遠。利天下，說同舟楫，但水陸異耳。取諸隨者，上兌下震。震本坤體，而以一奇在其後，坤爲牛，而一奇爲乾畫，乾爲圜，有輪象，而在牛後爲大車。兌本乾體，而以一耦在其前，乾爲馬，而

一耦爲坤畫，坤爲輿，爲柄，是象車之轅。其衡之當頸處則耦也，而在馬前爲小車之軏象也。何氏楷云：中爻互巽爲繩，互艮爲鼻，又爲手，服之象。又按震爲大塗，爲善鳴，有口象，合之繩與手，亦乘馬之象也。其意行止隨人，物動而人悅，故取于隨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舟車既集，遠方皆至，客衆矣，得毋有爲暴者乎，爲重門以衛之。重則不一之數，天子自五門，諸侯自三門，以及郊關，家則自閨閤內外，以及閭里，皆有門，故彭之曰重。柝同欜，以木刳其中，使加橐然，而擊之以警夜。周禮修閭野廬二氏所掌，取諸豫者，豫下坤上震。震大塗，坤闔戶，二四互艮爲門闕，故與闔戶爲重門。震爲木，爲善鳴，而中虛乘坤，爲夜，爲黑地，用柝之時。又爲柄，艮又爲手，象有所執，合震之動爲擊。五三互坎爲盜，象暴客。艮爲徑路，合大塗爲暴

客之所經由，故取諸豫，爲豫備之意。或曰上二偶畫，象重門，一奇在中，象擊柝于門內，而坤衆安居于內，其大義則同。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前此耕耨之利，民皆粒食矣，然不知取精鑿也。于是截木爲舂粟之杵，掘地爲容粟之臼，時則糠粃脫而精鑿見矣，故曰利。取于小過者，上震木爲決躁，動而不定，故象杵。艮爲止，爲小石，遁甲于艮日內虛外實，圜圓所成，然則掘地非止于用土也。既掘而以小石周之，始能任舂而粟不陷于土內，是以取象于艮也。五三互爲兌，兌爲毀折，象斷。二四互爲巽，巽，入也，象掘。巽爲直，爲長，爲進退，進退，即上下也。艮爲剛地，象掘臼之土，又爲手，以手承長直之木，一上一下于剛地，非舂而何。小過大象亦似坎，坎，陷也，而中實亦似杵在臼中。而于義則食不厭精，不妨小求過也，是以取諸小過云。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

杵以梧，臼以槲，此搗皂之杵臼。他雖未必皆梧槲，然皆以木而非地也。此則斷木掘地而已，而杵臼之制創于此。古人築地使堅實，科其中，周以小石，以六尺之木，上小下大，削稍圓，使微有齒，兩人對立捧之而舂，多婦人爲之，故婦人有罷，亦入于舂槀，男子亦有貫舂者。世本謂黄帝臣雍父所作，傳以爲赤冀所作，又曰后稷意自赤冀，后稷而精其制焉耳，餘見上。

臼杵之利萬民以濟

雖粒食而粟不脫，則糠粃之雜，易于爲弊，以相欺，弊非利也。哽噎之害，易于爲病，以相苦，害尤非利也。得臼杵，則算可得法，而无欺；食可得養，而无苦。問津九章粟飯五十，糲飯七十，稗飯五十，糳飯四十八，御飯四十二。蓋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舂之六九五十四

為稗六八四十八為繫六七四十二為御則糠粃盡而哽噎免皆
曰杵之利利之也萬民以濟濟其弊濟其害也餘見上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弧木弓也往寡來多曰弧矢剡木為之利者寇敵不至无其不利
者而利已大矣威者望而知畏先聲奪人不比兵刃之相接者也
故可以及于天下威愈遠則所安者愈眾則其利于天下也愈普
取諸睽者睽下兌上離離為兵數三象火火形上銳又為木矢五
兵之首其鏃三角而形銳而體又木是剡木之矢象也五三互坎
為弓為曳兌又倒巽巽為繩又柔木繩得柔木為弧矢欲出而弦
反入故象以倒巽之繩時羽鏃筋膠諸製未備也弦木剡木而已
而其利于威天下以前此未有能禦者故也何氏楷云其象互坎
為絲弦象又為堅木兌為毀折剡象互坎為弧弧中弛強上下兩

稍弱故象坎離為矢矢前鏃後括實中笴虛故象離其義則睽乖
然後威以服之此合睽之具故有張弧說弧之占也又離威而以
兌說行之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末二句錄御案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
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黃帝以前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據外垣而周之中隆然高
起者曰宮據戶牖以內之可以積實者曰室有直承而上之棟棟
屋脊梁也有兩垂而下之宇宇椽也以待風雨則不同穴居野處
之漂搖也考工記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以隤下為宇也
取諸大壯者震上乾下五三互兌五四半坎為穴震半坤為大地
乃穴居野處之象至為震與乾則坤坎之象失故云易也震大木
也而在上象宇乾果木也為直句九家曰為直而在下象宇震與巽相搏

也巽為風乾與兌相連也兌為澤在天亦雨象惟相對與相次也
故曰待司馬氏光云風雨動物棟宇健物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
下大壯象也或曰棟取四剛象宇取二柔象非是任氏啓運謂无妄
上乾下震中互巽艮乾為野巽為山穴巽為入為穴居野處象然
則前此亦由取象乎亦非錄之以備採用者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棟脊也而云直而上連楹柱而言者也宇椽也而曰垂而下兼簷
橁而言者也風在旁宇以待之雨在上棟以待之上棟則棟以上
之茅綯貶之矣下宇則宇以下之牆壁貶之矣合棟宇而全言之
為宮分棟宇之半以內曰室也星霜草莽皆避之而風雨為重故
舉風雨以括其餘惟其起止有時也而為之豫備故曰以待餘見
上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蓋取諸夬
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以繩作結隨事之大小為識此舊說
也不知結繩如耕種若干不設界畫但以繩經之而作結以記其
數積物何幾不解蓋藏但以繩束之而為結以識其總有往來亦
取結為徵信有取予亦合結以防偽云爾非止別大少也漸至欺
詐生而結繩不足以治之故易之以書蓋用刀筆畫木簡為文曰
書也言不能久記者書以記之復易之以契乃刻木為一二三四
之畫而中判之予者執左取者執右以合約曰契也百官用之以
治其職萬民用之以察其事取諸夬者兌為巽之反巽為繩而其
上為半坎也為矯揉故為結繩之象而乾本為言荀九家有為言前此結
繩記言後則猶是言也而結繩不足信矣乃取巽之反為兌兌半

坎也、亦爲半離、乃易之象也、乾一乃水生數也、而六成、水黑色、書所用、而其數則象形會意指事轉註假借諧聲之有六體也、兌二乃火生數而七成、火文明、契所用、而其數有玉金角管符旌璽之七物、周禮官契治藏、卽璽節之謂、蓋亦契也、乾亦木、兌銳金也、以金制木、乃刻畫象、乾爲朝廷、象百官、兌爲草澤、象萬民、乾君父、兌口舌、書契二者、代君父口舌之用者也、而主于決別、故取諸夬、云又兌爲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乾爲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上古民無詐僞、本易爲治、結繩聊爲識別而已、非專藉之以爲治也、謂但結繩民已不治而自治、云爾民有待于上治、而結繩已不足恃矣、易之以書契者、欲易之而始出于書契之用、非先有作書

契之心、以鑿民之知識也、任氏啓運謂履之上乾下兌、中互巽離、離爲結繩之象、非是、辨同前、帝皇世紀云、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孝經援神契、史記等同、綱鑑云、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代結繩之政、以此證之、亦非是、

書 周禮保氏敎國子以六書、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自黃帝至三代、六書之文不改云、 契 約也、周官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乃要約之券書也、治神之約爲上、民地功器贊約第次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然契者各執一以爲符信、用則合之、司約所掌、其藏者也、地官掌節所掌、乃卽契憑以驗合者、但書一木而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已、後世乃分爲數礙而及其詳爾、

易之以書契

書用木簡、亦用竹帛、契用木檢、今蠻猺尙然、亦用金玉骨角竹管、書用漆、契用刀、書有蟲鳥龍虎等體、契有刻畫鑄勒等製、所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而倘其象者耳、非意造也、易之而以此者、非不知

其易作聰明而弄文法也、然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君子用之爲法于天下、非此不明、傳道于後世、非此不載、本防詐僞、而詐僞朋亦緣之而作、然究不免艱難、而擅作者少、本杜强梁、而强梁亦托之以行、然終不无顧忌、而敢行者寡也、豈書契之所不能治者、而結繩反能治之乎、餘見上、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以治以察、固百官用以治職、萬民用以察事、然未嘗非以治百官而察萬民也、若曰百官以此而治、萬民以此而察、云有書而功過無所掩、有契而職任無所委、故可治也、以官皆賢才、但爲條理其綱領、而其目自整、故曰治、有書而情辭足以上達、有契而誠僞可以旁證、故可察也、由民多愚不肖、則必沈濟其精明、而其隱始詳、故云察、取夬者、夬決也、決別之與決斷、乾易知、兌講習、故有決別

之明、乾健而體剛、兌銳而用折、故有決斷之力、餘見上、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者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于氏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吳氏澄曰、此章首第一節、總序以起下文、自包羲全書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然則易者象、象者像、乃是承上章之結語、亦以爲是、御案下乃因連類而釋之者也、言易書之卦、皆寓于器物之象、蓋由十三卦而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欲人知聖人作易之意專于以象示人、卽欲使學易者之專于以象求易也、是象之所在、卽易理之所在、易理雖難明、無不可于象明之、復申所以取象之法、與所以求象之道、曰象者、知非別有所取、而求之不得者也、亦不過于物宜之形容擬議其肖似而已、故曰像、像者、準此于彼、而合寓彼于此、而同之謂也、或

像其體、或像其用、或像其德、或像其義、皆以重卦之所取言之、而下乃即每卦之象爻而併與分析之也、材之言才、材本構屋之木、象聚卦之衆義以立辭、猶聚衆材以成屋也、此御案語也 效之言放、效本呈獻之名、爻法卦之變通、以見義、猶法羣動以示意也、既有象以明其卦、復有爻以明其位、靜見于象、動見于爻、象盡其合、爻盡其分、以是之故而得失相形、是非相錯、不但顯然之吉凶由此生、即未形未定于吉凶之悔吝、亦從此而明見云、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固各自以卦之時位、效當其時位之人、與其事之動、然值其爻者、未必即合于其卦爻之時位者也、而世有升降、處有安危、分有貴賤、行有順逆、交遇互値、則三百八十四爻雖以之效千萬人與千萬事而無不足者也、故該之以天下焉、爻本交加之格之名、有

斜側、無平直、有互合、無單行、是專以動見者也、以其效盡天下也、故又以淆取、而曰爻、蘇氏軾 以爻爲折俎、其文象折俎之形、非是、餘見上、

象也者材也

象以卦材言者也、以卦材言者、材有強弱剛柔、即卦材之強弱也、材有大小陰陽、即卦材之大小也、大小剛柔、各當其所則善、否則惡矣、卦材之于卦也亦然、象之于卦、亦有因材而篤之義焉、栽者培而使之修、傾者覆而示之悖、善則成之達之、否則棄之散之、皆以其時其位、爲用君之當否而定一卦之論者也、象者、材也、謂象所論者材耳、若象義之所取、則以欲置喙而不容于口也云爾、故陸氏德明云、象者、斷也、劉氏瓛云、篆者、傳也、傳者、轉也、易傳謂之篆省而作象、亦通、說文云、象、豕走也、楊氏愼 謂爲茅犀之名、狀如

犀、獨角善知吉凶幾祥、恐非易之取義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解六子之卦也、所謂陽卦者、本生于乾之純陽、而得陽體者也、而反多陰、蓋陰欲得陽爲歸附、而索于陽、既得陽以成卦、而陰雖多、皆一陽之率從也、然則陽卦者、正羣陰之退以讓于陽、故陽雖少而勢方盛、陰雖多而勢已衰、且陰多則無所統、故求統于一陽、而爲陽卦也、陰卦生于坤之純陰、而得陰體者也、而反多陽、其理亦然、然就陰陽之大畧觀之、抑若寡不敵衆、獨不勝同、有見于所已然、而不得其所以然、遂以多爲主、而幾疑于其陰陽之相反也爾爾、

陽卦奇陰卦耦

奇、單也、同者無對、異者無敵、故以象陽之可尊、取于奇者、如射之

算如策之餘也、天下之數始于一、故屬之生數、耦、偶也、同則有並、異則有匹、故以象陰之可親、取于耦者、如射者之相次、耕者之相合也、天下之數終于十、故屬之成數也、奇耦、固據一爻言、而總一卦之爻、則震坎艮皆五畫、以陽九陰六、一爻三分計之、陽爻三、陰爻二、則三陽卦分爲七、亦奇也、巽離兌皆四、每爻三分計之、則三陰卦分爲八、亦耦也、而皆起于一二、韓氏伯云、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故陽卦主奇、陰卦主耦、以釋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之故云、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

諸卦以陽爻爲君、陰爲民、陽創陰順、陽率陰從故也、而陽卦多陰者、二民尊一君故也、一君故君之統歸于一、君之權出于一、二陰雖多、皆承陽之流而宣陽之化、靜與陽俱、動與陽游、而爲陽卦德

行省君子、故曰君子之道君子道在修身、則天君泰而心無二志
故百體從而萬事理、君子道在齊家、則嚴君肅而尊無二上、故五
倫正而萬姓安、而國天下無論矣、二民者、民亦有賢愚貴賤之等
也、艮則君在上而民下戴之、坎則君在中而民共宗之、震則君在
內民外衞之象也、此三畫之卦也、以君內民外、君上民下、君中民
偏者、加位之陰陽、以推六畫之卦、而一君二民之道亦畧可見矣、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云、引咸九四爻辭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
徐氏幾云、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則私慮
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于朋從則狹、按歸言其究
竟以理道言之也、殊塗同歸、指感應之來言也、致謂推而至之、指
應感之事爲而言之也、一致謂感應者止此一定推行之則耳、而

何惑乎其殊塗而應之以百慮云也、蓋天下理道總屬同歸、事爲
止此一致、而感我者、不能不殊塗、應彼者、何貲乎百慮云爾前儒平解
非是當卽下與慮字承接、乃慮卽思之始終反覆而成于屢屢者耳、繫戀乎思、
乃成慮也、卽指憧憧之朋從者言耳、聖人非欲人不思慮也、此爲
應感者言之、則因物付物可矣、何成心之可設、逆億意必之可存、
而亦出于思慮哉、故云然、咸卦下艮上兌、艮爲徑路、象殊塗、九四
動則兌爲坎、坎爲輿馬、爲宮、荀九家有爲宮象同歸、兌爲常、亦荀九家先天居
坎宮之天一、故象一致、坎爲加憂、爲亟心、故象百慮、艮中虛德止、
惟兌則悅、爲朋友、爲口舌、不免有心之感、四變而爲中實、爲通、與
無心之感宜合也、故曰何思何慮云、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語類云、日月往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言往來人所不
能无、雖天地亦然、是也、然彼往而此來、未嘗往來之並集、旣往而
始來、未嘗往來之交雜也、往來之有象可見者、莫如日月、然必相
推而明生、相推卽不並集交雜之謂也、往者不留戀以奪來者之
明、來者亦不陵越以僭往者之明也、寒暑相推倣此日者明之主、其行一
日一周天而不及鎭星天一度、日行有三道、極南至牽牛、去極遠、
晝四十刻、而讓明于月者六十刻、極北至于東井、去極近、晝六十
刻、而讓明于月者四十刻、春分在婁、秋分在角、去極中、晝皆五十
刻、而讓明于月者亦五十刻、月者明之佐、本无明而受日之光以
爲明、朔不及日三十七度強、而明始生、昏見于庚、望不及日一百
八十二度半、與日相望而明盛、昏見于甲、又三日、不及日一百二
十九度強、而明始減、晨見于辛、晦則與日之四百九十分強、則不
及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明盡于乙、上弦不及日九十

八度強、而明半、昏見于丁、下弦不及日之二百八十一度強、而明
亦半、晨見于丙、然月則朔後受明于日而盈、雖昏見不先日而明、
望後亦受明于日而減、雖晨見亦不爭日爲明也、此相推之義也、
明生、謂日明生于朝、月明生于夕、據人之見而言之、言日月者、咸
上兌四動爲坎、月也、下應初六亦動、則下艮亦離矣、離爲日、故以
日月言、又兌見爲來、艮止爲往、故以往來言、夫子引此言、發明貞
一之理、日月有往來、歸于生明、所謂貞觀者也、此遵御案下同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寒、暑往來、萬氏青吾謂正月爲暑之始、寒之終、七月暑之終、寒之始、
通上半年之半、皆可謂暑、下半年之半、皆可謂寒、按不若以姤夏
至爲暑之始、復冬至爲寒之始、四月小滿爲寒之終、十月大雪爲
暑之終、小暑大暑、小寒、大寒、皆據極盛者明之耳、寒、暑先小後大、

寒極于上暑萌于下正相推之有漸也歲者據歲星在天左行太歲在地右行周十二月而一會始寅終丑以朔氣四立之成功爲言取其人所共知也坎主寒離主暑故以寒暑言又此日月之往來歸于成歲所謂貞觀者也餘見上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承上往來言之然以日月寒暑言終二物也雖明其无憧憧之朋從而同歸一致之理未盡也故復以天地言之蓋卽日月寒暑雖二物在天地則一氣之往來而已分一日之往來而見爲日月積一歲之往來而見爲寒暑天地止一氣之屈信耳蓋往卽來之屈而非往之外別有來來卽往之信而非來之外更有往也屈卽信所裕信卽屈所倚相感感以无心之誠也屈則誠屈靜極則動而感于信信則誠信動極則靜而感于屈信則長養之利生屈則收

藏之利生天美利地主利而皆以无心之屈信相感得之知受天地之中者安得憧憧之往來以求利也知天地之往來且止一氣之屈信則殊塗百慮无之非同歸一致也不待言矣夫天下之動有屈有信歸于生利以自然之屈信則自然之利生焉理順則利所謂貞夫一者也所云蟄貞一之理云云者皆這脈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吳氏澄云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與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待動无感以待感也是矣尺蠖蠋類也似蠶而在樹上食葉小于蠋而大于螟蛉行則首尾相就屈而後伸色青故郭璞曰蝍蝛又名步屈不能穴木至夏化爲蛾何氏楷云蠖取諸尺蚓取諸引蓋取引蔓于尺伸于引今人市掯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其尺蠖之謂乎龍有九種陛犴霸下贔屭嘲風睚眦螭吻蒲牢囚牛狻猊蟄在秋分後春分前蟄則入淵餘見前蛇則類不勝記據北戶錄有水火草木土五種青黃赤白黑金翠斑花諸色大約出則以春出則食物其蟄以冬蟄則含土夫尺蠖之以屈爲信驗于常物之頃刻者也屈信之不遺于小者如此龍蛇之蟄以存身亦以屈于秋冬而求伸于春夏此其奇變之物之驗于歲節者也屈信之不遺于大者又如此尺蠖之屈信乃隨地之往來龍蛇之存身隨時之往來乃尺蠖之屈見其信曰求信龍之屈不覺其屈故言蟄并不卽見其信故止曰存身也蓋咸之九四動爲坎坎爲矯揉矯揉者一曲一直見于動物則尺蠖之象也故以尺蠖言龍生于坎水而乘離火爲用蛇性于離火而藉坎之隱伏爲藏澤則下泉艮則止也故象蟄云

蛇其舌雙其耳聾聽以目蟠向壬毒在涎行也紆食也吞皮數解蛻毒蟲而有無毒者金蛇水蛇是也鱗蟲而有生毛者蝮

蛇長蛇是也卵生而有脂生者蝦也腹行而有四足者鱗蛇千歲蝮苟卯是也又有冠者角者如鷄冠蛇三角蛇是也餘飛者翼者獸首者兩身者見山海經兩首者見爾雅又有人面者見江湖記聞其他岐尾鈎尾㷔尾梳形杵形不一而足不勝記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因凡物屈信相感之生利而言爲學之亦然精以研窮其義至无毫釐之差謬而純乎天理之自然則入神此靜之極功屈之至也所以然者將以之致于用也及見之于用而利乃用施于身以安其身而崇德之資于是卽爲動之極致也信之至也俞氏玉云精義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卽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酧酢萬變而泛應曲當利用也泛應曲當而一理渾然安身也利用日宏安身日裕崇德也義之在于天下至殊塗者精義者疑乎其百慮矣

而至于入神則一致之同歸也此其往之之屈也然以之致用則屈正所以求伸矣至于利用安身以崇德則來之之信也屈而信者之利也豈曾有憧憧者之往來得從其思慮也乎云爾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義即往來者一定之宜之在于事與所以往來者一成之制之在于心者也精則于其渾合者而極其分殊于其粗畧者而研其深遠至于異同疑似互錯交經常也而變經也而權妙于一理之不可測曰入神用即往來之用來則无不當其宜往則无不得其制而在在以所精之義推而極之即致用也致則即屈伸以致之義入神則用亦入于神矣此句當含下窮神知化言餘見上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利用以行言即精義所致之知而見之于行也用兼人與事利則

時與地之無不各當也安不勞不危也用不利小則勞大則危利用則雖與從應而身自從容雖當萬變而身自恬適勿逸日逸勿休日休日安也惟利用則可久可大而德崇于外惟安身則知易能簡而德崇于內至合德于天地則崇之至矣憧憧則不安憧憧于往來則不利皆所以損德者也故言及此餘見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承上過此以往未知或知言意惟入神利用者知之然非窮乎神而知造化者不可彼窮神知化乃由于其德之自盛而已無所用其力矣云也窮神即入神之無所不至者耳至極之于天道之合一不測曰窮也窮神則與造化爲徒是并天地之化而與知之是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詣也皆由精義利用者涵養之純熟自得其豁然貫通者而非人力所能故曰德之盛蓋自人而達天之德

也自屈信之兩在而本于陰陽之合一者見爲神自合一而行于屈信之兩在者見爲化神其體而化其用故窮其神則知其化也神化謂天窮而知者達天之德之盛也德至于此亦復神不可測而化不可爲矣此純乎自然之致并其崇之盡于人者不可言矣故曰盛也此自屈而信之至也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此釋解上六爻義隼性搏擊之最準乃飛禽之很摯者由解上卦之上六變而震爲離震四耦象禽翼一奇象翼本象禽之下飛者而離又有飛鳥之象故曰禽弓指下坎震九四爲竹箭故曰器射之者即指公六五用之以射上六之禽也上六本與六五爲難者射去之而難乃解矣五爲一卦之主故爲射之之人君子以下推

開言之言君子有備无患非利用无以安身故有取于器然矜張淺露者不足與有爲故有取于藏然不知見幾不能待變亦復无以乘天下之動故取于待時五則當解之人上則當解之時而初二三又裕解之器待至此時而動動罔不臧矣上與三應三坎體爲隱伏有藏象震先天在艮地故載艮艮其身而坎在其下藏于身之象震卯爲時初以日出卯故也坎子爲時始故言時震德動而直至于上始然故言待時而動云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

括結也從解生意蓋下坎爲矯揉上動則三應坎變爲巽巽爲繩矯揉而見于繩故象結而曰括上本震體曰動動而爲離離者麗也乃開釋象故曰不括上在位外故曰出離又麗也故曰有獲動當乎時則无所窒礙无所阻難而不括待動屈也動不括信也動

不括而始出、屈而伸之感也、有獲、利生也、緣上文解本何氏精說出亦致用之一端、獲亦利用之一驗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此釋六二爻義之發端也、利用安身、本于精義、精義必要于察幾、將形未形在有無之間者、幾也、幾必伏于幽隱之地、兆于淆雜之交、非極其深者不知也、惟入神者勉而知、惟窮神者安而知、故曰于其神、神則明乎幾之始、神則妙于幾之萌、夫子先見豫二有知幾之義、而歎美其爲君子保身之要也、此君子乃體法易理于平時者、無冀于上、無求于下、則無所蔽于知之明、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則無所累于知之察、又何幾之不顯見哉、此又先推原其所以見之之故、而實許夫君子也、以豫之上震下坤、二動則坤成坎、坎爲隱伏、幾象也、坤二爲生離之主爻、內含文明、而變坎爲通知象也、自坤陰而坎陽、兩在不測、神之德也、坎、陷也、陷于卑曰諂、陷于汙曰瀆、而此由坤二直方大之動、故云不也、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此承上文言知幾之何以言神、蓋幾非顯然易見者比也、雖動而爲動也微、微則易隱而不顯、猶見蔽于羣動之內、且微則多伏而未形、更自匿于羣靜之中、然而其守貞之吉、已先見于此矣、其見也、亦惟如神之君子見之也、以靜則虛、而幾見于靜、動則察、而幾見于動、君子且不特先見也、而又有以致其決、不以其甚微而有依違也、而更有以速其去、不以尙微而有留戀也、作則決之致、而不俟則其去之之速也、坤爲迷、見荀九家迷恐不見幾也、二動則坎爲隱伏而通、故象見幾、坤土遲重、恐不能作、二動則爲坎之尙往曰作、坤爲吝嗇、恐有所俟、二動則爲坎之亟心、故不俟也、蓋見之先

則其作也亦先知也、神故其動之作也亦神云爾、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卽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而重咏歎之也、知微卽知其有彰、彰卽微之積漸耳、必待其彰之暴著也、則後矣、故作、知柔卽知其有剛、剛卽柔之決斷耳、必待夫剛之贊助也、則晚矣、故不俟、其見幾也、其知微也、而介如截石、則自爲察識而之彰也、其作也、其知柔也、知己之柔、不勝羣小也、而終日不俟、則自爲變動而之剛也、何氏楷云、微而能彰、介如石也、柔而能剛、不終日也、是已、萬夫之望、言爲萬人瞻仰也、由此云言出則爲萬民之表儀、處則爲萬民之矜式爾矣、微二之變爲隱伏、彰、謂極于上應之五也、柔、六二本爻、剛、則柔動爲陽也、萬夫、坤爲衆也、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此釋益上九爻義之發端也、以上九非君子之德、故先明君子之德以止之、君子、必理歸百順、事出萬全之爲安也、以安天下之道安其作則之身、則足致天下于安也、夫如是而後動、則其動亦所以措天下于安也、无反側之險、而極其平、无邪曲之偏、而極其直之爲易、以易天下之理、易其一衆之心、則足化天下于易也、夫如是而後語、則其語亦所以反天下于易也、有素結之恩、患難不移、有深孚之信、歷久不變之爲定、以定天下之義者定上下之交、則足以底天下于定而後求者、卽其求亦求天下之定也、動必于安、而安自身爲始、語必于易、以心爲本、求必于定、而必于交爲驗、而後云者、必自信无慚、而猶若有所不敢者然、且不敢以己私者動之語之求之也、爲天下而動、而語、而求、尚不敢離其身、匿其心、遺其交也云爾、益上巽下震、上九動則巽爲坎、坎爲陷、陷宜安也、爲

險、險、宜易也、爲亟心、亟心宜定、爲脊爲首、亦舉全身之象、故言身、爲心病、故言心、而本巽之變、爲進退、故言動、居先天兌宮中、藏兌爲口舌、故言語、德善入而又近利、故言求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

此言損六三爻義、而先于卦體爲開端也、本義絪緼交密之狀、醇厚而凝、言氣化者也、何氏楷云、損自下乾上坤而變、六三一爻、上下相交者也、絪麻枲也、緼綿絮也、借字以言天地之氣、纏綿交結之意、醇亦醲酒、亦借字、以卦象言、地在中爻、上下皆有天、有天將地纏綿之意、故曰天地絪緼云云、按絪者、曲至而不已、緼者、蓄積而不散、此天地、指已泰交之天地、天以一陽交于地、地以一陰交于天、故以下濟上行言、然皆以上爻交而未及乎下之形質也、而化猶在氣、故云絪緼、亦寄其氣化于山澤蒸鬱之濛密者云爾、化云醇者、輕清上浮之中、已有重濁者調和于其內、充塞彌漫、而不見有萬物形質之疵瘢者存、故曰醇也、蓋雖天地之已交、積而始散、畜而未通、故以化醇言、若散于物而通于物也、則曰化生矣、

易經衷要卷之九終

易經衷要卷十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繫辭下第六章

乾坤其易之門邪

葉氏佩良曰、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而此先本伏羲畫卦言之、按言乾坤者、以諸卦之陰陽、无爻不出于乾坤、亦无爻不分于乾坤、故獨舉乾坤以賅之、言易之門者、无形之易、理畜于其中曰緼、有形之易、象列于其內曰門、門乃出入之所經、由動靜之所啓閉也、作易者、易理皆從乾坤出、學易者、易道皆從乾坤入、而且從以出者、直行之路、曲達之塗、无不共由、從以入者、正大之域、精微之奧、无不各得、而又闔則易之陽象呈、闢則易之陰象著、故曰其易之門也、邪之云者、則口誦而心維其義之辭也、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此言六子之卦、及六十四卦、言合陰陽二物之德、以成各卦、而交錯、而往來、疑于陽剛陰柔之不類不等矣、然而各有其體也、其卦體之陰者、雖有陽德之物、而合體于陰、其卦體之陽者、雖有陰德之物、而合體于陽、有得乾坤之一體而偏者、四陽五陽四陰五陰之卦也、有具乾坤之全體而微者、三陽三陰之卦也、陰陽合德而諸卦生、剛柔有體而各卦成、又陰陽合德而卦之變通、剛柔有體而卦之宮定也、亦因合德而各有流行之時、因有體而卦各有對待之位也、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何氏楷云、有形可擬、故曰體、有理可推、故曰通、體天地之撰、承剛

彖有體來兩體字相應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兩德字相應又謂撰數也天數九地數六隱藏謂之神若見謂之明按撰當是具造作之謂謂萬物也上成象下成形者是也與下稱名雜物意亦類體猶形容之變化曰神昭著曰明亦非隱藏之謂神也通謂暢達之也以質言之曰天地故即所生所成而言曰撰以理言之曰神明故即其爲功爲用以言之曰德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承上文而總言易道之无不備也彰往即所藏之往而爲卦以彰著之猶明于天道之謂察來即所知之來而立卦以察之猶察于民故之謂所謂體天地之撰者也微顯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于天道以微之猶神德行之謂闡幽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事

以闡之猶顯道之謂也所謂通神明之德者也二句承首節伏羲畫卦言郭氏雍云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彖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也此則承次節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辭也當名者即所謂稱名雜而不越也前此有畫无文易道未開文王始因卦畫而爲之名辭故曰開備謂始終體用之具成云爾此用吳氏澄及御案說因各條散碎且有拙解出入故不分標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此二語以卦名言也御本案稱名如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以及六十四卦之名義取類如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月離日艮山兌澤以及六十四卦之類象也何氏楷謂北馬遺音之象爲卦之稱名小茅棘豕雉之象爲爻之稱名小是皆取類非稱名矣稱名之所以小者因愚不肖之所共見而引之以及于大因明通蔽之意也取類之所以大者因賢智之所難盡而約之以驗于小反本責實之意也名與類非有二也名亦不止取于小而名之稱必藉小者爲因端類原不止稱于大而類之取必盡大者爲極致云

其旨遠其辭文

此二語以彖辭言御本案彰往察來其旨之所示何其遠當名辨物其辭之所指何其文何氏楷并微顯闡幽言遠則入于曲隱矣蓋近則其旨无以引而伸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无以極天下之動故必遠而後可以通神之德質則其類无以觸而長則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无以效天下之賾故必文而後可以類萬物之情也其遠則上下古今三千經世之志也其文則托物取象三百比興之似也惟有其旨之遠故其文不流于繁縟而无之不可以會通惟

有其辭之文故其遠不遁于荒渺而无在不可以體驗云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曲而中又申旨遠辭文之意旨遠則多隱約故曲也辭文則有條理故中也肆而隱又由名小類大之意名小則事物畢具故肆也類大則義理包涵故隱也此亦御案文 曲則似乎轉輾而易遁此則偏以曲而中肆盡陳也肆則肆露而易竭此則反以肆而隱苟其肆而隱者在言則言既隱而其肆也无以明苟曲而中者在事則事雖中而其曲也无以行而易則曲而中者在言肆而隱者在事其曲也所以啓人之玩索也其中也所以切人之警惕也其肆也所以擴人之識見也其隱也所以深人之體驗也云爾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上世民風貞夫一而无知識以間之故其行不貳治世民情亦貞

夫一、而无物欲以亂之、故其行亦不貳衰世則否矣、愛與惡相攻、
情與僞相感遠與近相取因之一人之行、變惡相歧情僞相雜遠
近相淆、而民行貳矣貳則嫌疑猶與而行无成功、且貳則出入作
止而行无終事皆无濟也聖人因是而思以易濟之、乃卽所立之
象、所設之卦、以盡其不貳之得、與貳之失、繫之彖爻之辭、以明其
報應其惕于所報之不爽而反朴還醇、于貞一之行或有濟也濟
渡也賜也于行所不通而達之于行所不給而助之云爾、項氏世安
云、此專論易之彖辭是也伏羲時、民安得貳而需易濟乎、蓋其時
但有卦象、卽連山歸藏、止以占卜而已、无易名、此則謂文王時也、
起下章興于中古、其有憂患之意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

此皆言愼德以處憂患九卦皆愼德之具而自履至恆、九德之所

以成者也履所以載德而未至有德可載謙所以秉德而未至有
德可秉也但不爲之基則德無所載德雖成而何以安之、不早求
其柄、則德無所秉德雖具而何以執之、故履與謙先之也夫而後
而以復爲求德之始、以恆爲守德之常、德蓋吾所固有也而人欲
壞之、至是而漸還其故焉然曰復、則是求其備而未至于備也、德
又吾之實得也而物感搖之、至是必堅其志焉然曰固、則是方守
以誠而未極其誠也履現于外、謙致乎中、復奮于一日、恆貞以終
身者、立世立身、皆貴臻踐、故履爲德之基操心操行、皆貴執持、故
謙爲德之柄乃造詣篤實、恭敬捧持之謂也復則率初反始而道
自生、故曰本恆則安常素位而守自勵、故曰固也履乾兌之合、乾
隱先天艮土、兌爲剛地、故言基謙坤艮之合、坤爲柄、艮爲手、故言
柄復坤震之合、坤爲柄、震爲竹葦、爲反生、故言本恆震巽之合、震

究爲健、巽爲入故言固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

復期于不遺、恆專于不舍得毋有似是而非、似眞而僞者之亂于
德者乎、故貴乎損、修則務去之謂也故以損爲修、復其本恐本得
而還末、恆其固、恐固執而不通、得毋有无事之備、无用之需者之
裨于德者乎、故貴乎益、裕則豫備之謂也故以益爲裕、寡尤寡悔
皆其損所當損者而懲忿窒慾爲最要、多聞多見皆其益所當益
者、而遷善寡過爲最先也損者、无所不損、益者、无所不益君子自
以之于德、則損益自得其當耳、損當損有餘、而德无可言餘者也、
損其不德者而已不德不損、德反損也、益當益不足、而德无可見
足者也、益其爲德者而已、德不益、而不德者反益也、艮兌爲損、而
兌爲金、鑪盪象、艮爲山、砂石象也、故言修、巽震爲益、巽爲高、增加

象、震爲蕃、充盈象故言裕、

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其德旣修且裕矣、德之成也可知、然安常處順、懷德易也、而極其
德之辨、必孤孽而始達者、其惟困乎、困則反觀內省非意之遭不
時之變、鍊磨旣久、閱歷乃日精微也、故爲德之辨、隨宜順利、施德
狹也、而極其德之地、必常變之不渝者、其惟井乎、以井則博施濟
眾取之不禁、用之不窮、淵源旣濬、資藉乃更溥遍也、故爲德之地
概行泛應、行德濫也、而極其德之制、必曲折之各當者、其惟巽乎、
巽則審時度勢、不齊之等、不一之情、分殊旣悉、裁度乃極確當也、
故爲德之制、且誠僞之分、惟固窮而始見眞、故德以困爲辨、得喪
之无任所養而終不改、故德以井爲地、經常達變、貫入人深而无
不到、故德以巽爲之制困、坎兌之合、坎隱伏而兌附決、故言辨井、

坎巽之合、巽進退爲高、而坎隱伏、天坤土、故言地、巽爲繩直、故言制也、

益德之裕也

益乃有而增加之謂、非止无而有者也、裕乃寬也、饒也、緩也、多益則德廣、當有事而優游有餘、曰益則德積、值有急而從容不迫、故多益則可大、曰益則可久、曰裕也、九卦皆言處憂、此曰益者、亦謂益于平時、則所以處憂患之道、皆早儲備于平時、博聞洽見、裕憂患之措施、崇志廣心、裕憂患之涵養、故取益爲德之裕云、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此申明上節履所以爲德之基、謙所以爲德之柄之故也、餘卦皆倣此、陸氏九淵曰、履則兌以柔說承乾之剛健、故和、天上澤下、理之至極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不謙則必自尊

自櫂、自尊則人必賤之、自櫂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何氏楷曰、夫履之爲卦、上天下澤、六三一陰安處于三陽之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于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安其所而不亂天理之至、孰加焉、是履之德也、謙之爲卦、地中有山、九三一陽退處于三陰之下、迹在乎自卑自晦云云、大意同陸說、按于義則謂履之節文、皆適乎天理、而天理以極于正、儀則皆順乎人情、而人心以諧其誠、于卦則得說澤于健行之下、而健行者无不至、故曰和而至、此所以爲德之基、謙之卑己敬人、而人亦敬之、聲明之會于此乎出、退己先人、而人亦先之、文物之盛于此乎成、于卦則渾峻極于含宏之內、而含宏者乃化光、故曰尊而光、此所以爲德之柄云、尊光平列、非而字義、載二說者使人取用

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

陸氏九淵曰、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爲物所誘與否、不辨于小、則將致悔咎矣、恆則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于此恆多厭倦、是不恆其德者也、能恆者雖雜而不厭、何氏楷則以一陽爲小、恆即用彖傳爲說、皆非是、按復小辨物者、其義謂雖乍見之萌、于一念平旦之淸、于一息者、即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愼、而不敢忽于不覺也、于卦則五陰宗一陽、陽大陰小、小雖衆、而能決別其所從、故曰辨于物、物雜帛名、衆所從以進退者也、恆雜不厭者、恆道貫乎百爲、隨順逆之來、而皆求適乎至是、恆必周乎萬事、任得失之至、而皆一體以將誠、皆有自得不願外、自安不尤人之意、而不敢惡于不屑也、于卦則雷之與風、无定方定體、雜矣、而皆利于貞、故不厭、厭、嫌惡意、已所由爲棄置者也、惟其小而

辨物、雜而不厭、此復所以爲德之本、恆所以爲德之固之故也

復小而辨于物

復震來坤下、五陰上掩、陰爲小、一陽雖大而甚微、又无位在下、德雖大而時地皆小、故概卦言、皆曰小物、即指初九、物旗名、又射者所立、行則從物、止則當物、是行止之所宗也、羣陰正盛、乃不自用事、而惟在下之物是從、是能辨白其所當從之主者也、重陰疑甚闇、而其立辨也則甚明、重陰則甚柔、其致辨也又甚決、不蔽于三四之中隔、而惑于所從、不偏于二五之尊位、而謬于所主、若夙夜之漂、天明若暗室之省、必體、故云然、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

陸氏九淵云、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抑損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于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

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何氏楷謂損上艮下兌、取象于懲忿窒慾、忿如山、慾如壑、必摧山以塞澤、則兩患俱滅、是先難也、然夷高就卑、自非難事、故易益上巽下震、以學言遜志爲巽、時敏爲震、故能充長寬裕、而不假造作、按何氏說先後字未清、蓋損先懲忿窒慾、故難、而後有孚元吉、故易、先節其欲而理始順、先制其情而性始安耳、艮止先難、兌說後易也、益則風之長物无時、雷之出物无盡、故裕、而皆不立豫定之程限、惟不立程限而益之所裕乃長、設指矜張造作、亦于義未合、

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陸氏䂓九云、如君子不以道殉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眾、无有不及、故曰遷、巽順于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无迹可見、故隱、何氏楷云井下卦巽、二陽之木、下居井中不動、而上卦坎一陽之水汲上而及物、蓋內足者、不求于物、而物求之、故居其所而能遷、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其義入也、伏也、不止卑順之謂、凡有所遷就俯處、從權變而入者、皆巽也、故能稱量事物之宜、如風之行而不露其形跡也、按改邑不改井、故居其所、是德之體立于其所而養不窮、往來是德之用、故能遷也、坎陷也、而居其所、巽進退而遷、下遷于上、而德上行、近遷于遠、而德遠及也、巽爲繩直、故能稱物而付物、謂各肖其廣狹淺深而无所不到、巽善入、故能感應于无形、振動于无象、曰隱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此節亦兼象辭而推其用也、履乾本健行、而得兌之說、則剛而无虐、威而不猛、嚴而泰、直而溫、于行爲至中、故君子用之以和行、和謂劑之義、兌說以和其過、而乾健以和其不及也、謙坤順而艮止、順緣人情而發、依人性而作、止則有節于其內、而發无不當、止則有範于其下、而作无不宜、順則協于動作、而止則善于防閑、是寬而栗、柔而立、簡而廉、溫而理、于禮爲至正、故君子用之以制禮、制裁度之義、順以制其用之發、而止以制其體之存也、行以履爲和而行、乃得其從容、禮以謙爲制、而禮乃得其品節、是行特履之迹、禮特謙之文而已、故從履和謙制也、乾行而兌爲常、見荀九家、故履象行、坤爲文而艮止、故謙象禮、

復以自知

虞氏翻曰、有一善、未嘗不知、故自知、陸氏䂓九曰、克則乃能復善、他人无與焉、故曰自知、按復以陰靜之中、而見天地之心、則幽獨皆見爲顯見也、蓋善端之萌、惟己見善幾之轉、惟己明、爾室之獨覺、清夜之獨萌、不特人不得參其見而助其決也、必反觀而不爲私意之所棠、則其知乃悉、必內省而不爲偏心之所主、則其知始眞、然則自知之自、亦指本然之眞我而言者矣、坤虛中而震內動、故復象知、

恆以一德

陸氏䂓九曰、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按恆則迅雷風烈、而立不易方、則極一世驚疑駭愕之振撼、常變一致、而不爲所動、歷一世之順逆向背、夷險一節、而不爲所撓、故一、取以一其德、不特終始之一、亦彼此之一也、蓋雷厲風行、不擇地而殊、不因時而異、且往來有一定之方、出入有一定之候、歷古至今不爽也、故曰一、而此乃一之于德也、內有恆心、而德則發乃一于存、外有恆行、而德則裏乃一于表、必期于成、則不紛紜而一于其始、必復其故、則不轉輾而一于其終云也、巽之究爲震、震之變爲巽、故恆

有一象、

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陸氏績云、如忿欲之類、爲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因有可遠之道、有益于己者爲利、天下之有益于己者、莫如善、君子觀其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按是矣、然止曰德之害也、則絕之而已、何云遠也、蓋以損之修者、自反而自治焉、則己无致害之萌、而爲害之事、與爲害之人、自无可乘而漸不相接、曰遠、則害當兼身言也、止曰利己之德、則善无造作、何云興也、蓋以益之裕者、及人而及物、已有致利之備、則生利之機、與布利之法、自有所措、而漸以觀成、曰興、則利亦當兼世言也、又損以艮止于外、而內无所干、兌說于內、而外无所忤、故可以遠害、益則風行于外、其施也溥、震動于內、其成也遠、故可以興利云也、艮爲虎狐、見前九家、兌爲毀折、故損象害、風長物、雷生物、故益象利、

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陸氏績曰、君子之義在于濟物、于井之養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順于理、如權之于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何氏楷云、施而无私者、義之方也、然必安而後能慮、則用井以辨之、至于巽以行權、而後其變化時出、與易同體、非義精仁熟不能、殊不淸析、按井則一、邑則不改其地、而彼此不易、可卽以辨義之巽、邑不改其制、而彼此不殊、可卽以辨義之同、无喪則不爲害、夯則以辨于義之變、无得則不爲利、脩則可以辨義之常、故曰以辨義、巽則申命行事、本持權之象也、其德風、惟風則无定方、東西南北、溫肅權其施、亦无定候、春夏秋冬、舒欲權其用、而且順逆權其勢、緩急權其宜、曲折幽隱、无不到、權而得其通、廣狹偏側、无不之、權而適其當也、故曰以行權、坎爲律、見前九家、乘巽之直、有義象、巽爲繩直、爲近市、而有權象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章因論卦變而言易之爲用也、以其書切于身心性命也、故不可遠、遠易書、則是遠其身心性命也、居則觀其象、是居不可遠、動則玩其占、故動不可遠、然何至須臾之不可離乎、蓋由其爲道也屢遷故耳、道卽易道、遷乃概交易更易之道言之、隨位而遷、而位不一位、因時而遷、而時不一時、故曰屢也、以下皆言其屢遷也、變則動之所之、動則變之所起、不居、謂不居于定位也、以同德論、則陰居陰位、陽居陽位、以合德論、則陰居陽位、陽居陰位、而易之爻

不然也、惟不居也、而爻之于位、若寄焉、故不曰六爻、而曰六虛也、惟變動也、故自來變動而往、或自往變動而來、而往來反覆、无不遍、曰周流也、以卦分之、則往爲下而上、來爲上而下、周流則又无常矣、以爻論之、不居者、或自剛而居柔、或自柔而居剛、而變動則時相易矣、夫是以不可爲典要、唯變動之所適也、惟其唯變動之所適也、雖欲不與朝夕也得乎、夫是以不可遠也云爾、典、經常、要、綱領、不可爲典、卽言上下之無常、不可爲要、乃還相爲本之故也、唯變所適、蓋唯時位之所值、以占卦爻之得失耳矣、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朱氏震云、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之情也、趙氏振芳謂其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无所不至、慮之无所不周、故

訓之无所不切也。蓋上言出入以度，則人知畏懼，嚴憚之如師保。及覩其示人憂患之故，懇切周盡，使聞之者，不知嚴憚，而但感其慈愛，此聖人之情所以至也。无有者，非无師保也，人之意中无有師保也。自蓋上言至此皆御案文 以聖人之言，本師保之教訓也。及至明憂患與故，而情之所見，并不似師保之教訓，直是父母之愛護矣。故玩易者，亦并无師保之見存，直如父母之臨之也云爾。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承上六爻相雜句言之，而此則指初上兩爻言也。初爻難知，非本爻之難知也，雖吉凶已見，然循此吉凶以往，不可知修之而變凶為吉，悖之而變吉為凶，亦不可知，故耳。至于上爻，則知之也易矣，不特本爻易知也，總六爻而知之，故易。由一本而一末，故也。有循其本，即有變本而務末者，有返其本，即有忘本而逐末者，故本不可知，而末可知也。惟難知也，故初爻之繫辭，但擬議之而不斷凶者，許其自新，而勉于末路；吉者亦防其中變，而怠于其半塗也。惟易知也，故于其終也，各于六爻之卒事，而吉成其吉，凶成其凶。蓋積累至此，善惡皆已滿盈，得失皆已閱歷，至此而吉凶不變，動无復能變動者矣。故于其卒之成，而終斷其吉凶，以垂做法，列鑒戒而已矣。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另提語意，以此非初上可比，故另鄭重其辭也。物，即陽物陰物也。雜字、撰字、辨字，亦當屬學者說。雜者，參錯其貴賤上下之位也。撰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也。德位分，是非判矣。辨者，剖別之于象，以考驗之于辭也。皆雜字以下至此御案文 按撰，具也，即所雜之陰陽二物，以體察其所具之德。辨是非者，仍以時位辨之，得位得時者

是，失位失時者非。非中爻不備，謂必得二三四五之中四爻，而全卦之是非始備也。備合初上而言也。蓋自初至上，其間循其本以至末，或變其本而易末，皆在四爻故也。得中四爻，而本末之是非皆辨矣。由二以下，為時位未得，五以上為時位皆過，故也。故中爻吉，則初上雖无吉占，亦以相應而可吉；中爻凶，則初上雖无凶占，亦以相應而易凶也。前儒互卦之說，皆據此。二上至四為下互卦，五下至三為上互卦。然非每卦皆用互，在此則本義及御案皆不用。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

此下皆論中爻，自下而上，中爻皆起于二，與二似者為四，故以二四論也。二與四同陰數，陰皆有從陽之功者，一應于陽，一比于陽，皆所以輔陽德也，故曰同功。異位，一上卦之位，一下卦之位也。以三畫之卦計之，二无改于二，而四則初也，一異也。二則居于中，而四則偏也，又一異也。二本在初上，初為上卦之四，則反加于二之上，又一異也，故曰異位。不但位異，并所以位者亦異也。然位雖異而功同，何以一多譽而一多懼乎？且二在下，何反不論六二九二，其為善也，每舒展易彰著，而多譽；四在二上矣，何反不論九四六四，其為善，每廹狹易隱拔，而多懼乎？譽自外至，懼由內生，二懼四譽間亦有之，曰多，原不必盡然，但如是者每每耳。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自下而上，中爻極于五，與五似者為三，然爻皆自下，故三先之。同功，皆陽數，陽皆有率陰之功者也，謂五應于多譽之二，三亦且駕于多譽之二之上也。謂三上比于多懼之四，五亦下比于多懼之四也。功疑同矣，所異者位耳。三在下卦之上位，五在上卦之中位，以三畫之卦論之，五不越乎中位，而三且時乘乎其上，焉至重之

而五雖居上卦之中，三亦在下之上，雖亦偏位，而較上之下者，既不迫于所尊，又不遠于所親，位雖異，疑有不遠于同者在，以起下凶功之異云爾。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

易既成書，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矣。此乃推原夫易爲書之所以，而溯及伏羲之八卦言也。以下兼而兩之，知此所指爲八卦。專縱橫言之，見爲廣，統上下言之，見爲大，然非虛擬之謂也。而曰備，則考覈而驗實矣，并非包括之辭也。而曰悉，則目歷而指數矣。然易之未成書也，所謂廣大者，具于理，成書則悉備于象矣。且未成書則稱廣大者，蘊于畫，成書則悉備于辭矣。故特于爲書言之也。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此中廣大悉備也。蓋所以悉備者，備其道也。自下而上，道至于天，

无不覆矣。自上而下，道至于地，无不載矣。上天下地，道至于人，无不具矣。茍惟是天地人也，則已而皆其道也。言天道，則本于天而及下濟者，皆其道。言地道，則本于地而及上行者，皆其道。言人道，則成于人而充塞于天地者，皆其道。而易之卦皆備之。上畫天道，中畫人道，下畫地道。凡理器之屬，理皆天道，器皆地道，理器之制皆人道。氣質之具，氣皆天道，質皆地道，氣質之成者皆人道。以至凡上中下，凡表裏間，无非天地之道所在也。易初之成卦也，茍以道觀之，其所有者无不足；以道言之，則所有者无不詳也云爾。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合天人地，則三才之象具，然三才各有體用也。三畫成則體立，而用未行，及見于用，而其所以爲體者，因未之能易也。則體用于是乎分矣。象三才者，亦分體用，而兩之三畫，各有其存發焉，而六矣。六非有他象也，仍像夫天人地之用而已；亦非有他義也，仍明夫天人地之行而已。合全卦論之，固三內而三外，三下而三上，若兼兩其三，然而不知兼其三而各兩之三者，才；而兩其三者，其道也。是三才者，不易之易；六者，變易交易之易也。在聖人先洞識夫生天生地生人之理，而非用之發，无以諭夫愚不肖；在衆人又但有見夫爲天爲地爲人之事，而非體之存，仍无以通夫聖賢畫卦之所以，故不得不兼而兩之，以明三才之道云。

兼三才而兩之

即所謂三才者而兼之，豈三才之外，更有三才，三才之上，復有三才也乎。蓋兼三才者，實分三才也。分三才而兩之，實分三才之體用，而各兩之，以象之也。五上爲天，五爲三辰七政所麗之天，上則紫穹而上之天，聲臭俱泯者也。初二爲地，二爲五行百產所出

之地，初則黃泉而下之地，形質畢藏者也。三四爲人，三爲因天分地之人，四其平地成天之人，任治不任事，勞心不勞力者也。別體用存發而觀，則三才各兩；自其得一者而觀之，則仍三才所兼而已矣。當與立天之道節參看，詳後餘見上。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道承三才之道來。變動，謂天道之晝夜舒斂，而休祲異焉；地道之寒煖燥濕，而妖祥殊焉；人道之行止動靜，而善惡別焉。以淆然交變而交動也，故即六畫以效之，曰爻。爻者，效其殽然之交也。有等相雜，項氏安世云：等，初二三四五上也；雜，初三五二四上，陰陽相間也。李氏簡謂貴賤上下之爲等，九六爲物，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按物乃建旗爲行、畫地爲止之名，故以爲爻之等名物而相雜。八卦各有取象之色，如天元地黃，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又如廣象所取。爻出何卦，即取何色

相雜則如五色之相錯也故剛柔交錯謂之文然則爻即道之分殊亦即道之散見等則分殊之一定貴賤以位也雜即散見之萬形剛柔之斷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

蔡氏（淵）云天下之至健至順皆以人言然必乾坤之德行本如是而備乾坤之德行者乃如是也天下至健以性體言健則无所屈撓故其生之之天也疑于甚難以其无所屈撓也而德行恆見爲易焉德謂其體行謂其用德行恆易則健之所至无險矣然惟易故知險也險謂乾始交坤中而成坎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之閒至險也乾能知之故既入乎險而震以動之艮以止之而險乃夷矣非知險者安能遇險而使之易也體乾德而法乾行者亦即乾之至健无屈撓也而偏曲不設反側不存德行之易亦同乾而高明

下濟天下之險皆能以易知之以无偏曲反側之蔽故也知險非特不行于險也而能夷天下之險以健而致其易則易乃无所不至易之所至而又何險之不易所謂危使平而易使傾也云爾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至順亦以坤之性體言順則无所違逆故其成之之廣也疑于甚繁以其無所違逆也而德行恆見爲簡焉德行恆簡則順之所之无阻矣然惟簡故知阻也阻謂坤交乾中而成離離以一陰而麗于乾中爲上下二陽所隔絕則至阻也坤能知之故既麗于陽而巽以散之兌以說之而阻乃達矣非知阻者安能遇阻而俾之達也體坤德而法坤行者亦即坤之至順无違逆也而畛域不形分歧不立德行之簡亦同坤而博厚上行天下之阻皆能以簡知之以无畛域分歧之閡故也知阻非特不進于阻也而能通天下之

阻以順而行其簡則簡乃无所不之簡之所之又何阻之不簡也餘見上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本義謂說心是心與理會乾之事研慮理因慮審坤之事張子謂易簡故能說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朱氏（震）謂易簡者吾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无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无研乎張氏（栻）曰心之說也不忤于理慮之研也不眛于事按張子說更合慮不然者仍是險阻意不殊也說乃融會于本然渙然釋而怡然順之謂研乃揣摩于必至極其分而窮其末之謂說心乾事生安之分研慮坤事學利之請也然合之亦以健而易順而簡故雖險阻而能說諸心素患難而自得之道存易而健簡而順故當險阻而能研諸慮處疚疾而必達之理存也合本義及諸先儒說理皆互足此

承上以盛德當末世言之故云然（楊屋中）可不拘侯之二字衍王氏（弼）謂有爲之謂侯楊氏云侯字當作民任氏（啓運）云古人謂凡眾多者謂之侯皆非（以傺之亦以傺㳘）

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以吉事有祥配變化云爲句以象事知器跟變化云爲以占事知來跟吉事有祥然吉事之有祥即變化云爲之見端也雖卦爻之變化吉凶並形象象之云爲亦災祥並告聖人欲人修以之吉而考其祥也故獨以吉祥言其實即吉事之有祥而變化云爲之理已備陳矣器即變化云爲之形見于已然者來即吉事有祥之迎迴于將然者耳何氏（楷）云凡人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壹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迴人于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取變化之理以象人事則能知形下之器

取變化之理以占人事、（此宜改作取云、爲之理爲合）則知朕兆之來、器謂陰陽來謂來物是也、又蘇氏（軾）云、此言易簡者之无不知也、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象占皆曰事、謂象所事者、則可以知制器之象、占所事者、則可以知未來之占、卽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之義、但彼謂易道之无不備、此謂易簡者之无不知、爲異耳、蓋謂備易簡之德行者、不必尚其象于易之制器也、凡于取象之事、而引伸觸類、則器之制、莫能踰、不必尚其占于易之察來也、凡于求占之事、而鈎深致遠、則來之察、莫之遁、以易簡則險阻之不適于用者、且知之、況乎備用之器、見于變化云爲者乎、以險阻之出于意外者、尚知之、況乎意中之來物、見于吉事有祥者乎云爾、是知器亦聖人所以極天下之賾、以體天地之撰、知來、亦聖人鼓天下之動、以通

神明之德也、餘見上、象器見前、

吉事有祥

聖人惟欲人修以之吉也、故尊以吉事言、亦聖人之情見乎辭、且亦欲攷其鼓舞之勤、故特以吉欣之也、祥之爲言詳也、所以詳告之也、吉而曰事、謂得吉之善事也、此祥、不指易斷也、如現于動作威儀、形于風俗敎化之類者耳、祥乃大則眞誠之格、通于造化、小則精神之動、徵于舉止者耳、聖人于人來事之吉、往往以此占之云、劉氏（績）謂吉當作言、乃以言者尚其辭、或可備一說、餘見上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蓋示以易、示以簡、示以險阻、并示以知險知阻、天地一設位、而天地之能備矣、然終不得自言、以成其神明一世之能也、聖人體天地之心、法天地之道、而說心研慮、爲作易以成之、聖人以天地之能爲能、而以贊天地之能、天之能至健恆易以知險、而能末必蟠乎地、聖人爲探索而遍明之、凡在地之上者、莫非天道之所明、所以成天之能也、地之能至順恆簡以知阻、而能末卽極乎天、聖人爲鈎致而發越之、凡在天之下者、莫非地道之所察、所以成地之能、是聖人全天地之能、而參天地所不能、則天地之功、至是而方竟、天地之用、至此而始克遂也、故云成爾、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蔡氏（淸）曰、凡卜筮問易者、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按曰人謀鬼謀者、猶言通人謀于鬼謀也、謂揲蓍之法起、而人人皆得與乎聖人之能、且皆

得與乎聖人所成天地之能、天地所不能乎人者、得聖人之成、而人皆與乎天地之能、而天地之能、亦遂以公諸人人、是天地得聖人而能事始畢也、以故爲聖人成能也、百姓者、謂凡百庶姓、蓋无論貴賤之云爾、以卜則惟天子有守龜、諸侯賜則有之、不立官、家則不寶龜矣、筮乃上下所通用、故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此言作易成能之事也、何氏（楷）云、八卦以象告、謂畫卦之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論人也、八卦、卽六十四卦也、以上下二體、皆有八卦、故但言八卦、情卽象之情、在彖則言一卦之情、在爻則言一爻之情、以象告者、伏羲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文王周公後天之易也、八卦不更言、爻彖而卽象以告其情、傳易理于聖賢之事也、斯時之愚不肖、知識未鑿、故尚无需乎情言耳、爻

彖亦不更立八卦而卽情以言其象公易用于愚不肖之心斯時之聖賢祖述已久而愚不肖之機械漸深故雖无加于象告而不能无資于情言故也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本義言卦爻之辭亦猶是蓋聖人之情見乎辭辭固其所甚重也由卦爻各肖其人以立言故各于其人而分別其辭之如此也吉人廸吉修吉之人乃有德者之言也正則无偏私之言直則无委曲之言高明无幽隱之言和平无激詭之言所言則止明理達事而已矣言淺而義深言近而旨遠故寡躁人非竟凶人也亦近于吉但无涵養者而已其性急故无倫次而反不達不能不反復以明之其情廸故无端緒而不詳反不能不累續以盡之其心不平抑若借辭以洩忿故不繁而自繁其氣不靖更若得辭以暢懷故不冗而自冗且不待行而後言不俟及而後語故多也

吉人之辭寡

吉人之德行亦恆易故其聲于心者亦易其德亦恆簡故其彰于身者亦簡且能不言而喻也而資于辭者何煩更能不言而信也而藉于辭者何幾且嘗愼辭以足志修辭以立誠矣誠立之辭本易寡而更出之以修此寡之由于學力志足之辭本已寡而又加之以愼此寡之本于精心者也

易經衷要卷十終

易經衷要卷十一

仁和李式穀海砲輯　南海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而引龜筴傳云云然蘇氏軾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爲之介紹生蓍則孔氏穎達程傳項氏安世皆以爲生用蓍求卦之法與本義異而項說最詳曰生蓍謂創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神明卽大衍所謂佑神也龔氏煥蘇氏濬以下文倚數立卦生爻之例推之皆以爲然而 御案皆用之則諸儒之說當矣本義云云但可云天地間有蓍以備筮本由聖人之位育而不可作生蓍正解也幽謂神明之所宅贊傳致其命之謂也神明者造化之精爽神明非不欲以造化之理示人而不能自致聖人卽于神明所宅之處傳致其示人之命而生此揲蓍之法此聖人作易而用之于筮之故也非參贊化育而天生此蓍草之謂惟何氏楷則從本義云聖人有易以幽贊神明而天地卽生蓍以爲筮卦之用蓍草生則易之數有所托而易之用行矣按此御案不採錄以備用蓍考見前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本義以天圓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地方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孔氏穎達謂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于天取耦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以參兩目奇耦者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

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云倚、訓依、

御案云、參兩、以方圓徑圍定之、亦其大致、兩實則徑一者、不止圍三、非密率也、以理言之、張說為是、蓋天能兼地、故一并二以成三也、以算言之、孔說為是、蓋以一乘一、以一除一、皆不可變、故乘除之數、起于三與二也、以象言之、凡圓者、錯置三點、求心而規之、卽成、凡方者、錯置兩點、折角而矩之、卽成、統而言之、皆數也、故參天兩地者、數之原也、其用于筮法、則為七八九六者、蓋以理言之、則參兩之數、皆統之以三、故三三三為九、三三二為六、一三二二為七、一二二三為八也、以算言之、奇數起于一三、成于九七、耦數起于二四、成于八六、故以其成數紀陰陽、陽之進為老、退為少、陰之退為老、進為少也、以象言之、凡圓者以六而包一、虛其中則六也、實其中則七也、凡方者以八而包一、實其中則九也、虛其中則八也、

陽圓陰方、陽實陰虛、故惟七圓而實、為盛陽、惟八方而虛、為壯陰、九雖實而積方、則陽將變而為陰矣、故為老陽、六雖虛而積圓、則陰變而為陽矣、故為老陰也、其數皆自參兩中來、故曰倚數、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此指畫卦繫辭言之、朱子謂聖人觀察天地變化之道、而立乾坤等卦、卽立卦、又就卦中剛柔兩畫、或上或下、倣細闡發、而生變動之爻、又云、陰陽剛柔一也、陰陽近于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于人事而言云云、蓋觀變陰陽時則二氣而已、未有畫以肖物也、故加其无質者而言曰陰陽、旣畫卦以肖物、則如其有質者而言曰剛柔也、夫觀于天地陰陽通復之變而立卦、以象之、則陰陽之變、顯于剛柔矣、立卦則自羲皇以來至文王之彖辭言也、卦旣立、于是卽卦中剛柔之時位、發揮其進退得失之故、而生爻以倣之、生爻者、生分爻之占法也、此指周公之爻辭也、發義之已形、未顯者、與為彰明之、揮則廓充指點、以盡其蘊之謂也、

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言卦畫旣立、則有以契合乎天之道、性之德、而下周乎事物之宜也、爻辭旣設、則有以窮盡乎事之理、人之性、而上達乎天命之本也、御案文 何氏楷云、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分、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從分而合、理義非二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之原、理窮則逢其原、故窮理以盡性、命者性之原、性盡則逢其原、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蓋共由曰道、同得曰德、和者、與為裁有餘而補不足、順者、循其曲直經權而不之違也、理者、條秩之名、義所以宜于事者、卽道德之用也、窮理之理、乃性命

中自然之經緯、從其當前在我之理、溯洄以窮其端委、而各還其所當然曰盡性、而并極之于其所以然曰至于命也、任氏運啟云、陰陽行而命出、所謂繼之者善、剛柔具而性成、所謂成之者性、是己、

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道共由、統物我而見、德行道之實得于己、義、行道之各當于物、和其道之過不及、而後能順于德之中正、至及于物、則各有義之宜也、而卽和順于道德者、各于其時地而與為綱紀條悉之曰理、蓋自一本而萬殊之王道之所從出也、此卽指體法于卦爻之進退往來者言之也、餘見上、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理秩序、與理于義之與為經緯者異也、此則本然一定秩序、亦統天人而言、性則人物所受于天以生、命則賦于人物、而純乎天之

行者也，窮其理之精粗而後能各盡其性之生成，至推其本，則同受命于天者也，卽窮盡夫理與性者，各從其胞與而極其淵源，終始焉，曰至，蓋自萬殊而一本之，聖功之所從入者也。此又并體法于彖辭爻辭之體用本末言之也，餘見上。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此卽承上章所謂和順于道德云云而言之，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必歸本于窮理盡性以至命，故此特以性命之理言，盡性卽德也，命卽道也，性命流行于事物而理名焉，卽道德之散而為義者也，故總之曰性命之理。自盡性至此皆御案文。順性命之理，謂聖人之設卦，將以順其理而象之，順者，率循而次序之也。從其已稟于人物者言之曰性，從其性而溯其賦于天者曰命，理則其本然當然，及自然之經緯也，將就意就所作之易以順之，夫曰以順性命之理

知作易之本意，并不專為卜筮設矣。夫曰將以順之者，知聖人之作也，非創作而仍述，非造作而仍因，此所以為聖人之作云。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何氏楷曰：性者人之理，命者天地之理，陰陽剛柔，正所謂性命之理也，是己，蓋卽是理而見于共由曰道，立則謂立卦，因以順其理之行，曰立其道也，在天惟氣而无形，故曰陰陽，在地卽是陰陽也而有質矣，故曰柔剛，仁義卽陰陽剛柔中所含健順之理也，言其體則仁无私欲，亦剛，非柔，義无常，則亦柔非剛，而卽其在人者言之，則以心德愛理曰柔，以心制事宜曰剛耳，上天中人下地定位也，然則上陽而五陰，初剛而二柔，三四之為仁與義，則交統互屬而仰承俯體，夫陰陽剛柔者，與此統言卦畫之定體，而未及其用

若也，下乃言卦畫之用

立天地之道不過欲明其道于人而已，无所為于天地者也，卽明天地之道于人，亦但欲人體法天地以盡其贊參之責而已，然則立天地之道專以為人道故耳，故以立人之道為重，是天道地道其始皆由人道而推本其終，皆以人道為會歸考也，仁一體无私而主生，以從天，義萬殊各適而主成，以從地，于其仁育義正者而詳其理，則仁義卽天之陰陽，于其仁出義入者而䢋其事，則仁義卽地之剛柔，而天地之道皆惟人道之仁與義，與為位育燮理，而後得其平成者也，故特于人道歸焉。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三畫之卦，止定三才之位，兼而兩之，是兼三才之道，而兩陳其體用也，此申明三才所以有象陰陽柔剛仁義六畫之故，承上是以云云言，仍是謂六虛之定位也，然道有變動，故各分而迭用之，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之對待，皆一為陰一為陽，分而見也，迭用柔剛，非謂立地道之柔剛也，言三才之流行，皆以或柔或剛迭相用也。邱氏富國云：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更相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之以為緯，為經為緯錯綜粲然，所謂六位成章也。蔡氏清曰：分者陰陽之自分也，迭用若，亦剛柔之自迭用也，非有分之用之者也。

御案專取蔡氏云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當就造化上說，兼字分字用字皆不

着力言合三才之道而皆兩此易所以六畫成卦也三才之道既以相對而分又以更迭而用此易所以六位成章也然則邱氏之說正是法其分迭以成章爾已兼三才及分陰分陽二語止當就造化言則故字始力成章者如作樂之一終爲一章音律分迭之竟也作繪者之一物爲一章采色分迭之備云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本義引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諸儒惟何氏楷說得之云自兩儀生四象而三畫已成則乾皆奇坤皆耦爲純陽純陰不動故曰天地定位也艮居七坤居八山根著于地之象乾居一兌居二澤連接于天之象是山澤通乎天地之氣也薄迫也震居四巽居五最爲迫近故曰相薄射犯也蓋

離三坎六隔震巽于中故不相侵犯曰不相射是也前此有卦象而无名故夫子亦不舉其名天地定位而後山澤風雷之位亦因之而皆定山澤之氣通而雷風水火之氣亦由之以通但雷風之通也有聲无物而相去近故不但相射而且相薄水火之通也有物无質而相去遠故但相交而不相射山地十所成澤天一所生山澤所通之氣即天地之氣也雷出物風長物雷風薄而萬物生水潤物火烜物水火交而萬物化錯入也迭也一對待以相入一流行以相迭而六十四卦即備于此云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天地之位既定則氣化之所起也而天地不自以氣化六子之氣化莫非天地之氣化而莫先于山澤者氣化所由以通者也天之下通乎地也以澤地之上通于天也以山山氣上通而雲霧興而露降焉以成天之德澤氣下通而滋潤行津液升焉以成地之功自天而澤乾一兌二陽之順也自地而山坤八艮七陰之逆也乾坤曰定位位賅乾坤以下山澤曰通氣氣亦賅山澤以後矣若乾坤之所以定則從輕清重濁之未判而漸分乃自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至是而始定焉者也定位者八卦以乾坤爲主爲先乾上坤下正以定八卦之位不特乾坤之位之自定而已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自乾兌以至艮坤爲次故皆逆數此據伏羲八卦言邵子則于其已錯成六十四者言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云云陳氏植云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以至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生

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據朱子以左方四卦數已生者爲順右方四卦推未生者爲逆邵子則以三陰三陽追數至一陰一陽處爲順自一陰一陽漸推至三陰三陽處爲逆邵子之說尤于此兩章文義爲貫串天地定位一節自乾坤說到震巽是數往也下雷以動之一節自震巽說到乾坤是知來也此三句是承上節以起下節言如上節所列是順數故尊乾坤次六子若建圖之意則欲見陰陽之運行功用之先後所重在逆數如下節

所推云爾全本御案說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先天之逆數也卦位亦與乾坤定位節同彼先乾坤序尊卑此後乾坤歸功用定位至相錯交易也動散潤晅止說統于君藏變易也此節卽繫辭鼓之以雷霆至坤道成女同義又艮兌不言山澤則是指氣言暑氣溫熱發生故曰兌以說之寒氣嚴凝收斂故曰艮以止之若雷以動積寒之氣而日以晅之風以散積暑之氣而雨以潤之乾君坤藏亦主大夏大冬而言大夏如下章所云萬物皆相見嚮明而治是君之也大冬如下章所云萬物之所歸是藏之也以上皆用御案原文雷啟于春動之轉冬而春自陰而陽也風厲于秋散之更夏而秋自陽而陰也雨急于夏潤之濟夏之亢也陽之陰也日需于冬晅之救冬之窮也陰之陽也此各一時之陰陽也艮西北多山嚴寒所處故司寒自秋而冬止之以節其生也氣偏陰也兌東南多澤盛暑所宅故司暑自春而夏說之以適其成也氣偏陽也此兩時之陰陽也乾主一年之生純乎陽坤賅一年之成純乎陰此通歲之陰陽也乾在後天離位坤在後天坎位故曰君曰藏也云爾

雨以潤之日以晅之

此中男中女繼長男長女用事也震巽居中如宗子宗婦爲主坎離以介弟介婦承適長以事于中故離三坎六又次于震四巽五坎爲雨離爲日潤從閏所謂雨爲晴之餘而義取漸漬以養物也晅從亘竟天不息而義取盛大以變物也以坎司冬雨離司夏日也可以雨潤莫大于暑候日晅莫要于寒時也可且自動至此皆

言萬物之出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此不言卦而言象者震離少陰巽坎少陽皆兩儀之變體故言象而不言卦上下各四句分界在此乃取胡五峯何氏楷說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自震四離三至兌二近乾一矣如治定而進于父故乾以君之陽統于陰故并羣陰之所成而皆君之也自巽五坎六艮七近坤八矣如事畢而歸之母故坤以藏之陰家于陽故并羣陽之所生而皆藏之君之并坤所藏者亦主之藏之并乾所君者亦受之乃包舉萬有之謂也艮兌乾坤言卦者乾兌太陽坤艮太陰兩儀正體故言卦且自止之至藏之皆言萬物之入機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直以卦言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文王後天之卦位也帝卽天之主宰何氏楷云帝字宜自爲句八者乃帝之所爲故以帝冠之是也出則動出萬物也一陽下生本在冬至此以出言葢據在地之上者故屬之春震用事也齊畢達之意至巽則從震而出者畢達矣故曰齊震主仁爲善至于齊則善之長也卽元之謂相見者形體明著故曰相見至于坤而相見者皆于坤乎稍息焉委致也役土功之名委致其功事于土德也故曰致役離爲文明之地嘉禮所屬至于致役則嘉之會矣卽亨之謂至此萬物告備各足而有以自得故兌以說言戰則相持克勝也離坤兌三陰並至而與乾遇陰疑于陽故曰戰然戰乃敵交之義故戰則无不濟焉者兌爲義而至于乾之戰則義之和也卽利之謂至此萬物成功歸根復命故于坎曰勞勞乃紀績之辭

也至于艮則一歲之功于此畢矣而得艮止故曰成坎者事也艮則正而固而事得其幹矣卽貞下之起元也是卦位之流行者也隨方而轉因時而周而不可以方時言者尙在下節故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此節乃申釋上文也帝之出也不可見而卽帝所出之萬物見之帝所以出萬物者雷也蟄啟而萬物畢出矣先天本離位而以振動者乘之故曰出而雷門在卯位正東故居震于東方其天曰皡天其辰曰大火其星曰氐房心在地其土曰申土其殥大渚曰少海其紘曰桑野其極曰開門而乙木在焉東方者象日升若木之中也而時起驚蟄中春分終淸明以入巽言東不言春者斗東指而天下春時之潛移不如方之易見也故以東方言之以起例云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齊卽言萬物之齊也句萌盡達而畢呈其出也齊而巽在焉是承震之東而漸轉于離南者也其天曰陽天其辰則壽星鶉尾之間其星則張翼軫角亢在地其土曰農土其殥具區曰元澤其紘曰衆安其極曰陽門東而南辰土與丙參焉其時起穀雨中立夏終小滿而入離齊之爲潔齊者巽爲風乘木之更新而飄揚振拂塵氛不留故曰潔也何氏楷謂卽姑洗之意是也東南先天兌爲斷制而以巽之繩直者乘之故曰齊巽爲白故稱潔焉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離爲火爲日故其德在明當先天之乾位是以明麗天中而萬物至此繼長增高形體壯盛各有以自見而離以明照之故云萬物皆相見所以然者以其配火德而居南方之卦故也其天曰炎天

其辰曰鶉火其星則鬼柳星在地其土曰沃土其殥大夢曰浩澤其紘曰反戶其極曰暑門而丁在焉其時起芒種中夏至終小暑而入坤故離居乾位以臨之聖人取其明照天下也而面其嚮以治天下亦以與萬物相見之取爾已蓋帝與萬物相見于南亦故體法天道之聖人亦南面而立治萬民于明廷而治道以立治萬國于明堂而治化以行者皆以此耳以離乘乾之首出而明以麗之儘乾天所覆之物皆與相見焉卽謂作覩者也南者妊也離中虛其象與其方之德稱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此非說卦正文引旁義以證萬物皆相見之意而已南面者體法北極之居其所而左聖鄉仁右義偕藏則南之面正矣又申所以南面者爲嚮明也萬物皆出潛離隱以自獻其英華亦各背暗去幽以共伸其瞻就苟非嚮明無以深悉之無隱而治何自而下究非嚮明無以旁燭之无疆而治何由而四達聖人取此以治天下知其義之所繫者大而其道之所垂者遠也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坤土也大地皆土故卽爲地不云西南者地不可專以方言也而當夏季則土德王地道特見功盛耳夏末秋初火金相革非土无以相續也致養者萬物皆歸其養道于坤而坤乃代帝養之也時則發越方盛肅政將行恐不勝其收歛也而地德與爲存養則萬物漸歸其堅實與爲涵養則萬物各得其滋澤以待金令之成焉坤承離之夏而漸轉于兌故也其上則朱天之氣至其辰則鶉首實沈之間其星則觜參東井在下其土曰滔土其殥渚資曰丹澤其紘則焦僥其極則白門南而西未土與庚金參焉其時起大暑

中立秋終處暑而入兌坤居先天巽位巽主入而坤以順受者乘之故曰致巽近利而坤爲利主故曰養坤爲衆故象役也

萬物皆致養焉

萬物經南離之發越形皆外充而未必其中實氣皆表著而未必其內函恐无以當金令之嚴肅而勝金氣之收斂也非有以養之則无以定其形而還于中實无以完其氣而返于內函惟坤居于未爲陰土其性温而適寒煖之中其德和而調燥溼之正而其博也足與爲覆育其厚也足與含藏以葆其眞而蓄其力所謂養也其致則帝爲致之益全以養之之道屬之坤爾已素問長夏月令中央是也金至此而伏伏于土也亦養意金且養于坤而萬物益可知矣餘見上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兌特言時者四時之遞嬗德皆相生而候皆漸至獨秋之承夏偏相尅寒暑異致舒慘異宜故特揭明其時以省之若曰此非前此自東而南之節候可比云爾始震至此天道一大轉機故也不言方者以他方可推不必言也且亦互見之文正秋者前申後戌皆秋也故此爲正起白露中秋分終寒露其天則成天其辰則大梁其星則昴畢在地其土則并土其藪九區曰泉澤其紘曰沃野其極曰閶闔門而辛在焉秋者象禾之成可火化也正秋不特孟季之秋由此正自北而南極之遠近自晝而夜時之長短皆于正秋而取正也益自北至南皆九十一度零晝夜皆五十刻故也兌正秋則震正春而兌正西也不待言矣萬物所說者于支爲酉酉就也說文爲秋門萬物已入徐鍇又老也飽也淮南天文訓及廣韻又曰秀也時則萬物皆成繹益兌爲禾澤之金萬物至此而成矣成而飽乎澤之潤則物情適且萬物至此而老矣老而入乎陰以息則物性安故曰說于日爲夕羣動皆靜于運爲王羣生皆往所謂三皇爲春五帝爲夏三王爲秋五霸爲冬也亦說義之所該也兌本居先天坎位坎潤下而以濡澤者之故得萬物之說也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三秋皆金也前乎兌者火之餘德未退後乎兌者土之寄旺復乘故惟秋之正爲兌位時既无火以勝金行而金專司令未有土以制水澤而澤得潛滋時萬物去炎熱而就陰涼遠燥烈而得津潤故其時爲萬物之所說也夏之日酷而可畏夏之令鬱而易慍反乎慍畏故曰說也餘見上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自巽離坤兌至此純乎羣陰用事積久而厚而以純陽在其下陰

疑于陽必戰也戰者所謂剛柔始交而難生也乾從兌之西而漸轉于北者也其天曰幽天其辰則降婁娵訾之間其星則壁奎婁胃在地則其土曰肥土其藪大夏曰海澤其紘曰沙所其極曰幽都門西而北戊土與壬參焉其時起霜降中立冬終小雪而入坎乾天也天之道資陰而用之而功乃就克陰而化之而命斯行天之道二句乃御案文然則戰之云者仍是克制而資之化裁而用之事耳于其始之相接而未洽曰戰是以陰陽相薄也薄迫近之簾勢若匹敵而急不即入格不即交曰薄也乾在先天艮位艮主止禦而乾以剛健乘之故云戰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坎曰水者以德言之坎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信象水而司正北

故以坎位之正北其天曰元天其辰則元枵其星則室危在地其土曰成土其貪大寘曰寒澤其紘曰委羽其極曰寒門而癸在焉其時起大雪中冬至終小寒而入艮勞鄭氏孔云勞卦者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何氏楷云萬物當歸根之時故曰勞如勞而不伐之勞不知役者于此休故坎以習孰之義而司勞也此句亦御案文 葢坎在先天坤位坤主歸藏而代終以險陷者乘之如腎爲作強之官萬物生機皆造于此故曰勞卦云歸謂條理皆終于是以休息其生氣也

萬物之所歸也

以物之質言之則是還眞反朴也以物之理言之則仍統宗彙原也于物言之則歸正所以復其故于物乎物者言之則歸又所以藏其用也于時爲子夜萬物之所晏息也于位爲北極萬物之所

拱向也故言所焉動歸于靜者靜極正以待動時通歸于蓄者蓄極正以爲通地也此坎所由有積勞之可績有成勞之可居而曰勞卦也餘見上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艮承坎之北而轉東曰東北其天變天其辰在星紀析木之間其星牛斗危在地其土曰隱土其殖大澤曰無通其紘荒土其極曰蒼門丑土甲在焉其時起大寒中立春終雨水古是驚蟄前是雨水何氏楷曰冬春之交萬物已終然一陽復生故又成其始以少男當之艮者止也肅殺極而陽當生故艮止之而震復起故艮似剝而震似復也不知止謂動者于此止故艮以動靜不窮之義而司成焉此御案文也 艮乘先天震艮止爲終而震動又爲之始故曰成終而成始言成坤終而又成震之始然則後天仍與先天相表裏矣

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艮居衰丑微寅之地萬物之終實于亥天正所由建子也而將終未盡之餘氣直至丑而方畢人正所以建寅也而得艮之止以成之故曰成終萬之始實于子而欲始未顯之微陽至寅而乃達得艮之通山澤通氣是也以成之故曰成始冬春之交水能生木然非土則水无所防而木无所寄艮陽土也防水以成冬之終寄木以成春之始又上一陽以止前此之終下二陰以通來此之始所謂動靜不失其時者靜不失時以成終動不失時以成始故云然餘見上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此合義文之易而總贊之而首揭其所以曰神也不言乾坤者言神而乾坤在其中矣然神非即乾坤之合一于不可測而陰陽兩在者之謂即帝之爲也梁氏寅曰帝者神之體神者帝之用故以

主宰言之曰帝以妙萬物言之曰神按妙之云者物乎物而不見其迹元之又元渺之又渺不可思議之謂故本從渺從元而爲妙也變易之道由于交易交易者神也顯其神者妙也著其妙者萬物也萬物者妙之所寄故萬物之妙有妙之者也妙者神之所行萬物之妙于神也有一體于神而同得之妙者有萬殊于神而各極之妙者而神則盡物之萬无不在合萬之物无或殊舍萬物莫名其妙舍妙亦莫窮其神故言神者不得不即妙萬物者而爲言也云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吳氏澄曰動者發萌啟蟄震之出也是矣動物者不獨雷而疾則无有過于雷者惟疾故大地之厚動无不徹亦惟疾故大地之博動无不周動即萬物皆動此其疾之四達也動則萬物同動此其

疾之一貫也凡效雷之動者未有過于雷之疾卽有應乎雷之動者未有及乎雷之疾者也并不必有雷之聲也雷之氣至雷之令行則頃刻之間蟄无不啟萌无不發其動之妙也而乃周遍乎天下矣是其動之妙之神也

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吳氏澄曰撓者吹拂長養巽之齊也俞氏玉曰物之方萌雷以動之萌而未舒風以撓之然則撓以舒之也葢木性曲直順其性則長養撓者一曲一直之謂風經曰風得春之氣則和得木之氣則溫巽位東南司春槪東方言之則谷風雅稱專東南方言之則從明庶風之淸明風也其溫而和也可知自地而上廣矣而彼此皆遍自天而下大矣而高下咸周雷以聚而出故其動之疾也激風以散而施故其動之疾也舒雷之動也直達故其疾也驗于高風之

動也橫行故其速也徵于遠餘倣上

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吳氏澄云燥者炎赫暴炙離之相見也俞氏玉曰脅而尚柔火以燥之按熯徐氏鼎作暵又王充謂熯一炬火爨一鑊水在此則日乾仍是火乾大都乾水溼之謂耳時必資于燥也承巽之後巽在辰巳之交辰月穀雨壬癸潛滋術家以辰爲水庫巳月金生術家謂庚長生在巳又巽乘兌位且納辛辛亦兌澤也故萬物至此皆有需于燥且恐春深之後津液上出而旁洩得火熯之而上出者使下歸于充積外洩者使內實于堅凝也而熯莫有若火焉者火卽謂日非巽炬之火也火未至而氣焰早足相迫火已過而炎威尚足以相延火性烈故其熯之也必達所之而莫遑火勢猛故其熯之也必隨所到而莫禦云餘倣上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吳氏澄曰說者欣懌充實按充實誠亦令說之效然非說之謂也霢霂雨露爲天澤葢散而不曾鍾積滂沛爲地澤亦止而不流漸漬以內入而滲漉以旁及者也與坎之爲水者異說者動舒情靜適意之謂所以說者亦資其通調津液滋助涵濡而已義盡萬物之所說下餘倣上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

吳氏澄曰潤者滋液歸根坎之勞也上澤以說其外此水以潤其內也水乃其會集而流行者非澤之比已小或環潤乎一方大或遠潤乎萬里動物需潤于飲吸植物資潤于灌漑餘則乘大氣之上烝旁滲而已故賅之于萬也潤者滋于中而英華外形漬于下而精神上溢之謂也中邊俱徹本末咸周故莫潤于是焉餘倣上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終始萬物義見艮東北之卦下以方則成八極之終始而萬物之散處者无不包以時則成八節之終始而萬物之遞嬗者无不乘承先啟後富有之大業于是乎傳繼之无窮守先待後日新之盛德于是乎綿延于无已故曰莫盛也獨言艮者配上云云當言山然山不足盡艮之止德故也葢山足以止地位不足以止天時言艮則无不賅矣餘倣上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此卽後天變易之序以推先天交易之理正見後天之善承先天之妙也後天中男中女居乾坤之位代乾坤用事故先言水火逮及也前言相射者先天交易之易但精氣交而不以物後天變易

之易交并以物相及夫是以互生剋制也雷風前言相薄者先天交易之易德本合而氣若相迫性相得而勢似相敵焉爾已後天變易則于其德性之旣合者位之而東與東南相次也故更見其不相悖矣惟艮兌雖易位而通氣者如故也先天之易山主寒居西北澤主暑居東南及山通澤氣而山乃温故移于陽之方始而止冬之末澤通山氣而澤亦涼故移于陰之正中而継夏之後也先天據氣之通後天據氣之已通耳夫然後始得盡變化之能事陽主變陰主化也固然此則陰陽以合一而變卽以陰陽兩在而化也變其化之始而化其變之成也惟變以合一而言故曰神惟化以兩在而見故曰成旣同爲槪盡之辭此變易所以窮交易之神化交易言萬物之生變易言萬物之成也云爾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卽八卦之名義言八卦之性情也孔氏穎達以天地風雷水火山澤釋之不知八卦名義定于先其取象也在後未取象時何以言之邵子仍以奇陽象天釋健耦陰象地釋順以一陽之起釋震以一陽下陷于二陰之象水釋坎一陽止二陰之象山釋艮惟于說巽離未合

御案駁之云陰在內陽必入而散之曰巽陰在下陽必附而麗之惟于所謂一陰出于外以說于物者无言常是已項氏安世云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說陽之動志于得所止陰之靜志于得所說案乾之健善建物陰之順善承陽三陽卦皆乾所建三陰卦皆坤所承震動者動以振起于陰也巽入者入以求容于陽也陽介于二陰危其險難曰陷陰依于兩陽卽欣其從附曰麗艮之止止陰也兌之說說陽也周氏鼎臣云乾健謂以陽倡陰周流于靜專動直之間畧无停機也靜專包艮止動直包震動專直間之節宜限制包坎陷在坤之順以陰從乾委和于靜翕動闢之間而毫无拂戾靜翕包巽入動闢包兌說翕闢間之隨時附麗包離麗六子皆得乾坤一體而不能相兼云云是也

乾健也坤順也

健之義爲創建順之義爲委和然止陽作陰成陽倡陰隨而已未盡健順之義也創建而行于不息始得云健則仍以剛德而致以毅之遠到曰健也委和而安于无成始得云順則仍以柔德而從以理之各得曰順也惟健也故能制坤于必順惟順也故能承乾以同健所謂其動也剛也乾不待有爲見爲健卽无爲亦見其健也蓋或已于生物而不已于運行故也坤不特无爲見爲順卽有爲愈見其順也蓋或事于代終而不事于有成故也餘見上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所謂遠取諸物也馬屬午先天乾位正南也德健而生冀北冀北後天乾位西北也孕十二月生則天數也健行乾德圓蹄乾象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純乎陽也故屬乾牛有烏黃水三種坤屬土而先天在坎水之位耳聾土尅水也上角稱中齒稱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下蹄叉折而耦全乎坤象性順坤德起先後足卧先前足純乎陰也故屬坤龍屬辰在天木行位正東是震之時位也蟄于冬伏黃泉之下象震之一陽在坤下身從雷電象震之乘先天離位也身三亭每亭三十鱗震之後天三數也角鬚皆耦而足爪奇象震之上中耦而下奇也故龍屬震雞好木棲巽木也鳴于丑日在八

白巽宮感動其氣也羽肖木葉其象同也焚可致風其氣同也故雞屬之巽豕性喜穢溼而內性剛躁外陰內陽也上應室星辰在亥皆北方後天水位也內性冷而聚水坎之德也故豕屬之坎雉內性退怯而外著文明離之麗而中虛也五方皆有而南方特多離後天位正南也聞雷而雊驚蟄而交先天位震宮故也雞者冠白反巽之貞雉者冠赤還離之本也交蛇蛇火屬化蜃蜃大蚌亦屬離皆與雉同氣故雉屬離狗星屬婁辰在戌先天艮位也性熱人蹴土雖臥亦醒艮列七宮火土火土墓戌亦在先天艮地古殺狗磔門殺白犬塗門艮爲門闕也外剛能拒人而內柔以媚主又艮象也故狗屬之艮羊色白而角兌之上耦而屬金也目无神而不畏死兌爲毀折也毛柔皮薄兌陰在外也內剛狠喜先人陽在內也凡一切羊之異種者皆出西方兌位正西也故羊屬之兌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所謂近取諸身也乾在上而爲諸陽之所聚故象首坤中虛而爲羣陰之所藏故爲腹振動在下應大塗爲行足湧泉穴爲龍雷之火所伏皆震象也故爲足巽偶于下象股在下股乃大筋所經大筋屬木維脈所繫巽爲風木肝與筋皆風木之臟而經乃緣足而維于股故巽爲股坎屬于人爲腎腎開竅于耳而兩陰之中虛者在旁象耳之在旁而中虛又爲通也故坎爲耳離先天在震而以明升于乾首之位惟目爲肝管屬木以明上開竅于面故離離而以離爲目艮以一陽而下連羣陰之耦惟手則掌合于上而指分于下職在操持于象爲止故艮爲手兌折于上而爲澤口開竅于上而津液之所涵且唇外齒內爲外柔內剛之象故兌爲口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推明乾坤生六子之故而借男女長少以別之吳氏澄云萬物資始于天猶子之氣始于父也資生于地猶子之形生于母也故乾稱父坤稱母索求而取之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男乾交于坤求取坤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女一索謂交初再索謂交中三索謂交上以索之先後爲長中少之次也御纂謂語類試錄偶悞當從此說項氏安世曰乾坤六子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風雷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俞氏琰云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辭謂者卑之之辭按此所以正天地之定位及水火相逮兩節之先後次序也稱父母順六子之稱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廣明乾象乾既爲天天動運轉故爲圜爲君爲父取其尊道而爲萬物之始也爲玉爲金取其剛之淸明也何氏楷云三奇象天氣之无涯也乾道大而无極惟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惟圜足以盡之積陽爲天不息爲圜乾主萬物猶君之主萬民也故爲君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故爲父父剛位間柔剛柔相濟德粹爲玉父純剛而能變爲金按乾陽數奇三三相乘而爲九象分野九而九之上積至常靜爲九重天數備矣故爲天三相乘而爲九象分度九而四之旋轉若循環爲三百六十天數周矣故爲圜圜天之形天即圜之極也即其上積之尊高无所不統故象君

卽旋轉之神化、无所不生、故象父君、卽民之父而父卽家之君也、乾之體君道存、乾之用父道備已、陽德之剛之純粹、以自勝者、爲玉、陽德之健之斷制以勝物者、爲金、是玉象乾之體之靜、金象乾之用之動也、玉亦稟金之精、金亦得玉之堅者也、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

乾健行而不息、故象天、惟健行、故旋轉而无曲折、惟不息、故周通而无絶續、東南西北、則分其度而度之、如範圍之遍也、上下左右、引其經而經之、如彌綸之周也、故爲圜、高居无爲、而物生皆于是主宰、物成皆于此歸功、人君體法之、而九重垂拱、百寮萬邦、皆于是乎效治焉、故爲君、六子之用事、莫非乾之所生、三陽皆有其德、三陰皆承其體、故爲父也、餘見上、

爲君爲父

乾之初、如七政之天、時行物生、君治出焉、其二則宗動之天、提綱舉要、君權總焉、其上則常靜之天、無聲无臭、君德至焉、故乾象爲君、乾之初、震所生而巽見焉、嫡長承統、父道之始也、其二則坎所生而離見焉、介子介婦、側室貳宗之所建、父道之中也、其上則艮所生而兌見焉、羣子羣婦庶姓私孽之所分、父道之終也、故爲父、且以統萬物而以亨利合爲尊卑之序、則爲君、知大始而以貞元合爲生生之主、則爲父也、餘見上、

爲玉爲金

以乾德之精粹、而後天在先天之艮宮、艮爲石、象精粹之出于石產也、故爲玉、艮在西北、古稱玉出崑山、在西北界外、今和闐葉爾羌多玉皆西北極以乾德之健銳、而先天在後天離地、象剛斷之曾經火煉也、故爲金、離在南、古稱金生麗水、雖在在皆有、而五嶺以南爲多、藏陝器云、生金生嶺南夷獠峒穴、蘇頌云、出饒信南劍賓澄宮等州、雲南皆在江河、見異物志嶺表錄等書故其爲玉也、象璞玉、其爲金也、象鑄金云、餘見上、

爲寒爲冰

孔氏謂寒冰、取西北寒冰之地也、何氏楷亦謂乾居亥位、陽生于子、卦氣爲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云、然或曰、尊在上而高居、則寒、陽老不生物也、陽從陰變而剛者也、一說、冰雹也、五行傳云、盛陽溫暖、陰脇陽、而不得入、爲雹、按乾雖盛陽、下交則和同而成春之泰、上騰、則閉塞而成冬之否、天九重、惟太陰天最在下、乾靜而專、則陽不下交、而惟太陰之氣凝而不散、故寒也、是寒卽乾之貞也、乾金在戌亥之地、金水本相生、而水得乾剛之凝結、爲冰、以乾中隱艮之止、水止而寒、不散故也、洛書乾六在坎一宮、與相成、爲白、卽其義、坤初六曰、堅冰至、謂坤變至上爲純乾、乘坤陰之極則成冰矣、此乾冰之取象也、

冰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夏頒冰秋刷左傳古者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其出之也獻羔而啟之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爲大赤

吳氏澄云、取盛陽之色、何氏楷云、坎居子、陽始于子、爲赤、極于純陽、爲大赤、加以大、別坎也、按子半陽氣動于黃泉、萌芽始赤、周正建子爲天正、以夜半爲朔而色尙赤、以此、大赤乃通帛旗名、卽純赤之旃、周禮建之象路、以朝者、乃表明天正之彩章者也、故屬之乾象天正耳、又先天在正南炎方、載後天離德、離雖赤、猶是黃離、而乾乃盛陽所萃、得火德、以發之而顯赤之正焉、故天在南爲炎天、金在鎔爲赤金、陽大陰小、此陽之赤、故曰大赤、在陰爲寒冰、取

其剛，在陽爲大赤，取其明，時位異也。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吳氏澄云，爲良馬，取其行健之善也。老馬，取其行健之久也。瘠馬，取其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也。何氏楷云，乾爲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无陰，異于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駁馬色不純，昔晉平公驂駁馬以出，而乳虎伏。駁舊作駮，然駮狀似駁，乃馬之至威猛者也。按馬以十二月生，天數也。陶氏𤅢云，謂純白者良，眼光照人全身者善，是以得金形色者爲美矣。以其德曰良，以其知曰老，蓋乾下爻育震，震爲龍，龍種，故稱良。乾老陽，以易知，馬老則知道而行，易爲識路也。乾在離位，故以明取知而言。老乾有剛无柔，爲有骨无肉，瘠之象。且中爻育坎，坎爲脊，馬露脊則瘠矣。駁雜文，乾載離，爲文明所托，體離中虛而

含耦，象口開露齒之馬，而德剛健，則爲馬之似駁者。乾之以剛健被文明，而利齒者，象之。又乾上育艮，艮爲山獸，駁實山獸，故象駁爲駁馬也。

爲木果

吳氏澄曰，取其果實著木，如星之著天也。邵氏雍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木之神不二也。郭氏云，果者木之始，木以果爲始，猶物以乾爲始也。程氏迥云，以實成實也。按乾之上爻育艮，艮爲果，在上，乾形爲圜，故象之。且木之有果，其木之生氣皆在仁，而仁在果內之核中，乾之貞幹起元之理也。乾大生主仁，乃含于貞幹之中，而形圓在上，此乃乾際陽剝之時之象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

地德方，東西南北上下數六，而首坤，故坤爲地，餘見前。孔氏穎達曰，坤既爲地，地任受生育，故爲母也。爲布，取其廣載也。爲釜，取其化生成熟也。何氏楷云，三耦象地形之厚積也。母者父之配，物之所資生也。爲布，旁布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東西緯，皆布象也。或以泉貨爲布，取廣布流行之義。爲釜，容物熟物，以養物也。余氏新德云，玉全自然之寶，而釜出于金，然受變于模冶而成，此其所謂效法之坤與。或云釜容六斗四升，象坤容六十四卦也。按六子用事，莫非坤之所育，三陰皆有其德，三陽皆承其體，且物生于地，即食于地，子生于母，即乳于母，故爲地之坤，即爲母。布南北經而東西緯，其形方，而耦耦相交，且柔而順，中通象經，三位象緯。在先天巽地，巽柔木爲繩直，象布之取于麻葛，而績以成之者。鑄金成布，藏曰泉，行曰布，見于周禮文王時，无布名也。釜者化物以養人，而中虛

涵水，下乘木火，其質金，坤上爻育兌，釜金也。先天在正北坎位，是載水也。中爻育離，離爲火，下爻育巽，巽爲木，是木火在下，金在上，而中載水，故爲釜也。

爲均爲子母牛

孔氏穎達曰，爲均，地道均平也。爲子母牛，取其蕃育而順之也。何氏楷云，均謂造瓦之均，載土以成器者，言其虛而能造物也。又云，均乃動闢之象，不擇善惡之物，皆生，子母牛，稚牝牛也，取其孳生相繼之意。按造瓦之具，旋轉者也，所謂泥之在均，然與坤象不合。又樂器立均，即笙也，然即古韻字。惟莊子寓言篇謂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循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則此爲均之均也。天均止言自然之均耳，坤德直方而大，惟直且方，故齊平，雖有土宜美惡之殊，土氣遲早之異，而生則俱生，成則俱成，又德雖方而形實

順承于天故隨取為中而八方遠近皆齊同无參差也此亦均之義也坤為牛為母固已說見上中爻有離純離亦為牛見左傳而含十坤中是母牛而中懷子牛之象也且无妄六三之繫牛取震之上動大畜六四之童牛之牿取艮之下動遯之六二執用黃牛之革亦取艮下之動革之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取離下之動夫震上艮下動皆為離離下之動則為艮矣是震艮亦皆有牛象以皆得坤體而生亦子牛也是又母牛而孕子牛之象也故曰為子母牛云

子母牛 論語犂牛之子騂且角左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皆子母牛

為大輿

孔氏達穎曰為大輿取其載萬物也何氏楷云三畫虛取其所載者多也曰大者乃順承天之大也坎惟二畫虛故亦為輿而不為大按輿車牀也大輿大車之輿即重車專載物而不取迅疾者仍屬

牛車也其輿形方廣六尺合坤德之六數長八尺準坤先天之八數抱朴子云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夫坤地形方而任載數皆得偶而下有軸是大輿象且又從牛而取也大車以大于乘車名坎之輿乘車輿也先天坤在北而後天坎在其上是坤并能載坎輿若乘車无馬可駕者亦掀而載于大車之輿然惟然故地乃稱堪輿又以載物之輿而稱大云

為文為衆為柄

孔氏達穎云文取其萬物之色雜也衆取其載物非一也柄取其生物之本也何氏楷云奇畫之連者質耦畫之分者文故為文物三稱羣陰為民三陰相隨故稱衆乾圜而倚坤方而直故為柄又以其在下而承物于上萬物依之為本凡執持之物其本可執者柄也按獸三為羣女三為粲人三為衆三畫皆耦象民之衆且數在八數又衆凡乾所生皆附于坤故獨坤得衆象青與赤謂之文坤下爻為巽主爻巽雖為白謂根芽耳巽木之出土者皆從木行而象色青中爻離主爻離色赤青赤合而成文故為文也坤主利而象民而德簡所謂利權民柄也周禮八枋之法即此柄也廿數又八故以坤為柄明睦楷云當作柄謂乾圜與坤柄相反也是天地不交之說矣非是坤中開為入柄之象焉耳震以一陽乘坤體為匕鬯益下亦震為耒耜小過之上亦震而取杵臼是匕鬯之柄耜之柄杵之柄皆以一陽乘坤下是陽奇在下為柄而坤之中虛亦為柄之象也斷然矣兩解並載以无本義及御案可兩用故也

其於地也為黑

孔氏達穎曰取其極陰之色也何氏楷云對天言之則坤為地就坤之色言之則坤為黑何以不言黃與元黃者坤之離元者乾之坎

皆中爻之色也按論後天之位則逼近離明明莫甚焉何曰黑也此指先天之位在正北乃後天坎位坎水色正黑去嚮明遠故黑黑者猶云幽闇地則加凹處云爾非必五色中之黑也黃為中爻誠然然則黑乃塵穢之積壤當指坤之上爻矣然兗州黑墳猶然中土荊揚塗泥偏在東南則地之為黑斷屬幽闇為是

震為雷為龍

何氏楷云二陰包裹一陽之外而一陽奮動于其內得乾初爻勢而能飛又震東方其宿有角有尾謂之蒼龍亦龍象按雷龍皆取乾之初陽在坤地之下至出地為驚蟄節乃司春令方其伏于黃泉猶在冬至之後立春之前故雷宿在危室之野而潛龍在乾變履霜之爻震木氣也能尅土而上出故術家亦以甲木長生為在亥明得氣于乾也故以一陽在重陰之下為震然其見于用也為

春中故取象者乃專于其動言之貢于人所共見云餘見前

爲旉爲大塗

孔氏穎達曰取其春時氣至草木皆吐旉布而生也大塗亦取其萬物之所生何氏楷云旉即荂字或作蘣又作華花底下連而上分爲花出故震象旉大塗者一奇動于內而二耦開通前无壅塞也又崔氏憬云取其通生性也考旉即跗乃華蒂耳上開下合而生氣即涵于蒂中華落而蒂結成子以生生于不息者皆震德也故爲旉大塗者震自乾初來乾中爲君上下二爻本爲王畿地震下一陽得王畿之地而二陰中通爲道路象故曰大塗別于艮之徑路也震所居乃先天離位離本萬物相見之地萬物會同于此是王畿之前道故特稱大也

爲長子

一索爲震于六子之生爲最先司春主仁所謂元者善之長也于德又最備性專于動而爲諸陽之率先又旨首出之德乃冢嫡承重于君父亦宗子率屬于羣庶之象也其分其德皆于六子爲長先天位東北特近坤宮象首生子之先屬母懷也後天位正東特尊主位象嫡冢子之獨承夫繼體也

爲蒼筤竹爲萑葦

孔氏穎達曰蒼筤竹竹初生色蒼也爲萑葦竹之類也陸氏佃云幼竹也何氏楷云據說文云筤車籃也即車笑又扇類曲柄繡蓋在乘輿之後王介甫詩繡筤含風是也當是取幼竹爲此物故即以名其竹萑似葦而小初生爲菼長爲薍成名萑葦初生爲葭長爲蘆成名葦竹與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震象也又九家易云萑葦根蔈叢生蔓衍相連有似雷行也葢蒼深青色筤意青色嫩也

四川志有筍筤山知蒼別于他種黃白紫赤之類筤以別于蒼老之色也萑葦亦竹類而草本莖細而葉大于竹與竹皆聞雷而出與震同氣下根連而上中虛根向東南引亦震象而色與時又皆象震故爲蒼筤竹與萑葦也

竹贊寧竹譜列六十餘種有雌雄看根上第一枝雙生者是奇下而耦上所謂震象也人爾雅者簜大竹䈞箭竹桃枝竹鄰堅中今櫻竹簡篠中今通竹仲無笐今孤竹以及篠箭也蒼筤是方去籜而色深青者是萑葦荻之至秋堅成謂之萑爾雅曰菼薍葦蘆也已成偉然故曰葦初萌時皆曰蘆初茁曰葭華未秀曰蘆其類葦最大菼次之蒹最小至老皆日萑身皆加竹葉皆長大如箬抱莖而生有節稀而無枝華白如茸二月中生也

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

孔氏穎達曰善鳴取雷聲之遠聞也馵足馬後足白爲馵取其動而見也爲作足亦取其動而見也爲的顙白額爲的顙亦取其動而見也何氏楷云陽在內爲聲上畫偶開出聲也爾雅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按馵字从馬二其足徐鍇云指事以其白在後足故二其足以別之震爲左爲足陽畫在下故象後左足一陽象白取其動而見也又陸佃云馵足謂二絆其足言制之而動今字書馵一絆其足馵二絆其足馬口其足亦震躁動象也作足雙足並舉也馵足作足皆以在下之陽畫言的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舊訓爲白非按馬以善鳴者爲羣馬率亦長子之象舊說馵的顙先天震數在四以河圖九宮之第四宮數之六白在前正中第九宮後天震在離三以河圖之第三宮數之六白在後左第八宮以後天數則馵足以先天數爲的顙在下者足也震動在下故爲作足作起也此曰作足善超騰亦决躁之性也的顙戴星馬也後世名曰的盧皆與乾之良馬異馵足的顙亦兩解並列便用

其究爲健爲蕃鮮

孔氏穎達曰極于震動則為健蕃鮮取其春時草木蕃育而鮮明俞氏王曰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三爻俱變則為巽故為蕃鮮何氏楷云蕃即草木蕃之蕃鮮即老子烹小鮮之鮮震三爻俱變則為巽震居東得木正氣巽居東南得木餘氣故震花變巽為草震龍變巽為魚此與巽究為躁卦對言一說為健為蕃鮮總是一意帝出乎震則齊乎巽相見乎離萬物皆蕃鮮而盛明乃乾四月純陽之時也夫所謂究者一陽究極于上也一陽而究其極則兌而乾乾德健故曰為健乾之上九所以有亢龍之象也再究其極一陰又生于下而為巽蕃則巽柔木之盛鮮則柔木之潔也小鮮之解亦合所引一說則非是

巽為木為風

孔氏穎達曰為木木可以揉曲直巽順之謂也風者巽之本象何氏楷云一陰入藏于二陽之內而二陽旋繞于其外也乾坤至兌艮七卦皆先言本象獨巽以木先風者卦本羲皇制羲皇以木德王也先儒有言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云云故特變例著之于首以見不忘其朔之意也按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土不穿偶而下入者木之根奇而上升者木之幹張子云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夫巽以一陰生于下似其无土不穿乃陰柔之乙木也先天隱于後天坤中乃根生于土之木後天藏于先天之兌又胥受金制之木也然則凡為根芽為枝葉及草卉成器之材也故為木為風者乘木氣而善入无隙不通純乎柔木之生氣以披拂為長養者今西北風飄一切草木花果皆得風而蕃盛以无風為凶年搖于地上則物撓象上二爻之剛動也行于地下則成隧象下爻之中虛也

為繩直為工

孔氏穎達曰為繩直取其號令齊物也為工亦取繩直之類何氏楷云繩于德為順能以曲制直象下之一陰工能引繩以制曲直者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合繩直與工兩象而觀則知巽所以為德之制也按巽惟初爻耦而中上皆奇繩則始歧而中與終皆比合于一者也故以始之分歧者象初爻之耦而以比合于一者象中上二爻之奇而為繩巽又柔木象蔴麻之屬自上而下則懸繩也懸繩本所以取直以懸繩而在木則急切而不斜曲者矣所謂木從繩則正也故為直又後天乘先天兌位兌金也木遇金制則成器百工之巧皆從此生況百工惟木之工為多而繩直則又无工不用者故巽又為工也

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

孔氏穎達曰白取其潔也長取其風行之遠也高取其木生而上也進退取風性前却不果亦進退之義也何氏楷于白解義同上餘則謂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二陽一陰又陽居其上陰居其下故為長為高前二陽欲進後一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于進者也陰出于重陽之下故盤旋而抑畏善則為恭為愼不善則為勞為葸矣巽震相反故巽進退不果而震決躁按白者河圖乾第一宮一八六三白皆在下而巽為乾爻之動是所動之爻皆白也巽木乾而索得坤之下爻坤起第八宮而一白在初爻左八白在初爻右惟中則三碧在焉而耦爻之中虛惟有左右之白在乃所得坤之主爻又全白也故為白初為巽主爻故專于初取之若于巽五宮取象則一白正當中爻之中處中位者亦白也乘風之行故長兼木之升故高下一柔而善入故志于進二陽上乘故柔又不勝以至

巽進而復退巽本柔木而後天又乘先天之兌爲毀折故多不實而實者亦不成不果謂不結果也凡事无終之象遂進而爲艮則果矣而巽未至其位也上見剝退而復乾又果矣而巽已失其體也故云

爲寡髮爲廣顙

孔氏穎達曰寡髮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疎如人之少髮爲廣顙顙闊髮寡少之義按寡髮者髮屬血陰血不上行也廣顙者闊額也陽氣獨上盛也人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葢以由人身言之則髮爲血餘血行上而生者惟坎爲血卦中陽而下上皆陰象陰血之由下充而得上營也巽之中下爻已成坎之半體而上爻則不陰而陽勝之是血下充而不上營之象故爲寡髮乾爲首顙天庭也巽則上中皆乾體而惟下爻之一陰較之離爲目在

中位者爲獨下而天庭居其大半焉故爲廣顙正以中下二爻象同離之上中也離以中之陰爻爲目而巽則陰爻壓于兩陽而最下故見目以上之獨廣曰廣顙爾已

御案寡髮廣顙及多白眼皆取潔意

爲近利市三倍

孔氏穎達曰近利取躁人之情多近利市三倍取其木生蕃盛于市則三倍之利也何氏楷云謀利者必于市故言利市義理者陽也利欲者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于內也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巽本乾體爲金爲玉利莫利于乾也坤一索而爲巽巽性入則乾之所有皆入于巽矣陽奇爲三奇晝二其數六爲三倍象巽深于人情而算多者故謀利而多獲按當是謂坤坤主利又爲地乃利之所聚故曰市先天托體于後天坤位故爲近利市之象三倍者先天巽五數而坤數八巽在坤位則餘三三五相乘爲三倍云

其究爲躁卦

孔氏穎達曰取其風之勢極于躁急也何氏楷曰巽變盡成震也震爲決躁人退讓極而不得志則躁生矣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先巽得陰氣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引吳氏清功云震究爲乾而不爲巽巽究爲震而不爲坤葢喜陰卦爲陽卦爲純陽卦而不欲陽卦爲陰卦爲純陽卦也夫究云者推變之極言葢由巽而艮而坤而究于震不究于坤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變則動而有其究也故生陽不生陰若云生陰則不動矣何究之有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

孔氏穎達曰爲水取其北方之行也溝瀆取其水行無所不通也隱伏取其水藏地中也何氏楷云上下二陰象土之凹中陽象水之

行于凹中也溝水之通流而注于川者瀆水之通流而注于海者陽爲水二陰夾之爲溝瀆一說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澇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考巛卽古水字之象形橫書者坎乃大土之會意爲科下之地水乃就而聚焉故爲水坎陽在內故水內景而生物多外陰故易玩而潤物廣也溝以行水瀆以瀦水交行曰溝獨止曰瀆象坎之空處也東西各二象瀆之單行南北各二象溝之合東南而共入也故象溝瀆一陽而匿于二陰之中從二陰言曰隱從一陽言曰伏也葢陰與隱蔽夫陽而陽自跧伏于陰中也故曰爲隱伏云

爲矯輮爲弓輪

孔氏穎達曰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輮水流曲直故爲矯輮弓者激矢如水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何氏楷曰爲矯輮謂以

剛物納于陷窞之中而矯曲使直揉直使曲也象弓輪者中勁也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中畫剛象弓之跗上下柔象弓之裏弰中畫奇象輪之軸上下柔象輪之輻牙也考矯揉之法皆先水之而後火之坎為水而上中二爻為離之下半下中二爻為離之上半是中浸水透而火逼于兩旁之象且陰折象曲陽單象直故為矯揉弓則以上中二爻象兌之上半為附決兩耦附于一奇決而外向弛弓之象中下二爻象巽之下半為繩木兩耦連一奇而內向木也而加之以繩張弓象也故為弓輪為圜而健行乾象也而坎得其中爻得圜轉行健之機為轂象而二陰之柔與為外輔之牙象也故坎為輪云

為血卦為赤

孔氏穎達曰為血卦人之有血如地之有水也為赤亦取血之色何氏楷云氣為陽運動常顯血為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赤陽色陽萌于地為赤及其純也則為乾之大赤李氏鼎祚云十一月一陽爻生有坎象陽氣初生于黃泉其色赤也不知坎得乾中爻水也而得大赤者為之主則水得大赤之化而為血且主一身之脈絡隧道行于營內是血亦人身隱伏溝瀆之象也故為血卦以坎在先天六數從河圖之第六宮數之則中爻之右為二黑中爻之中為九紫中爻之左為七赤從黑而紫而赤未離乎幽陰之本然故不云大也

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

孔氏穎達曰美脊取其陽在中也亟急也亟心取其中堅內動也下首取其水流向下也薄蹄取其水流迫地而行也為曳取水磨地而行也何氏楷云乾為馬坎得乾之中爻故為美脊之馬脊者外體之中陽在中故美又為亟心之馬心者內臟之中剛在內而躁故亟乾為首前畫柔故首下而不昂震為足下畫柔故薄蹄而不厚此坎馬所以異于乾馬也又為曳者蓋陷則失健足行无力也按坎為馬固以坎中爻出于乾之故且上古河馬負圖則馬亦出于水故于坎象之中爻象脊上下四畫之為髀脇矣中脊得乾之剛健故曰美亟心陽躁決而在中也躁決者亟之性在中則心之位也下首者乾為首坎之中乾爻也而為髀下之主後天坎位亦最下而乾之為首象者乃在是故為下首薄蹄者則以中爻之一陽為身以下上二陰之四畫為足為薄蹄四畫皆陰柔而不健故云薄曳之云者中下二爻全似巽之下半艮之上半也巽為繩艮為手則象曳矣不取上爻者上卽其所曳者也曳本自下自後牽制之名故從中下取也又亟心下首薄蹄曳者馬之勞也凡馬勞極則心亟而屢下其首蹄薄而足曳皆歷勞之甚所致也自凡馬以下云云皆遵御案原文

為通為月

孔氏穎達云為通取其行有孔穴也為月月是水之精也何氏楷云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一陽貫乎二陰之中上下皆虛水流而不滯故通月與水同德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二陰象上下之匡郭一陽象中之明也為通者中之一陽有亨道所謂維心亨也亨在中故曰通坎先天在西兌位兌金也與先天離正對離正東大明生東月生于西之象月金體而水用故光白而影黑後天在先天坤位以坤為魄效法于乾而規圓外折內奇故光多不滿陽有餘陰常不足也惟九六之合月與日望而盈耳乾九數坤六數十五乃天地之合象也坎陽在中正位值天中之象故象月也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孔氏穎達曰，取剛在內也。何氏楷曰，堅多心，棘棗屬也。蓋坎雖非木，而水盛則正木所自生也。堅，陽之剛健性也，以剛健之乾陽爲中主，故堅。且因先天居兌位，稟堅金以爲體者也，故其堅也不特中堅，而幹亦堅。心多則枝幹亦多，蓋叢木之謂。坎得乾陽爲心，而數至于六，艮七而陽不屬心，坤八而陽并不屬體，故得乾陽爲中，而數最多者惟坎，乾之本爻數又九，故曰多心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

孔氏穎達曰，爲火，取南方之行也。爲日，日是火精也。爲電，火之類也。何氏楷云，上下二陽，火之明，中陰，火所附麗之物。日者天之火，故陽燧可以取火于日。中一陰象日之內斂，上下二陽象日之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大明者曰，暫明者電。離中下二畫震之雷也，上畫陽則霹靂掣光見乎外也。蓋爲火者以陽外，故外景而能焌物，陰內，故入其中者无不殺也。中陰爲火之體，卽震之二，火麗于木也。外陽爲火之用，卽乾之上下，故親上而炎性剛烈也。日者火之精，天火也，而麗于先天之乾位，故象日而形效天之圜。電者火之光，雷火也，而先天在後天震位，自震而上升于天，猶托震體，故象電而形肖木之根支。交又也，火化物者也，遇水而敗。日火交于水而生物，電火出于水而殺物者也。火爲離中爻，日爲離上爻，電爲離下爻也。

爲甲冑爲戈兵

孔氏穎達曰，甲冑取其剛在外也。戈兵，取其剛自捍也。何氏楷云，甲冑者，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象被甲冑之人也。兵戈者，上剛象其刃，下剛象其鐏鐓，中柔者象其柲也。蓋戈兵者五兵之中，惟戈最先，在震木位。木曰曲直，以本之直者爲戈身，以枝之曲者爲戈鉤。上古以木爲兵之象。後天在乾位，火鑄剛金而肖戟制，曰戈兵。火三數而炎上，三數形銳而炎上則鋒上出，故爲戈兵。甲本以革制，用犀兕及牛。純離爲牛，外剛健爲牛革。冑以金作而形銳，上離既以火煆乾金爲戈兵，卽以冠乾金而爲冑矣，故取象如此。

戈（戟也。釋名云：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禮書云：五兵之所以便于用，皆戈而已。其柄短而易持，其胡棱屬而易入，可以斬，可以擣，可以鉤，可以擊，戈之所用可知矣。）甲（周禮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注云：聯金鐵爲鎧，但止將甲耳已。）冑（兜鍪也。）

爲乾卦

孔氏穎達曰，乾卦，取其日所烜也。或曰此卽先天乾卦，宜作本音。虞氏謂火熯物，日亦然，以上文燥萬物者例之爲合也。離先天在後天震，震木水所生滋液之所行；後天在先天乾，乾金水所自生津潤之所出也，皆淫位也。而離之所在則能乾之，木得乾則滋液斂而體堅，金得乾則津潤迴而用利，而皆惟離是賴焉，故曰乾卦。又壬爲水行，納卦于離，坎爲水德，交濟于離而爲日爲火者，且能以火化之，不爲水尅而反有以制勝者，以此故也。且火得震木而乾物之力裕（如火得薪），火得金而乾物之用行（如火得釜）也云。

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

孔氏穎達曰，皆取剛在外也。何氏楷云，鼈蟹蠃蚌龜二剛象其前後上下之介，中柔象其肉也。又鼈性靜，取其中畫之柔。埤雅云，離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蟹。蠃形銳而善麗，蚌內虛而含珠，龜有文明之象。一說鼈蝌抱黃，內坤也。蠃蚌龜之殼能開能閉，外乾也。按鼈水居陸生，雖與龜同類，然四緣有肉裙，背殼又與胸板不連，色青入肝，似于先天離取象。其以目聽，離德盛也。隨日影而轉，與離

日應也故鼈象離蟹腹中有黃象坤中肥者黃且赤是黃離之象出流水者色紺象先天離之未離震位也處止水者色黃象後天離之未離坤體也而皆帶赤色離于九宮先天在三宮後天在九宮合爲十二故背有十二星點其黃應月盈虧蓋對日而盛偏日而衰亦隨于日者也故蟹象離蠃則亦青黃色形圓而尾旋轉而至尾內常離散而出是蠃亦象出震含坤之色而形銳似火善附麗以正偏于日光爲盈虧與蟹等故亦爲離象蚌多飛鳥所化雉爲蜃雀爲蛤蝠爲蚶離本有飛鳥之象朱氏震言其肉濕能升熱而上升生風風震餘氣而熱乃火性也小者名蜆李氏時珍云蜆也殼內光耀如初出日采且其望日爲盈虧與蟹蠃等其屬離者不一端非止含珠爲陰中之一象也龜神在坎而此之象也以形一說所謂形開者乃攝龜之一種耳亦有火龜然亦龜之一類不

足以盡龜也而龜無種不象離以其善通任脈首尾皆能縮入其中虛也可知離之中含一耦兩畫象一首一尾之內縮其形象也寶龜青頡丹緣亦象出震含坤之色而非火不兆故龜之象取離也若外剛內柔則固數者之所同爾已

鼈 李氏瓛曰甲蟲也水居陸生穹脊連脅似龜四緣有肉裙故曰龜甲裏肉鼈肉裏甲无耳以目聽純雌无雄以蛇及黿爲匹埤雅云卵生思抱其狀隨日影而轉在水中上必有浮沫名鼈津又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鼈守之則免故名曰神守其類有珠鼈四目六足有朱鼈大如錢腹赤有三足者名能

蟹 李氏瓛云橫行介蟲也骨眼蜩腹䖳腦鱟足二螯八跪利鉗尖爪殼脆而堅有十二星點雄臍長雌臍團腹中黃應月盈虧性多躁引聲噀沫至死乃已其類有蝤蛑擁劍蟛螖蟛蜞又有沙狗似蟛蜞而生于沙穴者也望潮似蟛蜞而生于海中者也兩螯極小如石者蚌江也生石穴中殼堅色赤者石蟹也又有紅蟹百足蟹及蠘奴蟹寄居蟹諸種

蠃 即螺李氏瓛云有海螺大者如斗有香螺甲即甲煎可雜香藥之鈿螺殼光彩可飾紅螺青螺以色別蓼螺以味別又有紫貝螺鸚鵡螺珠螺諸異種其殼皆岨峿有刺有田螺大如梨橘形如蝸牛而尖長青黃色殼有旋文蝸螺名螺螄形全如田螺而小

蚌 李氏瓛曰蚌與蛤同類而異形長者通爲蚌圓者通爲蛤在在有之江湖池澤其類甚多長者六七寸狀如牝蠣蚌小者三四寸狀如石決明按其屬有牡蠣馬刀蜆蟶真珠石決明海蛤文蛤蛤蜊蚶蟶等十餘種也

龜 李氏瓛云其形上隆而文下平而坦背陰向陽蛇頭龍頸外骨內肉腸屬于首能運任脈廣肩大腰卵生思抱其息以耳交以尾亦與蛇匹其種見于易者且諸家有水龜澤龜秦龜蠵龜玳瑁龜蔡毛金綫龜旋龜鴨龜攝龜竿蚊佛飯見前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

孔氏穎達曰取陰在下爲止陽在上爲高故艮象山也徑路取其山路有澗道也小石取艮爲山又爲陽卦之小者也門闕取其崇高也何氏楷曰山靜而止下二陰地也上一陽隆起在地之上者山也徑則路之小者也艮爲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加平地之大塗也小石者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焦氏竑云大而爲山微而爲小石皆堅而止者也徑路門闕皆有行有止成始成終

之義也按艮以陽剛居坤體之土是高土而石亘之乃山象也天在西北後天乾位西北多山且皆峻極于天之象故爲山徑路謂下二陰之中開象路而在山下且由坤體之平地以至于山與震之由邑而之野者異矣故別于大塗而曰徑路也震先天在東北陽而後天在正東故爲經塗而曰大艮先後天皆在東西隅是側出之旁路故爲遂土之徑也小石當指後天因以艮之山石在先天震地常因震動而裂爲小者耳門闕象形也以上一陽爲門梁左右二陰爲門扉曰門如以下二陰四畫爲累土之臺而上之一陽爲門觀則闕象矣故爲門闕也

闕 爾雅釋宮觀謂之闕部曾爲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上圓下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于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人臣至此思其所闕故謂之闕按不如徐氏鍇謂中央闕而爲介之是也

爲果蓏

孔氏穎達曰木實爲果草實爲蓏取其出于山谷之中也何氏楷云在樹曰果在地曰蓏有核曰果无核曰蓏植生曰果蔓生曰蓏乾純剛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程氏迥謂在草曰果蓏故曰上實而下柔又震爲專草木之始艮爲果蓏草木之終果蓏能終又爲始故于艮之象爲切按以乾之爲木果例之則程氏之說亦當但不當專指果蓏耳蓋果生枝上艮下二耦象分歧之枝而一陽之圓而含仁者在其上非果而何蓏亦以下二柔爲蔓以其下爲坤體也象着土而生瓜亦圓而含仁者也上之一陽象之故爲果蓏也

爲指

孔氏穎達曰爲指取執止物也何氏楷曰以止于四支之末而能止物者也按指則分歧于下而上連于掌司執持而用亦主止上拇

獨處于外而數奇食將无名及小指聯四而成二耦的爲艮象若不拘于指數而以上奇爲掌下耦爲指亦合指形先天在七數自乾首而頸而肩而膊而肘而掌至指而爲第七後天在四震故配震足而稱四末也指亦動爲用而德取止者手容在恭故也

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

孔氏穎達曰狗鼠取其皆止人家也黔喙之屬取其山居之獸也何氏楷曰狗言于人而能止物者也鼠之爲物其剛在齒鳥之爲物其剛在喙黔東北之色青黑襍也鳥喙多黔曰屬者不可枚舉也狗鼠黔喙皆謂前剛也郭氏雍曰艮利爲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末故于獸畜无行徤之功徒有噬嚙之象云按狗說見前狗用有三田犬守犬食犬此指田犬守犬也犬以黃爲上白黑次之艮亦屬土故也又鄭氏元作豿曰虎子以虎爲山獸而艮又少男故象之也鼠則晝伏夜出見明則匿是遇陽而止者也艮乘陰體而止于陽且先天位西北戌地後天位東北丑地鼠戌出丑伏出入皆以艮時又穴處故艮爲鼠以艮有穴象也黔喙之屬者喙亦口也而吻及頰者爲喙物口向下者亦爲喙坤先天在正北于地爲黑艮先天連坤後天連坎而下乘坤體故其色黔而艮之二陰向下其開直及于上而止則象喙矣故曰爲黔喙之屬也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孔氏穎達曰取其堅凝故也俞氏琰云坎剛在內故爲木之堅多心艮剛在外故爲木之堅多節何氏楷云巽曲直幹陽根陰爲木全材坎陽內堅多心離中陰虛爲科上槁艮陽在上堅多節木枝在上方有節凡二少之象皆當于微處取按艮爲山石則其木爲山

産石産矣先天又在後天乾位純乾金剛健之性是金性石體又在陰凝之地歷飽冰寒之木也安得不堅後天在先天震位震動發生枝條本繁衍而又止于上出故外不暢茂而幹本仍多節也亦止于上之象也

兌爲澤

孔氏穎達曰取其陰卦之小地卑類也何氏楷云澤兌之本象坎體上下俱虛而澤則上虛下實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也按兌爲澤以別于坎坎陽水行兌陰水止在天爲雲漢在地爲湖瀦在人爲津液與凡草木之滋膏皆是也先天在二連乾故爲乾金所生而在後天巽位故坎水之達也遠而漸漬不及兌之深有巽之善入故也後天在六連坤爲坤土所壅而在先天坎位故坎水之盈也流而烝濡不及兌之廣有坎之下涵故也餘見上

爲巫爲口舌

孔氏穎達曰爲巫取其口舌之官也爲口舌取西方于五事而言也

何氏楷云巫乃歌舞悅神者也通乎幽者以言悅乎神蓋兌先天處後天巽位主潔齊而近乾陽乾陽至而伸爲神乃齊潔以事神之象後天在先天坎位坎主幽隱而近坤陰陰反而歸爲鬼乃隱伏以事鬼之象皆巫之所有事也而德又在說是能上下悅乎鬼神者故爲巫兌爲口固已上柔耦在外中下二爻陽之奇動在內而外折爲口陽奇之內動者爲舌上中又半坎象坎爲心舌乃心之苗故象口又象舌也兌爲言言必口開舌動而始成此卽謂爲言之職司也猶坎言心病離言大腹艮言指之例曰口舌云

其於地也爲剛鹵

孔氏穎達曰取澤所停則鹹鹵也按澤于地則兌原有地象二陽在

下陽德固剛亦以下乘乾金之體固也兌亦金也爲地而德在金其不任生而性堅實可知故爲剛卽周禮所稱騂剛彊檃者是也而一陰在上曰鹵者鹵鹽地東方曰斥西方曰鹵冀地秋開皆生之其形望之如水近之如雪土人刮而煎之卽名鹵鹽鹵乃未滴去苦水之鹽名也河東諸地皆有之必待南風急始成兌先天在後天巽地後天在先天坎地坎水本潤下而兌則下乘陽故不能下潤而上溢又居巽風地乃坎結爲鹵之象而曰爲鹵也剛與鹵兩象也

易經衷要卷十一終

易經衷要卷十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焦氏竑云不言乾坤而言天地天地卽乾坤也凡陽畫皆乾陰畫皆坤而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乾坤也諸卦言受而乾坤不言受乾坤衆卦之父母也干氏寶云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按此明揭天地正是別于首艮首坤之易而明周易首乾坤之故也不言乾坤而言天地卽人所共見者言之有天地卽萬物生不易之位定而交易變易之理行不二事與二時也上古初定之時刻卽

一陽之始而春夏秋冬卽不息于萬古矣萬物生者一生卽无不生非有漸次與缺漏云也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生生之氣充滿洋溢升降飛揚以天地觀之皆物也故曰盈惟其盈也故受之屯以象之項氏安世曰屯不訓盈當屯之時剛柔始交天地絪緼雷雨動盪見其氣之充塞也是以謂之盈爾故謂之盈者其氣也謂之物始生者其時也謂之難者其事也若屯之訓紛紜盤錯之義云爾按聖人恐人疑于屯之始交爲難生而非生生之道者然故特申之曰其生之之始則其不定之象乃如是耳孔氏穎達曰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更言屯者物之始生開說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義非重釋屯之名也凡曰受者承之以著其象也下同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宋氏衷曰蒙冥昧也物生必始于冥昧勾萌胎卵是也故次之以蒙蒙童蒙也物如此穉也夫曰物生則凡物皆然不特于人爾也蒙者時方天造草昧物雖生而草昧之餘尚蒙蔽于外時知識未鑿啫欲亦未開蒙蒙然未明之貌故受之蒙以象之聖人恐人以蒙爲天眞之固然如後世莊列之云也故特申之曰物之穉也則然耳益由形氣未實英華未發故如是云爾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穉而不養則形氣无自而充英華亦无自而發故必于養時既知識之未鑿啫欲之未開但言養口而養志之意已備言養身而養德之理已賅故但言不可不養爾而受之需以象其養曰需者言養以需其長需其成猶云待其形氣之實須其英華之發云爾矣

需者飲食之道也

需則非有他可需之道也惟飲食以養之而已養之事于口起養之功于身始是非飲食不爲功坎主潤以潤之飲之道乾主健以健之食之道坎乘陰體而以飲養陽乾純陽體而以食養陰交易之養道備矣故飲食之道即需道也自茹毛飲血及鑿井耕田其道莫易乎此故于大象曰以飲食讌樂也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

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訟亦爭爲飲食爾而受之師以象之者以爭在飲食衆所同欲必羣起而爭之故分疆畫界各據土田以相養而伍兩卒旅之事與其象爲師故中明其師止爲衆之義爾言非即爲衆之主也然衆不能无所統統衆者必衆情之所比而後得其推戴也故受之比以象之始由人各爭地以自養繼而爭邑繼而爭部繼而爭國則通邑通都通國之人盡起爭之則成師師衆推所主以自定也則君道成矣君乃各統所與比之人爲之積三餘一積九餘三有所畜而需事備故曰比必有所畜而受之小畜以象之于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受之履以象之有所履訟端息矣益衆所比而比之以有无緩急即小畜也即衆所畜而畜之于行藏動止即履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師但言所起之衆不謂帥衆正衆之人也衆而无主則衆之情不聯衆之勢亦不聚時各就其所可親可輔者而比之得十人之親輔者爲十人之主得百人之親輔者爲百人之主由是而千萬億兆而邦國天下之君道成周禮自家爲比之比由是而閭而族而黨而州而鄉而國即其大致也必可親而後能帥必可輔而後能正衆之所比乃能安其師而平其訟也云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比則衆之權歸于一歸于一則必爲之博所需而物皆可以取資爲之息所訟而人皆可以自力故有畜畜即蓄也而且以比故必爲之通有餘以備不足爲常久計故與爲畜之之所曰有所畜也其所畜在國中如周禮遺人之所掌在野外如委人之所司是也餘見上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畜通蓄而于義則止是不過之意故能畜而有積而即以止而不過者以止之于物則畜于需而養有節畜于訟而爭有讓畜于師則衆有倫類畜于比則尊有等殺是禮之意乃由此出而禮之制

乃由此定焉故受之履以象之履即行止之謂謂必實之于踐履進之于造履云也餘見上

物畜然後有禮

時非物生之蒙也知識欣嗜慾開不有以止之則天理之存必搖于物感人事之動必淫于物欲故物必有所畜而天理之節文始見條理于是而出焉人事之儀則始彰宜適于是而生焉故曰然後有禮盎畜物者固仍无要于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焉爾已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履即踐履造履之謂也而曰泰然後安者非禮則親不得達其所親尊不得達其所尊則鬱抑于心而心不安俯仰无所加手足无所措則蹙踖于身而身不安必得其所謂禮者而履之而心身泰然乃得其安也故受之泰以象之云爾

泰者通也

泰即從容不迫之謂禮行而尊親之各展則上交不犯下交不替則上下之交通身心之並適則內不格于外外不逆于內則內外之道通上下內外各得其當然之則通之所由以圓達上下內外其適乎同然之宜通之所從以一貫也故曰泰者通也聖人恐取泰之陟于侈肆之訓也故特申明其義焉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大同其道于人人是與人爲善者也同盡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歸其所有而何論乎物有人則有土有財有用靡不賅之矣故曰物必歸焉也雖同人者仍公所有于人人而權自己操政自己出既萬邦歸德萬姓歸心之後雖列國之府庫小民之蓋藏何一非上之所有貢獻輸將者无論矣故受之以大有者象之云人同者需之爲養履之爲敎无不大同于天下曰與人同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所有既大天下一家矣此極治之盛時不可以盈然以有大者自恃即不免于福溢而上形以有大者自多更不免于狹隘而旁溢所謂盈也不可以者即天道虧之地道變之鬼神禍之人道害之之謂滿招損盈必蕩也惟帝德之篤恭王道之克敬始足以承之故受之謙以象之焉謙即推所有以同于人而不居于己有乃不矜不伐之極致也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愈謙則德愈至盎弱小之邦降心者勢使之然多事之秋貶尊者時爲之爾幼冲之主德澤未施中智之君功業不顯其謙也皆不足異然尚足以感人心而厚風俗況大有而能謙者歟天下皆化

于謙胥天下而揖讓矣何豫如之故受之豫以象之也豫和樂也和即於變時雍樂即无欲自得也故云豫爾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時則上行下效會極歸極臣從君子從父弟從兄妻從夫小德從大德小賢從大賢尊卑一道中外一心故受之隨以象之非隨其豫而已也隨其和樂之由于謙者而已隨之固則兼豫之化入人愈深隨之久則謙豫之風流之愈遠豫由于謙此人心之同然故其隨爲必有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有事者因物以付各迪有功此所謂事乃又從振德之事也可法于天下見廣被之大可傳于後世見悠久之大故受之臨以象之蓋所事既大必有居上者以臨之臨乃考績督率之義也而申其

臨之義曰大恐人疑于以一職一司而斤斤于府庭之爲臨故也項氏安世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之事故以大釋之是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崔氏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觀于人也按此則謂大業既定須省方以觀之益整新之意也後恐四方有風俗之不齊法度之不一然非一統內外之日則亦无從巡省也故曰大然後可觀也故受之觀以象之觀則車書會同咸歸有極合及萬邦合莫大矣故受之以噬嗑以象之噬古通逝見詩噬肯適我逝往也嗑合也盡天下而往合于咸臨之主曰噬嗑蓋自上言之曰觀自下之應于上言之曰噬嗑觀與噬嗑之取象義仍互足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物大之大乃充實具足之意節成備之謂也凡上所班于下之職下所述于上之績必待其成備而後可觀以省察之未成未備無從考其得失而行黜陟也故曰大然後可觀也物猶事也虞書五載一巡守周書十二載一巡守待其大也世運有升降故大有遲速爾已大而後觀理不異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合盡天下合之大者烏可徑行直遂以圖目前之畢事而已乎故曰不可苟合而已前此當小畜之時早受之以履已當此上臨觀下噬嗑之日而惟是行止之整飭未足盡人文之會也故仍不免于苟而必極其聲明文物之飾焉故受之賁以象之賁所謂文明以止者也文明以象玉帛衣裳之盛而止則尊卑上下各有等殺故曰飾也聖人恐人以賁易履也故特明其爲履之之外現云爾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崔氏憬曰物復其本則爲誠實故言復則无妄矣何氏楷云不妄與无妄當辨由不妄乃能无妄也蓋復則還其故之謂當賁極之後動而思靜則天心自見悟形感之皆妄剝盡之餘窮而後返則天行自反知物欲之盡妄也故既復則自不爲妄所蔽更自不爲妄所累曰不妄矣容其所謂不妄者而妄乃斷然于淨絕熟其所謂不妄者則妄乃自卽于消融故无也而受之无妄以象之云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此之物畜承大畜言也所畜既大則兼容并包之謂非小畜之止焉而已然非畜于无事也而涵育熏陶俟其自化所謂養也前需之爲養曰飲食之道明乎頤之養爲養德矣呂氏叔圭云需之養養

之小頤之養養之大是也自剝而復以至无妄雖純乎道心而甚微故外畜猶資于內養也復曰養正義可知已不養則仍入于妄故有下文云云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上篇言治國天下下篇言齊家故別起端緒于男女也必從天地起者推所以有男女之故天地亦男女之大天地所以有萬物亦猶男女之所有事也萬物中凡得陽之體者皆有男之道凡得陰之體者皆有女之道然曰牝牡雌雄而不稱男女者惟人體法天地之備而參天地爲三才故也故于萬物中特提男女言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于氏寶曰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人有男女陰陽之性

則自然有夫婦配合之道陰陽化生血肉相傳則自然有父子之親以父立君以子資臣則必有君臣之位有君臣之位故自有上下之序按男女泛言之也夫婦指匹配之既正言匹配既正而後種類不亂故有父子也嫡長傳重即君道其支庶之自建國立家側室貳宗及隸子弟即臣道也君而君之以至天子上之極也臣而臣之下至輿臺下之極也而其間仰承皆上俯接皆下无一定也故概之曰上下耳上下不特君臣君臣不止父子父子必由于夫婦夫婦則更專于男女也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于氏賨曰有上下之位則必禮以定其體義以制其宜明先王制作益取之于情者也錯朱子則作措吳氏澄曰猶置也按上下不過推君臣父子之類耳故不外乎尊親者近是親疎禮本于自然禮窮則權之于義而禮又起尊卑義由于當然義定則嚴之以禮而義乃行大都一成者錯言乎置无定者錯言乎措云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

言夫婦之道之所關者大夫婦廢而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或息矣故不可不久蓋咸則相感无窮而可久亦咸則相感不已亦必期于能久也故受之恆以象之但男子八八女子七七夫婦之事如何可久而可久者其道也少男少女與長男長女相迭乘長者老而成功者退則少者復起而將來者進正夫婦與夫婦遞代之恆道故以恆者象之恆長男長女之合言自少相合以至于長此夫婦之恆道云

恆者久也

自徑直言之曰恆自古至今无所變動之辭乃不易之理也自積漸言之曰久自後溯前有所經歷之辭乃從交易變易之後而仍然不易之理也聖人釋之爲言其道不可不久而卦无以久名者乃取諸恆以受之得毋别有取義乎而不知恆即久之謂云耳從今言之曰久不知自來即有此不易之道在恆故即久之意云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大壯之義貴其方壯以成事非用壯以終事也苟用壯以終事必專于務進而不知反與不知止也故受之晉以象之大壯上震下乾動以壯其進之勢健以壯其進之力然至于終而用壯不已必有非所進之地與其時而進焉者震進而離乾進而坤陽爲陰而大爲小是晉之象而其義則仍明著其進焉耳故曰晉者進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損而不已則操心危慮患深必能鑒于外之傷懲于乖之失而兢

兢于其不自勝則窮者達睽者和難不至而反失爲得也故曰必益而受之益以象之即所謂生于憂患成于憂戚與憂勞可以興國之義也然則所謂損者外内不以咸相感應而家不可久之象則益之爲益亦謂外内皆感應于咸而道可久之謂爾矣

聚而上者謂之升

崔氏憬曰冥升在上則窮張氏栻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按此承夬而姤而萃言羣小相聚比周而至聚而上則上陵故升而困井革及焉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革更革也變革也即調劑變化之謂近而徵之莫鼎若也自生而熟氣味形臭革而并性亦革矣其物不可枚舉也古人皆煮物于鑊而于鼎乎調鹽梅焉凉也而温毒也而平百沸毒解則腥殖腐朽而

馨香、酸苦辛鹹而旨甘、國家之去積弊、改舊章也亦然、故受之鼎以象之、然鼎革之說古今皆指易代言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器、謂祭器宗器也、祭器如肆師所展、內而廟祧、外而郊壇之器、宗器如天府所藏、列于顧命、陳于春秋之器也、主者、所傳所繼之所屬、主郊廟則主郊廟之器也、長子、天子諸侯曰冢子、大夫士庶曰宗子、與祖爲體、與父爲嗣、而傳所自出之重者也、故曰莫若長子、而受之震以象之、以震爲乾坤之長子故也、然不曰惟長子、而曰莫若者、間有擇貴擇賢擇年擇義、他子或有相若之時、而長子則莫有若之者也、故云然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長子體主器之重、承前人之烈、當革鼎之際、非振奮以大有爲不可、故震以動爲德、然且恐傷于決躁而終于動也、夫震之究也爲健、健乾德也、長子承父而復父之體、宜乎无不可也者、不知乾健之終、且不免于亢、而況乎震、故曰不可以終動、而止之也、德之善止、莫如艮、動之終也、下而上、而艮之止也、上而下、長子終動而少子止之、即冢君有過舉、而有家及側貳宗弼正之義也、故受之艮以象之云、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爲止震之終動、而受之以艮、疑乎艮亦陽卦、而德動、且一陽在上、更似震陽之動、已極于上者、然故特明之曰、艮者止也、止之訣、得矣、然終于止焉、則竟拱手受成于支庶乎、抑使无所作爲也、不知止者、但止其決躁而不使過當、以致蹶等凌節耳、苟得所止、而循序有漸焉、則又何惡于動、而安事終于止也、故受之漸以象之、艮止而終之以善人、則其止之也非无事、艮止而終之以風行、則其止之也非无爲矣、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晉之進也有傷、進而无漸故也、此之進必有所歸者、以其進之有漸也、其進之有所歸也、將何塗之從、而何道之得乎、觀厥刑于妻子之化、爲要矣、故受之歸妹以象之、蓋得其所歸、猶言得所依歸也、婦得賢夫而事之、臣得聖君而事之、皆得其所歸之謂、蓋得其所以下遵御案文是乃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歸本于閨門之意云爾、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朱氏震曰、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又同人之物必歸者、人歸己也、此得所歸者、己歸人也、兩者皆足以致事業之大、自又同人云云至此亦遵御案文夫以賢女歸聖君、又得觀型

之化、則其所以修女順理陰教、以爲內助者、必大有以敦人倫之首、培萬化之原、而至兄弟以御邦、則其必大也固矣、故受之豐以象之、然豐明以動、似不關乎內治者、然然實王假之之象、而又六五爲之主、故以繼歸妹而爲得所歸之之大驗焉、故特申之曰、豐即歸妹之大云、

得其所歸者必大

漸本女歸待男行之卦、故繫于歸之義、然有漸進之德、而不得所歸、則非率何隨、非唱何和、雖有可大之德、而不得其人、大固不可必也、有漸進之德、而未得所歸、則待天之合、是人之求、雖有可大之德、而未得其時、其大猶不可必、既得所歸、不特相匹也、而且有以相成、不特相合也、而更有以相長、舜之二女、周之三母、乃克當之、餘見上、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張氏栻曰入于道則說故有見而說故巽而受之以兌項氏安世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說之坎是爲旅无所容故受之巽以入之然入焉而无與漝乎默感俾各得其分願而獲說心之理義則情疎貌親雖入亦猶之不說也說矣而惟是逢迎諂佞以相說則有說有不說則說亦不可恃也故不特入而得說爲有所容以免于旅必得兌之亨而利于貞者以與衆相容而後得免于旅也故受之兌以象之兌則亨而利于貞亨則說之深貞則說之富斯眞說之感通而得正者故特申明其義曰說云項說非是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入而後說之非入卽得說更非入以求說也情相入則有以中乎人之心言相入則有以固人之意然但不拂逆焉而已未必得其孚感也惟得其亨之通而同然之孚油然自生惟得其貞之正而當然之感暢然自發所謂說之也葢既相入而後得其相說之至也非兌之亨而利貞者不足以當之故受之兌以象之云餘見上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張氏栻曰惟說于道故推而及人說而後散故受之以渙按散乃開釋之謂而非違遠之謂也前此旅无所容由于窮大之失居時則情疎意拂猜嫌疑忌至此入而得說而後漸次以開釋耳設說矣而无以散之不過如所謂愛而知惡憎而知美焉爾已雖有所說究无改于親寡莫容也設未說而散心意不之順適而能得渙之亨也乎又安望其能散也故必說而後散而受之渙以象之大都巽而說說而散卽一例事亦卽一時之事爾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韓氏伯曰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蔡氏清曰節而信之必立爲節制于此上之人當信而守之云云夫渙而仍有節則和而不流周而不比純以至誠相格故要于信而受之中孚以象之孚達于中則由中而發之无不孚也可知入而說說而散而又當于節則中正甚矣所少者外有餘而內不足則僞耳故以孚爲重而孚非由中究未得爲孚之至焉故曰中孚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韓氏伯曰行過乎恭用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項氏安世曰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于陷小過或可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按過之云者言孚之不妨小過乎物也孚而過誠信有餘于所事耳接物而孚過乎物于物雖似乎小過而行之純乎孚也可知其濟也則仍以孚濟之也孚而有濟其意中分內之事焉已爾故云既而受之既濟以象之上經終坎離而下經既濟亦坎離之合也坎離之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經雖將終而生生之道終于不窮爾已

有過物者必濟

以接物言故曰物過物專指孚過乎物也孚本當餘于物者也雖有過焉不爲大故以一貫千萬事之精神經一事一體千萬人之誠懇待一人凡以難處易以久處暫皆過物也而苟惟孚之過則至誠所感无所不通則己有以濟乎物至誠所之无所不應則物自有以濟乎己故曰必濟云爾餘見上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此第一節乾坤剛柔爲提綱以至蒙蘇氏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

憂、朱氏震曰、比得位而衆比之、故樂、師犯難而衆從之、故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也、此乾坤爲一節綱領、剛柔分、則兩而化、剛柔合、則一而神、必乾剛正而坤柔從、而天地始定、于是體乾剛以出治、而坤柔皆從之治焉、剛在上則爲君長、而羣柔有所歸、在下、則爲師率、而羣柔有所統、君則天下之所比、師則天下之所憂、治則歸德于比、而兵寓于民、樂天下之樂、而弭其憂亂、則任功于師、而權授于帥、憂天下之憂、而反于樂、此皆以乾剛主坤柔之義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言君有臨天下之責、義在不待求、而與以各得之分願、是有與而无求也、師則有觀天下之道、謂察治亂、辨興廢、如周官大司馬九伐之灋、義不先人而動、必待求而後應也、求卽各欲正己之謂、若東征西怨之類、見師爲不得已而用之者、然君義在與而无求、而時亦有之者、其于治

之所在、君亦不能无所求、師義在求而无與、而時亦有之者、其于亂之所歸、師亦不能无所與、故皆曰或也、言君師之任雖同、而體統則異、故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也、任氏啓運以師爲教天下之師而以禮无往教爲求而後與、義亦通、因與本卦不符、故不錄、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此言或與或求、皆當慎之于始也、本義屯則震動、故見坎險不行、蒙則坎幽昧而艮光明也、龔氏原曰、不見不足以濟衆、不居不足以爲主、柴氏中行云、在蒙昧之中、雖未有識別、而義理昭著、按所謂屯者、万政治之始、故利建侯而見矣、然宜止之、使各得其所、恐建侯而不安也、而與爲安之、蒙者、理亂之始、險且止而雜甚矣、險者爲亂之人、止者无辜之民、時則紛紜莫辨矣、故曰雜、然當師之任者、必與者之使善惡邪正之不混、然後殲巨魁而寬脅從、師道得

矣、此言比師之爲治也、雖不異、而所以治之者又殊云爾、

震起也艮止也

此第二節、震艮提綱、以至賁、虞氏翻曰、震陽動行、故起、艮陽終止、故止、朱氏震云、陽起于坤而出震、則靜者動、陽止于艮而入坤、則動者靜、夫震起艮止、諸陽皆承乾事矣、帝出乎震、故震爲始、成言乎艮、故艮爲止、不特起止諸陽卦、羣陰之從陽而動靜者、无不以震艮爲起止也、至是震艮之承坎用事也、晝卦始于下、以震爲長生、卦本于中、以坎爲主、故也、起者著之、爲羣卦之領袖也、止者居之、爲羣卦之節制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此承上大過時、无妄災、見起止之不可過、此則謂反其所爲震艮之實、惟順于上而无艮止、或惟順于下而无震起、是但有萃之聚、而无升之來也、以萃之兌反艮在上、升之巽反震在下、而皆乘坤

之順體、萃无止、故聚于上、升无起、故不來于下、則併无起无止之不可矣、然或間于起止過不及之間、少與起止之、而仍以順爲事則謙而止者、其止也輕、艮在坤下、豫而起者、其起也怠、仍无當于震起艮止之用云爾、郭氏雍云、謙輕已、豫怠已、以樂豫、故心怠、項氏安世云、自以爲少、故謙、自以爲多、故豫、少故輕、多故怠、柴氏中行云、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張氏振淵云、萃有聚而向往之義、升有往而不反之義、說皆无當于解、錄之以備採用而已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本義白受采、郭氏雍曰、賁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項氏安世曰、物消曰食、噬者合、則強物消、蓋此二語之義、卽所謂食取其充腹、衣取其蔽體者也、若飫于膏粱、則噬之不能合、而失飲食之正、若競于華美、則目迷五色、而非白然之文、蓋此二語以下、御案文、按此

謂必極其起止之用、而養則去其爲口腹之害者、而養始无失、致必去其過于文飾者、而致始可施也、故取噬嗑之剛柔分與賁之剛柔錯者焉、此震起艮止之得當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

此第三節、以兌見巽伏爲提綱、以至于旅、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何氏楷曰、巽本以陰在下、爲能巽也、彖傳乃爲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兌本以陰在上、爲能說也、彖傳乃爲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蓋終主陽也云爾、按謂兌說著于外、故見、巽入乘于下、故伏、時則上下二陰始用事、陽先坎而陰先兌巽、而兌且先巽者、卦以中爻爲貴、陽先貴陰先賤且少也、有兌之見而起者、始不傷于震之決躁、有巽之伏而止者、乃不礙于艮之甄阻也、

晉晝也

虞氏翻曰、離日在上、故晝也、郭氏雍曰、晉爲朝象、按自剝爛復反之候、人欲盡、天理行、由是乘平旦之氣、養清明之體、以之酧酢萬變、爲天子朝視朝、日中考政、諸侯朝修業命、晝考國職、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庶政、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庶人以下、自明而動、而農工商賈皂隸牧圉、各執其業焉、故晉于義爲進、于時爲晝、乃由靜而動、由止而行、由剝復之後而擴充于泛應曲當、皆在于此云、

咸速也恒久也

蔡氏淵曰、有感則應、故速、常故能久、蔡氏清曰、咸非訓速也、天下之事、无速于感通者、故曰咸速、蓋此承井通困遇言、以无心之感斯能速、則井之通也、宜通之以咸、而咸乃見其速、行心之持斯可久、則困之遇也、宜遇之以恒、而恒乃徵其久、當井而求通、非速則恐其不及、故取于咸、處困而得遇、非久則恐其不常、故取于恆、亦若井而通、其通也亦不能速、困而遇、其遇也亦不能久者然、故云爾、

睽外也家人內也

徐氏幾曰、睽者疏而外也、家人者親而內也、徐氏在漢云、外猶言外之也、非內外之外、以情之親疏爲內外也、蓋解蹇者、以緩之故而入于難、則必睽以違于外、而後知疏不如戚、人合不如天合之咸而可恒、則必返求其咸恒之道于家人之內、而咸恒之道得矣、此以睽承上而以家人歸結于咸恒、二語不平列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朱氏震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衆、有其衆則衆亦歸之、故曰大有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同乎人則人亦同之、故曰同人親也、按自兌見巽伏、陰之自上自下者而極于中、在上之中爲五、乃大有也、衆則得天下之財、在下之中爲二、乃同人也、親則得天下之心、自兌巽至此、極其盛矣、憂順危明、正其時也、蓋有盛極必衰之意云、此二卦正與比師相對、

鼎取新也

自剝而復、主一己之心德言、自革而鼎、主上下之行事言、故既去矣、而精神懈于中道、釐剔廢于半塗、忽不自爲振作焉、則上无所舉錯以施于下、下无所遵循以從于上、惟是隨事補苴、因時苟且、外无大創制以易天下之耳目、內无大訓迪以啟天下之心思、則非國異政、家殊俗、而各自爲私、即上无道揆、下无法守、而皆以廢事、故革不離鼎、而即以取新者繼之、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變則通、通則久也、是取新正乃咸速恒久之道爾、故貴乎鼎以取新云

中孚信也

上小過承革之去故此承鼎之取新言也鼎以取新謂新民也雖于事行乎新之然必極于格心而後為之至非徒以遵奉趨承也而必極于孚孚則若同類之相得同氣之相求而始可以云咸之感也(孚如鳥抱卵之謂故云)然孚不由中雖咸亦不可恆故必于中之孚而孚乃有本且必于中孚而孚乃有終雖中孚之義不過于信而信乃本末始終之一貫也斯可云咸之入人者深而有親之可恆久云爾

離上而坎下也

此第四節以離上坎下提綱以至于夬而語脉則承中孚來以孚之所至必有明以燭之如炎上之離斯足以見其多寡親旅之各殊而中孚之各于當必有誠以通之如潤下之坎斯足以合其多寡親旅之不一而中孚之體于一爾已然自大有同人革鼎諸卦多離明而少坎信故以此易之以而字作側注以歸重于坎也又此亦如上經之終坎離為承上而起下云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此承柔遇剛義而言也謂柔之遇剛果能有漸如女之待男行則依然是陽率陰從入而能止由是而養之以正得頤之下震起而上艮止則陽包乎陰而聖功成此以震艮之交易者結起止之義震艮合皆半離震艮分皆半坎(震之中下坎上半也艮中上坎下半也)故由震艮而及坎離之交易者結上下之義謂至此則成既濟矣既濟則震艮之用定而治道亦成矣聖人之意當陰進之卦則欲其從陽德以歸于正定故于柔遇剛之姤而三致意焉

既濟定也

頤至既濟者頤一變而蠱蠱巽宮卦也蠱變而豐坎宮卦也豐四五易而為既濟坎宮卦也然則由頤及既濟暗結兌艮巽伏義特聖人惡陰長故不明揭歸至既濟雖結離上坎下而仍重坎宮是并比師承乾坤之意亦結入矣故曰定亦謂陰陽各得其一定言下有不容更張移易之意在云

夬決也剛決柔也

此亦遠承姤遇也言柔遇剛而不能如女歸之待男行雖如歸妹之云尚從陽終于无濟而男道窮然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則窮者終歸于有定姤者極而究復成夬也(非如此順項則脉不清非徒序上交也)夬以決為義是言剛之能決柔非柔之能決剛也陽盡曰剝其義漸而辭緩重陽之去也陰盡曰夬其義絕其辭斷快陰之去也夫曰決也欲秉陽德者毋安于優柔毋戀于依違若不可以一毫留一刻待者然故復申之曰剛決柔所以為陰道者警而勗使毋得與陽敵也若口愼毋幸男道之窮而乘陰之得遇云

易經衷要卷十二終

書經衷要卷一

仁和李式穀海颿輯　南海黎應揚全校刊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傳曰若順也稽考云云蔡傳曰粵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按猶言說如考古帝某云也稽考其實也稽古者書成虞世故爲追書之辭一節言勳二節言德一節言勳之放而推言其所自二節言德之明而遞言其所及而皆終言功化也欽明云云勳之由于德也被四表格上下勳之所以放即德之所爲俊也故二節即以

俊德承之協和時雍德之所以明即勳之所爲放也勳本于德放即明其德于天下之同然德極于勳明即放其勳于一己之當盡放即明德之大效明即放勳之極功也餘見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堯胡氏(安國)云古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也盖史以紀實非臣稱君前之比史告萬世非書名不足以顯揚其美故也下書舜禹義同放勳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時即以此爲堯號謂稽古帝堯即世所稱爲放勳者云爾按欽從欠敬而不自滿足之謂明貫道洞達之稱文順理而成章之目思謚法所謂謀慮不愆之意也呂氏(祖謙)曰散在外則爲文欽明之發見也蘊在內則爲思欽明之潛蓄也文思表裏之謂是以安安無所勉強蓋從容之至安而又安自然之極也允信克能若人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又按允協乎同然之意克堪于同任之名也允而居之以恭謙以受益于己克而出之以讓遜以推美于人也此或一義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夫光即成功之照耀顯赫者耳四表九州四面以外也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遙爲取法仰承以自立于天地者皆其光之所被也格即光之所至也天成即格于上地平即格于下與蟠際之義同惟其成功之光被極于六合(四表上下故云)故不止曰功而曰勳勳有煥乎之義不止曰成而曰放放即巍然之義也舊鄭氏以稽爲同古爲天雖本逸周書古爲天之說不知彼謂天則最古非名天爲古也疏又引古帝命武湯爲天不知彼亦謂古時上帝云爾傳訓爲順考古道

而行之亦非堯爲開天之聖創多于述豈後世繼體守文之主順考古道而行者比哉至以放勳爲堯名蘇氏(軾)所云以類求之則臯陶爲名允迪乎是已安安舊註訓晏云寬容覆載謂之晏晏與上文欽明文思義不相承亦非也

欽明文思安安

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蔡傳欽恭敬明通明文文章思思意安安無所勉強也考孔氏(頴達)曰心意恒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云云朱子云敬是徹上徹下功夫又云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理密察粲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安安止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本于自然不勉強也金氏(履祥)謂欽明已足盡聖人之德又曰文思兼語其用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云云按欽貺體用由體達

用明徹表裏，由表見裏，文則欽明之內而外也，故主發見，思則欽明之用而體也，故主沉潛，安安則于層層歷歷而見其無不出于自然，卽所謂不動而敬，不見而章，不勞而成，不慮而知云也，

允恭克讓

傳曰，允信，克能也，而呂氏〔柟〕曰，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之同也，按自來先儒皆以恭讓爲二，而允克爲信能，而呂氏云然者，非有異也，卽上欽明文思安安者，敬以君之，而誠然于其體，遜以出之，而毅然于其用，故云德之積，與德之才，非截然分而爲四也，允恭以處己，克讓以接人，餘見上，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傳曰，光，充，格，至，蔡傳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考呂氏〔大臨〕曰，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按鄭氏〔元〕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云云，固以四海外爲四表，傳曰，光，充，名聞，充溢四外，是以光爲名聞，與中庸聲名施及蠻貊之意合，又月令疏引考靈曜注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卤秋東，皆薄四表而止，謂天地之勢，四邊有水，故以外此爲表，考其時，東暘谷西昧谷，南南交北幽都，過此以外，卽四表也，渠搜來賓，僬僥來貢，交趾日表，寒門銅柱，皆在四表之外，此光被之實也，上下之格，平成是已，而景星曜，甘露降，朱草生，嘉禾孳，醴泉涌等一切瑞徵，雖儒者所不道，亦未嘗非格于上下之一端也，

克明俊德

傳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而蔡傳則俊訓大，按鄭氏〔元〕以俊兼賢才言，然與上義不相承，而于明字及下親九族意，亦不貫，大學引之作峻，峻乃峻極于天之意，是高大也，勳本于德，勳之放本于德之峻，被四表，格上下，峻何如之，勳之所至，皆其德之所及也，故云峻德，峻德亦人人所同也，而惟帝堯克明之，明有貫通義，原流洞徹，有顯著義，體用光明，克則惟精克以見其幾，惟一足以致其決，但在性安之聖，乃自勝于不覺爾已，若曰賢才之俊德也，明則灼知之而昭顯之，可通也，下文以親九族，非必以賢才之俊親之也，故以峻極之義爲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傳曰，以睦高祖，元孫之親，蔡傳云，睦，親而和也，按夏侯歐陽等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兼異姓言之，然由近及遠，自宜以一本九族爲合，葢古婚姻之親，不先同姓故也，〔然義可兼用〕以親云者，卽以克明之俊德，親之親之，以德，則愛而不溺，近而不狎，以所同得者親之，而藹然于一本之共敦，以所各得者親之，而秩然于各服之有等，所以能致其和，敬曰睦也，既睦者，不但九族睦于我，而族與族自相睦，凡以化于以德之親故也，考堯爲高辛十世孫，其族必蕃，母族陳豐，妻族富宜，不聞達者，而兄摯荒淫，子朱慢傲，其親睦亦非易易，而此日既睦，則其化神矣，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傳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昭，亦明也，按平，鄭訓辨，不若蔡傳訓均之爲合，所以齊其不齊者，而進之于大同，章，條理之也，所以不一其一者，而等之于各當，百姓，蔡傳畿內民庶也，考古因生以賜姓，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則民庶之不得姓也固矣，禹貢曰，錫土姓，知堯時民庶不皆有姓，安得稱民庶爲百姓也，其曰百官，近之，疏云，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然實指各有土之君長，以皆得姓于上世，而皆有邦，故其昭明，可以協和至萬

邦也昭明者自爲昭著而修明之昭著謂德以治己修明謂德以治人皆化于帝堯俊德之克明故也此謂明俊德以及天下之君焉耳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傳曰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蔡傳云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按協以德相合和以德相濟凡百得姓者皆有邦故百姓昭明協和乃遍萬邦也黎民卽萬邦之民民曰黎者頒白黃耇閱歷既深情慾又淡且受化久惟少壯者知識開而嗜慾重意氣盛而閱歷少受化又淺故黎民而變則天下無不變者矣時謂一時亦謂同時不必訓是雍太和充滿之象變洗心革面後先會如異世而又若自爲至此者然蓋天下承帝摯之弊故至是而言變曰於者驚喜神旺之辭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傳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蔡傳云乃者繼事之辭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氣按乃者愼重之辭天象乃治天下最要事豈容待格上下變時雍之後始命之而曰繼事之辭乎堯承摯後卽位首先命官修職矣特記者以德重于事故先總言之而此詳紀其事實也羲和之命極重故矜愼而出之曰乃命也羲和爲重黎之後本楚語觀射父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典之之說則羲和是重黎之後固矣然高辛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而此下兼東西而不止南北且旬亦言明都北亦言星辰不以南北分天地是羲和雖重黎之後所命已稍變于重黎之世職矣羲說文气也和順也是羲司陽之出而和司陰之順以下文仲叔例之則此當是羲伯和伯也欽若使敬以承天也人君體天出治重在法天故以欽若勗之歷象日月星辰者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像歷家首及于日蓋由日行黃道行有恆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恆度故先測太陽而後及諸曜是日行爲諸曜之本也次及于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于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餘閏生焉又次及于星星以二十八宿爲經所以定諸曜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于星也所謂月離離于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曜之行循于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于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是故以歷象日月星辰爲作歷之綱綱既定而後歷可成其曰欽若實古聖敬天之至意也

日月以紀日云云至此本衙案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昊天者推有形之天卽日月星辰之謂也而歷以若其數之行象以若其像之著歷卽推步象卽占候不欽則象之者無以致其詳審歷之者無以極其精密且非所以承天及體君以若天之至意也故以欽勗之先日次月次星次辰者天載無聲臭惟是數者示人取法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每月朔逐及日而與日會是日爲主而月與爲參互也星謂二十八宿辰謂十二次日月所經遲速進退以星爲度以辰爲會故星又爲日躔而辰又爲月次故也餘見上

欽若昊天

蔡傳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按以天之體無所不備天之用無所不周故曰昊也而法其體循其用曰若欽者卑以承尊之恪恭愼重而不自滿足之名也人君法天爲治其無形之欽若君自矢之其有形之欽若則命司天者共矢之也云爾

敬授人時

傳曰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蔡傳云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按授人時非義和若昊天而即敬以授人也既歷而象之天子于是朝于南郊奉天時以頒朔于邦國于畿內則亦藏于太廟每月告朔而授之曰授人時非謂授以人時乃授人以天時也時固以耕穫爲大然曰人則所包者廣凡自朝廷朝宗覲遇宗廟禴禘烝嘗邦國蒐苗獮巡以及民間飲射讀法百工之分時而理者皆是故以人賅之天生民而樹之君故君以民爲貴授時所以承天而生民也故敬欽主心敬主事盇主一無適于天人之際云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義仲治東方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日出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可知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蔡傳比下四節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考地理今程云嵎夷今朝鮮地在青州界外薛氏季宣謂海嵎諸夷今登州于氏欽齊乘又指爲寧海州皆非是義仲所居次之名盇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在嵎夷曰宅也賓禮接之如賓張氏衎守云言作歷晦朔弦望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是也日出方出之日蔡氏所謂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朱子曰平秩東作止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日中者春分晝夜皆五十刻按卽當南北之中分星鳥鶉火金氏履祥云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星爲星鳥末爲鶉首巳爲鶉尾是也析分散也謂東作時丁壯出舍老弱居守饋食故曰析孳滋生滋生以尾故曰孳尾宅東賓日占諸晝也平秩東作正民時也星鳥正春昏驗諸夜也民析承平秩東作鳥獸承以殷仲春是下正地理上正天時中正民事旁正物生而皆于歲首基始也先東方春時則堯時爲建寅可知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

上總命之故此云分命義氏司陽故職春夏仲叔疑古副貳之稱如太之有少大之有小也宅則居有定所之名占驗必周歲而四時之出日方準與晝寓不同故曰宅然又非四方岳牧之比況嵎夷非泰岱所在故鄭氏卽四岳之說非也後漢書東夷傳贊云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知卽元菟樂浪等九夷之地也又後漢東夷傳云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其國東有大穴號隧神意古所宅當在是故曰谷也暘爲陽氣溫暖之名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寅賓出日謂測日影于春分之朝而行朝日之禮必先時而禮以候之故曰迎賓乃擯鬼神之擯所謂以禮導之也平秩均勻次序

之謂自春分而退算之則孟春之節候詳自春分而進算之則季春之節候定則前此驚蟄雨水農當何作後此清明穀雨農當何作無早晚之差池日平無後先之逆倒曰秩東作猶言盛氣在東時之所作也星鳥者朱子謂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曰鳥是也殷中也仲春正則前後皆得其正故以春分殷仲春即以仲春殷孟季也而以星鳥殷之張氏(衡)渾儀注云春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出卯入酉故以此殷仲春也

日中星鳥

鄭氏(伯熊)云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位各以時見于南方仲春星火在東鳥在南昴在西虛在北仲夏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仲冬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云云蓋古者玉衡之器以玉爲管橫設之以二端對南北自南面北望之則北極正對管之北端自北面南望之則昏時某星正直管之南端在正午之地故謂之中星春分昏中之星疏云在張張即鳥之嗉也然秦氏(蕙田)云唐虞時春分時日當在胃末昴初故初昏則七星中此不言七星而言鳥不言星而言次鶉首初柳七度終張十四度次廣星狹猶夏至之言大火欲使陽有餘陰不足故也餘見前

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言春時不言東方也自九月後民皆入室百工休春則民就廬舍工就官府老弱處丁壯出婦女處男子出故云析即東夷之民多析居亦以春氣勝四時常如春故也以盛德在木順木氣之疏達而支分條別也孳生以尾鳥獸同然非果以尾孳也孳生則尾相接故云然乃望而知之之辭也此順木氣之發生而滋育蕃衍也餘見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傳曰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南方按承上命羲仲而言之其司陽氣而正地理測天時定人事與驗民物同而南夏異故復即上命而更表其端緒曰申命也南交地理今釋云今安南國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則交阯之附在中國也其來舊矣明都者明對幽言南方卑下濕熱蒸鬱無可穴居皆就高爽處爲都會也又屬火方故曰明都南訛訛變化也草木垂華鳥獸長養皆更形易貌故曰訛即指小滿芒種小暑大暑之節候也敬致即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蔡傳云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但此止屬夏至耳以測影專以定歲實冬至則景長而淡時地上游氣甚大且朔方多陰雪其測也難故堯時專用夏至致日敬猶寅也日永晝長六十刻時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星火者時日在七星故昏星中星大火次也朱子曰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大火初氐二度終尾六度不據一星言仲夏仲冬言正者當嚮明及北辰帝座故廣大言之因者依托之意謂夏時溽暑惟倚長林豐蔚山阿曲水以居故云因也傳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未是蔡傳析而又析亦少切合希革傳謂羽毛希少改易按當是毛希見革也希稀同疏也然改革意亦通俗有換夏毛之說餘倣前節

平秩南訛

傳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秩南方化育之事、而史記索隱作南爲、蔡傳云爲所當爲之事、信如其說、則何不可言東訛西訛、而獨于南言訛也、平秩同前、南僞東義、餘見上、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孔氏穎達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星、舉中、則七星可知、王氏與天曰、以朱子前說推之、自仲春至仲夏、滿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嚮西而星火正見南方、下星虛星昴亦然、日永者、夏至日行去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十五度、故日出至日入極六十刻而最永也、前此漸進、後此漸退、至極南之中、故以正仲夏也、餘見上、

厥民因鳥獸希革

蔡傳以析而又析爲因、不過謂因其析而析之、按又析、非因義也、因之之訓依確不可易、夏日可畏、非托于庇蔭不可以居、故不容不有所依倚而曰因也、鳥獸立夏後、毳毛皆落、故稀疏而見皮革、說文無希字、希卽稀也、若竟曰、革爲更革、則秋而冬、何常不更易、而獨夏云革乎、餘見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掌秋天之政也、按和與義、分掌陰陽、和與義對、故其命也不與義同而曰分西、鄭氏元云、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據其說、則隴西之山也、按西不言地者、西不同東之近海、有所止、故不爲限之辭也、黃氏元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祀于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是也、昧谷者、蔡傳云、以日所入而名、按日經天而地勢圜周、焉有日入之谷、然昧谷固當有其地在也、徐氏廣云、昧谷一作柳谷、又曰柳穀、漢書郊祀志張晏注、又作蒙曰蒙也、考柳穀指華山、太近、濛谷在地下、太遠、柳城今嘉峪關外、然非谷也、惟今四川西打箭爐之楊柳深坑、西二百里之東俄囉、進溝約四十里、大山路絕、深林容菁、並無人烟、冬春大雪、曰坑曰溝、則古所謂谷也、其地多烟瘴、亦有風沙冰雪、常飛所稱昧谷得毋指是、餞日、卽行夕日禮、未納而先俟其納、待納而後已、若送行然、故曰餞、亦識其入之影也、成、遂也、收成節候、前處小暑白露、後寒露霜降也、宵、夜也、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在元枵之次、潘氏士遴曰、春中星全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

之爲龍虎元武可知、夏特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元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然宿度狹于方次、欲秋冬之陰不足于陽也、夷、傳云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蔡傳謂暑退而人氣平也、按平乃秋氣淸爽、民喜平原曠野、築場圃、治道路、就平地也、毨、傳曰理也、毛更生整理也、蓋鮮潔之貌、然說文訓選、言毛盛可選取爲器用、一于物言、一于人言、義可兼通、餘倣首節、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秋冬屬陰、和氏司陰、順與義氏分掌、故命言分、宅止言西、不同于東之嵎夷者、梅氏鷟言、今西人多精于歷、蓋唐虞聲教四訖、和仲奉帝命測驗、可西則更西、云云、則西乃無限之辭、按下曰昧谷、非無其地也、上古之世、所謂昧谷者、荒凉無人之區、或未有君長其

地故莫得其國名爾已昧谷鄭實作柳谷考論衡云日出扶桑莫入細柳其柳爲聚義也爾雅日所入爲大蒙其蒙爲閉意郎昧之說淮南日薄虞淵是爲黃昏淪于蒙谷是爲定昏然餞日者不能至定昏時日所入之地也約今西界外溝坑地爲確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申氏詩云納日在酉時酉位按固然然人見爲日之夕在日固仍行于天非有受而納之者此曰納承昧谷言自人望之若昧谷之受日人者然故曰納餞鄭氏元謂秋分夕月意古夕月必有祭禮以候日往故云餞馬氏曰餞滅也滅猶沒也未確今西域回疆每日落猶有鼓吹送日禮疑卽古寅餞之遺西成謂西方氣至萬寳告成也餘見前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消也謂陽氣消也然至亥而陽消猶不足以分夜也故必曰宵中時晝夜平分故宵之中爲子之正刻也此時驗星中則眞中位矣疏云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云云按此曰宵中則夜半也遲于初昏矣且堯時秋分日在房不在角亢是初昏時本已在虛宵中猶在虛故也秋御案云云爲說餘見前

厥民夷鳥獸毛毨

既收穫畢田野皆曠然平遠故于民居云夷也毨謂鮮好于仲秋前言生毨謂選取于仲秋後言用義不背也餘見前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皆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可知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蔡傳朔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淪于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云云按朔方之朔疏引舍人說曰盡也北方萬物盡故曰朔幽都者極北則陽光所不至嚴寒之地民皆穴地以蔽風寒故曰幽都卽幽州黃帝時曰幽陵今順天府地然今極北俄囉斯外之寒門向有唐堯時銅柱知幽都之所及者遠矣朔易者朔謂物則死而復蘇歲則終而更始蓋冬至陰極而陽生故也平在者謂平秩者在此云爾以冬令積而不用故所平秩者止在乎此卽冬至以前之小大雪爲陰死冬至以後之小大寒爲陽生也日短者冬至日出辰初一刻日入申正四刻時日行去黑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十五度晝止四

十刻故極短昴七星占十一度二名旄頭與參連體在大梁之次以星適當昏中故以星言說見星虛隩傳曰室而鄭氏元訓內馬氏融訓暖義皆通然實土室也古稱居民之官曰司空空當讀窨古冬時民皆居隩之證氄毛馬云溫柔貌正義云附肉細毛據此當卽今所云茸毛耳乃豪羽之護根毛耎毳而溫者也餘見上

平在朔易

在傳訓察時則萬物退藏故需乎察而曰在平則兼秩言矣朔指物易指數亦言其朔易之節候也餘見上

日短星昴以殷仲冬

考夏小正十有一月日在虛虛元枵也元枵西沒則大梁值南夏去唐不遠故小正之中星與堯典合朱子謂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不知日月起于牽牛特周時之星象耳日短鄭氏元謂四十五刻

馬氏融謂四十刻、而投時歷乃云、冬至晝止三十八刻者、蓋地勢有南北之異故耳、據中土言之、以四十刻爲極短也、餘見上

厥民隩鳥獸氄毛

考說文𨸏部云、隩水隈厓、釋文于澳云、亦作奧、又本作隩、然則隩本通奧、故傳曰室、即室西南隅之奧、蓋即月令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云、特古多穴居、故字從𨸏耳、與水厓之隩異也、氄毛、說文作𣯚、髦曰毛盛也、毛羽長而復有茸毳者、護于下、故曰盛、其茸柔細而密、故曰氄、夏之希革、正落去此氄而希耳、餘見前

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傳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期、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云云、按咨亦謀事之辭、四人各于一方驗一時、一時不能成歲、必四時合而歲氣全、歲功備、故必四人合爲參考、而四時始無差悞也、夫是以羲必暨和焉、陽倡則陰從、陽先則陰後、故暨和者義、此羲和皆概仲叔而言、然每一時皆不及九十日足、而日行實三百六十有五度、而又四分度之一、每度一日、直至三百六旬、又第六日而始周、合四時而有餘日、所謂氣有盈、朔有虛也、于是積有餘以置閏月、每期止截三百五十四日而四時適周、太歲與歲星相復會、故云成歲也、定者、裁有餘使氣無盈、補不足使朔無虛、而四時之節候、不至移易于他時之月、春始正、夏始五、秋始七、冬始十、日定也、成、謂歲氣備、歲事遂也、釐治之得理之名、績功、有可終之謂熙、爾雅曰、興、廣韻曰、和、歲成則事可循序而興、時定則功得當可而和、故曰熙、似較廣義爲勝、而廣義亦兼之已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積咸熙

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耳、日每日周天一度、止得三百六旬又五日零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約四分日之一、止三時耳、而曰又六日者、此三時已在三百六旬之又第六日故也、閏月定四時、算法備詳蔡傳、而曰以者、閏法本不一定、上準斗杓所指二次之間、而擇無中氣之月置之、雖古歷不論何月、皆歸餘于終、似乎無可言以者、不知歸餘于終、止以示天下之庸愚、法貴簡易、使易遵循、而作歷者、仍當詳求而愼考也、或置于去年、或置于來年、以歲氣早晚爲通變、故曰以四時、運移準與太歲歲星相會、故曰成、百官皆寅亮天工、故百工云者、凡百亮天工者云爾、允者、歷不差、則可信以成歲者、釐百工、如後世月令令百官之謂、庶績推廣言之、不止作訛成易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朞、期也、如常會之定約、然日行周天、日不及天一度、周天竟遍行三百六十五度餘、而又與去年所起行之度會、故如期而云朞三百又六旬又六日者、以第五日零之三時、即第六日故也、考自來歲實之強、莫過于漢之三統歷、每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又一分奇、後此爲增損、至明史所載回回法、西人第谷所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奇、則最弱矣、然則自明溯漢、其強已然、自漢溯唐、不更強乎、其不幾乎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之足數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每年當三百六旬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陳氏（師凱）曰，九百四十分者，歷家頜設一日細數也，二百三十五者，卽四分日之數，此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胡氏（方平）曰，此以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分，每分計四十九分四氂七毫三絲六忽八秒，十九分內中取七分，總爲三百四十六分三氂一毫五絲七忽六秒，此月行一日不及天與日常度之餘分也，故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爲二十九日者十二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卽爲四百九十九分者十二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陳氏（師凱）云，以九百四十爲一日之法，而除五千九百八十八，得六箇九百四十爲六日也，而不盡三百四十八，黃氏（端節）云，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故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盖有全日三百四十八，幷餘分之積得六日耳，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陳氏（師凱）云，卽上除不盡之數，計四時令三十四分三分分之二，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月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以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爲氣盈也，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胡氏（方平）云，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于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也，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乃立閏法，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之八百二十七，黃氏（端節）曰，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

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爲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胡氏（方平）曰，三歲則積氣朔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也，五歲再閏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故如上數，但五歲內無再閏，而易云然，以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在五歲者，舉成數也，在六歲內者，舉本數也，由是積十九年七閏爲一章，此閏月定時成歲之大畧也，餘見上

允釐百工庶績咸熈

釐爲理治之義，上按歲時以貫于下，下循歲時以應于上，而皆無參錯，故曰允釐，如後世時初懸象魏，月吉讀邦法，月朔班令教，及旬終正日成，月終考月要，歲終考歲會，皆允釐之法也，庶績廣言凡庶民之績，不特百工也，餘見上

咨四岳

傳曰，四岳，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按鄭氏（元）謂四岳爲四時之官，主方岳之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然入爲天子之卿，出爲諸侯之長，故鄭又云，堯分陰陽爲四時，命羲氏和氏仲叔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然未合也，羲和仲叔所宅之暘谷昧谷明都幽都，皆不當岱宗等方岳之地一也，方岳旣爲方伯，安能朝夕在朝，備天子顧問二也，此四岳當是在朝之臣，周時周召分陝主外諸侯，時諸侯三千，故二人，堯時諸侯萬國，故四人各分主一岳，曰四岳，皆姜姓，後封申呂齊許者，確也，咨訪問于善之謂，不詳其人而廣詢之曰訪，不知其人而質叩之曰問，咨必四岳者，古者貢士，皆于方岳，而主四面之方岳者所職故也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傳曰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按頑與嚚傲聚各適其適不諧極矣況與聰明克讓者豈有合乎其不諧又甚焉而舜克諧之其克諧也則惟孝道之是以故諧之也非阿諛以曲從彌逢以揣合而實以無形之感不戒之孚而喻親于道焉者夫是以使頑嚚與傲皆烝烝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干犯時雍之治云爾烝烝爾雅云作也註物興作之謂然則烝烝者一言自進一言自與乂自治之謂如芟刈其惡樹艾其善然然此後猶不免捐階謀葢諸事時未竟爲底豫也故不格姦但不干犯帝治云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傳曰降下也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嬀水之內使行婦道于虞氏歎舜能修已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蔡傳二女皇娥女英也此言堯將試舜之意葢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于此尤切釐理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水北曰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葢兩水合流之內也按孔氏穎達云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河舜居其旁地理今釋云在今蒲州界自來皆不以汭爲水名然水經注云歷山有舜井嬀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異源同歸渾流南入于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南有嬀汭二水皆南注大河與水經注合然汭本訓北訓內又小水入大水之名後人見嬀水北有小水入嬀遂名然則于經止曰嬀北水內耳自帝所而嫁匹夫家曰降傳所云以義理下二女之心者非是釐經治禮儀以遣之也嬪者婦嫁三月內有賓道故曰嬪葢試其修齊之內德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傳曰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華謂文德言其光華重合于堯俱聖明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元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按此記舜德之盛見受禪之本也華者盛德之光輝聖人存主之神不可見故于其華之發見言之先後復見曰重後合于前曰協自下先見舜德者言之若復有一堯之德者然曰重華及既登庸而乃見爲如一人也曰協于帝此贊舜德之綱也濬哲云云實數其德之可共見者朱子曰細分是八德合而言之止四事葢謂濬哲深遂之哲不浮淺者文明章理之明不炫燿者溫恭和厚之恭不嚴厲者允塞信實之塞不虛爲者王氏炎曰濬哲存于內發于外則爲文明溫恭形于外根于內則爲塞實是也元德又總溯四者之源本也幽微精妙曰元葢其得于心而不可以言語形容者非幽潛潛行之謂王氏肯堂謂程子以乾之初二爲舜之側微耕漁時德在幽潛云云非是陳氏櫟謂本于幽潛未見言之曰元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日章同意是也此非竟以潛而未見爲元也升聞者臣曰師錫帝曰予聞是也命以位卽下愼與百揆四岳等位正所以歷試諸艱者非卽帝位也

重華協于帝

考書序史記五帝本紀及離騷大戴皆以重華爲舜名然非也辨見放勳下所引蘇氏軾說程子曰盛德光華與堯相襲宜協于帝

位言以聖繼聖宜于天下也云云如其說則帝指帝位然實當指帝堯言王氏肯堂云不二曰協與重華之義合以帝堯之光被也故云華而稱協帝之光被者爲重華分兩代而言之曰重合一德而言之曰協云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于四方五教能從而無違命按此試之以敎爲民之事而命以司徒之位也五典乃萬世通行之常道一定而不變者故曰典也蔡傳取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說較確徽馬氏訓善王氏訓美其義自通又徽三糾纆據此亦比而合之之義是典如經徽如綸葢美善其五常相接之禮爾已順從也由身率先之故克無違教焉耳

愼徽五典

徽五典之必于愼者四方之風俗文質不同其情性又嚴和不詩其損益或有未適宜卽各有偏倚之敝故必隨人隨地以致其詳審曰愼云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按百揆總百官之相故蔡傳謂猶周之冢宰百司之事咸資裁度故曰百揆倡率有道斟酌精詳故凡百所揆度者皆隨時而以次成賓鄭氏元讀作儐謂爲上儐然此槪謂諸侯之來我爲主而賓之也四方諸侯各從其方來故云四門以溫恭者接之禮以作之敬而以允塞者洽其情以致之和和敬曰穆由也從以禮文之淺淺而情意之區區故本深遠之義而云穆穆也其人美四岳之官此內試以百官外試以萬邦之事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傳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合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按鄭馬皆以麓爲山足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考顏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大麓卽此上有堯祠俗呼宣務山本名嶁山據此是確有其地北齊人尙知之夫大麓果爲大錄萬幾不與宅百揆復乎況麓與錄不相通而字畫又不容混者則允宜以山足爲確朱子語類又以爲恐山虞之官夫旣宅百揆之尊位何復降爲山虞也是以洪水之故使百揆親相度之以授敷刊之機宜故納大麓也大麓者非必山大也山足之林自大耳烈風迷耳雷迷心雨迷目常情也而舜之神自淸天自定視不淆其明聽不亂其聰心思不振其睿智曰勿迷葢仍相度精詳指畫周析而斟酌盡善故云然耳上皆命以位之事大麓之相視洪水當是代堯親行者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傳曰在察也璿美玉機衡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按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其制可以旋轉列日月星辰幷十二辰黃赤白等道于其上幷及行之度數以璿飾之旋而用之故名曰璇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亦以玉爲之貫于璣中可以東西轉運南北低昂下端從管中璣以視日月星辰所在横而設之故名曰衡蔡氏邕曰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以窺星宿是也皆

以王爲之貴其堅貞不變動也後世以銅爲之不生衣卽易消磨不及璿玉之經久矣在之言察謂詳察其所在也其遲速順逆朓朒及會合進退益久則歲差自堯初歷象日月星辰以後至此百年歲差已一度有餘故必更察之爲重整以齊之也齊者使璣衡與天之七政齊也器久則弊歲久則差恐二者之不齊也而使齊之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也七政者政事所主以取正也日月五星各爲陰陽五行之所主以取正而不相假易故曰七政其七則日太陽曰太陰木歲星火熒惑金太白水辰星土鎭星不言經星者二十八宿卽麗于鎭星天故也渾天儀者乃後世倣此而爲之制非虞世物也故不贅此與堯初政首命羲和之意同卽協帝之一端也

肆類于上帝

傳曰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按肆承上文言齊七政已卽類上帝類者類于正祭之名類上帝則禮當與郊類矣全倣冬至正郊圜邱之禮可知馬氏融以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尊者夫天止一帝而已惟天在上上之帝豈有五六哉必曰太一紫微者謂北極耀魄寶以別于威靈仰等五帝耳其說非也又類者郊祀上帝之正禮惟天子得行之舜時人臣也[illegible]天子事曰攝而不曰主于天子祭曰類而不曰正也此亦類之一義也後說可兼用

禋于六宗

傳曰精意以享之謂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按禋鄭氏玄曰禋也取其氣升以六神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然司中司命皆星也馬氏融說卽傳所取而以六宗爲天地四時則天與帝複地與下山川重王曰潔祀卽精意之謂而六宗卽傳所云者是也其曰幽雩皆稱宗與此所稱六宗合餘不曰宗者祭法稱名與古或異然以此六祀宜確也禋則鄭言其禮馬王言其義其說本通六宗據祭法蘇氏軾謂祭法所叙舜典之章句義疏朱子謂如此則次序皆順是也亦遵御案所取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之聖賢皆祭之按孔氏穎達云舉邱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然邱林墳衍當與山川同地祭而該于山川之內矣不應別邱陵墳衍于地而目爲羣神也羣神宜專主人鬼之凡有功德于民者

望者不至山川而遥祭于其國之名徧史記作辯次其等秩而普及之與上禋六宗爲天地人爲畢舉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傳曰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于諸侯與之正始按堯命舜攝亦必布告天下諸侯來會于天子之所使知攝也故祭告已卽可行輯瑞禮五瑞卽桓信躬蒲穀五等之瑞耳瑞從端卽五玉之端之刻斜銳與瑁相合處輯以合之以驗其無僞否也非祥瑞之瑞既月者盡此一月而徧輯之不稽時日以妨諸侯之事月三旬而盡九州三日餘而一州盡輯既一月而可畢矣輯端非止一合其瑞而已卽朝其人而訪利病考得失察賢否而與爲整頓故日覲四岳羣牧也每一州覲則一州之牧師之而所屬之

一岳主之故言岳牧而諸侯統之矣時必人人特見以致詳審不
眾煩而旅見也故曰覲覲言僅專朝之辭覲已而始班瑞使歸各
治其職正始者舜與諸侯相從事自此始非已自為君與天下諸
侯更始也覲言岳牧者岳牧有考察之責故覲時必使共之總其
屬也班瑞必人人自授之故言羣后紀其實也一說不以亟見為
數不以後至為慢非是分岳分牧豈暇亟見徵朝徵會豈容後至
也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傳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
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
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合四
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
皆均同修吉凶軍賓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
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羔大夫雁一死士雉生死
所以為贄以見之器謂圭璧卒終復還也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
帛生死則否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巡守四岳然後歸告
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按正月肆覲二月出巡
必非本年遠至諸侯方歸國而即使來方岳下乎二月巡守正月
即當啟行可盡此三月之三旬為稽考一岳諸侯之事不能合啟
行歸告之日于三旬內也既月之後斷不能二月巡守矣此蓋言
巡守之歲也言歲者據寅建也春先東帝出乎震之義也柴望者
告止且使天地明神共監之肆則大也盡東岳下畢覲之也蔡傳
移五玉等九字于肆覲東后下甚確五玉即輯五瑞也三帛見上
又鄭氏元謂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
白繒義亦通蓋五玉以輯真偽非贄也三帛乃其贄焉耳亦可兼用二
生一死者諸侯所從之卿大夫士考察詢訪時亦得以職司備顧
問故亦許其通贄也協時月正日考天時也律乃準天時而生度
量衡者耳蓋陰陽準四時十二管準十二月旋相宮為六十準六
十日而其長短即度多寡即量輕重即衡五禮曰修恐于人情有
未宜土俗有未洽故與為損益之曰修如劉侍講云同也蓋使器
各如其禮以便用耳卒事畢乃復朱子曰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為
復也然言復贄者固非即言復至畿內而再出者亦非也東巡畢

即南行耳如岱禮者亦舉祀亦覲后亦一正朔等事此聖人大一
統之治而維持封建之法也歸格四岳巡畢而歸至畿內也鄭謂
每一岳歸者非是蓋塗行日不給也藝祖馬氏融以為禰廟傳曰
即文祖王制祖禰並言程子謂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然禰
不可以混藝而藝又不可以為文考藝祖樹藝之祖乃神農廟以
堯先出自神農故神農為藝祖猶伏羲畫卦之為文祖也

岱山地理今釋云在今山東泰安府北五里也南岳周禮作衡山山海經作峋嶁山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按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西岳禹貢作大華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也北岳禹貢作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縣南二十里按直隸正定府界

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柴鄭作祡云燎也說文祡燒柴樊燎以祭天神蓋積柴實牲燔燎
升煙祭天神禮與山川無涉人君代天出治即巡守亦代天之事

也故至所巡守之處即祭以告天必曰柴者亦貴氣臭之義惟升煙可上達望合遠近秩別尊卑使方岳內山川之神畢至而監臨之明無私也故祭已即覲后曰肆也覲者逐一見之以詳致其考察也后者與帝皆君稱但諸侯守土故被后土之稱以別于則天之稱帝云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時月日之必須于協正者時歷象璣衡皆出于羲和所授並有不齊然分封有先後各守前代之制三正並建（後忌棄三正可證也）而四時之四立分至十二月之節候及大小盡不容不相合也故與協之所謂日者苟惟是甲乙至壬癸而已六十日而一週豈容不正而地勢有高下遠近即日之出入有早晚分刻不齊而圭影之長短亦異故非與訂正之不可律兼呂言律更不可不同也不同則淫樂

慢聲從此滋而人心風俗由此壞故必同之同之者同其管之長短厚薄高下清濁上下相生之法損益相得之宜由是準律之長短爲度多寡爲量輕重爲衡刻之以玉鑄之以金律度則皆有金玉而量以銅衡以金律在司樂責之士度在司空責之工量在倉廩責之農衡在司市責之商賈同之所以正德厚生利用也

律 蔡氏曰五聲之本生于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鳴云云陳氏師凱曰律呂原本云黃鍾九寸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太蔟八寸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二毫四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鍾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鍾四寸六分六釐此大較也

度 漢律歷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別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張于丈信于引此大畧也

量 律歷志云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于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者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升者登合之量斗者聚升之量斛者角斗之量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此大畧也

衡 即五權也權其錘而衡其取平之之橫幹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故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物繇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此其大畧也而其取平于衡所謂權與物均而生衡也

同律度量衡

凡度量衡一準于律律不同則度量衡雖日較之皆不同故以同律爲重律同則餘皆可同河圖括地象云青州角徵會梁州商徵接兖豫宮徵交雍冀商羽合據此則五行各方既有所偏而宅于律者即不免各有所倚矣故宜有以同之律不同亂于樂之貞淫

矣度不同亂于宮室車旗等之品秩矣量不同亂于倉庾賦稅之出入等節矣衡不同更亂于府庫市肆之輸將貿易矣是以同之爲要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蔡傳既移去五玉至贄九字于肆覲東后下則此下直接如五器句矣五禮鄭氏（元）以爲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如爲以物相授與之言器之有五卿大夫上中下士器各異飾云云然止指肆覲事于考禮之義未敗不若馬氏（融）謂吉凶軍賓嘉之爲得也修者恐或有餘而至奢不足而至儉故考焉而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之謂也如五器者禮各使如其器不使僭于器而或亢亦不使替于器而或卑致禮與器之不當也王氏（樵）曰如簠簋籩豆之屬爲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爲凶禮之器旗物鐸鐃之屬爲軍禮之器玉

帛死生之屬爲賓禮之器琴瑟鍾磬射侯投壺之屬爲嘉禮之器
是也如者修其過不及使隆殺各若其當用之器而已卒乃復鄭
云復歸也每歸云云是謂每巡一岳畢而歸一次也考自平陽至
泰山不過千五百里吉行日五十里儘三月內可歸而四月再出
已多事矣若平陽至衡二千三百餘里卽四月起行非一月有半
不至其能五月南巡也乎自以蔡傳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
南行爲的也惟自岱至衡亦不過二千六百里二月巡畢卽南行
兩月之間八五月初至衡則裕如爾

歸格于藝祖用特

神農號藝祖見易註漢王符述五帝繫曰堯爲神農後雖其所說
未知信否然神農與堯皆號伊祁氏或其說不爲無據若此則藝
祖爲堯分姓以前之遠祖也不則嘗五土之性燥濕之宜與水泉

之甘苦其周歷天下乃爲巡守之權輿者歟故後世巡守禮畢必
告其廟也亦或一義歸則四岳皆畢而歸格于云者自禰廟始而
直至于藝祖之辭用特者告餇于祭如告朔之不備牲而用特等
天子則用牛也特者每廟一牛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傳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
言之堯舜同道舜攝然則堯可知按鄭氏元云四朝四季朝京師
也巡守之年諸侯朝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
師歲偏其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又明年
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
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
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也蔡傳從鄭說而曰天子諸侯雖有尊

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恐非禮意諸侯來朝爲述職也所述之
職當矣然未知實治之信否故親至其方以考核之曰巡守豈答
禮哉是先有朝後有巡也書先巡守者承上文言又尊卑之辭也
四朝起下敷奏巡守起下明試云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
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按敷奏而止以言明是述職
于天子明試以功明是巡所守以試驗其克踐敷奏之言否也孟
子言入其疆云云是巡守爲明試之事敷欸列之也明衆見之也
車服卽進律之意賞有功如子男賜以侯伯車服之類庸功也蔡
傳云民功曰庸然此實以訓用爲合不應民功之外無賜也功踐
其言則用爲諸侯否則有讓而貶削隨之不言者唐虞時或不待

至此耳疏引覲禮賜侯氏車服非是蓋彼是命之世位此則賞其
有功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
等事截然爲二而賞則一事而已間必五年者約不疏不數之中
也疏則怠而數則煩故也

肇十有二州

傳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
始置十二州考鄭氏元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
北太遠分衛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爲十二州王
氏肅云至夏復爲九州云云按肇十有二州非改九州制也以青
冀太廣更分出爲三小州而仍統于大州營仍統于青幽并仍統
于冀故至夏時仍曰九州非此分而後合也事不在治水之後故
序于封濬之前而流共工時先有幽州之名也不序于禹貢者禹

貢據大州而言故也置十二牧而營幽并之牧于青冀如附庸之
附于大國爾已

封十有二山濬川

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鎭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按十二山十二州之鎭山也可指者周禮職方氏所載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青州沂山兗州岱山雍州嶽山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并州昭餘祈而徐營梁者不著考徐州富屬蒙山而周禮所謂青乃營州也唐時之青包嵎夷禹貢嵎夷既畧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經畧爲之封畛也此曰封山知青所封之山爲嵎夷山矣梁則周時似不在職方者也名山如岷嶓終南皆在約以終南最大爲鎭山也濬川不言十二者不定所主之川也凡十二州之川皆是鄭氏元曰濬水害也其意以禹治水功成後尚有

川流未通利者亦足爲害故濬之然不聞治水之後有事也當仍指禹貢所云爲是葢以紀實則曰禹貢以歸功則仍堯使舜攝政時之功也但言封濬以別有禹貢避重出也封加土也山必封爲畛域使非其時不敢入濬深之使不壅滯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不勤道業則撻之金黃金悞而入刑出金贖罪眚過災害肆緩賊殺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舜陳典刑之義敕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蔡傳以象爲如天之垂象示人考朱子云象其所犯之罪又曰此言正法象如象魏之象按白虎通云大辟法水之滅火宮法士之壅水臏法金之刻木劓法木之穿土墨法火之勝金法卽象也所謂象之以制常刑也典常也其情有所矜者則以五流而宥其五等之死傷刑也流卽所謂五流有宅者犯典刑而非其情則不忍死傷之而以流宥之所謂宥汝以遠也鞭以革垂木末止傷飢膚而已者官刑爲在官者之刑以治吏胥朴卽榎楚二物爲教學之刑以治生徒贖刑又鞭朴之刑而情法可議者則使贖以金黃金者今之銅也典刑常刑流宥以下從重而輕皆刑之正如後世之律也眚謂過悞災謂不幸程子所謂非人所致而至者可原者葢如遭風失水邂逅致死之類故輕則緩之肆緩也再輕則直赦之赦舍之也若如舊說云遇天眚災而大赦非聖世之事不可訓也惟有所恃而犯者曰怙教不改而犯之者曰終先有害人及事之意而犯之曰賊此則刑之而無赦贖宥之道者也此用刑之法如後世之例也然欽者敬以

致其詳愼于已恤則體念下情也欽以承上天及聖君好生之德而恤以致哀矜之意惟刑之恤欽之之實也恤之言憂憂擬議之失當耳

金作贖刑

蔡傳謂雖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猶可議者也然官刑教刑似皆可以富免而專及之貧者亦非聖世之刑也贖刑者所犯止傷人財物有所毁棄而非出于本情則止科其賠還而已曰贖非敗官犯教而亦可以金贖也金馬氏融曰黃金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傳曰悞而入刑出金贖罪夫贖必黃金力不及者多矣悞入而猶以金贖不幸遇不明之上官雖超雪亦破家矣何聖世之刑也哉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恤史記作静徐氏廣曰今文云謚按欽乃以卑承尊之辭乃承天承帝之敬也而致之于刑者以上天生物聖君愛民之心在是故敬之如天君之監于是也恤者潛求黙體之意而釋爲憂者惟此爲不敢自安常若歉然于此者然所謂堯舜其猶病者歟

舜格于文祖

傳曰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考文祖史遷以爲堯太祖馬氏融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鄭氏元謂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史記索隱引尙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故史記正義云文祖者赤帝赤熛怒林氏謂虞祖顓頊舜典爲虞書則文祖亦可指顓頊按文祖文章之祖畫卦之伏羲後世號爲文祖得不以爲五帝首帝道之所自始治天下者奉之爲開天下之祖禪受之

際必致告焉此或其一義歟如曰赤帝則即號藝祖之神農也可知顓頊虞祖也受堯天下不當先告受于已祖已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傳曰詢謀也謀政治于四岳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疏曰門行之所由故以言仕路按詢從句周遍之謂乃謀之者周遍也四門鄭氏元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而引東門襄仲桐門右師証之非是卿士必居于國門無據也此即賓四門之意彼言賓禮諸侯此言賓禮賢才也又凡四方仕進之門無不開闢而廣爲招納又如分門別類之門于義亦是目與聰謂凡四方之目與聰明而達之使不蔽于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舜之聰明矣此只詢岳闢門明目達聰而盡之于四方也王氏樵曰百揆

總內而不可兼四方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闢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此詢治道所宜也賢才各有所長非一門可盡或德或行或事或言闢之者各爲廣其道途延其登進此闢之以下人也四方之目得明于君正君之目明及四方也四方之聰達及于君正君之聰達及四方也明達者即置諫善之旌立誹謗之木之類凡利弊得失并形聲皆不隔于上爾已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傳曰咨亦謀也所重在于民食惟當敬授民時蔡傳云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先農事以時爲先言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也按四岳在內而主諸侯者知諸侯事故合而詢之牧則身親牧民之事者故各咨之咨訪問于善之謂惟欲

精詳故每一州牧逐一咨之而不論州之大小十有二牧皆遍也食哉者食之急也十二州皆同故歎息以致其重也時則十二州各有早晚不齊其牧所以使隨時而致力因時而處宜者遂各不等故以惟時者使各盡其心于敬授云曰惟時知其他猶緩于此云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傳曰柔安邇近敦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忠信昭于四夷皆相率而來服按柔鄭氏元訓慈詩毛傳訓安箋曰能猶伽也蔡傳以柔爲寬撫能爲擾習顧氏暘錫云柔是順其自然而導之不強之以所難能者教其所不能責其所能之意是也惇德云云金氏祥履云崇厚道德信任元善屛惡壬佞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夫惇德所以厚

風俗培人心允元寄治道重腹心也難阻拒之也任古作壬包藏姦惡者然是僞爲德而飾爲元非顯然之惡比也故不明絕而曰難彼蠻夷雖安于遠陋然其有性天孰不好是德元而惡忌任人者歟其歸化也固矣率服相率而服近率遠大率小服順從也蠻夷且率服而中夏十二州內更無論矣柔是變化能是責成惇是尊養允是寄託難亦是率法而強之意也

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傳曰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按宅安居之意求德與其位相安者爾亮以或云相者爲富林氏之奇曰輔相之義所謂亮左右也采指天子事謂其上輔君事也疇同類謂民也惠疇謂使民類各得其分願而咸遂其性命曰惠也謂其下宅民類也

伯禹作司空

傳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時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按曰伯禹固稱伯爵然非崇伯也鯀則殛死其爵已絕其曰伯者乃禹以治水之功更封夏伯也司空者上古多穴居而穴曰窟空當從入聲爲窟音見丹鉛錄而司其事者名司空也但司空之名始見于此前此但名共工似治洪水時所特置以襄陵懷山之日特設此以量地制邑度地居民者司空之官立而共工反爲其屬若周制司空之下有匠人也伯禹作司空言其成效之見于爲司空時則功既當陟是位而賢之足勝是任也又驗于此云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傳曰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考周官大祝辨九拜三空首註曰稽首頭至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云稽首者稽謂稽留之頭至地多時則爲稽首然則拜手者先以兩手拱至地而復頭至手上拜之至重曰稽者吉拜以舒爲貴也拜手以謝君之知已而稽首以讓職也必于讓者不矜不伐惟日不足故見百揆之難宅而又以司空兼之尤恐不勝也于稷契者禹敷土時農官地官異職同事而臯陶陳謨禹嘗拜之故深信其克勝百揆之任而讓之也臯陶言暨及者别同事與未同事之辭也帝俞其所讓者以推擧之誠不謬而仍不允其讓者時稷契臯陶之本職亦不容驟易其人且養敎方殷不似司空之水土既平其事易而可兼攝故也往傳曰往宅百揆也舜至此始稱帝見前此未嘗稱帝也禹稱伯已有封國見其爵當宅百揆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

傳曰汝后稷播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按后乃所司之右職故司宇右轉而爲后主其所司之謂穀皆所主而曰稷者稷爲百穀長故擧以賅百穀而以之名官曰后稷也時鄭氏元讀爲蒔種植也穀曰百者稻粱粟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屬各二十共爲百也播分種也以五土之性各有所宜故穀必備百加豫幷宜五種兖宜四幽宜三冀雍宜二曰黍稷青宜二曰稻麥荆揚宜一曰稻之類

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傳曰布五常之敎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按鄭氏元曰五品父母兄弟子馬氏融曰五教五品之教然以蔡傳所引孟子父子有親云云爲確敷者廣明其義詳申其法也必以敬爲之率先而教之遜與親焉在寬者天性之本必使自得而自由焉道無

取乎強致也非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使漸漬以積久不可寬者一寬其法制一寬其歲月而其要在敬所以格其天性之本然中心之誠然也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傳曰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不忍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按鄭氏元云士察也主獄訟之事三就原野市朝及甸師氏蔡氏沉謂大辟于市宮辟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恭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創云云蔡說爲合恭前餘所云皆死刑也宅鄭讀爲咤懲艾之器五咤謂桎一梏二拲三謂二手二足及身而爲五然流者豈常不脫此五咤以居也哉夫五流者五刑而宥之以入

于流則相差以五百里則仍是甸侯綏要荒五地遠近之差也如三宅而爲九州千里四裔之別乎則大辟之流固四裔宮剕同九州外墨劓同千里外而久暫之月日各不同以爲差耳王氏樵曰五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帝之所新制者三就之意見罪不至死者猶欲保全之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輕重爲地之遠近云云其實五流各差五百里而三宅乃以居罪人使煩辱之役或役于山林則居山林或役于川澤則居川澤或役于平地則居平地之三宅爲是若說命大傳云澗水壞道使刑徒築之其證也然以傳說爲當

惟明克允

傳曰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使咸信服無敢犯者按明則無所遁于情無所淆于理察理精而窮情至也夫是以制刑之克允耳允者信也協也得當其實爲信得服其心爲協信于理而協于情曰克允也惟之云者以制刑而至于允非機械之智與強斷之威所克致也云爾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傳曰殳斨伯與二臣名蔡傳垂臣名有巧思莊子作倕曰攦工倕之指即此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古者多以所能爲名按林氏之奇曰垂所制器歷代傳之爲寶傳所謂垂之竹矢是也其所創制亦不少斨非名舉所司職耳如棄之稱稷也伯與乃伯仲之伯非爵矣漢書人物表又作柏譽傳曰在元凱中不能的知元凱中之何人以前稷契暨皋陶例之則殳斨當垂素所同事而伯與乃知其賢而未與同事者

殳說文云以木爲身旁皆鐵齒考工註云積竹八觚長丈二尺云云旅賁以先驅按說文所云或漢制也斨方銎之斧

銎穿柄之孔兵器中備以代木用者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傳曰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中蔡傳則分朱虎熊羆爲四人而引高辛氏之子云云謂意以獸爲名亦以能服是獸而名歟按左高辛氏才子八人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古今人物表季貍作季熊疏引之曰當作季羆然則虎熊羆既皆高辛子則朱或即豹歟

往哉汝諧

此命益之往哉汝諧也諧和其職也往謂益自往作虞汝諧者任汝自辟召其佐也諧有協恭和衷義自爲相齊而相輔以同其職曰諧其命辭與垂同者工有五而垂爲長虞有山澤之二而益爲長皆需于同職者衆故云然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傳曰秩序宗尊也宗郊廟之宮按俞雖然辭乃恍然有得于其人在是之辭也是然四岳之衆咨則嗟歎以重其事專向伯夷而言者也伯夷而曰伯字之以致其敬也秩宗者凡屬天秩之所宗主者也故以名官典三禮而官曰秩宗即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三禮之權輿也夫曰汝作秩宗與汝作朕虞辭同此則尚有下文而其辭未已者非稱其前功是命以新職之辭也益于堯時佐禹已司焚山澤矣是益雖未作虞然已試虞官矣而伯夷則似初命之作者也故云然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是四岳之同姓也內舉不避親帝亦以其當于秩宗而因以命之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傳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按寅

玉篇云演也敬也強也是敬之不已不息名也寅則始全于生理之直直者正之遂也直則無偏曲直哉云者則一于直而不雜以旁參後起之昏濁也故曰惟清寅則始足以致感格而清則乃足與神明交以鬼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正直而壹故非惟寅不可聰明故非惟清不可也

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傳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按鄭氏元曰胄子國子也據春官大司成注曰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據王制則并民間之俊選與焉蔡傳止謂自天子至卿大夫適子陳氏雅曰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之教之之道莫大于成其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夔掌之也然

其命夔曰典樂而以教胄囑是專使以樂教也益所謂成于樂也以樂德教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興道諷誦言語而合之于歌舞八音十二律以涵養性情和順道德滌邪穢而融渣滓以迄于成故專屬之典樂以教之也胄系嗣嫡長也實國子而曰胄子以太子爲主舉尊以賅卑也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傳曰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考馬氏融謂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蔡傳云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于栗故欲其栗云云按直發之遂也寬存之廣也然直矣恐傷于急切而失于過當宜樂與涵養而即于和厚曰溫溫不止于色也寬矣恐傷于縱弛而流于不及宜樂與爲節止而即于堅密曰栗栗不必是戰謹也剛天

德之動也然剛而過則害于容物而虐矣而以樂與爲陶鎔焉則剛而正矣簡地德之靜也然簡而不及則畧于接人而傲矣而以樂與爲廣博焉則簡而文矣此以樂教胄之法也

直而溫寬而栗

直于中而溫于外直體而溫用也寬于外而栗于內寬發而栗存也樂反始故能直樂發和故能溫樂合愛故能寬樂異文故能栗栗密也析也故義如是餘見上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傳曰謂詩言志以導之歌咏其義以長其言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神人以和按鄭氏元謂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

志發言爲詩樂記云詩言其志歌永其聲舞動其容鄭注彼云三者本志無此本于內不能爲樂也詩序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此詩言志之謂也樂記云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此永言之謂也依永者五聲如喉宮牙商舌角齒徵唇羽各依其所永之抑揚婉轉而次第出之卽曰五聲耳然五聲雖本天然未必能高下淸濁之各當而成文不亂也而律以節奏合之曰和則金木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皆與聲相依與律相和而始能諧曰克諧也律之所以和聲者黃林太南姑應㽔大夷夾無中十二律遞轉于宮徵商羽角之五聲而第一宮起黃鍾至姑洗二宮起林鍾至應鍾三宮起太蔟至㽔賓以至十二宮起中呂至南呂周而復始也無奪倫卽克諧也一工一反之辭倫謂聲律之次第也八音之聲律次第

不奪卽曰諧矣大樂與天地同和神降于天者人戴于地者人同和于天地而在天地者皆和矣郊焉而上帝格廟焉而祖考饗神之和也羣后之讓庶尹之諧人之和也而皆和以此云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此先言樂由人心也明乎此而知樂所以善人心之故焉耳志者心之所之也而詩卽言此之謂詩者言之所誦也而歌卽永此之謂是詩乃志之發露歌卽詩之吟咏而已此樂章也合聲律而成樂聲卽循夫歌而淸濁高下于以出律卽正夫聲而損益倍半于以調此樂制也皆相因而致者也有律和之而成聲有聲依之而成永有永而歌以名有言而志以見故其爲樂由志出還于志人由志生還于志成也云爾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者之取音其質不同其法各異其音之大小長短各不齊則其不易諧也固然然皆循于聲之五而宅于律之六也平其志而出之興道諷誦言語各歸其當風雅頌賦比興各物其宜而聲依律和則循于聲而宅于律者自然出入周流直行曲致之相濟而上生下生旋宮轉調無不諧也安得有旁雜有中易有越等有凌施者之得奪其彼此之定位後先之次序也哉故曰無相奪倫也倫不相奪卽諧之至也天神降地祇出人鬼禮神以之和也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來遠人人以之和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蔡傳謂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緖有

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尙書皆此職也按大雅云王之喉舌毛傳以爲冢宰與此不同周禮宰夫之職掌羣吏之治以待諸侯之復萬民之逆注云序次諸吏之職事二者之來則辨理之云云下大夫爲之與小宰俱爲冢宰之貳卽此納言之官夫納言則重在納矣納則恐有讒殄者僞飾于其間故必審而後納與至于出則言出自帝豈猶有未免于讒殄者乎不知亦恐有爲讒殄者所借端與乘閒故亦必審而後出也出納均司而官名納者重求言也官名納言而命則先言出者由虛衷也恐已有先當愼者耳允訓信可以言納不可以言出豈有命出于帝而尙防不信者乎則允宜訓當蓋期于至當無弊之爲貴也出納皆曰朕命者指復逆言皆由上命而下復之逆之故也逆謂上書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但鄭氏(元)以十有二牧及禹垂等十八爲二十二人馬氏(融)說與孔傳同皆數四岳在內鄭則不數四岳而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代之蔡傳云四岳九官十二牧也但四岳實四人非一人也則蔡傳非也朱虎熊羆實四人鄭說亦非也此咨四岳以訪官非并命四岳之官也馬兼四岳在內亦非也則二十二人者禹宅百揆仍不改乎司空舊職而夔之典樂非咨衆而始命其命典樂亦與稷契臯陶等皆舊職也然則二十二人爲垂也殳斨也伯與也益也朱也虎也熊及羆也伯夷也龍也十八合十二牧爲二十二耳林氏(之奇)曰自詢四岳至出納朕命各隨其職而戒之至此又總而申敕之也胡氏(士行)曰岳牧九官之事皆天事也天工人其代之云云王氏(樵)曰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之養也牖民孔易天之教也五福六極天之刑賞也禮者天之序樂者天之和山川分判天之州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姚氏(舜牧)曰天所欲爲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時亮乃隨時與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爾已天功天子代天之功亮則人臣之事也蓋惟能知所亮者之爲天功而不得不本于欽也已傳訓亮爲信非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傳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按績功之有繼續者也考必以三載者天道一小變其績之效驗流弊皆可按也一考猶恐有偶合之善不幸之過則勸勉而誨導之再考而善劣不中變則猶欲觀其終之何似也善者奬賞而不更其職劣者戒飭而亦不遽奪其位至經三考而善不易者則功立劣而不改者則怙終矣故黜陟之考績之法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是也蓋三考而績尙殿是不明于治者也故曰幽三考而皆最是非闇于治者也故曰明庶績咸熙解見前但此由黜陟之各當而熙焉者耳分北者分背以散其濟惡之黨也前竄三苗于三危者竄其君也此分北者北其民也染惡既久恃其地利之險種類之衆而常竊發焉故別其黨羽離其所恃庶克便畏慕以幾于化也故分北非竄亦非既竄之後又有分北之三苗也鄭謂前之竄是降其位此復分析之者非也其地在衡南岐北左洞庭右彭蠡也

書經衷要卷一終

書經衷要卷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傳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蔡傳帝謂舜也文命敷四海即禹貢東漸西被云云也按書成于夏而亦稱曰若稽古者以非成于禹之及身又立言以為萬世告故仍云稽古也曰大禹而不稱帝者篇以謨稱陳謨時未為君故也文而曰命文明之德命自帝其敷文德之命于四海者禹但以祗承于帝焉耳曰重曰協齊德之稱曰承則有所仰受而已而其足以承帝者以祗故也祗乃接神祗之敬正帝德之心傳也孫氏鑛曰舜以文德之君禹以文德

佐之故聲教四訖禹之文命即舜之文命也敷乃布宣之意以文命為禹名者謬也

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曰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民皆疾修德蔡傳云禹已布其文命云云于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乃難辭也云云按祗承于帝總禹一生事君為臣之道言蓋純以事神之敬承于帝是以敬繼舜處也故在在體舜之敬以事舜而乃即以敬輔之所陳之謨曰克艱即責難陳善之敬也知其艱而克盡其艱則無在不以兢業神明凜之矣曰后曰臣囫貫乎各盡然究之君率臣從君先臣後惟后能克艱厥后則臣始克艱厥臣云也后與臣皆克艱則所以交修其政者勵精密勿始得各歸其理而政得乂時則黎民之受

正于政者化于君臣之克艱而各求自乂以副君臣之祗也故見為自敏其德若不待上之敏者然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故民之敏德政乂之效政之乂后臣克艱之效而后臣之克艱則皆祗之所致而莫非禹之所以承于帝者云爾

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惟祗于帝故能以祗之道陳于帝也艱則不容不祗矣知其艱則不敢易見其艱則不敢慢然必實踐其道而始可以云克也非僅見知焉爾已又必后克艱而臣始從后而克艱也厥后厥臣則中有不容假易者在矣餘見上

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臣而克艱厥臣是臣敬君之敬也臣敬君之敬則有以敬輔君為政耳故敬不敬皆于政驗之后克艱而政未必乂者本端矣而則

末善體立矣而用未行故必臣克艱而後政乃乂也苟后而艱厥后不特臣化于克艱也雖民亦然時既見正于政而又得臣之克艱承君之流而宣之于民奉君之令而致之于民民有不化于克艱之心以政自乂而敢易慢者乎不敢易慢即日敏矣餘見上

政乃乂黎民敏德

乂治也必無一毫之不得其理而始曰乂政之乂無一非后若臣克艱之精神所經營而後克至于此故為不易之辭曰乃也黎民化于后臣克艱之心皆以政自乂以復于德曰敏德即乂于政之謂于政之乂而有實得于身心即曰德也餘見上

黎民敏德

民且敏德而士夫之知道深者自無論矣黎民且敏德而老成之受化久者更無論已德即政之精者也即政中所以正人之理而

有貢得于己曰德敏即各致其克艱之意而不容自緩曰敏也餘見上

允若茲嘉言罔攸伏

傳曰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蔡傳嘉善也按此允字乃訓信若茲指上所謂克艱云云也惟恐所謂克艱者知然而行未然外然而中未然則若茲者不可言允故效不可見爾允能若此則必不自滿足廣聽納決壅蔽虛衷有以來天下之善而誠求有以通天下之心則所謂嘉言者雖欲伏焉而不求聞達然精誠所主聲應氣求即伏之而亦無其所曰罔攸伏云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傳曰善言必用如此則賢才皆在位天下安定蔡傳謂必有以曆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所矣按一言之

嘉且必用而罔攸伏況賢之不止嘉于言者乎則盡天下之賢而用之也固矣野且無遺而都會可知已皆由思其艱以圖其易而求嘉言以施之盡賢人而用之則民之安也不待言矣有天下者而以克艱為天下先凡天下有邦之后與臣皆克艱而嘉言不伏賢人無遺之若是則民之咸安且普及于萬邦矣萬邦之民咸安即萬邦之所以咸安也安各得分願而無不得其所之謂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傳曰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按稽考也求也嘉言罔伏矣而猶以待其來者不能盡天下之嘉言也故必于稽野無遺賢矣而猶恐愚夫之失必有一得故稽乃及于衆焉衆該凡不肖而言也舍己從人從一己之私不如人人之公而又恐有己則與天下之理隔且恐有己則與天下之情違合之人人之理與情即天下之公是也故必舍己而從之蓋去私以即公也無告鰥寡孤獨無可告語之人困無可展布窮無可復之皆際會之厄焉者也不虐者非不自虐之而已不使天下得虐之不廢民凡為民計不因困窮之非己致而遂廢其賙卹也此皆以克艱之一念至此而周及天下之艱也莊子曰堯不傲無告不廢窮民以此

惟帝時克

傳曰帝謂堯也按舜非不能允若茲者而聖不自聖故止見堯之能然曰惟帝則謙于己之未克也時指堯在位時克則即克艱之克也猶曰惟帝堯則始得云盡其艱厥后之能事爾已云也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傳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所覆大運所及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蔡傳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

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言則謂之聖自其聖不可知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按味乃字知聖神武文皆從克艱而得者耳克艱于知乃精審而至通明曰聖克艱于行乃變化而至不測曰神艱于制變則以剛克而致斷決乃極其武艱于經常則柔克而詳條理乃極其文也陳氏櫟曰廣聖德之全體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是已

帝德廣運

此即則天之義疏也薄海內外無一物不被其覆庇曰廣無一息不極其充周曰運德之廣勳之放也德之運光之格也而皆其克艱之所致也由其萬事一心故德不遺而克廣由其萬幾一息故德不已而克運四表皆被廣之所昭也萬世永賴運之所及也餘

見上

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傳曰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按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一曰忽也以堯起唐侯爲天子自有國而大其申展以至德覆及四海曰奄有也時東暨嵎夷西至昧谷南及交趾北通寒門故曰四海自封唐侯爲一國之君至爲天下之君所推戴雖無改于爲君而君已極天下矣故曰爲天下君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傳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按陳氏經謂反亡無愧心廣體胖爲吉十目十手指視心勞日拙爲凶潘氏註云不言禍福而言吉凶葢聖人論吉凶不論禍福也按陳說固是然在爲人君者不止及身而已民安物阜爲吉民乖物忤爲凶也但迪廣韻進也蹈也謂順所當行而進以實踐之也說文雖訓道而義在進德蹈道云爾若影響矣而曰惟者言其感應之速他無可象惟影響可以取喻耳葢影肖其形響肖其聲明不爽也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傳曰一意任賢果于去邪云云蔡傳云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按未信其賢或心不免于貳既已任之則是信以爲賢矣而復貳之則賢者無以展其賢未見其邪則心或不能無疑既欲去之則已見其爲邪矣而復疑之則邪者漸有以復肆其邪也況任則非但用之而已而有所倚重又何可貳去則非但疏之而已而已有所決絕又何可疑貳則雖以之待邪且不可無論任賢疑則雖以之待賢且不得況以之去邪如以其未賢未邪而貳疑也則不當任之而去之矣既以賢而求任之以邪而求去之則慎毋以貳疑者雜之也故勉以勿然然此亦爲克艱而出于無當者言之

任賢勿貳

古言進賢如不得已此艱于用賢之道也然其艱于進之也惟恐其有未賢耳夫至于見任則明知其賢久矣乃復當任而有貳焉貳焉者惟恐其未純于賢而求有以監制之否則恐未盡乎賢而思與爲輔助之勢必分其權而不得展舒其肘而無所施非任之之道也如其艱于信賢也則曷不先爲小試之而漸考之何至已見任而復存貳心乎貳則任之不專縱不致移于人見奪于人亦終不腹心于已而獲任賢之效也餘見上

百志惟熙

傳曰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云云蔡傳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按謂凡百心之所之也熙孔傳訓廣亦光明也葢俯不愧仰不怍何廣大如之內不蔽外不淆何光明如之故凡百心之所至無不見爲廣大光明曰惟熙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傳曰失道求名古人賤之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按胡氏註曰因民譽可以驗己治云云據是例之行己志可以大有爲然譽乃揚善而過其實者也譽在百姓則又衆甚欲亦私心之所趨爾欲止在己則又專甚己況譽而出于干雖循道而稍萌干譽之心則是僞其道欲而必于從即順百姓而稍有徇欲之意則是愚其百姓矣而且違道以干之咈百姓以從之豈在帝位者克艱之意乎故戒之云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曰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云云蔡傳曰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云云按益之所言者戒于德也所謂無怠無荒者非德而何然帝王之德不惟儆戒于己之無失而已而惟善其政之為要蓋推己之德以正人曰政而政之大莫大于養民養兼養身養性言夫是以貴于善之也水火金木土穀所謂政也正德所以養民性利用厚生所以養民身皆惟德之政也惟修惟和皆所以善之也合水火金木土穀之六正德利用厚生之三為九所以善是九政者為功功得其理而次序之曰敘是九敘者各得其效而使傳頌不忘曰歌則政在養民之德之全備者也而恐其久而致弊怠也則

戒之而戒用休以獎勵勤勞者鼓舞之戒之而猶不從也則董正之而董用威以督責邪僻者懲創之恐其習焉而生常以致怠也則卽九歌以勸之使之勿壞而可永賴也蓋壞卽弊怠之謂弊怠而不戒董以勸之卽壞矣此其善之之道也所謂無怠荒而當念者念德而勿怠荒此政焉耳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德在帝皇不貴于獨得而貴合天下使同得也然不能每人而濟之故不能無籍乎制度事為以正之曰政政雖粗而德乃其政之精也政雖跡而德乃其政之理也故帝皇之德惟有政焉而已但政則同而時會地位各異止曰政焉則仍無以為德也而又貴于善之各因其地位為裁成各惟其時會為損益曰善非此則無以為德也故曰德惟善政云爾夫是以德雖惟善政而政不在乎制民而用之強民而從之在乎養之而已栽培滋息以養民身優游饜飫以養民性則所為善政之德惟在于此質言之謂帝德在養民而已而養民不能不需乎善政也故曰德惟善政云云爾

政在養民

政謂法制禁令也夫是以恐專于法制之持而惟禁令之用卽非所以善其政而失天德之意矣故以惟在養民者申之謂善政而惟以德之故故其政之實意在于民而不惟以已政之實用在于養而不惟其服云也餘見上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蔡傳云水火火金金木木土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陳氏凱師曰水克火以烹飪火克金以煅冶金克木以成器此制以洩其過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木克土而生五

穀此助以補其不足者也按其說未確而大概云然蓋烹飪乃火制水非水克火耕耨亦相克而非相助也大都上古五行之利未備則順以次之取相生也中古五行之利既普則逆而制之取相成也且水以節火火有發收火以鎔金金乃成用金以制木木乃就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土以防水水乃順流此天地成物自然之序土分二而又以穀數者土用至廣而穀專謂田土也宣浚堤防水之修鑽改出納火之修丱禁鎔冶金之修斬伐斲削木之修宜𡉏化壯墾闢土之修樹藝收藏穀之修修約指成之甲之言皆善政也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有恆產乃有恆心既養而教故六府修然後正民德蔡傳所謂父慈子孝之類以本天性所自得故曰德教之所以各如其固有之

本然而非有加于外至有易于後起故曰正也利用者用物已周而利之蔡傳云工作什器商賈通財之類如絲麻之用織紝利之牲穀之用烹飪利之化之作之交貿互易皆于用而利之也厚生者生道已備而厚之蔡傳云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然不饑寒是生而衣帛食肉方是加厚也大約如因豐登而加厚于凶荒因少壯而加厚於老疾因因民而加厚于孤獨鰥寡即生道而愈爲詳備且增益之也節所餘以補不足取所有以易所無通融調劑以適其宜而得其平所謂和也正德以養民性而利厚以養民身也餘見上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以六府三事之九者而有效可徵曰功叙者隨時之先後而遞續以至從事之緩急而次第以成不躐等而有遺忘漏失亦不凌節而至倒行逆施九功既叙則循其叙而用之曰九叙也蔡傳曰九者既以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按惟歌者所以使循之而可久也如其九功之所叙而作之歌俾之興道焉諷誦焉言語焉庶習久而不怠于其事且俾之永歎焉傳頌焉鼓舞焉庶尋味而不厭于其心則可與長世而與德政相安也蘇氏軾曰歌之使民忘其勞林氏之奇曰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蘇說所見者尙小林說似示功德矣皆非惟歌之義也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戒之董之恐其壞而使勿壞也勸之善其勿壞而勉使永勿之壞也戒之在未壞之先董之在將壞之際勸之于既戒董而能勿壞之後乃使自爲興起也先事而飭之曰戒即讀法懸和之類休如興賢賓能勵地治之類董督察而治之如師正之所事威張氏九成

所謂如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及鄉八刑糾萬民之類勸之以九歌吳氏棫曰民以樂之又因其情被之弦歌以助其樂事赴功云云又引籥章吹豳雅豳頌等爲例按鄉八刑及吹豳之說則是也里布屋粟不可言威樂事赴功豈有樂助惟糾則董之意刑則威之法頌美成功使忻慕無窮庶使子孫不忘而克世其成績也云爾

勸之以九歌

九歌今無考大約循九功之序而恤其勞苦以慰其情明其利賴以致其慕故可用勸六府勸官正德勸士厚生勸農利用勸工商在後世別爲一代之樂而當時則上制作而下傳頌所謂鼕乎鼓軒乎舞者遍天下矣夫是以因之爲民勸也餘見上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歎美之左傳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蔡傳六者財用之所出故謂之府三者人事之所爲故謂之事按先言地者因地之平而天之功始成也六府平成之實也蓋水火等皆天之大用但地未平則天雖施而地不應故天之功不能成直待地平而地之利與天之時相應天之功始有成遂也由是六府以修而治三事以和而治允信實也無虛假無借資禹本歸德于帝而帝不自居故先俞以美其治之誠然而將以還其治于禹故也謂之府者王氏炎謂爲天地之藏金氏履祥謂即曲禮之六府云物有其官官修其方然此言政則府當指官府謂之府者兼以文書之所在故也

地平天成

平即敷土之謂也時則高山大川以外高者夷其崎嶇而復爲原

野下者堙其汙漏而築爲隄防木土平即地平矣地平則東應春作而天之生以成南應夏訛而天之長以成西應秋成而天之收以成北應冬易而天之藏以成八節應乎八方而驗成于地之宜十二辰應乎十二支而觀成乎地之物夫是以天之成成于地之平也云

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

六府盡天地三事盡人爲此萬世所共資而共由者也允治謂信得其條理前此非不治也荒古以來列聖繼作而是九者或未隨時各適或于九者有未詳故至是而大集其成曲盡其道始稱允也世有帝王者易姓受命之謂賴倚也盛世則賴之守成衰世則賴之修復風移俗變賴之爲因革之經時殊事異賴之爲損益之權故其賴貫萬世而云永也

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傳曰邁行種布降下懷歸言己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民歸服之茲此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在此義信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按此禹讓總師之位于臯陶也自以功之勞不若臯陶之德之盛朕古上下通稱罔克言不勝任也不依不遵循也言邁往見其不已種言播見其不一降言下見其普被之無不遍也邁種德對德罔克黎民懷之對民不依帝念哉欲帝思其德以總師之任任之也念茲云云言己念臯陶之德而欲致帝之念也念臯陶時固心念在臯陶即釋臯陶而他求亦不覺仍念及臯陶也名言者指名言臯陶謂舉其事物之端而及臯陶固念臯陶信心矢口則泛言矣而亦不覺仍念及于臯陶也質言之念念皆在臯陶耳惟帝念功謂臯陶不特其德之克即以功論其功亦足念云

臯陶邁種德

蘇氏軾曰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近朝種而暮獲云云按曰種則臯陶所播之德皆據實務本而有生息不已者在矣且所司在刑而播刑以德則所謂刑皆德也而德不外現故潛滋暗長而曰種邁則直往無前而絕無顧慮故其德積累而日進曰邁也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念謂不言而轉輾于心也釋謂欲博取于他人而釋此臯陶之念乃轉輾仍及于臯陶以他人之德皆不逮臯陶故也名言可指名而言之者隨舉一端緒無不有臯陶之在是蓋其德之無不在故也允出謂信口云也由其入人心者深不間于語默時故觸口而皆是也又據左臧氏所引云云曰謂由已壹味此知即有諸己而后求無諸己而后非意然與上下文不貫故從傳釋之

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曰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而蔡傳云正政也期者先事取必之謂懋勉也按期字以蔡傳爲合懋當同茂是贊美辭非勉辭禹欲帝念臯陶之功故帝言此若以爲其功誠茂我亦何嘗不念之云爾豈無端而勉臯陶也哉臣庶通當時之貴賤言罔或干予正雖或然者亦無也汝作士云云者歸功之辭非命辭也謂皆由汝作士以來章

明于五刑之所致云以弼教則用刑之旨在德而不在刑期于予治則刑之始已原于士之德期于無刑是刑之終仍歸于德夫是以雖民亦且協于中而無論臣矣協乃自然之合中者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乃性命之本然也然則謂功豈不盛子亦誠在念云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明者明昭其刑之意而本來不誣明通其刑之用而心跡不昧則所以明于刑者至矣而不以刑為用也在弼教耳率于教而有過有不及則刑以正之曰弼明刑之用以弼其外明刑之意以弼其中明在刑而弼在教則其為刑皆教也而即無非德也云餘見上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期者一言其刑用之心于中一言其刑時之望于後民感格于其無刑之心與其望以無刑者而自型之于刑所不到之地且以無

刑者而懷之于刑所未至之先則自與所受于天地之中以生者自然而合曰協也餘見上

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蔡傳云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按二語對上帝德罔愆言罔愆則所自責者無不備而所自治者無不嚴也可知至于臨下則又以簡而不煩御眾則又以寬而不廹臨督監之謂御制馭之名簡持其大綱寬俟其自化而本其罔愆者出之則簡而能文由其簡而不畧也寬而有制由其寬而不縱也下以賤言對上眾以愚言對賢愚賤即指民也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傳曰過誤雖大必宥故犯雖小必刑蔡傳曰過者不識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云云按宥則寬之如減等非竟舍之故可無大刑則盡之即致實非有加也故可無小過如不識過失遺忘情可原也故如狃姦敗常亂俗心可誅也此體察人情之至而不泥其形跡權物理之當而不執于法律者也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傳曰仁愛之道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德按凡上文所云皆于刑中求生是所好在生故求遂其好于不生之中而見為德曰好生之德也德至好生乃天德也是帝之德即天德也此其德之感孚不特在朝之卿士大夫體之即民亦體之是其德之洽也并其德之治于民也不特淪膚浹髓革面改顏而已而且洽于心蓋其生之德出于好而民有同然生之好成于德而民所同得感之以天格之以誠夫是以入人之深至洽于心也至是而民皆一體于帝好生之德已云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刑之美蔡傳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云云按舜所欲者大而普遍華夷所欲在深而精通性命以此求治疑乎其欲之難從也而竟從欲以治焉以至四方之遠動應之為風聲化之為風俗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從而治者如風之動固予欲也而非予一人之所能至也有俾予以至此者焉休者固訓美然庇蔭之名有獲庇于承流之力有托蔭于宣化之功所謂休也而誰之休也蓋惟乃之休焉耳上文臯陶以民懷歸功于帝帝并以已德推美于臯陶爾已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傳曰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

而不失其功按以賢自畀而示重以持己曰矜以賢及物自誇以勝人曰伐不矜伐而人且莫與爭則默喻而潛服之矣莫與之云者非特不敢與不得也并是之莫之云耳蓋天下而莫與之爭其功與能蓋天下矣汝惟云者在汝則止有不自滿假而會不嘗其有能與功否也而功能自不可掩且不可及云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蔡傳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云云按同一心也天命宅于是而形氣亦賦焉由形氣爲之主曰人心人心者發不根于道之心也以其心而質之本然之天必轉輾無以自安而日危故于其危有以辨其爲人心也由義理天命爲之主者曰道心道心者根于道而不雜以人爲者也其渾于自然之地必幾希無以自顯而日微故于微而當默體其爲道心也惟不循于形氣之粗跡而積入于純粹之至曰精不淆于往來之交感相融于天命而不雜曰一所謂道心者維是精于不偏不倚之至中而人心亦一于是焉人心主于道心則人心亦道心矣惟精則厥中之能執是精以執之而中之用亦精也惟一則執厥中之能允允以執之而中之體亦一也是至精者道心也至一者人心之統于道心也亦即道心允即道心存之體執即道心發之用危微其察識之法精一允執則體用之極功也堯授舜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益加詳察矣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謂允執其中之道惟在精一惟精一始能允執其中爾已使精一之外無所分歧無所旁雜精一之中無爲移易無爲變動故曰惟也中亦無一定隨地隨時無之不有中焉者在執亦言乎當然之至是允亦言乎自然之曲當也餘見上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傳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用蔡傳無稽者不考于古弗詢者不咨于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皆一人之私心非必天下之公論云云龐氏料曰言如岳牧之敷奏百工之獻納謀如揆度賞罰之輕重較量賢否之用舍按無稽不必是無考于古蓋唐虞時尚多開創之烈不必定有古人成法稽乃稽諸情稽諸理稽諸時地而確有其實驗者皆是非然則勿聽也言入諸耳尚屬虛擬勿聽可矣謀則將見諸實事者雖有可稽而衆之欲所不屬即情所不安說所未通即事所難強弗詢者非不及商于衆即不可明于衆者也故戒勿庸果其創論而可聽稽以考其實而聽之不後也果其秘謀而可庸詢以通其意庸詢之弗遲也云

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傳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按蔡傳神宗堯廟陳氏凱師曰祭法疏云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禘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云云蓋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則稱宗者之爲堯明矣蘇氏軾所謂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所從受者是也曰神者即如日如雲以則天而稱如神乃武乃文以至聖而頌乃神故尊之曰神宗也率百官使百官皆受事于禹故率之而同受命也若帝之初謂一切受終之禮此曰命者在舜爲終事告付托得人在禹爲始事告受命惟新也黃氏度曰受攝曰受終堯在位不[illegible]政也禹攝曰受命命使攝也大政猶自舜

出征苗可見是有未盡若帝初者惟然故以若帝之初爲指受命之儀文如率百官以下事云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尚加也乃指濟濟之衆統上下言也以帝命征苗固無不勝然猶宜加意之云尚也帝之衆豈猶不盡乃心力者但恐各抒其悃各效其誠而心不相一各竭其能各展其事而力不相一故勗之以一也王功曰勳功之焜燿四鄰而明昭萬世者名爾以舜之衆而禹率之豈必待賞而後勸者然軍中誓法固如此車服以庸勸賞固所不廢也

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蔡傳云益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時氏瀾曰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按天則無所不在亦無所不

有苗民雖醜類然亦具有天良天性在動天亦即動苗民之天也苗民雖去中夏也遠然德之動動以天則固無遠不至矣屆至也益天不閒于遠近即德之動天者亦不閒于遠近矣凡覆載照墜之所在莫不尊親即其天之爲德遠近所同遠且無不屆況苗猶在五服內之近胡弗可以德感乎云也

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傳曰禹遂還師兵入曰振旅干楯羽翳也舞者所執修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云云蔡傳七旬七十日格至也按回師曰班者使各就班而退不亂部曲備追襲也入國曰振旅但逐旅而振之振收也辨等列順少長而已無嚴備故不必逐班而止逐旅振之也但苗在彭蠡洞庭間去帝都二千五百里師行日三十里七旬則三七行二千二百里耳師行未至者尚四百里帝亦安知

苗之逆命益之贊禹云云而乃誕敷文德故不知誕敷文德言振旅後事師雖班而征苗之功未竟則禹之尚留苗地也可知故示以干羽之舞七十日而苗格非帝使舞干羽于都而二千五百里外之苗遂望光聞風而格也敷文德者帝不享修文不王修德之謂苗在賓要外之荒服故也時禹不用師而但舞干羽者苗之不率頑弗即工今仍勸之以九歌也即九歌而舞之以象其功以宣其化動其嚮慕感悟之天與所敷九功之文德應故七旬而苗格耳非果不服師旅而獨格于舞樂也七旬自敷德舞階之時計之不從班師日數也格則謂即功而已

帝乃誕敷文德

文乃文告之辭德乃德政之意敷乃廣布普宣之謂也帝之文德久在天下矣豈至此而始修也乎敷者重爲申明通布之名爾非

始施行之義餘見上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禹拜昌言曰俞

傳曰順考古道以言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禹以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按此當以曰字爲句蔡傳云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是已迪乃道蹈意言君信能進蹈其德則臣之所謀以啓之者無不明所弼以輔之者無不諧謨明則知之易弼諧則行之易也俞者然其言如何者問其迪德之于何始也

都歎其所包之廣也慎其身之所修當思修以可法可傳之道而不爲不可終日之圖也而卽以愼厥身修者叙九族各如其親疏之分誼而有加無已曰惇由是因九族以及庶姓則庶姓皆明于德勵于德以相輔翼此道雖在邇而推之四海垂之萬世之遠者卽在于是以此爲思思不永乎以此爲修修不愼乎昌言乃盛大其德之言也禹以其能昌大于德故拜以明其虔且拜以志其慶也曰俞葢有深契于其言者如此曰若稽古之義辨見前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責重于爲君者先允能迪德而後謨乃能明弼乃能諧耳葢明者以君德明諧者以君德諧耳苟非君能允迪其德雖有謨弼其何濟乎云也餘見上

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此因何如之問而言廸德之事愼厥身修以身先率天下于德也思永思以及于無窮也自身而族而庶以至遠日進于久大所謂進蹈之迪也身修卽克明俊德意惇叙卽以親九族意勵翼卽百姓昭明意遠在茲之遠卽萬邦於變意在茲言不越此一身之修也惟然故修厥身者貴愼焉俞者美之而有會悟之辭餘見上

愼厥身修思永

永對下遠言所思不止爲一身而已而旣修之後不已不息者期于及天下被後世故曰思永而皆推本于身之修焉苟于身修或未備而未當則所以及天下後世者皆不得其至善矣夫是以不可不愼也

邇可遠在茲

邇謂身也遠兼地及時言在茲則不必待見其功效之日而功效早可定于目前身修之頃云餘見上

在知人在安民

傳曰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信任在能安民按知人承親親安民承謨弼葢總上義而提其要然實分身修及勵翼之大綱也修身在知人知人則愼厥身修之取則勵翼在安民安民則庶明勵翼之實功也知人者賢者知其德能者知其才安民者養以安其身教以安其心也兩曰在者呂氏祖謙所謂辭定而理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

傳曰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蔡傳曰哲智之明也王氏樵曰知人則鑒別之明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云云按哲從折乃曲盡之智周通之明也能知人則聰明啓闢見闊日接賢才則心思

之觸發神明之淸粹自然無不曲盡周通也故曰則哲夫是以于人才之大小人品之偏全各稱其官而不虧其量不踰其分不倍其宜不違其用而盡官人之能事云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傳曰惠愛也愛則民歸之按謂惠愛利也安民之身則利及之安民之心則愛周之夫是以黎民懷之也葢其中之固結不可解者言語不可以形容而止可獨喻報效不能以竭盡而常留有餘曰懷之言黎民者幼穉所見小故懷之原不難老成受澤深故懷之亦云易惟黎首之民願望大意氣豪不易言懷也黎民且懷之其民之無不懷也可知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亦字承在知人來謂知人之道非有他法亦止于行見亦于其行

之有德與否辨而所謂其行所有之九德亦不徒以表見爲信必實驗諸其人之生平爾已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傳曰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蔡傳云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于行者有九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云云按此言人之可知也以德爲準亦于其所行觀之朱子謂行止是可見之迹是也以其行有德矣而不徒驗諸行亦言按諸其人之實得于己者備是九德否耳其人果有是德而後乃言其所事之事曰載采采云也載當訓始采采所采之采謂行必實諸德而後乃論其所事事行出之于一身而以德爲本事措之天下而以德爲先也此在知人之大法也

載采采

先考德而後論事上采乃活字下采乃實字也事之訓采猶俗言施羅取致之意云爾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傳曰注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慤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爲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按鄭氏元謂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所謂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所謂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所謂剛克也九德之次從寬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下耳云云按寬優裕栗堅密柔婉順立挺特愿謹愨亂古文𠜂字之訛故訓理治恭嚴飾于內敬整齊于外擾馴習毅遠到直徑遂溫中和簡平易廉棱角剛決斷塞固實強果勁義宜適也言量寬而操栗情柔而志立質愿而恭于己才亂而敬于事始擾而終毅外直而內溫行簡而操廉用剛而體塞發強而存義而有兼辭有轉意謂其不偏倚所謂其人所有之德也

彰厥有常吉哉

傳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蔡傳謂成德著于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按蔡傳爲合益此論知人之法未及官人官人在下文浚明亮采云云也眞氏秀德曰有德者貴乎常而不變若勉于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然又謂有是九者始能發揮經常之道則于厥字爲當彰者以行與事即采也彰之有是九德而行與事始足以彰厥有常也吉則所謂修之吉乃美善之稱也常字二義可兼用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傳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蔡傳浚治也亮亦明也云云按三德六德不定九德中之何德而有其或三或六云也浚通濬浚明益清本澄源而昭布之謂也有家固指大夫然對國言家即凡家皆可言言三德者可齊家嚴祗該宣言之言不特宣而又加嚴祗也嚴主治己祗主承事而統于敬也亮固訓明然兼訓助爲更合亮采明所事于邦亦謂助天子有邦國之事有邦指天子助天子事乃是諸侯若以有邦爲諸侯則分土分民各君其國

下文烏云在官也然加蔡氏意謂明事于有邦耳于大意無礙在用
也夫曰日宣曰嚴祗敬皆上文所謂彰也浚所明亮所采所謂彰
有常也

日宣三德

日乃日日又日之謂乃謂不間于日也宣者能推放而擴充之謂體而有用知而能行非矜矜于是德而無用難行者比也宣以彰有常亦宜以彰之而日宣爲彰之有常也餘見上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傳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並在官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按翕猶聚受猶嘉納敷則播其所同然施則與其所未得敷有均平意施有分散意皆指德而言也三

德六德之皆取故云九德咸事盍敷奏以言則咸翕受明試以功則咸敷施車服以庸則六德之俊三德之乂皆在官不必泥鄭說千人爲俊百人爲乂也葢大德出眾足以輔君者俊也小德自淑足以治民者乂也官者不自私而公于天下之所俊乂皆在是而九德咸公于天下矣百僚凡百同治事者也僚即寮治事之所之名師師小德固師大德爲取正大德亦師小德爲取材下率教而上虛衷則交資互補而九德者皆備矣百官言百工者指各責課程之時言惟時者惟百隨時以自盡乘時而自力云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翕受則九德歸于一德而偏全各與陶鎔敷施則九德化爲千萬德而大小並同調劑葢承其人有德來咸事則各效其德于所事事而德有所致功且德有所見效咸事則翕受者無遺失而敷施者無偏薄也承采采來餘見上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九德咸事承載采采俊乂在官承其人有德惟九德之咸事故翕受敷施之天子九德皆備也俊乂即分備此九德之人也非知人不能行使有德之咸事且非知人不能使其人有德之在官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傳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疏曰五行之時即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蔡傳云撫順也按此即申百工惟時義撫拊而循之之名辰即日月所會之次其屬地支曰辰言五者寅卯木之辰巳午火之辰申酉金之辰亥子水之辰合丑辰未戌之土辰而爲五也撫五辰而各隨其候以效致其績所謂百工之惟時也凝鄭氏元訓成馬氏融訓定然以兼訓聚爲合

各當其時而聚各順其時而成咸備者成之義有實者凝之謂也

撫于五辰

辰非五也謂五氣所在之辰耳撫順五辰如後來小正月令之因時布政觀日月所次而隨其辰以行政也在唐虞時即順春三月之木辰而平秩東作順夏三月之火辰而平秩南訛之類是撫木之辰以順其生時撫火之辰以順其長時撫金之辰以順其成時撫水之辰以順其藏時土寄四季賅于此矣餘見上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曠空也考馬氏融曰一日二日猶日日又日王氏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按此上言知人此下言安民而此則知人安民之

樞機亦知人安民之源本也心純則賢才輔故莫要于無逸欲逸則德間息欲則德駁雜且上行則下效故禁止其以逸欲爲天下先也蔡傳云非必教令謂上行下效故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業業危懼幾微也葢兢兢是危不能行業業是重不能勝孫氏鑛曰敬而又敬懼而又懼以謹于萬事之微兆使日無曠也幾朱子云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兢業于幾之始而萬事無不兢業矣一日二日不特一二日之間而事之來至萬也葢積日檢察無一日間斷之謂乃艱于積累成日之辭葢以天下萬事端兆之萌皆歷歷于聖人之心而以兢業之全神愼之于不間無不惟其精一也一幾之出一官之職繫焉一幾不愼而流于逸則一官之職曠于息不愼而或即于欲則一官之職曠于雜萬幾而皆以兢業出之則庶官之承其兢業者庶皆無曠也所以然者天子代天理物

而庶官者皆共天位而事天職知所代者皆天工故也天道不息則代天工者容有一事一息之不與相似哉

無教逸欲有邦

有邦賅凡天下諸侯卿大夫諸侯專有邦卿大夫共有邦者也時則無不日宣日嚴祗者而逸則有時而間欲則有時而昏皆德之累也然皆由于上始葢上之所爲爲聲教之所自卽風敎之所關乃天子之身教也上有逸欲之一幾于萬幾之中而有邦之奉教于天子者亦若順意承志從以逸而逢以欲逸欲乃遍于有邦矣是不啻上之敎之也有邦者然而凡邦內者可知矣餘見上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者不寒而栗以不敢安業業者不加而重以不能勝之狀也以此而朝夕若不克終日而僅得一二日之無失者然謹之至也

如是則無息矣又其兢業之精神周于萬事而且于其幾始焉則自微而未見隱而未彰已純乎愼獨之戒懼而見于事行者更無間矣云也

天工人其代之

所以然者所事皆以代天工故以事天者事之人代天工固以君爲主而凡事君之事皆佐君以代天者也天之生成皆有一定之程度故曰工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傳曰天次叙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敎使合于五厚厚天下蔡傳以爲卽君臣至朋友五者之倫叙也勑正也典雖天所叙然正之使叙倫益厚云云按謂天有自然之序次曰叙其叙有一定之常曰典典萬世奉行不易之經也勑呂氏祖謙曰有整

飭之意謂天叙既有常典天卽勑我以五典者各與爲惇厚也此天性之合故不嫌于加厚而曰惇夫典曰五爲上下體統內外名分各有品程而惇亦曰五者或以尊爲惇以親爲惇各有惇之之道在故也自此而下皆安民之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傳曰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用之使有常蔡傳云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有庸馬本作五庸禮雖天所秩然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按五禮鄭氏元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無庶人以禮之所不下也自我姚氏舜牧云是托使在我其實自者亦天義乎自之也有庸者使有其常無乘亂則此庸亦當訓常也叙是相次而合秩乃相次而分典爲叙之之常用法禮爲秩之之條理此謂天秩之禮雖自天出而

皆出自代天者使用之有常也云爾此天理之別故言秩五禮之禮謂節文儀則也而曰有庸者用之有常蓋有制度之者在故云有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傳曰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蔡傳云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云云所謂和衷也按朱子曰同寅協恭是君臣上下一于敬陳氏凱師曰各得其正而發必中節于天理之自然者皆無所乖戾是以能和衷也然未合衷字義蓋同寅者言君臣當同此寅畏于心協其恭而恪于事互贊交資相濟于本然之至善本然之善所謂天降之衷也故曰和衷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

德蔡傳曰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也云云蔡氏下云周官司服公服袞冕而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卿大夫服元冕而下一章之服士服皮弁無章數也按是謂有合于秩敘者為有德概九德中之或三或六而不拘于其數有德者以服命之天位亦奉天所命而以五服如其德之五等以章之非我有意于好德且無意于好德之中有厚薄也亦代天之章德者致其章焉而已云

五服陳氏師凱引司服注云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繪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公衣五章裳四章侯伯衣三章裳四章無龍與山也子男衣三章宗彝藻米裳二章黼黻無龍山蟲火也孤刺粉米于衣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黼黻而已大夫衣無文裳一章刺黻而已按此言虞制也天子當有日月星辰山當在龍上幷華蟲作繪宗彝當在藻火上藻又在火上詳後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審按五刑見前反于秩敘者為罪卽悖于德者也而討以刑亦非我有意于討之也亦遵天所討而討之五刑五用亦非我有所輕重也亦惟天所惡之輕重也已皆代天以行其刑用而已語意倣上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按此承上懋于承天之意而言天則何所見徵之于民而已蓋天理卽具于民心而已民聽之不囘卽天之聰民視之不謬卽天之明

民之所善好卽天之所明民之疾惡卽天之所威勉勉于政事者惟此兢業之心上達于天卽下達于民爾已故當合其敬于天人之際也有土凡自有天下及有封邑者皆是此皆在安民之實也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威可畏也威畏古雖通而義微別天之可畏但徵于民之所謂可威者而已又威訓尊嚴命德當則精察而為明討罪當則尊嚴而為威詩鄭箋引此上文云云曰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為聰明則聰明自指人君以此例之則此言天以為明威者亦由民以為明威者而天卽以為明威而已此又一解也與蔡傳異亦可參用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傳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贊奏上古行事云云按此總

知人安民所言皆順理曰惠此不徒寄之空言而可推致之于實
行者故曰可底行乃勉帝之行之也禹既美而俞之謂其不特可
底行而行之即見功効且可繼續而久為積累者故曰可績亦以
觀成者欣帝之行也子未有知云云謙辭也謙于可績之未敢知
而但見以為可底行則日思以此贊治也云爾

思曰贊贊襄哉

傳從王說以贊贊為贊奏而鄭氏(元)以明釋之曰贊明帝德馬氏(融)釋襄為因蔡傳以襄為成曰思曰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然
非贊贊意張氏(九成)曰贊贊所助非一事一日贊之不已亦未合蓋
贊襄者皋陶本以指禹禹宅百揆贊襄乃其責也皋陶因禹俞其
言而以為可績故謙言不敢謂有補于帝治但日思贊其贊襄者
而已望禹用其言而輔帝以成治爾已

書經衷要卷二終

書經衷要卷三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illegible]陽全校刊

益稷

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王氏(肅)云謂帝在上皋陶陳謀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孜孜
說文汲汲也蔡傳云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按此古本原通上文
為一篇故帝聞皋陶所陳以為此昌大君德之言而亦使禹陳之
見帝之求治無已也謂皋陶于官守之暇為君謀治而發此昌言
意禹于官守之暇亦必有餘思及此者故使言之故禹以己責甚
重無暇及此為對也否則焉有帝使昌言而禹以己功為對者都
者美皋陶之謨所該甚廣無庸己之復言故曰予何言思日孜孜
者因思盡己職之不暇而何能思及其他云爾孜孜者心思之引
伸觸類相生不已如孳生者之不窮不一然故史記文作孳孳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傳曰所乘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欙隨行九州之山
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
槎木獲鳥獸與民以進食按四載之舟車人人皆知輴者本下棺
車之名而此則史記作橇者孟氏(康)云橇形如箕擿行泥上考擿
擲也擲行者當必以機為之躍然泥上而不為泥所尼者其制約
如下棺車而名輴也今過弋壁陷足之地皆以駝駕駝毳毛獸故
亦作橇古究不知如何欙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云屐下施鐵椎然
河渠書注云橋一作權考權直轅車為近之或如游山之兜而駕
以騾類可低昂以便升降者耳若屐下椎不可言乘載也隨其所

至之山而刊其木一便相視所當治一便行走以施治木既刊則
鳥獸無所依據而得取以爲民食也因進民以佃漁之利而姑使
庶民鮮食焉此時洪水未治故鮮食不指魚鼈指鳥獸廬舍未定庖
爨無所故食稱鮮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傳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
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按決闢也
卽開川有所壅塞而逆流故開以通之川之爲言穿也故宜用決
距自所至而回計所自至之名九川非川數乃凡有川之州數也
畎澮自畎而澮擧細及大以該其餘自澮而專達于川故曰距川
濬深之也井田始自黃帝洪水之後平地雖遭衝塌而畎澮之跡
尙可尋也故但濬耳決川距海大水平濬畎澮距川小水平也是

一綱而一目也

濬畎澮距川

此是濬畎而至遂濬遂而至溝濬溝而至洫濬洫而乃至澮澮乃
專達于川者言畎擧濬之所始言澮據澮之所成至川則無所事
于濬矣此屬農工之事而非等于決川至海必禹身親焉者也而
曰予決云者水之大勢既平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畎澮之向背時
多更易其便宜較計皆惟禹爲斟酌而指畫之也故云然

畎澮匠人職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畎卽畝字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天地之大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傳曰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
鮮食之蔡傳播布也謂播種五穀也云云按既播五穀夫是以暨
非后稷也然穀既播矣烏乎而奏之庶民者猶云艱食鮮食乎不
知水土方平新墾之田皆未得熟所收者少且方播時前此皆無
儲積也故姑奏以艱食鮮食參以待所播之成熟云艱食鄭氏元
謂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蓋古者以菜食爲艱食白虎通引
伏生大傳云神農種穀蔬蔬古蔬字是上古以穀蔬兼種也時水
方去土尙濕則宜燥之穀不能種卽種一二濕土之產而土未熟
墾惟蔬蓏尙宜故以之與鮮食相參艱食者艱歲之食如後世救
荒本草所開之類參以根生之物減毛血之腥羶以養正氣也此
鮮食則指魚鱉者據川畎澮所決濬之得而言艱食亦暨稷者亦
從種植而得故也鮮食則尙承暨益所奏之食時未能盡易也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傳曰化易也居謂所居積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蔡傳懋
勉也懋勉其民遷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云
云林氏之奇曰懋遷有無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李氏儒烈曰居
謂所宜居積者如近水者居魚鼈近山者居果實按下接烝民乃
粒知遷有無化居皆爲粒食計也皆求利用適事耳如耒耨之木
鎡錤之金之類乃有無之需遷也陶人之陶冶人之冶之類所以
備農夫器械者皆需于所居而變化以成之者也魚鹽果實魚鼈
皆粒食後備物之遷且不關于變化也殆用利事適農功便習時
乃始得粒食耳由是而普教之萬邦萬邦皆力于種植然後可以
作乂也作興起乂理治蔡傳謂興起治功也蓋食爲民天非先養
無以施治則正是爲治之本也夫是以思日孜孜而不暇他及云

懋遷有無化居

所無之方、不能得所有、所有之地、不能得所無、故需遷之、而後皆有所居也、然所居、猶是物而非器也、材而非用也、有以化之、則物始成器材、始適用焉耳、遷遷其貨、非遷其人、指商賈化居、指工作然究末務、且時未富厚也、急救艱鮮之故、不得已而爲此、故曰懋焉、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乃者、難辭也、轉輾思維、而始及此、故難之、前此非無粒食者、但高地之一二處之民、至此乃溥遍者衆、故曰烝、作乂、似謂興起樹藝也、而孔傳曰作治本、蔡傳云與治功、與帝使昌言、以求治道之意對、故從傳解、邦指諸侯、不指民言、

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傳曰、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徯待也、昭明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非但人應、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按都、歎君位之道大也、惟其道大、故其位不容易易、而在位者不可不愼也、俞、乃美歎致愼之意、而禹恐帝未詳其愼之本、卽以安止者進其所以致愼之本也、止曰汝者、至善之所止、本其所固有、而不自外來、不由他助、但必安于至善之地、而不搖于外鶩、不歧于他雜、不見異而思遷、不半途而自廢、曰安也、止卽在在當然之則耳、幾康、蔡傳云幾所以審其事之發、康所以省其事之安、蓋幾指其始、康指其成、由安止者而幾康之、則初終皆愼于道義已、其弼直者、所謂心純則賢才輔也、旣安止、則理無不直、而惟幾惟康、則在在恐以不直者間之、其有弼君之責者、敢以不直嘗試乎、而有不相得于直也、由是而無所動也、則已苟有所作爲、則本然之理、自然而應、且有先意承志、以待我者、由至善之理人所同具、以此而昭事上帝、上帝亦受之、以至善之理、又天理之所固然故也、丕大也、丕應、天人上下皆應也、徯志同然之動、不待感而後興也、申重也、命言申者、爲已受天命者言也、休鄭氏元謂符瑞、非是、蓋民和年豐、而歷數久也、其總要曰愼、安止愼之本、幾康愼之實功也、自其弼直而民徯、以及申命用休、皆愼乃在位之功效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

安汝止、乃愼之之本、惟幾、愼之始、惟康、愼之終、惟之云者、聚精萃志以致其愼云也、餘見上、

安汝止

汝止而止曰安、爲帝言也、身反之聖、必先求所止、而後求安、帝則

性焉者也、早得其所謂至善之止者也、故但勖其安爾、已安乃靜與之俱、動與之游、如其止之無不在、而其安之無在不然也、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受者、以昭明于上帝而見受也、如所云聞于上帝、帝休者是、申命者、帝已承帝命而在位矣、故此謂重命之、而曰申、休、從人在木下、乃美蔭托庇之名、得天蔭庇、故曰用休、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蔡傳、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作股肱耳目、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云云、按鄰之爲義、正韻比也、釋名連也、謂休戚相關也、輔佐相資者、臣也、而實則休戚相關之鄰也、惟其休戚相關、有鄰道、夫是以輔佐相資、以盡臣道也

此承上云云，而求助于臣下之意，禹深然而俞之，卽以臣鄰之道
自任也，帝因而更申臣鄰之義，云若言君于其臣之分，誼直一體
而不止于鄰之相近，有若元首之于股肱耳目云也，臣則名義相
承，而尊卑之澗絕者，鄰則近矣，然鄰猶利害相關，而形骸間隔者
也，而元首之于股肱耳目，則同體矣云爾，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彜藻火粉

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傳曰，言大體若身，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
畫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彜

宗廟彜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
氷，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巳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
繡，云云，六律五聲八音，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治理，忽怠，又以
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云云，蔡傳，宗彜，虎蜼也，爲確
卽五服中之毳冕，飾極愛其類，類有長，重倫敍，故名曰彜，又云絺
鄭氏作黹，紩也，紩以爲繡，六律陽律，不言六呂，統于陰也，有律而
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言之序如此，忽治之反，五言
者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云
云，按臣作朕股肱耳目，蓋以腹心自謂也，股雖手足之通稱，而股
屬脛上，乃足股也，易巽爲股，二偶在下，其証也，肱則臂肘之謂，曲
禮並坐不橫肱，其証也，左右者，左之右之，猶言指揮提調也，有民
謂所有之民，翼乃兩手圍護之形名也，此作肱也，宣力布其力，行

之事，而曰于四方，則有馳驅奔走之役，爲施展，此作股也，絺，刺也，
十二章之飾，彰施作服，而以明者分別之，此作目也，以律聲音察
治忽而可出納，此作聰也，欲出于心，故帝以心腹自任之，而必之
所欲，非股肱耳目不能遂，君之于臣，亦猶是云，汝概指臣言，非特
謂禹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若者當左，若者當右，位置之，使各得其所也，左而右之，右而左之，
使令之，使各從其業也，養之左右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教之左
右也，又左之爲佐，右之爲右，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翼者，臣
與爲之左右焉，養則覆而翼，教則輔而翼，皆作肱事，宣，普播之名
養亦有力作之事，教亦有力行之事，爾雅，作造爲也，是爲謂作造
本無而創建曰造，已廢而復興曰爲，宣力也，而于四方，則爲之者，

東西南北，唯命是行，皆作股事也，餘見上，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彜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肖物爲象，鄭氏元曰，自日月至黼黻，皆君德也，服所以象之，云云，
按亦取物象以象之正名，百物而制衣服者，黃帝，故古人指黃帝，
蔡傳云，日月星辰取照臨，山取鎭，龍取變，華蟲雉也，取文，宗彜取
孝，藻取潔，火取明，粉米白米，取養，黼若斧，取斷，黻取辨，繪者五色
之所會集，繡者從絲肅，整飾其絲而爲之者也，衣效天之有形無
物，裳法地之色而有質也，曰作服，則旗旒不與矣，五采者采取靑
赤黃白黑之本然者，以表彰夫十二物之形而各施工于物形上
以備五色，鄭氏元曰，性曰采，施曰色，是巳明者辨析尊卑隆殺之

差等也六律者黃鍾合大呂太蔟合夾鍾姑洗合仲呂蕤賓合林鍾夷則合南呂無射合應鍾以律正聲而五聲始調八音者乃得從律之聲而不姦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治忽驗焉宮音溫舒而廣大爲君商音方正而好義爲臣角音惻隱而愛人爲民徵音樂善而好施爲物羽音整齊而好禮爲事是其治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是其忽也出納五言鄭謂五官之言云于六卿去天官非是孔傳爲五德蔡傳爲五聲蓋宮信角仁商義徵禮羽智其理通也因察其所言之中聲律而合于德者出納之慎于治而防其忽也治忽之所在而致其察焉責在聽也餘見上

日月星辰（日赤月白星辰當若斗極不必衆星皆繪也）山（當是五岳）龍（天子備升龍降龍諸公有降無升者）華蟲（雉爲羽蟲而色華采如雞而長尾五方五色不同服用鷩雉）宗彝（爾雅注云蜼似獮猴而大尾末有歧

鼻向上雨即自懸于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按其性至孝而信殺其一則羣聚而哭之雖死不去）藻（水草有牛尾藻及馬藻二種皆有文理）火（考工云火以圜蓋形圜似環）粉米（爲粉之米故曰白米）黼（黑白文黑象斧木白象斧刃也）黻（青黑文兩己相背實亞字也乃古弗字合比青黑二色爲一而黑內青外主分辨應木生不而外出也）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伏生書大傳以爲天子也諸侯也次國也大夫也士也孔傳及馬氏（融）以爲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鄭氏（元）以爲天子也公侯伯也子男也卿大夫也孔說爲近作繪者繪爲男工屬陽故在衣且衣在上不過文章之美故繪而已足繡爲女工屬陰故在裳且裳在下不免蹈坐之勞非繡則繪色易剝故也又王氏（肅）謂舜時三辰即畫于旂旗非是蓋下文明日作服矣則三辰之在衣也可知採而用之曰采既施于繪繡曰色彰則著之施則設之也

餘見上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三辰在天山在地以最大故以山次日月星辰龍天之用華蟲山之產故華蟲次于龍而在三辰及山下會繪通然會五色于所畫之上曰繪餘見上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虎蜼而名宗彝者其在服之形模悉倣宗廟彝器上所刻畫者爲之故也虎蜼獸也附于地故又卑于華蟲藻水產更下于地矣故又次之火炎于上米植于下黼斷黻辨皆人事也故又次之繡亦如繪而以絲作之在于整飭故從絲肅而言繡絺鄭讀黹針工也爲的若葛之精不聞十二章之專于夏也餘見上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之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言我不可弼四鄰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按王氏（安石）曰拂我而相之謂之弼蓋如弓檠之正弓也違離于道也所欲左右宣力觀象聞樂等而有違于道則汝之翼爲明聽者當爲我弼正之汝無面從而退始有後言也夫面從而退仍有後言是明知違而不弼是疏君遠君乃臣而不鄰焉者也故勖之以欽其鄰之之道爾四鄰鄭氏（元）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蓋與君密不相離而成否一體相關者故使欽之敬恭臣道必期盡夫鄰道云

欽四鄰

鄰必言四蓋前推後挽左顧右盼無之而非君弼也而君乃慎矣欽則四鄰之所同而所以欽者輔自輔弼自弼疑自疑丞自丞不相假易各有致欽之道故必言四焉周禮鄰長曰相糾相受糾繩

切受寄托君德之當繩切而責寄托于臣也亦然故臣也而直曰鄰耳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傳曰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爲非者當察之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苔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者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按此承上言予違則汝弼若民違之則汝爲治之云也庶眾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讒說其說變亂是非此違之之尤者也時是也不在時是違幾康安止之甚矣爲射侯以明之者志正體直而中則德行未虧頑讒或告災之過否則德行不可問矣故以侯明其中心及

平日之誠否也苟其頑讒之出于誠然者師儒夏楚以示戒于當時左右史書簡冊以垂戒于後世所以然者欲其速于遷改而不至于終惡以犯天罰麗官刑而不得其死也故曰欲並生也上以納言即師箴瞍賦矇誦瞽獻詩之謂是諫諍且下及于上況百官乎颺則不但不拒且有時而昭明其美于眾聽不隱其善也此承予違汝弼三句來格則承之云云承本節庶頑至並生言謂如是而感孚以至于善承則薦庸則用也不以前此之頑讒而廢之否者不格也侯明撻記書識之而猶不遷改然後入于五刑以威之使畏罪以強制之而已自庶頑六句言弼民之違道也格否二句申明其弼之所以也

侯以明之

蔡傳引王大射云云說者謂此經射侯主于明善惡則大射也考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其制天子大射則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熊侯豹侯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熊侯二麋侯豹鵠麋飾三豻侯畿內卿大夫大射麋侯畿外卿大夫大射無文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按上曰庶頑云云則謂眾庶也可知其侯明當是教官歲時考校之事周禮屬之鄉大夫五物詢眾庶之曰和曰容也合是鄉射爲是與擇士無涉

侯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中或布曰正棲皮曰鵠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蔡傳云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教弟睦婣有學者也說者謂黨正正歲書德行道藝族師書孝弟睦婣閭胥書敬敏任恤者書其善左斐豹欲焚之丹書是書其惡按所引左傳似也此承撻

記來而下曰欲並生則謂書其惡也周禮小行人所稱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之類乃是耳此則作慝犯令之罪未必即子孫不忘也若悖逆暴亂之大罪終身不改乃永著于丹書矣欲並生不止指書識之一端合上侯明撻記而申明其上所欲之如此也餘見上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工傳指樂工然官亦曰工也前云百工惟時是矣所謂鄉正大夫諫士傳言是官之納言也百藝亦曰工後允征工執藝事以諫是也而此特指樂工義或可兼用歟颺爲揚道者播揚于遠方稱道于久後君志已過而旌直道也時者有時而然亦時而有然蓋惟大善則然故云時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

時敷同日奏罔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按此因帝求弼之意而廣之以求賢也光卽天下文明用昭明于天下意海隅蒼生申天之下意言盡地之大勢也其間計邦則萬計其爲黎獻者多矣共是惟帝所臣者先言後功而後庸如此愼而擇之詳天下誰敢不遜讓其賢者爲上用而賢者亦敢不敬以應命哉不時謂苟不如是敷卽塗栫之塗謂塗飾扶同蓋優劣無別名實不覈安得日進于有功也哉此因帝勖臣鄰而勉之以

求賢也帝光天之下五句言所治之下賢人不少敷奏三句愼于用賢之道以下明如此則賢無不得不如此則治將無功云爾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明其明德于天下明德之明宣堯之重光迪堯之前光者亦復被于四表故曰光天之下也海則遠海之隅則僻甚矣而光天下者無不至焉蒼生若草木者說文蒼草色是已以荒凉世界人跡罕有惟有草木之蕃殖葱鬱而已加以天水相連海氣迷濛故望之蒼蒼然而芸生彙集曰蒼生也光被而至此則聲名所及文物所通當不少其栽培成就者云爾謂民爲蒼生始于晋人古無是訓也餘見上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傳曰獻賢萬國衆賢云云按孔傳釋黎爲衆不若蔡傳云黎民之訓爲得孫氏覺曰黎首之民謂之黎民黎民之賢謂之黎獻是也蓋賢者苟學業未就與年力就衰者均未足用故以言乎黎獻也古者士貢于諸侯故合萬邦言之遠者望光邇者近光其慕德同也而莫不有臣道于帝焉故云共惟帝臣卽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義也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既愼于用賢而詳審如此又焉得躐等而進者乎卽黎獻之中小德讓大德偏才讓全才讓謂推遜其先登上進也故曰誰敢不讓而爲所讓者亦曾無伏匿而不應上命者矣應者一應帝之用翼爲明聽隨所取而皆具一應帝之志股肱耳目無所求而不獲敬者猶言肅恭以待命也如是又何違之不弼何鄰之不欽而何頑讒之不格哉

惟荒度土功

鄭氏元云荒奄也蔡傳云大也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按治水也而功曰土者惟土得制水且治水之故專在平土故也度者衡其高下之便宜策其先後之緩急民生異俗器械異制而量遠近合久暫皆必斟酌計畫以度其功之施與度其功之成荒之云者必并九州合度之而後交資互藉始得逐州漸治也上承天道洪荒之運下體帝德包荒之度而度之故曰荒度而時則妻子皆不顧故云惟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廹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奬帝室按弼爾雅訓

偁註猶輔也又曰重也註弼輔所以為重疊也據是則帝畿之外重以甸服甸服之外重以侯服層層相因而卽以相輔故自內而數至外曰重以相輔自外而數內則卽以侯服正甸界綏服正侯界由是而往以至要荒故合重輔與正之義曰弼也成五服以至五千諸說不同賈逵馬融謂禹貢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云云乃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每面三千里許氏慎謂堯舜至三代地皆萬里孔傳謂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蔡傳從之惟鄭氏元以堯時甸侯綏要荒五服甸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每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方萬里是所謂弼成者每服各為殘數居其間則每服各添五百里云云見儀書後

案于弼字訓重之義合若四面相距止五千里安得遍九州而云

東漸于海西被流沙而朔南暨也則其說彌縫最合十二師者蔡傳謂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是已舊說云云一州之工役豈三萬人可給乎師為諸侯所以法者卽十二牧營州之師卽統于青幽并之師卽統于冀也四海者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非必西北亦至海也五長每五國一長也卽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非方伯也咸之云者不以夏為親比而疏于夷亦不以遠當羈縻而寬于近故五長則咸建也建特置也

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此言每州之制州十有二則合大小有十二師非一州有十二師也然師牧一州州方千里幾百國矣亦有轄長莫及之虞故咸建五長而師但總其長之成足師其綱長其紀而列國皆其目然也

師其轄長其枝而列國其實然也迪蹈也卽踐實亦有開導之意時各開導使踐實以服天子事而立有成功功者責程之效驗迪者訓督之徵實名者事權之專任也有功者列國迪功者五長而各致迪者州師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十二師為三萬人之說不可從餘見上

方施象刑惟明

傳曰又施其法刑皆明白蔡傳謂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夏氏僎曰皋陶敬承汝功之敘又慮迪德者怠方施象刑明示人以儆之則已迪德者益勉未迪德者益懼而勉矣正如九功既敘之後董之用威不容已也按鄭氏元謂舜歸功于皋陶是也孔傳謂為史臣所述非是施者與以各當明者彰著其威討也茍弗卽功而施以象刑者蔡氏謂非徂征後事不知大刑用甲兵是知徂征分背皆刑之施命雖出于帝而刑之罪則定自皋陶故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韋為之實以糠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按鄭氏元曰戛櫟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卽玉磬和尊之也云云搏拊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按鄭意謂以為鳴球也搏拊也琴也瑟也戛擊總言歷擊此四器戛擊卽明堂位揩擊但彼連柷敔此不連為異耳蔡傳則以搏為至拊為循王氏炎曰磬輕為戛重為擊琴瑟重為搏輕為拊然樂之始作也先以鼓聲以金此不言者以堂上之樂惟玉磬而鍾鼓皆在兩階也堂上玉磬一縣十二枚十二律及黃中宮之律皆備作何律樂則用何律之磬節之拊固相也以韋實糠然搏乃擊名非拊名搏拊

也凡將升歌則堂上先擊柎曰搏柎而和琴瑟以咏樂章也故言奏樂之始先擊鳴球以定所作樂之律而以鳴球爲節奏然後搏其柎以起升歌而太師鼓琴瑟以咏歌後世飲射歌皆瑟而天子之祭將必配以琴也球鑾環然之狀一勾一股居曲天然而成者曰球此在堂上與堂下之石磬異又疏云臯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紀之

琴瑟 鄭氏元云琴瑟五弦爾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世加七弦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雅瑟同二十三弦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其廣同二十五弦盡用之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傳曰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來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按馬氏融謂舜除瞽瞍喪祭宗廟之樂是祖考乃虞氏之祖考也虞以敬康句

望橋牛瞽瞍爲四親廟窮蟬爲祧顓頊爲太祖來格王氏肅爲見其先也實則僾然見愾然聞肅然于位在禮屬孝子之心而此則實然耳古用巫以交神實有所覩非見先之約畧比也虞賓不特丹朱但前此一代莫考耳在位在長賓阼階上之位羣后皆以德相讓是固然也而虞賓如丹朱之傲虐居然亦能以德與羣后讓則非樂和之感不至此云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傳曰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蔡傳云管猶周禮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云云按堂下樂作必管以攝其節鼗以兆其聲合止柷敔者鄭氏元以爲即鼓柷之止如其說何獨言柷之止而不言櫟敔之籈也乎蔡氏沈云始作擊柷以合之將終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此概舉堂下之樂之終始蓋堂下之樂作凡用吹者皆管攝于管屬于擊者皆兆導于鼗以柷爲合樂之節奏而敔以止其終也

管 如篪六孔爾雅注云管長尺圍寸有底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兩則十二孔而管攝十二律故名管以起堂下樂 鼗鼓 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也 柷 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一云二尺二寸 敔 郭璞云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也

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傳曰鏞大鐘閒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考鄭氏元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故名樂爲笙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云云以閒堂上堂下閒代而作按據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云云是東方鐘磬皆曰笙西方笙磬皆曰頌古文頌爲庸是一曰笙一曰鏞盡舉兩階之樂也兩階之樂與堂上迭代相閒而作

又季氏巡爾雅注云大鐘音大鏞也孫炎云鏞深長之聲而與笙閒一細一大相迭作是亦一說潘氏士遴曰歌則眾樂止獨笙鏞閒之蓋樂始作則琴瑟以歌次眾音合作眾音暫止而後笙鏞以閒也蹌動也有舞意故爲率舞之貌馬氏融以爲筍簴非是蓋筍簴非可以蹌蹌言也六馬仰秣于伯牙雙鶴止庭于師曠有舞之理故也此亦專言堂下樂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備鳳凰靈鳥儀有容儀鄭氏元曰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云云說文云樂名箾韶左季札見舞韶箾則簫韶二字總爲舜樂名也而或以簫爲主九成九終即六府三事之功而歌舞以昭象之者也音律始于嶰谷之管以象鳳鳴而惟簫爲諸管之備形象其翼聲象其鳴此爲韶

樂之主器九成則功象德昭大和翔洽故鳳凰來儀儀鄭氏元謂爲止巢而乘匹但儀之訓匹如飛雙翔棲雙止鳴雙和即匹矣鳳凰並稱匹義爲合但不必是乘匹耳容儀之解但可兼言上鳥獸蹌蹌由人而及物此鳳凰來儀自蠢而及靈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傳曰衆正官之長信皆諧和言神人治始于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蔡傳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磬者蓋石屬角最難諧和云云按王氏肯堂云角聲不高不下太高近徵太下近商爲淸濁之中故難和然考磬懸皆編一懸十二枚無特磬所謂特者樂用何律則始終因何律之磬節之不他雜也曰特非有一磬之獨懸者爲特磬也玉懸一懸在堂上節歌石磬則笙頌各一懸在堂下

節奏舞者也作樂而擊至石拊至石石聲振之則樂將終矣謂作樂每將終而獸舞尹諧也夫磬固難和而石爲乾音爲八音之綱爲角音爲五音之中又以振衆音者故此特言石也率舞率于樂之節奏而舞也大樂與天地同和節故凡得氣于天地而動者無不同其和節焉庶尹猶言衆官之長正也允諧者以其蕩滌消融而和順于道德也此即周禮所謂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而百獸之舞即作動物之謂也百獸者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嬴者羽者鱗者各得五行之氣而成五五二十五又各乘四時與方而不同曰百也尹曰庶者因事制官無定數也故曰庶焉亦皆謂堂下者此史官自引夔平日之語以見祖考來格等云云非誣也云爾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云云按帝以治定功成之候而用作歌以歸美臣下且勖之以勿怠也勑正天命謂弼君以奉天道也惟不懈于時時不忽于幾微故得至此而亦常願如此也故先言股肱次元首與百工若曰惟股肱喜而君與百工始然而皋陶則歸重于君之率先也念哉勖羣臣以念帝言然作事必有率興者誰作之而誰興之則在君矣慎乃憲即慎在位之憲也省即幾康之謂必屢省乃得作事有成耳于是既明歌意而始賡續帝歌也先元首責重君之率興也明即幾康之所

致良即其弼直之所謂康即動丕應徯志之所成也又歌云云亦止反覆此意耳叢脞鄭氏元謂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馬氏融曰叢總脞小孔傳所謂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也蓋君失率興之道而侵臣職以至於此帝深言而有契于其言謂自此以往當君臣敬保此義云爾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傳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蔡傳庸用也勑戒勑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敕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按書疏謂以戒臣也而實則協羣臣之弼己爾天之命何在在君爾而非有以勑正之則無以奉守天命矣敕之者君自慎于安止幾康而臣即以安止幾康者弼之使不違時則不間于一息幾則不忽于甚微美羣臣前此之致已于治而共勖其永保也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王氏樵曰人之形視聽呼吸皆在元首作而行之則在股肱故云然按以德曰元以尊曰首喜者暢懷遂志之情也以弼君于治爲樂曰喜乃樂之莫可形容于外者也起奮發振作之名百工百官所爲之課程也熙訓廣亦訓光乃謂廣大光明也推擴而廣條理而明合之曰熙帝意重在臣故先股肱餘見上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作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賡續載成帝歌歸美股肱意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按作振立也然必有以率

先之事功業也然必有以興起之作事在臣而率興者乃君也憲曰乃者是在帝位之法成而當止者也卽愼乃在位意故復以欽哉鄭重之蓋非欽無以致愼也欽卽安止之道省乃察其幾康否耳成所作事有成功也此欽哉乃指屢省言載當從鄭訓始以下倘有又歌在也承上帝歌曰賡合下又歌曰載明由屢省而愼良由作事有率與康卽其作事之成也精神無不到曰明美善無不備曰良得物理之適獲人心之安曰康

帝拜曰俞

傳曰拜受其歌按此拜卽今時之長揖也立者古謂之肅拜坐者乃謂之拜手也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臣有拜于君則跪而拜君拜于臣卽立拜也俞者嘉美中有會悟之意在云

書經衷要卷之三終

書經衷要卷四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禹貢上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蔡傳云敷分也分別土地爲九州奠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高山大川以爲紀綱按敷土仍是平土意也制水者土故治水之功在乎土土平而水乃得所制各歸其理也而所以平之曰敷此三字乃全册之提綱也隨山刊木呂氏祖謙曰有兩義一謂隨山開道以隨水勢一謂隨山之脈絡相

視其水勢濬其川是也必刊木者一便觀望一通行道隨之云者隨在皆然奠之云者山爲之界域以表之川爲之隄防以安之使不混于平地以便取材用也不止是定其秩祀矣曰名曰大知無名而小者有時而開鑿及塡湮之者矣前此懷襄橫決振盪不定故此曰奠云名山大川不止岳瀆凡九州之鎭山澤川皆是

禹敷土

敷鄭氏元曰布馬氏融曰分按敷有裒多益寡之意蓋洪荒以來地土未平固矣當洪水時有餘于土而阻水道有不足于土而縱水勢者卽有因淤積而致有餘遭衝塌而致不足者治之爲分散其所有餘布陳其所不足合而言之均曰敷不曰水而曰土者致力專在土故也時益稷皆在而禹主其事黃魔狂章庚辰烏木由等皆從而禹司其成故特歸功于禹也

隨山刊木

洪水時平地不可行矣故由山隨者從其山行之所往爲先後而皆先刊其木曰木則是成木者用刊其餘叢雜蕃殖者所謂烈而焚之者也刊鄭氏元以爲除字從刀故傳以爲斬餘見上

奠高山大川

山川皆資采取材物所出雲雨所興者也曰高曰大備民用者遠矣故必奠之奠安定之也如後世山川皆有厲禁故不可不有界域隄防別于平地使民不侵不動也故曰奠高大則所賅者多矣惟高大者奠其餘之上下不平者概與治爲平土也可知

冀州

傳曰堯所都也考鄭氏元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按冀說文从北从異乃北方特異之地有易有險帝王所都乃天下之所仰望冀亦希冀之意故字從北異而義爲希望也東南西三面距河未分幽并以前盡北方皆冀土故曰北方州考九州分自人皇又杜氏佑曰九州本制起自顓頊淮南子云女媧殺黑龍以治冀州則冀之名起自上古但其時中夏皆名冀自餘八州之名立而始以兩河閒爲冀州禹貢于冀不書州界或即以此而大一統之義歟九州獨先冀者說者謂治水皆從下始冀帝都故從冀起而東南次流云云未是蓋不見冀下于兖青也洪水之勢河爲巨而冀則三面皆受患故急而先之且其水不從兖而東北自入海故可先也若不經兖則下流無去處先之亦無益也帝都帝王世紀云堯始封唐今中山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皆冀域也冀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南及南之東西皆距河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蔡傳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地理今釋云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以始于此者焦氏竑曰河自塞外入中國壺口當南出之孔道故名壺口尸子呂覽等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胡氏渭云龍門之上口即孟門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山梁山蔡傳云呂梁山在離石縣東北皇輿表今永寧州屬吉州府岐山在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地理今釋據孔傳謂梁在雍州今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蔡傳疑雍州不當載于冀州不知呂梁山去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山去河三百三十餘里距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曾氏旼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故并言于冀得此可釋蔡氏之疑載壺口而乃至梁岐者朱子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洩故一派西滚入關陜一派東滚往河東據是治梁岐者正指滚入關陜者也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時壺口載而西河以西雖無洪水而積潦未有所疏泄不可耕作故并治之此治乃濬畎澮距川之事也治雖小而不能待至九州後故于此即及之太原曰修續鯀功也太原即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之太原也後以爲郡當時不指一府地以時汾水據太原帝都上游鯀極意隄防故有功可繼不知河道一通汾有所歸故禹修之後于河岳即霍泰山在山西平

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然此曰
岳陽則凡太岳之南至河皆是夏氏僎曰鯀隄在今開州博州亦
有鯀隄又名禹隄衛州亦有鯀隄通名千里隄然則所謂太原者
賅此數處皆是治河口者治東河也功乃開鑿梁及岐疏積水
耳太原當堯都北汾水所經修太原乃治汾水至太岳之陽治南
河也曰治曰修皆築潛之功爾已梁岐二說一集傳一則亦側袁所取任選用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衡漳考懷縣
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
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卽是胡氏渭云覃
懷厎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
地與降水會衡漳而中間大小諸水如宿胥口今臨漳諸洪漾極諸水并濁漳所受之淸

漳之源是也亦無不治矣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
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云云按覃亦延及之意自岳陽而延及于
懷其解乃合蓋自來皆名其地爲懷不聞有地名覃也左王取鄭田賦卽其
一自岳陽以西河患極汎至懷則有太行王屋諸山蔽之河勢稍
緩壺口以下之害不能溢及于此故其功稍易曰厎績濁漳出上
黨長子縣地發鳩山東行至曲周入河以其勢自西至東橫行一
千六百八十里曰橫漳也王氏樵以衡漳爲二水名非是

厥土惟白壤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按說文壤軟土釋名壤
也肥濡意也但馬氏融曰天性和美而鄭氏元曰和緩和緩由人
功非天性此壤則其天性也土質本黃白則金色已土而得金之
色是母從子化土氣稍洩然爲西成之色成則不至于下而洩則
不及于上故白爲土之中等白而壤則其性猶爲美者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又
曰此州先賦後田殊于餘州不言貢篚亦差于餘州蔡傳賦田所
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按孔氏以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朱子云
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雜賦上上者賦在帝都原不皆出于田如
場圃漆林之類云云按他國有貢而畿內則皆民自賦是所謂貢
并入于賦內也卽其出于田者首善之地趨嚮者多故開闢廣尤
無曠土俗儉并少末務故也故田不上上而賦第一以賦之等第
朱子所謂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爲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
什一云云故取民則同什一而無上下之等卽賦入于天子亦各
從其爵爲四之一三之一二之一而無他等也特所出每州自有

多寡耳由地同而人有多寡民同而力田者又不無有多寡冀州
五男三女其丁壯多也唐俗勤儉力田者多也故上上間有不齊
之國亦在二等而已田惟中中第五等也以當肥瘠之中以白則
不能中以上壤則不至中以下以地之肥瘠言是也以勤惰言非
也以唐虞帝畿之內豈亦有不勤者乎冀穀止宜黍稷是中中之
証也幽宜三種民一男并宜五種民二男時皆爲冀故田兼匀言
止五等而賦雖上上亦有二等者雜出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云地理志恆
水出常山上曲縣東入滱水卽滹沱衛地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
沱大陸在鉅鹿縣北今廣阿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旁帶廣平
之地故統名焉曾氏旼曰恆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

最卑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按程氏大昌謂鉅鹿去古河絶遠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然地理今釋謂大陸一名廣阿澤跨直隸保定府之東鹿順德府之鉅鹿真定府之隆平晉寗晉深州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水滙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大成縣爲子牙河至天津入海則程氏之說非也恆衞從而大陸作者河未治時河水溢而北恆衞溢而南則大陸數百里間皆水也殆河治矣九河播矣大陸之南近河者平矣而北猶瀰漫也直至恆衞從其故道并入于河以入海而大陸之北亦無水患則廣平之地盡出始可耕作既者已事之辭

島夷皮服

傳曰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島是海中之山夷居其上爲島夷東北夷國也林氏曰島夷皮服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按島夷通典所謂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即此所謂島夷鄭氏元曰島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而史記正義以靺鞨爲島夷非是以靺鞨所居非島也胡氏渭云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曰島惟倭韓可以當之是也考東夷傳韓有三種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云云此合下文乃言入貢之道也皮服此即爾雅所云東北方之文皮是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傳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云云疏云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蔡傳冀州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

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又據酈道元言驪成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云云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按地理今釋云碣石地理志云云武帝紀注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縣此石著海旁蓋驪成即今直隸永平府撫寗縣絫縣即今昌黎縣二縣壤地連接杳無碣石踪跡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即古碣石劉文倬亦以馬谷山在九河之下合于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夾右云者蘇氏軾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蓋夾乃遠爲近之意梓材懷爲夾註懷遠爲近可証又音頰曰傍也以導河入海時自東而北見碣石在左乃自海而復入河則旋轉而若近傍于碣石之右以來者然自行者言之如旋挾碣石而右之也胡氏渭謂碣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鑿之以納河自東北泛海而來者帆拂其巔舟艤其足云云是直謂置之腋右也入于河者著入帝都之貢道若禹則自河而至兖也

濟河惟兖州

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泲河之間相去路近沇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漯水西北至東河也按疏所云但本漢志之兖故以爲跨濟而南不知漢之兖非禹貢之兖也禹貢之兖州北自大河之身與冀分界其九河支流皆入兖其南則自雷夏而東皆順濟水與青分界也泲水以南定陶成武單父東緍方與皆屬兖乃後世之制非禹貢之舊也濟泲古通用說文注云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非兖之泲然水經注云二濟同名則泲久稱爲濟矣熊氏禾曰兖當河之下流西距河東距濟北濱海即逆河南接徐豫之境也兖之名疑本于沇沇乃濟水之源流至此

而大故稱沇州兗沇也後雖易水名爲濟而州之名不改乎又兗衍也以其地之平衍也惟之云者以濟與河之間無他州之兼跨與別州之錯入故曰惟也後言惟某州者倣此

九河既道

傳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北是疏據爾雅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云云郭氏雅注據漢許商所上書知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順爾雅之次求之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杜氏通典又于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潔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潔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按據數說合之于氏欽齊乘約徒駭爲本支道河所謂北過大陸蓋指今大名廣平等地自此而北而東過成平而東北太史則從成平之南出而東注爲分支之始胡蘇自南宫南至東光分支南支爲寧津慶雲海豐北支爲南皮而自滄州以東曰大連澱即潔河也大連澱之南注無棣溝者其功簡省即爲簡河而馬頰在蓨覆釜在安德考其起止當自徒駭本支而入胡蘇上流者故除二處之外不見所經馬頰固以形名覆釜地當今老漳沙河疑古時地多砂磧泉眼多用鐵鍋底治之故名未必謂水中多渚也鉤盤即覆釜之下流貫鬲津而南出鉤盤地而復北合胡蘇下流而東北者鬲津隔衆津而東北注故最南也其中胡蘇有分支北支爲絜南支爲鉤盤鬲津亦有分支北支隔衆津而北南支入濱州北爲士傷河又有唐之馬頰河由開州來者乃篤馬河非禹跡也九河由

下數而上徒駭爲本支先太史次馬頰次覆釜次鬲津次胡蘇般爲覆釜下流簡絜爲胡蘇下流胡蘇本在鬲津南自德州貫鬲津而東北而鬲津反隔其南者也道導也孟子曰疏知河流至此各隨卑下之地而注之禹因與分疏以導之入海云

雷夏既澤

傳曰雷夏澤名疏曰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考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韓氏汝節云雷夏既澤志濟之治非也濟之治在青爲多此雷夏雖在濟旁因地勢北高南下雷夏在河漯之南河漯未治時其橫溢而南流者汎濫于上至此河漯既治漯之治即統于河則其餘水導之盡注歸于雷夏之澤爾澤水所鍾也鍾聚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李氏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窒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此說確也

灉沮會同

傳曰灉沮二水名會同此澤考元和郡縣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十四里周禮兗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而引此爲証前儒謂水自河出爲灉而引汳水至蒙爲灉又云自濟出爲澭以沮有澭音謂二水爲河濟之別胡氏渭謂汳沮二水皆出豫入徐于兗無涉許氏愼以匏子爲此灉汜爲此沮亦非也以禹河不經濮陽而汜又入濟不會同于雷澤爾韓氏汝節以小清河爲沮以章邱之漯水入小清河者爲灉則亦非也胡氏謂皆濟水所出而河不與焉以濟性勁疾故屢見屢伏皆自平地中涌出于

滎播陶邱之外復有此二源近之二水相合曰會既會而共注于澤曰同也

桑土既蠶

鄭氏元曰其地九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按古蠶桑之盛莫過北土貨殖傳言鄒魯濱洙泗頗有桑麻之業又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曰燕代田畜而事蠶詩魏風言采其桑桑者閑閑知蠶桑之利不惟兗青冀諸州無不然而兗爲甚桑土之野如帝邱楚邱又兗州之最即衞詩之言桑者不一而足可見其地即經所謂桑土也桑土之名可知前此已立洪水之後因下溼而不得蠶知望其平而得蠶者久矣至此而始得之也云爾濮州舊志云兗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當蠶而治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云云則桑土專指濮上之證也

蠶孕絲蟲也種類甚多有大小烏白斑色之異其蟲屬陽喜燥惡溼食而不飲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自卵出而爲蚥蚥而爲蠶蠶老而爲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復卵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按黑水之色土所尅也而反化于其色則土力不勝水矣然能墳起則猶膏腴也兗在河東東方甲乙所在甲剛木乙柔木柔木即草也而得黑土黑以水色相甲乙故穀止宜四種而草木特易長也繇釋文馬氏云抽也蘇茂意爲確草抽者節節上出條者枝枝旁暢也曰惟者知特宜繇條之草木其蔓延之草擁腫盤曲之木非所宜也云爾

厥田惟中下

蔡傳云田第六等按田本于土土黑墳則土力不但不能制水而反爲水所勝矣本與塗泥等耳而特以其墳也則氣脈尚能起發故其爲田不止同塗泥之八等九等而得次于中中之下也雖穀宜四種而凡高燥之產皆不相宜故雖中等而居下云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蔡傳曰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爲正也作十有三載者兗當河下流之衝云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于他州也按如孔傳則以貞爲相當州數爲下下古人立言不如是之取巧如謎語也如蔡傳則兗州賦正將他州之賦皆不正乎王氏樵據韓康伯易注貞勝曰貞正也一也厥賦貞謂十二歲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也葢禹制五畝之稅視歲之豐凶以爲多寡而兗獨有異受患最深墾闢不易爲立一至少之則歲以爲常雖遇豐年亦不多取至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同于他州亦視豐凶以爲多寡

按上賦于民總是什一惟水患方平之日耕耨未熟收穫難期必立一不入等之法待水土平而開墾者成田後始定賦之等次也可知不入等之法非賦之定法不能常行者而兗則竟以不入等之賦法守而不變曰厥賦貞也乃同非同他州蓋他州之賦已自不同此之同者同于何州若曰同他州亦視豐凶爲多寡是與他州相次第非同也同者謂一州之中雖不入等之賦猶有減數缺額之處直至十三年後方能均齊一例于第九等云耳以土既沮洳民更稀少特甚故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蔡傳貢者下獻其土所有于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

篚屬也按貢者非上有所取而下自供之表臣民食毛居土之忱者也漆絲似材貢織文似服物周禮采貢服物衞貢材物而唐虞時不拘于服之遠近各聽其所有以表臣庶之心爾已篚即相見及入貢之禮幣也織文織而成文不論色而以經緯成章物者節竹器之圓者孟子註疏云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葢也但曰圓器其角必隆詩大東云杼軸其空周禮其民二男三女是織文者乃女紅之精東國又久善杼軸而女工廣于男事故也

漆樹高二三丈餘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似牛李子木心黃六七月刻取滋汁以竹筒釘入木中取之其滋汁即日漆也可以髹物爲作漆器諫者十人即此

浮于濟漯達于河

傳曰順流曰浮沛濕即濟漯字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蔡傳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兖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按程氏大昌云禹貢古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雖分支于河而不名河是濟漯本從河出故泝流而入河曰達也此謂帝畿東之東河也濟見後漯水本出高唐至于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此則謂兖北諸國入貢固由河矣兖南之諸國則由濟南北間者則浮漯皆得達河以至冀也

海岱惟青州

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云云按州名青者金氏履祥云青州于中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非是如其說何荊不名赤雍不名白冀不名元豫不名黃乎葢青州實并嵎夷地故其地天光海氣鬱勃迷濛蒼蒼然望之而青故名曰青也岱即泰山杜氏佑通典云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歷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言青賅營州在內營即遼東惟意倣前

嵎夷既略

傳曰嵎夷地名疏曰即堯典宅嵎夷是也按馬氏融曰用功少曰略非也王氏曰略爲之封畛也是已楊氏慎云左昭七年經略注聚土爲封曰略是略乃爲之經其疆界也地接九夷不爲之經正其疆界則其方有兼并之虞且漸有猾夏之患故禹于碣石之功畢即東行至遼東經略嵎夷然後渡海而南治濰淄二水也

濰淄其道

傳曰濰淄二水復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瑯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蔡傳則本漢志云入泲按地理今釋云濰水出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土人名曰淮河東流經諸城西折而北至萊州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出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顔神鎭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于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則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敘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于齊則通淄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沈因漢書淄水入泲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夫曰其道則自有其道在也非上九河既道之爲導者比也有其道而或淤壅爲復其故而水亦自循其道非别爲開掘之辭

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蔡傳云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按土白見前下于黃而高于黑又東方屬木白金色也木方而金色是能尅木之土其強可知墳則脈發雖少柔和之正而生力尙勝也鄭氏(元)曰斥地鹹鹵說文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言斥卽㡿也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于海濱則彌望皆斥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煑爲鹽者也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自海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煑不輟此卽管子所稱渠展者與周禮注東西爲廣禮記注橫量曰廣今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里三面瀕海皆可煑鹽海濱廣斥益謂此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按土白則不能上等惟墳則生力之強有加于壤故不入中等而居上也墳而白則上而下已賦乃又下于田一等者穀止稻麥民止二男地力雖有餘而易于逐末故雖上而亦中之上也餘見前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萊夷地名可以牧放檿桑蠶絲中琴瑟弦疏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谷也枲麻也鉛錫也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林氏曰鹽卽廣斥之地所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吳氏曰海物排蜃蠃池之類胡氏(渭)謂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曰錯杜氏通典凡貢蕉葛者十餘郡皆南土也惟臨青貢絺葛十五疋知所謂絺者絺葛也陸氏(德明)曰怪石磁砆之屬王氏云黑錫曰鉛說文鉛青金胡粉黃丹皆化鉛爲之凡有銀坑處皆有詩徂徠之松水經注徂徠在梁父奉高博三縣猶有美松怪石之貢意當時制禮作樂資以爲器用之飾必有不可闕者非無益之物以充玩好也程氏(大昌)曰質狀色澤似石非石故命爲怪非抑之也古者用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之玖瑰琫珌之類胡氏謂如白石英紫石英別錄云皆生泰山山谷萊夷萊山之夷吳氏曰作耕作牧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今登萊二府皆其地蘇氏曰檿桑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登州府志云檿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亦有之其繭生山桑不浴不

飼居民取之製爲紬云云按鹽出于煑海者末鹽也帝都雖出鹽鹻鹽耳末鹽則取于青貢也絺以給巾服之用(浴則上天子巾絺前爪以絺)絺卽絺葛乃葛之細如絺者也海物非一種其雜也固然而必曰惟錯者以無常額或以此數種或以彼數種故云錯謂如厝錯之錯者非是以此錯非海物不當言惟也岱畎者近岱之平地盡爲滸澮之所非山中崎嶇偪側之處可備種植而稱畎也絲備黼黻之用故不織枲牡麻也苴則有實枲則無實練治之爲線供布衣縫紉者鉛備藥食之用煉之可備繪畫之色松制材用徂來亦泰岱支山故亦歸岱畎怪石爲石英之類及鍮磁一切鍮似金磁吸鐵皆可怪也諸石英亦可代玉亦備藥餌與玩好迥異萊夷不止黃縣地作牧言萊地之治附言于貢之末非言貢也厥篚更一條篚之物止檿絲不織而止以絲入者或爲緇爲弦聽上用也

鹽 此東海鹽今滄密等州所出海邊掘坑布以竹木其上覆以蓬茅積砂于上每潮汐衝沙則鹵鹹淋于坑中水退則以火炬照之鹵氣衝火皆滅因取時聚中煎之頃刻而就也 **絺** 葛之精者別錄云生汶山山谷五月采汶山亦岱支山也蘇氏頌曰春生苗引藤蔓長一二丈紫色葉頗似楸而小色青七月著花粉紫色取其皮煮之去其粗而緒之其細者曰絺其文蹙然雖密而例秘曰綿也 **絲** 說文云絲蠶所吐也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蔟繭三繅成絲某氏曰絲生于蠶爲綱明聮爲綿則貴也 **枲** 詩疏云雄者名枲麻乃大麻之雄者耳本草云生太山川谷李氏時珍曰大麻收子有雌有雄雄者爲枲與苴皆大科如油麻葉狹而長狀如益母草而一枝七葉或九葉剝其皮作布其皆白而有稜輕虛部璞麻發之苴皮之良莫昔爲麻用無不絡那無不嘉是也 **鉛** 李氏時珍曰鉛生山穴石間人挾油燈入數里隨礦脈上下曲折研取之地鏡圖云草青莖赤其下多鉛寶藏論謂是五金之祖其用硃砂作子鉛硃寅綠于鉛鐵死于錫從黃亦纖于鉛其化與批乃諸色不一而是也 **松** 別錄云松生太山山谷其葉有兩鬣五鬣七鬣其樹磥砢多節而修聳皮粗厚有鱗其葉後凋爲材耐久而中梁棟之用也 **怪石** 如金剛金牙空青等其用怪也黑蘇赤石青石綠等其色怪也石竇孔燕百呢白罄石龍等其形怪也而皆中藥物與設色及繪琢之用 **檿** 山桑也桑尖而長子種者不若壓條貝分者作故從厭壓省而名檿

浮于汶，達于濟

鄭氏（元）云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蔡傳云不言達河者因于兗也胡氏（渭）曰此經蒙兗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按曾氏（彥和）曰汶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考原山北接淄川延袤跨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之處猶青州地也故青之貢道仍浮于汶云地理今釋汶水本出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入大汶舊由安民亭合濟水入海然則達于濟者即由安民亭達之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蔡傳云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畧之也熊氏（禾）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勝也按李氏（巡）爾雅注云淮海間其氣寬舒云云釋文引太康地記以爲取徐邱爲名云云考徐安步也從行途省是以平道爲義州因徐邱爲名而徐邱仍以平道爲義以惟此州絕少高山廣川而又非兗之卑下可以安行平道而名也餘倣前

淮沂其乂

傳曰二水已治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六百里蔡傳引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氾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尤在于徐按淮出桐柏合愼水黃水汝水決水潁水渒水肥水界塗山而入徐界東合泗水沭水始入海則淮未入徐境之先所合之水已多地無高

山大嶺以爲限而支巫祈者又據淮渦以爲患則淮水爲害徐安得治禹既治其上流而使庚辰制支巫祈于龜山下乃導泗水至清口以會之則淮乂矣沂水出沂山（樂山即臨樂山）由蒙陰西沂州東而南五百餘里至下邳而入泗而因泗以入淮是徐之治莫大于淮莫小于沂矣特舉淮沂即大至小以賅其餘故雖泗水之功亦不載沭水更不足識也考沂水出蓋縣之艾山東逕蓋縣故城南逕浮來浮來水注之至東莞黃孤山之小沂水合之南至東安時密之水合之又南桑泉水合之再南蒙山水合之又南逕臨沂治水注之是沂雖小于泗而受水多其爲患也當必與淮等故其乂也與淮並言之

蒙羽其藝

傳曰二山已可種藝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

在東海祝其縣南蔡傳蒙今沂州費縣地羽今海州朐山縣地地理今釋云蒙山在今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兖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皇輿表云朐山縣今屬海州考今淮安府贛榆縣南有祝其故城羽諸說不同要之在沂之東南海州西北贛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之地也然蒙羽雖山名實與山以爲地名也二山之前後左右皆膏腴故云然不曰作而曰藝者其地耕作素熟被水之害又不深故水退而但待種植耳蒙在沂泗之間羽在沂淮之間故淮乂而羽之地藝沂乂而蒙之地藝先蒙後羽者先高地而後卑地也此羽山與殛鯀之在青州者異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原即今之東平郡地理今釋云在鄆州鉅野縣東

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胡氏渭云鉅野屢遭河患自漢至元河南徙澤遂涸爲平地按王氏樵云或曰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縈迴百五十餘里濟河貫乎其中西湖廣衍倍于東湖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場坡湖以及昭陽諸湖連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右與古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考南旺湖在汶上縣之三十五里會通河之西岸志云湖即鉅野澤之東偏縈迴百五十餘里宋時與梁山濼合而爲一明永樂開會通河遂盡爲二隄漕渠貫其中東岸蜀山湖謂之南旺東湖其西馬踏湖謂之南旺北湖其東湖即水經所謂茂都澱也茂都澱水西南出爲巨野澤則澤在南旺之西雖相去不遠而湖之不得爲澤也焦弱侯云大野澤元末爲黃河所決後遂涸而志家以南旺當之云云是也東原即東平然非一東平國之地而已意古當自原山以東四五百之平原皆是東原之水皆由諸汶以注大野而東原乃致于平也云爾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田第二賦第五蔡傳埴黏也泥如脂之膩也按土本色黃爲正赤火色黃之所相也赤則易燥赤而埴則其質之膏腴也至矣而又墳起則不無過強而稍失中和之性故不列上上而上中也夫土既美而賦居中中者逐末同于青而地又狹于青故也逐末見厥貢下所謂近寶公室乃貧之意也漸包謂其本豐茂相包裹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傳曰土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云云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元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按寰宇記云五色土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山水經注云姑幕縣有五色土姑幕漢屬琅琊郡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北古青徐接壤處也漢琅琊郡亦隸徐州則不特彭城出矣土色本黃在在皆然但他處及泉始有耳而徐本多赤白是青之餘氣黑又兖之餘氣青又東方正色徐在正東故有時而聚生也羽即上文羽山夏乃文明之名中土稱夏以此夏翟五采皆備之翟雉羽畎義同岱畎爾雅江淮而南青質五采備曰鷂夏或鷂之轉音歟孤桐者取特生清氣不分而所取之音不雜也採東南枝爲琴瑟最清越嶧

地理志一名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南陽山南也取嶧陽則聲暢發也泗源出泗水縣東五十里之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西南流至兖州府城東分二派一西南流至濟寧界為泗河一西流至兖州城西為府河濱水涯也浮磬正義云水中見石若水上浮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晉太康記曰水出石磬括地志高誘淮南子注皆云然浮之云者周氏（希聖）曰過也謂其高過于水土林氏（少穎）云輕也黃氏（鎮成）謂浮生土中不著根似林說為合蠙蚌之別名珠出于蚌曰蠙珠其珠曁魚不止言淮而言淮夷者中土之民不習水中采取故不得其處而惟于淮之夷民得之故也魚薛氏指文魮蔡氏指淮白不敢定也珠足禦火災亦可為上幣故貢之元纖縞傳云云曾氏（彥和）云先儒以黑經白緯為纖是以元也纖也縞也為三物考鄭氏禮注又云白經赤緯曰縞然不如頗說黑細繒及鮮支之妥也黃氏韻會云縞繒之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為精細又云纖用絲多密而厚縞用絲少疏而薄纖今所謂細縞今所謂絹是也

淮海惟揚州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熊氏（禾）曰淮之西當在桐柏荊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其地乃淮東西江東西以及兩浙之地按禹會會諸侯于會稽則禹跡之所掩直至揚之近海矣州名揚者李氏（巡）以為民氣輕揚非是蓋揚以會稽為鎮三江為川天下之水惟廣陵錢塘有潮信其來飛揚振撼天下所無是揚以水之飛揚名也惟意倣前

彭蠡既豬

傳曰彭蠡澤名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按彭蠡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迴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亦曰鄱陽湖所受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或曰十川酈道元云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是也漢志豫章郡贛縣下云云則豫章水雩都湖漢水鄱陽鄱水餘汗餘水艾縣有修水南城盱水建城蜀水宜春南水南壄彭水又長沙安成有廬水然則彭蠡豬而十水皆得所歸豬有儲意故曰蓄也十川不得所歸則泛溢雖可從江入海則其地又卑禹乃因彭蠡之澤而為豬之使衆下流之不得從江入海者皆于是乎渟蓄焉彭蠡豬而十川所經之地悉得平土云

陽鳥攸居

傳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于此澤疏曰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考高誘淮南子仲秋注云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注云是月時候之雁來南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孫云云按孔氏（穎達）以日為陽謂此鳥與日進退故稱陽然實以此鳥候陽氣故名也金氏（吉甫）云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溢淫故陽鳥居之非是胡氏云彭蠡入江處必有淤澱澤水瀰漫冬夏不殊鴻雁之來但可陸居及禹疏瀹之後下流通利因為陂以障之水潦大至亦不過抵陂而止背秋涉冬則兩涯涸如平野葦花蘆葉到處可棲此正在陂中霜降水涸自成蘆葦之區非特廢其旁地以為蘆葦是也

三江既入

傳曰言三江已入致定云云地理今釋云案三江孔安國班固鄭

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說且曰大江合漢與彭蠡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江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爲三也云云按三江者一贛水即豫章水是爲南江由東北過彭蠡而入中江漢爲北江由大別山南入中江中江先合漢之北江約千里至九江湖口之間合南江東千里而入海三江實一江也承上流所納而言之曰三江自漢陽及湖口至海雖一江而三江之水皆在焉故曰入非止入海也言三江之水皆入云其入也有入之者也疏淤瀹塞之功具見于此云

震澤底定

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疏曰地理志會稽吳縣具區在其西古文以爲震澤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所云具區即震澤則藪浸爲一矣考五湖不可爲具區而具區爲震澤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有五道五湖實一湖也惟李善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爲五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爲五湖按洞庭青草皆在荆州與職方不符顯不可從葉氏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鍾也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八赤市在縣南二十里震澤之間鎮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水彌漫而極淺其浦魚穴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氏子鳴申其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葢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爲太湖誤矣鄭茝畦曰烏程有震澤上下二鄉今南潯上林軋村濱湖一帶數十里皆是即古所謂具區禹貢所謂震澤者也然則所謂震澤者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于其地求之若五湖即太湖自環吳縣治之西豈可混而爲一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若雲而水草所鍾淺而易溢太湖水西來汎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底定之後始可陂障沮洳數十百里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名之曰浸云云是已底定者夏氏亢燚謂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然三江與震澤古時不相通震澤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外噎則激蕩靡定勢固然也故必三江之流既深且廣務使海下于江江下于湖而又流潤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即夏說而稍易數語以醒之耳

篠簜既敷

傳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考篠細竹亦不一有苦竹堇竹甘竹篁竹淡竹而以箭竹爲美材即百葉竹之勁者此則一枝百葉柔者可爲索曰蔓竹滑者可爲席曰桃枝濇者可錯甲曰篾簩勁者可爲箭曰矛竹也簜儀禮簜在建鼓之間注曰簜竹也李氏巡雅注竹節相去一丈曰簜然亦不一類如篔簹竹一節近丈由吾竹肉薄然可作屋柱簹竹肉厚可爲梁棟漢竹可爲桶斛箹竹可爲舟船後世多生交廣前古皆揚產也其物莖有節節有枝枝有節節有葉葉必三之枝必兩之根下之枝一爲雄二爲雌雌生

笋其根鞭喜行東南揚東南州也故宜之竹從鞭行故其生分布而曰敷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傳曰少長曰夭喬高也按夭乃敷腴美好之謂東南地溼而煖故草得溼而涵濡得煖而煦育曰夭也東得木氣而曲直南得火氣而炎上揚東而南故喬邢氏昺曰木枝上聳而曲卷者名喬曲直之性也又曰如木梂上竦者亦曰喬炎上之形也

厥土惟塗泥

傳曰地泉溼按馬氏融曰塗泥漸洳也又說文云泥黑土在水中者也然則泥而曰塗則以溼故而可污塗者耳據是則并非黑墳比矣蓋由清濁既分之後地陷東南是直土廝穴惟是海水流止淤滯所積而成爲地焉者耳故別于土而曰泥其性膩也別于墳

墳壤而曰塗泥則所謂土者惟山陵及其脈絡耳餘平土則皆如湖底之濁然曰塗泥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力之厚也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雜種五穀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于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云云按其田賦亦止下下不但加雜賦二等或有加至三等者故有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氏玄曰金三品銅三色也王氏肅曰三品金銀銅也按鄭氏專信周禮據攷工六金內有鍾鼎鑒燧皆銅及職金所入于司兵者皆銅故以金三品爲黃白赤銅也考漢志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山海經云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又曰餘句之山多金玉後漢書永平十一年灊湖出黃金臨江府志金谿縣東有金窟山相傳前代採金處是山陰餘姚巢縣金谿亦出黃金矣又揚之銀礦有二一在饒州府德興縣唐爲樂平元和志樂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歲出銀十萬兩本草曰生銀出饒州樂平諸坑銀礦中狀如硬錫文理粗錯云云一在臨江府金谿縣縣本臨川縣之上幕鎮其東二里有銀山唐嘗置監于此是揚出銀矣地理志吳東有章山之銅元和志當塗縣北十里有赤金山出好銅南陵縣西南八十五里有銅井山出銅又縣西一百一十里有利國山出銅越絕書若邪之谿涸而出銅是揚出銅也是三品爲金銀銅者確也

瑤琨篠簜

傳曰瑤琨美玉按王氏肅曰美石次玉者也而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按禮王爵獻卿瑤爵獻大夫是瑤之次于玉也斷然而琨則不聞其爲玉也考瑤從䍃䍃瓦器也而從玉當是玉與之如瓦礫者是玉之下者也琨從昆昆同也石質之同于玉色者石之上者也山海經會稽之山及句餘之山多金玉是揚之出瑤琨也其服飾器皿之用甚多職方曰揚州其利竹箭爾雅會稽之竹箭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吳都賦注云箭竹細小勁實可以爲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他類不一梢大于箭亦篠類也簜周禮符節以英簜輔之儀禮簜在建鼓之間吳都賦引異物志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

南亦多此竹細箭幹中簫管大節函此皆有需于貢者也

齒革羽毛惟木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按林氏之奇謂凡鳥獸之體可以為器飾者皆是孔傳云云恐不必如此拘定考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掌皮秋斂革然則平常之齒革羽毛不待遠國之獻也其所貢者雖不必犀象孔翠之珍異然亦必是美貴者可知犀象旄牛皆非揚產故不可泥也木曰惟者以上皆輕貴之木其大材足備制作者則惟木而已云也貢惟木以其喬而高大也齒備弓車革備田鼓羽備旌旂樂縣毛備氈罽之用

鳥夷卉服

鄭氏元曰此方下溼故衣卉服供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蔡傳卉

草也葛越木綿之屬按地理志云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為二十餘國皆以歲事來獻見此之島夷當謂此葛越當即吳都賦所謂蕉葛升越弱于羅紈者也舊唐書婆利國有吉貝草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吉貝其物宋元間始傳入中國唐虞時揚州未必有木棉要之卉服非一種大都不遠乎葛越之類者近是

厥篚織貝

傳曰織細紵貝水物按鄭氏元云貝錦名詩曰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士不衣織與傳異考詩毛傳貝錦云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當即此織貝之謂如傳以織與貝為二物織則既不必定是紵織而貝之為貨當世重之實自夏始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是以元貝是也唐虞之世未聞尚貝且大貝如大車之渠亦不能入篚織貝以貝有元黃紫白文文象五色之織故取為名焉

厥包橘柚錫貢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考橘與柚不同種橘實小其瓣味微酢其皮薄而紅味辛而苦事類合璧云橘樹高丈許枝多刺其葉兩頭尖綠色光面大寸餘長二寸許四月著小花甚香結實至冬黃熟大者如盃包中有瓣瓣中有核其品十有四種見宋韓彥直橘譜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如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惡不可食其花甚香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櫾樹碧而冬青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渡淮北而化為枳故為揚產二物性不耐寒故必包而致之必待錫命始貢者不以口味勞遠人或需藥

物則使貢祭祀賓客未必以四方難繼之物供簿正也貢錫柔金之說不可從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按易氏祓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入淮之道必沿江海以入淮泗也胡氏渭曰此經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菏入濟可知矣夫入濟仍由濟漯達河也沿江入海順而行達于淮泗逆而溯也曰沿緣岸而行以江之海非中原他水可比必緣岸乃有島嶼可泊風波之險易防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傳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考地理志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荊州北界越自荊山而

北自此而南則越過衡山之南其越衡而南也約自騎田嶺而西及萌渚越城等領在衡南六百餘里而東西之界不著蓋荊東麻城與揚接西至巴東與梁接界也前儒于荊皆取強及警為義不知荊乃木名上古荊山而南一望荊榛荊棘故曰荊州惟之義倣前

江漢朝宗于海

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疏曰是假人事言水考鄭氏元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按此或一義也考江自四川夔州府雲安縣東流逕奉節巫山又東出巫峽至巴東縣入荊域又東經歸州夷陵等九縣至安鄉會洞庭水又東經巴陵等四縣又東北至江夏西與漢陽分界漢水從西北來注之漢水自宜城南流入荊域又南經鍾祥荊門又東南經潛江等三縣又東經漢川又南至漢陽與江水會又東歷武昌大冶至興國其北岸為黃州府之麻城與揚接界此禹在荊時所治也自遠地而向往曰朝自異地而同歸曰宗海為百谷王故江漢有朝宗之義

九江孔殷

傳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疏曰傳以大江分而為九鄭氏元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蔡傳云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云云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地理今釋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界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界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為湖南衆水之滙云云山海經於洞庭之山云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至宋曾彥和以沅漸無辰敘西湘資澧水皆合于洞庭中東入于江蔡氏遵云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烝按陸氏釋文引尋陽地記及張須元緣江圖所謂九江者云云劉氏歆以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此皆揚州地與荊無涉自宋初胡氏旦以洞庭為九江而晁氏以道曾氏彥和皆從之朱子改定九江去無澧而易以瀟烝曰一瀟二湘三烝四資五沅六漸七敘八辰九酉胡氏渭謂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流自入江安得而不數無字誤作元以作无故朱子以為無是水故置之瀟水酈道元云水清深也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源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是曰瀟湘耳

武陵零陵諸水皆入沅湘如烝水者頗多然則朱子所定未見其必然也在當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為名但水道通塞離合不常戰國時唯知有湘沅資澧而名五渚矣况後世乎不若闕疑之為得耳殷鄭氏元云猶多也孔氏穎達作孔竅解非是不若用朱子吞吐壯盛浩無涯涯之義而用說文訓為盛言孔殷謂水之得所歸也

沱潛既道

傳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考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別為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出于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未聞象類胡氏渭云詩江有沱荊州之沱也一在江北寰宇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北為內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

縣北東入江者是潛水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然漢東之地津渠交通未知孰爲古潛水按北江其後流漸盛而南江日微世反以南爲沱北爲江不知古南江本江之正流所謂北江者乃其沱也夫然與東至于澧合夷水首出魚復江尾入宜都江行五百餘里是亦荊之沱也寰宇記明一統志皆云夷水出施州不知古嘗出西北奉節之大江水經注江水自江關東逕弱關捍關江關在今奉節縣東瞿唐峽口可証其故道不知何時堙塞故班志不及耳水之潛行者謂之潛蓋伏流也惟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爲蘆洑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其地名白洑夫漢水之分流者旣名蘆洑而地又名白洑皆取伏流之義斷爲古之潛水也其水始鍾祥縣北訖潛江縣東南行三百里禹時本伏流地中後世通渠于漢川雲夢之際乃顯行于地上耳夏水自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冬竭夏流故名夏水林氏少穎云據爾雅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出于荊州者荊之潛沱也出于梁者梁之潛沱也不必有合流味別之說斯達言也道者從其首受及出地處疏論之耳其伏流處但如後世以木鷰驗其出入可耳無人功也

雲土夢作乂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畎畝之治前儒雲夢分言合言不定金氏履祥曰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九百里地理今釋云漢書地理志水經注杜左注元和志等書謂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古之雲夢分言者據左楚子涉沮濟江入雲中奔鄖謂鄖在江南自鄖濟江而北入雲中鄖今安德府安陸縣以此爲雲在江北又據鄭伯如楚王以田于江南之夢此以雲爲在江南按此說似合又謂雲地勢最下方始土見夢則地勢差高非特土見人有耕治之者矣而胡氏渭非之謂吳伐楚吳循江北岸而西楚子東走是遣之爲涉睢是西行濟江邔今安陸西南去巴邱五百里豈有涉江而南棄之者即田江南之夢亦別于江北之夢耳考英英白雲詁水上白氣也雲夢者知澤氣蒸盛深茂之地水氣瀰漫鬱勃曰雲中稍淺之地濛濛然不明曰夢中夢如覗天夢夢之夢此無論是南是北凡雲之地則先土見凡夢之地已可作乂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蔡傳荊土與揚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功修也按土旣與揚等而田加一等者荊不瀕海沙漲淤溼之地少故也賦升至三者荊產雜賦又加于揚四等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榦柘也砥細于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皆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匭匣也茅以縮酒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于水組綬類尺二寸曰大龜出于九江水中疏曰考工記弓榦柘爲上知榦是柘云云釋木栝柏葉松身也正義云揚先齒革此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林氏云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齒革揚先齒革而此先羽毛薛氏又以多者爲先一義皆通周禮職方于揚止曰金

木竹箭于荆曰丹銀齒革楚語王孫圉曰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覩于此而知羽先齒革荆產最良而其用亦大此荆賦所由加于揚也按左重耳謂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而孔翠犀兕皆楚產故羽毛更多且貴于揚爾雅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又南方之美有梁山之犀象陶氏（景宏）别錄注犀出武陵交州凝州諸遠山圖經本草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諸州世傳荆蠻山中亦有野象犀出廣南近海此羽毛齒革之所出也管子曰金起于汝漢韓子曰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通典衡巫二州貢麩金此黃金也周禮職方曰丹銀後魏書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元和志銀鑛在郴州平陽縣南三十里此白金也楚子賜鄭伯金盟曰毋以鑄兵遂鑄三鍾此銅金也

杶亦作櫄作橁作椿全以栲及栲而葉香材實左孟莊子斬其橁為公琴徐鍇曰杶木中車轅榦曰栝栝葉亦可食蠶栝即檜也爾雅翼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為棺椁及舟即葉尖硬之圓柏也柏則葉扁而側生者俗稱側柏礪砥金氏曰今郢石也山海經首自景山至鼓兲山凡二十有三而獲多砥礪子虛賦言雲夢之石曰瑊玏元厲張揖曰元厲石可用磨是砥礪出雲夢郢中二者但分粗細耳砮石即肅愼氏所貢之楛矢石砮考石砮色青楚語被礛潛當即此石又李氏（衡）云南方滕州以青石為刀劍如銅鐵國人墾田以石為刀皆此類也今思播有之此荆之砮也丹朱砂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谿峒老鴉井所出尤佳箘簵鄭氏云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名考戴氏（之凱）竹譜云箘竹出雲夢之澤皮特黑色簵竹亦出雲夢之澤中矢用會稽箭類皮特異邐以此為異據

此是即烏皮竹也而有澀不澀二種名箘者箘筍名也其筍佳者名箘可備輅車上第飾者名簵而或中博棊故箘簵又名博棊也楛陸氏（璣）草木疏云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牛筥箱器又屈為婦人釵然則北地亦有但不若荆產之亦中矢榦耳三邦近雲夢之三國其何邦不可考矣厥名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蘇氏云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云云然不如呂氏云凡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底貢厥名與錫貢同意正義云匣是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包匭者王氏云包且匭也菁茅以供祭祀故嚴之也朱子曰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則用菁茅取至潔也晉書地道志曰泉陵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是也

揚先篚後包此先包者重祭祀故包且匭升在篚前菁茅蠻溪叢笑云麻陽包茅山茅史三脊孟氏（康）曰零茅揚雄曰璚茅皆三脊也本草云生楚地三月採之陰乾猺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銜草今辰常並出之而以泉陵者為正泉陵今零陵祁陽皆其地也釋器三染謂之纁考工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元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璣珠不圓者胡氏（渭）云元纁之質蓋繒也其不言繒者蒙徐元纖之文從可知也此州產璣善為組故貫珠于組以獻珠不入篚貫于組故篚之又前儒皆謂惟佩玉之組貫珠然不敢信蓋貫璣之組必細不勝玉之重受組之珠亦必大矣何以璣云且自天子至士皆有珮貢者其給用乎蓋珠禦火災古亦供藥餌此惟璣耳不能散致故以組貫而貢之非以組之善也龜筴傳曰龜千歲滿尺二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蘇氏曰寶

龜不可常得有則納之若以下錫上者然又龜筴傳曰神龜生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成中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官然則亦非不可常得矣又蘇林曰商周之際以龜貝爲幣元龜一直大貝二十虞夏以龜神物而不爲幣非財貨比故重其事曰納錫也又按家不寶龜非天子不有也故有則納之天子錫者上賜下之名邦國有大龜必出自上賜如王貽我大寶龜是也然則納錫大龜者納以備上所錫下之大龜云爾亦一解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按浮于江大江也沱指北江之沱也惟北江之沱故得繞雲夢東而浮于潛由江至北江之沱東至沔口入之潛沱至潛徑行不過二百餘里西北直至漢盡漢水北溯丹水至熊耳之南過熊耳北則洛矣中間陸

行故曰逾而不曰浮由洛水而至洛汭則至南河也

荊河惟豫州

傳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按豫州自南河之南至荊山之北僅千里東至濟西至伊洛幾千八百里李氏巡爾雅注云河南其氣著密其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惟之意倣上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傳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地理今釋伊水出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洛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領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按其所經見下道水是洛自熊耳之東東出而北至新安北受澗水又東偃師北受瀍水又東至洛陽縣南受伊水又東北幾二百里至鞏縣乃入河而此先伊後洛者順荊至河之南而言也先見伊入洛然後見洛會瀍澗而來合伊以入河以四水近河前此助河爲虐至河治而四水之勢孤惟壅潰汎溢時向南下平地爲害耳今爲開濬而導之北以入河則得所歸而不復南決已是豫之西乃得治也又王氏樵云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

滎波既豬

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疏云此澤水大動成波浪其時波水已成遏豬不濫溢也蔡傳滎波二水名地理今釋云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孔傳云云正義曰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蓋濟水伏流地中

絕河而南溢爲巨澤禹貢錐指云案鄭馬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國解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氏之奇今之引周禮職方豫州其流波溠爾雅水自洛出爲波別滎波爲二水蔡氏因之然案究圖義以滎波爲一水終無是處云云據此是一水也夫濟自入河貫河水而南出溢爲滎曰溢則中蓄積而外出也傅氏寅謂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并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況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爲害之理乎禹灼知利病故經始河患于瀹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按滎波之豬不因前四水入河之故而始得豬者也乃明河濟之治耳既瀹其濟之上流又疏其河之過道故豬之而得豬以無上流之衝蕩與過道之壅遏故耳波水謂洛出爲波地不相近不當與滎並言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其

陰北流注於穀水此今本作陂郭氏璞云世謂之百答水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為波考門水下流為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未嘗見豬為澤也集傳既另分波水為一故附識之

導菏澤被孟豬

傳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以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被孟豬也地理今釋菏澤古濟水所匯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孟豬周禮作望諸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為湄臺金氏云菏澤至孟諸凡百四十四里二水舊

相通王氏樵曰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胡氏渭曰此治陶邱復出之濟以殺濟瀆之勢也此菏澤乃定陶之澤水於胡陵之枝流無涉蓋自滎溢出後復伏流而東出于陶邱北曰菏孟諸在其南元和志云周迴五十里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按鄭氏元曰壚疏也釋名云土黑曰廬廬然解散是疏也而馬氏融以為青今以盧橘之名盧例之則青黑色也故馬云然壤和柔不言色焦氏竑曰雜也金氏曰其下者或膏而起或剛而疏按壤不言色曰雜者非五色皆有之為雜乃五色皆有之為一色之謂也然而壤則性美矣至于低下之土乃有二或膏起而為墳或疏散而為壚曰剛疏者本說文黑剛土之意也壤則上矣而色不正乎土故田不能上上然加于白者不止一等以下土墳壚如轂轅之海濱沮洳之沙陷所謂墝寡澤而後枯墳剛而瘠皆田之不堪者也以彼此相和則止加于白壤者一等而為中上賦則桑麻較勝故得次于第一而亦間有第一者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傳曰纖細綿治玉石曰錯考周禮豫州曰其利林漆絲枲傳云陳夏千畝漆陳陳縣夏陽夏李肇國史補襄州人善為漆器天下取法亦以其地產漆故寰宇記云宋州產漆陽夏陳襄宋皆豫域也紵顏氏師古曰織紵為布及練也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左吳公子札聘鄭子產獻紵衣焉陳鄭皆豫州國也胡氏渭曰纖亦繒也徐色元荊色纁此不言色五采具備猶土非純一色不得言色也說文纊絮也字或作絖小爾雅纊絮之細者陳留風俗傳云睢渙

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左思魏都賦云襄邑錦繡襄即今睢州與渙及陳皆豫地楚辭招魂云鄭綿絡些晉陽秋曰有司奏調睢陽綿元和志宋州出黃綿是纊為豫產也磬錯治磬錯也荊之砥礪以治金鐵此錯以治玉磬此亦必待上命許之貢而後貢故曰錫貢以非所常需故也金氏吉甫云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錯鑄鐵為之今鑢是然詩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又曰可以攻玉知以石為之非鐵也胡氏渭云豫產或精細堅利特宜于磬耳

紵陸璣草木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浮于洛達于河

蔡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洛而後至河也按承上荊州之文也

書經衷要卷四終

書經衷要卷五

仁和李式穀海䲧輯　南海

禹貢下

華陽黑水惟梁州

傳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地理今釋、梁州黑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發源于西蕃諾莫渾五色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塙城隅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却鄉北打冲河、自鹽井衞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衞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敘州府南入岷江、按黑水、即瀘水、夷人稱黑曰盧、後加水曰瀘、若水繩水合之、統名曰瀘水、至合于江、并江亦名曰瀘江、上古即名曰元也、元囂居元之囂、即此水、所謂元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是也、梁州之黑水有六、惟此為大、是梁之西南界、梁自華陽而西終南、再西而西傾、直至岷山南至繩水而復東循黑水至江為南界、東西三千六百餘里、東偏南北一千五百里、西偏二千一百餘里也、惟做前州名梁者、以蜀中為主、天梯石棧、意自古而然、山之上下、皆以梁行、故得梁名、

岷嶓既藝

傳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川府岷州衞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處則在今松嶓衞北西番界之涙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此即導漾之嶓冢也、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連屬、郡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按此江漢之源也、下流不利、則上源之壅激而潰者四出、故二山之下皆水也、今江漢既朝宗、下流利而上源無壅潰之患、故二山皆已得藝云、曰岷嶓、亦舉二山以概其地言也、

沱潛既道

傳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考鄭據地理志云、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鄀江、首出江南至揵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謂乎、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按地理志所云、江沱在郫縣西、東入大江者、即今之郫江、郭氏所謂沱也、漢志蜀郡汶江縣之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即所謂玉輪江者、水出岷山西玉輪坂下、非首受江者、不可謂沱、又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即潛水、隋改晉壽曰綿谷、唐因之、故元和志云、潛水出綿谷龍門山、今縣北有龍門洞、有水自洞中發源、下合嘉陵江、胡氏渭云、此即禹貢之潛水、鄭氏所謂其穴本小云云者、即郭氏所謂潛也、禹治梁州、特志沱潛、潛自廣元至巴縣入江、行千餘里、沱自灌縣至瀘州入江、行千五百餘里、其間羣流湊集、幾蟠際全州、而名亦不一、善乎吳氏澄云、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沱潛治、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地理志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蘇氏軾曰蒙山今曰蒙頂胡氏渭謂今雅州北有青衣廢縣蒙山在州南元和志云在雅州嚴道縣今名山縣西五里接雅州及蘆山縣界蔡山宋葉氏少蘊謂卽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而胡氏禹貢錐指疑爲峩眉謂有可信者三一在蒙山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相望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沫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流東經峩眉山下入涐水二也蒙山之東惟峩眉高大與之匹敵三也漢志蒙山下有蒙山谿大渡水谿卽青衣水沫卽大渡水也旅合羣神而祭于二山則旅之義爲衆又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書云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其禮設皇邸厥樂而不作以黃玉及璧埋于山足乃災祭也旅言其始平言其終

和夷底績

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按鄭氏元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讀曰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胡氏渭謂和水卽涐水地理志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涐涐水出汶江縣徼外南至南安東入江過郡三行三千四十里涐乃涐字之訛鄭謂和上夷所居之地是也而讀桓曰和謂和水卽桓水非也地理今釋云和川在今雅州滎經縣寰宇記謂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巖古蠻州來也蔡傳以夷爲嚴道以西之夷道非是時瀾書說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乃爲得之按和川果在雅州則蔡蒙旅平足以包之何必更書和夷底績和川洵當以卽涐水爲合乃唐所謂大渡河在黎不是漢大渡水之在雅者也瀘江南治涐水北治則夷之間居瀘北之和川南上者皆底績也不曰和而曰和夷者時則所謂各迪有功而和夷所以卽功者旣已致于有成績也云爾卽治水之績底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考馬氏融說黎小疏意謂青則其色黎則其質也胡氏渭曰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然則土疏之說信非似黎草色之爲黎也夫青木色也木克土者也土得克土之色則土衰矣青而黎則猶疏而易治也故其田雖下而猶上賦則并山澤之利言故雖田賦降爲七而山澤之賦優劣并而多夷境故所出尤雜而有七與九之兩等也疏曰傳以旣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是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傳曰璆玉名鏤剛鐵貢四獸之皮按釋器云璆琳玉也郭氏璞云美玉之名也鏤者可以刻鏤曾氏曰蜀郡卓氏王以冶鐵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鐵故先於銀也鄒氏近仁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山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是犍爲銀特美于他州而犍爲梁境也金氏曰磬石磬也漢于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華陽國志云臺登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賦元和志云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山火鍊成鐵極剛利是梁出鏤砮磬也又鄭氏元謂鏐美金也卽紫磨金通典眉資嘉雅龍五州並貢麩金是梁誠亦出金而璆玉反莫考所産二可采元和志陵州建始縣東南有鐵山諸葛亮取爲兵器剛利尤甚又邛州臨溪縣東孤石山有鐵鑛大如蒜子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涪州涪陵縣東有開池出剛鐵土人以爲文刀

此卽經所謂鏤也、熊羆狐貍、顏氏師古曰、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蘇氏曰、以罽曰織、以裘曰皮、爾雅、羆似熊、黃白文、郭璞云、似熊而長頸高脚、勇憨多力、能拔樹、關西呼曰貑熊、陸璣鳥獸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有赤、大于熊、脂如熊白而麤、狐有元黃白三色如狗、而鼻尖尾大、白者尤稀、尾有白錢文者亦佳、日伏于穴、夜出竊食、氣極臊、聲如嬰兒、多疑善媚、貍有香貍家貍、而惟野貍單稱貍、有二、一如連錢者、一如虎文者、毛雜黃黑有斑、如貓而圓頭大尾者爲貓貍、斑如貙虎、而尖頭方口者爲虎貍、似虎貍而尾有白錢文相間者、爲九節貍、白面而牛尾者爲玉面貍、此貍之大概也

西傾因桓是來

傳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疏曰、西傾山在

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也、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則未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強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衞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衞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按桓水、水經漾水注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南入西漢、此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又鄭云、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朱子亦從其說、胡氏渭謂梁雖不得其山、而山南之戎、則在梁域、故貢道因桓爲便、非雍人假道于梁也、是己、又一說連上句織皮、謂織皮皆出雍之西傾山、因桓水而自來于梁者耳、亦可備一解、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亂橫渡也、鄭氏曉曰、桓水入潛、潛出于沔、沔接于褒卽沔故貢道于西傾之山、因桓浮潛、由潛達沔、由沔達褒、褒不與斜卽渭通、故舍舟而陸若夫斜入于渭、渭入于河、故貢道由斜川而達于渭、由渭而亂于河、史臣于梁州之貢道、必詳其所自所經所至也、蔡傳云、自西漢遡流而居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今水經注云、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岡穴卽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山大石穴也、蔡傳作南歷岡北、非是、迤邐接沔句、亦有脫誤、自今水經注云云乃御案文 按浮潛卽龍門大石穴而東北、當嶓冢之東南至褒水、曰逾于沔、過衙嶺至斜水、則入渭矣、由渭而東而北、至渭汭、則亂于河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傳曰、西距黑水、東距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地理今釋、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謂之大通河是也、其西界之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按自東至西不下三千三百餘里、南北東偏二千七百餘里、西偏北至沙漠二千里、漠外不可計也、名雍州者、九州惟雍地最高、水源雖多其流善下、非多隄防以壅之、不能蓄潴、故雍以隄防之壅遏名、惟做前、

弱水既西

傳曰、道之西流、至于合黎、考鄭氏元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地理今釋、弱水今陝西山丹衞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入出衞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北

州衞北逈邏塞外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按柳氏宗元云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是也傅氏寅謂横流之時弱水亦東侵而被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云云按弱水既散渙無力不能生植又不任承載與諸水雜性又不相入故汎濫他水中使他水亦或剛柔不勻而水之爲用皆失禹故順其西行之性而導之自山丹導之北而西合羌谷水以之合黎餘波則驅之直西由三危北入流沙然在河西北與河相去甚遠若涇水則更在大河東南近西河之東渭水之汭去弱水更遠全不相及傅氏之說非也

涇屬渭汭

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疏曰屬謂相連屬汭之言內也且涇水南屬渭而名渭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馮翊夏陽縣入渭行千六百里按涇水出开頭山在今平涼縣西南東行四百里至宜祿故城北汭水屬焉汭水出隴州汧源縣地理今釋云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汭亦作芮涇自屬汭之後東南百里合漆而東而南四百餘里至高陵南入渭夫以汭爲芮也則先合汭而後入渭當曰芮渭不當書渭汭矣以水北爲汭也則凡北水入渭北者皆渭汭也後人以自开頭山至入渭處爲涇正流在禹時則自芮水而東北至宜祿以及高陵皆曰渭汭禹乃以涇水于宜祿之北屬之耳于文義可見

漆沮既從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疏曰漆水出扶風漆縣西云云地理今釋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與沮水合沮水出陝西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按程氏大昌曰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東南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川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考漆水一曰漆渠在普潤東南至美陽合杜水一曰漆水東至邠州北入涇此謂淳化之漆大黑水其漆源也至耀州北合沮而入渭但古無鄭白二渠漆沮入渭不入洛程氏東南合洛之說謬也從從故道也又漆從沮沮從渭也

灃水攸同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于渭疏云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地理今釋灃水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人渭水長安志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五里終南山豐谷其源濶一十五步其下濶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縣界來終南界由馬坊村入咸陽合渭水按蘇氏云灃渭相若故言同其説非也灃自豐谷至渭不過百里其小于渭也不及十之一烏乎而言相若也然則同亦合會之意亦以其水之小也不容自異其所歸云爾

荆岐既旅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疏曰治水從下而上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

在禹蹟懷德縣南地理今釋荆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荆渠岐山說文云山有兩岐因以名焉今鳳翔府岐山縣西北十里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陳氏大猷云古人舉事必先祭況治水大事乎然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胡氏渭言專治野者曰藝專治谿谷之水非田野不可言藝故曰旅皆紀水土之功意不在祀典也按凡治水無所事于其山者但旅之而已雍水之治出于荆岐者無故紀之如此

終南惇物

傳曰言三山相望疏云地理志言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

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空舉山名不言治者意蒙上既旅也地理今釋終南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郿縣綿亘八百餘里垂山古文以為惇物考圖志不載是山胡氏禹貢錐指以為即太乙之北峯在縣東四十里者是也按終南亦名中南見左傳司馬侯云關中記曰言在天下之中居都之南也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又曰太一巃嵸明與終南別為二山亦曰太白武功志云太白山在縣西南九十里又程氏大昌雍錄云終南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惇物不當別有一山自名惇物此雖臆說然太一名惇物之義古或以此

至于鳥鼠

傳同上鳥鼠山地志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地理今釋云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正義曰釋鳥云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郭璞云鼵如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傳云共為雌雄但考晉書吐谷渾傳之甘谷嶺洛陽伽藍記之赤　大業雜記云大隴西并類博所稿云莊浪所甘肅鎮志皆有同穴之鳥鼠形色微不同耳禹時所見則在首陽界中而即以名山自終南惇物至此西北行一千四百里滌渭源也餘見上又鄭氏曉云自涇屬至此眾水致功而眾山致祭荆山漆沮經其下也岐山涇汭經其下也終南灃水所出也惇物灃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傳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疏引地理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考鄭氏元云詩度其隰原即此原隰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至豬野之澤也山水考云原隰泛言之則原為

廣平隰為下溼之地然西安府城南實有其地按原隰前儒皆指豳地考其跡概自終南惇物至鳥鼠西北之凡為原為隰者而言其績則皆濬畎澮距川之績也其原隰流潦之水東南者入渭入河從此而西北則皆入于休屠之澤云所謂豬野地理今釋謂在今鎮蕃衛東北八十里又考地理志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然則豬野又在休屠澤東百五十里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傳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俗大有次敘疏曰舜典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為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敦煌郡即古瓜州云云胡氏渭謂漢敦煌唐分為瓜沙二州水經注云三危

山在敦煌南括地志云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亦名卑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旣宅降卽宅土也治黑水及三危而止兼有濬畎澮之事故言山以包之自豬野至黑水中隔弱水弱水已治故豬野功畢卽繼以黑水也按旣宅爲經其田居前此三苗在是與良民雜處雖變其獷悍之習而俗尚不同味異和械異制終有不能同者在至此水平之後各爲經其所宅而三苗者别與殊厥井疆使自次其貴賤之種類而序居也一曰敘功就緒也前此頑弗卽工至此各循次而大就厥功也云爾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按土以黃爲正色色以黃爲中和黃者乃真土然他處必及泉乃得所謂黃泉也雍地最高而壑深不積則真土現于地之上黃而且壤則膏沃至矣西金方而得黃色

相之與方又相宜也故田第一而賦乃降至第六者雍賦皆不急之物聖世務本而不貴寶賄故不重而所出之賦少甚也以少兮多止居第六否則地廣人稀之說是亦一解若曰人功少也唐虞之世豈容有惰農荒業之民乎

厥貢惟球琳琅玕

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又謂琅玕石而似珠損夏擊鳴球磬以球也顧命有大玉夷玉天球鄭氏元曰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珣玕琪天球雍州所貢玉又詩傳有璆珌璆卽球也玉藻笏天子以球玉是磬珽笏珌皆用球玉也上林賦玫瑰碧琳西都賦琳珉青熒則琳是玉之青碧色者陶氏弘景本草經注曰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中云云是雍域產玉之証也淮南子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碧樹卽琅玕也乃石之精液結成樹形人截斷其枝刓之使圓若珠狀與珊瑚相似本草言有石闌干者生蜀郡平澤别錄以爲卽琅玕李氏時珍云琅玕生于西北山中及海山厓間在山爲琅玕在水爲珊瑚是琅玕亦崑崙等山所出古人有須青玉如弁冕之會琉璵無玉則或卽以琅玕代之故有貢非以之爲玩好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西南境中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縣界山是也案諸家言者多以此爲小積石别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葢本于漢書西域傳云云其實禹施功之始卽此積石别無所謂大積石也龍門山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按浮于積石自積石而東而北歷金城寧夏三受降城而復南過河曲孟門以至龍門此謂雍西北之貢道也其稍東而南者則皆入渭而東至華陰北經夏陽亦至龍門與浮積石之貢道會而共由西河至平陽而入貢云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傳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屬皆就次敘鄭氏元以昆侖析支渠搜爲三山謂織皮之民居此三山之野者皆是西戎云云又云此崑崙非河源所出地理今釋崑崙西戎國葢附近崑崙山者析支西蕃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塵劭曰

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唐書黨項傳曰黨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舂桑迷桑等北吐谷渾渠搜涼土異物志云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當在西域非朔方也傅氏寅引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者是然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云云按傳記言崑崙有四處一在西域即山經所謂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謂阿耨達山異物志謂之葱嶺者也一在海外大荒經所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崑崙者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西南河之所出但古合葱嶺并大

小雪山皆名曰崑崙後人漸次各地被以新名而四處者猶存舊名曰崑崙耳考酒泉在雍州內不可謂之西戎荒服之外在西海外者去積石太遠去陽關四萬餘里未必能入貢在羌中者唐以前並無人言及惟西域者據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則浮河不難耳胡氏渭云三國皆西戎西戎不止于三國三國乃西戎之大者耳三大國皆來入貢則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即敘者就朝貢之班次行序云也

道汧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汧岐荊皆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壺口雷首太岳三山在冀州太岳上黨西太行恆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汧水所出荊岐見雍州壺口至恆山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在今陝西陝縣三門山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西北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恆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地理今釋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雷首括地志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底柱在今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陸縣五十里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

山有三重其狀如屋太行延袤千餘里起于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按恆山非渾源縣之北岳乃恆陽縣之恆山又溢陽之大茂山一名恆山今阜平縣東北七里山非水比豈必人為引導者而亦曰導蓋表識山脈之說鄭氏元曰列以山言馬氏融曰條中山之脈言非無據也朱子最惡尋地脈之說謂禹豈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云云然不能不曰此是中國大形勢又云于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形勢則仍不外山脈之說矣吳越春秋言禹登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又云所過名山大川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脈理之類云云則其為著明山脈也斷然但非求吉凶耳治水者掘地而注之海耳而不順土地之脈絡則有傷斷使地氣沮洩有反得橫決而致害者矣有斷源絕流而至枯涸者矣故非循山

川之脈絡以順之不可岍山之脈東行而出地爲岐又東行而出地爲荆再東而伏逾河復起爲兩枝在汾北者爲壺口在汾南者爲雷首自岍及岐渭水所倚之而不北潰者荆與壺口雷首三方鼎立而河汾夾于其中全恃此三山者鎖之而不至于横決此天成之隘口也由是雷首又分兩枝北東而起爲太岳東南而爲底柱又東北爲析城復迴西南而起爲王屋再東而起備太行夫是而聯絡東北行伏而過衛水起爲恆山由恆山正東又伏而過恆水以至碣石而山脈乃入于海也此皆大河所倚之而不西北潰者也故後世河徙有東南而無徙西北者以此苟非循地脈之故則太華熊耳何不與雷首相及太行何不與外方相聯而反遠言恆碣耶此節鄭氏玄所謂陰列馬氏融所謂北條者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傳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疏曰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東見河所經也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云云地理今釋朱圉在今陜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俗呼白巖山熊耳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陜西西安府商州界熊耳雖東西異名其實一山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在今河南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安德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以安陸縣北横山之名横尾者爲陪尾非是西傾爲雍梁二州界以勢傾于西嶓故名山脈自西而北至洮水而伏乃分兩枝一枝東北至臨洮西南而起爲朱圉一枝在隴西起爲鳥鼠出是沿渭水而南經千四百里復起而爲大華稍南爲熊耳又東行六百里伏于伊洛而起爲外方南而爲桐柏再東北幾九百里入兗境而結脈于陪尾也此脈往復渭源循渭及河之南岸而夾持淮濟使渭河及濟不南潰而淮之枝流沂泗不西北汎者鄭氏所謂次陰列馬氏所謂中條者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州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内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别在廬江安豐縣地理今釋云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左荆山九州之險指此内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荆門州界大别山一名魯山在今漢陽

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鄭氏曉曰此爲漢水之經始也嶓冢漢水出焉荆山内方漢水所經大别漢水所入云云按嶓冢在寧羌州北非西漢水所出之嶓冢也其脈伏行漢水之南八百里而爲荆山復伏行漢水東爲内方東四百里而起爲大别此自嶓冢起大别止西不盡西東不極東專往復于漢水兩岸而維持于漢者此鄭氏所謂次陽列馬氏所謂南條者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岷山河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岷山地志在蜀郡湔道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湔氐道今爲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山在廳西北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東疏曰衡即横也東西長今人謂之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東

接于敷淺原也按江水南距衡山五六百里乃湘水所經于大江
無涉傳云江所經無涉衡山廣雅謂卽岣嶁山地理今釋云敷淺
原案朱子九江彭蠡辨云說者以爲漢歷陵縣之博易山在今江
州德安縣爲山甚小而庳不足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
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
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爲宜耳蔡傳遵用師說指廬阜爲敷淺原
而復以爲無可考據何也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
隸南康府星子縣考言岷山者有四一云在松潘衞一云茂州一
云在灌縣一云在岷州衞薛氏季宣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
峻嶺皆岷山也北起于溢樂跨雍境而南其陽則訖于青城綿亘
千餘里而東而南至衡山湖江之源則二千餘里矣九江在衡山
之北五六百里過九江者衡山之脈復北而伏以過之敷淺原者

孫放廬山賦所謂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者也惟平敞故得敷淺
之名乃廬山東南之麓瀕于彭蠡澤者爲星子地耳自岷至衡山
脈皆循大江之南伏地而行爲大江南岸所倚而江不至于南潰
過九江而至敷淺原山脈未必盡于此特至此江漢朝宗無藉乎
山脈之南障也故不紀耳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敷淺原乃衡山伏脈所漸起于地而結爲廬阜者在九江西北廬
阜東南敷言廣衍淺言不高峻也知後世始被以山名禹時止稱
爲高平之原耳不言廬阜而言此者其時游境未開人跡罕至故
不著名而敷淺之原人戶所聚故以爲志云考通典江州潯陽縣
有蒲塘驛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卽漢歷陵地宋
星子縣也餘見前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地理志弱水出
張掖鄭氏元凡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于上
未成流此經自弱水以下言過言會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
澤皆非水名合黎在酒泉郡會水縣東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
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地
理今釋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衞西北四十里緜延
而西接高臺鎭夷二所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以北
東至賀闌山西至廢沙州界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
流行隨處有之按索科鄂模卽居延澤弱水出山丹衞之窮石山
北流經其衞西又西北逕甘州衞北又西逕合黎山共百餘里與
張掖河合張掖河古羌谷水也一名合黎水西陲今畧云此水春

夏之則褰裳可涉及其漲也亦可浮舟但土人不知造舟耳此後
世言弱水不勝舟載之附會也又西逕高臺所鎭夷所又西北共
合百餘里出合黎山峽口又東北行千二百里入居延澤其下流
不知所之餘波者時遇盈溢則分泄于流沙山海經云流沙出鍾
山西行又南行昆侖墟西南入海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傳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疏云攷酈道元水經
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
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
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地理今釋云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
州衞塞外古疊州西蕃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
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元云南當岷山則在積

石西南是也按薛氏云黑水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云云此二地並見雍州梁之黑水別是一川非界雍之西者雍之黑水自三危以北杜氏謂己湮涸自三危以南則行徼外不可得詳亦不知其從何處入南海也意當禹時必在三危之西鹽澤之東自後或下流壅塞上流決而徙道于塞外如河之徙鄴東然後人雖經其地安知為黑水之徙道乎況其地風吹沙擁其枯瀆故跡無可復考南海當是漲海雖南海郡始置自秦而南海實自此始後漢書所謂交趾七郡士獻皆由漲海出入是也東界揭陽西訖林邑相距六七千里即稱漲海即禹貢所謂南海也考黑水有十一在榆林衛水經注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一在今鞏昌府伏羌縣水經渭水自落門聚至黑水峽北流仍入渭一在秦安縣水經注黑水出黑城北云云亦入渭一在延安府洛川縣水經注出定陽縣西南云云亦入河一在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就水出塊里縣南山歷竹圃北與黑水合云

云亦入渭一在平涼府固原州北志云大黑水北合小黑水云云入河一在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大白山西流經環縣云云入涇一在延安府安定縣合白水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以是名一在高臺鎮夷二所境即弱水合張掖河入塞俗謂黑河亦曰黑水一在肅州衛西北自沙漠南流寰宇記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璧之山是也此皆水之小者不經三危入南海者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疏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耳云云又云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直至于龍門計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云云按此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西域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然則其實不止于此約計此積石更在龍支縣龍支之積石即小積石西南塞外一千二百餘里則自所謂

積石者此大積石至于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矣李氏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所築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云云按導者即故道而疏瀹通滯之謂無穿鑿也龍門為禹所闢然非無故道也但狹隘甚而多橫石禹為削其中之齟齬拓其旁之扼隘耳考李肇國史補云春水至時魚登龍門蛻骨甚多云云是河鯉化龍之說雖不足信羣龍蛻骨之地不可誣也考大積石在今西寧州稍北而東經馬嶺南而東約三百里北納逌水再東河關東南納澆水又東三百餘里方過小積石山至枹罕南納灕水北納浩亹及湟水至金城西北納洮水由是而北而東至賀蘭山南納高平川水再東北過三受降城方南行歷沙陵定襄過舊

河曲而稍西納奢延水再南經汾州孟門稍曲而東為壺口再南百里而至龍門也夫曰門則河之東岸亦龍門矣而經文則指河西也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考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所經所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此經所謂南至于華陰也鄭氏元引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又考酈氏道元以砥柱即三門元和志同唐王翰游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為鬼門中為人門北為神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人門

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廣水安焉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也又疏曰孟縣地置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地理今釋孟津即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在今孟縣南十八里按自龍門而南幾三百里而至華山之陰北即蒲坂南即潼關乃轉而東幾三百里至底柱自底柱至閿流所謂五戶灘者百二十里又東幾二百里乃孟津也孟縣屬懷慶府在河之內其地南直洛城居天下之中都道所湊故舉以爲言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傳再成曰伾與雅不同蓋所見異也臣瓚以爲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按程氏大昌曰河之南

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言內蓋于河之南言之過孟津東八十餘里洛水自南來注之由是而東鞏成皋滎陽卷酸棗至漯水之入河處大伾即在其北地理今釋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也自洛汭至此又約三百餘里至大伾河不復直東行也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傳曰洚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據鄭氏元曰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洚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洚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云云地理今釋降今本作洚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水矣按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

厥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二渠其一爲漯川自黎陽南東流至千乘入海其一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漳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洚水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也自大伾至洚水幾四百里淸淇蕩洹諸水並東注河而洚水爲大故據洚言之自洚至大陸幾二百里不復直北乃轉北東矣大陸地也非澤也大陸之澤在河西北而澤旁帶廣平之地故有陸名河所至者乃大陸澤東南所帶之大陸地即前所云既作之大陸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按鄭氏元曰播散也逆受也分布

歧出有散義也九河見前大約大河東北行至今景州而東至交河南皮以下則播爲九矣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潔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成平今交河東光即今縣鬲縣今德州餘詳前九河既導下必播爲九者亦因地勢平衍而復多卑窪故水勢散流禹因順其勢而導之亦分其勢而導之也胡氏渭云徒駭與冀分水八枝皆在兗域逆河鄭氏元謂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程氏曰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傾注焉雖其旁當有涯岸其實已與海水相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按渤海之名起于逆河漸淪之後由逆河兩岸之地爲海所漸于是有渤海之名是渤海即逆河地也古之逆河北起賓坻南

界歷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而止耳南北不過二百里逆河入海踴躍翻騰淤滞可刷而又有碣石當其衝海之潮汐不能踰故內沙出而外沙不入此河流之所以長通利也逆乃迎而受之之義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疏曰地志漾水出氐道至武都爲漢不言中爲沔云云蔡傳據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縣之西西源在三泉縣之東云云地理今釋云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

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按此嶓冢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少東西南潛水合嘉陵水又東三十里東狼谷水北注之名曰沔又東五十里褒水歷褒城北注之至漢中之南鄭始名爲漢前此沔亦與漾通稱且亦與漢通稱也陸氏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王氏士禎蜀道驛程記言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畧如撥道但山卑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西涉沮水沔沮之間闊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砂石磷磷深不沒踝至金牛驛北望嶓冢山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漾漢志亦稱養然則名漾者謂其蕩漾清淺耳東流爲漢或者以象天漢而名歟又蔡傳會泉當是會白水之訛此本御案

又東爲滄浪之水

傳曰別流在荊州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考鄭氏元云今謂之夏水水經引劉澂之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按夏水是江流沔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又東也漾水名漢自漢中至均州西北漢水中有滄浪洲然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即所謂漢水爲池之處自鄖陽之東而北百里間皆是滄浪之水說卦震爲蒼筤竹漢童謠不門倉琅根字異義同是滄言蒼青艸色浪言琅青玉色此水色似之故名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而同南入江鄭氏元曰三澨在江夏竟陵縣界考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亦即以爲水名地理今釋據禹貢錐指云三澨當在消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

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邔縣之北由是經宜城至安陸別爲盧洑河漢之經流由內方山西至陽口西納漳沮及陽水至漢川南合沔水又東北納溳水而東至大別之南入武昌之江即江夏地也大別在小別東一百二十餘里小別即漢川縣之甑山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傳曰匯回也水東回爲彭蠡大澤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蔡傳謂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畜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等數州之水非自漢而入匯者惟今廬江之入巢湖者源大而流淺云云據是則東匯北匯傳欲以巢河當之而自謂不應記其小而遺其大則巢湖不可代彭蠡也明矣此東匯北匯以下至御案

按朱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百里之大澤程氏曰匯之義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併爲一者不同也王氏耕野云彭蠡今之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江而其爲澤則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葢江流浩渺而其下東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流而入此澤按說文以水之回爲匯也又云漢與江鬬云云者漢水觸大別之陂而入江則鬬既以邪行北入安豐境然後又東故云轉東也彭蠡見揚州此言導漢故曰北江下文導江則曰中江知彭蠡爲南江矣曰東曰北王氏云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西南北以天下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葢漢自大別入江寄于江流而淸不混于江流之濁東行六百里至九江湖口之間淸流入南爲彭蠡自漢之入江至此而東也故云東匯云爾又東爲北江從漢入江而寄于江其經流向東而北行千四百餘里至靖江入海鄭康成所云左合漢爲北江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

傳曰江東南流沱東行水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此下歷敘所經至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此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于梁則江源之鄗江于荆則夏水兼二水言之也澧鄭氏元曰陵名馬氏融曰水名地理今釋云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衞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胡氏渭據地理志云禹貢崏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沱謂梁之郫江荆之夷水也以大勢言之江自梁而荆皆東也傳云沱東南流沱東行非是按江自岷山江源歷天彭山而東南經松潘少西至疊溪而東而西汶水注之東南經玉壘南別爲郫江卽梁之沱經流東行新繁新都北納雒綿二水東南至五城水口東南由資陽納資水由富順而至瀘東北復由江津至重慶納涪水及西漢水則自郫江合緜雒湔資至此皆入大江爲梁之沱由是東而少北南納延江再東而酆都而忠州過瞿塘峽南別爲夷水今受江之處已成斷港乃以施州開鹽界爲夷水之源過巴東長楊至宜都而夷復入于江江之經流亦東行巫峽秭歸西陵峽與夷水合此則又荆之沱至枝江分枝東南至安鄉合澧水澧水自西行八百餘里至涔澧而來至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

傳曰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前儒云九江在今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邦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卽此經之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按澧州志云涔水爲岷江別派從公安入境爲四水口又東南流過焦圻一箭河至匯口入澧故稱涔澧澧水又東逕安鄉縣南會赤沙湖而東入洞庭湖湖在巴陵縣西南一百五十步此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故道也地理今釋云東陵卽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按巴陵在洞庭之東以岷山之東二百里曰西陵又夷陵亦名西陵峽故此名爲東陵也

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疏曰迤言靡迤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氏元曰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于匯者爲南江也上文言東爲北江下文言東爲中江則此匯爲彭蠡自是南江故鄭補言之也北字當句絕今江自黃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迤北會于匯也地理今釋云自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即贛江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按邵氏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迤爲巨波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胡氏渭云先言漢而後江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亦至其處故曰東迤北會于匯

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中江皆據鄭氏元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經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爲中江也時彭蠡溢至湖口不得出而反流則回漩而爲匯江水至湖口亦欲溢入口與彭蠡之匯會而不得入亦反流回漩而東曰會于匯也由是過馬當山北而東北至無爲入巢湖至瓜步入滁水直東至靖江入海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泲在溫西北平地泲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云云疏曰地理志云泲水出河東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今泲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泲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泲清故也地理今釋云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復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按泲源出王屋山頂太乙池池今注涸泰澤泰澤在王屋山東南伏流九十里復見于東邱有二源東源在原城東西源在原城西南二原合而東注經緜城北至虢公冢之東三十餘里而入河入河之處漢志所謂東南至武德入河南直成皋者其眞禹之故迹也

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

傳曰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陶邱及再成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又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滎澤縣北之敖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云云考爾雅云再成爲陶邱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

中有陶邱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邱亭地理今釋云陶邱在今兗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按滎澤西去濟入河者九十里伏行而東幾五百里而出陶邱之北溢者自中而滿無上源亦無下流其水停蓄出者在平地自下而涌則涌出而流矣禹時曰滎波既豬則仍儲蓄也東出于陶邱北則始流矣曰溢曰出去濟水入河者五六百里而仍知爲濟水者河濁濟清濟水貫濁河而東出不混其清也且其性重故流多伏其性勁不雜于他水不但可枰而知味而驗如後世投木鵞之法固有考水脈之制在也禹時兩水地上本不相通後人導之爲川周禮豫州其川滎雒知周時已導爲川滎瀆所經非禹故跡也

又東至于菏

傳曰菏菏澤之水考漢志泲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唐省

定陶入泲陰故通典泲陰縣下云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云云按菏澤在陶邱之東北相去不遠濟水伏流至陶邱北上奮馳波跳沫東北匯于菏澤云云按曰至于菏則菏澤本自爲一水而濟乃至是者也蓋菏之爲澤也濟貫其中大半是濟水所匯酈注云即泲水之所包以成湖澤者也然亦必有旁源程氏大昌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爲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考城在濟陰西濟之止流未嘗流考城可見菏水自爲一派而濟水來會之甚明也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濟與汶合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泲又東過定陶縣之南又屈徙縣東北流下云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壽張縣東南界安民亭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戴氏延之所謂清口也然胡氏渭謂

濟水自菏澤東北流絕巨野澤而北合洪水口即洪以至安民亭南者禹之舊跡也其後不知何年改從澤西之清水而繞澤北以會汶謂之清口云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地理志泲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水經泲水歷敘所經須昌縣穀城縣臨邑縣菅縣梁鄒縣臨泲縣利縣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按山海經云泲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也考渤海之南涯禹時猶爲平地濟水東入海西去琅槐尙遠其後爲海水所漸南溢二百餘里故漢志云東至琅槐入海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桐柏在南陽之東與泗沂二水合入海地理志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漆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按河南通志云胎簪在桐柏縣西二十里又名大復山考淮之言源桐柏據大山以包小山耳淮自桐柏平氏峰胎簪者出曰淮源而南而東少北至息縣東慎水西來注之東五十里黃水南來注之又東至原鹿之汝口汝水西北來注之又東而決水南注之至潁尾而潁水北注之由是而東則淝水入焉至峽石肥水入焉少北介荊塗兩山間南納濠水又東經巉山浮山間過故盱眙東北至清口泗水挾沂水自北西來會之

所謂東會泗沂也再東而沐水入至淮陽東南出爲射陽而正流乃東入于海止言泗水者功多故也易氏云淮自桐柏東流至入海通計一千八百里金吉甫云一千七百里二說近是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黃氏曰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考鄭氏元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云云漢志鳥鼠同穴似是一山鄭氏自本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間此鄭氏之說所據也然亦肢脈連屬非截然兩山可比山在今渭源縣西渭水出其東流逕其縣

北又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然自鳥鼠同穴而東一千一百餘里始會于灃灃水出灃谷自南來注之然前此赤谷之水藉水以及磻溪水斜水洛谷水澇水皆南來瓦亭川水清水汭水漆渠杜水皆北至而獨言灃者加功大也由是而東鎬水滈水灞滻二水皆南來注之又東而涇水北注之涇水出幵頭山至長武納汭水至邠州納漆水(此與漆渠皆與下漆沮異地)至涇陽而來會者也又東而戚水南來注之其北而稍東爲富平沮水自直路北來至耀州南合淳化之大黑水卽名漆源者而同入于渭北也不曰入而曰過者漆沮水雖通渭其水所入者少也由是直東至華陰北納洛水(與下洛水異)又東至船司空地南卽華陰乃入于河也餘見前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在宜陽之西會于河南城南之澗瀍合于洛陽南之伊又合

于鞏之東考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水經洛水篇熊耳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過河南縣洛水自河南縣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又河南通志熊耳有三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峯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卽此按熊耳括地志云在上洛縣西洛所出也此卽所謂讙舉山也東之北與丹水合又東經冢嶺山北東至陽虛之南漢志所謂熊耳在焉此在上洛縣東北乃故上洛也又東元扈水北入焉又東門水入焉由是東而少南所經之熊耳一名陽渠又名荀渠所謂熊耳有三也舊謂禹導洛始此從此而東而少北者七百里至河南則澗水至八特坂秡穀水西來而南注之又東三十餘里則瀍水自西北而來注之所謂會于澗瀍也又東七十里則伊水自蔓渠山(見山海經)而東北而直東而北而東而自南注之由是東至鞏北入河也古時洛入河處名什谷口又考澗水出白石山東行五十里而納穀水又折而南約五十里而入洛瀍水出穀城山經北邙山南至洛陽西入洛伊水出巒山山海經謂之蔓渠山伊水出其東東北至東亭又東北經故陸渾北直東至崖口卽三塗山又東而北至伊闕東北入洛又洛水所經宜陽縣西南一百里亦有熊耳山與導洛所自之熊耳又異也

九州攸同

傳曰攸同所同事孔氏(穎達)曰九州所同與下爲目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是同之事矣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敘之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林氏(之奇)曰禹貢所載冀州以下列敘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

賦貢篚所入之多寡所輸之輕重其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九州攸同下又所以同之者也有以辨之則各得其所而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爲異云云按謂九州之廣遠近之不同然有先後無厚薄也九州之患有輕重不同然有久暫無勤惰也雖所以致功者不同而施治者無所不同卽所以措置者不同而所以受治者亦無所不同故云攸同也

四隩既宅九州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傳曰在下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疏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蔡傳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爲隩隩陂障也云云按蔡傳爲合蓋水涯之內以經井地則皆畇雰而通津梁便汲引故于居民宜隩又隱也謂之隩區又釋文云暖也謂凡四方藏風避寒之處宜于居民者既皆安宅云爾并不定水涯也九山九川九澤謂凡九州之山川澤也既刊則通道刊而旅告成功以安神祇也川而并源滌之流無論矣川水所行也故言滌以利其行澤水所鍾也故言陂以障其止四海會同謂四海內之水散漫者皆得會歸參差者皆得齊同言四海之水皆得會同云也四海即東九夷北八狄西七戎南六蠻如爾雅之所謂也又史記索隱謂九山岍壺口厎柱大行恆山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即岷)也九川弱黑水河漾江沇淮渭洛也說者因以九澤爲沇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菏澤孟諸雍之豬野雖轃合牽強聊備一解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交俱也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金氏(吉甫)曰府官府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庶土交正正義云水災既除天下眾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葉氏曰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呂氏所謂九州之土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蔡氏曰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相正焉以任土事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慎土事之類是也則三壤者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故分爲上中下計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之民之常稅必準其土也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于四夷者而賦止及于諸夏也金氏曰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險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戎狄按財賦承六府修言周禮大府須貨于受藏之府頒賄于受用之府六府既修則各有受藏受用之府可知賦自關市及山澤幣餘皆是慎則正慎藏用之出入也則壤承庶土正也庶土既交得其本性之正則在在與爲畫其等曰咸則也壤者凡砂石沮洳之外成熟之土皆是三壤舊言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即九等也然山壤澤壤平地壤即三農之所事者各爲之定則此或一說與成賦曰中邦者天子建中而天下會歸則中邦指天子之畿內言謂四海皆成賦之定法以入于天子之邦云

也此解可包括前說(雖似異說義可兼用)

錫土姓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蔡傳錫土姓者言賜之土以立國賜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林氏(之奇)曰錫土姓者於是則可以疆天下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云云陳博士曰當洪水初平之初有國者亦皆有土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則錫之徧矣按錫土者有有土之君因水災漂蕩而失國者有其土當水道之衝因開鑿而毀其國者有有功而當封者皆錫之土有先聖賢之後年代久遠又屬旁支則更賜之姓以別異之有先代未得姓而特升于位者有蠻夷君長本不得姓而時而已進于夏者皆錫之姓以寵榮之也此雖非禹所得專而皆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

服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傳曰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蔡傳云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按鄭氏元謂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是以台朕指君也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爲堯舜非經意也葢由鄭以祗台德先爲敬我之以德相先故不得不以台指君不知本謂祗敬于己之德以相先也祗台德者乃反躬率己之謂祗台德以相先不徒盡力不敢恃功而惟以有得于己者推以及人而且先以與之導而爲之率也是以雖有不謀衆之功而民忘其勞不和俗之樂而民忘其死所謂不距朕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稾曰總入之以供飼國馬銍刈謂禾穗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精者少麤者多疏曰甸侯綏要荒堯之舊制洪水既平禹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定以百里爲一節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按賦字貫下五句乃粟米之征服字貫下三句乃力役之征也甸如佃爲治田者名甸服者以治田服事天子者也四面五百里則邦畿千里之內計乘出車皆以六十四井之一甸計故云甸服王氏所云井牧其地之謂天子自治者也納者自爲輸將而入于上之稱總聚禾束也禾稾連根曰總供飼馬刈禾曰銍銍本穫禾短鎌刈去其根者曰銍故曰半稾去皮曰秸又禮器注治穗去實曰秸卽秸也去稾曰粟去殼曰米葢百里內并總賦納之二百里內但并禾稈賦納之不用根三百里內但并禾稈賦納之不用皮四百里則連殼散賦納之又去稈五百里但以米賦納之并去其殼也米者便于卽食而致之者輕粟取易藏而致之稍重矣爲米十斗爲粟二十斗故也秸備薦席之粗者用并致之又重于粟賦之三百里內銍備茨屋并致之又重于納銍賦之二百里總以飼馬凡雜用并致之又重于納銍賦之自里之內也三百里納秸而復言服四五百里言粟米而不言納者葢不遠納于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內之民轉而輸之于帝都耳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之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云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傳曰侯候也斥堠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男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堠故合三爲一名疏曰斥堠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堠服事天子采訓事有役則供不主于一男訓任任受其役有所主殊于不主一也云云又云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蔡傳云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也先小後大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云云按蔡傳本蘇氏說其解采義爲合周官于鄉遂外有家邑爲大夫采小都爲卿采大都爲公采而此五百里外意同而制異或此爲諸侯別賜采如後世湯沐朝宿之類歟二百里男邦男國小爲天子安民近尊者屈也三百里諸侯似亦維世

為天子綱維四方明斥堠以其國大不但安民兼禦外侮遠尊者伸也自采而男皆諸侯特未成國之稱耳故統之曰侯服曰諸侯則指百里而成國者矣三百里者三四五綜三箇百里言之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衛天子所以安蔡傳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孔氏（穎達）曰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為天子綏服以下益遠每服分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按此周制侯衛賓服也賓者擯天子故諸侯為名綏者據諸侯安天子為名此服已在甸侯外去首善之地漸遠文教之施已不免有人情之異宜土俗之殊合者在以外接要荒故也故其為文教也有取乎揆承流宣化必斟酌量度而行

之矣至外三百里更近要荒猾夏梗化更所時有而非一時文教所能變革者也天子守在四夷非武以衛之不可而地又遠于天子威靈或有時而不至故必于奮以震動其恪恭也鄭氏（曉）曰漸遠王畿其制皆撫安之事三百里內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于內固所以安之也二百里內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揚于外亦所以安之也按揆文教亦以文教寓武衛奮武衛即以武衛行文教也但各有所主者在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傳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疏曰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近矣志言非也按漸漬也淪浹之謂而統曰于海者跨海而東及嵎夷也流沙有二一在張掖即居延澤一在燉煌

通典云即古流沙其地風吹沙行在郡西八十里居延澤在張掖東北其地太近則流沙當主在燉煌者矣然西自靈州過黃河三十里始涉沙窠項曰細腰沙神樹沙三公沙又四百里曰黑堡沙出玉門關曰瓜州沙州南鳴沙山自此以西沙積愈廣不可限域惟堯典東暘谷西昧谷則流沙在雍梁徼外溝坑之地矣南北不言地者堯典曰南交是交趾也而此曰朔南暨是朔方之遠與南交相暨猶言其北去也與南等則朔方踰乎漠北矣或疑其太遠不知史記言顓頊之地已云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南至蟠木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趾北戶西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息慎東長鳥夷聲所謂樹之風聲即洋溢之聲名也教則所取之法則訖則盡也顧氏（炎武）曰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四海概言之海也盍即爾雅夷狄戎蠻之謂爾曰聲教者先慕其風聲次法

其德教也

告厥成功

傳曰言天功成蔡傳曰告成功于舜按必曰天功云者以承元圭意元天色也圭必元以象天者由所成者天功爾已然人知所告者為水土之功而不知其功并指養教也孔修遍六府則養功成聲教訖四海則教功成八年于外正土則壤養之功也十三年始畢祇德愼行教之功也至此而成乃告以復命時舜雖攝攝堯政也告舜止告相告堯乃告君告成功還當以告堯為是

書經衷要卷五終

仁和李式穀海苑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五子之歌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按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說者謂陶唐或共爲地名蔡傳云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地理今釋據康成舊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今太原府太原縣也又漢書顏師古注云陶邱在濟陰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于唐故堯號陶唐氏夫堯有天下矣而止曰冀方者據畿內而言也有冀方則始有天下云爾冀州名也

旣疆里矣則稱方也而曰此者指夏有冀方之時言昔陶唐所有者即此冀方爾已有地是人非之感也以夏都安邑去平陽不遠同在冀故云此也彼指已往前乎陶唐者恐遠不可徵後乎陶唐者所從受天下之帝又不忍斥言之故曰惟彼于陶唐云

關石和鈞

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疏曰關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于斤兩金鐵乃至于石云云又云粟米斗斛以量之布帛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平也按謂重至如石則使與度量之用皆相關而通較無歧格也輕至如鈞則與銖兩之數皆相和而適合無加損也關爲交通之義和爲均平之名也

胤征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傳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按檀弓云執木鐸以徇于宮明堂位云以木鐸徇于朝周禮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朝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于朝夫宮正之修火禁其亦于宮也可知而皆不于路也此曰于路則惟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法小司寇正歲觀形象之法皆以木鐸徇則其徇也于路可知正曰歲則夏正建寅之孟春也雖曰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其執鐸以徇者皆遒人孔氏穎達曰遒訓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所徇者即謨訓與天戒常憲也

官師相規

傳曰官衆衆官更相規闕蔡傳曰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按當如蔡說爲合陳氏師凱曰非師保之師如承以大夫師長之師規者陳氏經所謂運筳以爲圓者也亦以齊不合之義相規則交致其訓誨也張氏九成曰相規規君也然則官則長官師則地官凡鄉縣遂鄙旅師春官樂大小磬鍾笙鎛韎籥卜師夏官弁牧山川遂師秋官士師之類不一其類相規則無定事無定時而皆集于君也已

工執藝事以諫

傳曰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孔氏穎達曰百工各執所治技藝以諫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

之以諫云云蔡氏十引周靈王鑄無射伶州鳩諫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爲證按此似朝國人而問之禮故百工皆與周時必詢國危國遷立君而夏或每歲孟春皆朝之歟必執藝事者明示己爲何工也諫失常各申己所事之疾苦利弊也

仲虺之誥

惟天生聰明時乂

傳曰天生聰明是治民亂王氏樵曰聰明以聖德言不囿于形氣之私不爲物欲所蔽按天生聰明爲無主乃亂故故使爲主有主所以不亂者以乂之故也而乂之所以不亂者惟聰明之是乂之故也時是也聰無不聞不使欲得亂所聽明無不見不使欲得亂所視故克乂之聰明皆天所生也惟聖人克全乎天之所生者曰天生聰明云爾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傳曰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云云按曰勇足以有爲皆聰明之發越無一毫私意之牽制智足以有謀皆聰明之照察無一毫私欲之蒙蔽故也聰明則智能盡其聰明則卽勇之智也表正者爲表以正之如立木爲標準使萬邦皆于是乎取正焉蓋無欲以偏倚之則執中而足以立極使萬邦皆法其無欲而不亂也乃難辭天非好爲與廢也以不忍民墮塗炭之故不得已而出此者然在此亦鄭重之辭天錫則與天生之意相倣也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傳曰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蔡傳訓懋爲茂曰繁多之意惟勉乃茂義亦相通而懋官懋賞從蔡傳爲合德止在己未有以及人功在及人未卜其在己官是名位居有德可以有爲賞是利祿予有功可以有勸德懋不以賞而以官者非分之得反損其高功懋不以官而以賞者不勝之任反致其罪故也是以官必于德賞必于功懋者固不敢不及于其德與功然亦各如其懋之分而亦非有加于其分外云也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傳曰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按上言處已用賢此則謂臨民也夫寬居仁行本屬君德況夏桀之世染簡附簡賢附勢實繁有徒之習已久變化無旦夕之近功故非寬不濟困塗炭之政已深待救無補苴之淺效故非仁不足也而惟湯則盡寬仁之能事曰克陸氏鍵曰克者能滿其量也惟其克也故實政外行而表著于覆被曰彰亦惟其克也實心內摯而淪浹于感孚曰信天子曰兆民賅天下之民而爲言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傳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按賢則功業並懋者也德則止有得于己而功業未著故賢則佑之行而德則輔之立忠則誠懇出于中心恐其無以外達也故必于顯使無不竭其效致也良則元善本于固有恐其不克終竟也故必于遂使無不究其展施也孫氏有鑑曰顯則有褒揚之典以顯其名遂則有委任之專以行其志其實顯不止于名也蔡傳此指諸侯言然不若賢德指諸侯忠良指廷臣之爲合鄭氏曄曰視以手足待以忠信而眷顧之寵沃者曰佑盛其官屬設其輔貳於以爲之介助曰輔表其宅里以樹其風聲曰顯信任不疑使得行其志曰遂則又似賢德指大臣忠良指羣臣言也總之佑之行輔之立顯使外達遂使克終焉爾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

傳曰日新不斷忘蔡傳云日新其德而不已也盤銘云云其廣日新之義歟按德者人人所同得于天之理而實有得于已者也本故物也自有物欲之蔽累而克祛其蔽累者始見以爲新焉爾日新者日與祛其舊染而新之氣象乃日出而日與也自瞬有存息有養晝有爲宵有得日有就月有將于是由善而信而充實而光輝而大而聖而神其新乃日盛而日不同也懷焉者德本同然之心得東海西海此心同此德同也新則與同然之心合新日廣則同然之孚愈衆新日積則本然之洽愈深自修而齊而治則萬邦猶之一邦也曰懷者其感孚嚮慕之誠有言語所難名奔走所不至者在已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傳曰欲王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按此正承德日新二句來新則昭矣日新則昭之者懋矣萬邦維懷民心之歸即天意之所在因萬邦之懷而知天之命之也命之命以表正也于是即民所受于天地之中而建之于民焉表正爲有邦之正此則該有邦之民爾已蓋中雖民之所同然定于理者虛不如見諸事者實存于下者隱不如見諸上者彰故曰建也建則所謂中者有定程而賢愚可法有主極而遠邇可宗者也曰于民則民以上無論矣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傳曰率義奉禮蔡傳曰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按義者心之裁制所以制過與不及故以制事義由內出而制事于外則中乃從體而達用矣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制偏與其倚也故以制心禮自外作而制心于內則中又由用而反之體矣禮由義起義由禮立禮義一表裏也事由心出心由事明心事一本末也心與事得禮義之制而無不中此其所由建之于民也歟

垂裕後昆

傳曰垂優足之道示後世蔡傳云非特有以建中于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按垂者本上而及下之名裕孔傳曰優足謂所建之中無所不備而取之無盡曰足無時不然而用之不竭曰優而合之則曰裕也後言昆者昆同也無論其世之遠近支之旁正而同此繼同此述而無異者曰昆也此對來世之口實言

好問則裕

傳曰問則有得所以足按此承能自得師者言也問則理之所疑事之所難自天德王道下至民情土俗以及疾苦利弊無非所當問者而所問則自公卿至于無告之賤自聖賢以至一得之愚士

善爲師無不有裨于德者在而況問出于好未問之先其意已專既問之後其情更摯非徒問而已焉者故其所得于問者多而其所積于問者厚以其足預于事前而復有餘于事外故曰裕也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曰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按謂栽者培傾者覆天之道也天之所培而奉天以殖之天之所覆而遵天以覆之虛懷鄭重而奉之曰欽盛心表著而出之曰崇欽由兢慎崇本昭明有其欽之而天道尊有其崇之而天道顯天道之所在天命之所存也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是天命也命之奉若天道耳而欽之崇之惟懷及萬邦則天命保而不失矣垂裕及後昆則天命之保且永久而不已矣云也

湯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曰皇大也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蔡傳云衷中也按曰皇曰上則帝之顯赫而不敢遂也可知天以五常之理賦于民以其自帝而下賦之也曰降以其不偏倚也故曰受中以生然此所受之中無可形象而隱宅于胸懷也故不僅曰中而曰衷也自民之與生俱來者言之曰性以天下之所同然萬世之不變曰恆性耳欲若順其所有之恆性必有其道所謂厥猷也使各止于其道而安焉曰綏非作之君師不可予之表儀使猷有所明立之法制使猷有所從曰克綏也若是者惟厥后焉耳此上帝所以生民既予恆性而必為樹之后也夫衷而降自上帝則民雖下而所有之恆性自無不至善者矣然而不能自若也必猷以綏之而恆性始若然猷之綏則又非后不克也

皇天降衷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恆性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修道之謂教也天生之而君成之天始之而君終之此后之所以繼天也歟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傳曰賁飾也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蔡傳云允信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云云按賁若草木諸家之說不同(除孔說見上之外)王氏謂草木天之所生民之所殖湯之受命天與之人有之蘇氏謂天視民所與則殖之云云林氏謂賁當讀為譬至元陳櫟遂謂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栽培傾覆皆其所自取全(祥履)則以一草一木之微上天且生長則兆民之眾信不欲遏絕之明矣其說之各異如此今擇一二體蔡傳意者錄之其義皆比孔氏以下為優矣獨朱子以兆民草木對言以為天命弗差人物皆遂與諸說反覆審之畢竟朱子乃正大不易之論云(自按賁若草至此皆御案文)又按所謂體蔡傳意者如黃氏(度)云天下更新煥然賁飾如草木之華精神氣象為不同矣兆民信能生殖王氏(樵)曰昔也民困于虐政今憔悴者蘇枯槁者復如草木之敷榮也朱子直云賁若言草木之美允殖言兆民信安其生謂草木華美百姓豐殖云也

各守爾典

傳曰戒諸侯與之更始蔡傳各守其常典之道云云按曰典固邦國常定之程式也曰爾典則固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矣然自湯誥諸侯之日則爾典者猶是有夏之舊典也于此而曰守爾典即猶是纘禹舊服之意耳不曰共而曰各者前代之後統承各殊異方之國風俗各異要以各仍其故政云爾守者無懈弛無變亂兩義俱有

伊訓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傳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蔡傳云明言湯之成德按商禮自湯以前不追王惟契為始祖然詩多稱湯孫是有天下之後皆稱湯為祖矣況曰烈祖是別乎始祖之稱也孔氏(穎達)曰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傳云云非是明者條陳而款列之謂成德者法天下傳後世德之一成不易者也訓者以言順導之義用之云者史臣申明伊尹明言烈祖成德之故蓋用是以訓王也乃難辭以喪中不言非用訓之日尹由不得已而出于此故云乃也烈祖成德王氏(肯堂)曰即下肇修人紀六事并聖武之昭代虐之寬等是也成德必稱烈祖者太甲于湯及身所事言烈祖庶足動其僾慌之間見而感懷于繼述也必明言者烈

祖之烈、太甲不逮見也、故與悉數之、服中未踰年稱子、此曰訓于王者、史官追書之稱也、

暨鳥獸魚鼈咸若

墨子明鬼下篇、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而胡敢異心、云云、按即此意、上云山川鬼神、而下曰暨、則鳥獸魚鼈而上、已賅人于中言矣、鳥獸在地上、魚鼈在地下、鳥靈而獸則蠢也、魚動而鼈則靜也、然皆無知之物也、而且咸若矣、山林川澤、各有其處、生長成遂、各適其時近人者畜字之、遠人者放置之、馴而養之、以若其生長之性、制而用之、亦若其成遂之材、皆順之也、故曰咸若、暨者、承盡人性之餘而逮及焉者也、然有暨焉者在、皆夏先后厥德之懋暨之也、

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自近之遠、昭、自微之著、聖止訓通明義、聖猶智、武猶勇也、代、相承其後、猶更易也、代桀之虐以寬、則寬固易懷、形之以虐、則懷之也允矣、曰布昭聖武、疑乎其嚴厲矣、而其代虐也、又以寬、則兆民之懷、非特以聖武之足畏、而勉爲是悅服也、實有出于中心之誠然者在、故曰允、曰兆、則懷之者眾矣、曰允、則懷之者固矣、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修于四海

傳曰、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國家並化、終洽四海、按謂嗣厥德者、立厥德于四海也、立愛人之德、必自愛其親始、愛其親以及其疏而親有殺、則愛無不遍、立敬人之德、必自敬其長始、敬其長而及其少、而敬有等、則敬無不至矣、曰親曰長、自家始也、而及邦、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終及于四海矣、愛敬及四海、厥德之立也、而其初、則在親長、始有父兄、有師友、故始于家、及于伯叔賓客、故并始于邦、終而近于父、近于兄、及有德有才者、無不愛敬也、則終于四海矣、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立愛敬而不惟親長、非倒置、即兼及矣、倒置、理有所不可、兼及、勢有所不能、則愛敬究不得立也、曰惟、疑于所及之甚狹、而天下之愛惟其親、敬惟其長、愛敬已立于天下矣、故惟親惟長、指在初而言者也、餘見上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傳曰、言湯始修爲人綱、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克明理恕、克忠竭誠、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言湯操心常危懼、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按理三綱以經四維者曰紀、紀綱之

分目之合也、人紀、人道之經也、夏自少康以來、世衰道微、人紀久不修矣、故始修自湯、而稱肇也、下所云云、皆所以修之也、居今則從諫、言稽古、則若先民、竭智盡誠、上下各盡其分、待人律己、嚴恕各得其宜、是無時無地、無所行而不兢兢于人紀之修也、由是而始至于奄有萬邦之日、豈容易易也哉、故曰艱、此所謂明言烈祖成德之正文也、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蔡傳、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按以湯之聖、而有待于諫、則其爲是非也微、而得失也似矣、非有顯然謬戾也、可知、則其于諫也易咈矣、湯則從之而弗咈也、智之明而勇之決也、夫既曰從諫矣、而又必曰弗咈者、事有終然而始未然、斟酌審也、始則不免于咈者也、又有大則從而細未盡然者、決擇精也、小又不免于咈者也、

而湯之從諫也并此無之所以養進諫之體而勵敢諫之志也先
則舊典古道之所存也先而曰民則微矣未必帝典王謨官箴師
訓之嚴而湯必是之順焉此又未接諫臣不及諫事之平時兢兢
于則古遜先之自治也弗咈即時若之意先民不若無可言咈故
其辭如此

制官刑儆于有位

傳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蔡傳官刑官府之刑按古者
刑不上大夫以凡在官位者宜莫非賢且德矣何有于刑夏自少
康而下以至桀則官不可問矣而時又多世位去之不盡可去也
且有才能可官而舊染之污俗一時不能盡革者不得已而始有
官刑之制焉前此如四凶之誅亦皆有位而不曰官刑者廢其官
而刑焉者也此則即在官之日之刑耳刑者型也型之于在官未

犯刑之先故不曰罰曰誅而曰儆儆者作之敬恭亦諫其驚顧之
意明示之曰儆有位則專爲有位者儆而庶民不得與焉如周禮
議貴議功之辟也墨子非樂篇云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云
云是官刑者周之衰時猶在已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傳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蔡傳云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大也
孔甚也孫氏覺曰以其謀之出于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
故曰嘉言即指三風十愆之戒也按官刑之制謀出于湯故曰聖
謨以其內正人心外同風俗世道所關治機所繫故其垂于後世
也動溢盈滋而曰洋洋其文則成諸羣賢之著述而洞悉人情窮
極物理使人人聳聽而駭矚者也故曰孔彰云

太甲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
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
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肅嚴也言
能嚴敬鬼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于其身撫安天下
尹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肆故也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
得大承基業疏引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
名也今自稱尹者湯使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故亦以尹自稱按訓
王而必作書者欲其朝夕覲覽不止一聽之而已也顧諟者心常
在是故目常在是無旁及無歧念也所顧者天也天之行于人者
命也而命則明甚見乎隱顯乎微故曰明命顧諟即戒慎恐懼之
精神所提撕也然明命所分見者莫顯如上下神祇而社稷宗廟

其上下神祇之習近也然社稷宗廟雖習近而神祇在焉上下神
祇雖虛渺而明命在焉故無在不以承天者承之而罔不祗肅則
無時無地而不敬者矣天監厥德監其無乎不敬也而即監其敬
天之敬命以勤民則有天下之大命集矣已歸者撫之方來者綏
之萬邦皆天所生故撫綏者皆以敬天命者敬之也尹躬左右厥
辟以宅師非序已之功也明身逮其艱難親共其勞苦而不同旁
稱遠引者云爾見此基緒之不易也基以造邃言緒以繼續言

顧諟天之明命

蔡傳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云云按諟亦言其在是也
中庸天命之謂性然則天之所命即道心之謂矣至虛至靈萬理
畢具明莫甚矣明命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故顧諟云者在左在
右莫非天命之在是也是以事事物物無之不以天之明命在是

而警心惕志于所見、卽參前倚衡之謂、曰顧諟也、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傳曰、周、忠信也、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蔡傳、引施氏云、作僞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按書序引此文、鄭注云、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有終云云、呂氏祖謙、釋忠信爲周之義云、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全備而無一毫虧缺不滿人之處、據是、是謂忠信則能普徧之意、謝故曰周、林氏之奇曰、伊尹言此者、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恭敬以事天地社稷宗廟、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也云云、按謂殷監在夏、故據夏事以申明上義也、蓋閔基創業、勵精圖治者、喜于有爲、惕于無成也、迄于所爲垂成之際、不自

專用、卽自滿足矣、專任則忠信疏、滿足則忠信薄、故有終者、鮮其相繼、欲有終而上無所承、中無所主、故相亦有終、非君之自周有終不得也、此指少康以上之賢君言也、又金氏履祥云、周疑古君字之譌、古君作𠷎、與周相似、自君有終語更明顯、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廸後人

傳曰、爽、顯、皆明也、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導後人云云、蔡傳云、昧、晦、爽、明、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云云、按昧爽卽人臣辨色入朝時、而君早不安于寢矣、所謂丕顯者、當其未與物接之時、乘此淸明之氣、振作精神、規畫其所當爲、詳審其所未合、而待日出視朝而行之、坐以待者、急于行而不敢安逸也、俊彥、出衆之美士、旁求、則正途如世胄國子

無論矣、所謂立賢無方也、垂統、所以貽謀于孫、仕賢、所以燕翼于子、皆所以啓廸後人也、啓、開其所明、廸、蹈其所行、昧爽丕顯、卽証其顧諟明命之神、旁求俊彥、卽遺以左右厥辟之相也、其爲後人謀也至矣、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傳曰、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蔡傳云、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云云、朱子曰、儉、節制也、潘氏士遴曰、儉曰德、自其收歛之根于心者言之、陳氏雅言曰、人能收歛此心、使常存于內、則精神聚會、志慮精明、義理昭著、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所懷者、孰非永圖哉、按儉則無縱一己之私、故自奉則甚薄而淡泊明志、惟潛心于一國之慮、天下之慮焉、儉則不累當前之欲、故所行又甚簡、而寧靜致遠、惟勵志于百世之計、萬世之計焉、

故云然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傳曰、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君止于仁、子止于孝、蔡傳、虞、虞人、括、矢括、度、法度云云、按虞以蔡傳爲合、乃不與下度字複、機乃弩之轉關、用之以撥弩弦者、括、矢末之歧而御弦處也、度固法度、然弩射法度、仍在準望、若今所謂星斗然、必其與所射處相値一線而後發、則無不中也、此言方行未行之前、必詳審精密而後動、乃無不合、卽指昧爽至待旦云云也、欽厥止、止、卽所當至之地、在在各有一定之當然、如射之的、曰厥止、然非敬愼則無以得其所止也、堯舜性之、故曰安汝止、湯則反之者也、故勵之

以欽欽卽顧諟祗肅之敬慎也張機所以求至所止也必省括使值于度而後釋所以欽于至所止也乃祖成湯之昧爽丕顯若機張之省括于度也坐以待旦若省而後釋皆所以欽厥止也此乃祖之攸行罔不祗肅者如此故使嗣王循法之惟朕以懌懌于相亦有終而志同德合也萬世有辭則永圖遂而可傳可繼不負基緒之丕承也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傳曰修其身使信德協于羣下惟乃明君按申氏時行曰修者是以義制事而無敗度之愆以禮制心而無敗禮之失允德云云蘇氏軾云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云云惟明后者陳氏櫟曰與不明于德相應太甲自謂不明于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爲明后者許與期望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徵諸庶民也誠

實之德孚契人心其修身之驗歟按義制事修之于身之所發禮制心修之于身之所存身修之所自得卽德也而皆得之于實然者卽允也而允德者乃人人所同具無私欲以間之物感以蔽之則協矣其下自湯咸與維新後至太甲之初則已無不于德者故協于下卽協于德之驗也惟明后者非明于德之故亦無望其允修之至此云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傳曰王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云按太甲既從此志于懋德卽訓以懋德之成法懋者勉修厥身以克允其德視烈祖者內視烈祖之心爲心外視烈祖之事爲事無事遠求前古恐時世之不相沿亦無事旁取他賢恐偏駁之不相若故惟視乃烈祖而求克肖爲得也豫乃有餘時而求逸樂怠乃不及時而懷苟安耳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曰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呂氏祖謙曰思者日加省察之謂奉先凡承祖制遵舊典者皆是時則專誠于繼述之孝則一體先王矣接下凡遇燕見當咨名者皆是時則專誠于謙謹之恭則一體羣臣矣視則見事洞于千萬里之外見理燭然于千百世之後非明不可聽不亂于私欲而專壹于德之致不淆于疑似而有得于德之眞非聰不得也此懋德之實功也王德克懋而尹之心乃慰且王德既懋而尹之事乃終故王之休而尹亦承之也無斁所謂子孫不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遐陟必自邇

傳曰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云云蔡傳云此告以進德之序也呂氏祖謙曰太甲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于進而不循序故告以自下自邇之說按自賢而聖聖而神自王而帝帝而皇高自下始也自家而國國而天下自一世百世而萬世遠自邇始也其高其遠亦止自下邇之不已不息致然耳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傳曰人以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蔡傳云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云云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按果聖人之純乎道也者心卽道之體志卽道之用逆乎心卽逆乎道遜于志卽遜乎道矣安用更求諸道與非道也歟太甲困勉之賢君也恐有當于道而逆心違于道而遜志者故勗使自省察云求之果道非特

必聽也，先當求其順于道之心，求之果非道，非特不聽，先當去其遜于非道之志矣。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傳曰，一人，天子，貞，正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按元，首出之義，亦純粹之名也。元良，是首出之全乎善者也。貞，正而固，乃不變不動而恆久于正之謂也。見嗣王之允德，所關于天下者甚大云。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傳曰，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蔡傳云，成功非寵利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云云。按此非止功成不退之謂也，是謂賴前人之成功，而安受其利，藉衆人之成功，而坐享其名。夫成功曰居，則是絕無振作，并無裨益，而尸其位之謂。居人成功，已非人臣之道，况以寵利居之也哉。以寵居，則挾權勢矣；以利居，則恣貪欲矣。故爲臣之大戒，非必以己將退位而及此也。

咸有一德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傳曰，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按張氏九成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是已，此承上惟新厥德，意亦申足惟新厥德之義也。勵精之始，新則新矣，而終或懈焉，則新者有時而仍染于舊汙也。即不至于仍染舊汙，則不變不移，則始新者至後日而如故矣。故非逐日異而每日不同，不可以言日新，非日新，則并不可以言新，而日新者，非終與始如一，不可。惟一者，終不改乎始日，就將不已，漸進不息也。新之之心力，止于不間，而新之之氣象，乃日易云。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傳曰，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惟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按賢，謂有德；材，謂有能。官則各有所職之名，故必當于其賢其材。左右，謂大臣之在左在右，不離君側者，如公孤之不惟其官，惟其人者也。而皆有臣道在焉。左右者，以之爲上，則爲成上德而設；任官者，以之爲下，則爲安下民而立者也。敢以非賢材與非其人者側之乎。夫然，故其登進之也，如不得已，而甚難其位置之也，恐不相宜，而甚愼其既登進也。則獻可替否，惟取相濟之甚和；其既位置也，守分責成，惟取相當之克一。此臣之所以一德而不雜以非德也。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曰左右，則指君之左右也，故曰爲上。是爲上而設左右也，而所以爲上之故，在成君德而已，不曰君而直曰德，德則成君。故君以德重，以專責成也。曰任官，官各有任，是有司之職庶事者也，故曰爲下。是爲下而任官司也，而所以爲下之故，在安國民而已。不曰國而止曰民，民爲國本，無民則不成國，故國以民重，專職司也。言此以起下難愼之意，見非人君之所敢私也。

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自里爲選，序爲升，鄉爲舉，任官之難其用也，而敷奏焉，明試焉，考績焉。左右之難其人也，或兵刑，或錢穀，或簿書，而正貳殊任，官之各愼其當也。師者，師其學行；傅者，傅其德義；保者，保其身體。而太少異，左右之各愼其宜也。此其難其愼之義也。同心相濟，同德相資，所謂和也。其難之效，惟取其和，所以難也。不易其方，不更其宜，

所謂一也慎之得也惟取一也所以慎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傳曰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善以合于能一云云按德者師人之善而實得于巳之謂故修德莫要于得師師者取法之謂而師無一定之常也位不定于貴賤品不拘于賢愚要之以善爲主耳或強致之善或偶合之善在師之者取以實之于巳皆德也師在主善者亦無一定之常也或一時之善而于彼時則不善或一事之善而于彼事則未善則有偏全有大小而在主善者總以統宗彙源而能融于一致者爲主則殊塗同歸百慮合致蔡氏所謂克一者能一之謂博而求之于不一之善約而會之于至一之理是也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而言此朱子謂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然亦不必泥也

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傳曰師善以合于能一爲常德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爲王而令萬姓如此云云蔡傳云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云云按協于克一者合萬有之善而融于一德也協者惟王師善之心協之亦協之于王主善之心也是王心也而萬善畢一于是矣由是而發號施令無善不備故萬姓皆慊于王言之善曰大又知王善之非徒大于言而不由于心者也因又見王之心爲萬善之所會歸非有大小之殊與偏全之雜者也而曰一觀善于王言而見泛應之曲當故大之觀善于王心而見至善之渾全故一之惟一故大惟協善于克一故王之心亦一也一則純乎德之存一而大則又純乎德之發此主善而協于克一之明效也

協于克一

合彼此而融會之並前後而貫通之曰克一克乃力致之辭然善本原于一者也由無常主者積漸涵濡自然至此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曰協也自其末一者而見其至此曰克一自其巳克一時而言之殊不見其用力也曰協焉耳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傳曰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生之道按俾使也非眞有使萬姓言者也感應之理固然是萬姓之言亦動于天之不容巳是天使之言以驗君德之至也姚氏舜牧曰君之出身加民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所以聞之者咸頌王言之大要之一則與天不貳故合德于天而能綏先王之祿祿即保天之祿

也大則與天不遺故能同德于天而底烝民之生夫先王之祿固子孫保之者也而非德以綏之則外患內憂而不安于享烝民之生固不絕于斯世而無以底之則凋殘疲敝而不克自致王心與天同體則有可以與天相參者故克綏其祿王言與天同用即有可以與天相贊者故永底其生爾也

永底烝民之生

烝衆也槪靈蠢強弱而言之烝民之生天生之也四民之業生之事五常之理生之道然必君以底之也底之以養底之以教在王則言焉而巳而王言旣大則遺之典則利賴在萬世垂之謨訓則遵循在萬年故底之生者永也餘見上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以觀德疏

曰天子七廟是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當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于七廟之外可以觀德云云蔡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按非也蓋太祖之廟總是開代之人不論世也如商以契為太祖在十三世以上不與三昭三穆連接也此曰七世則與六世相連接者矣王者四親之上加以二祧而為六至第七廟則當毀矣而不毀者其德盛而不毀也故可以觀德是明言七世之內非合太祖廟而言七世之外也謂德非可觀則功不足以遺後而名不足以垂遠云爾

書經衷要卷六終

書經衷要卷七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

盤庚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傳曰湯徙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按亳有三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西亳在偃師以孟子湯居亳與葛為鄰考之湯為諸侯時當在穀熟之南亳詩稱景員惟河受命咸宜則受命後徙居北亳矣即景亳也其西亳如周公之作雒乃會諸侯之所耳故商之于亳為一遷否則居之而已何入五遷之數也地理今釋云囂史記作隞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即仲丁之所遷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今屬大名府東南三十里即河亶甲所築之都也耿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以祖乙遷耿為名字亦作邢仍音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夫曰于今五邦是并此遷殷而為五也前此之遷其由莫考至盤庚之遷鄭氏元謂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云云王氏肅云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溢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然則前此之遷亦約不出于地利風俗之故矣其所都內必量地制邑故稱邑外亦必封土為域故稱邦也

惟汝含德

傳曰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云云蔡傳云惟汝不宣布德意即孔氏穎達所謂含藏此意陳氏櫟曰含德掩晦遮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按謂先王之世舊人共政其播告也不匿厥指故王用丕欽

民用丕變今汝猶是舊人也予已不匿厥指矣而汝乃不求宣布上意明達下情而箝口結舌匿誠掩義中懷叵測故孔傳云含惡德而蔡傳云不能宣布德意也然從蔡說則德字方與上文不異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逸過也

按觀火者謂汝雖含德而不宣疑乎可以隱匿者而予之見汝若觀火然火非正大之光明乃幽暗中之不掩者如火之觀其灼見也至矣拙謀爲汝謀而任汝之不惕竟無以致汝之惕也則拙甚矣以我之拙于謀而縱汝優游于舊邦之淫佚苟安于舊俗之奢侈也直自我之作乃逸矣夫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古聖王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盤庚之遷即此意也故云然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傳曰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蔡傳云云若網云云申前無傲之戒若農云云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是也鍾氏扶天云當時羣臣不肯從遷者不過任一已之私而不知事君之大義故以義責之貪一時之安而不知後日之遠利故以利動之按條所以成目必在綱乃能不紊穡所以收穫必服田乃克有秋若網從綱則不傲矣若農力田則不康矣故取喻之如此

綱朱子謂以大繩屬網截流而漁者也故網爲綱絃蓋以衆網連屬于絃專以竭川澤漉陂池而用以從水族者非用之以取魚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鄭氏元曰遲任古之良史馬氏融曰古老成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弊云云按此意重上句謂人則惟舊人是求不似用器者之舍舊圖新也云爾舊人謂世家大族也有流風有遺澤有家學有世傳故求人者必求諸此器則質舊則腐敗色舊則蝕剝式舊則消磨製舊則疏脫故惟其新而豈可施之于用人也者非以器比新邑也王氏樵曰引此以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遲任無考約以鄭馬說爲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傳曰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按孔氏穎達據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故以大享爲烝嘗其實烝嘗不足言大享也直秋冬之時祭耳始祖及祧與四親外毀廟之主且不與安及功臣則大享乃

祫禘之閒祀也曰追享朝享惟此爲享之大殷禘長發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其證也如湯時伊尹太甲時保衡大戊時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時之巫賢皆是蘇氏君奭註所云其君配天其臣皆配食于廟也即周禮曰大烝烝而曰大非嘗烝之時祭也可知惟禘祫則三宗之外皆得與也其言此之意一則謂我與舊臣休戚同之之前事一則謂我祖之神靈在上即爾祖之神靈所共監視以見爾不當有異志于我云殷人尙鬼故告之如此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傳曰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疏曰先王至此五邦所都皆近山云云蔡傳云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復往居亳立政之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轘轅西

降谷以亳依山云云後案云契父帝嚳實始居亳書序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是先王者帝嚳也按契之果否爲嚳子不可信湯所謂先王指契可知詩曰元王知商于契亦稱王此之先王則稱湯也多于前功謂欲興王業光大先前人之功也考成臯即虎牢轘轅在緱氏東南坂十二曲降谷或謂卽永寧縣北所謂適山也降下也黃氏（度）曰循今言減少蔡傳謂無河圮之患云云夫凶日德當謂減少奢侈之習稍革淫逸之風云爾嘉績者旣無河圮之患而民可養復無奢淫之俗而民可教故曰嘉績也盤庚之遷專以奢侈踰禮土地近河之故故以是爲凶德而以適山險固民返節儉爲嘉績云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恭用進進于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敘而敬之疏云肩勝也強之勝也鞫訓爲窮然鄭氏（元）以鞠爲養其義爲勝蔡傳云我不任好貨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較爲明白按肩乃任之也謂不托付好貨之人恭謹慎之義生生者民生之生道王氏（十朋）云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旣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劉氏（應秋）曰敘以祿位言欽以禮貌言按乃上對不肩敘而欽之卽所謂肩之也好貨卽下文總于貨寶者敢恭生生云云卽下文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者也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爲之田桑樹畜使仰足以事俯足以畜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室家相樂而聚居曰鞠人之保居求爲之體國經野使士就燕閒農就田里工就官府商就市井鄰比相洽而友助曰謀人之保居也似更與文義較合餘見上

生生自庸

凡所生之民而與鞠謀其生之道曰生生養者生之事教者生之理生其所生乃司牧之責君與臣共之以此而自用其心以此而自用其力曰自庸庸用也故云民功曰庸王氏（樵）曰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是已此勉同遷之世臣以所當爲也餘見上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傳曰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蔡傳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其久而不替也蔡說爲勝蓋盤庚之遷謂舊邑不可行政化是其遷專爲民德故也于殷則旣無河患民可安于從政又無奢習民得專于向化是與民更新之候也故易之以式敷也外關民之風俗內繫民之人心故德曰民德不分冡不歧趨曰一心而能以君所托付爲己責曰肩也又恐習久生故習故生常而見異思遷否則漸卽于懈惰故終箴之以永也

說命

夢帝賚予良弼

傳曰夢帝與我輔弼良佐蔡傳云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云云按夢得賢臣上古有黃帝得力牧事然荒渺難信皇甫氏（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衣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云云更不可信考高宗舊勞于外學于甘盤入宅于河所謂良弼者在虞虢之間大河之濱而甘盤又與爲同聲同氣之應求也當必聞其良也久而夢想求之則或有其事

耳特以殷多世位而陡以微賤居其間恐不足以服衆也因托之帝賚乘商人尙鬼之故習特以深其敬異耳此正英主之權畧也或問程子曰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程子謂其僞而聖人不爲此迂矣夫盤庚亦賢聖之君也一則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云云再則曰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其籲盤言之乃如此此豈日視耳聞者乎抑盤庚卽非聖君乎朱子亦云說是帝眞賚不得矣然則卽眞夢帝賚亦由高宗先知其賢而因想之所致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傳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于民間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形云云蔡傳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云云孫氏繼有曰追述夢中所見而想像其形容

曰像得其象而繪之曰形按繪之爲近繪事始于舜妹倮首毁時則久有矣刻其刑象如何旁求之四方乎漢書音義云胥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蓋非罪之刑賢者有時不免不必是代之築也地理今釋云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村水經注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云其形象荀子所云傅說貌似植鰭者也又或說云丹朱之後爲貍姓商周之間爲傅氏然則傅說當爲堯後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傳曰于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蔡傳引史記高宗與之語果聖人乃舉爲相書不言省文也云云又曰置左右以冢宰兼師保荀卿曰學莫便乎近置其人于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按傅當卽太少傅之傅乃官名猶阿衡保衡之以官稱是命卽命之傅巳也

蓋傅者傅其德義時必朝夕所以必置之左右也誨者開其晦而易事以言教導之者也以誨夾正其德曰輔蓋以其良弼而因使弼巳之德云本意止立作相耳而以其德足正巳夫是復有是命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傳曰鐵礪以成器渡大水待舟楫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王氏安石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按三者雖似一意而義各有當恐用或不適則若金之資于礪庶厲精決斷而善裁制也恐行有不至則若濟川之資于舟楫庶長駕遠到而得安順也膏澤不下于民若旱之資霖雨庶乎淪浹漸漬而無不洽也金用礪以喻成德川待舟楫以喻行事旱用霖雨以喻及民也

礪 費誓傳曰礪石也正義云以粗礪爲稱王篇嶠峨山礪石可磨刀其細者曰砥 舟 器物叢談舟船也水行用之以周流故曰舟以其循水而行故曰船船上施屋曰廬施重屋曰飛廬又在其上曰雀臺又釋名曰上下重板曰艦外狹而長曰艇艤二百斛已艄三百斛曰艇廣婀化狐巧倭番禺伯益共鼓貨狄皆其作舟者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也 楫 說文櫂也王篇行舟具釋名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按其制漏薄其丁圓長其上端有橫木以便執持以其前後左右齊起齊落故有取于相輯之義而曰楫也 霖雨 雨三日以上之名霖言淋也以雨從林言如林之多且密也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川長流之水兩端無陸地之可通者狹者可杠可梁淺者可厲可揭川而巨則非舟不濟然舟不能自濟也故舟必兼資乎楫濟者渡而至彼岸之名値橫逆之時當陷溺之地而有所作焉卽巨川之求濟也餘見上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商道駿厲其流弊不免于驕亢使民不免于酷烈亢則膏屯烈則澤竭若大旱之歲然高宗承小乙之後恐不免于若此也必霖雨者旱而大非沾濡之所能潤澤非瞬息之所能漸漬故也餘見上

啟乃心沃朕心

傳曰開汝心以沃朕心云云陳氏大猷曰相業莫大于輔德輔德莫切于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啟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按以心格心卽所得于心而使饜足之以涵養其德性而滋悅其神明也啟者釋其形骸之扞格袪其跡象之隔閡而出其全心以納誨焉沃者如旱土之受浸淫而膏澤立形如槁木之得灌溉而滋長立見高宗盖本渴教之本意而立言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蔡傳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云云按輔德莫要于正君故以匡君爲要匡者所以正之也然雖左右焉朝夕焉而匡者惟是一二人終不免彼此之莫及而早晚之不繼也必也長幼卑尊皆如說而後可故必暨及乃僚也然外然而心或不然則識見或不齊志意或不一是欲匡之而反滋羣議衆莫適從故非乃僚之同心不可欲乃僚之同心以匡乃辟是在暨之者也僚通寮治事之室之取明處同于此則同在此官矣故曰同官爲僚而說則相也故乃僚皆其萃屬袁氏黃曰暨者下及之辭盖欲說爲之表倡也公其匡君之心于同僚則同僚皆一體匡君之心而心同矣匡君之心同則所匡者不必盡同而無不同歸于匡且同本于暨之者之匡之也

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傳曰木以繩直君以諫明朱子曰引繩彈墨以取直以喻后之從諫也陳氏雅曰高宗託物以喻其意故傅說之復高宗亦托物以進其辭木之生豈生而皆正惟從繩則無不正君之德豈生而皆聖惟從諫則無不聖云云按繩卽匠氏木斗中所用中爲轉捩而引長以經木者臣之經綸蘊于中而出其端緒以匡君也其義同故取喻也木必從繩而始正木本有正之性在故也后必從諫而後聖后本有聖之道在故也繩之正木繩之制緣木而成諫之正后諫之道又因后而起非木性本卷曲而繩與爲矯揉后道本邪僻而諫與爲強制也桐梓楩柟自中繩而樗櫟但不受繩非不可正也堯舜禹湯自中諫而朱均不受諫非不可聖也云爾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傳曰明君能受諫則其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乎按克聖能自從諫以志于聖也則爲之臣者不必命其承我求諫之意而自無不承其意以進諫况有此使諫之休命乎而敢不祗敬以求承順也云爾休命卽指啟乃心至匡乃辟云云也仰體而順意曰承以神明事之曰祗美善之命曰休姚氏舜牧曰君曰欽于時命臣曰祗若休命是謂一敬相成是也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曰疇敢不云者知不獨暨乃僚之說也凡在左右朝夕者然卽不必左右朝夕者亦無不然以求聖其君之心衆所同然而不容自匿而自誣也故曰敢不云爾命也而克聖在是休孰甚焉故曰休命餘見上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傳曰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按如其說是奉若天象非天道也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及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諸說庶幾近之民皆天所生而無爲而化不能自治于是有繼天代天之王明于天道者法天順天而奉若焉樹建立之也后以主地卽王以主民曰后王下曰君公分主后王之治卽奉若周天之拱向于北辰也下則承以大夫順四時以置四監順天氣以爲六卿順五行以立五官此大夫也百職之師爲衆法百役之長爲衆率共三百六十以順三百六旬皆天道也天道猶天行之謂時尊者體盤然非逸之也貴者處傷然非豫之也惟樹之以事天職代天工或責之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或司之嚴斷刑罰

以法天之震曜殺戮所謂惟以亂民也亂者治亂之名又古亂字卽治也以此知君之于臣無在不以天處之卽知臣之于君無在不當以天承之云爾申氏時行曰天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秩之禮也建邦卽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是列爵之事云云是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曰憲法也聖王法天以立教于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于善雖復運有遷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于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爲亂故從乂也按聰明惟天者無聞而無乎不聞以無聲之所而天道無不體無見而無乎不見以無形之處而天命無不行故也聖人則法天而已敬爲奉法曰憲一體天道之不息不已日時有一時之不憲卽非憲矣惟臣欽若若順也卽奉令承教之謂而重之以欽則始成乎臣之道也民則法臣之欽若者而已然民不能自從也必使之法而始法之故資于乂乂則治也民惟從臣之所乂則民法臣臣法君君法天而無之不于天爾矣故君與天一以臨臣民民與臣一以承天后此四語承上文而申言之皆所以順天道也

惟甲冑起戎

傳曰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易用兵云云蔡傳甲冑所以衞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夫甲冑所以禦戎非起戎者也本防外患而輕發則內亂反由之而入本屬後應而妄動則先機反由此而開以其早有戎心故也無端而備甲冑則雖信者疑焉無事而授甲冑

則雖和者亦忌焉疑則潛啟深機之伏忌則速人先制之謀夫是以云起戎也商本以兵得天下而高宗後時伐鬼方撻荆楚滅大彭征豕韋其英武之姿必有發露于初服者故前幾而戒之如此

甲古人甲用皮故考工有兕甲犀甲合甲而宋華元棄甲則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云也以皮爲之飾以丹漆或組練不用金也用金者止以筋綴鐵爲臂鎧餘仍以革戰國始有之商時恐未起也傳以臂鎧釋之非是冑曰兜鍪首鎧也其形似釜而兜反唇鍪本釜名但反唇而兜于首以兩旁及後綴以革而防矢石故名冑也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傳曰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蔡傳云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于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于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按日在笥則取之易欲與卽與恐偏于所好而中于所喜苟未得其當賞毋寧儲之在笥之爲愈曰省厥躬者恐反躬未免于未是則不足以討人兼恐已之偏于惡中于怒而討

或未當其罪毋寧借以省躬之爲愈也省則攻己之惡而克己之私監于討罪之具以自省察云也

笥萑葦爲之亦用竹節畫而方者以藏衣服衣服必褶而藏故笥形方也干捍也亦曰盾大者曰櫓上十二枝如圭首而下方長三尺大者等身以防矢石上畫雉羽日家伐大者畫龍曰龍盾置車上亦執之戈主于刺長六尺旁六寸禮正義云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横刃但頭不向上爲鉤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考工戈秘六尺又六寸又戈廣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釋名過也所刺擣則決所鉤引則制弗待過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蔡傳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云云王氏砎曰未動審于慮善將動審于時宜然後事順而理當其可云云按善則何慮慮疑似之亂眞也慮輕重之失當也眞且當矣而動非其時雖善亦不善矣時則惟乘乎事之機而權乎理之合不縱已性爲緩急不隨人情爲早晚云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傳曰事事非一事蔡傳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以兵事農事分言然固無事不當然也林氏之奇曰此又戒之以預備于不慮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王氏肯堂云有備以事之未至言無患以事之既至言按事事則無事不周流轉輾于其心故可先時豫備也吉不遺凶備常不弛變備有備不特患至而有禦且既有備則患未至而自弭也故曰無患

惟事事乃其有備

奉行典故卽事事而無事事之心假乎職司雖事事而無歷事之識故事已至而且畧之況未至乎事已迫而且輕之况方兆乎而安望其有備也故惟事事乃克得其有備云餘見上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傳曰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蔡傳云居止而安之之意安于義理之所止也云云林氏之奇曰居者有所主于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馬氏森曰心安于義理之所止而無物欲之搖奪則大本立達道行而政事之閒無一不得其當矣按攸居安所止也醇清粹凝厚之意蓋政事本于心心安于所正則無所駁雜故其發現于政也清粹而無瑕疵且安于所止則無所浮游故其流露于事也皆凝厚而無澆薄曰醇也曰惟之云者則亦有戒之之意在非謂自能醇爾已

旨哉說乃言惟服

傳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蔡傳云旨蓋有味乎其言也按高宗是時蓋聞乎所未聞義理之悅于其心而無厭故曰旨也服習也便也無所勉强而自與所言相便習曰服雖美說言之可行

其自信其能行之意已見于言外矣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傳曰言知之易行之艱以勉高宗按知承聞來聞則知之而已未有裨于行爾也前此未聞而此始聞之則以爲難得之事不謂知之艱也以未得見于言之人故耳今既朝夕納誨矣則知之又何難之有問則告之忘則詔之未知者更列其端已知者引伸其緒特知之而不行仍無加于不知也蓋行之艱者知資于人而行必于已知資于耳而行必于心知虛而入行實而出知暫而安行勞而久故曰艱也

允協于先王成德

傳曰信合于先王成德按先王指湯亦賅湯已後之賢君言成憲已成之功業可爲法于後世者也協非强合之謂乃自然之相符

幷允非期必之信乃由衷之不欺也其語意謂王果不艱于行而盡忱以法先王之德則置左右者有不以先王成憲朝夕納誨也哉云爾故下文云惟說不言有厥咎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傳曰言汝當教訓我使我志通達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鹽鹹梅醋羹須鹽醋以和之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按說以行勉高宗高宗亦以行自勵未行之先有志焉訓于志則行正矣此格心之要行之本也心方有所之而訓已及之則無私念邪欲于其間矣夫是而方行未成之際則與爲制度之如酒醴之須麴蘖相與優而柔之以成其變化也已行未善之候則相爲調劑之如和羹之須鹽梅相與參而贊之以齊其宜適也故

曰交修盍既訓于志矣故已見于行止有藉于修爾也交者或過或不及無方無時兼施並致之謂邁者行之勇無顧望亦無需待之辭曰克盍自任之至也克邁而皆乃訓焉則非眛然一往者比矣其自任也亦以欣動說之訓與交修也

麴酒母也以米麥包罨而成造大小麥麴法用麥米或小麥連皮井水淘淨晒乾六月六日磨碎以淘麥水和作塊楮葉包縣風處七十日可用後世加蓼汁等藥則有毒矣古無是也蘖寇宗奭云粟蘖蘇恭云凡穀皆可生者不特粟也有粟黍穀麥豆諸蘖皆水浸脹候生芽曝乾酒糯爲上稷爲中粟爲下麴造酒蘖造醴鹽見禹貢梅作漿或作醬古無醋皆用梅代酢用味有五而特舉鹽梅者錯舉之鹽入腎梅入肝亦重臟氣之本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釋名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醴說文酒一宿熟盍釀之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酎醴詩詁云酒之甘濁而不泲者是酒乃釀之久而成醴釀之速成者也醴以成禮酒以合歡故爲政

肇造之喻和羹鍘羹也與太羹之不和者異羹成而後和以味食之以平心而行氣故爲政爕理之喻麴釀酒蘖釀醴鹽和之主梅和之佐羹之用不止二物此據其要而言者也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理按多聞不特古訓也當時之利弊今人之論議皆當求聞始可建立政治然必以古訓爲之主然古訓非學以實踐之而躬以行之則終無獲于己也盍古訓者非帝之典卽王之謨建事之本也其他多聞不過爲宜俗合時之損益計耳而古訓必期有得于身心然後可故非學焉不得也彼雖多聞而建事不師古訓內惟獨斷而特行乃強持之政外惟合汙而徇

俗又苟且之事苟且強持皆不可久故曰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也夫惟古訓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謂其克永世者爾

學于古訓乃有獲

多聞非必無獲也而有獲不必藉于學惟古訓之獲獲甚大而甚精故非學則無有者故必有待于學焉卽古訓而實體于心身則德乃成實驗于朝夕則功乃就故曰獲也而不徒聞之多爾已說輔少主故歸重于學焉餘見上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傳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蔡傳遜謙抑也務專力也遜志如有所不能敏學如有所不及云云按遜志以蔡傳爲合謙于知有所不廣而求其知者務極其博歉于行之所不能而勉其行者務疾其進然非遜于學人而

已而遜在志則不滿足之意切于獨覺矣敏非敏于學時而無時不然則不已息之意驗于實功矣修謂遜敏之所事也啟其機則引而伸之其出不窮闢其境則觸而長之其源不匱日來必至此而乃有是效懷卽念念不釋信能念念遜敏之如此則所來之修莫非道也懷不止則遜敏之功不止且懷不窮則遜敏之效不窮不止不窮之既久則日積矣所積者其事曰學其功曰修全備曰道而體驗之者躬也故道之積也不他屬不旁之而必于厥躬也苟非允懷于茲而不間則雖遜志時敏亦不勉于或作而或輟而無積矣縱有積也亦不過小補于待人暫流于及物而終無當于厥躬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志不遜則易滿足而不能敏以來其修厥修縱有時而來而亦無

虛受之地志遜矣而時不敏則其修不來徒自歉然不安于其所遜之志也縱有時而來亦偶合之幾無敏以迎之而亦終歸暫得耳故既遜志必以時敏爲務而欲務時敏必本遜以爲學則其來也終不去且其來也始不窮餘見上

惟學遜志務時敏

知不足然後學故遜志爲學之固然而爲本應之辭曰惟若敏不敏則各視其人之勤怠時不時各視其人之作輟矣故爲勗勵之辭曰務也餘見上

厥修乃來

其來不自外來也自學中來而并非徒自學來也學以復其本然之固有則其來仍自天性來學但撥其機括而引其旨趣焉爾已厥修猶謂其所修卽道之分殊而積接至者耳餘見上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上志止心之于所不足此懷乃不釋于學敏之功也懷則從容于不間之本意而已乃包志敏而言之愧于已之不遜敏而始懷于茲也懷已無及已感于人之遜敏而後懷于茲也懷又爲有爲已皆非懷之允者也其道已不免間斷于中何有于積其積不無借資于外何有于躬餘見上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傳曰斅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蔡傳云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然後聖學可全也云云按此謂雖學成而教人亦仍不敢寸爲已之學也教而知困卽爲學之心教而自强卽爲學之事蓋必自返于已而後教始敢施亦必求足乎身而後教自能給故

于學之功居其半也學其或已之始事教其成物之終事而無一不切于學故終始必念于典學也典常也苟其念之學必以教爲量教必以學爲心由是不間于學而學之所修爲德者有不覺其然而然者矣竹書武丁六年命傳說視學養老故此兼斅學言之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終始典于學者其事理之如是也而苟不切于念則始學終教奉行典故而已雖終始典于學而念不屬焉則學無所得內無獨得于已外無同得于人烏乎言德無德又何乎言修也惟念終始典于學則有得而爲德卽德成而教學之相長亦無非優游涵泳爲吾德之修爾已時則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無勇功無銳進觸焉而融入焉而化故罔覺也曰罔覺亦有先事後得明道不計功之意在也眞氏德秀曰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

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傳曰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蔡傳言德雖成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云云按德修罔覺幾于化矣而必監于成憲恐未協于同揆德未極修之至善也上云學于古訓而此監必先王者道雖遠宗古聖而法必近守先王葢先王之因革損益乃合于本朝之時宜故也故道學古聖而萬世無弊法監先王而又極時世之當然故可以永無差謬云云呂氏祖謙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而臯陶止曰無愆而已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傳曰言王能志學說亦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庶官按此所謂心純則賢才輔也進賢雖大臣之責而不承人君敬教勸學躬

先率踐之意則賢才亦不至無可旁招也至亦不用無可列位也惟學以至于德之無愆矣乃用能欽承其好學成德之化以招致夫俊乂而且列之于位也葢俊乂皆學德之士聲應氣求自有感孚之道在故克欽承上意而招致之招曰旁者正途之貢士不與焉招則樹之風聲而使自至也列曰庶位者大臣則皆世祿旁招之俊乂則必自庶位者始也姚氏舜牧云前篇高宗云惟暨乃僚云云知進賢之在任相也此云云說亦知相職之進賢也然必本之君德云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招俊乂所以輔學德于無窮也庶位且莫非俊乂則長幼卑尊在王所者皆學德之士而交修羣勉者將不間于人人矣所以暨乃僚而同心者不甚大乎說時立作相有以人事君之責故能旁招

俊乂且命總百官故能列俊乂于庶位也然非欽承于王也不可

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傳曰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黃氏度曰不言教而言風有感發之義按此與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不同彼歸功之辭此責成之意乃承式克欽承而言者也大臣欽承德意招俊乂而列庶位俊乂民之望也俊乂至而德之風聲已四達則仰望者自遠庶位親民者也庶位而俊乂用則風化又已下究則仰承者自廣故曰咸仰全恃夫欽承之者之宣昭而敷布者也樹之為風教惟說樹之成之為風俗惟說成之若風之此行而彼從上響而下應也是責在汝欽承者云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傳云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保

衡伊尹也按以股肱惟人起良臣惟聖之義似比似興二句當是古人成語見作聖非有良臣不可也說前以聖期望高宗至此高宗亦以聖自期而責成于說之輔已于聖也說以聖期高宗舉湯為法高宗之責成于說即以伊尹之輔湯為法先正保衡之作先王即良臣惟聖之近驗也保衡似伊尹之官號上則師保一人下則衡乎天下先正乃先代所取三于後世之人也先王湯也作之云者先王奮乎百世之上而德為聖人皆保衡為之興起而宏大之也先王之作聖也賴良臣保衡之作之也此良臣惟聖之前事不待取徵于異代云爾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股謂足肱謂手有翼為以盡人之事有奉行以成人之德故備股肱者惟人亦謂備股肱者惟欲成其為人爾已臣則無君不有良

則本然之善名臣而良乃純乎性安之德者矣有良臣而啟沃焉
以養聖功卽訓修焉以宏聖業故資良臣者惟聖亦謂資良臣者
惟欲成其爲聖也云爾君臣一體也故以股肱之于人爲喻且爲
例云

良臣惟聖

味語意亦謂良臣之所以良者惟在能聖其君爾已君所以必求
良臣者亦惟期克聖于己爾已如是則惟字之意始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蔡傳云不獲不得其所也按尹之所任盡天下不專一職且又不
親細事者也天子曰兆諸侯曰萬而何有于一夫一夫而有所不
獲也安知非愚賤之暴棄自甘則辜有所歸卽不然安知非職司
者之奉行有闕則辜有所屬而尹則曰時予之辜以辜在庶官亦

自謂辜屬之不愼简也辜在下民亦謂施澤之不下究也盖夫雖
一亦天之所生君之所治也有不獲總非上體天心下成君德也
可以一卽可以千萬可以不獲卽可以無所不至矣夫是以罪己
不遑而必欲其無不得爾已

格于皇天

格感孚之至也其格也受天之命自諸侯而升天子同天之運由
叔季而躋清平是不特格民物而已天則高甚非德之峻極不能
上際天曰皇則大甚非德之普遍故格極于皇天峻極普遍之至
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傳曰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蔡傳后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
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按承流宣化故非賢不能養尊奉

優故非后不克以賢有致君之道故君以治責之君有養賢之典
故臣以食資之夫然而非其賢不與其乂恐壞治道也非其君不
受其食恐乖操守也后必責汝乂以汝爲我賢故汝屑就我食以
我爲爾后故也是知遇之難得者云爾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傳曰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蔡傳云克者
責望必能之辭按乃辟高宗自謂也謂使已紹繼祖德也非已能
紹望說紹己于先王爾已俾厥后惟堯舜保之功也紹己于先王
亦必致己于堯舜而始克繼尹之致君也無一夫之不獲則綏之
至衡之業也而利賴必期于萬世其綏永矣綏民之永亦必無不
獲之一夫始克繼尹之澤民也此正承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意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傳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蔡傳云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
者對以己揚者揚于衆云云王氏樵曰對揚者以示必能踐此言
之意按對者盡已責以答慰吾君望乂于賢之盛意揚者彰君美
以招來天下輔乂于君之忱敢者無所隱匿規避亦無所顧忌旁
貸而出身自任之辭也

泰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

傳曰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人誠聰明則爲大君爲衆民父
母蔡傳云亶眞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于天性然也云云按後漢
書劉陶曰人非天地無以爲人天地非人無以爲靈卽此意也在
天以氣生有父之道地以形成有母之道故在天地于萬物皆有

一體而分之愛也惟人備天地之賦而全天地之心故獨靈于萬物故以人爲貴卽寄萬物之治于人而專于治人然天固無聲臭而不能自治也于是特于人之聰明者樹之后而卽以亶聰明者總之曰元后元后者所以體天而卽所以代天也惟體天父地母之心卽代天父地母之職故曰作民父母也作者天作之使行已之事也而必聰明之亶者非同量于天聰天明無以肖德于天地而行天地之事止曰作民父母而不及物者物卽寄于民中是民爲重也元后專爲民而設其曰父母本天地也而作父母者卽以當天地之任矣敢不體天地之心爲心代天地之職爲職爾乎云也

元后作民父母

曰后則似尊卑濶絶而與民疎曰元后則又后之后也又高下轉

遞而與民又隔不知有父母之繫屬焉以天地視之元后于民依然一體之分一氣之化而曰父母者天地使代已父母之任也天父地母上高下厚則從天地而輾轉歸責于元后焉既代天地爲父母當亦并萬物而父母之矣特曰民者其于萬物或不壹與不備而其于民則父母之責備而無可委父母之心壹而無可歧矣云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傳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按以有二與獨夫力可知矣而武王不敢自爲力勝也故謙于同力以至仁與極惡德可見矣而武王不敢自謂德加也故謙于同德力恃人也德在已也故度力不若度德者眞德獨覺也義衆著也故度德更不若度義之顯武王聖人奉天伐暴伐之而已而必斥

斥于較量者時從伐之衆不免于勝不勝之疑懼故必使歷爲量度以安衆心壯衆志也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傳曰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疏曰十人鄭元等以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云云明多惡不如少善考論語釋文引此本無臣字故鄭氏元以十人中婦人爲文母後古文有臣字劉氏攽原乃改爲邑姜也周公太公召公皆散見他考畢公封于畢今爲畢陌後有畢公之命榮公其後有榮夷公封于榮錡後爲榮錡氏太顚者周書王會解其右泰士惠氏云泰理官是泰爲理官而名顚者也泰太古通閎夭者皇門解云周公格于閎門是卽路門乃師氏保氏之官居路門左右知閎夭乃官閎門

而名夭者散宜卽富宜氏國在雷澤之旁堯卽取于富宜氏生其後也南宮括卽八士之伯适也而婦人指邑姜于理亦可或云陳太姬伐紂時有太姬之屯兵處此言亂臣謂治亂之臣亂亦作乿古治字亂臣非夷人比雖十人而勝億兆矣而紂恃夷人之多者以其皆周親而已六百餘年之支庶婣婭比黨濟惡其徒衆矣然不若十亂之皆仁人也親者私而仁則公親者情而仁則德親則狎而仁則勇親則暱而仁則強仁者無敵不可爲衆是仁人之勝于周親也夫是以十人之心德同過于夷人之億兆歟

王乃大巡六師

傳曰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云云蔡傳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按古者君行師從武王之伐殷也虎賁三千人而已二千五百

人爲師若六師當有萬五千人矣決無是也但此承上章羣后以師畢會來則八百會伐之諸侯其師衆矣或羣后早致推戴舉凡所有之師而分爲六部以衞武王曰六師也乎二千五百之數乃周公定禮後之制周初或不限此數也前章曰徇師此曰大巡劉氏秘曰巡與徇不同徇則循而撫安之巡則有整肅嚴戒之意葢察部伍申合甲以舉不如軍法者也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蔡傳若日月之照臨言其德之光輝也云云按若日月云者迭代不息言其德之本然無所不到亦無所不至而無如未嘗中天下而立也故惟光則被及于四方而顯實止于西土耳其德卽堯舜之勳華照者自此而彼臨者自上而下高明之施無不遍及也而非照臨之位故于四方但文明之所及丰采之所施爲四方之取法動四方之仰慕耳用之所暨而非本體之所在發之所被而非主極之所見也是日月之光所照卽有二之歸化也而在西土則顯矣嫗煦及焉覆育逮焉德之本體于是躬承且德之主極于茲親炙是日月之顯所臨卽西土之怙冒也照則遠遠則光之所到臨則近近則顯之所著也西土魏部芮岐畢皆是

牧誓

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傳曰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帥疏曰司徒治徒庶之政令司馬治軍旅之誓戒司空治壁壘以營軍大夫次卿而位衆故以名之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按軍中上下同勞苦立法不分貴賤故將誓則遍呼之也友邦猶云同有邦者耳平時聘問相及會同相合乃齊等也故曰友冢大也冢君尊稱之以別于附庸及大夫之稱主君者耳司徒等至百夫長時會師者咸在當不止謂周之三卿及卒長而已亦槪羣后之從行者而稱之也人衆不勝其名故舉以官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地理今釋庸杜注今上庸縣上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是蜀正義云大劉以蜀是蜀郡今城都府是羌正義云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蘓氏云先零枹罕之屬當在今陝西甘肅以西南按蜀漢塞外也髳微孔傳云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都所治江州縣也江州縣今巴縣地屬四川重慶府盧古盧戎國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盧故城是彭正義云在東蜀之西北蘇氏曰屬武陽縣有彭亡武陽今四川眉州州北廢彭山縣有彭亡城其地也濮卽左百濮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建寧故城在今湖廣荆州府石首縣其地要在石首之南也按不稱友邦其未成國也可知不稱冢君其不列爵于五等而素服役于周也可知此則周之屬也不在列邦之數故觀下文之爾之也可見巳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蔡傳引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云云按戈干見前矛

則酋矛常有四尺夷茅三尋戈與干步卒皆有戈可殺可擊可鉤可椿可刺而柲短必舉之而始揚起故言稱干可扞矢捍石及一切鋒刃然必合伍整齊如牆而進而始周衛故言比此皆指卒也其下亦謂之蒙伐乃蒙之以伐人者也若車上之大楯則所龍盾之合者非將右下車不用無可言比矣矛則建于上車者也車上之戰則用之車高四尺人長八尺故用常有四尺及三尋者處地高故運用廣也若步卒人各占地六尺耳安用此長過于身者爲然傳謂立于地者非也必如是而後誓者肅士氣壯軍心所以愼使聽命也

矛 說文酋矛也長二丈象形徐氏曰鉤兵也詩傳云九丈二隅矛尉繚子云殺人于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曲禮疏云矛如鋋而三廉夷矛長三尋制同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疏云軍以舒爲主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不踰列是以不亂是其義也愆過也按周禮夏官教大閱曰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自摄鐸作旗後車徒皆行及表乃止又三鼓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又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夫乃止者卽止焉而齊之也以百步則一爲三表則三十三步而止齊矣又五十步爲一表則五十步而止齊矣而此乃以六步七步爲限者臨危地而加愼也戰無表故以步計之如司馬法所云就敵之初弁無驟趨馳走也以三十步五十步而容之于六步七步是七分之矣蓋兵刃將交接之際部伍易亂限之以六七而卽止齊故戰雖進退不定而終不出合圍之外于結陳之法仍不易夫尺寸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傳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按鄭氏元曰一擊一刺曰伐曲禮疏云擊刺者擊用戈刺用矛也夫少則四或五多則六或七而每一止齊其四五六七不一者非不一也結陳不同進退各有長短故也大閱之法不過車三發徒三刺而戰主斬戮故從四伐起非至六七而遂已但至是必一止齊焉爾列陳之法前有領隊主進後有押隊主止進主伐止主齊此謂交兵接刃時雖轉戰百十里而齊止者不踰是此持重整暇之道也蔡傳云戒貪殺非是然追奔逐北不與也又王氏樵曰古者步卒夾車而行動止相爲用步不妄動車不妄馳步法卽車法也

武成

式商容閭

傳曰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蔡傳云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閭族居里門式之云者表其閭使過者式之非已式之而已也考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至周公至皆然見武王至民曰是我新君也容曰然是伐紂時容目覩之矣至表其閭民曰王之于賢人也亾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似乎商容又亾者矣不知其亾乃謂奔亾意其見周之代商而卽出亾者耳故周不得其人而禮之而致禮于其宅里云又禮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註容謂禮樂之官云云又似止式其禮樂之官之所在者然不知此實殷賢而爲禮樂之官者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傳曰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

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疏引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在華山東也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云云按閻氏若璩曰歸馬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云云通鑑註華陽陽君芊戎曰華陽卽武王歸馬處引水經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以實之今靈寶縣西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野馬者豈乏水草之地哉傳云云非是按急于偃武見用兵非其本心廹于修文見禮樂廢墜已久歸放馬牛呂氏祖謙云但歸放伐紂時所用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邱甸之賦自不廢服者戰車服馬輜車服牛示弗服于天下者不欲伐人滅國之事有再舉使天下各自安于偃武修文也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

傳謂欲其自生自死云云疏謂其地尤乏水草非是夫少用其力老棄其身曾聖人而出此乎考陽華山爲門水所經正在其陽豈乏水草者桃林之塞自函谷西至潼關皆是沙苑蒺藜布地而生牛馬食之亦壯膂脊更非乏水草之地傳云云因誤以爲太華之陽故又馬止陽華山之陽山不百里而桃林之野相去至三百里者每車一乘馬止四匹牛當十二頭是馬一而牛三故歸放之地亦如其廣狹云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傳曰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按四月之丁未以三統歷推之是年閏二月四月己丑朔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旁死魄

十九日乃丁未也四月正間祀時其當舉大禘禮概曰周廟而不別何廟者則合羣廟毀廟之咸舉矣禘禮毀主皆升升及所自出之帝趙氏謂止太祖及自出之帝而羣主不與者非也故云然近而邦內甸服遠而邦外侯服衛服賓服之咸在當卽八百會同之友邦賅近遠而言者也奔走卽趨蹌也駿會集之故言大也執豆籩本有司之事惟上相爲辟公次長賓兄弟諸侯耳此時八百諸侯咸在有合歡之心有觀禮之意故使執豆籩以榮之云爾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傳曰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疏云召誥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而誤按庚戌是月之二十三日也疏云字積而誤者古四字爲三故云然柴望先柴後望柴上帝望山川也時氏瀾曰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于我我盡其責至于成功乃大告于天地山川耳又見武王之心與神明爲一王氏肯堂曰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上帝宜冢土故告成先祀于周廟而後柴望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夫越必三日以敬不二用必更致齊三日故也柴祭天望亦祭地告武成者武功有成猶人子之復命于父母受命于天地必復命于天地云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傳曰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云云疏曰文王斷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云云考周漢舊說皆言文王稱王在滅崇後云云按文之克成厥勳也集成太王王季之勳耳康高山而有夷行成太王肇基之勳繼牧伯而受方國成王季其勤之勳膺天命因在質成伐崇之歲然非有赤雀啣書及改元事也推紂十二

祀戊午當是伐崇之歲是歲史載入洛西地以除炮烙之刑至二十祀文王薨從此逆計前九年則受命當是戊午十二祀受專征獻洛西地皆是年韓非子曰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則膺天命斷指是年無疑矣時天下之推戴皆屬文王天視天聽胥在于民故以爲膺天命也稱王實伐紂時追尊之幾曾有改元稱王之事乎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傳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所重在民乃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信行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言武王所修皆是所

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按列爵分土皆天下言建官位事據一國言然凡有爵土者之官事皆法于是已五教以法言食喪祭以事言此則施于民者也惇信明義立已之事崇德報功待人之事自上及下之所同也此總舉反商以後之措置而言垂拱者垂裳拱手言無爲也云爾與玉藻所謂垂拱者異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考殷諸侯有逢公曰逄伯陵鬼侯鄂侯稱侯滕伯文稱伯內諸侯如微箕稱子是外諸侯惟侯伯而內諸侯惟子不及五等也其分土惟文王孟子言其由方百里起他無考又王制漢儒以爲夏殷禮百七十五十外在有方十里之國周雖亦有不入分土之數而別爲附庸是在商制分土不止三品也然則此爲周之改制也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非改制乃振作之耳去其非賢非能者而易以賢能前時惟暴虐于百姓者是崇是長而此則建之以賢前此惟姦宄于商邑者是信是使此則位之以能其賢其能亦惟求之商耇舉之逸民而建位之者爾餘見上

垂拱而天下治

垂垂衣裳亦無所起而作爲耳拱者所謂端拱云爾乃聖人敬德之容也所謂建賢位能以及于崇德報功諸大政凡在列爵分土者莫不承流取法而一體新天子之更化焉故治乃普遍于天下爾餘見上

書經衷要卷七終

書經衷要卷八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洪範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傳曰隲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天所以定居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考王氏肅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云云疏云傳以隲卽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天所生形神天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生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協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諧合其心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天乃得諧合

云云又云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與孔異蔡傳從孔氏按謂天生下民莫不各賦以當然之理與當行之事人則無所不至也而不踰五常之性以居心自有莫爲而爲者以主張之若佑若啓使轉輾不越於仁義禮智信之理焉人則無所不爲也而不外五民之業以居身自有莫之致而致者綱維之若推若挽終始莫逃乎士農工商賈之業焉一成一定隲之也莫爲莫致陰隲之也主張而佑啓之綱維而推挽之相之也不越而莫逃協之也五常之親而疏尊而卑五業之上而下貴而賤所謂倫之敘也攸所也所敘敘各有其所也不知朱子所謂退托於不知以發其言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傳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疏曰九疇疇類也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漢五行志劉歆以爲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程子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各於其所聖人所以敘彝倫也洪範九疇聖人使天下順治之道也非能爲物作則惟止之各於其所順乎陰陽相協之妙而已云云按朱子曰天錫云云猶言天誘其衷也又曰洪範之書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錫猶言錫王勇智耳又曰使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兩說似不可偏廢按天錫之者賜之法則於外賜之發明於內洪範由言大法也九疇卽洪範之九類也首三疇本天而推之於人次三疇以人而合之於天終三疇則人感天應而皇極乃其主而居中也

彝倫攸敘

傳曰常道所次敘蔡傳云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彝常也倫次也此不特言人倫并賅事物之倫凡通行於天下永賴於萬世而有上下及先後之不可易者皆曰彝倫攸敘者合洪範而總敘之分九疇而各敘之也隨事而易隨用而殊故循其敘之法有九曰疇得其敘之道則一曰範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蔡傳此九疇之大綱也云云按萬氏詰曰自五行而五事而八政本天而推之於人自五紀而三德而稽疑以人而合乎天自庶徵而五福而六極人感而天應而皇極乃其主也故居中焉然初得于洛時五行居在尾之白五事居右肩之黑八政居左脇之碧五

紀居左肩之綠皇極居中之黃三德居左足之白稽疑居左脇之赤庶徵居左足之白五福六極居在首之紫禹乃如其一二至九之位而敘之曰初一至次九云云也洛書之數其四奇居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則參天之數也其四耦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轉則兩地之數也中之五不與奇耦相乘而爲三二之合焉則人之位人居天地之中則必爲天地立心然後可以上贊化育而下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爲九疇之本也自洛書之數至此御案文張子曰九疇次序民資以生必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五事已正然後邦國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決疑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是也

初一曰五行

傳曰九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按馬氏融曰從五行以至六極洛書文也疏以天言簡要必無次第初一曰等禹之所加五行稱行者白虎通五行篇云行者言爲天行氣之義也播五行於四時迭相休王是爲天行氣也按行者天氣行於下地氣行於上而天地之數皆五所謂相得而各有合故合天地而皆五亦合天地而仍五以天與地不異氣也然見其行而無聲臭故但曰行而不曰氣耳迭行於四時中央亦互行於四方中夏曰五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傳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王氏安石曰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朱子曰五氣運行而人禀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按事即五行之氣之流爲形亦即五行之理之留而寓爲則者也形乃事事之器則乃事事之法未有事而事乃寄寓根本於此故天下之事皆由此出夫是以用之必貴乎敬也故次二之五則曰事而重在敬以用之云

次三曰農用八政

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疏曰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蔡傳云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又云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按孔氏穎達曰農讀爲醲故曰厚夫以上下文敬用等例之固以醲厚之義爲合五事及一身離亦政之自正而不及正人之事八政全屬正人之事即化五行之物以爲養廣五事之道以爲教養教政之大經也故曰政政欲其遍及且周足焉故必八而始無闕其用之也內必取諸有加無已之心外必取資於有過之無不及之舉而後可與施措焉故曰醲

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傳曰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疏曰和此天時令不差錯用五紀也云云蔡傳曰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陳氏經曰其數錯綜而調理不亂是爲紀曾氏鞏曰政必協天時陳氏櫟曰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按推步占驗等皆協用以前事協用協而用之協在命民之政有與五紀相迎合有與五紀相調劑有與五紀相損益有與五紀相進退曰協而用之也蓋五紀亦有時而不應不正或過或不及協用者授時頒朔曰用全貴燮理輔相之曰協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曰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疏曰王者所行無過不

及用大中之道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大中也蔡傳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又曰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孔氏穎達曰以總九疇理兼萬善非局數所能盡也按五行志皇君極中建立也此漢人之訓也然於義自合蓋謂王者建事必用王道爲主極不偏不倚爲萬方所取正無過不及爲萬事所折衷曰極而不貪近功不求小道曰皇極雖少有建明必表正於天下偶有建立必垂法於萬年凡建事無所不用大中之道曰建用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傳曰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蔡傳云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按應氏劭曰治大中之道用三德夫大中之道焉所用治則乂指治民爲是彼皇極者王建之而民則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及偏私之之其所而辟者不一而足焉夫是有需乎乂者也或必

以奮發者使之仰而企是一德也或必以抑退者使之俯而就是又一德也或左右而輔翼之是又一德也故必三德之並用而治乃中亦必三德之迭用而治乃至云

次七曰明用稽疑

傳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疏曰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蔡傳云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朱子曰德雖應變無方而事有非人謀之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鬼神按天下之事無不可度於情而斷於理者而惟至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有不敢以己之然而量鬼神之必然己之否而料鬼神之亦否所謂雖有明智之心必斷之以其志焉示不敢專所由不免於疑而必於稽也明用云者質之鬼神無隱情陳之鬼神無矯語不匿不私坦白正大以稽之曰明用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鄭氏元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蔡傳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按孟康注五行志以休徵爲善行之驗是徵爲驗也云云曾氏鞏曰人治極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不敢自信故參吾之得失於天按徵於庶者人與天地萬物爲同體有一氣之相關故屈伸相盪往來相感故有徵應也蓋吾之心正則天地萬物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否則反是念用云者藉是徵以省察吾念亦借是徵以克治吾念也云爾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馬氏融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按如馬說嚮之義終不可解考史記游俠傳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注索隱曰嚮者享受也又前漢宣帝紀上帝嘉嚮師古曰嚮讀曰饗是古與饗食享通也曾氏鞏曰福之在於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

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然於用之義不合也考用字文義當謂王者宜享善者用五福加養以壽之祿以富之盛使以安寧之予學問以攸好德愼身性以考終命威卽威之不必以畏解也威之以大刑曰凶短折次殘其肢體曰疾困苦之曰憂奪其祿曰貧明其罪曰惡扼抑之使不得展施曰弱五福六極天之賞罰王者享善者以天之賞威惡者以天之罰云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傳曰皆其生數云云蔡傳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云云按自一水至五土順所生之序以列五行之目自

潤下至稼穡、明五行之性、自作鹹至作甘、明五行之用、所謂五行之生序、非五行之自相生、天地生五行之序耳、水火氣化而未有質、而自弱而強自隱而顯異矣、木金質化而未有成、而自軟而堅自散而凝異矣、至土則成夫衆行者也、無氣無質之不涵、亦無氣無質之不載、與水火木金者、蓋合同而胥化也、土不後於四者也、包四者而爲之極、故立數者、始至此而及之爾、繼言其性用之存也、終言其用、體之發也、天地寄五行之用於性、而畀聖人之用、聖人即順五行之用於性、而繼天地之生也云、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惟是津潤涵濡之化、充滿洋溢而已、非必滔汨之謂也、五行皆言氣而未言物、故至地二生火、即所謂水中之火、溫煖蒸鬱、而生機乃勃然矣、即水火之既濟也、則流形者著矣、風行雷動

而木生、川融山結而金成、木號萬也、金備五也、而土無不具焉、至木金成而土化始、金故終之以土、其實水滋於柔土而木植、沮洳是也、火蘊於剛土而金孕、砂石是也、特非三木四金之後、則土不備見焉爾、非至此而始有土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潤下炎上、皆言其自然之常性、木可揉使曲直、金可以更改、土可以種、可以斂、蔡傳、潤下者潤而又下也、餘倣此、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稼穡不可以爲性、故不云曰而云爰、爰於也云云、按此固言性、然亦言其發者而已、水性潤、火性炎、木性曲、金性從、土德稼焉而已、滋液滲漉、潤也、飛揚發越、炎也、旁行歧布、曲也、在鎔就範、從也、延蔓長養、稼也、然其潤也津亦上行、其炎也光亦下照、而其潤而下也、則從

天一之生而下交也、其炎而上也、則從地二之生而上交也、木之曲也、而本順理而直、夫是以可曲直而因得以曲直之、金之從也、隨形而革、其與木則剛柔之性殊故也、然木之曲直也、必需水而柔之、得火而剛之、而始可曲而可直、金之從革也、亦必得火而流之、得水而定之、而始可從可革也、此有質之性、與無質者又異也、土則不特稼穡也、人特於是而稼穡焉、稼固土之生也、堅實固濩亦藉乎土以成之、然皆人爲取資也、故以人事爲名曰爰云、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傳曰、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味、辛金之氣、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火性焚物則焦、焦味苦、木生子實、味多酸、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甘味生於百穀、百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味等

云、胡氏渭云、此節潤下等字、仍當作水火等字解、潤下作鹹、猶言凡物之鹹者、皆屬水、餘皆倣此、按此非作字意、作則全是人爲、人但順其潤下等性而作之耳、水不覺鹹也、潤下之積、久則漸有鹹意、而一經煎煮以作之、則成鹹矣、火未覺苦也、炎上之猛烈、則漸有苦意、而煎迫以作之、則成苦矣、苦乃枯燥之化也、曲則屈而鬱之、直則暢而達之、曲其直、則氣斂蓄而酸成矣、性直而曲之、則蓄斂而爲酸味、如今之作醋然、從屢變而革、則散、氣散不聚而疏利、則辛成矣、稼穡性和平、稼生穡成、合而厚之、則成甘、甘乃和之至也、作鹹若煎鹽、取諸潤下、作苦如熬藥、取諸炎上、作酸如罨醋、取諸曲直、作辛如釀酒、取諸從革、晉人謂酒以辣爲上作甘如造飴、取諸稼穡、所謂作者、皆本其意、而以人事成之也、推此以往、凡屬鹹苦酸辛甘之五味、皆如是也、但味有微甚、及有兼專、故不覺耳、其色氣不

言者包乎味也如水鹹黑火苦赤木酸青金辛白土甘黃及水鹹朽木酸羶火苦焦金辛腥土甘和此不待言而知者也又獨言味者各於所入各於所出驗之不盡於所生之成質者言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蔡傳貌言事聽者五事之敘也云云考鄭氏元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江氏聲云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視所聽且可以知其所思然不若蔡氏貌澤水言揚火視散木聽收金思通土仍依上次之為合則自一貌至五思仍列五事之目自貌恭至思睿列五事之德自恭肅至睿聖列五事功用之成也餘見下

一曰貌二曰言

疏云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按貌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是以軀幹為貌決斷為言故也不知貌止是一身之姿容丰采而非必於軀幹言概其發揚吐露而非必於議論也是貌止景光言亦聲氣皆不於質其物者也而貌貴委順重謙抑有潤下意故其次如水而居一言貴高明重暢發有炎上意故其次如火而次二也又人生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此自為初次之敘而不根上節者也於理亦自得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傳曰貌必恭敬言必順從明必清審聰必微諦思必通微按恭者聚精會神而奉持不縱慢之謂從者循理順敘而宜適不悖逆之名明者無蔽隔於私近而燭理及遠聰者入耳及囟而心通故文從之無殽雜於疑似而辨德及微之名也貌言視聽思物也恭從明聰睿則也物也而則寓也貌言視聽思器也恭從明聰睿道也器也而道存也黃氏幹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為質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為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四勿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曰閑邪則視聽為要持敬則貌言為先故曾子三貴惟在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程子亦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言之先後不同其歸一也四勿云云至此御案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傳曰恭心敬乂可以治哲照了謀所謀必成於無事不通謂之聖按鄭馬皆以恭等五者屬君肅乂五者屬臣謂君貌恭則臣作肅

云云餘倣此然作卽振作造作之作指成己之德非作臣之肅乂哲謀聖也貌恭嚴整而可畏象曰肅言從則正當而可遵奉曰乂視明則精審而可昭晳曰哲聽聰則感觸而可權度曰謀思睿則恭從明聰泛應曲當肅乂謀哲一理渾融而變化不測曰聖也水嚴凝故成德於肅火文明故成德於乂木條達故成德於哲金斷制故成德於謀土無不生成故成德於聖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傳曰食勤農業貨寶用物祀敬鬼神司空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徒眾教以禮義司寇主盜賊使無縱賓禮賓客無不敬師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以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名三官舉官為名者三官

所居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云云按八政者食貨祀司空養之政也食養之本貨養之用因食而不忘其身之所自則有祀因貨而不忘其地之所出則有司空司徒司寇賓師教之政也司徒教之主也司寇教之輔也因司徒之主教而勸率教之邦則有賓因司寇之輔教而懲不率教之國則有師此其大較也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

林氏之奇曰一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補助之類是也二曰貨者阜通貨賄之政也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是也三曰祀者報本反始之政也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是也按食以養務本之人貨以養逐末之人食以養當世之人祀以養前代之人食爲養之主故首重之貨以輔養故次及之祀則報本追遠重於食貨矣而反又次於食貨者蓋必食

貨備而始克舉故也粢盛不潔不敢祭故先需乎食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亦不敢以祭故次需乎貨是以不能先食貨而言祀且柄政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列祀於食貨後而曰三也禮記王制自冢宰制國用以下其序政典與此合蓋冢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禮記王制以下御案 三者掌之於冢宰見其重也且明乎不似下之各總一職者故不能以官舉也

七曰賓八曰師

賓主禮師主兵禮以明教兵以懲不率教者也事雖不及民明且懲之未嘗非所以正民也故歸於政焉不舉其官者賓自宗伯而上及大行人之屬主者不一官師自大司馬而下至甸徒之衆所與不一職故不言官也二者皆非日行之政故次末焉禮記王制自冢宰至司寇序政典與此合惟賓師二者洪範次於後王制序於前蓋八政者生民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在於教養之後王制所言建國之規模綱紀則禮樂征伐之柄必居庶政之先義各有所當也禮記王制以下御案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傳曰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二十八宿迭見以敍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蔡傳曰歲序四時月定晦朔日正躔度星經星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按說文云紀別也詩疏云別理絲數是從總而分治之名禮註曰會也西京雜記五絲爲䋫倍䋫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又合而記數之謂蓋歲者據太歲之右行於地與星歲之左行於天者會而言之言歲則舉朔氣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統歷以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又一分奇爲一歲故四時周而歲氣復也月定晦朔而有

大小盡月日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必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積滿則大盡不及則小盡日日行天一周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始與天會也星如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辰卽孟春日月會於訾娵仲春降婁季春大梁孟夏實沈仲夏鶉首季夏鶉火孟秋鶉尾仲秋壽星季秋大火孟冬析木仲冬星紀季冬元枵是也歲以紀分至啓閉月以紀晦朔弦望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歷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一十四而與天周者十二而成歲日紀昏旦出入日行不及天一度歷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分與月會而成月星定日

躔辰分月次疾遲盈縮以星爲準過宮退舍以辰爲憑歲以總月月總日日月總星辰星辰分理一日日分理一月月分理一歲故日紀也然古者伏羲命潛龍氏荄之建造甲子命歲時厥後黃帝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區臾占星辰是各有爲分治之紀也可知合歲月日星辰而紀之者乃在下文歷數之紀耳天月日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中所以協星辰也（自天月日星至此御案）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傳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教布與衆民使慕之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于君取中與君以安

中之善謂從化疏曰皇大也極中也此疇以大中爲名故演其義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五福生于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敬用五事也不言敬用五事而云斂是五福者福是善之見者故以勸民保訓安也既得中則其必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從君化也按極乃大中至正之準則如天之北極衆所宗主居之屋極衆所集止者然皇者建之於上而下者皆從正建之於中而外者取中中正之至五行循軌而萬物皆阜豐五事效法而萬民皆淳治咸順咸備所謂福也而建極者與爲翕受之所謂斂也爲敷施之所謂敷錫也蓋自致其建極之應而與天下共之惟時皆奉行遵率而從致于汝所建之極相守于不移相安于不變而與汝共保其極以助汝建者然錫猶與也極建於皇而天下共保之報莫重焉故重其與曰錫云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

天地之位極位之也天地之參極參之也物生之育人性之盡皆取必於極之建焉福卽極之順應明效耳五事各至其極則君子樂得其道五行各盡其極則小人樂得其欲所謂福也而皆于其極會集之而取致之故曰斂時云也時是也餘見上

用敷錫厥庶民

言民則必究乎下言庶則必周乎人不以賤不足錫而不爲之極其養不以愚不能錫而不爲之極其教所謂錫也不以親疏分厚薄而與爲咸施不以遠近分勤惰而與爲各得所謂敷也用卽建用皇極之用也餘見上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時卽敷錫之時也時雖庶民之賤且愚無不于汝極焉者于往意

乃共躋同歸之義保者一德同道共守之謂錫汝云者庶民得惟皇之敷錫惟此相安於不變者慰答維皇期望之誠惟是相維於無已者報效維皇安負之德爾已而以建極者視之不勝其寶重之意曰錫也呂氏（祖謙）曰錫者上下之通稱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下錫上之詞

惟皇作極

傳曰惟天下皆大爲中正蔡傳云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按此承上言謂民人豈能自無淫朋比德而自卽於中正之極者亦惟皇之能作極而致然也陳氏（櫟）云作有扶植振起之意陳氏（雅言）曰作則有鼓舞振起之意欲其無一時一事之不作也惟之云者無借資亦無旁貸縱有特立獨行者不能民人胥化之至此云爾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傳曰民戢有道有爲有守汝則念錄敍之蔡傳云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念之者不忘之也按有猷孔傳謂有道果有道則并所謂中人矣以謀爲合是猷是智爲是行守是智行皆不足而不屑不潔皆過與不及焉者也念焉馬氏融謂念其行有所趣舍孔謂錄敍皆未合蓋使思爲成全之耳勿以已有猷爲守而寬其念亦勿以徒有猷爲守而置念也云爾勉使勿釋於懷爾已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傳曰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不合于中之人汝與之福云云蔡傳云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福者爵祿之謂或曰卽上文斂福錫福之福按孔傳以而康而色指念而受之者言蔡氏則更指一等人陳氏雅言曰好善見於色辭所謂容貌辭氣乃德之符者也王氏樵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是一項人是也斂福錫福是概言福民此福既是爵祿乃專是勸德之事雖云爲福之一端其實異也而汝也言汝自康汝之色云爾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傳曰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陳氏雅言曰時人卽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樂育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固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於皇之極矣按此中上惟時厥庶民于汝極之義也斯之云者卽是三者之人不異事并不異時有不知其所以然而已並轡同歸於惟皇之極云斯乃如是而已之辭言無更化待時之跡爾已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傳云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九當以善道接之疏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凡厥正直之人皆謂臣民云云蔡傳云此言有位者也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而邦國昌盛正人者在官之人富祿之也穀善也云云王氏樵曰使羞其行者謂有以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云云按有能有爲卽上有猷爲者也羞其行卽進之於中正也凡厥正人所謂有守者也有能爲者濟於國事僅於有守者亦當福之以富穀亦善之以中正也中正卽所謂極也有能猷爲者無憂不富故但使羞其行而已彼有守之正人概有所不屑不潔者也故必先富之而後方與善之也羞變化策勵之意善則純粹之而已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疏謂使進其行者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以大位云云非是蓋彼有猷爲者材質有餘本易進於極也者恐自恃其才智而不羞於中正爾故爲擴其猷以進於中充其才以進於正能爲而一於中正則培養邦之元氣綜理邦之庶務者自無不協於極矣而邦有不昌者乎昌盛大也固蘐於邦本條暢於邦治曰昌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正人指有守爲當蓋有體不必皆有用多有不合於人情不宜於土俗者但可坐鎭民心維持風俗而已知正德而利用厚生或非所長也固當有以穀之以進於純粹而始得協於極然非先有以富之不可使不勞於其力而後可以勞其德使無累其身而後可

以用其心師儒之饑廩隱遺之賜予不可以不先務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傳曰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亂爲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路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蔡傳以偏爲不中以陂爲不平作好作惡爲加之意也陳氏經曰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王氏安石曰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故曰偏陂好惡本有當好當惡之端而乘意氣爲加甚所謂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不必有好惡之端專任性情而用事與好惡相差者也至反側則并與好惡相遠矣所謂己私之見於事者也顧

氏錫疇云以其爲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曰路蕩蕩者無偏於黨則無私累物蔽之間隔故廣遠而曰蕩無黨于偏則無私累物欲之傾陷故坦易而曰平不必音便而釋爲辯治也無反則無橫逆之行無側則無歧邪之雜故正直曹氏學佺曰會極歸極即上文錫汝保極呂氏祖謙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此蓋申明皇建其有極及凡厥庶民二節之正文而究言其所以也無偏陂好惡偏黨反側皆所以會於極也遵義遵道遵路及蕩平正直皆所以歸其極也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偏無黨已先有偏心在中而後見合於所偏之黨則氣焰以相取而遂成黨與故無偏即無黨也無黨無偏先有其黨於外而後煽惑以相引而遂起偏心故無黨乃無偏也蕩蕩賢愚靈蠢之共由而無所不容平平强弱遲速之咸履而無平不至云餘見上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傳曰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其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蔡傳云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云云按曰字夏氏僎謂箕子更端之言敷言者皇王既建極而以身教天下復敷言而以言教天下也以是爲民秉之彝即以是爲民彝之訓訓者仍訓民于恆是心而常是行也恐民以爲訓出于上猶是人爲焉爾故申之曰惟帝其訓謂其出于天降之衷本于天命之賦是本帝之訓君乃奉天而詔之亦代天而言之者爾言帝則其靈爽赫奕益加于君庶動人以顧諟之心敬承之意焉爾已孔

傳天且其順云云未合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傳曰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得不務按曰凡庶民而上於庶民者可知極之敷言馬氏融以爲盡極之意則不若承上皇極之敷言爲得也謂庶民皆尊奉皇極所敷之言而自訓行耳申氏時行曰訓者諷誦而紬繹之謂行者佩服而踐修之謂光謂道德光華潘氏遴曰不曰德曰光就其接民者而言近有附益之義庶民皆訓行以會有極則光之所及者益廣遠以歸有極則光之所格者愈周浹以皆于天子之光有所附益也故曰近曰者民之言也親其生成之德曰作民父母奉其推戴

之分，曰爲天下王，訓行承遵王義等言近光，承羞行方穀等言作民父母，承斂福敷錫言爲天下王，承會極歸極言也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以其道之大曰皇，以其繼天出治而代帝之訓，曰天子，蓋其于天如子之繼述于父，曰天子，由建有極以厥庶民于極，斂五福而敷錫之，以其同於胞與，曰作民父母，天下於是會歸于有極，而推戴以爲王，言有一體斯民之德，而始克當天下之往也云爾，餘見上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一曰至三曰柔克，列三德之目，平康至柔克，明三德之體，沈潛至柔克，明三德之用，詳見下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傳曰，能正人之曲直，剛克，剛能立事，柔克，柔能治，按正直，左公族穆子曰，正直爲正，正曲爲直，而此止是正無邪，直無曲之義而已，剛克，鄭氏元訓能，曰剛而能柔，柔而能剛，然不如馬氏融訓勝之得也，如曰相濟，非分爲三德之義矣，然則剛克者以剛勝柔，克者以柔勝之謂也，范氏祖禹曰，治天下者，不過三德，不剛不柔曰正直，剛克謂剛勝柔也，柔克謂柔勝剛也云云，是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傳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疏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隨時用之，按鄭氏元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與孔不同，然其理自通，以應用何德，則用何德之人也，平坦夷無傾側，康安定不危亂，彊弗友，彊而弗順于同儔者，燮友者，燮訓和，此謂同流合汙以唯阿爲調停而從人者也，故曰燮友云，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傳曰，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生金石，高明謂天，言爲剛德云云，蔡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云云，按蔡說爲得，沈固深藏，潛當隱伏，蓋不浮淺而不顯露者也，如是者，以剛克之，以剛補沈潛之不及，使不入于詭秘，高卓絕明光顯，蓋不卑下，而不汙蔽者也，如是者，柔克之，以柔抑高明之太過，使不極于驕亢也，上彊弗友，燮友之克，謂矯其過不及之弊，此深潛高明之克，成其過不及之德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鄭氏元曰，此凡君抑臣之言也，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馬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王氏肅曰，諸侯于

國，得專賞罰，蔡傳云，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按賞之當而天下蒙其澤曰福，罰之當而天下懼其罪曰威，玉食，食備八珍也，天子辟天下，作天下威福，享天下玉食，諸侯辟一國，作一國威福，享一國玉食，作施爲操舉之名，臣則贊承之而不敢專主，大烹受養，而不敢備珍者也，故臣但奉君福，行君威，受君食而已，夫是以君雖愚而分不移，君雖幼而權不下，君雖儉而奉不替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傳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命以其職，按春官有太卜掌三兆之法，作龜之八命，卜師掌開卜之四兆，又有龜人，華人，占人，其官有五，筮人掌三易，辨九筮，其職惟一者，筮短龜長，筮小卜大故也，疑者，事涉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故必

假此以進斷其志示不敢專也擇者檢選而建立之也建者置其專官使無他職之雜以致其寅淸立者定其世業使無分用之必以竭其才智命者謂命以所卜所筮之事也建立乃平日之敬愼命乃臨期之敬愼也平時必擇其位與其人且必建之立之而後乃命以卜筮乃難辭不容易易之甚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傳曰雨龜兆形似雨霽有似雨霽者蒙陰闇驛氣絡繹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內卦曰貞外卦曰悔按鄭氏元謂雨雲圍霽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霽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霽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貞正也悔之言晦晦猶終也蔡傳云雨者如雨兆為水霽者開霽兆為火蒙者蒙昧兆為水驛者絡繹不屬兆為金克者

交錯有相勝意兆為土考絡繹之絡注疏作落而云落繹希疎之意云云疏言雨霽相對則蒙繹亦相對故以蒙為氣相屬落繹為不相屬其說亦有理自絡繹之絡至此御案按如蔡氏五行之說并疏云今用龜之法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然則雨為細曲霽斜而背經蒙兆立驛兆斜向經克兆橫歟王氏安石曰貞者靜而正故內卦曰貞悔者動而過故外卦曰悔蔡氏元定曰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故分言之卜有雨霽蒙驛克筮有貞悔合言之雨霽蒙驛克是經貞悔是緯雨霽蒙驛克各有貞悔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傳曰凡七卜筮之數疏云鄭云斷用從上句二衍忒指筮事王云卜五者卜多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衍忒者推衍爻義蔡傳衍推忒過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按鄭王之說王說為長衍忒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特筮衍而卜否也朱子曰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此衍之說也忒王氏肯堂指人事之方來而未然者有過差則其事不可為云云申氏時行云疑其或有過差而預以卜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然則衍言忒者所謂君子問災不問福也夫卜亦待占而此占指筮衍忒則卜筮所同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傳曰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卜筮各

三人疏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氏必以夏殷周法者以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云云按實則如鄭氏士喪禮註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然則此言卜筮各三人亦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也但考儀禮占者三人并不必是卜筮三人每代各立一人也總之卜筮原不必盡三但占者三人耳惟所事大則有三卜如金縢所云也必立三人共占者一人恐偶合兩人恐比周故必以三人者參錯之以盡其理參和之以折其中也從二人之言者吉鈞從眾凶鈞亦從眾也

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傳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于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孔氏穎達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于後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于龜筮故爲大同之吉按大同幽明一致天人胥悅故逢吉及子孫謂其吉之流澤者遠不特及身之康強而已也逢馬氏融訓大則不如訓遇之合逢者無心而適合蓋觸處皆吉動輒相遇云爾已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氣化不能侵物慼不能撼無所不安曰康不屈于物不撓于事無所不勝曰彊蓋靜則康動則彊也康彊在身則身中之心身外之事賅之矣此五福之備也故吉子孫之逢吉卽逢此也修之而吉子孫之自爲申命也有時不修而亦吉是前哲之賴也趨之而吉子孫之自爲承休也有時不趨而亦吉是舊德之遺也故曰遇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廡

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蔡傳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按鄭氏元云雨木氣春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寒水氣風土氣云云以蔡傳爲合雨水太陰暘火太陽配冬夏燠煖少陽寒涼少陰配春秋於時之義似確不可移風則八方八節皆有故配土之寄旺也大風有隧風出于土之證也來備謂其來也不闕各以其敘謂隨時而應候也無相奪無相反之謂時敘也庶草百穀皆草本未成穀則皆草也蕃滋長廡豐茂古無字從卌從林林木之多卌與庶同草而如林之庶則豐茂甚矣木當作無舛作廡以所徵者衆故曰庶云所以證五事之徵應否也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則游氣之聚散飛揚者爲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爲之按冬屬水故多雨夏屬火故多暘春溫和故曰燠燠非竟熱也秋多涼爽故曰寒寒非竟冷也風則隨方候而各異雨風濕暘風燥燠風煖寒風凉故如土之在四行是五者交經互緯相克相生爲得失而皆揆時以爲斷故風貫四氣而時又并五氣爲較計也故五者必合時以爲徵爾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天行健而不息故一歲有一歲之來卽有一歲之備亦卽有一歲之敘推之一時而然卽一月一日而無不然其順行於敘徵之其轉變亦於敘徵之曰其有所自也曰以有所取也曰各其所自所取皆不同故也

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傳曰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昭哲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朱子云肅是恭敬便有滋潤意思乂是整治便有開明意思哲是昭融便有和煖意思謀是藏密便有寒結意思聖是通明便有爽快意思按肅敬則退抑而自下是天道之下濟也有雨象故雨應之乂則上下各歸其理無所蔽累有暘象故暘應之哲則嚮明而

當陽有燠象故燠應之謀則謹愼而凛烈有寒象故寒應之聖則無所不通所過者化有風象故風應之是肅德卑牧乂德高明哲德陽舒謀德陰斂聖德普被故各肖以德以應驗云

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肅則聚精彙神而謙以自下也天道亦從肅德而下躋則雨矣故時雨若之所謂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也此陽下陰君下臣之應乂則去私絶欲而物以不蔽天道亦從乂德而上清則暘矣故時暘若之所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也此陽治夫陰君治夫臣之應肅則上下交乂則上下辨雨亦陰陽之交暘則陰陽之辨焉爾故有一體之感格也餘見上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

有别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蔡傳云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得失其徵以歲云云按王者法天月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得月十二日三百又六旬而成歲天體周也故法天者取周天之休咎以自省卿士六卿也天官總君事地官總民事春夏秋冬各一卿每一大卿之下各一中卿一小卿副之是一時而孟仲季相次以應月之十二也故春三月之休咎宗伯省之夏三月之休咎司馬省之餘可類推師主其法之教尹考其功之成大夫士也夙夜在公各隸於其四卿之下而成三百六十日之數焉故春日之休咎春官之屬之師尹省之之類陳氏櫟曰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知歲會贊王之得失月要正卿之得失日成考師尹之得失但此其一端而已耳又此王與卿士師尹所省分歲月日者亦是大槩言其職之有大小耳不可泥其詞也且如一日之間大風損禾稼其風則一日其所損則關月與歲也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與王乎看來遇有咎徵各不相諉究之是無人不省無事不省耳此王與卿以下御案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鄭氏元曰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申氏時行曰百穀成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也治道明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也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明揚陰陽和而萬物昌因之平康是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修有以本之也云云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歲月日各當其時而百穀成也春仁育秋義正夏禮會冬幹事而乂用明春誦夏弦秋禮冬書而俊民用章章卽顯而遂之之謂家通人君卿士師尹而言之卽庶民之家亦賅之矣穀成而養給乂明而

教備俊民章而養教維持於不敝此其所以平康也平則和康則安和則無寡而可大安則無傾而可久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傳曰星民象好風好雨亦如民有所好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按天分十二辰猶土分十二州星麗于辰猶民麗于土也鄭氏元曰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尅土土十爲木八妻從妻所好故好風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尅東方木木八爲金九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云云按周禮注箕爲風師畢爲雨師要之箕在寅寅木也木生風畢在酉酉金也金生水日月之行有冬夏者日行在牽

牛去北極一百十五度則冬至在東井去北極六十七度則夏至是也月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月之從星是離箕則風離畢則雨蓋月爲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於陽而成於陰故其氣與月相感月在天日星之下而居地之上其去地最近是月在天地之中而所以調和斟酌乎陰陽者故曰月以爲量也云云（月爲陰氣之宗至此御案）此質言之謂君臣自行君臣之正道則仁育義正各得其當苟不惟其道而徇民之欲則反多事而不寧云君日也臣月也不言日從星者曰天高而行天之度廣故不見爲從月天卑而狹故與星度相通（皆以直行一線言）而易見從也猶君與民會卑濶絶故無徇民好之事惟臣則親民之官其去民也近故有時徇民之好也夫是以止曰月之從星而不言日也鄭謂日之從星不可見與其本義不合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春秋說題辭曰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承官執事而長物者庶民也周官天星分野角亢氐兗房心豫尾箕幽牛女揚虛危青室壁并昴畢冀觜參益井鬼雍柳星張之河翼軫荆象庶民民之散處於列州也周伯舍謇格澤星之吉猶民之秀孛長逢星之凶猶民之莠也有好風有好雨知星皆有所好而中竟有好風雨者漢志言軫亦好風考軒轅十七星亦主風咸池積水天淵九坎等星皆主雨然則好風好雨并不特箕畢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漢書天文志云日行中道月行九道夫日之冬則南夏則北者其相去之度數與月等何以日止在赤道中與黃道相出入彼月之南北雖相反而相去之道路均也何以夏至行赤道而冬至直行黑道乎蓋日天小于鎮星天而月天更小于日天日天南北止抵鎮星天之黃赤道而日天黃赤道中月天之九行皆不出乎其外矣冬至日在牽牛月在東井夏至日在東井月在牽牛蓋日入陰歷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在太陰天與鎮天相去遠矣月亦何常從星也乎但日行疾其不及天一度耳故過焉而不留月行至遲不及天者十三度奇故覺留連于其舍次而見爲麗于某宮也他如鄭說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之類獨至麗箕則大風揚砂麗畢則大雨滂沱也獨言風雨者風動搖雨流蕩風致旱雨致水風損禾稼雨決隄防故以喻國家不靖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傳曰壽百二十年富則豐備康安無疾病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考終命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横夭按鄭氏（元）曰福備也福者大順之總名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安又次之壽富康安而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於此其爲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順受其正然後福之至按壽則人事之來可以從容而盡人道之備可以漸次而畢故首之富有祿糈以奉其壽則取精者多用物者宏利用厚生者無不備也康安孫氏（覺）云形康而心安也然則是無險難以扼于外無憂患以撼

於中上言富不言貴者貴者任尊責重不易康安故也攸好德者處康安之境遇而無德則累于利欲牽于物感而仍不得康安矣惟好德則心廣體胖有不壽之壽不富之富不康安之康安不愧不怍無改其樂故曰福也考正也成也全受者全歸存順歿安所受于天之命至此而還之于天無疾苦以終是又福之大者也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說文壽久也凡年齒皆曰壽左註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以得于天者其氣厚養于己者其神全故久也而服餌導引不與焉以非其本然之神氣也然壽而不富飢寒迫于中衣食勞于外是其壽亦不爲福矣而且富焉求無不得取無不至內心無不慊外養無不備故曰福然富矣已則多所經營外則多所求致財爲累欲爲勞矣人多求致則居富而身不康內多經營則享富而

心不安是富亦不爲福也故康安重也時際清平人惟多助則康安之爲福云

旅獒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傳曰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云云孔氏穎達曰如元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林氏之奇曰明王於所貢之方物不責彼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云云按此承四夷之咸賓者言之周禮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侯甸其邇衛要其遠者也雖曰四夷咸賓是以四夷包中國言其實服食器用取諸畿內而此貢無遠近者示一統備遠物也曰食即祀貢賓貢其曰財貨即用物

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傳曰德之致謂遠夷之貢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于德按遠夷入貢德之所致王者昭其德之致于異姓使知遠夷且入貢而己之職貢不敢廢置己于遠夷後也服即九服之職替廢也至于同姓則不廢德致之物而加寶玉矣所以申表其親愛之忱也蓋玉則孚尹旁達故用之以展焉并易視其物而與之亦非易其物而受之皆惟以德視物也蓋一以表德一以比德貢物是德之所入賚物是德之所出物之所在即德之所在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傳曰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蔡傳云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受按心之所之爲志有所之則恐動于私欲搖于物感而以道爲所之則安焉矣安猶凝成也心之所聲爲言言有所感則是否雜投疑似莫定而以道與爲準則接焉矣接酬應也以道安之則非道之志不動而所動之志皆道矣以道接之則非道之言不受而所受之言皆道矣志以道安在存養于內出言以道接在省察于外來也

志以道寧

心動爲志既曰志則易流于憧憧之往來而不安矣然求安于利則飽其欲而欲不可足滿其願而願不可盈是求安而愈不得安也惟以道安則知止而定靜安由此矣足于己無待于外全于天

無求于人故得安也以固也非用之謂盖道不可言用也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地之靈秀鍾毓于物曰寶鍾毓于人則爲賢帝王之造就追琢于物曰寶追琢于人則爲賢是賢卽人之寶而寶于物也故聖人易其寶貨之心而移于賢亦合其寶寶之意而注于賢也蓋寶物但啓貪以動人而賢則以德安人心也寶物難求以擾人而賢則以才安人生也故是以寶之曰所者分內應得之辭而在王者亦固其所曰惟則于賢之外一無所歧雜云也所安而止曰邇人者對荒遠之不密者言以其治之所及也

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傳曰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王氏樵曰生民保厥居是由吾一念之常慎則幾微毫忽之間無足以遺害於民者故得各

安其生也惟乃世王者一念常愼其幾微毫忽之間皆足以垂範于後而子孫法之可以永守王業矣王氏肯堂曰修省于一身者甚小而貽禍于天下者甚宏禍節于一時者甚微而燕翼于後世者甚遠按生民保厥居則商農工賈不改其業士子恆爲士農子恆爲農而工商皁隸不知遷業故家遺俗流風舊德世世推戴其子孫於無已也故云世王

書經衷要卷八終

書經衷要卷九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

大誥

救寧武圖功

傳曰用安撫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蔡傳云救撫武繼也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按武王在位七年而崩所圖之功未就也武王而在當必有消之于未形而制之于未亂者矣此其功之圖也今之于翼以子者以繼前人之往跡遵前人之舊軌所謂武也武圖功而非有窮兵好戰之意安之而已猶是無畀安爾之心也其安之也出于撫循之而已所謂救也猶是弔民之舉故救安所以繼武安王所圖之功也是小子繼體之責家宰成

德之分應爾已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傳曰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蔡傳云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大事固謂戎事夫兵爲凶器戰爲危事故佳兵者不祥而我有大事曰休者人心既協已足美矣而卜又并吉則人天胥洽幽明同揆故足休云并鄭王以來以三龜皆從爲并其實人心應之已吉而卜又吉則亦并吉之意也義可兼用人心已可占天意而天意之見于卜者又然必言卜以固人情者亦因尚鬼之餘習而鎮定之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傳曰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云云疏曰棐輔也忱誠也蔡傳云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

之民而可見矣按謂天視天聽皆視民之視聽耳況民之獻尤天之所寄托焉者也而皆出于忱辭以爲可伐忱辭猶云由衷懇切之辭也是民獻棐我以忱辭卽天之以忱辭棐我也蓋民獻皆體天心而順天道故天啓其衷而假之口曰天棐之也考我民者天自子民民總于賢十夫之獻眩于民矣天之棐我以忱辭旣徵驗之于民矣云也考猶稽也又朱子據後漢書顔師古注云棐匪通用正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曰朱子謂棐匪通天非誠有言誠考之民可見天意欲伐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卽天意也於義亦通附錄亦宋或可兼用御纂所

率寧人有指疆土

傳曰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云云蔡傳云蓋率循安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按寧人蔡氏前節傳云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然則非謂文王矣乃謂從武王而開疆拓土之人以皆有安天下之功者循前人所開拓皆有可指明之疆土其曷敢任其踰越所指而蠢動乎云爾疆土前人已疆理之土亦卽邊陲之名大都如所稱魏駘芮岐畢爲西土蒲姑商奄爲東土巴濮楚鄧爲南土肅愼燕亳爲北土也

微子之命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傳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并通三統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蔡傳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云云按微子爲紂庶兄自來相傳云爾然庶長不可爲元子此曰元子者嫡本紂也紂亡則無嫡矣無嫡則庶長承重故稱元子稽古考古帝王尊禮前代之典也崇德時王崇先王之德象賢後嗣象前世之賢崇先王之德而使其象賢之後嗣繼其體也統承先王者繼先王所垂之統以承其後此其所承之統卽建丑之地統修其禮卽尚質之禮修其物卽尚白之物也統則全而承之其禮物曰修者一經獨夫之亂顚越已多再經三監之畔廢墜不少故需修也作賓者與陳杞共爲長賓有事燔焉有喪拜焉不臣之也與國咸休與時王之國之統及禮物共休美也與世無窮期子孫之相保于勿替也前此微子在微亦有封國武庚猶在非元子也故亦求崇德而不藉微子以崇之亦求象賢而未得微子以象之亦有所承而所承非先王之統亦修禮物其所修不全乎先王之禮不備先王之物也其于王家亦同異姓之諸侯而不作賓也故于宋封而必重命之殷王至象賢褒之也統承至王家責之也末二語祝之也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傳曰用是封汝于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按周制王之三公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在畿內則公于畿外同姓大宗亦封公虞虢是也然惟二代之後用天子禮者曰上公以別於餘之公也東夏地理今釋云宋亳在東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蓋惟豫域無夷狄之散居者故曰夏在洛陽王城東曰東夏上公長于諸侯使爲諸侯師故曰尹云

康誥

克明德慎罰

傳曰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爲教按蔡傳用左氏說云明

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謂、是指明己之德、非謂用人之德也。蓋巫臣引此欲勸王崇己德去己罰、大學引此亦謂自明己德耳。是蔡傳爲是。陳氏大猷曰、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于德。罰則克慎之、使民畏而不入于罰。夫德爲治之本、故務崇之、愈高愈大、則益明。罰則治之輔、故務去之、惟審惟精、則益慎。望道如未見、明之之功也。視民如有傷、慎之之心也。此一篇之綱領、

庸庸祗祗威威

傳曰、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孔氏穎達曰、用可用、敬可敬、卽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按聖人善善長、故庸祗並致。惡惡短、故但威焉而已。庸庸者、所用如其可庸之分、以輔已明其小德、不敢不盡。祗祗者、所敬如其當祗之量、以成已明其大德、不敢不至也。威威者、所威各循其應威之分、以慎大小之罰、而不敢過也。此見文王之明慎、因物而付、各當其所當得爾已。

紹聞衣德言

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按衣、乃附諸躬而服習、適于體而便安之謂。所聞、卽謂文王之德言。聞曰紹者、親聞文王之德言者、武王、康叔則少矣。得武王介于中、而轉傳之、以及于康叔、故于康叔、但相繼得聞之者耳。故曰紹聞。其德言而服行之于己、不徒以德之在言也。實之于身、使不離于朝夕、不違于動靜、如被服之者然。曰衣德言也、衣取乎彰身、衣在德言、必身能與德言相彰也。衣取乎稱體、衣惟德言、必體能與德言相稱也。故取喻焉、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傳曰、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民其皆安治。按子有保母、蓋保其身體者也。保而持以安之、保而養以生之、曰子則愛出于天性、曰赤子則全無知識、行爲者耳。保赤子、鄭氏玄所謂推心爲之、而中其嗜欲者也。蓋不解所欲、而爲之給其求、不知所惡、而爲之遠其害、此誠求之不期然而然者耳。其于民而若是、則民皆無求無畏、又何不安分願各得、又何不治。故曰康乂云也、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傳曰、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疏曰、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衞居殷墟、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按外事、陳氏謂有司之事。金氏履祥謂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吳氏澄曰、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司之者得其人、使之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殷罰民所習知云云。按外事、陳金說爲合。陳時臬、謂陳當時之周法也。衞封于殷墟、疆殷索、而啓以商政者也。罰卽政之一端。啓既商政、則罰之用殷法也、可知。汝既以司寇出封、時臬固所習者也。汝其陳之、使有司師此時臬之意、以行殷罰、則庶使殷罰亦有倫理云。蓋至周而衞仍用殷罰者、以殷罰于衞、宜人情、合土俗故也。如今于條例以外、不廢各處省例然耳。大約商道駿厲、其刑罰較重于周。殷墟之仍商制、或亦刑亂國用重典之意歟。時臬則忠厚矣、故使陳之、俾有司師此忠厚之臬、以行駿厲之殷罰、庶幾寬嚴之得當、故曰有倫。如蔡傳意、則謂陳臬時、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理者、用意似不貫、然參用可也、

罰蔽殷彝

傳曰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蔡傳蔽斷也按殷墟之蔽用殷法者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殷俗淫酗殷法駿厲亦其當也曰殷彝者殷凡暫行之制救急之道及一切後王之作法如湯刑之類不足據也故必于殷彝取其殷先王歷世常行之舊典也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曰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按家語引此云惟曰未有慎事則遜作慎然于遜意自通蓋虛心抑己以求其當也遜中有慎之意有順之理夫既盡其遜道而且得其情矣得其情而輕重且得其當則倫理敘矣猶必曰未有遜事一恐謂已得其遜則矜意起而忽啓生更恐謂已得其遜則喜心萌而哀矜滅皆敗德之道也

爽惟民迪吉康

傳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蔡傳云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按疏云爽惟民迪鄭以迪爲下讀是也夫民至愚賤者也自民以上而士而大夫不必明之而始自明者而賢而智不待明之而無不明者所以必有待夫爽者惟民迪啓發開導之謂言未可遽齊之以刑繩之以法也但當迪之于吉康之地云爾倍之則凶從欲惟危非吉康也吉善無入于刑之理康安不罣于刑之事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傳曰用是安汝心顧修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爲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云云蔡傳承丕則敏德言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陳氏大猷曰以敏德故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欲其安汝心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其回顧汝德顧則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也故又欲其宏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矣按以德化而不以罰則其化也無近功亦無速効故使無貳以二無參以三而云康乃心也然恐以康故而忘其德之敏也必常反己以自省察却慮以勤克治而曰顧乃德又恐顧德之故而僥倖一得之思苟且一時之計曰遠乃猷凡此皆使從容不迫以待民之自化爾是皆善其敏之之道而救其敏之失也

裕乃以民寧

慎罰以安民身明德以安民心漸則民以罰自慎而安其身以德自明而安其心矣然乃民安之道由上裕之也顧德以裕其安之本遠猷以裕其安之用而又需康乃心顧之遠之以備其安之之道云

酒誥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傳曰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于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呂氏祖謙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云云又曰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于事殊不知此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不可分彼爲大德而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眞氏德秀曰民蒙文王之教亦各訓其子弟是時爲子弟者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悟故于小大之德視之惟一按惟土物之愛愛則勤愛則儉愛惟土物則樸而淳質而約矣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

生擠則節節則嗜欲寡故臧臧則已有循順意故能聰聽祖考之彝訓而無小無大民風專一自小子時而已然也云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民承文王訓而卽以之迪小子則入之深而傳之遠也可知承文王曰訓而于小子曰迪則詳加啓發而率之以蹈履也又可知愛惟土物則不寶遠方奇異不願大家貴重也又可知土物而愛則不肯濫費不敢妄用且必勤求廣儲也又可知心不奪于外而天全不遷于異而神定知識不鑿則心清而寡欲浮華不奪則心醇而不澆故云臧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

聰入耳而心通之也故聽者貴焉惟訓故須聽惟聽故須聰惟聰聽故心凛而身循之曰彝訓則與苟且之行權宜之事不同矣出自祖考則古稱先而末季之風後來之俗不染矣餘見上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傳曰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潔厚致用酒養也蔡傳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當嗣續汝股肱之力無有怠惰云云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眞氏德秀曰妹土久染沈酗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于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于理爲長按嗣爾云者革舊俗以自新也嗣乃繼今以後之辭純訓大乃共然之謂訓一亦幷其他務之力而專於是之謂義皆通也藝黍稷由牽車牛兩業爲是孔傳指爲一人者未合

厥父母慶而用酒者以承歡以助樂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小人勞力勞力惟展布其四肢耳故惟竭股肱也同并合甸純爲大也專心致志純爲一也左右無方服勤不倦奔走事之也此指農人之事親也農人朝夕于家故得奔走事之考父長兄也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此言商也行貨曰商故用車牛而曰服賈者居貨曰賈服習也商所行貨皆賈居之故爲商者皆往來習於賈人曰服賈也庶人無乘車止重車服軛以駕牛者然亦載貨而不乘故雖車牛備而仍用牽也以爲商所積之贏餘用孝道以養父母然身不家居不獲左右奔走事矣故不言事而止曰養也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事考長養父母而能用孝則始可得其歡而樂其心志也慶喜也又休其善也父母兼考長在內慶謂樂其孝而上下相慰藉也洗是滌拭固致潔腆乃勸勉故曰致厚此用酒本以奉尊非以自飲然古人酌酒卑者有導飲之禮此事父母而得慶則有飲之之時也云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傳曰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李氏杞曰元德卽中德王氏充耘曰永不忘在王家所謂厥有成績以紀于大常之類按上文言王正事之臣知所誥誡者乃受命王朝之守臣也而克稽中德用能正百官以正萬民故其爲德也大而稱元也殷俗尚鬼故以天若欣之王氏樵曰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淸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蓋淸明之志氣謹凛

之精神上通于天故曰天若卽聞于上帝帝休也不忘而云在王家以本天子守臣出于王家之命而受事于王家者非侯邦之卿大夫命于其君者比也故其德之不忘不止在其國而在王家也云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

成王畏相

傳曰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陳氏經曰迪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隱顯輕重之間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按迪畏克踐履其所畏也凡所以事天治民者自無一事一時之敢忽而不止

此心之兢業矣天命之畏自微而至于顯民喦之畏自衆而至于小經者終始營爲而不貳秉者常變奉持而不移自成湯至帝乙聖賢之君六七作皆能自成其王業而求輔于相故畏天畏民之畏皆寄其畏于相求其責難閉邪以勵巳之迪于畏以成王業云爾蓋惟能畏相而後能上致其畏于天顯下致其畏于小民而允迪之也

成湯至帝乙 湯崩太子弟外丙立二年崩弟仲壬立四年崩此二世不可據孫太甲立是爲太宗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巳立殷道衰崩弟太戊立是爲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兄祖丁立崩弟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謂高宗崩祖甲立崩庚丁立崩武乙立崩太丁立崩帝乙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曰于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疏曰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後案云康誥敍首言侯甸男采衛乃據周制此節言殷亦舉周服之名者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周九服之名始于殷皆可又云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以言之其實殷仍五服侯甸綏要荒而已不言采省文耳又服數非五卽九惟周官言六服蓋周九服本除畿內連畿內除蠻夷鎭蕃則六矣云云按康誥敍首本洛誥文武王時周尚由殷舊政矣又何周名之可借也此所言是殷之服數無疑鄭云殷時中國最小無九服之名者鄭所據但以王制爲殷禮故耳不知王制實漢禮不可以言殷制也卽周官亦僞書不可盡信也邦伯當兼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傳曰于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于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疏曰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爲總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又云惟服宗工總上百寮庶尹及惟亞云云林氏之奇曰庶尹庶官之長惟服陳氏大猷曰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林氏云尊官按百僚概百官庶尹百僚之長正亞其副貳服又其服事者宗工爲同宗姓之官不言臣而言工者康叔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故也百姓是大家世室之里居者蓋謂無職之世祿也載師三等地疆內大國九三公之田三三公致仕者副之三王子弟三次國二十

一卿之田六致仕者副之六三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
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致仕者副之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
此指致仕及王子弟言也以其皆爲民望風俗所繫法則所關故
歷舉之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內服之服與外服之服不異解疏謂畿外有服數云云不知畿外
之服數亦以同服王事而名非以有數而名服也百僚自尹而亞
而服皆由尊及卑乃以宗工居末者以宗工之尊不論事故別列
之非置之末之謂猶外服之繼男衛而言邦伯也
　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傳曰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林氏之奇曰荀子曰水靜則明
燭鬚眉則水可以監形也形之妍醜監于水固可以見之至于政

之醇疵必監于民而後見云云按正字通云考古今成敗爲法戒
者皆曰鑑因鑑能照物取義此之監卽鑑也水監止形民監關德
水監止可以正容貌齊顏色整衣冠明垢潔民監乃關天下之治
亂一己之興亡是水監小民監大水監輕民監重故云然又古監
以鏡何言于水是疑未有鏡以前之古語矣鑄鏡始于軒轅則此
言意又傳自前此乎
　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傳曰我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
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于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愼疏云劼固
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
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卽康叔之國大夫
云云又云于善臣卽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卽上侯甸男衛太史

內史也蔡傳云劼用力也汝當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
衛使不湎于酒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內史汝之
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宗可不謹於酒乎云云王氏安石曰殷獻
臣謂賢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四方諸侯接于衛者
林氏之奇曰康叔爲諸侯長故其所劼毖者及于侯甸男衛也獻臣
百宗工謂賢臣之爲百宗工者上既言殷獻臣則此獻臣其未嘗
仕于商者乃周臣也按康叔處殷墟故劼毖及殷獻臣殷獻卽殷
民大族之賢長諸侯故劼毖侯甸男衛典柄所掌朝夕同事故曰
友也此由外而至內言獻臣謂異姓臣百宗工謂同姓臣周之宗
盟異姓爲後故同姓重此則由卑而及尊也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傳曰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疏曰卽上汝之身事知服

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蔡傳服休坐而論道
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王氏安石曰服休者以德爲事謂在位者
也服采者以事爲事謂在職者也王氏樵曰爾事卽後世所謂賓
師按爾事所謂爻事兒事之人故曰後世之賓師休止息乃不敢
勞以事而朝夕燕息于君所以養君德者服事則任事之大臣也
獻臣宗工皆有之而位特尊焉者也爾事又爾所取法可不共與
劼毖乎云爾矧惟皆從上文卸下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
況能迫廻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
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蔡傳況
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之迫逐違命若農父之順保萬民

君宏父之制其疆界以定法者乎云云按鄭氏元以順壽解若疇謂司馬所掌九法皆順壽萬民之事以迫迴解薄違以天水違行有迴繞義大司徒辨有土壤之名物爲迫迴以順安解若保屬司空而定辟爲定君位不若祭傳從王荊公之斷句爲明爽順理也若疇若汝也王氏樵曰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侯國之三卿名位通於天子列於六職故謂之若疇非謂三卿之禮秩與康叔等也蓋叔初之國其天子命卿嘗與叔同朝事王者矣故以疇言之圻父王制畿封國故曰圻父薄違卽九伐之法薄逐違命者也農父司稼穡養民又而主教是養教兼職順民生民性而愛護之者也故言若保宏父主闢土地廣里居非開拓疆界之謂也辟乃四民亂越地利侵并之刑法也故司空定之又諸侯不備官圻父薄違者兼宗伯之制禮農父若保者兼冢宰之制治宏父定辟者兼司寇之制刑歟逸周書成開解有言父典祭顯父登德正父登過機父登失知周初多有父稱矣

梓材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傳曰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于國疏曰以用也暨與也云云林氏之奇曰自古天下之患常起於上下之情不通上之情莫不願通乎下下之情莫不願通於上然而常蔽塞不通者無以達之也故誥康叔如此陳氏大猷曰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以至終葵氏卽備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于大家而大家之强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則由臣民以達其情于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云云按凡有采邑者皆曰家家則皆有故別之曰大言大家則賅小大都矣大家者封建諸侯使與其地之故家巨族共守之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也以殷之大家而化以周政是不可以力服也治其民而治則治道因其民而達于其臣臣因民之治而慕君之化以從君之治則治道又因其臣而達於其大家矣大家各得分邑立家于其國而民則皆君之民也故治得行于民者實見新政之善而後從其大家之臣亦必驗政之善于民而始與大家必驗其政之善于臣而始動也故達之之序如此云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傳曰用其臣以通王教于民通民事于國惟乃國之君道疏曰用其臣卽用卿大夫都家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于民也上承于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乃國君之道按陳氏櫟曰邦君處上下之間達君必自達大家始云云然則此所謂厥臣乃并大家言也上臣是大家之家臣此臣卽臣于邦君之大家也大家皆歸心于政化則一國順治而治化得達于天子蓋所謂大家卽天子之守臣故也達王云者一國之民情俗化皆不壅于上聞而協德一心於天子云邦君鄭氏指二王後說非是

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傳曰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能長養民長安民云云蔡傳云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陳氏經曰引有徐徐之意治亂民猶治亂繩急目前之效而欲速者皆非所以安養之也按命卽指上啓監之命也自曰無胥戕至以容之謂曷以謂何所用蓋用之以引其養恬也引者起其端而竟其緒循其理而繼其績也王氏樵曰引字

中有事在不知引字中九有循序漸次不可躐等而進優游饜飫不可半途而廢意養生成皆括括身心並安也

引養引恬

曰引則知前代原有養恬之風化新朝更有養恬之政教但使維持之於不敝繼續之於不已而已餘見上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傳曰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蔡傳曰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按稽考正而計畫之名謂治田也敷分布以均平之也菑薙除以開闢之也陳正其或東或南之行列修加其載芟載削之功程疆在外之界域畎在中之通流疆封土畎利水也敷是敷土使無高下之不平菑是菑草使無蕪穢之不治陳是成其形勢承敷言修是修以耕耨承菑言陳則所以分疆修則可以穿畎也在此則疆可包徑畛塗道路畎可包遂溝洫澮川言也王氏肯堂曰立防閑之具而備禦之有方使已去之惡無自而乘隙曰爲疆畎是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傳曰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蓋之疏曰室言塗塈亦塗也茨覆蓋也按內曰室外曰家馬氏融曰卑曰垣高曰墉夫垣從亘乃周曰垣也古人作屋皆先築牆塗釋名杜也杜塞孔穴也塈者顏師古漢書註曰仰泥也然則補苴室實之曰塗均平其泥塈之飾曰塈而以茅葦蓋其上曰茨蓋必編爲次敘而覆之故有茨名王氏肯堂曰盡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法使已勤之基永保其無虞曰塗塈茨是也

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垣是室家外周繚之牆墉是室家中隔別之牆恃爲室家之固亦藉爲室家之辨者也使既勤此而懈于塗塈與茨則上雨之淋漓旁風之剝落前功之勤盡棄矣故塗塈茨之功不可已也塗之飾用蜃灰曰白盛茨卽于茅索綯之事也匠人有葺屋瓦屋此言葺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傳曰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按林氏之奇曰器用以梓木爲良故古者木工謂之梓人蓋梓爲木王故以命官以凡木得梓雖敝敗不傾斜也陳氏大猷曰具粗曰樸致巧曰斲丹雘者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是雘色青矣又曰雞山其下多丹雘吳任臣曰蓋赤石脂之類夫曰丹曰雘則丹是朱砂雘是青雘石脂之類不聞可塗器用也王氏肯堂曰妙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使已立之制煥乎有文曰塗丹雘是也此非特美觀也或文爲貴或素爲貴辨物色列貴賤皆在於此云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勝重大之器用樸勝輕細之器用斲取堅固之器用樸取機捩之器用斲猶今之大木小木分業也丹雘仍用漆調而飾之故曰塗丹雘亦撮舉實賅五色言也餘見上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傳曰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爲近汝治國當法之衆國朝享于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君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云云陸氏德明曰夾音協近

也孔氏穎達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按謂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懷遠使若左右夾輔然而庶邦皆以貢來享享朝聘之有廷實者也作兄弟者諸侯以名分尊之故不敢以戚戚君祖天子而爲王兄弟天子以父天母地之道體之凡屬有邦無論同異姓皆有兄弟之誼也方來者諸侯分方各隨方伯率之而來也方乃不踰方岳之義此亦先王既用明德之前事明驗爾已如稽田者之已有敷菑作室家者之已有垣墉作梓材者之已有樸斲矣今後王能式用先王舊典以勤用明德和集天下以懷遠爲夾猶之稽田之疆畎作室家之塗塈茨作梓材之塗丹雘耳庶邦將盡來享如先王時矣所以孜孜于庶邦之享者以諸侯之向背驗吾明德所及之廣狹卜吾明德所入之淺深夫是以不已于勤用也又陳氏櫟曰朱子既以此爲他書之錯簡誤綴在此則不當復以爲

武王命康叔只云臣告君可也然則上今王惟曰者謂今王惟當如此云爾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傳曰爲監所行已如此云云蔡傳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後案云孔傳非也已句噫同歎以結之若茲句總目三篇也監惟曰欲至于萬年言諸侯能若茲誥則享國久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言今王能若茲誥則受命固也此篇三言監皆言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者而康叔實爲牧長其時四方諸侯咸在故周公因誥康叔并普戒侯甸男采衞且以勉王如此按若茲監斷句爲合謂若如上所言以往監其國云爾惟念念欲至于萬年則不敢不勤用明德矣諸侯皆勤用明德以永天命要皆視天子之德爲率先也故惟在王之能勤用明德以留遺子孫使保民于勿替云馬氏森云諸侯國之藩屏民乃國之根本用德所以化服臣民而凝天命之道實在茲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言所以必若茲監者豈惟旦夕之效畢世之圖而已哉惟曰欲至于萬年而已欲至于萬年者惟欲與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此又一語意也較爲直截皇天既付其民與疆土保民則疆土保矣子之子孫之孫而保是民則永矣永則雖至于萬年可也其欲至于此者非徒欲之也保者保以德永者永以德欲至于萬年欲永保于德而已欲永保于德欲永其保之德于子孫而已而始亦惟王先其責終亦惟王享其報焉故曰惟王子子孫孫云爾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

惟之云者約要之辭曰則念念于心口閒之辭萬年之至非欲之

所能至者也而欲至焉者欲其可久可繼耳故萬年不在萬年之日而在勤用明德之日基之而期之也若茲之監欲其至于萬年則明德之勤用亦必如所欲而祈至于萬年也已餘見上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孔氏穎達曰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此年二月小乙亥朔十五日卽爲望是已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疏云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云云治歷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紀之將言望後之事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以朏紀之望大率在十六日者四分之三

十五日者四分之一此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按鄭以此爲居攝五年者本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也然五年之二月望後六日非乙未若云在一月與本文二月不符孔以召誥洛誥爲一年內事而云七年以三統歷推之月日皆合疑確也周謂鎬自周至豐由鎬至豐也豐水東去鎬二十五里武王都鎬後立文王廟于豐步者非竟步行成王恭于父祖告武王後不俟駕而行故史記之曰步或曰以步輦至云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于順來三月丙午朏于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疏云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

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至洛十四日也云云按王氏安石云以朏望晦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考是年二月小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朏從月出爲文乃未盛之明名也戊申初五日自乙未至此十四日者自豐至洛七百里吉行日五十里故十四日而至所謂越若來者循途按里迤邐而至曰越若也三月不言朔而言朏紀卜前齋戒之日也途中齋戒至日卽卜敏于事也卜以決疑營洛之舉成王君臣有定議且已告廟又何疑而需卜此卜蓋卜所宅之位而已非卜遷也卜宮廟朝市之地爾經營者直往直來曰經周遭轉輾曰營未是興工乃策畫長短廣狹多寡盈縮之數計焉爾已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傳曰于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民治都邑之位于洛水北今河南城也于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疏曰以人南而望水則北爲汭治位乃周人而言殷衆者本其所由來本是殷民也此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拘常例也蔡傳周庶殷者意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云云按庚戌爲三月初七甲寅爲三月十一林氏之奇曰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而導洛東北入于河則洛汭爲洛水之北也可知禹貢曰導洛東北會于澗瀍則澗瀍皆在洛之北而王城在瀍之西成周在瀍之東雖澗在瀍西而澗瀍皆在洛之北故位于洛汭也必以庶殷者秋官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殷庶乃從武庚畔而免其死者也故有此司徒之役而先之洛以攻位也五日而成者止郊壇社稷宗廟及三朝之位而已馬氏森曰上卜宅得卜見敬以稽天而天意從此攻位位成

見悅以使民而民心服是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于洛汭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疏曰明日三月十二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不書者無事也呂氏祖謙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呂氏柟曰召公先理其槩周公斯觀其要也曰新邑營蓋所成者止其位而所營則已備矣故可通觀之也逸周書作雒解曰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云曰位指五宮等故五日而成曰營則并城郛等五日之間未可成也而經畫基址大小廣狹長短曲折則如指諸掌矣故可達而觀之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于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按越三日者前三日齋也用牲于郊非用牲行郊禮也夫曰于郊志其地耳止告天禮牛二當是南郊一北郊一也朱子曰古時天地定不是合祭則知圜卯位成而告天必方澤位成而告地矣告禮止特牲天子以牛故牛二如傳疏云云天用犢配以后稷用太牢全乎郊之正禮既非日至又非祈穀而又以太宰太保行之可乎不言羊豕無羊豕可知觀下行社禮之必書羊豕可見矣傳云云非是陳氏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丁巳十四日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勾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云云按此是王社也大社則不必遷者矣社于新邑而不曰

用牲于社者不止告祭直以大動土功故正行社祭耳社祭人臣可攝行非郊之比且舉土功則祭土不合言稷者是專禮社故用正祭太牢禮不用特牲之告也夫牛羊豕皆曰一則社不兼稷可知孔傳謂社稷同牢社稷雖同在王宮右而各有壇壝牢又烏乎而共之乎勾龍爲社亦配社耳此社乃正土神也戊午十五日也社作雒解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正此經立社之事祭社禮見禮記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傳曰于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疏云甲子二十一日也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云云今改還洛誥與此一事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文有詳畧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謂付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蔡傳云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云云按用書者共書如上所云云而總核之又各稱其國之大小遠邇量爲分任而各書以頒示之也殷庶從遷畿內之民由是而侯服甸服男服之邦以遠近差其重輕之等不及采衞雖來會而不役以道路勞苦卹之也疏曰省文非也但頒之邦伯使分頒之列服持其總也亦使分督察考校之責云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傳曰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蔡傳稽矧況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云云陳氏櫟曰稽考古德非壽耇者聞見之遠無所質

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耇者德盛智明不能决也按壽耇則多聞多聞身與我古人共歷艱辛親承而命者也故我古人之德可與壽耇乎考之況言乎壽耇之德志氣淸明與天不貳無人爲以間之無物欲以擾之克體天心而法天道與殷壽耇更不同矣夫是以云稽謀自天也前人之面稽天若者後王弗繼而墜厥命矣今冲子敢不面稽天若乎冲人而苟欲面稽天若非能稽謀自天者誰與謀也故壽耇而止能古人之德者已不可遺又況其不止于是者乎云爾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傳曰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勢正中疏云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正日影以求地中云云而以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爲土中按此昜成王以初即政

任大責重而當自正位凝承也謂王今來此洛邑與天下諸侯相會非復前此抗法世子之時比也將繼天出治紹上帝付託之重矣自當以天之元子自任而繼天志述天事皆在于此之來也必親理萬幾以自循習天子之事答天下之仰望矣非復前此受成于大臣之日也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漢書婁敬所云說苑南宮邊子所云大意畧同則土中乃具瞻羣矚之地自服天子之事于此其敢不天迪民嵒之畏乎

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傳曰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慎祀于天地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云云按皇天據天之大而言也天之皇然盡天之下無不共生共成耳配匹也合也功與天相匹德與天相合曰配天子天地之

宗子爲上下神祇之主德馨香則必無間無愧于鬼神而使能陟降于上下曰毖祀非爲天地肖子與皇天配必無以享德于上下也中乂自中土而布治于四方使受吾乂者均齊而無偏遺云也而皆于來紹上帝及自服土中之時始故曰其自是云配上帝而毖祀承紹上帝言中乂承自服土中言也來紹上帝必配天毖祀而後可自服土中必中乂而後可云

節性惟日其邁

傳曰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日惟其行疏曰制其性命勿使怠慢蔡傳曰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吳氏澄曰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王氏樵曰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好惡無節之節按此謂殷之御事也其性所謂習與性成少習于紂之驕淫至此已與本來氣質相雜糅而參和義理之性不復可問

但以是爲性焉耳故必節之節乃漸次之功也有以止之使不過有以損之使不生久之則損之盡而克之淨矣已克之分即來復之分所袪之數即所進之數也日節則日往于善矣故云其邁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傳曰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蔡傳言化臣民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云云馬氏明衡曰以敬作所如仁爲安宅義爲正路蓋安身立命於是造次顛沛於是云云按作所者所爲分內之當然而宅身心定性命於是惟王之敬更其所矣其極之建建於此汝止之欽欽於此故曰作也然則居敬主敬固王之所王其可不以敬爲德乎敬德者有得于敬之爲德爾已非敬於德之謂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

傳曰惟王居位在德之首蔡傳云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云云呂氏祖謙曰人君之德止于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云云陳氏大猷曰王位不在于土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按王之位固天下之元首也而元首不惟其位之所在惟其德之所在而已位在于元而稱其位之元者要在于德之元而已以位在長天下之人全惟德以長天下之善云爾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傳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替有殷歷年庶幾兼之蔡傳其亦期之辭也云云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陳氏櫟曰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

上下勤勞以畛無疆之恤惟期于兼夏殷之歷年非有他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以之者何惟尙德不尙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于天命者至大且久也按勤恤是勤爲畛恤之謂丕若云者大若合夏殷之歷年而中無替廢更革之事也夏祀四百商祀六百中無替廢則千有餘歲其命永矣受天永命而以小民受之者天之受在民天之心亦在民民雖小而爲受永命之左契然民心與則天意得矣以之之道始不以非彝殄戮之繼惟以元德儀型之以此質之天心而天心協揆之天道而天道順以是爲受永命于天爾已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兼有夏殷之歷年是受天之永命也而以上下勤恤期之者欲王之受天永命而能以小民受之也稽謀自天若稽其謀于小民也

德用祈天命用其德于小民也雖作大邑配皇天而天之永命非可以大邑固雖毖祀極上下而天之永命不可以毖祀祈惟上下勤恤于小民而天視天聽皆自于民則欲以小民永之而已餘見上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傳曰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用其幣帛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疏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與衆百君子皆勤也蔡傳云我非敢以此爲勤云云陳氏經云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治洛爲功勞也至此責望于王之身者恐成王專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供王云云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按非敢勤者非敢張大其遷洛之功而諄諄鄭重其事其實我不過恭奉幣帛告郊社以供王事而已而所諄諄于紹上帝勤小民以祈天永命者在王而不在己也恭奉幣當不止指前取幣旅王而言以告郊告社無之不用幣故也克殷解召公奭贊采則告祭奉幣本召公之職歟故云然

書經衷要卷九終

書經衷要卷十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洛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釆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于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釆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于周周公皆勞五服人遂乃

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蔡傳云百工百官也士說文云事也陳氏櫟云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己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巳未初基作洛經此五日丙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按三月哉生魄與召誥參之月日悉合初基云者度邑解王曰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云云知武王早有都洛之志矣直至此年月日而周公始作之故曰初基大邑都也合眾邑而爲都故都曰大邑四方民大和會大和而會集大和者樂其四方之道里均而布政周也侯甸男釆衛見五服之君各率其民而至侯甸男稱邦見釆衛之多未成國也百工即五服之百官播民和陳氏櫟云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未合也蓋

頒布執役于民使無不均適而來見以待事于周謂百工以民待役也周公咸勞慰之于是洪其大誥以治道鄭氏元曰洪代也言周公代成王誥非是洪雖通鴻鴻訓代轉遞亦太多矣以洪水之洪義例之乃發越洋溢意大乃擴充盡致意誥治告以治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孔氏安國曰初造基亦見前此非有舊址之可因也營洛者召公而曰周公初基者周公主之而召公營之者耳都也而曰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王都稱邑順殷人舊語也而特加大以別之新改舊之辭東國云者前此洛陽爲商都四面五百里內之王畿在豐鎬東故稱曰東國也作洛本欲四方來者道里均是爲四方而作者也故四方之民皆會焉是乃公其事于四方之意也大和者樂于天子勞天下者之無偏黨而宅中之制久不見此盛舉也故雖四

方之風俗不齊好尚不等而皆歡欣鼓舞于此會云地理今釋云東國洛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成周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云云又名下都周遷殷頑民于此史記正義云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

侯甸男邦釆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凡當來朝及會同者畢至侯甸男皆成國者疆以索而啟以政者也釆爲天子釆事如楚之桃弧棘矢以供王事衛則御四裔以衛

中夏其地皆山林川澤畸零不整者故不成國而不言邦播民和者其所頒布之政令以多寡能否調劑各適之謂旣播民和而率見以待事曰見士于周也餘見上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傳曰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定卜都之意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瀍水東今洛陽也將近下都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兆來告成王蔡傳云乙卯卽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云云地理今釋云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續文獻通考云衞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水亦曰濬水黎陽故城在今大名府濬

縣東北按洛師猶言在洛之京師也先卜河朔黎水者鄭謂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此以私意測聖人也但殷民意在黎水周公意在洛陽二處不遠皆土中公故舍己從人而概聽命于天也乃繼事之辭澗水東周時稱爲穀水然澗之經流實經王城北而幷西也其當石磧而出入于洛水者在王城西故云澗水東也後淤因名曰死穀者卽是瀍水出穀城山東南流受湖溝水再東合澗水爲九龍渠而東南注曰千金堨卽所謂瀍水也後亦塞此在王城東故曰瀍水西也由千金堨東二十餘里曰下都故曰瀍水東洛水經其南去王城不過五里下都則穀水分枝周繞之南去洛水十里餘皆惟洛食者二都之水皆出入于洛其土田灌溉及饔飧爨汲皆資于洛水之分流卽澗瀍亦皆合于洛故也伻使也曰來曰獻本天子所而爲言也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卜黎水不吉而始卜澗東此不獲已而始就此非不順殷民意也故曰乃既卜王城又卜下都以處殷民不敢以殷裔故而畧其卜所卜之地亦洛食見待殷民之一體也下都瀍水東去王城十有八里既便于敷化東去偃師不及三十里亦不遠殷先王之遺蹟其所遷之地不爲輕去其鄉也

伻來以圖及獻卜

前此相度形勢非可勞王跋涉也故以圖來卜必就其地亦不能與王偕至也故以卜獻其遣伻時公在洛其于王所是遣伻往也而此曰來者本王所言亦此誥時公在王所故曰來也公既主是遷相之卜之皆合而必以圖及獻卜于王者無成代終之義則然故命必自天子出也餘見上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傳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蔡傳云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按鄭氏元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云云非也臣爲君制禮樂成則用矣豈有改政改年之一定乎而必于明年卽政也殷卽殷薦之殷成王立七年矣去喪中二年餘則正當五年殷祭之時故以爲始舉曰肇也新邑者前此爲商畿內仍商舊典以祀而商紂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則祀典幾廢無文矣況後此之當祀者必更無文斷如矣非果并不載祀典若而盡祀之以啟淫祀之端也謂無文爲尙質者狃于殷禮爲殷世

禮故耳夫苟曰無文飾乎則既云殷禮則尚質不尚文可知又何必復申之以無文也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傳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云云蔡傳云功宗功之尊顯者引祭法云云曰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勲勞之最顯者爲之冠故謂之元祀王氏安石曰記功若記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寻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類按功宗者其功爲天下後世之所宗主故記之卽以其功建祀典元祀大祀也如大烝大禘配享之類然不特配享也特享亦是此承咸秩無文來以商末以來其當祀者祭典無文故命之記功而作祀云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傳曰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云云蔡傳謂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云云按此敎王以勉現在之臣也命之則不待他鼓勵也止告之曰汝受記功作祀之命知前事卽後事之師前人卽後人之驗汝記宗功卽當思勉己之功使可宗以功作元祀卽當勵己之宗功使可祀褒已往本所以勸將來應益加厚盡力于輔弼承弼之職爾己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

傳曰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卽政其當盡敎衆官躬化之蔡傳云丕大視示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胡氏士行曰記人之功小大有序公褒賞激勸之權以勵百工而申命以啟其篤弼之忠凡記載之書大加閱視以示羣工之敎此皆王所當自服者也按功載所以敎百工使篤于弼故必丕視之丕視乃大爲較閱其所載之當否也非精察詳審則不足以爲百工敎故曰悉且此非王身親之不可故曰悉自敎也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傳曰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蔡傳云明白奮揚而有功惇厚博大以裕俗金氏履祥曰建都之始治體風俗于是關勵精者之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于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王氏肯堂云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惇大是爲治之規模成裕者成化于不迫也云云按謂勿以殷民之讐也而私懷詭秘曰明勿以殷民之頑也而姑與苟且曰作故明作必期于有功殷民雖讐而化之以敦厚曰惇殷民雖頑而容之以寬廣曰大故惇大必期于成裕裕充足有餘從容不迫之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傳曰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當識其有違上者云云呂氏祖謙曰王者御諸侯非用智任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云云按惟敬則敬之聚也精而明而敬之用也亦周而致故能識也以與敬合者是誠于享與敬相違者是僞于享僞于享者卽不享也與敬齊者是專于享與敬不及者是寄于享寄于享者亦卽不享也故惟敬則能識之也陳氏櫟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是已

和恆四方民居師

傳曰又當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蔡傳云和使不乖也恆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陳氏櫟曰此王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序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按王畿之地惟民所止各方雜處異

宜殊俗不免也、故易不和、親政之初、觀望所集、相幾伺隙、亦不免也、故多不恆、今綏之以德、無彼此而一體、則和矣、無初終而一節、則恆矣、四方之民、皆思同其樂利、則和甚矣、皆思長其子孫、則恆甚矣、居師、定其居也、因其相友、助相扶持之和、而與爲同居、因其世士農世工商之恆、而與爲久居、則雖衆而各得其所云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傳曰、厚尊大禮、與其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疏云、釋詁、厚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云云、蔡傳云、宗、功宗之宗也、按謂尊厚宗功而將祀禮、則將當兼奉字解、稱舉也、故凡舉元祀、并商末之祀典無文者、咸與稱秩之、則以宗功而作元祀者、無所遺矣云、顧氏（彪）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所謂王肇稱殷禮云云也、此皆歸德于周公明保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

勤敎

傳曰、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四方旁來、爲敬敬之本、以迎太平之政、不迷于文武所勤之敎、政化由是大行、宗傳云、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云云、呂氏（祖謙）曰、天下皆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中者、成王也、天下皆向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必然、征誅四國、思兼三王、其勞特甚、信乎其勤施、不曰既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平則有亹亹方進之施云云、按盡見日昄、天監在上、皆被日光、民受在下、故曰明光于上下、四方、諸侯之國也、方養未已、又與敎之農桑、未艾、又禮樂詔之、曰勤施、旁作者、非有一定之程、一成之道、而間出

他至者也、凡一事之善、一人之賢、可致天下于平者、公每先幾而迎之、虛心以待之、曰迓也、周公成文武之德者也、故所承皆文武之勤敎、得公始而克綱擧目張、因端竟委、後人乃可纘繼也、故曰不迷云、

旁作穆穆迓衡

鄭氏（元）曰、稱上曰衡、乃所視以爲平者也、旁者、上下四方之餘、側微之人、偏成之善、皆旁也、而旁求旁待者、皆以和敬之穆穆迓之、是先有求衡之意、與之相迓矣、前此不啻招之而致、後此不啻承之而受也、曰迓、餘見上、

予沖子夙夜毖祀

傳曰、我童子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孔氏（穎達）曰、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云云、按此已示留公之意也、夙早夜晚、謂不息其敬、以愼

于祭祀、蓋人君之職、在于任相、得公如此、予何所短長于其間、予沖人何所加于公、又何所閒于公也、惟仰承周公之功、以告成于天祖而已、又如所云予小子惟有尸而祝之之謂、寓感公之意也、蘇氏引衛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以爲例、非也、彼推其權、此遜其功、彼似誓辭、此則謙語、語意自異、

命公後

傳曰、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蔡傳云、命公留後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按命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當封大國、俱若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而蔡氏謂伯禽之封、已在前此東征時、按留相天子、不必定封其子也、太公召公、皆就國而人相者、欲留公相、何必不使之國也、周公之子七人、皆封國、伯禽長子、豈

必至此始封乎後君陳云命汝以周公之事是公留治洛之証矣後之云者王先歸宗周使公且在後留居云爾以頑民所在不易治非公莫適其任故爾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味其字自見

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

傳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蔡傳云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云云金氏履祥曰成王雖在宗周然建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于此故公勉王之言云爾按自中而乂而乂之休乃被于萬邦且無遺于多且遠也曰咸自時猶言從此而往也是祝辭亦是屬望之辭及責備之辭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休不遍于萬邦雖被萬邦而中不免于有遺小不免于有缺即爲不能咸休也則王之績終有不成之處亦究爲未成之時爲九仞

者虧一簣績而不底于有成猶未成乎績者也此任惟王乎專之此責亦惟王乎備之云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蔡傳云秬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以事神之禮事公也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陳氏櫟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證也記曰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按秬鬯灌時降神之酒致之公者大行人上公之禮王禮再祼今二卣是致其再祼之禮于周公拜手稽首以致其行祼之禮于公也享者享此禮休享之言安享也宿進也此以上公之禮禮公公不敢當而自進曰不敢宿乃以之潔祀于文武也成王以太平之治歸之享周公之功周公以太平之功還歸之于本文武之德云

秬鬯以一秠二米之黑黍爲酒煑鬱金之草節而和之使芬芳條暢謂之秬鬯周禮鬱人鬯人分守職重之也卣小爾雅曰中尊廣韻云尊有三品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非是對黃目鬱器之上尊而言之曰中祭時實于彝未祭實于卣卣象形如卣字

則禋于文王武王

禋亦升煙之祭名祭于神曰燔柴祭宗廟即燔爐以蕭艾𦵔于鑑入黍稷膟膋燔之室中灌後堂上燔膋取陰氣達牆屋與秬鬯之達淵泉同意周公不敢比文武廟行正祭故無尸不繹止行灌燔膋等數節曰禋也洛邑亦立文武廟故公得禋之餘見上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于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于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蔡傳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故舉盛禮也孔疏曰知晦日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邑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薛氏季宣曰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爲重大烝之祭功臣與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

功。歲用騂牛各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按如孔傳，則文王武王各加一牛，是二牛矣。如蔡傳，則用特牛，不兼羊豕矣。如薛氏說，則歲字連下句讀矣。考之鎬與洛皆有文武廟，天子在鎬時，則祭于鎬，在洛時，則祭于洛，分年往反。假如今年東方諸侯朝，則春在洛，卽祠祭于洛，明年南方諸侯朝，則夏在洛，卽禴祭于洛之類。是年必是北方諸侯朝于洛，爲在洛烝祭之歲也。然戊辰之明日，非烝日也，故特爲朝享之禮，廟各一牛以告也。特言文武者，雖時爲考廟王考廟，而世室之禮已定，羣廟皆有告朔，而特詳于文武廟者，以周公留告也。騂牛者，七年禮始成，爲牲用騂之始也。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

孔疏，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作册者，使史逸作策書也。蔡傳云，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册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云云。按王命作册者，特作是册，諸命誥皆有體裁，卽周禮太祝所掌六辭之一，作册乃大祝事也，而今命逸作之，逸內史也，不命祝而命逸，尊其事，故用詔治之人，且以其賢也。作册而惟告周公其後，知此祭爲特舉，非爲烝祭，并不爲告朔而及之事也。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傳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至太室清廟，祼鬯告神。蔡傳，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夏氏僎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言殺，後言禋者，謂諸侯以王將舉此殺禋盛禮，皆來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灌酒也。按據此，則殺禋乃特舉之盛祭名，以殺禋言者，月朔朝享之特牲，有司殺而供之，故曰饋也，無燔背升禋禮畧之也。

而此乃特殺燔燎，考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鄭云，一獻一酳尸，然則特舉之祭，亦止一獻，而後此不舉可知，故舉殺禋爲名也。其實王入太室祼時，王賓方咸格，尙未行禋殺禮矣。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清廟，神之所在，故入行祼。祼者，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灌。文武各廟，各有太室，各入行灌，鄭謂祫祭文武于文王廟，而太室指文王廟室者，未合也。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

傳曰，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蔡傳，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按書文明明曰命周公後，何與封伯禽事矣。此作册，乃整頓策命之事，非上文作册之作册文也。作册而仍使逸誥者，據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諸侯爵其臣，則于祭焉。逸，內史也，故使以誥授之，曰逸誥。

逸他書作佚，丙史官，武王時與南宮伯達遷九鼎，成王時王翦桐葉戲小弱弟，日以封汝，佚入賀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叔虞于唐，左氏多引史佚之言，如無怙亂等云，亦立言之賢史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傳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蔡傳引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按如孔傳謂天下太平之年，則此後刑措四十餘年，延及康王，不止七年也。似蔡傳爲得矣。陳氏師凱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按此乃史官終事之文也。按武王以乙酉崩，則周公之薨在成王十四年己亥也。

多士

俊民甸四方

傳曰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蔡傳云甸治也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云云王氏樵曰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蓋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也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喻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也按甸如農民甸田于上之謂蓋分都畫邑分布俊民使各治其土地之謂并非喻也分土而治專在盡力乎溝洫以濬禹舊服故云然爾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傳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常久有豐年于此洛邑云云來氏宗道曰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卽是天之畀矜處與衆同井爲邑惟已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處之意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

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按邑量地制邑之邑宅邑卽死徙無出鄉之謂繼居長育子孫于此也則有幹承宅邑有年承繼居有[illegible]固不指豐年亦不專壽命而天年之終則該于此云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傳曰嘆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况王者乎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蔡傳云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云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云云按所者宅身之處君子宅其身于無逸之地則無時無處而逸者矣蓋天下之逸所不少君子自置其所于無逸之地云民爲邦本食爲民天是稼穡爲小人所依也爲君而不知小人非君也知小人而不知其所依猶之不知小人也故必先知稼穡知稼穡必知其艱難則知小人者深知小人之依者悉也乃逸云者舊謂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蘇氏曰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艱難惟艱難乃所以逸樂是也以知其艱難而早爲艱難者措則民安君政而君位安知其艱難而深爲艱難者恤則民樂君惠而君心樂故曰乃逸其要則在知小人之依也而非所其無逸者不能勤民之至此云

君子所其無逸

所者分內安身之處爲己所當得之地也君子所謂自安之所者其惟無逸而已非君子之所必止無逸也君子自置其所于無逸之內焉耳餘見上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傳曰太戊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言太戊嚴恪恭敬疏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蔡傳云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按商頌烈祖序云祀中宗鄭箋云中宗湯之元孫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金氏履祥曰嚴恭敬之齊于外也寅畏敬之存于中也合而言之敬而已矣書序伊陟相太戊傳曰沃丁弟之子疏曰沃弟太庚太庚子小甲小甲弟雍己雍己弟太戊亳有祥桑穀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大戊問于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云云退而占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大戊懼修政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考五行傳云貌之不恭時有青眚青眚木也是桑穀爲不嚴恭寅畏之徵故太戊爲修此敬也咸乂原命明敬之理伊陟巫咸弼敬之德者也

不敢侮鰥寡

傳曰、不敢侮慢惸獨、以知小人之依云云、蔡傳云、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也云云、按無妻曰鰥、無助于內、無夫曰寡、無主于外、是小民之不能授田而無依者也、惟知小民之依、則知無依者之窮、故不敢侮、侮慢之也、不敢慢、則保惠必先施于鰥寡矣、故云然、是敬于保而勤于惠、以是爲不敢侮也、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傳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顧氏錫疇曰、卽字從功上見出、孜孜以圖之、必到成功處方是、卽、康功、除殘去暴、田功、分田制產、安民養民、皆底于成、故曰功、按文王以方伯受命、盡心司牧、以農事開國、竭力敎稼也、卑服者、亦降心抑志以服行服習于小民之依云爾、文王之時、紂播淫虐、民故不康、國方開

辟、田多未治、故文王卽就其功也、解刑解炮烙刑伐暴、康功之大、樂樂利利、田功之大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傳曰、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云云、蔡傳云、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云云、又曰、惠鮮云者、賚予賙給之、使有生意也、按朱子謂柔易闇弱、徽則有發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蓋徽乃有節、懿乃性成、故徽柔爲節制之柔、懿恭乃性眞之恭、文王之德、豈止于此、此但就其近人接下者言之、惠者、由其窮獨、而與爲愛利、使沾恩被鮮者、由其憔悴、而轉之膏澤、使得生機也、故專意于鰥寡云、

惠鮮鰥寡

鰥寡、無親也、故其爲德、若私恩之愛、偏心之利、獨爲慰藉、而曰惠、鰥寡、無養也、故若陽和之煦、陰雨之潤、與爲暢茂、而曰鮮、餘見上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傳曰、從朝至日昃、不暇思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按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諸侯、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適服、又朝服以食云云、又白虎通云、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日食、太陽之始也、然則視朝時、進平旦食、聽政後、進晝日之食也、而茲曰自朝、則從平旦及于日中後矣、或朝不食、或日中不食、或竟日昃不食也、舊註云、遑在心、暇在事、事冗曰不暇、心動曰不遑、是也、未周遍、則咸之未宜、適則和之、卽指所懷保惠鮮言之也、

用咸和萬民

用、卽以不遑暇食之工夫時候也、從來人君亦有用其不遑暇于不急之務、與無益之事、而無與于民者、亦竟有用其不遑暇于富國之謀、强兵之計、而無與于咸和者、其無逸也、非求逸、卽自求其不逸耳、而文王則用以咸和于萬民云也、餘見上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傳曰、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蔡傳曰、於常數之外、無橫斂、爲正供、按金氏履祥曰、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敎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按盤乃轉輾不已之名、曰不敢、卽有遑暇、亦謹凜而不出于此矣、本小心之翼翼而言者也、無濫費、故無橫取、無妄用、故無奢求、惟此什一之正供上者、以供國之正用耳、然以正供指賦稅、與上不貫、當是卽不敢盤于遊

田之時候心力以爲庶邦正務之發付焉云爾故曰供也然終宜
從蔡說爲是

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傳曰所以無敢過于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
之故云云蔡傳云則法也淫過也云云呂氏祖謙曰觀覽以舒其目
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四獵以習武功爲人君者特不可
過而已按觀廣其見也逸不當作安逸解當作縱逸解是其志也
過于觀則遊矣縱于逸則田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自不敢淫于
觀逸始也故止止言遊田此又推原于觀逸欲嗣王取法其不敢
淫于此之意而止取惟正之自供庶勤念夫食于人者之當治人
取于人者之當養人惟正之供外不敢毫釐之擾民而費民也雖
不能若文王之正供及庶邦而先正供其萬民始故云然也

以萬民惟正之供

國語卷十七楚語惟正之供作唯政之恭然則即用咸和萬民之
意矣即此不敢淫于觀逸遊田之時日心力不若畱待萬民政事
之用云供猶供給供待也此亦一義也文王諸侯也而惟正之供
及庶邦德化廣遠矣今嗣王天子也惟正之供宜盡庶邦矣然廣
以狹爲基遠以近爲始故以于萬民爲則文王之基始云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傳曰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敎誨以義方
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按訓誡警
提撕告開誠啓廸保成全護持惠將順引掖敎導以之正誨明以
通閉欲善而未有知則訓以告之求善而未能行則保以惠之殆
既失于不善則敎之行而誨之知也此其別也譸變亂是非張虛

誕得失幻眩其外而惑其中也君臣相訓告云云如是豈猶有以
逸樂逸豫之說得投其間而抵其隙乎雖民之愚頑亦無或敢相
將而以譸張幻上者曰或雖偶爾僅見者亦不有也云爾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

古之人指文王以上至中宗皆聖君賢相疑若無待于訓告保惠
敎誨者而猶相成不已相輔不間之若是而況後王云爾也

茲四人廸哲

傳曰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王氏樵曰廸哲者言四君之
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蓋爲世主有知而不能弗去者故此發
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知稼穡艱難及知小人之依二句即廸哲也篇中歷叙
三宗及文王無逸之實即廸哲之事也此則總上事而申明之云
云按哲乃通達之智也廸蹈也亦啓也即所哲而踐實之必滿乎
其哲之分而踐履既熟又有引伸觸長之哲以啓其踐履其哲乃
交生互發層見疊出曰廸也成王哲王也恐其不克躬行故舉四
人之能廸其哲者以動其欣慕云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

傳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
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蔡傳云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
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孔氏穎達曰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云云按既受命謂受天命時非謂革天命時
也雖武王十三年革命而文王時已受天命矣湯始征自葛載天
下信之所謂受命在此時也征葛在夏桀三十六祀戊寅當是湯

始受命之年繼方得伊尹伊尹者詩曾惟阿衡鄭箋云伊尹湯所依倚而取手故以爲官名格于皇天者由方伯而天心屬由衷世而天運開皆伊尹輔湯之德感孚于天之所致也大甲時即伊尹相之而改官曰保衡保君德而平天下也不言格于皇天者其已格也不殊故不必言也即一人而兩其稱者尊之故官而不名而官又改稱故也伊維也尹正也維持君德而取正于天下者也宰臣之稱也大甲時則改爲保衡保調護之稱衡均平之義保養君德而均平天下者也師傅之稱也伊尹進于夏桀者五就而未仕不任官沒于沃丁之八年而老不治事故時有專屬之湯及大甲也兩稱者在兩朝之建明不同各有不可沒者在故各屬之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傳曰太戊大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

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疏云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譌也春秋范文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按湯至大戊百三十年故疑臣扈有二臣而同名然尹至沃丁八年亦百數十餘歲即周之大公至康王二十六年一百六十餘歲自湯爲天子至大戊元年據竹書八十四年古多壽考安知不即此臣扈也臣氏扈名奇姓譜唐時尚有臣悅者著陳平紀其証也伊陟相太戊又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云命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此皆陟之功也餘見前殷王中宗下格于上帝馬氏融謂奉天時夫禨轉而祥亡變而昌帝命之將去而復屬焉非有以格之証乎巫咸馬氏曰巫男巫也而孔傳以爲氏呂氏春秋勿躬覽云巫咸作筮世本云巫咸始作巫楚語古者民精爽不攜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云云則咸之品量可見矣曰氏者得不即官爲氏歟乂王家職治朝廷以內也治國莫先于王家王家之乂任亦重矣序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是贊其乂之有成也是又巫咸乂王家之証也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傳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疏曰祖乙是大戊孫也說命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云云按鄭氏玄書序注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云云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亦賢君也巫賢事莫考殷俗尚鬼賢以巫世其家爲官族當必有通神明之德而咸時有陟在止乂王家至賢則當國矣亦必有格于帝

天者武丁見前竹書載武丁元年命卿士甘盤此眞所謂學焉而後臣之者也不言傳說者蘇氏謂不配食于配天之王非是湯太甲時言伊尹不言萊朱太戊時言伊陟不言原臣名原命各有言臣扈巫咸不言疑至亦臣名見書序祖乙時止言巫賢武丁時止言甘盤者皆謂老而復畱相者耳非有配天不配天之分而不及之故在也

故殷禮陟配天

傳曰故殷禮能升配天云云葉氏夢得曰以其祭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氏樵曰案陟配天蘇氏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此蓋殷禮也至周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也陟配天言其臣主之同其榮耳按殷止三宗不聞五宗焉有廟不宗而郊祀反得配天也者其曰配天猶言克配上帝也言殷代制作得六臣

之留相而世代修明以是合德于帝載云爾陟郎格于上帝格于
皇天之義耳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矧咸奔走

傳曰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藩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蔡傳云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承上章六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云云茅氏（坤）曰大臣輔君之烈有以享天之心而疑其眷命則天亦感通罔間而滋至不已此佑命之純也云云按天純佑命由格天之功至也上下一德而事

無假借內外一心而功無虛僞實業相資實心相與故云商實百姓指得姓之世族王人乃王臣之下士春秋所書王人其例也秉持得己之分曰秉德明悉憂國之道曰明恤小臣疆邑之吏屏侯甸爲天子屏藩之侯服甸服也是皆奔走任天子之使令者商實則天子之國自上及下自內及外當此商實時且無不反躬率己而秉德憂盛危明而明恤者矧其奔走者敢不奔走而效順向化乎云爾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傳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蔡傳云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言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陳氏（雅言）曰當時內外皆賢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衆賢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按在內者下效于上在外者亦遵法乎近

是無之非秉德明恤者矣惟其如此則各惟其德之所堪而任之事各惟其德之所適而責其功曰稱稱其德即用以佐乂厥辟云大臣有陳曰保又小臣德稱曰用乂此商之所由實也

天壽平格

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蔡傳引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孫氏（繼有）曰大臣與國一體不以一己爲壽而以社稷靈長爲壽自古天壽人國使之多歷年所者非私壽之由其國有平格之臣耳平者衡也大臣持心如衡不與以私是能格天故曰平格按二傳皆不專言國而孫氏專謂國之壽其理自通然召公之去位也爲老也故周公留之之意謂平格之人其年未艾此正天之所壽未可以爲老而求去云爾則壽當指人爲合壽國則言外意也不已不

息者莫如天平則無偏倚之物感以搖奪之無邪僻之己私以斷喪之其神定其形全而至與天合一也格至也至于天之不已不息壽何如之故天之壽自舍平格者莫與壽也前所引商六臣皆格天格帝而所稱平格者也伊尹自湯至沃丁臣扈自湯至大戊下至甘盤自武丁宅河之日歷相五十九年皆天壽平格之前證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傳曰謂勤德以受命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賢臣之助爲有治如此虢國叔字文王弟云云凡五臣佐文王蔡傳云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董氏（鼎其）曰其意見五臣同心不以一人在位而其餘亟求去也鄒氏

期頑曰修者承叙式化理而不亂和者甄陶涵育順而不乖俱指德敎說而養在中曰克者難其事而重其助于人也按孟子言文王西夷之人而修和乃至于有夏指三分有二而言尙克云者不特顯于西土之怙冒而已尙克暨及所有之中夏云虢漢書地理志云有三虢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乃虢叔之後在鎬京畿內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有虢縣故城考虢叔王季之穆晉語稱文王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二虢并虢仲言此曰虢叔德又勝仲也白虎通辟雍篇云周公師虢叔可証墨子尙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趙明誠金石錄有散季敦銘引考古圖說以爲武王時散宜生器季疑其字淮南子文王因美里散宜生求珍物獻紂得免後漢書傳亦云文王牖里閎散懷金李賢引帝王紀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學乎呂尙尙知三人賢結

朋友之好云云此其事實也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傳曰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杜氏偉曰厥敵未盡除則天下猶有梗化者在云云是敵謂與敎化爲敵者四人惟能廸知天威故誕爲將之也將奉也四人文王時臣不因武王卽位而去言此以見召公事武王不當成王卽位而求去云考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曰此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周本紀武王克商散宜生泰顚閎夭皆執劍衛武王又命南宮括逸周書作忽散財發粟閎封比干墓是從克紂之証也

天休滋至

傳曰天美周家日益至矣蔡傳以上二人爲已與召公天休滋爲恐召公以盈滿爲懼則此句是設言之辭然時方乘茲大命丕承文王無疆之德丕單武王惟冒之德至此茀祿康于土版章厚于下則天休之至也滋則方興而未艾與日俱長隨時並進之謂以起下二人弗戡意乃見憂盛危明之至也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傳曰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敎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蔡傳云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云云蘇氏軾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爲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已耳陳氏說曰是時洛邑旣宅頑民旣遷有卷阿鳳皇之歌有旣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未滅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愼未來謂之我咸

成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按周公非自叙其功也正謂篤棐止我一人不克至是惟有召公同篤棐而後克然乃歸功召公之辭也篤加厚二人重夾以輔之故曰篤云成文王功必咸成之惟不怠方能咸成于不已惟丕冒至海隅日出皆率俾方是咸成于不遺也周世在西陲故以東盡海隅爲徧德云

丕冒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鄭氏元曰率循也俾使也云云按丕冒廣爲覆被也蓋高于萬物之上而遍乎九有之外曰冒海在東而日出暘谷則正堯時嵎夷之地也以西土而丕冒及此則橫于天下矣率俾者相率而從指使也并海隅日出而率俾則四面可知矣非止期海隅一面之辭也

多方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傳曰愼其施政于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淸蔡傳云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按傳訓麗爲施故所云如是其實當如日月麗天草木麗土之麗爲依意也君愼于麗則不依于所不當依者矣杜氏偉曰體仁足以長人乃人君之大德故仁爲君之所依愼麗有仁之本以感民有仁之政以防民刑用勸者儀刑其德敎而勉爲愼德之歸儀刑其法制而勉爲法外之民也夫人君有所施措不能無所依以出一有不愼則或依于私意則民亦以私意而上下相違不則或依于法術則民亦以術法而上下相遁何勸之有惟湯能愼厥麗非仁不主非仁不行以勸其民則民亦型其愼麗之心而愼厥麗以麗于德矣故用是而皆自勸也

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傳曰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按桎梏則開之纍繫則釋之無辜者亦于原情而見其無他體心而知其無故故其開釋足以動人之感激而用勸勉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傳謂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之官蔡傳云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蓋殷多士授職于洛其長治遷民者也按胥如地官閭胥胥師春官大小胥秋官象胥伯如天官宮伯春官大小宗伯多正如天官宮正酒正地官黨正縣正之類其實掌馬政者爲馬正掌工事者爲工正掌樂敎者爲樂正大都胥爲才智之稱胥以敎人伯以率屬正以取法焉者也胥爲學校之官伯爲典法之官惟正爲工藝之官正官有小有大故云多也

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傳曰汝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蔡傳承大介賚爾言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也陳氏櫟曰且將此洛邑之胥伯正而迪簡在王朝矣又有尊尙爾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卽所謂介賚也云云按此因商民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云云見多士而許之也迪訓蹈此言登陟簡選閱在王臣謂將用爾爲王朝之臣尙加上謂苟尊崇爾所職之事并將使同服于大僚云僚同寮治事所取明之處也官尊事衆則寮大是大寮[illegible]故云然

書經衷要卷十終

書經衷要卷十一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立政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傳曰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歎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蔡傳則以有牧民之長者爲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法守之有司曰準人云云林氏竒之曰下文所謂宅乃事卽此常任也宅乃牧卽此常伯也宅乃準卽此準人也此以爲伯而下文以爲牧則以伯爲牧民之長宜矣伯既牧民之長而曰左右者蓋以牧伯而兼公卿也云云按常伯當是三公統六卿者又爲二伯故有牧事有伯名而在王左右者也常任各任一職當是六卿準人當是六卿之副小宰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之貳及八成六計小司徒掌九比之數征役施舍祭祀飲食喪紀之政令等小宗伯掌神位郊兆辨六牲六彝六尊之名物六齍之用小司寇掌五刑五聲八辟三刺之法皆所謂準也準所以平直夫物而司彌正者也綴衣葛氏云周禮司服之類陳氏師凱曰天官有司裘內司服縫人春官亦有司服但此言親近大臣必非掌衣服者周禮太僕掌正王之服位此當是太僕之官虎賁掌先後王舍守王閑在國守王宫有故守王門亢其親近者也休茲者建官之美意在是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咸在茲焉故曰休然知憂其難于得人者鮮故鮮得人之故而休不易致云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此監于有夏之立政也夏之盛時君競于治知立政之在用人故特籲求俊民以尊上帝之命治九德之行必于迪知必于忱恂而不徒取于謀面此夏政之所以立也惟以監于夏之故乃敢以此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拜手稽首而曰后乃有所進于后之謂非徒尊之以拜稽而卽曰后也然亦必位置夫乃事乃牧乃準之各當而後得盡厥后之道耳但非能迪知忱恂而止于面謀卽用以拜稽而求丕訓夫九德焉如此而用人則三宅之重位雖求義民不獲矣無論賢俊云也此乃監于夏之立政在得賢故以得賢之道爲立政之后告教也惟拜手稽首之敬其后非事后之道必以三宅之得人乃爲責難于其后苟惟是謀面訓德安望三宅得人也蓋非迪知忱恂不可云餘見下

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傳曰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九德皋陶所謀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云云按籲者急呼求助之謂籲俊所以尊上帝以政者人君所受于上帝者也其共政之地皆天位行政之事皆天職惟以天位不敢褻天職不敢慢必求簡在帝心者籲而共之凡所以尊帝之付託皆所以尊上帝也而爲所籲之俊亦皆以尊帝者尊天子之政故于九德之行所知必迪而實踐之于身所恂必忱而誠信之于心也知而未迪是欺天也恂而未忱是誣天也

亦不敢承其額云、九德見前、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陳以立政之正道曰告、敎其立政之失道曰敎、拜手稽首、乃進以告敎之禮也、拜手稽首后矣、謂始敢拜稽于后云也、蔡傳謂致敬以尊其君之名、未醒、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傳曰、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蔡傳云、致告以叙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陳氏大猷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按爲君之道專在用人、乃事得所宅、則六卿政立、乃牧得所宅、則三公政立、乃準得所宅、則百司百職之政立、后者司之右位、故其文爲司之反、青總所司而理之者也、而所宅各當、則始無愧于繼體、則始無缺于守成、故曰茲惟后矣云也、曰宅、亦有迪知忱恂意、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傳曰、成湯得升上天之光命、乃用三宅居惡人之法云云、蔡傳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惟思式法、陳氏大猷曰、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湯升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于理、卽丕釐上帝之耿命也、云云、按此言成湯任人立政之效也、丕釐耿命而宅俊卽因尊上帝而顧俊之意也、用宅卽宅、各當其位、用俊卽俊、各當其才、嚴思大法乎賢、以爲天下法、卽釐上帝耿命于天下、因用是而宅俊也、其在商邑二句、任人立政之效也、鄒氏頔期曰、湯之心與宅俊合、故商邑之心與湯合、宅俊之德爲湯所式、故湯德又爲四方所式、是也、蓋宅俊之式于內者、共孚于民之所同然、式于外者、共明于人之所共見也、餘見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傳曰、言明德湯所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能用三宅三俊之法、蔡傳云、湯于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蔣氏悌生曰、嚴惟者、其難其愼之謂、簡擇于未用之前、旣用之、必使爲政于天下、丕式者、信任于使用之後、按孔傳慎以五宅三居解三宅、故說如此、以蔡傳爲合、嚴惟者、卽此尊上帝之思惟、而以之于宅俊、使爲大法于天下、丕式、卽釐耿命之謂也、上帝之命其事在三宅、其道在三俊、丕式者、己式于賢、而卽以爲天下式、卽丕釐之謂也、夫是而用三宅三俊、始克盡其用焉爾、餘見上、

克用三宅三俊

用三宅、卽立政之道、用三俊、卽任人之道、克則全在嚴惟丕式、夫是以得盡用宅用俊之能事、曰克也、克用三宅、必竭其位之責、備而各當其施、克用三俊、必盡其才之分量、而各稱其任、皆本于嚴惟之思、而丕大其式焉者也、餘見上、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傳曰、文王武王、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蔡傳云、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卽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

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按孔氏諺解三居、說見上、蔡傳爲合、呂氏祖謙曰、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眞能知其心者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貌親尸惠、相期于肝膽之外、無其本矣、是也、蓋克者據事而推致之、知灼者憑虛而燭照之、見敬事上帝、即尊上帝之謂也、三宅爲帝錫之位、三俊爲帝簡之臣、是三宅皆帝命之所寄、三俊皆帝心之所在也、而必于克灼者、皆以敬帝之敬敬之、即所以事上帝也、立民長伯、既建官任人而言、不止是五國之屬長二百一十國之州伯、爲封建諸侯也、凡民之長民之伯皆是、

克知三有宅心

孫氏繼有曰、大抵人臣立朝、以心術爲本、心術不正、縱行事可觀、言論可采、亦非吉士云云、按三宅、則既宅于位矣、焉有心術不知、而即宅焉者乎、然有心術本無他、見可欲而亂者、一旦當大權處大勢、而頓變易其心術者、故既即宅、而心尤不可不知也、知曰克者、由其所爲建明施設而推極以知之也、考績而并考其績之所自出、課功而并課其功之所由來、秉敬事上帝之欽明、以求其心、而心自莫見莫顯、曰克知也、

灼見三有俊心

三俊所以儲三宅之用、而未宅焉者也、但以才顯爾已、而心則至微至隱也、惟于其言于其行、而測量之、安得見其心乎、文武則敬以燭理之明、不蔽于物、察幾之識、不間于私、者臨之自然表裏洞達、而私物不能蒙昧矣、以其無幽不明、無微不顯、如火之燎去隔閡、而有目共覩、曰灼也、餘見上、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傳以郊祀封建言之、非也、三宅三俊、皆帝命之所在、而民則帝之付託也、故克知灼見、所以敬帝之命事、故爲敬事上帝也、郊祀乃美報之禮、與此無與、立民長伯、則是立民之長伯、傳所云云、乃是國之長伯也、此猶胥伯小大多正爾、親之曰伯、尊之曰長、鄰長鄙長饗伯膳伯覞之類皆是、餘見上、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傳曰、文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三事、蔡傳云、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張氏九成曰、所謂立政、豈無紀綱賞罰、豈無典章文物、周公乃無一言及之、獨曰云云、顧氏錫疇曰、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之綱、文武所愼簡者、莫先于此、此得其人、使各舉所知、各簡所屬、無不得其人矣、按政則損益二代、及七年之制作所成、自有一定、此則言立其政也、爲政在人、而任政之六卿尤要、故首之、準人守法以相輔、故次之、而牧人即六卿任人之兼官、故又次之、爲三者、此以事言、任人主乎事者也、準夫正乎事者也、牧則坐而論道、不專事事矣、此以事之緩急爲先後、而非以爵之尊卑叙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傳曰、趣馬、掌馬之官、虎賁綴衣趣馬、雖小官長、必擇人、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按虎賁綴衣稍尊、趣馬、周禮校人之屬、注曰、下士、趣養馬者、馬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小尹、尹、正也、爲小官所取正、疑庖膳饔亨獸獻等、及酒漿籩醢等之長官也、攜僕、太僕下小臣羣僕、惟道僕以朝夕燕出入攜僕、是其屬也、百司、若司裘司服司尊彝几筵司士司右等、庶府、周禮內

府太府玉府外府泉府天府也考虎賁修武備以壯掖庭之威綴衣昭物采以彰黼扆之盛趣馬閑輿衛以備法駕因虎賁而及小尹正羣領以供法從因綴衣而及者也左右攜僕所攜器物各以左右所便用爲左右以司稱者各辨一職服用之需于此取以府稱者各典所守儲蓄之備于是藏司有事爲府有文書以無定員故云百庶凡此皆內官之長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傳曰小臣術擇人兄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林氏之奇曰周禮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注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然則大都小伯者言自大都及小都之伯也藝人執

技以事上如太卜卜師龜人筮人籌人占夢視祲太祝喪祝詛祝巫覡神士及凡工匠之屬此自都伯及藝人爲包括之辭表臣百師等皆在伯之下而藝人之上者也表臣百司謂外臣之百有司以別于上文內臣之百司司都邑之衆職者也大史則下有小史內史外史御史而大史總之掌典法則自國家官府都鄙咸治之猶三宅之有準人也尹伯陳氏師凱曰庖人爲庖尹內饔爲饔尹而膳夫則兼二者而爲伯也又大師及司樂爲鐘師磬師之伯然則據此以推餘可知矣內官有伯外官有尹凡邑宰之類皆曰尹庶常吉士庶賅上所敘而言之呂氏祖謙曰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大小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云云孫氏繼有曰庶常吉士一句總上立政以下來并下二節蓋無德不可謂之吉即有而不常亦僞耳據是要取必于恆其德于善者云耳

庶常吉士

吉士不特慈祥也凡自修者皆曰吉士亦男子美稱任人準夫至尹伯之通稱自鄉士至列士皆可曰士故云庶也而皆必于常吉者常則動靜不渝其德安危不易其操非偶合而得非因時而成焉者也餘見上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傳曰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蔡傳云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按司徒等三卿即在任人數中而又別言之者後案云疑即三公夫周公時三公冢宰兼大傅即公召公以宗伯兼太保惟太公以司馬兼太師然已出封之國矣幾曾有司徒司空兼三公者乎若謂文武以前官制舉

此何爲是言諸侯之卿無疑諸侯六職三卿兼之司徒攝冢宰司馬攝宗伯司空攝司寇也亞即其副如司徒之下小宰小司徒之類旅則所謂陳其殷盍衆士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傳曰蠻夷微盧之衆帥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疏云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烝諸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惟下文阪下言尹則夷微以下一尹總之亳是湯都亳人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皆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按于夷國則微與盧烝爲夷名無考若訓衆止二國耳非衆也二國而一尹總之亦無其制則烝宜訓君蓋當是二國之君時必文武爲擇賢建立者三亳阪尹當是三亳之阪尹也山阪險峻之處本不以封故置

尹以傾之然則三亳之阪得非鄭氏元所謂成皋轘轅降谷者歟北亳地理今釋云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有大蒙城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疑即蒙亳所謂景亳爲北亳矣南亳西亳詳見湯誥

三亳阪尹

三亳各立尹則無考且北亳已封宋不聞別有王官之尹也三亳之阪之尹爲合成皋近南亳轘轅近西亳降谷意在北亳也餘見上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傳曰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蔡傳云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云云朱子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爲處心非也即前文所說三有宅

心耳王氏樵曰三克字最有力言文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得人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底蘊未盡則情僞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相左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按克厥宅心則不但知之而已以極盡其宅心之道設身處地體察無間曰克厥宅心既克厥宅心則立之不枉其才亦立之不掣其肘曰克立俊出衆之意如是方能出類拔萃以顯明表彰夫有德之人克俊云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

傳曰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當慎之事云云蔡傳云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云云按一是文之持大體一是不侵其權不制以己俾得各展其長各適

其用而是三者庶無所推諉亦無所拘束此所以克立克俊也非克宅厥心故傾心委任不至此云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傳曰衆獄衆慎文王一無敢自知于此委任賢能而已按文王非特罔兼也庶言關于號令則或不能不與知至于庶獄庶慎則并有不敢與知者恐知則以察察之明掩人而或不盡人之才斤斤之智先人而或不竟人之用故無敢也大獄大愼豈日不知然常事司牧準人之既得已可不兼而况庶乎則此專謂衆小者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傳曰亦于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大大基業傳之子孫蔡

傳云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德義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人也云云胡氏士行曰用義德之賢以戡定用容德之賢以計安立政任人之意也按敉撫而安之也義德德在裁制容德德在休養率文王之敉功故尊崇義德之賢而不敢替以致其敉功既克敉功則維謀久大其敉功于容德也文王之基已丕矣而率其功與其謀者並此義德容德之人共受此敉寧之道以丕大其丕基云也上言三宅而此言義容之德者宅事之德兼有義有容而準以義爲德牧以容爲德故也

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敉曰功是在定其不敉者故不替在義德敉曰謀是在常其克敉者故所從在容德曰不敢替曰從皆無以有已而惟德之敬率也餘見上

我其克灼知厥若

傳承上立政大臣至牧人言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蔡傳云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云云按我設爲成王言陳氏大猷所謂我其君君臣一體也其克灼知者孺子已王閱歷嘗已深習處況已久豈猶曰未灼見克知也乎果克灼知其所灼知且必及其所安順也而後可所安非矜持之善所順非矯揉之美曰厥若云克灼知則非謀面之意測而懸揣者比也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

傳曰能使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愼之事蔡傳云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王氏樵曰此處乃是備舉三宅宮名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愼事之責也按此民

也君所受于天者也相卽佐之佑之也獄恐輕重之有失平愼恐有過不及之失中故皆資于和和者中平之義相與和皆取于所灼知之厥若也惟若之安且順故能相及和也云

時則勿有間之

傳曰如是則勿有以代之政蔡傳謂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張氏居正曰灼知厥若則能明察于未任之先而匪人不得以倖進勿有間之則能篤信于既任之後而君子不至于孤危按先時苟灼知厥若而後任則自無可間之小人而間于何有然君心之偏私亦能間也偏私之意間其托付之誠則疑忌起而賢者已危于其心僻邪之人間其委任之意則賢者并難于其事間者有隔于其中之謂當兼私心小人言其意乃盡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傳曰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蔡傳云末終惟思也按話說文會合善言也話民弗率註曰告也然則話是會合語言是獨自言也此承勿有間之言謂雖一話語人一言自說我則自始至終但有心維成德之美士蓋言話之出一有不惟成德之彥則在巳之私意卽乘間而伏否則在外小人亦卽乘而入皆由出話言之不愼故也末惟成德之彥則無念之或釋無時之或離則庶勿有間之而使成德之彥得盡其德以乂我所受于天之民也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傳曰用賢之法能之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由繹蔡氏訓紬繹王氏樵曰只如由字讀考呂氏祖謙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

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久者繹之蓋不一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爲治則一委之其人矣陳氏雅言曰克宅知人之明由繹待人之誠也又謂之俾者謂下之治由于上之使也按此是總承上文以起下自古及商人溯自夏至商及文王也欲立政先立立政之人立事牧夫準人卽三宅爲立政之人也既克宅以專其任復由繹以盡其用茲之又皆由君之俾而權皆出于君功亦皆歸于于上云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克宅有各當意有各安意位置之專久也由繹因其端而竟其緒從其發而盡其蘊也宅以責其常繹以通其變宅以定其經繹以達其權也餘見上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傳曰惟吉士用勉治國家按吉士卽庶常吉士也勱說文註云勉力也呂氏祖謙曰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惟吉士望王云云夫曰吉士正與憸人相反曰惟則無論勿用立政也卽貪其有才使與吉士雜用而不使得專或貪其悅己使陪吉士備員而不使得志亦能乘機而間其用吉士之心蹈隙而間其任吉士之柄使吉士勸之而不能相之而不得者故以惟吉士者勖之上下皆惟吉士而一德以相內外皆惟吉士而協力以勱云

其勿悞于庶獄

傳曰獨言庶獄欲其重刑蔡氏沈曰以庶獄庶愼對庶言則獄愼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愼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愼呂氏祖謙曰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卽國命所繫云云按獨言庶獄者庶獄之悞亦由言之不當愼之不至也雖勿悞于庶言而獄或亂于訊問之反覆因而并悞及于言卽勿悞于庶愼而獄或乘于意氣之喜怒因而并悞及于愼故必尤勿悞于庶獄而言愼乃可遞及也故特擧以爲戒云

惟有司之牧夫

傳曰獨言有司愼官人蔡傳云必專任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悞之也按牧養也養以生養以德皆養也所謂牧也如畜牧然宜其飲食時其出入于民亦然曰有司之牧夫者蓋謂有職司其事之牧夫在己不得以侵其權而奪之柄云也惟之云者任之勿貳心勿變志云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傳曰當治汝戎器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舊迹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按詰馬氏融訓實而蔡氏訓治戎曰戎服禹迹禹服舊迹也蔡氏說合此謂宅乃事而策力一宅乃準而法合齊宅乃牧而心德協則可追夏室之大兢纘禹舊服以立政于天下政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當詰戎兵以行天下服及海表使天下見文王之明德已卽宏武王之大業云也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戎兵之戒焉未當也蓋文王以戎兵篤周祜而對天下武王以戎兵受天命而應民心故訓成王以任人立政無忘祖考之德業云爾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詰說文訓問但談兵者每言軍實馬氏融以所詰在軍實故卽以實訓其實乃究責考訊之名也戎兵非常用者也戢干戈櫜弓矢之後易于懈怠而淮未定奄未踐之日又不容于廢弛時也故當詰之詰則所謂訓兵之訓所謂講武之講然必三宅克卽之日而後克否則不克也方行者分方岳而巡行君行師從故詰戎兵而行而卽以正天下也陟升行卽遠追上繼之謂迹轍跡也禹迹則東漸西被朔南皆曁者矣故以陟禹迹爲繼夏室之大兢云詰卽簡車馬備器械事也餘見上

其克詰爾戎兵

戎字從持戈當指人兵刃器也孔傳戎兵皆言器蔡傳指戎爲服似皆未合書名立政而政掌于司馬司馬司戎兵者也天子考政于天下則六軍每軍出一師以從曰六師故詰戎兵爲掌邦政之大事也然非任人準人牧夫之各當其人則不克也宅所事而軍政始克一宅乃準而軍法始克行宅所牧而軍心始克協故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周制六年一巡守而分方之制不異也隨方周行曰方行方行止于方岳下而天下諸侯皆受正不曰四海而曰海表者表外也周時封建通于朝鮮朝鮮在東海之外（箕子封于朝鮮）枯矢貢于肅愼肅愼在北海之外（古謂渤海爲北海故）白雉進于越裳越裳卽交阯地在南海之外逸周書王會解大夏玆白牛大夏漢月支地在西海外（古謂蒲昌海青海爲西海也）故稱海表云罔有不服指向風慕化言之非九服內之服事也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各迪有功此禹迹也故以此爲陟禹之迹云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王氏（樵）曰文王之耿光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武王之大烈永淸四海不曰稱德覲揚謂不過侯之顧文子文孫而言按文王之德如

日月之照臨故曰光光曰耿者耿從光聖省聲謂聖人之光故指德覲爾雅疏云下見上也光是文王之耿光在海表但耳聞之而心慕之耳不克覲也至此得率祖之德者海表皆見文王之耿光矣武王之烈如風雷之行厲故曰烈大者永淸及四海故曰大而指武王之功也揚者內顯外也先是武王之大烈放牛歸馬不復用兵不欲揚于海表者也自三監畔後淮徐並興有不得不揚以四征者矣至此得繼父之功者撫宏發越海表皆警惕夫武王之大烈矣斯方不愧爲續文緒而成武德之孫子也云爾
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傳曰并告太史念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云云蔡傳云此周公因言愼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又云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陳氏（大猷）（櫟）曰蘇公能以法式而用所由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云云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按此脈絡暗從知恤來夏湯知恤而大競奄甸桀紂不知恤而罔後受罰此則欲王知恤也而宜恤者刑爲重知恤刑者蘇公爲最此式訓用用恤之道在敬敬獄不徒敬于成獄而用敬于獄之由由獄式敬而成獄之式敬以恤之也至矣民惟邦本恤獄恤民也民命恤則蕃祉老壽得以保合各正者繫命于天而子子孫孫永保民則王國之長也以皆式敬由獄之培植故曰以云
蘇公（國在溫郡平王以與鄭人與蘇爲邢寺之十二邑也溫在今河內溫縣是微在虞都虢爲西虢東子稱公者以司寇而兼三公也蘇故國已并妲己所出武王滅之以封忿生者後平王初其後尚存）太史（貳太宰是太史舊謂掌六典以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按非是國語胥獻典史獻書盖欲書之策簡朝夕觽于王以納誨也）

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傳曰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愼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蔡傳云合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王氏（樵）曰式敬之敬用也茲式之式法也茲式有愼周公欲後之典獄者如是欲後之任典獄者必擇如是之人也列蘇氏（軾）云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按敬由獄以長王國已往之效也長孔傳謂長施行不若蔡氏說以養民氣繫天命以延國脈之謂長也愼卽敬爾由獄也茲當式之以爲由獄之道目當式是以任由獄之人列用中罰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列典之條目也前此殷民新來附當用輕典殷遺舊不靖當用重典今新國被化已深舊國革

俗已久故從平國用中罰亦有與其失善安其利淫之意焉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

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傳曰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書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于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疏曰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此與滅淮夷而歸在豐爲一事其間未得巡守四方止得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大事因卽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無四征也言萬邦四征亦是大言之爾蔡傳云此書亡本序也弗庭葛氏曰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

云云按所撫所巡所征是但言正位天子之分然非撫必滿萬巡征必周四之爲實錄也巡而止言侯甸者以東都爲中四岳皆在侯甸乃東岳齊南岳由西岳芮北岳燕皆侯伯可証也男采衛皆來朝于方岳下蠻夷鎮蕃羈縻不賓是以不數故承德則曰六服耳宗周則鎬而非豐也董正治官者旣撫巡四征以董正天下之君然後董正天下之臣也蓋必董正其君之後始克奉承天子董正治官之法以各董正其治官云爾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庭舊訓直葛氏謂不來王庭者確也弗庭者不率王朝之治者也弗率王朝之治則擾虐兆民矣蓋不敢述職于天子其職可知不敢受事于天子其事可知其兆民之不得安靜也更可知矣天子一體天下豈肯使一夫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者故征不容已也征者往而正之正其治民之道使不擾虐其民使得一體于畿內之民之安哉也曰綏四征者民雖散處四方天子曰兆則無一非天子之民民皆當綏不庭者皆當征也時雖不必四征而征道之四達不悖于天子之分義則然故云四征也

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綏民正所以降德于兆民綏兆民而出于征蓋正羣服以治民之德而欲其承天子之德也今四征而專以綏厥兆民也則凡有綏民之責者莫敢不從正于天子而以德綏兆民也其綏兆民之德皆承于天子故曰承德六服者畿內一合畿外五服爲六六服內之羣辟皆承德則辟正莫不正一正辟而六服之自辟而下莫不以德綏之矣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之辟皆承德則德偏于中夏矣六服以外雖來庭自使取承于六服而天子之征弗及也故歸于宗周宗周者二宗之廟所在故稱宗周歸宗周以格祖之禮告也董正治官者六服之羣辟雖皆承德而羣辟之臣工不必其能以承德者輔佐否也故董正之而董正必自王朝始故必歸宗周以董正之也董正呂氏祖謙曰訓督裁正是也蓋督而率之以責其成匡而理之以定其分治官者各職所治之官也董其治官而官治勵正其治官而官治恪俾承德之羣辟皆承之以各董正其治官而天下之官皆承德以輔其君而安其民矣餘見上

制治于未亂

傳曰思亂預防之孔氏穎達曰治謂政教陳氏櫟曰王意謂今兆民綏六服承若已安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幾而備之云云顧氏錫疇

曰未亂就正理說是綱紀法度無不修治之謂按治者大綱小紀條而不紊正經曲緯順而不違之謂皆謂法度也制之者制之以掌法司度之官未亂而淸其亂之源本止其亂之末流也其治之制于何制之制之以董之正之而已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傳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內外咸治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正治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淸要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按唐虞所稽之古則如太昊四佐黃帝六相少皡五正顓頊五官之類稽而考

之以爲損益定爲百焉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擧其重也上政和承內言下國安承外言夏商地非廣于昔民非衆于舊也人之知識漸以開上之條理日以密故職司防範愈多而至加以倍乂卽和寧也而不能無爲而治也不惟其官之多而惟其人得其人兼管並事以少馭衆行簡持要以約勝煩故百或倍而足云蓋大意以得人爲要也

建官惟百

唐虞法五行立官五五二十五方時各職而合爲百焉舜有臣五人承之唐者其証也自上之下者五官率其屬自下而上者五屬建其長皆以五起數而春東夏南秋西冬朔爲各分隸焉故合之而惟百云曰俊乂在官則官之名定于此云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百揆一人四岳四人各司一岳合爲五人故傳云象五行小州十二則十二牧大州八則八伯合爲二十人五人公卿也各二其上大夫十人下大夫十人各五以士則二十五人是內官五十也牧伯二十二其伯者十六二其牧者十四合三十則外官亦五十人此其所以百也此約其大畧之數然曰百則仍官之長耳未必并其所屬之人止百也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言庶政則不特大事矣言萬國則不特王畿矣蓋百揆雖一人而凡百無不揆庶政之總和之致也四岳則上而鳥火昴虛之天時下而東西南朔之地理中而作訛成易之農功旁及析因夷隩之士風細及孳希毨氄之物性無不詳析此庶政之分和之成也故曰庶政惟和呂氏祖謙曰治道之達自百揆而授之四岳自四岳而

受之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侯伯云云則猶是惟和之政也而遍及萬國矣萬國而皆惟和也則咸安矣故曰萬國咸安也

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傳曰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道其所建官而則之按前代唐虞夏商也仰遵慕之也時若仰其得人之治順叙也訓卽以前代時若之理敎其知迪卽以前代時若之道啓其行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傳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惟此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程子曰師道之敎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輔養之道非謂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云云按公者公其道于天下之名師者率身以德示

以法則而格其心傳者敷陳其義理而輔翼之保者使無失身于非德而護持之者也論道者論其道之時宜以經營經正其邦之政事陰陽之燮理仍在君心民物上君心爲陰陽之合德民物爲陰陽之交會君心或有所偏倚上足以干二氣之和民物或有所乖迕下足以逆四時之序非燮理也論道者以道致君爲舒爲斂足以助陰陽之用當生當殺足以補陰陽之偏所謂君心正而天地之氣亦正民物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云也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經邦之事屬之六卿以下三公但論其經邦之道耳道者政之所出亦政之所包也貿于論者斟酌乎天人之際時地之宜民物之交而後經焉者也經一是經畫一是經營燮理卽燮理于經邦之內也精則君之喜怒民之哀樂皆與陰陽之理相應粗則大而刑賞小而取予皆與陰陽之氣相動也經之交得其道則陰陽相濟不偏勝而燮得其和各得其道則陰陽相序不互侵而各理得其正云

官不必備惟其人

傳曰三公之職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蔡傳云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云云按苟得其人未嘗不當備也者古皆取于老成碩德之致仕者爲之無致仕之老則兼于六卿如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皆有本職者也厥後太公之國周公以太傅兼太師則幷三公者自兼之矣故不必備者無其人以他職兼之再無其人以本職兼之蓋其任重其責大與非其人而備員焉反無以作君心之敬畏而褻師道之尊嚴故必備以待賢否則猶尊其名也然但曰不必焉耳已非果可以不備也

寅亮天地

傳曰敬信天地云云蔡傳云敬而明之也陳氏櫟曰宏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王氏樵曰寅亮天地卽三公之燮理陰陽也又曰使天地之心徧于萬物庶事是卽寅亮天地也按傳釋曰信夫豈有不明而能得信于君者以兼訓明爲確在三公則以天地之亭毒言曰陰陽在三孤則以亭毒之形器言曰天地三孤貳公于三公所燮而敬以輔其所燮曰寅于三公所理而明以助其所理曰亮蓋卽陰陽之已形于天地者爲演其理以弼其敬明其道以堅其信焉耳玉篇云寅演也弼也亮亦訓信可據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曰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

任大考鄭氏玄曰百官總焉謂之冢列職王朝謂之太蘇氏軾曰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故冢宰爲天官云云按冢宰者總天下事而大制之掌六典治己之屬也教典統司徒之治禮典統宗伯之治政典統司馬之治刑典統司寇之治事典統司空之治故曰統百官九賦及山澤九貢及鎭蕃而建牧立監皆所掌故治及于四海也而責在于均是與于平天下之責者也

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

傳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敎化布五常之敎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大小皆協睦蔡傳云擾馴也云云孔氏穎達曰周禮司徒十有二敎分五敎爲之五敎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也王氏安石曰擾之爲言循山藪之擾羽毛川澤之擾鱗介自然而然豈有制哉云云按司徒者

職司徒衆之名實，養敎並司，而掌曰邦敎者，與共，重也。虞書及此曰五典，而周禮之敎十二者，所以布衍五典者也。布衍曰敷，推其十二敎之本，依然親義序別信，引伸觸長而成焉者也，故爲敷也。擾者優柔馴習以致之，謂不同學校之敎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按唐虞曰秩宗，而此曰宗伯者，是秩宗之長也。金氏履祥曰，禮莫重于祭，祭莫切于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且崇禮也。神總祇鬼而言，治神人，治神與人交際之事，謂祭也，卽禮祀至祠禴嘗烝九節。和上下，卽五禮九儀之事，通尊卑施報之情，合貴賤酬答之誼，則上下交而無疏數之嫌、乖迕之隙也，故曰和。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曰，夏官卿王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呂氏祖謙曰，政官之長是爲司馬，自夏后命允侯掌六師與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舊矣云云。申氏時行曰，六師者，六鄉六遂之師，平居訓衆，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敎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揮，由是奉九伐之法云云。按軍政以馬爲重，故特名司馬。掌邦政者，政以正天下之不正，征之爲言正也。正人不正，莫大乎此矣。周官建邦之九法，所謂邦政也。天子六軍而曰師者，有事出疆，天子每軍出一師，餘皆調之牧伯，故所統止言六師也。平者，但與平其不平者而已，本無多求于天下也。平則正，正之所以爲政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傳曰，秋官卿王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疏曰，詰猶窮也。蔡傳云，羣行攻刼曰寇。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按兵作于內爲亂，于外爲寇，刑官特以司寇名，不與王畿有內亂也。唐虞時，蠻夷猾夏，亦士官職之，則知司寇之命義矣。姦者舞文玩法，慝者匿測陰險，故須窮情于訊問，曰詰。暴者以強欺弱，亂者以逆犯順，故須顯伏于典章，曰刑。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曰，冬官卿王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疏以王制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云云。金氏履祥曰，司空掌空土之官，分量空土，以待臣之授封、士之授祿、

農之授田、工之授肆、商之授廛。凡土之未授者，司空主之，授則屬之司徒、司馬。按如其說，國土畢授，司空之官可廢，無曠土者，司空其贅疣乎。蓋空當音窮，上古穴居野處，周初亦陶復陶穴，故主民居者爲司窮。邦土不指空土也有丹鉛錄說。曰土，別于田而言之。居四民者，管子所稱處士就間燕，處工就官府，處農就田野，處商就廛市也。時地利者，卽春時以析爲地利，夏時以因爲地利，秋時以夷爲地利，冬時以隩爲地利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傳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蔡傳云，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呂氏祖謙云，六卿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于內云云。按太宰統百官而亦夷于卿，曰

六絶攬權也在朝冢宰爲主在野司徒爲主在廟宗伯爲主在軍司馬爲主問刑司寇爲主作事司空爲主故齊等焉職曰分者分則不相假借而責專且分則不相侵奪而合一各屬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六十八政官之屬七十刑官之屬六十六事官考工之屬三十各率則取法之得失有所繫考校之功過有所分也倡九牧者首善之地善之倡也身中及外亦自上而及下也阜言富之成言教之生聚則阜教訓則成故云阜成也

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倡爲董正治官之倡也九牧及九牧所統之諸侯莫不有治官以綏民者雖止三卿而六事備焉其董正之法不異也而各有其所取則故責其倡于王朝之六卿凡六卿舉行所措九牧畢隨號令所施九牧畢和曰倡也九牧隨則諸侯皆隨九牧和則諸侯皆和阜者民財皆盛成者事化皆竟之名也司徒司空司馬皆治阜民之職冢宰宗伯司寇皆治成民之職者也天下皆天子之民故總曰兆民餘見上

六年五服一朝

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疏曰六年五服一朝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左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說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又云周禮殷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惟言五服孔意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云云六年五服一朝孔注云云蔡傳從之唐孔氏疏旣據周禮云云又引左氏叔向所云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適相合此以左傳測度周官而曲通其說也宋元諸儒只信周禮六年各以服數來朝而謂五服不言六服者或要服路遠不必如期而至耳蔡傳疑與周禮不合故附著其說如此（自六年五服一朝孔注云云至此）御案 按五服每年一服五年而畢矣而此必六年者第六年恐有要服以外慕化而來雖不限其必至亦虛一年以待之故周禮仍存六歲一見之文而此亦縣待一年而爲六年也此或一解也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

傳曰十二年一巡狩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狩然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按周遲至十二年者林氏（奇之）引文中子說曰虞之時兵衛少而徵求寡周之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按非是兵衛可以自少之徵求可以自寡之何至不能自減而定疏考績大典乎蓋虞時承平久受化深故五年即可考其績周則開國未久制度新改故必久需之十二年而一考也虞時東漸西被朔南皆暨外裔畢至久矣周時淮夷方定要荒而外不少新服之國言語不通贄幣不達必待禮可考刑可正德可一而後可巡守也故大行人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者待五服之內六歲而有要服以外至者則七歲屬之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屬之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

則而後可以巡狩也故必需之又六年也此又六年中則五服又一朝也可知餘見虞書

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傳曰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令之本云云按上言建官之體此并其各率之屬而戒之蓋百有司羣在故使各敬其所司也攸司則或各司一治各司一敎及一禮一政一刑一事之謂曰攸則有不出其位毋侵官毋失官之箴在也出令則令于其屬及令于其民凡須所司之條目施爲皆令也欽乃敬重于心而見于身慎乃敬戒于心而形于口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傳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呂氏祖謙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即

前日所學之成法也按學古而後入官是固然事此謂所以必學古而後入官者非以廣見博聞而得逞奇示異也正取其議事之有古義以制之耳以用也以所學之古義裁而度之而議乃通于宜適以古義裁而正之而議乃規于理道云

其爾典常作之師

傳曰其汝爲政當以儀典常故事爲師法蔡傳云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云云按曰典本諸古而遵奉于簡冊者曰常通于今而習行于朝夕者以此作之師則議皆規于法度矣蓋惟學古者往往不免于出奇示異以誇多闘靡而師心自用故戒之如此曰其爾則每一官自有一官之典常在已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傳曰功高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艱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以勇克云云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陳氏大猷曰事之所成爲功職之所務爲業陳氏櫟曰功崇二句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二句蓄疑敗謀之反也按功之高以積而高也上高則下必廣業之廣以培而廣也下廣則乃上可高功崇惟志于必崇耳志于必崇則必勤力以副其志亦必廣厚以載其高故志其功則必勤其業功志于崇則必業勤于廣故二句爲一串事也然功業必斷而始成斷必果而後克所斷在事用斷在制果之在以制而不克果者由疑蓄也後艱不必留患遺禍也遲其時失其幾則難爲功業焉耳是以惟克果斷之爲要也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求功之崇雖勤于功而志不屬則所勤者皆卑卑不足以語乎上

達惟志必期乎崇則所赴之功皆必求副其志則功乃積而崇也是貴其體之立也志其體也求業之廣雖志于業而勤不稱則所志者皆小小不足以及乎旁施惟勤必期于廣則所營之業皆必各致其勤則業乃推而廣也是貴其用之行也勤其周也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立功建業皆必于斷而不爲無成之功不卒之業所淆亂與不可崇之功不可廣之業所炫惑也而斷在果殺敵爲果是必斬私割愛而後能故果貴克也惟克則果果乃斷也而不克者非有所歧貳即有所牽制是皆蓄疑所致也後艱者或紆其途而後成則需時或逆其機而後至則費力耳此需所以爲事之下與事之賊也而苟克果斷者不至于此云

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傳曰，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陳氏經曰，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得于恭儉，則爲德。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僞矣。孫氏繼有曰，恭儉一也。以恭儉之心發之爲恭儉，則爲德。以驕侈之心文之以恭儉，則爲僞矣。按謂防驕侈而返之于恭儉，是矣。然恭儉惟貴克己返躬之實德，則可毋徒載以爾僞之爲恭儉云。載，乘也。

作德心逸日休

傳曰，爲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名且美。蔡傳云，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按休，孔傳訓美名，非是。蓋止息之意。心不憧憧于私累，故安靜，心不勞勞于矜持，故安適，曰逸也。心逸于無私累，則樂止日卽于從容。心逸于不矜持，則蹈履日形其暇豫，曰休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傳曰，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于可畏之刑。陳氏櫟曰，居寵之寵，卽指祿位言。利祿與危辱爲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申氏時行曰，上二畏字，以兢業之心言。末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按居寵則其任大，其責重。一有不愼則罪至，一有不當則患成。故其危卽在寵中也。而居寵時思之，無所不畏也。不畏則卽有不愼于內，不當于外，而成罪患矣。故入畏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傳曰，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按推并其任而委之，讓并其位而遜之。推薦其己之所服，讓謙于己之不如。推讓皆賢能，則賢能者感于推讓之相知，推讓者樂于賢能之相長，故能交資共益而和。下此之庶官，更化于賢能，推讓而無嫉妒，無爭也。不賢讓賢，不能讓能，其和己驗于服善。賢亦推賢，能亦讓能，其和更本于虛衷。至和而得于庶官，則無官之不推讓賢能可知。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傳曰，所舉能修其官，則惟汝之功能。按能其官，猶言善其職任耳，非賢能之能。能官兼賢能言。惟爾之能，亦言爾之善舉爾，不曰舉而曰稱者，但稱其賢能于上，而舉自上操，故止曰稱。蓋賢之功能之業，不必皆出于一己，但所稱賢能之功業，卽稱賢能者之功業也。故稱舉賢能之賞，與賢能等。以非賢不能知賢，非能不能舉能，而所稱者更不止一賢一能，故功業又大于賢能也。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傳曰，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乃惟無厭我周德。按康，卽阜成之謂。阜且成之，卽康之也。康兆民者，乃辟也。爾以敬官

亂政者佑之。佑，猶助也。德惟可久，故永無斁。業更可大，故倡之九牧者，無斁且遍于萬邦也。

君陳

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傳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呂氏祖謙曰，令德卽孝恭也云云。按令德者，粹美之德，而其本體之要，則在孝恭也。孝，孝于親，指在家。恭，恭于上，指在國。惟孝則無之不一，體親心而親所分支之兄弟，皆體親之愛以愛之，曰友也。然此猶宜家之道，爾而君陳則能以孝友之道施于政，則見其恭于國政也。施其孝于事君則忠，施其友于事長則順，此其令德之所以孝而恭也。尹爲長，以

正之也東郊即下都洛陽去王城三十里去其城郭溝渠樹池中間止十八里耳故在五十里近郊之內曰東郊敬哉者使愼重其尹兹東郊之命也

君陳 鄭氏元祀注曰周公子伯禽弟蘇氏陳少南皆以爲非謂其不當無所親之語按周公七子皆封魯凡蔣邢茅胙祭惟少子宰周公官仍大宰采仍周邑不應止曰君陳也周公殁周公子當在喪中丹毅之事豈可在位三年喪中亦無命氏理其非周公子也斷然夏氏僎曰必封國名君故稱君然又不書所封之國姑闕疑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傳曰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蔡傳曰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林氏之奇曰至治之世其馨香之發見可以感于神明而其馨香者非黍稷也蓋以德之昭明故發而爲治其馨香如是也陳氏經曰論馨香之效至于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

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按至治之世其薦馨香也通于神明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享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未嘗不潔其粢豐其盛也抑若至治之黍稷更得馨香之感者然而實則黍稷非別有馨香者在也惟在明德之馨香而藉黍稷以薦之者爾此雖周公語想君陳孝恭夙著必能克盡夫孝享者故引是以申之欲其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也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陳氏大猷云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云云按香者中和之氣臭也醫家云芳能舒脾開鬱又香能調中蓋香本于稼穡之甘也故字從禾甘而馨乃香之殷蓋也世之治也猶風者開舒宣暢炙化者和協便適即馨香之感也極其至日進烝烝條達太和之絪蘊日呈藹藹燮和大化之渾融而天心以適天倪以通所謂至治之馨香也感于神明謂屈伸合德陟降應時也餘見上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傳曰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孫氏繼有曰明德非勉強于旦夕者所能也必惟日孜孜無敢逸豫而後能法公之德繼公之治是故以篤敬嚴之按式周公者不特一成之典章也猷謨謀訓條教逸玩時惕日豫安心快意孜同孳生生不已意式周公之猷訓而奉行者引伸觸類于無窮日日孜孜也故以無敢逸豫戒焉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傳曰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蔡傳云師衆也虞度也謂所當廢當與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

云云繹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應氏鏞曰出上之意以達之下入下之言以達于上而與衆籌度之也陳氏大猷曰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按虞之于師人各一見其言庶焉得盡同故異則從違獨斷殊則融貫自爲而惟同則流俗不可徇公是不可廢繹必長思而曲揣之以求其是否之初終得失之端委云也

庶言同則繹

庶言而獨同于下出于協和不可知出于比黨亦不可知庶言而并同于上出于不應不可知出于逢迎亦不可知故必于繹繹者尋其緒也反覆求其端委曲折盡其始終恐有似是而實非有得而伏失者有不容鹵莽以斷而勿遽以應焉者也故以繹敘之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蔡傳云言切于事謂之謀言合于道謂之猷按此謂常職之外之

自盡也謀成于心猷踐于行嘉乃衆善所集之名入自東郊而來見也于內則燕朝造膝之陳也曰爾有者惟以心乎王朝故朝夕思之而有者也嘉則擇其嘉者而進之者也必入告不遽自行于己告必于內不使衆知其出于己也

爾乃順之于外

爾本先也而後之爾本倡也而隨之若君爲先之而倡之也順則遵循而奉行之謂順之必于外焉者著其無專成之義明其無尸善之道且以廣風聲之樹博旁敷之澤也云乃繼事之辭待既告而君從然後順之也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傳曰善則稱君云云按此非敎君陳如此而掠其善也乃謂君陳平日之如此爾此卽其順之之辭也曰我后親厚之辭曰德幷歸

諸我后身心之實得而非由入告者然惟之云者推之專而屬之我后之所獨云也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傳曰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敎之治按無作威無以削則寛矣使革心有餘地而不狹隘以迫之使變俗有餘時而不匆遽以促之故曰寛然有以範圍之而不過也有以品節之而不放也故曰制焉蓋制者一以德而不以政齊以禮而不以刑故其有制也寛爾惟寛也故其民氣得從暢而民志得容與然其從容專惟和之是以而無過與不及也卽呂氏祖謙所云馴擾調娛于品節之中游息化養于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是矣蓋謂出之以寛而有制使得從容以和云爾

無求備于一夫

傳曰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陳氏經曰率敎者則當獎拔之然不可以求備孫氏繼有曰求備則求之太詳適阻其爲善之志按偏才固定于天姿雖終身有不能備者矣卽全德亦進于積漸豈一旦之能使備乎而必求之徒苦偏才于莫展而困全德于不暇也直阻難其爲善之志而已故戒之

有容德乃大

傳曰有所包容德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林氏之奇曰如湯之于葛文王之于昆夷所謂容也不以其頑而包于度量之內殆若天地焉孰得而測度之非大而何孫氏繼有曰容便有萬物一體之量若人己兩忘賢愚一視故曰大德大則事之濟不待言矣按有容承上寛而有制義非特包容之謂也乃容養之容容之使轉輾之有餘地漸漬有暇時變化優裕馴擾從容則成就者多而培養者衆

故所獨得之德普于同得各得焉故曰大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傳曰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蔡傳引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夏氏僎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于中選其能自修而至于爲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于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王氏樵曰使不修者皆修在于簡別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于勸率之有道云云按簡不修曰亦是與簡修爲兩事率不良曰以是與進良爲一事又夏氏云云夫修者既不與修者混則不修者雖不簡亦不能與修者雜矣豈此亦簡之意與蓋修者善亦有淺深不修者惡亦有微甚故

須爾簡修，卽良之之功，良卽修之之成也，進厥良以率不良，正欲以良化其不良爾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傳曰，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云云，陳氏櫟曰，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己，德有諸己，而商民可化矣，按典卽五常之道，敬其典矣，而所敬惟是儀文數節，非有實得于身心者在也，則仍無以動民也，敬典而苟在德，則此理此道之同于身心間者，自從上德而動曰變，時乃罔不變，信于德之同然，而同得也，大猷卽若昔大猷之稱，謂大道也，允升云者，日烝烝以進于上理之謂，自賢而聖，聖而天，自王而帝，帝而皇，曰升也，允，誠然語意，

允升于大猷

雖東郊一邑地，而道等天下之治化，殷一時事，而謀遺萬世之功，故曰大猷，下而進于上曰升，所謂上達也，今而進于古，亦曰升，所謂高邁也，故曰升，允則以敬德信之也，

書經衷要卷十一終

書經衷要卷十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康王之誥

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傳曰，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至行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考王氏肅曰，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蘇氏軾曰，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與，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呂氏祖謙曰，是心有一毫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一毫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于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此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按無偏黨無反側，平之至也，爲親賢爲樂利，富之至也，咎據蘇說，卽不平不富之謂，內不啟招咎之隙，外不開歸咎之門，而蔡傳謂務德不務罰，是以咎爲罰也，不以咎人爲務，曰不務咎，推行而致于極至，均齊而及于共信，底至則緝而熙也，齊信則誠而明也，用是反求率己者，使天下共由共知之，曰昭明，蓋其德之共著于臣民也，云務樹德而不務刑，務求己而不務人，以極其誠天下之昭明也以此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傳曰，文武既聖明，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按熊羆之士禦外侮，使不阻梗我德之行，不二心之臣務內治，使不亂越我德之施，保，禦外以保內，乂，理上以治下，王曰家，王者以天下爲家也，

用端命于上帝

傳曰，用受端直之命于上天，蔡傳訓端曰正，按用，卽以是云，謂用

是昭明保乂之故而正受命于上帝爾非受直命正命之謂也無侯遲迴瞻顧而遂行革命事曰直本無假權藉手而即正天子位曰正皆端意也

畢命

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傳曰用成周之民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蔡傳云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呂氏祖謙曰成周爲下都總名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之所居也陳氏大猷曰釐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全無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按成周之衆即昔受治于周公君陳之衆也孔氏穎達康王之誥疏引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命東伯太師以往重其事也保釐東郊所處雖頑民歷周公君陳之化賢善不少矣故保而又須釐之也東郊見前

畢公名高食采畢陷文王時云重之以周召畢榮是文王時已在位也武王時命釋百姓之囚成王時以太師爲東伯見康王之誥時文王四十八年武王二十一年成王三十七年當百餘歲也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傳曰世代改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按三十年爲一世既三紀則世一變矣前此殷民之在洛者父已傳子上以化下謂之風殆世變而風始移移但易其故轍改其陳跡焉耳然已譬易而親頑易而良矣林氏之奇曰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而歸之所慮者惟商民耳苟商民遷善遠罪則四方豈有不虞之變是也但四方無虞謂在他四方本無可虞若殷民克靖予無他方不安矣以時風雖移而未底于全善難保其竟無虞而克安也

故以此期之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傳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云云按旌其淑別其慝乃此節之綱表徐氏僑曰標而植之曰表表宅旌一家表里門於一閭也本皆彰善俾惡者見之而自病其不然即癉惡矣此旌淑以感近之慝也樹之風聲又申表宅里之故也王氏石安曰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樹即所以表之也既表則必有軾車之敬有聘問之禮所以樹之風風者敎也康樂和親爲一書孝友任恤爲一書所以樹之聲聲者名也此旌善以感遠之慝也其勿率典者即慝之尤者也殊厥井疆不使得混于所表之宅里以井疆之殊別之俾克聞所樹之風聲畏其癉而慕其彰此又申殊井疆之故也申畫云云王氏樵曰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譬民相鄰故畢公一面旌別以化之一面愼固封守以防之云云是也考東都六百里六六方百里者三十六與鎬京合爲千里是洛邑之郊圻即鎬京之封圻故必申畫愼固而守之王畿天下根本王畿愼固而安則天下畢安矣故曰以康四海也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五十里曰近郊百里曰遠郊四隅甸稍縣都四正牧野林坰以至于圻畫之不自今始矣畫者國有城城外畫以池郊有郭郭外畫以溝圻有封疆上有樹外畫以渠至此三紀溝池漸淺封郭漸圮故須重爲高深曰申畫也封以戒備曰固守以警察曰愼皆所以安之也安陪輔即所以安京師安京師即所以安天下京師振動

四海繹騷矣，有乘機而竊發者，有勤王而義舉者，其不康均也，故以康京師爲康四海云。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天子盛守在四夷，卑亦守在諸侯，焉有守在郊圻之封守者，郊圻之畫必申，封守之固必慎，刑措之世乃至于此者，以讐頑迫近，武康之畔，乃其前鑒，與其事後而誅戮，不若前事而備防，絕覬覦之望，消窺伺之萌，亦所以保全讐頑之道也。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

傳曰，政以仁義爲常，理實爲要，夏氏僎曰，體則具于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于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薛氏季宣曰，有恆道也，體要得中也云云，按謂政責于有，如洪範所列之八政，實各有歸也，而有必貴于恆，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不貴旦夕苟且之效也。

辭各有體，如士師之五禁五戒之類，用各有屬也，而體所尚在要目，舉其綱，幹操其本，不尚纖悉煩瑣之辭也，政有恆，子孫可守，故足貴，辭體要，愚不肖共喻，故足尚云。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

傳曰，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云云，蔡傳云，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較爲明白，陳氏經曰，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云云，陳氏櫟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按殷人貴富，其舊俗也，民窮則易于爲非，身之不保，安論其心，事之不周，遑求其理，故能訓惟資于富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能訓之效也，不富則迫于飢寒，固非所以永年，然富而蕩陵怙侈，其取刑辟，豈永年之道乎，故既資富，又必能訓者，正所以永其天年也，然訓非以言語禁令也，惟貴德與義之率先于身心者，爲之本焉云爾。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曰，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蔡傳承時乃大訓言，然訓非可以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按訓既惟德義矣，然必使信而有徵，然後能從也，必引古人之修德而得，立義而宜者，以動其好而始勸，又必引古之陵德而廢，滅義而敗者，動其惡而始懲，又示以如何入德之舊法，如何率義之往轍，而後可遵循克踐焉，凡此皆須古訓之由也，而苟不由此，因明遁薇，明于何因，以信啟行，信于何以，訓之

之始于何因端，訓之之終于何證信云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不富則迫于處境，而心放于衣食奔走，既資于富，則心又放于驕淫矜誇，訓者所以閑之，以收其放心也，永年對上將由惡終言，富以永其生生之道，復訓以永其生生之理，性命各正，以善終其天年，非別有長年者在也，餘見上。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訓，不惟誥誡之語言，禁約之法令，而獨惟德義者，德義雖本于身心之近小，而天下萬世之所同德所共由，惟德與義，爲可兼賅德義，雖習于愚賤之知能，而聖功王道之所從出，所會歸，惟德與義，爲可貫洽，故訓以是爲大也。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傳曰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蔡傳云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剛以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柔以遇之則必玩惟不偏于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兩人化矣王氏樵曰一旌別之間自其恩義言之則爲保而不失于剛自其辨別言之則爲釐而不失于柔按仁以育物恐失之柔義以正民恐失于剛相濟而平之以和所謂修也以爲頑民也而剛以治之則強制而心不服以爲義士也而柔以服之則愛弱而敬不生皆非德之修也修仍去其過而調其不及不及爲柔過爲剛也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傳曰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云云按周公慎始遷殷頑民也君陳和中從容以和也而責成于畢公欲畢公終周公君陳之功也三后協心云云望畢公以周公君陳之心爲心而同至于周公君陳之道道同則自周公君陳至畢公當積久而治于民矣道洽則政其道之跡也有不從道而治者乎政治則政之所之皆道之所在故內而中夏之生民既得潤于德之澤即外而四夷之左衽亦咸賴其澤之潤也必中外各得之如此予小子始得永膺承平之多福也惟周公至同底于道是以繼周公君陳望畢公協心是繼洽政治以下責其效也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陳氏雅言曰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澤之深入于民者云云王氏樵曰昔有升降今日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使都下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按道而曰洽則已淪浹于民而心與爲愜身與爲適則政者皆道之定爲章程條目者也道且洽矣而政于何有以道精而政粗道本而政末也政是養之澤道是教之澤潤者入之漸深受之益厚概生民不特指洛邑之庶殷也治在洛而政之普被道之洋溢遍于中夏云

亦有無窮之聞

爲法于天下自中國而及四荒此無窮之橫被者可傳于後世自當時而及後代此無窮之永延者畢公雖不藉于聞而立德立功亦期以不朽爲徵也亦之云者蓋不特事君之道然令聞長世之道其自爲謀也亦當加此云

罔曰勿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傳曰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無曰人少不足治惟在慎其政事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金氏履祥曰推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式以商民之難化爲憚推畢公多嘉之績則式以商民之蕞爾爲忽云云按畢公豈有畏難忽易之慮哉由畢公之德謙于不克故勉之以盡厥心知畢公之心盡自無不克故也以畢公之道大而民寡故慰之以慎事知畢公之事慎自無患寡故也

君牙

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傳曰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旂畫日月曰太常按序曰穆王命君牙爲

大司徒此其誥命也君牙稱君與君陳同忠貞心也服勞事也成績功也積而成忠貞者而服勞立矣祖父世篤是欲君牙之以肖子爲功臣也紀于太常欲君牙之以世祿承舊德也忠中于居心貞正于蒞事世篤逐世而加厚祖父至牙當益篤以成績而記大常是以世功勛之也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績勿成者不足紀績未成者不得紀績有成而始紀非一日之勞矣曰績乃継續而成者并非一世之勞矣紀者司勲所紀之物則太常太常則建以祀者廟中有境内之象侯甸男衛皆駿奔走而祖宗靈爽實上質矣則紀績者所以明其上不愧神明下不愧臣庶焉耳餘見上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

方

傳曰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按纘體之君即恃世臣之輔佐穆王守祖父遺緒與尹牙之承世德者同也曰守謙于不能有爲曰緒則有待于條理之者先王之臣即文武成康時舊德元勛之嗣也君牙即先王之臣矣亂即條理遺緒之治也亦惟云者謂無特拔新進者之足恃間有後來之士惟與與先王之臣同休戚共得失者耳故克與亂四方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傳曰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歎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嗟云云蔡傳云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呂氏祖謙曰此穆王深知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始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祈寒小民之裂膚墮指者始其怨咨乎不以處溫室而忘之也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云云按如傳說是不足于民之怨咨者然蔡傳說是夏而雨民當樂其澤雨而暑則溫熱蒸鬱而民病矣冬而寒民當安其常寒而祁則風雪凝閉而民又苦矣益民曰小暴露單弱之民也怨結于心咨形于口非必怨咨天之雨寒也怨咨其無以禦雨備寒耳故君爲心體之而身設之如此云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傳曰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安蔡傳云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云云眞氏德秀曰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于斯時爲尤甚按厥惟艱者穆王設身處地而信其誠艱莫怪民之怨咨也云爾怨咨怨咨其艱也而中于怨形于咨民不安矣上思

其艱之何所致思其艱之何所歸則不能不與爲圖之矣圖其易者國其居處使足庇蔭衣服使足溫煖一切生計之裕如遇暑雨易遇祁寒亦易則民安于心而不怨安于口而不咨矣此申告以弭民怨咨之道也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民艱不盡能上告也惟上思則得之耳且艱而求易民更不能自爲也惟上圖而措之耳必加是而民始得安也苟虛惠以買其心嚴法以箝其口非安也勢必并國與君之不安而後已是非各得其分願不安非切于思圖無以各得其分願云餘見上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傳曰文王所謀大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蔡傳云咸周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按文王未成厥

勲故所創垂者皆謨以爲天下之謀也然其謀別無陰私詭秘之謀也心事皆光明磊落萬世可以共見故曰丕顯武王已成厥志故所創垂者皆烈以定天下之功也然其功亦別無苟且旦夕之功也立制皆明通平易萬世可以共遵故曰丕承惟丕顯也故施陳錫敬緝熙而德無不備惟丕承也故迪不泄邇不忘而功無不之故咸無缺其無缺也咸本于以正之故正則無偏偏則孚于此必藩于彼故不周正則無倚倚則得于彼必失于此故不啓而皆缺也非文武謨烈之顯承也咸以正焉得有此

冏命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傳曰聰明視聽遠齊聖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給事

進御侍役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云云蔡傳云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于至極者言之按左子雖齊聖註訓肅詩人雖齊聖註訓正然則齊是外肅正聖是内通明夫以文武之聰明齊聖無待于左右以輔德者且有資于忠良正人也云御忠中心良元善懷忠良又于正人中而窮其懷也小大之臣指在朝言侍御僕從謂給侍之從人車御之僕者也雖不必盡責其忠良者亦皆無辟邪之人在也云

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傳曰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按祗若承發號施令之臧言咸休承出入起居之欽言君能善于言民自順于言君能敬于德民自美于德也下民指卑之承尊萬邦指外之承內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傳曰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蔡傳云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林氏(之奇)曰君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爲能知賢惟善爲能舉善伯冏正則羣僕侍御之臣而有一不正者必不能與之一朝居也按大正二孔以爲太御之官蔡氏以爲太僕周禮太僕王眠治朝則正位眠燕朝則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燕飮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無非與王俱者而夏氏(僎)以爲當兩存之又周書成開解云正父登過註謂司馬之官然司馬無登過之責以前繩愆糾謬之文準之則正父似即此大正也懋勉之也交修王氏(樵)云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不逮爲事是也交猶共意

呂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傳曰惟爲五虐之刑自爲得法蔡傳以爲名之曰法吳氏(澄)曰五虐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謂之法也按五刑五用不似始于苗民苗民惟作五虐之刑耳考白虎通言五帝象刑右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衣犯臏者墨蒙臏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屝犯大辟衣無領據是則前此惟有蒙巾赭衣等刑無虐刑也又舜典有象流鞭朴贖五刑皆不爲虐五虐是五者皆傷肢體之刑也曰作知前此之無之矣曰惟知并前此之寬刑弗用也著之曰法則用之公然而且定爲世守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傳曰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神人不擾

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民不至于天明不相干蔡傳從孔說考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之衰也九離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義是重子孫和是黎子孫鄭氏元謂是顓頊時傳指帝堯時各有據也但國語火正蔡傳作北正考堯典乃命羲和孔疏云左傳稱重爲勾芒黎爲祝融祝融火官可稱火正勾芒木官不應號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火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爲地當云黎爲北正可見蔡傳之改北正非無本耳云自國語火正云至此御案張

氏九底曰三苗之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于神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王氏樵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于民與之常自于下云云按皇帝指舜則重黎自指其後之羲和矣堯育之本使爲南北正舜乃使兼司天地也絕地天通者務民義則鬼神自然敬而遠嚴祭祀之禮非天子不得祭天諸侯祭止山川以下大夫社稷以下士五祀以下皆祭地而不得通其祭于天天子諸侯卜筮並用以下有巫無卜天子諸侯巫祝並建以下有祝無巫庶民則皆不設也凡地上之民有通于天神之術法概與絕之故天神罔有降格于地下者如夏末之回祿信于聆隧商末之牧羊在牧之類時不有云

皇帝清問下民

傳曰帝堯詳問下民云云蔡傳云清問虛心而問也而以皇帝指舜呂氏祖謙曰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也云云陳氏師凱曰表記引下文德威二句曰非虞舜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虞舜明矣按皇帝承三皇之道而法上帝之稱也問問無恭之鰥寡也問而曰清者前此民皆泯泯棼棼爲昏爲亂無從清而問之此時則明明棐常矣故得明目達聰而窮其問于下也云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傳曰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蔡傳云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云云林氏之奇曰威而非德威褻而民玩非所以爲畏明而非德失之過察則民將益出其巧詐以欺上非所以爲明惟舜之威與明皆本于德云云呂氏祖謙所謂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也按德之威者無物欲之畏惟正惟直則邪僻枉曲者自無所容而怯爲畏德明惟明者無物欲之蔽則至虛至靈其詭譎閉塞者自無所著而見爲明也云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蔡傳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按三后三主司也命者各有所后所后皆由帝之命乃者繼事之辭其命各有次第非總三后而共命之乃序三后而遞命之者也恤功者恤止憂之而已必有功以踐之而恤始徵于有實有功以展之而恤始顯于有爲恤必功而始得免民于恤也于民者必極于民謂下究與旁達云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傳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蔡傳云伯夷降天地神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云云王氏充耘曰

凡禮敎與刑相表裏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有不從者則以刑
折之云云按典固禮典降乃降于刑官使憑之爲用刑之準耳古
無禮外之刑也猶今律之服制然典者卽禮之一定而著之簡策
故典象册于几上也入于典者德出于典者刑入于典者順順者
將之將則以德出于典者逆逆者折之折之則惟刑而已吳氏疑
有兩刑官蔡氏謂皋陶未爲刑官時伯夷實兼之者非也下節士
制百姓于刑云云知非降典者之兼士矣馬氏融訓折爲智亦非
是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傳曰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蔡傳云禹平水土以定民居
陳氏經曰所以表疆域按平水土名山川與刑無涉而言及之者
定民居以安流離表疆以絕侵越所以使各安其所以消弭其刑

于未形也主名如各州有鎭有浸各國有主有食如鄭主芣騩食
溱洧之類制民于不爭奪也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傳曰稷下敎民播種農畝生善穀蔡傳云以厚民生按所謂有恆
產而後有恆心有生業而後有生理使不至于窮而易爲非爾己
義與上相倣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傳曰三后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于民言禮敎備衣食足按卽上
服度六親周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之意典刑正德也山
川利用也嘉穀厚生也功之未成禁民勞民取民之似而功之成
也敦倫類聚族屬戀土物則戶口繁遵敎訓守井疆豐衣食則財
用足殷兼民與財而言盛也惟推功成之本意據功成之明效而

見爲然惟曰于民知非有足君富國之功在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

傳曰皋陶作士制百官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敎民爲敬德王氏
樵曰此亦蒙上乃命之文制乃裁斷之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
也民惟心無所檢而不知所畏故不敬其德而越于禮之外皋陶
斷以中刑乃所以檢其心而敎之以敬德也按未合也夫刑之中
典也故出乎典卽入乎刑士承伯夷之典而爲弼之之法曰刑刑
其外也而其中之所蘊與其中之所貽則仍典而已士裁度百姓
于刑中之義理則仍是制之于典矣而以刑弼之于外者使不敢
自出于其中焉耳所以震動其恪恭而與作其嚴敬于己之德也
然則帝世之刑原不以刑爲事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

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傳曰堯躬行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于下灼然彰著四
方無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于民輔成
常敎蔡傳云穆穆和敬明明精白灼卽穆穆明明之發越四達也
按君穆穆于上臣明明于下皆以典禮敬德之容也灼炙也猶孟
子所謂親炙又韓子所謂熏其德也又明也爲昭著義四方熏炙
其光昭著其理無不勤于德也者夫是乃皆明于刑中之典而率
乂于民以輔其彝德云彝亦常也常于天性者爲彝常于人事者
爲典率指在上之君乂指在下之臣四方亦指四國之君臣故所
率所乂皆民也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炙近者親其敎明遠者著其法故合而言之曰灼如火之近得其

照育而遠被其照耀也罔不惟德之勤謂四方之國莫不穆穆明明敬典以勤其德以率乂民也明于刑之中申灼于四方二句益刑其外也刑之中則中有涵德之禮爾穆穆明明以灼焉者亦灼于此而已矣故曰明于刑之中也君道倡故言率臣職治故言乂棐彝者彝言德棐言輔德之典也餘見上

罔不惟德之勤

罔不𥝀四方之上下言勤者以穆穆明明者勤之也惟德之勤威亦惟德之威明亦惟德之明惟之云者專于道之實得而不雜于法務于已之自修而不責于人以是謂不勤于刑爾已餘見上

率乂于民棐彝

君之率也以德之勤率之臣之乂也亦以德之勤乂之所謂罔不也棐彝以刑中所蘊蓄刑中所包含之敬典棐之故必明于刑之中而後能棐其彝也刑之中卽穆明之敬爾專以此而率乂于民言不以刑率之與刑乂之云餘見上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

傳曰堯時主獄非絕于威非絕于富世治貨賂不行皆能敬其職忌其過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惟能天德云云蔡傳云訖盡也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云云張氏（九成）曰穆王戒典獄諄諄以威貨言當時風俗衰微可知敬則善心生忌則惡念滅夏氏（僎）曰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不必擇而後言是能與天合德云云按訖威訖富典獄之廉潔敬忌云云典獄之德也無行不可見于言亦無言不可見諸行天之德仁育義正生殺至公典獄之生殺不愧天之能事曰惟克天德云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傳曰自爲大命云云王氏（充耘）曰元命是國命謂之配享在下是又言人君享國與天相配蓋謂所用典獄之人能敬忌之至用刑悉無冤濫則是人君德與天合而自作元命可以長治久安卽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之意孔傳云云蔡傳融會其意而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至于與天爲一義固精矣王氏則以元命爲國命配享爲人君之克配上帝此歸重人君之說亦甚正大蓋典獄之得人實由帝德之合天耳（自孔傳云云至此御案）按惟克天德謂君自盡天德之能事而典獄始克盡天德蓋必穆穆者在上而始有明明者之在下也克天德乃盡惟德之勤之極致既克天德天命豈在德外哉所謂元命亦立于德與造于德而已以統于乾元故曰元命既克天德矣天子既克天德則所謂天之元命亦由天子自立之而自造之天不與爲限制也故曰自作云

惟克天德

陳氏（櫟）曰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罔有擇言在身并身無擇行此皆自克于德也克能亦勝也乃敬忌之自强也而無人心以危之人爲以雜之純乎天心之體驗與天理之流行曰克天德卽敬忌者之無間無息也以不移于他不易于既曰惟克云

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傳曰舉同姓包異姓聽從我言庶幾有至命云云按上四方司政典獄告異姓此自伯父至童孫告同姓也天子于諸侯伯同姓皆

伯父自侯而下皆叔父餘在朝者則以行輩享國百年弟子孫行應不少也念念上所告司政典獄者云云也格至也命即元命也格命猶言至于命即格于天之意由慰日勤二句謂愼獄者宜勤不宜怠天齊于民二句謂用獄者可暫不可常非終二句謂斷獄者憑人不憑己天命即齊于民之命也敬逆即以在人之無己由勤之不怠者善迎天齊之命以奉我一人之獄事我雖欲刑以威之爾勿遽威我雖欲宥以休之爾勿遽休凡五刑無論輕重而皆敬以逆天命以成我一人之三德勿威是柔克勿休是剛德得剛柔之中而寬猛相濟是正直故曰三德三德有成即克天德也故曰有慶克天德以作元命即兆民賴之也作元命以配享即其定之惟永也凡此皆所謂庶有格命也而非念念不釋于監懲之道不克至此故欲諸同姓之念之也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傳曰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徒念戒而不勤之蔡傳云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又曰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呂氏祖謙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嘗惰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惰安知無失其平者乎云云按慰即問心無愧返己自安之謂所得以自慰者在于日勤則勤之效見矣勤而曰日非刻刻念念以不勤自戒則不能無間于日也此豈可聽之或然之數者不勤而日或戒則不戒之時多矣不戒之時多則不勤之日亦多矣其失弊可勝道故以或戒不勤爲不可云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傳曰天整齊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按馬氏融訓齊爲中不若傳訓整之爲合而義亦可通蓋天授中于民本無不齊也一參差于氣質之清濁厚薄再淆雜于物欲之邪正是非復汚染于風俗之淳醨美惡則不齊耳而天則有秩叙之典以折之所以齊其不齊也刑即其秩叙之防閑圍範而非有異于天之秩叙也故民之齊仍本于天之齊焉耳而俾奉天者一日之用非至越于天秩亂于天叙之一日不用也而豈得恃以爲治也哉蓋可暫不可常可一不可再者云爾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勿威勿休敬于刑也惟恐弗若于天命以損一人之德也畏剛德也勿畏而柔以成之休柔德也勿休而剛以成之不偏倚于剛柔正也不過不及于剛柔直也陳氏經曰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亦一義也三德

皆天德敬以成之敬者勤之本勤者即敬之發克己天德即以克一人之天德也敬賅五刑言者勿以其刑之重而難于挽回勿以其刑之輕而易于處置故刑雖五而敬則一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傳曰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乃安定長久之道按慶即三德之成而克天德也孟子曰君正莫不正荀子曰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加神杜氏預左注所云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皆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義也一人有克于天德而元命自作慶莫甚焉剛德威天下而兆民賴以無過柔德休天下而兆民賴以有善正直齊天下而兆民賴以正直中道而行也故曰賴之至于配享在下則久安長治其寧得不永乎兆民賴之則臣不作好惡民不形反側其定不待言矣至于元命自

作而克配上帝則悠久無疆與天不已故曰惟永云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傳曰有國土諸侯告爾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世輕世重所宜乎蔡傳云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刑凶器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云云張氏九成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蘇氏軾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陳氏櫟曰刑亦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矣按邦指成國者上是賅凡受邑者而言祥者以佑善良化頑梗克天德作元命而稱一人之慶者在是故曰祥也刑官有大小然皆當擇而擇之

法之道亦不一端而足也何所擇之不在人乎刑法有輕重然皆當敬而敬之時之地亦不一處而足也何所敬之不在刑乎刑人有主從主罪者一而已餘皆波及焉者及者非一故或可矜或可原如三刺三宥之法皆當度之何所度之不在波及焉者乎云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傳曰兩造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不簡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不服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蔡傳云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師衆也簡核其實孚無可疑正質也云云張氏九成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傅氏元初曰供辭與所告之辭簡核之皆符合可信是為簡孚簡斯孚矣下言不簡便包孚字在內云云按兩造之具情節文卷皆具備佐證人物皆備五辭五等刑輕重之辭也簡覈考之孚得兩造之情實也正未是定罪即其情罪合之五刑而符否合則正之五刑簡之不得其當謂以五刑覈之皆不合是輕于五刑也再以五罰合之而又無以服其情則始正于五過焉過即不識過失遺忘又耳目所不到意量所不及者皆是呂氏祖謙謂罪之疑者于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非也可疑則有罪無罪皆莫必矣有罪而贖富人倖免無罪而贖平民破家此豈明允之道乎盍五刑不簡謂簡諸五刑而情輕不當也故復以五罰正之不服者于罰之法當而情或在矜原故終正于過爾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傳曰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蔡傳云官威勢反報德怨內女謁貨

賄賂來干請也孔氏穎達曰五過之病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呂氏祖謙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過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王氏樵曰舍五刑五罰而言五過者嘗以為過而不以為過乃入之于刑罰不當以為過而以為過乃出之于刑罰皆疵也按疵乃目前之病也惟來者挾親故也一過也而疵不一則大于過者可知官反內貨來五者無此疵即有彼疵是無人不可作弊矣其罪惟均者出人罪即以彼人所犯之罪坐之入人罪即以此所誣人之罪坐之故曰均也端多則宜審力重則宜克審則詳克則勝也來亦作求即以情干請與來字大意正同
五刑之疑有赦
傳曰刑疑赦從罰按疑則非有疑于罪疑于其罪之果出于情實

否耳罪則當矣而情或有疑或有不可明言之隱或有無從質實之由與其刑不辜定釋不經減使從可贖者斷耳非罪有可疑未成信讞可赦其刑而責以罰也不曰減而曰赦者于所坐之本刑觀之則已赦矣蓋止謂赦其死也

五罰之疑有赦

此本坐贖刑耳有疑則并其罰者而免之曰赦以正之于五過焉過不云赦者咎責之用亦敎訓焉而已不必赦也餘倣上

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傳曰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夏氏僎曰簡孚有衆卽前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掩有愧則泚不正則眊于此稽之不得遁矣王氏樵曰貌賅氣色耳目蓋以訊鞫覈其言因察之于視聽氣色之間也心在辭則情在貌不暇相顧按審克正求可赦之疑也簡孚云云正其求疑之法耳既簡且孚矣似無可疑也物據之符人證之合不一而足罪自當矣而可矜原與否之情未得也此則惟貌有可稽耳矣顏無愧恧色無沮喪卽可疑也若并無簡則更可不聽其獄無論罪矣凡若此者皆當嚴畏天畏之在上而致其審克若云呂氏祖謙曰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孚卽天威之所在也是已

其罰百鍰

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按此言墨辟之刑有疑則赦而從罰其數則百鍰也馬氏融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鄭氏元云鍰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氏言則一鍰之重六兩多于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按凡數言太者皆三分之二爲太三分之一爲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六銖爲太半兩也云十鈞爲鍰者鍰則百六十銖用百四十四銖爲六兩餘十六銖爲太半兩是鍰有六兩太半兩也故以六兩爲鍰爲近是爾黃鐵者古號金銀銅鐵皆曰金銅亦有時代鐵之用如刀劍釜鼎皆鐵器而亦以銅故銅稱黃鐵也

五刑之屬三千

傳曰罰屬而合言刑屬互見其屬以相備蔡傳云三千總計之辭也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按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者猶五常之典其屬有威儀之三千也凡合三千之儀者爲禮反于三千之儀者爲刑故其屬一等于五典之威儀有三千也五倫之犯一各有輕重之五等故每一刑各有五等之倫在一替一陵各賅十是五倫之內有刑五十再分自親及疏之五則二百五再分自貴及賤之五則二百五是五百矣親疏與貴賤交相凌替又五百而千矣加之其中分育分從則二千矣加之居間佐證之千則三千矣此其大概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蔡傳輕重指情言而引舜之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爲証王氏安石曰情之

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先後有叙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按上刑下刑法也適輕適重情也此一時之輕重也輕重之情不特刑也卽諸罰亦然皆有權焉而後始得其當也權者取法與情互輕而取準其輕重也且不特一時亦且隨世爲輕重焉其輕重與周禮異周禮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此則世治而犯不受德化罪當重情可惡也世亂而犯爲染汚俗罪當輕情可憫也合此說于義方足非齊者爲其情法時勢之不齊而惟權其輕重以齊之故情與法各適其倫而治與亂各權其要也然則有倫承適輕適重言有要承世輕世重言者也

刑罰世輕世重

世亂自下起則刑當重周禮之意也世亂自上始則誅其君而弔

其民則刑當輕世治而有犯非上之致也則刑當重以止亂源世亂而有犯上失其道也則刑又當輕故世輕世重之中又有權以善之盍各隨時地云爾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前云天齊于民此謂奉天命者止用以齊不齊者而已惟齊非齊故亦如其非齊者而情與法相差法與世相參損益之以齊之者也齊非齊似乎輕重之無等倫而支經互綃不紊其理似乎輕重之無約要而操持各主不失其道云餘見上

惟良折獄

傳曰惟平良可斷獄按良卽所謂吉人者也本然之善謂之良又易直也其易本于天賦彼獄成于險者遇天賦之易而險者亦易其直又根于性成彼獄成于典者當性成之直而曲者亦直矣險

折以易曲折以直又何不決之有而佞者從其險而誘致之從其曲而鉤距之又烏可以言折也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傳曰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陳氏經曰刑書法令也占權度也以哀矜爲心明啓法律與衆有司相與共推度人已相盡庶幾乎中且正焉按明啓刑書所謂司寇聽之斷其獄獘其訟于朝以在大廷廣衆之中曰明啓也刑書所謂三典五刑八辟三刺八成之簡策也胥占所謂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也恐人之決斷或偏故與衆胥占之共相揆度而曰占者以敬惕嚴天威者臨之如卜筮之接鬼神者然庶中正猶不敢必其果中正否也庶而曰咸則有同然者在而出于公不出于私可知已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傳曰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于王謂上其鞫劾文辭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蔡傳獄成于下而民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云云言上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王氏樵曰獄成是結案時孚者兩爭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然也輸是奏案時孚者情法允合君上無所違異也按其孚者由其庶于中正也既庶乎中正則前時因有欲而失中正者至此復見其天獄成所以孚也後此本無私而求中正者至此同揆而合故輸之而更驗其孚也上備者兩造之辭証上于朝時必備上而不變其情節并兩刑者二傳云云未盡也有上刑而適輕下刑而適重必兩載其輕重兩刑如本犯何罪爲定法因何情節加幾等減幾等而適當何刑也

如後世之兩請不敢專其輕重以臣無有作威作福故也并兩刑必兼此義乃足

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傳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蔡傳云有德惟刑者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顧氏曰作配在下期之之辭是欲其體上天相民之心以敬刑而使我之相民亦與天無二是有以贊天之不及也按有德惟刑即克天德成三德之意相民即天齊于民之謂蓋惟于可以革民惡可以化民善克德惟此成德惟此故曰有德惟刑猶曰可以作德者莫過于此云今天之以刑齊民也亦上天致祇棐彝之意天本以刑者左右以助其民于爲善而任刑者雖在下直善承天相民之意而與爲相之亦當有德如天與天相配爲上

下也天齊民于在上而我以敎其祇棐其彝者配之合作配也猶無間捄之天道爲不違可以答天心準天道于在下曰之天心爲謂與天作匹對云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傳曰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蔡傳云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云云無疆之辭釋爲無窮之聞而徐氏僑則曰情辭雖難窮惟智哲則有見以哲人而用刑雖情辭之來紛然無有疆界而以理燭之以辭係法各協其極自然有慶矣胡氏士行說亦畧同蓋蔡傳云云從註疏舊解徐僑胡氏士行則謂情僞之辭紛來無疆惟哲人以理燭之而各協其極說亦貫串屬于五極蔡傳徑指五極爲五刑陳氏櫟頗疑之而以此極爲準則之名謂折獄能係屬五刑之準則亦可以備一解也自蔡傳云云至此御案按此詔來世使監于哲人之于刑惟當訓思惟辭云無疆者使彼此無有分別云爾哲人則使各屬于五刑之準則曰極極即至當之謂屬即會歸之謂也陳氏經曰五刑之施皆中正之極是已辭雖無疆屬之而不合者不屬也五極各屬則界限分明徑塗各判而各得中矣五極之所以屬皆由不偏倚而咸中故也屬五極而咸得其中上之作命于此下之定永亦于此故曰有慶也哲人指伯夷以下之穆穆明明者屬五極即皆有倫有要也咸中有慶即敬五刑成三德云云而概期于後世之凡有邦土者爾蔡傳及隨用皆可 御案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

哲謂明智之曲折皆至周折皆通者耳即惟良之才能也哲人之哲亦專于刑乎務盡焉惟哲故必求盡其辭之無疆而廣其采取

惟哲故不憚其辭之無疆而得蔽其神明也故不哲者困于無疆之辭而以獄爲難哲者得無疆之辭而審之者愈至克之者愈神也

咸中有慶

屬于極則五極咸中無疆之辭屬五極則并辭之無疆者亦咸中矣中則上不違受中之理而克天德以作元命則一人慶由是兆民賴之而民協于中則兆民亦無不慶也餘見上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傳曰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于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陳氏櫟曰師曰嘉師良民也刑曰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按凡有邦土者皆受民于王者也夏氏僎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

其陷于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于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云云是矣然民雖已犯刑而其本則善則當發其本然而完其受中之善雖罪而能以良民視之不棄之于善外故雖姦宄而概以嘉師稱之期善于民者切也刑而曰祥者所以教祗德可以棐民彝所以致國家之祥者在此故曰祥刑然刑非必祥者也必如茲之所告而始可以爲祥刑故欲有監于茲以爲播刑之迪云也曰茲祥刑知非茲之刑亦皆不得爲祥也云

文侯之命

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别之

還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内上下黑黍曰秬釀以鬯艸不言圭瓚可知卣中尊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考義和文侯名仇故以義和爲字鄭氏元釋義爲儀而和字不釋未合也呂氏祖謙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其曰歸視爾師定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云云功已報矣按其說誠當然在平王是時則以爲恤列侯錫有功也白虎通云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周禮農事既隙大閱治兵此所謂視師也師衆也視簡閱也巡視農功閱視武備諸侯歲事也國之望君如歲如父母君不在國邦臣奔走邦民翹企人心不定今得毋師有未視邦有不定者乎故使歸以慰之也

賚爾秬鬯使以功成受錫告廟也賜弓矢然後征取威及遠也彤弓矢賜君盧弓矢賜其君侍從之臣君南面故用彤以象之臣北面故用盧以象之馬四匹一乘也言秬鬯而圭瓚該之矣言弓矢而斧鉞該之矣言馬匹而路車該之矣周禮鬱人掌和鬱鬯鬯人掌供秬鬯是秬鬯二物用乃和之鄭氏元鬯人註又云釀秬爲酒又是釀時已爲一物不待臨時之和者然盎祭則用和如沇時之入明水以取潔賚者用釀取具也與賜周公者異盎彼曰休享是以饗之灌禮賜周公此則與召虎之告文人者同意也鄭氏又以彤盧爲唐弓大弓者緣周禮司弓矢云以授學射者與使者勞者此勞禮故也賜以馬爲重者哀其王事之馳驅也馳驅在馬力故以馬表之云餘秬鬯及卣見前

用賚爾秬鬯一卣

以賚之歸國而用也故用鬯釀之祀而不待掌鬯時之和且不實于彝而實于卣以便致遠也成王賜周公以二卣以上公再祼禮賜也故二之祭則君止一祼耳夫人亞祼不異酒且晉侯止有叔虞之始祖廟無宗也故止一卣也不言圭鬯或者文侯始卽位入覲時已賜而此不復再賜乎以諸侯無二圭瓚故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傳曰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民之道必以順無荒廢民事而自安當簡核憂治汝都鄙之民民和政治則顯用有德之功成不言鄙由近以及遠蔡傳云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呂氏祖謙曰父往哉云云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按父往哉似王以侯之視師定邦爲急而不敢留賓以恤其私

也遠若新錫方伯是遠指方岳之所屬國邇指近畿郡國及附庸也小民則指本國之民荒竟不治事定則偷安而已小民兼鄰邑簡恤則止據爾都言蓋謂今爲侯伯則有遠國之屬矣然柔遠必先能邇能邇必先于小民之惠康始惠康小民又必先于國都之簡恤始是立本清原之道也能簡則知民情而能順曰惠能恤則體民心而克安曰康惠康而不敢荒定由是不荒定其惠康者于邇邦則邇者馴擾而云能并不荒定其惠康者于遠國則遠者從服而云柔也前此勤王之德顯矣武功也而又有文治以遂之王勳也而又得民庸以竟之則顯德始全且備也故曰用成云

費誓

魯人三郊三遂

傳曰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峙楨榦道近也言三郊三遂明東郊拒守不峙疏云周禮大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云云則六遂亦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于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按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時則淮夷徐戎並興其勢急故鄉遂之兵皆出然猶未及三等采邑也魯大國三軍本三郊三軍三遂三軍更迭用之而已時淮徐同發郊遂並用其國四面而郊遂止三者侯國軒城缺其向天子之一面不設備而立軍制故也其人皆各附于三鄉遂而已傳非是疏附會傳說亦未合

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

傳曰題曰楨旁曰榦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疏曰楨榦以撫築之之用題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當牆兩邊者也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堙杜預左注云堙土山也何休公羊注云堙距堙攻城具也按蘇氏軾曰言魯人以別之知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楨榦築牆具居民皆有之故使魯人供之便也甲戌即征徐戎之甲戌此先期之令未必峙芻糧後之六十日也是日築築軍壘也不供謂至築日而猶有未備者耳供者前期供器械當期供丁役也其不供也非不能與不及也生于敢耳敢則不有軍法也故先期以禁之

書經衷要卷十二終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

國風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序言后妃之德，朱傳謂宮人之美得聖女云云，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雎鳥之有別者也。二語御纂文下同 按鄭氏樵曰，凡雁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皆關關。考雎鳩即鶚鳩，生三子，一為鶚，故為鳩類，而名鳩，雎則其視雎健也。形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峙，並非褊喙，鳴亦不與雁鶩之聲類也。則關乃相關之意，此動彼應曰關。雎鳩交則雙翔，並起並止，鳴則相應，同倡同和，雌雄一切若相關者然，曰關關，以聯飛與共鳴言也。其物翱翔水上，不近山林，而游于陰

能入穴取魚，其德幽，不務高遠，其德閒，別則異處，其德貞，不多鳴叫，其德靜，故以為賢女取興也。周都岐下，去河甚遠，而有華則在河西，所謂洽陽渭涘，莘在洽之東北，入河之西，自莘之周由河入渭，故瞻望其來處，而托物以起興也。洲，水中可居之處，雎鳩食于水洲，則得其所矣。河之洲，以河之大而一洲在其中，則遠于煩囂也可知，以為處于深邃之興也。魯韓詩及後漢書以為刺晏起，申公謂文王思得淑女云云，非是。雎鳩，陸璣以為鷲，楊雄以為白鷺，猶其類也。至黃氏以為杜鵑，尤謬。禽經以為王雎，詩疏曰鵰類，是也。

窈窕淑女

窈窕，正義謂淑女所居之宮，鄭箋言幽閒深宮，說文窈訓深遠，窕訓閒，于義誠合，而善心曰窈，善容曰窕，亦即深遠幽閒之義，而屬之于人爾已。蓋窈窕狀其德也，心斂則致幽，性定則神閒，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于動靜，是也。以下窈窕狀其德御纂文 按毛鄭之解窈窕于義亦確，而朱傳屬人言之，尤為的。故曰狀其德也。原以所居之幽閒深靜，形容其淑女之德耳。與毛鄭之說不害也。蓋凡宮禁深嚴，無不可云窈窕者，而非其人則不可以言淑，故以屬于其人為得也。淑者自治之善，亦以善自治之名，后妃矣，而曰淑女者，本其為女時言之，謂其窈窕之淑德由來足備也云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參差不齊之貌，荇菜柔潔，似女德也。采擇而取之也。御纂文 按參多寡不齊，差長短不齊。荇菜一名接余，李氏樗如云，黃花葉似蓴，莖可為葅，蓋即蓴類也。芹茆之屬，可以和羹，薦鬼神，羞王公，有奉宗

廟成婦順之象。且其為物，莖葉與水平，根隨淺深，有不違之義，似淑女之順德，處幽深而賢德著也。左右者，左之右之，不一而足也。采，是捋取，即其左右流者而捋取之。此與其納采之意，亦婚以納采為采擇也。女氏所謂董振擇之，以備嬪嬙云者，此之曰采之以興此也。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琴瑟，房中之樂也。言君子既得淑女，則取其德而友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如琴瑟之在御，剛柔調劑，以成其聲也。御纂文 按此據既得而言，而仍曰女者，三月中未廟見，猶稱女也。友也者，友其德，交相裨益之義，指三月中居室之好合，如琴瑟之更唱迭和，無不應合。蓋君子無故不撤琴瑟，以修德也。而淑女之友也，以此見其純乎德好，而不以顏色情欲之合云爾。曰友，則得賢女如得賢才，

曰琴瑟友則居室家如居學校已蓋袵席之上德業相資而天命常行此修身以齊其家也

琴 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以反其天眞也白帖云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合天地之和白虎通云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前廣後狹上圓下方五絃一宮二商次角次徵次羽後文王武王各加一絃爲少宮少商故今七絃 瑟 伏羲作二十五絃之瑟以制婚姻之禮白虎通云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以正人德也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二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絃

左右芼之

芼熟而用之也 御纂文 按禮內則芼羹注以菜雜肉爲羹也又雉兎皆有芼知羹皆有菜芼之儀禮豕以苦羊以薇而此卽所采之荇菜芼之以薦也考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已成婦順荇卽蘋藻類也此章據已得而言其言芼也當指奉廟見之祭爲成婦順故用蘋藻之類之荇菜芼者冒于羹之上之名其曰左右芼知其爲羹不一在左在右無不以荇菜芼之所以取其潔且順也

鍾鼓樂之

樂之用其德也鍾鼓堂下之樂也言君子既友淑女則尽其德而樂之明彰婦順以化其下內和家理外和國治如鍾鼓之在庭元音宣暢以遠聞也 御案 按房中之樂無鍾鼓而此曰鍾鼓樂者三月廟見則舉禘祭以致之樂用備樂故言鍾鼓鍾始調理猶修齊之爲治平始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猶婦道之無成而內外之和理所由自也樂而以此則發舒暢遂上下相和而神人胥悅矣故曰樂焉樂則友之之效也彼興賢者友以琴瑟造成德者樂以鼓鍾而得淑女者同之信乎樂而不淫也此化以宮闈達于朝廟有以奉神明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此齊家以治國而天下可平也餘見上

鍾 有特鐘鎛及十二辰鍾皆是以起十二律用何律則用何鍾故曰始條理編鍾則十六枚同一懸黃帝命伶倫造或曰岐伯或夏用足殷用楹周用懸大者曰建鼓曰鼓小者曰應曰無 鼓 曰鞞曰朄曰鼛皆與大鼓相應以節音樂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名喈喈

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志女功之事謬也既曰在父母家則後云歸寧者歸寧于何處何人也朱傳謂既嫁而勤婦功云云謂其所自作是矣覃長施延萋萋盛也黃鳥鸝也黃鸝夏鳴采葛之候也后妃在宮中聞黃鳥而思采葛言彼谷中之葛想萋萋而盛矣此灌木之黃鳥已喈喈而鳴矣蓋勤于職不敢暇逸故聞聲而儆心欲及時以趨事也 御纂文 按葛卽鹿藿有家野此是家葛又取治之可作布施蔓延迤邐也中谷谿水所莾處此物宜下濕地故其盛多蔓延于幽深不到之中谷也萋本草盛之名又相錯貌葛原草本葉多尖肖草故其盛以茂草之相錯考況之黃鳥倉庚卽鸎也春分出蟄三四月間鳴聲圓滑于往也集聚也木叢生曰灌黃鳥本在葛見采葛者來而往飛聚于灌木也喈喈協也叶也非狀其聲謂其同聲相應也卽此見爲仲春采葛之月賦采葛而先言景正見勤婦功者不以爲勞而安于服習故觸景皆閒情雅致也云爾

葛 處處有之春生苗引藤長一二丈葉頗似楸葉三尖以藤本故易蔓延生下濕地 黃鳥 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鳴聲如轉甚和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他處多曰倉庚是知其名之辭此曰黃鳥是見其色不知其名者也婦人不知戶外事見其平時不游情玩物故其稱如此飛而曰于以避人故往而不來葛蔓延故鳥亦散處見人而于飛則羣聚

于灌木矣灌木叢生采葛人所不至且灌則枝幹交格可以避人故集必于是且叢灌多在下濕地的是中谷之木也餘見上

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莫密也刈割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后妃至谷中見葛已成于是割之煮之治爲絺綌而服之不厭焉朱子曰親執其勞而知其爲不易是也凡人躬稼穡則不敢厭疏食身紡績則不敢厭布衣故王親耕后親蠶眞知農夫工女之艱難而後深撙節愛養之至意也御纂文按莫莫惟見葛葉而無一他雜猶唐人謂碧無情也故曰莫焉刈之并莖取之濩專煮其皮熟之爲之者績而織之也服則絺衣綌裳巾則上絺下綌别精粗爲尊卑也服之無斁古人無㡤殺止有葛爲夏服且非祭服不用絲又于何而言厭斁以下章曷澣曷否合之知無斁謂不厭其故而必見其敝以其成之艱而不忍棄與易之此亦婦之恆德也

是刈是濩

葛之用在皮然必連莖刈之者其本纏繞糾結不斷之不能取也刈之而後取其皮削去其表用其白不言者該于刈也藤本柔故可婦人刈濩者入于鑊而以水熟之始柔韌而乾不裂也然後析爲縷而績之非一濩之而卽成者而此止言是濩濩後之事該于下之爲字矣周禮有掌葛供采葛者山農而此后妃親之者不廢婦職猶躬桑之禮云也餘見上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師氏女師言告師氏后妃告女師也言告言歸使女師告文王也又朱子曰已長而敬不弛于師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也至于事皆稟命無敢自專閨門之內師保通言此窈窕有別之實錄

御纂文按古者女子生擇其有德言功容而以無子出者爲之師內則所謂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曰慈曰保男子就外傳則離之女子雖嫁後亦相從以教也禮所稱姆卽是已有言必告之師者不妄與人言也言告告君告言告歸之言也古者農事畢而士宰處婦功成而女歸安禮也師稱氏别于男子之師也他處皆稱姆此曰師氏意惟后妃之貴師保傅皆備餘則止以傅母從者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治世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審官布羣賢于庶位則民可養矣躋大賢于顯秩則官可審矣此古今之通義而文王與紂之時尤甚云云卷耳苓耳也卷耳可以佐食比賢人可以養民也采而不盈比賢人難得也我后妃自謂也懷人謂文王周行猶言王路左傳云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紂囚文王于羑里后妃思之言賢才甚少求之難得如我所懷之人當寘之在列使得馳驅王路不可拘幽之也御纂文按爾雅苓耳今蒼耳也如鼠耳叢生若盤卷耳者由其似耳而卷然以形名也可煮爲茹令人省睡且中麴糵之用比賢人能使主德之淸明而能調和燮理爲國家醞釀太和也采采不一其采也筐竹器頃筐集傳訓欹其實謂淺筐耳淺筐易盈乃采之又采而不盈喻賢之難得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忽及于求賢者古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禮意羑里之日文王所舉賢才棄寘可知故文王事紂數十年止用一膠鬲餘可知矣所由有置周行之念歟所懷之人而寘周行則天下之賢皆寘周行矣云也朝之有甞會之行表所謂周行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序曰后妃逮下也不妒而使其可樂衆妾樂之而歸美君子關雎之化深矣木下曲曰樛葛藟葛屬纍繫也樛木下曲而葛藟繫之以比后妃逮下而衆妾附之也 御纂文 按南鄭箋謂南土荆揚之屬非是南嚮明之位君所向也故曰君者托之樛木況其高上而肯下庇也葛藟藤類葉似葛卽千歲藟故詩人以其易大且久而取爲下文福履之比也纍陸氏德明曰纏繞蓋屈曲重疊而繫附之也以木之能樛而下庇故葛藟能有所攀附而緣延以上纍也此雖比下之福履而后妃之能下庇衆妾與衆之得所依附以托庇焉意該于此矣樛木比后妃而曰南有卽幷文王在是矣故下但言君子而后妃亦該于此蓋婦道無成同體于君子故也

葛藟藤本生如葡萄蔓延木上汁白其子亦冬止凋葉枝莖不枯大者盤薄且最易長故名千歲藟也

福履綏之

履祿綏安也 御纂文 按福者百順之名備之義也卽書之五福履者躡就之意謂祿之受于天者隨所行而輻輳者云爾綏謂自與相安若固有也非有受之而難承當之而不勝者在蓋惟其所當得以德足以集截而固護之故云爾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

縈繞也衆妾之愛戴后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 御纂文 按纍言其自下而延上縈言其自上而垂下縈謂迴轉遍體而無不到也

餘見上

福履成之

成全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凡所將者皆底于成綏之保之將之佐之成之則命之而申之矣逮下之德□深故頌祝之辭遞進也 御纂文 按成集傳訓就言全備而周固也成亦訓遂言究極而終竟也已然者綏而安之未然者將而致之合而言之可大者與爲周備可久者與爲究竟曰成也餘見上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序曰后妃子孫之衆多云云螽斯子孫盛也凡家道之成始于夫婦中于父子終于兄弟是故關雎夫刑妻也樛木妻容妾也螽斯妾宜子也云云螽斯蝗屬喜羣飛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也振振壯也后妃不妒而多男故詩人以螽斯比之言其羣飛而詵詵以和宜其子孫振振而壯也此理之自然故曰宜也 御纂文 按螽斯阜螽一類凡在草上曰草螽在土中者曰土螽似草螽而大者曰螽斯陳氏器謂與蚓同穴爲雌雄非也但冬入土穴與蚓同蟄耳其以羽言者蓋以其少則羽短壯則羽長老則羽敗故美在羽且其內有異色者二以別于他蟲類飛時始見故舉羽言之詵詵之爲和集見陳書周宏正傳蓋于其析析聲而衆聲相和如致言于人者然曰詵詵振振猶言發動興起意易註亦訓振爲濟然則振亦濟濟之義蓋羣妾卽正妻之羽翼也妻不妒則羣妾皆得舒揚暢適故以羽之詵詵言妻不妒則羣妾皆化于不妒而于其子則皆交孚互愛無分彼此皆得濟濟壯盛于目前故以振振以不妒之德之所致而非有幸至者存準之于德之報爲宜也天子諸侯惟以嫡長爲子傳正統后妃則羣子庶子皆得子之無彼此也故概之曰爾子孫云

螽斯蝗類大小不一皆長角修股喜跳有青黑斑可數五月動股作聲六月振羽至冬入土穴中故從冬而名螽其羽析析然故曰螽斯亦曰斯螽陳氏謂得而佩之令夫婦相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貌妻不妒而妾媵和則衆羣處而進御均所生之子必多矣 御纂文 按薨薨猶言轟轟然大飛聲亦取其音以齊風蟲飛薨薨証之乃日出時羣飛之聲也乃羣妾早朝于后妃所之比意耳內則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妾朝后夫人問安侯膳正其時也時諸子孫畢集繩繩毛傳訓戒愼意謂其皆率教耳然詩意實謂其接續而至自長及幼相繼如貫而進也故曰繩繩餘見上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讓也羣飛而相下如人之揖讓也蟄蟄聚也雍睦而聚處如蟲之盤蟄也妻妾欲其和尤欲其讓和而不讓則狎而起爭故必以讓節和之流斯妻妾常保其羣處而子孫皆盤聚而不散矣

御纂文 按惟讓故能和上之逮下皆讓之由羣妾化之則皆讓矣又揖亦與輯通乃斂翼貌動則薨薨靜則揖揖求后妃之所時見爲薨在后妃之所時見爲揖蓋皆正襟斂衽而遜讓也蟄退藏靜處之謂蓋妾之朝于后妃也即御事于其所而羣子之朝于嫡毋也事畢而退正業居學各從其事矣故曰蟄焉故行進而言繩繩退止而言蟄蟄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序曰后妃之所致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蓋此乃化行于國也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治國之道無他使國人皆齊其家而已欲一國之人皆能齊家必一國之女皆能宜室云云夭夭少好貌婦人謂嫁曰歸宜者和順之至彼此相得而安也室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后妃之化自家及于國由男而及于女國中之女皆有和順之德故詩人見其于歸而歎美之也宜其室家者宜其室以及于家也 御纂文 按夭夭固少好貌亦見其色之愉也方春氣融和故其融和之見于時物者如此灼灼明艷奪目如火之照眼也初但驚其灼灼即之而始見爲其華故先言灼灼後言其華所以興其年貌也之子猶是子于往也婦人以夫爲家故以嫁爲歸宜者合和之義謂各當其理之所可各適其情之所安也室家自室而家女正位乎內曰室男正位乎外曰家謂由巳室中之人而宜及其夫之黨也又婚時毛傳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行鄭箋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興于桃正二月時也然序所謂婚姻以時則指昏年爾

桃 李氏時珍云桃性早華易植而子繁故字從木從兆十億曰兆言多子也又曰桃類甚多有紅紫白千葉二色之殊有以實之色名者有以形名者有以早晚之時名者各十餘種此則二月始華之常桃也又蘇頌曰汴東陝西者尤大而美周說正陝西地也

有蕡其實

蕡實盛也 御纂文 按以桃興者桃華艷而子繁且早實也蕡麻子之名有蕡如今所云客麻也桃實初生尙細而客如麻子桃形尙未具也亦驟見時但驚其如麻即之而始辨爲其桃之實耳故先言有蕡而後言其實與下文先言葉而後言蓁蓁者異也言其實與其將來之多男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序曰后妃之化也云云兔罝人材衆多也君敬德于上則民敬事于下文王穆穆而兔罝之野人能肅肅敬之謂也仕與學無二理文與武非兩途敬身克勤小物即敬官能辨大事草野之夫皆朝宁之位也無事而莊以涖衆即臨事而懼以成謀六官之長皆六軍之將也故觀兔罝之肅而干城好仇腹心皆可預卜矣肅肅整

飭貌罝罟也結繩爲罟易于𢿰亂而肅肅整飭執事有敬也丁丁椓杙聲用力有節也赳赳武貌干城所以扞衞也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野人兔罝皆能整飭故美之以爲雖赳赳之武夫而敬而有節則勇而不亂可以折衝禦侮而爲公侯之扞衞矣 御纂文 按罝說文猶遮也卽兔網椓抇也擊㧻于地中張罝其上椓之使堅肅肅嚴整丁丁椓之聲也赳說文云輕勁有才力者則赳赳爲輕勁才力之貌武夫嫺于武事之人也古人卽田獵以習武備故卽罝兔而知其嫺于武事也武夫也而公侯之貴乃以之爲干城則其賢且才也可知干以扞一身城以衞百姓止則以城衞之行則以干衞之干蔽一面城周四方干用一時城備萬年其用大矣而罝兔之野人尙足當之而爲公侯所以也安得以赳赳也而以武夫目之乎等而上之益無論矣墨子云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網之

中則知當時罝兔中實出人才之証也周書王會曰中臺之外其右泰士惠氏云泰理官皇門解皇本閎也乃路門師保氏所在然則顚泰官天閎官皆文治之大賢非武夫職也而亦皆出于兔罝則其時賢才之盛也可知干扞也大曰櫓小通曰盾城盛也內曰城外曰郭亦曰郛言賢才之衞民禦侮其用如此非眞用爲守城持干也

公侯干城

左成公十一年郤子對子反曰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燕享之禮訓恭儉以行禮示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意以爲諸侯以禮相與守在四鄰雖有赳赳之武夫可以禦侮而公侯自爲干城不藉武夫之用又若謂赳赳之武夫公侯止用以干城而不需用以戰也云爾其干城則謂扞衞其城而不作干盾之解以周人而言周詩當必有據或亦可備一別解與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九逵之衞曰逵中逵衞會之所也仇匹也兔罝而施于中逵則敬以集事提其樞要而物不得遁故可與共圖國政而爲公侯之善匹也 御纂文 按仇合也匡衡引詩仇作逑知與逑通乃往求意中逵必謂野壙九逵之交道若城中之衞安得有兔而張罝也仇謂君臣好逑言當爲公侯所聘禮而與爲上下之交也云爾蓋君臣亦各有配合非其人則德不配而志不合也故亦言好仇云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邃密之所也兔罝而施于中林則是敬以揆幾智深勇沈而人不知故可以出謀而爲公侯之腹心也 御纂文 按中逵此雖羣

趨衆集之地物莫能遁而目所共覩尙有不能羅致者至于中林則翳薈蒙密幾于伏械藏機矣網羅賢者而至此其有遺逸者乎腹心則神孚誠格并其不形于顏色不出于話言者而共寄托之矣好仇言求賢之始事腹心言任賢之終事也以民所恃爲干城者而皆公侯之腹心是仍以公侯之腹心干城其民矣非極賢才之用曷克至是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序曰后妃之化家室和平樂于有子云云蓋其室家和平也觀其婦人閒而無事比鄰偶而無猜多寡隨其所得作止任其自然所謂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桃夭之女子能宜猶有和之心也此則忘其和矣無心而相與矣兔罝之野人能肅猶有敬之迹也而此則忘其敬矣無事而天遊矣治至于無事化至于無心此曠古所

希有而無奇也仍本于人君之敬而已云云芣苢車前也宜子故婦人采之朱子曰化行俗美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也黄佐曰門庭之內幸無係累機杼之外倘有餘閒是也采之始求之薄言者聊試爲之無成見也有之始得之薄言有者偶然遇之無喜心也掇拾其穗也薄言掇相與拾之而不爭也捋取其子也薄言捋徐而取之而不競也袺貯于衽也薄言袺者掬不能容姑貯于衽非含得也襭扱于帶也薄言襭者將欲携歸故扱于帶非矜持也御纂文按車前中藥用瀉濕療難產蓋催生藥也桑麻機杼之餘閒聊備藥物爲不時之需爾此服事也采采采而不一也是不一其人之辭采擇而取之也有者采而已得也此泛槪言之也掇拾其穗也于其振動零落者而拾取之捋者以指歷取之盈即其穗而歷取其子棄其枯莖也曰掇曰捋承首章采之而言也袺

以衣貯之而以一手執其衽襭則所采之手又滿因扱其所執之衽于帶間而以所得并入之蓋采已而欲歸故也曰袺曰襭承首章得之而言止曰掇捋者采取其子不用其材故無事剪刈也止曰袺襭者其子瑣細易于漏落故不用筐筥也薄乃聊且將畧若今謂不關緊要者云爾薄言云者衆謂采之則姑往焉亦因言及之而聊則與偕行者也

芣苢一名馬舄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細青色微赤結子如葶藶赤黑色五月採苗八月採實此則言採實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序曰漢廣德化所及也后妃修德文王好德其下化之自近及遠故江漢之間民風丕變出游之女皆能修德云云竦直無枝曰喬思語辭也木喬則寡陰而不可休矣女貞則無欲而不可求矣此御纂文按木凡小枝上竦者亦曰喬木高而枝復上竦無俯就之垂凡南方本溽暑之方向明之地則需于休息者情也而木喬則不可休矣蓋與其不與人以可近也漢發源于嶓冢名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大別南入江游女固不自今始有也而今所有之游女非復前此之可求矣蓋其意致高尚品量卓絶如喬木之不與人以可近無可攀躋無可絲繫故也此求謂非禮之求如休者之欲爲藏形匿影然高堂廣厦成室家矣固可休也喬木雖高固未成乎室家者而欲托以休焉則不可如女之未成爲室家而欲以可休者求之則非禮矣故托喬木爲游女之起興也前此荒菁客驟無木不可休今則光天化日之栽培而皆成喬木矣前此風卑俗陋無女不可求今則聖君賢后之感格雖游女亦皆貞潔矣云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江永極形之也貞則神遠如漢之廣無徑可緣也貞則守純如江之永無閒可乘也御纂文按江發源于岷山合流于漢而東入海廣濶也永長也泳水底潛行方水上爲泭筏木曰簰竹曰筏小曰泭凡並合用之曰方此詠歎不可求之意也漢水分支多南至宕渠潛渝北至兩當濶至七百餘里故言廣江自大別漢水所入後而東南至彭蠡百里北有巴刑希滁等水所入不過三百里餘則單支東入海耳故言永不可泳方托言無路可求爾已此本從漢而及江者謂漢不可泳即盡此漢水而至漢所入之江亦復無從得求之之路云泳則可以于狹而不可試于濶水方則可徑渡而不可行于長至故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翹翹高也錯節也楚荆屬薪錯不可伐言刈其楚而已 御纂文 按楚羅氏曰楚地所出其一名荆有數種荆木可作杖葉香牡荆供藥物白荆可爲屐紫荆可爲牀楚有用之材也錯亦雜意錯薪雜柴也而翹翹高出比尋常女子之白姣楚材木也比貞女之難求言翹翹然易得者皆錯薪之凡材耳而求材者必期於楚之是刈焉謂目前非無可得而欲致者之屬意則于貞女偏于貞女則不可得也云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蔞蒿也蒿又小于楚矣駒又小于馬矣女貞不可求言秣其駒而已矣 御纂文 按蔞蔞蒿爾雅翼云古今以爲珍菜王逸云香菜也夫自喬木求休以高不可得降而求之荆又以其材不可得復降而求其蔞則以其馨香柔潔之似德也故雖有翹者之錯薪而所

欲刈者又在是今貞女既不可求矣計其于歸將思秣馬以迎之而并不能將秣駒焉待駒長而後迎而尚不知得否耳蓋惟悅之專目前不得則寧有待而猶恐其終不可求云爾駒小馬周禮曰攻駒禮月令曰縶騰駒是小馬之拘而不可放者秣此以待迎久俟之意也

蔞一名蔏蔞似艾色白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莖正白生食香美而脆其葉可烝爲茹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序曰道化行也云云遵循也汝水名墳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饑意調一作輖重也朱子曰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御纂文 按汝水在西者出大盂山經汝州而東南東南者出魯山而會于襄城東再南者出蕊邱山經汝寧而東會于新蔡再東合汝水枝津而東南入淮之汝口墳大防李氏巡謂崖岸狀如墳墓又曰汝旁肥美之地歐陽氏修曰大夫之妻出見伐薪者爲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其勤勞亦可知程子曰君子從役于外婦人爲樵薪之事然大夫之妻何至親樵意望君子不見以樹木之障蔽故欲伐去以舒望眼然古列樹以表道不可伐也故但伐去其條枚爾詩人常有此思也非眞自爲樵亦不止見樵薪者而始念君子之勞役也惄說文訓憂箋訓思爾雅疏恚而不得之思也調王氏安石云饑而又饑實乃朝之轉音蓋饑惟朝最難忍由不宿食故也言此以爲思見君子之情迫不可忍云爾

魴魚赬尾

魴魚名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御纂文 按陸氏璣云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考其形身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縮頭穹脊博腹青白

色埤雅云其廣方其厚褊故有二名孔氏穎達曰魴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其證也鄭氏元云魚肥則尾赤者蓋別有一種名火燒鯿非魴也夫魴本恬美而少力者如君子之但宜坐論而不勝奔走者也今勞而至尾赬則有莫顧其後之意魚喜則尾掉怒則尾潑故驗在尾赬爲勞者鯉尾本赤魴尾本白故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序曰關雎之應也天地之道元而已矣元者仁也蓋元仁發台故子孫莫不仁厚而瑞應至矣又言子孫宗族之皆麟者抑以見物瑞不如人瑞欲人君勉爲仁厚之實而勿徒侈言符應則頌也而諷規寓焉矣麟瑞獸也王者至仁則麟出趾足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之貌朱子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

仁厚故其子亦仁厚而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定額也麟額不以抵物公姓公孫也公孫皆麟者公子能以仁厚教其子也麟一角角端有肉不以觸也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族故曰公族公族皆麟者公孫能以仁厚世其家也趾骨在下一身之本故以興子定在趾之巔近于末矣故以興公孫角又在其外故以興公族御纂文按趾址也立足之始如基址然故曰趾麟蹄象馬蹄馬蹄或馳或驟豈顧生蟲生草也者此猶似馬蹄之趾也而生在麟則德即見于趾振振興起之貌以諸公子高舉遠到之卓卓也而行止如是之厚重焉即麟趾而念及公子之德也此即人中之麟也云定額即定也凡在上之耳目口鼻皆動而惟額則有定故曰顛麟定似狠猳狼則爲貪爲戾豈有定而不抵者此猶似狠定也而生在麟則德即

見于定以諸公姓奇顔異表之彰彰也乃如是之齊和焉故因麟定而念及于公姓也角觸也以觸而始有角名麟角似麃麋之角也麃麋之角以鬬以衛豈有角而不觸者此猶似麃麋之角而生在麟則德即見于角以諸公族之岐嶷挺特之英英也而乃如是之柔順焉故因麟角而念及于公族也于麟則自趾而定而角由下而上以卑見尊之辭也于公則由子而姓而族從近推遠之辭也古者有德則錫姓如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賜姓者十四人公族則命氏而別族者也

麟 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北曰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赤目五色腹下黃色高丈二尺圓蹄一角角端有肉示武而不用音中宮呂含仁懷義行中規矩遊必擇地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春秋保乾圖曰麒麟五蹄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汲冢書王會解曰規規以麟是周成王時有以入貢者矣

國風 召南

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序曰夫人之德實則重大婚也關雎之化行于南國女能修德男知好德故夫人專靜純一而國君備物盛禮以迎之云云鳩性拙每居鵲之成巢如男有室而女居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能謹夫婦之禮故大昏成而詩人美之以鳩起興取其拙而安也御迎也百兩御之君親迎也御纂文按鵲善爲巢冬至架之春乃成是冰泮之昏時也其巢知避風避鷙鳥而又堅固巢之最善者也鳩謂鳲鳩牝牡飛鳴以翼相拂啼鳴相呼不相集且善將子其于夫婦能專一而不淫于毋子能均平而不偏故爲婦德之比其性拙所謂婦人以無才爲德也惟不善爲巢多居樹穴得鵲巢而居之此最難得之遇也故爲賢婦得所歸之與序所謂國君積行累

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居而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是也鵲有美巢未必即得如鳩者居之鳩雖德而拙于巢又安保坐享成功皆得如鵲巢者而居之也而今則誠得其所矣云爾車言兩以一車兩輪也百兩歐陽氏修謂亦極盛之言未必若是之多考左子產謂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諸侯喪幣且然況迎夫人之嘉禮乎韓奕之詩可証也但左言百兩載幣至親迎則幣已早薦安用是爲不知侯伯禮有虎賁三百人平時火車先後衛軍旅會同靡不畢從此大昏嘉禮無用執兵而趨而儀衛則不可缺故皆乘而從之一車三人故百兩數新迎有三周車輪之禮依從御而言御音迓也有朝覲會同之便則自迎于女氏否則上卿逆之至節乃親迎其百兩之盛禮同

鵲 說文作舄象形亦省聲也大如鴉長尾尖嘴黑爪綠背白腹尾翮黑白駁雜吾巢向天乙背太歲太乙所建知陰陽向背

風水高下有隱巢木凡鳩爾雅謂之鵲一似鶻而長尾仲春
木取不墜地故必傳枝之時鷙喙尙柔不能捕鳥瞪目忍
饑如痴而化故曰鳲鳩其
德均平專一故取興焉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盈之娣姪衆也御纂文按諸侯一娶九女皆同姓故云盈又亦祝將來多男之意也餘同上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序曰夫人不失職也夫夫人與君共爲祉稷宗廟主是以承祭爲職也祭主于敬沼沚采蘩敬其物也云云蘩白蒿也生于初春可以爲葅于沼于沚者沼沚之旁蘩先生且就潔也朱子曰此猶周南之葛覃也御纂文按祭物用蘩者所謂春用禴禴者瀹也蔬茹可瀹而祭此類是也齊盛君親耕牲體君親殺婦人之職供菹醢此其供葅者也必親采者猶之親耕親殺也蘩以辛香而美爲葅之首猶食之尙稷也必于沼沚者蘩本濕生陸生者曰艾蒿辛熏不美水生曰由胡則味美而香故也池之圓者曰沼于謂往沼之旁小洲曰渚小渚曰沚于沼于沚者往沚之中此取近水非水草如荇藻比也又詩說云夫人親蠶之詩以後文被之僮僮証之義亦合葢蠶事則被若祭服當用副禕故也蘩乃蠶初生時所飼者豳風云采蘩祁祁可證矣蘩雖有三種食尙水蒿然非蠶不食水蒿也于沼于沚所謂公桑蠶室近川爲之故有沼沚也時桑未長蠶初出卵故宜以蘩飼之

蘩本草曰蓬蒿似靑蒿而葉粗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頗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謂皤蒿也不知蘩有二種曰白蒿者陸草也但可飼蠶一曰蘿蒿水草也可以爲葅此于沼沚乃蘩蒿卽由胡也又曰蔞蒿以其易蘩衍故名曰蘩味辛氣香形如細艾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事祭也冠以公侯者夫人助公侯以承祭無敢自專也御纂文按以物薄而疑其無大用也何必夫人自采之而敬謹如是故云云然公侯之事者謂有國者之禮事禮事備物而特以蘩見稱者犧牲則六官薦齊盛六宮奉而葅醢之豆必夫人親之而葅又先于醢故也意蘩以香潔升薦或是尙明水元酒時所用故重之歟曰公侯之事見非釋菜奠薦爲上下用之事比不曰夫人之事者婦道無成夫人亦助公侯焉耳故專主之于公侯以蠶事解則祭服亦公侯禮事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中則益嚴矣御纂文按宮對澗中言澗中其地微矣而必敬謹者所采之地輕而所用之地重也廟而言宮者五廟皆同都宮也公侯之都宮何如鄭重而敢不敬謹歟以蠶事解則尤宮中職也桑宮仍有三尺則公桑蠶室亦稱宮但古八宮亦上下居室之通稱故以公侯別之餘同上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髲髢所謂次也夫人祭服副此言被者非祭時也夙夜在公謂先祭視饎爨薄言旋歸謂既祭歸燕寢故服次也僮僮竦直貌祁祁安安貌未知其人視其被之僮僮其人竦直可知也是未祭而敬先積也被之祁祁其人安安可知也是既祭而敬猶留也則當祭之時敬可想矣御纂文按周禮追師注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又云諸侯夫人于其國服與后同此日被故知先祭時而未易祭服及祭畢歸燕寢之服箋所云祭畢釋祭服而去也僮說文未冠者之稱而以此言被謂被之外無他物從從扈扈如童女之總角然是燕寢之服也夙夜徐氏常吉曰非自夙至夜

乃夜之夙也昧晦未分爲夜天光向晨爲夙是矣蓋祭則質明君與夫人始入廟故也祁舒遲大雅祁祁如雲注云徐靚合之乃安重之貌若從蠶事解則被配鞠衣王后以編降王后一等比于天子命婦正桑服也宮蠶室也自始蠶卽躬親之故云夙夜旋歸告成于君也僮僮祁祁敬于始而愼于終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序曰大夫妻以禮自防也云云喓喓鳴聲草蟲蝗屬趯趯躍貌阜螽蠜也謂蟲鳴螽躍時已秋矣御纂文　按陸氏佃曰草蟲今謂之蚱蜢亦飛亦跳飛不能遠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云云喓喓古音近嗈嗈故爲草蟲鳴聲也趯卽跳之轉音耳以蟲鳴秋草蟲至秋而羽翼成故鳴亦以翅鳴故也草蟲鳴而阜螽趯感于同氣之相求詩人喻已于君子有同氣之感動也陸農師謂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異種異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據時雖不必爲嘉禮之喻然阜螽之求負于草蟲而不相離如妻之依倚于夫而聲應氣求也故取爲喻云

草蟲郭璞云常羊也陸疏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杜左注以爲蜚負盤陸佃以爲蚯蚓惟名物疏云以似蝗者近之蓋今皆呼爲蚱蜢也以蚓言者更謬已　阜螽約與草蟲相類早出有黃黑斑而肩有刺多在阜上至冬則蟄故從冬而名螽斯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蕨菜名暮春生秋相思而春猶未至云云御纂文　按南嚮明山高峻有高明之象焉且陟山之高以望遠也陟必南山南爲王者所面君子勞于王事故望之于南抑以行役于南國故耶蕨爾雅云虌也二三月生芽卷曲狀如兒拳長則展如鳳尾高三四尺莖嫩時采以灰湯煮去涎晒乾作蔬甘滑其根澄粉可以療饑陟南山而采蕨自悞以爲愁饑噎塞者然而思以蕨療之故也抑知其非饑與噎也歟云爾

言采其薇

薇似蕨而差大初夏生御纂文　按采蕨時望之不至至于見薇而思采則又自春而夏矣薇蔓生莖氣味皆如豌豆其藿作蔬入羹皆宜考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傍葉似萍者薇也陟山所采則是山菜矣所謂大如蕨者是非垂水之謂更非白薇矣薇亦療饑而調中利腸采者亦疑已有澀悶糾結之疾而思以薇已之亦抑知其亦非也云爾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云云集傳本之此蓋理陰教也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敎助祭也禮成而奠教主祭也云云蘋藻皆水草濱涯也行潦道旁之水采蘋采藻祭有常品也于澗于潦采有常處也御纂文　按女子將嫁而敎敎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蘋取其順潔藻取其文理也鄭氏謂蘋之言賓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尙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兩山之間之流水者曰澗濱浦也行道道旁積水卽洿池之成于自然者也必于澗濱行潦者于澗旁取其長流之易清于潦取其常止之自然也以進于王宮而羞于鬼神故貴求得其至潔而本于天生之所者爾必親采義同采蘩

蘋諸說不一李氏時珍云四葉菜也葉浮水而根連水底其莖細于蓴荇葉大于指頂面青背紫有細紋四葉合成中折十字夏秋開小白花故稱白蘋其葉攢簇如萍故爾雅謂萍大者爲蘋也　藻有二種水藻葉二三寸兩兩對生卽馬藻也聚藻葉細如絲及魚腮狀節節連卽水蘊也爾雅所謂若牛藻者葉細蓬茸如絲可愛一節長數寸長者二三十節卽蘊二者皆可食馬藻爲勝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盛貯也方曰筐圓曰筥御纂文 按筐三禮圖云大筐以竹受五斛
小筐以竹受五升說文云筥筲也禮書筥半斛于文筐正而筥圓
之則筐方而筥圓矣夫筐從匡筥從呂匡正也呂侶也是筐正物
而筥同筐之義既采而必盛于筐筥不敢褻也筐與筥不苟同黃
氏佐曰別類序也蓋圓屬陽方屬陰蘋浮藻沉浮者陽宜于筥沉
者陰宜于筐必于竹器者以水物取其瀝水也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御纂文 按釋文云錡三足釜也爾雅
四區為釜毛傳止云無足為釜箋謂烹蘋藻者于魚湆之中是鉶
羹之芼考檜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是烹魚于釜也故釜大而
蘋藻易熟別于錡烹之不同器故上曰湘下曰及也蓋湘從相相

治也助也又兩交和之名烹已入鉶實魚而以蘋藻冒其上故曰
芼取其兩味相和也故以相從水而曰湘古人鼎物皆別烹于鑊
釜大而錡小先錡而及釜本蘋藻而為言故也蘋藻別烹者以芼
羹之有餘乃淹為菹若同魚釜烹之則難供別用矣盛而湘皆親
其事錡釜皆親其辨敬之至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牖下奧也御纂文 按此雖教成之祭實奠
禮也例之士子之教必釋奠于先聖先師但士釋奠于教之始奠
也女釋奠于教之成親親也廟之室大祖東嚮昭穆南北嚮牖
隔室堂穿壁以木為交窗所以見日于室言之當東南于堂言之
則正中也戶在東進則為北堂由以入室不與牖並大祖自在西
然東嚮不對屋漏順祭品而下列至鉶鼎則當牖矣故曰牖下生

人之室中間四故南牖下曰窔而西南曰奧宗廟之室不四分故
太祖不面屋漏而東嚮當牖列昭穆昭穆之間陳祭物非即牖下
為奧奧蓋取明于屋漏不于牖矣奧在西南隅又何有牖乎然太
祖雖不面屋而所居之地則奧奠牖下主在奧也鄭氏祭于戶外
之說非是又此非宗子之女也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言宗室
之有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尸主齊敬也季少也昏義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
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此詩季女主祭湘蘋藻而奠
于宗室其為教成之祭無疑也朱子曰少而能敬化之所從來者
遠矣御纂文 按尸主也非為尸也謂誰主其祭則即主以受教之
人必曰季女非必伯仲叔季也止謂少耳古以男長女少為順也

以季女斯饑例之則知為少女之概稱矣禮相助奠學助祭也此
則學主祭矣家則與君子共為宗廟主故此時即使自主也齊謂
即散齊致齊將祭前十日先齊此設為問答而指謂令主祭者即
前十日所齊戒之季女云爾又序謂大夫妻而毛傳為教成之祭
案取毛傳御本言大夫妻而推本于教成之祭也亦可又古嫡長女
嫁有娣姪知仲叔多為從嫁矣而此曰季者固止言少然從嫁姪
娣皆庶產若嫡女則固無不特嫁者不然焉有姨及私之稱謂乎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序曰美召伯也云云召伯之教明于南國其民愛而思之思其人
而不得見見其樹如見其人焉故保護之無已也蔽芾盛也甘棠
杜梨翦去也伐拔其幹也伯方伯茇草舍也朱子曰召伯循行南
國云云御纂文 按蔽芾光芾垂蔭蓋蔽則蔽風日于上而芾則四

出而蔭蔽也翦謂除枝葉也茇周禮茇舍注草止也謂草中止舍非作舍也鄭氏元謂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百姓止舍小棠之下云云孔氏穎達曰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決訟于甘棠之下云云但此後既皆文王時詩則此亦疑文王時也天子五年巡守方伯三年巡國諸侯每年巡邑文王為方伯當巡國或使召伯循行然召伯之德于民大矣未必止是決訟更未必定是男女之訟也十里有廬二十里有路室五十里有候館前此何獨不然甘棠之茇亦偶以王事馳驅而暫止于此焉耳草止者刈草而幕止其下也夫可茇其下其棠亦不小矣毛傳以蔽芾為小非是見召伯所茇如見召伯焉重其迹也而寄其愛敬于棠同之于父之書母之杯圈焉沒世不忘如是乎不翦不伐其培護不待言矣古列樹表道然恐為桑麻禾黍礙也故過甚必翦材老有中則亦伐之而此則不忍去云

甘棠白棠也樹似梨而小葉似蒼朮亦有圓及三叉者葉邊皆有鋸齒色慘白子多酸美而滑若赤棠則子澀而酢矣赤棠名杜

召伯所茇

茇止其下雖藉棠為蔭然自有舍于其下非露處于棠下也韓詩外傳曰昔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伯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云云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據此則知其仍有廬矣故曰茇也九域志召伯甘棠在陝州府署西南隅說苑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召伯主陝以西故其所茇在陝州時民于其所茇如入宗廟也可知文王之時召公未為諸侯伯也曰召伯乃後日之追稱耳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敗殘其枝也憩休息也憩則暫于茇矣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此御纂文按敗非翦伐也暴棄而損壞之但不培護而任其零落枯老之謂憩勞而暫息非有事于此也易林云枝葉茂盛召伯游暑是或時避炎熇于其下故云憩也餘同上

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拜屈其條也說與稅同停車也稅則又暫于憩矣勿拜非特勿敗而已御纂文按拜屈而下之詩詁云垂下其枝如人之拜禮記云拜服也疏曰順服據此則拜非敗之也欲其采取果實之便而鈎繫之使下屈以相就畢則仍任其伸也者故曰拜亦暫屈體之謂而尚不忍也稅則止車而已則無論茇與憩矣茇憩之初亦必先說而此則止謂稅車耳言一說之所且不可拜況曾茇憩其下者云餘見前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序曰大夫節儉正直也裘儆不易節儉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君子是以知周之隆也云云羔裘大夫之朝服紽兩皮相接之處素絲為組以英之三英高起故曰紽也委蛇自得之貌御纂文按羔小羊也老羊所謂大羊之裘不文飾者矣皮謂裘也朝服緇用黑羔紽錢氏文子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因以為飾胡氏一桂云縫之突兀謂之紽夫大夫羔裘以朝但以豹飾別于君五紽者中一兩肩各二而三兩袖間又各二而五也然朝服裘上有裼衣又有上服焉有露裘以朝而見其紽之五也者此退食時去上服而易元端以食方去上服而元端未易故見其五紽云也夫裘果毛深茂密則紽見亦不顯今五紽顯然則裘之儆可知退食而自公朝來公事已畢也其暇食而勤于公

矣委蛇毛傳云行可從跡之謂呂氏祖謙謂從容自得蓋無心自任曰委柔屈曰蛇韓氏嬰所謂柔屈之行也退朝而食于家時見其舒泰之如此無一毫營私務家之繫戀矣故卜其在朝之正直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革毛𢿱而革見也緎界也緎𢿱而界見也覆言自公退食者意在于退食也退食而委蛇家無事也節儉則不殖貨正直則不營私故家無事也 御纂文 按鄒氏長儒曰五絲為紽倍紽為升倍升為緎不如錢氏文子有界緎之說為合蓋兩皮相界處皮而見革則紽見緎矣前言是見其自公退後之委蛇或因閑暇而然倘在公公事倥傯未必能然今早見其委蛇于在公而後見其自公而退也則其委蛇也來自公而在公可知亦然矣云爾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綫綴之也革𢿱而縫見也合兩為一曰總緎𢿱而總見也重言退食自公者意在于自公也自公而委蛇國無事也節儉則無求而民自靜正直則理順而行自簡故國無事也 御纂文 按縫則益加補苴矣素絲雖尚在而𢿱處合綴之總亦見也前兩章在公退食皆見為委蛇此又申言其委蛇于退食者皆從在公時來也云爾夫一羔裘也至于自革而縫自緎而總而從容自得如此其諸簞瓢而不改其樂者同歟故于節儉而乃見委蛇之為正直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

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蓋紂雖無道共主也既已仕之則君臣之分定矣故明知文王之仁將必勃興而終勸其供紂之役云云殷盛也陽奮為雷喻仁聲也南山終南也豐鎬在南山之北江漢在南山之南南國北望先見山陽故首言南山之陽也 御纂文 按終南東太華西大白任荊山渭水之南去渭水二百餘里而文王之岐又在終南西北二百里而岐豐號令如靁行至越終南而南也山南曰陽王充論衡曰雷于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為出入也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蓋專發育之號令故為仁聲比也震驚不過百里乃越南山而在山之陽則仁聲之遠到至矣仁聲所至仁亦至焉萬物應聲而興起況于人乎南山為雍州最南之山山之陽則東豫界西梁界召主陝以西則此詩固作于梁者也三分有二梁在文王所有之內而率以服事之心其人人也深矣

標有梅其實七兮

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其實則求賢也立國之道首在得人文王濟濟多士人但知其逸于得人而不知其勞于求賢如此也云云

標取也其實七取其三也言標所有之梅標其三而留其七是擇其先熟者而早取之焉 御纂文 按標舊訓落毛氏萇謂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鄭氏元曰喻始衰也而此云云者本說文訓擊謂擊而落是取之也惟此為采取故從手而後以傾筐塈之非任其落之謂也蓋梅有藥食之資有和羹之美故為賢才之喻而成實在季春之月是月也月令命有司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以聘名士禮賢者是落梅實聘禮名賢之月非行嫁月也標其三者急于求用不待其全熟得十之三而先用之留其七以待成熟而已意不在留急在采也謂標梅者尚有七分之未熟而先標其熟者用之云爾又淹梅乾梅皆取青者為之故取之最早為三月時

梅杏類樹葉皆畧似杏葉有長尖凌冬開花負不凋之節實成于季春熟于夏味中和實備豆實之用周禮乾䕩即梅也其

他梅數十種皆以花別此謂實指果梅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

其實三摽其七也言摽所有之梅摽其七而留其三是越大熟之時而取之也御纂文按時當大熟其三則後結之實猶有未熟者耳蓋大熟未盡熟也夏正煮梅在五月者以此此其四月之時乎梅有取半黃者以烟薰之爲烏梅入藥以半黃取在四月時其用最廣故取七也餘見上

摽有梅頃筐塈之

塈貯也傾筐塈之則樹無梅矣是盡取之也此則野無遺賢矣此御纂文按此五月黃梅之期也其梅但可笮汁曬爲醬耳古亦用煮梅盡黃熟落地則潰敗故前但言摽擊以落之而此必以筐塈傾筐者滚筐也所留之實止三故塈以傾筐而有餘蓋如人才必

老其材而後用者也而已無幾已餘見上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云云蓋實謂妾循禮也嘒微明也肅肅敬貌宵征夜行也凡進御于君者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言微明之小星或三或五而在東是初昏時也當此時而肅肅以行者以今夜明早有在公之職故也御纂文按傳曰三星心也五星噣也噣則柳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也以下章維參與昴証之正月昏參中則噣在東矣心六度五柳十三度三東則不必昏中之正中約在東之一隅自正至三月舉一春時故曰三五在東也嘒說文本訓小聲而以之言星狀其灼灼然如碎語之象也或三而聚如三月之心或五而聚如正月之咮心三星橫陳繼織女而見中天皇前嫡子後庶子主尊卑之序咮主尙食和滋味嚴氏云謂嘒然微者衆無名之小星以興衆妾之賤今據傳箋謂心與噣心爲衆妾中典官寢之次序柳爲專飲之職事者之起興鄭氏云妃羣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其先尊者宜後然則三五在東是賤妾侯進御之象也征者各自其室而從其嬪以往君之燕寢也尙書大傳云古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況衆妾乎肅肅者內則所謂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嚴薇孰甚焉夙夜見星而往則夜在公見星而還則夙在公餘時不得接見也人君朝夕則接賢士大夫在燕寢妾御又不敢當夕其日夙夜在公言在公惟夙前夜後云爾公謂公所別于已之私室也宵定昏也

維參與昴

初昏則星在東者先見將旦則星在西者猶留故言參昴西方之宿也參昴不小而以爲小者將旦則衆星皆沒惟參昴在而光亦微也御纂文按參三星昴六星嚴氏曰末言嘒然而微而有光者參昴爲大小星不敢比之猶衆妾不敢比姪娣之下夫人一等者云云然參主刑罰昴主口舌亦有競競于議法在前執法在後之意乎月生于西夫人象也而參昴其從月而西者非左右媵或夫人姪娣之象乎心昏中三月時參則伏柳昏中正月時昴亦伏也惟伏于昏故見于旦前五月參見四月昴見所謂尊者宜後也詩取興之意不一而足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序曰美王姬也夫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亦必使之肅雍以執婦道然後諸侯卿大夫之女皆不敢以勢驕人而士庶之家夫倡婦

隨不合而自行矣穠盛也唐棣郁李也肅敬雍和也其車如此其人可知矣御纂文按他說皆曰扶移樹似白楊葉綠華黃其花先開後合惟陸氏機曰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花或白或赤考爾雅常棣陸氏引許氏愼說曰白棣樹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正赤如郁李而小則白棣爲郁李矣花開粉紅色宮圃之常物取名于棣者亦以繁盛義花實皆小而繁故名穠毛傳猶戎戎也乃草木稠多貌王姬之車鄭氏元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也蓋公侯夫人翟茀者蓋翟車貝面組總有帷者耳何彼穠若驚其何得如彼之穠耶詳視之而始知爲唐棣之華也由棣華多栽培于宮圃而草野不得多見故爲乍覩之辭也至于儀物之肅和鸞之雍則信然矣若謂入則有何不肅且雍也者所以信肅雍爲固然者以王姬之車

信之也亦以其生長宮闈陶鎔有素肅雍乃其固然已故一望而知爲非王姬之車則必無此肅雍非王姬則必無稱此車之肅雍云爾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緡綸也以絲爲綸既成婚之謂也朱子曰絲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婚也御纂文按聖主得賢如巨鱗之縱壑操縱維已左右維心其如釣乎天子之聖諸侯之賢篤甥舅而重婚姻亦聯屬牽引之道也故先言釣者之牽引聯屬以絲緡以興言聖君賢侯之牽引聯屬以昏媾云爾小則以絲大則以綸單則爲絲雙則爲綸抽其緒而出之爲絲取釣時能使魚之不覺也合數股而宛轉之爲綸取釣時能使魚之不去也此曰維絲見非絲不可爲下侯于王孫之興曰伊緡絲必如伊之爲緡興下取必于婚之意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序曰鵲巢之應也南國被文王后妃之化云云是以教化成而風俗美陰陽和而庶物蕃有騶虞之瑞焉茁物生壯盛之貌葭蘆也壹發四矢也獸二歲曰豝五豝田禮也傳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是也騶虞瑞獸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仁民而愛物故風雨時庶類蕃殖春之時葭蘆茁茂五豝具焉而國君不忍盡殺矢止壹發故詩人歎之以爲此仁厚之君不戕物命是即所謂騶虞矣猶麟趾歎公子之即麟也御纂文按葭葦之初生而未秀者茁初出肥白貌豝爾雅曰牝豕小爾雅謂豚之大者說文又云二歲能相把拏也羅氏云豝牝豕之小者對大豕言若對豵則豝爲大矣騶虞毛傳曰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海內北經則云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中興

徵祥記謂如虎白色縞身如雪而無雜者約中興記所云近之葭茁春田也而近于園囿矣然止一發而僅于害稼之田豕取之不忍暴殄天物也在詩人亦若不問騶虞之形色何如徵應何如以爲如是是即騶虞之德之見于世也云爾一發也而豝五是四矢中有一疊雙者矣又周禮仲春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陣夫曰列陳則五人爲伍矣然則一發謂一伍齊發人人皆中故得五豝而君不殺以合于不圍澤之禮故以不殺之騶虞歎其德又騶賈氏誼謂爲天子囿虞爲天子官亦一說以非故不錄餘可參用御案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蓬蒿類獸一歲曰豵獸之小者也蓬細于葭而亦皆茁壯則所生者更盛豵小于豝而亦止一發則所殺者更少矣御纂文按齧彫蓬薦黍蓬通志云菰曰蓬今人謂之茭爾雅彫蓬者米茭也黍蓬

者野芟也然此所言是蒿類草之不理者乃與葭一例𦕈說文云
生六月豚雅翼云豵从從義猶從也羣以從毋有約從之義飫倣
上

國風　邶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序曰衛莊姜歸妾也云云燕燕雙燕也差池分飛也雙燕同飛而
羽忽差池猶二人同處而一人別去也御纂文按燕重言之固指
雙燕然亦當時婦孺之習稱也差不齊池施也謂居趨追飛則羽
差然而兩齊而當轉翅則羽池然而若偏弛其一退也者此造燕
鳩也其來衛也如燕之春來孔子也歸陳避難如燕之秋去伏蟄
也當其離別又似燕之背飛故取興于此不忍別而廻翔故其羽
差池不定也考魯隱公四年二月州吁弒桓公則正燕來時也故

感于燕以起興歟詩說曰莊姜與戴嬀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衛野
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嬀焉莊姜之逐無考送嬀爲合
燕有兩種皆篛口而翅以尾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于門楣上謂之紫燕胡燕背白腹背飛同宿春分來則孔子故古者以其至日祀高禖飦銘云元鳥愛其類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序曰刺衛宣公與夫人淫亂云云其實言番出處也君子雖急于
濟世亦不可因急而失身故涉川者利用需言有待也云云御纂
文按匏卽瓠之短頸大腹者也甘者中食苦者中爲腰舟叔向曰
苦匏不材共濟而已詩緝云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
水鶡冠子所謂一壺千金者是也然所謂苦匏者其葉先苦新其
葉而苦者乃養以備用莊子所云解爲大樽而浮乎江河者也濟
當作去聲訓渡涉則徒行水中也厲揭爾雅云由帶以上爲厲由
膝以下爲揭朱子以衣涉水曰厲褰衣涉水曰揭更爲明白蓋古
當水涸時于川澤大塗作杠梁以通行于草澤野渡則以石排于
其下作爲路然涸時可徒步水生則淺者褰衣于膝上而涉之再
深水及心則衣不能去也卽衣而涉曰厲以水太深當揭厲而行
此是隱居者有所待而不出仕而作此以明其志謂非其時非其
藉與非其地及非知之甚悉皆有所不往必待知己而後出云爾
匏有苦葉漸有可濟之具矣濟有深涉已有需乎濟之處矣然猶
必度其淺深而始與以厲揭之名當或小試其端或大行其道而
不冒焉一往言此以寄其不求依倚之意也

方將萬舞日之方中

序刺不用賢也萬者舞之總名言擇人而充舞列从暴于日中而
不之恤也御纂文按韓詩謂萬以夷狄大鳥犽又萬文武二舞之

之總名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
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干戚而舞而總曰萬凡
大禮質明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禮成而樂作故將舞而日方中
彼賢者將借舞以顯其才庶幾衛君能顯而用之然而當此日中
至明易見之時衆方精神聳動之候宜乎其有目共見矣乃待事
于日中而莫之恤焉故譏之而彼賢者當此白日昭昭羣瞻共矚
之會居然無所愧怍厭倦焉亦輕世肆志之一驗也毛傳謂祭山
川之時乃使之于四方行萬舞之位又至于日之方中教國子弟
習舞之時云云以將爲行方爲四方未合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碩大也俁俁魁偉之貌轡馬韁組絲絲也力能御馬則轡柔如組
矣言賢人與選而舞于公庭觀其軀幹壯大知其有力如虎若使

之馳驅王事自能馴調六馬執轡如組矣序云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是也 御纂文 按碩亦謂之賢俁從吳吳方言訓大故從人而爲俁言軀幹亦兼儀度言公庭在公寢庭是非四方山川之舞直燕樂之舞耳故舞位在庭中也萬舞也而言有力執轡于其舞而見其有力執轡之善也諸侯惟魯備六代樂杞宋陳惟備祖樂耳餘止用時王之樂然則衛之萬舞惟大武也以其發揚蹈厲得其神似故見其有力之如虎周官教樂儀趨肆夏行采齊曰車亦如之知御之善無過于動應樂節耳故詩人即其舞之自然應節而見爲執轡之能如組也如組者言轡在其手如組之輕柔也又如織組之一左一右自然成文不亂耳然則有武以禦亂有文以化民人人皆見而知矣而若總不之省云爾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籥管翟羽也赫赤貌渥厚赭丹也錫爵賜酒也言有此如虎之人不使之執轡而使之執籥秉翟用違其才矣然其顏色之充揚不可掩也衛君即不能奇其才亦當奇其狀貌而但言錫爵則是終以伶人待之矣 御纂文 按籥舞文舞也何氏之曰籥所吹以節舞者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夫舞猶是國子事執籥秉翟則是舞羽龡籥之樂師耳翟雉羽異義公羊說以萬舞爲用鴻羽但曰翟總以雉羽爲主祭陽也故左執籥陰也故右秉上言武舞此言武舞後并文舞已畢乃執此以告備于公前耳非謂舞時也赭赤土以染赤者渥是漸漬之名漸漬久而潤澤故比顏色之顯盛也此言碩人執此賤業之器而形神益裕當勞役之後而氣象益充洲一望而知爲奇士矣爲之君者當不知如何護惜之而後可乃不過曰錫爵而已夫樂卒本有獻工之禮此并不曰獻而曰錫益主人拜送之節無之矣非樂之也直以樂工待之而且加以慢傲矣以碩人之材力氣象皆顯然可見之若是況值衆見之地尚不過以賤工待之世安得復有用賢之主世之賢士又安得有知遇之日也哉所以終思文王也

籥 竹管小者三孔大者六孔或加一孔爲七所以節舞者用也 翟 文雉羽帗舞用全羽舞用析或如幢或如翳

山有榛隰有苓

榛似栗而小苓菌也言山尚有榛隰尚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云云 御纂文 按詩之意亦謂榛隰産也而山亦有之苓山産而隰亦有之比賢人之無在不有不限于地之高下也特無立賢無方之聖主云爾考榛栗宜于楚邱此大河濱也榛楛濟濟旱之麓也故曰隰産不苗別録云生犍爲山谷故云山産前儒以苓爲大苦又以大苦爲甘草謬甚大苦黄藥子也非甘草甘草亦不

名苓

榛 古作業今從秦從所産也關中甚多樹低小如荆蕀叢生冬末開花如櫟花成條下垂二三寸生葉如初生櫻桃葉多皺文有細齒乃尖其實作苞三五相粘一苞一實實如櫟下壯上銳生青熟褐殼厚而堅仁圓陸璣疏又謂有二種一種榛栗屬其皮葉子皆如栗一種高丈餘枝葉如水蓼子作胡桃味近代上黨甚多然此當指衛産栗類爲合 苓 爾雅曰蘦大苦郭注謂似地黄云云指爲甘草非也今從茵解木耳甘木茵比桑槐楮榆柳五木皆有耳有青黄赤白軟黑者人菜作菰他皆入藥杉茵杉木上狀若茵雞蹤日紫白高脚纖所此蕈類也土蕈一名地蕈似釘蓋一名籜頭生牛糞上黑者尤佳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

泲禰皆地名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餞送行也 御纂文 按蘇氏云書濟入于河溢爲滎春秋傳衛敗師于滎澤故泲水及衛然則泲即濟即滎澤地矣又寰宇志云大禰溝在曹州冤縣北七十里一統志云今淤塞是滎澤在原武之東鄭州之北北界大河而曹州

在定陶西北南即曹縣踰大河即歸德府古宋國也則此衛女應是宣姜所生宋桓夫人之姪故後有諸姑之問而嫁時宿泲而餞于禰也一宿曰宿謂初離國之日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謂將至宋國界而為別飲也此追述嫁時之所經也

載脂載舝還車言邁

脂膏也舝軸也言塗膏車軸不日即至 御纂文 按脂乃膏之肥凝者塗之于舝使滑澤而利于轉運也舝即轄車軸頭金說文云車鍵所以制軸蓋貫輪者名軹軹兩端有轂輪之內曰賢輪外有輨輪之轉也轉于舝故淮南子謂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之舝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此巾車駕車者之職也凡駕車者先以器貯脂塗于舝上而後設舝于轂入于軹以貫輪然後加伏兔置輈駕箱乘馬而行旋廻也欲廻車歸以省難也此皆思歸設想之

辭言不費事但一巾車御夫事而我已可行矣云爾載事也謂有事于脂有事于舝之謂邁前往不已之辭

國風 鄘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序曰刺衛夫人也云云偕老同生死也副后夫人之首飾笄簪也珈以玉為之笄之飾也言夫人與君子偕老故與君同尊而有副笄之飾焉 御纂文 按偕老所謂同到老也一與之齊終生不改偕之謂也偕君子而老中無更與他人偕之理矣釋名云后之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追師注謂遺象若步搖毛傳云編髮為之廣雅作髻適云假結謂之髻笄衡笄男子以固冠婦人用以固髻后即用以維持夫副者也女子許嫁笄后則以玉為之珈箋云珈之言加也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

蓋即以玉為之垂于笄之兩旁當耳而加于懸瑱之飾者故從加而名珈大夫士妻則三加如齊風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后夫人則倘之以瓊華瓊英瓊瑤為六也以玉為之故曰六珈行步則搖蟬故曰步搖以飾步而使安重也副如今纂上之花朵笄今之釵珈即今釵上之懸珠也古但綴于衡上耳衡長尺二制如笄笄以固纚此以固副別于固纚之笄曰衡笄也夫人在國與后同飾此但言其飾之尊皆因君子之敵體故也云爾

象服是宜

象服有所取象之服宜言當稱其容也夫男子之服之取象自日月星辰至于黼黻各有命義而婦服褘揄闕皆取象于雉而鞠展褖則并無象而止以色也褘狄翬雉伊雒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曰翬揄鷂雉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闕狄但刻而不畫

亦雉形蓋雉治也 雉門以治取 又夷也 五雉之官取義于夷 又耿介之鳥春秋斗運樞曰璣星散為雉耿介之禽應義氣贄用雉取守死不失節以交有時別有倫守有界飛不過三丈而司閉此其所以取象也陸氏佃曰翬翟素質鷂翟青質青質仁也素質義也備五采禮也服有其象則當求所以宜其象而服始為得衷非徒取以為美觀也云爾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絺之細者曰縐紲袢服名衣展衣而蒙縐絺是所謂紲袢見宮容之盛服也 御纂文 按縐絺朱傳云絺之蹙蹙者蓋縷細而經緯皆緊則縐矣蒙覆也蒙彼以展衣蒙縐絺之上非展衣上蒙縐絺也何者男子服絺上加裼衣故知婦服亦絺上加禮服矣紲袢類篇云袢延衣熱也詩疏渾以為去熱之名特因縐絺而意度耳今詳

袢義當即對褻服之名以左右襟各半而不用袵故曰袢紲言束縛也謂服袢以洩熱于內而蒙展之禮服于外以約束之使不至于見體右乃有紲袢之稱云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序曰美衛文公也云云觀其立國之初日不暇給然規模宏遠矣因天之時辨方正位云云定室星也營室昏中興作之時也楚邑名宮廟揆度也揆日測日景也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重宗廟也繼作楚室立朝堂也 御纂文 按晉志云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爲室蓋豕韋之次也安成劉氏曰亥月昏時定星當南方之午位爲營作之候此成周以後之制考唐虞時定星戌月昏中自周初來漸移至亥楚宮楚室以楚邱名通典謂在滑州衛南縣一統志衛南廢縣在大名府滑縣

東六十里自衛文遷楚邱而河內故地乃屬晉矣揆之以日即以土圭測日景以求地中以土圭橫置于地圭端立表端之日影與土圭相齊無過不及然後見地之中乃水地以縣以視其平然後置槷于所平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正之眂日景之出入以其景正東西又爲規以度兩者之間以求南北則四方正所謂晝考諸日也此揆之以日但言正東西已耳宮即堂之中言指廟而朝從之據南定北極而言也室以堂之內言指寢而廟該之據東西之影言也定之之中夜以考南北且見與作之得時揆之日晝以考東西更且地理之得正云爾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建國之初百物宜備故田疇之外佐以種樹阜財用也榛栗備籩實椅桐以代琴瑟與禮樂也 御纂文 按古者民居樹牆下以桑蓋宮室牆外有樹以間屋避火延也闕觀有樹以表觀瞻且以蔭庇也道有表樹以識路也封有樹以固疆也而皆兼備用惟壇壝者則不敢有采取爾此亦公宮牆下之樹也榛栗非專以比籩實而椅桐亦非專以作琴瑟詩特振其備器具之大概言之不取游觀悅目之花卉及奇麗賞心之材物爾已

榛見山有榛 栗樹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結實有莍以蝟自裹秋熟罅發其實白膜出三五枚不等夏小正八月栗零五方皆有 椅前儒皆以爲梓陸氏機云梓實而桐皮者曰椅賈氏勰齊民要術又以梓之黃色無子者爲椅李氏時珍以爲即梓之美文者尸子所謂荆有長松文梓是也餘見下梓 桐有數種有白桐又名黃桐泡桐紫桐者即名荷桐有梓桐即概也有海桐即刺桐惟白桐材堪琴瑟此當白桐矣李氏時珍云葉大徑尺易生長其色粗白其木輕虛不生蟲蛀作器物屋柱甚良二月開花白色結實大如巨棗長寸餘殼內有子片片輕虛如榆莢老則殼裂花紫者岡桐即油桐名罌子桐梧桐似白桐而皮青不皺見小雅海桐出海南前此中原未有 梓即楸也名木王有二種惟理白者真梓也赤者爲楸有文者即椅似桐白而有角葉小花紫有子角細長如箸長近尺冬後葉落而角猶在亦名豫章良材也屋有此木則餘材皆不震別有一種鼠梓即楰也見小雅 漆樹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其子似牛李木心黃六七月間刻取滋汁中澤物粧物之用以金州者爲勝 琴瑟桐爲面梓爲底漆以髹澤之椅用同梓亦可全用梓椅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堂邑名景大山京高陵審形勢也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偵封守也將設險以守國也降觀于桑辨植産也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 御纂文 按堂傅氏寅云堂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景山寰宇記謂在衛南縣三里則景當楚邱南而偏東自漕邑而望之從楚邱西北而言則正與楚邱對照京高峙相並也桑以飼蠶民間遍種之矣此言新遷之美于故墟也自漕虛而東南以望楚邱遠以堂邑爲朝拱夫堂雖去楚邱東北四百餘里而怯于狄難故以狄所由來之方有巖疆以外衛爲美也故望楚必與堂同望焉有京山在楚邱南爲前案而楚邱之高與之並峙其形勢得

矣由是降虛而遍觀于原野所樹之桑而肥饒得宜又復如是禹貢桑土既蠶本充境之所宜也而衛近焉

桑 爾雅云桑辨自葚若梔又有梔桑女桑檿桑山桑李氏時珍日桑有數種白桑葉如掌而厚雞桑葉小而薄子桑先椹而後葉山桑葉尖而長木多卷曲葉圓尖有鋸齒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謀及卜筮慎之至也終焉允臧要其成也能慎始者必能善終盡人事者必獲天佑 御纂文 按卜卜地也周禮太卜云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夫既正之天時質之地理度之形勢而猶必以卜為信者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終必謀及卜筮所謂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以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詳卜云其吉語意蓋卜在于前此矣蓋既作宮室而升望降觀益信卜之所卜吉者誠吉也終指永遠也允臧信其善也終焉猶所謂卜世卜年之永久言其形勢規模皆稱乎卜之所云吉者云爾

卜 周禮太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卜師掌開卜之四兆一方兆二功兆三義兆四弓兆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國大事先筮後卜此止言卜舉其重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靈神也零降也倌人主駕之官星見星之時說舍止也靈雨既零者政事修和天休薦至應時而降有如神賜也命彼倌人申戒令也星言夙駕勤巡行也說于桑田者課農夫之事觀紅女之工重衣食之原也 御纂文 按靈雨零當二月雨水節也應節而雨故云神靈倌人當本輨人禮書云輨以冒轂金為之輨人專主駕車而駕車以輨為要或即以命官想即周禮巾車職而命名異耳見星而命早駕期說桑田以勸農蠶蓋農夫則正月已命舍東郊矣至此蠶蟲成動耕事畢作之候故躬親省視而教導之說所謂出舍于郊也田中廬舍不得有木恐妨五穀焉得有桑桑植乎地不于田也此云桑田乃桑與田相介處得兼省視故也

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牝字騋者也言不但人因其秉心之塞淵馬亦至三千之多焉邱牛甸馬足供武備則富而且強矣鄒泉曰懷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虛文所以為塞實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于近利所以為深淵也左傳文公大布之衣云云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御纂文 按爾雅云騋減于龍而愈于馬亦馬之良者故釋獸稱騋牝驪牝謂騋以牝為貴驪以壯為重騋而牝則生育孳字易蕃息也由于秉心塞淵者塞則誠實而虛假無從乘間入淵則深沉不容淺近測也謂操心于國事者能務切實而計深遠匪直民之生聚也雖物產亦實心體恤深心經理而亦漸臻于繁富云又埤雅云宗廟用龍戎事用戎田事用騋騋田馬也詩若謂即田馬一物已如是云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序曰美好善也云云文公再造易轍改弦于是蝃蝀相鼠民皆有恥至干旄而格于善矣云云孑孑特出之貌旄牛尾也以旄注于干首而建之車後大夫之旗也素絲束帛也程子曰束帛乘馬以行禮于賢者是也相比曰紕紕兩束也姝殊也畀與也此賢人在浚而衛大夫就見之也在郊入浚境也兩帛四馬備其禮也意誠而禮備彼姝者子宜何如以畀之乎蓋國人喜有此舉而欲賢者示以善道也 御纂文 按詩地理考浚水出浚儀東逕邶地入濟考浚城皆濮陽蓋其分枝亦入濮故水經注亦謂浚為濮水枝津也

子子乃特出之貌干同竿謂杠大夫五仞旄乃犛牛尾郭注爾雅云如今之幢孫氏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其下亦有旒縿是也袁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郊邑外也杜子春云五十里近郊百里遠郊此大夫邑焉得有是乎邑外而已素絲幣帛以聘處士故用素亦表潔誠也良馬四亦聘物備一乘之用故繫在素絲下而不連于旄也于旄望而見素絲良馬近而知彼姝者子謂此殊眾異俗之子也子男子美稱何以畀知彼人之賢不一而足肆應有餘故不測以何道付與之云爾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旟組以合幣左右兩絲中壓一絲曰組素絲組之三束也在都則與賢者近矣故素絲加而三良馬加而五也御纂文 按都

都會之地非郊外矣人文會萃之所在其所謂賢者當更進矣故幣馬有加于前也行前朱鳥蓋謂旟也周禮曰州里所建夫在朝鄉大夫下聘賢者州里之吏亦必建旟登車以候之故有子子之于旟不然既建旄何復建旟否則朱鳥在前旟即大夫之前驅也與組或即束幣之組不可知畀與予皆與也有安勉之異焉蓋畀則付以人所共有予則與以己所獨得云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為旌干之飾也祝屬也兩兩相屬蓋四束也在城則與賢者更近矣故素絲加而四良馬加而六也遞近則禮遞加好賢之至也朱子曰大夫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賢者以所學而告之大夫大夫以所聞而告之君君以所告而施之政事則舉國咸頼之矣故國人喜而望之也御纂文 按周禮游車載旌析羽而注于干首本游巡之車所用更非大夫建也此偵者之車未知賢者之在是否而先使伺之故大夫方在郊前驅則至都而偵者已在城與祝屬或即聯屬束帛之物良馬六多備物也蓋大夫以禮賢恐所遇不一故多其禮物以豫之耳況在城之賢多國老先達故禮益有加也與告語也賢愈尊則體愈重故禮見者止于乞言合語而已若不可必得云也

詩經衷要卷之一終

詩經衷要卷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國風　衛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

序曰美武公之德也云云淇水名澳隈也猗猗少而美也御纂文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通典云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澳厓內近水說文云水曲中然則即淇入河相交之曲中也綠竹韓詩作菉藩箋疏皆遵其說謂菉王芻又名鹿蓐戾草本草謂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藩即萹蓄又名巩苗如瞿麥細綠如竹赤莖根如蒿莖實似小藜二物處處有之陸氏機以爲木賊朱傳以爲今之竹

也彼木賊之說既與興義無涉而竹則中虛外直有節有筠允爲盛德之比但曰猗猗音阿乃阿儺意柔順之貌不可以言竹下菁菁非花名更不可以言竹況竹亦宜山產不盡濕草惟王芻萹蓄乃水草宜于水隈者詩人以百泉比文武遺澤注于淇爲文武之德流遺于衛澳與衛朝而以有綠竹與其鍾靈毓秀之生賢侯也王芻古貢染人以染色又名藎草以比忠誠蓋爲有文采忠亦之興也武公文章功業並著故以況之萹巩善治疾武公耄年不廢藥石之言樂于攻砭以至箴儆于國故以藥石之物擬之也

充耳琇瑩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御纂文按東方朔傳曰黈纊塞耳知前古用黃綿也取不聽讒之意三代乃易之以石玉骨角弁師云諸侯王瑱鄭注冬官玉人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則諸侯得用玉矣白公子張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是用骨角也今曰琇瑩乃石之秀出而明瑩者耳蓋諸侯用玉謂冕服也皮弁之服故降用石耳骨與角乃後來之所尚耳羅氏云以玉爲之以纊縛之而屬于紞懸之當耳織紞如條上屬于衡是繫于固冠之簪而下垂其紞則君五色臣三色而已

會弁如星

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圓明如星諸侯之服也言其既爲諸侯而盛服以臨民也御纂文按儀禮注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什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元謂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璂此天子之

飾也諸侯璂飾七子男五玉以三采蓋鹿皮淺毛黃而白斑者爲之高尺二寸輿服志謂高七寸三采朱白蒼也飾十二十二會也飾七七縫也然則上公九牧伯亦九矣如星者以其圓而錯落聚于上以象天故玉璂似星之繫也諸侯服以聽朔巡牲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也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

金錫言其精純圭璧言其溫潤寬舒展綽從容也猗倚也較上橫木曰較與軾重疊故曰重較憑軾則容俯倚較則不俯不仰得其中也學修之久而鍛鍊得其精純如金如錫也莊涖之久而涵養至于溫潤如圭如璧也瑟僩之久恭而能安故舒展而從容然倚重較不卑不亢則不檢束而自然中度也御纂文按金錫生砂礫之中不鍛鍊不見圭璧蘊璞石之內不追琢不成故曰金錫圭璧

言學問已成于後也、金剛錫柔、見剛動柔靜之咸宜、圭方璧圓、見方智圓神之各適、寬見其量之宏、綽見其施之裕、較兩輢上出、中與前卑爲軾、軾高三尺三寸、而敬則憑之、中後爲較、較通高五尺五寸、無所事則左手倚較而立、較無重也、從其軾而上及言之、若級之層纍然、曰重較、此即無所敬事時、而見其容之舒泰云也、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說文、五金黃金爲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古荊州所貢、錫則銀色而鉛質、爾雅錫謂之鈏、博雅以赤銅爲錫、夫五金則兼銀銅鉛言矣、而今言金、復言錫、故以金爲黃金、圭則自大圭鎮圭桓圭躬信及四圭兩圭祼圭土圭珍圭穀琬之式、璧則自蒲穀圭璧璧羨疏璧之類皆是、如金則剛健足以制萬物、而又從革之柔和、復曰如錫者、貴賤之用咸宜也、如圭者廉隅足以輯萬邦、而又溫潤而密栗、復曰如璧者、轉環之用無端也、金錫既分、則渣滓之消融可知、圭璧既成、瑕玷之淨盡可知、故以之如其切磋琢磨之純粹也、蓋切琢固玉之所獨、磋磨亦金錫之所同、瑟僩固圭璧之所專、赫喧亦金錫之所共故也、

考槃在澗

序曰、刺莊公云云、實美隱士也、考、成也、架木爲屋曰槃、兩山夾水曰澗、蓋成屋于山水之間、甚狹隘也 御纂文 按即取黃氏正一架木爲屋、盤結之義、蓋架木于樹、即樹之枝條而盤結于上、乃古者橧巢之遺制歟、抑以盤桓轉曲而名、由不備庭堂之制、惟是環堵之中、或左而右、或右而左、盤曲而遷、爲淺深、古謂之蝸廬、結廬如蝸般之曲而周遭往復、不踰其外、故從般而名槃歟、在澗則食于山而飲于水、考則屋之成也、作槃于澗而亦居然、落其成、成屋之禮不可廢、亦見自得其樂、而因以樂其成也云、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曲陵曰阿、薖猶窩也、歌、樂之也、過、踰也、考槃在阿、非可久安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爲窩焉、伏處藏修、如得巢穴也、然或入悅道德、出慕紛華、則所謂窩者又有過焉者矣、碩人雖獨寐獨寤、而嘯歌自適、極天下美麗之境、永誓以不踰此云云、御纂文 按此碩人、謂碩德之人也、廣雅、四起曰京、四京曰阿、毛傳以爲曲陵、蓋大陵四起而環包焉者爾、薖從草過、乃往來出入于草莽而隱蹤匿跡、莊子所謂蓬藋而行之意、是阿本非薖、而碩人以爲薖、歌即所以永其言者也、舉世勞勞、魂夢不釋、故此曰獨寐、世無知音之可共語也、故寤則獨歌而已、過則不過此外也、永長矢誓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高平曰陸、澗阿陸、總一處也、山中有澗、澗旁有阿、阿上有陸也、軸車也、輪轉而軸不動、且所以轉輪也、考槃在陸、亦甚寂寞也、而碩人居之、則以爲軸焉、抱道覩時、任世宙之推移、而握其樞而不動、且運其機于不窮、所謂得其環中者也、御纂文 按車之持輪、杼之持緯者、皆曰軸、皆一任轉輾往復、而持之以不動者耳、碩人則任斯世之勞勞、而總操此不出之道以自善、又他人以秉政爲當軸、田千秋傳所謂當軸處中是也、故世人皆以當路要津爲當軸、求處其中而不去、碩人則以在陸之槃爲軸、而求處其中也云爾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序曰、閔莊姜也云云、其極言莊姜之美、無所不備者、求其不答之故而不得也、恠莊公也、碩人謂莊姜、頎長貌、褧襌衣也、錦衣加褧、

爲其文之著也東宮太子也言東宮之妹者明與同毋皆嫡出也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也諸侯之女嫁于諸侯則尊同故歴言之此極稱其族類之貴也御纂文 按碩猶言大方大雅之謂碩考工梓人疏云少小之義但釋文以傾懇音之而實亦卽此碩字義也錦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在塗之服非也古惟祭用絲婚則上繼宗祀故從絲用錦后夫人純錦下此止錦緣而亦統名錦爲翟爲紂何嘗不可以飾與色爲别于錦上歟褧儀禮作景中庸作絅以褧麻爲之連衣裳登車時婦與加于錦上爲塗中禦塵之服齊侯之子考衞莊卒在隱公時時齊僖公祿父未矣則此所云齊侯當是齊成公說女也東宮者古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而震爲長男故長子居東宮于國則太子宮也得臣當是成公子莊公購之字邢亦周公後故國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路史云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滅于衞譚子爵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謂之譚城乃歴城境也公則五等通稱古嫡女嫁則妹爲娣從莊姜姊妹各嫁者皆嫡出故也姨等夷妻與已敵體而姨爲妻之同等私者無正親無公會因姊妹以得通問遺也邢去齊遠姜未與邢侯通稱謂故但從邢侯而曰姨譚在齊西姜來衞則道經譚會通問遺矣故從姜而曰維私也

說于農郊四牡有驕

說舍也四牡駕車之馬驕壯貌御纂文 按說者就館也國君取夫人以上卿往逆于女氏之國至于館則君備親迎之禮自迎之故必說以待君之逆也不言逆省文必于農郊者諸侯親耕于東郊以供粢盛後此出舍于郊皆有宿舍以息駕卽藉田處也說夫人于此以其館舍之蠲潔亦取其奉粢盛之義四牡卽駕夫人乘車者亦來女氏之國故廟見後有反馬之禮卽反此馬也驕卽杜詩所謂顧視淸高之意見其喬然出羣也

朱幩鑣鑣翟茀以朝

馬銜外鐵曰鑣人君則以朱絲纏之故曰朱幩左右兩鑣故曰鑣鑣雉羽飾車曰翟前後設蔽曰茀此極言成婚禮之盛也御纂文 按朱幩說文云馬纒鑣扇汗也是朱乃纒鑣之飾鑣則乃爲扇汗卽爾雅所謂钀是勒鐵在馬口旁者由馬之翹首矯頸時時揚起其口旁之朱幩而幩所纒之鑣見其低昂不一曰鑣鑣也翟茀飾翟于茀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上下降殺以兩此疑翟車既至郊則成婦其尊與君同故準兩君相見之禮曰朝也謂乘此以朝君順衞君言則當言迎順莊姜言則當言朝爾已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鱣黃魚鮪黑魚葭蘆菼薍揭揭多而美也言齊與衞一水可通其地富庶物產蕃昌締姻大國宜相儷好云云御纂文 按施設之也濊濊者罛入水罛水相激之聲也發發魚失水潑剌貌揭揭矗然挺出水上者不一而足也深水多鱣鮪淺灘多葭菼以見富庶繁昌卽莊姜由齊至衞之汨處言之獻鮪茁葭春仲婚嫁之時也

鱣鮪 似龍色黃頭銳口在頷下背腹皆有甲大者千斤鮪似鱣而小青黑色岫居乘春水至 葭菼 爾雅葭華蘆其萌虇是葭乃蘆之未成者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菼薍似葦而小中實卽荻也不似葭之長大中空皮薄色白耳苕有節如小竹莖徒長如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序曰衞女思歸也夫衞女之思歸者三泉水謀歸也載馳衞有事

也竹竿則衛無事亦不謀歸徒思之而已聖人錄之者有取于其思也云云籊細而長也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也御纂文按朱傳籊籊長而殺也竹本淇地產故思之釣用竹竿竹映水魚不驚也不言絲緍意不在得魚也釣者探索于冥冥不見之處以希其得如用思然故即釣以興思也又若謂思欲如昔未嫁時之伐竹竿以釣淇水今不可得也云爾淇見前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泉源百泉在衛西北淇水在衛西南呂氏大臨曰水以山為主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言思釣于淇者非思淇也泉源淇水在衛左右云云御纂文按百泉在衛西南流入衛河出大嶺山為衛河以東為淇泉以入于淇水故曰泉源惟北向或西向則見泉為左而淇為右此述其嫁時之去衛也詩說謂宋桓夫人之媵和

泉水而作然以其所指左右言非是蓋宋在衛西南如自衛來宋則當云泉右淇左故也

檜楫松舟

檜松皆木名楫所以行舟也言淇水之中舟楫具焉云云御纂文按檜柏葉松身即栝性耐寒其材堅故宜楫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又從輯會意楫在舟兩旁齊起齊落宜緝協長七尺剡木為之松龍鱗馬鬣其木耐水不朽而性輕浮故宜為舟箋謂此傷不得夫婦之禮蓋舟楫相配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但其本意殊不如是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序曰刺惠公也云云蓋刺弱也少年而當重任如芄蘭之支葉弱而不能自舉也芄蘭草名蔓生支枝同觿錐也所以解結理繁治劇者佩之佩觿比當繁劇之任也御纂文按又沈氏括云支莢也芄蘭即蘿藦李氏時珍云觿解結角錐也芄蘭實尖垂于枝間似之是詩以芄蘭比童子之柔弱而以其莢之垂于支間比童子之佩觿也觿亦以象骨為之內則左佩小觿右佩大觿劉氏向云能治煩亂者佩觿則此佩有示能之意據內則為成人之事佩據劉說更成德之德佩也彼童子何所成而亦佩此乎蓋刺其未可責成人之道而強服成德之器譏速化也

芄蘭生籬落間其根白軟其葉長而後大前尖根與葉斷之有白乳二三月生苗六七月開小花如鈴狀紫白色結實一二三寸如馬兜鈴頭尖殼青軟中有白絨及漿實形如觿

童子佩韘

韘決也所以引弓能射疏命中者佩之佩韘此掌軍旅之事者也御纂文按說文云射決也以拘弦以象骨為之韋繫右巨指惟箋

云韘之為沓所以彄沓手指朱傳引大射朱極三注云所以韜指利放弦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禮書云右巨指著決所以鉤弦食中無名三指著沓所以放弦左臂著拾所以遂弦許氏慎賈氏逵等皆謂韘為決與毛傳合惟鄭氏元謂韘為沓而已是以決為是也李氏時珍云韘張弓指彄也此葉之后彎似之內則右佩決捍成人事佩也能射御者則佩韘成德之德佩也餘見上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立目夷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輕千乘之國而欲從其母可謂孝矣云云杭渡也言誰謂河廣乎但一束葦即可渡之矣御纂文按河之廣固習聞之及見之而不信也見之猶廣及思之而更不信也葦蘆之偉然

者耳杭者行之以渡也葦非可以渡人者此曰一葦行之謂葦渡也浮枝斷梗乘風之便倏然由此而達彼觸思歸者之目而不勝欣羨之至也言己之于宋一河之隔耳而若廣莫能渡者然其實非眞濶遠也若謂河爲廣則一葦有時而可杭矣云云爾又按序云云考左狄滅衛時宋桓尙逆諸河是以夫人毋家故則夫人之未出也可知自此至宋襄之立九年中不聞有出夫人事卽有之時衛已在河南而無河之中隔矣蓋春秋之河不似今之南徙也而呂氏春秋說苑言之不知何據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序曰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故時而不反焉云云其實美思婦也能知勤王之大義思而不怨也云云伯夫之字也殳槍類婦人因夫從王事而賦之執殳爲王前驅勢必奮勇以死王事故

深憂之 御纂文 按殳說文云以木爲身旁皆鐵齒考工云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執以前驅蓋無刃而以撞揰爲事者也是當以考工爲合許氏所見或漢制耳舊說謂卽春秋所載從王伐鄭事朱子云詩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考此曰執殳爲前驅有定職矣非衛師從王伐鄭比也必其人爲衛所貢士不則自仕于天子之國而爲旅賁之職者東可指東都不必定指衛東也况平之初立衛武入相時從王事馳驅四方不一而作再前此宣幽時歷駕徐方鼓鐘淮水皆在衛東而執殳爲前驅者因久而不反此皆其情事也是此詩當在春秋前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序曰美齊桓封衛而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厚報之云云此但美報施也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以爲革薄從忠亦朋友信之之一端也木瓜楙木之實形小如瓜瓊玉名琚珮名朱子曰投木瓜而報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匪報姑欲長以爲好耳惟歉然常若無以報則報者之心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御纂文 按木瓜性能舒展拘急故爲救窘廹之喻瓊說文赤玉又字從敻敻深邃義蓋玉之光明洞徹者耳乃至美之玉也琚珮飾如珪正方在珩璜之中所以爲珩璜間交納而拘捍之者也味詩意蓋感其進藥石之益而思報之以爵位之詩也木瓜解攣急瓊琚乃命服之飾也既曰報之矣而又曰匪蓋徒報其物而匪能報其情也云爾永以爲好期終始之交勉勿間也如曰美齊桓也直托意之辭爾已圓小于木瓜味木而酢濇者爲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大于木桃味濇者爲木李木李卽榠樝也瑤以光采之遥映名書疏詩傳皆以爲石之次玉者玖黑色玉玉之又次于瑤者楊愼外集云瑎墨玉璧元玉玖黑色玉可作鏡又玖應是其質久而名玖乃今之斑駁古玉也其三章之意則各稱其上中下次第之施而厚報之云瑤玖不言物或亦琚也

木瓜樹枝狀如柰花作房生子其葉光厚花開深紅色其實大如瓜而有鼻上黃以著粉李氏時珍云實如小瓜津潤味不木者爲木瓜餘見上

國風 王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

鑿牆而棲曰塒此農民行役而其妻思之也言雞棲于塒雞至也羊牛下來羊牛至也畜產皆至而君子不來云云也 御纂文 按雞之塒在屋中天將寒時則棲之于牆中暑則棲之于杙上陸鳥曰棲

日夕則雞目盲太陽星昴昴禽屬雞日西落則雞目不見而歸棲矣徐氏鍇所云鳴知時棲知陰也家人見雞來歸棲而知日之將夕逮出望日之夕否而果見羊牛之下來也下者放牧于山林故從山林歸而言下先言羊者陸氏佃云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故常先于牛況羊身輕捷牛性遲重故後也又月令云季冬之月雞乳夏小正正月雞桴粥知鑿垣謂冬春伏卵及雞雛不能于杙上棲時也羊牛方下來而未至日巳夕矣日短也此寒天之望歸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

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序曰閔周也君子隱于伶官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葢倘兮之伶官尙思用世故以賤爲悲此止求全身故以賤爲樂云云陽陽自得之貌簧笙也由從也房奏樂之所孔氏穎達曰房中之樂作

于小寢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言君子爲伶官而志氣陽陽常若自得我爲所招者自謂也葢其友感君子之相招而賦此也陶陶喜悅之狀翿舞羽也敖舞位也由房教以舞容也御纂文按陽主發舒陰主歛肅此但見其發舒于在外者然曰陽陽簧固是笙竽中金葉但笙竽皆植于匏管中如大笙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竽至三十六簧是笙竽有簧非簧即笙竽也明堂位笙與簧分月令笙與簧並似簧自爲一物漢武內傳許飛瓊鼓震之簧神仙傳王遙有五舌竹簧宋時民間有鐵葉簧況笙竽吹而簧用鼓絕然自爲一物也房在堂後室旁雖大夫以下有東房無西房之說不必信惟自東房入北階通後堂爲出入必由之徑也只且語意乃止如是而足之云爾陶陶所謂喜斯陶也乃心初悅而未暢將暢之意翿舞者所持纛也即後世之羽葆幢以鷺羽爲之舞人持以蔽

翳者敖錢氏詩說云遊也因謂遨處爲敖猶囿遊也考凡蓺聚之地皆曰敖敖倉是也隱凹處亦曰敖元囂居元之囂是也囂同敖也屋隱處亦曰敖王氏安石詩倒持龍骨掛屋敖是也然則此敖正謂後堂後室燕寢之地朱傳云云亦近是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序曰刺周大夫也明其政刑而反刺之者爲無其本也云云六車大夫之車也檻檻行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也毳衣五采其青采如菼爾御纂文按疏云王朝大夫于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乘諸侯之車則大車葢革路也毳衣是毳冕之衣周禮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鄭注云畫虎蜼謂宗彝也釋名云毳芮也畫藻文于衣象水草之毳芮溫煖而潔也夫宗彝之服原兼藻米藻或有如菼之色虎蜼不可以云如菼也但詩說引此詩

菼作緂云帛騅色云以毳毛爲罽其解罽云西胡毳布解毳云獸細毛豈以毳布爲衣其青者如騅帛乎若是則與毳冕名同實異不知西都故地亦染西戎之習以毛布爲衣仍飾以虎蜼亦未可知況五服皆以元爲質元色剝落而見青色之如菼亦不可知以罽上所繪之藻文而目曰如菼尤相似也檻檻者猶磕磕聲亂離之後軌路不修以大車之重而行于瓦礫之上則聲如過檻而磕磕然也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

哼哼遲重之貌璊赤玉也毳衣之赤采如璊御纂文按莊子胠篋篇註云哼哼多言者也荀子哀公篇口哼注曰誕也是哼爲車行聲之大與其多而不絕也璊詩說作虋云毳毛爲罽色如虋虋木之赤苗也如是乃與菼一例或云菼元色言衣如之璊纁色其突

如之亦通但曰繪曰繡不是一色有青必有赤赤稍剝落即加璊矣若正元正赤之鮮明豈有如炎如璊者乎時西都之蕭瑟可想見矣

國風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序美武公也云云賢好賢也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是也緇黑色宜稱也粲米也緇衣賢人之服也衣與身宜新作者也新衣至敝時又改爲無厭心也適子之館就見之也還而授粲廩人繼粟也其禮之也隆其養之也備此王公之尊賢者也御纂文按舊云桓公武公父子並爲司徒善于其職云云考桓公友賢者也周民固愛之矣然幽王之弒桓公死之實未從平王東遷也而武公則寄孥虢檜乃幷其地是貪且無信也申與弒幽武公反娶其女

戍申之怨形于口碑東遷之後民不聊生所謂善其職而民愛之者安在德鄭武者獨平王耳民安得而賢之也哉惟武公失南鄭而從王播遷于東都也初闢新鄭而舊臣離散故肇造之初求賢甚急耳緇衣朝服元端衣皆緇衣不一故統之曰緇衣士初釋褐故其命服君爲備之宜亦各當其制之謂敝予改爲欲其服之無過惜也未命位無官宅故館需君致之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非是鄭恭慄以爲外九室之治事處不知此館謂退朝宿食之處也以堯館舜貳室滕館孟子上宮例之則國自有賓館賢人未受位猶賓禮之也適館即儀禮子反子之所某將走見之意粲傳云餐非是如其說則是每餐授之將不勝其僕僕矣以粟二十斗爲米六斗大半斗爲粲蓋取其精者也言衣不言裳統于衣也言館不言舍統于館也言粲不言饌統于粲也舉重者而言之見好賢之無倦而周悉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好鮮明也人志高潔則覺其衣鮮明也所改爲者又敝矣而又改造焉御纂文按好者服稱其德之謂也有以稱德則令人欣羡而贊美之曰好造者無所藉而特製之謂餘同前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蓆寛大也人德性安舒則覺其衣之寛大也所改造者又敝矣而爲改作焉御纂文按說文蓆廣多也詩謂如席之重不一而足故王氏應麟詩考本韓詩訓爲儲也作當訓如振幣之振謂儲此緇衣以待敝故敝則別爲振致之也又蓆有藉意謂藉以表德之宜好也作亦爲之造之之總名餘同上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序曰刺莊公也衡外兩馬曰驂御纂文轡馬韁四馬六轡以馭之其轡長而力重也可知善調馬者使轡如使組之輕便習熟也此如組之一意也亦見御法之一左一右如織組者交經互緯而自然成文爾又如組之一說也服在軛下二驂馬夾轅外首當服馬之胷如舞者周旋折旋時八蹄起落疾徐疏連迴復周遭之中樂節如舞者之中節也止言驂者服者爲主驂者參之而已驂如舞而服可知且驂在服外故于驂尤易見也以見太叔之善御如此非竟不材者可比言外見莊公之所由忌刻而亦見莊之失教故至不善用才之如此云

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

藪草澤火焚烈熾也襢裼去裼衣而袒其臂空手搏獸曰暴叔段從莊公于田內袒搏虎而獻于公蓋自誇其勇也御纂文按藪澤

也乃草萊所聚之澤中爾雅九藪鄭曰圃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教戰畢乃驅禽獸而納諸防然後焚而射之周禮所謂春田之火弊也必焚者使不外逸爾烈火勢炎也具舉畢舉也襢開其胷裼出其臂去上服以逞展施也暴有淩侮之意以虎之威猛而赤手以淩侮之搏以擒之而獻也公所公所在之澤宮也置檠以爲質置旃以爲轅門所謂君表即公所之外叔暴虎而獻公所雖自誇其勇亦有親媚于公之意一見叔有可教之材一見叔無遠叛之意云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夾轅兩馬曰服上襄高騰之貌御纂文按襄朱傳釋爲上駕猶言上乘但古襄通驤六書故云馬行迅疾首騰驤也又馬之低昂良馬則首高低昂皆上向故曰上襄驂馬有游環脅驅以並于兩服而首當服馬之胷故相差在後如鴈之行列然言兩服昂然超躍而兩驂相從步武整齊正形其制馬之善云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忌抑皆語辭磬折控制使馬不行也縱放送催騁馬使速行也極言叔之材武恐其以誇材武而致傷也御纂文按忌爲語助乃矜張之詞今吳下猶有此音但音如介喲切耳良盡善之謂抑乃還且語意也磬注騁馬而使曲折如磬控則謂有所控制不逸非是蓋磬則以一邊之轡偏止之使馬首曲加磬折控則合兩轡其止之使馬首正貼喉間也縱則方是放轡而騁之送則振轡而助之起足之謂也朱傳以舍拔釋縱覆鞴釋送指射言與上文纔善射而言良御語意不合詩蓋謂既善射矣而又良于御則下文當專承御言也此遵御案解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鴇驄馬也阜火燼也御纂文按鴇鳥色驪白故馬之毛色黑白而腹有雜毛者名之馬以鳥名取其迅疾如飛也齊首謂低昂之首前後齊也兩服馬四轡兩驂止有兩外轡在手服馬首在前驂馬首在後苟不善御安能使兩服之齊首而兩驂之相從于服馬如出一手乎如手謂一操一縱在在如吾手之意而和應之甚朱傳謂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未合也阜謂燼者言焚將畢火燼高厚如阜云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慢遲罕稀掤箭筒釋解也鬯弓弢也收馬止射解矢弢弓極言叔之整暇恐其以示整暇而致傷也御纂文按慢謂磬控之從容也發罕謂矢不待多發而自命中疊雙也掤乃箭箙蓋也左作冰鬯

弓囊秦風作韔用矢則舉掤而捆之于箙既射則納餘矢于箙中遂釋下掤以覆箙也鬯弓謂藏弓于韔前章言肆應之不窮此章言整暇之不迫若曰公苟不失教何莫非有用之材也云爾

駟介旁旁二矛重英

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朱羽矛飾也二矛並建其英疊見故曰重英御纂文按四馬皆介曰駟介郎甲馬也秦風曰俴駟鄭箋淺金爲甲考古惟臂甲用金曰鎧餘皆用革惟秦曰俴駟他國或皆用革也不可知曰介如互蟲之有外骨也旁旁博雅曰大也廣也然則高壯之象乎英閟宮疏云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王氏云英之以毛羽似英有用絲亦有用羽者意各以其國之所產無毛羽者則以絲歟重英云者酋矛長止二丈以短故其英下夷矛長至二丈四尺以長故其英高

自其側而望之，若上下相重累者，然曰重英也

矛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考工記云廬人爲廬器酋矛長常有四尺夷矛三尋說文云矛象形自考工言之爲刺兵自說文言之爲鉤兵蓋上銳而旁鉤故也酋言其就夷言其易鄭氏元曰矛殳柄竹欑柲則柄亦以竹矣又有小者名鋋長八尺者名鍦酋夷其大概也

二矛重英

兵車之上，前有盾，旁有戈刃，有戟有殳，車中有鼓，車後有旗，而今止有二矛焉，其零落凋敝也可知，其曰重英，二矛之間，一無所隔也，又可知，餘見上，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左前軍右後軍也，旋廻抽拔也，自彭而消，自消而軸，時更久矣，左軍回車而欲反，右軍抽隊以潛遁，中軍高克所自將，作好言以鎮撫之，而亦不能固其志也，有潰而已，於是乎左右之將反國，而中軍之將出奔矣，御纂文前軍曰先驅，固有進無止，而衝鋒者也，乃旋車而反，後軍曰大殿，固有重鎮而壓陳脚者也，乃抽隊而退，是非得文公之授意而敢如是乎，法令操于中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矣，克但見衆心之不附，而左右之離心也，軍法不能盡按，軍令不能衆奉，而不知君之棄之也，不得已而作好焉，中軍主將也，甲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而反霽顏降意以求好乎，蓋不敢有所加于下，故不得已而爲此好者耳，故曰作好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不知實美大夫也，羔裘大夫之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舍，處，渝，變也，言服此裘者，亦如裘之直且侯也，命有二，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舍而不渝者，當其處常，則安于所受之理而不渝其志，及其處變，則安于所定之數而不渝其守也，御纂文按，羔裘視朝之服，君臣所同用，但君用純，羔臣則以飾，濡，所謂加膏若油潤之者，然侯，周禮春官肆師侯禳注云，侯者，候迎祥，善乃迎祥，廼吉之義也，而在此爲安吉意，然則直且侯，乃指裘之裁製正順，而氣象安吉，信足稱其服之之人，蓋彼服此之人，果屬舍命不渝者，云爾，舍，安也，謂身心宅于其中而不願乎外之辭，曰舍，自有不渝之意在，惟舍于命而不渝者，則始終不流于偏倚，而洵得稱乎其正，亦惟舍命不渝者，則能集于休祥，而洵得稱乎其侯云也，詩說謂子產追頌子皮之作，非是，左子產賦鄭之羔裘，豈有賓前賦所自作之理，味詩意，乃君賜裘于賢大夫，而詩人美其稱德云，故舉所見之裘言，不然，焉有衣裘于朝而外露其毛色者乎，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緣袖也，司，主也，言豹之爲獸，甚武而有力，今之服豹飾者，強毅不屈，能主一國之直道，亦如豹之孔武有力也，直而云司者，以其直爲之職也，人之賢否，必直言之，事之是非，必直行之，而以直爲己任責也，御纂文按，此專美其德之與豹飾稱耳，飾緣袖口以豹皮也，以豹飾者，取其有文章而服猛，蓋豹如虎而脊隆起，圓文或如艾葉文，或如錢文，黃質黑章，故曰文豹，又取物廉而食虎，是文采廉潔而善于制強梟者，以爲裘飾，義有當也，孔，甚也，武，嚴威也，力在人，猶言風力魄力也，上章言立品，此章言言行，下章言儀度也，

邦之司直

司直，固是以直道爲己職，司曰邦之司，是一國之直道，皆從出于是人，亦皆就正于是人者矣，一切兵刑錢穀，奔走簿書，各有所司

而此人則惟司其直由有是人而一國之直道振焉卽其正之不渝也，外不渝于中則中無委曲，始不渝于終則終不枉邪，以是爲直而已矣，武者直之表見，力者直之舉措耳，餘見上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晏鮮明也，英裘飾也，以素組英裘之縫左右兩組中壓一紐，故曰三英，裘黑而英白，故粲也，御纂文 按晏亦卽安吉之意，言其稱身如與其身相安者然，夫是以服之而愈見其鮮明也，英卽素絲之紽也，彼曰五而此曰三者，彼據退于公釋褐衣之時言，故五者皆見，此據在朝加有裼衣之時言，故止兩袖及當袷前者而見爲三也，粲本米之精者色也，素絲新潔，故望之晶瑩，而映以黑羔之如濡，故尤耀目而見爲粲，此方言及其衣，此袁時也，二說兩說皆可參用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序曰，刺不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知美善婦道也，家之興在于儆勤，禮之實在于和敬云云，昧旦，天將明也，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于雞鳴矣，其相警戒之如此，則不留于宴昵之私可知矣，御纂文 按雞初鳴，當丑時，使早備也，昧猶昧昧，色雖昧而色未辨，然將旦矣，是未正旦，已將明也，考雞巽象，日將臨巽位，故鳴，五更，吳氏臨云，雞之鳴于丑半者，重陽之時也，但夏秋夜短，丑之去天明也速，冬春夜長，丑之去天明也遲，此據弋鳧雁言之，則春初秋末時，益非是，則無雁過也，然則雞鳴何有昧旦乎，況與齊風之雞鳴異情也，彼宮禁深沉，未必畜雞于內，而遠聞故以似爲直，此則家畜也，聞雞鳴則曰雞鳴爾，特雞鳴必三度，古人爭起，以初鳴爲候，女聞初度，以告士，士則疑其三度後，而見微明之人戶牖也，故疑以爲昧旦云，夫昧旦必徵于見者也，未昧旦而云然者，下日明星有爛，知士之候于初覺時之星光入照耳，此由驚心惕志，恐其晏起而疑然也

將翺將翔弋鳧與鴈

婦語其夫，當將翺將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云云，御纂文 按舊云翺翔而往者，似以翺翔爲高下周迴，以覓禽之意，然翺翔亦可指飛禽言也，將者迎就之謂，謂迎就其翺翔者而擇取其大者，弋之云爾，弋以弱弓微繳乘風振之之名，別一小射法也，周禮，夾弓庚弓，配矰矢茀矢，益以石爲括，而繳之以生絲，夾庚之弓，送之中則石脫，引絲而乘風以墜也，射者男子之事，而庶士不得以田禮，故用弋，此當鄭新徙其民于溱洧間時詩也，學校未建，故卽弋以習射，士田未授，故卽鳧鴈以謀食也，溱洧之間，淺灘深渚，水禽集焉，故所取在是，此見其勤勞事也

見野鴨爾雅謂之鸍，曰沉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色白而頭有毛，其足蹠間有幕蹼屬相着，泊于江河，每百爲群，食砂石皆消，性可沒水，故有沉鳧之名 鴈狀似家鵞，亦有蒼白二色，今人以白爲鴈，蒼者爲鳧，鵞爾雅謂之鵝鵝也，其來往與燕相反，寒則自北而南，止于衡陽，熱則自南而北，止于鴈門，但南來時瘦瘠，肥鴈多于北歸時也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琴瑟之在御者，莫不安靜而和好，其樂而不淫可見矣，御纂文 按徐氏常吉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凡物在手曰御，見以爲心之和，形而爲聲之和也，靜好，荀子所謂靜能勝欲，好能勝惡是也，益琴者禁也，以禁邪，瑟者塞也，以塞欲，故靜琴以陽音，唱瑟以陰聲和，故好，然聲音之動，皆由人心生，而聲音應之，時夫婦以德相合，故雖琴瑟之在御，莫不驗其靜好，而御琴瑟之人可知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來招來之也順之從其言也意氣相投也好之愛其人也性情相契也雜佩觿燧箴管之類贈送問遺報答也蓋不惟治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以結其驩心而無所愛于服飾之玩也

御纂文按來之謂招徠而相處者故言贈可而持以相與也順之所遵循以相從者是不可來而往就之者也故言問必使人授辭而達致者也好之謂有契合之至而已受其先施者故曰報報乃答也佩曰雜雜乃綴合之名事珮德佩其物皆不一而足故也君子比德于玉故朱子云德佩然玉珮非草野之士所能投置也故以事珮為合以初從新士知交不廣故欲其多所交結以輔成其夫之德爾已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衣裳錦褧嫁服也御纂文按嫁服見前但夫人純錦下此不純用錦耳吳氏枋云庶人妻布衣錦緣飾亦曰錦衣是矣然夫人既純錦則絲衣矣古人惟祭用絲婚以上繼宗廟故亦用絲則庶人妻亦承祭祀何為用布乎意亦用繪而錦緣也其色則緇衣而纁袖其加褧御塵則固上下所同也婦人衣與裳連而裙襦在內然雖連而衣裳仍各裁以聯合如深衣之制者耳故兩言之褧衣亦然此先言衣後言裳先上後下正服飾尊卑之次也下乃服畢自視之辭故俯首從下而上耳是本欲從晉而託言于嫁之詩故以此比賦幣之已具也遵御纂為思從晉而作言

國風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序曰思賢妃也然實美賢妃之詩賢妃御于君所常恐晏起故夢寐之中若有所聞即自驚曰雞既鳴而朝既盈矣又疑非雞鳴毋乃蒼蠅之聲乎其實匪雞匪蠅蓋緣想成聲無聞而若有聞也

御纂文按國君日出視朝諸臣則辨色始入雞鳴時在丑日出當卯矣雞鳴時無朝盈之理惟夏至前後日出寅正二刻則丑半雞鳴已辨色矣但宮中不畜雞有雞人以司旦則此所疑之雞鳴乃遠處之雞聲故恍惚以似之耳蒼蠅性喜熱惡寒夏日炎熱則早出其聲在翼韓子云以魚去蠅則蠅愈集是蠅喜集于腥也齊魚鹽之鄉故蠅最多天炎畏暑則魚鹽者雞未鳴而集故蠅聲達于宮內也然蠅聲與雞鳴絕不相似但從寤寐間警省反以近似之聒耳悞以為遠雞之遙應者然而究之即每夜所習聞者而疑之其實并蒼蠅之聲亦不確也

蠅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從繩省亦交後足搓翅自翳段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在翼蓋蒼蠅善亂聲故此云云蒼蠅猶大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善逐臭云云翼雅謂蠅之溦者小于青蠅其色蒼云云按段說近是

詩經衷要卷二 國風 鄭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人臣適公所先揖私朝若雞初鳴丑半而朝已盈則大夫之視私朝者當半夜而陪臣之俟于私朝者又前于此矣不俾夜作晝乎惟夏中則雞鳴而辨色以下蠅聲蟲飛証之則信然也且既盈亦賢妃之疑然也俟朝之序賤者體勤而勞尊者體盤而逸士先至然後大夫至大夫至然後卿至卿至而後朝盈也然俟朝則俟于雉門外雉門闢則士大夫卿咸在但序進而已然則朝之盈也固指外朝而言謂俟朝者皆已盈滿于雉門外也云爾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序曰刺不親迎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諸侯以下皆迎之云云俟待
也著與宁同門屏之間也以纊縣瑱曰充耳尚加也瓊玉名華光
華也呂祖謙曰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御纂
文按卿大夫至士庶門無屏故不名宁若乃列位定次之名乃寢
門外之表位也用素者皮弁之充耳也曰以者以懸充耳之紞而
所加之瑱則瓊華也此或時俗之士禮也以其體卑故出俟于著
而充耳則以素加華以青者爵弁之充耳也庭則寢門內兩階前
之庭時俗以大夫之體稍尊故不俟于著而俟于庭而充耳則以
青加瑩以黃者元冕之充耳也堂則正寢之堂以上大夫卿之體
更尊故止俟于堂充耳之紞則以黃而加以英盖素配皮弁素積
青配爵弁元裳黃配元冕纁裳也所以然者昏禮攝盛而末世亦
多世位故皆不用庶士禮然非禮也不親迎而俟女至且所俟復

有著庭堂之別也傳云瓊華美石士服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
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未合也人君禮用玉且元紞不用黃
也詩話云凡玉之生及其成有榮有英有華有實如草木也瑩即
榮也謂始生如草木之榮英謂一玉之中最美者如草木之英華
謂玉之方成如草木之華云云盖瓊從敻乃似玉之石之晶透深
邃者耳非赤玉之謂也即其所配則華色當白瑩色當碧英色當
桱矣味乎而乃二合音在謳侯之間是兮字之揚起而古微卷裏
之聲臨青音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兩二屨也緌冠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御纂文
按屨夏用葛五兩者古人燕居男子在堂則脫屨而升與婦人在
室亦當脫屨于外姜與保傅及魯桓同在一室則屨當四兩耳今
有齊襄與焉則益一兩為五兩矣冠緌系冠纓也說冠而燕息則
一室之中止當有一魯桓之冠緌耳他則巾幗而已今又有齊襄
則冠緌亦增而為雙矣此譏辭也此兄妹夫婦除冠脫屨燕間一
室之情事正指十八年夏丙子以前之事惟夏故葛屨弁露頂而
處焉耳

屨〔禪下曰屨久用革夏用葛有功有散有絇有繶有純色隨裳色複下曰舄〕纓〔禮書冠系有纓其垂有緌羅氏云二組屬于笄順頤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禮記云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總角丱兮

丱兩角貌御纂文按毛傳曰丱物穉也鄭箋聚兩髦總為一角不
如朱子以為兩角貌之形象也嚴氏粲曰童子總聚其髮以為兩
角如丱字形盖子生為鬌男角女羈是男兩而女三也總角謂總
其髮為角非總兩髦為一也謂其婉孌之柔順惟總角時為然云

耳序曰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云云盖譏其外求大功而可忉
怛之幾已在目前則總角當即指公孫無知也襄之初服正公孫
無知總角時時則但覺其婉孌易制而不意其驕桀云也

其魚魴鱮

魴大魚鱮亦大魚御纂文按折中謂刺文姜孫齊而還歸魯然則
據此是齊侯送之歸者矣但不送入魯境耳故詩為齊人作魴魚
之美者廣薄肥恬細鱗少力易中人愛之佳味當比文姜鱮乃魚
之不美者似魴而弱鱗厚頭大色白好旅行惟食鯇矢亦名鰱鱅
庸也亦比襄公之庸劣而甘不潔也鱮魴相似若兄妹之相若今
旅而出入于敝笱謂襄與文姜入出于禮法敗壞之日而莫之能
制也云爾

簟茀朱鞹

簟竹席也茀車蔽也鞹革也以朱漆革亦車蔽也朱子曰齊人刺文姜乘車而來會襄公也 御纂 按傳云簟方文席蓋以簟而畫背巳文于茀上故文形方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氏巡云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郭氏璞云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韋靶後戶也據此車前車後皆用鞹靶之矣鞹即革轉音男子寡以箱女子則以簟蔽之前者曰禦後即曰茀貴者則車後畫轍文而靶革用朱漆也朱子以爲車束束在軸上者也連茀言之車鞎爲合曰茀曰朱見其炫目而刺其公然不忌也先言茀而鞹亦謂車後鞎蓋車過而指示之以譏議于其後故也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

正侯之中也 御纂 按射侯有賓燕之文射也張布侯而設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如侯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

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采畫爲之畫五正之侯者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于外畔也其所謂五采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此賓射也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所謂熊侯虎侯豹侯麋侯者皆即其側所飾之皮別之也取名正者正題肩之名捷而難中者也止用畫獸之侯而棲皮于中以爲鵠者燕射也考工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燕息是也諸侯來朝有賓射燕賓于寢有燕射不出正無不中也射已而燕其禮勝者又射故射至于終日不出正而終日皆然善可知矣禮二十學射御莊公即位年十三四年會齊侯狩于禚年止十七學蓋已如是之善此齊人所以惜之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異于眾也貫中而貫革也反復中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之類是也然能禦其細而不能禦其大此則倘堅之心有所不忍言也 御纂 按首章以巧趨蹌而及射所謂節比于樂之和次章言儀既成而及射所謂比禮之容也此則所謂主皮之和容與舞也周禮雖曰鄉射五物其實無射不然但各據所重言之耳易氏云射之物有五而節有三曰和曰容見于未射之時主皮和容見于射侯之際與舞見于既射之後又曰中鵠主皮也禮樂交作和容也發揚蹈厲與舞也此章所云則與舞者耳故曰舞則選蓋以射時之禮樂交中發揚蹈厲之合節故言與舞之射則異衆又此所謂射乃主皮之射故以貫言選謂中格貫謂透革也考四年會禚乃會狩者也朝畢而燕燕畢而狩首章朝之賓射次章燕之燕射此章乃狩後班禽之射故

主皮以貫革勝反謂射畢勝者復射而四矢仍復中其原中之故所由尚力之射故因其命中而卜其可禦外亂也正惜其莫巳內姦耳

國風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序曰刺褊也云云實廣儉也其地狹隘而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天下之俗莫善于此故刺褊心正所以廣儉德也云云糾糾繚戾之狀摻摻猶纖纖也要褎腰襋衣領好人士大夫之通稱其儉不中禮若可訾然勤而不怨貧而能安詩人有取焉 御纂 按糾乃合繩之名蓋屨做而帷絢繶之類在若合繩然曰糾糾葛屨見所用至霜降節後秋盡冬初矣而猶著之以履霜也其儉嗇也至矣手而摻摻在室未慣勤勞之証也女嫁後三月內未廟見之稱

以未成婦猶賓之也而卽以縫裳使之夫裳卑褻物也故諸母卽不敝裳而待于縫則綻裂可知女尚有賓道卽以卑褻之事使之而皆自以爲可不之異焉其褊急也至矣襋之集傳謂衣領夫要襋而承裳言則裳安可言領博雅云襋衱謂之褔知襋卽衱也杜詩背後晋衱穩稱身知襋亦在背後葢橫束爲棘從衣則是裳旁之襞積也說文云襋衣領名同耳此裳之襋非衣襋也要之爲之要襋之爲之襋好人猶齊之稱良人也服之言其身心安適于如是葢自以爲固然而全不覺其歙仄云也集傳謂卽縫裳女子所作近云

佩其象揥

揥所以摘髮象骨爲之故曰象揥此句之上疑有脫文象揥婦人之飾魏之風俗女樸井舂裙布釵荊而行禮則必致飾故縫裳之女佩其象揥乃實事也御纂文 按釋名云揥摘也疏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詩緝云若今之篦然內則雖佩巾無揥知不佩于裳間矣意其佩于襟上者婦人繫纓示有所屬纓必夫爲之繫與脫揥當綴于其間故爲夫所與佩之物而曰佩其云也惟在纓繫之衿間故得便于摘髮耳集傳謂爲貴者飾屬之好人之自佩與偕老象之言揥不合矣揥用象取滑澤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然實刺遺賢耳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草野之士皆得登用東遷後政逮大夫而卿皆世及幷臣其子弟爲公官于是乎世祿之家專執國政單寒之士無由上進矣云云汾水名沮洳下濕之地莫菜也無度言不可限量也殊晋異勝也公路官名以卿大夫之餘子爲之言下溼之地不無可采之菜以興單寒之中不無可用之才彼其之子雖卑賤而志意高遠不可限量乃較之公路實有過之無不及乃專用公路而不采之子豈不惜哉御纂文 按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南東流注之由是而南而東遞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沮洳王制注云沮萊沛也洳則土溼如水益下漸浸也莫陸氏機云菫菜考菫菜卽菫葵又有赤菫毛菫烏苗莖皆無莫名惟別錄云莧實一名莫實李氏時珍云卽莧菜陶氏弘景云當是白莧以功在明目利于昏暮故名公路箋云主君之輕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旄車之族是也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考天子巾車掌車戎僕職僕公族在天子爲王族乃各族之嫡卒其庶子及國子而教之道藝有事則授之車甲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然則公族者皆貴游公族之中亦有行列左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又吳語注百人通爲一行凡行之首卽曰公行公行之中凡有世位于戎路者爲公路公路中爲一行之首者曰公行皆卿之庶子爲之而率公行者爲公族大夫是卿之適子爲之別類曰殊超出其上曰異則殊異猶言懸絕之不同也云爾

莫 陸以爲莖葵莖大如箸赤節一節三葉如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味酢而滑子如楮實而紅今人繰以取繭緒始生可食又可爲羹然不聞莫名也莧生澤田中二月撒種三四月采莖細葉葉如藍可摘爲蔬六月後不堪食老則抽莖開細花成穗穗中細子扁黑而光與雞冠子無異狀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一方水外之地也英華也才學充美有如英華也御纂文 按上據全汾而言此卽汾水所圍之一地言桑則更材之有用者度則概言英卽發見之才美言也餘見上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水灣之處也藚澤蕮如玉德性堅潤也御纂文按一曲水迴折處當曲之地是又一方中之一隅也藚一名牛唇郭氏璞云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氏璣以為澤蕮葉如車前而大味亦相似考其名形今土續斷也莫采備食桑采備衣藚采備藥各有所用玉即積中之德之美曰英曰玉皆承無度言餘見上

藚曰澤蕮如車前車前即芣苢形狀見前續斷遂節斷續放從續省加草而名藚生蜀延葉細莖方如荏根本黄白皮黄皺三月苗四月花紅白如益母亦有黄白及紫二種性益人筋骨

園有桃其實之殽

序曰刺時也魏小而逼于晉云云殽食也御纂文按桃其品第六下果也殽雜陳之謂謂備籩豆也園則宮室之餘廣博堅固之地以比國小桃比下士以桃之下品且得采之以上備籩實供賓客比下士之所懷藏不無有裨于國而得備公君家之采取云爾夏

小正六月煮桃為豆實周官籩人有桃列栗下乾䕩上皆乾桃也家語孔子侍食于哀公以桃雪黍是鮮桃也又曰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故曰下果晉有桃園趙穿攻靈公于此知晉多此木桃園或舊魏地故托興云

園有棘其實之食

棘棗之小者御纂文按棘刺木也與枳枸等與荊相儕不養于場師不栽于庭除者然其實并不入殽而亦可以為食比士雖鄰于不肖者亦不無有可采也云爾棘實并不實籩矣而藥餌用之故云云食益食可以去疾也餘倣上

棘圖經云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多似棗而有赤白二種木赤實酸者為樲棘故又曰酸棗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小此所詠是也晉有地曰酸棗宜此當侯魏地

桑者閑閑兮

序曰刺時也夫君子之仕也正欲受事以宣勞豈好逸哉乃有時而思逸者或欲勞而不得或徒勞而無功故不得已而羨人之逸也云云桑者採桑之人也閑閑逍遙之貌御纂文按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著十畝之詩據此則所謂十畝之間指魏城之北首山之南之所在詩人樂其風俗淳古也閑閑者一則閑整一則閑習言整齊而易治一則慕其從容一則羨其服習也與心相安則從容與事相適則服習以竭蹷掣肘于一官一職者視之不啻志馳而神往云

河水清且漣猗

水波曰漣猗語辭此所謂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者與御纂文按漣乃水遭風成紋波體比密相連之貌猗即阿娜意謂其漣之宛轉

柔順貌也形之于語助間曰猗夫河水至濁故稱黄水今彼賢者之風者無不過化雖以河之至濁澄之且不清而今則不但清也且或有以撓之而猶聯蜷層疊千旋洑終不形其渾濁以見河濁尚感而清漣怪彼在位者之恬然而不知感動也云爾漣爾雅作瀾郭注曰渙散釋文瀾連也

不素餐兮

素空也言彼伐檀之君子乃眞不素餐者而偏不得餐為可惜也御纂文按餐精鑿之飯之名不稼穡而廛取禾不田獵而庭懸獸則飯亦胡不極精鑿然一無所加于得餐之外而為國家報稱也素猶今曰白爾已既無華國之可記并無文身之可觀故曰素餐惟彼非力不食之君子乃不肯素以求餐者而反粗糲自安糟糠不厭所謂餐者不可得益羨之惜之正以愧夫在位者之皆素餐

且見素餐者之無一君子在也

國風　唐

蟋蟀在堂

序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而實則勸思也云云蟋蟀蟲名其種類甚多如促織竈馬在爨屋中皆能度冬也御纂文按蟋蟀陸氏璣曰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翅及角善跳好鬭立秋後則夜鳴九月在宇十月在戶今日在堂是宇之內戶之下也易卦通驗云寒露降蜻蛚上堂其物天寒則欲近人故至此而在堂蟋蟀者能悉率其類而與人爲節候者也農功畢民皆入室則蟋蟀亦從人而在堂若催人織作者然故曰促織蟋蟀至在堂而止矣豳風云入牀下牀在室中即堂牖下演詩鳴東壁壁即堂序牆皆在堂之証也知在堂者以鳴知之也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太康過于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蓋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不已過于樂乎盍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云御纂文按職責司意居乃各人所處之分內思貴專而不雜貴近而不遠曰其則反己自省曰其居則無所戀于前無所異于後而據現在之素位以爲思矣即思不出其位之義也思于居始思有所本也思以居重思有所急也

良士瞿瞿

瞿瞿卻顧之貌謂若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于廢事也御纂文按良士謂善士也善原于本然之良知良能而不由人爲之矯造者曰良凡民之有士行者皆曰士瞿如隹鳥之目左右警顧然瞿瞿乃瞿然之不一而足也一恐有廢遺一恐有隱患故瞿瞿此當好樂時能自提撕省惕故如此云云此唐人歲時伏臘鄉會飲之詩他國皆若狂而唐人則瞿瞿信乎聖化之遺澤長也

職思其外

外者居之餘也一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旁之地親疏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內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以安其居也如是則有備無患矣云云御纂文按既有儲乎所居之內用必求善其外施既有周乎所居之中又患必預防其外至思外正所以安其居與永其居故思其居必思于居之外非外歧其思更非外騖其思也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蹶蹶敏于事也御纂文按樂主發散在外者也故樂則易馳騖于外而失事好則戀而不釋者也好在樂則易偏繫于中而并失心

失事則游于閒曠失心則弛于防閑故曰荒荒空廢之名方好樂而即自警以無荒則并不敢康而無論大矣康乃安于好樂之謂以無荒故蹶蹶也蹶曲禮注曰行速也乃起倒不遑息之意蓋足不及正而即前步急如顛蹶之狀云也較瞿瞿而又甚瞿瞿心之形蹶蹶行之見也

山有樞隰有榆

序刺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然實廣儉也先王之敎人勤儉以致富者非徒備物蓋將以用之也云云樞刺榆也榆白枌也山隰之有是供人用也御纂文按是以樞有刺性不滑利爲性嗇者與榆無刺性滑利爲性順者與也二物皆二月剝其皮作茹三月采莢作羹四月采仁作醬故其樹皆不能久全在山者處高在隰者處卑在山者難致在隰者易求有刺者難犯皮澤

者易取，性嗇者多吝，性順者多美，然至其時則歸于同盡也云爾。故自其辭言之，則謂山隰所有，皆備人用；自其意之所託言之，則有貴賤賢愚同盡之意在也。二義可兼用，故兩錄。

樞 爾雅作蓲，曰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其皮不滑利，其用同榆，即榆類。榆有赤白二種，白者又名枌，皆先生葉，却著莢，而皮色白，皮、莢、仁及木皆入用。

山有栲，隰有杻

栲，山樗也；杻，檍也。御纂文 按：栲，不材者也，然山人嘗取作薪；杻檍即萬年樹，材堪車輞，亦中弓弩幹。然則栲之與杻，一劣一良，若曰不材者盡，而材者亦與之同盡云爾。以栲杻作賢愚之興，餘倣上。

栲 山栲與田樗無異，葉差狹耳。樹似樗，但樗香栲臭，椿堅栲疏，其枝拳曲臃腫，不中繩墨規矩，所謂散材也。杻 爾雅疏云：一名檍。郭氏璞云：似棣，細葉。陸氏璣云：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楝而細，蕊白，蓋嘉樹也。今宮闕稱之，正名萬歲樹云。

山有漆，隰有栗

漆栗見定詩。漆則其脂可以和膠絲、固彩色，而栗則其實可以薦籩實、通贄獻，皆有功用于斯世，而不必以其身爲世資者矣。然亦以其材之故，而本根不久，與人之雖有功德于民者，而亦與民同盡焉耳。餘倣上。

素衣朱襮

襮，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領，此云素衣朱襮，降于諸侯也。

御纂文 按：領之爲襮者，謂暴于背，故名襮。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非純以丹朱爲中衣也，則仍素爲中衣，而朱以準之耳。是素衣者，中衣爲朝服之裏衣，不外現，故止素；外暴，故朱之。朱襮即素衣之準也。中衣之制，一如深衣。其曰繡黼領者，乃諸侯朝服，故此曰降耳。但臣之受命于君也，君必朝朝服，夕元端，無衣裏衣以見臣下者。今曰素衣朱襮，則燕褻之地弛去上服而見之辭也，故知其所命也審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云云，實惡曲沃也。晉之曲沃，大都耦國矣。桓叔之子孫之衆，必有繁枝傷本之患云云。椒，樹名，其實辛而烈。聊，語助詞。曲沃盛強，詩人憂之，故言。御纂文 按：椒類有蜀椒、秦椒、胡椒、蔓椒、地椒、崖椒五種，此所言似指秦椒。聊有與樛字音義並同之一解，陶氏弘景云：樛乃豬椒，即蔓椒類，野生林箐間，枝軟如蔓，枝葉皆似椒，氣臭如狗彘，俗呼樛子，集韻亦作𣗳。蕃，因本叢之盛；衍，由莖抹引布之茂也。十合爲升，盈升據一株而言。以椒聊芳臭皆具而有毒，比沃之假德愛以行篡弒；以其蕃衍，比曲沃之徒黨衆盛云。

椒 叢生，高不踰數尺，其葉對生，尖而有刺，四月生細花，五月結實，生青熟赤。秦產大于蜀產，目不及蜀產先黑。其胡地者未必晉有，惟近秦，且在在多秦種，故知秦椒。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序云：此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然實憫貧也。冠婚無以爲禮云云。綢繆，纏綿也。國亂民貧，婚姻不能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束薪而已；燈燭稀有，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則良人之艱窘可知也。御纂文 按：綢，束之周也；繆，束之橫斜交加也。合異材而束爲一，喻合異姓爲一家，而情意固也。三星，傳云參也，箋云心星也。考參十星而曰三者，下三星曰伐，外四星爲左右肩股，以參爲合。蓋正月昏參中在天，是昏中蓋正月，冰泮爲婚嫁月也。毛氏以在天始見東方爲十月，朱子以爲始見東方爲辰月，皆非是。此在天乃迎婦至門在庭中時所見如此云。鄭以三

星爲心謂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考心中天王正位前太子後庶子並無夫婦之象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

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云云夫曲沃之子孫日衆矣晉君不之憂也而又疏忌其兄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潤澤貌踽踽無所親也朱子曰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而獨行踽踽曾杕杜之不若也御纂文按杕生而特大無與之貌湑湑如露浸漬而肥澤貌也言雖杜之特出尚有湑湑之葉以庇蔭其本根踽從禹足禹本蟲名而訓舒故踽乃蟲之舒足狀而在人爲獨行不進貌也世之獨行而不覺其踽踽者則自以爲未嘗無人也而抑知其皆他人也乎若他人也猶之非族非類者之蔽格蒙密而并不似湑湑之葉尚爲杜之一本生也云故曰豈無他人之見衆而不見

獨乎然仍無易乎他人也

杜赤棠也樹同白棠子赤而酢無味然則本似爲人所棄之物然故以爲喻也

羔裘豹袪

序曰刺時也鄭嬛以爲美大夫折中取之云晉弱沃強沃殺晉三君昭孝哀侯也而晉立三君孝鄂小子而國猶存者必有大夫焉能撫其民而國不散羔裘之所美卽其人與御纂文按袪袖口也在袂之末考深衣三袪袪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此言裘之袪羔裘之袪非盡以豹也袪口以豹皮爲之耳類篇云舉袖貌是舉袖而見其袪口之爲豹故切指曰豹袪非全袪之皆豹也鄭風羔裘豹飾飾則貶凡領緣言此但舉袂之緣言耳以衣之袪緣準之則用豹者寸半耳餘見鄭風

羔裘豹褎

褎卽袖釋名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袖言受也以受手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然則袪據袂之口言此據自肘至袂言之也又前漢董仲舒傳褎然舉首注云進也然則又于有所進奉時言之故統舉曰豹褎蓋豹之緣于旁者雖止寸半而裘上有裼衣裼上有正服故舉手時但見豹而不見羔因概以豹褎言之耳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序曰刺時也魯隱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桓九年王又命虢仲等伐曲沃皆不克晉以此之故征役不已至于失所原其始皆由于失常云云肅肅羽聲鴇鳥名毛傳曰鴇之性不樹止苞叢栩櫟也言鴇不樹止而今集于栩是失所也御纂文按肅肅亦有收縮之意蓋飛而不得舒展故其聲肅肅然也鴇本水鳥故不止

樹集于苞栩者不得棲息之所而姑集于是耳栩柞櫟也陸氏機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以木蓼爲櫟夫晉雖河內但詩實稱栩而不稱櫟不應是指木蓼也栩非嘉樹栩而苞更非可集之木況在鴇也又集乃衆止之辭他無可止不得已而皆止于此失所之甚也

鴇似雁而大有豹文無舌及後趾性羣居如雁有行列遇鷙鳥能激糞射之使毛羽盡落逢鳥即交性淫又名獨豹 栩櫟也有二種一種不實者名棫其木心赤一種結實者乃名栩其樹小則聳枝大則偃蹇葉如櫧葉而理皆斜向花如栗而黃實如荔杉而尖蒂有斗包其半截味苦澀木堅而不堪充材止宜燒炭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序曰刺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然實美好賢也引朱子云言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云云道左僻處也御纂文按古者列樹以表道左

右前後皆據南嚮言則左東也東爲生養之方萬物出震故樹多在道左杕棠雖蔽芾可蔭而杕則不足爲行道之庇也况杕實又酸澀非可濟往來之饑渴者此蓋謙于不能集致賢者之比喻也

中心好之

雖君子不肯適我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飮食之耳御纂文 按好之而出于心謂其無虛飾而誠摯也好之心而出于中謂其無偏繫而正當也飮之大則饗小則燕食之大則宋小則祿曷則思求所以致之而飮食之云爾下章即此意而反覆詠歎之非有異也

詩經衷要卷二終

詩經衷要卷三

仁和李式穀海菀輯 南海黃寶龍延應陽仝校刊

國風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

序曰美秦仲也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也云云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也御纂文 按鄰鄰容比之聲白顛乃的顙即今戴星馬埤雅觀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曰卓上卽的顙故以爲上列又莊子齊之以月題謂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白顛之貴重可知非的顱之謂也夫秦滴世居西戎非子養馬于汧渭間封爲附庸而邑之秦其曾孫秦仲入爲大夫始作乘賦而君之出入備以車駕馬之儀衞焉此秦人素習西戎之俗故創見其開國之制而美之也然鄰鄰聲之容比無復鸞鳴和應之節矣戴星駕無復尙赤齊毛之禮矣所有之車皆鄰鄰所有之馬皆白顛車止尙多馬止尙強君子觀于此而知勇鬬尙功之兆見于此云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阪漆隰栗所種之樹也鼓瑟初有琴瑟也並坐鼓瑟上下之情甚洽云云又云漆栗種植盛也力耕勇戰之業兆矣其君能通下之情而盡歡云云御纂文 按阪者曰阪漆之性急切栗之義戰慄士性之宜與所栽植之物皆以威嚴爲尙者也前此擊缶而呼嗚嗚者眞秦聲也而今且有樂琴琴皆堂上之樂無故不去身者而此止鼓瑟亦尙嚴密之聲也見君子而並坐無拜下延升命席之禮尊卑貴賤之度也君臣並坐而鼓瑟倡和之美誠有之然失養德

之意矣所謂暴富之家其僕多伊創王之國其臣多野是也然厥
饒材用平易近人固近利好客之規模也哉

並坐鼓簧

簧笙中金葉吹笙則簧動故曰鼓簧 御纂文 按瑟本君子所不徹非作樂則皆君子所自鼓也竽笙之類有簧者皆堂下之樂樂人所掌周禮屬笙師 君臣而自鼓之不已褻乎而況其並坐也君臣而鼓簧于賓颺之易德更遠矣所共愈褻則情意愈親禮愈略則感激愈固故雄主之習也哉餘倣此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序曰美襄公也襄公始命爲諸侯而有岐豐之地遵周之遺制用周之遺民故其射御田獵之事猶不異于古所云鐵驪馬也駟鐵四馬皆驪也孔甚阜大四馬八轡言六轡者兩驂內轡納之于觖

故在手者止六轡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從公于狩習武事也 此御纂文 按四馬兩服兩驂也鐵取黑色亦取堅強意兩驂內轡短故繫于軜其六轡長轡也在手猶言加手也媚子卽漢文帝所謂弄臣耳公所養以取媚者從公止宜從于燕息而此并從于狩者見田獵之好不間于燕息之時也從公從驂乘也四馬皆鐵尙黑之權輿也狩先王以習戰也媚子從狩以習戰之事爲游戲矣西周入秦而誇爲創見亦志周制文德之變革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辰時也辰牡者冬狼夏麋春秋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公曰左之逐禽左也拔矢栝也舍拔則獲矢不虛發則御之良射之善也 御纂文 按奉猶言供也地官山虞植虞旗于中以致禽亦各隨其時而致之以供上取曰奉牡者恐有孕牲故不取牝孔碩果當壯盛肥澤之時也左之者田獵之獸上中下三殺皆以自左達右爲中殺故田御必逐禽左公曰左之叱御者使當禽左也拔矢括之當弦處舍放也見取當時而御射皆善也

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輶輕也鸞鈴也鑣馬銜置鈴于銜之兩旁故曰鸞鑣以車載犬休息之也徐常吉曰田事既畢車輕犬休見從容服整之意也 御纂文 按輶從酋酋以久熟爲義故從車而爲輕車之名卽周禮驅逆之車也鸞不于衡而于鑣異于乘車之鸞制也長喙者曰獫從僉善闘能齊同以噬獸者歇本作猲從曷省善追逐驕本作獢從喬省善高躍乃短喙犬也能奔縱以博獸者集傳言田事既畢正義謂是倒本末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然二意皆是也徐氏云云固然然亦謂雖游豫亦載田具以從見其好從事于此而不離也云爾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序曰美襄公也備其甲兵以討西戎云云蓋小戎兵車也俴淺同收軫也大車軫深八尺兵車之軫四尺四寸故曰俴收也楘文貌梁輈軏也所以鈎衡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游環靷環也貫驂馬之靷于其中前却無定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也脅驅以皮爲之前係于衡後係于軫所以使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軏之橫板也靷引車之韋帶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孔銷白金以沃灌之也文茵以虎皮爲車褥也暢長也轂所以貫輪兵車之轂長于大車故曰暢轂馬色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 御纂文 按此小戎亦對元戎之十乘言天子之老親率王賦曰元戎元大也

故此言小戎也軫所以收束車箱使堅固者故曰收大車直長八尺兵車直長四尺故軫對大車者爲淺也輈即轅也自輿下出軌曲而前以至衡者一丈其形穹窿中高如橋梁然其椂曲處以膠絲爲束而漆飾之者五處故曰五楘梁輈也游環取其機利轉動故曰游環脅驅者脅廹兩驂使與兩服並驅也陰揜軌者軌當前軫曰軌上繫驂馬之靷其靷貫與靳絆連以皮一條前絡馬膺交于背上而後絡尾下復交于背上再絡腹下仍回背上結之自背而後謂之靷而後繫于軌其繫處有如鈕然曰續中有穿孔與靷相貫續者也鐵爲之而沃以金上以板蔭之曰陰靷故陰靷之板下有鋈續也古車皆立乘無坐禮安得有縟其茵縟者蓋即髀也轂在輪中外持輻而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尺又半兵車之轂三尺二寸暢出于外故云暢轂駕我騏馵或騏或馵兵車馬尚力不

旁色也騏取于綦色馬白足者性多躁疾前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赤馬黑鬣曰騮中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盾干也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爲車衛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以觼係軜亦銷金以爲飾也 御纂文 按驪黃黑色馬四馬八轡皆兵車兩驂內轡係于軜故六龍盾比合置于車前專爲車中之衞以蔽矢石即大干也而曰盾者取其可以遁其全身也兩盾連比載在車前合則足蔽三人故必于合觼或從金從矞故詩話云此是扃鐍之鐍不特施于車凡箱篋前鎖處皆曰鐍軜納也車上納物之具也此在龍盾句下而曰以是下以納轡即上以納盾而軜以受之是軜爲牝牡之制而觼乃機栝之管鑰耳此亦當銅鐵爲之而白金鋈之者耳

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以上章皆云騏馵是皆騏而馵者矣下言俴駟皆介馬此中與驂分爲四既不與上一色且非被介者也故爲騏爲駵爲騧爲驪可一望而知之龍盾而曰合且下連觼軜言明在車前而陰板上以別于下蒙伐之在車旁者耳在旁則不可言合而與觼軜不連故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

俴駟以淺薄之甲被四馬欲其輕便也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錞矛之下端蒙雜伐干也畫雜羽于干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胷前之帶也 御纂文 按俴駟爲甲馬故不言色羣謂進退周旋力足齊同無參差也厹矛釋名謂頭有三乂者考即顧命之惠也凡長兵之下端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

其鐓地亦用白金鋈之以爲飾也蒙伐中干蓋執此蒙蔽矢石以伐人者故曰蒙伐小于龍盾取輕便置車兩旁將與右下車戰時所執苑即華皖之皖義不畫龍而畫雜羽取如飛之迅疾亦翼蔽之意韜藏張弓者曰韔以虎皮爲之取服猛也鏤金當馬膺者負車之馬頭高舉而膺當前膺又介所不到故以金飾帶上以蔽之而因鏤之以美觀也將司弓矢右職五兵是厹矛在車右而虎韔在車左蒙伐則兩旁皆有者也鏤膺則承俴駟之羣而馬在車前鏤膺又在馬前當車左右之前而中者也

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交韔交二弓于韔中顛倒安置之也閉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檠弓體使正也 御纂文 按交韔乃是向背安于韔中也必二弓備損折也竹閉以竹爲䪐曰弓檠是閉爲䪐也緄

滕者，張弓入于韔，弛弓則約之于竹柲，而以組滕之，恐隕經與風日之不定，而筋膠弛急狃而易反。車中不便火焙，故以閉檠正之。不言矢，矢備于身，不在車上也。又閉即弼也，秦音呼為閉。此其置于車中者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云云。實則刺遺賢也。秦襄作西畤，祀上帝，文公定三族之刑，與三代聖人之治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于山巔水湄者焉。云云。蒹葭，蘆葦也。蒼蒼，色老也。在水一方，不可招而致也。御纂文　按蒹，蘆之最短小而中實者也。其長丈許，中空皮薄色白者，葭也。其身如竹，其葉如箬，則同也。蒼乃深青而雜黃白，乃老而漸枯燥之色也。露之為霜，為寒氣所搏而結焉者也。伊人，猶其人。一方，彼水四圍周繞中之方所也。詳其意，乃秦取西都後，盡革周先王忠厚之遺澤，而易以肅殺之令，故國之遺賢避世而隱于河上也。蒼蒼，憔悴之象。露本澤物，變而為霜，則殺物矣。嚴厲風行，將先王之澤轉輾而成殘殺之法。此伊人所以歸隱也。曰伊，則有所指實者矣。曰所謂，則平時常稱謂者矣。水則謂霸滻涇渭酆鎬潦潏之間，大約文武之澤不離乎豐潏者近是。

蒹葭着着，白露為霜

考字說：蘆謂之葭，其小曰雀荻，謂之蒹。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是蒹形小而堅，葭性柔而下。蒹老則葦，葭老則蘆。小而大曰葦，以其偉也；白而黑曰蘆，以其盧也。盧，黑色也。白露雖八月節，是八月以前皆露，至八月則白，金令深也。然猶露耳，至九月節則霜降，純乎凝嚴之氣矣。詩人驚時物之變，彼蒹葭之茁然者，何為而忽着耶？已而悟為霜降，故猶驚于蕃衍之俗忽然彫敝，已而知由政令慘刻之故云爾。

在水一方

云一方者，不越乎先王遺跡所在之一方也。南望江漢，申楚之交亂矣；東望伊洛，王室如燬弱矣；北望汾晉，亦非唐叔文侯之舊矣；而西又秦川，更與先王之德政相反也。山深林密，皆為險國之末；原平野壙，皆為馳逐之場。故所隱不出此水一方之外，或往來於烟波渺茫之間，或跧伏于草茅翳蔽之地云爾。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序曰：戒襄公也。云云。實則秦人美其君也。襄公之時，岐豐尚為犬戎所據，文公始逐之東，獵于汧渭，至德公徙居雍，則在終南之下也。德公子三人，宣公、成公遞讓國，以及穆公而遂伯。自文至穆，累世皆有令德，觀其錦衣佩玉，聲明文物之盛，不減于上國。云云。終南，山名。條，山楸也。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御纂文　按周舊都豐鎬，而對終南，其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城南五十里，東西連亘藍田、咸定、長安、盩厔、鄠縣，及鳳翔之扶風，西抵大散關，綿延千餘里。明周憲王曰：楸有二種，刺楸其樹高。李氏時珍曰：楸有行列，莖幹聳直可愛，至上垂條如線，謂之楸線。其木濕時脆，燥時堅，謂之良材，即梓之赤者。梅，孫氏炎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然則非果木之梅矣。李氏時珍云：柟甚端偉，高者十餘丈，巨者數十圍，氣甚芬芳，色白者脆，赤者堅，其近根年深向陽者結成草木山水狀。其木為梁棟器物皆佳，亦良材也。錦衣狐裘，固諸侯服，然衣非祭不用絲，意時必有事于山陵之祭，而至此山之下乎。此章以形勝物產之異，而美其服色之美麗。蓋時岐豐之民

从囗戎俗一旦復見天子諸侯命服威儀之盛故喜之極而言之
也狐裘亦有青白黃三色錦衣亦各稱其色如紑絺素錦黃錦也
條〻楸樹名周憲王曰有二種一種刺楸樹高大皮毛蒼白上有黃白斑枝梗間多大刺葉如常楸即赤梓見詩下
梅樹直上童童若幢蓋枝葉不相礙葉似豫章而大如牛耳一頭尖經歲不凋新陳相換花赤黃色實似丁香色青不可食
顏如渥丹
渥漬也渥丹赤而澤也御纂文按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禹貢
屬荊州貢本草圖經云狀若芙蓉頭箭鏃此曰渥乃浸潤之名浸
潤之久則丹色由中現于外比血氣之華盛也渥丹非竟赤面漬
于膚間即所謂血能華色耳邶風赫如渥赭雖同此充盛而赭乃
赤土其色尚滯丹則箭砂其色尤鮮彼是不得志之充盛此則得
志而福澤之容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
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御纂文按疏謂山基崔氏靈恩注
作屺曰終南旁有屺山堂傳云畢道平如堂也爾雅云畢堂牆郭
氏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牆然則朱子謂山之寬
平處是也而紀亦不得為旁之山矣蓋紀為綱之分即今堪輿家
所謂龍脉也有條理經緯之分合故曰紀堂即所謂前之明堂也
中寬敞而外朝拱為都邑之案山者至此或以秦君親至相度形
勢而言以下佩玉鏘鏘觀之其至此也有陟巘降原之勤動焉不
止是上章之居此也
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鏘鏘佩玉聲也壽考不忘須戒之
辭服其服居其位則宜有其德故祝君之壽考又欲其不忘修德
以稱此位也御纂文按黻合青黑二色刺為兩巳相背狀作亞然
在裳而不在衣今曰黻衣蓋謂服黻之衣繡裳繡粉米黼黻也臣
民于君不敢仰視故但言黻裳不言冕服也佩玉鏘鏘行中節也
以佩之衝牙與前後玉相觸而成聲故其音如擊金而云鏘鏘也
此即君之服飾容止之美而致其頌禱之意也壽長久考成正乃
安定意不忘君至壽考而不忘享國之德民即壽考不忘君之德
也云爾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序曰刺襄公也穆公好士故士多歸之康公意忘賢人去焉云云
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盛容貌晨風疾飛而入林比君子高蹈而
遠引也御纂文按鸇者隼類以展翅名以其當晨出與時泬然鳴
而上飛其日必大風所謂行鳴則風故曰晨風而飛曰鴥以飛兼

鳴聲故也即鷂所化又能化布穀布穀仍為鷂蓋鷙而善變者也
鬱者翳薈茂容與烟光嵐氣濃結不散之貌晨風飛起而投彼鬱
然之北林比賢人之去他國也秦南則終南間之南為巴蜀時未
通道東則河洛天子所都惟北則晉魏諸上國也時必有北去之
賢者故以此為比焉爾
晨風似鷹稍小其尾如舵極善高翔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翮至上則挺翅而翔擊鳩鴿諸雀食秦俗強悍故以此為賢者比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
櫟柞櫟苞叢也駮梓榆也山宜有櫟隰宜有駮以興國宜有人也
御纂文按櫟秦人謂之柞即似樗之苞栩也作炭良駮本獸名此
則木也義疏以為榆古今注以為葉似豫章皮多癬駮或以為檍
皮青白遙視似駮馬爾雅注引諺云採檀不諦云云丹鉛錄據之

謂駮馬與檀及繫迷[illegible]皆相似今北方名報馬生輝縣山中似即此駮然則駮馬之樹實山產非隰產更非秦地所宜矣此言山有隰有者言有他國之材也秦之伯也伯里奚來于皖由余來于戎蹇叔來于宋公孫枝丕豹來于晉所用皆他國之賢故托興于此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

棣唐棣檖赤羅也御纂文 按唐棣實喬木非叢木也圓葉弱蒂白楊同類樹大數十圍此曰苞棣是常棣也乃郁李耳韓氏保昇云樹高五六尺乃叢木也又蘓氏頌云今汴洛園圃中植一種枝莖作長條花極繁密而多葉亦名郁李檖即山梨也葉如茶根如小拇指其木文細密赤者文急白者文緩實大如杏似梨而酢澀埤雅云雖皆文木赤羅為上然則棣非山產檖亦非隰產矣然茍植之則即有之故曰山有隰有也言此以為栽培賢才不必盡其土之

所產之托興云爾大義倣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序曰刺用兵其實勤王也史稱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將兵助晉文納襄王殺叔帶此所謂王于興師也自平王東遷西都之民思先王如高曾戴時王如父母一旦奉王命以匡王室其忠愛感奮勃發于心而不容已云云袍襺也戈矛皆梏屬王于興師奉天子命以興師也朱善曰同袍因愛相結于無事之時同仇思難相恤于有事之日也澤裏衣也朱子曰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六尺周官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行往也作則始發行則在道矣御纂文 按以岐豐之地被周先王之化最深雖世降風移人心天理不容泯沒者尚有異于他國也無衣同袍恐臨期征衣不給民間自為盟約也士庶軍行不用禮服而甲又官授故可同者自袍始同則彼此通用耳未必一袍而兩人著也于往也王于興師謂王往而征調及之也修鍛礪之也同仇謂君父之仇不分子我也仇猶作對不並立也澤在袍內褻衣同澤則更親近也作則興起有鼓舞意裳甲裳下服左氏傳得其甲裳同裳則更相愛護矣甲介三代用革後世以金在臂曰鎧亦曰釬在頸曰鍉修鍛而藪之也兵即五兵偕行約同伍列也同仇總言之偕作興調之日偕行對陳之時也西人之望勤王也至矣

戈鈎子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鈎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援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秘長六尺有六寸可句可擊可撞可殺 矛直有銳旁有句長八尺者曰稍常有四尺者曰酋二等皆曰夷柄以竹為之 戟有枝兵三鋒一曰刺直前者二曰胡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三曰援豎而上達者也長一丈三尺

於我乎每食四簋

簋陳食之器易曰二簋可用享每食四簋言其盛也御纂文 按於相浹洽也於我謂初浹洽我之日也簋即簠簋簋制內圓外方而下不平受斗二升木質口飾金紐用玉龜形祭器也三禮圖云簋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圓外方剉其四角漆赤中蓋龜形飾如簠然則亦天子玉諸侯象矣亦用土見周禮旊人所謂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一足實三而成觳者夏時亦用竹四簋黍稷稻粱或曰一黍一稷兩陪貳也夫天子燕諸父舅八簋而止險難而祀鬼神二簋而可今再食則諸侯賓客之常食也而飯備四簋其禮盛矣每食皆然其敬久矣云也言食以別于饗燕言每以別于偶暫也

國風 陳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鼓聲宛丘地名值植也鷺鳥名其羽可以爲翳舞所持也此係御纂文 按卦惟坎以一陽之動居于中陽主動不息故凡動于中而不已曰坎謂急擊其中央也爾雅宛中宛丘郭注謂中央隆高又曰邱上有邱曰宛丘其丘在陳城南道東三里其下就其平坦處也無冬無夏不問寒暑也鷺羽舞者所執制如雉尾扇之半所以自障且爲飾也非燕樂則用雉值者未舞時先值之于舞位也集傳謂舞者所以指麾夫嘉樂不野合至值于宛丘之下非地甚矣況無冬夏之不節乎

鷺春鉏鷺細而長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毛喙長三寸頂有毛數莖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

值其鷺翿

翿翳也御纂文 按翿取鷺羽析之纍綴于幢下若旌幢然而爲樂題也宋饗晉侯以桑林題以旌夏此燕樂也故題以鷺翿值植于

表也陳爲舜後韶樂在焉韶之奏鳳皇來儀後之皇舞或法其意今乃不修其祖德而事燕樂之鷺翿且植其翿于道道往來之共由者也豈值翿之所哉更非宛邱之下比矣

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泌水名洋洋流動之貌言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饑也御纂文 按泌水經注汾水過章縣南有泌水注之蓋泌水出大胡山而西南爲泌河經泌陽縣南時蓼與沉國界也非陳地故集傳云泉水也嚴氏詩緝云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當亦爲泉水之流貌樂饑者樂與此泌水共此洋洋同此流動充滿之意此足于在已之證印也故雖饑而亦樂云爾非樂其饑亦非樂泌水也樂其洋洋者與性天之氣象相契云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魴見前味之美者陸氏機疏云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又曰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肥厚尤美翼雅云漢中者尤美又云漢沔尤多然則所謂必河魴者不過以河故著名于所出之水大焉爾其實魚之美否不關其水之大小也言此爲取人物不必于門第求樂境不必于富貴之緣引云爾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鯉爲食中上品神農書稱爲魚之王別錄云出九江池澤者爲美然以河産爲最大古傳有每歲三月河鯉登龍門化龍之說則其大也可知然其美與不美更不關于其大不大不必于河産之大而始食之云也餘意倣上

鯉此魚鱗有十字文理故名其脇鱗一道從頭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每鱗有小黑點諸魚惟此最佳黑者爲元駒白者爲白驥黃者爲黃騅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序曰刺時也其實思賢妃也人君之德以養而成非一日之積也如池水之漚麻漸漬而不覺云云漚漸漬也鄭康成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以作衣服御纂文 按傳池城池故在城門夫必言東者水以東注四方之水皆以東爲聚也既曰門之池則防守重矣浚之必深故可漚麻也春秋說題辭云麻之爲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麻生于夏夏衣物成禮儀故麻可以爲衣云云宋氏均曰麻枝葉成謂之衣三變生成形一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績成爲縷三變也是麻能衣被天下不扶自直每變而有成是況君德之本美可變化而善者也又考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東門之池郡縣志謂東門內道南然則毛傳城池之

說非矣其水至清潔是漚之而不溢者也漚之清潔則麻色鮮故以比賢德也東門之池可漚麻興貞靜幽閑之德可以涵養君德于成也云爾漚從水從區區別也以水柔而疏之使可分析爲絲縷也

麻即大麻有雌雄雄曰枲雌曰苴大科如洞麻葉狹而長一枝七葉或九葉五六月開細黄花成穗即結實大如胡荽子其皮漚而績之成布古非絲不用絲皆用麻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紵麻屬 御纂 按紵之爲物少于麻而貴于麻鄭子産獻紵衣于吳子答縞帶其貴重可知其事周官亦掌于典枲餘倣上

紵陸璣云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也荆揚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脱但得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又色多青惟白者爲貴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菅草名可以爲索 御纂文 按貫于麻者紵賤于麻者菅菅不成衣被可以爲索亦有整束百物維繫萬端之用故亦可以比君德也餘同上

菅茅屬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俗名白芒其花黄者曰黄芒實皆茗也范氏曰菅可以爲屨異物志香菅包裹助調五味左曰無棄菅蒯即此白華茭云人刈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爲菅是需于漚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序曰憂讒也夫讒亦多術矣鵲巢邛苕本無其事而妄謂有之云云防隄也邛邱也苕草名生下濕地鵲巢于大樹防以止水安得有巢苕生于下濕邛乃高邱焉有旨苕今皆謂有之以彼讒人譸無實之辭也 御纂文 按防毛傳以爲邑博物曰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若是似實有其地矣然安知非因其地之多水防而名防亦安知非因其地之多高邱而名邛歟若陸氏璣云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之苕故別名之曰旨苕旨甘旨也當以味名餘如上說

旨苕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

唐廟中路名甓瓴甋也俗謂之磚鷊小草雜色如綬上章言以無爲有此言似乎有而實羅織其事也歐陽修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以積累而成路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是也 御纂文 按中唐即所謂唐塗謂之陳此宮中耳非路也有甓而羣以輳合之則成行路矣旨鷊荒草耳非綬也有邛而與爲蔓延則成綬象矣又考甓本瓦溝之名砌甋成溝埒曰甓甋然呈上物也而何有于中唐鷊地錦之類下濕産也而何有于邛上其比意亦畧與上章同後義亦可參用

旨鷊爾雅作虉曰綬注小草有雜色似綬疑即地錦類也葉左右相比莖密莖細而長蔓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序曰刺時實傷時也靈公荒淫洩治諫而殺之云云陂澤鄣也荷芙蕖之葉也澤中之草兼有蒲荷以興國中之美止有一人也此 御纂文 按蒲有五種泥菖形黑氣穢水菖古以其根爲菹石菖生于石不在澤陂惟香蒲古稱上品詩人所指當是此蒲荷芙蕖總名茆中青薏生兩芽一藕荷一芰荷又生一芽爲華是荷者因其華葉皆大而莖則亭亭然若負戴焉有承荷之象而名荷也蒲與荷皆能自拔于汙濁而以芳潔重于世是賢者之比喻也陂是汙下汙濁之處陳靈之朝汙下汙濁孰甚焉而有不但不爲所染而志芳行潔皭然泥而不滓者是猶澤陂之蒲荷也是二物者不肯隨波逐流必挺然自表于澤陂之上而芳潔遠聞于澤陂之外者日有一以見生于卑下一以見棄于幽遐而不見采取于上也云

爾

蒲 香蒲叢生水際似莞而褊有脊而柔二三月生苗嫩根作鮓一宿可食亦可蒸鬻及曬乾爲粉作餌食其香過于石菖蒲其花即名蒲黃細若金粉他蒲皆不及也 荷 荷蘊荷者貽水生藕者也芰荷無藕卷荷也與花偶出水上亭亭如繖者亦或謂之莊荷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蕑蘭也。御纂文 按蘭能辟不祥故名曰蘭以闌之曰蕑以閑之其義一也上蒲與荷取芳潔此蒲與蕑亦取菖蒲辟穢之義以與蕑爲一類也與閑邪規過之賢取喻更切餘同上

蕑 蕑蘭與澤蘭一類二種俱生水旁下濕處二月宿根生苗成叢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但以莖圓節長而葉光有歧者爲蘭草莖微方節短而葉有毛者爲澤蘭蓋今俗名省頭草非幽蘭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

菡萏芙蕖之花也。御纂文 按字說云菡萏實若函臽隨昏所開闔釋文云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埤雅云秀曰菡萏暢茂曰華然則字說謂實若臽之解非也菡徐氏曰猶含也蓋瓣未放而名萏亦臽也瓣未放而已半開故其中坎然而臽也蒲與菡萏言未及發舒施展之意耳時蒲未華荷未放比賢人稍有以自見而未大展其用云

國風 曹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序刺不壹云云實乃思聖王也曹叔振鐸親承文王后妃之化習覩文武之政而深識治化之原心如結所以正心也云云鳲鳩布穀也合哺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均平如一也淑善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君子也儀禮也鳩在桑而子有七比王者宅中御宇而衆建諸侯也諸侯雖衆而王者相待之禮儀均平如一如鳲鳩之哺其子夫其儀之一者非外飾也王者之心視天下如一家視萬民如一體以治萬民者惟諸侯故其心與之固結而不解也。御纂文 按桑多斬伐之木非安所也禽經云鳩生三子必有一鶚知鳩生于必雙單出必有異類在如虎生三子則有豹將子渡河往返七次以子中有異類而欲其均平則難甚也況在不安之地乎其子至七則必有鶚在其間矣此美君子之愛人秀頑强弱一體均平雖當危險之際終不易其正身率物之度而一以誠心故可大而可久也淑人君子者以善養人之君子也儀者如左氏所謂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之類是固無衆寡小大而一於是雖當難處之地終不二三其德者也自具外而觀之柳若率其故常而無所動于其中其心之相關固有鬱積而不可解者在故曰如結此心即一體胞與之心也

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可象謂之儀以其一切舉止不異常法固未嘗有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見彼此之偏私并未嘗以苟且之功旦夕之效形始終之變動故曰一也若是似順逆而不動其心得失而不易其心者然而抑知其心中萬彙之互經百端之交集有不容以外物之解釋而內念之縱弛者在乎無所擬諸擬諸結也餘見上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青黑色也天子無爲而治但見其帶絲騏弁恭已垂裳而已蓋無爲以養無事之福而恭已以淸敬事之原也又曰帶絲弁騏所以修身也。御纂文 按帶有二大帶以束衣革帶以繫佩韠此帶指大帶也自天子以及大夫皆熟絹士繒處士錦弟子縞皆絲也其

垂者曰紳，其約者曰組，皆長三尺，以爲飾，此卽美其垂紳之度也。綦弁，見書顧命，傳謂以文鹿皮爲之，則是仍皮弁矣，而曰騏者，夏官王之皮弁會五采，自王以下以次而降，曹伯將也，上服三采，常朝或止青黑二采乎，故曰騏弁，是騏專以會采言，鄭箋以爲當作璂，以玉爲之，非是。此言處安平無事之時，在君子固無盼乎正冠垂紳之常度，以溢之云爾，以起下二章在棘在榛之亦不忒而能正是云爾。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榛，衆木也。其子在榛，如常者也。御纂文 按榛，叢灌而不高者也，雖不似棘之惡，亦非梅之美矣。鳩仍在桑，而其子在是，是卑棲散集，而仰覯鳲鳩之羽儀爾已。蓋榛灌生其叢，不一其條，不相當，故在榛者與其處不一，以觀效于儀之一，集于忒以取法于儀之不忒也云爾。以榛本在灌莽間之木故也。榛見前。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芃，美盛貌。郇，文王之後，郇本侯爵，稱伯者，爲州伯也。竹書載昭王六年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繼召伯也。言西周之時，天下之民咸被王澤，如芃芃之黍苗又有陰雨以膏之。其所以膏澤下逮者，由四國諸侯皆知有王，無敢自專，而王又命郇伯，旬宜以勞來之，是以大國之虐政不行，小國咸樂其生，而傷今之不然也云云 至此御纂文 按芃從凡，謂根莖枝葉一槪皆盛之貌也。黍而苗，正天下望澤之候。膏者，如沛脂澤以潤之也。曰黍苗，言菁茀而外皆善類，無所謂莠稗者在。已雨自天來，陽和之澤，無不長養，非下泉之冽焉者比矣。陰而雨，絪緼之至也。時四方之國，心目中皆有一王者在，故遵道遵路，歸其有極也。蓋天子惟建總以垂拱，而方伯爲之布化于諸侯，以答四國之仰望也。勞，撫慰，以勸勉其善之謂。郇，舊在解縣西北，後滅于晉。曹國爲郇伯之州內國也。

詩經衷要卷三終

詩經衷要卷四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國風　豳

七月流火

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篤前烈、王業之本、實始于此云云、火、星心也、六月火昏中、至七月、則流而西也、

御纂文　按公劉遷邠、當夏之末、故從夏正、然古者三正並建、各依歲收之早晚、豳與岐雖近、而高山峻嶺之阻隔、安知非岐宜建子、豳宜建寅也、大火、東方蒼龍七宿、亢角氐房心尾箕、而心居中、心三星、中曰大火、唐虞時、仲夏之昏見于正南午位、故書堯典云、日永星火、至季夏、始漸西流、至周公攝政時、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移至季夏則昏中、而孟秋七月、則西流于地之未位、故此七月、建申之月也、火出于辰、夏正爲三月、中于未、西流于申、入于戌、劉氏成安曰、此詩上述豳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者、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也、心本東方宿、故其行于天、有西無東、而曰流者、天傾西北、故火移于西、其勢則下、命之曰流也、

九月授衣

九月霜降、天始寒、婦功成、授衣之後也、御纂文　按七月流火、卽有事于衣之候也、至九月、則衣成而可授之以服耳、故授衣承流火言、夏令曰、駟見而隕霜、隕霜而裘具、駟、卽房、以與心連體、駟見卽在流火之後、至于九月、則火伏矣、霜降于上、蟄畢于下、需衣已亟、而爲衣者己成矣、授者、各稱其老幼強弱、而爲寒備也、衣、謂冬衣也、月令十月、天子始裘、九月授、故十月衣、周禮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上曰獻、下則平言之曰授矣、禮得服裘者曰裘、禮不得裘者、則統稱之曰衣矣、曰九月、亦謂不踰此月也云爾、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一之日、一月之日也、周正以建子之月爲一月也、變月言日者、以別于夏時、觱發、風寒、栗烈、氣寒、御纂文　按一之日、二之日、指歲氣言之、猶謂一陽之月、二陽之月也、下倣此、觱、本羌人所吹之角名、制起黃帝、用于軍中、自古有之、此曰觱發、言寒風悲慘、而激越勁急、如觱栗之發聲也、故觱樂書名風管、以與朔風相肖也、卽後世籬頭吹觱栗之意、栗烈者、如栗之烈、蓋栗殼之刺如蝟毛、寒氣著膚、膚起毛戴、如栗殼之膚毛直豎、然烈則威猛暴劣之謂、以見九月而後之需授衣亟云、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于、往也、耜、田器也、饁、餉之也、田畯、勸農之官也、寅月往修田器、卯月舉足而耕、丁壯在田、家長同婦子而往餉之、老幼男女、皆盡力于南畝、庶田畯見而喜之焉、御纂文　按三之日、寅月也、四之日、卯月也、耜、耒頭金、廣五寸、以間田者、釋名、謂如齒之斷物、故如噬而名耜、古并耒皆木、後世則耜易以金、于則往而修之、所修田器不一、卽耜以舉其重也、舉趾者、耕者舉足相先也、婦細子弱、不任力作、故用以供饁、饁者、以榼盛食以餉也、同之者、耆老也、故云家長、南畝者、度地居民、皆南向、而田在其屋前、以便守望、故曰南畝、田畯、疑卽周禮合偶于耡之里宰、鄭箋以爲司嗇、蓋雖曰田大夫、實則卽田夫之俊者耳、至則見其通力合作、家室齊心、故喜之、此則卽田畯之喜、爲農夫勸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于耜往修田器于耒人也周禮考工記作車人堅地疵欲直柔地疵欲句各欲順其土性也或利推或利發親與酌其宜適故必自往也古人耕必合耦兩人並作所謂一偶之伐伐發也推則身一俯而後足一起發則身一仰而前足復進每一推一發則同耦者之足趾齊起齊落故曰舉趾于耜舉趾皆言其同也餘見前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饁者至則田者皆齊集矣故田畯始至而督視之也田事不修田畯有責焉故見其力田而喜也喜喜其不費催責也畝必南向陽則易發生也田畯至在饁田時固待其齊集而至見饁田者而喜亦喜其家室之能助勞也餘見上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載始也倉庚鳥名謂當春日始和倉庚始鳴之候也御纂文按陽溫煦之氣也冬至一陽生至春而三陽開泰矣曰始者陽始出于地故于治地者言之而見爲始也始而曰載者陽初載于地上也倉庚黃鸝卽少皞氏以名司啓者蓋其物伏蟄啓蟄而始出故蠶者以其鳴爲候說文所謂倉庚鳴而蠶生也其鳴聲極圓滑章氏蠶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陽春清新之氣而初鳴汲家周書曰驚蟄五日倉庚鳴農家勤于力作無暇觀覽但聞聲而知之故先言有鳴徐聽之而識爲倉庚也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此承上章言九月所授丁壯之布衣也若老者衣帛其功更豫矣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女皆執懿筐采桑以飼蠶將爲帛以衣其父母也御纂文按桑供蠶食必多采故不用傾筐之淺而用懿筐之深者桑下必有所植故遵循牆下之微行而不踐于地上也微行者非桑時無人往來于其徑故行跡微也桑穉則柔以飼蠶之初出者然其萌蘖也亦尙少故必覓而得之曰求也此初蠶之日需葉也猶未甚故采者女執者筐而女子不能遠出故遵者宅邊之微行求者新出之柔桑與下用斧斨伐桑之蠶月異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蘩菜名用以祭祁祁衆也又采蘩以供祭教婦職也御纂文按春夏日長遲遲舒也陽氣常舒故也但夏之日長而烈人見其長春日長而和故不見爲長而但覺日行之緩耳且春之長在日中以後故以遲言采桑宜早且近在牆下若蘩則必于沼沚稍遠矣早則多露可畏也故當中且以後日光遲遲而執蘩者約伴以出曰祁祁祁又作徐靚解是從容粧竟而後出之景況也又蘩亦可飼穉蠶者見柔桑無幾求之不可多得恐采多則葉之長者愈少致將來之不足飼也因姑舍桑而采蘩以食之是或一說也

春日遲遲

是準于冬日而言遲也冬則日方中而卽晡日方晡而卽暮矣而此猶準前此候之意日中後幾何時日將晡矣而日尙淹留未斜也又幾何時日將暮矣日猶濡滯而未墜也以是若遲之又遲者然曰遲遲也考立春晝四十五刻雨水後晝四十七刻後四日晝四十八刻驚蟄後晝四十九刻春分晝五十刻後十四日晝五十一刻清明後晝五十二刻穀雨後八日晝五十五刻以漸而增故曰遲過此以往又習安于日之長而并不覺其遲矣

八月萑葦

萑葦蒹葭也此又承上章言蠶事不始于今春也當上年七月流

火之時已念及之故于八月卽以萑葦爲曲薄御纂文按萑詩疏菼長則爲薍成則爲萑周禮栢席用萑註云如葦而韌然則萑取其韌葦取其偉月令季夏令澤人納材葦淮南子同但改澤人爲澇人此于八月者官供國用故先之且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糞田美土農功正盛故遲至此又蒹葭之蒼西土直至九月霜降時或幽地節氣少遲也取此織爲曲薄其制如簾養蠶時用爲障蔽作繭時用以棲蠶以萑葦作之者以其性疏暢障蠶時取其置葉易乾燥棲蠶時取其火溫易透達故也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蠶月治蠶之月也條桑枝落之而取其葉也斨斧屬遠揚遠枝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謂至今年蠶月乃采大桑或伐條而取其葉或取葉而存其條御纂文按言蠶月而不言何月者自季春至孟夏歧兩月之間且每年節候有遲早或竟季春或竟孟夏故渾以蠶月概之條者折其條也其遠揚者必其條之大者也故取斧斨伐之隋銎曰斧隋圓也方銎曰斨銎穿柯之孔也蠶雖婦功伐則男子事矣以斧斨伐條非婦人所能事者桑可條落及遠揚者且用伐蓋桑性上達不芟則枝繁而葉反少故也女桑則細弱小桑婦女可勝採取者長未充足芟其條則易萎故止猗之猗者順從其條而將取之謂大則伐小則猗皆條之也但伐則連其條猗則留其條而已蠶月則大采其桑男子與助其伐女子則事其猗共襄其事于桑時者如此

猗彼女桑

女桑謂女子可采之桑耳樹卑不用攀緣枝弱不容芟爇猗者依其曲直而歷取之既采而仍不改其婀娜之狀者爾雅釋木謂之桋桑也彼者外之之辭以執斧斨者之所不顧而一任之女子采者云爾蓋初植之新桑也

七月鳴鵙

鵙伯勞也御纂文按卽伯趙氏少皞以命司至之官者以夏至來冬至去郭氏璞云似鶷鶡而大時訓解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鵙不始鳴號令壅塞禽經注云形似鴝鵒但鴝鵒喙黃百勞喙黑考又較鴝鵒無幘其聲嗅然而此曰七月鳴者鄭氏元箋曰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故云鵙鳴將寒之候也范氏處義以爲鳴之極而將去非是去實冬至時也中土以夏至鳴感陰氣也幽地鳴在七月氣候遲仍感陰氣之盛耳將寒之說爲是

八月載績

謂于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或以供老疾給昏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無以給少壯之衣也御纂文按績者繼續而緝之乃作線之名用車者曰紡用手者曰績以麻縷短不續緝之無以成經緯故也知非絲者絲用絡不用績其絲之相續也湅時已然不待績者檀弓謂蠶則績者淮南子所謂其老將績其口含絲言其吐絲成繭耳非此績也于八月者以九月卽當授衣也必八月始績者夏取其皮不煮而漚之以去其粗然後縷之漚則漸漬爲時也久待其漚之以至成縷也已孟秋矣故必至是而始得績焉耳

四月秀葽

不榮而實曰秀葽苦菜四月純陽微陰已胎故葽感之而秀御纂文按葽鄭疑爲王萯又以王萯爲王瓜又以王瓜爲菝葜惟爾雅葽繞蕀蒬郭注曰今遠志也考圖經是物有大葉小葉二種根形

如蒿根黃色苗似麻黃而青又如畢豆一作華豆葉亦有似大青而小者河洛西州者三月開白花泗州出者花紅根葉俱大商州者根黑大都白花者小葉花紅者大葉也皆有花非不榮而實者然則秀是吐華之謂矣其曰四月當四月初否則幽地節候遲或竟四月也又唐小夫人歌云豐草葽葽注盛貌或者詩泛言草有盛秀者乎然以苦菜爲合

五月鳴蜩

蜩蟬也五月陽盛一陰已生故蜩應之而鳴御纂文按蜩蚱蟬也蟬之大而黑者其聲咋然始終如一皆蠐螬腹育蜣蜋輩所化仲夏乘昏夜出土中升高處折背殼而出以脅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已其物外剛內柔象陽外陰內故爲陽盛陰生之應蟬之鳴者夏小正四月鳴蚻即蟟然小蟬聲微而韻短猶不成鳴五月蝘蜩鳴蝘五采具者又唐蜩鳴即胡蟬也外惟蝭蟧鳴在七八月寒蛩鳴九十月餘螗蜩蝘蜩及茅蜩馬蜩鳴皆五月故豳民以紀五月之候

八月其穫

穫收禾也至八月而禾黍刈收御纂文按稷李氏時珍云三月種五六月收亦有七八月收又云黍三月種者五月熟四月種者七月熟五月種者八月熟餘穀皆倣此然則早禾收成自五六月始至八月則遲者亦皆畢矣故以八月爲期也穫從蒦從護省盖未收而望成曰獲從已收而保重曰護以在禾也故云穫耳八月建酉酉者老也物老則成故八月而畢穫也時君于藉田亦有親穫之禮于民田亦有省斂之典也

十月隕蘀

實隕曰隕葉隕曰蘀十月草黃落陰盛陽衰所必然也御纂文按蘀木乾葉也說文草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隕者不待風飄雨零自旋轉而下也盖自純陽之月知微陰已胎漸至純陰之候防之久矣夫蘀之隕所以除舊布新也術家謂亥月甲木生以甲木之氣生于下則布新之兆已萌且生氣皆內斂故不榮于枝蒂而枯稿者無所附麗于本根爲是成功之退也夫蒲柳望秋先落松柏中春始凋此十月者約大凡也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

于貉往取貉也夫老者衣帛即可卒歲君公之貴又必衣裘故于子月屬發之時往而取貉又取狐貍爲公子裘而取獸之時巡伺捕逐禦冦緝姦之法已習于此矣御纂文按此時田功既畢自是而後私習田獵之事以備冬狩因而先于貉貉不登于朝祭之服但可取其厚以居約是已私之用也而先取彼狐貍之貴爲公子裘而始及已焉此以見急公奉上之誠不閒于舉動間也君之裘自有虞人供之故托言于公子耳非先于貉後取狐貍謂將于貉必先取狐貍云爾狐裘禮服左云皙幘而衣貍製則貍裘亦貴者之服可知爲裘待爲裘也非制裘之謂

貉狀如貍鋭頭尖鼻斑色其毛深厚溫滑晝伏夜出捕食蟲蟻性好睡出則爲狐先導與貆同穴狐形似小黃狗鼻尖尾大有黃黑白三種亦晝伏夜出竊食聲如嬰兒善魅多疑畏狗皮中裘最輕煖貍類甚多大小如貓毛雜黃黑有斑圓頭大尾者貓貍竊雞鴨氣臭斑如貙虎而尖頭方口者爲虎貍食蟲鼠果實者肉不臭可食似虎貍而尾有黑白錢文者名九節貍皮供裘最美其外又有香貍玉面貍犼海貍等不一而足也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然聖人又恐養兵而費民之財也習武而妨民之事也故纘武功于

衣食之間於丑月栗烈之日使丁壯同出合圍羣獲習爲戰陳此御纂文 按此謂二陽之日則同衆以俟上命遂以狩田以習戰故曰武功周禮仲冬教大閱羣吏戒衆庶修戰法是上使之同之也周書大聚解五戸爲伍首爲長十夫爲什年爲長合閭立教威爲長合旅同親敬爲長以及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自少而同以至衆民自相期約以待上故至期各率其民而至所謂其同也其法皆肇端于此春蒐夏苗秋獮皆于農隙以講事至冬之狩亦繼續三時之終事故曰纘閱兵惟此爲最大四時雖講事大閱不敢數舉也故曰載纘云載始也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又使私其獸之小者爲養老之需獻其大者以充祭祀及君庖之用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于此矣御纂文按

此即所謂小禽私之大獸公之也說文一歲三歲之分豵豜皆謂豕夫車矢縱橫之下孰辨其一歲三歲且亦何專取豕也小爾雅云豕之小者謂之豵爾雅麕絶有力豜又凡蹤跡叢聚者皆曰豵大及肩者皆曰豜又此專以小大分公私不論中殺與否也小獸中殺亦不獻葢在官小獸上之中殺者多不藉民獻也大獸雖不中殺亦獻之以備澤宮頒賜也

五月斯螽動股

斯螽蝗屬動股以股鳴也五月陰生而斯螽動股感其氣也御纂文 按斯螽集傳謂與下莎雞等爲一物隨時變化以異其名者非是螽即蚱蜢中一種類草蟲而尖首者爾雅所謂蜤螽蜙蝑執其大足跳如舂故名舂黍陸氏璣疏云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兩股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然動股實謂始躍而股摩翼以作聲其聲析析然故有斯名此又承觱發栗烈之時漸至而宜早備故從夏至一陰生之月而先候之云

六月莎雞振羽

莎雞蟲名振羽以羽鳴也六月盛暑而莎雞振羽迎涼風也御纂文 按樊氏光以爲小蟲黑身赤頭李氏巡以爲酸雞郭氏璞以爲梼雞古今注以爲促織皆非也陸氏璣疏云似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似矣然亦未的惟爾雅翼云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二種是也似蚱蜢而身頭皆狹腹大翼長過身內有小翅入夜振翼作聲極肖紡車聲故名絡緯莎雞者以多集于莎草下而喜夜鳴故也絡緯可以催婦功時方暑而作紡車聲若欲人豫勤織作者然故以此紀時使民聞聲而警動也

七月在野

在野在宇在戸入牀下者皆蟋蟀也七月暑平故可在野御纂文按在野不明言物者六月同振羽于莎雞而莎雞聲高故見掩而不覺七月則莎雞聲殺而漸聞有羽鳴者之在野也曰在野知不在草樹間矣故知非莎雞然亦未見爲何物者然葢既藏形于土中而又遠在于野直至後之入牀下而始辨爲蟋蟀云爾故在野時不稱名見未的也時則涼風至白露降此雖穴處而亦吸風吹露者故在于野以就之多在草木根及瓦石下

八月在宇九月在戸

八月露冷故宜在宇九月霜降故宜在戸御纂文按在宇牆階下也在戸檻壁下也在宇則避露寒得宇之覆露不至也在戸并避風冷得戸之隔風不入也以七月修宮室坏垣牆至八月而修坏

者畢故托于宇八月修囷倉穿竇窖至九月而穿修者止故托于戶在宇依于壁在戶依于木壁火所煆木火所生皆暵于野故也凡蟄蟲愈寒而入地愈深不蟄者愈寒而依人愈近惟此則可循聲而知之故易覺也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十月雨雪故入牀下蓋物性通于天道也 御纂文 按牀人所坐臥處在南牖下爲戶以內西北人皆土炕極寒則以火溫之故蟋蟀入其下而依人以取煖氣也由是始見其形而知爲蟋蟀云蓋悉率其種類而入焉者也故名蟋蟀人驗此而知大寒之將至且以物之入處有漸以與人之入此室處也

牀 釋名云牀裝也通俗篇云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說文云牀身之安也杜牀前木也其上板趨覡謂之牒或曰牖按塼土曰炕加木及板其上曰牀也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

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故豳民當十月陰盛之時其家長修理在邑之室彌其漏隙去其鳥鼠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 御纂文 按穹謂空隙也窒塞之也蓋穹乃空上之穴窒塡實之以塼石與土也鼠穴室而耗物故以熏去之熏鼠者以毒草燒烟鼠穴外鼠穴中空自有風吸入則鼠去又用石壁搗爛入生漆燒之則鼠畢至因舉而從之亦熏鼠法也向謂屋北取明處冬則日在南光入屋內不取明于屋北故以物塞之此塞非窒也蔽隔之而已墐戶墐其戶之上也古者庶人以編織蓬華于戶上故曰蓬戶墐則水中泥之澄細者塗之于戶上戶謂戶之上楣也戶則仍以木扉爾若以墐爲之則開闔重滯矣

曰爲改歲

十月而曰改歲以子月爲歲首也家長理室之後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云云 御纂文 按歲于文爲步戌蓋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始于亥終于戌太歲歲在地左行于地始于寅而終于卯而與會于子丑之合故以建亥之十月爲改歲也夏建寅亥之合歲星實改于十月而大歲則始于寅月耳且年據朔氣言歲據中氣言此固曰改歲不曰改年故不必論何建而歲之改則同也爲當作去聲謂專以改歲之故云爾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鬱棣屬薁蘡薁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當作䕘煮也煮稻米以釀酒也此又承上文而言衣裘具矣宮室安矣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 御纂文 按鬱郁李也即棠棣實微澀甘酸而香核中仁亦中藥品薁山葡萄也味亦甘酸毛傳于鬱亦甘畧言而不定其名本草混鬱爲郁李而薁又爲車下李不知車下李即郁李之別名也葵謂露葵名滑菜味甘滑無毒可茹可菹亦有秋葵冬葵本草云葵葉爲百菜王四民月令云正月可種葵六月六日可收葵謂此葵也菽大豆也亦爲豆之總名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豍豆豌豆䝁豆也胡豆䜭豆也但此曰烹而由葵及之則菽當指豆葉矣廣雅豆葉謂之藿公食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據是當烹豆葉爲羹也棗如棘而大羅氏曰棗有十一名廣志云大抵不離乎甘辛者近是剝是漸取之赤者即收其赤不齊故取不一次而曰剝耳稻多種下溼地遲于諸穀竟有十月收成者然以下文爲酒証之則穫爲是蓋作酒未入麴糵以前先作飯故也稻早者八月收晚稻有秔秫二種秔宜飯秫宜酒此以上皆養老之物蒲也鬱薁溫以助陽宜于夏夏寒在中也葵與菽滑以養陰宜

于秋秋燥在內也棗可乾故不言烹稻方蘉故不言食此乃逐日之需也

鬱郁李樹高五六尺葉花及樹並如大李而小其樹又如白棣葉如刺榆而圓子正赤即棠棣花粉紅色五月結實六月熟仁亦入用 薁山葡萄野生林墅間亦可插植花實與葡萄無異其實小而圓色不甚紫其蔓所斷可以通氣吹之汁出如通草狀 葵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者爲勝大葉小花花紫黃色四五月種者可留子春葵豐本耐旱甘無毒 菽呂氏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棗加棘而大赤心有刺四月生小葉尖航光澤五月開小花白色微青其實之形名不一自見爾雅外尚不勝數可生可乾亦可熟食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冬釀春熟故曰春酒介助也壽則眉長故曰眉壽果酒嘉蔬以佐粱肉所以養老者備矣 御纂文 按爲即釀造也即所蘉之稻爲飯入麴蘖麴蘖者古惟用麥蘖麥汁蒸鬱而成不入別藥故清芬解毒人麴飯中醞而釀之使其中汁盡出而飯成糟所謂醅也泲而清之和以清水封之待春而成故曰春酒以成言也以其釀言實即今之臘酒耳臘月造者可經年不壞可以和血而養氣暖胃辟寒散溼消憂宣言暢意佐睡眠故宜于養老而曰介眉壽也眉壽者壽徵于眉壽者眉上必有毫毛秀出故云此乃日用所需者也鬱薁言食此不言飲者至明春方飲此儲備之耳

七月食瓜

自瓜以下皆所以食丁壯也而瓜爲食之最早故先及之考瓜類甚多冬瓜熟于冬南瓜六七八月始花胡瓜西瓜皆夷種後世乃入中國苦瓜土瓜皆非瓜也惟稍瓜熟于夏秋然古稱越產不知古時豳地亦有否也本草圖經止載甜瓜古瓜種少故但曰瓜廣雅所載龍蹏虎掌羊骹兎頭桂支蜜筩瓝瓜貍頭白瓝等名疑皆其類夏小正云五月乃瓜急瓜之辭八月剝瓜蓄瓜之候瓜可生啖亦充果蔬五味淹藏皆可然則急瓜是將熟之先時蓄瓜既熟之後時是大熟之時爲七月也

八月斷壺

壺瓠也 御纂文 按壺曰瓠也埤雅云似匏而圓曰壺是匏之無柄者也有甘苦二種此之所言乃甘壺也柄短若無而大腹其味甘平而滑未老可烹食老則食其穰而留其殼亦可用爲樽曰斷者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其嫩時亦摘采之八月則已老其收法于冷露降時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堅成可用據此則言八月斷者謂取老壺之用不謂食也而食壺之事終于此故以斷時之八月言之壺考見匏有苦葉下

九月叔苴

叔拾苴麻子也 御纂文 按苴者火麻之子也麻有雌雄雄爲枲雌爲苴以有苴故也疏云九月麻初熟拾以供羮菜本草云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不老月令仲秋食麻與犬尙是陳麻孟冬天子以犬嘗麻始嘗新麻也此言九月者征于下而供奉及于天子則十月耳叔之拾非拾取之乃收拾之謂也苴連殼爲蕡去殼即爲麻仁時霜降麻梗易枯皮又見取其恐零落故以收拾爲名曰叔也

麻大科如油麻葉狹而長一枝七葉或九葉五六月開細黃花結實大如胡荽子收子去殼用其仁惟先藏于地中者有毒

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荼苦菜樗惡木也荼苦之菜惡木之薪安于其分而俗皆尙儉矣 御纂文 按荼苦菜也家種者即苦蕒樗臭椿也莊子云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者爲薪亦不耐火炭不

堅實故曰不材之木夫荼生于秋經冬歷春至夏始秀逢霜始甘不繫月者承九月文也樗葉甚臭亦必霜後葉落然後斬而為薪故亦須在九月也農夫指丁壯也古人三十授田六十還田故農夫指三十外六十內之田夫也故未成老而食丁壯之食耳我則其自謂也

茶苦菜葉如苦苣而狹綠色差淡折之白乳汁出味苦花似野菊為去苦汁可充茹蔬亦復甘滑也

九月築場圃

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物成之際則堅築以為場也御纂文 按孔氏達仲云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周禮場人注築地為墠季秋除圃中為之民家之圃當在屋中牆內者所謂葱韭盡取之可以為場則非田畔道旁可知郊門之內田不井授故司空度地居民無所謂二畝半之廬舍也而蔬蓏則自有場人掌場圃至于

鄉遂則去國中園地遠故即廬舍之內為圃也用中之廬不過眠食之地餘皆可圃至此則築而實之使堅且平也前云八月載績麻紵畢矣八月斷壺蔬蓏收矣則圃閒矣又八月萑葦蠶功以豫八月其穫田事已終則工又閒也故乘此時而築之云築之使無罅隙疏漏可積貯爾已

十月納禾稼

穀連藁秸曰禾秀實在野曰稼御纂文 按稼取義于嫁以滋生分布言然則稼謂穀種也納入而登之也在公則乃積乃倉民宅無多焉得有倉故種穀則納之場中即舍內也民收何幾焉得云積故藁秸則納之場上即屋外也連禾納者盜竊不能取萌芽不得生也場圃九月築而納在十月者中間曝之之時也日曝既足則以枷落之曰稼而納于場中曝未足則并稈積之而納于場外覆以粢其以避霜雪晝即曝之待畢成粟而皆入于邑云此十月納禾稼之大凡也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御纂文 按中明上所納之物逐一檢點之期畢納之無遺也凡粘之黍不粘之稷先後不齊之重穋若是者皆可連藁秸而納之禾也而不連藁秸以納之者則麻菽麥也蓋麻類三菽類十有二麥類四皆早收而已落其實者以麻之皮菽之稭麥之稈早取備用故不等黍稷重穋之連藁而以禾藏者云又考秔稻三月種秫稻四月種而皆十月收則是重者稻也南方有一歲再熟之粳有早中晚三收之糗秈亦收最早六七月間即可穫然則穋者粳秈類也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同聚也宮功官府之役也言至九月以後而納之于場同之于倉亦可以休矣而不能也私事畢而公事興矣又當上入郡邑而執宮功矣御纂文 按同者合黍稷至菽麥同時而納亦謂納于場圃者與公家登于積倉者同時而畢云斯時農功竣矣則正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矣所謂修爾場功治爾畚挶之時也宮功凡君及官府宮中之功役執亦各有司掌之謂是即公旬之三日也古者工匠皆養于官修造一切豈責之于農夫者其曰功亦如運移土木春築開浚等之指使焉爾後世謂之小工者是也周禮制自周公前此皆出于民之自效故先後時月皆民之自為籌度期約者耳自民而趨候仰承于君父曰上自鄉鄙而聽事于都邑曰入宮功則橋梁道路皆是也而宮功為重故舉是以賅之

我稼既同

稼以稼包禾言并明歲之穀種而亦同納無論禾矣云也而曰我者是家長屬命丁壯之辭也故各自爲計而云然餘見上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宮功既畢似可以少休矣而又不能也今年之事甫畢而明年之事又興矣於是晝往取茅夜以索綯之御纂文按在邑之居多用瓦覆此田中之廬也故以茅而已葢修此以待來歲之東作也彼在邑者自嗟婦子入處之日而早治之矣于往取茅黃茅也取之以覆于廬上而索綯者以編次而約束之也索綯亦卽以茅爲之索則切撚之令緊綯則又糾絞之令固葢索卽今之搓繩綯乃今之搖繩也于則刈之而歸必行于山澤深壙非晝不可而索綯則婦子皆可助力燈月之下羣集爲之故可于宵亦日夜兼營以見其不敢緩也所謂冬至月得四十五日之候乎時以宵之分當日

之半用矣考自小雪至冬至後小寒節晝四十二刻夜五十八刻自日入後以二十一刻夜作矣故以索綯之事責之宵時也

茅黃茅似菅茅而莖上生葉莖下有白粉根頭有黃茅根短細硬秋深開花穗如菅可爲綯其性韌也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升在野之屋而覆葢之以明歲始當出而播百穀也明年之農事預計于今年之冬不惟終年無休暇之日亦且終身無放逸之心云云御纂文按亟急也言急所以申明上文晝宵不遑之故耳乘升之也升于屋上鋪新茅而編次之或易葉舊茅而補苴之而皆索綯者堅約之而固束之也上乘屋者以宮室之修垣牆之杯孟秋已畢乃事矣而此時則土已凍恐築之而不固也惟屋上則前此茅未可用至此而風雪將至故以升屋爲亟也亟爲緝治其東作之所始可以首農事云播布也百穀者物理論云粱黍稷之總名稻稉種之總名菽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者種各二十共爲百穀百穀之播非一時葢亦次第及之而此槩舉其始云爾此章乃言于耜舉趾之終而復始也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冲冲鑿冰之聲凌陰藏冰之室蚤初旬也韭菜名四月上旬以羔韭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也此言聖人藏冰以禦暑陰盛而藏之陽極而出之而燮理之道行于日用矣日在北陸而祭司寒西陸朝覿而獻羔韭神嗜飮食薦其時物而祭祀之禮明于上下矣御纂文按冲冲猶琤琤聲川谷相應而音如冲也山人取之則鑿之者山人也凌冰室必置之涸陰沍寒之地故曰凌陰亦必于陵之深陰處也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此曰納則賅傳輿藏言之矣四陽之日謂建卯月也杜氏預謂二月春分是已蚤早也擇于

上旬故曰蚤羔黑牡羊也韭春祭所尙所謂庶人春薦韭者祭品不一而以大之羔小之韭包括言之羔則備以鼎俎必從以主人之爵故云獻韭則奠于豆實止贊以宗祝之辭故曰祭乃享元冥司寒之神也羔性溫韭性暖享司寒而獻祭以此者明乎其啟冰之爲暑用也一之日鑿何必待二之日而始納乎葢鑿之卽納之矣至二之日而納始畢耳四之日未暑也而必是啟之者過驚蟄則雷將發聲春分則出地矣不啟則陽不舒冰摶于雷而爲雹矣時雖未暑春暖將升而物易敗故喪祭已需之故也

冰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之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供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餘見左傳

韭齊民要術云韭高三寸便剪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韭性內生根茁上跳故種與葵同法翼雅云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夏小正曰正月圃有韭然則仲春正韭方出土之時也故內則曰豚春用韭曲禮庶人春薦韭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

必二之日者，其時水澤腹堅，故月令曰，命取冰，蓋腹不堅，則溫猶內含，易消釋也，周禮十二月，誠建亥之月，然曰歲，則所謂十有二月，固當據夏正言之矣，由夏以年為歲故也，然則即此二之日矣，周禮立有凌人，左云，山人取之，詳詩意，則公劉時官職未備，疑亦民間供役者也，鑿冰井，乃丁壯致力于君命之事，餘見上，

三之日納于凌陰

三之日，夏正春初矣，東風將解凍矣，而曰納焉者，謂三之日已畢納于凌陰，而無未納之云爾，曰納，蓋力入于深之辭，前漢楊雄傳凌遽作曰戰栗也，然則冰室之名凌，也以其地之寒，甚戰栗耳，凌之陰則又深甚矣，故稱納焉，必三其凌者，其二備消釋也，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蚤謂早春分四陽之月之中氣，四之日而蚤，則依然是春分前驚蟄後矣，其藏之也，亦享司寒，但黑牡秬黍，須不用韭耳，此不言者以啟冰之祭，賅括之也，其出之也，亦不言桃弧棘矢以除害，蓋與左所云互備也，否則禮尚未備耳，夫四之日未暑也，其啟冰但備喪祭而已，老疾之受，則暑時也，故周禮曰，夏頒冰，餘見上，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霜肅氣寒，宜有以和之，滌場勞息，宜有以慰之，御纂文按九月築場時也，築場以納禾稼耳，時則霜降節也，禾稼逢霜以肅之，則皆脫秸矣，故經十月，而所納之禾稼漸次畢登于囷廩矣，故終此十月而所築之場可滌也，滌者，洒掃而潔靜之也，霜曰肅者，霜氣凜冽嚴凝，萬物之氣，皆收斂而歸根返本，故肅然也，肅霜則思飲以禦寒氣，滌場則潔地以待燕集，此歲晚務閒，而任其與鄉閭為樂也，息民之時也，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時聚眾飲酒，教以饗禮，使尚齒而貴爵，而孝弟之道，達于里巷矣，饗禮既畢，一飲食而不忘君也，於是殺羔羊以躋堂，酌春酒于兕觥，而忠愛之情，通于上下矣，羊酒之物有限，忠愛之心無窮，又相率而祝之，願君壽至于萬年，民皆祝君之壽，欲長為其所愛也，云云，御纂文按集傳，兩尊曰朋，于義無當也，書洛誥大傳云，八家為鄰，三鄰為朋，是合三井而公出酒，以聚會飲酒，曰朋酒，饗者，此習鄉尚齒之鄉飲酒也，夏后氏以饗禮養老，公劉當夏時，故曰饗斯饗，謂斯時乃可用饗爾，所謂歲時伏臘也，將舉是禮而動輒不忘君之賜，曰殺羔羊，明特殺也，不敢以朋饗者，褻君也，躋公堂者，老躋之也，堂，路寢之堂也，躋，升也，必于公之堂，而且必躋焉，親之至

也，稱，舉也，兕觥者，後世則為罰爵，在酌之用匏之日，則兕觥已為上尊矣，稱兕觥，抑若無可報稱，必欲如子弟之于父兄，稍盡斯須之養于膝下者，然萬壽無疆，是祝其壽于酒，欲君飲此酒，以應其祝也，時君民上下，直如家人父子耳，此豳風之所以古也，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周禮，致萬民而詢焉，不過外朝，而此曰躋公堂者，平時父老以萬民之疾苦告，亦有出入于寢堂之禮，周禮，御僕職掌庶民之復，可証，況此淳朴初開之候乎，又傳云，公堂，學校，疏謂黨之序學，而引周禮州長黨正職言之，然則州長黨正，不應稱公矣，飲酒于序，謂鄉飲也，鄉飲酒禮，並不聞有鄉老獻羔酌酒于主人事，況周禮皆言春秋，非冬時之伏臘也，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兒航之稱即以奉此春酒也春酒原以介眉壽故稱此酒而祝萬壽也雖曰春酒至春方飲此時伏臘去春不遠未始不可用者也時先獻公而後奉之以養老父母不先于君亦愛敬其君于父母之意也萬壽而復曰無疆疆竟限也壽也而無竟限則所謂萬者幷不必十千之爲萬矣乃盈數之總辭猶云萬萬爾已葢欲世世子孫常得聖君爲覆庇意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迨及徹取土與杜通桑根也綢繆纏綿之意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下民巢下之人也以比武庚畔亂將毀王室望成王于未毀之先君臣同心以圖國政則內疑旣釋外患自消三監雖叛無能爲也 御纂文 按迨幸及之意陰氣象愁慘雨境地淋離皆亂兆徹取而治之謂透根揭之也桑土者東齊謂根爲土時自東征

歸即用東人語以曉東人下文此亦下民即指東人桑根裏皮柔韌而細啄之孰使供爲巢之用綢者周匝細密而直經之繆繚繞纏結而互緯之牖在旁而小之通氣處戶爲居中而大之出入處今承迨字有幸不失時之意或猶言何人侮動搖之也敢縱心任意之謂民且不敢况鴟鴞也其敢取子而毀室乎時殷叛已誅及今宜爲思患預防之道也設前時王室未搖之際采擇根本之義經緯固護嫌隙不開彼武庚輩安能乘間而起今幸罪人已得宜早鑒前事以求善其後也云爾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裳衣平居之服也士事也枚如箸軍士所啣以止語者謂還時衣履敝垢爰製歸裝新著冠裳不事戰陳矣葢行間之苦身親嘗之故願勿復爲此也 御纂文 按制檢也正也出征時介甲不離身家人所寄之裳衣固守大車之內誰暇顧之至將歸始檢束正齊以整行裝也衣先裳後而凡先言裳後言衣者皆從身俯視故先由裳而後及衣也勿本旗名周禮作物州里所建所以指麾止衆士者故爲禁止之辭行伍列部曲枚行陣時所啣以默聽號令者有繣結于項中恐相語以惑衆也至此將歸麾使衆士各行列皆去其枚也毛傳則竟謂勿復有事于行枚義語較明暢今當從之坳 參列後說亦可不用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還車言邁經歷田間見蠋之在桑野悲人之在車下覩物傷懷也古者用車戰行載衣糧故從軍之士以車爲家三年從軍之况瘁長途露處之蕭條皆如繪矣 御纂文 按蜎本撓掉意蜎蜎蟲掉足行身搖動貌蠋凡葵藿槐中大青蟲之如蠶者據爾雅指枸杞蟲

亦不謂桑蟲若桑蟲名蝎不名蠋也集傳謂桑蟲恢烝衆也天久雨則衆蠋蜿蜒于桑野斯時從征之士安能擇地而處有敦然即此烝蠋所在之桑野獨宿車下而已敦猶塊然也考出軍之制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合百人重車十二乘每邱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馬四匹牛十二頭重車每乘一牛也其舍也竪兵車之轅爲轅門兵車兩乘相對每兵車之乘以重車平列于後轅架箱上迭相比次至十二乘之末與彼處轅門後之重車相接故每一轅門爲兵車者二爲重車者二十四每車長八尺濶六尺每人占地長六尺濶二尺橫宿車下每乘可宿四人二十四乘可宿軍士九十六人三甲士在幕宿其一人從宿幕中以待事其彼一乘之百人備輪值巡察彼此每夜更番而宿者也其時車輪則以軔止地上即藉以飼馬之芻茭車上葢以車蔽旁則掩以車帷此宿車下之大凡也

獨宿對室家言

蠋 爾雅云烏蠋郭注云大如指又曰蠋者蜀雞則千萬爲羣蠋引邢氏所云山中之孤獨者爲蜀更無羣匹葵藿皆有藿中者五色槐香蠋五采且有角甚臭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

果臝栝樓也施蔓延也果臝野生今施于宇者室久無人閒寂如野故蔓草旅生也御纂文按果臝亦蠮螉名細腰小蜂毛傳以爲栝樓以其生蔓而附木庶民茅屋蓽門蓬戶室久無人則野生之物無與斬除故蔓緣而漸至于宇而結實于上也夫曰亦施則不但屋內屋外之所植者施于宇至并果臝野生之物亦施于是焉則宇之爲所施者多矣并施而且結實于是焉其施也久矣云也

果臝 栝樓狀如土瓜葉有叉如甜瓜葉而窄有細毛七月開花似壺盧花淺黃色結實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天瓜亦名澤姑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御纂文按伊威生下溼處甕器底及土坎中蓋溼氣所化也室久閉則天光不入溼氣堙鬱蒸淫而化生此蟲也故在室室中幽暗故更易生蠨蛸蜘蛛之小而足長者結網如罾絲皆左繞凡簷角籬陋巷之間多有之喜結網當虛處待小飛蟲而獵食之也戶閒則當內外之要道故結網于此而無與去之故歸者入而見之也又伊威能食其絲故不于至而于戶以避之也

伊威 爾雅云蟠鼠負又云委黍陸氏機云在木根下土中生似白魚又衍義云多足色如蚓背有備文壓起大者三四分劉氏云壁落間小蟲無人埽則出行于室 蠨蛸 爾雅云長踦疏謂即蟢子非是蓋小蜘蛛有五色者或身有刺毛者有深灰色者身小而足甚長亦結網如大蜘蛛若蟢子則身扁灰色有斑吐絲作白幕大如錢不能爲網也

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藝植故鹿以爲場院落無人則終夜螢火羣飛也御纂文按町本畔埔之名畽集韻或作[illegible]釋文作疃從重從黑乃糞壤之黑土起塍埒而未種物者耳而鹿跡滿焉知久爲鹿所游集之場也故曰鹿場朱子作舍旁隙地者確也熠燿者因其光之閃閃然曰熠焰燿曰燿爾雅螢火即炤是也然有三種一草螢梁蕭和賦所云悅草螢之夜翔者是爲腐草所化一水螢居李子卿有水螢賦乃水蟲所化此熠燿俗稱螢蛆長寸餘如蠶蠋尾後有光無翼不飛乃竹根所化衍義云螢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炤也然非陰溼處終無宵行者宵時則出行于露地次且而行曰行謂晝則舍外無種殖夜則屋中無燈火所見如此荒涼也

鸛鳴于垤

鸛水鳥垤蟻封也天將陰雨穴蟲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御纂按鸛雖木棲而性于水篠俎謂能羣飛薄霄激雨此鳴于垤則止而不激矣故知爲雨候垤者蟻穴土而居作穴則穴中之土傳從于地上穴愈深廣則所出之土積纍愈多以至如封如冢曰垤亦中齊語恭賦東征即作東人語耳將雨則溼潤下蒸故蟻不安于穴而出陳于垤上殆蒸氣上出于土而成雨則蟻又復入于穴而取垤土以封穴口矣時蟻方出于垤上而鸛就食以鳴則將雨未雨之後凄其之況已集于目矣

鸛 如鶴而頂不丹長喙赤目色灰白翅尾俱黑不善唳止以喙相擊而鳴陶氏宏景云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爲白鸛黑色曲頸者爲烏鸛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亦噉蛇

洒埽穹室我征聿至

其婦洒埽庭內穹室牆垣冀其夫之將至而接待也冀其至要其

不至而行忽至則其喜可知也 御纂文 按宮高也大也義訓同宮窒塞也滿也義訓同室然則仍是宮室爾又宮空也室左註云寢門闕又是內之空屋外至門闕矣洒乃恐埽時塵起先以水灑而後以帚去之也時婦聞東征者將反未識其夫之果得生還否也姑洒埽內外以待之而不謂征人之果至矣聿有倏忽相值之意喜甚之辭也詩體征人之自言故曰我仍是體征人之代爲室家喜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行人初至覩物傷懷因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夫苦瓜栗薪微物也尚感歎之如此云云 御纂文 按瓜土瓜苦大苦皆蔓生二者皆中藥物故古者婦女家常植之栗西土之產樵其條枚以爲薪而卽取薪植之以引瓜苦之蔓故見二者之實敦然衆于于栗薪之

上也蓋托之室家之手植意及時物之變當已成實纍纍云引蔓用栗薪取其耐風霜不易朽耳

土瓜 卽王瓜葉似栝樓無叉缺有毛刺其蔓多鬚五月開黃花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月令王瓜生卽此物也嫩蔓充蔬根亦作蔬 苦 大苦也卽黃藥子莖高二三尺柔而有節似藤葉大如拳長三寸許根大尺許大圍二三寸外褐內黃亦有黃赤色者搗之入染藍能變色可供染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人心喜則物有光輝也 御纂文 按夏小正二月其事云綏多士女其候云倉庚鳴是倉庚鳴爲婚姻時之証也但自農功畢後至此皆婚時此言征人之歸尚及婚時云爾熠燿言其羽之文采楊氏愼云古人用字有實有虛熠燿謂之營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是己麗晴日而鮮[illegible]飛則熠然其不定揚翅則燿然其炫目耳倉庚只前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黃白曰皇騮白曰駁誇其馬也悅其人則馬亦可愛也縭婦人之帨也母戒女而爲施衿結帨也儀儀之儀或十或九言其多也此皆新婚之禮也男女及時各遂其願其新婚者固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遠歸而聚首喜慶又當何如也云云 御纂文 按黃駁指親迎之架車馬稱楊氏愼曰婦人之褘也邪交絡帶繫于體示係屬于人卽香纓也母爲結之西階上所以訓德言功容者然此曰親結不指母矣楊氏曰結解也解其結也卽婚禮親脫婦纓之謂古語多倒解結謂之結猶治亂之謂亂也九奇陽之極十偶陰之至是男奇女偶之盛數甚言男女氏之禮隆也孔甚嘉美此新婚之情意未孚婦禮未成者且孔嘉之如是彼舊婚之情深意洽繫屬

久固者并不似新婚可比矣久離得合其美滿更當何似也此言既歸之後以新準舊卽指上章歎于室者之歸後言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則法也我東人自謂也之子謂周公也籩竹器豆木器踐行列整齊之貌言伐柯者必執柯以伐之彼柯長短之則在此柯耳是合伐與則爲一也周公之東本以兵來而舉動一準于禮故東人之覯周公者不見其干戈之維揚而但見其籩豆之有踐是合兵與禮一事也又曰孔子學俎豆于軍旅之先以禮止兵也周公踐籩豆于軍旅之際以禮行兵也云云 御纂文 按此謂我東人之見公不過藉公以覩王室之法則不啻伐柯者之藉公爲斧柯云爾我不謂王室之制作盡從公出不啻所伐之柯之法法則卽盡在此所執之斧柯云爾我遘周公之來東也不覺其兵武也但其賓客

之禮親邦國而已非饗訓恭儉以行禮卽蒸示慈惠以布政所謂
籩豆有數曰聖者卽在是也故但見爲籩豆有踐云爾此謂世爲
法則之聖人卽在公而不必遠取于王朝爾已

柯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籩事物紀原云以竹爲之薦果核可容四升禮器圖云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三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豆事物紀原云豆以木爲之以薦脯醢亦容四升按徑高尺寸皆同籩皆起于夏后氏也

九罭之魚鱒魴

序曰美周公刺朝廷之不知也而實留周公也云云九罭九囊之
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言布九罭之網而能獲鱒魴是漁人之幸
也因三監之叛而得覯周公是東人之幸也 御纂文 按爾雅釋器
緵罟謂之九罭註今之百囊網夫九之于百不及十分之一則是
九罭者小網耳鱒性尊魴味美則鱒與尊魴與美以人九罭中之
魚豈敢冀鱒魴之品物者蓋以九罭喻東地之狹小以鱒魴在九
罭喻其不意而得遘此尊美之聖也云爾考九罭謂之緵罟者緵
每八十縷謂之緵罭域也蓋九囊同一紘每囊縱橫八十縷而分
以界域收之如囊蓋小魚之網也緵或亦作總總說文云聚束也

鱒似鯶而小赤脈貫瞳身圓而長鱗細于鯶青質赤章好食螺蚌埤雅謂其性好獨行制字從尊殆以此也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袞衣上公之服繪山龍雉火宗彝于衣繡藻米黼黻於裳也言衣
裳之美者德與服稱愛其人並愛其服也 御纂文 按之子指周公
子男子美稱覯者乘機會而始得遇見之辭不稱公而曰之子初
覯時指以語其曹偶之語未是對周公之稱也袞衣以龍爲首以
其卷然故名曰袞自龍至黼黻之繡則九章乃上公之服周公以
家宰爲太傅王之三公不過八命以出封則加一等所謂有加則

賜不過九命是也袞衣繡裳言其尊有以稱其服之尊則德之美
在是矣蓋自天子而下非王者後之上公則無此服故東人月中
所未見而稱乎此服之德者則尤其所未見也夫是以美異之至
于如此云

鴻飛遵渚

遵循也渚小洲也鴻依水草故以遵渚爲得所也 御纂文 按此申
明九罭得鱒魴之故也東之僻陋而得見周公者暫時耳加鴻之
一舉千里橫絕四海高翔雲路萬國仰其羽儀者今偶因東征而
來此如鴻之暫因嚙蔆蘅啄鱔鯉而偶遵于渚焉耳以見其在東
地之不可常也毋以得習見爲易之也云爾

鴻卽雁之大者亦有蒼白黃三種具四德有行列禮知時侯信夜知巡警晝避增繳智不再偶節與餘與雁同大者爲鵠

鴻飛遵陸

高平曰陸鴻離渚而遵陸將北向也季本曰雁北向則經時不復
矣與周公將歸留相王室也 御纂文 按陸則更不常矣飛而遵此
惟北向故乃循此一往過耳由衡陽以至雁門亦越江河然多陸
地經此而去乃有遵陸之時耳然非極高平之地亦不循之而飛
也鴻飛而遵陸可見之時更不能久矣云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序曰美周公處變而不失其常也蓋時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成王未知而赤舄几几不改其度云云跋躐也胡頷下肉載則疐
跲也碩大膚功赤舄朱履也几几安重之貌狼性好貪前高其胡
以張望則後挾其尾以助力以比管蔡欲窺伺神器而挾武庚爲
助也公因此被謗讓其大功避居東方亦危疑之至矣而赤舄仍
几几然不改其安重之度也以赤舄爲言者人之有感足容易動

懼則喪履喜則折屐故觀赤舄之几几而寵辱不驚可知也〈御纂〉

〈文〉按狼老則頷下懸肉如袋曰胡積年食物之精華所聚即狼所有之碩膚也狼性戀此碩膚也故貪饞無厭竭至以求倒立以卜故至躐躐其胡而復扳尾以爲助則反顛踣其老以致全身之不安也公亦有碩膚也而其所謂碩膚者乃在德上成文武之業下定禮樂之制膚功之大不愧碩德也而公乃遜之上遜于親下遜于君而不居其有故雖處危疑之地無所動于保名養望之心也澹泊安靜根于心故從容優傺形于外舉止進退不間于步履之安詳也由卑者見尊不敢仰視故但見其舄而言几几之安重耳複下曰舄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溼故曰舄有黑白赤三等赤舄配朱裳卷冕之舄也立如尸坐如齊故其舄不動曰几几言無畏忌之跼蹐亦無思慮之振搖也云爾

狼〈豺屬形高大如犬鋭頭尖喙白頰駢脇高前廣後脚不甚高色雖黃黑亦有蒼及灰色者其聲能大能小能作小兒啼以魅人其腸直鳴則下竅皆沸性善顧而食貪戾賤藉老則有胡故進退兩患上應奎宿其逐食能倒立以卜所向其牡貛其子獥〉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碩膚實訓大内耳承胡立言而義則謂大功也老狼貪養其碩膚故欲無已如管蔡之貪功遜事以至進退顛倒之如此而公則豐功偉烈是亦周公一生之積累也其爲碩大膚功豈止他人之碩膚比乎而公能遜之故雖没其實損其眞而在公猶固然也赤舄几几以其外之安重証其無所動于中爾已

赤舄几几

几几如几之安几飲食之左右安几故以雙舄之左右者象之五几有形几色赤故尤爲赤舄所象几爲人所憑以安者也見公舉

止之如常亦人情所憑以安焉者然擬以几而又不可爲正喻故約畧近似而爲不盡之辭曰几几也

詩經衷要卷四終

詩經衷要卷五

仁和李式穀海䑺輯　南海[illegible]應陽仝校刊

[stamp]

小雅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序曰燕羣臣嘉賓也云云。呦呦，和聲也。苹，藾蕭也。鹿呼羣而共食，故以與燕飲也。御纂文 按呦呦當是悠然羣應聲。以鹿與者，鹿能別艮草，非其食不食，食則呼，行則旅，居則環角外向，以防害，有和衷之德，禦外之功，爲賢者之似故也。苹即陸生之皤蒿，名老則與羣蒿皆成爲蕭，故曰藾蕭耳。鹿性多警烈，非九草不食，惟葛花葉、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薺苨、齊頭蒿、山蒼耳而已。皤蒿即白蒿也。以鹿本山獸而肯下食野生之草，以興遠引高蹈者而肯降心以相就于我也，故托與于野之苹，而且肯以其類爲招，故托之于呦呦之鳴也。

鹿　馬身羊尾頭側而長高腳而行遠壯者有角夏至則解大如小馬黄質白斑俗曰馬鹿牝者無角小而無斑毛雜黄白色俗稱麅麂北狄有駝鹿色蒼黄無斑角大有粗文爾雅云牡曰麚牝曰麀子曰麛最大而長尾者曰麈六十年懷瓊于角下仙隱也

苹　白蒿也葉似細艾上有白毛錯澀粗如青蒿從初生至秋白于衆蒿水生者即名蘩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嘉賓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所用之樂也。凡燕饗之樂皆鼓瑟以升歌，吹笙以閒之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者。將，行也。鄭康成曰：飲有酬幣，食有侑幣也。御纂文 按臣也而曰賓，敬之而不敢以君臨之也。曰嘉賓，愛之而并不敢而以常賓待之也。君燕羣臣以賓禮接之，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外，維此爲異，其樂與幣皆同也。此兼饗言者，饗訓恭儉嚴而主敬，其樂與幣亦無不同也。鼓瑟者，升歌四人，瑟二，堂上以瑟爲主也。吹笙者，笙入堂下，堂下以笙爲主也。由是而閒歌，瑟笙迭用；由是而合樂，瑟笙齊同，故此以鼓瑟吹笙賅之也。必申言鼓簧者，笙之成聲由簧出也。笙本匏音，以十二管列匏中而施簧于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笙中之簧也。此緊承吹笙言，是簧即指笙。承筐者，承言受也，言筐中所受之幣帛也。將者，申輸之意。酬幣以勸酒，侑幣以勸飽，以將愛敬之意也。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于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此饗有酬幣也。鼓瑟云云，備樂也；承筐是將，備禮也。

鼓瑟吹笙

燕禮辯獻大夫皆就席，樂正先升，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爲升歌。畢獻工，乃旅，旅畢，笙人立于縣中，奏笙詩。畢獻工，由是而閒歌而合樂，皆不外乎瑟笙，以二者爲樂之主也。不言歌，不必言也。不言舞，而止以正歌備爲節者，升歌所以發德，故重之也，所謂愛敬之以德云也。燕禮記曰：若舞則勺。曰若，則有時并不用舞矣，故不言也。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笙用吹，疑與瑟之鼓者不相和，故申言亦所以鼓之耳。但吹在笙，則鼓在簧，而不之不以手，鼓以氣耳，夫是以聲仍相協也。正樂備乃勸侑，故承筐之將繼吹笙鼓簧而言也。葢必先以德相示，情相洽，而後以幣繼之，所謂恭敬者在幣之未將，德意未施，不敢瀆以貨財故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周行大道也孔穎達曰古者于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也御纂文按人該衆賓好惠愛也周行溥遍通達之大道示顯諭之意言人不言賓者燕饗立賓止一人故言賓不如言人之賅也好我申我有之由嘉賓所以爲我有者以蒙其惠愛而肯來也示周行申我有之益言我有此嘉賓實有爲我之裨益夫是以倍致其愛敬而不厭云也行共由之路然周帀無處不到之謂故訓大道也好我示我感激中亦寓愧勵之意

食野之蒿

蒿菣也御纂文按荊楚人謂青蒿爲菣餘蒿萎而此獨深青不減是非特以其香潔也尤以其久而不變爲主人待客之意久而無改之興也故較之苹芃興又有進焉已餘同上

蒿青蒿春生苗葉極細莖粗如指而肥軟莖葉色並深青其葉微似茵陳而面背皆青其根白軟七八月開細黃花甚香故古謂之香蒿而特專蒿名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德音善言也昭明也視與示同恌浮薄也此承上章言嘉賓之示我周行其德音甚爲詳明又以其盛德之儀容使人觀感而化其浮薄有官君子皆當則而傚之云云御纂文按德者即所示周行之在言語者禮所稱乞言語說者是也昭則詳明于理顯著于事之謂孔則嘉美之甚也不恌者不偷而誠實不薄而敦厚誠與厚乃其德之發德音之所由本也視民所謂作民之觀瞻者云也視民不恌所以化民于德言君子者謂不特示我一人以周行而已凡我主人之黨之在民上者皆得其所則傚云爾是則者謂法守其體之存是傚者謂循習其用之發并不煩嘉賓之言語而所謂周行者已示于此矣云也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旨酒式燕與之從容遊敖蓋觀其周旋之中禮而則傚之也范祖禹曰式燕以敖言其禮儀之從容也莊而不至于矜和而不至于流德之純也御纂文按酒以合歡故嘉會尙酒酒必告旨故以旨爲美有此旨酒而惟用以燕賓不敢有所煩勞也所與從容而已式用也敖同遨蓋并不待言而無在不可以則傚則周行之示且不待其言語矣但得游優漸漬常與遨游而受益已多故也遨乃適情任意之遊也此其于嘉賓也有養氣體而不乞言之意故惟式燕以遨而已較上章之示周行者其益愈宏其情愈親也

食野之芩

芩草名御纂文按陸氏璣云根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地下鹹處爲艸眞實牛馬亦喜食之據是不但肯食于野且肯食于澤與其降心俯就益甚也鹿別良草此并牛馬所喜食者而亦食之興高賢不嫌己之薄具而肯下同于衆也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燕安也夫嘉賓之言行皆出于其心設心有不樂則行有時隱而言有時倦矣故琴瑟旨酒不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皆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而欲其教示之無窮已也御纂文按燕其心使與我相安而所以示我者詳樂其心使與我相好而所以示之者暢也故但得其心之燕樂而所以示我者在是矣嘉賓非禮不安非樂不樂既好我而來非有以安樂其心則必不能必于我以示我也而非設醴之敬合歡之愛則安能燕樂及其心夫是必以我有之旨酒以祈之云也

以燕樂嘉賓之心

首章序酬侑升歌合樂諸事次章序脫屨升堂安賓諸事首章是總言燕樂嘉賓而槪曰示周行次章是燕樂及身故言視民則傚此章則序旅賓及爵樂無筭事全以娛賓爲主在盡其歡而已故言燕樂嘉賓而期于及其心爾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序曰勞使臣之來也春秋傳曰所以章使臣之勤云云騑騑行不止也周道大路倭遲迂遠也盬壞也靡盬不可壞也言使臣駕此四牡行而不止道路迂遠亦云勞矣豈不思歸而偃息乎特以國家之事不可廢壞云云御纂文按騑亦兩驂分行整齊而行之貌倭委曲紆迴遲久遠王事王朝典制雖在諸侯何非承王之流而宣王之化者則其事莫非王事也盬不堅緻之謂即瑕隙也欲王事之靡所盬而懷歸有所不敢耳味詩意蓋使臣猶在行而遣勞

之辭故云四牡周道也倭遲言曲折淹留有靡國不到意夫使臣之不歸也固矣而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義雖懷亦復敢出勞之者體恤其不敢懷之故而申明其所以則欲王事靡有所盬之由自云爾又靡盬集韻靡一通縻一訓槀是羈絆意盬揚子方言云雜猝也註曰倉卒然則縻乃羈絆盬乃雜猝與使臣不懷歸之意更切附此說備采

嘽嘽駱馬

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駱御纂文按嘽說文云喘息也故毛傳曰喘息貌也周道倭遲道遠則行尚緩以留馬力至將近則期于速至故馬行急而至馬之氣促而不續然也皆形容行者之勞意在周道上遠而望之但見四牡之騑騑而不辨其何色至將近而見爲白馬黑鬣之駱云考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埤雅云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名駱蓋馬無分黃白皆以鬣脊一道如衣脊之絡縫者爲駱也然駱又以駕輅名白馬黑鬣故專以之駕輅車故後世因名而不改蓋馬皆以白爲良者白金色剛健應秋秋高馬肥白者尤健黑鬣則有自然之飾故多良然且嘽嘽然告瘁矣況使臣乎云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蘇轍曰鵻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教孝者也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似使者之久行不返云云御纂文按翩乃飜飛側翼斜下之貌鵻祝鳩即班鳩類似斑鳩而小無斑以其尾短故名佳也性甚愨而孝不能爲巢與其有孝養之性而無以爲家也栩本拳曲之木苞則叢雜甚矣鵻而至于載飛下與不得其所止也集苞栩與不得已而仕于多

事之國云栩見前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杞枸杞也先下而後止集之勢也御纂文按前曰下猶是回翔審擇也至于下則不復能再上飛力竭而不得不息也杞大則始無刺小而雜于叢灌時則刺最多幾于不堪托足者而集于此較之栩之拳曲者又甚矣與其不得已仕于多難之小國也

杞爾雅曰枸檵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其莖幹高三五尺多刺漸大則刺漸少然終不能無刺也苞時更甚近惟陜之甘州出者無刺然古時其地未入中國故未之見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序曰君遣使臣也云云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駪駪疾行之貌征夫行人也言使臣奉命行于四方見高原下隰皆有可采之華因思大邦小國皆有可采之事是以汲汲道途常懷不

及之慮盍恐咨訪有所未周也御纂文按析五色羽謂之皇如舞師之舞是也然則皇皇乃五色錯雜之名華凡草木之花也駪從先駪駪馬之疾進不一而足之貌每懷指下周謀度詢四者皇皇者華言百彙各當其時于原于隰百彙各當其所而惟此駪駪之征夫無時無事不繫其懷而不敢暇逸云每懷靡及托于使臣之自爲勉勵而其所爲勉勵之者至矣以原隰有可采之物興邦國有可采之事其義與此參互相發也此君之遣使臣正其敎戒使臣之辭云

皇皇者華

五色如羽采故有皇名然未可云煌煌也麗以旭日光華交輝互映則眩目奪精而見爲煌焊乃稱皇皇景象也然遠視而但見皇皇者耳不辨何物之色燦麗若斯至近而始知皇皇者之爲華爾

不云花而曰華者有華采之觀有華美之色皆百物英華之所吐露故也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駪駪但見其馬之疾行者馬當其前也見其駪駪一望而知爲征夫矣惟其行之疾也迫不及辨其人爲何等故槪之曰征夫耳時則但知其采風問俗山川景物得失是否靡國不到論其見見聞聞疑有過之無不及者抑知其所懷之多所不遑不足乎盍卽其所懷者不一而足而交徧五呈皆其繫念故曰每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如濡柔容也周偏爰於咨問也諏采訪也采訪貴于柔容故以濡興諏也御纂文按五尺以上生二歲者曰駒以水漉之曰濡故以形其柔澤放轡曰馳加策曰驅平地用馳險難用驅訪問于善爲咨咨在事曰諏有取資于其言之意我使臣自言駒言其方壯下騏駱駰皆駒也此言馬齒下言馬色耳馳驅言御之熟承駪駪意周爰咨諏卽列國之五爲取法交相裨益見一道同風之盛也咨諏等皆從靡及意來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絲條理也謀籌畫也籌畫貴有條理故以絲興謀也御纂文按靑驪文如博綦者曰騏蓋靑黑二色成文如綦弁綦履之飾也此下皆言四壯之文采壯使臣之色也咨難爲謀有策畫意餘倣上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沃若明洽也度裁酌也裁酌貴于明洽故以沃興度也御纂文按沃若加熬膏漬之者然言柔潤也咨禮爲度有忖量意列代之後各守其祖制其禮各不同故有咨禮之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均齊一也詢僉和也僉和歸于齊一故以均興詢也御纂文按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淺黑而白其文如被茵薦者然曰駰也均則足力皆齊言和協也末章則四牡之色備舉矣古駕車服馬多同色驂用雜色故四馬言三色故言既均也咨親爲詢有遍問意古列國雖多非伯叔卽甥舅故有咨親之詢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序曰燕兄弟也常棣移也鄂與萼同不與柎通萼足也常棣之華萼柎攢生相比發榮故韡韡然人與兄弟相親相助家道乃興故遍閱世人未有如兄弟者也御纂文按左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爲作此詩杜氏預謂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故曰召穆公亦云考左傳富辰明明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許其辭意，周公但弔二叔之不咸，特封建兄弟以蕃屏周，而召穆公則述周公所以封建之意如此耳。故詩實于厲王時之召穆公，而所述則周公所以弔二叔而封建親戚之意也。常棣，白棣也。花實並赤，如郁李者，赤棣也。此則花實並白，江南呼爲麥李。其華一樹輒生二萼，兩兩相麗，如垂絲海棠。本草并入郁李條下，未之考也。鄭氏樵云，不象萼蒂形，與萼通。韡，說文盛也，蓋從華從韋。韋，熟革名。承華之柎而似之，則固護至矣。此以常棣之兩兩相麗，與兄弟以萼柎之固，喻兄弟同本之情誼與莫如。凡今之人，人字眩下友生妻子等，今謂不特古世之敦厚時爲然，雖在薄俗亦未嘗不然，不待援古而即今可證云也。莫如兄弟，領起下七章。凡自國及家，貴賤上下皆賅之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託興常棣者，以其華本繁盛，故有棣名。威儀棣棣，義訓爲富，以此爲名，其繁盛可知。此興宗族之蕃衍也。鄂，承華者也。柎，即跗，鄂之足也。在鄂之下，華載于鄂，鄂載于跗，蓋自本而枝，枝而跗者，猶宗族之似。至一柎而二鄂之相麗，明是同出兄弟之象也。草木無知，而鄂同出于一跗者，尚如是其固護而韡然，惟其鄂跗之能韡然固護也，夫是以于百卉之中獨推蕃衍云爾。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

儐，陳。飫，饜。此承上言兄弟不如友生者，不過謂飲食燕會非朋友無可與娛耳。試思籩豆既陳，飲食饜飫之時云云。御纂文 按此近承既平且安定之日，以對死喪急難禦侮之時，且正舉當下之燕會時而敦勸之也。儐，備，贊相而以禮法陳設也。飫者，燕示慈惠，本有說屨升堂，肴爵無算之節。飲但不說屨耳。其曰在路寢內，酒肉在堂，則仍升堂也。飲酒者至此皆得醉飽屬饜，故曰飫。言醉飽之意至此優沃也。飲酒之飫，言飲酒而至此飫之之際云爾。當此際也，豈惟曰良朋友生之在也而然乎。又國語云王公立飫有房烝，似言饗，而此毛傳云私也，不說屨升堂謂之飫，釋言云私飫飲酒也。考衛彪傒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飫飲，名之曰友，以遺後人，此之所指是也，與立飫異，當毛說近是。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饜之時，使兄弟與朋友俱在，則天倫之愛既極和平，且不事文貌，有孺子嬉戲之歡，不更勝于朋友乎。御纂文 按同姓之燕亦以異姓爲賓，但獻畢而賓出，惟同姓終燕，故云苟非兄弟之具在，焉得有此和樂乎云也。和乃樂之融洽，樂乃和之洋溢。孺，屬也，與孺慕之孺正同，謂兄弟之和樂，且至若同承歡于膝下時之親愛者然，

乃交相和樂，而繫屬于一本之天性云也，故曰孺。兄弟而在門外，即同飲酒，而有友生朋友在時，雖極和樂，終無以至于孺也。故此以言具者更進之，然非既具，不足以至此云。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翕，合也。耽，久也。此承上章言間兄弟之愛者，外有朋友，內則妻子。世之親妻子而疏兄弟者多矣。試思妻子之相好，如瑟琴之調和，信可樂也。設兄弟閱牆，其能久乎。故必兄弟與妻子翕合，而後可久樂也。御纂文 按此承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于朋友外又提妻子，以盡凡今莫如之意。蓋似近于兄弟者惟妻，似親于兄弟者惟子，此應當一體無間者，尚待兄弟之翕而始全乎和樂之耽也，況其外乎。洵乎凡今之人未有如兄弟者云云。好，愛而不釋，合則同也，蓋德以相愛，道以相同之謂。如之以鼓瑟琴者，瑟取塞慾，琴取

禁邪不似私溺之暱近比耳翕有引聚之義氣合之謂兄弟同氣自合而分而親兄弟者必相引而復聚之故不曰合而曰翕也耽者浹洽沈浸于其中而不釋之謂設妻子好合而兄弟未翕爲妻子者何安縱得和樂其能湛乎妻好合而兄弟喜之子好合而兄弟順之內外無間之和樂而其和始可耽也好合妻子者以和樂耳未敢望其耽也苟兄弟之既翕不特目前之和樂而已且可得其深久之湛也由是觀之雖妻之合體子之一體尙有莫如兄弟者在況其凡乎云爾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與孥同究察圖思亶信也此承上章言兄弟翕而後樂可久則是宜爾室家者兄弟也樂爾妻帑者兄弟也總而言之急難禦侮是共憂患者莫如兄弟也且孺且湛是共安樂者亦莫如兄弟也試詳察而深思之豈不信然乎哉 御纂文按諸侯立家卿置側室是諸侯後之有家卿後之有室皆兄弟也必能宜爾之室家乃能樂爾之妻孥此近承既翕之意而足之也究圖并總上急難禦侮言之究推極其後先之得失圖摩擬其內外之情形也皆指莫如之得失情形使自推極之而摩擬之亶其然乎云者不徒教誨明示之直欲使之心領神會有以自得其信然也又帑本鳥尾名左以害鳥帑故爲後嗣之稱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究是窮其根圖是曲爲繪前後則究而得之當前則圖而見之而于人則謂之察與思也亶謂誠然于中古謂當心曰膻中故亶指信于心也兄弟之愛本于天性故必使自得于中心之誠然而後發之始眞切夫是以取必于其自以爲然而後已焉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序曰燕朋友故舊云云丁丁衆人伐木之聲嚶嚶兩鳥之和聲也幽深遷升喬高也伐木者斲削以成材交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也又言鳥出深谷升于喬木云云 御纂文 按丁丁從丁轉丁當也以斧斤著木聲嚶如嬰兒之聲小也而皆有應聲在盎合空山響答之餘音言之曰丁丁嚶嚶也代木爲取材鳥鳴爲求和皆托爲取友之興而木與鳥不相蒙也出幽遷喬專承鳥言推鳥鳴之前此也嚶嚶既對鳴則已在遷喬後可知而前此之出幽谷也以幽谷中之無與故也谷已深矣谷而幽則又翳蔚掩薉而卑暗可知喬木則高明而爲羣類之所萃止者也人君少長宮闈不離阿保所云幽谷也大庭廣衆賢士大夫之所在則喬木之喻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丁丁猶錚錚木著斧斤而用力之聲也然重言者劉氏敞云聲相應是也則是不一聲矣是丁丁亦有相和者在也嚶嚶郭氏璞謂兩鳥聲盎鳥鳴不一之辭是已指其得衆和之鳴言矣然不指爲何鳥也惟天中記以爲鶯鳴耳禽經云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嚶嚶之鳴則樂也林鳥朝嘲水鳥夜啖于伐木之所在聞其鳴則林鳥矣則概指山林之鳥爲是若鶯則原鳥不似伐木丁丁處聞之者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又言嚶嚶其鳴者鳥以同類爲朋欲其同聲相應故以已之聲求友之聲也 御纂文 按謂鳥之鳴于幽谷也幽谷有鳴啁啾無聊之聲耳今既嚶嚶然其鳴矣其情樂矣其情暢矣必已出幽谷而在

喬木之鳴也其處高則其聞也遠推其所以鳴于喬木者爲求友耳鳥之爲物也微而在喬木之上枝葉交蔽誰其見之而得以類爲招也其求友也非聲不足與致之故其求友也必以聲而有唱斯和有呼斯應是亦聲氣之求亦天性之不間于物情者如此云爾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相受彼此之心相和且日聞正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卽于謙卑德日進于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得此詩之意矣御纂文按神之聽之程子謂可質于神明蘇氏轍謂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非也既非盟誓要約何事援據鬼神哉爾雅曰神重也又曰

敬也疏以重爲重疊之義葢勛之以反覆詳審而嚴憚以聽之耳終和且平謂取友之初未免性各有所近學各有所到未必遽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短長偏全之各致更未必其能平也求友者能敬謹重覆以聽之則裁成調劑裒益切磋雖不和者終于和且任不平者亦終且歸于平也云爾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朱子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釃酒泲之而去其糟也藇美貌羜小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御纂文按此章于朋友中勉其先所尊者周人貴親宗盟先同姓故首諸父也許卽淮南子所謂邪許乃齊力聲之近于牙呼者言許許與可取材者之衆也藇乃泲酒之物草類祭之縮也用茅貴潔賓之泲也以藇貴美故曰美耳釃猶灑然而下也泲之用筐藉以藇泲之則糟留筐中而汁由筐眼中分節而出曰釃羜郭爾雅注曰俗呼五月羔以羊貴稚也猶牛之貴犢速臨時之召期卽至也諸父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也葢創業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創業之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此疑成王時詩故所謂友生者多尊行而于諸父有不臣之義故仍諸父稱欲致其尊親之誼于同姓也

釃酒有藇

藇當是芎藇也本香草名爾雅謂之藭車而說文作藇者惟集韻作藇朱子拘于仄聲故不敢引不知中原無平仄也拾遺云味辛生彭城高數尺黃葉白花釃酒用此取其香意古祭用茅賓用藇故曰有藇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微無顧念也言且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

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御纂文按羜當是饌具少牢有者牲已熟之謂宿召曰戒至此又召之曰速也以天子而召同姓召之至再猶有不來者乎而在求友者不敢以天子召臣下之心處此而猶以尊行待之也云無寧適有他故而不來乎否則得毋微我于心中而竟不肯于我一顧乎如是則是惟恐不來之曲慮如此非明意其不來而姑爲是以盡情者比也微我勿顧因不以我爲在念而遂以之弗顧爾其慮至此亦虛懷之至矣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盛食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御纂文按粲鮮潔洒埽洒而始埽埽時不揚塵垢也天子寢廷豈必待客而始洒埽者特以致敬焉而已陳設也饋進也鼎俎先設籩豆續進八簋以簋舉鼎俎籩豆之數也簋飯器非食器八者黍稷稻

粢麥苽再加黍稷各一也孔氏穎達曰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不如劉氏彝謂燕禮之數爲合又云簋八則籩豆倍之牡則不胎而易肥不言犴或豚也爲合少牢禮諸舅凡異姓皆曰伯舅叔舅也有咎自審恐有開罪于諸舅而致微我弗顧之由耳然亦互文餘倣上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衍多也踐陳列也兄弟同異姓之等輩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愆過也朱子曰人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以大故或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遂至于有愆是也御纂文按阪山脅伐木者無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伐至山半則所得已多與取益之已廣也衍亦可作筍解與薁一例莊子

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可據陸氏德明所謂以篋盛酒是也踐一定之行列如有成跡者然兄弟該同異姓無遠常得容通無使相遠以將來相處之日長無以諸父舅之故而可疏逖行輩也故勗之曰無遠也民之失德固指民間情事失德即謂失德于兄弟而致兄弟之遠其端多起于乾餱之微衍漸積以至于愛敬之德皆失也餱嚴氏粲曰乾食可藏以待時候者故須乾分乾餱之惠而一有差失則即情意之不周致而因怫成隙乃有至于失德者求友者常亦有鑒于此謹小愼微毋使有不周致也云爾前是兄弟勗其親父舅此乃父舅勗其親兄弟也故其言如此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坎坎鼓聲蹲蹲舞貌燕禮一獻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其樂無算是也御纂文按此父舅使致禮于兄弟若曰我輩之受子養也已非一日其母以我故而疏兄弟云也考鼓聲無坎坎者坎坎乃鼛鼛之轉音耳古以空侯爲坎侯可証也鼛則鼓音也擊鼓以爲舞節升歌不用鼓也前漢書揚雄傳蹲蹲如此註云行有節此乃言舞時步武之有節耳由天子養老有冕而總干之禮親執干戚就舞位故云此諸父舅歷言平時所受養于天子之禮深也鼓我舞我言鼓以娛我舞以樂我云也

罄無不宜

言德性單厚故所行無不盡善云云御纂文按此是承上章單厚多益來厚于內而益于外所謂合外內之道故時措之宜也無不云者即實上章而莫不之意也罄盡也盡其所存所發無不得天理之正而即人心之安也又逸周書師曠罄然註自嚴整是罄又謂敬愼而存之體無不宜戒謹而發之用無不宜也宜者即宜民

宜人無不云者即無時無地而不得其當之謂也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岡者陵之有石者也言福之積而高也御纂文按山之言產也言其發育不竭也而峻極于天矣岡之言綱也言其支脈不窮也而綿亘極遠矣如山如阜言山之積始于阜如岡如陵言岡之積基于陵皆照下莫不增義言之語其受天保定之德之上蟠也阜土而不連山陵石而連岡者也考見下

阜 釋名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風俗通云阜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于山陵也 陵 韓詩說四平曰陵釋名云陵隆也體隆高也春秋說題辭曰陵之爲言棱也韓山成其顛棱扶推云云也爾雅東陵阤南陵息愼西陵威夷北陵西隃雁門是也又曰陵莫大于加陵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川之方至言初來也初來與小積流則大言福之繼而長也此所謂莫不增也御纂文 按川蔡氏邕云衆流注海之名劉氏熙曰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然則川是原泉也至所謂混混不舍晝夜也方所謂泉之始達也方至小而旣至大如江出岷山止濫觴耳乃并水二十四而分爲三河見積石止一線耳乃合水千七百而疏爲九派然莫之能禦矣而方至之初正會萃無已之時此則言其受天保定之德之下究也以莫不增合上如山阜如岡陵而言者也增謂上之積纍下之輻輳莫不有加無已云爾

川擇水於關流川過辨回川職方揚川三江荆川汀漢豫川滎雒青川淮泗幽充川河泲雍川涇汭冀川漳并川虖池嘔夷國語云云之導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朱子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

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先公后稷以下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御纂文 按此承罄無不宜而舉成民致神以見其大凡耳吉之諏日周禮所謂祭前十日帥執事而卜日也劉氏瑾云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擇士者射義所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是也然則吉謂擇吉日與吉士也蠲者祭前十日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所以蠲其人也周禮冢宰眂滌濯注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及釜甑之屬儀禮特牲所謂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皆是所以蠲其器也其實粢以御廩牲以滌牢何非蠲之義乎饎說文酒食也周禮饎人掌凡祭祀供盛是飯也詩可以分饎卽指爲酒言矣吉蠲而始爲饎致專誠也酒非昔酒清酒則皆數宿而成昔

享亦所以通肸蠁意用以將其孝也故曰孝享禴祠烝嘗皆常祭之名先禴祠禴而祠烝而嘗者祭乃自後溯前之禮故從其義而爲逆數之辭先先公後先王尊卑之次也周公于成王時制禮已追王太王王季及文武而四親廟皆王惟兩祧廟之高圉亞圉及后稷尙稱公蓋常祭不及毀廟故也

禴祠烝嘗

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周禮同而王制作夏曰禘注云周改夏祭曰礿郊特牲饗禘註云禘當爲禴孫氏炎云礿新菜可汋祠之言食烝進品物嘗嘗新穀按禴之爲礿宜取約義百物方長未成故禮取盛而物取薄約薄也據物言也祠公羊注云嗣也猶繼嗣也蓋一年首事明祭主之承嗣耳烝衆冬物備秋物始成嘗新爲義先禴後祠先烝後嘗各于其禮其物之

盛而推溯其前此之辭說見上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質實也黎黑也髮黑故曰黎此承上文而推原言之旣能神弔而詒福至民則質樸無文日用飲食而已似不能爲爾助者然安耕鑿之常見爾愛養之至留風氣之古見爾治化之醇其不爲爾德正所以爲爾德也至于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神佑而天降之福矣御纂文 按羣黎集傳云猶秦言黔首是也待敎化者皆少壯以六十則還田而不親學故言羣黎而頒白不與也此則指庶民言羣黎而復言百姓凡百有土之君長其先皆以功德錫姓于天子而保姓以守宗祊者耳非庶民也徧普也日用指旦晚之所行飲食指陰陽之所養則澹泊渾淳無爲上理在是矣質之至也如是而近及羣黎遠及百姓其各得其所當得卽各得于爾之所同得

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誰爲之者皆化于爾之德以致然故皆爲爾德之所及也徧爲德而君之德始備其量亦徧爲德而君之德始昭其備故云然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

恆弦升出也日月往來言久照也御纂文按此章方是祝福總收惟日不足意恆陸氏明德謂本亦作縆故訓弦也每月八日曰上弦月自弦後見其盈也速每日卯時曰日升日自升後見其興也淳月之縆猶逐日而增日之升更隨時而起并不似山阜岡陵之積漸云也

日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入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朝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隅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月漢書云月朔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側匿釋名云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也注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考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也

如南山之壽

山亘古而常在不移不虧也御纂文按言山謂永固也必南山者嚮明而治之位萬物皆相見人君之所正面也故以祝君月有時而缺日有時而没山則更閱百千萬億之升恆而不變動者也故云壽而南山尤大故以其壽爲天子祝也德如山阜岡陵故即如其德之所象而即在南面者祝之西都之南山終南也見前洛邑之南山嵩高也見後崧高

如松柏之茂

松柏之葉新舊相承言長生也御纂文按松柏久歷日月之升恆而并夫南山之壽者也而茂又其所獨者蓋其物春生新葉而舊葉不凋故有茂無衰禮器謂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也松柏承上文長久永固而且得其蕃衍也

松樹磥砢修聳多節其皮粗厚有鱗其葉後凋二三月抽蕤生花結實纍成鱗砌秋老則子長鱗裂葉有二針三針五針之別王策記千年松四邊枝起上杪不長如偃蓋柏其樹聳直其皮薄其肌膩其花細瑣其實成林狀如小鈴其葉尖硬亦有圓者百木皆南向而柏西指又葉皆側向而其大多香

歲亦陽止

陽十月也嫌于無陽故曰陽御纂文按十月爲陽朱子答或問云剝盡而坤復則一陽生復之一陽乃自坤卦中積來考十月爲陽者以是月天子大飲烝而燕羣臣勞農休息即黨正屬民飲酒之事也又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凡飲射之禮周禮稱爲陽禮者而皆行于是月故曰陽月也此月謂論歲氣則亦行陽禮之月至止矣云爾凡言歲者皆據夏正言之此十月爲亥月也又爾雅釋詁陽訓與也則又歲不我與之與此言在歲時亦未嘗不與我以歸期

云也若曰我之不得還也非歲不我與之故耳已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業業壯也捷勝也此敵來而交戰也我車既駕而四牡皆壯見軍力之齊也以此節制之師加之以忠勇奮不顧身而無敢安處則可以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御纂文按業本簨簴上版刻飾如鋸齒者之名狀四馬之高俊峻嶒貌四牡盡然則所謂足力齊也豈敢定居非有得即守之兵矣蓋玁狁隨畜轉牧本無定所故逐之者隨所至而驅之亦因之不能有定居也追及則戰有戰則捷一月之中三追三及則三戰三捷非相守一月而止三捷也前此在塗不免思歸之念發乎情也至此當敵則急公而忘私止乎義也師行日三十里三月月無敢定居則逐之去者已轉戰將千里矣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

騤騤強也依憑也古之用車也戰則資衝突行則載衣糧止則爲營衛是將士之所憑也御纂文按說文云騤馬行威儀也蓋騤從揆揆度也進退周旋馳驅衝突不失一定之尺度故從馬而言騤騤依則憑乘也君子車上之三甲士也中司旗鼓及弓矢右司五兵左則御者皆君子也君子以軍旅所依爲命者而君子之進退周旋馳驅衝突所憑依者又全在于是故即君子之所依固已以足力之齊爲重而有取于騤騤矣況不止于君子之所依也歟所云載衣糧爲營衛是合下小人所腓言依止指憑乘以惟君子憑乘之而卒徒皆步不可以言依故也

象弭魚服

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服以魚皮爲矢服也御纂文按弭無緣

之弓孫氏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考弓以竹木爲胎上以筋膠兩頭以絲繳之而固以漆謂緣弓不假緣其胎勝也又左云左執鞭弭乃中軍主將所執以指麾三軍不用之射者故不以緣象以象骨飾兩頭弭乃受弦處用象則上下弦時不至齟齬其所謂弰即曲體所謂蕭也魚服之服即箙也魚陸氏璣云魚獸之皮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潮退天晴毛復如故云云但其所云形色似鯊魚其毛起復又似牛魚必魚服者取知晴雨則牛魚爲合此言終日在車不釋軍器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此承上言既已三捷又能呂戒乃可以全師而歸矣因憶往時楊柳乃薇作薇柔之日來時雨雪乃歲暮歲陽之候云云御纂文按楊柳垂柳也說文謂之小楊前人謂水楊蒲柳者非也依依有留戀意霏霏細散雜下貌有愁慘意古者師出不踰時蓋雖遠征隨所至之方而更番迭調此出彼歸無過三月者此城朔方後而逐玁狁也長驅直薄塗中不及更調故春出而冬方來耳往時則蹈危地也雖在物之無知尚如不舍來時則極勞瘁矣雖天之無情亦助淒其矣而覩此依依經此霏霏者其何以堪此情景云也

楊柳李氏時珍云楊枝硬而揚起故謂之楊柳枝弱而垂流故謂之柳蒲柳木楊枝勁韌可爲箭笴杞柳生水旁葉粗而白木理微赤可作栝棬縱橫倒順插之皆生春初生柔荑即開黃蕊花至春晚葉長成後花中結細黑子子落而絮出如白絨其葉青綠而狹枝條長而軟令人總稱揚柳若蒲柳乃水楊條不下垂而揚起者又何依依之有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牧郊外也言師出在牧而將尚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秘也御纂文按曰我車自謂采邑之車也右

者出軍天子畿內不過十乘所謂元戎十乘耳餘則皆出稍甸縣都之采邑者也故曰我焉牧郊外畜牧之地言衆車已駐郊外以待將帥之至也自天子所止受命之將耳此乃入受命于天子時介衆使待已之辭謂使謂衆軍士囑使靜候也夫軍駐郊而將不至疑有家事之戀戀者然而曰自天子所則知車在牧而將已無家矣方自天子所而即謂衆曰我來知自天子所已不歸矣非車出牧而始命將乃車出牧而更受方畧于天子非受命將之命也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

召僕夫而謂之載即日啟行也御纂文按天子有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其他將帥之御即曰御戎皆有位戎路之大夫非諸僕也此曰召彼僕夫則受命後始召非御戎之大夫待命軍中者可知蓋時未至敵疆猶乘乘車僕夫乃平居之御車者耳故必

臨時召彼也來則卽召僕夫謂之載君命不宿也前章念其室家體恤其私者甚至此則來而卽載者彼從軍之士不食君祿義得恤私此則有賦于軍親受上命故承命時卽無室家之念存也夫以卽召僕夫使載云

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龜蛇曰旐後軍所建旄注旄于干首也鳥隼曰旟前軍所建所謂前朱鳥而後元武也旆旆飛揚貌旟旐皆旆旆者前軍後軍同日啟行也 御纂文 按旄乃中軍車上之大旗也先言設旐次言建旄然後則旟并旐言者從自天子所來視之先見後軍之旐繼入中軍然後建旄以示前後使知元帥之已至夫然後在中軍而前瞻後顧則旟皆見其旆旆也考旆本繼旐之物以全幅爲之續旐末爲燕尾者將戰始加之左辛未建而不旆王中復旆之所以示威也此方受命而出雖未加旆而旟旐之飛揚何嘗不已有若旆之威武然者云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天子所命之將也朔方北方荒服之外也彭彭衆貌交龍曰旂左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赫赫威也襄除也言軍士北行不知所爲將至朔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築城而出車建旂者營衛于外乃版築于內也朔方既城矣乃言天子命我止城朔方其宜城朔方之命若正所以秘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者據其要害而形格勢禁不敢輕動也 御纂文 按此章言師出境也諸侯各以其職來聽命而始知王之命南仲往城于方猶不知其何方也軍事秘密在塗時惟大將指麾之所向而已迨至車已盡出左軍之旂在前後軍之旐在後皆行將至彼地方發命云城朔方也由是知天子命南仲之意雖云築城實在除玁狁之害而已天子無外雖遠國則皆其方也彭乃排軍器在車旁之名卽後世武剛車之所倣彭彭乃車旁器械嚴威之貌央央大幅迎風滉漾貌旂旐者軍行之法先左軍次前軍次中軍次右軍次後軍故以前軍之靑龍及後軍之元武貺之朔方集傳謂靈夏等州爲古玁狁地考右玁狁在渠搜西北去岐陽千里靈州定夏在玁狁西南六七百里矣或城則築于靈夏之間如後來唐中宗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絕突厥之法也南仲或卽武王成王時南宮仲宣王時皇父以南仲爲太祖約爲康王以前人不則食菜于南者右有南氏國水經注謂在南郡襄芟除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華秀也黍稷方華初秋也載塗滿路也歸塗遇雪初冬也秋出而冬還者謀秘而行速玁狁聞之而城已完也 御纂文 按黍稷方華朔方惟黍稷生之不似中原之楊柳依依也楊柳依依自中國方往之候此往指已往其地初秋謂大概華時然黍稷早者五六日收其華當又早矣蓋朔方惟夏秋之間土不至凍可以築城餘時卽冰堅地凍築不固也霏霏是雨雪初下載塗則下已久是又據來將至時言之不似霏霏者之據方來言也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當日自天子所又有所受之簡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塗乃言不歸又不明所以不歸之故秘之至也 御纂文 按曰懷歸事畢而來宜懷歸矣然歸猶待懷未抵家也而又有伐西戎之命至云夫曰豈不懷歸則并歸之懷亦不敢有矣故申明其所以不懷

之故曰畏此簡書也簡書則命之書于簡而致之者既非復命後面敕之辭亦非自天子所命我時并受之命故此時更以簡致也畏者天威不違顏咫尺簡所在卽天命之所臨稍有私家之念未忘自問卽有不可以對天子者在故以畏天者畏此云也

簡書說文簡牒也蔡氏邕曰制長二寸短者半之孔仲達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凡爲書一行可盡者書之于簡數行可盡者書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書于策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秋末相思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故選精銳以西行餘衆皆還也云云御纂文按中原蟲鳴螽躍時正朔方雨雪霏霏時故先歸者感時物之變而思望之其思望者不待雨雪載塗之日也餘詳召南但彼屬室家此屬先歸者之辭耳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卉草萋盛也卉木萋而倉庚鳴初春也采蘩祁祁室家和平也征夫在塗而室家和平者捷音已至故心安也御纂文按卉古作芔百草總名自初春日始長而至卉木葉盛既而倉庚鳴蠶蟄後也采蘩衆祠祭蠶事漸興也此事畢而反乃初春日長時既見卉木萋萋已入中國境而非白草黃茅景象也倉庚喈采蘩祈將近王畿家鄉不遠矣師行而羣鳥不驚婦女不避仍不改喈喈之樂祁祁之度見師旋行之不擾也自春初日長以至春末觸景言時以師行三十里見其軍行之閒暇也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訊當問訊之人爲首者也醜類也同謀者也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歸數月而城伐之事皆竣者謀秘而行速故也

御纂文按此言歸而獻俘也王者之師不貴多殺治其渠魁而已執者主名取之之首亂也獲者隨時擒之之黨惡也但執其當訊問者之人與其醜類餘脅從者之罔治可知執訊獲醜而卽言旋歸不事夫窮兵黷武夫是以告成之不煩也前此以兵機愼密但知報捷而已始既還歸而始見所執之訊如彼所獲之醜如是方知至此始歸之故由其所任之重所事之大故也旋班師之名旋歸曰薄者猶不敢自謂一勞永逸若姑且休兵息民之意云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

序曰杕杜勞還役也睆實貌言特生之杜尙然有實而行役之人乃獨無家曾杕杜之不若也御纂文按杜之實如小楝子睆如目之在瞼中貌北人于黎皆于樹上苞之杜亦梨也或亦用苞故實如睆否則蔭于葉下如目在瞼而云睆也古者師出不踰時啟行

時柳長薇柔至杜實則當秋冬之交矣出征之人纍行西北故見雨雪家室之人觸目不外園圃之實故卽杜實而托興云杜則杕矣其實尙有固護之而見爲睆然之象從軍則行者衆而非杕比矣然衝雨冒雪而莫之覆庇云

日月陽止

婦女之在家者感歲月之遲暮云云御纂文按陽見前前云歲亦陽止是據歲氣而計之見爲歲晚此承繼嗣我日言謂漸次不覺以至于此時也葢積日而數之以至于月積月而數之以至于月之陽乃不意其及而忽及之云餘倣前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罶笱也鱨揚也鯊鮀也笱小而所獲者大見魚之多也酒燕之通名統殽羞而言也旨美也且多言備

物也朱子云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御纂文按麗著也亦有聯儷意蓋連纍而著于罶耳罶爾雅云凡有曲者爲罶周勃傳織薄曲乃葦薄之曲曰笱曰罶取勾留意蓋易進而難退者也麗于罶謂自來而得之也承笱于梁而自然之得已不一其類其物產之多可知君子置有此酒良以物之旨且多故樂與賓燕飮耳非以有酒故而特搆求此品味云也先言旨者皆爲難得之味固然而此且異其多者以地產素所少故異之也

鱨卽黃頰無鱗身尾俱似小鮎腹下黃背上青黃腮下有二橫骨兩鬚有胃羣游作聲如軋軋性最難死陸氏機云魚之有力能飛者陸氏佃謂其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大者長七八寸一名揚 鯊卽鮀乃吹沙也大者有四五寸其首尾一般大頭狀似鱒體圓似鱓厚肉重唇細鱗黃白色有黑斑背有鬐刺甚硬其尾不歧小時卽有子味美俗呼阿浪魚性善沈亦食沙亦沙中乳子

魚麗于罶魴鱧

此言魴鱧較鱨鯊而所得更大矣乃于罶中麗之更爲難得也餘同上

魴見前 鱧毛傳云鯛魚是也又曰鯇則非鯇乃草魚耳鱧則首有七星夜朝北斗形體長圓首尾相等細鱗黑色有斑點文頗似蝮蛇有舌有齒有胃背腹有鬣連尾尾不歧

魚麗于罶鰋鯉

鰋鮎也御纂文按鰋鯉又有甚大于魴鱧者矣亦于罶中得之更難得也

鯉見前 鰋卽鯷魚大首偃額大口大腹鮠身鱧尾有齒有胃有鬚生流水者色青白生止水者色青黃大者亦至三四十斤埤雅云善登竹有水堰處輒自下騰上則異于魴鱧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欲其有又恐強求之而違其性故向其時也御纂文按有者本非其地之所有而有焉者也時謂隨時而至各當其候也蓋嘉固難得但嘉而獨鍾于一類猶太和未徧今嘉則偕嘉而不有者皆有矣然不有非時先至而過時復見者乎亦美先盡而極難繼故時尙焉時則和而且序物生不已矣又惟其時亦各因其時之盛而有酒以樂之非有酒而求非時之物云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序曰樂與賢也夫賢者豈徒以燕飮爲樂哉必以禮羅而致之所謂罩罩也嘉美也烝衆也罩籗也所以籠魚者罩罩以罩罩之也言南有嘉魚則羣然罩之矣國有賢人則多方求之矣賢者知其誠心求之故來燕而樂之也御纂文按嘉魚舊皆以爲丙穴魚惟鄭氏元以爲魚之美者考丙穴魚狀似鯉而鱗如鱒肉白如玉以食乳泉肥美益人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但所謂丙穴者如漢中嘉州雅州梁山大邑順政諸縣皆有然皆在蜀非雍

豫產也周盛之時不貴遠物況曰南有則近地可知其爲都邑之南無疑嘉魚允以鄭說爲確罩爾雅籗謂之罩李氏巡云編細竹爲之孫氏炎云今楚籗然則竹與荊皆可用也罩罩罩不一也樂歡會也是因嘉賓而燕以樂之非止樂以此燕也詩云云意姚氏舜牧所謂其辭似以有魚與有酒然其意實以嘉魚與嘉賓也是已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

用其道而顯其身所謂汕汕也汕樔也所以撩魚者范處義曰魚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魚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御纂文按汕爾雅所謂罺鄭氏元曰今撩罟夫漢時撩罟近時揞兜也大者卽曰罾蓋著底掠以舉而上焉者耳集傳謂以薄魚非是游躍之性用罩沈潛之性用汕用各有所當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上下交而志通情誼結而不可解所謂木樛而瓠纍也甘瓠瓠之
甘者樛木下垂而甘瓠纍之以興君子誠于下賢而賢人附之也
上下之情互相依附故賢人之心安焉不復有去志也御纂文按
樛木見前瓠匏類味甘長如越瓜首尾如一者爲瓠腹圓大如柄
者爲匏古人不別論形但以味辨故曰甘瓠此言主人好賢則嘉
賓自從燕樂而相與安之也前二章爲主人樂賓此二章是賓之
荅主人也樛木與君子樛與下賢甘瓠與嘉賓纍與綏綏繫屬之
相安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木乃高明之象喻主人樛喻主人之折節屈體以下賢也南是嚮
明之位是君位又文明之方也甘瓠葉可烹以備獻禮也瓠可乾
以調笙樂也而甘則人民日用飲食之所需故爲賢才喻纍乃因

其樛而緣引以上附且從纍不一之謂喻人之繫戀固護也餘見
上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

一賢人安之衆賢人慕之于是乎來之者無已云云鵻孝鳥烝衆
也曹粹中曰始言烝然罩罩烝然汕汕終言烝然來思由其始之
求之者衆故其終致來者異也御纂文按鵻見前性專慤而類聚
烝然來思承上樛木來以鵻之類集興羣賢之類聚也葢木而樛
則枝下垂而多覆庇鵻不能爲巢故羣托焉猶賢人多不爲家室
之私計而樂附于好賢之君云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序曰樂得賢也云云乃下報上也以山之有草木與君子之有德
臺莎萊藜基本也實心實政以立其本曰基能爲邦家之基云云

按此是賓況主人也南山北山卽周之南北山言臺夫須可爲笠
者笠卽彼都所謂臺笠也然則臺之名亦卽其可以爲臺而名也
萊卽藜所謂紅心灰藋也嫩亦可爲蔬老可爲杖其言南北猶言
前後也臺則根柢轉相延附而生益廣以興君子之德萊所在延
生而可爲杖本興君子之壽也基址也邦基于家家基于君子之
德而德卽其惠愛之可樂者是也基所以持載承受之根柢也君
子之德承載邦家故曰邦家之基凡由邦家而騈臻者皆于是乎
爲載受之基矣天地盛德之氣始盛于南而竟成于北詩意若謂
南山先有臺則北山自有萊以應之君子先有基邦家之德决不
止有施而無報有倡而無應止爲邦家基而他皆不于此基云也

臺卽今香附子其草名莎根相連附聯續而生可以合香葉如老韭葉而硬光澤有脊稜五六月中抽一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鬚鬚下結子一二枚轉延相生萊如灰藋而莖葉稍大二三四月生苗莖

有紫細線稜葉尖有刻面背皆青莖心嫩葉背面皆有白灰惟心紅者爲藜老則爲杖取其輕宜老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西周之南山終南也北山則岐山也岐東北梁山西北雍山東都
之南山伊闕在東南嵩高在西南邙山在東北穀城山在西北皆
南山高大而峻極北山卑小而綿延故以南山興德北山興壽臺
堪爲笠覆戴蔭庇者也于比德切萊足供杖于祝壽切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卽指君子之德賢者樂其聲氣之同不肖者樂其生成之厚只
乃嘖嘖之語助也樂之至則不覺贊美之甚故曰樂只大則有邦
小則有家皆托于君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也故曰基凡邦家
一切建明一切施設皆憑藉于君子之德焉故比之于基址焉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德煇文治蔚爲國華故曰光也御纂文按桑天下所利賴而文章黼黻之所資故以興君子衣被邦家之德楊柳之一類山産者但葉圓而枝條揚起故有楊名其物順逆縱橫隨殖卽生極易蕃衍故以喻君子之德之食報與徵應也光者照臨四國顯揚萬世故曰光不特合閭廣譽而已言爲凡有邦家之仰望云也餘倣上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

杞集傳謂一名狗骨非是狗骨卽貓兒刺又徧矛亦名狗骨女貞類也此乃狗杞考見前其物苗可作茹根葉花實皆備養春采葉名天精草夏采花名長生草秋采實名狗杞子冬采根爲地骨皮然則杞乃無時無物而不備養于人者故以興君子養人之德李之種類近百而性耐久且其物四時不絕季春李冬李花春實麥李御李四五月熟晚李冬李十月十一月熟其花實終年相續不絕

詩經衷要卷五小雅上

故以爲君子德音之興云李大都樹高丈許綠葉白花餘類多不勝載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栲山樗杻檍也御纂文按山樗本不材木莊子所謂以八千歲爲春秋者詩人特取其久大爲德音之興耳其物以用于世故歷年無斬伐而有至大極久者能自全其天者也故云然杻說文云杻又名檍郭氏璞云似棣細葉又名萬年枝詩但取檍爲萬億之億故取以爲下眉壽興也考見前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

枸枳枸楰苦楸也御纂文按枸陸氏璣作榿枸今作枳椇飛鳥喜集其上嫩葉可生噉老枝煎汁成餳解煩渴子解酒最宜小兒是善養生之物也楰一名鼠梓乃剌楸材堪棟宇琴瑟是楰乃善覆庇養德之材也故均爲保艾後人之興若曰在前有蕃昌則在後有垂庇也云爾

枸樹高三四丈葉圓大如桑柘夏開花枝頭結實如雞爪形紐曲開作二三歧嫩時色青經霜乃黃味甘如蜜每開歧盡處結一二小子狀如蔓荊子內有扁核赤色如酸棗仁 楰樹全如楸明周憲王謂一種刺楸樹高大皮色蒼白上有黃白班點枝梗間多大刺葉似楸而薄又江東人亦名曰虎梓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序曰澤及四海也天子眾建諸侯天子親諸侯諸侯各親其國是萬國與一人相比而無間矣云云蓼長貌蕭蒿也嚴粲曰諸侯以蕭自喻君臣之辭也湑露潤貌御纂文按蓼胡氏旦謂陸德明經典釋文未嘗有六音音六乃史炤之誤若是則蓼仍辛菜之蓼凡蓼類皆高大飛揚故此言彼蓼然者之蕭爾蕭老蒿諸蒿皆爲蕭猶五等之皆爲諸侯也零落也斯猶言若此露爲天澤之下濟者故以興天子之德意也湑者胥本訓相視而從水蓋均沾普被之謂也

詩經衷要卷五小雅上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鄭康成謂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是也譽名也處安也燕語嘉樂則諸侯之聲名益著是以有譽也燕語歡洽則諸侯之祿位益安是以有處也又云由左叔孫昭子之言繹之是有譽處懷燕語也御纂文按燕殽升折俎以示慈惠之禮故笑語皆通笑則嘉美之語則獎勸之譽處卽無惡斁以永終譽之義燕笑以慰答其心寫之悃誠則上下之交泰外則有善譽而內則能安樂也以上能仰體天子四海一家之意爲承宜則德施普而頌聲作是以有譽一體天子中國一人之意爲屏藩則推戴同而擁衛固是以有處但左氏傳宋公饗華定而賦此是疑饗詩非燕

詩也而此曰燕笑語者此繼饗而燕之詩也古有饗即有燕所謂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子男一附于饗後者饗爲重饗時几不倚爵不飲烏乎而得笑語也此主饗畢而燕故云然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瀼瀼露蕃貌御纂文按瀼作壤音者訓水淤作囊音者訓水流此蓋露重而欲流不流之貌也湑則相視而均也既重則大并小小合大即垂然欲流而又凝然未流如水淤以陽和之所釀成而曰瀼瀼也餘倣上

爲龍爲光

龍寵也光榮也燕而受天子之寵眷其光榮莫大焉御纂文按據昭子謂寵光之不宣是龍爲寵也寵爲尊愛光爲照臨禮貌之加事權之屬以鎮撫百姓是爲寵也銘之彝器書之旂常以臨照百

官是爲光也入則蒙寵出則有光寵承笑語來笑而語則寵甚矣光承譽處來譽而處則光甚矣云也

鞗革忡忡和鸞雝雝

鞗革馬轡忡忡調適也和鸞車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雝雝和也此天子既燕諸侯而賜之車馬也御纂文按賜之車馬而即以御言者所謂乘以拜賜賜而命之即乘以出榮君之賜也鞗革謂轡然轡實以絲作之至轡首而加以革故曰鞗革謂鞗之革也忡說文曰涌搖廣韻曰和然則忡忡蓋謂轡首之動搖從容而和以形容御之善耳在車衡者亦曰和馬動鸞鳴鸞鳴和應忡忡言儀之和雝雝言聲之和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序曰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湛露甚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歐陽修曰湛湛之露潤沾于庶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于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見天子待諸侯之厚也御纂文按湛乃晶瑩圓足之貌也晞漸乾蓋露降萬物非得日之溫和不能收其乾也猶之言消受也夜飲私燕蓋饗則日中成禮饗畢而燕則夜矣此特燕也亦在夜燕禮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大門外是燕爲夜飲之証也非尋常飲酒以至夜爲納于淫必期于醉而始歸者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不敢辭是也是以酌酒始于旅酬爵行終于無算矣此章以露與朝廷之恩澤以陽與天子之命言朝廷雖有一概之恩澤然必有天子之命而後敢受此厭厭之夜飲其爲膏澤也厚然必天

子命之而後敢醉今則命之曰不醉無歸矣庶亦無不極歡也乎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豐茂也朱公遷曰露在豐草則膏澤深御纂文按豐草當指愚賤言對其杞棘桐椅言天子之膏澤遍天下雖愚賤且無不被況諸侯乎故先言上天之施膏澤也雖豐草且無不沾況其高大者乎草小人之德也草而能豐必汙萊之下地其處卑甚矣且草而至豐必取資之無用其不材又甚矣且己豐己似不勞夫露之被也者而湛湛者之無所不至何無或之遺焉者云爾

在宗載考

宗宗室也路寢之屬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是也考成也劉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朱公遷曰飲在宗室則恩意隆也御纂文按宗尊也范氏祖禹云王者天下之宗是也史記武王克商天下宗

周可証然則在宗猶言在天子所耳燕本在寢燕禮具饌寢東仍是寢之東房也天子正寢燕宗人圖嘉事故稱宗室考曰成成乃終備之謂饗其始而燕其終饗以訓恭儉而情意未竟故以燕飲以成之曰考也乃終竟成備之義禮至此而始云竟備曰載考云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顯明允信謝枋得曰顯者其心明達信者其心忠誠朱子曰君子諸侯之爲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蘇轍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此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也御纂文按杞棘皆有刺之剛木也諸侯有藩衛禦侮之職故以杞棘興之彼顯允之君子爲天子藩衛禦侮是天子之杞棘也顯則剛嚴在外疑非純粹之可言允則誠朴在中疑無溫文之可論者而其德乃莫不令也凡言令者皆指

可法可師而堪表示于世者德則純粹溫文之德也賅全體言之

杞棘見前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失儀也蘇轍曰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至醉而儀不能輔廣曰明信者固有堅定之令德樂易者則恐其畧于威儀豈弟而有令儀此其所以爲成德也又云既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畧矣然而莫不令儀此所以爲成禮也御纂文按桐椅皆美材堪國家梁棟之寄者其乃目諸侯之辭離離纍然下垂不相牽引之貌興其儀之有條理而不亂也實物之成也興其成禮之盛且多也申明所以托興于桐椅之實之離離故曰豈弟君子豈樂弟易也桐椅庇蔭可樂君子之豈似之文理甚易君子之弟似之莫不令儀美其禮終不亂亦規其禮成勿忒也顯允剛德也望之而可見豈弟柔德也接之而後流令德具于素令儀著于時儀其揖讓周旋升降進退之節文卽德之用也又桐桐白結實大如巨棗長寸餘殼內有子椅結實成角細長如箸近尺葉落後猶在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序曰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是也呂氏祖謙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云云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鐘鼓大樂也用大樂者饗于廟也饗大飲也一朝饗之禮成于一朝也御纂文按弓以彤爲重周

人尚赤也不重矢者矢一用而弓常用也不言玈及彤矢者統于所重也弛弓兩簫反超然而起曰弨弛弓尙角故以弨言范宣子言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則亦可言使諸侯受而藏之也既賜之謙于同等之與者然惟饗備鐘鼓于廟其禮具祼獻陳醴薦設几不倚爵盈不飲以神明禮之也質明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曰一朝受天子受之弓人藏之以待諸侯則諸侯受之天子藏之以傳子孫其義亦賅也嘉賓稱賢士以未爲臣稱諸侯以不純乎臣也故親以賓禮貺曰中心言本于衷之誠然非以文焉及有偏私者存也貺必于饗重其貺也饗必鐘鼓之既設重其饗不敢率爾而行也一朝云者明其嘉與之心非止一日直待樂備禮成之日而始得遂其素願云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謂用鐘鼓于寢而至于夜饗用鐘鼓于廟而行于朝必曰設者謂樂縣也大司樂大祭祀宿縣是設于祭之前夕饗賓則夙興而設之不展必嘗事始設者表專特也質明而始行事賓入奏納夏天子迎賓奏王夏則鐘鼓在所最先矣至公奏驁夏臣有功奏章夏皆此饗之所用也禮賓門而奏肆夏與國之賓耳奠醻而工升歌則不以鐘鼓矣而鐘鼓爲重故非既設則無從而行饗禮自質明至日中爲朝日中至夕爲暮而饗則日中禮成故言朝曰一朝據終饗而言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

載抗之也載于弓檠抗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御纂文按載即載以弓檠恐燥溼不時故弼以正之即所謂竹䉶也弓之授受執簫承拊故必脫于檠以受之既受而未藏亦必先載之所以愼其物

也他弓非用無不藏藏無不載然用則張之并有時而不載矣惟彤弓雖有時奉之軍中以張天討亦無有張而用之者故即不藏之時亦載也故此方于受未藏時急言載云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韜也韜于弓衣使色常新言其載之密也好愛也正不止喜其功正愛其人也醻猶厚也尊而厚之篤而不渝也輔廣曰櫜重于載載重于藏好誠于喜喜誠于貺醻厚于右右尊于饗御纂文按櫜既載而復韜之使不時之燥溼不得侵及之藏之隱也好戀而不釋之謂又喜之所由自喜猶暫而好乃常喜猶觸而好乃衷也醻報也饗禮主獻賓賓酢主主又自酌以道賓而復酌以飲曰醻見其愛之無已也上章右侑也醻在侑後侑有侑幣醻亦有醻幣皆于饗禮中抽出言之猶櫜于藏中好于貺中抽出言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序曰樂育賢才也樂師儒之能長育人才也又云人性皆善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因其天良而啟牖之使油然而不容已則樂之矣因其樂善而輔之威儀以定其命則強立而不反矣不樂則苦而不入無儀則學而不固樂且有儀內外交養所由學成于下治隆于上也云云菁菁盛也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儀禮也天子視學而燕師儒也莪在中阿比民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教人者也見君子而後知其教人之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以爲苦且教之以禮使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云云御纂文按菁韭華也亦借作菁英義蘿蒿即藘蒿莪而菁菁言秀出也莪俗稱抱娘蒿附宿根而生有繞膝之象爲孝子所取與民之俊秀始重孝友故以菁莪爲

俊秀喻也在中阿則未接乎大地之都會而受人力之栽培矣今也而見君子之教育之也優柔和易有學以生其樂于內而且由中發越更有禮以象其儀乎外內既樂于德義而外又得其法則焉始不解草野之秀何皆成材若斯也及既見君子而知內外交養之若斯始知其教育之功深而材成之有由自云

莪 俗稱抱娘蒿生澤國沮洳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抱根三月生莖狀似小薊味美蒿可以爲茹可以覆蠶以其抱根故蓼莪取義寄孝感也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之以爲所以錫之者不啻百朋之多矣御纂文按此見君子謂見君子之成才也人君所寶惟賢君子爲君教育而成之以貽國家之用故君以爲如得重寶皆歸功于君子之賜益前此得人之盛何嘗不知爲加

百朋之錫乎而不知誰之賜也既見君子而喜其樂且有儀之如此始知皆由君子之錫之云爾

錫我百朋

錫重賜之名古者用貝貝有五等漢書食貨志云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惟不成貝者不爲朋以上四等皆以兩貝爲一朋也故百朋者二百貝相儷爲禮賜之至重者也謂得賢如獲寶貨云爾五貝爲朋鄭箋之悞而朱子仍之又鄭氏以錫百朋爲得祿多王氏安石謂爲能用皆未合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

楊舟楊木爲舟也汎汎無人操之也舟無人操則浮沉莫定以比國無人治則安危未可知也云云 御纂文 按邶風曰柏舟衛風曰松舟柏取堅重松耐濕楊則水楊無大樹惟白楊材直而大然性招風本名獨搖爲舟則更易飄蕩矣況汎汎乎汎汎者既不繫又無棹而隨波流轉者也舟之載物如國家之載有人民政事苟無賢才與維繫而操持之則任其汎汎則不知將來之事沉與浮也沈固覆沒浮亦漂泊見非成就賢才之君子將國無與共濟也云爾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序曰宣王北伐也倉卒興師車堅馬良軍政備也常服皆載器械備也云云棲棲猶皇皇飭整也常服軍裝厲王之居彘也玁狁內侵宣王即位命尹吉甫伐之也朱子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六月出征云云 御纂文 按六月濮氏一之以爲夏正六月然即周正六月出師何非午未之炎月戰乎周人言六月則周正也棲有安止意謂時當暑熱各求止息而憚于勤動之時也戎車臨戎之車賅廣車苹車闕車輕車而言騤騤見前常服曹氏粹中曰軍中上下同服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是矣然對貴賤言又軍中無溫涼寒暑總此介胄不用絺綌對六月言故云常也載載之輜重也其服總章弁韎韐素裳白舄夫曰六月棲棲見非出師之時人情之所不樂而將者之意可知戎車之既飭則非以倉卒故而苟且從事也騤騤不以芻牧之時而有不閑習者也軍中固常服而師未對敵又當六月則道路間不勝戎服之苦故不衣而載之也重車二十五人中有因守衣裝者五人專司其事詩欲序吉甫之功故先言不得已而出師之難于周備而見其已無不周備云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比齊也物力也比物而得四驪力與色皆齊也閑習則法也習之使合法也我服戎服也又云比物四驪畜牧蕃也閑之維則訓練勤也不踰月而服成其才敏也 御纂文 按比等其物如驪與驪比所謂軍車物馬而班之也本文以齊色賅齊力周尚赤而此獨言驪者得不以六月盛德在火且征北方以北方之色爲火合之尅制歟秦風騏騮中騧驪騂彼立國之初未備齊色之制耳此則馬色必齊也然亦據將車言之餘則如四黃四騵等不必數千乘皆一色四驪也閑平素嫻習謂進退馳驅之法也月令九月習五戎班馬政而此比物閑則者猶以日閑輿衛本不閑于平日而齊色尚可猝辦也至于具飭衣裳乃仲秋事況在戎服尤平時所不試者而在于六月更非一日而成者況所成者師之服師則成于累萬矣而乃刻期成之乎此曰既成則不踰此六月中而告竣也比物二句承上章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言惟其閑之維則故騤騤而勝戎車戎車乃得整飭也六月成服故常服得盡載以行也我服

云者將以軍事爲已事猶云我輩之服云耳蓋肩任之辭又宣王承厲王之烈其軍政之廢弛可知故以此物閑則爲難而戎服有待于既成也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

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也朱子曰戎服既成卽日引道不徐不急盡舍而止見應變之速而不失其常度是也御纂文 按于往也三十里緊承服成者卽服成之日遂已限三十里之宿程也師行宜迅速而反止三十里者蓐食而始行日昃而止以備營壘安梐枑造飯而後宿不能待暮也且不以馬行爲限而以輜重之牛行爲限在國輜重在後野行輜重在中不能相離一日止三時行故止三分百里之一而不足而追逐奔走兼行倍道不與焉王于出征之于亦往也不必果王自往也王以

之往而出征耳王師所伐而曰征者往以正之而已明天下暴亂皆當受正于天子而不敢違其正焉者云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織同幟鳥章鳥隼之章前軍所建也白旆以帛爲旆繼旐者也後軍所建也央央鮮明之貌元戎軍之前鋒也司馬法所謂選鋒也言此不可與爭鋒宜出奇兵以勝之於是三軍結陣不動使前軍十乘選鋒先行而後軍繼發玁狁懼我之阻其歸路也於是侵者還而居者走矣御纂文 按幟爲衆軍之表識者旆以續旐旐爲後軍旗也此以前後賅全軍而言行先左軍止先前軍故知其結陣也旆爲戰設旐而續旆以待戰也旆曰白旆所謂建大白以卽戎者雖周亦用白央央全幅飄揚中央盡見之象元戎毛氏萇曰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元大也左云

天子之老親帥王賦卽此天子命上卿將所賦于二百里六軍之丙者不過十乘以爲帥餘皆大司所調于稍甸縣都及方伯以所部諸侯而相從以聽用者也然則元戎乃中軍元帥之卒乘矣法在中權而今先啟行者蓋旐在後軍是必戰之士伏于後反以主將先行又止十乘似示弱以誘敵者然故曰出奇又是結陣以當其來而厚集于後軍主將則輕車以徑截其歸路此制玁狁深入野戰之法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

玁狁既走則王師不戰故戎車安也輊前輕也軒後却也後望如輊前視如軒則車平矣安之至也御纂文 按安平正堅整也車後仰前俯曰輊後俯前仰曰軒遇地稍高而上者則能仰前俯以就之而在車者不覺高地稍迤而下者則能後俯前仰以平之而在

車者不覺下故雖歷高高下下而仍平穩曰安也謝氏得枋所謂制度工巧利于戰鬬者爲確也此蓋謂玁狁既走而驅之出內地故先言戎車之利于用驅云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太原晉陽也至于太原而止者不窮追也逐之出境而已御纂文 按太原集傳指太原府之陽曲在涇陽東北千餘里周氏斯盛駁之以爲相去千里外山川阻隔大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逐雍州涇陽之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云云而斷以爲五原非也或云卽原州者更非也考原州卽漢邠州地邠于周爲祖宗所遷邑豈養患于其地而逐之乃至此不復驅斥乎五原在朔方東北當東與中兩受降城之間相去直北遠于西周幾二千里惟太原在陝州之北不過千里自涇陽至陝不及八百里較五原近矣

師行三十里常程之限追奔逐北不在此論郎在禮追奔不過三舍亦日得九十里無過兩旬間事耳況在中興之日號令風行遂至于此亦爲常事況至於者遠至之辭必非邠原之間也由朔方以北皆玁故地又有出車之師可証是至冀之太原確也薄伐者至太原則玁狁已出太原外也可知此薄乃訓廹乃廹而伐之云爾

萬邦爲憲

安內攘外之道莫善于此可以爲萬國之法矣御纂文按憲法則也承上文武言不勤遠畧以文綏之出奇制勝以武威之文故有恩武故有威文可經常武可定變有邦者皆當奉之爲法則也憲者不待敎令而嚴威以奉之之名也萬邦固張大之辭然自涇陽之太原所歷之國不一而自厲王時至此之戎患一朝而逐軍聲所振之國更不一而足也故曰萬邦此合上章皆紀實而總歸美于吉甫也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

御進也飲御諸友不忘舊也炰鼈膾鯉不敢侈也諸友皆禮貌之而常在左右者御纂文按御亦郎待意飲御諸友因闊別而叙情也見吉甫之親賢好士不閑于平日少一得暇郎樂與諸賢士相接也諸友則不一其人或以學問或以氣誼或以品行或以材能見夙昔之取益者多也鼈介蟲鯉水產東南下溼之方多有之在雍爲難得之味也此飲酒而已非饗并非燕故以鼈鯉之庶羞言之炰包而熟之膾聶而切之也

鼈埤雅云鼈以眼聽穹脊連脅甲蟲也水居陸生大要純雌以蛇爲雄卵生影伏考工以外骨爲龜屬內骨爲鼈屬[illegible]鼈甲外有肉[illegible]故耳[illegible]官[illegible]鯉[illegible]見[illegible]鼈[illegible]鯉[illegible]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侯維也張仲以其孝友也武臣有功則恐其驕常與孝友之人處資其和順以化其驕心乃可常保其祿位矣前言有功此其善居功也御纂文按諸友則友無不在而問誰在者詢其在客位者也古人飲酒推一賢者爲客如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是也餘則皆爲衆賓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弟曰友郎張仲之孝友而知諸友莫非孝友之儔類亦郎知吉甫爲孝友之人也然則吉甫之文武皆以孝作忠友事長而成者也其盡心王事莫非孝友陶淑之效而宣王命將能取忠順于孝友之門自在言外矣考張氏黃帝第五子曰揮始作弓爲網羅帝賜姓曰張共十四望族南陽其一也後晉啟南陽張族入晉仲字也名忠嗣世爲保氏宣王朝薦爲大夫後死于諫云河朔人但詳其名不似周世所命不可盡信也

詩經衷要卷五終

仁和李式穀海鮑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小雅中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序曰宣王南征也宣王之時蠻荆背畔王命方叔征之也芑苦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民間采芑或于菑畝或于新田以比天子徵師或于內采或于外服也 御纂文 按芑卽苦蕒之野生者味甚苦待五六摘後味乃反甘過于家植者故宜多采薄聊意摘而生食或爲茹皆言苗時葢秋冬時也新田方成之田也菑孫氏炎曰始災殺其草木也郭氏璞云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已此皆指開懇草萊之田也采芑以先苦後甘爲先勞後逸之喻曰

新田曰菑畝者揣其情事宣王承厲之烈諸侯兼幷井田不修東南益甚故其初服先命召公疆里土田自江漢以及南海昔有未開辟者一體井畫而嫣集流民爲墾治之卽藉其軍賦以禦南方如後世屯田之法時則卽徵調以用之故衆集以俟將帥之至也采芑而于彼成田之處固然不足亦或采之于未成之田以比調兵當用从于授田之民不足則亦用及新氓云也新氓本無征役不得已而用之猶六月三年皆屬權宜之舉也

方叔莅止其車三千

涖臨也諸侯兵至而方叔親閱之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步卒共百人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呂氏大臨云涖止布其行陣 御纂文 按涖止乃列國齊集屯田之師徒先至而俟方叔之至葢俟其至以涖之也方叔至而簡閱所集乃得戰車三千乘葢各國以

所調之師徒皆于此交代方叔總爲編入伍兩而得車如此數非一國二國而得三千之多也朱子疑三千爲太多謂極其盛而言不知列國所調集凡所守所戰分方調遣皆不出此三千乘中晉大國之侯也平邱之會且有甲車四千乘況中興天子之徵兵于方岳乎必俟方叔之涖止者征伐出自天子諸侯不敢專也其車三千者勤王之衆一呼齊集王靈之赫也且將兵以多多爲益善方叔涖止亦見方叔之善將也

芑 疏云苦菜色青白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宜馬食有赤莖白莖二種如疏所云乃白莖者耳其物生于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亦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狹綠色差淡花黃似菊月令苦菜秀是也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

師衆干扞試肄也聚衆而肄扞禦之方訓練之也呂氏大臨曰率止作而用之也翼順序貌 御纂文 按曰師干之試大閱兵也乃集大

衆簡其精銳者用之也止曰干之試者兵必與人以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干試合法而後可以親冒矢石衝鋒陷陳也故師所重惟干之試既試之而皆合然後率之而往也乘四騏謂方叔之所乘也時三十萬人之衆心縈目注皆在方叔惟其馬首之是瞻而視爲進退者也故記識其毛色者甚悉而見所乘者之爲四騏也翼翼者行列整也如飛鳥之羽迅疾而左右無參差也軍容之整肅皆由于主帥一人一人之四騏翼翼三千乘又孰敢不翼翼焉者故卽舉方叔所乘之四騏見軍容之整也

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路車戎路也奭赤也簟笰以竹簟爲車蔽也鉤膺樊纓也鞗革轡首也極言其馬之美見軍容之盛也 御纂文 按路車本戎路也然戎路止革輓之而已而此曰有奭則是赤漆飾之矣兵車前有龍

盾旁有戈矛焉得有簟笰以蔽前後也周禮孤乘夏篆彫而漆飾卿乘夏縵不刻而漆飾之皆五采其畫或如漢制之朱輪也時未至敵地尙乘命車而華畫簟笰以示安重左張礫輔輅致楚師鄭宛射犬御時二人皆乘乘車及敵而後易兵車可証也魚服連簟笰言者以箙在簟笰之內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畿內亦然魚服乃藏所賜之矢以申天討者故載于路車之簟笰內以威衆也鉤膺者馬之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鉤在頷下之纓纓在胷前之帶也而皆連屬于鑾故皆總于鑾首之鞗革也此見三千乘之樂得方叔爲之帥而盛稱之如此

約軝錯衡八鸞瑲瑲

約軝以皮束轂也錯衡文衡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鸞也三十萬衆之中而聞鸞聲之瑲瑲行有紀律也御纂文

按約軝孔氏穎達曰軝車轂也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朱漆錯衡毛氏萇曰文衡孔氏云雜物在衡是謂文衡蓋衡卽輈端之軶以扼服馬之頸者下有帶以繫服旁有轙以屬驂者也瑲瑲行聲中節也夫兵車有長轂然皮約而不朱車皆有衡但兵車之衡不錯而馬亦不鸞如此詩所言以下命服例之則斷乎其命車也師人三十萬衆而命車和雅其諸葛四輪之開先也歟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命服禮服皇鮮明也葱蒼色珩佩首衡玉也領兵在道而冠裳佩玉如此以明天子之師有征無戰不煩戎服也御纂文 按軍中當韋弁上下同服故曰均服乃不兵服而服命服以天子之命臨衆也命服當是鷩冕服芾卽韍朱韍所謂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此黃朱也皇五采相雜如皇舞之皇謂光顯也瑲玉相觸聲葱玉色如

葱卽水蒼玉也珩佩玉之衡下綴璜琚及瑀與衡牙者也此據珩以賅全佩禮三命赤芾葱衡此當八命矣孔氏穎達曰三命以上皆葱衡是也此卽輕裘緩帶之度不恃嚴厲以涖衆者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飛隼飛戾天而集于所止之處以比王師遠行而至于所征之地也御纂文 按隼卽鷂似鷹稍小其尾如舵鶻生三子其一爲鷂極善高翔擊無不準故曰隼蓋性鷙而有義故云鷹不擊伏隼不擊胎鶻握鳩自煖朝則放之是日不向其方殺中有仁故以之與方叔也鴥見秦風戾至爰於也亦之云者謂隼之飛乃至于天者也而集亦止于此乎是以隼之翺翔高遠比方叔之地位高遠而幸其亦得止于此不以爲來征而乃如喜得其一至者然所謂各欲正己也故于其爰止若有幸辭焉

鉦人伐鼓

鉦鐃也伐擊也鉦人伐鼓互言之也御纂文 按鉦說文謂之鐃類似鈴柄中上下通玉篇云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一云鐲也夫周官無鉦人名惟鼓人職云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云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然則鉦卽鼓人所掌此之鉦人卽鼓人矣但戰鼓大將所自掌趙簡子曰鼓音不絕今日我上也可証而此乃以節鼓止鼓之鉦人伐之是營中聚將之鼓非車中鼓進之鼓也蓋止軍于所征之地將聚衆而誓而鉦人乃伐鼓以集之耳若鼓進之鼓大將自主之非鉦人所司也鉦一爲丁寧叮嚀命衆之義故聚將之鼓掌丁寧者掌之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淵淵聲和也將戰而鼓聲和者不暴怒也振旅還師也方叔鼓而

即振旅者荆蠻迎服也闐闐徐行聲也退師有法故依次而不亂也德威所臨望風迎服其進不怒其退不懾亦可想見王師之氣象而識大將之風規矣御纂文 按前則先言伐鼓後言陳師鞠旅故知為聚將之鼓此伐鼓在陳師鞠旅後則是進軍之鼓也淵淵音韻深遠而悠長衆軍寂不聞聲而惟鼓音之遠應曰淵淵振旅言振衆也戰勝而還復整齊各旅之隊伍恐將驕而卒惰故師退必飭各旅為振作之也閩董氏逌曰衆行闐聲蓋猶鼕鼕聲其音促而無韻乃衆足踏地之聲也時方秋冬北風為常進則南向而鼓聲乘順風故淵然而韻長退則北向而行迎逆風故雖行聲振地而韻促也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齒德俱尊曰元老壯大猶謀也荆蠻之蠢無以威之雖勝不懼勢將復叛故必總大衆以臨之使知天威之難犯將不戰而永服此元老之猶所以為壯也其車三千至此始言其故矣御纂文 按天子之卿曰王老元善之長猶言碩德大臣也克能也壯強盛以三十萬新集之衆深入重地疑乎其師之老矣而今兵威之壯者有謀猷以壯之耳而謀之所以壯之者惟元老克有以壯之之故也由是而知前此調集之衆訓練之勤軍容之盛皆由方叔之成謀夙算素定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序曰宣王復古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使天子時往而諸侯就朝之則巡守不煩供億述職無庸遠行甚盛典也夷厲以來久廢不行宣王中興能復舊制故詩人美之攻堅也同齊也毛傳云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

實也東洛邑也御纂文 按攻治之專工也一器而工聚焉車為多故曰攻所以致工于是也同齊足力據下四黃則亦未嘗不齊毫也東都亦有文武廟朝諸侯亦有告祭故也但詩不言耳龐龐充盛即駹庬之謂亦有壯大意東東都實天下之中也而在鎬之東故就徂者言之曰東也夫君行師從況天子出行六師盡從蓋每軍調一師以扈行也然車必攻馬必同必于龐龐而始徂者由夷王以下繼以厲王之亂玁狁荆蠻南北不靖諸侯不免有偭背焉故不可以不示威而因東都之會整頓車馬以行寓武備于文事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

田車田獵之車阜大也御纂文 按田車在周禮謂之木路輈深四尺較金路玉路之輈減四寸比兵車不鞔革御法用逐禽左餘畧同阜猶茂也高大意亦厚也壯實意田事齊足不言者貶于上章之既同也田事在朝畢後而此先言者此乃將徂東而發命之時發命使備田車言田車之駕馬必使皆孔阜也云耳非序田時之事也

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草地名可獵之所也天子諸侯之獵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甫草行狩言得地也御纂文 按甫草甫田草萊之地在開封中牟縣西後屬鄭國宣王時則是東都之畿內也駕即謂田車命其田車皆駕于四牡為言朝諸侯後將行狩禮于東都故也此皆所發之命即申明所以使備田車之命耳狩乃守以取之之名爾雅多田為狩大田亦曰狩惟必大田故宜于草萊之地也

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旂以致衆故建旐也設旐注旄于旐首也敖山名搏獸校勇也范處義曰易野以車爲主故用以選車田車既好是也險野以人爲主故用以選徒搏獸于敖是也 御纂文 按止言建旐者徂東以朝會爲主故田事車徒皆從後軍而止識明後軍之大旗儆已設旄法如軍陳如羽旄也象天旄頭旄頭畢星有網羅象主田獵也獸也而徒手以搏取極言易正極言勇也敖山名在滎陽左晉師在敖鄗之間及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即此此亦發命語也發命時先定其地俾虞人得萊所田之野以俟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奕奕連絡布散之貌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朱善曰諸侯之來朝也來非一方止非一所先後不同遠近各異此其所以連絡布散也及其會同也五等各以

其爵尊卑有序貴賤有等此其所以陳列聯屬也 御纂文 按商頌萬舞有奕作次序解揚子方言傑容也自關以西凡美容謂之奕然則奕奕乃儀仗整齊之意赤芾所謂諸侯黃朱也然赤芾亦三命以上所同諸侯之異異在所配者之金舄耳王氏 石安 曰即赤舄而繶句皆以金飾者也時會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時但有田獵無征伐蓋時會也而兼同言者猶之言狩言苗散文則通且時有不會即命以討之不二事也繹王氏 石安 云其屬逺而不絕若繹絲然是也于王但言四牡之奕奕不敢斥尊猶後世言乘輿也於諸侯但言芾舄以不敢仰視而然猶後世言足下也有繹言同軌畢至聯鑣率屬不絕于道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以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以遂弦也佽比也調謂弓之強弱與矢之輕重相得也射夫諸侯之人也同協柴說文作𢾓謂舉禽也言諸侯皆佽決拾調弓矢率其屬以助天子恭順之至也 御纂文 按決即今班指拾詩詁云韝左臂以利弦者佽謂次第畢舉也弓矢調者弓恐藏久失所必審其偏正有紐則反必加矯揉以正之此弓之調也矢則或有前後強弱之輕重及羽有豐殺之不稱以審其與弓之適當者此矢之調也以弓大小配矢之長短以弓強弱配矢之輕重此弓與矢之調也同謂齊部伍也助舉柴言天子之衆自足獲禽無俟諸侯之共力其在焉者但助我舉禽焉爾已此章言方射未射前之整頓下文方言射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猗偏倚也馳御車之法也劉瑾曰五御之目三曰過君表五曰逐

禽左此田車之馳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轍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今射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可謂善射御矣 御纂文 按凡用馬擇其素閑于駕乘者使負軛初習駕者試作驂兩驂且不猗則兩服之調可知也不失其馳不猗就射者之意不曰射而曰舍矢者言其巧而捷不暇詳其射之手法而但見其矢之脫腕而出如破者弦聲響處無不洞達并不見中之跡也四黃則從王之車故色皆尚赤 黃皆謂赤黃者 從王者之善射如此此諸侯之射夫所以雖既同但需助舉柴而已無所恃于衆力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不驚不諠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取之有度也古者田獵獲禽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

次殺以奉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均及于衆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朱公遷曰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偏兼有之矣御纂文按蕭蕭聲悠遠而疎散也悠悠高遠迎風而不動貌也旆旌畢中權以彰全軍徒御御輦者也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輦注云輦挽行所以載器也止以爲蕃營蓋會同後之田獵畢卽用以載禽者耳不驚謂一路無逸禽駭獸之突出以亂徒御之軍聲者也古者面傷踐毛不成禽者皆不獻惟左膘達右腢者爲上殺供乾豆達右耳本者爲中殺供賓客左髀達右骼者爲下殺始充君庖此曰不盈謂中上殺次殺者多而下殺者少承善射而言者也上三句見軍容之閑暇鎮靜末句兼見班禽之均與取物之約云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駁軍有法卒事有儀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朱善曰存于中者有興衰撥亂之志施于外者有揆文奮武之規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于往狩之初整肅于旋歸之際得不謂之大成乎御纂文按允信展誠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信足爲中興之君子而誠能集統緒之大成者云爾允展承有聞也聞猶言頌聲載道也前聞稱君子之德而美大成之功者不一而足至此而見爲信然而誠不愧之云也成就也遂也并仰承先王而言故其所成爲大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序曰美宣王田也車攻會諸侯以狩于東都吉日天子自獵于畿內也戊剛日也外事用剛日伯說文作禡祭馬祖也禱祭而祈之也既伯既禱而後用車馬重其事也御纂文按吉日良日也維戊者馬坤類應地無疆故宜戊已惟外事故不用已之柔而用戊不言支乃戊辰辰屬龍與馬同氣也伯馬祖之尊稱夏官春祭馬祖注孫氏炎云龍爲天馬鄭氏元引孝經說曰房爲龍馬據是謂房星之神然曰伯當是人鬼之稱始用馬者之配祭于神者也車之駕馬自奚仲始豈奚仲類歟禱卽于伯時禱之春祭馬祖不必有禱此則祭而且禱故兩言之非伯祭之後又有禱之之祭也曰既從祭之後言之也禱祈無疾病傷蹶之類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升大阜者試馬也既禱而又試之愼之也御纂文按田車之好乃簡車于伯禱之前者也故曰既焉既伯禱之後乃逐車而駕以四牡時則四牡皆孔阜則禱有應矣于是而升彼大阜以試之將欲其登高廣騁無何不可云也此皆指始駕車之馬言也又此乃朝

于西都之諸侯簡備車馬以俟天子之田與車攻詩異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庚午亦剛日也差分其等次也御纂文按庚午差馬之正日干用金象殺支用肖象事以此推知前吉日之戊乃戊辰也凡差馬毫力足三者皆齊毛傳云云但各有所重焉耳苟不齊毫則四黃四驪四騏四騵等何以稱焉苟不齊力則此前彼却彼盛此疲安能二十四蹄如一手乎差乃僕與騶協爲之者各適其用各稱其宜以是爲之差焉耳類與聚羣爲分也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

同聚也麀牝鹿也麌麌多也漆沮二水名順合曰從漆沮相從入洛又從入渭禹貢曰漆沮既從是也御纂文按同而有所則獸所同之處謂圍場也牡鹿好淫十月後極瘠至秋乃肥此祭馬祖時

考之周禮則春也故鹿取鹿麀鹿于春月肥故也考麌本牡麕之名麕性好聚而怯畏麌麌者言以鹿性之警烈善竄至其所則皆畏怯如麌者然爾漆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北東入于洛考漆水即洛水也但非洛陽之洛出慶陽環縣經延安之甘泉鄜州宜君之子午嶺至中部入西安經耀州及同官至富平合沮水沮水出咸安宜君至富平合漆此馮翊之沮漆也去鎬三百餘里近于焦護焦護爾雅所謂周之藪也是漆沮之相從正在今耀州之二水相入處乃會集于此地云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漆沮既從之地乃天子田獵之所也御纂文按諸侯于國各有田所如爾雅所稱十藪是已烏乎而擇日差馬以集于漆沮既從之處乎則以天子之狩于是故也天子天下爲家隨天子所在即往

會焉時天子將狩于焦護而駐蹕于漆沮之從是即京師之不異也云爾

或羣或友悉率左右

獸三曰羣二曰友左右軍士也田獵之法作圍場開二門從田者分左右而入焉毛傳曰大芟草以爲防褐纏旃以爲門左者之左右者之右是也率有司率之也天子田獵非爲從禽蓋以纘武功也今有司悉率左右莫不自盡云云御纂文按羣友承上儦俟言惟其羣友之不一而足故左無不宜右無不有非一偏之所得盡取也故必悉左右從獵之士而率之率之者即會于天子所之諸侯時爲天子之左盂右盂者也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惟左右之悉率斯左無不宜右無不有隨所指使而各得自盡而自効也燕豫樂之意謂求豫樂于天子也天子雖不必以田獵爲樂而媚茲一人之義則然蓋因禽獸衆多在天子所者各整其部伍待天子之賜殺也云爾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發發矢也豕牝曰豝兕野牛也發豝殪兕言能中微又能制大也朱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也御纂文按曰張弓曰挾矢見部伍齊整張則皆張挾則皆挾且見閑暇也野豕走竄如風豝而小迅捷難中野牛健猛革堅兕而大雖中難死今曰發曰殪故云巧力又似發時本期于小豝而殪并及于大兕即中必疊雙之意且因小而兼得其大也蓋以擁擠多而自觸鋒鏑者多爾是亦一解兩說亦可兼用

兕野牛似犀性狂善觸多力而革堅厚角可爲觥皮中爲甲亦曰兕犀

發彼小豝殪此大兕

小豝易殪難中故言發大兕易中難死故言殪各以所重言也方發時其意在豝不在兕故彼者易之辭此者難之辭及既殪時而意又在兕不在豝故彼者外之辭此者内之辭也餘見上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

之子謂流民也一丈爲版五版爲堵言流民在外而築室以居猶鴻于飛而集于澤也百堵皆作其勞更甚于在野云云御纂文按于垣者往以調度其居之基址也古之築室皆自垣牆始垣者牆之横亙者名于垣者君爲之子之經營作則之子之自効也每版横一丈高二尺五版而堵止計其高盈丈也每一面曰一堵者取堵禦外侮爲名每居室前後左右各一堵以周之一家則四堵百堵則二十五家以里計也二十五家之垣同時並作其不得暇逸

也可知云作造也起也堵作垣成則架屋立楹次第皆彰于此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序曰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宴退以成中興之業是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諸侯也王將視朝惟恐晏起故不安于寢常自度曰夜如何哉尚未央乎然而庭燎已有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夜尚未央未必有所見聞蓋其惕厲之精神常警于寤寐故懸意其然而遂若果然也 御纂文 按其者音在忌介之間乃詢辭也央廣雅云極中庭燎燎之設于庭者蓋以薪類百枚并而纏束之灌以脂膏然火以照天子旅百上公五十侯伯四十子男三十光明之遠大者初然時之景象也將將同鏘以車行速故鸞聲厲而遠聞也王方問夜而朝者之鸞聲已聞寢內乎蓋意其

至而待漏也朝者已至庭中有不然燎者乎然朝者辨色始入今夜尚未央故曰懸意爲然云

庭燎有煇

煇火氣也天將明則見煙矣 御纂文 按何氏 楷 云煇與暈同日月旁氣爲暈是時煙光相雜煙熏然而若昧火君然而若昏蓋迫于天之陽光而將燼故上起暈也煇卽火旁之煙氣也

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觀其旂辨色也入朝之時也自夜中以至于明無刻不警于心目其勵精圖治之意可見矣 御纂文 按夜未央而聞車聲焉有至鄉晨而旂始至于朝者乎蓋朝廷之禮卑者體蹙常先時而俟尊者體盤乃及時而至鸞聲將將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是未至闕而下車者也蓋大夫也鸞聲噦噦聞其按節而徐至矣乃至闕而始下車者也蓋卿也觀其旂者惟諸侯乎覲禮侯氏乘墨車載龍旂是朝時惟諸侯有旂且得至于大門外故可以觀而見也此曰觀其旂則諸侯矣以其于國有君道天子賓之而不純臣故禮優于卿而嚮晨始至至則天子有儐迎之禮是王亦不待日出而視朝矣故曰早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

序曰誨宣王實乃納誨也鶴鳥名善鳴者也澤曲曰皋九皋九曲之澤言幽深也朱子曰此陳善納誨之辭也鶴鳴九皋而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 御纂文 按張氏 高老 謂皐乃水旁高處可居者韓氏 嬰 云九皐九折之皐朱子謂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反欠明析蓋九折之澤旁高處也鶴嘗以夜半鳴鳴則聲聞八九里本水鳥也常依止于水旁不集林木鳴于九皐幽隱矣而聲乃聞

于曠之野王氏 安石 謂卽易鳴鶴陰云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爲解殊合然詩則謂所應于遠而近或難察感于外而內莫測耳故卽鶴之鳴言之雖在九皐幽隱之地而鳴則不可揜于外在聞鶴鳴者言之雖聞其鳴于野之外而九皐之幽隱反有莫之詳審者云爾觀下文可見又按序謂誨宣王如宣之早朝宴罷不安于寢風聲所樹征淮夷而震服會東都而歸命令聞洽四國卽聲聞于野之已驗也

鶴大于鵠高長皆三尺餘喙長四寸丹頂赤目赤頰青脚修頸彫尾粗膝纖趾白羽黑翎亦有元黃灰蒼者本陽鳥也而游于陰翁氏玉云龜與鶴能運任脈故多壽無死氣于中也按夫然故善鳴與龜異者鶴陽舒龜陰斂故也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御纂文 按以鶴常依淵渚故卽其皐之淵渚言之對野爲內爲近也淵渚則內而近矣魚

又淵渚中物也疑有一定矣其魚之必潛于淵也又固然者然或竟有時而在渚矣說文淵回水也管子云出地而不流者然則是止而深者也渚小洲也江有渚毛傳云水歧曰渚韓詩外傳一溢一否曰渚又釋名云遮也能遮水使旁迴也以魚爲陰幽之物其潛也宜深其止也宜靜則靜深莫加淵矣然竟有時而在歧流在曲澤在一溢一否不定之所此其近在九皋之下者也而反莫之能察測云爾宣王之初厲精圖治然十年而尚有流民之待集是前此尚有未燭之幽隱此在淵在渚之說也

淵 列子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爰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愉當知其善也 御纂文 按樂彼之園者園則有修除之職掌有樊籬之周固非如九皋之幽寂也良材出焉美蔭托焉爰有樹檀此眞材之良而蔭之美者矣故可樂也然有盛即必有衰可鑒有取即有棄可懲其下維蘀無在不當省察也他山之石可爲錯自明作詩之意言己雖局外嚴跡之談可爲當事者之砥礪云爾錯謂治玉禹貢磬錯注治玉石曰錯他山之石知非名山所出曰山之石并不經琢磨之石也乃對鄙直戇之喻可以攻瑕可以去璞故曰爲錯又時在王所如方叔召虎吉甫諸賢皆良材此樹檀之說凡厲王之餘烈粃政皆維蘀之說也爲錯閻氏若璩謂越砥今細礪石也出臨平綱目謂之羊肝石

檀 莖如槐皮青而澤肌細而膩體重而堅狀與梓榆莢蒾相似四月開花正赤可占水旱蓋善木也有赤白二種皆香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呂柟曰二章之言相似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 御纂文 按聞于野在野之人得聞之可驗也聞于天安有驗而知之者蓋謂聲徹于上其高上之所若有空虛之響應然以是爲聞于天爾已九皋之于野不免四旁之翳蔽而上至于天則并無林木之翳蔽矣且九皋之于野不無萬籟之諠雜而上至于天則并無音塵之諠雜矣故聞尤徹于上也又時初服之側身修行而大旱之天災消弭此又聲聞于天之說也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呂柟曰在淵在渚言事雖在于幽遠而道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爲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于目前而理則深邃莫測不可以爲近而忽之也 御纂文 按是以渚爲淺淵爲深渚爲分淵爲合以向所測之淺深分合又或又時而相反以爲浮躍之性喜于渚之淺而竟伏處于淵之深以爲活潑之機便于渚之分而竟羣聚于淵之合見以爲如上章所云之又不容于執一也又如晚年之料民太原知前此之安集猶有未悉者存也此又在渚在淵之說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爲錯泛以制器言者也攻玉則其人之德成矣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能以成器以石相磨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 御纂文 按錯攻金器者亦用之所謂砥礪也攻則專指玉砂矣此石無攻不剖故專以攻玉而他則不輕用也攻乃刻鏤成器之謂非錯而已也宣王中興王眞不愧如玉之德者也而不意晚年

之特少虛沖一節如不聽虢文之諫藉田山甫之止料民終有杜伯之死左儒之殺此詩人所由轉輾于他山攻玉之說歟

攻玉石 綱目謂是金剛石抱朴子云出扶南生水底石上如鍾乳云云然此曰他山之石非水產也齊東野語云玉人攻玉以恆河之砂以金剛鑽鏤之其形如鼠失青黑色如石如鐵相傳出西域及回紇高山頂上鷹隼粘帶食入腹中遺糞于河北沙磧間然則他山之石當指此亦謂逆耳之言與程子說可兼用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序大夫刺宣王而實是餞賢也畱賢人而不得故贈之以言也云皎皎潔白貌人潔故馬亦潔也縶絆其足也維繫其靷也畱其人故先畱其馬也 御纂文 按場乃圃之既築者也有苗而曰場古場圃古通用亦通稱也苗凡蔬草初生者之通稱不必是禾黍也白駒者人臣去國乘髦馬以喪禮處之故用白而以未經攻剔之馬駕車故曰駒也縶類篇云繫也維周官以維邦國註云猶結連

也蓋一馬則縶之兩馬則維之永終意謂且終此一夕之歡會恐後將無復如此夕者然也以賢者歸潔其身而去皎然不污故并其所乘之白駒亦若有光采照人者然前此宿夜在公或馳驅王事焉得于我乎止之今貢而肯食我場苗是難遇之期會故縶維以畱之雖不能挽其去志乎而姑終此一夕之聚首焉以其賢人之不能常在也卽片刻寸陰亦惜之況永夕乎云也所美者白駒也所縶維以永夕者白駒也愛其人并及其物亦有不敢斥尊之意而托其辭于其所乘之馬云場圃地在國中想賢者雖去官而猶未去都者故有希冀其或畱之意焉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爾謂賢人也爾公爾侯謂在位者猶言爾之公爾之侯也逸豫無期言曰不暇給無逸豫之時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也爾公爾侯勤于王事逸豫無時豈可人皆勞而爾獨逸乎 御纂文 按無勞力曰逸無勞心曰豫知賢者以王事之多難而求去故言及爾公侯之勞尤甚也爾卿大夫也乃憚勞而求去以圖逸豫乎獨不計爾君之勞并求將來逸豫之期且不可得無論目前之心力並瘁矣爾其袖手以觀其逸之無期乎忍心以任其豫之無期乎而去以自圖逸豫云也公本諸侯之通稱侯其君之本爵也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超然世外自潔其身其人之德美如玉矣雖然懷寶而迷邦其可乎不辱其身不可不公其道故願無金玉爾音也 御纂文 按其人如玉者磨不磷涅不緇居然不受玷而不匿瑕者也操守之貞堅得不如玉乎然而民間之利病得失不妨上言私交規勸賞析不妨聞告爾之音問愼毋若金玉之秘藏也以朝廷得失士有傳言

之禮朋友功過儒有告善之道故囑之云然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序曰宣王考室也其實止是考室耳室成而燕飲且祝之也秩秩齊也斯此也干岸也言此室臨水而面山水岸整齊山勢深遠楹柱之多如竹之苞簷宇之密如松之盛可謂美矣 御纂文 按干水涯又韓氏嬰云地下而黃曰干秩秩斯干謂基趾天成其中及左右偏正規畫自然有如此干也幽幽窈而深貌南山則終南山也重巖曲岫包乎其中者杳冥無際故曰幽幽如竹苞者苞謂叢固也百室旁衞與正室相鞏固如竹之叢生而駢聯于根柢故以爲衆楹柱之比如松茂者亦庇蔭之高覆蓋之大惟松挺然上出枝葉新故相仍而無凋落故以其茂比簷宇葱蔚之佳氣也苞者不特竹而竹之苞根柢聯固茂者不特松而松之茂氣象高明故以

為比也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苞苞于下茂茂于上二者皆貫四時而不改易者竹近鞭節密而中實排比相連松則王策云千年松樹旁枝秒不上出圓偃如車蓋是竹苞固下松茂盛上之証竹亦爲氣體連支松亦爲枝派蕃衍之托意以起下兄弟相好之義餘見上

兄及弟矣色相好矣無相尤矣

言其所以有此美室者由于兄弟之相好而無怨尤也又曰夫人之築室以興家也家之興由于兄弟之多且賢云云又曰兄弟者與己同生者也己無忝所生且厚于所同生則身之生理全而生氣盛其所生者必賢矣云云御纂文 按子孫族屬之繁盛必由兄弟之衆始子孫族屬之敦睦必由兄弟相好始兄弟之好本天性

也而有尤以間之始不得保其好耳式者式此苞茂之義式此苞則固而不離式此茂則聚而不散好必相合而非能責諸一人者也兄友矣而弟不恭弟敬矣而兄不愛好不可必矣故必于相之云也然相好矣而仍不終其好者以尤開其端者也無尤固各自省察無使有過失之在己曰無相尤者謂兄弟無較計過失之心彼尤此此亦尤彼而相好卽不可保矣故願兄弟之毋然也曰兄及弟者兄以況父固以兄爲作則之主而教化之行自然以次及之矣弟有介有庶皆宗于其兄者也故言及云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戸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嗣也此承上文言兄弟相好能繼續先人之志是以大築室而多其戸欲兄弟同居聚處得以晤對笑語也御纂文 按似者卽率履克肖意續蓋承先志仍舊制也妣先于祖者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言朝則先祖言室則先妣也百堵在鴻鴈篇是分言其衆多在此則并言其廣大也西南其戸室之戸在牖東北堂之戸近東夾室自宧及窔之戸在宧西固自無不南焉者然主人位在東出入皆由東房故自東房視之無不在西與南者集傳謂或西其戸或南其戸亦無不可爰于是也居指坐處指凡燕息也笑語指會聚時此概言築之之規畫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凡作室者先築牆大其牆垣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云云御纂文 按約者以板夾土于中而以繩束之使固也閣閣毛傳云猶歷歷孔氏達穎謂繩均坂直則牆正之義準棧道稱閣道之義乃横板立柱之名築牆兩端之植木曰楨而內以板逐層横立夾之故曰閣然以下文橐橐例

之則是約之之聲也韓退之雜詩注云閣閣如其聲是矣築之杵之也築杵有横木其上如找之横栽于木上故杵與找皆有椓名橐橐落土重濁之聲除去之也去自去也風自旁入雨自上下故人造屋最重牆屋卽架于牆上故言牆而屋賅之矣風除謂牆雨除謂屋也然攸除止言其周蔽而已鳥雀也能穿屋鼠能穴牆皆耗物而擾人者築之堅密則自無所容而去也

鳥指雀也嘴頷皆黑羽毛褐色尾長二寸許爪黃白頭如蒜目如椒不能巢于樹多穴屋隙間鼠家鼠也黑灰色而雌尾趾前四後五好弄鬚頰晝伏夜出善毀物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也翬雉也朱子曰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直而急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

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御纂文按翼張之象跂斯翼謂柱嚴整而直上則屋橈曲夭矯橫支旁出而周覆故謂如跂竦而張翼然也矢直棘急又謂繩墨所經縱橫交錯如射之注的端正勁直遠注四射而間無委折斜曲若矢行之急疾然也鳥革謂屋翼之四面高舉或張拱正向或聯接旁偏或翹然而起或垂然而下形勢不測如鳥之警變無常態也故云如鳥之斯革也翬五色皆備成章之雉也飛晾羽也狀其簷牙高啄左右開張處文采輝耀如雉之展翼而上舉也故曰如翬斯飛上統言室之基址此則言正寢之堂之高聳森嚴向背不一而采色炫赫也

君子攸躋

其堂之美如此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御纂文按躋升也古由堂下至堂上皆主人先升此室成而主人升堂見其堂正大高明適

與主人相稱也云爾故云攸也又君子之降而由寢門以出治朝也非夫人之所得見也視朝畢而退適路寢聽政也夫人之所得而見也故據其由階而躋堂以爲言拾級聚足足齊而後舉足者曰躋升之漸次而從容者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平正也庭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間也其室之美如此君子之所休息而安身也御纂文按殖本脂膏浸潤之名庭而言殖則謂其光潔之甚也覺通梏故訓直噲噲從口言響亮也正乃前堂當廉隅之正嚮乃論議會集之所故貴乎噲噲噦噦以鸞聲例之當是簷角鈴鐸聲也謂堂後室中避煩遠囂惟聞鈴鐸靜之至矣夫是以謂是奧窔之間也謂爲冥者君子晝不處于內其惟

嚮晦宴息之候乎故謂其地爲冥也亦爲夜以安身之所也室中寢處在東南隅當牖下卽窔也奧則居窔則寢故曰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

莞蒲席也簟竹席也言和氣致祥而家道興故安寢而得吉夢也御纂文按莞爾雅云莞苻蘺其上蒚部註云謂其頭臺者也中莖爲蒚用之爲席鄭箋謂莞爲小蒲然莞非蒲也蒲褊而莞圓無脊及枝葉而性堅于蒲簟馮氏複據周禮司几筵注以桃枝竹所次成者爲此簟夫寢必有衾褥下莞者莞在衾褥之下藉之以潔衾褥也復加簟于衾褥之上者有簟則衾褥乃得平直也君子之寢自朝而晝而夕而夜修省皆徧故得安而後寢無營擾于心無反側于身故云安也自寢而興之皆安固己而曰乃者繼事之辭各有節度不敢縱逸又起居從容之謂也寢始興而卽占夢蓋始寢

卽得是夢也其占謂使占焉耳以有異于所夢故方興而卽欲占之也周官有占夢掌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云云而第一卽曰正夢注謂無所感而夢如此室居王都之正位所謂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陰陽之所和正乃善氣之所鍾而王者以至善之精神游衍其間而與爲相接則降祥之萌兆于是而或洩之固其宜也此成室之所爲以夢祝也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此無所感而夢之正夢也而反有似于噩夢疑其近于喜夢也而反有似于懼夢何者維熊羆與虺蛇皆可驚可畏之物也以爲因思而夢思不必及此以爲因寤而夢寤不常見此者也夫是以急欲以我夢占之也

熊類大豕而豎目人足黑色性輕捷好攀緣上高樹春夏長膘詩皮厚而筋駑每升木引氣蹵地自快冬蟄不食飢則自舐

其掌其行山中雖數千里必有跧伏之所在石巖枯木中極惡穢物及傷殘或以置之穴口則合穴自死羆即熊類如豕色黑者熊大而色黃者羆也頭長腳高猛憨多力能拔大樹見人則立而攫之熊今呼豬熊羆今呼馬熊人熊云虺即蛇中之蝮類頭大者長七八尺虺則與地同色無文其俗謂土虺蝮惟南方始有虺則所在有之目不見最毒蛇類甚多其狀亦不一大都皆春出冬蟄出食物蟄合土其舌雙其耳聾以目聽其蟠向王其毒在涎其行紆其食吞其皮數解脫此其大略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大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而強、故爲男子之祥、御纂文　按大人、卽周禮占夢、乃太卜之屬官、故曰太人、言太卜所屬之人也、祥、詳、告之也、熊羆能知時愼出處、威足制物、潔身不染、能自立、善行遠、皆男子之德也、故所應在男子、而爲有男子者之詳告也、

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虺蛇陰物、穴處而弱、故爲女子之祥、御纂文　按性伏處主內也、斂解脫、自潔也、出入有節、知時也、屈伸有度、善動也、有耳不聞、出穴不鳴、安靜也、其蟠向王、不易常也、其毒在涎、不可犯也、此皆女子之德、故爲有女子之詳告也、

載弄之璋

半圭曰璋、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御纂文　按弄、戲玩之也、載、始也、嬰兒戲玩、卽用玉、使服習于養德之成器、所以誘引其尚德之心、而鼓舞其比德之志也、不用圭而以圭之半、讓于父也、愼于知識之初開、而不以非德者在其耳目、亦蒙以養正之意、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朱芾三命以上之服、室家君王、言爲一家之主也、承其泣喤喤而知德福皆厚、他日之壯也、必能服其命服、爲一國之望者也、必能承其宗祀、爲一家之主者也、御纂文　按此祝男子、總嫡庶子而皆在矣、故其服之貴、以朱芾貺之、自三而上、合黃朱純朱言之也、止言芾、從其尊貴、不敢仰視之辭、天子之子、無論嫡介衆庶、莫不貴者、下者卿置側室、諸侯立家、上之則室家天下、而爲君王矣、又室家君王者、謂室天下之室、家天下之家、而世爲天下之君之王也云爾、

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瓦、紡磚也、儀、善、朱子曰、弄之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亦非吉祥可善之事也、御纂文　按凡燒土成者皆瓦也、紡磚乃鎭紡車之瓦也、男重在德、女重在事、亦使服習于所事之物、而誘引之以歸于女紅也、紡車、紡絲紡麻、皆用轆轤不已、故以瓦鎭定之、弄之以此、使知識耳目不移于女事之外也、無非、無失德與廢事也、儀、爾雅釋詁曰、善也、卽見善于人、使人則象意、無善無可見善于人也、婦人以從夫之善爲善、不自見善、故云、然非不當善也、要之此是祝辭也、別于夫而見善非不順、卽遇人之不淑、其餘貞義可紀、節烈可稱、皆婦人不幸之遭也、故以無儀爲祝云、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

序曰、宣王考牧也、然此但考牧爾、已三百維羣、每羣三百也、御纂文　按考牧、先羊者、羊歸最早、而行最先、又國之牲、少牢特羊、用最多、而雍州又非所產、職方氏其畜宜牛馬、故尤重之、羊曰羣者、埤雅云、羊性善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北人謂之壓羣是也、必三百者、人三成衆、獸三成羣、以多故、故以百數也、夫羊不一羣、此三百、但據一羣言之耳、考陝西同州沙苑出塱耳羊、其羊耳小、味美

然獸而非畜此言畜羊也故以羣多爲難得云又誰謂爾無則實有謂其無者矣承厲之烈物產凋敝甚旱之後靡愛斯牲而今乃始蕃息云

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黃牛黑唇曰犉牛之犉者九十其非犉者尚多也御纂文按牛止舉犉者以黑唇之黃牛性醇厚而宜用享故特舉此一類也九十云者非如羣之三百爲限也但言數多耳坤爲子母牛十爲坤成數故以十數純離爲牛離數三三成而九故以九爲多也餘同上

牛周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祭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之牛軍事供犒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犉止據享牛之一種言也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濈濈和集也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也牛瘦則耳燥肥則潤也御纂文按張衡南都賦流瀉投濈謂湍上波流彎環之貌然則濈濈者亦狀其角之彎環潤澤爾已濕濕集傳謂呞而動其耳溼溼然考呞乃食已復出嚼之也據此則耳動之濕濕當音漯矣若溼則應指耳之潤澤蓋羊瘠則角枯牛瘠則耳燥故卽濈溼以見其羊牛之茁壯耳牛土畜也耳水官也土尅水故牛之耳非甚肥則不易潤澤故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訛動也降阿飲池水草豐也或寢或訛適其性也御纂文按阿草所聚也降食草已足而降也飲池泉甘而不別他求也亦見牧地之水草豐美或寢不驚擾也或訛無疲倦也總言各適其性天之活潑從容而已訛同吪正謂寢畢而動非行立也

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何荷也物色也蓑笠雨具晴則荷之餱糧有餘故歸負之也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每色三十也凡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每色三十牲無不具也御纂文按荷擔也在肩負則在背蓑以燈心草織爲衣以禦雨笠則用臺草織爲廣延帽禦雨兼可蔽日餱乾糧卽糒糗之可歷時候而不壞者言牧人自其晴雨飢飽之備以順其所適而日夕相從無間也物兼羊牛言蓋指純毛全體角幹周正而成物者其別各三十也是羊合九千牛合二千七百然此言其成物者其他雜色不毛角不周正者尚不知其凡幾中牲者且然而載而耕而供賓客庖廚者又不知其凡幾也故美其牧之蕃滋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粗曰薪細曰蒸雌雄禽也矜矜神健也兢兢行速也騫虧崩羣疾也肱臂既盡入于牢也牧有餘閒故荷蓑負餱之外又得取薪蒸搏禽獸也水草豐潔牢閑修整故牛羊皆壯健不虧不疾而且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可謂盡牧人之能事矣御纂文按又凡新生草木皆曰薪細而雜并者皆曰蒸字從草不定是柴木然則薪蒸之以求芻草也以雌以雄分其羣也畜孕恐有所觸故別之耳牛則有羈惟羊則散放故獨言羊矜矜謹竦以相率也兢兢爭先以相從也騫輕儇躁進貌柳宗元乞巧文所謂沓沓騫騫是也崩潰散也春秋大崩曰敗績是也然則不騫是不躁率不崩是不散亡乃承上矜兢下起麾肱畢升也麾揮之也升入牢也以羊喜乾燥故其牢高而謂入牢曰升也或亦一說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

牧人乃夢牧事成而得嘉兆也眾諸物也物或變為魚矣旐忽變為旟矣御纂文 按眾蓋即畜產之眾也牧人平日所見為眾者莫習于此眾化為魚以地產而成水族不幾乎蕩滌而有其魚之數乎旐後軍之幟而忽化為鳥隼之旟則蟠結者不為四散之象而後車復蹈前轍之兆乎而又見夢于牧人牧人豈有因想之及于魚旟者是又無所感之正夢也眾而魚旐而旟則可噩可懼莫甚于此君子縱不長于夢兆而理或可自明彼牧人者有不驚為不祥而求其祓濯辟禳者乎而豈意為佳兆也

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

大人占之物變而魚可食之物多也是則豐年穀熟之兆也蓋先王之蕃庶物原所以育人民牧事成而民富庶乃實有之理而非

恍惚夢之也御纂文 按牧人夢耳而至大人占之者以夢雖牧人而夢之所關在國家也眾維魚而占豐年者惟魚無所取資于地產而生育最繁一產數千而唼止水草牧畜而如魚無地不可以芻牧而孳息之收乃千萬倍故曰豐即牧田之收如此凡田而然則豐在年矣牧牲如此牧民而然則年皆豐而并有豐其年者矣故占為豐年之兆也夫牧人最易蹂躪田野損傷禾稼者也今乃關心民事而形諸夢寐如此則牧之善可知矣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旐郊野所建所統人少旟州里所建所統人多今旐變為旟人少成多是則娶妻生子家口眾多之兆也御纂文 按旐後軍之幟出軍則車牛牲口皆從後軍行故牧人于有事之日所見惟旐而已變旟而室家溱溱者旐畫龜蛇卑伏之象旟則鳥隼則卑伏化為

飛騰也溱本水名而通臻故訓至溱溱乃淵源輳集之義也故言盛耳夫牧人卑矣豈復能勤王家而心王室者乎而動念于天子之室家至形諸夢寐則牧事之善更可知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壎篪皆樂器土曰壎竹曰篪夫我與爾同為王臣猶兄弟也兄弟和而後家成大臣和而後國定故願與爾同聲相應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和之也御纂文 按據古史云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若是則伯氏謂暴仲氏則蘇公自謂矣言前此一唱一和親如兄弟以見不當有今日云爾

壎郭氏爾雅註云燒土為之大者名嘂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名云其聲濁而諠諠然故名壎按大則雅損小則頌壎 篪郭氏爾雅註云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六孔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名沂小者尺二寸廣雅又云八孔鄭司農周禮注又云七空或不數其上出之孔故云七也李氏巡云其聲非一釋名云篪啼也聲如

嬰兒啼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

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困也饛滿貌飧熟食也鄭康成曰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捄長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升鼎實言周盛時諸侯大夫朝貢往來所至之處饔餼豐盛云云御纂文 按饛謂所盛之物蒙覆于簋之上飧致饋之夕禮也以賓客方至館舍方定賓從之庖人不暇備烹調故主人以熟食饋也毛傳謂黍稷者以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也飧止言簋者舉所重也捄又曲貌以棘木為之者孔氏穎達云以吉禮用棘固棘音同吉然亦取赤心待客之義也以匕則有鼎有俎矣鼎俎之具不一故以匕見之即所謂飪牢者也此言周盛時王國待諸侯使臣之禮盛也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跂隅貌織女星名三星隅置如跂也襄駟次也天有十二次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終日之間自卯至酉七次故云七襄織女敏捷終日七襄則請織女使爲佩庶滿西人之欲也蓋無聊之極思也

御纂文 按跂說文云舉踵而望貌蓋三星斜列從漢旁視之似一足特立而聳身以望漢之東隅者然襄鄭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又駕亦成也重也七襄云者天有七政各自爲一重自南及北皆三百六十五度零出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如機之有經也而日月五星緯之如織月天一重兼黑白水星天再重黑道出焉金星天三重白道出焉日天四重兼青赤火星天五重赤道出焉木星天六重青道出焉鎮星天七重黃道出焉而是七重者東西相徑各一百八十二度中各歸一色層層相駕而上錯以成文如張機者之凡七層故曰七襄彼織女者終日于七襄之上周遭往復不已不息織而如此或得飽西人之欲爾已

織女（三星赤色在天津垣漸臺後輦道左天女也主經緯布帛絲綿之事星足常向扶筐牽牛若移徙則布帛貴且有大兵夏小正七月織女正東鄉冬十月織女正北鄉）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先日而出故謂啓明後日而入謂之長庚言徵求供億之勞天亦不能助也東有啓明不助東作西有長庚不助西成

御纂文 按啓明謂啓日之明者卽金星也以金水二星隨日而行或先或後春夏秋冬多晨見于東方曰啓明冬晝短則夕見于西方曰長庚毛傳云庚續也續日爲明也以爲啓明雖在東而日出卽隱謂東方諸侯先至者啓立天子天子立而卽歸爲時暫而不見擾長庚則續日而明謂西方諸侯之後至者終將代日而長續于後也時東諸侯惟衛武等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平王立卽歸藩詩人托爲啓明也秦襄等以兵送王王與封誓襄于是始開國厥後竟有西周地詩人有見于此而目之爲長庚也此又一說也

啓明長庚（孫氏炎云明星太白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按五星惟金水二天最低故其星形體亦最大其伏見也與日近此二星比日行度較多合伏以前則過日而先夕見于西方與日未退合之先昏後可望謂之前昏與日既退合之後晨前可望謂之晨昏然則金水二星皆有晨見東方夕見西方之時矣但長庚金星之定名屬西則啓明應屬水星言矣）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靖者盡心共者盡職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好愛之也言不止其身相與且其心好之也如此則式穀以女不止免禍且可得福矣

御纂文 按上章正直是與與則或有勉于所不好好則與之斯篤耳景明也大也景福則厚于穀矣蓋無不備之福也介如介紹之介乃藉以交會之意也藉是正直之好而得福猶爲賓之藉介以得交于主然也介之訓大在此不如介紹之義爲更合此詩序云大夫悔仕于亂國云云按此乃勸擇交之意也大夫與正人兼與小人故受小人之害因勸所與之正人當專從君子無復與小人爲緣也（勸擇交仍本御案）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欽欽聲有節也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也雅南樂章儀禮工歌三笙入三間歌三皆雅也上關雎笙鵲巢上葛覃笙采蘩上卷耳笙采蘋皆南也籥舞器也僭差也謂樂聲舞容皆不僭而傷悲且妯者以樂是而人非也（爲穆王時詩）

御纂斷 按欽亦敬慎意蓋按節而慎重以出之也熊氏（朋來）云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

受磬均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商頌言鞉鼓管則曰依磬聲可證是同音者堂上及四縣皆同于笙磬之音也謂琴瑟以先之笙磬以同之由是而奏雅樂以雅節之奏南樂以南節之南亦當是節樂之器如柎之類與雅一例歌畢而舞則籥師吹籥以起舞也是雅南籥三者皆節樂之器故皆曰以焉不僭者以爲昭德誠哉不差于德之昭也以爲象功誠哉不愆于功之象也而無如不由功德而出復不以功德爲歸而徒有是聲容也則奈何云爾

笙磬同音

笙磬同音毛氏傳曰笙東方之樂白虎通云磬夷則之氣也然則一王生一王成二者賅樂之起止笙與磬同音則樂音無不同者矣熊氏云云笙同堂上之音磬同堂下之音笙磬同則堂上下之音無不同是矣然笙與磬同而後堂上與堂下之樂可合不得謂

笙與磬之各有所同而不相同也又胡氏紹曾云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云云是據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笙磬謂之笙據其意謂東方之磬同其瑟琴之音耳不知東方之磬名笙磬者仍以節笙而名笙在東也笙以磬節而同音則樂無不調矣以熊說爲合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與與翼翼皆蕃盛貌積粟曰庾十萬曰億我黍我稷我所藝也我倉我庾我黍稷之積也此天子祭祀之禮也御纂文按與助也翼輔也與與翼翼謂若有輔助之者然而成功茂盛也倉釋名曰藏也藏穀物也庾釋名云裕也韋氏昭國語注曰庾露積穀也疏云庾積粟未入倉露地積聚之據是謂倉既盈而所餘之露積尚有十萬之多也夫天子藉田千畝爲倉當必準千畝之豐年所入爲

數矣縱有盈餘何至有爲積者之十萬也考工陶人庾實二觳觳斗二升二觳二斗四升維億則當二萬四千石千畝之收約不過是蓋倉止藏穀故方其穀之于倉也則倉既盈至其米而計之庾也則維億云準中歲之收每畝碩八斗計之千畝至萬八千碩此曰庾維億已大言之矣焉得倉盈之外又有庾之維億乎

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是也侑勸食也介助景明也由是酒食饗祀妥侑介福皆以我之黍稷爲之蓋力田以致養乃祭祀之本也御纂文按舊以饗爲獻謂盛禮之祭之通名祀則常祀之通名也但據周大宗伯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社稷五祀五嶽皆曰祀以肆獻祼饋食及祠禴烝嘗皆曰享似祀指天神饗指人鬼也明堂稱大饗其以文王故歟妥鄭氏元曰尸始入祝則詔主

人拜安尸使之坐也在既奠後迎尸而入之禮正祭之始事也侑勸恐尸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再拜侑尸又三飯正祭之終事也蓋郊特牲注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禮書云羹定詔于堂然後延主于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焉俎則載合亨之孰而簠簋之黍稷進焉禮尸升西階主人升阼階祀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立皆拜妥尸侑其禮則賈氏逵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又太祝以享右祭祀注云右讀爲侑勸尸食而拜又云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介景福見前蓋包正祭後祝嘏等而言者也大意謂所食皆前之舊德故享祀以報之而受福于前人益大云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濟濟蹌蹌敬之容也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也絜與潔通在滌也茲黍稷滌牛羊粢盛犧牲備而後往烝嘗重之也御纂文按濟蹌言備官也潔牛羊言已潔也蓋卜牲之後齋戒沐浴而躬朝之至官備具備之日而潔之也久且至矣冬祭曰烝備物也秋祭曰嘗薦新也統言牛羊備太牢也專言烝嘗農事竣也言以往官既備犧牲潔而後敢入廟非是則不敢入也專敬之至也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

剝解其皮亨熟其肉肆陳其骨體于俎將奉而進之也屢言或者各司其事不一其人也祊廟門內也祭祊求神也祀事與祊並事者也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陽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也御纂文按剝指獸鼎麋兎之類用剝亨則并牲鼎言肆陳骨體如肩臂臑脊脇膊骼各有貴賤等差以骨辨體非用骨也將進如司徒奉

牛司馬奉羊之類索祭于祊蓋平生聽政于堂燕息于室餘惟親師保氏于門左右而已卿大夫以下卽家塾之所在也祭雖在廟而事死如生亦恐神之或在于是故索祭于此祊爾雅作閍本廟門之名其祊于祭有二一是正祭之時既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郊特牲所言及此是注云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者是也一在繹祭時此言剝亨而不言焫蕭毛血言祝祊而不言鬯祼蓋從饋熟言之耳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求神而神來乃孝孫之慶故神報以福併報以壽也此初獻之事也御纂文按慶月令注云休也謂休其善也休美也然則此謂神之格也是美其事先之善也祭本吉禮故以得休美焉可喜賀之事曰慶報以福壽卽有慶之實也介大也亦有紹繼不絕義五福

一曰壽故卽壽以該其餘也此指嘏辭而言也初獻謂剝亨肆將至有慶云云直該至七獻之受嘏言之矣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爨竈也踖踖敬而敏也孔碩牲體大也言薦熟也燔燒肉炙炙肝也從獻也禮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御纂文按爨饔廩二爨也饔爨烹肉廩爨炊米少牢禮云饔爨在廟門東南北上廩爨之北又士虞禮記云牲爨在廟門外魚腊爨在其南此執爨指饔人故下繼以爲俎云云也踖恭敬不定之貌俎如几以載牲體爲俎謂實俎也碩豐大也近火更番而燒熟之曰燔肉遠火逼而熟之曰炙肝也言爲俎時所備以待主人主婦獻尸時賓長兄弟所從以進者士虞禮主婦亞獻尸賓以燔從特牲饋食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天子祭則在八獻后獻尸

兄弟以燔從也炙則士虞禮主人酳尸賓長以肝從特牲主人洗角升酌酳尸賓長以肝從少牢禮主人酳尸賓長差牢肝天子則在七獻王酌醴齊酳尸賓長以燔從也燔炙皆在俎此指爲俎時之備具也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

莫莫敬而靜也凡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豆所以盛羞者君婦所自爲也孔庶多也御纂文按君婦鄭箋云謂后也凡嫡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據此乃在廟中臨以祖妣之稱君則主也莫莫精誠合于冥漠格于無言之敬之謂羞乃豆實豆孔庶羞甚衆也有內羞房中之羞豆則酏食糝食籩則糗餌粉餈在右皆宰夫所羞者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此又當有牛炙牛膾牛胾牛醢及魚腊鼎麋鹿麕兎及蠃蠯蚳魚等脯醢耳故曰孔

庶也事掌于醢人其陳具皆世婦贊王后以涖之者耳故王之以
君婦而曰君婦之為豆云此言敬誠以涖陳豆實云曰豆應彭遷
言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

獻酬互飲也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而
賓酬之也交錯旅酬也衆賓與兄弟皆遍也卒盡也言其禮儀盡
合法度而笑語盡得宜也古者于旅也語故有笑語也神保保先
祖以來者護從之屬也前言饗者初來而饗其祀今言格者親至
酬獻之地云云 御纂文 按獻如尸飲五獻卿飲七獻大夫飲九獻
士又據有司徹主人酌獻賓于西階上衆賓長升辦受爵受爵已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長賓于西階上北面飲卒爵宰夫洗觶升主
人受酌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卒爵洗升坐奠爵于薦左主人獻

兄弟于阼階上辯受爵洗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二人
洗觶升實爵自西楹坐奠爵尸侑卒爵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于西
楹卒爵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
私人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賓及兄弟交錯其間皆遂及私人
爵無算據此則天子之禮約亦相似但官較尊人較衆耳集傳主
酌賓曰獻賓酌主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然此則據自
獻卿大夫士以迄旅酬正加爵之概辭也交錯互相辯也禮之儀
謂揖拜坐立升降之儀皆合于進退之度也祭吉禮故于旅也語
時通笑樂也主致勞辭于賓賓致祝辭于主兄弟及私人並然獲
言無不得笑語之歡心也云爾至此在天之靈皆憑神保之相接
而至此以同此歡心之洋溢所謂人神胥悅者其在斯乎

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言神使工祝往告孝孫而賞賚之也 御纂文 按此以下皆承上兩
報以介福而申足之乃正序嘏之之辭工祝言工于祝之事者也
致告傳神命也祝能通于鬼神祇故能通生人之誠于鬼神即能
通鬼神之誠于人也曰孝孫順鬼神之辭也若祖考自命祝為傳
命故云徂也賚與也謂傳命于孝孫也此賚未是與福之與故下
文仍言卜言錫也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苾芬孝祀言黍稷馨香牛羊肥腯也神嗜爾飲食之豐潔云云
御纂文 按苾從必香氣遠到之名芬從分香氣布散之意孝祀以孝
將祀之謂神謂先靈也本人鬼而以陟降在帝對越在天之故故
言神神享德享誠豈嘗嗜在飲食者今孝孫之德誠皆于飲食寄
之故神之嗜于德嗜于誠亦于飲食見之也故云謂爾之祀以孝

故神并爾之飲食亦嗜之而克享之也云爾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幾期式法也言與爾以諸福之物如期而來如法而具也 御纂文
按卜爾雅曰與也鬼神所與如龜蔡之見兆然故其與云卜幾謂
如所願望式謂如所當得非有所不時之偶合曰幾非有所非分
之僥幸曰式故以如期如法言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齊整肅也稷敏給也匡正敕戒也踖踖莫莫既齊也孔碩孔庶既
稷也禮儀卒度既匡也笑語卒獲既敕也神悅爾禮容之莊敬故
錫爾以衆善之極億萬斯年永永無已也朱子曰各隨其事而報
之以其類是也此言獻畢受嘏之事也 御纂文 按稷毛傳訓疾者
蓋稷畟也畟畟乃力進之辭齊而且稷承孔熯意匡而且敕承莫

愆意極者無所不至之謂卽多福無疆之義故不名一福而貺之
曰極也萬十千億十萬時卽承永錫之意齊稷是我竭其精誠匡
敕是精誠竭而仍式于禮是無不及亦無過當也時時則永甚也
萬億則無所不用其極也少牢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
引之來猶釐也卽錫之意萬年勿替卽永時意也天子諸侯嘏辭
今亡約不外是所云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

容之所謹誠敬必與之相準曰齊既齊矣猶恐其中之或懈也而
復稷之以自勉今且既稷矣得不謂之孔熯乎中之所發儀則必
有以相範曰匡既匡矣猶虞其絡之或佚也而復勅之以自警今
且既敕矣得不謂之莫愆乎云爾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各極其福之至卽無所不用其極之極也如屋極然無所不會于
歸也如王極然無所不從以出也而且永錫也曰永則無已矣乃
不止有終而已直無終盡之辭爾順祖考之稱孝孫女則親之而
爾且近之之辭也無事之時積時而萬且積時而億有事之時亦
有時而萬更有時而億云

永錫爾極

錫自尊與卑且重賜之辭極錫于天祖考與天同德錫其孝則非
私與矣錫之永由孝永之也齊稷匡飭孝之永也孝不已則錫亦
不已故其永可卜云永包下兩時字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廢去也朱子曰以疾爲敬不留神惠之意也鄭康成曰祭畢既歸

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是也燕而言私
者非狎昵之謂也祭重公義雖諸父亦在臣子之列燕伸私恩故
天子諸侯皆尊諸父而與兄弟齒也此送神之事也御纂文按周
禮膳夫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胙俎九嬪祭祀徹豆籩內宗及以樂
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賑豆籩以樂徹亦如之據儀禮主人
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
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室中之饌婦人徹之夫曰
有司皆宰夫膳宰之屬故曰諸宰君婦卽九嬪內外宗所徹而君
婦涖之特牲禮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注云爲將燕飲
自尸祝至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于堂內賓宗婦之庶羞
主婦以燕飲于房禮書云族燕禮服皮弁卽于路寢宰夫爲主異
姓爲賓其物殽烝所以合好也夜飲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

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
以盡歡大宰與諸侯燕禮不異蓋尸尊賓客異姓皆歸俎餘皆留
燕備者凡在廟之同姓皆與與世降之族食異言私者天子絕族
不爲諸侯宗諸侯絕族不爲大夫宗此公義也燕則以毛而序齒
盡私情成私恩耳故云燕私備言云者時方徹俎故備此以言將
燕私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

祭畢而燕于寢故廟中之樂皆入奏于寢也綏安也人神之主也
祭而受福今祿也燕而人懽則神喜而又降之福故曰以綏後祿
也御纂文按樂入自廟而移入寢門以內也具則云備凡所有之
樂皆入也後祿對正祭嘏辭之受祿于天故云後也前曰永錫曰
時萬時億則祿之在後者固不一而足矣然必有所以爲仰承者

而後得安于所受也故曰綏其綏之者惟是歡忻和樂得安受之
而已故以敦睦合族之禮綏之云云也

詩經衷要卷六終

詩經衷要卷七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

小雅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序曰刺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云云實乃諸侯祭祀之禮也信與伸通山之引伸綿亘者也甸治也維禹甸之修水道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畎澮達于川則溝洫修而川麓綿亘皆可樹藝矣御纂文南山終南以周畿內言之也甸謂使地平成田也鄭氏元以為邱甸非是禹貢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誠禹所治之証也禹治遍九州而南山獨禹甸者九州惟雍為最高而終南為甚故他州有懷襄之患而終南以北數千里

水皆四下特恐壅潰為他州害故禹于雍但多濬畎澮以分其勢雍田成而雍之水即治矣夫是以雍之言禹功者不在山川之開鑿而多在平地之疏濬也以是禹甸之云爾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既守封域益修禹功疆以定其經界理以達其遂溝而畎畝之縱橫物土之宜而布之矣劉氏彝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井田之法也御纂文按疆是四邊封土之大界理中間溝塗之細密者也田濶六尺為三畎長百步為一畝或東西相經曰南畝或南北相經曰東畝各隨形便也此承禹甸稱曾孫或猶是夏所分封之諸侯而時從周之徹法者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

同雲雲色同也雰雰猶紛紛也霢霂小雨也陸佃曰豐年之冬必

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御纂文按雲起一色將雪之候雰從分散落之貌霢霂釋名云霢者𧁾潤入土如人之脉然霂者言纔霂瀝沾漬如人之沐維及其上支根不濡也彭氏執中云蝗產子于地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于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然冬有雪則來以種田有水而皆得時又不止無蝗而已冬雪盛則地氣不沮泄來春得小雨則溫和釋凍而去冬雪水入土易透故云然也

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陸佃云云然雪欲其潤又欲其澤浸之周故繼之曰優渥雨欲其小又欲其膏潤之遍故繼之曰霑足如此則雨雪得宜而百穀生矣御纂文按優時之裕渥漬之深霑饒于

外足充于內百穀者黍稷稻各二十種蔬果助穀者各二十種蓋冬雪優且渥則來年雪水盛多穀種得之最不易壞春雨霑足則禾苗得之最易滋長百穀之生次第各有其候而皆占之冬春雪雨者所謂冬有雪則雨水皆得其時故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

疆埸田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也此承上文而言也東南其畝則疆埸翼翼矣生我百穀則黍稷彧彧矣此國中之田皆曾孫之穡故收其所入以為酒食云云御纂文按疆一井四面封殖之界也埸從易一夫四面平地之界也翼翼以公田言之則四面私田夾輔整飭然也彧彧各順畎勢而往菁英華美而無憔悴枯槁者閒之故成文而見盛也穡主收斂言曾孫古祭禮主人之通稱黏者中為酒不黏者中為食為酒食以奉祭祀也

中田有廬

中田公田也八家同井其中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也御纂文按說文云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又後漢書注云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然則中田者不特中于私田且中于公田矣是廬在公田之中也惟有廬則出入近守望便餉饁省惟中于田則四面均而出入守望餉饁無或遠邇之殊也以郊門之內去邑近故于田易野鄙之地去邑遠而在田之日出入一切皆不易故分宅地之半以廬于中田而種桑麻于牆下則合邑中之地固不殊乎坳郊門內五畝之分云

疆埸有瓜

田畔有植瓜其一也漢書曰瓜瓠果蓏植于疆埸是也御纂文按

一夫百畝則百畎也每百畎則一遂遂上有徑廣二尺長六百尺遂之所注同一溝溝上有畛廣四尺亦長六百尺溝上之畛即田之疆八家所同而遂上之徑即田之埸乃一夫之所獨皆可種植處也葱韭一切皆取于是獨言瓜者諸果蓏惟瓜最早夏小正五月乃瓜急用以祭故據以賅其餘也其在公田疆埸者亦獻于上也

是剝是菹獻之皇祖

瓜成而剝削淹漬以為菹也夫祭祀之菹多矣水草之菹云云小物美物之皆備而獨有取于中田之瓜者廬舍疆埸皆皇祖所締造瓜瓠剝菹皆孝孫所經營也御纂文按剝去皮殼者皆是菹有七更不一物要之舉瓜以賅之而凡可制可菹者莫不取之于疆埸凡取于疆埸而可制可菹者莫不獻之皇祖也云爾小物美物

之皆備而據剝菹言者主獻新之薦時食言惟疆場之所出為祖宗手澤所遺及親耕之所入故也皇大也皇祖舉始祖以該羣廟也菹說文云酢菜周禮醢人共醢以七菹實之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也記云恆豆之菹水艸之和氣也不言瓜或文不具耳周禮場人祭祀供果蓏蓏即瓜屬曲禮有為天子等削瓜禮是瓜有事于剝者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清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此正言其祭也祭以清酒灌地也求神于陰也從以騂牡迎牲也御纂文按酒曰清并不止為鬱鬯也凡明水涗酌之類皆是以其澄泊而言清故曰屬也合下毛血之薦為第一獻故從以騂牡明此迎牲告殺時之所用也二灌後主人出迎牲麗于碑主人與祝人告宰夫以幣從既告出刑

牲薦其用牲之誠于祖考也故曰享于祖考騂牡指朱知大牢之祀也從禮相繼也祖太祖考禰廟據兩者以概羣廟也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執鸞刀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啟毛告純也取血告殺也取膋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于蕭而燔之求神于陽也此祭祊以前之事也御纂文按禮記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然則鸞刀之執以取毛血膟膋者固卿大夫而非君之親之矣王氏安石乃謂王執鸞刀以親殺朱子沿之以特牲主人立于門戶視側殺少牢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例之則主人固不親執矣取毛告色之純也夫啟毛時牲既刑矣血在盆何必執刀取血乎則血膋者不滌去血之膋焉爾非取血與取膋皆以刀也膋乃腸間脂毛與血與明水並薦膋則

主人親取升堂合蕭以燔于爐復取黍稷亦燔之取其氣臭之達于牆屋以告歸于天之魂氣也故曰求諸陽也已乃入于隋合毛血之薦為第一獻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序曰刺幽王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實勸農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計公田也一成十里以萬畝為公田一同百里以萬夫為公田皆十千之數也御纂文按倬當如倬彼雲漢之倬為長竟意蓋田每畝廣一步長百步其形勢長而竟故云倬彼也甫之為大對奇零不整之餘夫田言之也十千據鄉遂之貢法言蓋為貢法十起數受采十萬畝之地則取十千之萬畝為每十分而取一也若都鄙則以九起數每井得八十畝百井之采八十畝耳烏乎而合十千之數乎名年曰歲而取用貢法之什一明啟以夏政之國之詩也

否則亦據國中者言之其受野田者別有鋤粟屋粟以足其什一之數者也

歲取十千

集傳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萬畝為公田按之誠亦十分而取一然九萬畝之中每井去二十畝之廬舍公田仍止八千畝安得而云十千也再加二十五井方成十千之數古豈有此分采法乎故以鄉遂貢法斷乃合十千之說云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我田主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以養公田者也謂十千之入非以之自有餘者也將積而陳之取以食農人也農人足食益肆力于南畝故自古有年也御纂文按取陳以食農人者以國家不可無積粟為凶荒之備而積久則紅腐故耕九餘三之制以新易舊

而出之故取新以備久藏而易出其陳者以爲農人之食也穀性陳者得飯多能除中熱易消運故農人利于其陳以食而積者宜于易新也此上下相便之制也不但補助之而已有年有收也自古猶言從古以來如此爾十千之取既留有餘以與下取陳以食亦留可久以與上是以民和則歲豐力足則收倍此自古以來理有必至事驗已然者云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取陳以食大爲水旱之賑也小則備耕之有不足與斂之有不給者耳否則亦防鄰國之告糴也而皆無則以新陳與農人相易則雖支十年無紅朽矣餘見上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介廬舍也烝進髦士俊民也於是君公親適南畝見其耘耔以時

而黍稷茂盛或于廬舍之旁或于所止息之處進髦士而謀之將方社祈雨使今亦有年也 御纂文 按畝稱南國中之田皆在邑居之南取嚮陽也今適君出舍于郊以省耕也耘是除草耔壅其本蓋培土以壅苗根之名耳薿薿茂之甚疑于不似苗者然介側畔之謂止休息之處髦即子生三月翦髮所爲之鬌也髦則父母具存者蓋謂丁壯也髦士丁壯而有士行者耳古制三十授田六十還田非無强與始衰者是也而方社諸事乃必進髦士謀之者以諸力役皆責諸少壯而不煩長者之故也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耘耔不同時適南畝者不一時或觀其耘或觀其耔也田中所種不止黍稷據所重以概其餘也薿亦岐疑之意謂自稚時已屹立也亦狀其茂之謂餘見上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一說介間也止畢也謂農隙及農工畢之後進諸幼髦者而爲士也髦士童幼而有士行者古者童子十年就外傅十五成童入大學即黨庠也至二十選其有士行者冠以士禮而進之序謂之士不能者乃退而爲農授餘夫田其禮皆于農畢未祀方社時行之故于此時而謀烝我髦士也然以遵 御纂所取之說爲是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齊與粢同禮云稷曰明粢是也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方四方之神 御纂文 按齊明謂我粢之明潔也社祭土而配以句龍此指大夫以下成羣所立之置社非王社與侯社也其社天子諸侯在藉田鄉大夫在圭田方即周禮大司馬獻禽以祀之祊也謂祭四方之神但天子以下各于其方而不備舉四方耳蓋仍指其方山

川之能出雲爲風雨者耳或指五官五起者未合以社及方由近及遠也言我以齊明備犧羊之祭近自社而遠及方以無不至者欲我田之既臧耳既盡也臧善也期我田之既臧者非徒自爲之計也實期爲農夫之得慶爾已慶休美可賀之名農之所謂慶者莫過于田之臧矣農夫慶而我與焉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也

以社以方

夏官春教振旅以祭社秋治兵以祀祊此國社及天子之四方也此則州里之民社及其方之山陵川澤爾已故謀及髦士俾民間自行之而州長黨正等主之者也必與髦士謀之者使各致其誠而效其力不爲故事之奉行也其祭即月令仲春之所謂命民社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孝經緯仲秋穰禾拜社及嘗麥解所謂邑乃

命百姓遂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家邑縣都祠于大祠宰用受其職蔵以爲之資米君乃命天御豐禮享祀爲施大夫以爲資之類若王社及方社則皆太牢方祭以疈辜不止齊明犧羊也即諸侯少牢亦無謀及髦士之禮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御迎也田祖先嗇也周禮凡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善也此與髦士行之也盛樂雩祭迎田祖以祈雨蓋欲大我黍稷使我之士女有養且樂于爲善也方社統于地陰祀也故以禮爲主祈雨禱于天陽祀也故以樂爲重御纂文按既吹豳雅吹雅則用琴瑟矣鼓士鼓即瓦鼓也祈求請也田祖即先田者乃先嗇也故必迎而祭之曰御也祈甘雨即于田祖祈之也甘雨時雨也過時則稱苦雨矣介大也猶長也又紹也謂相繼其豐

也穀祿也謂養亦善也謂皆率其教也由社方及田祖自尊而卑社方曾孫所主祭田祖乃農夫所共祭也祈甘雨報今歲即以祈來歲也甘雨至則黍稷介時序和而年穀熟也黍稷介則士女穀倉廪實而禮節知也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婦子出餉敏于事也田畯至喜喜其敏也御纂文按婦子農夫之婦子也饁者自邑而田指鄉遂之地也若野鄙之田田中有廬無事于婦子出饁也田畯至喜喜其婦子皆協心力于農夫而竭力于羃粱精飯之職以不懈其事也此饁者雖農夫之婦子皆從曾孫而來者也田畯爲曾孫督耕者田畯至而喜不待督矣此曾孫所親歷之情形也餘詳豳風下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攘取旨美曾孫乃取其左右之所饋而徧嘗其旨否固以見其上下之相親而且旨者知其有餘否者知其不足又將取陳以食之也御纂文按有因而取之曰攘以饁者從曾孫之後而來者也曾孫來止而饁者亦即止于其左右曾孫者因隨其在左右而取所饁以嘗之即亦知農夫之甘苦而并其室家之能否知之以見上下之情親且見其上下之情通也曾孫不以農夫所饁之簡陋而與爲嘗焉惟恐勤力而失所其養者然體恤之至也以饁至者見曾孫之必嘗亦不敢不致謹于所餉也豈畧分而已哉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長竟有多民于是盡力耘耔禾治竟畝可預卜其善且多焉御纂文按禾穀苗之通稱易治也長畝謂竟畝皆然田之畝以廣步竟百步爲率故于田首觀之見以長爲竟也終必其收成之日也何

氏楷云善頴粟之謂有則億秭之饒也此謂曾孫來至時所見如此而知其收成之必豐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茨屋茨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窿也此納稼于圃之象也坻水中高地京高邱也此積粟于場之象也御纂文按稼并禾本言蘇氏轍曰古者稅法遠者納總近者納粟故據總曰稼而露積曰庾也茨以茅覆屋之名梁亦可比屋梁蓋稼之積也穗向內本向外穗大則中高故從旁而見其禾本則如編茅之密比于中而見其禾穗則如屋脊之穹窿至其粟之以庾計者不復可測其若于庾矣卑者如水中之坻高者如邱中之京蓋由如坻而旋見其如京也云爾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箱車箱求倉求箱者將以大車載之而納之曾孫之倉也御纂文按謂其稼之多如此故其粟而藏之也將求累千之倉以貯之于其總而納之也將求累萬之箱以載之斯指此稼庾也謂必求得累千萬者方足爲貯載此稼庾之倉箱也云爾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納于曾孫之倉而曰農夫之慶者又將以食農人也曾孫勤農積粟皆以爲民故農夫歆和食德云云御纂文按謂總其類則黍稷稻粱之咸備盍惟天子食用六穀故加麥苽非天子則以四穀爲備也而以爲農夫之慶者在曾孫之謙辭亦以爲藉衆力以有此而歸善于農夫在農夫則實藉曾孫之經營而歸美于曾孫之庇蔭也取其陳仍以食我農人穀我士女補助則貧旱潦有備曾孫之有年即我農夫之有年也故屬之農夫之慶爾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序曰剌幽王也云云實報祀也農夫感上之恩德故于收穫之後祀神而爲上祈福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蘇轍曰田大而種多故于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御纂文按大田者謂野外可井之地彌漫皆田較鄉遂之處爲大故曰大田非田畝果特大而名也種即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之謂戒即月令命農計耦耕事之謂也事兼擇種戒具備謂種戒諸事咸周備無缺畧也乃本農夫以屬來年故云乃以遠指之此皆早事以待來春故皆言既云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覃利俶始載事蘇轍曰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器而始事于南畝既而播之云云御纂文按此及時之事也覃謂耜之金銛利也夫曰以則于耜之覃早覃于備事之日故此但乘時以之于方春始有事于南畝見前息民以後之無事已久至此惟恐後時已播分布之也謂下種也先以覃耕熟其地而各于穀之百種別其區而分布之云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庭直若順其耕之也勤其種之也時故其生也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云御纂文按庭無委弱卷縮故見爲直碩無中乾內虛故見爲實于方苗而見爲直于方穟而見爲實而且其庭與碩皆可必于意中而且跡于已驗也曰既焉不徒曰豐而意在曾孫之是順更有以見媚茲之愛而徵仰體之忱也前云食農人此以順曾孫者答之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

方房也孚甲始生也皁粒汁未滿也既方既皁言其秀也既堅既好言其實也御纂文按房孚甲始生而未合孔氏穎達云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然也考皁本橐名也以內米未成實而尚如橐外甲虛軟如橐而曰皁爾堅承皁言內實則皁者中堅也好承方言外固則方者形好也精華結實于皁之內則并皁而堅精華充周于方之中則并方而好既之云者倣上此則言其成遂也

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稺

既耘之後百草皆去稂秀似苗猶有存者既實之後并稂莠而去之則嘉穀愈茂也然又恐螟螣蟊賊之爲稺害也云云御纂文按稂童粱蓋即今之狼尾草莖葉穗粒並如粟而穗色紫黃有毛說文云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謂之蕫蓈其秀而不實者別名狗尾草狗尾草即莠也苗葉似粟而小其穗亦似粟黃白色而無實此

皆似于而害苗者也故願其不有焉至于害苗之蟲螟螣爲甚故願其去其蟊賊次之故云及焉田穉幼苗也長則猶畏其不勝況田穉乎故祝其無見害于數者也

螟爾雅食苗心曰螟李巡以冥冥難知釋之郭璞孫炎亦不的指何物陸璣云螟似虸蚄而頭不赤按卽今蟒蚕細如蚕而食苗心者耳非似子蚄者 螣爾雅作蟘云食苗葉曰蟘李巡以假貸無厭釋之陸璣以爲蝗按螣從騰省能飛可知今蝗也形如蚱蜢而大者 蟊爾雅食根曰蟊李巡以稅取貨財釋之陸璣以爲螻蛄食苗根爲人患按螻蛄名地狗雖土蟲不聞其食苗根今考之乃毛蟲耳形如蠋有毛食苗之根 賊爾雅以爲食節曰賊李巡以貪害釋之陸璣謂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按是蠹也如蠶而細居節中若靑蒿磨耳蟲而細不及分俗稱蛀節蟲者是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螟螣蟊賊爲田穉害此非人力所能去故望田祖之神取而付之炎火蓋田祖神農是爲炎帝盛夏之時炎帝司令故其祝禱之詞如此望神爲曾孫除害而農夫亦享其利也御纂也 按毛傳云炎

火盛陽也鄭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明君爲政田祖之神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朱子以姚崇捕蝗之引此爲証云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謂古秉畀炎火之法亦未是蓋上古草昧初開山林之地多火耕水耨先芟其草積之燒之以火俟大雨至而土乃肥始種植則草不生而蟲死此神農所以修火利也周禮草人有以水火變之之文秦之月令有燒薙之法故祝田祖者欲于燒薙時田祖并取諸蟲而畀之炎火也云爾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渰水氣也萋萋雲盛貌祁祁徐也雲盛則雨多雨徐則入土也公田曾孫之田也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借八家之力以耕之故曰惟助爲有公田既無根莠又無蟲害則所需者甘雨而已而猶欲其先公後私尊君親上之義習以性成也御纂文 按渰水氣彌漫若有渰于其上者然萋猶淒淒涼之狀興雨所謂雲騰致雨也祁祁雨脚眾而不驟也萋萋則未雨而苗葉已潤祁祁則方雨而根株漸漬也公田在一井之中私田乃周于公田外之八家私百畝也公田而曰我親之至雨先公田而後及私尊之至也農夫之心久習于公私之先後欲天意亦隨其先後之願者然曰及則并一雨之沾溉亦若藉上之餘澤者矣此推奉之悃忱自流露于不覺者也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穉晚禾穧束秉把也滯刈之所不及也于其收斂之時或有未穫之晚禾或有未斂之禾束或有遺忘之秉或有漏滯之穗皆留以爲寡婦之利蓋古者鰥寡獨孤待養于上故留所有以與之所以廣曾孫之仁愛非狠戾而暴棄之也御纂文 按穉未長足之米故

不穫而棄之劉氏彝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時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既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是也伊指此數者寡婦乃無告中之尤者利養也古無告之民先王有養非專藉此以爲利而農夫乃能仰體上心以仁鄉里且原知其必不棄于地也故留有餘以待不足云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秉一手之所把以載車既盈無可復加于所載之上而物止于秉之無多故留而遺之非必忘而遺者也滯謂積餘也穗乃穀實之纍綴處刈束以待載時所折落者或淹汙于泥土不復拾而棄之故曰滯焉曰彼曰此不一之辭亦不齊之謂也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歲功既成則宜報祭而不遽舉也必待曾孫之來乃祭之欲曾孫主之也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此特舉騂黑者蓋螟螣蟊賊秉畀炎火故禮南方報祝融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故禮北方報元冥也以介景福農夫爲曾孫祈福也輔廣曰上饁田所以慰上之心此祈福所以愛上之身也御纂文 按來方禋祀備物以待曾孫之來也禋精意以享之名又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雨師禋升禋之祭槱燎亦升煙之義是祭風雨也釋名云祀巳也新氣升故氣巳也然則祀爲息老物之祭也騂與黑則黍稷之色亦配之然上言祭風雨此言祭水火實則至此皆舉義互足也享祀介福見前享指受祭者言祀舉薦祭者言介紹介意謂因是而得之義乃歸福于曾孫者也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韎茅蒐韐韠也茅蒐染韠士大夫之戎服也奭赤貌言天子來而百官皆戎服者蓋起六師以從行欲因朝會以講武也御纂文 按韎韐本配爵弁緇衣纁裳緇帶者毛鄭以爲祭服與作六師不合朱子以爲戎服配韋弁韋弁赤色或亦用韎韐然士大夫服非作六師之人也白虎通云世子受上爵命衣士服何謙也不敢自專也而引此詩謂世子始行也然則此世子卽位未受命于天子而從元士之服者也將于東都覲天子而受命服故方其將至士卽服從天子以作六師也凡君行師從而天子巡幸每軍調一師以從故云六師雖未受命服而既從天子則當助天子整齊扈從之車駕也周制于東都朝會卽行講武田狩禮車攻之詩可証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召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故重六師之作焉凡未受命之諸侯皆卽朝于東都受命服以便卽列于會以定位故有韎韐之諸侯佐天子以作六師者在也

鞞琫有珌

鞞刀下飾琫刀上飾珌玉也鞞琫有珌天子之刀飾公劉之詩曰鞞琫容刀是也韎韐有奭百官戎服也鞞琫有珌天子亦戎服也御纂文 按徐氏鍇云刀削上飾上謂首也釋名云刀室口之飾曰琫琫捧也捧束口也而小雅公劉詩疏云古之言鞞猶今言刀鞘也內則註遰刀鞞琫上飾珌下飾考爾雅刀飾謂之鞞鞛鞛與琫同然左藻率鞞鞛杜注云鞞刀削上飾鞛下飾然則鞞本刀鞘名而因并其上之飾口亦名鞞其鞘之下飾乃名鞛而天子以玉故名琫也其玉則上鞞下琫皆用珌故曰有珌珌今文亦作琿謂刀飾至用玉而畢也是鞞琫飾名珌玉名爲合說文天子以玉諸侯以金毛傳云天子玉鞞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考璗是金璆亦或當是鏐也故曰諸侯以金意當因公劉之服此後遂定爲天子制但公劉詩本謂行裝此則以軍裝爲行裝耳然是容刀非兵器也

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蘇轍曰有章有文章也君子有文燦然如華之黃也朱公遷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儀則能得君而獲福矣此美諸侯之能文也御纂文 按章文理相成謂典章文章也行之于身則文章可典措之于事則典章可式故曰有章謂文德之光昭也慶者承天之休受人之戴然此是已有慶而推本于有章之辭也蓋素美其有慶而未測其慶之何從今見其有章而始恍然于慶之由自也云爾

•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此承上二章而言也。至治之世，必右文；文右則武其左也。左之而宜者，見其才之無不能也；右之而有者，見其德之無不備也。御纂文 按鄒氏泉云：宜者，紛紜交錯，而皆以其道，大小常變，而各適其時也；有者，百爲庶務，而出之無窮，千變萬化，而應之不竭也。蓋宜則無不當其可，有則無不得其效。禮先左，事先右；吉尚左，兵尚右；左鄉仁，右藏義，皆其義也。以治世之所尊論之，則右文左武云爾。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序曰：刺幽王云云。賓饗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饗之，錫之弓矢，使爲方伯，以統制列服也。交交，羣飛往來也。鶯，文貌。桑扈，應候而交飛，以比諸侯如期而旅見也。桑扈之羽，鶯然而有文，以比諸侯之夾秩然而有禮也。諸侯以禮來朝，天子饗之，與之相樂，則君臣各盡其道，是以能受天之福也。御纂文 按古九扈命官，扈民無淫者

也。桑扈民蠶衣被邦國，黼黻天朝，故爲諸侯之比。有鶯其羽，象服采也。鶯羽黃色，桑扈有黃斑，故曰有如鶯者其羽。云樂易胥相視之意，謂與和易浹洽，君臣胥悅。藉是得獲天福也。祜，福之足怙恃者也。此美辭也，而亦寓規之之義，若曰：惟樂胥，斯能受天祜云爾。

桑扈山海經云：崌山有鳥狀如鴞，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其嘴曲，可禦火，即桑扈也。通志云：今名蠟嘴，性慧可教，多在桑木，故名。莊子云：桑扈竊脂。竊，言淺也，言其嘴淡白如脂也。大如鴝鵒，蒼褐色，有黃斑點，其嘴微曲而厚壯光瑩。其類九種，皆以喙色別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屏，蔽也。桑扈之領，上承首而下統羽，以比諸侯之長，上輔天子而下統列辟也。天子以禮饗之，則方伯連帥益勤其職，故可爲萬邦之屏蔽也。御纂文 按諸侯之服，繡黼爲領，故以桑扈之鶯其領者喻之。屏謂之樹。爾雅疏所謂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王氏安石云：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言藉爲中夏之藩衛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障土以築牆者。戢，斂。難，愼。那，多也。言既爲之屏以藩其外，又爲之翰以固其內，使質統之諸侯皆奉之以爲法，是其德盛而功亦高矣。然且收斂而不敢自恃，然且審愼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豈不多乎？蓋于嘉賞之中而寓儆戒之意也。御纂文 按屏當門之小牆，而翰之爲幹，卽築牆所立兩旁障土之木，以正夫牆者耳。言身既爲屏，又卽爲正夫屏之幹，以比身爲諸侯，而卽爲正諸侯之長也。諸侯屏王家，而此乃又爲屏王家者所取正，故下文曰百辟爲憲也。辟，君也。凡百君長所取則曰憲也。戢，斂而不敢縱也。難，愼而不敢易也。相安于多曰那。不之云者，猶言豈不之語也。與現

在而言，若曰：爲憲如此，豈猶有不戢不難乎？且爲憲如此，受福豈猶有不那者乎？云爾。朱子云：古語聲急而然，是也。

之屏之翰

身既爲萬邦之屏而捍衛諸夏矣，而又能爲凡爲屏者之取正，則又爲屏之幹也。幹在牆兩旁，以夾輔之于正者，如相翼然，故云翰之又是也。前是爲諸夏之屏，數其功也；今是又爲諸侯之翰，重其任也。餘見上。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兕觥，爵也。兕觩，上曲貌。酒能發人之剛，故思柔，戒酒失也。所謂溫克也。敖，與傲通。求，與逑通，聚也。言兕觥之內，貯有旨酒，乃對之而思柔，不敢飲，敬之至也；交際之間，往來酬酢，毫無傲慢，謙之至也。謙敬以受天之祜，則萬福自來聚矣。御纂文 按兕觥罰爵，饗禮陳

之傲失儀者非獻酹也觩兕角之稜起彎環貌故雖陳旨酒但有對之以思柔嘉之則耳彼交謂在彼一切平交下交者而皆匪有傲焉則謙之受益和之致祥豈有限乎求者就也言萬福皆來就已也云爾猶云駢臻輳合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序曰刺幽王云云不知實大昏也天子諸侯大昏禮成而羣臣賀之也鴛鴦匹鳥止則偶飛則雙不相離也人之篤于伉儷者似之畢小網羅大網也君子謂成昏之人也宜稱也言鴛鴦之飛則畢之羅之以比夫婦之禮當講之行之也君子能篤于夫婦則家道成而子孫盛億萬斯年福祿常與其德相稱也御纂文按鴛鴦篤于夫婦故為大昏之興于飛相從而飛動不離也畢長柄小網執之以掩物者也羅則網之細密者張之以待鳥者也畢之羅之言以禮而致之也禮則有條而不紊故以畢羅為喻焉言夫婦之同心同德如匹鳥之動不相離不得則當以禮致之君子以此為長世之道而不移于寵愛不奪于纔佞則福祿自與為輻輳而各臨時地而歸其所當得云故曰宜之也萬年者所謂內和理而家可長久子子孫孫無窮之福祿自一日之伉儷開之萬年之祝豈虛語哉福備也享于物匡氏衡所云品物遠祿鍒也受于天匡氏所云天命全也宜之無不稱也

鴛鴦鳧類南方湖溪有之棲于土穴中大小如鴨其質杏黃色有文采紅頭翠鬣翅尾黑紅掌頭有白毛垂至尾交頸而臥其交不再獲其一則其一相思而死故曰匹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于飛則未安其所也美其德之不相離思有以致之而遂其相匹之德焉故畢之而又恐畢之小止得其一而不全其偶也故復羅之耳詩人欲比德于是而為禮致之喻云猶韓子所謂以禮為羅之意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

乘馬新婦所乘之馬也蓋古者婦來留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而後反之茲未反故在廄也摧莝草也秣飼粟也摧之秣之善養之也愛其人故養其馬也御纂文按摧斬新芻以食之而嫌于草其之不足養也故復秣之以粟養之周也不游于牧地而摧秣之于在廄恤之至而安之也愛敬其人而并及其載人之馬然在三月之內猶常情也樂莫樂于新相知然三月之內猶是初相得也未見其終之何似暫相好也莫知其久之何似云以起下萬年之意也

有頍者弁

序曰諸公刺幽王無親暴戾云云賓則勸睦也與伐木同為燕兄弟甥舅之詩彼則主人速賓此則賓樂主人也頍圓貌弁冠之通名御纂文按說文云頍卽古規字張氏彩据之曰規為員者弁之貌也弁有爵弁皮弁韋弁冠弁爵弁似冕而板平冠弁周禮注卽虞人皮冠皆不似規惟皮弁等則似之以皮弁為天子常朝之服而燕同姓亦服之也其制以白鹿皮合綴每會為之稜形如合手而其頂向後故當前視之稜稜相界而形圓如覆規曰頍也謂有頍然者之弁服在是意指為主之天子云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謂因爾設燕而來也御纂本按爾雅則指主人也有酒以合歡有殽以佐食成燕禮也不倘醴齊不用全烝不以嚴賓待之而以酒獻以殽升其情親矣而并非奉行故事也酒必于旨以衎樂殽必于

嘉以致味也而今則旣旨旣嘉矣若曰主人之意則良厚也云爾

蔦與女蘿施于松柏

蔦寄生也蘿松蘿也兄弟至戚如蔦蘿與松栢相依爲命御纂文

按此承兄弟匪他言彼族類之不同者尙得上托于高大如蔦蘿之于松栢相寄以生而況同本聯支者乎云爾松栢如大宗而凡側室貳宗及隸子弟皆得附麗庇蔭而不相遠者故以蔦蘿于松柏爲比也

蔦 爾雅云寓木宛童陸氏璣云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陶氏宏景云寄生松上楊上楓上皆有形類一般但根津所因處爲異則各隨其樹名之然陶說及蘇氏恭韓氏保昇李氏時珍所說各異知寄生所寄之木不同未必一形類一般矣惟鄭樵通志云寄生有兩種大者葉如石榴葉一種小者葉如麻黃葉其子皆相似大者曰蔦小者曰女蘿爲近之而沈氏萬鈳以爲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之而生者非是楊 女蘿 本草云松蘿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采然爾雅云兎絲女蘿而古詩又云兎絲附女蘿明是二物釋名云在草曰兎絲在木曰女蘿羅氏願爾雅翼云女蘿色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云被薜荔以帶女蘿謂青長如帶也二物皆附物而生有時而相結云云

間關車之舝兮

序曰大夫刺幽王褒似嫉妒無道云云實燕新婚也間關車舝聲舝軸頭鐵也言設此間關之舝者云云御纂文 按董氏逌云據說文舝鍵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爲聲未當也間關止如所謂咭噶之聲乃車行之舝聲也舝者有事則設無事則脫車堅舝厚則其聲厲用舊而滑則聲漸微此言整頓新車特設新舝以待迎娶故形容其行聲之厲然不言鑾和或即未駕馬時言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依叢也離雉也鷮雉集于平林比碩女止于道舍也御纂文 按雉有文采有介節婦德所貴故后夫人之服飾用之而鷮又矯健且能鳴長尾爲勤力聲聞更宜子孫之象故有取焉雉鳴求牡又士歸妻之候故以爲比依互相倚傍之貌言其容也平林林不高大謙言卑族也鷮性不入林而今得鷮之集爲難得云

鷮 薛綜云雉健者爲鷮尾長六尺微小于翟走而且鳴性勇健自愛其尾不入叢林雨雪則岩伏木棲不敢下食據是則愛惜毛羽又有守身之德德者矣故取爲比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景行大道也承上文言也言我之往也望德音之來括如仰高山也車舝行而間關則行景行也御纂文 按是比仰高明而行大道也仰瞻望也未得則瞻仰而無異顧故曰仰止行步趨也可得則步趨而無他歧故曰行止謂求德之專一也

四牡騑騑六轡如琴

爾之來也四牡騑騑而閑習六轡如琴而調和則是令德來教也

御纂文 按騑騑兩服兩驂相次而行有分行之儀文也六轡如琴言執轡者之縱送調和行肆夏趨采齊其鸞和之美如琴聲之中節也亦喻向無輔助若獨行之間關今得賢助以還如駟車六轡之得良御無不遂其仰止景行之嚮往矣云云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

序曰衛武公刺時而實則武公悔過也筵因射而燕也左右賓主揖讓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和旨甘美也偕多而齊也賓主及衆賓皆威儀齊一也御纂文 按筵鋪陳之席長丈六尺八尺曰席先設筵筵上設坐席此以筵賅席又設饌之地止有筵而無席也左右在左在右者也大射禮公席獨在阼階上西嚮小臣設之司官設賓及卿小卿大夫與諸公席賓在

尸西南面諸卿又在賓東小卿在賓西大夫繼而西東上若以賓爲中則諸卿在右小卿大夫皆在左而公與諸公不與以公爲主則惟諸公在公右而諸卿賓小卿大夫以次而皆在左焉楚明晳貌謂整齊也殽胾醢之屬核果實之屬旅侶陳也和調旨美此言初行燕禮時之整肅酒既和旨告旨時也飲酒孔偕主賓初盥洗酌獻之時也孔偕者大合于禮而無參錯也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

既飲而設鐘鼓者將射改縣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主人獻賓賓酢之主人醻賓賓受而奠之至旅乃舉是爵而相酬也逸逸閑習而安也 御纂文 按既設集傳云宿設而又遷于下云云考鄉射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而大射無之蓋大射樂縣阼階之東笙磬南笙鐘南鑮西南建鼓應鼙東南然皆在阼階之東不在正

南也西階之西頌磬南頌鐘南鑮而朔鼙建鼓次而南又立建鼓于西階東蕩又在其東然皆在西階下不在正南也以鄉射在序其地狹故必遷去樂縣大射在路寢其庭廣不礙射位故也設者宿縣但宿樂縣如簴業之屬非宿樂器也設則設樂器于縣耳夫而後公升席奏肆夏賓等以次升而行獻賓賓酬主人主人獻公又奏肆夏公酬主人主人酬賓公命媵爵舉醻公醻賓賓請于公行旅大夫辯受醻主人獻卿卿酢主人二大夫媵爵獻公主人獻大夫工奏鹿鳴獻工管新宫而燕禮畢故概之曰舉醻也逸逸集傳云往來有序不如輔氏廣云安徐者之爲得也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大侯君侯也抗張也大侯抗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耦也獻爾發功發矢也發彼有的中之也祈求也爵豐上之觶不中者所飲也言射而中者非好勝也蓋祈不勝者使飲酒也此言因射而飲者之威儀也 御纂文 按大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言質者白赤采其地而後畫也劉氏瑾云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幅濶二尺高一丈八尺廣亦如之最中一幅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復二幅以爲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鵠此燕射之侯不設正鵠則于正鵠之處以物畫其地云云大射禮大侯九十其崇見鵠于參張則大射張侯于射前三日鄉射禮司射既比耦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大射比耦命射後雖無脫束繫綱文與鄉射互相足也抗起意乃張急也有綱以持侯舌有維以綴侯身故曰抗既抗侯巳乃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斯張謂上弦挾个也而司射乃誘射由是三耦而衆耦以次射

畢請公射故總云射夫既同同即比耦然此自比耦以迄釋算皆該之矣獻發功獻發矢而射之功也即大射禮卒射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于公以告勝也的孔氏穎達云侯中所射之處曰質也祈求射義云求中以辭爵者是也與祈不勝者使飲酒之義相逼此言燕畢而射以見本宜敬謹之如是云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

籥舞文舞也毛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是也烝進衎樂烈功也洽合也此言因祭而飲之威儀也 御纂文 按祭統于君羞嚌夫人薦豆後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云云知天子諸侯皆有親舞之禮矣又曰升歌淸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知親舞在升笙歌下管以後周禮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

舞笙師掌教龡竽笙等云以教祴樂鎛師掌金奏之鼓知籥掌于笙師而節歌之籥籥師所掌專用起舞則此所謂籥舞也其應于笙也固然而金奏之鼓卽九夏乃卽肆夏之類可知則籥舞之應笙則自無不應鼓也又固然細而笙大而鼓旣無不應節而凡樂奏之和也必矣故曰樂旣和奏也前時羞嚌薦豆諸獻禮所謂烝也以樂皇尸所謂衎也烈祖謂創業之始祖及有功不毀之世室也此章言因祭而飲此四語方序祭而未飲之先之禮也禮曰百該進退之度登降之數凡所紀之文物所發之聲明而約計其數洽則謂敬謹孚誠之禮意與一切節文儀則相周浹而自然協合不徒典故之奉行已也

百禮旣至有壬有林

壬與任通林衆立之象百禮旣備有奔走而任事者有無事而林

立者言助祭者衆也御纂按至謂全亦畢意以畢樂而見全備也王訓大未是爾雅月在壬曰終是壬有終意又史記律書王之爲言任也林爾雅釋詁曰君也是壬有任承義林有君主義然則有王謂有任其禮者有林又謂有主其禮者也禮祭統謂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能其事卽有王也卑者體盛故助祭之卿大夫皆奔走任事明其義卽有林也尊者體盤故助祭之諸侯多無事而林立也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酌以奏爾時

仇讀曰斞挹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佐食也子孫獻後賓挹酒加爵以獻尸也康安也爵坫上之爵也時時物也賓旣獻後室人皆入又酌康爵以獻尸進時物以佐飲也此因祭而飲之威儀也御纂按仇正韻斤於切並同斞許氏謙云斞音拘挹取酒也此

葢指第九獻之賓在諸侯禮則七獻也自洗爵升獻受酢故曰手拘以至此始有賓獻事故曰載載始也謂賓始手酌而獻也佐食特牲注云賓佐尸食者也謂于賓客之中取一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然則諸侯當三人天子當四人巳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夫佐食爲室人者以有室事時卽爲尸設饌故于賓中特別稱曰室人特牲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許諾故又云入也康集引明堂位鄭注讀爲亢曰舉也酌彼舉爵于文義不得故以安于坫上者爲是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者曰彼康爵別于

前此之在篚也室人繼賓獻意是賓獻後而反爵以康于坫者室人酌此以加又也時必又有時食之加豆籩矣故云奏爾時也以天子九獻後尚有長兄弟加爵衆賓之長及衆兄弟加爵嗣子舉奠共十三獻而始告利成以特牲記云佐食于旅酳于兄弟推之則其室人入又當卽衆兄弟加爵之首事也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曰彼康爵別于在篚者葢巳奠于坫之爵明乎不降洗者也曰爾時知所奏之時食乃各卽諸同異姓所進隨時之物而不出于主人亦無常品者矣室人取于賓又酳于兄弟故其酌爵次賓後而在衆兄弟之首故特進時食以成其禮也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監司正史所以佐監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

在後是也立監史以糾失儀也御纂文按監司監察恐有解惰失儀者燕禮曰射人爲司正大射禮曰擯者遂爲司正司正察不如法者御史據法以罰之而仍書其過呂氏祖謙曰佐之史即御史也蓋司正臨事始立御史則定官也以司正能監察其不如法而不能行法佐之以史則法乃行在此監爲正而史曰佐以事言之也如淳于所云則史在前監在後以權言之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云云而實天子燕諸侯也東方諸侯朝于西京見豐鎬形勝洵爲帝王之都而天子又勤宣德意以燕飲之君臣和樂天下艾安故頌美之如此有那其居以爲宅中圖大可也以爲無爲安止可也藻水草那安也藻在水內蒲則出在水外矣魚在藻而又依蒲則叢葉茂密無網釣之害矣鎬在畿

內諸侯在畿外也王在鎬而燕諸侯則屏藩鞏固無傾危之患矣御纂文按謂魚當何在宜在藻也在藻則有蒲可依蒲水蒲似莞而粗褊而起劍脊者魚而依此外患無可加斯爲得所倚庇也王在在鎬固如魚之在藻矣而諸侯藩衛于外如藻之有蒲也王與諸侯相依而無爲垂拱于在鎬斯得有那于其在鎬之居那亦多意乃安于其眾之謂天子所居曰京師安于其會極歸極之所而無所爲斯爲那其居云爾

鎬周武王所都括地志在京兆長安縣西北十八里鎬之名因滈池北流入渭一統志鎬京上承鎬池下流合滈水城在咸陽縣西南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云云實則天子賜諸侯也菽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象路也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上公之服也黼如斧形刺之于裳子男之服也自元袞以及于黼五等之服皆具也言將采菽則先備筐筥以與將朝諸侯則先備賜予也車馬衣服所予之物雖無又何必計之也何氏楷曰諸侯尚未來而王者已預爲之儲具也御纂文按菽大豆可以保歲又有取于淑義故以與賢侯備筐筥以采之爲收攬羣英之與也錫者加書以賜之名重之也予者因而受之之謂親之也路車飾金者賜同姓飾象者賜異姓車而路則加駿而駕必四馬矣故曰乘馬黼合黑白爲斧形以飾裳者上公自龍袞始據上以賅下也子男自黼黻上舉下以賅上也不言黻省文也雖無他予如秬鬯弓矢斧鉞之類非大功不予故諸侯不皆予而命服命車爲必予之物有不得不爲預備者云故雖無予者指未有功之諸侯而車馬袞黼不可無者

非是則不成爲諸侯故藉是則天子之命見重于列國而政令乃行于天下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

觱沸湧貌檻者泉正出也芹水草言泉水之湧遠望不見言采其芹則見之矣御纂文按諸侯皆取嫡長承襲爲正統檻泉言支派之正與正統也上章言錫予車馬袞黼知來朝指初入覲而請命于天子之侯氏故以檻泉之正派興之觱以觱發意推之乃清寒意沸乃騰涌名也芹楚葵也以勤爲義而潔白有節其氣芬芳故以比諸侯之德也于檻泉而采芹亦比于世襲之正統中而得取其賢德者云爾謂于其來而見之深也

芹爾雅云楚葵本艸別本注云芹有兩種青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堪作葅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赤芾冕服之韠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所以纏脛故在股下言芾與幅者芾以謹拜跪幅以利趨蹌也交交際之禮也紓緩也匪紓不敢怠緩也天子觀其芾幅觀其拜跪趨蹌敬謹不怠故賜之車馬衣服何氏楷云向所儲今始予之是也御纂文 按鄭氏元曰偪如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赤芾當裳因其致恭而見下恭之飾故言赤芾之在股因其勤事而見趨事之裝故言邪幅之在下蓋平時亦襪而履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可證惟有事則用偪爲亦庶人行縢之意雖諸侯有車馬而急公之服飾則如是也

邪幅在下

左傳帶常幅舄是在廟有邪幅矣內則子事父母偪屨著綦是事親有邪幅矣朝則重等于祭而君則尊加于親故其有邪幅同也

夫邪幅本以示勤勞趨走之義者非眞有待于偪束其脛而後行者也明敬事而已然在裳內隱于所不見之地而嚴于所事者幷此飾而不敢苟夫是卽見其交際匪紓之端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蓬蓬盛貌天子猶本也諸侯猶枝也邦國猶葉也言柞之枝盛故其葉亦盛以興諸侯和樂能爲天子殿安其邦如柞葉之蓬蓬然也御纂文 按柞之言祚也故取爲興蓬蓬上覆旁蔭之貌劉氏彝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衞其本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是葉之蓬蓬皆由枝之滋潤所布濩而枝之布濩滋澤皆柞本根之所及而至于蓬蓬則反得爲柞之蔭庇云

柞卽柞櫟也李氏時珍曰櫟柞木也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曰棫其木心赤詩曰瑟彼柞棫是也一種結實者名曰栩其實爲橡二者小則聳枝大則偃蹇其葉如槠葉而文理皆斜句四五月開花黃色北人多種之其木高二三丈堅實而重有斑文點點大者可作柱棟小者堪薪炭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紼大索也纚維皆繫也言楊舟汎流以紼維之使不行也以興諸侯將去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何氏楷曰諸侯朝畢行當辭歸而天子致其挽留之意也御纂文 按紼繂也纚集韻云音邐曰連也又韓作筰曰竹索也又釋名云作也作起也引舟使行動也據此則維舟者用紼而紼之端續以纚如綫然以便作結繫之也取興之意謂大舟能載物而有紼纚以維之興賢侯能任重而有寵命以延攬之也云爾楊舟山楊之木耐濕而輕宜作舟性不沈也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葵與揆通言諸侯將去天子處以端揆之任使不去也書曰使宅百揆是也御纂文 按集傳云揆度也輔氏廣曰言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非是葢以葵能衞下隨其所向而不使其下之暴露據是則天子葵之謂諸侯之賢者天子無不隨時覆庇之云也然不若留之處端揆之任更爲直捷葢諸侯以賢能入相天子前如太公後如衞武鄭桓皆是于時事尤切當也

臺笠緇撮

臺夫須草也緇撮緇布冠也草笠布冠言儉素也御纂文 按臺卽香附子莖可織爲笠者笠見前可禦雨亦可禦日桑麻之地不便張蓋故用之爲便緇撮以緇布爲之其小僅可撮髻制約如委貌而無梁士冠初加而庶人則爲常服此言彼都之人士也士則爲乎而冠此蓋省耕而來于田間故戴臺笠以禦雨日此本無等級

可通用者而至于緇撮則非士之所冠矣則以便于覆笠故耳非言其法服也是狐裘言冬此言春也

緇撮（儀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注缺讀如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為之耳）

綢直如髮

綢密也直正也言其鬒濃密而髻端如其髮之多寡不加髢墨也婦人首飾亦能儉素俗美之至也御纂文按綢同稠意不稀疏直不曲局蓋總之則綢束之則直嚴氏粲曰綢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是也然則充于血氣則髮綢勤于梳沐則髮直是家室和平之驗也如髮而不加覆次但如其髮之數而綢已如是不加揥摘但如其髮之性而直以如是云又若楊再思蓮花似六郎語意謂凡言綢直者則未有如其髮焉者云爾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序曰刺怨曠也云云而實懷才不用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言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者意有在而不暇采也而御纂文按綠即菉蓐也見淇澳詩解蓋染草也然不特求致飾者資之其性殺蟲洗痂疥白禿然則頭久不理而生蟣虱者宜采用之亦膏澤類也故終朝采之然心有所繫而不終于是故不盈一匊亦惟心有所繫也故不得待其匊之盈矣云爾然則采綠亦為沐計也不盈匊而即已亦為歸沐計也而終朝之思亂意違可知矣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藍染草也前襟曰襜言采藍而不盈襜者心有所思而不復采也御纂文按藍有五種惟蓼藍本經謂久服頭不白則采之者意或以此襜乃衣蔽前之名即蔽膝也蓋襜之以盛藍以藍大于綠故以襜計之本欲保其容色以待其歸也其終朝不盈解倣上

藍（五種古人多用蓼藍詩當指此蓼藍葉如蓼五六月開花成穗細小淺紅色子亦如蓼歲可三刈惟月令仲夏禁之菘藍似白菘馬藍如苦蕒即板藍吳藍長莖如蒿白花吳地種之木藍長莖如決明）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韔弢之也綸紉之也言彼之約而中變者以我為不適于用也不知之子如狩我能為之韔弓嫻于弓矢言能武也之子如釣我能為之綸繩善理絲綸亦能文也御纂文按韔為藏弓之名綸亦收繩之謂皆畢事之辭曰狩曰釣皆非行役公家之要務而得展其材能者特無聊寄興之所為爾武不得用托于狩文不得施托于釣田獵講武釣道治民如陽晝之說是也詩人謂若果無聊而出此不若藏弓收繩而歸之為得云爾此亦一解也雖不如能武能文之解為當然可參用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言我之才能一用即見民不可試請試其文但一釣之魴與鱮皆可得也此所得之魴鱮可即往而觀之固非托之空言並不需之遲久也御纂文按謂狩或惟君用鮮眾給而已不能常試者也而釣其可驗焉者一釣而得魴鱮其效誠可覩矣然但可博旁觀者之一羨慕一感慨已爾究亦何濟于大用而得展其生平也云爾此意亦何參用（凡所入參解皆遵御纂懷才不用之義非有歧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序曰刺幽王不能膏潤天下云云而不知實嘗謝也此詩與崧高本為一事彼作于王朝之卿士而意在申伯此作于行役之軍人

而專美名伯也芃芃盛貌膏潤也悠悠遠意勞撫慰之也言芃芃之黍苗有陰雨以膏之以興悠悠之行人有名伯以勞之也憐其艱難恤其飢渴能使人忘其困苦而中心和悅如時雨之潤也 御纂文 按集傳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云云夫申本與呂齊許並封爲姜姓四國不聞始封自宣王也卽有封國豈聞勞天子畿內之民往營城邑者乎葢宣王時申伯入爲王卿士而其國爲徐楚所侵故王使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而因南征之師爲之疆其田土營其城邑已爾封者塈其畿封如齊封邢衞之謂非始封其國也芃芃則已盛而非悴者復有陰雨以膏之茂何如之悠悠雖遠亦從容而不廹矣而又有名伯以勞之樂何如之云爾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葢云歸哉

任負抱之也輦人輓之也車牛駕者也集成也言任輦車牛來受役者皆互相勸勉以爲我役旣成而後可言歸葢感名伯之勞而樂爲之役也 御纂文 按任襄橐之類盛餱糧荷之行者輦載器具如斧鑿之類輓之行者車牛則載衣甲芻粟之類卽軍中之輜重也駕之行者所行之事旣集葢自是始可云歸也集齊備也成就也于是而始言歸否則云之且不敢而無論怨尤矣由心于召伯之勞而樂于其觀成而始歸也云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嚴整之貌謝邑名王命成之以封申伯也烈烈威武貌征行師衆也成和輯也崧高之詩云云是城郭宮廟皆新作之故曰肅肅云云申國舊人新遷于謝皆宜安輯故曰烈烈云云 御纂文 按謝申之都邑宋時屬信陽軍之鄧州今汝寧之信陽州爲荆徐要地故因伐江漢之役爲經理之也國功曰功以肅肅之謝功營自召伯則誠鞏固而可久矣征師乃上伐下之師也故云烈烈因征江漢之師而營此成邑之謝功實召伯和輯其人民而成功焉者也成自召伯誠安集而可大矣云也

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又相其原隰之宜而通其水泉之利也崧高之詩所謂徹申伯土疆是也經營其城邑和輯其人民平治其水土凡王之所命者召伯皆有以成焉于是乎申伯安而王心亦安也 御纂文 按原隰旣平知前此有蹂躪于其地而不平者矣泉流旣清知前此有飲牧其水而不清者矣原隰平則徑畛塗道路皆整齊而衢達無論矣泉流清則畎洫溝澮川皆通濬而浸澤無論矣而今則旣平旣清皆召伯之成之也名伯之有此成也成王命也雖申之于王止普天率土中一隅之一隅而在王天下一家萬姓一體之心一有所不寧于前此也今召伯能仰體王心而有成則王心始得寧耳已夫上之且可以寧王心而況身受其澤者乎云爾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云云而不知實求賢才也誠于求賢且乞言也隰下溼之地也阿與婀通條長而垂也難與儺通葉鮮而嫩也隰桑有阿以比賢人在下位也其葉有難以比君子雖處窮約而德容美好也 御纂文 按桑木之有益于生民者也有庇蔭之德有衣被之功而其爲德爲功皆在葉桑而日隰則在野矣且辱之于汙下之地也阿難卽婀娜有阿則其暢于四支者仍不改其和順從容之度有難則庇蔭衣被之德功仍不以在下而有改也所謂士苟存心利物于人必有所濟如威儀之取法文

辭之啟廸者皆是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英英輕明之貌言白雲當夜而上騰則能露彼菅茅比褒姒得寵而爲后則宜及時布惠也御纂文按英本華之朵名也英英者謂浮游掩映然白雲者水土輕清之氣乘子半一陽之熏蒸于下而上騰者耳其滋潤之散而下卽爲露也季氏本曰天無雲則有露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爲層雲者也故其易薄而易散是不露而猶露者也葢無雲之露無不普遍比淸時之恩澤周也其輕陰薄晦之所蒸潤不過及菅茅而已比昬時之私澤不過小恩小惠但能及小人而不及君子者也然尙不無有所及以明褒姒之幷此不能云爾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蹢蹄烝衆也言豕蹄本黑今有白者是羣涉波中久浸色變言積水之多也御纂文按張子云豕之負塗曳泥此常性也故豕滴之不白汙于泥塗故耳而今所有之豕皆白蹢泥塗淨也非毛色之白乃趾甲之白耳烝涉波者豕肖亥北方室宿所主北斗所象乃水畜也故陸氏佃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豕涉波也夫豕至白滴久苦雨而水積多矣而今涉波殆將復雨之徵也又埤雅云豕喜雨而躁曰蹢又其躁者此指毛色言與取義未合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畢好雨月麗之故滂沱也積水既多大雨又至其患更甚御纂文按朱子云畢是漉魚叉網漉魚則其汁水淋雨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諸此葢其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宿之則雨非也夫月宿畢則雨有天以來卽然人法畢形制叉網非叉網有雨象而天反效人以制星也考畢西方之宿十六度歧于大梁實沈之間實沈申也壬水所生大梁天橋也象津梁之地而酉又壬水之咸池河圖括地象地戸無下注天動起于牽牛地動起于畢范子計然云風爲天氣雨爲地氣是地司雨而動起于畢月復以金水之精麗于其下同在十六度一線所直則同氣相求同類相感況動其母金也則致其子水也不必以魚網之形相肖也離麗也俾使也若月離畢之所使者然滂大雨往來交射旁及沱大雨横流潰決他歧之謂也以大雨時行之候也

詩經衷要卷七終

詩經衷要卷八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大雅上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而實則戒成王也天人感應之機王業興廢之由反覆申明云云於歎詞昭明也朱子曰文王之神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矣御纂文按上即指天虛言之也天則實指言之耳於乃歎美矜重之詞蓋聖人之靈爽即憑依于其功德也其功德一日在即聖人之靈爽一日在文王之功德際天即文王之靈爽際于天而與天同昭著于不朽也周自后稷之有邦以至文王歷虞夏而至商未

二十餘世故稱舊考后稷封台其子台璽之國地在武功即岐山少東雖其中竄翟居豳而文王所國之地仍先君之舊邦也命者天命天命者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民心所在即天命之所屬也緯書所稱赤雀啣書止于昌戶者謬也史記所謂受命明年虞芮質成云云亦謂受專征之命非謂天命也三分有二即天命之受矣書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此受命之實錄也大畏小懷丕冒于上修和于下氣象一變故云維新也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不顯顯也不時時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舊邦而新命則其命時矣御纂文按帝上帝即天之主宰也夫文王之功德所以造有周者也有周之功德莫非文王之功德也法于天下傳于後世詎不云顯有周顯而繼有周之體者得不以顯光大之

文王之功德所以格帝命者帝命之年世莫非文王之年世也世會方隆天心方嚮詎不云時帝命時而承帝命之休者得不時以紹續之云爾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陟升也左右言親近也蓋以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不在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御纂文按陟降猶言往來動靜也在左右謂輔佐乎上帝也以形體之見覲之則文王陟矣而精神在天固不違乎帝之左右以共丕冒乎上也以昭格之誠求之則文王降矣而靈爽在天仍不閒于帝之左右以共日監于下也由文王與帝合德文王之所以爲文王者即帝之所以爲帝故上帝所左文王亦左之上帝所右文王亦右之云爾重之以天祖之臨涖所以生其仰承往繼之嚴恭寅畏爾已

令聞不已

令善也聞德之著也言天不已文王順天故其令聞亦不已御纂文按令聞令德之聞于人也令德不已則聞亦不已聞之所至即令德之所以行且聞之所之即令德之所爲化不已者以地則自一身而一家而一國以遍于四海以時則自一日而及于量十世量百世以垂至于萬世也不已則入之愈深且不已則及之愈廣以至聞于上帝帝休所由誕命于文王也乎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文王孫子君民相保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子百世爲諸侯凡周之士皆顯其德而傳世無窮焉御纂文按本正統支旁枝于文王言之皆孫子也士孔氏穎達所謂下至諸侯上及王朝公卿大夫之總稱是也言文王孫子皆承文王之德之戢

者自本暨支皆百世所謂盛德必百世祀也卽親盡服窮無與本支不敢以其戚戚君之諸士亦能以德自顯而繩繩繼繼皆如本支之以世舊德云爾

本支百世

本復繼本支復繼支本承文王之德以庇支支亦承文王之德以輔本此本與支之所以同百世也有本百世而支未必百世者商紂以前無同姓之分封也德不旁及故也有支百世而本未必百世者夏桀以後而諸姒之國尚多也德不久繼也而文王之德則可大而可久也云爾

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猶謀也翼翼勉敬也皇美大也此承上章言士之所以世顯者由其謀猷能翼翼也文王小心翼翼周士亦然所謂秉文之德也惟

能修德故昌厥後而美大之士皆生于王國焉 御纂文 按翼亦通燕翼之翼蓋謂所詒之謀能翼之于無窮曰翼翼而所貽之謀則仍不外乎勉敬于德之猶已爾思卽念意皇文采發越之謂謂試念此皇然之多士胡然而克生于王之國也由能世以勉敬于德者承天之休故天爲鍾靈毓秀于所承德之國而錫之報故也蓋天之生才亦慎擇其成才之地且必善簡夫育才之人厥猶翼翼此才之所由育而亦才之所由成也此天生多士之靈秀所以多鍾毓于王國也歟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嚴粲曰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王國能有以生之也張耒曰致禮以來其所已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是也王國善于作人

故濟濟多士皆足爲王國之楨文王之孫子安文王在天之靈亦安矣 御纂文 按是使思此皇然之多士何爲多生于王國乎不特翼翼之猶格天以致此亦翼翼之謀傳世以及此也何則多士生于王國而他國用之其于王國直寄焉耳而猶之翼翼者皆能作而用之爲國家之楨焉夫是以藉此多士之濟濟以安孫子而文王在上亦得以此而安也云楨題也夾輔牆之兩面而幹卽植其兩端者爲楨止言爲夾輔已爾濟濟言其威儀齊楚而和衷相濟也安兼及後世言以上上承文王孫子來故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思箋曰願集傳云語詞夫曰願則似未有多士之辭矣曰語詞則上無所承也味語意正謂已生此多士而使求所以生多士之故焉耳故以念解之之爲台此多士謂凡有周同姓之士也周尙親

皆由周京之分建故屬之于王國云孔子謂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而十亂之有宗姓大半又八士之類一毋所生此多士生此王國之驗也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膚美敏疾也祼灌鬯將行也京周之京師也冔殷冠也凡殷之士皆助祭于京師而且服其冔冠明勝國之遺也朱子曰先代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是也 御纂文 按殷士亦指凡殷之士也集傳引諸侯之卿入天子之國曰士證之其實士乃男子美稱雖天子之卿未嘗不曰卿士也考祼時宗祝之外惟大小相餘無異姓常祀之灌宗伯相大祀則辟公相無諸侯大夫得相天子之灌者然則如宋公之助祭于京位則辟公禮則長賓以殷先王準之猶之凡周之士爾將謂行祼禮蓋卽奉

也奉祼于天子所謂涖王㞳者是也殷士之助祭于周京者惟此可據蓋殷後之封宋之外既無他國而助祭于京無諸侯之大夫在之禮宋公之分又于殷爲庶也故稱殷士焉膚是美而大敏是捷而達助祭而止曰祼將舉其重也助祭作賓也于京亦隨天命而歸于有德之謂云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欲當天心惟有法文王而已法文王之陳錫克生以行王道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純天德則義問宣昭萬邦之民皆興起信服之矣民之所歸即天之所與也御纂文按此承上天載無聲臭來謂無聲臭疑乎無所儀刑矣然但儀刑文王則所謂天者在是焉蓋惟文王則在帝左右眞能克肖其德者儀而刑之自如天之體物無不在而感斯動觸斯通而萬邦皆作孚益萬邦雖賢否不一華夷不同而所得于天者此心此理無不同也儀刑文王則合德于天矣合德于天則天即在我以天相與有不一體之感格乎彼萬邦之作孚亦自孚于其天爾已此配天永命之大凡也儀象之刑同型法之也作興起孚格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姓嬪婦也京京師追稱之也言殷廢則周興矣故摯國之中女任氏自殷商而來嫁于周曰爲婦于京也此御纂按摯任姓黃氏正一曰奚仲之後商畿內國也原本國語註考黃帝之子十二姓有任在焉知亦黃帝後殷商殷之商商而遷都于殷者也嫁歸之以爲家也從自母家而言曰嫁從至夫家而言曰嬪蓋未廟見以前有賓道焉故曰嬪也京周之稱都前此原不必天子稱居豳時已名所都爲京矣時不過大衆所在之名爾自彼殷商畿內國而來嫁于周以周承商皆以國言嬪京對上摯任乃以商之摯任嬪周之京室而遞及其詳也非太任之聖母無從得文王之聖子故于大任之嬪京而反復鄭重以述之云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翼翼敬也昭明懷來此言文王之德也小心翼翼修己以敬聖功也克明德所以事上帝也聿懷多福言可受天命也御纂文按小心者斂戢之至卑無不承密無不體翼翼乃斂戢之形容也昭事上帝者心體光明洞達無在不以靈承上帝者處之凡處事接物無之非順帝之則無之非體帝之心無之不通帝之謂無之不監帝之臨蓋天體物而無不在無在不以事上帝者事之即無在非事上帝也凡不可以事上者不敢入于心非所以事上帝者不敢出于心此心所以日小而戒愼恐懼其心者自無日不見其翼翼也懷如取諸懷而與之者然福曰多者保之佑之而復申之者不一而足故曰多也此言福自己求而皆能于德所自致也

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合配也洽渭皆水名嘉婚禮也子女也言於文王初年即爲之生聖女在洽陽渭涘之邦及文王求婚而乃知大邦有此女焉所謂大邦有子也御纂文按合配也文王生之初載即生此聖女以預爲嘉止之地是即天之作合也洽陽今西安同州之郃陽縣爲其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爲郃渭水亦逕此入河涘厓也莘在洽水之北渭水之厓嘉止即云嘉禮班固通幽賦稱三禮爲三止可知子太姒在室之稱也言文王當屬嘉禮婚配時大邦已有聖德之女子待之矣云爾

洽水經注云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洽水也一統志郃陽縣在同州城

東北百二十里洽水來自西北經縣北東入黃河縣東四十里有太姒墓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俔譬也文禮祥吉也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而大邦之子其德足以配之譬之則天之妹也婚姻之祥以禮定之謂納幣也親迎于渭太姒在渭涘也御纂文按俔韓詩作磬孔氏穎達以俗語譬喻物稱磬作然者證之故知俔爲譬辭妹雖女弟稱然實少女之通謂也易稱歸妹可證亦謂其德之與天肖若天之少女然文又占卜之文婚禮既問名則卜之卜之而占辭曰吉是其祥定于占卜而納幣之禮行是天與合之之證也大邦即有莘之國也在洽陽去渭河幾及百里西去岐州幾四百里必由洽入渭由渭而西乃至岐南之渭河親迎不于洽而于渭禮以大夫逆女于其國既至境始親迎于其館故文王親迎止在于渭也又考嫁女殷時通稱歸妹大戴有成湯歸妹之辭此言俔天之妹謂若天之主婚而歸妹者然承天作之合言也

造舟爲梁

造舟爲梁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後遂爲天子之禮是也御纂文按郭氏璞云造舟比船爲橋孔氏穎達曰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左傳疏云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蓋梁有一定之所親迎之地不必有梁故造舟爲之以殷時不必是天子之制故也比舟加板者親迎以車從者百兩梁乃輿梁本通車行百兩所經非造舟爲之不足以容衆故也

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也右助也燮和也言繼太任之後者乃莘國之長女太姒天命之以生武王所以生武王者欲保之助之使應天順人以伐商也文王未伐商而又命武王者仍此命文王之命而已御纂文按纘猶言嗣徽音也莘夏王後在商爲王賓爵應上公故前章稱大邦也維行維德足相次序也太姒上承太任之德故曰纘武王又重文王之慶故曰篤保保其身體右佑其行事命則竟付畀之也伐而曰燮謂應天時順人和雖曰征誅依然調元贊化不外燮理之道焉爾商天下君故曰大也

莘唐世系表啓封支子于莘一統志莘城在郃陽縣南二十里本莘國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師尚父者太公望也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言猛迅也當時武王以下皆有疑心維師尚父深明天命而又有鷹揚之

勇斷以不疑云云御纂文按師是太師尚加上謂尊禮有加事之如父故號之曰尚父鷹揚鷹之擊物必揚其右翼旋轉而下其勢極猛故以比太公之致師也時太公以太師兼司馬故先衆致師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夫鷹揚者維師尚父不恃徒御之衆也可知師尚父時維知有如鷹揚者而已無遲疑無卻顧斷然毅然于天命之所在故也仁不可爲衆觀于周之伐殷也而益信又考太公卒于康王二十六年作詩時太公尚在也故其稱之尊禮也如是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云云實戒成王也人但知太王遷岐而不知立國之模已開周官周禮之先云云緜緜不絕貌瓞小瓜也瓜之近本者常小至末而後大以與太王之時周室尚小至文王

而後大荅以一語興通篇也民周人自從也土與杜通沮漆二水名漢志云扶風杜陽縣有杜水水經云漆水出杜陽俞山是也（此）（御纂）按緜緜謂如絲之繼續而相延于無窮也厥邢氏（昺）云亦名厥民之初生溯言上古自后稷時即厥初生民意非民自后稷時始生也沮漆有二一馮翊之沮漆也前所稱漆沮之從與猗那所稱者是也一扶風之沮漆此所指者是也此漆水出鳳翔府麟游縣普潤廢縣流岐山北大纍水自西北注之南與杜水合然漆水之源出今麟游西百二十里非豳地惟故祿之漆水在豳界內自西而東少北入涇水者其漆涇相入之南即豳故邑則漆實在豳邑北扶風之沮孔氏（穎達）云未聞馮氏（復京）引寰宇記云合榆谷在臨洮去渭源近正謂此沮水然則自土謂自杜陽之漆至沮與相交之地云也扶風之沮經幽地者今不可考惟漆之經故祿者在耳

而又與馮翊者相亂故紛紛不定云然此言民之初生當溯自后稷未封邰以前所居以賅夫後來太王之遷豳而言者也考姜原棄后稷處在今豳州之狼乳溝是后稷生在邰也淳化之東有姜原河則馮翊之沮水在其東北杜陽之漆水又在沮東至耀州北合流入渭是后稷前此往來于杜陽沮漆之間後封台竄翟約不遠于是然則并不必別沮漆爲扶風之沮漆矣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大王號亶父其字也陶窯也復重窯穴土室也言周人初生在杜沮漆三水發源之地至古公亶父之時尚皆陶居而穴處未有城郭宮室也（御纂文）按趙氏（順孫）云古公猶言先公集傳名與字而存其說然商雖質所稱亦多字號父之云者以字爲的陶謂作陶器之窯也復穴賈氏（逵）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纍土爲之則謂之復言于平地重複而爲之也若高地則鑿地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復穴皆開其上取明又考陶謂甄瓦也葢以甄瓦爲復爲穴以禦雨雪耳復以陶瓦覆其上穴以陶甄固其坎雖象陶竈而所謂窯者以窯器爲復穴耳此或一說乎家所謂立家以城郭分釆之謂室所謂作室以垣楹成屋宇也言自生民以來迄至古公雖不似前此之或游于土或託于沮或寄于漆儼然成國然尚陶復陶穴以處而未成有家室也（陶復陶穴後說備用終以御纂爲合）

陶復陶穴

疏云陶瓦器竈也覆地室也集傳直曰窯竈按復于竈或似矣穴則緜何似竈乎考今西省尚多窯房富者塼窯貧者土窯極西亦多穴居以西北土橫故不陷耳若立土即不能矣然皆以窯器爲

之土窯特不全用塼耳考上棟下宇自黃帝以赤將爲木正時已創其制矣何古公時尚復穴耶意自不窋失官之後流離播遷之日姑從戎翟之俗未遑立有家室故耳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此言大王避狄而遷岐也來朝明早也走馬疾行也今日定計明早疾行智且勇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沿水而求山相地之法也（御纂文）按不曰明早而曰來朝則先期盼及之辭葢不遑夙夜矣走馬程氏（泰之）雍錄云或已變乘爲騎葢不暇乘車閻氏（若璩）謂仍是走車疾趨曰走是也水滸集傳謂漆沮之側程氏謂循渭水皆非是考豳至岐踰梁山山在今西安之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長自豳至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一百三十里之間據此則未嘗紆道而西循麟游之漆渠東循耀州之漆水可知渭

在岐南則更遠矣然則水許乃指幽南之所謂涇水九曲者是也其水自涇而西注于大谷之南從麻亭嶺而西有枝南入永壽界者由是而南則梁山也梁山之西錯入岐山縣界內故踰此則岐山下矣水經注周原下北名中水鄉有成周聚南爲岐水卽此所謂岐下也本台壐故地自不窋竄狄後至太王時尚爲閒田故遷于此非有所取于人也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姜女太姜也大紀云古公娶于齊有駘氏曰大姜是也胥相宇宅也言及姜女以相宅者以明周室之興世有賢妃亦以見脩身刑妻乃周之家法也御纂文按姜女列女傳云有呂氏女姜姓考時齊當逢伯陵亦姜姓也意大紀者宜確呂氏則在太公時已降在庶人矣爰乃及與言衆不及從而乃止以姜女行其倉猝而不忘賢助可知時必及之同來者且以相宅之故也則大姜之經緯措置必有足輔太王之不逮者在矣以見大王之患難不遺倫類更見大姜之賢共開岐地也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

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也菫荼名菫荼皆苦今甘如飴土肥之至也御纂文按周原周地之原也卽中水鄉地膴本內大谿之名土而如此其膏腴也可知考菫郭註爾雅以爲烏頭此與荼並稱非烏頭矣當是爾雅之所謂苦菫也與荼皆野菜飴餳也麥粟爲之味極甘以菫荼之苦而反甘如飴則其土力之勝也葢土味作甘土氣厚則所生皆得土而化成爲甘也故如飴云菫荼且如飴而餘可知彼稼穡之作甘者更無論已

菫郭註云苦菫其根如薺葉如細柳子如米花紫色一名旱芹蒿花皆有毒殺人名毛芹荼見前

爰契我龜

契所以灼龜也所謂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也御纂文按春官菙氏掌供燋契以待卜事注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者也據此則契乃楚焞之木所以然火灼龜者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則契又訓刻漢書作挈集傳兩引之然龜之灼也用畫不用刻自以楚焞爲是然契又合也既爰始爰謀其意已定而至卜之又暗合于我龜兆之告吉云也亦或一說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也宅中定居又營左右之民居也疆謂定其封疆理謂別其道路宣謂導其溝洫畝謂治其田疇既定民居卽制民產也御纂文按慰安勞其如歸市者之衆也止定息之也前者胥宇而定作室于兹矣繼此接續而至者先撫勞其道路之勞頓已而措置其歇息之處所于是爲經畫其在左在右之民廛爲久居地也順宗廟而往者則在左也必使左之爲宜順社稷而往者爲右必使右之爲有左則景朝多風右則景夕多陰各順其便宜而爲之所故既左之復右之不一而足也疆封其四周之大界使內外不踰理畫其廛里之經緯使往來不亂也宣通以洩之故指畎溝洫澮川畝則尺步夫井卽經塗畛道路也此經營成國之規畫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役事故召之也言乃召者民事既定而後興役也俾立室家者幽未有室家也故于岐立之以明舍舊圖新亦其本謀不盡關乎避狄也御纂文按乃者繼事之辭亦難辭也葢必規畫之既定而後召之鄭重其事不率召之也古者民皆窟

居故以掌邦土營國邑之官爲司窟空即窟也見丹鉛錄司徒掌徒役益于民中去其貴者賢者老服公事者而專職丁壯之役徒者也匠人工作掌于司空山川虞衡掌于司徒材木司徒主之斲削司空主之故司徒屬以運致而專主垣牆司空率工以建造而專主屋宇室指屋內家指屋外岐地在牧伯統馭之內居岐者前此未必無室家不待此時始立者也曰俾立云者專指自豳徙遷之民言也所謂大王遷岐豳民從而從者三千乘止而居者三千戶是也時從遷者不特無流離之苦且得有室家之樂云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

縮束也凡營作者先以繩直之而後束版以載土也 御纂文按繩工所經方之墨線也先經定其區域之尺寸使無偏邪無偏邪乃無有餘不足之彼此則居地之界域始正故貴直也縮版以載者古人作室自垣墉始繩既正則築垣墉爲基址築垣墉先立幹于兩旁內外以版夾之而束之以索縮收其所束之索使斂固也然後實土于版中而築之載言版之上下相承以受土也集傳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是已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捄盛土于器也陾陾投土聲度納土于版也薨薨眾聲登登杵聲削屢牆成而削治之也馮馮牆堅聲此廟成而作室也 御纂文按陾陾所投之土從虛耎而漸堅之聲從阜亦漸上升之意度遞入之謂薨薨乃投土用力聲如俗所稱夯然也築以椓杵實之也登登築杵相應之堅實聲削劉氏彝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屢重復不一也馮馮當是牆成之後乘陵而上有憑恃之氣象也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鼛鼓以鼓役事今百堵皆興眾人競赴鼓不勝擊也立國之初在得民心興役而民勸必有所以致之者矣 御纂文按百堵乃一里二十五家之垣也說見百堵皆作解興起立也章氏俊卿曰鼛即皋緩也役事以勿急爲義故以皋鼓節之云云非是益皋乃號意乃號之起止者也弗勝謂其民自樂于速竣雖亦以鼛鼓號召之而踴躍之情形急且先于鼛鼓而鼛反不之敵也云爾鼛鼓長丈二尺最高取其遠聞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毛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朱子曰大王之時特作二門後遂爲天子之門諸侯不得立焉此此

御纂按孔氏穎達曰宮之外郭之門是也益皋之言號也乃縣號令以曉眾之門也周官月吉縣法于象魏之外天子魏闕疑在皋門內諸侯避賓客往來所經不敢自尊故退于大門以內天子之尊無對故立魏闕于大門內而縣法于外以號眾曰皋也伉亦有相儷相對意當即謂兩觀對峙之謂故曰有伉應門則正門益內治朝外外朝中間恐有隔閡故作之門以爲內外之應將將者以羣臣入朝會集于此將將亦言趨走威儀之盛也以諸侯之卿大夫準天子之士故從士容而言將將也言此爲朝儀甚盛之地云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柞櫟棫白桵也皆叢生之木拔起除也兌通呂大臨曰混夷所以爲患者恃其深林大菁路塞不通耳今櫟棫拔去道可通行彼失其所云云 御纂文按柞櫟見前棫一說即棫之白者故集傳曰白桵拔挺而上出以撥其根也不有叢剌拳曲者以礙道蓋有修除

之者也歸者愈眾鬪者愈廣通也而曰兌者交合往來而利相均故如交易之相利然曰兌行道既兌則彼之潛窺匿處而乘間竊發者失所憑藉將無所施其技矣

棫白桵高五六尺出雍州葉細如枸杞而狹長叢生有刺花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如耳璫即桵仁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此言文王之事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虞芮之君爭田不決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所爭田爲閒田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當時遂有以此爲文王受命之符者故詩人辨之以爲人言自虞芮質成之後文王乃蹶然而興者非篤論也云云御纂云按質對辨而就正虞蘇氏曰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梁氏益曰平陸吳山有虞城本帝舜後所謂西虞也吳虞古通用吳山卽虞山又云今陝西芮城西二十里有芮故城所讓之閒田今平陸之閒原鍾氏惺曰今在平陸西五十里俗稱讓畔城生興也或曰生猶起也然爾雅釋詁云蹶嘉也嘉美也生羣生也言虞芮質成之日正文王嘉美羣生之候也云爾正謂化行俗美也然謂文王之興之所以始于此日而專于此事則不可考質成在文王之四十二年豈至此而始興乎謂興之效驗見于此也可謂興之所以在于此也不可云下所云云乃其興之所以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詩人以爲文王之興自予言之則曰以其有疏附耳能宣布德澤使民親附也以其有先後耳能前後相導使無過擧也以其有奔奏耳能出使四方喻德奏功也以其有禦侮耳能奮揚武衞折衝威敵也蓋濟濟多士文王之所以安不係乎其質成與否也此

御纂按疏者開解舒達之意附親比也蓋通下情之壅蔽皆得舒達暢遂而相親比曰疏附先者引導于始後者善宜于終挽之于前推之于後曰先後疏附卽勞來先後卽輔翼之謂奔所謂動之斯來奏進也蓋卽使自得之鼓舞日進而不自知其所以曰奔奏禦乃防衞侮則不虞之外至也又爲思患豫防百爲之備曰禦侮人謂文王秉可王之基當易興之日而不知文王乃有來此諸賢之德云爾矣四者指三千十亂實指文王得有此三千十亂之德所謂心純則賢才輔者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所謂文王作人也爲政在于得人顧人才難得也無以儲之則求之而不得卽得之而不繼故爲治以作人爲要也云云棫樸皆木名槱積也言山之棫樸可采而薪之亦可積而槱之以比國之多士可升而用之亦可養而儲之也御纂文按芃芃本草盛貌以棫樸爲灌木之叢生多旁衍而不高大故以草之盛者擬之樸卽檞之一種叢生者爾雅曰枹枹卽扶也棫赤心樸扶助故爲人才之喻薪伐而析之之名槱積而乾之之名禮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薪之儲實柴之用槱之作焚燎之備皆升香事天爲民請命之事所繫也故于人材爲重也二木之重在焚燎故其爲儲積之備者不在栽培而在薪槱云

域卽柞之赤心者見前樸卽檞木如櫟亦有斗而小以葉之婆娑蓬然偃蹇無可飾觀故曰樸其木雖堅然中溼不堪充材爲炭頁有二種大者名大葉櫟小者名枹枹卽苞也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文也君文則明而善教其于多士能用之又能儲之故士皆

左右趨附之也御纂文按濟濟亥成互益之名辟法也辟王言宜爲法于天下之王也謂能濟濟然亥成互益以成育人才之主故人才之盛左宜右有皆趨附也趨乃相向以給事趨承之名又以濟濟屬人才謂人才之濟濟于辟王以左右趨之是或一解也然總不如　御纂所取之說爲更有合于作人之義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半圭曰璋奉璋助祭也言濟濟辟王既爲士所趨附故當祭祀之時左右奉璋者云云御纂文按璋謂璋瓚也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用以灌也辟王乃自後追舁及身止行諸侯禮奉者捧而持之以侯君之行禮也未行禮則在左者奉之以待行禮畢則在右者奉之以藏吉禮尚左故先左後右而曰左右奉也

璋周禮玉人之事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而許謙云圭制廣三寸厚半寸其頭斜銳寸半其長則天子尺有二寸公八寸侯伯七寸日半謂廣之半也按許氏所云所執之圭璋也此則指灌獻之瓚耳彼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衘勺涇也非灌璋安有勺流則當以王人所云爲是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峩峩美大貌時奉璋者皆峩峩然美大以俊髦之士嫻于禮儀助祭乃其宜也御纂云按峩峩乃冠弁高大之貌所謂峩冠博帶也般禮助祭之士冠章甫其制高大故服之者峩峩然益狀其衣冠嚴正也髦士少俊之初爲士者也以未脫髦而爲士者耳雖髦士而亦美其克宜宜謂各當于禮事而不愧夫士服也髦士且攸宜而老成者無論矣謂左右趣之之士無不嫻于禮也祭莫重于灌故言助祭之善亦舉祭之重者以賅之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淠舟行貌烝眾楫櫂言涇舟泛流則眾人櫂之以興下文御纂文

按淠隨波行動之貌涇舟濟涇之卅也涇水出百泉研頭山至高陵南入渭高陵在豐之東北由高陵而南而三原而涇陽而淳化之南西而豳州而長武而涇州之北西至研山爲雍州之川方伯巡國無不由涇而起行者楫木櫂槳合名楫之是在旁撥水之名其取興之意謂舟任物之重水以載舟非眾櫂佐之則無所往以喻君任道之重民之載君非羣才佐之則亦無所臻至云爾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倬長大貌雲漢天河也言周之文事武備皆得人者有故也相彼雲漢倬然長大遂能爲章而煥天文之彩云云御纂云按倬乃明而長竟之貌雲漢實億萬小星層累而成以千里鏡窺之可見然望之則如薄雲狀也古謂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故有漢名而曰雲漢也河圖括地象云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下

故云倬物理論云雲漢眾星出焉是章本統天文之全體言以眾星皆出雲漢雲漢中貫故統天之垂象皆恃雲漢以分別成文故隨天旋轉而爲經天之章曰爲章于天云倬雲漢爲文德光昭普被之興章于天爲人文蔚起之興也

雲漢晉書云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邱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文王九十七齡故言壽考遐與何通作興起也承上言況此周王加以壽考豈不能作人而著文治之光乎御纂云按以經天之文德培植人才有不興起而踴躍者乎特恐商之末季流俗汙世非一朝夕之可振起也必世後成百年後洽而在位者極盛難繼誠

有作之而不覺其作者矣以周王之壽考享國日長道久則化成德積則流遠作之愈深則成之者德不變作之愈廣則被之者德不孤望光于遐方聞風于後世者且有作況乎親炙之者而何不作之云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追雕也金曰追玉曰琢相質也朱子曰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是也 御纂文 按追用錐故指金之刻鏤琢用砂故指玉之磋磨追欲使之深細琢欲使之工緻相正韻云交相也乃交資互合之意蓋赤白謂之章是金赤玉白之相合也由追琢而成章而其章之所成則若精金美玉之交合者然是其文成于精堅也故曰金玉其相故其章而由于追琢非猶夫浮文致飾之章也其相而本于金玉非猶夫不可久安不能常固之相也云

爾

綱紀四方

勤于作人則逸于得人而四方之事有以綱之紀之矣何楷曰得人以任事而已不與持其大體而已所謂綱四方也四方之事有羣才以分理之無有漏而不周墜而不舉之處所謂紀四方也 此御纂 按綱者網之紘所以舉網紀者網之總所以屬于紘者惟竭川澤漉陂池則用紘以聯網而衆網之紘為綱各網之繫為紀其于四方之國事官聯之所會者綱也官屬之所統者紀也其理其目則任諸賢才事之所合則持其綱事之所分則挈其紀焉術已時已為諸侯所取法故不云四境而曰四方以廣言之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序曰受祖也云云實乃文王受釐也屬言豈弟君子者義在于豈弟也又曰和則慈祥故豈和則樂易故弟文王之徽柔懿恭成豈弟也旱山名麓山足也山足則平矣濟濟蕃也豈弟和也山平則草木蕃以興人和則福祿盛故豈弟君子非以干祿而自得祿則謂之干祿豈弟云爾何楷云人君不以高危絕物自處而以謙卑育物為心人人得而親近之亦人人得而取給之其為豈弟孰加焉和氣致祥干祿百福固其所也 御纂云 按旱山據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南鄭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文王時為西伯統天下四分之一西方諸侯皆屬之北及慶陽何必不南及漢中乎白虎通云歲有所成方伯行國知方伯有循行所屬之禮以後章玉瓚黃流清酒騂牡等合之知文王因循行南鄭之國而有事方祀于旱山下詩人乃即託興于此而詠文王之德也干祿猶言祈福榛楛叢雜之物濟濟衆而齊楚也循行所至即告祭于其

地之山陵為四國祈福也瞻旱麓望而祀非升中可知榛楛尚濟濟物之咸若可知以豈弟之君子為四國祈福而其實所以能降福于四國也亦仍以豈弟之德致之而已云爾其豈弟所以致福之故則如何氏說也

榛 見前山有榛 楛 似荊而小赤莖似蓍材中箭榦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曹氏曰旱山在梁山之境與廣漢相近故取興焉據此亦文王方伯統馭之內之一証也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此旱山所由名此亦膏澤下民豈弟降福之取興也旱麓而曰瞻則在山下矣瞻旱麓而曰彼則去山遠矣故知望祀也苟非望祀其所何緣下有玉瓚黃流諸禮乎且詩人何為而取興于遠國之旱山也餘見前榛備邊實文事也楛中箭笴武功也人才之喻亦下作人之取

興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福祿攸降

瑟縝密也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朱子曰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以興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在其躬明實器不薦于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矣御纂文按玉則圭璋之所同準前當用璋則全如璋制以為柄春官典瑞注引漢禮云瓚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其制瓚前有穿為龍首以飾之酒入于瓚則注于前穿而由龍口以出而柄連于瓚皆玉也黃流鬱金擣汁之鬯酒其氣香而色黃以前注于龍口故曰流在中言瑟然之玉瓚而黃流之馨香自在中與豈弟之君子而福祿之蘊蓄即在此豈弟之德之中也則其福祿之降也亦固其所而無待

于干之也云爾故曰攸降攸所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瓚宗社重器興在位之君子瑟彼之玉以其純粹興其豈以其溫潤興其弟也鬱鬯固黃因其灌時所用上實之而下注故言流馨香條暢興君子之福祿以其感格鬼神興福祿之降也在中興其所降之福祿原不自外至之意爾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言仰觀于上鳶自戾于天俯察于下魚自躍于淵蓋太和之氣充滿宇宙故各適其性而不自知也御纂文按戾至也李氏據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挺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鄭氏元云文王之德上蟠下際物各得所是矣乃孔氏穎達謂鳶飛喻莠民之遠去魚躍喻髦士之奮興然飛之去躍之興非久于去與興者也飛豈永不下而躍豈常不伏者乎而取喻也彼不過夏官射鳥氏有敺烏鳶之文而意之耳荀子謂以時別而成羣故以為分別羣材之喻設非文王之德鳶魚豈遂混併耶此但即物之得所以興夫因人而使各得之意曰物且然而況乎人也云

鳶鴟也雀鷹即晨風見前亦曰題肩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在尊也備全具也言豈弟之君子既有玉瓚之德以受祿又有作人之化以得天如是而備物以享祀則神自降之福矣此則君子之干祿也御纂云按清酒元酒也周尚赤牲用騂有天下後之制也時則各因其方之色耳漢中雖在西然據文王之國則屬南方故也享祀指祭山也地祇血祭故一切俱如宗廟但無饋熟以

下耳介景福見前此正承干祿意也福祿之順備之名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枝繁密勞慰撫之也蔣悌生曰柞棫之為物叢生蒙密取之不盡以比民情多欲而豈弟之澤溥博而不窮是也夫民神之主也君子勤于養民如此則神自慰撫之矣以養民而神勞所謂干祿豈弟也御纂云按燎集傳曰爨也或說熂燎除其旁草以使木茂求之詩意皆不倫詩中累言祭祀下文又接神勞則為槱燎無疑民所燎民所取以供槱燎者耳雖槱燎之祀周禮止屬之中命飌雨則方伯循國雖不用柴于上帝禮而日月星辰至風雨安知其不祀也勞之為慰謂如其願以報之柞棫雖民所供之燎疑無足重于神者而以享以祀者實豈弟之君子以豈弟之德實有如柞棫之取無盡而用不竭者以此而格于神明自無不為神之所慰

答云也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嗣續也徽美也此歌文王之德而推本于文母也言太姒又能續大任之令聞其莊敬亦如之故能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大任能以莊敬順大姜而刑太姒則其所以教文王者可知也御纂文 按周姜之後又得大姜已幾乎極盛難繼矣而復有太姒之克嗣者文王修齊之德刑于寡妻之所至也如此方是美文王之德非謂文王得賢配而成德之辭也徽乃有節之美徽曰音猶言甚美之家聲云也積善餘慶証于多男和氣致祥莫盛于昌後故也百男槩凡妾媵所生而太姒嫡母故總子于太姒也斯之云者言生子百而斯皆男也姒氏文王妃對告成王言故皆尊而大之太姒之嗣德于姜任而昌厥後皆由于文王之率先以起下專美文王之

德之意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言文王莊敬之德純亦不已常雝雝在宮之日而其心祗畏無異于肅肅在廟之時雖幽隱不顯而常若帝天之臨雖無心厭倦而常自保守惟恐有惰慢邪僻之失則袵席之上天命行焉而所以爲寡妻之法者在此矣御纂文 按雝雝和之至有其肅則和從敬出而和不流肅肅則敬之至有其雝則敬自和生而敬能安故雖雝雝在宮時則言貌之和也固矣而其精神之肅肅仍不異于在廟也臨謂旦明之督察不顯之地且然直戒懼乎其所不覩聞矣保所謂內外夾持而不失也無射之時且然其保也誠無間斷滿假之候矣雝肅其著焉者也亦臨亦保其幾微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肆故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古之人通指文王以上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能刑寡妻至兄弟如此以此教其國人是以國中之成人而有妻者皆能有刑于之德其小子亦勉造于敬德爲將來刑于之本也則所以御家邦者在此矣而不自文王始也大姜大任皆能敬德則大王王季之刑于寡妻可想也乃知周室先世之古人皆能敬而無斁以刑其家是以國人效之凡周之士皆爲名俊也御纂云 按成德者日有德造就也爲也小子雖德未成而有可爲可就于成者故曰有造古之人概周室之先世言爲繼體者欣動也無斁娓勉繩繼而無倦怠也譽謂材藝成名之壯者髦謂束髮拂髦之童子皆自此而彬彬乎有士行矣盍備大人之事者斯爲士譽易無實髦尚無知而今斯皆有士行焉非古人成已以成物之盛德曷以至此云此卽古人之育人才以動後王之忻慕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

立枯曰菑自倒曰翳菑翳無用故拔而去之御纂云 按作拔起之屏摒去之菑同椔自甾而倒焉者之死木故曰作翳則蒙密陰蔽乃蔓延之小木也故曰屏屏棄之于旁也

修之平之其灌其栵

叢生曰灌橫列曰栵灌栵叢雜故治而疏之御纂云 按修刪去其蕪雜之枝條平鏟夷其拳曲之根本也灌則宜修栵則宜平此則或不無有用故棄取去留之各半者也

啓之闢之其檉其椐

檉椐柳屬檉椐有用故啟闢其土廣植之也御纂云 按啟者有可

通而展擴之辟者無所之而創開之檉木疏脆故啟之啟者啟其土而移植之椐木堅韌故闢之闢者闢其地而另置之也啟闢者仍謂啟闢其道塗而其檉其椐則使避之道塗不礙之旁爾已故曰啟闢

檉河柳郭璞曰赤莖似小楊陸璣曰皮赤如絳葉細如松蓋小幹弱枝插之易生赤皮細葉如絲然王禎農書云山柳赤而脆河柳白而明蓋一類二種耳此所謂檉蓋山柳也 椐毛傳曰樻也腫節似杖老陸璣云卽今靈壽木圓長皮紫漢書注云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理

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檿柘美材故擴剔其枝長成之也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也此御案 按擴以手攘除之剔以刀抉去之也檿柘惟其枝之礙道者則手為擴之根之礙道者則刀以剔之二木良材故并不啟辟而但擴剔之也且以二木利于前芟若不擴剔則津液皆長枝條而

葉反不盛故擴剔者不特通道塗且肥其葉也大王之荒高山并前作屏修平啟辟言之

檿山桑也全似桑而葉尖長材中弓弩其桑飼蠶絲中琴瑟之弦也 柘埤雅云柘宜山石故從石喜叢生幹疎而直葉豐而厚圓而有尖材亦中弓弩葉亦可飼蠶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串夷昆夷也配謂君也人君者配天者也言次周之地多山林而近昆夷自帝遷明德之大王于此漸次開闢昆夷畏之滿路而去是天欲立之以為君其受命之基自遷岐而已固也所謂大王肇基王迹也御纂文 按曰串知昆夷非一種矣昆同也同為夷類也故此時合其種人魚貫而滿路以去言無其安止之所故去耳配卽克配上帝之配也天有上帝人有王者以配之天自求其配已之德而立之以為人主是天立其配也仍指明德之君耳指大王為是毛鄭以西顧為文王厥配指太姒集傳指為大王之配大姜皆非也固堅久意言此荒僻之地漸次開辟者由天遷所眷顧明德之君而使羣夷遠去故也所以然者非周有求于天而天自求其配已之德故爾則周之受命于天者于此亦既固矣況列聖之接踵也乎考大王遷岐在小乙二十六年未幾武丁崛起五十餘年未有失德天故遲遲以至武王耳而天立厥配之意早斷然毅然于大王時矣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順于兄弟曰友篤厚大伯知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故讓而不為夫大伯不為而王季為之似乎不友其兄而不知王季之友乃因太伯之心而順之也王季知大伯讓已以及昌乃所以篤周之慶已順其兄以篤其慶乃與兄以讓德之光云云御纂云 按在太

伯聖不自聖但見季之賢而已不及且季壯有後而已老無子惟恐已立而無以篤邦家之慶也以讓之季設季也不能以兄之心為心者但求潔己而不承矣維此王季則又敦于友道者友則先兄之意承兄之志無不以大伯之心為心者也于是受之以篤慶于邦家不負大伯之讓已而大伯知人善任之德亦并與之為昭明也詩意本合大伯王季言之因伯讓季而見季能仰體大伯讓之之心且能光昭大伯讓之之德云爾篤慶如遵后稷公劉之業修古公遺道篤于行義諸侯順之以功多受圭瓚秬鬯之賜九命作伯得專征伐西洛羌戎其勤王家自起荒山為牧伯皆所以篤周慶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

度忖度之也貊與莫通靜默也德音言也言王季受讓之心人不

能知惟天度之以為因心則友而非利之也乃帝雖度之而王季終默而不言葢太伯不欲以讓名故王季亦不言其受讓也然惟貊其德音而德克明矣云云 御纂云 按度集傳云能度物制義也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非是葢猶言知我其天耳惟循天理以窮其隱庶可忖惻焉爾已故惟天理之主宰能度之曰帝度其心也德而曰音者言其德不言而躬行亦若天之并其聲臭而俱泯者然故曰貊其德音耳亦默體大伯之心而有所不忍言故惟盡其德之所至以慰答讓已之心而已夫是以其德克明也明則昭宣大伯讓已與已所以受讓之由自皆以篤慶于邦家爾已德克明貽下文而言之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故法無違曰順繼續無間曰比謂能辨于是非而審于辭受也審于辭受則與太伯事不類而必類矣克類大伯故大伯所能為王季亦能之焉伯仲皆去而能為一家之長也大王既沒而能為一國之君也能為君一國則王此大邦者大王荒之者也今王此則能法前人以傳于後云云 御纂云 按集傳本左氏解云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慶賞刑威也夫詩有斷章左氏但釋四字義耳此實謂王季能明其繼大王之德斯其能一體大伯之心而相類于家為長伯仲既去季為長矣而德果克長也于國則君大王既沒季為君也而德果克君也其克長君者以其克順克比耳慈和徧服曰順克長之實也上下相親曰比克君之實也此大伯讓季之本然也而季能明此則心德與大伯類矣故以克明克類貽之而極之于克順克比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帝謂設為天命之詞也畔離而去之也援引而來之也無畔援者心純于道無離合也歆物可欲也羨心欲之也無歆羨者心超于物無嗜好也岸水涯有欲則溺道其岸也朱子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是也 御纂云 按天無言也文王見天道之如此因如此而行葢默喻夫帝謂之所以而作詩者則以為無以昭示後王也故設為其所謂耳畔離于義理援藉于引助猶于所行言之歆欲動于中羨意願于外乃指心體而言也岸是道之高峻處也夫道本訓路坦蕩平易與世之滔滔汩沒者為分界也自夫載胥及溺者而望之則見其高峻而為岸矣帝欲文王胥一世而振其陷溺以登之于岸而于文王先之也云

爰整其旅以遏徂旅

謂整周師以遏徂共之衆抑強安弱云云 御纂云 按共集傳謂涇州之共池以為阮在涇州故也考涇州在岐西北五百里無阮故蹟共池之共集韻亦以為音洪韻會則謂阮國之地在河內共城則共城在河內阮亦河內矣又正韻云古原字是似殷時阮國葢即春秋時原邑原在大河北濟源縣西北二里此數地皆在冀域商畿之西其密之旅而徂往于共也則已逼近朝歌而驚天子乘輿矣故文王起而討之也曰其旅言不用大師也曰整徂為旅其部伍無征調招集之舉也遏者截止其往耳非有掩襲追圍之舉也不于阮而遏其所徂之旅恐逼近王都而急于天子之近地也爰者乃也乃難辭不得已而後起慎重其事也又徂旅孟子本作莒莒在兗域密在涇州今靈臺縣治西又安從而徂于兗文王西伯又安得遠遏于是與惟新蔡有呂國音同旅而文近莒在江漢

汝之旁先被文王之化者然密伐亦不應至此依本文徂旅爲徂共之旅爲合曰旅者密人亦止分兵而往故止以旅云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鮮原地名竹書紂二十五年周始伐殷師次于鮮原是也將側也阮疆既安周師遂歸經過鮮原之地而仍居岐陽在渭之側不惟無所取于密阮并鮮原亦過而不有御纂云按通鑑外紀云西伯自岐徙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國名記云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畢陌接孟子所謂卒于畢郢集傳云其地爲漢扶風安陵考安陵卽咸陽在長安故城西其附郭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然文王遷豐在鄠縣鄠在岐東南不三百里而咸陽之萬年乃去岐四百里焉有先居程後居豐之理是鮮原于文王伐密時未屬周但歸師過之而見其形勢勝也故相度之耳然仍居岐之陽而在渭之

側然則遷豐實後來事而外紀所謂徙鮮原不出岐陽百里者謬也小山別大山曰鮮時不知所謂小山大山者何指鄠縣亦在渭之將然在渭之南去岐之陽遠矣是仍以歸于岐周爲當也况遷豐爲伐崇後事豐蓋崇地也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以猶與也長與張通夏大也革變也知自外來曰識識從內出曰知則法也不大聲者不誇燿其音聞也不大色者不粉飾于迹象也不長夏以革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張大也因而導之潛而移之不變革也不識不知而順帝則者天理熟則不勞意計也朱子曰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是也御纂云按由中而見于外爲大聲渙汗以大號其德音也以色直專以之于形容而爲見德之地已長夏以革呂

氏祖謙謂後大與變革云云未合此謂不張大其德而遽與變革之蓋張而大之加于所固有之外非德也夫不張大而潛孚默化亦均是革心之效也但不張大以革之耳識指事勢之去來知謂義理之曲直蓋有識而不以識有知而不以知明識事勢之去殷歸己明知義理之殷曲己直而不以之于心終始一于聖明之戴而已惟率循夫天賦之理當然之道之自盡也蓋爲臣止敬亦卽順帝則之一端爾已

不長夏以革

又一解夏中夏長謂德長于中夏也不以德長于中夏而遽革其天位卽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謂也然長當作上聲矣不若導移不變革之爲合夫既因而導之潛而移之矣豈曰不革但受其革者亦復不大聲色也故就其外而觀之並無改弦易轍之迹而見

爲革也庶不犯暴主之疑不投汙俗之忌云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鉤援梯也臨臨車衝衝車也崇國名墉城也史稱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云云崇侯助紂虐而毒萬民乃天理所不容然鉤援臨衝本有之器則用之雖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也御纂云按鉤援惟戈刃之旁出而下曲者曰鉤戟刃之直而上達者名援而孔氏則曰鉤援一物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所謂雲梯卽此據是則鉤當是梯之上端有鉤以句于城上援則有引繩之物以援手于下也特其制今莫考耳臨車在上臨下者當卽巢車車中豎木設望樓于上以望城中者衝車四輪上設撞竿以突城者也崇在今西安之鄠縣一統志云夏扈國說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余將往征之史記赦西伯受

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耆明年伐邘明年伐崇是越七年而始伐非以詛己之故也可知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

閑閑徐而俟也言言高而完也連連相續也馘殺而割其耳也安安不驚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言臨衝閑閑是未嘗攻也執訊攸馘而崇人安然不驚則未嘗服也御纂云按閑閑習而整暇也言言集傳則云高大釋名亦訓委謂隳敗也莊子如土委地之委是也執訊謂所執敵人之當訊者連連接續而至也攸馘者有二一則獲敵間則生割其左耳以縱之使聞一則所殺之人多不以首致止割左耳獻功也此其生馘者也夫臨衝但閑閑然而崇墉已敗以至執訊攸馘不一而足矣然連連則此訊者未服而彼當訊者又至安安則前馘者

不動而後馘者不驚是力足以勝而心未服聖人不以力服人故有需于修教也

是類是禡

類將出師而祭上帝也禡至征所而祭馬神也是類是禡所謂退修教而復伐之也御纂云按類將出師而祭于上帝而凡出師所當告之神皆以類而及之故也是出師之祭禡則于師至之地也集傳云祭始造軍法之神如黃帝蚩尤考其字義當是祭馬祖等神也師重在馬故以禡名是之云者于是復類于帝告其罪于天于是復禡其地禱其事于神蓋既修于己再整師以出其類其禡以重新其事必無愧于天無怍于神而後復出師故新其禮以質之于天神庶幾得其心服也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忽滅拂戾也臨衝茀茀用其壯也崇墉仡仡毀之而後知其堅也崇人因堅負固以致再伐而縱兵則絕其祀而滅其國皆崇自取之而非文王好極其兵威也四方無拂畏周之威而不敢有拒違之事也順天命而肅天威蓋皆所以順帝之則而不以己之知識參之也御纂云按茀茀以茀厥豐草例之則茀茀乃芟削意也蓋衝車之上兵刃橫列臨車想亦然故所觸無不披靡曰茀茀也仡楊子方言僞謂之仡仡僞言俄船動搖之貌然則仡仡者動蕩不安之貌爾伐擊殺肆陳兵絕殄忽咸滅拂逆言臨衝突擊而崇墉之堅實者已動搖[illegible]是不服化者有強而絕之有弱而忽之而四方無[illegible]相逆者矣言一伐崇而所討乃及于四國故為王者奉天之討也

詩經衷要卷八終

詩經衷要卷九

仁和李式穀海𩝐輯　南海葉夢龍暨

大雅中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序曰民始附也而實則化成也觀其作臺占候益深昭事上帝之心云云經始創造也國之有靈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占候天道故名曰靈臺也此臺文王創爲之而後遂爲天子之制也經之度之也營之謀之也御纂文按韻會云東西曰經周迴曰營但經不特東西卽南北但相對以直之者皆是而營則往復也鄭氏元曰營表其位不如韻會之說合靈善也亦以察天時而命民事之故斷不以如有神靈之助而名也三輔黃圖以爲在今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縣西三十里臺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地志云高二丈一統志云靈臺在今鄠縣東爲近之五經通義云在于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積土增崇其高九仞上平無屋望氣顯著禮統云夏曰清臺殷曰神臺臺制似不始于文王而周之有靈臺則自文王始也考諸緯書皆云伐崇作靈臺則在鄠縣爲確經營但策畫其基址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然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彩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辟壁通辟廱太學也水旋邱如圜壁故曰辟廱言民不止作靈臺與囿沼又爲之作辟廱而奏樂焉故聞其鐘鼓之聲而樂之也御纂云按樅卽崇牙以彩色飾于業上業下之栒以懸樂器民自外望之則所謂虡業者維見其上之崇牙而已而下者不能審也其樂器則賁鼓之外維鏞而已而小者不能詳也於歎美其有倫理而以之言鼓鐘者鏞指十二辰鐘各司十二律以總其樂之次第倫理故作樂者先鼓儆戒而鐘以聲之以爲衆音之綱紀於論者言其五音十二律無相奪倫也作樂實于辟廱以與靈臺同處故于臺囿沼之旣成而聞作樂于辟廱也

賁大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劉氏瑾云中圍鼓腹也
鼓面僅四尺其圍則十二尺鼓腹之圍則十六尺而徑五尺
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孔氏穎達曰其制圓之以水圓象
周人懸鼓故望見之辟廱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之以惠澤也禮
統云辟廱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偃葢黃圖云文王辟
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史記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卽周
天子辟
廱之地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

樅如牙之高而聳然起者鏞大鐘可銘功庸于上者故稱鏞虡業縣諸樂而據民所得望見者故于虡業則維樅爲可見賁鼓周人用懸懸則高卽堂下之建鼓所建亦高故可見也固然外此維鏞最大亦用懸故凡諸樂器賁鼓之外維鏞爲可見爾此專以民可望及者言故曰維云

於論鼓鐘

此美作樂之有倫也故以於歎之而樂之倫以鐘爲綱紀如奏黃鍾則鼓黃鍾鐘奏大呂則鼓大呂鐘旋宮互轉則皆以鐘辨而次第及之故不言於論作樂而言於論鼓鐘也亦據民所聞者而言故不能詳及于樂而僅辨之于鼓鐘而已

於樂辟廱

疏云靈臺與辟廱同處意辟廱卽成均一云均韻也一名卽樂之

均成于樂者處之故掌之于大司樂文王伐崇旣興學校復作靈臺沼囿于其地臺沼等成而民始習聞教士之樂也彼辟廱國典于殷卽督宗文王但稍變其制而易其名耳而靈臺則創作也故以靈臺特稱之崇民久不聞此聲也故樂而志之云爾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似蜥蜴其皮可以冒鼓逢逢聲和也眸不見曰矇無眸子曰瞍樂工也樂工用瞽者以其善聽而審于音也公公事也聽鼉鼓之逢逢知矇瞍之奏公則是教者以時而學者不倦養育人材以爲國楨則所樂又有大焉者矣 御纂云 按鼉鼓據夏小正剝鼉以鼉皮冒鼓爲合又陸氏佃云非特有取于皮亦以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也矇謂有蒙于目上如翳障之類瞍謂其瞳已壞其目乾瘪如瘦瘠然也奏公奏于公所也文王世子云春夏教干戈秋冬教

羽籥皆以鼓徵之而鼓節之以矇瞍作樂以教而使學者效之也日如課程然故民聞鼉鼓聲而遙知瞽矇之奏以教士也云爾時匪君視學所常在故云公所也

鼉 草木疏云形如蜥蜴四足長丈餘小者七八尺首尾有鱗甲 博物志云鼉甲黑色能横飛甯鳴如桴鼓數應更力攻江岸 一人鉤之一人曳以出百人鉤之 亦百人曳之以出否則不能得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

求與逑通配也言武王之配于京者非徒以位也先世有德武王亦有德世德相承以作此配耳此實康王祀成王受釐承戒也云云 御纂云 按世德世世相繼之德求猶言克稱乎其爲繼起耳言武王之所以能配三后之德而興起于鎬京者能于文王所以世王季王季所以世大王之德而克踐之也三后相世之德無他惟合之在天之三后無歉于作對者而已所謂配也而武王之所以

配于京者惟能于德之所以世而自爲克承克繼爾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也逑卽謂與三后作配也

世德作求

求逑則求仍作配解猶言克肖耳然亦可作本字爲尋蹤覓跡之意謂于世世相承之德而興起焉以求其所以世焉者盖世德雖同而其所以世之者其與三后時旣殊勢又異而非能求其所以則亦無能與配也二云爾然究以通逑之解爲合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武王以德配三后故成王亦以德配武王然而成之配武則又有難者焉盖武王躬有天下故不自恃其位而維修其德成王繼武王而有天下故旣思修其德又思保其位此成王之所以孚武王也 御纂云 按孚乃一德相通之謂武王創業之君成王守文之主

故武王之世三后也在成命而成王之世武王德也但永念夫配命耳時則天命已膺但無歉于作配上帝焉卽成王所以篤敘正父而率祖攸行以成一德之咸格爾已成王之所以孚武王卽成王之所以孚三后而世其德者云爾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悅也侯維服事也自此以下戒康王之詞也言成王之德如此今廟祀成王以媚茲一人則維有順其德而已矣成王之德永孝思者也今亦永言孝思則成王以孝孚武王今王亦以孝孚成王庶幾哉昭明其德可以嗣位而行天子之事也 御纂云 按媚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事之也欲求悅其親心惟有順親之德而已何者成王之德維以孝孚武王而永言不已而已此固萬世之則者也今王亦但永念孝孚之則自善繼其志善述其事已足光大前

人而世承其統業矣蓋成與康皆守文之主故爲康者一應維順成王之德而已嗣服卽世德之行事言之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言億萬斯年皆世德作求而受天之祜矣御纂云按萬盈數也凡累萬皆以萬概之斯當前卽是之辭歎美其累萬之年而皆常若目前繩祖武之年也則萬年常如目前之年之受天祜矣蓋世德之配在天也無窮則在天之眷世德也無已在天者卽一體于天者也在天之祜卽天之祜也則萬斯年之受祜也必矣祜福之可怙恃者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

賀朝賀也言子孫受天祜而爲天子則四方諸侯皆來朝焉御纂云按賀歸福之名凡朝貢聘享皆貺于此矣必四方之國皆來賀

而始可云有天下此以受天祜而來賀者以天與者人必歸也不言朝聘而言來賀者太平無事之往來抑若無所事而止貢享以至者云爾

文王有聲

序曰繼代也實美鎬京也周自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武王遷鎬遂有天下人或疑文王事殷武王伐紂其德有慚焉而不知其盛同也云云聲令聞也言文王修德原自有聲云爾御纂云按自古公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聲始于家基于幼矣卽位之後虞芮質成聲著鄰國矣伯夷太公聞其作而興是聲及于東海北海之隱逸矣間田讓而歸者四十餘國枯骨葬而歸者三千餘國是聲達于天下矣鬻熊之至聲及蠻夷崇侯之忌聲驚暴主所謂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此原自有聲之証也

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駿大也遹發語詞謂自專征之後乃大有聲然而非自爲也將以求天下之民自此安定耳將以觀安民之功自此有成耳初無圖商之念也御纂云按之王篇正韻及書祇遹註則遹又遵循紹述之意言文王之所以有聲者維能于遵循紹述之德業而更高大之以駿其所有之聲然所以駿有聲者非有求于聲之駿止求承繼先人之志事以安天下爾周先人以來無不求安天下者但未觀其成爾已而文王且繼之以親觀其成焉所謂克成厥勳也蓋自不窋竄翟後家聲幾墮至于遷邠遷岐漸以復振至文王都豐而令聞乃不已焉論者抑若以專征之後遷都而東而聲始駿者然故詩人言文王本有聲但至此而聲益駿耳然亦止紹述前人而駿之也其駿聲也非爲名也欲安天下而求成其安天下之事

爾已以所都漸近中夏則聲固易馳于中夏而文王實欲便于安中夏者焉耳而非求駿其聲也詩之大意如是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伐崇見皇矣篇作邑遷豐徙都也豐卽崇地也言文王本不敢用武乃天命文王宜有此武功於是文王受天之命興師伐崇作邑于豐而徙都焉仍不敢改其事商之心也御纂云按承武功言而專舉伐崇者以其功最大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豐在鄠縣杜陵西南伐崇而作邑于其地者崇既降而歸者益衆其朝會所集非程邑之所能容不能不作大邑以處之時汝濆江漢皆東南之國豐在岐東南故徙都以就之非有欲于崇地也伐崇承天命時崇人則降而崇侯則伐肆絕忽之矣故作豐其地以答衆望也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淢水流急也匹偶也棘急也自此以下言武王營鎬之事也鎬城臨鎬水之急流故曰築城伊淢也鎬城既成與豐爲偶故曰作豐伊匹也武王雖匹豐而作鎬實非另闢疆宇急欲圖商也不過追前人從來之孝思耳蓋文王作豐所以繼王季之志武王作鎬所以述文王之事而非有他也 御纂云 按淢陸氏德明云韓詩作洫洫則一成之溝名也成方十里則其城伊惟一洫所周之十里耳亦與作豐之城相匹耳然則未嘗有大于前人者也欲禮記作猶猶謀也欲者其念之始猶者其謀之成也匪棘謂非急于有天下也聿追謂追繼述前人之志事來謂從來也謂追從來世世相承之孝思也蓋后稷陳常時夏不窋竄翟以後世世皆欲勤于中夏而幽而岐而豐則皆以安成中夏爲志事故以東徙爲追從來之孝

爾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豐在豐水之西鎬在其東故居鎬則見豐水之東注也豐水東注于鎬乃山川自然之勢禹因而導之以爲功云云 御纂云 按後漢郡國志註豐水出終南山豐谷北入于渭蓋北而東徑酆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者鎬在長安縣西望豐水則見其入渭而東來注之經鎬京之北也斯皆禹之明德千古莫匹者也績功之繼續不絕之名稱禹績意謂自禹而後安得有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者乎若曰意維四方攸同之皇王能匹之云爾禹貢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又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入于河此禹績之實錄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言武王既有天下而以鎬爲京師乃復脩文王之辟廱以教育人材則是文王有文德而兼有武功武王有武功而復修文德是以東西南北之人慕其德化無思不服無不服者其身服也無思不服者其心服也其作人之化果與文王同矣 御纂云 按鎬因鎬池名鎬池在長安西武王作都于其地天子所居曰京故曰鎬京在豐水東二十五里辟廱繼文王之教育而文治之覃敷乃洽于天下先言西而後東邠岐豐鎬化起在西故也先言南而後北汝濱江漢化行自南也蓋于鎬言由近及遠之辭而曰自者服從四方起非由我之招徠也曰思者一則謂出于中心之誠然一則謂雖限于地者亦無不心馳慕化云爾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苦菜也田肥乃生仕事也詒遺燕安翼輔也孫子互言之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生焉其田肥美原屬樂土凡文王所作城郭宮室

靈臺辟廱之類武王豈不有事于修葺所以遷者爲地廣人衆欲遺子孫萬世之謀是以大城鎬以安定輔翼之耳子孫安則百姓安猶是遹求厥寧之心至是而觀其盛也其德豈不盛哉 御纂云 按豐水尚有芑則近水之地猶見物生之盛則無地無可成之才也此承鎬京辟廱來言無論東西南北之慕化者也即豐之近水猶有芑知豐地之成才多矣武王豈不升而仕之而必辟廱于鎬者亦正以鎬爲京師所在天下同歸東西南北無不于是則教愈廣育愈多謀猶之詒輔翼之效量可十世百世計可千年百年夫是以遷都而復立辟廱于鎬耳非有棄于豐也纘先業而光大之創垂久遠武王誠不愧天下之君也哉烝衆言爲衆所推戴之君也云爾

履帝武敏歆

履隨也帝高辛氏也武行敏疾何偕曰言姜原從帝將事敏速云云御纂云按帝鄭氏元以爲大人而朱子宗其說指爲上帝武跡敏鄭亦以爲拇指其說謂時有六人跡姜原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說本史記然大不雅馴自以何說爲醇正月令以太牢祠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時祠事之豆籩必后妃親薦以從天子之獻也可知故見以爲履帝武也履武猶繼蹤襲跡云爾敏則捷速即便易熟習之謂非素嫻于敬恭而優于禮儀者不能夫是以克歆于上帝也

姜原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祖傳高辛氏元妃按未合也考姜嫄河在今淳化縣東北然或生于淳化而歸于高辛不可知但狠孔傳爲姜嫄棄后稷處在今邠州而帝嚳乃都偃師在冀州相去幾二千里知姜嫄非帝嚳妃明矣不知史記何據而爲此說耶

不康禋祀

康安也姜嫄心疑以爲禋祀之後無端身動彌月首生事屬不經豈前此之禋祀有未安乎御纂云按是疑上帝不安于其禋祀而見示妖異以所生子爲不祥也恐于佐祀時敬有未至禮有未誠不安于享而至此也禋精意以享之名夫祀則誰非精意以享焉者蓋禋從煙乃燔柴升煙以達誠也姜嫄專疑己之助禋祀也有致上帝之不康而以此告譴致警乎夫是以有棄之之事也又康亦訓空也言上帝不虛其禋祀與下居然生子語意尤得然以下誕寘云云準之自當以疑于不安禋祀爲當

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荏菽大豆旆旆枝葉揚起黍稷稻粱皆謂之禾役行列穟穟美好也幪幪茂密唪唪多實也言后稷稍長遂能藝五穀以成就其口食禾麥爲主佐以麻菽蔬以瓜瓞而一人之口食就生民之口食皆就矣御纂云按藝種而培壅也荏菽菽香如荏荏白蘇名大豆氣如荏種出西戎故亦云戎菽旆旆枝葉飛揚如旗之旆也穟錢氏予文曰與穗通禾實多乃有成遂而墜墜然也幪幪茂密如遮蔽也唪說文作大笑無實解其引本詩作菶疑原作菶今訛作唪耳菶方孔反蓋茂盛也否則謂欣悅有生意之貌此言其幼善種植天性然也

荏菽李氏時珍曰有黑白黃褐青斑數種皆以夏至前後下種苗高三四尺葉團有尖秋開小白花成叢結莢寸餘經霜乃枯呂氏春秋云得時之豆長莖短足其莢二七爲族多枝數節大菽則圓小菽則團先時者必長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大豆保歲易得可以備凶年故首重之也

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荏菽保歲植之所以備儲蓄故首列之禾則常食之主也役者行

列呂氏春秋后稷曰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于地者五分之別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列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泠風夫是以貴疏其行列使長弱不相礙而風得以搖長之也餘見上

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麻麥食之佐也性不資于水養故多植田旁埒上茂蒙之至則似爲禾役四圍之周蔽然故曰幪幪從蒙似物蒙于其外也瓜瓞則竟殖于疆場矣蔓延自若欣欣向榮如悅生意之暢遂然故擬之曰唪唪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

稷善稼穡不止因天分地而已有以人力相助之道焉御纂云按穡收斂禾稼之名畢成遂而言者也相贊助之謂相天之時相地

之利前言旆穟幪唪抑若全恃造化者然而不知后稷之于稼穡實有贊化育之人事在以當爲天下萬世所率由者故曰道焉所謂教民稼穡者即教此相之之道耳相之道小如稼器稼政土宜土化大如溝洫畎澮燮理調和皆是也故能相天地而稱曰道

弗厥豐草種之黃茂

草害嘉穀故先除之便耕犁也黃土色也茂土肥也種之黃茂物土宜也御纂云按茀剃去草也去豐草即斬之蓬蒿藜藿之謂惟能豐草之地則能豐禾故必于豐草之地而茀之既茀而黃茂之土見焉乃以嘉穀植之種播其種也黃茂者雍土黃壤厥田上上之故也又黃茂亦嘉穀名蓋凡草木皆黃則凋落惟嘉穀則偏于黃時而見其茂也去豐草而種嘉穀于文義爲順然以黃茂指土爲有根據嘉穀乃土味故亦以名土者名之義亦相通也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立苗之道勿密勿疏特苗長則方之均布之也呂氏春秋曰橫行必得縱行必術莖生有行則苗速長是也苗弱則苞之叢植之也呂氏春秋曰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故三以爲族族乃多粟是也種當作鍾培之也漢書曰苗生葉以上稍耨隴土以附苗根土厚根深能風與旱是也褎與裒通聚也苗既秀再耘之收其旁土以阜苗足則粟不秕呂氏春秋曰能使穗大而均粟圜而薄糠是也如是以相之故后稷之穡必盛發而齊秀莖節堅而枝葉完好實繁而穎垂顆粒圓而栗栗然也御纂云按一縱一橫所謂方也即禾役之謂苞抱也根莖相扶持即科之謂種培根者聚而固褎箋云枝葉長前漢書董仲舒傳云子大夫褎然爲舉首註進也蓋莖葉挺然上出之謂耳發甲折而穟透于上也秀吐花也

惟五穀先成穗而後吐花今曰晾花是也堅結穗之後內不虛軟好外不憔悴也穎穀上芒堅長如針鋒也孔氏穎達云言穗重而穎垂也栗密實也此皆得相之之道而漸以成遂焉者也

即有邰家室

朱子曰堯嘉其有功于民封于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御纂云按有邰地在今武功帝封后稷于邰爲建國邑曰家寘妻孥曰室即有邰之地而安家室也考后稷子曰台璽似后稷不之國而璽乃之台者如周公封魯不之魯而伯禽始稱魯公然但后稷即有邰家室而有邰舊君又在何所焉有聖女得聖子而反襲取母家之祀者乎知有邰必已久亡帝乃使國其故墟耳必非即姜嫄之母家也況考姜嫄之墓實在今邠州并不在武功是武功非姜嫄所生之地可知矣即有邰家室謂即有邰故墟而使家室于此未必如即位之即必爲承襲母家也此言后稷肇國之始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

降天生之也秬黍也秠黍之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芑白粱也祭祀之禮自古有之而釀秬黍以爲酒烝穈芑以爲粢則自后稷始也御纂云按降謂布之于民乃自上而下之辭嘉種種之美者別其種以備事神之事者也秬黑黍秠又黑黍中之一稃二米即古所取以定律度者以不常有故神其種曰降至后稷始別其種而常植之者也穈芑意自神農以來未列穀數亦自后稷始植之故特于此言之而均曰誕降云爾本艸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稃二米者得天地中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以定鍾律今上黨或值豐歲往往得之但稀濶不以充貢可証上黨在堯

畿內是秬秠者直待后稷入任堯都而始得是神畀之種卽虋芑之二者向亦雜于赤白苗之諸種中而未別為嘉種者也后稷別而教之始為常穀焉耳

秬秠按爾雅并糜芑亦皆謂黍粢即稷之熟者耳其苗如蘆而異于粟祉亦大有赤白黃黑數種黑名不有作黍燕頷馬革驢皮稻尾諸名餘見前

粱皆稱粱漢以後始以大而毛長者為粱以細而毛短者為粟乃粟中大穗長芒粗粒而有紅毛白毛黃毛之品者粱也然近世止有黃粱最大白粱次之又有青粱不聞赤苗白苗之別也或云種出自梁州或云粱米性涼而代與粟

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恆偏穫也畝棲于畝也任肩任負背負肇始也言后稷教民徧種之熟而穫畝之任負之歸以祀神報之且祈之也云云祭祀之禮自古云云以穀祀神而因以祈穀則穀常熟矣此后稷之所以生民也御纂云按恆集註作亘卽橫長竟畝之意故云徧種之也既成而方穫則穫之而棲之畝穫畢多則擔任之肩少則以束負之皆一屬秬秠一屬虋芑乃互文耳祀實不始于后稷而此曰肇者時始受國為祭主蓋周之祀事肇于稷非天下之祀肇于稷也然庖犧始以犧牲祀而未有穀神農雖始農事而未溥其教備其種別其用至專以黍稷之馨香格神明而列上祭則始于后稷故曰肇祀云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舂擣于臼也揄杵抒之也簸箕揚之也蹂手揉之也所重在穀故治之精也御纂云按舂說文擣粟也揄蒼頡篇云取出孔氏穎達曰謂抒米以出臼也考揄當引舂仍是擣粟之一法耳蓋舂用杵而以手操揄用機而以足踏如後世之用碓然以古無藁水法皆用臼擣而擣有舂揄之兩法簸以箕揚去稃甲也蹂箋云蹂之言潤也孔疏蹂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集傳云蹂禾取穀以繼之劉氏彝曰以脫其穗非是蓋既簸之後安得云取穀脫穗也此乃既簸稃甲之後復搓去其糠粃耳是蹂卽操之意合舂揄乃禾而粟之簸蹂乃粟而米之也

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釋淅米也叟禮內則作滫又作溲陸氏德明云淅米聲也烝熟之也浮爾雅說文並作烰烝之氣也蓋淅今作淘以竹器盛米入于水以手溲之使糠粃之餘滓盡去故其溲聲叟叟然乃米自相摩切聲也烝者先炊之熟而濕熱未收乃入于甑以烝之使水穀相和而溼熱之氣散于上如烟之上浮然曰烰烰也則烰黍之風于此盡革矣

取蕭祭脂

蕭蒿也脂膟膋也以蕭焫脂尚臭也御纂云按諸蒿既老統名曰蕭取其香也諸蒿皆清芬而取其老者以易焫也宗廟之祭薦毛血已乃升首于室時堂上設鑪爇蕭于中乃以鸞刀取牲腸間脂曰血膋合黍稷焚于鑪中蕭上曰見以蕭先取其氣羶所謂氣合羶薌達臭陽于牆屋也謂之制祭故曰祭脂云祭已則以入于隋者

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軷行道之神也祭行所以速神之來猶祭祊之意也燔燒也烈炙也所以為羞也嗣繼也今歲所以繼往歲故嗣歲者新歲也言備物盛禮以祀之者所以興新歲之農事使有年也此周禮孟春祈穀於上帝以后稷配之禮也御纂云按羝牡羊祭不用牝也軷鄭氏玄曰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寸輪四尺祀行之

禮北面設主于軷上崔氏(靈恩)曰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孔氏曰軷祭道路之神爲之在國門外卿大夫以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考犬下于羊周禮犬人云伏瘞亦如之註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據是則軷之用犬供車轢之用耳非以之爲牲也李氏(本)曰此卽鄭氏所謂七祀行神也宮中之軷不用車轢故不以犬而取羝非天子大諸侯羊也此以孟春郊祭所肇始周之春夏正之冬故并七祀之冬祭言之且其軷猶祭祊之義則宗廟大祭皆有之矣故與祖行者異也燔乃傅于火烈則列貫之而炙于火興起也嗣續也興續歲之事曹氏(粹中)所謂終始農事也葢謂起此續歲常行之定禮爾朱氏(道行)云此皆后稷義起之禮後來周禮皆本此以賁飾之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盛于豆者菹醢也盛于登者太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信時期也庶庶幾也迄至也言俎豆初獻香氣初升而上帝已安饗之何以臭一達而神卽加期而至其誠信如此哉葢上帝之眷后稷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不敬天而至于有罪不敢不勤農而至于有悔兢兢業業以迄于今上帝嘉今之承祀者能不替生民之功是以居歆亶時如此也(御纂云)按此詩人代主祭者自言故曰印也居歆謂安其祭而受其饗胡烏乎語氣言烏乎而馨香之達誠得應時而至之如此皆由眷我后稷之故耳能纘承后稷之業庶幾外無罪至內無悔生以克至于今日推其所自皆后稷之功烈所留遺也又按后稷肇祀正謂肇黍稷之祀也豈惟是菹醢羹湆哉想古禮簡質黍稷卽盛以豆登不可知瑚璉簠簋皆夏殷以來之制耳故詩云然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包方體維葉泥泥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云云而實燕兄弟也敦苗也行道也苞叢體成也泥泥潤貌言道旁之葦勿爲牛羊所踐履乃能叢生並長而枝葉潤澤云云(御纂云)按敦讀如團聚也行葦道上之葦也以其團聚雖牛羊之無知亦復不忍使之踐履爲踐著足履平過苞甲而未折時體萌蘖具形也泥泥柔澤貌夫葦澤產也在行道之旁以卽生于行潦者也牛羊勿使踐履葢不忍其團聚者而傷之雖道旁之物且然而况家室之內者又彼道旁之草木無知尚以勿踐履之故而苞扶體具其枝分之餘泥泥以各遂其長養以比人也可以安于無事而不知敦睦以其情好也云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是以相與燕飲幼者爲之設筵長者又加之以几也(御纂云)按肆陳也筵竹及莞蒲等席也倍于席長大六尺陳于席下者也肆則有司陳之几筵以上賅于筵也席有重數不同各以爵齒而筵則均有至几乃惟尊者有之禮必親送故曰授禮書云席嘗設于賓未至之前几乃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荅拜執之或橫(見有司徹)或中攝(見聘禮)授之或受其足(昏禮)或受于手閒(有司徹尸授几)或以几辟(見昏聘禮)或不以几辟(有司徹不云辟尸尊也)此之肆筵同而授几異其授之拂而拜送同也其執或以中攝歟

筵几(見前)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

設席筵上加席也周禮設莞筵加繅席設蒲筵加莞席緝續御侍

也有相續而待者也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 御纂云 按謂肆筵者不止筵而已必加席也授几者亦不止授几也必有御侍焉而且必有緝續焉緝御猶言更僕也此則所以優老者獻酢乃賓主之禮燕禮膳宰為主人異姓為賓燕之初主獻賓賓酢主主又酬賓賓不舉主人獻公既獻乃自酢于是而昭而穆猶異姓者之燕君舉旅而後獻卿卿舉旅而後獻大夫士及庶子然獻畢賓出乃脫屨升堂羞爵無算而夜以成之時雖天子之尊亦以齒序此方言獻也而有獻必有酢以不一人故曰或焉

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肉汁也醢肉醬也燔燒肉炙炙肝殽切肉而升于俎也國語曰親戚燕饗有殽烝是也脾主臟也禮記云賓俎脊脇肩肺脾是也臄

口上肉也歌人聲比于琴瑟也燕禮旅酬之後乃歌也徒擊鼓曰咢燕無咢射有之此通下章而言歌之後又射也 御纂云 按此所洗之爵即所謂酬爵也奠而不舉為旅酬之加爵也其爵即斝也以刻禾稼于上而名爵用商仍先公時之舊也脾臄內則云兎為宛脾天官醢人有脾析註云牛百葉即牛肚中之脆也又取脾胃實腸炙之曰臄又有音渠者曰鳥腊然則脾臄不一物皆庶羞之美者故概之曰嘉殽歌則升歌閒歌等樂咢則如薛鼓魯鼓等或投壺及射皆主人所以致樂焉者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雕通堅猶勁也鍭矢也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鈞停也鏃與幹輕重稱也舍發也均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呂祖謙曰四鍭皆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 御纂云 按集傳謂天子雕弓非是夫雕弓既惟天子何可以之序賓則敦亦可讀本音訓畫畫弓所以配鍭矢猶今硬弓之配金鏃也堅筋漆絲膠牢固之名爾雅鍭矢孫氏炎注云金鏑斷羽使前重也鈞參分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重故也四鍭者搢三挾一共四也均皆中不偏也序次第之也賢集傳引投壺禮某賢于某為証謂勝也蓋專以賢為序而使又射彼不勝者已脫決拾加弛弓而不復射矣故序賓止曰以賢也此凡主人之外皆賅之曰賓非長賓衆賓也

序賓以賢

鄉射大射禮云釋獲者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云云適左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遂進取賢獲執以告右勝則曰右賢于左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但此既曰舍矢既均則皆中而無不中

也可知其賢之序則當以容節之比禮樂否為次第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句彀通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四鍭既挾則皆發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皆中也不侮敬也不以中病不中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呂祖謙曰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御纂云 按句謂弓律調也如合幾規及中幾力之皆如法耳挾者手夾之括上而射也四矢既偏挾則偏射矣如樹如植之者然言整齊而深入也不侮終事有儀無不敬也即所謂而下而飲皆宗揖讓之義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

曾孫君卿大夫之通稱嗣位而主祭者也曾孫為主故兄弟皆稱賓也醹厚也 御纂云 按王燕族人不自為主而以膳宰為主人恐

臣不敢與君抗禮而俾之以不安耳非真席寧之能爲主也但主獻酬耳而推明其所以主是燕之人曰曾孫則維其主云爾因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是以本尊祖敬宗之意而稱曾孫醹謂濃厚如乳也酒而至醴則淡濇者矣酒雖至醴而猶如醹之濃厚其加于醴者可知矣曾孫維主則合族皆集其燕禮之大者也酒醴維醹則合多皆備其燕禮之豐者也

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大斗長勺也勺挹于尊而注之爵斗挹于大器而注諸尊也燕禮之後有無算爵故挹以大斗也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者飲酒既畢乃乞言于兄弟之年老者也台隆起之意老人腰曲故背隆起也引導翼輔也少者乞言老者指引之使不迷于所往勸勉之使不怠于所行也 御纂云 按漢禮器制度註勺大五升徑

六寸柄長三尺者而此云以大斗者是用大斗爲勺也又事物紺珠云大斗長二尺從大器挹之于尊也台舊云通鮐舍人云老人血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考鮐史記顏氏師古鮐鮆註云海魚也無考惟河魨魚曰鯸鮐狀如蝌蚪大者尺餘腹白背上青白有黃縷文無鱗常是指此其物肥白而背有青黃縷紋狀老人之充肥而背有壽癍者耳然不若隆背之說醇也老人閱歷多義理熟能引導曾孫于善而翼輔曾孫于治者耳故曾孫祈之以引翼也古之燕也于旅也語故終及此

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祺安也景明也此少者祝老者也恐其身有未安故禱其壽維祺恐其心或昏憒故欲其介以景福也老者教之少者祝之各盡其道也 御纂云 按祺即吉之轉音祺從其福有所屬之名介紹也壽考固其已然祝其壽考之維祺者卽壽而且康寧也以之介福亦其固然而祝其所介者之福爲景福者卽強固而精明也黃耇而以壽考維祺介景福者引翼之則曾孫者亦因其引翼而無不以修之吉者得壽考祺福于無已焉此其祝之之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實乃受釐也主人饋食尸嘏之也此卽尸嘏主人之詞也既醉以酒言飲食之豐也既飽以德言禮意之厚也感德心滿如飽也醉酒飽德如此故願君子萬年而天助爾以明福也 御纂云 按鄭氏元云成王祭宗廟旅酬下遍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飽德以此篇指祭畢之祝詞然按其詞意實尸之答主人也尸嘏主人天子禮當在七獻時五獻已十三飯而六獻卒爵已不

酢七獻主人酳爵尸卒爵而酢主人者乃嘏也時正祭已畢復酳尸故尸云既醉飽凡所飽之物無非德意之所寓故物不足以盡德而德實足以賅物曰飽德也萬年卽少牢禮已有眉壽萬年之錫況在君乎益醉則雖以酒而所飽皆以德故欲得天助君子以萬年之福而常能以德相飽也云餘見前

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高者識超于事先朗者鑒徹于事後故所爲之事無不令終言善全也所謂知終終之也俶始也事理無盡終則有始其明無窮其福亦無窮 御纂云 按高朗實承有融義融乃指其德丕冒布濩而長久之謂也 說文融氣上出徐曰氣上融散爾雅長也皆是 故卽其昭明之丕冒也上下蟠際而極其高其昭明之布濩也表裏洞達而極其朗高則無以加朗則無以徹故其德無不可久而善全其終也有俶一則謂終

恆于始貴有基之勿壞一則謂終復有始如循環之無端云云

公尸嘉告

惟其明無窮其福無窮故公尸又有嘉言以告之也呂祖謙曰周之追王止于大王故宗廟之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御纂云 按公尸集傳以秦稱帝而子女猶稱公子公主例之非也秦不考典僭帝號而餘不及詳訂耳周則大王以上不追王故自后稷以下皆稱公舉公尸以賅之以祖統宗之義也嘉告卽嘏辭也末言公尸之嘉告謂昭明之德至必能終始其德而悉符公尸之嘏辭云爾

籩豆靜嘉

靜嘉清潔而美也籩豆靜嘉卽楚茨所謂苾苾芬芬神嗜飲食也 御纂云 按靜精潔而進之肅穆故言靜嘉豐腆而薦之芳香故言嘉此因述公尸之嘉告而先言其薦進之盡禮所以明受嘏之有

宜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時節也孔時言威儀皆中節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是也匱竭也孝者萬善之源也其德生而不已無有窮時故亦錫之以其類使永無匱也 御纂云 按孔時自始至終一切各當其可也君子美主人祭將畢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考九獻畢告利成徹二簋黍于室爲陽厭六簋黍于堂爲餕諸侯禮也天子九獻後尚有長兄弟加爵衆賓之長及衆兄弟加爵三并嗣舉奠共十三獻始告利成威儀孔時舉獻畢言時常嗣子舉奠故并其子祝焉孝子祝其復有如主人之孝之子也孝之思無窮孝之事無盡故曰不匱蓋善繼善述一體志事之無已此言其威儀各適致孝于祖宗如此宜乎其有孝子嗣其後孝子之孝豈有

匱時乎苟不匱其孝則天之所以錫爾君子者豈特有孝子而已哉盡爾之胤息支分派別皆得如爾之孝者將永錫爾于無窮也云爾

室家之壼

壼宮中之巷也言其類不越乎室家之巷也蓋孝子孝其妃亦孝也 御纂云 按此承上錫類言也天子之孝子世天子矣則次者建國固然然未盡其類也苟極其類由建國而立家又極其類更由立家而眞室而善化之原類所從出則不出于門內云壼同閫謂門限之上下左右也壼以內螽斯麟趾之所自也故推爾類者必極于此亦必基于此云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序曰守成也而實燕公尸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也君申其德臣

歆其和云云鳧水鴨鷖鷗也行徐而有度游泳而不爭入之和羣而嫺于禮者似之故以比衆賓也在涇比在燕也衆賓皆在而公尸乃來氣度安寧亦如鳧鷖也 御纂云 按托言鳧鷖者以其飲食沐浴于大澤中比衆賓之飲食沐浴于先澤者大也涇雍之大川故卽所在以爲比衆賓咸集以待公尸也來燕來受主人之儐享也復言來寧者言其所以來受儐享者實來安主人之心爾矣蓋旣祭而未儐尸主人之志意未安也故以此來爲寧主人云爾徐氏鳳彩云公尸于廟中必有跛然不安者今爲繹尸之勞而享爲賓之逸云云如是則寧公尸而非公尸來寧矣其說非是

鳧 陸璣疏云狀如鴨而小雜青白色背上有文短喙長尾卑脚紅掌水鳥之謹愿者 按此江湖皆有之數百爲羣聲如風雨入水好沈與鷖原爲一類但鳧好没鷖好浮 鷖 形色如白鴿及小白雞長喙長脚羣飛蔽日入水好浮故亦曰鷗言浮水面如漚也信鳥也亦有青黑色者 涇 水名見前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爾謂主人也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所謂酒清也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所謂殽馨也 御纂云 按禮元酒在室醴醆在戶齊醍在堂澄酒在下清酒即澄酒也郊用血大饗用腥三獻用爓一獻用熟殽馨用熟也鬼神不饗味故不尚清酒不重馨殽儐尸專致味故酒宜清殽宜馨也又酒清方出于尊未酌故色澄然曰清也殽馨方薦于俎未寒故氣芬然曰馨也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

潀水會也鳧鷖在潀四處來會以比衆賓旅酬皆獻公尸也燕禮正歌備乃立司正遍獻旅酬皆以進公今公亦齒而尊尸故皆獻尸也來宗衆尊之也 御纂云 按潀說文小水入大水故曰水會仍謂涇之潀也宗歸其所尊之謂在潀正與尸之所在涇為諸待澤者之所會集而歸宗法于主人主人率宗人以歸宗敬于尸也來宗謂來為衆之宗主故有小水入大水之比云

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欣欣和悅也言公尸之來當其止而飲食之時固已熏熏焉今將歸矣而旨酒猶覺欣欣有餘懽也燔炙猶覺芬芬有餘香也 御纂云 按欣欣足與合懽也芬芬馨香暢達也欣欣本恩情之周浹所形恩情無可見而寓之于旨酒則以為旨酒之欣欣也芬芬本德意之稱頌所致德意無可名而寄之于燔炙則以為燔炙之芬芬也欣欣舒解之容芬芬布散之意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抑抑謙下也秩秩有序也序以為嘉成王實美武王也 御纂云 按定亂之君天神武其形于威儀當必駿厲英偉矣何乃抑抑卑牧也繼亂之世號令更張發于德音當必兼營並騖矣何乃秩秩循序也其抑抑也其衷虛也足以受天下之益其秩秩也其天定也足以理天下之務惟其抑抑而自下也其卑如地而天下之物無不載惟其秩秩而有倫也其時如天而天下之理無不當威而見于儀者抑則愚不肖皆有以自達而不隔于下究德而見于音者秩則聖與賢皆可以漸臻而不難于上際云德音集傳作聲聞與秩秩不切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言君子之令德如此則可以受無疆之福而為四方之綱綱四方者持其大綱而四方之民自安也 御纂云 按上無怨惡承宜民率羣匹承宜人受福承保佑命申干祿百福言福備百豈有窮乎益天下尊親之戴所謂福也五服六服九州八荒皆以封疆言者也而凡有血氣者無思不服豈疆界之可分疆圉之可限也故曰無疆四方謂四方之諸侯也綱張弛之所總持也四方之民各歸條理而咸待其發收四方之人各極其經緯而咸惟其操縱曰為綱以其宜于民人者至故四方之民人皆仰待之而為綱也此又承因宜民而宜人緊跟率由羣匹義言也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羣臣既安則順天子之德意以各盡其職而四方之民益以安息矣呂祖謙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懈于位民之所由休息也何楷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宜人也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則宜人乃所以宜民也 御纂云 按百辟凡百諸侯統天下之為君者言也卿士自卿至士統天下之為

臣者言也媚親順從上之好承上之志猶言長君之美逢君之善然曰親順也先時而迎之後時而順之以副天子之德意然則率先作則惟在有天子之位者耳上苟不解于在位之德斯固無不薌于德則天下之民所爲歸往而依爲安息會爲至止者胥在乎此故曰仮壁百辟卿士媚天子結宜人民之仮壁結宜人頌不忘規而申命之義在其中矣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此言宜人也媚親順無德可加故求親而莫能自疏無違可弼故求順而無能自逆葢皆自盡其德以求悅于上也猶是阿狥逢迎之意但皆在于德爾已其媚也皆以其宜之至而求自適其宜也而所以宜人之德在天子則見爲媚于天子而已外而百辟内而卿士則盡天下矣餘見上

詩經衷要卷九終

詩經衷要卷十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大雅下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彊迺積迺倉迺裹餱糧

公劉之祖不窋失官而奔于戎翟之間公劉不以其地爲可居而遂安之也乃疆乃理教耕植也乃積乃倉儲葢藏也爲居者謀也裹餱糧于槖囊爲行者備也御纂云按此言始在西戎時以其地之在夷匪可居之地即不得已而竄居于此亦非可安之處也然則遷國之志決矣然非其時不敢遽遷也且與疆埸焉埸田小畔疆田大界也既疆埸其田而收穫之多則積稛所登乃有積米穀所藏乃有倉熟爲飯食更有餱糧餱者乾之可以經候不壞曰餱不乾者不宜多越宿止可量日而給曰糧也裹即裹以槖囊也徐氏鍇曰槖今纏腰下者然則無底曰槖故纏之腰宜以盛餱有底曰囊可荷之行宜以盛糧以其便于取食也迺者難辭見措置之不易也于在也此言公劉修后稷之業因其匪居匪康之故而求遷非無端也而且不敢遽遷也而埸疆以闢其土而積倉以要其成則居者始不爲棄之去且作餱糧以便于路爲槖囊以便于携而行者不覺從之難然所修皆后稷開國之農事也匪居匪康不窋所竄乃今慶陽府地古稱北豳公劉乃不窋之孫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其地至公劉始開農事也

于槖于囊

毛傳云小曰槖大曰囊詩緝云東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糧米盛于囊也按槖既纏腰則制小矣然細而長以便纏空兩頭以作結

故無需底今日臨時而取食不如橐之便故云宜盛餱糧可荷亦可挈
制大于橐而較短隨逆取食故便盛糧此專指貽民者言也至于
國家米粟從行則自載于輜重則于橐囊之區區者安有幾乎徐
氏鍇云云雖與孫氏奕示兒編及唐韻不同然其說是也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巘山舟帶鞞刀鞘琫刀飾也公劉于是陟山降原以相之將欲久
居之也陟降徒行故人見其帶以玉瑤為佩而鞞琫飾刀也呂氏
祖謙曰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
嚴氏粲按巘本又作甗孔氏穎達云甗也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
名然則山頂之不易陟者也舟之訓帶不見所出揣之乃般字之
訛耳般鞶通乃革帶之繫佩以節步者也故因其步履陟降而
注目及之玉瑤謂佩玉也鞞琫禮天子玉琫而珧珌公劉諸侯也

而用純玉者時未定為天子制亦因公劉佩之後世乃為天子定
制耳容刀容飾之刀本事佩物也因人君有文事即有武佩故備
其制以為容飾也時有陟則不憚難而直在巘降則不厭其頻而
復在原所以望形勢度廣狹而身親其勞若宜乎非專貴者之所
事乃即其步履而遙察其節步履之物始的知為我君公劉也云
爾

鞞琫容刀

鞞之為刀鞘也無疑蓋在內則之遰佩于右邊者也總曰刀室鞞
從革以鯊魚革裹其外故也以繫于裳上故從卑此不必如內則
之有用而但示武備之飾者故曰容刀琫瞻彼洛矣毛傳曰上飾
珌下飾而于此又云下曰鞞上曰琫是鞞包珌而言也而杜氏注左
傳又曰鞞為上飾鞛即琫為下飾與毛氏例置夫琫從捧省似琫在

鞞口承靶之處以捧刀為名珌從祕省似鞞身以秘刀為名此但
舉琫而珌則賅于鞞矣容刀即後世之佩劍也毛傳天子玉琫而
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爾雅黃
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按璆當是鏐與璗皆金也故說文云天
子以玉諸侯以金附識于此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

逝往也百泉地名杜佑云唐為百泉縣屬平涼魏于其地置原州
南岡百泉之南山覯遇也京幽地師衆也京師之名始以此言公
劉逝彼百泉欲瞻溥原升其南山乃覯幽地以為更勝于原故遂
定都而為京師也 嚴氏粲云按嚴氏粲曰百泉衆水也今地理家言
衆水所聚為得水杜佑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云云一
統志云陝西平涼府鎮原縣漢為安定郡後魏置原州然則其地

因有衆水而名之在當時則為衆水之所聚耳此言量地制邑度
地居民也從衆水之所會而察其原隰之地又從原隰而陟南岡
然則其地固南枕山北臨水者也既陟南岡而始覯高邱之京焉
然則京師者乃溥原中之高阜耳又按百泉為鎮原縣前人相傳
皆如此然鎮原在公劉所遷之豳州西北四百餘里安得屬之豳
地乎豳北臨涇水南枕大峪嶺麻亭嶺分水嶺焉得有所謂鎮原
之百泉者在但豳北則定之馬蓮合水十四支鎮原來者合水三
支皆入涇而涇河三支合盤河一支靈臺二支東出石門山者二
支北出三水者二支出麻亭嶺者二支皆會聚于豳東而由涇入
渭此百泉之所由稱也石則逝百泉者但遡其百泉之來源云爾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時是也處處其當處者在也廬旅安其旅寓者也言言公言之

出令也語語客商之議政也御纂云按此謂于高原可容衆之地而度邑以居民或內爲常處之室家如處士以閒燕處工以官府處商以市井處農以田野之謂廬所謂十里有廬在道路者一井有廬在都鄙者旅則寄寓者之館舍也言爲自言故指號令語爲答述故指客商也京師則處處京師之野則廬旅廬旅之地言言之所同處處之所語語之所獨也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造召而進也有司曰曹即祭之後乃召羣臣將燕之也牢豕閑也執豕于牢食之也飲之用匏飲之也御纂云按曹猶屬也羣臣各帥其屬今召使率其屬而至也祭畢而燕不聞于祭牲之外另執豕此則祭畢而大燕亦慰其遷國之勞并不與祭者亦與故更執豕以爲餕也牢即太牢少牢之牢此不合牛羊故不成太少耳酌

用匏舊謂解匏爲樽留青日札解昏禮之巹云若匏不可食用之以飲喻夫婦同此辛苦也此之用匏固是草創之日器用未備亦是君臣上下辛苦同之之意又陸氏佃禮圖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則酌酒之勺也若爵則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意明堂位周人蒲勺或即是此以瓠亦名蒲蘆故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宗之立宗法也呂氏祖謙曰上則統于君下各統于宗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也御纂云按食之飲之或以食禮如後來公食大夫禮或以飲禮如後世之鄉飲禮建朝廷于此而衆乃有君立寢廟于此而衆各有宗君尊之統也宗親之統也君有冢君有主君主君即卿大夫之有采者宗有大宗有小宗小宗即庶支之嫡嗣也主君君冢君而一國分位定矣小宗宗大宗而一國之族姓定矣而版圖系世皆于此時正之云

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

景測日也岡升高也何楷云既景迺岡視陰陽之寒煥使種植各適其土宜又觀其流泉之所經使溝洫得盡其水利是也單周也言公劉自啓行以來止宿之處其軍常三周以環衛之云云御纂云按景考日景以正四方欲制井田或東其畝或南其畝故先定其四方也乃岡升高以總規其大勢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云云豳雖偏隅合其四至亦各有一國之地中也既景矣而迺岡者高則望遠可以總覽四面而合計其高下且可知山勢之向背而水派之源流也山南爲陽北爲陰陽多煖陰多寒而種植有早晚之異

流泉即山所流出之泉必于流者取其周通必于泉者取其有源本而不竭順其流泉爲儲蓄宜通之備而種植有燥濕之宜所以畫井里以處衆必與從遷之民數適相容也其軍者古井田之法行則爲軍止則爲民所以相度其地者以爲相從之軍既衆故謀所止者必廣其地也三單言其衆也單毛傳以爲相襲也王氏肅述之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孔疏謂此言在道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備禦之云云此則既至豳矣則當計其軍數使居爲農故總爲算之以度其處之之地云

其軍三單

又一解如鄭氏元說云大國三軍以其餘爲羨今公劉遷豳而民始從之丁大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據其說則單同殫謂

合三軍之數其民之大概盡于此云葢大國三軍以其餘爲羨今則適合其數其說亦可通然以 御纂所取毛說爲更合此說亦可參用

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今既定都洒衞之土散于田野故度其原隰畫井授田以徹法行之使通力合作而收其所入以爲糧此寓兵于農之道也 御纂云按高原雖水泉所出而水性自下勢不能留故田不取高原而取隰度者度其宜東宜南順流泉之性幾邱幾甸合其軍之數也徹者既制田而定稅法即本商之助而使通力均作也徹即通與均之義商之助法每井七九六百三十畝每家私田七十畝助耕公田七畝中去十四畝爲廬舍其始也先公後私其既也奉行故事而已雖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而獄訟繁興矣

公劉初闢豳土制以六尺之步徑步長百步爲畝而井九百畝公私廬舍悉如商制而分數異使通合井之力均公私而同時並作八家共養公田八十畝不分彼此善則皆善不善則皆不善而君民乃一體矣所謂徹也而收其什一儲以爲君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之祿及不時之積蓄焉曰糧者亦有量給之意祿入有定數歲蓄亦有定程如所謂人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之類故均曰爲糧若計畝均收之說不可信也其事繁其弊多詳論語鐸

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

館舍也何楷曰造作之處也百工之來不皆本國之人故爲館以處之是也亂橫渡也張守節曰公劉從漆水橫渡渭水而至南山是也厲砥鍛鐵也止居基始理治也厲鍛既取器用皆利而相宅授田經武之始事益以理矣 御纂云按館暫舍之名舍之具飲食者也考渭自鳥鼠同穴而東過岐山南又東會涇會漆沮而入河者則豳之南去渭水也歷永壽乾州武功三縣地相間二百餘里史記自漆渡渭烏乎而遠涉至此又考禹貢涇屬渭汭疏云涇水南入渭而名渭汭水北爲汭知古井涇水亦名渭之汭猶云渭之北流耳然則此所謂涉渭者仍涉涇耳葢涉涇而東也取厲石以利器鍛乃孰鐵名所以供器械也居止之基既定矣承上依京度原言理則厲鍛既取乃治理之也此所理乃需厲鍛而治之者當如銚鎛鐮耨及戈戟斧斨之類也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居益衆而又有來者此謂衆爰有于是度二澗而處之何楷曰皇澗縱故夾其兩旁過澗橫故在水北而南鄉是也所以處續有之衆故曰止旅芮水名在隴州鞫水外也久而止旅益密故又度汭水之

外而處之也 御纂云按皇過傳云二澗名然無考又皇一音往訓如之與過爲一例謂有相夾而居以嚮往于澗水者有從下流而上溯而屋室相連過澗者夫是以云止旅乃密也謂所止之旅人居迺日密耳芮集傳云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一統志汭水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城西北源出弦蒲藪東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汭鞫之即皆謂是也吳嶽在隴州南八十里所謂芮鞫亦止是芮水東流入涇處也非全指芮水也然考汭當似水內與鞫水外一例所謂水內水外似即指澗之內外何則芮水出隴州西去豳地五百里不止已南近岐之正西三四百里矣新遷之國神化何遽至此又考澗兩山夾水之名豳州南臨澄水澄水南界麻亭嶺北界大谷嶺而東入涇眞兩山所夾之澗也或者澗其指此乎以南面言之豳當澄水入涇之曲以大谷嶺爲水內麻亭嶺

爲水外卽就其地也然究以御纂爲是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以泂酌行潦爲比以爲人君必遠察民情而知其艱難自能養民如行潦之餴饎云云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淅米也饎飯也言遠酌行潦之水挹而注之于器則可以餴饎以比詳察小民之情取而注之于心則可以養民也故豈弟君子常念民之艱苦則可以爲民之父母矣御纂云按泂本坰會意而從水爲文乃林外之地故訓遠行潦孔氏穎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處是也餴烝米一孰而以水沃之之名沃之蓋待再烝也饎酒食也豈弟所謂豈以强教弟以說安也戒之之意謂雖以坰外行潦之汙濁而挹彼器以澄之而注于此器則卽以供餴饎之蠲潔也可知邇言下意得上人之調度澄汰而乃有裨于國是轉汚而潔

轉卑而貴全藉夫挹注之者耳彼于物且然況本有強教悅安之責而爲民所怙恃者云爾蓋恐王有菲言忽諫而遺于下情故戒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

泂比疏遠行潦比汙賤挹注而澄清之比上人之斟酌民情也民情而經上人之斟酌則疏遠者有時可登于寢廟汙賤者有時可進于鬼神也餴饎卽潔蠲爲之以用孝饗者也何尊如之又餴傳曰餾也釋言云饙餾稔也孫氏炎云烝之曰饙均之曰餾說文云饙飯氣流也蓋饎爲酒爲飯之通名而必于餴造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卷曲也阿陵也言卷阿之上風來自南也御纂云按大陵曰阿阿而卷然是曲體虛中而爲有容之象也飄風回風也周遭往復惓顧不釋之象而自南長養之方來則自善言之況也鄭氏元以卷阿爲屈體待賢之喻而以南方喻賢者不如虛中以受善言之喻爲切當也卷則象擁護懷抱之狀風自南則熏可解慍時可阜財故爲善言之似曰飄風則固又旋轉不釋乃進善言者之情爾也

俾爾彌爾性

彌充而滿之也游而休所以適其性也旣適其性必推而廣之以滿其量使萬物各適其性云御纂云按性性天也而游而休適性也但爾則知求性之適耳亦知性有當彌者在乎知識鑿之性之鈌也情志搖之性之蔽也嗜欲乘之性之離也形骸間之性之隔也彌者卽其適所適若充滿于外而外流行積實于內而內堅定而已然之罅隙則擴充之已往之虛欠則補救之以完乎其性所

固然而復乎其性所本然曰彌也蓋欲其游以天而休于德也以成王時少壯血氣未定故以彌勉之爾之性非爾不能自彌而他則愛莫能助也故曰俾爾云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

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版章亦甚厚云云御纂云按土橫言地上宇豎言天下版章天下封疆戶口皆載于版而山川城郭都邑皆圖畫成文曰章也厚猶廣博也以版章計層累積貯故言厚耳其時魏駘芮岐畢爲西土蒲姑商奄爲東土巴濮楚鄧爲南土肅愼燕亳爲北土故曰孔厚昄章如爾雅釋地所載周禮職方所記及司徒所掌之地圖天府所登之民數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似先公主百神常純嘏皆本于彌性顧性之量遠矣其充于已者

自爲之其及于人者必有衆賢之助焉鄒泉曰馮者忠諒可托心膂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則有移忠之心德者修已則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于所適以之輔翼而不怠于所行則豈弟君子得以錫極敷言而爲四方之則矣御纂云按馮依倚老成典型翼輔助才能左右言在朝靜則有馮謂大臣動則有翼謂羣臣同姓有孝異姓有德則後進之小臣也前有引導旁有輔翼則端拱深居而四方自取爲法則焉無爲馳志于四方爲也時王以出游于卷阿故因而諷之合末章言及車馬之庶多閑馳意可見矣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圭君所執也璋臣所執也何楷曰兩璋之合則爲一圭君有馮翼孝德與爲一體如圭也臣能以引以翼協力比附如璋也如是則

同心同德善皆歸君遠者聞其聲譽近者挹其手采云云御纂云按圭者方正于天下四方有爲則之義而君之德當如之璋半圭也兩璋合則成圭猶臣之相合以成君德也而臣之德當如之圭璋以德重而爲人所奉君臣一德亦猶是也聞以耳治望以目治令聞則馳于遠令望則仰于下而皆惟其德之令言何事以圭璋之重而驚于遠跡以圭璋之貴而褻于下游云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集衆鳥集也鳳凰飛則衆鳥從之而集于所止之處也藹藹和羣貌忠厚慈祥曰吉謂已享福而人亦蒙休也媚順愛也王有藹藹之吉士則可以惟所使而皆能媚于天子如衆鳥之集也御纂云按鳳凰爲羽蟲之長故

以喻賢人爲人民之望言鳳凰之飛全在羽翼亦必擇所集處而後止也今王之臣如鳳羽者不少矣藹藹詳和之融結不散貌吉美善之名維天子使皆能先意承志體心順旨于天子之德者苟有事於四方又何士之不可使與不足使而必身勞于外云周自文王鳳鳴岐山時成有岐陽之蒐故郎引以起興云

鳳凰天老曰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見則天下大安定出東方有道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飛則羣鳥從以數萬韓詩外傳天老云鳳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禮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食有質飲有儀游必擇地饑不妄下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包命心合度耳聽達舌詘伸彩色光足矩州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戸山海經云其首文日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藹藹王多吉士

羽翼天朝者藹藹然猶鳳羽之翽翽然也文采奪目善氣迎人藹

之至矣郎之皆從王之士也公卿大夫位有定分而士則多甚以所儲之賢才衆也又安有不同德不協恭者在乎無非美善之修德而吉者也曰士謂疏附先後奔走禦務之以事人爲事堪任四方之役者也曰吉士含下使字王多含下惟字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山之東曰朝陽言馮翼孝德王欲其有吉士吉人王欲其多其所以有且多者有道焉觀于鳳凰而知之矣鳳凰之鳴何以必于高岡以梧桐生于高岡之陽也鳳凰非梧桐不棲云云御纂云按鳳凰鳴天下定梧桐生天下春故以比天子之德音與羣才之會萃也鳴必高岡見羣賢佐天子發號施令必在九重高拱之所而梧桐之生朝陽知羣賢之培養必于德意之所之非可貶尊褻體而馳驅荒遠之所能致也云爾

鳳凰鳴韓詩外傳云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論語摘襄聖云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梧桐名一椅桐李巡時珍云桐似梧而皮青不皺其木無節直生理細而性緊葉似桐而稍小光滑有尖其花細蕊墜下如棗莢其子綴于棗鄂上多者五六少或二三子大如椒其皮皺遁甲書云梧桐可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上一葉爲一月至十二月有閏十三葉小于餘者故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菶萋桐生之茂也雝喈鳳凰之和也鳳凰非梧桐不棲故梧桐菶菶萋萋則鳳鳴雝雝喈喈矣梧桐茂而鳳凰至禮貌隆而賢人來其理一也御纂云按菶菶乃葉葉相承捧之貌形之盛也萋萋濃鬱沉蔭之景色之盛也雝雝一倡一應鳴相調也喈喈齊聲協響鳴相齊也梧桐惟生于朝陽故盛茂比栽培皆本于德意故禮隆鳳凰惟鳴于高岡故和應比位置皆安于高潔故和衷云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言欲禮賢人必需車馬謂帛馬以聘之車服以庸之今王之車則既庶且多王之馬既閑且馳朱子曰此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是也御纂云按庶謂名殊制異者衆車以五路爲正餘皆如嫡外之庶也賅凡車言多者即每一物之數而已不少云也其等級之爲隆爲殺各稱其賢之大小而無不足于給賜矣閑則教之者法則習熟長于文事之用馳則足力健捷足于武備之需安長馭變各得其才之文武而無不裕于效致也言外謂曷不廣求賢才也云爾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牖窓也壎篪相和也圭璋相合也民方啟牖則莫先于惠民民性本善皆原于天天賦性于形猶開牖于室使其明也命分而爲性故天倡則人和如壎如篪也性聚而爲命故天行則人合如圭如璋也發其性之所固有如取諸懷也迪以才之所能爲如攜其手也御纂云按見乎隱顯乎微牖之象也雖愚不肖終有一隙之明天之牖也牖之之始天動則人隨如壎之倡夫篪也牖之之終人盡則天合如璋之合圭也未發之中反身即有所自得如取之而即具也發而中節隨在皆有所持循如攜之而有往也故壎之于篪聲氣之應璋之于圭形制之合取則不假他求也攜則無俟外援也云爾

牖民孔易

天之牖民不必益所本無而牖之已無所不至則上之法天以牖之也但如其天之牖者以牖之耳隨在而牖之而牖之理無不備隨時而牖之而牖之道無不周則因其固有而啓之非有造作之

難事也本其同然而迪之非有矯揉之險道也其易也止如天之牖之者牖之而已且但如天之牖已者牖之而已故曰孔易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

善人載尸故惠民之外莫要于用人价人大人也王朝之公卿也大師京師之衆也何楷曰善人在朝則天下消其逆萌而不敢踰越故曰藩后非衆罔與守邦故曰垣御纂云按此因其身家之念自私而不以天下爲家故即其爲家者而廣之家之最外有藩次外則垣家之藩以荆棘竹木結爲籬落以衞牆下之樹者故在垣外而家天下者不以藩爲藩而以价人爲之垣以土石築爲牆墉以亘宮室之外者故在藩內而家天下者不以垣爲垣而大師爲之价人所謂封疆大吏也价人維藩以衞民衆師而曰大盡天下之民衆言民衆維垣以固邦國云

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大邦成國之諸侯也大宗大夫之强宗也宗子王之適子也屏樹也翰羽也何楷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侯甸采衛列于門廷故曰屏勲閥之舊枝葉之蕃足以羽翼王室故曰翰用人之道先繫其心人罔常懷懷于有德王修德而使其懷之則藩垣屏翰乃心内向而王室安矣不然則虚設而不爲我用所謂載尸也至于宗子上嗣王而下繫臣民之望乃王之城所以自衛也 御纂云 按屏卽塞門在中門外者以養尊也大宗卽各族之巨室翰爲羽翼以衛身也家以塞門爲屏以幹楨爲翰而天下爲家者則以大邦爲屏牧伯皆入衛王室屏莫大焉以大宗爲翰勲舊皆左右王躬翰莫重焉然必以德懷之斯皆安于我之德而上下遠近定于一矣故曰懷德維安然藩垣屏翰皆賴有城以盛之而所以爲城者又在宗子

故宗子又爲國之大本也所以必積累貽謀繫其子于天而屬之于民固以宗子則藩垣屏翰皆賴焉而身乃不獨爾已考厲王雖未如幽王之廢太子而致萬民皆欲殺之卒至圍召公家求太子召公易以己子而後已焉其不能固宗子也可見矣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然實自警也賓之初筵悔自亂于威儀故抑之作於威儀三致意焉抑抑謙下威儀禮文也廉隅角也德寓于威儀則矩矱方正如有廉角也 御纂云 按抑止是斂戢耳抑而又抑斂戢之至隅者猶言威儀乃德所露之圭角也德無可見而見于威儀然威儀止德之一隅耳絜矩于内直方于外所謂德也然方也矩也惟周旋轉折則隅見故威儀不足以盡德乃止德之見端也隅乃正直之相轔處自其隅而合之則正也順其隅而分之則直也正直德也故隅爲德之見端云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謂哲人之愚則自暴而反其常矣 御纂云 按哲則不愚之甚者矣乃維自恃其哲而威儀之爲德隅反莫之察識以自卽于愚焉此豈疾之中于昏昧者比哉亦由自反于天而乖于性之所致耳夫愚而出于庶人已足爲斯人之病而況出于哲人是并其哲而亦自喪之矣愚而見于庶人已足爲斯世之憂況見于哲人更并其哲而亦爲世害矣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訏大謨猶皆謀也命號令也辰時也則法也訓四方者以人告四方者以言以天下之計長久之規爲定命而辰告之其言善矣然空言無實民弗從也必敬慎威儀使所言者皆著于躬行斯民皆

則而效之矣 御纂云 按謂大其成謀以定其教治之命必有天下萬世之遠猶而隨時以告之凡所以明覺其德行也而覺之之要實在于威儀之敬慎而不止于命告也苟能于威儀而敬慎焉而民之取則不外是矣夫曰敬曰慎何競之有而競乃在德敬慎而在威儀何覺之易而覺乃在身四方四國安有不奉爲訓而順之者訏謨者以訓四方順四國之謨也而先之于德隅之敬慎則謨之訏莫訏于此矣至于維民則之所以訓而順焉者其猶之遠又莫遠于此云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質人民謹侯度其質之謹之之道不外出話與威儀必敬慎威儀使無不柔嘉 御纂云 按敬指平日慎指臨時慎有不敢徑遂之意敬有不敢間斷之心話善言也言善矣而出猶必慎葢恐所行之

不足副也故必儘其善于言之精神才力而併敬之于威儀而使無不柔嘉也柔者指和順之積中嘉者謂英華之發外柔者剛之渾融嘉者美之會集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荏染柔忍貌緡綸也言荏染之柔木乃可以受綸以與溫溫之恭人乃可以成德也溫溫和也恭敬也敬而且和所謂抑抑也德基猶德隅也隅方則基正也御纂云 按柔木舊謂桐梓之屬非是荏白蘇名染染草也皆柔物也而木似之蓋柔木惟柘葉似白蘇而厚椎末染黃爲天子盛服則此當謂柘也爲弓材良以其韌也而往來之勢重若堅木則往來遲鈍矣力則專在筋不在木也然柔非輭弱也亦謂其馴和爾矣絲謂弦也弓之弦兩邊別以絲橫爲宛轉之故云緡柔木可緡之絲以成弓恭人可藉爲基以成德弓

可以威天下而爲之以柔木德可以順四國而基之以溫恭其理同云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

序芮伯刺厲王也厲王天姿英武本足與有爲以用人不審長父導之以好兵榮公導之以好利至于衛巫監謗而民不堪命矣云云菀茂旬徧也詩人比言周之盛也如柔桑之盛其陰無所不徧云御纂云 按比以桑柔者桑之利濟最溥而皆在柔時既可衣被天下文明斯世而時又足庇蔭漸次用之末幾復茂不似他樹之直至次年方生者也而桑之利全在葉其大如掌故菀然[illegible]陁翳也言其蔭之濃結不散也其庇于下也四面皆周無偏倚亦無偏缺蓋其枝條達而遠揚此先王之庇蔭天下之遺德亦然云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序曰仍叔美宣王而實則宣王憂旱也厲王之末頻年大旱宣王繼立遇災而懼云云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雲漢昭則天晴不雨可知也雲漢回則夜深望雨可知也御纂云 按昭回言其隨天而轉曹氏粹中以史記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水精爲漢并鄭樵愼漢爲水祥諸說而曰雨者水之施天將其兆先見于漢故望而占之是也蓋晴則雲漢夜明時憂旱之故夜不能寐仰見天象之無雨意昭則入夜而上亘于天回則向曉而轉入于地揚泉物理論所謂宛轉隨流水者是言其長竟天而自昭至回絕翳蔽而終夜云餘見前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而實吉甫之贈申伯也崧竦也嶽周禮所謂嶽山雍州之鎮也言竦然而高者嶽山也御纂云 按爾雅山大而

高曰崧言山形也嶽孔氏穎達以爲五嶽非也中嶽後世稱爲嵩山三代時禹貢稱名外方他則或名少室耳況詩言崧高維嶽未常云嶽高維崧也此山的是吳嶽在禹貢曰岍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胡氏渭云其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書蔡傳謂今隴山大井金門秦嶺皆古之研山駿則駿矣而曰極于天者未有造其巔而但從下望之之辭雲霧出其腰腹星辰掛其巖崁則見以爲極于天矣亦見爲靈秀鍾毓呼吸皆通于天而卽天之靈秀所由鍾毓也云爾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言嶽山應國家將興之運而降其神靈使生甫及申蓋天生聖君必生賢佐理固然也御纂云 按蘇氏軾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嶽山之精氣

上通于天而天之神明藉嶽山之靈秀所鍾降生爲人而皆萃于姜姓焉甫卽呂侯穆王時作呂刑者封于甫故亦稱甫刑先甫後申甫封在申前甫疑卽中牟縣西之甫田後屬鄭先乃東都之畿內諸侯申國在今鄧州南陽縣葢時申爲方伯也言旣生甫侯于前復生申伯于後也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使爲王室之羽翼云 御纂云 按翰戢斂于內而翼輔于外申甫並列彼此協贊而其翰也大申甫迭興後先繼述而其翰也長曰維周之云者他國不能用前代莫能比云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蕃與藩同蔽也宣布也以藩屏四國而布其德澤於天下云 御纂云 按蕃爲四國藩蔽則荒遠之蠻夷外攘而無能猾夏也則中國一統于天朝宣爲四方敷布則朝廷之德化下究而無有壅隔也則列邦一德于天子云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又命召伯使徹其土田正經界定賦稅也又命傅御使遷其私人給資糧受田宅也土田徹而國制定私人遷而家道成王之所以待申伯者至厚矣 御纂云 按命召伯者時召伯當以太保兼司徒也徹田亦定軍賦也傅賓客之尊師保之屬御家臣之賤僕隸之屬皆申伯仕于王朝時之主家政者也私人家室遷徙之使就國也徹土田軍賦定而儲外禦之備遷私人家室安而免內顧之憂命召伯者尊其事命傅御者體其情也必兩命者緩急大小不同日者也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介與玠通爾雅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圭何楷曰介圭天子之鎭圭王命申伯鎭撫南國故使執介圭以往如天子之自行是也 御纂云 按毛傳云特賜桓圭則申伯尙非公爵也集傳訓大者葢天子之錫圭也有瑑圭以頫聘有兩圭四圭及祼圭圭璧以祀享有土圭以致時度地珍圭徵守穀圭和難琬圭治德玉圭易行等故以命圭爲大又介同紹介之介謂朝覲時藉以達誠通信于上如紹介然曰介也惟爲命諸侯之器斯可以作爾寶焉寶尊守之名人君之大寶曰位圭卽位之瑞也故卽以圭作寶云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呼王舅而告之曰汝往近矣其所以命汝往者則以南土與荆徐爲鄰欲汝安內攘外永保無虞不止南國是式而已 御纂云 按近集傳訓辭不可解又鄭氏元謂讀如彼其之子之記考卽說文之近字也徐氏楷曰荐而進之于上也據此當是往錫之命而非面賜之故使賫者往荐而進之王舅云不曰申而曰南土者概南方而言之以荆徐之亂方平故相其形勢而並封申伯所以扼荆徐之吭故任以控制二國以靖南方之列服云不止是保甲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峙積粻糧遄速也言王命召伯徹土田之時已取什一之稅而預峙其粻倉庾有儲蓄廬布有委積用以速申伯之行也 御纂云 按上土田自郊至邦甸之地此土而曰疆乃徹邦都之地自家稍及大都之疆地也由中及外至邊圉而止徹及土疆而徹之事已畢耕三餘一之儲未遑也峙粻乃未封以前爲閒田時之積蓄爲之分其居者行者之糧也不曰糧而曰粻者將陳陳相因爲長久計者故從長也行者之粻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速其上道也居者之糧遺人掌邦之委積委人掌野之蓄聚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辨九穀之物以速之歸守也故曰式遄其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而實諷之也初年赫然厲精矣後怠于政而勤遠畧云云烝衆也則法也秉執也彝常也懿美也言天生衆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理民之生也卽秉此理以爲性故性無不善而見人之有善德者必好之矣御纂云按物官體行事之類則卽所以陰騭下民自然不易之定理也蓋物是形氣之化而物之法則卽賦于形氣之理也理以條理而名故爲則然曰物未合乎則之稱曰則亦對物而言其當然之範焉爾而苟物渾乎則焉則既不可以言物亦并不可以言則而直曰德矣懿乃極醇且備之名對未醇備者而言曰懿非別有未懿之德也然烝民容有有物而未協于則未有物而不求合乎則者也是固定于天之命而萬世不易焉者矣故曰彝也而凡受生于天者無不秉此于天也雖不能盡協乎則而無不求合乎則焉故世有渾于物則而醇備于德者無不好之其所以好此懿德者皆自反于所以生而自見其天爾已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古訓先王之典也若順也命令賦布也此言仲山甫之懿德也山甫人臣也臣道主柔是其則也然恐其柔之過而弱也故必嘉嘉者禮也柔而能立于禮斯合于則矣令儀令色柔于外也小心翼翼柔于內也古訓是式法古之禮也威儀是力行今之禮也柔嘉如是是謂懿德故天子好之使之布令于四方也云云御纂云按令謂可令于人卽法式之意也言其德柔于內而嘉于外然皆惟其則之一定無不及無過當也令儀令色嘉之所形小心翼翼柔之所自古訓是式知之至威儀是力行之至此柔嘉所以維則也天子是若不特天子順之亦卽能順天子于道而天子乃惟山甫之順爾明命皆使之頒布則政教號令皆賴之行矣末二語原不指城東方一事而實爲城東方事之緣起也

柔嘉維則

柔則易不及而退嘉則易過當而辟柔者德之恭嘉者禮之會而苟不維其則焉則柔必不及而嘉必過而維于則則柔而能立擾而能敬則柔嘉皆得其當矣餘見前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式古訓自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矣然于殊時不沿異世不襲者則有威儀之宜適式古訓而又惟威儀之是力非執古不可御今者矣本小心之翼翼以式古訓則自一德之渾然本令儀令色以力威儀自然泛應之曲當也餘見上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式法也式是百辟者位冢宰正百官也權德輿曰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是也御纂云按辟君也式百辟爲內辟也天子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卽前此陝以東諸侯周公主之陝以西諸侯召公主之之故事也非二伯何以式及百辟乎式百辟則以冢宰兼二伯矣得不以周公之後爲東伯乎冢宰內總百官百官畿內諸侯也外主邦國畿外諸侯也諸侯始稱百辟也而皆式于山甫焉

出納王之命王之喉舌

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言也司喉舌所以任之者甚重則好是懿德可知矣御纂云按出是與王斟酌號令納是羣臣敷奏時贊王受善也若止是復逆乎則僕臣職耳宜不出于式百辟者之職也喉氣之所出舌辭之所出喉舌所謂出辭氣者而此言王之喉舌者猶是作股肱心膂之謂申明出納王命之意也王之喉舌王以之爲喉舌也此承上章明命使賦言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發起而應之也御纂云按內主喉舌外式百辟是斟酌王命而頒布于外者也王命所布則政而已王命天下所取正而賦自主諸侯之內伯則叓天下所奉行故不止畿內而外及于四方也又重之以山甫之懿德有以動其烝民物則之同好是以鼓舞振作而應命者百事從是而奮興也云爾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朱子曰保身者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以全軀者是也天下未有不保已而能保人者明哲保身乃所以保王躬也天下未有不事上而能使下者夙夜匪懈乃所以式百辟也仲山甫之懿德如此亦可以常爲王之所好矣御纂云按明則知其體而哲則達于其用也保身者全其守身之正也但期不失其所守則成仁取義皆所以爲保身本非全軀之謂也懈怠也一人天子也蓋卽明且哲者保其身以事君是卽以保身之道事君也王躬是保卽致其保身之臨深履薄者于君而旦明之凛凛矣故云夙夜之匪懈也然則王命之必申邦國之必力皆由其明哲匪懈者以成之也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民之秉彝原無不善而氣質不齊故有剛柔又有善惡世俗言待人有如食物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不然夫仲山甫所謂柔嘉者也惟柔故柔亦不茹柔而能嘉故剛亦不吐御纂云按茹乃含之而竭盡其精華也故多用于柔者吐則置之而不敢掛諸齒頰故多用于剛者而山甫則苟于不當茹者非特剛不茹柔亦不茹與爲優容與爲涵養而不事吞噬也苟于不當吐者不但柔不吐剛亦不吐與爲消磨與爲融化而不事之棄置焉此謂其一體人民故能爲天子均役于邦國也云爾劉氏曰不茹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不吐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言仲山甫所以遄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不過微發其端如清風之穆然而已耳御纂云按吉甫作誦直注下以慰其心句誦如質言可曰聞于其側焉者也仲山甫本朝夕于君而一旦賦政于外其能內顧其君而無鬱結者歟故作之誦者穆然深遠如清風然可以愈病析醒發明耳目開鬱解結以助其清明之氣發舒之意云爾下以永懷之故而慰其心正申明其所以也

穆如清風

集傳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輔氏廣曰穆如清風者言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按穆謂其意深而旨遠風能善入風而清則不起翳與不揚塵者也且風不隔于遠近不間于內外作誦之穆然者如之使聞是誦者意深旨遠雖在遠而不隔于近雖在外而不間于內以得疎寫消釋其在遠在外之菀抑已爾化

養萬物云云廓甚又清風清明風立夏節之自東南來者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云云實言韓侯受命爲伯也王者錫命侯伯非徒寵榮之實有其職焉云云奕奕大也梁山在涿郡水經注云濕水經良鄉北界歷梁山是也甸治也毛傳云禹治梁山除水災是也有又也倬明也言禹之功大矣今又將修明其道故命韓侯爲方伯也 御纂云 按梁山舊云在今西安同州之韓城縣南十九里漢馮翊夏縣西北云詩奕奕梁山在此而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亦云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此詩下文又有燕師所完奄受北國之文故李氏疑韓國在燕地古方城縣即今順天固安縣地也倬大也明也韓武之穆能世其方伯之職者故王欲大明治道于天下而使韓侯入受

方伯之命也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蓋乘大夫車衣元士服以受命于天子夫諸侯受命常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諸侯不朝久矣時能使方伯之國入受王命一時中興氣象煥然可觀云

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介圭大圭也天子之鎭圭命爲方伯者錫之崧高之詩云云是也諸侯秋見于王曰覲 御纂云 按覲從僅特見也覲在廟而即命之于廟蓋諸侯世子服闋入見天子不待族見之期故特入朝謂之覲時未賜圭也而曰以其介圭入覲者先王所受于王之圭奉之以上于天子而待其復賜明爵自天子錫而繼嗣者不敢擅也非即以其圭朝王之謂既錫之後而朝王但贄以合瑞而已介圭詳見崧高錫爾介圭解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

淑通作儵青色也何楷曰大旗以封同姓其色青故曰儵旗也綏章注鳥羽或旄尾于干首也簟茀錯衡見采芑 御纂云 按淑旗鄭箋謂旗之善色非也天下豈有不善之色之旗者乎考淑集韻云洫水貌又洫水文蹙聚蓋象縿旒之制蹙蹙如水文之聚然故曰淑然不若何氏所云爲合綏孔氏穎達云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注于幢上云云章則物采爲表章固矣綏雖指羽旄然舒揚之意蓋舒揚其羽旄之采章耳簟茀見簟茀魚服解錯衡見約軝錯衡解蓋諸侯初入覲雖載龍旂而仍用弧韣以韜之故不見其淑而其章不綏故賜之者以淑綏爲美雖乘車而用墨車故以茀錯爲美也

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鏤刻金也鍚當盧也鞹革也鞃式中也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以虎皮覆于式上也鞗革轡首金厄以金爲環也此詳序其入覲賜予之禮也 御纂云 按鍚馬眉上飾孔氏穎達據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鍚有鉤云此言鉤膺必金路而得鏤鍚蓋特賜之鞹皮有毛者以鞹持式而以虎皮爲覆苓覆諸式上鞗革見采芑鉤膺鞗革解金厄孔氏云厄大蟲如指似蠶金厄以金接轡端如厄蟲然集傳以爲搤蓋以金爲環纏搤轡首如蚸之卷然也以墨車來故以此車馬之飾爲榮云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殽豆實也燕飮鼎俎有牲體之一定故不言而言豆實特于鼈魚

筍蒲言維者，四物皆澤國之産，西周雍州，地高土燥，非其所貴，皆遠物也。殽菜茹之總名，魚言鮮者，謂膾惟魚膾則用鮮，不用熟也。

鼈埤雅云大腹純雄鼉鼈之屬鼈以眼聽穹脊連脅水居陸生伏于淵而剖卵于陸隨日所轉性冷故宜炰之也 筍蒲筍竹萌蒲蒻周禮醢人加豆之實有筍菹深蒲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諸侯娶夫人，迎送皆以百兩，鵲巢云云是也。諸娣從之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而偁也。如雲，麗且都也。御纂云 按百兩見鵲巢詩解。諸娣，劉氏瑾云，嫡女一娣一姪同姓二國來媵者，又各有娣姪，止言娣，舉尊也。祈祈言徐偁者，徐言行動偁言容飾，如雲衣服華美而衆多，若卿雲之五色備而虬縵然也。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訏訏，大也。御纂云 按韓土甚樂，故諸國莫如也。禮樂而舉川澤爲

首者，北土多高，故以川澤之大爲美也。韓城今固安，固安之川澤，莫大于蘆溝，經韓城東北而注天津者，訏訏大而有容之貌，樂賅下數者，言州澤之訏，其一端也。

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

魴鱮，言水産也。麀鹿熊羆貓虎，言陸産也。御纂云 按甫甫，方而長之貌。噳，說文云，麋鹿羣口相聚貌，然則噳噳乃多而咸若之辭。熊羆虎，力獸，有熊羆虎則山巒之險阻，地産之強盛也。可知麀鹿貓弱獸，有麀鹿貓則林麓之深邃，原藪之阜蕃可知。麀鹿熊羆皆以毛貴，以味重，貓貍類也，能食田鼠。虎，山君也，能食田豕，以除田害，故尤重之。魴鱮熊羆虎，皆見前。

貓有家貓貍身虎面柔毛利爪眼可定時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熱形如虎而小嘴吹性懦鼠又有野貓即貍也野貓即貍也虎淺毛亦謂之虦貓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

墉，城也。壑，所以蓄水也。實墉實壑，修城垣，通水道也。籍與藉通，實畝實藉，正井疆，定田制也。言韓侯能脩城垣，通水利，定田賦也。御纂云 按實墉實壑者，取土石作墉，即所取土石之處爲壑也。通水以爲池隍，而即四分之爲溝洫，既足以限戎馬之足，以固守備，而田間之水道亦皆由壑而及者也。故有墉即有壑，有壑即有畝，畝定，則公私之徹法即定于此。徹雖周制，而仍借力于民，不異藉法也，故曰藉焉。實之云者，其實爲墉而壑，實即成于此云，壑畝藉倣此，此纘禹甸之証也。

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貔，白狐也。赤豹黃羆，皮之色也。言韓侯能貢所有于王，合上文云云，所謂夙夜匪解，虔共爾位也。御纂云 按陸氏機云，貔似虎，或曰

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謂之白羆。據此，則爾雅云貔白狐是貔有狐名，非狐之白者名貔矣。此其皮之最貴者也。禮君衣狐白裘，但取狐之白爲之，已有士不衣之限，況本白而同狐如貔者乎。赤豹，孔氏穎達云，毛赤而文黑。羆多黃白文，亦有赤羆，少純黃者。汲冢周書東胡黃羆，故爲難得，或引舊說羆見獅子而躍，陳氏師道羆說，吾人以五犬逐一羆，不十數里，羆敗而犬伏，是羆可以制獅而畏犬矣。然承上皮言，則皆皮也。無馬之國貢獸皮，其義則亦取服猛耳。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釐，賜也。秬鬯，以秬黍爲鬱鬯也。卣，尊也。御纂云 按釐，即賚之轉音。圭瓚，天子用玉曰玉瓚，下此則不全用玉，故但以制言。詩疏正義云，瓚者器名，以圭爲柄，以玉爲之，指其體，則謂之玉瓚，據成器，謂

之圭瓚又羣書考索據周禮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云龍鼻也將柄也然則鼻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柄玉石相將舊圖瓚爲勺形又鼻爲龍稍大云云知此圭瓚不全玉矣以旱麓合之知殷制諸侯亦用玉而不用圭周制諸侯用圭而不用全玉矣香氣暢達曰鬯卣中尊也盖宗廟惟黃目爲鬱氣之上尊也故卣曰中尊下黃目一等

錫山土田

錫山土田者諸侯有土則益封以地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也言我錫爾以山川土田用賞爾功 御纂云 按此之錫之者加地進律也古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尋常之山皆隨封土而與而另歸賦于上者也如左氏季孫與孟氏以桃辭以無山復與徠柞之類此首言錫之山者錫之以山之賦耳土田所謂賞田也封采有定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諸侯之卿惟備百邑何可加也不知封采世守賞田則易世之後仍歸于上世不世不可知者也鄭子産爲豐施歸田于晉可証矣否則如外諸侯之湯沐朝宿亦在世封之外者耳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

對答揚稱休美考成既拜而又拜者有所敷奏也言敢對天子以詞以宣揚天子之美命王命虎以召公是似虎敢不竭力盡心以成召公之功而祝天子之壽 御纂云 按揚卽所謂彰君之賜之彰意也考成集傳指康公廟器謂勤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而引古器物龔伯敦銘爲証然考其銘曰郱其眉壽萬年無疆知古銘雖天子命作廟器無祝天子壽于已之廟器者然則作召公考止是與振召公成烈耳天子萬壽乃詩人之辭言如

是之後天子可端拱無爲與天長久云爾言召虎既受王命以彰王賜維有振興召公成烈以與天子相永于無窮也故云天子萬壽也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虎願天子覃敷文德使教化洽于四國無徒用武以威之也嚴粲曰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不矜已功而引君于道意度遠矣 御纂云 按此是頌不忘規故復規天子云今雖定之以武功終宜洽之以文德云矢陳也陳者始終本末之具陳而不隱不遺者也文德者恩澤其功禮樂其物洽者漸漬淪浹之謂矢之深且久而後致者也自上言之曰矢自下受之曰洽曰四國則并不止淮夷而已盖武功可暫而文德乃常武功可立自大臣文德必主自天子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

尹氏吉甫也程國伯爵休父名也皇父大將故王親命休父副之故命尹氏命之也左右陳行副中軍也王命皇父將中軍而使林父將前軍云云 御纂云 按謂尹氏集傳謂其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者夫尹氏之世掌策命固然武王颺翼于尹氏八人至宣之世尹族大矣必不一內史之外無他世位也況小雅明日尹氏大師矣安見此尹氏之非卽大師皇父乎此之謂尹氏也云吾命程伯爲爾副云爾盖六師既整使程伯爲前軍左右卽左右司馬也則天子親行公卿皆攝軍事以從而休父爲前軍故節制左右使先陳行也程畿內邑在豐卽畢程之程休父者楚語云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則程伯休父其後也

三事就緒

三事三卿之事也，天子自將，三卿居守，三卿從行，司馬掌戰伐，司徒比卒旅，司空平道塗，繕營壘也。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前軍先發，不留不處，早至其地以經營之，比天子之來，而三事所掌，莫不就緒，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御纂云：按就緒猶言各歸條理也。盖囑使三卿之從征者，各警其職，使歸端緒以待天子之至也云爾。時尹氏為大師，三公總軍事而位統六卿，故得囑三事以各修乃職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嘽嘽，眾盛貌。翰，羽。苞，固。凡戰陣之法，分合動靜、縱橫奇正而已。王師眾盛，當其分也，有如羽翰，兩翼張也；及其合也，有如江漢，二水會也。時而靜也，如山之苞，不可搖也；時而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也。御纂云：按言王旅者，王雖成師以出，而但需一旅之眾以平徐，

乃大言之也。嘽嘽，眾疾行聲。飛翰，亦言前軍及左右軍也。前鋒輕銳疾進，故曰如飛；張左右翼以備救護，故曰如翰。江漢，言中軍也。王之所在，國士厚集，其來不已，其出不窮，而拱衛行在，所謂浩浩蕩蕩者，如江漢之會集而朝宗于海也，故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言後勁也。所謂後勁者，敦陳整旅，部伍不移，陣腳難撼，故曰如山之苞。川之流，言游軍也。巡視救應，往來不息，故曰如川之流。盖前軍多分，中軍多合，後軍多靜，游軍多動，非有殊解也。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

縱而計之，緜緜相續，不可絕也；橫而觀之，翼翼比附，不可亂也。當其用奇，變化無端，不可測也；當其用正，紀律嚴明，不可克也。御纂云：按緜緜謂營陣相聯也，所謂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盖不可分析而間絕也。翼翼，營陣相輔也，所謂進無遠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攻其中，兩頭俱救，乃奇正互為羽翼也。不測，言變化也。長短相參，奇正相生，如所謂同軌轉陳，以後為前，以前為後之類。不克，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此言行陣之善也。

詩經衷要卷十終

詩經衷要卷十一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

序曰祀文王也周公營洛成王至于洛因率之以祀文王也於歎詞穆靜深清明潔肅敬雝和顯光大也相助祭之公侯也言此美哉穆清之廟也在廟中者光大之辟公云云御纂云 按穆卽下篇於穆之穆清卽下篇維清之清幽深元遠之謂穆純粹精明之謂清穆清本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今入廟而文王已不可見但有穆清之廟而已文王不可見而穆清之氣象猶存于廟廟者貌也見穆清之氣象不啻文王之在上也蓋時所見者莫先于肅雝之

顯相耳相乃率凡助祭者而在廟者也而率之以肅雝肅敬也雝和也此昔文王亦臨亦保之容也而乃復見于顯相乎在文王之廟亦一體夫文王之肅雝而先于顯相見其大凡也云爾蓋注射在秉文之德也相贊天子之禮常祭則宗伯爲上相而大禘祫則上公乃二王之後修物以作賓于王家在其國亦有天子之事守者故曰顯焉此升歌之樂也而首之曰穆清下管之象武一承穆曰不已一承清曰緝熙以盡升歌之蘊也舊謂穆然之淸廟者非是亦本御纂總序義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也秉執言美盛之多士皆能肅敬雝和執行文王之德云云御纂云 按書云侯甸男衞駿奔走則在廟之助祭者辟公以下皆諸侯而此曰多士者推極于下而言之言自顯相而下至于士云也濟濟正美其威儀之多而相協交肋也濟濟本大夫之容而此言多士者天子之士位凖列國大夫故也秉文之德合上顯相及士言之文王之德卽肅雝也不特顯相秉文王肅雝之德卽下至濟濟之多士莫不秉文王之德之肅雝也書傳云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焉是以相感而見化也秉恭敬奉持之謂至多士而且秉文之德而士以上無論云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越於駿大以對越在天之神而大奔走其在廟之主云云御纂云 按越爾雅訓揚謂宣昭之也駿孔氏穎達訓疾曰言勸事也朱氏公遷曰市武而行則大而疾蓋從容寬大而敏捷不遲之謂耳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是文王在天也秉文王之德仰答在天之靈而昭宣

之曰對越以對越夫在天者而駿其執事之奔走于在廟見文王之德在天卽在廟而秉文之德者不異于文之在天而出王游衍并不閒于文王之在廟而僾見愾聞也云爾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不顯猶穆也純一而不雜也子思子云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于天道亦不已純則無貳無雜則無間斷先後是也御纂云 按於乎不顯言文王之德之穆然一天也其所以與天爲一者以其無閒斷先後而極其純卽天命之不已故也季氏本謂此及維淸當合爲一篇意此與下篇皆象舞之樂此四語正暢明於穆淸廟之穆字義言文王之廟曰穆夫惟天道則可云穆也而以之言文王之德者以其德之幽深元遠純乎一天道之不已故也云爾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駿大也篤實也曾孫篤之祝之也言天既大惠我文王餘福及我矣惟望自我而後凡爲曾孫者皆篤行文王之道以純其德而受天佑也又曰曾孫篤之教以誠也誠者造于純以配天之質非徒祝其得福已也 御纂云 按惠集傳訓順言天大順文王之道非是蓋惠本仁愛賜與之通訓正申言溢我之德大有所惠于後人者皆我文王也皆天大惠我文王而及我者也篤力爲敦厚之義言文王之德充積流被及于我後人者已厚我後人仰承之者皆當益加敦厚夫文王之惠而永秉其德于無窮以承天也此正申明上二語之義言天之假以恤我者由駿惠我文王也我其收之者惟願我世世之爲曾孫者篤之云也

肇禋迄用有成

肇始迄至成終也今祀于文王之廟者自始事以迄于終皆能秉文之德以行文之典則文王佑之而天亦佑之云云又曰迄用有成者自始至終皆清心以行典則文王之熙我亦緝之矣 御纂云 按肇禋即肇稱禋祀之意言自武王有天下肇始禋祀之時以迄于禮制樂作一切有成之日何一不本諸文王之典也哉此正發明於穆清廟清字義肇禋以下暢發顯相多士所以秉文之德而顯承無射之實也文王之典本于其德之清而禋祀之自肇始迄有成又皆本文王之典成兼制作一切而肇始在禋者即宗伯掌邦禮而首以禋祀義也清即書寅清之清故爲典之所從出而天德之所同也迄即次而至之謂此送神之樂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而實獻顯相也儀禮曰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是也烈文者功德也成王之初周興未久助祭諸侯身佐前王以定天下故皆有武功與文德也烈功辟君也有武功文德之諸侯也祉福所止也辟公助祭而神錫祉福則不啻辟公錫之也國家億萬斯年諸侯歲時助祭所以惠我者無疆願我之子孫世世保之也 御纂云 按錫祉福毛傳以爲王錫之鄭氏元以爲天錫之歐陽以爲文武錫之皆未合夫祉福之錫嘏辭多出自尸何嘗不出自祖宗之賜此則歸美于辟公者若謂藉羣公之襄贊禮成而得此祉福故歸美于辟公之錫云惠我即錫祉福之謂也于辟公言之曰錫于受錫者言之曰惠惠我無疆祝辟公之世世子孫來助祭錫祉福于無窮而我亦世世受辟公錫之之惠于無已曰無疆也天子子孫保有祭祀則常受祉福之惠辟公子孫保有世職則常得祉福之錫上鎮撫下翼戴其子孫

之共相保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

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言辟公惠我我亦惠辟公辟公能謹爾侯度無專利無汰侈則王自尊崇之又曰此戒之也天下之弊不自外生皆由心出心有欲則厚取心無制則奢費費愈奢則取愈厚而民不堪命矣戒封靡所以塞致亂之原也 御纂云 按此正勗辟公以子孫保之之道也無封則施舍而公于民無靡則節儉而抑于己崇則尊禮之爲諸侯師爲牧伯長世世受上賓之禮此自保其職位而天子亦與保之也無封靡是繼體守文之保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無競莫強也刑與型同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非虛願也既祭前王但法前王可矣昔前王莫強于天下者以其人也爲人有道能

盡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行道不在于顯隱微幽獨純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無競維人以身教也其心正不言而喻不顯維德以誠通也所以植致治之本也御纂云按此又申上義而正告之也對封靡言盖封殖所以求自強也不知強莫強於人而封不與焉君得其人而盡君人之道則四方將於爾乎取訓矣爲諸侯師競何如之何封之足云奢靡以自求之也不知德不在顯也于而靡更不與焉并能自盡其不顯之德而德裕于己則百辟將于爾乎取刑矣爲牧伯長顯何如之何靡之足事即天子之子孫保有天下其道亦不外此此又天子諸侯子孫共相保之之道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序曰祀先王先公而不知實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于岐山是也

作起也高山岐山也荒治也康安言天作岐山在于周地大王因而荒之以順天也未荒以前天作之既荒以後則不啻太王作之矣太王作于前文王繼之勞來安輯之民乃康居云云又曰周之王業起于西岐修平啓闢疆理宣畝所謂大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御纂云按岐在后稷所封有部之西台璽叔均未遑旁及至不窋失官并有部之不能保而竄于戎翟則岐之重岡複嶺中別有境地包固于中歷千百年而尚虛其中以相待此其中蓋有天焉故曰天作太王遷岐在小乙二十六年約在太王初政也故在豳之日少在岐之日多荒大之也即開闢也王季勤王家未及康之至文王而治道始備如孟子所稱文王治岐云云是也文王遷豐在四十二年則文王在岐之日多在豐之日少故統以荒岐康岐言也約此是成蒐岐陽之日祀岐山覩此根本重地思二祖創垂之艱難而作此以誌之者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徂往也夷平行路也言天下于是乎歸岐迄于今文王往矣而以民歸者衆岐之高山因有平路則前王雖往治績常在爲子孫者當繼前人之志世世守之而不失也又曰荒之功在一時康之功在萬世子孫保之法文王之康之足矣蓋順天之本在于安民也其旨遠矣御纂云按岨集傳險僻之意而韓詩薛君章句皆作徂沈氏括據之故訓往也蓋以聖人作而萬物覩彼天下之會歸其極者自能漸次開通而成此蕩平之道不曰來而曰徂者從天下而言之也君之徂也以朝會臣之徂也以聘問民之徂也以歸往其始也鑿幽墜險其繼也畫徹齊軌夫是以有夷之行也保之者

非徒保是高山夷行也保是荒之之遺烈與康之之遺德也保其荒之遺烈則土地闢田野治而業可大保其康之遺德則人民安萬物阜而治可久然在子孫繼世則荒之即在康之之內法文王而大王自在其中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序曰郊祀天地也而實祀成王叔向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是也成定也二后文武也言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仁上天已有成命至文王武王乃受之而有天下也二后所受已爲成命至于成王其命不愈定乎御纂云按周自后稷以配天之烈視功食報天命應屬堯舜之後禹及身受命契十四傳而受命矣重之以公劉大王王季之積累一成之局已定于天受者文王受民武王受土皆天命之也命之受民而天下歸以心命之

受土而天下歸以地后後也繼體之稱也文武實創業而稱后者承成命言臨以后稷以來之祖考則文武已皆繼體矣文武所受已皆成命而況下此者云

成王不敢康

恃有成命而康好逸豫則天難諶矣故成王不敢康也 御纂云 按此成命皆以積累之艱難創造之勞瘁而後有而受之者繼起之君目不覩其艱難身未經其勞瘁有康于其命之成爾已康但安之奉行典故遵守成法而坐享大平之謂也況成王年十齡而即位閱歷未深血氣未定無妄作非幾而克康焉亦已足矣而成王且不敢也非灼知其成之不可常與克見其成之不可恃何當可康而不敢康之如是耶

夙夜基命宥密

宥深密靜早夜之間敬慎不懈以基天命于深靜之中云云 御纂云 按宥說文寬也密何氏楷曰當依新書作謐說文一曰無聲也言成王夙夜不間于其所以凝命者自求積累以為天命之承藉焉曰基而其積累乃肇始于宥密之地宥則民物不遺而萬彙一體密則聲色不大而獨覺不違惟基于宥故靈蠢同游賢愚並育而不見為隘惟基于密故隱見不殊顯微無間而不病于疏而天命更基始于此矣命已成而且受今復有以基之所謂自天申之也

於緝熙單厥心

葆其所性之明而繼續之因隨事以盡其心云云又云天命人以位先命人以德沖漠之中有覺不昧萬理森然是所性之明德故曰熙也氣拘物蔽而其熙微則其基壞矣故貴緝也云云 御纂云 按緝熙固繼續已本明之德以明文昭定武烈無所不熙然承二后言亦繼續文王敬止武王敬勝之德之光明而殫厥此心之理于成命之所以受是言成王能承二后之心傳宣重光而重受天命云

肆其靖之

靖安緝熙單心則君心清庶事理而天下其治安矣此成王所以永保天命也 御纂云 按成王雖繼大定永清之後因主少國疑之候內外旋多不靖二叔流言淮徐並興以至遷奄滅唐格殷民臣越裳皆賴成王緝熙單心以至刑措之治云靖則無為之氣象乃自然之安也肆則晉概之意云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

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也將奉也享獻也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

人凡積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于牛也言我今祀天而配以文王有所將而奉之有所享而獻之我將維羊以實柴也我將維牛以供饌也 御纂云 按祀天而必以配者如請見之必得階主然王者欲有事于上帝而恐不可得于是求諸尊親之中德可配天功足格天者而因推所事以事之或藉是以得帝之來饗也春氣發舒故隨其發舒之首月而尊之于外之郊配以祖秋氣收斂故從其收斂之季月而親之于內之明堂配以考維羊維牛即祀帝之牲以賅文王之牲也祭帝止犢而先以羊者祭廟有燔膋禮見以蕭光而以腸閒脂燔之帝則高遠矣故易蕭以柴而易羊以脂宗廟燎于堂之鑪而祀天則于壇所以升禋于上以降神所謂將也然後以牲犢祭之所謂享也此帝牲也享誠不享味故牲止此若配享備物禮所謂大饗其王事與云云是也

維天其右之

右饌右也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饌右也祀禮具舉天庶幾其在于右乎御纂云按右集傳訓尊謂神靈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朱氏公遷曰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神在右矣非是宗廟之祭首室事室以奧爲尊故主西坐東向明堂則室中爲齋宮祭在堂矣況明曰帝居中烏乎而言東向也則明堂當中之西半其間地乎不知陳設之禮正饌皆在席左主祭者不敢當尊故進饌亦在左而見神位爲在右也加饌亦在右然此據將享之始事言故即席左而言天右也

儀式刑文之典日靖四方

儀威儀式制度刑與型通法也天監四方求民之莫我今者威儀制度皆法文王之典用以日靖四方云云又曰法祖者以實不以文必儀刑之必式刑之必靖四方必日靖之儀若儀禮所載式若周禮所載儀刑文王則律躬者謹式刑文王則立政者詳又使教化自近及遠四方皆靖且日靖之不敢始勤終倦所以法祖者實矣御纂云按言天監在下然無聲臭可測度也文王合德于天者也儀式而皆刑文王則即刑于天矣蓋文王雖陟降而其人已沒矣然文王雖沒而可刑之典具在也故刑文王之典即刑文王刑文王即刑天然有體無用非刑也有功無效亦非刑也用必驗于四方功必徵于能靖又文之合德于天亦純于天道不已耳儀式刑文王而靖不日日無已焉亦非刑文王之刑天也故必日靖而後可焉

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言嘏文王即以嘏我既右享之矣然天降福亦降威曰刑文王則嘏之一日而不刑文王則天威將至而所嘏不可保矣我願自今以往夙夜之間戰兢惕厲以畏天威庶幾永保此右享之嘏焉蓋對天以自矢之詞也御纂云按是謂天之饗否本不敢知然天嘏文王者也文王饗之或者天之在右者亦饗之乎天既饗之則天之嘏文王者即嘏我也我何以保有此嘏也惟有法文王昭事上帝之誠爾小心翼翼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王之畏天威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文王畏天威之不間于夙夜也而我亦刑之庶幾聿懷多福亦得如文王之時保此嘏乎保承畏天威言時承夙夜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序曰巡守祭告也君者天之子也人子周知一家天子周知天下耳目不及于四方下情不得以上達于職有虧矣故時邁其邦斯昊天子之也時巡狩之期也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是也言人君以時巡行諸侯之邦察其政治而撫其人民庶天以爲能盡君職而子之乎此敘所以巡狩之意也御纂云按時亦兼春東夏南秋西冬朔言之六年之期無疏數也四仲之日無遺漬也廖氏剛曰謂之邁者言其行之遠而不遽也是已普天之下皆王土故曰其邦天子者繼天志述天事若子之承緒于父然然必德克肖于天而天始子之其之云者不敢自必之詞天健行不息而一體不遺王之時邁其邦而不敢安處不敢遐遺以述天之事志庶天以其克肖于己而子之乎云爾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震動疊服懷來柔順允信也言天實尊周之位次于天

下之上是以慶讓偶施莫不慴服祀典其舉百神山川莫不懷德而效順蓋人神皆受職焉而後信王之果爲天下主也御纂云按薄稍少之辭疊重累意不勝任事而危懼之狀言天寶尊其序次于有周蓋天命有德各以德之大小因以爲邦國尊卑之序而天實尊周德于序次之上也震之謂黜陟進退下震疊乃震驚而疊息也以奉天之舉動莫非天之明威故也及其告祭百神也能感格以懷來之而百神皆饗懷億寧以柔安之而百神皆效順并及所經之河與所止之喬嶽自深及高莫不在懷柔之內焉是主事而事治主祭而神享信乎天下歸往之王者維有我后也云爾以文王爲受命君故武王亦稱后也考武王元年止狩于管四年初狩方岳詩或作在此年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巡狩之禮先望秩後朝會而詩先言肆覲後言祭告者由人及神由近及遠之辭也震之者王者舉動皆法天道凡即黜陟皆有雷厲風行之氣象焉薄之云者天下早皆無思不服而當大征誅之後慮無不革面洗心以仰副聖人之意旨其有不恪或亦失怏小忿耳故無用大震之而曰薄也震疊亦振驚于德威之威德明之明耳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故統舉之河四瀆之大喬嶽五岳之槪稱乃錯舉之也餘見上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即所至之方岳有望秩之祭焉望而祭故言懷來秩而祭故曰柔安百神者其名不可悉舉也而及其有可稱名者四瀆之大莫如河雖巡方岳者不皆由于河而無不于河有所經也者故特言之嶽爲四方長以其高于衆山也喬高也不能徧舉故以喬槪之且非德及高深不敢言懷柔及之也故云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明者明德昭著之也言天旣右序有周王亦式序在位於是布昭明德于有周之天下孰宜牧伯孰列羣侯孰爲附庸以其德之大小次其位之崇卑則其明昭而其序定矣御纂云按此承右序有周言德之明顯昭著先于天下者維我有周故能法天而序次天下在位之諸侯其位之尊卑靡不各得其當矣是有周以德序其位凡在位者莫不順其德之序實天右其序于凡在位之上故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戢聚櫜韜肆陳夏中國也雖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而干戈弓矢皆可不用惟廣求懿德布于中夏云云御纂云按天下惟有尸其位而廢職曠官或有紊其序而越名僭分則有征討而用干戈弓矢

也今旣式序在位矣故巡狩所至干戈皆戢弓矢皆櫜自紂以來至此始見戢櫜之日故曰載焉曰戢曰櫜非廢武備也但備焉而不用耳求懿德以肆時夏勉諸侯以尙賢也以方岳有貢士之典故巡守畢而申命之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序曰祀武王實祀康王也昊天有成命成王祔祭于文王執競康王祔祭于武王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又曰不強則枉武王之執競敬勝以自強也法文王之敬止也執持競強也言武王能持其自強不息之心也惟能自強天下莫能與爭強是以有大功而君天下也御纂云按執操持不易之謂競從竟謂在在究竟即果毅之成德也故爲自彊此言其內之聖功無競則天下未有其匹者也而維武王之烈然烈乃功之光昭發越者也此其外之王業著

是疑乎其極盛者之難繼而似美之先盡云也以起下文成康既
已
無競維烈
烈固指永淸大定之功光昭前人明示天下故稱烈焉如烈日之
中天如烈火之中夜也無競者一舉而會同者八百國而八百國
中無其匹也一戰而倒戈者七十萬七十萬中無其匹也非特其
烈無競舉凡古今所謂無競者維武王之烈足以當之是其無競
不但以烈論已故先言無競而後言維烈云
鐘鼓喤喤磬管將將降福穰穰
生爲明帝殁爲明神則今日者鐘鼓和鳴磬管諸集以祀之其降
福之多可知也 御纂云 按喤喤大而宏遠將將淸而激越鍾爲條
理之始而鼓乃繼鍾而爲節磬爲條理之終而莞乃先磬而爲引

故舉之以賅盛樂也穰穰如豐年之黍稌然百用皆備四時嘗繼
也祭皆錫嘏獨此侈言降福之多者蓋維有德之君身膺數百年
保天之祿者方有可降之福而得自主其降云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立成立極至也烝民之生久矣所由養之以至于成立者莫非后
稷之至德也 御纂云 按立鄭作粒然不能該極與常之義立謂植
其生也未嘗不包粒字義蓋謂所以配天者凡所以植烝民之生
而立之斯立莫不由爾后稷之功爲之極良由後此者皆由之以
爲本而外此者皆藉之以爲主故曰極也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稷藝五穀民人育矣又貽我以來牟蓋春夏之間新陳不接來牟
夏熟可以接濟乃上帝所命以使隨時率育也 御纂云 按貽遺鄭
箋赤烏與牟麥俱來謂爲天降非也貽謂后稷之遺也來亦作秾
許氏 愼 曰天降瑞麥一來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乃神其說
之辭考牟大麥麥之苗粒皆大于來故名牟曰大也劉氏 瑾 曰本
草云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爲五穀長故撮言之率徧育養也馮氏
復京 謂韓詩作貽我嘉麰可知來麰爲一物張氏 輔 分爲二麥不足
信也然來實小麥牟爲大麥不可易也韓詩但不言來而已李氏
時珍 云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
貴又性惡濕然則是來麰者可以耐旱可以接新故尤足濟意此
自神農以來未入穀數至后稷始種之而爲生民之大利故特舉
此以歸功于后稷也言來年之貽乃稷奉上帝命而率育羣生者
云爾蓋凡穀皆不免于一時之缺而麥則濟新陳之交他穀皆不
無望雨之難而麥則不恃水泉之利故其育可徧率也以能彌縫

凡穀之不逮而救他穀之不及故帝命之以率育也
貽我來牟
雅翼云古稱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大麥則不然詩所謂
靑靑之麥生于陵陂者謂大麥也然則小麥耐水大麥耐旱無時
無地之不宜故可以溥種可以保歲夫是以云率育也貽稷之貽
卽以稷之貽爲天之貽未爲不可但與下帝命句不貫又劉氏 向
以爲釐麰如受釐之釐亦以爲瑞也云爾餘見上
陳常于時夏
衣食足則禮義生華夏烝民皆得相生相養以敷陳倫之道云云
又曰率育陳常實一體之事田賦供而上下定奉養備而孝弟行
家室樂而後有夫婦交際通而後有朋友云云 御纂云 按常彝倫
也率育而陳常如孟子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菽粟如水火而民

仁及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節盡之陳者教之也時是也蠶貊不可知而是中夏則陳常于時也云是后稷之所以生者即所以成所以養者亦所以教則立民之道盡而天降下民之道亦不過是故云配天也又如所云供田賦備奉養樂家室通交際本與稼穡相因而至亦相需而成教稼時亦即與隨時發明也故曰陳云

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公公所也釐福成終咨問茹度也此耕耤而戒農官也王將耕耤祭于先農臣工畢從從祀從耕皆在公也故嗟而敕其敬之謂王祀而受釐實賴臣工從耕以成之也來咨來茹勅保介之詞王曰嗟保介來為我咨之為我茹之云云又國語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此其來咨

來茹之大畧也 御纂云 按時行春郊之祭而耕耤則敬在公宿齋戒以待事也釐爾成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稷稷以告王王曰云云皆一成之常典也釐賚也謂與之以成法也來咨來茹謂來賞襄詔相之也咨諏來之意謂訪問于人茹乃詳味之意謂揣擬于已以成法雖釐而土宜不齊歲時不一故當來與共咨度而後行所謂敬也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維莫之春百穀未生又何求乎其咨問之何者新田何者畬畝新田何植畬畝何種也 御纂云 按莫之春建寅之月也月令孟春祈穀耕耤田勸農事正周正建子之莫春也 春秋僖五年春王正月朔日南至是周以建子春正月為春正 二歲曰畬言土始肥腴也三歲曰新田謂竟成田而尚新者也乃謀所事于墾闢之田也謂此時已莫春矣今郊祭而祈者

何所求乎亦祈農事而已彼久治之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各有常法維新與畬則未諳其性未習其效當燥當濕當遲當早必如何者之為宜非與農官斟酌焉不可故曰如何云也

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明上帝之明賜也謂維莫之春百穀未生來牟不已生乎美哉來牟轉盼即熟將受上帝之明賜云云 御纂云 按如何治新如何治畬猶是始播未播之百穀也最莫稼者帝命率育之來牟時已秀而將實矣故曰將受厥明也明古謂通萌謂來牟將萌動也然麥實種于秋長于冬而春將秀矣何言萌也雖暖地亦多種于春者然種已不可言萌矣故以明為明賜也但明不可以訓賜受厥明者謂所受于皇皇來牟之賜在今之祈穀猶受賜于溟漠之無形耳轉盼而來年熟則將受厥賜于羣昭共著也云爾矣然則此時

也安德不急于栽培長養也歟此其所以嗟保介而咨茹也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明昭上帝既賜麥熟又賜禾熟用終至于康年其茹度之麥夏熟禾秋熟其事皆在春也 御纂云 按明承受厥明言言從此以後皆明明昭顯上帝之賜以迄秋成之後用是皆得豐熟也康年猶云樂歲耳言此時之受賜尚隱後此將明昭上帝之賜益欣動鼓舞之辭也迄之云者所種在在熟漸至于萬寶皆成之日也年以收穫名豐熟則盜賊不作疾疫不生故云康也

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庤修而儲之也錢鏵鎛鋤銍鎌也艾與刈同命農人庤乃錢鎛與銍錢以耕之鎛以耘之不旋踵而觀銍之艾矣此王之釐爾果成之乃敬爾在公之實政也 御纂云 按庤從寺法也從广儲即所也

故如法具備之義錢說文云銚莊子註云銚削也能有所穿削也
鎛釋名云鋤類也又曰鎛廹地去草二者世本皆曰垂作呂氏春
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注耨芸苗也六寸
所以入苗間考耨與鎛當是一器錢氏天錫曰錢以起土用以耕鎛
以去草用以芸銍以艾禾用于穫銍刈禾短鐮也此承上文迄用
康年故命速庤錢鎛爲耕芸備漸次以待觀成于銍艾之侯也云
爾集傳專指新畬言非是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此于廟中戒農官也時是言農官當率農夫使播百穀御纂云按
此康王將卜祈穀之郊而作廟于成王之廟故卽戒農官于廟也
農官卽國語所謂農大夫農師農正之類率農夫各帥是所屬內
之農夫也播布種乃孟春時事穀而百播非一時言此時百穀之

播皆漸次于是云爾百穀見豳風其始播百穀下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駿大發耕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也耦二人並耕也言大發
其私田咸服其耕事萬夫爲耦通力合作也蘇轍曰民田爾我公
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
如此又曰終三十里者農官所屬萬夫之界也自夫間有遂至萬
夫有川川上有路計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故云御
纂云按駿如駿馬之駿謂進速疾而調習也私私田鄉遂用貢法
無公田故止云爾私若鄉遂以外如稍甸縣都皆分采于百官故
但勑鄉遂爲率先之教也爾耕者別于私田卽在鄉之宅田士田
賈田在遂之官田賞田牧田牛田皆有甸徒爲之耕而農官親其
事者中亦無民之私田在故曰爾耕故與都鄙之地以九數人以
八數者異而皆以十起數也禮亦以十起數者御纂所引周陳氏埴曰鄉遂
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然則二十五家爲里三十里者日盡七百
五十家之人通力合作是得終七萬五千畝之田也十千維耦者
千耦其耘是耦以千計故雖萬人齊力如合一耦而析言十千也
胡氏桂一曰十千爲耕止爲耦五千不知準中地家二人則十千耦
當二萬人矣此云速爲大發爾所屬之私田一日而終三十里爲
程限亦卽服爾所在之公田而率以十千必皆合于耦者云爾

十千維耦

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匠人耜廣五寸二耜之伐兩人共發
之曰耦夫而十千則五千耦十千而維以耦計則當二十千人矣
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萬夫之地爲百畝者萬任耕事者
萬家雖以下地計之亦當家二人爲十千耦矣萬夫之地三十三

里有奇也然則亦日三十里也餘見上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而實微子助祭也獻尸之後主人獻賓歌
振鷺是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水澤也客殷之後於周爲客戾止
來助祭也斯指鷺也殷人向白來助祭者車旂冠服從先代之所
尙故其容潔白有如振鷺也御纂云按振者起也謂振翼而起也
西雝孔氏穎達曰澤名爲雝在西有此澤無取于西之義韓詩章句
云西雝文王之雝也云云王氏安石謂是辟雍曰辟廱有水鷺所集
也水經但云水名曰四方有水曰雍卽雝也鷺水鳥故以雝爲得
所爾客先代之後天子不敢臣所謂作賓王家者也言鷺之潔不
輕于集者也乃飛而忽集于西雝爲得其所我客亦不易戾至而
止此者亦得其所止者也而其容亦然斯容亦指其潔白也不特

殷人向白。覲禮諸侯來受郊勞服皮弁是諸侯至天子之國皆服皮弁矣況殷後乎故詩人但美其容之潔白故托之鷺以起興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彼所封之國也斁厭也客在彼國無有惡之者能緜其世澤以保宗祏也今來于此無有斁之者能守其忠貞以翼王室也如是則有譽矣然猶願勉之也譽欲其終又欲其永其夙興夜寐不懈無惡無斁之功庶幾畢生不渝而譽終傳及後世而譽永矣 御纂云 按陳氏謂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惡于我此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是亦一說也然不切譽意惟在彼國無惡是在彼能統承先王而民譽歸之矣來此無斁是在此能修其禮物而天子之譽歸之矣如是者庶能夙夜不懈以永終相保其譽卽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意也惟夙夜不閒于潔白之德則譽乃永惟夙夜能永其

潔白之德則譽乃有終庶幾乃期望許可之辭非全規諷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序曰秋冬報也而實祭八蜡也是蜡祭惟豐年有之也云云稌稻也黍宜高而喜晴稌宜下而喜雨黍稌皆豐是雨暘時若高下皆宜藏粟曰倉藏米曰廩雍西之俗皆藏米于窖有高廩則富室也十千曰萬十萬曰億穀之數也及繼也陳粟曰秭新穀繼陳穀而藏之所謂餘一餘三陳陳相因也 御纂云 按黍稷之黏者稌稻之糯者黍稌二者固該高下燥濕寒暑言亦含下爲酒醴意以二者皆宜酒醴故也高廩卽秦月令所謂神倉也倉廩皆高于窖廩而高尊尙于几廩也欲其潔故特高之秭徐氏鍇云六萬四千斤又風俗通云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云云據此則秭亦萬萬之數耳然古什一而稅安得竟有萬萬況此藉與圭田所入與自當以陳粟爲合言及秭者公羊傳云周公祭魯公壽羣公廩然則雖宗廟之祭非嘗新大都亦用陳穀也故言以秭以見其多積云

廩孟子疏云倉有室曰廩說文云亩穀所以振入宗廟粢盛倉黃亩而取之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云云按卽如魯之御廩然也

萬億及秭

自天子及士大夫公田所入藉田圭田所出或萬或十萬萬萬原皆不可知不定斷其無萬萬之數也然上下各有定分豐年至倍蓰而止爲萬億者斷無豐及萬萬之理故解秭爲陳粟之說合萬億之新穀而與陳穀之秭交相接而藏則是屢豐也卽桓之所謂屢豐年者是矣餘見上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藏穀既多不止爲食并爲酒醴酒醴之用可以養老可以祀神故用以烝畀其祖妣不寧維是凡百禮儀俱需酒食以和合之也皆徧也百禮既洽則神之降福甚遍矣何指曰隨事賴豐年之利用則隨處徵神惠之普存是宜索祭而報饗之也 御纂云 按爲酒醴爲行禮也所以明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民利年豐也烝進畀與烝畀而曰祖妣則仍指宗廟矣似謂嘗新之祭也而獨承酒醴則又主爲嘗酎也左見于嘗酎與執燔焉月令雛嘗黍犬嘗稻皆先薦寢廟天子飲酎用禮樂夫嘗酎有執燔而用禮樂亦重祭矣洽百禮推而及于凡百祭享之禮也洽合之而無不浹至也凡所謂報賽方社田祖天地四方皆該于此矣百禮行自祭主乃得酒醴而洽百禮得洽于祖妣及一切鬼神則一切鬼神皆降福而輻輳駢臻國語所謂于是乎彌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

其上下以申固其往故曰孔皆也而推其所自皆豐年之賜故歸
功于年之順成而頌美之以祭八蜡焉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
者大合侯樂而奏之是也言周庭者開國之初樂工多先代之所
遺故言有商之瞽今在周庭也瞽樂官也再言有瞽非一人也御
纂云 按瞽無目者之稱殷人處司樂之地曰瞽宗概朦瞍而稱曰
瞽瞽而宗則皆取有道有德而使以樂德樂語等教國子者也非
他伶工之娛耳者比矣有瞽則謂昔在殷瞽宗者而今皆集于周
庭以侯作樂耳樂縣皆在庭兩階間故末升歌以前瞽亦集于庭
焉瞽謂大師少師乃瞽矇也考商本紀紂之世大師疵少師彊皆
抱樂器而歸周是商瞽之在周庭久矣至此則畢在焉耳又師延

作靡靡之樂紂死乃自投于濮水之上然則時在周庭者皆賢瞽
矣殷人尚聲瞽宗最重故有取于殷瞽也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
舉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色羽于崇牙之上周制也應小鼓
田大鼓縣縣之也鞉有柄耳持其柄而搖之則耳還自擊柷如桶
以椎挏之所以起樂圉敔也狀如虎背有鉏鋙搖之以止樂也簫
編竹爲之管笛屬也言設器于庭而後奏之鞉磬既作簫管之屬
莫不備舉又云虡業崇牙遵靈臺維樅之製樹羽則又加飾矣應
田皆新冑之縣鼓則新爲之明堂位云夏后氏鼓足殷楹鼓周縣
鼓是也柷以起樂圉以止之堂上擊磬簫管依磬聲者也那之詩
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是也御纂云 按夏止有龍筍虡

是夏有虡業也崇牙加于殷周又畫繪爲翣戴以璧而垂五采羽
于下所謂樹羽也應小鞞爲大鼓之應故亦曰應田鄭氏元云當
作朄亦小鼓太師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
古有名朄之引導鼓據此則田固朄字之脫悞又樂懸有朔鞞在
東階下鼓北其西即應鞞朔有始意即引導也然則田即朔鞞矣
所謂大者大于應耳大鼓即縣鼓矣維大射之樂縣用建鼓祭祀
燕饗皆懸鼓也言瞽在庭侯作樂時視所宿之縣先設業于虡上
次設虡于階間而崇牙而樹羽以遞加焉于是而應而田以及縣
鼓葢作樂必先鼓以儆戒故首重之樂始作先播鞉既終必擊磬
而每闋又必以柷起以圉止故即此四者以賅樂器之備也至既
備其器而乃奏此時簫管之細亦備舉而無有遺焉者矣

應 釋名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而周禮小師大
祭祀下管擊應鼓云云注應鞞也故傳云應小鞞也禮器云

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大射禮阼階西箋田當作朄朄小鼓
南鼓應鞞在東一在南東鼓朔在北 田 在大鼓旁周禮大祭
祀下管合奏鼓朄鄭司農云朄小鼓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
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禮書云儀禮朔鞞乃朄鼓也以其引
鼓曰朄以其始鼓曰朔鄭氏 縣鼓 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
以應朄朔爲三鼓恐不然 樂路鼓路鼗於宗廟中奏
之則所云懸鼓云者路鼓也鼓人注云四面鼓路 鞉 亦有靈
公彥云諸侯祭禮應鼓懸在東方是懸鼓在西也 靈路三
等如鼓而此則當指路鼗儀禮云鞉鼓侍于頌磬 磬 石磬天
西紘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作樂書下管鞉鼓 子以玉
在堂上一懸十三枚大小各如其律其一聞也作樂 柷 爾雅
用何律則以何律之磬節而終之非別有特磬也 注云
狀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
左右擊廣雅云方三尺五寸十四角有陛所以鼓柷謂之止也
圉 狀如伏虎背有齟齬二十七刻以木長尺名籈者櫟之以
止樂者也禮書云柷在宮縣東象春始敔在宮縣西象利
成 簫 大者曰言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曰筊十六管參差
象鳳翼大者無底小者有底周禮小師掌教簫瞽矇播
簫笙師 管 如篴長尺圍寸合兩管併
教吹籥 漆之六孔有底餘見前師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縣樂之器橫曰筍上作鱗身獸首業之設也設于筍上筍兩下之

植木曰虡、也虡亦鱗身、而下爲獸爪者、設虡則設于地也、然後加
以崇牙、施筍上如鋸齒形、以如齒曰牙、以大于牙曰崇、所以懸樂
器者也、樹羽、則亦樹于筍之兩端、樹、植之也、大祭祀則宿縣、非待
瞽在庭而始設者也、眡瞭掌之、小胥正之、時瞽在庭、則從眡瞭之
縣器、小胥之正位而言之者也

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止言應田而惟鼓曰縣者、則應田不縣、惟鼓縣也、應田或仍夏商
楹足之制、與應鼓後于田、既卽鞉、當在鼓前、而此先言應田者、正
樂縣之位者、自東而西故也、馮氏復京云、後世之制、建鼓左右、旁挾
應鞉、非古制也、不言鐘者、人君平日陰鐘入陽鐘出、不必此時始
縣也、瞽矇掌播鼗柷敔、以役大師、眡瞭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以相瞽、是羣瞽之受役于大師、而眡瞭之從事于羣瞽也、重在此

數者爲上下終始之大節、故舉數者以概之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此謂樂器既備乃奏樂也、考禮書云、雅簫長三尺四寸、二十四彄
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是簫爲堂上之所合也、下管象武、下管新
宮、是管爲堂下之所主也、瞽矇掌簫、曰誦詩、笙師教簫、曰奏祴、不
及舞而管、則曰下管、雖新宮不知的爲何樂、而象武之爲舞也斷
然、是簫用于歌、而管更用于舞也、然皆樂器之細也、故舉以賅全
樂而云備舉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

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白虎通云、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
是也、漆沮言得地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獸于此、取魚亦于此、

言潛、明得時也、冬月水寒、故魚性定而深潛、水蟲成也、取薦新、昭
誠孝也、言多魚、明有制也、數罟不入、而水族蕃也、物產盛、而民得
養也、順天時、因地利、行王制、蕃庶物、養人民、而後致敬于神、介以
景福、職是故也、猗與、歎美之辭、潛、藏之深也、鮪、王鮪、鱣鮪類、鰷白
鯈也、鱨鰷類、鰋鯉類、鱣鮪之大、鰷鱨之細、鰋鯉之美、莫不有之、多
之至也云云、御纂云 按此漆沮、指杜陽之漆沮也、與自土沮漆之
在扶風者別、馮氏復京云、此則二水會于同州、去鎬京三百餘里、爾
雅周之藪曰焦穫、近於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是也、潛、集傳云
槮、釋器云、槮謂之涔、李氏巡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卽孫炎所
云、積柴養魚曰槮也、夫下文曰有鱣有鮪、鱣鮪之大、豈積柴所能
養者、是以潛爲深藏之解、合、月令季冬、命漁師取魚、天子親往、乃
嘗魚、先薦寢廟、誠大典也、但詩歷陳魚之多、似不可止爲季春薦

鮪之用、在序意并言鮪者、不過謂詩既舉鮪、而鮪至春始出、不在
季冬、耳不知王鮪岫居、兆如他魚之不時不生、及來自他處、不可
先時而得者也、況未必詩舉一魚、必備一魚者乎、必薦于季冬者、
鄭箋所謂冬、魚性定也、鱣鮪見施罛濊濊三句解、鱨鰋鯉見魚麗
解、下、享祀介景福見前、

鰷鰲鰷也、長僅數寸、形狹而扁、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性好羣游、宜鮓菹、鰋好偃、鯉好儺、餘見前、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昔者皇考宣布明德于天下、惟其能用人也、既有文德、又有武功、
惟其能爲君也、如是則天下之民安、而天心亦安、其克昌厥後可
知也、又云降福者天也、天眷者民也、治民者人也、用人者君也、君
能允文允武、以用人而安民、則安及于天矣、故天亦安其後人也、
御纂云 按宣固昭播明德于天下也、而在宣明德于不易宣之世、

非神其經權、化乎屈伸而哲者、不能宣然宣且哲者惟在于賢人也而能任賢以成文武之業者惟我穆后爾燕及皇天黄氏佐曰天以安民爲心、故人安則天安、曹氏粹中則指陰陽和、風雨節、寒暑時、日月光、星辰靜、蓋一言其理、一言其事、一言其功、一言其效也、輔氏廣曰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于天也、天子佑君者莫大于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于天則能昌我後人也、

文武維后

文、如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之類、而小邦懷德、武、如伐戎伐密伐者伐邛伐崇之類、而大邦畏力、然宣哲者雖維人而非有文德者、不能用文人、非有武功者、不能任武人而備文武之功德者、維在我后、故曰文武維后、卽堯之廣運亦維乃武乃文也、餘見上、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頻薦廣牡、以祀烈考、并祀文母也、御纂云 按烈考、毛鄭皆謂文王、承上宣哲文武、而合稱其功德、曰烈、母則雖聖德流遺無外事、無武功、全以文德內助也、故止曰文、稱考母專祭文廟、本孝子之辭也、右、佑助也、燕天昌後、既見佑于烈考、而綏眉壽介繁祉、福止身家、是丙德之詒澤也、故以爲亦見佑助于文母云、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

序曰、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也、蓋成王既除喪乃朝諸侯、率以祀武王、受釐陳戒也、諸侯載見、稟一人之法度、臣事君之禮也、載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御纂云 按此始見謂喪畢而始見也、辟王、爲法于天下之王也、成王立而始求章者、武王在天子位者止七年、制度未遑更定、成王立、周公相之而制作之章程、始更定之、故諸侯至是始求稟承也、維來求章、則法自天子出、故稱辟王也、

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

交龍爲旂、陽、色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和聲也、鞗革轡首、有鶬、金飾、言其車馬服物之盛也、御纂云 按交龍、二龍皆交、一升一降也、覲禮侯氏止曰載龍旂、而不言交、維天子則云升龍降龍、升降皆有方、是交龍之旂、然則此言天子率諸侯之旂物、非言諸侯之旗物矣、央央乃風揚聲也、鶬毛傳言有法則、已混集傳竟曰和聲、以依說文通作瑲解也、然鞗革爲鑾首、但聞有金厄耳、金厄豈有聲者、蓋鶬本鳥名、所謂奇鶬龍鯉、一角而九首者、是轡首之金飾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而實微子來朝、將歸而賜于廟也、客、微子

也、作賓王家、故曰客也、重言有客、鄭重之也、殷尙白、其後從之、不止于冠裳皆白、馬亦用白也、御纂云 按大曰賓、小曰客、微子不言賓、而曰客、意武王時本以武庚承殷後、而微子未襲封于宋、尙守微之舊封也、故次于正嫡之嗣、而曰客云、白其馬、當如明堂位云、白馬黑首也、不曰白馬而曰白其馬者、言其潔素之德與服飾稱者、并其馬而被及之云也、愛其人并及其馬、亦字亦可對其人言、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萋且追琢、所獻之禮也、何楷曰、萋與緀通、說文曰緀白文貌、蓋言帛也、尙白、故帛亦白也、且說文云薦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有萋有且、所謂束帛、敦琢其旅、所謂加璧、是也、御纂云 按巷伯詩、萋與斐并言、而曰成貝錦、此不云斐、則無文之素錦矣、且說文從几從一、象足二横于一上、一地也、謂陳物于

几而藉于地耳故有羞謂禮物有且謂進薦也敦琢猶言追琢謂成器之玉旅即庭實之旅百謂衆陳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序曰奏大武也何楷曰此大武一成之歌也於歎詞皇大也遏止劉殺耆致也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强于天下矣原其初實由文德之文王開之嗣王繼文之志是以其勝殷也期于除殘去殺以致定其功爾蓋武烈仍本于文謨也御纂云按皇猶煌煌也劉爾雅亦訓陳遏劉乃止其陳于牧野之衆也耆致通底有終竟之意爾功謂此之功云也然則武王之武皆所受于文王之文德所致非徒以武力競矣詩本象武王伐紂之功而必推本文王者非特歸崇文王也艮恐武王以兵得天下而後世藉爲用兵之口實故明其武功皆由于文德而見武王之武亦本文德止戈之意云爾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而實則嗣王自箴也周公戒王曰皇自敬德召公戒王曰王其疾敬德今王自儆云云是體驗有素而見天之不假易也顯明也言子乃今知敬之不可已也天有顯道不可欺也御纂云按敬之云者見其敬在在有所屬也重云敬之者見所敬之時時不可間斷也所謂敬者敬以天爾夫以道論天天固幽深元遠矣而于敬天者言則天固又顯甚也幽固不閒于明深固不遺于淺元固不違于實遠固不隔于近也故曰顯焉猶是如此之辭而從心之念念不忘言曰思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昔皇祖文王緝熙敬止于小子不明敬止之道勉期于緝熙而已日者子幸昭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渙今惟有效其所爲日有所就無忘所能月有所將提撕吾心之光明使繼續而不至于昏昧云御纂云按善有所成迎而即之曰就善有未至帥而進之曰將德則日計之多不足而此必以就期之是日計必使足之矣月計之易有餘而此必以將勵之是月計不自有餘矣緝繼續即日與日繼而功不絕月與月續而效不已則積而至于光明之候也德不遺于一物則光之昭被也德不蔽于一私則明之普燭也光明天德之本然緝熙至此始得復其本然而已然自勉如此非謂已能如此也

佛時仔肩

佛弼通仔肩任也謂又望爾諸臣弼予負荷云云御纂云按弼本弓檠名所以矯弓體之不正以夾持于正也者仔正韻訓任肩負也蓋仔則任之胸懷肩則承諸擔荷正謂仔肩此不易之天命也時是也弼謂責難去邪正其邪曲之謂謂夾輔我以承此天命之仔肩云爾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拚飛貌言蜂不可使而强使之是自求辛螫以比使管叔監殷而致叛是自啟亂也桃蟲化爲飛鳥向不知信今始信之矣以比武庚勝國之餘卵而翼之遂致爲難是自招悔也又曰既已辛螫悔之何及當于其荓蜂之時而謹之也拚飛成鳥則不可制當于其桃蟲之時而防之也御纂云按蜂有十種皆能螫入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曰蜂其被螫之痛辣辣然故云辛螫辛即辣也語曰鷦鷯生鵰言小能化大也此云拚飛維鳥即此意成王悔信二叔之流言致武庚之爲

禍至此乃悟而迎周公之所作也故托言實非有莽其蜂于我而實自莽之以自求其辛螫耳所以然者始于信彼小物之鷦鷯不料化爲拚飛之大鳥也莽蜂而曰莫予王之罪己而不肯分謗于人也桃蟲維鳥言始以爲鷦鷯而易之殭化鵰鶚而至取子毁室也以其中有二叔在故不忍斥言而爲是隱喻之辭

莽 爾雅云馬蜩即荔實陝郡荔多性辛散莽有指此蜂有野蜂 故下辛指莽螫指蜂 御纂取其專當故從蜂有家蜂 有山蜂所謂螫也皆能作蜜一種土蜂最大螫人致死亦有 一種木蜂一種大黃蜂名胡蜂又有赤翅蜂蜂蜂腳蜂六 種皆不能成蜜然皆螫人桃蟲生蒿萊間居藩籬上似黃雀 又一種細腰蜂即蠮螉也桃蟲而小灰色有斑聲如吹噓喉 如利椎取茅莠毛毳爲窠大如雞卵而繫 之以髮至爲精密食不過數粒性極鷙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而實臘祀也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芟去草也柞除木也澤澤土解散也耘鋤

也芟柞之後草木根株有未盡者故鋤去之隰溝也十夫有溝溝有畛水道田畔皆當修整十夫所同故耦徂也 御纂云 按載始也除木曰柞者惟柞叢灌難除故秋官命掌攻草木之官曰柞氏也澤土滋潤而解釋也此言開闢草木之處爲田也耘曹氏粹中云反土之後恐有芟除未淨者其實初芟柞時卽如一歲之菑其耕澤時如二歲之畬至耦而耘如巳成之新田矣下溼曰隰田處也溝上之畛通行人者無事于耘此言徂隰而耘者必徂畛以循其田界也以各分田而合耦故必先徂畛千耦則二千人矣必不止耘十夫田是畛不止一畛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朱子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 御纂云 按主亦或田主省耕者伯或田畯農官之正亞其農夫之副皆督耕者也旅衆農夫也彊其壯丁以或子弟之未壯不堪耕事但給趨之指使者耳葢古時農者無不授之田未有業農而不授田但傭工以給役者此義似亦可酌用也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嗿衆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御纂云 按嗿衆飲食啗口聲媚親順謂從其婦之勸勉加餐飯以順其情而悅其意也依倚也謂各倚其身旁相與加勉勸進也夫曰士者庶人之昏皆假士禮故目夫爲士猶後代官郎之稱云也

有依其士有畧其耜俶載南畝

男婦雖雜沓于田間而婦各依夫不相亂也思媚婦者或不必巳

婦而有思媚之者矣至于依必于夫則知其貞靜素嫻不以隅處田間而相瀆也餉畢而羣執其耜以往而見其畧則知其淬礪素備不以未及耕時而或懈也于是各從其耦而始事南畝矣畝必曰南者國中田不井授不廬于田度地居民屋皆南向而田皆在屋前故南畝云者皆本所居爲嚮也

有畧其耜

畧利也 御纂云 按畧當依字書通作䂮刀劍刃也言其銳利如之上古剡木爲耜後世乃用金故須礪之如刀劍所謂以我覃耜也此則謂巳畧之耜云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函含活生也既耕之後其實函氣而生也 御纂云 按播穀布種也實穀種也孔氏穎達云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爲含謂播種之後字甲

坼而萌芽達其孚甲含萌芽而斯活也葢謂孚甲函生氣以含萌芽而萌芽即活于其中凡百穀種隨所播而皆然歸功于耕之得力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是也厭厭苗皆滿足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此苗旣長大而去其苗間之草也御纂云按驛續相遞至而不絕也厭同饜故以足爲義傑出衆之貌言受氣飽足而挺然出衆也緜緜者優游細密之名麃說文作穮耨鉏田也徐氏錯曰禾巳長大復鉏其間草也苗巳長而復生之草其物細碎其根浮淺故其工貴乎緜緜也驛驛其達長之速也有厭其傑形之壯也厭厭其苗長巳定而且齊也緜緜其麃耘愈勤也葢深耕之田生機勃發苗易生草亦易生麃之則生機總萃于

苗苗之根株更得暢遂故須緜緜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濟濟衆也實穀實也積藏也萬億及秭見豐年御纂云按何氏楷云濟之言齊謂齊力也是巳實又充實謂堅好密栗也積露積也言場圃所納也萬億及秭始指登于倉廩也而知實數之爲萬爲億且與陳穀相因也餘見前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飶說文飯香也范處義曰有飶言其饌也朱子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御纂云按飶傳止曰芬香也一作苾集傳云未詳何物夫飶旣通苾葢苾芻之香草也而食饌之香如之此約是祭畢酺飲以其上下皆有嘉德故得民和年豐而飲樂所以有光于邦家而饗燕諸禮以爲國家啟聲明助文物者賅于此矣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椒味辛烈范處義曰有椒言其酒也楚辭云桂酒椒漿是也胡壽也朱子曰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也御纂云按此亦謂酒有如椒之馨非必以椒入酒也馨從殸殸籀文從磬省謂能馨盡其香者也此言祭畢而飲父兄耆老以安其心志樂其耳目爲事故曰□胡遐意從古從內肌體長久故以云老之壽考訓正訓成故以云老者之德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斯

且此也振起也言匪特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特今時有此豐年之慶葢自起古以來巳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御纂云按振古猶俗言起先也匪特此薦陳之地有此薦陳匪特目前之盛止此目前葢從古如斯以見服先疇而食舊德者巳千百年矣云爾歸

德于創業之辭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序曰秋報社稷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也畟畟利也御纂云按此正勞農息民之詩也以頌豐年故入于頌畟畟舍人謂耜入地之貌前芟柞乃開闢之田難于土解故特云澤澤此則久耕之土恐習以生常器有未利而作或不力故特言畟畟也耜而良利推利發各適其用亶庛句庛各當其宜良耜而畟畟不以臨時而有未修之器不以久治而有不力之工也始事南畝而巳然其于後此可知矣播穀而活較之初芟柞者而更易矣餘見前

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筐筥餉具也黍餉之美者御纂云按謂家人贍女者即載筐筥來

農家食物土簋土鉶皆圓而載內之器多方如俎之類則筐方宜盛俎莒圓宜盛簋及鉶也及筐莒發而知饟物之先以黍黍乃稷之黏者上食也農家而以黍爲常食其豐裕也可知凡配食之宜之美又可知宜其所載不一器而筐與莒之俱備也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糾笠輕舉貌趙刺土也薅去草也荼陸草蓼水草御纂云按笠禦暑雨糾又三合繩名訓合訓急謂將力作而緊扣其固笠之繩耳趙一作𨔲而考工學無鎛注所引乃作捌又有迢音訓宛轉意又訓攢是趙乃善入地而挖掘根株之器又鎛之類而制尤善者也薅許氏慎云拔去草也荼爾雅釋草云委葉孔氏穎達云穢草非苦菜也蓼水蓼即爾雅所謂薔虞蓼也

荼朱子謂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今南方猶呼蓼爲辣荼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然則所謂穢草者即荒蘙之類其狀與蓼不異也蓼生下溼地水旁葉似馬蓼長五六寸此水莖葉稍狹大于家蓼莖赤味辛亦毒草也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

又詳伊及斯語意謂其笠之容緻如伊三合繩之緊切是稱其笠之美好與伊黍之伊一例也蓋笠本容結臺草如辮繩圓轉而成故云然其鎛斯趙謂其鋤器之斯即用趙較他之用鉏者更便利云然

御纂于糾取集傳輕舉之說止合敬從集傳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草朽則苗疏而土肥故禾茂也御纂云按朽者傾其根株因暑雨而溽之則化矣化則復爲糞壤以肥地茂則一者無並生之荼蓼以纏根而生機暢遂一者有既化之荼蓼以肥地而生意滋長也茂充而容也止亦如是無加之語意此即月令利殺草以糞田疇之意也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

挃挃衆穫聲栗栗顆粒圓也御纂云按以禾之根科肥大故聲挃然栗集傳云密與下比如櫛混嚴氏粲云堅實爲合蓋穫而積之也見其穗垂芒多而圓湛欲裂然故曰栗挃挃凡穫聲皆然栗栗凡積形者然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其秉之堆如墉之崇其穗相比如櫛之密積禾于場之象也御纂云按崇漸相加比密相次墉或垣之名也較牆而厚矣作城墉者厚與高等而上殺其厚之半崇而如墉其崇也堅實矣五經異義云天子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七仞子男三仞此墉之崇數也公羊傳注易仞爲雉櫛較梳而密矣作櫛者用櫛與象其齒之間僅可容髮比而如櫛其比密矣櫛之密也整齊滑澤無蓬亂之雜其中無枯稿

之側其內墉之崇猶可計數而櫛之密并不容以數計也

以開百室

百室衆室也萬尚烈曰方春在田邑室皆閉收穫事畢則百室皆開以所積者入之是也御纂云按百室百夫之室同時皆開以登穀也登穀而開室則已粟之矣非復秉穗之可以露積也時則民皆入室野鄙廬中無人守望故須藏于邑之室曰室農民不皆有倉廩故也室而曰百舉一洫之田一族之人而言謂一開併百室非謂開止百室也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似效之也言此犉牡報祭之禮我先祖世行之矣今似而效之續而舉之者蓋以續古今之舊典庶幾不替其先而實未足以答神貺于萬一也御纂云按似今也正似今之效古也祝來歲也續續

古頌先德也謂常得如今歲之豐以繼古人報祀之祀也蓋年不
順成八蜡不通歲時伏臘即不能常繼古人之盛舉甚則變置社
稷安得復舉報祀之禮哉否則無年不豐而并祀之不績者也故
斷爲息民之祭云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序曰繹賓尸也又引高子說曰靈星之尸而不知賓養老也周禮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
絲衣爵弁士服也紑潔貌載戴也言絲衣戴弁之士恭順執事云
云御纂云按古惟祭祀用絲衣此養老也而用絲承索祭後之禮
也紑說文云白鮮衣貌絲衣而紑則絲衣爲縞衣矣殷人縞衣而
養老則云紑者所謂修而兼用也據紑衣則似皮弁服而爲爵弁
者本士之服或爲養老而縞衣也俅俅毛傳恭順說文以爲冠飾

六書故謂狀戴弁之容乃指弁上稜耳俅如觩貌也故許氏以爲
冠飾不誤也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門側之堂謂之塾其下則基也鼐大鼎鼒小鼎自堂以至于基省
其地以定位次也自羊以至于牛省其牲以定品味也自鼐鼎以
及于鼒省其器以告潔也御纂云按肆筵設席皆在堂故省位于
堂如賓主介僎之位定而賓入門立接西塾主近東塾基其兩塾
所共之地高于庭與堂塗齊故曰基徂基以待賓入也自羊徂牛
省牲于鑊也少牢牲爨在廟門外東南則序之制亦或然也徂基
待客客未至時先省牲鑊侯羹定而速賓也鼐大鼎當即牛鼎禮
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之鼎飾以白金容一斛鼐從乃乃難
辭以其重難舉故從乃而名鼐鼎則大夫羊鼎也飾以銅容五斗

鼎定也鼎之常制有定程也鼒士豕鼎也飾以鐵受三斗所謂圜
弇上者也而鼒從才才從木貫出地謂上銳也弇口者其形并益
則上銳故從才而名鼒此自鼐而鼎以及鼒省鼎實視其所入之
牲之貴賤也故先牛次羊次豕也

鼐鼎及鼒

上文先羊後牛者出廟門省牲鑊牛鑊最東次而羊次而豕出門
東者先豕而羊而牛也詩人但畧豕不言耳以遠近序此先自鼐
而鼎而鼒乃從牛羊及豕也以尊卑序也上文不言豕故此于鼎
曰及言牲實鼎省之必詳也餘見上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自省地省牲省器已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御纂云按兕善
觸故取其角以爲觥本罰爵也非酌之以養老示賓主以法儀使

無敢犯以子老者以不安故酌觥于前以爲罰爵而後行養老是
以見兕觥之旨酒皆思和順以自致于靜抑焉曰思柔也若曰即
酌兕觥以養老則非也蓋先以兕觥酌酒而後養老云爾

兕觥其觩

觩本角之彎環貌古本用兕角截去本末而空其中以爲觥外不
改其觩然之本形也無兕則間亦以木爲之而仍刻爲觩然者以
象之故其觩者所以存其善觸之形使人見而知警也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也嗣嗣文王也爾謂武王也允信也師衆
也謂遂邀天之寵而受命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武功之成雖
自武王而用此以嗣文王者蓋以武王大公之心能見信于衆人
皆諒其伐暴救民而非富天下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御纂

云按蹻與矯通、乃出衆不羣之貌、謂我后時承天寵、而受其命、乃遂蹻蹻不羣超前軼後、而有王者之創建焉、然以此征誅、而可嗣繼文王服事之德者、實維爾無私于天下之故、允足爲萬世之法則、云龍固通寵、然亦有飛天御宇、變化一世之義、故曰蹻蹻王之造也、武未受位、天下亦幾乎淪毀、是永清大定、皆出武王再造也、創業建制、不指興禮作樂、用有嗣曰載者、開代天子、而以武功繼文德者、自武始、載始也、爾公允師、征伐之事、非本意、亦非常有、無可私也、惟此大公無我之德、則先聖後聖有同揆爾、

綏萬邦屢豐年

序曰講武類禡也、而實卽大武六成之樂歌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艾安、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倦也、御纂云 按克一商而綏及萬邦者、以紂之炰哮內奰、遍中國而及鬼方、萬邦皆不得安也、故紂一伐、而綏乃及萬邦也、綏卽大定之永清之謂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以傷天地之和氣故也、茲因周饑、反克殷而年豐者、以除邪虐而民氣和、絕暴殄而物性遂、燮理寅亮之所致也、綏萬邦、所謂安民和衆、屢豐年、則所謂豐財者也、此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故曰綏萬邦、豐年而曰屢、是代紂後數年、當承南國是疆言之也、

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隋山之相連者、喬山之特起者、允實也、猶與由同、翕合也、敷普、裒聚、對向也、言陟高山而望之、見相連之小山、特起之大嶽、由于地中之大河、合于大河之小水、普天之下、山峙水流、諸侯之國于其間者、莫不環拱內向、以對于天子云云、御纂云 按隋爾雅云、巒山曰隋、嶽四嶽、隋之山、喬之嶽、皆謂諸侯也、右之封制四方、方伯各主一嶽、九州之牧、各有鎮山、如職方所云、青沂兗泰之類、卽小國之君、亦莫不有所主、若魯曲阜、陳宛邱、衞帝邱、宋商邱、滕共邱、附庸如顓臾、尚有東蒙之主、是以稱諸侯曰方鎮也、隋山喬嶽、猶云各方各鎮耳、時則方伯率州牧、州牧率庶侯、庶侯率附庸、牽引連合而至、信猶大河之翕受、一千七百一川、而朝宗于海者然也、故曰允猶翕河、云對、配也、諸侯之配天子、猶天子之配上帝、裒如集禮瑞之修而輯之、合時日月之協而正之、并律度量衡之審而同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所謂對也、而天子亦聚其時所向望于天子者、各如其分願而付之、曰裒時之對也、

允猶翕河

御纂以般爲四成之南國是疆、考武王元年、狩于管、四年狩方岳、方岳惟東方泰嶽、西方華嶽、諸侯多由大河至、南北兩嶽、河所不經、惟管在滎陽大河之南、所謂南國是疆者、當指元年于管之狩也、時四嶽諸侯畢集、莫不經由大河而至、而由大河者、皆由入大河之小水來、故大河翕受諸水、而羣方羣鎮、畢由之、故曰允由翕河也、

詩經衷要卷十一終

詩經衷要卷十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序曰頌僖公也云云實考牧而祭馬祖也定中之詩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彼勸畜牧故兼言牝此閟軍實故專言牡也云云駉說文云牧馬苑也駉駉非一苑也毛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是也坰地名坰之野牧所也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是也御纂云按集傳以駉為腹幹肥張貌意時即取此義以名苑而許氏因據此為馬苑名乎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皆指國之四正其四隅則

皆田也四郊則藉田學校壇墠所在牧即畜牧之地矣今以馬之多自牧而野野而且越林以至于相接之坰是牧地不能容而至于在野且至于坰故自外而內言之直自坰而之野則其盛也為何如

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驈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無疆思之廣也臧善也言在坰之馬毛色美備駕車壯盛所以如此者由于人君之心思慮廣遠無有疆域之限是以偶一思及于馬而馬遂臧焉蓋以仁心獲天眷不但牧馬一事已也御纂云按曰驈曰皇曰驪曰黃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又一說四馬者所謂一良一戎一田一駑也以用也用以駕車也彭彭毛傳有力有容集傳專謂儀容之盛合思無疆美其君用心之遠也疆以地言君之存心覆育萬物而不分彼此君之用意整飭羣生而不別爾我曰無疆即一馬思之而已如斯之臧而他可知也思無疆之思美君之思思馬之思詩人之為君思也

有騅有駓有騂有騏

蒼白雜曰騅黃白雜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御纂云按騅蒼白雜毛如騅之色也駓今桃花馬毛色如鴇也鴇即鵻也騂赤色騏青而微黑今驄馬也騅良駓戎騂田騏駑四種也據孔氏則此是四者皆戎馬一物下倣此

有驒有駱有駵有雒

青驪白鱗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御纂云按質青而白色相間如魚鱗班曰驒言如鼉甲文一曰青黑間駱考轉注古音謂古駕輅皆同駱字駱主車駕故字可互用然

則駱之名駱專用駕車而名夏尚黑專以白馬黑鬣者駕輅而名後世乃仍之而不改也駵有黃有赤月令夏駕赤駵中央駕黃駵是黃馬黑鬣赤駵也雒黑身白鬣一道通黑如界者名又謂如纓絡之被身也孔氏云此言田馬餘倣上

有駰有騢有驔有魚

陰白雜毛駰彤白雜毛騢豪骭白曰驔兩目白曰魚御纂云按陰黑淺色今之泥驄駰從因言如被茵褥者然蓋古之茵以黑白雜毛織之故也騢爾雅注今之赭白馬玉篇云赭白馬色似鰕亦謂似色雲霞然驔或如簟文魚二目皆白者爾雅注似魚目也陸氏佃云今之環眼馬孔氏謂此章言駑馬主給官役

思無邪

無邪思之正也御纂云按無邪當總無疆無期無斁言思雖遠而

始不出于邪終不入于邪在詩意是富強而或不免于非分之覬覦與非禮之擬議即邪也而魯君之思無故美之也邪與不邪之介于思分邪而不齊之幾于思轉思而無邪而見于外與爲諸後者更無論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有駜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飮酒于序以養老焉云云駜馬肥健貌重言有駜非一馬也乘黃來燕者之所乘也公燕所也明明禮文辨治也 御纂云 按有駜然而不一者最在前者皆乘黃然乘此馬者固本夙夜在公者也在公固非士庶以下之賤者矣在公而夙夜固非賓客之來之暫者矣惟夙夜在公故能昭文章理繁劇而禮儀由之以辨治者此蜡賓初至之辭若謂此本平時來公所者直至見鷺羽鼓聲始知爲有事于蜡祭而來

此云

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振振羣起貌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皆有水澤故鷺集焉因所見以起興也于下翔集以興舞也咽咽鼓節也胥相也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是相樂也 御纂云 按鷺即所謂鷺翿鷺羽也周禮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知蜡之舞本用羽也飮亦宜然振振羣飛起落之貌執鷺羽而舞如鷺鳥之回旋而下伏然鼓舞節也咽咽深長不揚之聲也言舞鄭氏 元 謂至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然即指振鷺也前見乘黃之在固以爲夙夜在是者即以爲爲蜡事而至但知爲辨治蜡禮耳今乃見鷺羽之振振鼓聲之咽咽知其燕飮于公所而醉而舞也振振若下而不見舞之之人咽咽但鼓之遠聲而不得其疾而短聞者蓋但瞻望及之而因相與頌禱者也

年之順成民之樂也君臣皆樂民之樂而有此舉故民見上之樂其樂而亦樂上之樂曰胥樂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自今以始祝之也年豐而始蜡祭故祝自今歲爲始歲歲皆有年也飮酒所以養老故祝有齒德者皆有善道以遺子孫願天常錫豐年願人常行善道亦可謂善頌善禱矣 御纂云 按自今以始歲其有祝民也歲歲有此豐則歲歲有此燕也君子盡在上之人乃祝國也既富方穀而願上之人善迓天休常積善以有數百年保天之祿以詒後世則更世世有此豐世世有此樂云也于胥樂兮反復咏歎上文相樂之至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之學曰辟廱水周環如璧諸侯之學東西

南三面有水形如半璧故曰泮也芹水菜也泮水采芹因所見以起興抑以比魯侯之興學育林取而用之也 御纂云 按泮水名兗州泗水縣有泮水今稱泮河左晉侯伐齊濟自泮其證也豈即以泮宮在是而名乎則泮宮即作于其地可知其泰安之泮汶間相傳有菟裘地即隱公欲老于其地者在魯地北境去魯都幾及百里作宮于此以爲學所謂處士以間燕又所謂大學在郊也思樂于此思學之樂在此非樂其泮水也芹之義取于勤勤學之義釋菜用之故以起興若其比義則取其士之勤學者而用之云

言觀其旂其旂茷茷

觀其旂望之也茷茷飛揚貌 御纂云 按言觀其旂旂高可遠望而見一時皆言其旂已見額手翹傾而瞻仰者衆也茷茷錢氏 玟 以爲草葉盛貌言旂之下垂如葉之多然則茷茷蓋即羽旄之葳蕤

飛颺者而言、誇其表建者之美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小謂童子、大謂成人也、舉國之人、不論小大、皆從公而往焉、蓋喜公之視學而樂聞其教也 御纂云 按魯本守禮之國、一變至道、民皆向學、故小子有造、成人有德、皆樂于公之視學、而從公于往、以觀其禮也、此之從公者、即前言觀其旂之衆也、邁往也、言邁知皆于路而從之者、小或待學而大、則已成、大或慕學而小、則何知、無小無大而從邁、見其足以動衆、而化民之道基此矣、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載色、溫其容也、載笑和其聲也、溫厚和平、不怒而明教之、所謂循循善誘也、御纂云 按前此威儀之盛如此、逮既至、而先有移郊遂、撻夏楚、赫然震怒之事者、然蓋東遷以後、學校之制久廢、師儒之典久弛、疑必有大爲整齊振作者、而君乃色笑以接之、匪有怒也、其色笑也、伊惟有教之而已、欲得其時習之悅、講貫之樂、而先以色笑者、鼓舞其悅樂之心、以待其奮發、其知教士之本者矣、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

允信、昭明、假至、教士養老、信能文矣、屈此羣醜、又能武焉、文王武王、魯侯之祖也、今允文可至于文王、允武可至于武王云云、御纂云 按昭明其功、即述其事而功昭也、假孚其德、即繼其志而德孚也、烈祖、有功烈之祖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故集傳屬之周公魯公、然準之左傳、衛太子禱鐵上之戰、稱皇祖文王、蓋承統不敢祖天子、而述系則固稱祖矣、烈則功德顯著之通稱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心也、言魯侯克明其德、以服淮夷、將帥之

臣皆能推廣魯侯以德服人之心云云、御纂云 按士、當指在學之士、周官庶子、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云云、疏義云、若有甲兵之士、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是國學之士有從征之禮也、言此濟濟然國學之多士、皆能一體魯君敬明克明之德心、而推致擴充之廣者、猶是由此及彼、因小及大、而左右具宜曰廣也、多士而克廣魯侯之德心、多士同一德心、而魯侯之德心、因多士之克廣、而無不普遍云、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

觩、弓弛貌、搜矢多貌、此章言士卒已成功而歸、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御纂云 按觩角曲貌、弓之兩頭、皆有角、角處前曲甚、則弓始健、弛則前曲而見爲其觩也、束矢、據左傳皆云彤矢百、故鄭氏元以爲百矢曰束、又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故集傳兩存之、然彤矢百安知非兩束、苟必如其賜數以爲束、則盧矢之千、亦豈千矢一束乎、且百矢豈箙所能容也、者宜以五十矢爲合、搜玉篇云、聚也、揚子方言、就室曰搜、然則搜固矢聚于箙之謂爾、

戎車孔博徒御無斁

斁、懈也、戎車孔博、道寬而無阻也、徒御不斁、守法而勤事也、御纂云 按戎車固小車、而廣車亦戎車也、博寬廣、軌徹寬廣、故無擊轂掛轄之事、而曰孔博也、徒、步卒、御、馭車、斁、厭、蓋習于戰勝、則厭厭戰則怠、厭勝則驕、而此則卒與乘之競勸也、故曰不斁云、徒御且不斁、而將可知矣、戎車孔博、軍容整雅也、徒御無斁、軍心勵精也、

式固爾猶

此皆因在學受成、有善謀而能固守之云云、御纂云 按此歸功于

學也所受之成即猶也式遵而法之固式之而無游移無參雜無動搖無更變將士一心堅爾學中所受之成謀曰式固爾猶也此見其猶之大且遠武備不出于文事之中境外不越于閫內之算而學中之為教大矣

　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黮桑實也鴞食之則聲變孔氏穎達曰惡聲之鳥食桑黮而變音以比不善之人感恩德而從化是也御纂云 按黮有白黑二種味甘性微涼能變白為黑令人聰明陸氏機疏云鴞食桑黮多則醉是能變鴞性也可知懷歸也言革去惡聲而歸我美善之音也泮宮乃鼓歌弦誦之地其音之好皆由其地之美善也故雖物類之微鴞類之惡食其地之黮而知懷好音其感深也其化速也言此以興淮夷惡類亦感化于泮宮之美善而格心也云爾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龜尺二寸曰元龜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言淮夷悟而改過是以獻琛輸誠而樂中國之教化亦如飛鴞之集泮林食桑黮而懷好音也御纂云 按舍人云美寶曰琛木華海賦云天琛水怪注天琛自然之寶蓋不經人工雕琢者也元龜千歲元大善之名象齒即象牙龜出九江者為寶又出蔡地象古出淮南山谷中而金三品又荊揚之產皆淮夷近地故獻賂也獻修貢牧伯之職以昭獻賂私表贈遺之意以明愛也皆感于德而歸泮宮文教之化也

元龜李時珍曰龜有山澤水火四種在水曰寶龜亦曰蔡龜在山曰靈龜皆國之守寶而未詳變化者也然則此元龜指水龜也形象離神在坎上隆而文法天下平而理象地指陰向陽蛇頭龍頸外骨內肉腸屬于首能運任脈卵生思抱其交以尾其息以耳象齒舊傳荊蠻山中有野象爾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則象出梁山矣然中國之象多青黑西域乃有白者口內仍有食齒其兩吻出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者纔尺餘耳聞雷聲則牙花暴出逡巡復沒甄權云象每蛻牙自埋藏之國人以木牙潛易取焉殺取者為上然絕少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章頌敘后稷閟深也宮廟也閟宮者禖宮也毛傳曰孟仲子云是禖宮也姜嫄祈子之所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枚枚礱密也御纂云 按閟通毖爾雅釋詁云毖神也侐猶穆清意鬼神以遠人為德故有侐之象焉實枚鄒氏泉曰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此序后稷之所由生而以為禖宮則此所言乃謂帝嚳時祀高禖之宮矣集傳云時蓋修之云云非是夫既云姜嫄祈子之所矣安得在魯而魯修之也哉則魯所修乃周公廟耳非此閟宮也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御纂云 按黍黏稷不黏種先種後熟者豳風作重稑後種先熟者豳風作穋言黍稷則有穜有稑陳氏啟源云稷三月下種五六月可收亦有七八月收者黍則更有三月種五月熟四月種七月熟五月種八月熟者故總括之曰穜稑也韓詩說云稙長稼穉幼禾正義云穜稑稙穉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也當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不言其熟是也此概言黍稷則既有先後遲速二種而又有早晚兩等之菽麥云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上言天降后稷之嘉種此謂后稷教民之稼穡也曰有據收成而言百穀皆教而舉此四者為重黍稷並宜飯祭重稷而食尚黍稻秬皆宜酒飲多稻而鬯貴秬故舉此賅之而見穀用之備有云爾餘見前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此承上既命周公已、而復命魯公就封也、上王曰叔父云云、所謂周公拜乎前、此則所謂魯公拜乎後者也、乃者、繼事之辭、明此封實以周公故、而非酬魯公之功也、曰生為周公養、死為周公主、而別稱魯公者、周公不之國、伯禽實魯之始封、且封周公之子者七國、而魯其長、故稱魯以別之、公乃臣子之尊稱、而侯其實爵也、命即伯禽之誥、非止口命也、魯稱東者、齊在東北、吳在東南、魯乃正東也、稱東不稱國者、為東方諸侯長也、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附庸、小國也、不能自達于天子、而附于大國者也、御纂云 按土田、實封也、而先山川者、以山川國所恃以為險固、有山而土可守、有川而田可養、故重之、且使得取材用也、而非土田之實封可比、仍歸山澤之賦于天子者、故以錫概之、附庸更非封之矣、各君其國、

各子其民、但與以為社稷臣、使受其朝貢、以尊崇之耳、玉海云、顓臾邾國無駭入極、取鄟取郝、皆魯附庸國也、周禮大司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謬也、明堂位注云、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尤謬之謬者也、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龍旂承祀、總承上文之詞、言后稷與周公也、耳耳、柔從也、忒、差也、御纂云 按龍旂、即所謂龍章而設日月者、但郊祀用日月、曰三辰旗、旂、宗廟不用日月、而止曰龍旂、自宮至廟、亦乘車建旂而往、故龍旂之下、繼以六轡耳耳也、耳耳、猶垂轡之瀰瀰也、而分行于左右貌、故曰耳焉、言車儀之從容也、春秋、即祭之大概言之也、春祈穀、配稷、秋大饗、配周公、故舉以為重、而春禴秋嘗該之矣、忒、謂有失時失禮、如卜郊不從、擇牲不成之類、在禮則云魯僭郊禘、而詩意則正以重祭之賜、世世守之為不忒也、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后帝、上帝也、后帝后稷並言之者、祀天而以稷配也、魯有祈穀之郊、自僖公始也、騂犧、牲用騂牡也、御纂云 按春祭祈穀、何國不然、后稷之祭、自夏以來祀之、以功不以親也、以祖之故而配帝、則自周始、諸侯亦以稷為祖而配帝、則自魯始耳、皇皇、大也、帝曰后帝、后主也、祈穀以有所事而祭、祈主穀事、故帝與稷皆稱后、諸侯不敢祖天子、后稷、天子祖也、而魯亦稱皇祖者、追世系、非承正統也、郊用騂、尚赤也、用所尚者、不敢自異于天子、春郊之禮、外正朔也、且以之饗于廟而然、以之宜于社而亦然、諸侯宗廟太牢、社稷少

牢、而魯亦僭以大牢祭、故云是饗是宜也、后稷祖也、故因而言及于廟之饗、稷又社之對也、故并言及于社之宜、謂皆享以騂犧、而用重祭之禮云、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

嘗、秋祭名、楅衡、施橫木于牛角、以止觸也、秋用而夏楅衡者、夙戒也、御纂云 按毛傳云、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而鄭氏元乃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椵狀、考即梏制而飾之、其用在楅、其制如衡也、嘗、謂嘗秋穀之重祭、故在秋、成時楅衡于夏者、先祭三月、擇牲而卜之吉、乃別養于滌、時不以繩牽制而束縛之、故恐其觸人、而加楅衡于角也、周禮云、置其絼、置則不用之謂、維不用絼、以任其自適、故加楅衡、使不能觸也、鄭氏衡設于鼻

之說自與周禮注矛盾不可從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白牡周公牲也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是也犧尊尊作牛形而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去其毛而炮之也胾切肉也羹肉汁也太羹不和鉶羹和之也大房俎也明堂位周以房俎是也萬舞名御纂云按周公白牡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武王創業猶始封也于周公昆弟也成王繼體于周公諸父也故不敢以本朝所制諸侯之禮待之而使用白牡君前代之諸侯然于魯公則無嫌也故騂剛剛即㹈也犧尊阮諶禮圖云飾以牛于尊腹之上畫以牛形臆說也太和中魯郡人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蔡條所見上方古器所謂犧尊皆鑿牛

背以受酒將將行列整齊之貌毛炰即八珍之炮廟中之品恐不能待三日夜大都爓去其毛炮而燒之則同胾豆實羹薦爓時以登薦太羹饋熟時以鉶薦鉶羹也籩豆見前大房明堂位鄭注云玉飾俎其制足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以周語房烝考之則全烝者全載殺烝者體解折節是房烝爲半體而大房爲半體俎也萬舞見前方將萬舞解魯用八佾爲羽數孝孫指僖公慶謂受嘏而實有以承其嘏者在也所云慶者即下文所云云者是白牡騂剛二句薦毛血及薦腥也毛炰二句薦爓及饋熟也萬舞二句入舞及受嘏也

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三壽作朋者人與岡陵同壽如作朋友也御纂云按鄭氏元云三壽三卿已不如三老之說合以三老猶有壽之意焉然三老不足以盡壽之祝不如或說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之說勝矣諸侯有國不敢言與天同壽但即封內之壽者祝之而百川卑下又非所以上祝也故止言山岡山脊也綿亘不斷陵大阜也更生植蕃盛益以況崇高之壽也岡則可久陵更可大故願公壽與同類也岡壽陵壽公亦壽故曰朋焉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

公車千乘大國之所出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公徒三萬三軍成數也貝胄以貝飾胄朱綅所以綴也御纂云按千乘馬氏融據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千乘合三百十六里包氏咸謂井十爲乘是千乘適百里也考馬氏所據乃司馬調軍之法包氏所云乃司徒制乘分封之法故言千乘以包說爲是與孟子爲方百里之說合馬氏謂封周公七百里孔氏穎達以爲不止千乘

特限于大國三軍之故則更謬矣豈千乘足數之外皆不制軍賦乎主于三軍之實數爲車止三百七十五乘耳無千乘也計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千乘合得七萬五千人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計之則六軍矣不知三軍者郊三軍遂三軍更迭用之猶天子十二軍而止用六也然則千乘者合郊遂之成數言之言公車則輜重之私車不與焉朱英絲纏于矛而朱染之綠縢約竹閉之繩而色則綠也二矛夷矛酋矛皆在車上重弓備折壞也皆在車中公徒謂公車之步卒也千乘則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更迭用之則三軍之車之成數三百五十乘共三萬七千五百人去車上甲士車各三人共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每乘二十五人共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合一萬五百人餘步卒二萬七千人耳而自將以下之步從者總計之成數則統曰公徒三萬

也胄兜鍪也金爲之貝水蟲恭謂胄上之飾如貝也朱綅疏謂以朱綅連綴甲是也戎事韋弁服色赤故以朱綫綴之爾似指公徒言也而甲士亦然所謂均振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論語言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所以奄有龜蒙也荒治也大東極東之國也御纂云按泰山兗鎮也其陽則魯其陰則齊故二國皆以爲望然既山爲兗鎮魯爲兗州牧故屬之魯詹韓詩本作瞻龜蒙曹氏中粹云龜山則鄒之龜山蒙山則費之東蒙山考龜山則不屬鄒也鄒在嶧西魯西南界而龜山之陰近齊左齊人歸鄆讙龜陰田鄆今沂水縣河東縣而龜陰與之毗連皆魯之東界也龜山蓋即今之巨圍山耳東與蒙山相連故

合稱之大東盡東海也魯之東莒莒南則郯皆東際於海易祊之後莒郯皆逼近于魯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十月敗莒師于酈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會莒子盟于向郯則世朝魯皆魯東之國也邾尚在魯南而莒郯在龜蒙東有龜蒙必自南而繞出其東故自邾而莒而龜蒙乃得奄有耳自龜蒙以南去東海近如贛榆海州之類其地狹謂之小東龜蒙而北去東海遠如海曲瑯琊以東其地廣謂之大東此謂魯初封曲阜北近泰山殆僖公奄有龜蒙後而大東之地遂漸開闢焉所荒之大東即指所得之莒邑也

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海邦近海之邦也邾莒在魯東而近海所謂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也僖公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地以淮夷亦與所謂淮夷來同也御纂云按至海邦即荒大東之所至也考海州之雲臺山孤懸海口上有孔子望海處亦名孔望山此魯地至海之証也鄭譜云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畧公遂伐淮夷孔氏曰經傳無文鄭或據此附會然此固曰淮夷來同同則指會不指伐也言自荒大東而開拓至沿海諸邦雖淮夷積世之患亦畏威而來會同也莫不率從指凡兗州之小國皆相率以從州牧以復伯禽牧伯之舊職故功足多也然其時功皆從齊桓立疑于歸功于齊桓者然故特明別之曰魯侯之功也曾自開國即有淮夷患作費誓宣王時命召公平淮南夷作江漢自將伐淮北夷作赫明而患終未殄也故僖之功以從征淮夷爲大云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

鳧繹二山名魯之南境也踰鳧繹則至于徐矣宅居也謂徐國也

春秋莊公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僖十四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則徐服于魯久矣御纂云按鳧繹郡縣志云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是二山者皆邾地鄒即邾國也既得鳧繹而設守備焉遂開拓及徐境矣此徐亦可謂徐州也徐國之地魯未嘗得所荒及者徐州地耳淮沂皆屬徐魯本兗州牧而拓地及沂故大其事也宅乃建邑于其地也海邦不必臨海地但沿海之邦耳已此又從魯南及西南而開闢至以東海者言也上言兗州之海邦此言徐州之海邦也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常魯邑名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是也周公營洛成王賜之許田以爲朝宿之

邑田美而近于鄭、故隱公末年、鄭伯欲以祊易之、而未果也、桓公弒立、鄭挾而要之、故以璧假許田、魯人雖從之、不願也、齊桓之伯也、諸侯各反其侵地、故僖公復取之焉、常與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也、御纂云 按常、鄭氏元以為或作嘗、在薛旁、即後孟嘗君所邑者、考常通棠、常棣之為棠棣、可証也、棠為魯邑、遠在滕邾之西南、以近東都、當為魯湯沐之邑、別于百里之封外者、其地即今之魚臺縣也、隱公欲矢魚而曰吾將畧地焉、即此、後見取于齊、至僖而始復得也、許乃魯之朝宿邑、亦在百里封外者、以近許、故稱許田、在許北鄭南、必曰復周公之宇者、二邑皆以周公之功賜、并非他開國諸侯所能及、故以克復為美、雖時以歸侵地、復詩則以為魯侯有功、而諸侯畏服之、故據此為復興牧伯之業云也、

居常與許

居之云者、盟方岳、則居湯沐之邑、朝覲天子、則居朝宿之邑、古制也、公時從會齊桓、出朝王世子、及天子、當齊宿于湯沐朝宿之邑、故云居也、餘見上、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御纂云 按王氏應麟云、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一統志云、在濟南泰安州東南四十里、新甫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夫徂來豈無柏、新甫豈無松、各取美材、不相假易、愼之至也、斷者、下截根株、上斷枝葉、取材料也、度者、量其長短、別其大小、擇宜適也、是尋是尺、長且大者、或以尋計、短且小者、或以尺計、審材宜之相當也、言得名山之美材、斷而度之、而若干尋若干尺、各有程法云爾、

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

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莊公之廟也、御纂云 按舄、班固典引云、舄奕乎千載、註云、舄奕、光曜流行貌、然則有舄謂有彩色炫目也、桷、榱題也、此曰松桷者、松耐濕、故于桷宜、魯于桓廟常刻桷、此亦疑然、故曰舄也、路寢、黃氏佐云、在廟後、所以藏衣冠者、碩、實大也、葢松桷、前堂之所見、路寢、後室之可知、有舄、仰瞻之華美、孔碩、俯視之鞏固、新廟之禮、不過改塗易檐、此更擴而大之、奕奕然宏于舊制也、若以為僖公有光大前人之業、所以尊崇其親者、宜乎有光大前人之制度云爾、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序曰、祀成湯也、詳言樂者、尚聲也、未迎神而奏鼓、商制也、猗、盛、那、

多、置、陳也、鞉鼓非一、故言那也、簡簡、鼓聲、衎、樂也、烈祖、有功之祖、謂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是也、御纂云 按猗、美盛、那、安適、與如也、言樂縣虡業崇牙、華飾美盛、而位置樂器者安適也、奏、非歌也、有八音、無人聲、而以鼓為節、故曰奏鼓、而奏鼓必以鞉先之、唐氏汝諤曰、長樂陳氏云、聖人作革為鞉鼓、鞉以兆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之、則奏鼓已先奏鞉可知矣、據記云云、商人降神先以樂、猶周之降神先祼也、故先奏鼓、而鞉兆之、簡簡、謂音節之簡易、商人尚質、故無繁縟之音、此尚非娛神之樂也、而曰衎烈祖者、欲烈祖之神降、而得致其衎樂之享祀耳、非即以降神之樂、也、娛神樂也

綏我思成

綏、安也、思成、神以思而成也、鄭康成曰、禮記云、齊之日、思其居處

云云至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是也、御纂云 按自齊泛祭之日、所思居處笑語志意樂嗜、以至如見如聞、所謂致愛之存、致慤之著、存著卽思之所成也、然思成者、止成于我之思焉而已、我奏格、而祖考之果來格與否、不可知、則我所以思成之思未安也、今來格矣、是有以安我之所思、而愛果有存、慤果有著、不特成在于思而有實其成焉者在矣、此我思成之所以得所綏也、綏則猶慰答之意云、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

淵淵、深遠也、鞉鼓淵淵、始奏也、鼓以起樂、鞉以兆鼓也、嘒嘒、清亮也、管、堂下之樂、與鼓相應者也、又云、所謂下管鞉鼓也、御纂云 按據樂記、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云云、知衆樂皆待擊鼓乃作、拊以起堂上之樂、鼓以起堂下之樂者也、張氏綷曰、若欲令堂上作樂、則

撫拊、堂上樂工聞撫拊、乃弦歌、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擊鼓、乃吹管播鞉也、然則此乃言堂下之奏、非言堂上之歌、故云、然盖謂鞉鼓之淵淵者奏而始嘒嘒然吹管以播樂云、先鞉而後鼓、則鼓聲不驟、廟庭清穆之地、故鞉鼓之音、靜深而遠聞、曰淵淵也、嘒嘒、毛傳亦訓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既和且平、合衆音而言之也、周語曰、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是也、磬、玉磬也、依我磬聲者、堂上之樂、依磬聲以為節也、又曰、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御纂云 按和平、槩謂全樂之與管聲相調也、依我磬聲、謂管率諸樂而依于磬也、盖堂下之懸、與堂上之磬聲相依、堂上磬一懸、自大至小、十二律備焉、樂奏何律、則以何辰之鐘聲之、而卽以何律之磬節之、衆樂乃循之而奏焉、

至于將終、則合春牘應雅柷敔等、而均收于磬、以截然而止也、堂下亦有磬、石磬也、所謂笙磬頌磬者、與衆樂均奏、而非堂上之玉磬比、玉磬特懸、設堂上、十二律之磬皆備、朱子謂特懸一磬者、非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庸、鏞通、所以節鼓也、斁、間也、所謂間歌也、奕、合也、萬舞有奕、合樂也、又云、庸鼓有斁、所謂笙鏞以間也、御纂云 按鏞、大鐘也、斁、集傳云、斁然盛也、非是、說文云、一成曰終、終、樂之一成也、言各有成數、盖每一終、鏞與鼓、必更始其條理、故下云萬舞有奕、奕、亦次序也、次序相合之謂奕、言萬舞隨庸鼓為更迭之相次云、萬舞見前、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是夏已有萬舞之樂矣、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世曰自古、時曰在昔、人曰先民、言祭祀之禮、皆古人所作也、御纂云 按閔馬父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詳其語意、盖謂自古稱為在昔先民之作耳、昔之先民、猶言昔年先輩也、為中古傳述上古之辭、夫稱先而曰民、是昔聖王由屈已下人、而得諸士庶之同然者也、作、則興行之謂也、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溫恭者、溫溫而恭、所謂恭而安也、執事、行禮也、恪、嚴肅也、御纂云 按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于誠敬、故此遂言其敬之所自也、必平時能溫恭于朝夕、而臨時執事、始能有恪云爾、盖溫恭朝夕、敬之常也、至于執事、則尤有恪、朝夕為事親之道、敬而能愛、故恭貴乎溫、執事又事神之道、敬而能畏、故恭貴乎恪、此言祭時之敬、非一日致也、

即載清酤賚我思成

酤、酒也。賚、與也。思成見上。言祭祀之所獻以清酤、神既飲之矣。此御纂云、按酤、說文云、一宿酒也。清、亦蠲潔之稱。祭用清酤、卽殷尚醴之義也。那謂綏我思成、而此云賚者、那爲降神之樂、而祈祖考之來格。此乃受釐之樂、既云有秩斯祜矣、是已得錫嘏之候也。故云賚、謂既得福于所思成之祖考云。餘見上。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和羹、鉶羹也。戒、定也。平、五味均平也。言薦以和羹、神既食之矣。此御纂云、按和羹、有鹽莱之和者也。言亦有者、承大羹而言。薦爓則固有太羹矣。此又自饋孰言之、薦以生人之禮者也。然亦有和羹在焉。大易而和、與饋熟之禮配也。戒、亦夙敬也。言夙敬其事、而此則已羹定也。羹定則飲食之道備、平則五味無偏、致則飲食之道

成。蓋羹定爲饋熟之始事、羹戒而牲獲之潔無不戒、羹平而鼎俎之味無不平也。可知此則復溯言饌備、而下文方言進饌也。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

約軝錯衡、見采芑篇。鶬鶬、聲和也。御纂云、按此言助祭諸侯備九獻之禮、故復于其來時序之也。路車之制、惟殷爲善。帝堯彤車、飾之而未約也、此則約軝矣。夏氏軥車、鉤之而未畫也、此則錯衡矣。有虞氏鸞車、服馬有鈴而已、此則用輅加驂、而鸞增爲八焉。此殷之美制、故詳言之。餘見采芑二句解下。

正域彼四方

正、治也。域、疆理之也。御纂云、按正域者、猶言疆理天下爾。正封建之域、則嚴兼小侵大三等之制。正井田之域、則創先公後私九一之法。正域而遍及彼四方、蓋承帝命以建中表正于天下焉耳。域

垠鄂也、國之四疆、田之四界、皆有之、故云然。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九有、九州也。其十二世孫湯、自契至湯始受天命、而治理四方也。御纂云、按集傳、方、四方也。后、諸侯也。鮮于氏侁曰、隨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九有、猶言九圍也。言湯能正域四方、整齊天下之後、乃巡方而命諸侯、九州皆歸命于商也。正域而四方受其正、則號令行于天下矣。然陽奉陰違、名從實背、猶不可知。至巡方命羣后、而羣后受命、則推戴遍于天下、實身歷而親經之矣。夫而後方云奄有也。奄、覆成之意。凡九州所有、奄而有之、盡天下之辭也。楊氏愼曰、春秋命歷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囿、古文省作有。

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大糦、黍稷也。武丁于成湯所爲、無不能勝其任、是以保世滋大、盛其儀衛、龍旂十乘、以進粢盛也。御纂云、按龍旂十乘、鄭箋謂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孔氏穎達謂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非也。信如其說、一時止十國、四時止四十國乎。蓋十乘而屬助祭之諸侯、則上公貳車九乘、合已之車十乘也。然此實指武丁孫子、則龍旂十乘者、乃天子率九州之長、共十乘耳。天子之旂、升龍降龍、諸侯之旂、降龍而已、然均龍旂也。殷尚質、以食爲重、故舉大糦以賅祭物、猶周人之以酒重而稱獻也。承、卽承大祭、謂進奉也。

肇域彼四方

肇、開也。言湯之正域四方者、今肇開之、外薄四海矣。御纂云、按肇、基始也。域、猶正域也。正域及四海、而乃肇始于王畿千里之地、是

因王畿之域正、而遂以正及于四海、夫湯爲創業之君、于井田封建、皆有更新之制、故必與整齊之曰正域、而正之所及、皆延方之所到、故曰四方、武丁爲中興之主、祀制具存、故但爲肇其正域之事于王畿、而天下之取正于所肇者、遂以達及于四海、創與因之勢異也、邦畿之內、各得其所、其所肇之域、更詳且備也可知、夫是會極歸極之效尢速也、四海卽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是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

假、至也、祁祁、多也、言四海咸歸、諸侯來至者多也、御纂云 按假亦有感孚意、見感于德而孚于化也、祁祁、亦衆敬貌、來假者、盡四海、則所謂來假者、外極夷狄戎蠻之類、睢盱萬狀、咿嘔九譯、豈有聲明文物之觀也哉、而亦復祁祁然和集協恭之會歸也、則德化之盛、可想見矣、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諸侯之朝格盡四海、四海之格、衆敬咸孚、則信乎其中興主也、

景員維河

諸侯來至者、見王畿之地、負景山而周以大河、仰其形勝、莫不歸心云云、御纂云 按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寰宇記、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考宋之應天府、今之開封歸德州也、州城東南有亳城、卽景亳也、商自盤庚陟河、復從先王居、修湯政、至于武丁方四世、景山在南、大河在北、睢河又在景山南、員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河、益東西乃大河與睢河之交流所經、故曰員也、此非必言商都之強大、正言四海之來格者、祁祁盛矣、而實殷非有天險以扼天下之衝、與勝地以壓天下之勢也、依景山以爲國、周景山維河水之縈繞而已、而致四海之來格者、惟德足以來天下也云爾、

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何、與荷通、是以殷之受命爲后者、皆宜居于此、以荷天祿也、御纂云 按謂是景員維河而已、而來四海之格者、以殷方受天命、而有當于天、是以獲荷天祿云爾、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卽天命之受也、求多聞、宜古也、時建事、宜今也、招俊乂、宜人也、曁小人、宜民也、宜古、天道宜、宜今、天時宜、宜人、天節宜、宜民、天心宜、所謂受命咸宜也、百祿、所謂百凡保天之祿也、朝諸侯、則荷天下之尊、有天下、則荷天下之富、享國最長、則荷天下之壽、其爲祿也不一而足、故曰百焉、荷、則肩承之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序曰、大禘也、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

蓋商制也、濬、深、哲、明、長、遠也、言深明祭祀之道者、惟商也、知有天下之祥、發源甚長、故禘其所自出焉、御纂云 按窮源反始之謂濬、通貫曲當之謂哲、集傳云、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蓋惟世有濬哲之君、故濬哲于祭祀之道也、知其祥之發也長、故其報之追也遠、考自堯作五廟、廟祀之禮、漸備展禽之數郊禘也、自虞氏始、而虞卽禪夏、不能及遠、夏道則尊神而近人、祀夏配天、郊則詳矣、而禘不及商之尢盡也、商人尙鬼、旁及羣廟、下及功臣、皆非前代所及、故言濬哲者曰雅商也、祥、謂有天下之祥也、虞崛起而帝、一代而止、其詳固不可言長、夏祀四百、然亦及身而王、其祥之發、亦不可以言長、商則自虞世發其祥于契、直至湯而有天下、祀厥五百餘人、更十二世、而代有賢君、故其祥之積也久、其發也遠、故曰長也

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聖、知之明也、以義制事也、敬、守之故也、以禮制心也、敬義夾持、則德日進、故曰聖敬日躋也、昭、明也、假、與格同、感通也、以其昭明感通于人、明德以新民也、遲遲、不迫也、徐而教之、入道化成也、鄭康成曰、急于已而緩于人、是也、祇、敬也、上帝鑒湯之德、愛而敬之、云云、御纂云、按日躋、所謂日進高明、日登上理、日日又日、既不廢于半塗、亦不銳于躐等、其成已之不已也、昭則法則明于外、假則誠信孚于中、遲遲者、優游涵泳、俟其自化、是其成物之不迫也、上帝是祇、中包有湯惟上帝是敬之義、故得上帝之敬也、葢惟能一體天心、凡成已成物、皆以帝監之在是、而聖敬昭假、一惟以事上帝者出之、故得上帝之愛敬、曰上帝是祗也、

帝命式于九圍

惟上帝鑒湯之德、愛而敬之、故命爲天子、使爲法于九州也、御纂云、按式于九圍、謂使爲九州之法式、所謂建中表正也、九州曰圍者、每州之辨、各有山川之界限、四周焉、如範圍然、而寒煖燥濕剛柔輕重、各不相易、故曰圍也、如禹貢所記、雍州、黑繼西河圍之、梁州、華陽黑水圍之、荊州、荊及衡陽圍之、豫州、荊河圍之、兖州、濟河圍之、青州、海岱圍之、徐州、海岱及淮圍之、揚州、淮海圍之、而冀州、三面大河圍之、是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所謂玉帛之會也、旒、冕旒、綴、結之也、受玉以結諸侯之心、是下國爲旒、而我綴之、係屬之也、御纂云、按鄭氏元以小球爲鎭圭、尺二寸、大球爲大圭、長三尺、非是、二圭天子重器、豈可受之下國乎、葢球乃美玉之名、謂五等諸侯瑞玉也、大者九寸、以漸至五寸之小、其輯瑞時、天子有受玉之禮、故也、綴旒、集傳以旌旂之垂者釋之、不若指冕瑑者爲得、以天子上覆爲諸侯之冠冕、而諸侯相屬于下焉、故云、然君子比德于玉、故以下國爲旒、而上旒于天子、冕延前俯、而旒綴焉、天子降尊以屬諸侯、其象如此、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

共、供給也、師行而小大之國、皆供給之、所謂兵車之會也、厖、駹通、馬也、駿馬之良者、受共以用諸侯之力、是下國爲馬、而我駿之、調習之也、御纂云、按共、蘇氏云、珙通、合拱之玉、然則拱璧也、是大共、穀璧、小其蒲璧矣、然不如所取、或說共貢也之爲是、貢、如禹貢所載、又天子師行、諸侯供其資糧屝屨、禮也、駿厖、齊詩本作駿駹、駹、玉篇云、馬黑白毛、爾雅面顙皆白之謂、以二者合之、正白馬黑首、

黑而面顙仍白者、正殷人之所尚也、然則駿厖、乃駿馬之駹者、商人重之、爲列乘之首率、故取以爲下國首率之喻也、凡有征討、天子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商人用駿駹者爲元戎、而下國之軍賦、畢從此爲下國率先之喻也、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龍、寵也、師之勝負、皆由于天、今荷天寵眷、士卒各奏其勇、則蔑不勝矣、御纂云、按何天龍、卽易所謂承天寵也、天既寵之、四方則有罪者之征誅、皆奉天之威命矣、敷、布也、指旁及言、奏、進也、指直至言、勇、謂武功也、非恃天寵而以勇加天下也、德承天眷、而天命以征不順、不得不敷奏其勇、以奉天威也云爾、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

序曰、祀高宗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自盤庚之後、殷復衰、楚

人叛之高宗既得傅說撻然用武奮伐其國也御纂云 按言撻然追擊有如殷王之武功也即其奮伐荆楚也是其武功之尤巨者曰撻知其擊而逐之者遠也曰奮知前此之不振至此始頓然興發也荆州名楚國名蓋即其地之所產者名然荆岐既旅雍亦有荆山故合稱楚以別之其國在熊氏以前重黎之後即鬼方也其俗重巫祝而好鬼故曰鬼方而其州曰荆其國曰楚稱荆楚則蔓延及一州矣撻又長驅疾至之辭奮有雷厲風行之象商人尚鬼故鬼方之叛商人不敢問高宗以顯于祭祀爲勿欽故奮然伐之而殷武遂復振也

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

罙深裒聚也深入其險阻使荆人裒聚之衆截然不敢復動也此御纂云 按罙亦冒意蓋出其不意而陰襲之不顧荒菁密翳而冥

然冒險以入據之曰罙也阻遠險之地裒荆旅者即調集荆州各國之師每國一旅而聚萃其兵力已足使楚人望風畏威退伏其所不敢出境矣故曰有截其所也知前此楚之醜類四此剽掠騷擾無所不至矣至此始有以使之截然不敢越境也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貢獻曰享世見曰王此荆楚聽命而告諭之也御纂云 按古封建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賓服八朝曰享荒服八朝曰王享以時至王以終至此蓋以外該內舉侯衛之賓服而公侯伯子男可知舉戎翟之荒服而蠻夷可知地理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氐羌且莫敢不享王而況荆楚之近乎云爾黃氏云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羌地考山海經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始乞姓

稼穡匪解

解懈也但勤于民事稼穡匪懈則可以免咎矣是勿予禍適以稼穡匪懈爲本也御纂云 按此言荆楚平而諸侯皆畏服也述職諸侯皆凜然以稼穡爲重而不敢懈蓋殷人貴富故以稼穡爲諸侯首責匪懈即所謂土地闢田野治也荆州土塗泥而田下下稼穡其最薄者也且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菁茅大龜元纁璣組地近賓而民逐末故以勿懈稼穡爲敦本之治也

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也言下民雖卑上天以爲視聽其可畏更有甚也諸侯恪恭職守我則賞罰諸侯賞不敢僭罰不敢

濫夙夜不敢怠遑云云御纂云 按謂于下民有敬畏之道以下民即降監之天命所在故也夫是不敢以私意爲賞罰而謹于民情之天理尤不敢不愼始而敬終也弛于心曰怠弛于事曰暇此教以畏民嵒而愼賞罰而身率先之如此云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王都也翼翼整飭也極表也言高宗之命于下國如此則宅中御宇而四方爲則矣御纂云 按商邑商都也不曰都者大言之天下爲邦故目都曰邑也翼翼狀其合形輔勢互相環衛也極建中表正之謂四方之國所取爲法之主也會極歸極皆于此故曰四方之極也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赫赫顯盛濯濯光明也壽考謂高宗也言奮伐荆楚如彼則安內

樸外、而聲靈赫濯矣、又承天眷命、至于壽考、且天下安定、以保我後世之人、其功德之高遠如此、豈可不立廟以宗祀之哉、御纂云 按聲稱與靈威神、可聳聽聞、故曰聲、無遠不近、故曰赫赫、可作畏畏、故曰靈、無幽不照、故曰濯濯、壽年之長考、終之命定、貽天下以安、保後生、有保天之祿、以貽子孫、此承封建厥福言也、我自為立高宗廟者之身言之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景山、在商都、丸丸、圓而直也、御纂云 按景山、見前、景員維河解、景山出美材、故取材于此、丸丸、薛君章句訓取云、取而伐之、使其圓且澤也、楊氏愼 取欒削彫欒之說以証之、謂古丸欒皆通訓、而以薛解為是、然合之下文、亦未確、集傳曰直、亦未的、錢氏孜曰、圓直是巳、蓋謂其生成、如經欒削者然、故曰丸丸云也、冀州利松柏、故材以松柏為重也

松桷有梴、旅楹有閑

桷、椽也、梴、長也、椽以長為善也、旅、衆、楹、柱也、閑、合度而不過其則、也、御纂云 按梴、說文木長、蓋從延訓也、簷深、故桷長、天子廟堂皆旅楹、以堂深、非兩楹可勝、故取乎旅、閑、集傳訓大、然當是寬閑意、謂毋楹相去之遠、中容寬曠之地、故云有閑也、考殷人重屋、是屋下有屋、其脩七尋、重屋者、上屋覆下屋、而下屋又覆于楹外、故桷延長而四出、曰梴也、其重屋曰四阿、注今四柱屋、謂是四角之柱、而此居中之楹楹、則加于四焉、故曰旅楹也

寢成孔安

寢、廟中之寢也、高宗脩德行政、天下咸懽、皆欲立廟以祀之、今廟成、則高宗之神安、而天下所以報高宗之心、亦安矣、御纂云 按寢、乃指高宗不遷之廟言、考高宗于祖庚時為禰廟、祖甲時為祖廟、廩辛時為曾祖廟、庚丁時為高祖廟、歷武乙太丁為二祧、帝乙之世當毀矣、以功德不祧、特立不祧之宗廟、是寢成在帝乙之三祀也、上言松桷旅楹、是堂、此寢是堂後之室、藏主祏及衣冠之所、故舉之以該廟也、知為特立之宗廟者、羣廟之遷、脩不過改塗易檐耳、而此則取松柏而是斷是遷是虔、以至于寢成、則特立也可知、孔安者、功德有以被天下、而天下永保之、功德足以及子孫、而子孫世守之、故七鬯不驚、鍾簴不動于長久也云爾、

詩經衷要卷十二終

春秋衷要卷一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illegible]應陽全校刊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直解元歲之始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故稱元王者正朔通乎天下而列國之史各得稱年以紀事志始也春者歲之首天道之始正者月之首人事之始謂首月爲正正始也冠王于正月周正也周正建子子何以爲春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氣之萌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本天道以授人周王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紀王制以示後孔子之教也元年正月應有即位之事隱讓桓不行即位之禮史無可書非孔子之削之也御纂按元者善之長欲其年

之無不善而基乎此年猶朔之稱吉日也以善之長祝年之首顧名思義責備寓矣年據收穫爲名別乎唐虞之載及夏之歲商之祀也正月者子月之半一陽初動于黃泉則子初陽正在天也故曰天正夏書曰怠棄三正則虞夏以來早有子丑寅之並建矣不始于周也可知周之建子亦是天子畿內耳諸侯則建丑建寅亦視土地所宜之早晚不盡一也但朝會于天子及記載以上于天子者之歲月一準王朝之所建爲奉正朔爾春秋乃史記國事以上告天子旁赴列國者故必依所班之正朔也如魯本殷墟用殷正者而述職考績之所上則皆周正尊天子也東遷以後朝巡不舉漸且國史亦時雜商正矣夫子特于建子之月書曰春下則復申明其所以書春之故曰王正月明乎非魯之所謂正月也不書即位者左氏以爲攝公穀以爲成公志意胡氏安國以爲內外無所

稟承皆未當此蓋著其應即位而不行即位之禮也夫果攝也則當以所應立之君之年爲紀而不尋其改元年此則書元年是隱當立而尋其改元者也古者終喪而即位即位而改元東遷以前皆然韓侯入覲而請命其証也以東遷之亂有因王事倥偬不及待三年而踰年即即位者此則不特于魯然但必有即位之君而後有元年既有元年烏乎而不行即位之禮也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正其始而明示下以弁髦之可儆已蓋惠無嫡子隱固庶長之當立者也徒以桓母仲子爲夫人之故而讓之不知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夫人歿右媵攝夫人事曰繼室是繼夫人而爲室也安有再娶之爲夫人也哉然則以禮斷之則仲子不爲夫人桓公亦非世子賢而讓之可也不然則無攝位禮既爲諸大夫而立即人心之歸嚮矣雖無遺命請之天子告之宗廟而行即位禮可也奈

何既改元而不即位并元之改亦復不足爲臣民所重矣即位禮者即請命于天子而朝廟以告祖然後臨羣臣頒中外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隱公元年

直解來邾好也魯侯爵而稱公者魯史所書臣子之辭也盟有書及有書會書及者止有盟事書會者兼行會禮也邾魯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邾近魯公立而盟以結援焉不日史失之也御纂按蔑即姑蔑在魯卞縣南曰姑城公穀作眛邾後改曰鄒知即鄒縣地儀父邾克字也稱字左曰貴之公穀曰褒美之非也不知中國附庸稱字以別于夷狄之君繫以國別于中國大夫耳書及是公欲之也與邾盟而于魯地抑似邾來與公盟者然故特明其欲之出自公公自從而與之者也魯大邾小公欲其來邾自不得不來耳書此以見後來伐邾之失也今盟既出于公宜背盟者或在

邾而不在公就託越七年而伐者又卽出于公者哉此見私盟之
無以取信于邦交卽著其失于私盟之始月之以見盡未五月而
汲汲于私盟者亟也不日誠史失之亦著私盟者之如忘者然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隱公元年

直解就及之公也隱桓皆宋出而桓母則武公之子也王賵仲子
公不自安而擇先君之怨以求成焉宋輕公不自來而使其臣曰
宋人外卑者也 御纂文 按杜注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凡盟以國地
者國主亦與盟林註魯宋始通好命魯宋三國共爲盟參盟之端
見矣考宿國杜注在東平之無鹽地左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
立而求成始通也公既志于讓桓故因桓而及仲子而因求成于
宋然則買媚桓而畏宋也後日宋宿之通計皆始于此書及所謂
公欲之也不書公宋微者來公亦以微者當之若不足瑣悉其爲

譏者然曰於宿此盟當由宿人爲連合者耳故宿備地主之禮而
因與同盟也凡此皆著諸侯之私盟非禮也宿男爵宋公爵今商
邱地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隱公元年

直解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爲好書來非
事也故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近以倚國挾外援以要君
則亂之所由生謹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御纂文 按祭周公少子世
采畿內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者于穆爲祖行伯不知其何代孫
據國語及逸周書則公爵也而此曰伯杜注伯爵其來左氏但以
爲無王命而不言所事公羊以爲奔穀梁以爲朝據是知公者爲
謀父時爲三公而伯其世爵故不爲三公則有本爵之伯耳其來
也必非朝與奔也必有所事以其無王命也而削之若曰非王命

而私交雖有所事皆不足言但昭越境之失而他已無論矣云也
書祭明與魯同出或卽私來之所自書伯見天子之卿之重無輕
來于侯國之禮也且知爵甚尊無朝事又知爵尚在亦無奔理不
書使見無來之道也皆書之所以示戒也

無駭帥師入極 隱公二年

直解無駭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書帥師志用衆也極亦國名
御纂文 按左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注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
之則極之近郎可知郎在高平方與縣東南之郁郎亭則極亦當
近是不書字固是未賜氏然并不志所自出如公孫之類著無君
也親臣同族于公家既無君矣又何公族之與有故止書名如屏
之族外者然帥師則動大衆自二千五百人以上皆曰師極既不
聞可入之罪君又不有入極之命公然擅用大衆而淩虐小國不

過恃城郎之力自專自恣之若是其强臣無君之漸也上莒之入
向也以向姜故而極無故也莒入向君命也而此入則臣自擅之
彼莒之于向既有故而君自討且不用師今臣擅兵淩小國而竟
與大衆矣莒國也可以有向地者且止于入而弗有無駭大夫也
又無君命不能有極之地者也而亦入之必破人之國都以肆其
横也故上則無君下則動衆外則淩弱皆罪也著無駭之罪卽以
慎强臣之漸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隱公二年

直解履緰紀卿也卿爲君逆稱逆女女者從父所稱之辭公自主
婚也卿爲君逆至其國而君逆於所館所謂大婚既至冕而親迎
是也內女爲諸侯夫人書歸者五歸（下文伯姬歸于紀）而紀伯姬獨書逆以
後遭紀之變而閔之且其娣叔姬之賢不可不錄故叔姬之歸不

得暑而于伯姬之歸、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御纂文 按履綸左作裂繻、左氏曰、卿爲君逆、不稱使、公羊謂婚禮不稱主人云云、非也、逆女出公使者常也、但受命于廟、不稱君命焉耳矣、然有君少、未能擇所娶、而卿爲擇昏者、周公之爲成王、祭仲之爲鄭莊、其徵也、故逆女竟有不必君使、而臣自爲君逆焉者、然無不告廟而出、并君亦不敢有專使之義在矣、故不書使、不必爲罪臣之專也、稱名所逆者夫人、準君前臣名之義也、不日者、言逆而納采問名等禮皆統其日不一也、公羊譏不親迎、諸侯非因事不越國親迎、詳御纂 下繫之國、別乎卿之自逆、穀梁以國氏爲進、亦非、爲志盟密之緣起耳、左註、紀在東莞劇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隱公二年

直解、左氏曰魯故也、向近魯而莒入之、莒魯之爭、自此始、紀婚魯

故爲魯盟莒、紀侯爵、子伯、訛也、御纂文 按密、莒邑、城陽淳于東北之密亭、子伯、左本作子帛、曰裂繻字、故以子伯爲訛、左注、魯莒有惡、紀侯婚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序莒子上者、明乎子伯與莒子盟、非莒子與子伯盟也、不必是比之內大夫、書字乃卿之本稱、無責辭、固是與之、然書此亦爲後來起案也、八年公與浮來之盟、未嘗不基于此、而息兵者數十年、故與之、又紀子伯因君婚于魯而已、善莒、卽不能無情于二國、爲之盟以息兵爭、以愧夫會戎盟戎、而聽其擅伐天子之聘臣者、周之于魯、不加于魯之于紀、魯之于戎、不密于紀之于莒乎、一也、今紀婚魯、而其臣卽爲魯息怨、異日紀逼于齊、紀侯親朝魯以求齊成、魯告不能矣、紀之于魯、後猶今也、魯婚于齊、不密于紀之于莒、魯之君不重于紀之子伯乎、二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淸 隱公四年

直解、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禮書會、行遇禮書遇、紀實也、淸衛地也、左氏曰、公與宋公爲會、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淸、其爲咨衛亂明矣、旣而宋與衛伐鄭、而公不與、則公志在討賊、而宋不從可知矣、及宋乞師而公辭焉、公其知義矣、乃翬也請、而公弗能禁、宋義不篤、失其職矣、御纂文 按遇、會禮之簡者也、本期尋宿之盟、特聞衛亂之故、不于有喪之國行盛禮、則簡而爲遇、未爲失也、淸雖仍衛地、是濟東阿之淸亭、乃衛之遠邑、書此以表公初意之在討亂而惡宋公、明知州吁之弑、加以公之咨訪、且在其地、而故縱賊于人國、反摟陳蔡以伐鄭也、又以見公之明爲衛亂而爲此遇、乃不能決、反以外啓乞師之舉、內開專師之漸、而

此遇爲徒設矣、後此公及宋殤之不終、未必不因此遇之不決基之也、于淸志其近討賊之地、書及者公欲之、原公有討賊之初心、書公及宋公、皆以爵著、其非微者力不能討者之比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隱公四年

直解、魚漁也、月令季冬、始漁、周仲春、夏之季冬也、漁之時也、然公以爲觀、非爲祀也、且于棠遠矣、非地也、御纂文 按魯本奄地、舊殷墟也、故啓商政而行殷正建丑、是以月令之季冬、正周正之仲春、而魯舊史正謂春正月者也、夫子因其不用周正、載故不書王、蓋前此亦因舊史用周正、書故夫子示之曰王正月、此舊書魯正、夫子故仍之、以顯其失、而不書王以別之也、先儒謂夫子以此無王也、削之、非是、棠、左注、高平方與縣北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考卽今之魚臺縣地、遠在鄒滕二國之西南、蓋昔日封邑外之朝宿邑、

詩作嘗所謂居嘗與許者如衛之有閻及相之東都者然故曰譏遠地也夫取魚非不當但有獻師等職其事卽親漁之禮亦不必于遠地陳漁具而遠至于棠公其有戲心焉故書曰觀明意在觀不在魚且意在棠之觀而託于漁于為祀之心已褻且瀆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公四年

直解宮成而祀曰考庶子為君為其母立宮桓未君而仲子有宮非禮也 御纂文 按仲子桓公母仲子卒于二年十二月至此年二月主當祔廟以惠公廟已祔孟子故別立廟至此始成也夫既知惠公廟之不得以仲子祔明乎嫡夫人之不得有二矣婦人從人者也不得祔于惠則當祔于祖之妾祖姑而別立廟何為姜嫄立廟以后稷之生不由人道而無父廟故非不得祔于考者而亦特立廟也此則不得祔于考者而別立夫人廟是徒昭先君之失以

求媚于宋長亂臣之惡耳書考宮是取非禮之舉而章之也書九月見二月當祔而廟乃至此始成怠矣并著其非眞有尊仲子之心而徒為此非禮之舉耳

初獻六羽 隱公四年

直解六羽六佾也佾舞有干羽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故不謂之佾魯僭八佾舊矣仲子之宮不敢同于羣廟故降用六書初獻明前此用之八僭也然用六羽于仲子之宮則仍僭矣且止用于仲子之宮則羣廟仍不改其僭也其辭微矣御纂文 按羽舞者所執也天子八諸侯六杜注八八六十四六者六六三十六考魏絳之女樂二八及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則六佾八人六羽當四十八矣杜注之說非也初獻六羽公穀謂譏僭諸公蓋以為公六侯四也但左氏止以八六為天子諸侯之辨未嘗為羣廟及仲子之辨也且不聞有公六侯四之別則公穀之說亦非也考惠公使宰讓請郊禘之禮于天子平王使史角止之乃留其使則知僭八自惠始至此始減為六以就諸侯之禮耳然止仲子廟用六而已而仲子仍非夫人并不得用諸侯禮者也曰初則著前此之失而于仲子無譏者統于考宮之書內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隱公四年

直解輸納也平者前有不平今則釋憾而平之也胡國安曰鄭輸平于魯蓋以利相結離宋魯之黨也夫平可也以利平則不可如以義雖興師毒衆而聖人與焉謂是以殺止殺也如以私雖解怨釋爭而聖人懼焉謂是以亂易亂也御纂文 按輸左作渝以輸為合注和而不盟曰平輸亦卑牧而自納之謂以公為公子時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而逃歸故怨鄭至此鄭聞公怒宋故來輸平以釋

怨夫輸平疑善舉也而書人以微之若不必詳其何等人者然惡其有為而為也為有欲于許田故乘怒宋之隙而先為之地耳非眞結好以息民故稱人來輸以鄙之然則書此又為八年歸祊張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隱公四年

直解鄭故也齊鄭嘗盟于石門今則因鄭輸平而為此盟東方之國齊為大結鄭結魯其黨盛矣書之以志齊僖小伯之始也季本曰魯離宋黨而與齊為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為瓦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與鄭為中丘之盟倏合倏離為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御纂文 按隱桓之時諸侯多朝魯無朝齊者自孝公為諸侯師至此猶尊于齊可知周制有事而會時齊與魯皆無事也無端而見其結鄭為黨乃因鄭

輸平而緣鄭以求援繫于齊焉于艾齊地是降體以往就齊者也
魯與齊合由此始魯爲齊弱亦由此始時之月之且日之履霜之
漸愼厥始也考艾左杜注泰山牟縣東南艾山地屬齊又是年五
月辛己朔無辛酉辛酉乃四月十一日也因上年失置一閏以應
歸餘建亥之月爲正月數之故也

秋七月隱公四年

直解竟時無事舉首月以配時備四時以成歲也此春秋之所以
名乎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明天人之理合王者當憲天以出治無
棄時也御纂文 按法時以授人時君人者之大事也四時備而始
成歲正朔之重莫要于此故經必備書之蓋聖人隨時修德及時
行政缺一時聖功不與王道不成故必書時以正示之有事則隨
事而書無事則列于首月不書王以見凡于書春也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

直解叔姬伯姬娣也不偕歸待年也娣不書此何以書賢之也後
紀亡而歸于酅以全婦道也將有其終故錄其始御纂文 按時魯
司歷雖悞閏而舊史實以周正之建子書故仍書王正月以明之
叔姬媵也而書歸正其始也此能克終婦道不移其始者也一與
之齊終身不改此婦人謂嫁爲歸之義若叔姬者眞不負歸之之
義者也故重其歸而特表之亦賢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公七年

直解今君之兄弟先君之子稱公子者其常也書兄及弟皆變文
也有譏其私者有責其薄者有美其賢者考于事而可見矣胡安國
曰年者齊僖同母弟也僖公私之寵愛異于他弟施及其子猶與
嫡等襄公絀之遂成簒弒之禍聖人于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
服焉是也所惡于私者惡其偏而教之正也偏薄則怨偏厚則驕
驕則多欲欲而不繼終歸于怨怨乃亂也仁人之于兄弟絶偏繫
之私篤友恭之義以禮定分人倫正禍亂息矣御纂文後鑑奉旨不宗胡
傳然非不采用也 按此結艾之盟非定制之歲聘也諸侯繼體之君盡
臣諸父昆弟故公子不得以屬通雖甚貴近而使必以官蓋使事
有職尊王制敬與國也今齊侯之使年也徒以弟故不以官矣其
重聘而使弟也是啓寵也其輕聘事而使弟也慢與國褻王制也
齊之亂兆于寵年而寵之見端徵于使聘不書公子著齊侯之使
非所使畧君臣而任私愛以慢魯之交際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隱公八年

直解祊者鄭之所賜從王有事于泰山湯沐之邑歸者不返之辭
彼所欲也入者不順之辭非己有也前此輸平今也入祊先結言

而後輸賂也天王所賜先祖所受而鄭歸之罪鄭也而魯入之罪
魯也且賄賂之行與受同罪故兩書之自是魯固與鄭而伐宋之
謀成矣御纂文 按宛鄭大夫祊在費縣東南左鄭伯請釋泰山之
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
山也夫許田爲魯朝宿邑二者惟懿親有大功而入相天子者乃
特賜之至以祊近魯許田近鄭各就所便易之夫祊以待天子巡
狩易之者無君許田備朝于天子且有周公之廟在易之者無君
更無親其罪不待言而著者已曰鄭伯使宛若此事起于鄭伯之
專欲者曰來歸抑若饋致之而不由易者然然皆爲魯諱也宛不
稱大夫則微者矣以天子所賜湯沐邑而使微者致之于人無君
甚矣此舉疑專出于鄭而宜乎魯所不受者然殆庚寅之入祊而
魯罪顯矣曰之志廢巡狩湯沐之禮之始也重其廢也曰我入明

乎我不入其祊則歸之者無可歸歸之而歸則由我之入之耳則罪不特在鄭矣知鄭所以使歸也有由致云庚寅周正之三月二十二日也然以失閏之故而偶合于周正耳舊史原以殷正紀故仍不書王以別乎尊王而載王月者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隱公八年

直解宋衛從齊也齊侯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其志大矣然假名以求諸侯而非有平怨之心既黨鄭伐宋又黨宋伐魯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此謂夫盟成于齊而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首王爵然伯也桓文以後皆首伯國無王爵矣 御纂文 按左云會于溫以釋東門之役蓋即齊侯平宋會之所期也本齊為主而書先宋者以爵序以尊爵愧宋之論也齊為合宋衛而期于此宋乃先背齊而私遇衛于垂是宋衛之交早合不待此時此

地矣適所以玩齊侯而顯為此飾偽也書此以見此盟本齊為主為是先私遇而後為飾偽之盟則是宋公為之主者也以尊爵序諸侯之首愧以此盟之果有當否于上公之所為云爾庚午七月初三日瓦屋據左乃溫之小地名或以古者民戶皆茅茨此特以多瓦屋而名之與時月日之因其諭甚也而志之特詳使無所遁其情飾云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隱公八年

直解成紀好也密之盟故也紀莒修好因為魯致辭焉然莒究未嘗與魯通也今公受鄭祊以赴鄭求處莒人之議其後乃為此盟家鉉翁曰凡公與鄰國之大夫盟不書公諱強國以無道加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公自欲與之盟也以大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公替莒人僭矣 御纂文 按莒本大夫也而敢與公盟亢矣然曰公及是公降等以及之非莒人之敢亢公也公自替以及此也公替于外大夫漸不可長故詳其日以志所始而微其大夫曰人以著其甚遠于公匹之意也在公固曰莒子亦君也而與紀大夫子伯盟我即紀國之故事循而行之耳聖人則憂其漸而著其失也辛卯九月十三日浮來公穀作包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是也

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九年

直解南氏季字王朝之大夫也王蓋再聘隱矣屢書之重傷之也 御纂 按南季南仲後書字則卿可知諸侯不之朝者而天子之下聘者再上年聘不返而魯不討魯之得罪于天王甚矣乃不之罪而復聘焉且以凡伯見伐于戎之故更使南季則以其先南仲曾整六師征淮北之夷其威著而先聲足振之故也其于來聘之意

專矣夫重其人曰南季尊其事曰天王使幾于赫赫明明王命卿士以討不職者然而其下乃曰來聘也其謬著矣而聘魯則聘禮失矣聘在侯國雖卿職天子于諸侯則元士耳南氏則大師之後是三公也而使聘并其所使亦褻矣故不書爵而但以字著之書此罪公亦愧使聘之天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隱公九年

直解諸侯朝天子禮也書來朝何為哉周室衰小國畏大國而臣事之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嘗一朝魯焉朝魯者滕也薛也曹杞紀小邾也而魯未嘗相朝焉朝人諂也受人朝僭也滕薛並至而書來朝蓋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隱公之罪莫逭矣 御纂文 按不書正月以是年史以商正書非王月也并不月至時有先後不可以月至故也二國來朝公羊以為微國故兼

言非也爵皆侯國不微矣考諸侯同列世相朝此則卽位已久無世朝禮且不答朝非世朝也但魯自孝公爲諸侯師於兗則牧伯也凡在州內之侯應有朝禮但非爲牧伯爲朝天子先集于牧伯之國因有朝牧伯之禮而牧伯卽率之以朝天子也今隱既立十一年未如京師天子亦不巡方岳而諸侯朝牧伯之禮猶未廢故在二國或尚有存餼羊之意可無責也而魯但受同列之朝不率之以朝天子且身先不朝無禮孰甚又何顔樗禮于賓客哉書爵見非附庸之臣于國及夷狄之不足賓者比也先滕據周禮之異姓爲後也書來朝見諸侯猶有以牧伯諸侯師者待魯而魯不克盡其爲牧伯師諸侯者之禮于天子故著其事以愧之也滕姬姓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其地在兗州之龔邱薛任姓黃帝之苗裔仲虺奚仲之後商封于薛在滕西南皆今滕縣地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隱公九年

直解謀伐許也鄭以祊餌魯魯與之伐宋又以宋二邑卽郜防也餌之遂與之謀許許與鄭鄰鄭之所利公甘爲鄭役而報怨又爲之廣地謂之何哉 御纂文 按時來公穀作祁黎左注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蓋前因鄭不共王命許不與故謀伐之而所以伐之之故不過不共職貢于鄭然鄭則實貪許之近而可有其地也與魯何與非王命而摟諸侯以伐諸侯許并不似鄭之違王命者也而鄭謀伐之公又與謀之徒以郜防之私賄而往以就謀是謀許者鄭爲主而甘與謀者公也且似求與謀者然故地以著之不曰顯其謀之非一日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隱公九年

直解以主兵言宜首鄭以國之大小言宜先齊乃以公及二國者公受鄭賂而汲于利利者亂之源書公及以公主兵塞亂源也入春秋而取國蓋始于此 御纂文 按壬午六月初三日而書七月者上年戊辰當閏月時又失一閏故也許不共于鄭卽有罪不至于亡國此滅許矣而曰入者時仍使許叔居許則固未絕其祀也時主兵者鄭而序齊侯于鄭上者非果上齊于鄭也若曰公及齊侯以鄭入也著公之連合齊以助鄭耳故前會于時來止有公而無齊侯得許而齊以許讓公明乎齊侯之來本以公故而公之連齊侯則以鄭故也不然鄭亦小國烏能入許公及齊侯助鄭而許乃入耳明乎公與齊之鄭而入許故以公主兵而書公及及猶汲汲也顯公之急效于鄭也日之者無端亡人之國故謹而時月且日之公以許讓鄭報郜防也明知鄭有欲于此故讓之不書不與諸侯得以天子之地爲情也

桓公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元年

直解會鄭求定位也鄭方雄于諸侯且與隱睦故桓懼討而求會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而首會之 御纂文 按左隱八年杜注垂衛地濟陰句陽東北有垂亭卽犬邱也桓弒兄內不自安乃求援于鄭時鄭最强又爲王卿士公故欲結鄭以定其位蓋鄭莊亦忌刻兄弟之人雖明知弒隱而不罪者也其與魯厚以利厚非厚隱也桓竊之深矣得鄭定位雖天子命討而鄭能梗之故求援也于垂者衞有州吁之亂國人不能討而縱之數年其不能正人而袖手也可知況以鄭臨之衞其敢問魯事乎使爲地主不得不唯唯已穀梁及胡氏安國以鄭爲主非也此及下盟越皆魯志也于垂是公往會也公往則仍魯志也鄭時相王室或以王事而適在衞會不

日見圖之非一日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直解惡鄭伯之不能討而首會之復因以爲利而求許田遂前此以祊來易之謀也無以爲名曰吾姑假之且加璧焉魯卽如其意以予之賄賂彰矣 御纂文 許田公所受于先王之朝宿邑有廟在焉豈可易于人者鄭請祀周公鄭豈可祀周公也者故諱易而曰假以致其當歸還之意焉耳婉其辭者明知其不當易也以璧胡氏安國謂祊薄于許故非也璧之所直幾何而能補許之田乎蓋璧美以起度以璧者所以度長短廣狹之疆界也旣書假矣恐其混於實假也曰以璧明乎己正其疆界矣而非實假也可知故曰以璧假著其易之之實而以假爲名爾已時公欲結鄭以自安鄭卽乘是而遂以許田要之耳故上之會垂者公之志假許田者鄭之

志而皆以公志啓之耳此假田亦不日未盟而曰假猶望其如偶暫者然殆下盟越而假者始不返矣

冬十月 桓公元年

與無事而書夏四月秋七月同解詳秋七月下天時則冬令積而不用農皆入室百工則休然且營室之中土工其始入執公功出治杠梁道路冬非無民事可事而不能不授之時者况周正之冬正夏之酉戌亥而十月當建酉百物方成正當收斂豈曰無事而不必授時乎且是年之秋方大水冬之三時詎得無事而竟無事可載焉其不事于民國也可見矣餘見前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公三年

直解胥命者相命也同列勢均不能以齊侯命衛侯故曰胥命也不盟結言猶近古焉荀卿曰春秋善胥命然謂之愈于盟則可謂之正則不可其所命者非王命也且其事又有善否焉今亦未知其事之果善也 御纂文 按命者上以敕下下以受上之辭同列不能相命也王子頹之亂鄭虢胥命于張時王在是胥命者同受命于天子也而齊衛同列何相命之有林氏云書唯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從此始劉氏敞張氏治謂私相命以成私而極言僭竊之至夫是以僅愈于盟而不謂之正也書爵正見其同等無相命之禮非予之也不月氏見所命之不足宗故如其若忘者而書之也

冬齊侯使其弟來聘 桓公三年

直解致夫人也齊侯送女其弟致女私文姜也前使弟今又使弟私年也私者禍之階文姜之淫毋亦義訓有缺乎後年之子無知作亂亦僖有以啓之也故春秋貴義不貴恩縱其偏私使歸于正

也 御纂文 按注云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今約之當在三月廟見之後亦常事之不必書者也而書乃爲弟年也隱七年聘使弟年或曰偶耳此又使弟年設年而厳于聘也者則書官矣不書官而書其弟知其以親愛使矣使親愛者使于其所親愛也文姜之得所恃而敢縱也有由自矣此以公子翬往彼以其弟年來親矣而不尊愛矣而不敬不尊不敬閑家之則荒矣此亦慎漸之意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公三年

直解冬田曰狩周之春則夏之冬狩時也得時何以書爲于郎書也郎嚴邑也前城之今狩焉習備也然非地矣蒐苗獮狩不時恥傷農不地恥害物 御纂文 按此正月不書王舊史又以丑正書矣當夏季冬周禮仲冬大閱閱竟遂以狩田此或子月之末大閱而

狩適當丑月乎故春不書王而狩仍無失時也此左氏所以為禮也考郎杜註在高平近戎而狩乃大閱以後事然則公之狩郎實借田事以示威強于戎焉耳矣公羊以為譏遠亦是也夫狩禮也為宗廟與賓客之大典豈可藉以示威者乎故書狩以見禮之重曰于郎則非地之失顯然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四年

直解 桓于是立四年矣王不能討又下聘焉失政矣宰不能諫復為使焉失職矣昭仲子咺與有責焉聘桓糾與有責焉王之下士以人書中士上士以名書大夫以字書卿以爵書獨宰以官書重宰也宰而名之從中士之例深責宰也 又備用胡傳御纂 按左曰父在故名然糾之父在則應如武氏子仍叔子之例時豈有尊如天子宰而奮起田間胡傳以為桓有賊殺放弒之罪天子不討云云 直如

解說 考渠似食邑糾連伯似字猶是南季之例也書宰明非所當使聘者也隱元年來聘之宰曰咺至此即是宰而曰渠伯糾知其聘也是易宰宰告為政而來見以非正聘故次年復使仍叔之子來咺為宰而為天王下行非禮之賵故稱名以惡之此雖告為政而聘然以天子之宰雖告為政無使親下聘之禮故特書宰以明其重至桓篡弒之罪其跡密矣既討篡氏以塞天下之口則天王之不之討也情也惟不朝王而王反使聘且不使上士而重之以宰則乾綱之不立也故既書宰而復以書名者著其使卿而為大夫士事之失然大意總以形魯不朝聘于天王之罪著天王之失益以重魯之罪也胡傳謂渠氏伯爵糾名從未有冠氏于爵上之稱也 直解用胡傳從奉純皇帝旨不用胡傳故解如上說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

直解 仍氏叔氏王朝之大夫也仍叔之子父在子弱而已奉使世官而子弟與政也桓罪著矣一聘已非況再聘乎且以未命者將命王命輕矣周衰世卿專政爵不以德使不以能君私其愛臣執其柄國家之敗恆必由之是年秋王伐鄭從者蔡衛陳三國而已今屢使聘魯意召兵于魯乎魯重私黨輕王命王師之敗魯有責矣 御纂文 按曰仍叔之子如魯孟武伯于懿子時任事未受位而止稱孺子者也左氏曰弱也然既使之聘宜乎其能聘事矣特天子以禮待天下雖曰諸侯聘問必以官使然後可斷不當以未受爵位之子而充使也外諸侯原有世子出會執皮帛繼子男之禮王卿大夫雖亦名為內諸侯然外諸侯世而內諸侯則祿焉爾已不敢必其果卿大夫焉否也而使行禮于諸侯不輕邦國而易禮乎況夏使聘而秋未始己聘事左故釋之于秋其留戀游佚童心

未已而不堪使可知故書仍叔之子以著其失也與武氏子不同者彼曰氏知己保姓受氏而世位矣特天子諒陰未命爵耳此曰仍叔之子則固父在未世之稱也即其聘也于正聘不合五年之期且施于不朝之國其人既非其聘亦謬而出自天王之使乎且以形夫鄭一不朝而即伐魯久不朝而屢聘又賞罰之失當云

秋八月壬午大閱 桓公六年

直解 大閱簡車馬也四時均教民習戰惟仲冬大閱為詳蓋農事既畢不妨民也四時習戰皆因田而行不玩武也今畏齊防鄭不因狩而簡車馬非制也不行于夏之冬而行于周之秋不時也凡王所舉多曰大書大閱又因以著僭也 御纂文 按左是年六月北戎侵齊鄭忽救之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忽怒訴之齊魯人懼故簡車馬為備也大閱不待其時與其狩

月且日之而不時猝舉明其事之起于一旦也餘如直解又此年正月不書王知八月以魯所自用之商政數當夏正之七月也七月乙亥朔則壬午爲初八日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六年

直解子者繼體之稱生于夫人又以禮舉之蓋正始分明所以重國本杜亂源也鄭玉曰子生則書見名分之已定而明父子之親誓于天子然後稱世子見爵秩之貴而明君臣之義御纂文 按左氏云云常禮也烏乎書公羊曰喜有正也不如穀梁曰疑故志之爲得蓋惟久無正而喜有正抑若正之見汙蔑于不正故謹書之以別嫌也考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至此周三年矣中又未嘗如齊故明乎其爲桓子也然則書此者亦謹乎文姜之行而正明先君之繼體耳如僅以夫人所生之嫡長書則文公爲聲姜子

成公爲穆姜子皆嫡長也其生皆不書者無嫌耳不稱世子見直解云又考九月亦乙亥朔無丁卯丁卯建酉月之二十四日也唐書呂才傳祿命篇慎以爲夏正之七月建申而斷其値空亡値勾絞六害云云謬甚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公七年

直解謀楚難也名之失地也蔡鄭嘗會于鄧矣穀鄧皆近楚楚人有事于蔡鄭必先有事于穀鄧穀鄧距楚千四百里其朝魯者爲楚所逼委國而來意以魯爲東方望國庶能安己而求援耳不知魯之不足恃也失地何以書朝彼以禮來此以禮接安得而不書再書來朝殊見也御纂文 按左氏鄧於莊十八年始滅于楚意吾離來奔而鄧復立君乎杜注穀在南鄉筑陽縣北左曰春來朝賤之也注謂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又曰僻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不知春末至而夏初朝相間不幾日經志其禮據朝時傳據其事據來時耳國雖小而爵皆侯經豈亦以國之强弱爲貴賤者若以僻陋之故而禮不足則不書朝矣如介葛盧之類是也今書侯則不賤矣書朝則成禮矣而其名也公穀竟以爲失地亦未合蓋穀雖不可知鄧則時未失國也特惡其越方岳之制而遠朝是不以國爲重輕來故比于失地之君以惡之且于兗之牧伯素不通名故特書名以志也夫諸侯誠有朝牧伯之禮然各于其方岳穀鄧皆國于荆南岳之牧伯時爲申侯一國不修禮于所屬之牧伯棄其守土而越制朝魯有失地之道故援失地之法且于魯必特立通名之籍故名以著其失而受朝者之不當自見矣不日者以非禮之朝不足志也兩書之以先後至亦先後行朝禮也書此而楚氛之惡及南岳方伯之失職至小國之莫措盡見言外

春正月己卯烝 桓公八年

直解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烝時也何以書胡安國曰非爲不時志爲再烝書也御纂文 按烝以衆進爲義周官大司馬獻禽享烝在仲冬周官雖周禮而記時事仍夏正所謂祭告巡狩猶自夏也夫周正正月夏仲冬也左氏曰閉蟄而烝所謂閉蟄月令稱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爲霜降節後上年當閏月霜降節當在十月之二十九日甲午戌正初刻在周正之十二月末也歸餘于終至十三月爲正閏月蟄後當烝矣而不烝以屬去年故也建子正月丁酉朔無己卯己卯乃正月之十四日是年春不書王以商正紀是所謂正月乃丑月耳非子月也于夏之時已仲冬矣書此固爲後時再烝故然亦志其慢也據左遲三月據周官遲一月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八年

直解家氏父字王之大夫也王蓋三聘桓矣下書逆后則此之聘蓋言婚紀乎婚紀曷為與魯言魯請之也魯欲存紀因為紀謀俾納女于王托王為重焉王娶后以母天下乃輕徇魯請可乎哉

御纂文 按此左公穀皆無傳惟胡氏以為應貶則例于前之名冢宰矣非也此書專為下祭公來之案也夫祭公之來不書所事而止曰遂逆王后知主婚之命非使祭公蓋早命于祭公未來之日矣故一來而遂得逆是先時家父之聘實以主婚之命命魯也夫使魯主婚而以聘禮至疑無失禮矣而書之蓋見既使家父聘魯命主婚即使家父逆后可也家父早見于厲王之世其世卿而非庶姓大夫也可知亦不賤矣何必更勞三公之重乎云爾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

直解祭公何以來命魯主婚也至尊不可與侯國為禮也婚禮不稱主人故不言使魯承命矣祭公宜復命且大婚之禮祖于廟而後行不可以二事出也使祭公來魯則輕祭公來而遂逆則輕王后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命之斯后矣尊王命也 御纂文 按祭本伯爵時為三公故稱公來杜注云云卭林氏堯云不稱王使王未有成命遂專也非是蓋經書祭公來謂祭公之不必來也前既使家父來聘則已將主婚之事來命矣逮祭公之來諸禮已備故一來而遂得逆此遂者即就之辭明乎逆后之外無他事也但禮逆后當使卿而公監之然則使家父來命主婚即使家父往逆可矣何必祭公來即來矣祭公當使家父逆可矣何必自逆蓋以其來無所事而遂以逆王后于紀逆后豈三公職乎不以卿逆已監之而輒以己往殊藝三公之體制故書之以示其均失也不書使不與天子得使三公也三公者坐而論道非可受使之人故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桓公十年

直解左氏以郎之戰為鄭請師于齊是鄭主兵乃首齊何也曰鄭忽怒而請師于齊乃在五年之前桓欲存紀為齊所惡而存紀固義舉不可執以為辭姑借鄭為名結衛偕來耳春秋不循其迹而誅其心故首齊也諸侯加兵于魯衆矣此特不稱侵伐以來戰為文者責在外也 御纂文 按左氏云云乃六年事耳相閒數年而三國猝有師來曰來是我無取兵之道而彼來尋求之辭也夫征伐之道雖必于戰者出師之日戰不戰總不可知者也蓋或有辭可責有義可服居然不待戰而成者不一而足矣此則不論何如而必于一戰以逞其惡曰來戰是必于戰而來其來專以戰者也此兵家所謂忿兵也應鄭之請惡不至是惡至此不應遲至五年故

誅其心實以存紀故而借端于鄭請耳故以齊主兵也夫前之諸侯救齊魯亦與焉雖不似鄭之有功抑豈無勞于齊者衛則公方求會于桃丘是公有勞于齊無惡于衛借鄭為名摟衛為助者皆齊也故首齊以惡之鄭猶有故而衛無謂故次衛而鄭末焉不書勝負者魯有辭以自釋交綏而退未嘗戰也期于必戰而來而終不得戰明來戰者之無謂也以爵書明乎以爵序則鄭爵自卑知後鄭之班不謬也月且日之惡所始也又本年當閏八月古法以閏八月為九月而以十二月為閏月十二月己酉朔無丙午丙午乃閏月二十八日也書十二月者是年春不書王以丑正記故稱十二月也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桓公十有二年

直解尋浮來之盟也紀故也 御纂文 按左傳杞作紀曲池魯國汶

陽縣北有曲水亭公羊作毆蛇左氏以爲杞莒杜注以爲隱四年莒伐杞自是遂不平考魯于杞不如與紀之親自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密爲魯結好八年公始與莒人盟浮來自桓至此未與莒盟則此之盟斷是尋浮來之盟也以魯莒之好由紀始故與同盟亦紀莒自修舊好也紀屢朝魯以謀齊難公不能援紀于大國而但使與于莒盟以修舊好而已穿門出會于無信之宋而終不能恤紀故下屢書會宋以相形而見其謬也月且日之以見紀莒之久不會而桓之合二國之止于此故詳志之考建巳之六月壬申朔無壬寅壬寅五月之初三日亦爾正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桓公十有二年

直解既盟而又會何也前此兩會兩盟皆魯自爲也繼此兩會以爲鄭也乃左氏于穀邱之會即有欲平宋鄭之文宋以責賂不遂與鄭不平平鄭未有成言又兩會以要之宋終辭平故公忿而盟鄭以伐宋屬辭比事其情見矣御纂文　按公強宋公使與鄭平本指年會虛也初公猶不知其不信而復會于此其強宋也即宋公之不出而公往宋地會可証也蓋自是而宋公辭平矣亦自是公怒而更期鄭盟于武父矣龜宋地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桓公十有四年

直解修武父之好也魯鄭伐宋又敗四國之師齊宋衛燕懼其復怨故會以謀之地以國曹亦與焉魯鄭同惡而曹比匪參謀之御纂文　按左曹人致餼夫鄭厲以賂奪國者也義不當與會以固其位會武父猶以伐宋故雖曰不義尚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會何爲也哉各曰懼四國之復怨以謀之則何不合紀于會而共謀乃舍紀而以曹與乎此特假謀四國爲名其意示恩于鄭而欲鄭之德己耳桓與鄭厲皆篡兄而得國者也故與會以固其位又主敗四國之兵者也故爲會以伐其施曹何爲哉十年曹伯爲世子時來朝知其屬魯故公往會鄭伯于其地而使與會焉則魯故也不日略之也

夏五　桓公十有四年

直解春秋之作也筆削以定天下之法此之夏五闕月與事者蓋文成之後傳之脫漏耳御纂文　按此明是闕文先儒以爲聖人傳疑非也即補一月字未見即闕疑信也此實是傳經者尊聖經而不敢以己書參入耳于疑之闕無當也即不書月而知五下之爲月文闕而義無可疑闕此以留聖經原本之古跡耳已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桓公十有四年

直解來盟稱使前定也蓋已有約未足效信復遣使以結之也突與宋惡所恃惟魯忽尚何覺豐儀在中不任諸大夫而使其弟私也亦不得已也既而宋伐于外仲抗于內窮而出奔矣蓋得國不正禍必至此御纂文　按書使其弟君之失也義見齊侯之使其弟年下然聘使其弟下亂官制其過在君盟使其弟不但啓庶孽窺邦交之漸而此則又不免于黨逆之罪其弟尤有罪也何則鄭忽本世子亦語之嫡長也突篡國而語黨于突專于突之自效故突之私事腹心寄于語而特使之盟魯也忽嫡兄也子儀子亹皆庶兄也而語則特爲厲使非突之黨而與篡謀者乎考語字子人諸侯昆弟有善得以字通此無齊年之寵祿亦不書公子而止書名惡其黨于惡而以私事見任也故書同齊年而書之命意則又與齊年異矣

乙亥嘗　桓公十有四年

直解壬申至乙亥方四日災于致齊之初不懼而改卜遽舉以祭慢其祖矣況周之八月夏之六月稼未登場安得新而嘗之以陳為新非嘗也著不時而黍先典也御纂文按左氏以為書不害也夫苟不害不為災但以不害穀焉耳穀雖不害而災屬御廩可無懼乎況當齋期之內也其儆之也切矣于禮當素服哭廟廢祭而更卜日矣如曰非災而人失火救之即息故不害則不慎之咎正當罪己省躬之日也亦當更卜祭日矣故書嘗以志其奉行故事之慢也又周正建未之八月己丑朔無乙亥乙亥乃申月之十八日也是年正月不書王以商正說曰八月故兗域之新穀早者已登而有嘗新之祭也

許叔入于許 桓公十有五年

直解三國入許許君奔衛許已滅矣至此十五年而鄭內亂許叔乘之復國故繫以國而書叔叔者兄弟之行次也趙匡曰言與君一體是已何以書入無王命也御纂文按許雖失國本無可滅之罪也故爵祀皆在惟地為鄭攘據耳今求復國則當明正其辭以告天子方伯而復之可也縱其時天子無權方伯不能為力大國如齊魯皆濟惡于鄭者而告明天子後正辭以折之亦可也乃乘亂而復反若竊據之者然稱許叔以明當復國之人又亡國之君不謚許莊身失國而仍謚曰莊似叔入許後仍奉其君以嗣位者故書行次以善之而不名書入以著其復國之不以道也不日者若不知其以何日入者然鄙之也胡傳以入為難辭夫果難也必月日之以志其難矣胡傳非也

公會齊侯于艾 桓公十有五年

直解齊與魯絕矣齊僖即世魯往會葬復與齊通襄居喪出會見喪禮也桓喜于釋怨而狃之其禍遂兆于此御纂文按左氏曰艾齊地謀定許也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考艾山在齊南魯北會此不似謀許矣鄗左晉師在敖鄗之間注二水名在滎陽西北若謀定許當以此為的夫當鄭莊之強則與共入許鄭莊死而鄭衰許叔入則與謀定許反覆甚矣然皆前君事今改圖而謀定之未可厚非也但雖謀而未見兩國所為定之者何若則此謀之不果可知謀而不果知公不過借定許之謀而求親齊爾矣故自就而往會之既會而定許之謀絕不聞也此自戰郎戰宋後魯與齊會之始為後會黃會濼之由著公之日近姦人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桓公十有五年

直解三國皆附庸也何以稱人杜預曰皆附庸世子也其君書字書名故其世子降而稱人是也王喪未逾年而行嘉禮桓不赴王喪而儼受人之朝且旅見焉重譏之御纂文按公穀注及胡傳皆以桓行惡而三國往朝之故貶稱人非也桓之篡也微天子列國不能討而責之附庸乎不奔天子喪往朝受朝皆罪也故書朝以著魯之失彼三國者或制于強大而可原者也而亦書人以微三國也夫諸侯五等附庸三等皆有一定之差邾固魯附庸也而牟實子爵葛實伯爵為朝魯而甘從附庸之邾而亦以附庸朝諸侯之禮見則鄙甚矣故皆從附庸世子之例而人之若曰來朝者不辨其國之何等人也云爾又牟近齊葛近宋皆無籍于魯者故苟以附庸來則附庸之而已矣杜注牟今泰山牟縣葛在梁國寧陵東北

冬城向 桓公十有六年

直解向地介魯莒之交隱二年莒人入向矣城之蓋欲與莒爭向

也至宣四年伐莒取向向乃爲魯有城末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竟也冬城之時也志工役之興重民力也 御纂文 按左曰書時然仍不時也何則周正之冬建酉戌亥之三月耳此下仍書十有一月則是冬乃初冬之月矣是年春不書王則以商正紀月則所謂初冬亦建戌之月而非定之方中之亥月也于夏爲九月土功之興必營室之中爲始而今乃早一月矣豈得曰時若果時也又在常事不書之列矣借曰時矣時無內憂與外懼乃興役動衆而小國是城名雖衞之而實欲之故書之以惡其貪諉勞民也向杜謂在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補正曰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疑遠于 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近是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桓公十有七年

直解尋蔑之盟也 御纂文 按尋蔑盟而月且日之志其難也儀父于隱之元年盟後久不尋盟矣中閒三十餘年不復措意至使世子來朝且連年葛皆來朝至此始得與尋盟也故若僅得者而詳志之趡杜注魯地知儀父來就盟于魯者矣邾求盟如是而僅得之猶不以信相與書此亦爲後時不信之案也 指本年秋宋衞伐邾而公及之故 杜云本月無丙午丙午乃三月四日考是年周正二月初三正日丙午杜云無丙午者據上正月丙辰算也蓋是年正月不書王故後所書日皆下一月則是年以丑起正月所謂二月乃寅月非周正之二月也杜氏謂三月四日乃卯月耳據商正則三月然則是年以商正記時則二月者乃三月之訛焉爾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桓公十有七年

直解黃盟未幾齊遽與師齊惡著矣魯方爲紀求平而遂與齊戰何哉 御纂文 按奚魯地左傳曰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云云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夫春盟而夏來侵曲在齊也固然書戰明有備也書及若曰逮不得已而始至此云爾書此以見齊盟之不足信公奈何信齊而復有濼之會以至于難乎且明乎公有意親齊齊本無愛魯之意情見乎辭矣故又爲不當會濼之張本也又周正建辰之五月壬申朔無丙午丙午乃巳月初五日商正之五月也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公十有七年

直解前書蔡叔次立者也今又書季蓋叔先蔡侯卒而次立又在季也季之歸介于蔡侯卒葬之閒其爲嗣位明矣歸順辭蔡侯無子而季次立非爭國也志歸不志出奔畧之也左云蔡人召之穀云陳有奉焉內得衆外得助歸莫善于季惟經書自陳則貶其不出王命耳 御纂文 按此獻舞也以君弟而書字常法也歸者本其所有而還其故之義故曰順辭公子不去國前此或有不得已而以微罪行者不書所以爲賢者諱也不書蔡召國本所當有不藉內主之召而自當歸者也書自陳雖著其不自王命然見其當有國者縱不在國亦必歸而有之陳小且弱未嘗借所在之國而得國也然則亦常事矣何書蓋書此以表僅見而舉以正夫魯桓宋莊鄭突衞朔之兄弟篡國而不得其正者爾若曰兄終弟及有如季者斯當已以季例之而魯宋鄭衞諸公其罪自相形而莫掩矣

春秋衷要卷一終

春秋東要卷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illegible]全校刊

莊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莊公元年

直解館者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魯主王姬舊矣前此必有其所今築于外者知義有不可而畏齊怒又不敢辭王之命故改築于外若稍變其故然者君子曰不如不主之愈也　御纂文　按魯之此舉并不真爲讐與喪也不過借喪爲名實畏齊之入逆如後楚圍之于鄭爾已若果如穀梁子所云仇讐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辭之而不主矣魯不主而非無可主婚之同姓也縱天王有不情之命魯時之不奉王命更有大于此者在豈

區區者而不敢辭乎詢以喪故則雖築館于外主人獨不與接見乎詢以讐故則四年且會狩于禚矣時豈大讐已復乎要之王貪齊強而抑魯使好魯亦畏齊強而假王命以修好也故築館館王姬以好齊而築于外以防齊書此以明魯畏齊強之不暇而傷復讐之不克耳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莊公三年

直解紀季以行次書紀侯將去而命使承國也酅紀邑也以酅入齊請爲附庸以後五廟也使無紀侯之命當書奔叛而斥其名矣書入難之也齊必欲盡得紀地季雖請爲附庸而齊猶難之也然則賢之歟非也王政不行小弱無庇以先王之建國而聽命于強暴蓋亦不得已焉耳憫之也未見有可賢之實也　御纂文　按酅在齊國東安平縣時齊之于紀必欲毀其宗廟殄其族屬而後已故雖畱一酅以後五廟存姑姊妹猶不足齊之志者故必多方爲難而始得其收受焉故書曰入于并見其下之之不易矣書季而不名書入而不言奔以君命也亦體君之不可屈而以己下之之書此不特憫紀而愧天子與牧伯紀納女于天子而屢會盟于牧伯至此爲天子與牧伯者目視其輾轉求存一脈仍出于一庶孽之所爲而平時所望之天子牧伯反求親黨于強暴而曾不爲之援手也亦足醜矣

秋郳黎來來朝　莊公五年

直解郳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于邾黎來其君之名也　御纂文　按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少子肥于郳又云邾俠之後也杜左注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夫附庸例書字今名公羊以爲微國經不若是之勢力也穀梁以爲未爵命者疑

確其來朝也應是爲未命于天子而朝公以請命于王耳附庸不自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禮也書朝克備朝禮者也亦與其朝之辭惟朝以請命故應名以著夫通名天子之禮也書附庸之朝以請命以愧大國之自立而不請命于天子者云爾胡傳云云非是夫克備朝禮則已進于中國者矣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莊公六年

直解王人下士子突字也五國黨朔以伐衛王不能令乃使子突救衛下士例不書字特稱字而繫以王人以明正也不言師師少也將微以當五國之眾庸有濟乎聖人褒其救而惜其不善救蓋雖望其勇于爲義而又欲其慎于成謀也自救衛無功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　御纂文　按此禦朔也而書救明朔乃連五國之黨以亂衛者故比于拯危出溺之急而曰救著朔及五國亂衛之亟也

子突、字也、而不氏、以卿大夫例書字及氏、此字而不氏、明非卿大夫而特賢以字之耳、賢故不敢斥其名、字子突、上之人四國者、賤之可知矣、不書敗不與五國之得敗王人也、若曰、雖敗猶榮、已不稱王命、不待王臨時之命、而無非奉王之命者也、蓋王命廢朔矣、是入者納者、皆干王之命者也、王人正奉廢朔之命而行之者、不必王使、自不同于專命矣、時諸侯篡奪、皆不與王知、惟朔之罪、王知之、知而且治之以逆藩之黨、助而不克王人子突、僅如碩果之存也、特賢之以賤五國、書救、以惡五國之亂甚也、

甲午治兵 莊公八年

直解、此治郎也、侯而不至、往則無之、止則無事、歸則無因、潰道也、河上逍遥、林下喪馬、此師有焉、故治之、周禮、獮而治兵、蓋習軍政于蒐服之時也、今輕次于外、與國不應、衆心解離、不得已而治兵、

黷武甚矣、桓畏敵而大閱、莊懼潰而治兵、皆書以重譏之、御纂文 按時夏正之冬也、而治兵、治兵秋事也、冬則大閱耳、而以在外、簡于大閱之禮故也、左曰、治兵于廟、禮也、非是、此卽治次郎之兵耳、久次于外、恐士氣之懈惰玩狎、于是以治之、整齊而振作之、郎焉得有廟、而云常年于廟之治兵也、故書以爲勞民久役之証、且明其陳蔡雖不至、而終不已其伐郕之舉、若禮之常事、何書焉、又長歷去年應閏、故加閏一月、本年正月、得辛巳朔、有壬午、若西法推之、閏在本年正月、當壬子朔、無甲午、甲午乃建丑之二月十三日也、則甲午乃志日不志月、著其久次于外也、

秋師還 莊公八年

直解、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詳書如此者、出旣無名、侯而不至、久且失據、改而從仇、以戕同姓、畏不敢校、三時而還、其妄興大衆、宿兵黷武甚矣、故備書之、據左氏、慶父請伐齊而公不可、則此役、公自將也、乃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而稱師、重衆也、以著不義毒民之罪也、御纂文 按古者師出不踰時、至無故勞民久役、無功黷武、自春徂秋、歷三時而始反、則耕及耘與穫之三時、農事盡棄矣、書曰師還、因有不得還之道、幸其全師而還也、危之也、繫于秋、識其久且廢農時之甚也、

冬浚洙 莊公九年

直解、洙在魯北、齊伐魯所必經也、魯雖殺子糾、猶畏齊怨、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夫立國在德、不在險、忘本事末、興役毒民、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且悖也、御纂文 按洙水、前漢地理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西北入泗、水經注、泗水自汴會于洙水、蓋自齊來經魯城北者也、浚深之以畏齊、欲爲齊備、一戰不勝、至殺

其所納、且浚洙以爲之備、其傷衂也甚矣、知此年之敗績有不得不記之實在也、夫苟洙水爲齊魯之界、足以限戎馬之足也者、則浚之已末務矣、況源自齊來、經其城北、可通舟檝、順流而下者也、浚之、何益、徒示敵以怯、而自形其無策耳、不月日者、工役之久、非可月日而舉者也、時雖冬、未必昏正栽而日至畢、而公旬三日足用也、故書、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莊公十年

直解、凡曾勝則曰敗某師、蓋平辭也、而爲之說者曰、病公、謂納糾以來、齊師已實有咎、又憤而與之戰、意責已也、夫長勺魯地、齊師加已而應之、何已之責、或又謂魯以曹劌之語、權謀取勝、非三代用師比、此宋襄不鼓不成列之謂、聖人因時以制義、未可以迂儒渺見窺之也、或又觀長勺之敗魯不出齊下、乃不移此于齊襄未

死之前復讐自立猶有責焉則聖人之責宗邦終無已焉矣御纂文按胡傳以為詐戰敗非也辨見上此曰公敗齊師能乎公也能乎公所以惡齊也魯雖納糾而師已敗糾已殺豈猶不為過當乎而動大眾以深入人國曰齊師惡動眾也長勺魯地卽殷族長勺氏所邑者見齊之深入而公乃後應者也曰公敗見公之至而後應能用情于平日而好謀而成然但敗之而已并未嘗有窮兵黷武于一敗之外也何譏焉書此以惡齊人之以眾淩人而自取敗爾不曰者來而後應非尅期之戰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莊公十年

直解魯侵宋故也伐而書次以次為善齊桓方挾宋以圖伯二國連師勢足勝魯而猶次于郎蓋以威魯也魯服斯不戰矣然皆以復怨興師去無名不義者無大相遠雖左次無善焉爾然敵次而已敗之無禮也同次而獨敗之用詐也偷一時之勝而重四鄰之怨惡佳兵也春秋貴義不貴詐好禮不好兵御纂文按乘丘亦魯地齊報長勺宋亦報公之侵宋也同怨相濟故約會于郎曰次蓋尚有待也時齊新鑒長勺之敗故憚獨力之難聞宋怨魯故約宋于郎而猶有他助之未至耳書先齊齊主兵而宋為助也書師次郎惡二國之既動大眾入人國而猶求助無已也公敗宋師出不意而勝之以逸待勞敗宋正以退齊也知齊懲長勺之敗自不敢獨力當魯矣亦著公之能以惡二國也次以待他國之至卽摟伐之未成者也齊之復惡甚矣宋報魯侵其曲在魯然起大眾入人國既連大國而猶待助豈猶曰報侵也哉其敗宋師者公子偃也而公在故書公不使臣得專功也而亦非有專罪故爾不書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莊公十有三年

直解齊創伯也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北杏始宋有弒君之難齊桓欲修伯業故會北杏以平之齊書爵而列于首四國稱人而序于下蓋眾望在齊也桓非受命之伯眾以私尊之假仁義以竊大權使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罪大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亦著焉明其罪以立大義之防錄其功以著小補之效春秋功罪之權衡也御纂文按左注序齊于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作絕筆于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伯皆在是年此王伯興衰之機也然伯之興在是年王之衰則不始于此齊桓序諸侯之上諸侯戴之也以平宋亂是義舉故書爵次宋以宋故也而陳而蔡而邾以強弱序著其伯會非王會故不能如王制也四國皆別于齊而稱人者時齊未受命為伯列國不能請命于天子而私戴為盟主以就聽命焉是自卑也經因其甘于自卑者而卑之以著列國不能自尊其爵列云北杏齊地明諸侯之徃會也不月日初合諸侯其合之非一日之事故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莊公十有三年

直解始平于齊也魯積與齊隙今齊勢盛矣滅譚滅遂魯人懼焉故為柯之盟黃仲炎曰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魯又有納糾之憾敗師之怨乃桓會魯而滅遂者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為助思威異用皆視其力放于利而已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御纂文按左云始及齊平也柯在齊則齊期會而魯徃會之者也公穀以為是會也曹劌劫桓公盟而反汶陽之田桓公信之而信乃著于天下夫刼盟不貴也然侵伐諸侯所得之土地豈禮也哉盟而歸之乃為禮耳其會也眞有事而會之好會其盟也眞不協而盟之信盟也經善齊侯故爵之不

月日、公穀以爲信非也、二國相讐、八見此會盟之非一朝一夕而得之者耳、柯乃濟北東柯、齊之柯邑也

夏單伯會伐宋 莊公十有四年

直解、宋背北杏之會也、齊自夷吾得政、侵伐皆書人、蓋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夷吾、陪臣也、故名不登于簡冊乎、不書師、不用衆也、內政作而軍令成、賦于民者寡、取于鄰者約矣、節制定也 御纂文 按單伯伯爵、天子之卿、不稱師、嫌于諸侯而用天子之師也、不稱單伯伐、恐混于天子之伐人也、先書伐、而後紀單伯之至、著其雖請命、仍不待王官之至、而先伐、非得請而伐者也、非得請而後伐、則非奉王命而伐者矣、故單伯止來會事耳、不書天王命者、不辱天王之命于不奉命之諸侯也、既不書王命、又似單伯之專命矣、故單伯書爵、以明其非專命者耳已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莊公十有四年

直解、宋鄭衛服也、北杏之會、鄭衛不至、宋背之、會于鄄、皆服也、曹邾不與、已服也、侵伐不用大衆、會盟不徵已服、猶有郵諸侯之心焉、魯使單伯、猶疑之也 御纂文 按杜注、鄄、衛地、今東郡鄄城、左曰宋成也、首書單伯會、歸功王臣、以尊天子也、先齊、齊主是會、次宋、齊以定故、次衛、地主也、次鄭、鄭伯不與伐宋之役、時蓋新爲傅瑕所納、求會王臣、以定其位、而列入者耳、故末之、此王臣下會、不遵周制、異姓爲後、而仍以強弱序者、諸侯尊齊故也、而經仍之者、雖衣裳之會、仍留伯會之跡、明其不純乎王制也、皆爵者、與其假天王之名義以臨諸侯、故著其所受于天王者、以榮其會云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莊公十五年

直解、前會鄄、陳不至、今來、故再會、陳以國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以陳介齊楚而爲三恪、故進之而先衛焉、三會而不盟、諸侯猶未固也、信不固、不輕盟、猶近古焉、魯不至、終疑之也、既盟于柯、而又貳乎 御纂文 按左曰、齊始伯也、夫十三年北杏之會、諸侯戴桓矣、然私會也、故人諸侯以斥其私戴、去冬會鄄、有王臣以定位、是天王已與其主盟矣、故盡書爵以榮之、然時猶歸尊于單伯、未盡推戴于桓也、乃于單伯既去之後、而復會于此、以齊桓爲首序焉、先宋先陳次衛鄭、桓自以爲異姓、故先異姓、如所謂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之意、桓時自以爲主、故不先姬姓、先宋、王賓、次陳、三恪、先近後遠也、衛出于文、鄭出于厲、且爵亦衛先于鄭也、不月日、諸侯之會不尅期也、齊則會耳、故曰信之也 後倣此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莊公十有六年

直解、齊伯成也、書會、公來會也 公羊作公會 當從公羊爲是、若云因叛盟諱公、不諱于叛、而豫諱于此、失其義矣、荊與齊爭鄭、鄭伯在會、從齊也、鄭陳許來、近楚者皆至、宋衛既固、曹邾先服、滑滕新盟、近齊者皆從、安內攘外、不以干戈、而以玉帛、彬彬乎講信修睦矣、盟書同、同欲也、荊入蔡伐鄭、中國諸侯咸倚桓爲重、故兩幽皆書同、同盟猶未純乎主盟也、若葵邱踐土、則桓文之盛也、而主盟矣、桓首率諸侯、使同盟于己、則無王矣、先陳于衛、躋許男于滑伯、孰進退諸侯之權、亦僭矣、功首罪魁、不誣也 御纂文 按幽、宋地、此鄭成而盟也、齊宋陳衛鄭、鄄會之舊也、許滑滕新至、許自叔復國後、未列于諸侯、且懼鄭之爲難也、故乘齊宋之勝鄭、而求預于是會、以定其位、借伯主之力、以成于鄭也、次先滑、滑先滕、而至齊始伯、急于求諸侯、而親先至者、故不論爵、而以至之先後爲序、經如其序

而序之亦著其伯會之跡也曰同盟言出于眾之所同欲見非齊之要盟若齊侯之績也滕侯也而稱子時王降之也此衣裳之會四其不日穀梁所謂信之也滑國都費亦姬姓在河南緱氏縣地

春王正月肆大眚莊公二十有二年

直解肆猶赦也眚過也肆大眚不幾有似于宥過無大乎非也張洽曰取大罪極惡而例之于眚災以赦之蓋用虞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也足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惡人得志而善人寃矣孔子語仲弓曰赦小過尙寛政也作春秋曰肆大眚譏失刑也寛嚴無常視其大小輕重以爲衡期于得中而已書曰咸中有慶御纂文 按眚者罪之有玷于身者也眚而大則非所宜赦者矣赦宥如周禮司刺所掌不識過失遺忘及幼弱老旄惷愚然亦以求情斷中而已而肆則縱也放也大眚也而縱放之反天憲矣故以爲非常而志之譏失刑也不日明其不可爲常法非如創制更革必志其所自始者比也賈氏逵以爲文姜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也杜氏預以爲盤然于情事亦近蓋姜之淫與桓之死其跡不可掩特魯畏齊而欺君之弱不敢訟言耳公但知桓之死于彭生耳而不知其由于姜始齊襄死齊魯交合而姜又卒人言于是乎起矣公是以不忍于母之故而又無解于眾先肆大眚以亂眾之口即其肆大眚而後葬至于七月之久情事見矣但經意止著其失刑也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莊公二十有五年

直解平伐我之怨也御纂文 按指十九年從齊宋伐我西鄙之怨今齊魯通好故亦使聘以平之杜注云諸侯始交聘也蓋前此非王室若姻及鄰無聘者此之交聘齊桓爲之也王制五年一聘之

禮久不行矣自桓爲會之後陳先諸侯釋怨而修邦交之禮誠可善也前此周聘魯矣不朝而聘瀆也齊聘魯矣使弟聘也荆聘魯矣書荆夷也維此聘爲修好且先施敦同盟而平西鄙之怨故書字叔字也女叔爲天子命卿事守于三恪之國尊比王國之士故禮稱字夫聘大夫職也而使天子之命卿于禮過矣故雖齊高國出聘亦書名志失職也而此書字明乎其聘之可嘉非如他聘之有所假借而行者也故還其命卿之名分焉亦即著使之者之過當也若曰使之者過于禮于聘及來聘之人固無譏耳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莊公二十有七年

直解齊桓創伯自北杏以來宋魯之疑信未定鄭之叛服不常前雖同盟于幽猶未固也今皆服矣故尋盟以申伯令也仗義尊周安內攘外諸侯同欲而從之視他盟爲愈矣故復書同盟以許之御纂文 按左云陳鄭服也注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當鄭文公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今始服也蓋自是齊主盟始書公此衣裳之會五夫此曰陳鄭服前此又不見有征伐陳鄭事知固無強服于陳鄭而陳鄭自來服也可知曰同盟時蓋各遂所欲其盟固無大小制畏之見存者也穀梁氏曰齊侯之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一信之也蓋無尅期徵召之煩而人自就之以同欲故也先齊主盟也先宋陳王賓及三恪也皆爵托于王事故即以王爵序之是役也較前此之盟幽繫于伐鄭之後者又進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莊公二十有七年

直解城濮衛地將討衛而與魯會豈謀衛乎夫伐衛不應謀于衛地况明春伐衛魯師不出非與魯謀審矣蓋幽之再盟衛侯不至

其時衛喪未終也今已終矣衛果不背前盟必將因會求好固可不戰而服之耳乃衛竟若罔聞也是以有明春之伐御纂文 按時天王使齊討衛立子頹之罪且賜齊命爲侯伯故齊侯師于城濮思臨以王命使之不戰自服也故師于其地而不遽伐則是舉誠伯討也而公往會之故于主兵者書爵以著其分所當然于師所在書所討之地以見其命有所致書公會明此舉之昭布同列矣公之會也勤王命也公會而明春之伐魯師不出以齊力有餘不需魯助也其書之也許之深也其深許之也所以甚其後此取賂而還之辜負此舉也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莊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荆至是又伐鄭陷其外郭及於逵市其勢蓋岌岌矣鄭近王畿荆師及鄭則禍延王室齊桓應機救之荆師夜遁豈惟得恤鄰之義哉崇奬王室賴此舉也故書以美之春秋書救二十三而齊桓居五桓公爲盛有以哉程子曰齊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同救鄭以攘荆天下之大勢可觀矣御纂文 按是齊侯宋公也而書人以書救例之知爲君臣上下同心協力之辭書救善之也是役也諸侯未至而楚已夜遁卽子元之不敢進知楚人之退也不藉諸侯之救矣而救之功不可沒故鄭雖不藉其救仍著其救之之功也不日者卽伐之日已會諸侯謀救矣不另日之辭也

冬築郿莊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郿邑也邑何以不言城創作邑也邑必有官府民居市廛焉城與室皆可言築言城則不足以概室也築郿于大無麥禾之時是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所謂時絀而舉贏也御纂文 按郿公穀作微曰魯下邑考卽微子未封宋以前之所封地封宋後孫㽙繼之者後入于魯在微山左爲魯西南下邑界邾滕之間無先君之廟曰邑邑則輕也邾滕皆小國屬于魯者則郿又非巖疆也無端當無麥禾之歲而築之時雖冬周之冬夏之仲秋季秋孟冬也而書此于大無麥禾前則冬爲初冬當夏之仲秋可知正收穫登場之候也而大興工役亦奪農功銍艾之時矣縱民是時無可銍艾正嗷嗷蒿目凶荒之候也忍重役乎故書云

臧孫辰告糴于齊莊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告者求辭卑之也內臣以事出使先言如而後舉事此直舉告糴而不言如著其急也公羊以不稱使同于私行非也春秋于內臣槪不書使也辰請糴猶有恤民之心乎然非本計矣賦役繁興而不能諫也奢侈日甚而不能止也公私交病急而求人備位請行爲名而已君子之于國也恃己而不恃人務實而不務名御纂文 按臧孫辰上卿也燮理陰陽重農功制國用皆其職也乃三年九年之蓄不能盡心于平日殆至大無麥禾之日汲汲以奔走之勞自效乎此告糴耳大夫往可也辰乃借以擴急病之名以求媚于民失世卿之職矣而糴則恤凶荒之一凡在同盟皆當相恤平日之結邦援固邦交者以此而不謂此時之告糴者止有一齊則前此所謂邦交邦援者皆無足恃矣一國之積安能給二國之食則一齊之糴不足供全魯之饑也明甚而此舉乃出自爲政卿之親往也故書臧孫以重世卿之責書告糴以見所事之卑書于齊以見所告之僅皆所以著其非也卿也而名之責之也

春新延廄莊公二十有九年

直解修舊曰新馬政有國者所必講也然去冬大無麥禾則憂民之不暇安問馬勸耕之不暇安事廄冬築郿春復新延廄厲民甚

矣後世有寓賑于工者如之何曰聚失業之人而傭之使無轉徙可也此則力役征于民烏乎同御纂文按此雖周之春猶夏之冬也未嘗非農隙之時然去年大無麥禾正無年公旬一日之候也乃築郿方已又新延廄夫廄非春時急務也秋分馬始入而春何必新況曰新則有故者在矣非竟無所養馬何不稍爲補苴以仍舊貫而急用民力如此哉繼書于築郿告糴之後其罪著矣延衍也取蓄衍之義乃分駒之廄也

城諸及防莊公二十有九年

直解書及者依先後而次之也周十二月城時也何以書大饑之餘民困未甦而亟興土工也御纂文 按諸杜注城陽諸縣今諸城在高密南高密齊地後爲晏氏邑者此誠要害也高平昌邑縣西南有防然曰西防非此防也防在瑯琊華縣東南在諸之西南去齊遠矣然其時齊與魯無邊釁城之奚爲去年無麥禾今又有蜚繼災傷之後而無戎而城則不恤民甚矣防爲臧氏邑臧孫方秉政不能止工役之興反乘便而并城其私邑至兩城同時而作故書及以惡之雖周十二月乃夏正十月所謂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之時也然公旬一二日而工竝兩城其能給乎不濡久則并作爾亦病民之至者矣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莊公三十年

直解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左氏傳曰謀伐山戎也亦以下齊伐山戎比事而知之魯師不會而齊師獨出則謀之未協也後獻戎捷蓋以威魯歟御纂文 按山戎之伐爲病燕也非爲魯也魯又無師然則其遇于魯濟也非特爲謀伐山戎可知齊之山戎之道又不經魯則非不期之會又可知然則此遇也特借謀伐山戎之名以釋成降鄣之嫌耳已蓋鄣之降也魯雖不能救不無有不足于齊齊亦自知其不慊于魯也而藉是一見以消釋之故其禮簡意不果在有事之會故也于魯地則齊侯來就魯者也山戎遠在燕北而魯在齊南將伐山戎而自來魯濟迂道也卒之山戎之伐魯實不與而反來獻捷所以歸功于魯抑若齊承魯謀而爲之自効者然陽爲媚而陰威之此伯主之權詐也故特書地以著其跡而畧其月日以輕之

齊人伐山戎莊公三十年

直解山戎在北故杜預曰北戎山戎也伐之以其病燕也然不書救則其爲燕與否未可知也上書遇魯濟下書獻戎捷志在伐戎而不在救患勞師勤遠其諸以病桓乎御纂文 按山戎總辭也拂令支斬孤竹即是役是山戎卽孤竹令支之謂矣在今永平府西北石門之西五重嶺之東其去齊也遠矣據葵邱之會宰孔云云知山戎之伐齊侯實行而此書人者輕山戎不使得當中國侯伯也抑若將卑師少而君不在者然非有譏也是救燕也功亦疑卓矣而經無表異者窮桓志也桓之征山戎也志誇遠畧耳非眞有恤燕之心也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以爲名經不予其所假之名而爲著其實也異于伐楚之予者伐楚之名尊且大實有裨于王室非徒如山戎之所繫止一國之興廢故也

春城小穀莊公三十有二年

直解冬不雨矣又城小穀民者君之命君不恤民棄其命矣其能久乎御纂文 按杜左注云魯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不繫齊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不知若繫之齊則似魯爲齊役矣非大都以名通者不繫國之謂也蓋小穀乃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

仲井乃管仲食邑與魯接境魯雖陽感齊桓實陰畏管仲耳以國君而下爲外臣城私邑不可訓也故没其城之之人與所繫之國而惟志其地以紀其實非特諱之也諱即所以著其失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莊公三十有二年

直解左氏云齊侯爲楚伐鄭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夏遇于梁邱梁邱去齊八百里而于宋爲近齊桓以宋之請不憚遠而就之以爵序而先宋焉其定伯宜矣 御纂文 按梁邱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左氏云云杜注謂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非是凡會以主會者爲首此役雖齊主會而請先遇者宋也故以遇論則宋爲主書先宋明宋志也有事而會公也而請先見是懷私也自宋遇齊于梁邱而謀鄭報楚之會不果舉是先遇者有故矣故書于梁邱固以著齊侯之勤書遇以著宋公之詭首宋亦著斯會之不果專由其故于宋公也于齊桓乎無責爾 楚伐鄭在二十四年

閔公

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閔公元年

直解穀梁于莊閔僖皆以繼弑君不言即位爲正但閔于莊僖則有異焉閔甫八歲制在慶父慶父實欲自取故公不行即位之禮耳邢以去冬被伐而春救之書之以善齊也齊自北杏圖伯以來兩會鄄再會幽而諸侯叛服不常自救鄭救邢斯不復貳矣假仁而人翕然從之況以德行仁乎胡氏安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得之矣 御纂文 按凡繼弑君不言即位者如其所不忍言即位之心而書之體新君之意也而此則弱其君不使得備即位之禮耳胡氏安國謂上不請命于天子而內無所承云云非也書救邢善齊之急與國而勤王伯之職也書人將卑師少以急欲救人之滅亡不及徵諸侯之師爾已故人之正見其能急人之難而非貶也不書齊侯不肯以中國諸侯之方伯得與狄人者爲敵耳已邢在廣平襄國縣姬姓亦周公之後侯爵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閔公元年

直解何以盟定公位且復季友也齊桓爲伯不討慶父之罪有軼罰矣然能順魯人之心而復季友故先爲此盟使公安乎季友季友安乎公而慶父亦不敢害季友季友歸而魯有所恃亂庶可弭乎則此盟之繫于魯也重矣顧夫人慶父猶在則禍本尚未去也其書公及者別內外之辭非公之能主是盟也稱季子而不名貴之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慶父擅權姜爲內主國人洶洶願得季子以靖亂今來歸喜之也喜之深則望之切春秋書此所以著國人之情哀魯人而欲季子之副其望也 御纂文 按季子時在陳公復季友不請之陳而請之齊且必與齊侯盟者時慶父奔齊恐

緣哀姜之故而齊庇之則季友不得行其志不得行其志則季友必不肯歸是季友之歸不歸皆以齊故故請復季友非先盟齊侯不可盟之者要定毋掣季友之肘而得任其靖國也故書公及齊侯者明出自公之欲而汲汲于此盟也于落姑者就齊地也慶父在齊矣而公得及之者以叔姜之故也季子來歸書字以宗卿尊之來者喜幸之辭歸則還其故之謂皆欣得賢之文也慶父之歸亦于是而經不書蓋不肖者欲其往而不來故志如不志復賢者欲其來而不往故志復不志奔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不日者自盟及季子來歸非一日事也

冬齊仲孫來 閔公元年

直解左氏齊仲孫來省難云云夫齊魯鄰婚姻之國使來省難婣

睦之道也仲孫知慶父之爲難而不爲請討桓公知魯難之未艾而遂以取國爲問是其臣不明大義而其君欲乘之以爲利三王之罪人職是故也春秋不書省難蓋不使得居美名直書曰來以紀實耳 御纂文 按此仲孫齊大夫湫也公穀以爲卽慶父誤甚慶父字仲其後人稱孟孫亦稱仲孫正以其爲共仲之孫耳慶父及身之日而孫何以稱焉其來也曰省難也然桓使仲孫之本意何其可取則取耳是窺探之意也而仲孫則勉之以務寧魯難而親之非桓公使來之本意矣故不書使以明其非復使之之本意云爾不予其省難者省之者原不爲息難而來來者亦未及乎寧難之事也故上既不承使之之命而不書君使以存其善下未及已難之功而不書省難以嚴其名爾已書仲孫如其宗卿之稱左云亦嘉之也

冬齊高子來盟 閔公二年

直解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耳非取必于盟也高子與魯盟而立君以定其亂是誠得大夫出疆之義而納君于善也故稱子而不名以褒之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感之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故曰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 御纂文 按齊伯主而鄰于魯能寧魯難者莫如齊而弒君之慶父嘗在齊與弒之哀姜又齊女其不欲寧魯難者亦惟齊是魯之安危繫于齊而高傒又齊之貴卿也寧否專在高子矣高子能權君之命而不依順其使之之意竟與魯盟而城之以定僖公自有此盟而哀姜之殺慶父之討始無掣肘之患矣外寧魯難內成君義皆賴此盟然非使之之意也故不書使蓋來則其使盟則非其所使專歸美于高傒耳矣不名并不字而稱子者加于諸侯之卿尊天子之守臣也若曰惟此無貢爲天子之守臣云爾

僖公

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僖公元年

直解僖于閔雖兄然既嗣其位而後之矣況閔立而僖嘗臣之公羊曰臣子一例也故繼閔之弒不書卽位也前狄伐邢而齊救之今狄未伐而齊先救之何也前伐邢擾之而已齊用偏師而狄已退今狄既入衛齊桓策其必乘入衛之威而以全力偪邢故連三國之師預至聶北以爲之援乃不慈所急而有次者將以俟邢之重困而以市其德也韓非子曰鮑叔曰邢不亡狄不敝狄不敝齊不重且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聶北待邢亡也故相持至于六月邢畏狄而潰于是有夷儀之遷 御纂文 按書救兵

辭也設先書救而後書次則救之不終純乎譏矣此先書次聶北而申明所以次聶北之故曰救邢是次乃觀釁非遷延可知蓋以狄入衛潰邢之後力已敝矣但以數國之兵威以廹脅之則不待戰而自走矣所以不戰而但屯兵以廹之者邢當殘破之後并三國之師以與敵戰豈不大勝而邢地化爲戰場矣其可堪歟雖其計較誠如韓非子所引鮑叔語然先聲後實亦不損己而救人之兵法也書師明悉眾以往也聶北明薄其地也時諸侯皆在而不書君不與中國列侯得下與狄人爲敵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僖公元年

直解左云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齊遷之也以邢遷爲文者邢欲遷也正月次于聶北六月遷于夷儀邢之忍死待救也可知而三國之師不成爲救可知矣 御纂文 按齊以邢之都廹近狄

而又經殘毀之餘也故爲遷之夷儀夷儀亦邢故地也而近衞邇中國矣經以邢自遷爲文者明非三國之迫之遷也且其器用而俾之自徙所以從邢之分願而一如其自爲者然不繫之齊及諸侯者是役也師無私焉蓋本其無伐無私之意而著者也美之也書所遷之地而不書遷之之人異于遷宿遷陽之志矣不日者非一日事也待其望之久窮之極而後爲之周恤焉飢易爲食渴易爲飲此其市德之權術也于不日及書六月著之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公元年

直解邢遷夷儀夷儀固邢都矣故直曰城邢邢無力自城而齊城之使足以守故再序三師以著其實善與之也其于師之次邢之遷不相掩也桓公于魯似治亂之義于邢似持危之德于衞似興滅之仁然必國嗣再絕而高子來盟以靖其難邢播遷而城邢以定其國衞野處而城楚邱以續其封故魯人至望高子而邢遷如歸衞國忘亡世傳以爲美談也蓋有事以爲利乘敗以爲功其心私其功烈卑故與之而不盡與也 御纂文 按既遷而復城之見爲善之周遷邢不繫齊及諸侯非沒人之善蓋書三國之救于前復書三國之城于後而遷邢之功著矣仍書師見其克用衆力也不書爵見三國之君均勞于衆之內著當時軍中之無私也故不稱爵而稱師以大之然則許其全善乎非也以此衆且周備之勞曷不早爲計于不待遷與不待城之日不尤善乎書此以相形夫前此六月中之觀釁待斃而始市德于今爾已胡傳謂不以王命興師而聖人之與爲權者非也兵事倉猝即國中時有不及奏告者況列侯乎方伯本得專征伐征伐且得專況救患乎此之與也以相形夫前此也非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僖公元年

直解謀救鄭也謀而不救何也前嘗救鄭矣不足懲楚會而謀之將大舉焉召陵之師權輿于此矣有救而非救次于聶北是也有不救而深于救會于檉是也 御纂文 按檉公羊作朾宋地即犖也杜注在陳留縣西北有檉城謀鄭也而不遽救楚時橫甚故慎重其事不敢輕舉也蓋止伐與國其罪不重其名不大不足懲楚況止五國而邾又不固故謀而遲遲爾惟然時實盟也而不書盟以其同于不盟也盟救鄭也次年楚伐鄭而同盟無一國之救三年冬楚又伐鄭又次年而始有召陵之役焉故此書會以不沒其救鄭之志不書盟以削其虛救鄭之名以檉之盟未踐也故不書此以爵序矣而邾獨稱人惡其背會也會方已而即有虛邱之戍欲以侵魯厥後召陵伐楚邾究不與故斥其爵抑若其君之不與于會而以微者在焉者然以寄其斥之之意爾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僖公元年

直解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以兵責賂友敗之而獲其將莒貪而友詐也公賜之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於是始大仲叔之後皆立于友三桓之禍友啟之也 御纂文 按莒稱師惡莒也所以原友亦師師之故也莒以師來友不得不帥師以禦之矣酈魯地于酈見彼來而我不得不應兵端不開自魯也敗莒師者能乎公子友也不勞而使敵不能師賢于戰而僅勝者矣穀梁以言獲爲惡公子之詒非也其說謂友與挐屏左右而相搏友處下而以孟勞者殺之信斯言也屏左右則不書敗師矣殺之則不書獲矣獲則生致之且不期得而得之意外者也師衆也帥師敗帥非相搏之謂矣然其戰之用詐也則有之所謂兵不厭詐也而相搏殺之之說則不

足信莒挐莒大夫也名之賤之也慶父弑君奔莒而莒不拒固已非矣必待賂而始歸復以賂不足欲而致興師有取敗之道挐爲大夫不能以討罪之道正其君而反帥師伐人喪故賤而名之書獲者明乎本意止期敗其師不意并其將而擒之也經于友無貶辭而所貶在莒厥後季之強三桓之橫聖人但書是役以愼履霜之漸而非以此譏友也又周正建酉之十月辛酉朔無壬午壬午乃建申之九月十一日也因自閔公元年失閏後未能正閏故至此猶差一月云

春王正月城楚邱 僖公二年

直解齊桓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實書城邢者三國之師也城緣陵承鹹之會諸侯即會鹹之諸侯也略而不序者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城楚邱雖與檉之會相次然會以謀鄭非謀衛也況鄭逼

于楚自顧不暇何能爲衛執役宋曹既同城邢而齊宋又將會江黃惟魯因內難凡役不與故齊命魯獨任楚邱之役觀與城內邑同文可見矣何以不言城衛蓋邢遷夷儀邢未亡也城夷儀即邢矣於城可以言邢狄入衛衛已滅也城楚邱始有衛矣于城尚未可言衛也城邢辭緊不殺此則略之何也衛之亡也涉三載今始城之邢未亡而先城衛已亡而後城其見桓有厚薄之私焉春秋以大公垂法故略以示譏乃公穀以爲不與齊之專封夫以地畀人而爵之之謂封衛雖爲狄入其爵自若楚邱其故地耳豈齊畀之而爵之哉至齊以伯自居止以楚邱之城爲專其說難通矣

御纂文 按楚邱衛舊地不繫衛者衛已滅衛侯廬漕楚邱直荒墟耳非城之則衛不得有其地者也未城之時楚邱未卜何屬矣故不繫衛且如城內邑然以惟魯爲城之而齊與諸侯不與焉蓋城之而效之齊以畀衛者也此當時之實跡也不書齊者齊桓嘗曰未嘗不以封衛者自居故左氏曰二年封衛于楚邱也而經削之以天王之命爵仍在不待封也故不許以專封之名也觀定之方中詩齊雖屬役于魯而經營卜宅仍聽衛之自爲之故不以齊主爲文也惟魯爲城之故繫事于魯書正月志得時也是歲正月二十七日乙未巳正三刻冬至正月巳巳朔猶屬亥月節故定星尚中爾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僖公二年

直解左云服江黃也江黃近楚楚與國也楚爭衡上國則江黃得議其後故服江黃者伐楚之要計也北杏之會至此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迨江黃遠來而攘楚之勢成矣故盟以結之惟宋盟不煩諸侯也

御纂文 按汪江在汝南安陽縣黃在黃州貫宋地梁國

蒙澤西北有貫城是盟也公穀以爲諸侯皆至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云云不知此乃公穀張大齊伯之跡經書四國則四國耳考江黃在江汝之間不在齊方岳之內越方岳而因宋以求盟于齊于齊計則得矣二國者好虛名而忘乎其力之不及不度甚矣苟慕義焉來會以覲上國之光可也至于盟焉於邦援則遠于方岳則越其求盟也無當也故人之抑若其君未嘗與盟者然齊宋書爵者在齊宋則來者不拒懷遠之道則然故無譏焉然亦著其一方伯一上公似足以聳遠人之望者而書此盟以愧後此江黃滅之不能救耳

春王正月不雨 僖公三年

直解合下夏四月不雨云閔雨也歷時則書之無一時而不汲汲也

御纂文 按不雨不自正月始矣去年冬十月即不雨至此早歷

三月矣金水司令而不雨猶曰天地閉藏也至王正月一陽已復顓頊元冥水神之值令已久味鹹臭朽水行之司事已深時正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以得雨之候也而猶不雨昔湯禱雨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知此六者爲致旱之由也不雨者越一時矣雖此六者未見書于經而宮府内外朝野上下其能免乎歲且更始而未聞君若臣之一爲振新之也前此幸收成畢時耳至此將備耕事矣而猶不雨望雨亟矣故更書之左氏曰記不成災非聖人謹變之意公羊云記異亦非聖人志災之心此則天警而不可以言異也章氏滿謂以告廟書之亦非設不告廟竟置天災于不記乎穀梁勤雨之說近之

六月雨　僖公三年

直解喜雨也不雨屢書見公能憂民之憂雨而特書以是爲可同民之樂教人君以謹天災勤民事重國本也 御纂文 按周之六月夏四月也時麥秋將至而麥不需雨故久旱而不至于無麥也然勞農勸民此其時矣此時而雨雖僅及于農事幸尚及于農事也蓋禾苗將植而適雨斯足慰望雨之志也故志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僖公三年

直解左氏云謀伐楚也去歲盟江黃以定其交矣今再會以堅其約而使出其謀蓋使爲犄角之援也江居新息黃居弋陽皆在楚東南諸侯厚集于陘江黃屯守其境楚師一出腹背受敵其不戰而來盟江黃與有助焉然惜其不爲江黃久遠計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矣不數年而楚伐江滅黃君子益深爲桓病之 御纂文 按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齊之意以爲江黃最近楚知楚之情必悉故謀伐楚者必以江黃爲鄉導而與之謀也宋亦逼于楚而利齊之伐之也故挈江黃與齊謀齊恐楚知江黃之與謀而先受其儆故引而至于己國以謀之避楚人之間之也故必期于陽穀焉然在江黃則不度矣故書法同于盟貫也若曰君國者計不當出此故如其君之不在會者然而書人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僖公三年

直解左氏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猶云身親其盟也內辭也蓋齊定計伐楚恐其謀洩故不煩諸侯而召其大夫以戒師期定約束隨其至之先後而命之泯衆會之跡故止書爵卿也 御纂文 按尋盟尋檉盟也時陽穀之會公不在故來尋盟冬乃使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蓋使上卿以往受盟也不敢以

臣而盟君故曰涖若爲之監視其盟事者然君臣之辭也夫涖盟者實踐陽穀之會以受伐楚之謀也故明年公同伐楚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僖公四年

直解楚猾夏久矣諸侯環視莫敢誰何獨齊奮而謀伐之北威戎狄南固陳鄭徐舒既服江黃受盟而後大舉其猷遠矣序七國之君見從之者衆也侵蔡者道所必經且披楚黨也潰者民逃其上也軍威既振直舉伐楚伐者明正其罪壯之也蔡微國也安用八國之師蓋遠伐強楚勞師于道使楚得預爲之備非計也故陽爲怒蔡潛師襲蔡隨出楚不意整師臨楚楚初不及知後不及拒矣蓋伐楚其本謀而侵蔡爲先聲也陘楚地進而據險也次止也既讋以先聲復示以形勢楚苟知懼可不戰而服倘其來拒彼曲此

直勝在此矣所謂節制之師也詳書之予之也御纂文按合八國之師以臨蔡非潛師掠境之可言矣然于蔡私忿也不可以公言聲討者故不用鐘鼓以聲其罪狀也然以公事合諸侯而乘便以報私怨致逃其民而幾不可以爲國非侯伯之舉也故直書侵以陋之而書潰以甚之逮乘蔡潰之兵威而籍以伐楚得先聲奪人之道故書遂以著其能楚書伐大其聲罪致討也陘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陘亭次者止師以待其來服也書次以善其不窮兵而先以禮服人耳胡傳謂書遂以譏其專非是蓋專征本齊世職又何可譏顧問其當不當耳試問當機得勢此時不遂再往反請命于天子乎皆不日者師衆徐行進退皆非一日事也此會曹伯反後于許男者明以兵事序强弱與先後至不以爵序非抑曹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僖公四年

直解屈氏完名楚大夫也伐楚爲大舉楚之來者亦不得不詳之也師不出而完來楚服也書來盟于師著其情也楚子不出遣許完盟退之召陵而與盟焉夫以諸侯而盟完恥也故完之來楚子使之也以自來爲文完之盟諸侯盟之也以自盟爲文諱諸侯而病桓也其執言也不敢責楚葦僭號反侵疆恐激其怒而決戰也其結好也不敢强楚子使來恐需之久而生變也師退而楚乘齊釁圍許滅黃敗徐凡捨楚而從齊者胥受其荼毒焉蓋量齊師之不能復大舉也惟終桓之世不敢侵鄭則攘楚之效耳王室賴以稍尊中夏賴以稍靖一匡之功固亦未可少也御纂文按屈完南蠻大夫而以氏名逼賢之也來盟者明其來之意在盟而不在戰也來盟而于師來請盟以罷師也非盟于師請盟師中爾已諸侯因來請盟不盟于師而退師以與盟于召陵亦以禮待其來服也

屈完不稱使者楚子之使完如師但觀其動靜耳可盟則盟非竟使之來盟也來其所使來盟非其所使也凡人臣之義苟有利于社稷者則專之屈完能以義衡命而請盟以服禮焉故賢之而氏名之也是役雖止責包茅之不入苟能入苞茅之貢雖僭號而仍修諸侯之分供蠻夷之職不待削號而僭號已無足重矣

八月公至自伐楚僖公四年

直解以伐楚致者侵蔡所以伐楚致其本事也御纂文按公有出疆之政踰時必告廟人子反必面之義也告廟則書書必明其所事此不書侵蔡者侵蔡爲齊之私事伐楚爲列國尊王政之公事雖侵蔡亦托于伐楚內矣故據其公而且重者告也凡致告必書勞策勳飲至此其禮也此之書至以伐楚大其致告之禮之得當云爾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僖公五年

直解王世子襄王也書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尊之也尊之者定之也世子母弟帶有寵于后王欲立帶而廢世子然王有意而未有其事也故齊侯有定世子之意亦不顯其事姑請于王而以會爲名於是率諸侯會世子示共戴之而不可易則后之謀塞而世子定矣齊侯之定世子義也惜其雜以權術幾于要君也春秋書會王世子嘉其尊世子之意然以諸侯而會世子于外亦以見要君之實功罪不相掩也王世子不名别于諸侯世子也世子無貶者非世子意也御纂文按首止公穀作首戴杜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左氏曰謀寧周也夫所謂定世子位以寧周者及其未廢而先與天下尊其推戴焉使天王不能動而叔帶不敢干

是弭亂于未形也曰首止者明非王世子之下會而諸侯往會于世子之所在也諸侯本有會同天子之禮而天子有故王世子有主會之禮故桓公援是行之而天下之本固矣此會也禮實正于河陽之狩而功更大也或謂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夫無王命而出會是有黨矣王世子當失愛危疑之際出入豈得自由者料非抗焉不能出而當日不聞有是也是桓固請之王而世子亦奉王命而出者也王特不知其意在定世子之位殆知其定位而始使鄭貳之耳時固非無王命也此衣裳之會而小國仍以強弱序存其不離乎伯之習也許不稱子已踰年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僖公五年

直解書諸侯盟世子不與也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諸侯不序者一事再見前目而後凡也既會以定世子又盟以固諸侯之

心會以示義盟以立信尊周之意于斯為篤矣 御纂文 按盟者要約諸侯一推戴也時王世子亦在是而不與同盟不敢屈王世子以主諸侯之盟也不書齊主盟而統言諸侯君臣之義無分彼此大齊桓能公此義于諸侯也不書王世子固尊世子亦善諸侯之自一推戴于世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僖公六年

直解圍許以救鄭攻齊所必救也不書救鄭者楚與齊爭鄭耳不足謂之救鄭也且許何罪而圍之乎故書以著其背盟猾夏之罪救許之諸侯不序蒙伐鄭也救許則鄭圍釋矣捨鄭以救許是得恤患拯急之義也凡救皆善第書人者救不力書次者救不勇舉諸侯則力也曰遂則勇也許賴以存善之善也伐鄭之役齊不徵兵于許蓋留守其國以備楚也齊計周矣其不能討楚之圍許亦

畏其強而不敢輕舉也 御纂文 按左圍許所以救鄭召陵之役鄭亦從于伐楚楚亦何愛于鄭而圍許以救之蓋鄭逃首止之盟因天子召之曰吾撫女以從楚是鄭之逃盟由王導以從楚故也故楚以鄭為屬國而救之時楚子在也而曰楚人君臣同辭夷之故畧之也諸侯即撤圍鄭之師以救許固明入楚人之算中也而不救則許不支矣故不得不救姑撤鄭新城之圍以圖再舉未晚也書諸侯者仍以爵書與之也許無當圍之罪故圍者人之而救圍者爵之也書遂志其能急許難著其盡救之道也

冬公至自伐鄭 僖公六年

直解致伐鄭者本謀也救許因伐鄭也故以伐鄭致 御纂文 按夏圍新城踰秋而冬故致救許仍是解鄭圍耳解鄭圍則伐鄭未遂矣烏乎至不知此反必面之意但以實告廟耳非告成功不必功

成者始告也不以救許告救許一國之事且一時事伐鄭為背首止盟公討也功未遂而累義大故以是致之

夏小邾子來朝 僖公七年

直解周武王封帝頊之後挾于邾為魯附庸挾之後有功又別封其子于郳莊公四年郳黎來來朝今稱子何 休 以為齊桓公白天子進之遂以爵通也稱小以別于邾也 御纂文 按時以始得王命而來朝也以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昔本魯附庸有朝魯之禮今既進爵而來朝則為同列矣同列有世相朝之禮此初得王命而朝比于即位之朝也榮王命也故經亦書爵以榮之喜天王命德之命猶行于列國也又志此時不等附庸之朝乃列國之相朝禮相朝之禮不容受而不答者云爾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僖公七年

直解、左云、謀鄭也、鄭世子華與盟、鄭將服而使來聽命也、鄭伯不
自來處見執也、華謀藉齊以去其父之臣、而以鄭附齊、是背父而
爲奸也、齊拒之、義也、而猶許華與盟、終以懷鄭也、是以鄭伯畏威
而懷德、卒至乞盟也、陳侯盟首止、從伐鄭、亦使世子來者、陳侯在
位四十年矣、蓋老而疾故也、御纂文 按甯母、魯地、在高平方與縣
有泥母亭、是會也、爲謀鄭也、鄭伯不至、而但使世子華聽命焉、夫
君苟有故、使世子聽命、亦無不可、鄭伯則尚依違于王命、而貳心
于楚之故、使華聽命、亦聽官受方物之命耳、非聽受命于齊之命
也、而子華又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故華雖命、而齊侯則辭其盟
矣、經仍以盟書、而不別子華于外者、大齊侯之盟、未嘗不與鄭同、
彼鄭自不可與于盟、未嘗不與子華共、彼子華自異于其盟、而使
不可與共耳、而齊之與諸侯盟、原無間于鄭子華也云爾、不日、議

定則盟、不尅期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僖公九年

直解、襄王初立、惠后猶在、叔帶伺釁、桓請王命而會諸侯、王亦出
重臣以臨之、而奸謀戢矣、然桓果能帥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天
王自尊、叔帶不足慮矣、乃于哀經之中、而講會盟、非禮也、遠致天
子之宰于葵邱、非度也、北伐山戎、南伐蔡、西爲此會、名爲尊王、實
圖伯而已、宰周公以冢宰而兼三公也、不殊會之者、宰周公亦人
臣耳、非世子儲君比也、宋子、宋襄也、喪未踰年、故稱子、背殯出會、
非禮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爲人奪其喪、齊侯宋子皆過矣
御纂文 按葵邱、在陳留外黃縣東、尋盟且修好、明王者之五禁、束牲
載書而不歃血、蓋諸侯已喻乎桓公之志矣、故孟子以爲盛會也、
考左傳、去年十二月、天王崩、是天子亦未踰年喪也、齊因新天子

初立、欲使王政一新、故特申王禁于是時、因天王赴在是年冬、故
是年一切會盟、皆如無喪時、天子亦不廢廟祭、而有燔胙之賜也、
時桓自尋盟修好耳、非會王臣、而王臣適以賜胙至、桓即推爲主
會以榮之、宰周公者、世襲周公之職者也、陝以東諸侯、本周公主
之、故推爲主會、亦王制也、本尋盟也、以王臣在、不敢上盟王臣、故
遲其盟、而止行會、申王禁、故繫于尊王之義、而經許之、首宰周公、
尊王臣、次齊侯、歸功也、宋子仍序衛鄭上、而無貶辭者、許其尊王
之大、而畧其細、且制于伯主而原之也、許先曹、著其仍尚功之習、以
初會之先後爲次、不揜其伯跡也、凡歸功于侯伯、言外皆見王室
之不能、而專倚諸侯爲尊攘也、下皆倣此、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僖公九年

直解、書諸侯盟、周公不與也、陳傅良曰、桓于洮之盟、序王人于諸侯

之上、而同盟焉、於葵邱、序宰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于
首止不敢盟世子、且帥諸侯以會世子焉、桓知節矣、是也、夫自再
盟幽、而諸侯協、治戎却狄、帖楚而列國安、會首止及洮、而王室寧、
至葵邱、而伯業盛矣、經于其事、而以恆辭書之、不震其功、而律以
禮、以王道治之也、御纂文 按戊辰、九月十四日也、夏會諸侯、本尋
盟也、以宰周公在焉、不敢屈天子三公于已修好之載書、故會而
不盟、至此始復舉尋盟之禮焉、故日之者、疑于將不盟而得盟也、
尋盟也、而以盟著其慎終如始事也、于洮、亦有王臣在而盟者、以
有王事也、而王人猶卑、宰周公尊矣、故會而不盟、
故雖有事而會、而且不敢同會焉、此尊卑之等也、

春秋東要卷二終

春秋衷要卷三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illegible]刊

僖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僖公十有三年

直解左氏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爲杞者諸侯之本計其勤王止兼及耳矣重輕之衡矣故傳雖有致戍之事而經不書趙汸曰狄滅溫而不能救也戎犯京師而不能斥也而相與致戍方伯所以蕃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戍周不書不足書也 御纂文 按是會也戍周遷杞戍周不書微之也并遷杞亦不于此書遲之也而齊于是會伯業衰矣故此兵車之會也而書次序如衣裳之會譏不武也洮爲兵車之會也而志鄭伯之乞盟此不言淮夷之何如救杞之何如戍周之何如故曰志不殊衣裳之會也若曰徒以能得諸侯者相誇耀而已故如其誇耀諸侯者而以爵序云鹹衛地杜注東郡濮陽縣南有鹹城

春諸侯城緣陵 僖公十有四年

直解左云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夫一事再見而不序者前目後凡也此卽會鹹之諸侯也然夏會而春城無三時止鹹之理蓋再會也非前目後凡之例矣桓德既衰命諸侯城之而爲德不周故再會而不序略之也 御纂文 按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是也夫遷邢城楚邱不及早救而遷之城之猶興滅繼絕之善舉也此特爲夷所病耳不能攘而但使避之而又卽其國之地未嘗有高山大川之阻隘也獨不思我能往寇亦能往而聊爲此以塞責乎書城不書遷不能備其遷也書諸侯而不序列如其畧于所事者而畧之也既書諸侯而不書齊以明所主明其各自爲心而不能壹于齊也且各有居功之意以非復楚邱之役之協力同心而公爾忘私也故如其不一之情事而書諸侯志伯績之衰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 僖公十有五年

直解徐近齊承上楚人伐徐勢不得不救會諸侯救之可矣先盟之不協也 御纂文 按牡邱地闕以下次匡計之約亦陳留地也書盟而不書同其復一心之盟矣此兵車之會也而次同衣裳知志不在兵車矣月而不日會非一日事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既以謀徐而會會當速既會矣如葵邱之役諸侯咸喻桓公之志則善矣而復需盟則中有不協可知也以爵序明列國之君咸皆也君在會且皆盟宜乎所謀之事皆其君身先之矣會盟書爵以愧乎下文之以大夫往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僖公十有六年

直解淮夷病鄫桓爲會以謀之且博東略之名也既而城鄫不果則其志益怠而伯業益衰矣許以男而先邢曹邢以侯而後鄭許非禮也邢未嘗與齊會盟意欲伐衛故自請從會以求親于齊乎 御纂文 按淮臨淮郡左右此會書淮不以小地名志其地大矣書九國其人亦眾矣故占地多也以淮夷病鄫而會于淮迫臨夷地矣其先聲宜足以奪人而淮夷當畏而來服否則必以兵威之而不敢病諸夏也計九國諸侯咸在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爲師當有執兵者二萬二千五百人矣區區止出于城鄫之策卒有登邱

之妖言、而不果、一鄫之城、豈足禦淮夷也乎、不務攘夷、而專與工役、已末而此并工役之不能與、又出緣陵下矣、淮夷近于齊魯者而且然、奈何務勤遠畧乎、此會不繫所會之事于下、而一如衣裳之會焉、著其威之不振也、城鄫不書、不成城也、

衛人伐邢 僖公十有九年

直解、衛不反己而復怨、且合狄而伐同姓、故罪之 御纂文 按是伐報菟圃之役也、去年邢與狄伐衛、衛出師于訾婁、而狄退、邢人獨不退、故甯莊子勸討邢、而衛乃伐邢、其曲似在邢、不知邢之敵于伐衛、以衛之從宋伐齊故也、衛兒滅而齊復其國、無虧卽車甲爲衛成漕、齊桓方卒、而衛乃從宋以伐齊、使殺無虧以說、而仍不與定孝公之位、衛負齊甚、故邢得借端問罪也、至此狄退而邢不退、禦之可矣、而必伐之、不自思過、乘諸侯之無伯、而求逞志以伐同姓乎、在邢原未必有爲齊之心、在衛實有負齊之罪、且衛但借執菟圃爲名也、果報菟圃、何以伐不及狄、而專于邢乎、明以狄之旣退、邢無與助、乘勢以求逞志于邢而已、故雖與師、而書人以微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僖公十有九年

直解、會者誰、公也、首陳何也、左云陳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也、夫不忘桓德、請於桓之舊盟可耳、何援楚而人之盟、是知陳之請、楚之謀也、楚列齊盟自此會始、蔡舊從楚、鄭新從楚、皆楚黨也、齊棄先志、延之國都、而與之盟、紊中外之防、而爲諸侯患、故于此諱公、而人諸侯、譏之于始也 御纂文 按此書先陳、陳請之也、蔡從陳、舊班也、亦明蔡牽引楚人于陳、而使陳人請者也、其次楚以蠻貊而下之也、再次鄭于楚、惡鄭有從楚之志、而賤之也、厥後先朝于楚者、果鄭伯、知此書鄭于楚後、惡鄭志以杜微漸也、書盟于

齊、傷齊績之泯、而恥諸侯也、齊桓之盟、在保小國以攘夷狄、今此盟也、乃反先小國、而序夷狄于創伯之齊地、滅齊績、而反桓之功矣、故悉書人、以著其不成列爵之會也、故不書公、以諱之、雖諱公、明乎公亦在人之列者也、不月日、畧之也、

夏、郜子來朝 僖公二十年

直解、趙鵬飛曰、郜滅久矣、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卽其地、郜文之昭也、與魯同姓、意宋滅之、而魯封之乎、然不見于經、諸姬之存者僅矣、書之、蓋傷之也 御纂文 按郜在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夫郜本同姓、來朝宗國、無譏也、果滅于宋、而魯復之、其朝魯尤無譏也、凡書方岳內小國之朝、皆以愧公之不能修師諸侯之職、而率之以覲天子耳、此更志其罕至也、又魯果能復封郜、經必書以善之、何不見也、意隱之取郜、但存其祀、如齊之于紀季、鄭之于許叔耳、然國雖失、而僅存一邑、其爵固未嘗削也、能修朝禮、則以其爵子之、重天王之爵命、不與諸侯之奪之也、

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公二十有二年

直解、左氏、邾人滅須句、公伐邾、而反其君、須句、風姓、太皥之裔也、旣反其君矣、曷以滅國罪之、蓋使爲魯附庸也、則是取之耳、陳傅良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爲利、雖反其君、書取也 御纂文 按經削其反君復國之文、而以取書者、窮公之私也、蓋公雖復須句、乃欲私諸邦域中、比于顓臾之爲社稷臣、爾已非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也、故爲人己之辭曰取、其于伐邾、亦非紓蠻夷猾夏之禍也、仍以有所取故耳、故不月日、以志其畧也、須句、杜注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子爵、非附庸也、魯欲私爲附庸、故惡之、伐邾本大之之辭、而繼之以取須句、則其旨見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 僖公二十有五年

直解、莒以季友獲挐之故、與魯絶、衞文嘗欲平之、故衞爲此盟、莒子疑魯未肯平、乃以大夫聽命、衞稱子、未踰年也、御纂文 按是役、乃衞成公追成父志、而降名以行事、稱衞子者、雖葬未踰年、且表其追成父志、如父在之辭也、莒慶不書氏、注曰未賜族、夫不氏曰未賜族也、而并不官、惡其上與君盟、故削其爵氏以徵之、亦若果以微者會、著莒子之不親也、元年酈之役、曲在莒、今衞與平之、莒當以禮服而親至會矣、乃以大夫會而盟君也、不書及、見莒之非禮、非公與衞子之貶尊也、于魯衞乎無譏焉、癸亥、十二月十三日也、日之志魯莒之始平也、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速盟于向 僖公二十有六年

直解、申洮之盟也、莒子來信之也、公復會、勤莒也、衞知魯莒可平、故不再出、而使大夫也、洮向二盟、莒衞竟以大夫敵公、非禮也、然不諱公者、猶以釋怨許之也、御纂文 按于向、尋洮之盟、前莒以大夫會衞君于洮、此向亦以大夫盟莒君、衞莒均矣、而公則既會衞君于洮、莒但與大夫受盟、而莒君未會、茲莒君會矣、而衞復使大夫涖盟焉、甯速、甯莊子也、書氏著世卿也、涖盟而世卿在焉、不同于受盟之使大夫也、故氏名則對君之辭也、不書大夫、不使大夫得與君盟也、故去其大夫者、以示意、後倣此、又正月無己未、己未乃建丑之二月十一日也、而經又書王正月者、蓋本年實應閏七月、夏正五月而司歷候置閏于上年終、故建子月、爲去年閏、而以建丑之月爲正月、是己酉朔、而十一爲己未、至八月以後、月始正也、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晉侯者、重耳也、楚伐齊、而圍宋、宋告急于晉、狐偃曰、楚得曹而新婚衞、伐曹衞、則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其侵與伐、皆以致楚也、兩書晉侯者、侵曹既反、而後伐衞、蓋兩事也、不書救宋者、據事書之、謀隱而事顯也、御纂文 按晉于曹衞私怨、而藉之以救宋也、故不以救宋爲文、惡假借也、私怨不可以公報、而聲其罪、故但書侵、譏無可問之罪也、若私掠然、于衞則曰伐矣、蓋有可伐之道也、不假道也、不從楚也、雖私怨而有伐之端可借也、再書晉侯者、杜注曹衞兩其告、胡傳譏復怨、皆非、蓋紀實耳、以二國皆晉侯之親至也、若并書之、嫌若晉侯自侵曹、而別遣大夫伐衞矣、故兩書之、甚晉侯之因私怨而必欲身親之、以快其所報也、不許其救宋者、窮晉侯之本志、而不與以所假之名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此戰宋公在焉、獨爵晉、而三國稱師者、予晉伯也、蘇轍曰、春秋書楚師敗績、見其用衆爲晉所致也、趙鵬飛曰、晉文功與齊桓同、而勢則異、桓難于合諸侯、而易于制楚、文難于制楚、而易于宗諸侯、桓之興、諸侯未識所謂伯、必屢會屢盟、而後服、其時楚方張、侵伐不出蔡鄭、故久而後問其罪、期于服而已、文之興、諸侯習于從伯、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非曩時比、師臨齊宋之郊、自東以南、皆楚矣、非大勝之、無足以奪其氣、而定諸侯之心、文一戰而伯、可謂一時之偉績矣、御纂文 按此役晉主兵、故先晉齊、而宋仍舊序也、秦次之、始會伐于中國也、其三國君在、而稱師者、晉則自主兵、而齊宋秦君不自戰也、是役也、楚子已入居申、申叔去穀矣、雖得臣請戰、然亦但請復曹衞、釋宋圍、非果必于戰者也、私許復曹衞、而使告絶

以激之私賂齊秦以怒之使楚不得不戰以至于此故書及者著此戰之爲晉志也稱楚人不特示威于其君懲創于其臣直欲合全楚之人而帖服之亦晉志也于城濮志衛地不戰于伐宋之地而戰于伐衛之地明乎晉之及楚戰非果爲救宋而實爲楚之救衛也陳蔡不書將于子上矣故屬之楚焉書楚敗績止曰師師敗而將不損也日之者難乎其楚之敗績故日之志僅也己巳四月初二日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同獎王室也晉侯序齊侯宋公之上伯業定也齊先宋以強弱爲次也魯衛附楚蔡鄭從楚圍宋莒則與魯衛爲好者也一勝楚而皆至矣衛子叔武也武奉命攝位宜書弟或書字今稱子且

序莒上是晉文立之也武不敢以成君自居降而稱子子者世子嗣位而未成君之稱非其名矣莊二十七年王命齊桓爲伯此亦命晉文爲伯皆不書者二公非實能尊王以盡伯職故削之也

御纂 按踐土鄭衡雍地在滎陽卷縣是會也晉齊宋因同城濮之役者秦惟小子慭不敢與會而秦伯遠不及至耳公本盟于楚者也楚未敗而刺買以解于晉矣蔡素與楚而與晉戰者也師敗而即請服焉鄭新與楚而如楚致師者也聞楚敗而行成焉衛稱子表叔武之雖爲晉立而實不即位以君衛者也莒初與諸侯之會新睦于魯衛當亦從魯以救衛者今見魯衛皆受盟而莒亦求與焉于踐土者晉師還至衡雍而遇天王之下勞故即作王宮于是以會諸侯榮王命也不書天王之勞天王無自勞諸侯禮以畏而出此不可以訓故不書而又恐没其實故不書衡雍書踐土志

王宮以存下勞之蹟也經書癸丑盟而傳曰癸亥注云經誤今以丙午盟鄭伯己酉王饗醴推之則癸丑爲合癸亥者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廷使獎王室之盟非諸侯之受盟于晉也經自書晉所主之盟而不載王子虎之盟以事不關王室不與諸侯之得上盟于王臣故也癸丑五月十七日也

陳侯如會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陳服也來不及盟故書如會不再盟不瀆也 御纂 按陳與蔡共從楚以戰者也今楚敗而蔡已盟于晉既盟而陳始來益觀望也惟恐來而見執如曹衛之君故先使蔡以探之蔡既與盟意無患矣故至此而始來也不然與蔡同在師中非有蔡近陳遠之殊也而何後爲如會雖不及盟而後此之盟可幾也書此一以著其疑貳之故一以不没其改正之意云小國之受制于大國也動

輒得咎既改正則無譏矣

公朝于王所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諸侯朝王于京師巡守則于方岳易爲言王所非其所也來踐土而勞晉也不書勞晉全天王之尊也公朝則諸侯皆朝可知第晉不能帥諸侯以朝京師伉也諸侯因晉召盟而始朝怠也故削之而止以公朝見意焉胡氏安國曰春秋不以就朝爲非而以非其所爲貶正其本之意也 御纂 按以丁未獻楚俘考之則王早先癸丑來踐土矣公以癸丑會得先朝王而後會盟者乎然舊說謂若先書朝王而後書盟是似天王與于斯盟也故書盟而後朝不知此實著諸侯之急于會盟而非急于朝王之本意也故以會盟爲先務而朝王則後之安見不即于會盟之日而始約以朝王右乎甚乎其前此之不朝而此朝之志又不在王也曰王所非朝

所也、以爲王來于其所、則朝之否、則未必其果朝云爾、亦若天子受朝之非其所也、下勞非禮之意、亦寓于此矣、凡公朝于王、皆書如、而惟此書朝者、朝必合同服而圖事于天子也、公朝京師、皆獨至、無當予合服圖事之禮、故渾言如此、雖非朝所、而于合服圖事之事近焉、故曰朝、不日者、御若事畢而往、不定期、故如其怠之志而不日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左云、討不服也、從楚圍宋者四國、特許未服、故謀討之、陳稱子、居喪也、踐土之盟、使衞之臣奪君位、溫之會、使陳之孤奪父喪、非禮也、秦始與會、睦于晉也、御纂文 按溫今晉地、其先本周司寇蘇氏邑、滅于狄、晉復取、而天子因賜焉者也、左氏曰、討不服也、杜注曰、討衞以衞侯鄭自復歸、而殺受盟之叔武、故夫概之曰、討不服、則許與衞皆與矣、而晉之志則在衞也、以先是衞文不禮之故、餘怒未泄、故立武以啟其兄弟之疑、以至其殺、始既役武、而因以爲衞罪也、又會以討之、其序以至之先後爲序、此時挾天子以令天下、孰敢不衣裳而來聽命者、故皆書爵、秦遠最後至、故殿之、獨稱人、以初與衣裳之會、未克備伯會諸侯之禮故也、抑若未辨其國之何等人者、然稱人之意、皆倣此

天王狩于河陽

直解、是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也、變文書狩、若王之時狩焉、尊之也、溫在河陽、書河陽、大之也、諱就諸侯於溫也、春秋尊王而全其名、所以明王道也、果其省德修政、安見東周不可爲乎、聖人尊周而欲與之、無所不致意焉、御纂文 按水以北爲陽、曰河陽、凡大河以北皆是、而溫在其內、天子非巡狩不與諸侯外會也、天子巡狩、不止于一國、故稱河陽以大之耳、召而曰狩、非爲晉諱、正不與晉以得召也、然恐與天王之果狩無別也、故不月以明之、蓋天子之狩有常月、且有定地、既不月、書河陽、見非方岳下、知天王之非果自狩、以存其蹟也、林氏堯叟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是先狩而後會也、經先書會後狩者、經不以天子與于斯會之辭、不知經文乃是諸侯先會于方岳下、以待天王巡狩之禮、而名分益重云、林說非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河陽密邇周京、不朝京師、而于河陽、褻矣、是晉令也、晉十一年之中、兩師諸侯以朝、雖朝禮未盡、春秋猶有取、故河陽書狩、尊周也、亦全晉也、御纂文 按是冬惟十月初九及十二月初十爲壬申耳、此于壬申後所載之事不一、未必即止十二月初十後之二十日內事、知此壬申、爲十月初九者確也、是朝書日、蓋尅期于是日朝矣、明爲朝而爲是會也、非復如前日之朝王所、不爲朝而至者比矣、蓋前此之朝、是遇天子下勞晉侯、而因帥以朝者也、此則天王狩于是、明正夫侯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禮也、然是年非狩期、河陽非方岳、故仍書王所、晉非爵方伯、故仍止書公朝、但期日而眾頫者、故特書壬申、而不合眾頫之禮、故獨書公、餘見上、

諸侯遂圍許 僖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諸侯不序、蒙溫之會也、遂、繼事也、圍宋之役、許實從楚、踐土會盟、許又不至、是其自取云爾、御纂文 按此討不服之公焉者也、天王在是、而許敢不至、討之宜也、然必奉天子之命矣、夫許小國也、討之一旅足矣、而何必圍、圍亦一二國足矣、而何必諸侯、大曰諸侯圍、則已甚矣、而曰遂、知其不果奉天子之命矣、早有圍之之

志乘是而遽以暢其淩小之意云爾遂則若有不待其辭之畢之意故討許可也諸侯遂圍非討之道也

春介葛盧來 僖公二十有九年

直解介國名葛盧其君也名之未命也書來者不能行朝禮故畧之御纂文按杜注介國在城陽黔陬縣夷蠻雖大曰子小則名蓋上世雖有爵而不能以等威自守即不復以爵書矣況夷狄乎止書來者未及朝不知其能行朝禮否也并其果爲朝否來不可知以平時言語不通贄幣不達非素朝之國故也舍之昌衍之上而餼之芻米則已以迎來之禮禮之矣故以來書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僖公二十有九年

直解謀伐鄭也晉文召王而朝受怨執衞因疾復曹諸侯其窺之

矣故許不服鄭亦貳不自反而謀伐之晉志驕矣諸侯同盟王官莅之不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始與焉然猶敵諸侯也今則大夫敵之矣胡安國曰翟泉近在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下與國卿盟是謂上替國卿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故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端其本之義也公與盟而不能正其失故諱不書公御纂文按翟泉杜氏謂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是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蔡不載秦小子慭也尊賤士之盟且謀伐鄭故王子虎也而人以微之明乎王子不得下與陪臣盟所以全王室之尊也書人亦爲王室諱也列國大夫不書爵王子且人之列國大夫益卑矣安得以爵列乎陪臣而上盟王子是無等也故如其無等者而書之曰人則不辨其何等者云爾然非真微者盟也故大書曰于翟泉焉有微者而得盟于王畿之內乎不書王畿而以翟泉之小地名志不與陪臣得盟于王畿也不書公不與公同大夫盟不日畧之也

冬介葛盧來 僖公二十有九年

直解春來公在外故又來非修禮也蓋將假道以侵蕭矣御纂文按此朝矣而仍不書朝舊謂以不能行朝禮故不知此非荒徼之外國也何至朝禮之不能行縱有未備亦應嘉其克仰華風之末意而以朝許之矣經之不以朝書也窮其志在伐蕭之假道而不在朝也故雖見公而不以朝書左載其聞牛鳴而知所謂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與獸言鄭氏元曰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北貉所獲今介在東夷而能同北貉明魯當以禮遣之而不當加燕好以中其假道之策加一猾夏之患云

晉人秦人圍鄭 僖公三十年

直解翟泉謀討鄭討而圍國暴也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而秦助其

虐故皆稱人以貶之圍鄭不服伯業衰矣且約秦非計也秦虎狼之國導之使見諸夏之弱而有雄心釁起入滑禍延數世而不已晉文之過也御纂文按其謀伐鄭也齊宋陳蔡皆在而此之圍之也獨與秦晉蓋恐四國皆近鄭克則皆得分其功而有其地雖秦去鄭遠克之則秦不能得不慮其不爲晉有也故獨與秦圍則其于伐矣蓋期于必取此晉之志也時晉秦之君皆在而經書人晉以出亡不禮之故今雖同溫盟而猶不釋夫舊怨與秦之私盟舍戍皆小人之行若曰君人者總不應出此云爾不月日畧之也亦淹久之辭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僖公三十年

直解襄王以晉文兩合諸侯而朝之遂以三公下聘蓋因聘晉而

歷聘朝王之諸侯非特聘魯也禮雖有王聘之文然必諸侯朝而後王有聘魯兩朝王所因晉而就朝非能朝也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所使者又以冢宰而兼三公王室陵夷大臣失職亦甚矣又公不入覲以拜王命之辱乃使陪臣報聘且如京師如晉以一事出是夷周于晉也春秋書遂若大夫之專事者爲魯諱惡且尊王也李廉曰此與成十二年公如京師遂伐秦書法相似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爲遂事不敢以王事同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爲遂事不敢伯事先王事也御纂文按以宰周公而下聘于禮過矣然出自天王之使則宰周公制于天王之命因以見天王之異諸侯甚而禮不敢不隆則爲諸侯者當何如敬謹以崇天子也公乃不親如京師朝而止使公子遂聘焉公子遂豈足答宰周公者哉且其如也又藉如晉之便不恭甚矣如晉而

曰遂遂就也便辭也若曰如京師者就此便可如晉耳是聘周特乘聘晉之便也豈所以事天王者哉夫即當不朝之歲天子方伯皆當聘而所使各有尊卑不當齊同于一人而藉使于一時也況公未如京師者乎經書于宰周公來聘之後若見非有天王之先聘則并此遂之如京師者無有矣凡來朝聘者書所事往朝聘者止書如蓋但見其如而不見其行禮之故乃紀實也以禮論之天子于魯當上士魯于天王當命卿于晉則皆牧伯同列而已使大夫可也

取濟西田 僖公三十有一年

直解外田必繫國不繫國魯故田也何以書取晉侯入曹班所侵地于諸侯魯于是取濟西田則是介晉力也鄆讙龜陰之田復之以禮故曰歸濟西田與汶陽田皆返之以力故曰取雖返故田而不以道與力奪人田者同科若曰取非其有者耳御纂文按不繫曹者時已爲晉所分不屬曹故也當溫踐土之會晉已當天子所在假削地之典歸之閒田之數已分于諸侯亦借加地之典行之者故止曰濟西田明執曹伯之日田已不屬曹雖本魯故田其不屬魯更久矣今固不取于曹取于晉非魯復故田取晉班也然不曰取諸晉者不與晉得分諸侯之田也不繫天子明不出自天子也曰取言易也不假甲兵而攫得之辭苟所當得則不曰取而曰受矣不書取之之人不因其人而取之者也

猶三望 僖公三十有一年

直解天子四望四望附于天魯止三望降于王也望郊之細不郊而猶望好僭也御纂文按望者望之而祭不祭于其所者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故四面皆通諸侯缺其天子所在一面故三然

則魯之望當是泰山淮濟而海則始封之時去海尚遠河則正當天子之一面矣夫魯而四望非禮三望則其分也未爲僭也楚望也尚有江漢睢漳須句顓臾附庸也而有濟之祀皆望也而況于魯乎但望在祈穀之郊後祈穀上帝畢而山川之能出雲爲風雨以生穀者從及焉故爲郊之細而以郊爲主也今郊既不吉何望之有書此明怠其本而事其末踈于大而求諸細非愼祀事之禮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僖公三十有三年

直解報遂之聘也遂聘于今四年矣何報哉蓋晉文既卒齊乘機圖伯故假聘以招魯乎御纂文按答遂之聘知遂聘後未有答聘也可知然隔四年而曰答則答乃其借辭也此乃晉文卒後齊睦于魯之始耳前此齊聘于魯皆使其弟親不以禮今國歸父命卿

也、于禮過當矣、于人過尊矣、于魯過重矣、然自桓三年後、齊不來聘者七十餘年、甚至遂聘而久不答、今忽以國歸父來、而著齊侯之使也、何前倨而後恭也、以前此魯從晉文、斷無舍晉親齊之望、故齊無所望于魯、故置之如忘、今見晉文既卒、未必能復致魯也、而思乘間以結好、以勾諸侯而繼緒焉、借名踐晉盟、而重報聘、實思移晉伯而重要致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僖公三十有三年

直解、晉人者、晉子也、在殯行師、宜爲罪矣、乃變文書人、若晉人同欲而不以晉子尸其事者、全晉子也、及者、殊之也、不使戎與晉爲序也、夫秦罪宜討、然當請命于王、且明正其罪、邀以敗之、而先君受秦大惠、頓棄不顧、乃全晉子何也、曰、滑同姓而近晉、殽又晉地、是門庭之寇也、昔背晉約、今蔑晉喪、過不在晉矣、御纂文 按姜戎

姜姓戎、瓜州吾離後、駒支之先、在晉南鄙、殽在宏農澠池縣西、辛巳、實建寅之三月十四日也、爲壬辰三十一年、應閏不閏、而至此未補、故以三月爲四月耳、是役也、秦襲鄭不遂、滅滑而還之師、晉人以姜戎邀而擊之于殽者也、止稱秦者、時蓋不問其將與師、與秦之何人、凡屬秦者、皆盡焉故也、敗、詐定而勝之之名、姜戎不以國、戎而寄于晉土、不成國也、曰及、惡晉之縱用戎狄以制勝于中國也、若曰、豈無可與同功者、而下及于此乎、云爾、晉子也而人之、蓋以私怨不以公義、蓋非王事、喪中不與兵革也、故托之于合國之所同惡、然日之、志創甚、亦志非常之舉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僖公三十有三年

直解、晉文之伯、許獨堅附楚而不至、伐之宜矣、然曩既覆秦于殽、挫狄于箕、不患威不立、患德不昭耳、何乃于一年之內而三出師于鄭、謀于楚、文公圍之而未服、今從晉者、秦襲鄭而晉敗之也、御纂文 按許不朝天子、會盟諸夏、而倚蠻楚以抗盟主、聲罪致討、伐之宜也、陳本舊盟、鄭始雖見伐于晉、而時之鄭穆、乃晉所立、故厚于晉、晉稱人、將卑師少耳、許小國、故但以卑少者主兵事、以二國近于許、故以伐許便也、然陳則終成于楚、鄭固徒藉晉以申舊怨而已、是以終不獲成許也、故人二國以輕之、不書楚救許、罪當伐、不許楚以得救也、不日、略之也、

文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公元年

直解、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立世子、必誓于王、世子嗣位、告于王、喪畢、士服見于王、而受命賜之黻冕圭璧、文公在喪未朝、先來錫命、蓋襄王以魯爲宗國、故先之、然非禮矣、穀梁氏曰、禮

有受命、無來錫命、御纂文 按毛似畿內國、自隱至文、惟桓文書即位而後書錫命、知餘皆并不命于天子矣、然桓公薨後而追錫之、非也、此錫于即位之初、亦非也、喪畢不入覲于天子、而賜命、失在諸侯、喪未畢而先錫之、不待其入覲、是天子豫使廢人覲請命之禮矣、尚可言乎、然錫命不止此舉也、晉惠衛莊、皆使錫命、是其時己爲國故矣、此皆起于東遷多事時之權道也、瞻洛之詩曰、韎韐有赩、以作六師、時勤王事急、有諸侯喪畢、不得入覲請命、而即士服作六師者、使錫之命、當始于此、此後乃習以爲常耳、然此則於喪未終也、以喪服受非禮也、以嘉服命非喪也、是無一而可者也、況如晉之錫命、不過內史、而此直使畿內伯、亦太過矣、喪未畢而先錫命、使諸侯不必覲而受錫、失在天王、是上自替而縱下驕也、使毛伯亦過也、毛伯亦與有過焉、爲天子世卿、亦當以王制正其

君不當受使而遂求錫者也然較勝于并不命于天子而主國者耳志此而上下之得失皆見矣書天王使毛伯書爵致其重以見其錫之褻也

晉侯伐衛 文公元年

直解晉侯以衛不朝與侵鄭之故而伐之及南陽聽先且居之言而朝王先且居伐衛乃必稱晉侯何也晉侯以伐衛而出朝王其假也故削朝王不書而以伐衛舉晉侯也晉以元咺故執衛侯其怨晉宜矣況衛新播遷不自反而求人之災不義之甚故書以罪之 御纂文 按討衛不朝不朝晉耳非討不朝于王也則此討仍私舉耳而因是身先朝王以塞衛之口使不討衛不朝王矣且本以伐衛出至南陽而始思借以為名焉削晉侯之朝王而書其臣之伐衛于晉侯者并朝王亦伐衛之權術故也故書伐見衛伐鄭有取伐之道書伐衛于晉侯而削其朝王惡假借而窮其本志之私也

公孫敖如齊 文公元年

直解既會晉又如齊蓋兩屬且圖婚也 御纂文 按左公新即位始聘也凡君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如左說常事不書矣不知公在喪未終非修嘉禮之時也禮必終喪後朝天子而得受命然後修好于鄰國今雖來錫命而喪未終未當朝王而先聘齊得不以前此因齊之來聘而思近聯齊好以圖婚媾乎書此以見輕天子忘喪制而急大國以先私情也公孫敖即穆伯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文公二年

直解晉再敗秦可以已矣又復怨焉不修德而殘民以逞不待貶而惡見矣 御纂文 按是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也皆卿也而人之杜注云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非也秦穆悔過非悔怨于晉而請釋之也與晉何與其人四卿也甚晉之恃勝而窮兵不已也殽之役秦本非伐晉也而晉敗之彭衙之役秦報晉伐也晉又逆其來而敗之背德長怨已甚矣今恃勝而復伐之非窮兵無已乎彼皆卿也將在外進止得以自主不義之師不止諸君而以伐人非卿大夫之所出也故人之此時及彭衙而還未成乎伐者也而仍書伐者乃恐不可敵而還非服義而不伐也故仍本其志而以伐志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公二年

直解納幣常禮何以書譏喪未終制而圖婚也 御纂文 按杜注僖公喪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考僖公薨于甲午年之十二月則喪制之二十五月而畢者并閏計之亦應至十二月而始大祥也今冬則猶在十二月內可知而竟如齊納幣可乎則書納幣譏喪中也斷然不書月書月則顯過矣故存其意于書冬而意已見也書公子遂遂亦與有過焉宗卿不能正以禮而遂以幣往乎

秦人伐晉 文公三年

直解譏伐晉也秦屢敗僅而能復猶譏之何也逞志一快以求勝是怙過也故譏之史記曰秦穆既封殽尸乃誓于軍以申不用蹇叔之謀故程子曰秦人極其忿而後能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焉耳 御纂文 按賢秦伯也而人之雖曰君悔聽言用人之過臣有增修重施之美以之于國則得矣春秋以王道為天下立法其伐晉也究屬報復之師也上不關王事而下無濟于民生者也無可與也故人之抑又以見此役為合全秦之人皆欲伐而不特君大夫

之志者然故書人以著同欲也然終無加于報之師之辭耳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文公三年

直解伯國大夫帥師以名氏見始此大夫强也伐楚是矣書以救江者譏不能討賊惜伐楚之非伐楚也且楚人圍江豈遂空國而出晉以一大夫將偏師以臨之遂足拒楚而解圍乎惜救江之非救江也 御纂文 按救江是也而伐楚以救之未善也江小國也秋圍而冬始救之而又紓之以伐楚焉豈急難之師乎曰陽處父帥師雖亦用衆而帥之止一大夫耳夫沈之服楚也非甚害也至勞五國之師以潰之若不遺其餘力焉今江圍于楚望救急矣乃踰時而始以一大夫帥師且從伐楚以救之楚其即撤圍江之兵而還救乎此不得已而聊以塞責之舉也況僅門于方城一遇息公子朱而即還並未申責楚以侵小之罪其無急小國之情見矣其

書救江正愧其不成乎救也不書王叔以其事畧其人微不與天子之卿得共細役于侯大夫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文公四年

直解衛嘗多事矣至此事大睦鄰以安社稷蓋甯俞之謀乎 御纂文 按國君新立小國朝大國聘焉衛與魯列國也無朝而聘立新君禮也此四年矣而始聘者二年夏始結垂隴之盟故閒歲而聘當在此年也曰衛侯使明始通聘爲衛侯所特使非前此之故事而已者使甯俞大聘使卿也然非命卿未爲過當書此志衛之始得定云爾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文公六年

直解閏者積氣盈朔虛而成月所以定四時成歲者也告月告朔也閏月多矣獨此言不告知前此皆告也文公以閏非常月而不告輕正朔而慢時令矣王保曰朔者閏之初吉朔不告則一月之政不舉矣故變文書月是也告朔于廟因有朝廟之禮猶者幸其不已之辭聖人愛禮之心也 御纂文 按告朔者天子每歲十二月頒來歲逐月之政于邦國如月令所記者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次年每月之朔朝于廟以告太祖請所藏之政而行之所謂告朔也其所頒誠無閏月之政在然非并無閏朔也無政可請非并無朔可告也況有居門終月之禮在不能竟謂之無可告以閏之朔告使在天者共知時之所由定歲之所由成亦敬天尊祖之意也不告朔則于定時成歲之意怠矣今則猶以閏故也恐不聞亦將然故書之以志杜漸防微之義焉朝于廟止朝禮而不行告禮也曰猶朝庶乎留此因以望其復而不終廢也考是年是庚子在中元之八十一章之第十八年前閏在戊戌後閏在辛丑庚子不當閏

也據周歷是年閏餘十七其閏當在明年魯司歷即于本年置閏東遷後疇人散失司歷之職不可問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文公九年

直解不踰時而救雖不及楚非緩也然列國稱人非師也救之爲不力矣不于此頓挫其鋒使得意去故晉以不競而楚遂熾聖人善其救而又惜其不善救也 御纂文 按是役也楚子聞晉君之少而圖北方故師狼淵以伐鄭可謂師出無名者矣而亦書伐見其無名而公然以不服己爲討也志横也故楚君在也而人之晉救鄭者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而皆稱人者左曰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是也凡不問己爵列之何如以圖諸侯及報復者皆不書爵及諸卿大夫有不得已之職分而聊以塞責及徇私者亦皆不書位抑若無其君大夫在者然似諱之又似畧

之非尼父眞能貶斥之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文公九年

直解自齊桓既卒而楚與宋爭伯故盂之會書楚子自晉文襄既卒而楚與晉爭伯故自此迭書楚子蓋楚勢日張特書其爵以見其幾與侯伯侔也傳者不知乃曰進之夫楚子者商臣大逆之賊也而進之也迨楚莊既伯則楚卿書氏書名盡同于大國亦其勢然也 御纂文 按楚聘魯不自此始矣前書荆人此書楚子者前雖克備聘禮尚不循已之爵列故書人抑似不知其何等爵列者然以鄙之此則循乎千聘諸侯之分而其臣亦循乎聘臣覲見之儀矣故君書爵臣書名書使又見其非有常典而此來爲特使也蓋楚之于魯不同方岳之國又繼救鄭之役而忽來聘明乎非有睦于魯也特先施聘以要致夫中國之諸侯而已故書此以著其主盟中夏之漸也

秋曹伯來朝 文公十有一年

直解喪畢來見也曹本從齊宋襄圖之則從宋晉文執之則從晉今晉失伯故朝魯以求庇也然朝于喪畢之後不幾以事王者事魯乎非禮甚矣 御纂文 按左云初即位而來見也據是似得世朝之禮矣考共公卒于九年八月至此年季秋已在二十五月後又得終喪出朝之禮然未朝天子而先朝魯非禮也不朝天子而專朝魯尤非禮也書秋明乎不朝天子也雖似較勝于未終喪而出朝者然以尊天王之禮尊魯不但朝者不當朝并受朝者亦不當受也書此則其爲無王皆見矣

公子遂如宋 文公十有一年

直解據左傳遂聘宋且復蕩意諸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魯于夏會晉謀諸侯之從楚者而是時宋從楚適四年新城復從晉魯因賀宋而邀朱以從晉乎 御纂文 按其情事又似專以蕩意諸之故而借聘賀爲由耳夫廢置予奪各主于其君鄰國不相與也晉大國也而欲立驪絲未嘗不以幣問也而子産不聽曰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鄙縣也何國之爲今魯而欲復意諸于宋是與于宋之廢置予奪也已非禮矣而復以遂往言之是以魯大夫而行其言于宋公也大夫之強僭公固有以啟之與此爲有爲而爲之聘志之以慎微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文公十有一年

直解狄橫甚矣侵諸國幾徧得臣敗之紀功也鹹魯地兵不利爲寇利禦寇故莊之伐戎則錄過此之敗狄則紀功比其事而義見矣不書師師少也不書戰未陣也 御纂文 按曰狄概辭其國曰鄋鄋長狄種也防風氏之後漆姓從侵齊而伐魯是侵齊者即長狄可知于齊猶侵不敢公然也自秋徂冬又踰月而莫之能禦遂蔓延以及魯焉甲午十月初四日也侵齊不時不地而此詳之者蓋前此漫衍無定期亦縱橫無定所至此日此地之一敗而始得其實也此搢其喉射其目非詐勝也而曰敗能得臣也書狄不書國略之不書所獲輕之也又考家語史記吳使因防風之骨問誰爲神守孔子曰汪罔氏之神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于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據是則長狄即汪罔後防風之裔實釐姓而非漆也封禺二山屬今湖州是侵齊魯爲自南而北于今曰大人則鄋鄰亡後其種固未絕也

秦伯使術來聘 文公十有二年

直解九年秦將伐晉故歸襚此將戰河曲故來聘蓋晉主夏盟秦

恐晉合諸侯以困己故有事于晉必先禮于諸侯不獨結晉也此

御纂文 按此聘也據左氏云云是能備聘禮且愼使臣者矣故君書爵臣書名著成乎使聘也一似不忘舊盟而修禮于遠國然不知以禮言之秦魯不同方岳之國也其通邦交也徒以同盟焉爾已今伐盟主而先修好于同盟是已背盟主而又間同盟于盟主也雖成禮于聘何貴焉苟先明告晉人之罪于同盟而有此聘乎則何不上告天王以明正之而爲是近攻遠交之策也書此明非常歲之聘意在孤晉焉爾已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文公十有二年

直解 秦伯親將趙盾禦之稱人何也貶罪之也令狐之戰曲在晉秦既伐之今又來戰曲在秦凡戰皆以主及客不書晉及者秦復不已志乎戰也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奔也 御纂文 按戊午十

二月初四日也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左曰此報令狐之役考令狐之役已于八年之伐晉取武城報矣十年春晉又伐秦取少梁夏秦又伐晉取北徵報當畝矣而秦則猶未釋令狐之憾也由晉之見伐必報而不服罪于秦故也夫秦苟不釋憾于令狐既以其罪告列國矣何不明告天子聲其罪而責之服而尋干戈于無已乎是報復之師終不得爲義舉趙盾爲正卿無端而以求君者誘人敗而延怨無已此豈復正卿之所爲也故夷諸人以卑之也而秦伯既報令狐之復猶相讐不已既不能明正其罪于天子而屢伸報復陽懼晉而交綏以退而陰侵晉以入瑕似賊掠然并不成報復之師也豈人君自將之所爲乎故亦夷諸人而卑之也必書戰者秦固有必戰之志晉亦志求戰于秦者也故不沒其本意云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文公十有二年

直解 前城諸矣今復城大之也鄆有二成公四年城鄆西鄆也近晉此東鄆也莒邑也莒邑魯何以城蓋即其地而城之也慮莒有爭故帥師以往也諸鄆近費蓋行父自爲封殖計耳一時兼城二邑勞民已甚況帥師而城之乎 御纂文 按左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左曰書時非是蓋其月固時然苟尋公旬三日之制一時而城二城必不能給況重之以帥師乎夫城也至必帥師以衛之是使民更出于犯難矣意必春受鄆地齊莒有言故爲此與諸近齊鄆近莒諸已叛矣而更大之是明明季氏乘城諸之議而城鄆爲固費之計也厥後郈亦歸孟氏而三桓日强之勢基于此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文公十有三年

直解 承筐之會故也彭生約之公踐言焉自是有新城之盟又承

筐之會衛不至懼楚也今因公如晉而要于路以會之蓋又欲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 御纂文 按沓地無考左公如晉且尋盟也衛侯會公于沓亦請平于晉也考自晉靈即位于今八年公始往朝前此晉國多故也志此見諸侯之事晉已定疑乎其能復勤中夏矣衛自文二年垂隴之會請成及晉襄卒士縠殺而衛又不事晉矣至此乃復請平也必于公者公方睦于晉且垂隴之舊盟也於路要之乃不以遇禮而必以會見衛之敬謹鄭重于此請也書此見晉之既不求諸侯而諸平于晉者且如是之不易也則晉志之不在勤諸侯可見云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文公十有三年

直解 盟者約拒楚也不地則非禮矣公勤晉而晉慢公失伯不亦

宜乎夫衞於承筐不會晉耳鄭于厥貉直從楚矣衞既因魯求通鄭遂因魯求平焉其因魯何也魯望國也且睦于晉故俱以魯爲介以此見人心之同而天下事果可爲也魯能和鄰以輔伯而楚氛稍戢矣春秋詳書公之往返亦以襃魯也 御纂文 按棐鄭地杜注云十二月無己丑己丑乃十一月十一日今考之是也當是從十二月還晉之月而追書其盟之日者也日之而曰及似候之之久辭也還矣未至國而鄭乃于路要至棐則鄭伯亦會公而求平于晉焉自九年楚伐鄭晉救不及鄭成于楚因此懼晉討且恐見絕于晉故請于公公亦許其成故又自棐而復爲請于晉夫是以十一月既盟而還以復往故明年正月始至耳書沓及此非志楚之無以服諸侯見諸侯猶多欲得中夏之主盟非眞甘心于蠻楚者也若曰主夏盟者當此苟克自振焉則攘之猶不難也云爾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文公十有四年

踰時故書至不書沓者自沓仍之晉且仍以晉故也魯至晉何至踰時之久前盟書日書及抑若直至是日始盟之辭知其往候者久也自沓復至晉又須月日得晉之允所請而還也則正月矣公至踰時見晉之怠于勤小也公至踰時見公之肯勤小國于大國也安晉之師旅而免衞鄭于難其勞大矣故志其足書于廟而許其至之辭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文公十有四年

直解宋鄭從楚者也許則雖文襄之伯而猶堅從楚者也魯倡從晉而四國與衞曹咸來會同外楚也靈公雖幼盾當奉以臨會而盾自尸之不已專乎盟書同衆辭不以盾主是盟也幽之同齊方伯而未盛此之同晉失伯而僅收其事殊其同一也 御纂文 按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左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謀邾者爲邾謀所當立也是會也而盟書同志同志也非晉能同諸侯之志也已服楚者苦于楚未服楚者畏矣故思中夏之主盟而得有此同志焉明乎晉早自振當無前此之畔服而待至此日也云爾其序一本齊桓之舊而終之以晉者君臣之辭也前稱大夫者七年盟扈趙盾書大夫 君幼而家卿攝君事以行故暫與之今又七年矣而盾猶主諸侯會則非攝政之比矣故序列國之爵于前而名趙盾于後若前臣名之義也先書會而後書盟者八國之至非一日可期故會既齊而始可訂日以盟者耳癸酉六月二十八日也戮侯之辱惟宋爲甚故去楚者宋爲切書新城明乎宋爲地主也

宋子哀來奔 文公十有四年

直解子哀宋附庸蕭國之封人也宋以爲卿故來奔蓋宋公失道大臣死亡相繼子哀超然遠舉得潔身去亂之義矣以惡去國曰奔外臣來魯不得諱奔若止曰來則無以見其去國故異其稱曰子哀襃之也不使與有罪者等也 御纂文 按左曰昭公無道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蓋不義其君而去國可謂得潔身之義矣字之比于列國之天子命卿也故曰貴之不書官明致其臣而來者也不書族明乎異姓之卿義得不合則去也書奔明乎其必以微罪行而不爲苟去以章其君之惡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文公十有五年

直解來盟曷以官舉蓋華族作亂而代爲司馬也華孫者華督之孫華耦也督爲大惡其孫復爲亂黨故以華孫目之而不名義不

繫于名也不稱使非君命也明年昭公弒死難者蕩意諸耳華耦為司馬未聞為君禦侮其跡較然矣御纂文 按盟會君事也臣而來盟必奉君命奉君命必準君前臣名之義而書名美之則記其氏族再則字之上則子之至矣然不兼書爵其書爵不過曰大夫未有書其官之所掌者此曰司馬華孫葢以所掌者著其懷而以所世之氏族著其專者久爾已而不名不書使則其來不命于其君也可知夫不名而亦不字不稱子其非嘉美之也又可知經若曰此盟雖曰宋而非由于宋公也葢彼現掌重權而世專國政者之自來盟也云爾十四年六月宋公與魯盟新城矣此非尋盟何獨一華耦來也明乎其別自來盟也約以受子哀之故耳書此惡宋之無君而重臣世位恣求援繫于列國而無忌也

夏曹伯來朝文公十有五年

直解喪畢來朝今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曹行之魯受之均罪也御纂文 按前此來朝或欲因州牧以請命于天子既而始不聞其朝周耳今則明知其不朝周而專朝魯矣夫曹本有朝魯之禮皆以有事天子之故每五歲諸侯朝天子之期羣侯皆集于牧伯牧伯率以朝天子故也非牧伯不朝天子而專受列國之朝者也故此之朝來者受者皆非也其非在不為朝天子而來朝與不帥以朝天子而受其朝焉耳非竟謂曹不當朝魯而當朝齊者也以其在兖州牧下故也書之亦以著齊侵魯伐曹之由自而因見齊伐之暴云

單伯至自齊文公十有五年

直解大夫見執返國必書至國體所繫也命大夫不名尊王命也御纂文 按左于去年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本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至此齊人許單伯而赦之使來致命據是則單伯非魯大夫仍是王卿士之單伯耳齊葢實懼魯告晉故出單伯而使反命于魯也危而書至諸侯之禮也單伯天王卿士畿内諸侯而魯為其同姓故反與告廟飲至禮之如同列經為書至如公有尊單伯所以尊天王也又危而書至疑恐不至者然單伯天子卿如齊而反至于書至亦以著齊橫之甚也

春秋衷要卷三終

春秋衷要卷四

仁和李式穀海帆輯　南海葉應暘仝校刊

宣公

晉趙盾帥師救陳宣元年

直解楚鄭侵陳，遂侵宋，晉已移兵于宋矣，晉師無及于陳而猶得以救書者，楚鄭聞晉興師而遂去，其救爲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書救宋與刑葵矣。御纂文按陳固當救矣，但楚若在而且摟諸侯往，而晉止一卿帥師，其勢不敵，毋乃似救之不力乎。然曰師，則帥者雖卿，而固已動大衆，不及徵師于諸侯，而遽以身帥衆往，正其救之急者也。故與其救焉。是役也，左令言救宋，而經止言救陳者，陳有當救之道，且楚之本意原在侵陳，故看之救也。亦但問陳之被侵而至者耳。其侵與救者之于宋也，皆因而及之，而非其本意故也。故其兼救及宋也，亦杜其反而復侵陳之患耳。說不以陳故而專以救宋至也。經并不取其救矣，故此不沒其救之之本志而顯明之也。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宣七年

直解來盟稱使，前定也。定從晉也。宜事齊而外晉，衛與晉睦，故爲晉致魯。既約言矣，魯猶有疑，而衛任其無咎，故使良夫來盟。盟而卒見辰，盟不可恃，審矣。御纂文按左，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夫魯之背晉而即齊也，非晉先失禮于魯，而齊果有造于魯也，不過謂齊背與我，謀梟國，而晉不能討我爾已。今晉靈既殁，成雖無文襄之業，亦無大非禮于諸侯，而魯已受齊侮矣宣公五年齊晉與魯衛皆兄弟也，而爲魯謀會于晉，意則善矣。志此以見魯宜從衛之盟以與晉，不宜再與齊合云爾。

城平陽宣八年

直解不時且非義也。方舉大喪，又興此役，重困民力矣。御纂文按是杜注謂泰山平陽縣也，地與齊近，時魯方暱齊，豈有寇警，則其城爲不急之務也可知。況去年大旱，甚至無麻，今方大喪，民方奔走之不暇，而又興此不急之務，真所謂無戎而城也。縱用公旬，亦厲民矣。左氏以爲書時，非也。周正十月，建酉之月耳，收穫方急，豈水昏正之月，而曰時也。不月日，知其不可月日者也，而工之久可知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宣九年

直解宣公兩如齊，而于京師缺如也。今身如齊，而王使徵聘，則遣大夫一行，比事直書，而其罪著矣。御纂文按于齊朝，而于周聘，非矣。春先朝而夏始聘，先後倒也。且必待徵聘而始往，若不徵則并無此一聘，情強分矣。況齊親往，而周則大夫，即聘天子，豈當使大夫者乎。尊卑逆矣。書此志不朝天子，并前此如齊之罪，具著于此。在公以爲得國于齊，非受國于天子者耳。此尤逆情之顯見也。

秋取根牟宣公九年

直解根牟，微國也。國何以書取，諱內滅也。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其地也。御纂文按根牟，東夷國，琅琊陽都縣東牟鄉。夫曰取，言不用大師而得，易辭也。不言公，非公命也。夷滅人國，不聞其罪，且不詳自何人，直自衆爲政，而公不與者然。著征伐出自大夫之始也。漸不可長，不特虐小之罪爾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宣公九年

直解，晉楚爭陳鄭，十有餘年。晉因陳即楚，而先會扈，蓋俟陳服也，不服始伐之，庶為有辭焉。且晉嘗救陳，所宜與也，而卒不至，故例序諸侯而繼書伐陳，深責陳也。既會而不親伐，有疾也。諸侯來會必以師聽命，不書諸侯之師者，林父兼將之也。新城之會，大夫主盟，扈之會大夫主伐，皆自大夫出矣。御纂文 按左曰，討不睦也。注曰，謀齊陳。夫小國方危，不會而謀救之，既力不勝，而服于他矣，則會焉而謀討之，此豈恤小之義乎。此公亦不與會盟也，而列國仍序爵，乃公本不往，非往會而不得與者比，故無庸諱也，皆書爵所以重其責備也。蓋方會盟，不無有望于列國焉者，若曰，五國之君皆在矣，豈不有為諸侯之大計存乎云爾。而乃止出于伐陳，夫將之不睦，孰有大于齊者乎，弱天子，逆方伯，定篡君，虐小國，四國之謀不及此，而區區止謀一陳之服楚乎。雖曾于宣之年一救陳，既

不能帖楚，使不爭陳，又不能字陳，而使不畏楚，是陷陳于楚者以也，而乃至動大衆，將以上卿，疑乎其大征強國之不道者，然而不謂止以伐陳也，豈所望于伯主會盟列國之意也哉。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宣公九年

直解，楚聞晉喪，而猾夏，郤缺救之，書之以善晉也。前此荀林父救鄭不書，何也，彼時趙盾弒君而專國，鄭亦方有弒君之亂，故削之也。今盾死而政在缺，缺非盾比也。明年鄭斲歸生之棺，意此時歸生已死矣，鄭以晉救，遂敗楚師于柳棼。御纂文 按左，楚子為厲之故伐鄭。注，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故也。于是晉郤缺救鄭，是役也，鄭伯敗楚師于柳棼，自是晉楚交兵，伐鄭，終有楚入鄭之事。夫楚蠻夷之橫者，不恃楚正也，而恃大國之力以取勝，乃結怨之道矣。然敗楚為鄭之過當，而鄭之即晉，則是即晉是而

楚伐之為猾夏矣。曰楚子，君親將，曰伐，公然以背已為鄭罪矣，著其橫也。楚橫而晉救，善矣。書郤缺，明卿往，書帥師，明用衆，此見晉之于鄭，盡力以往，故書救以善之，許其不愧為救也云爾。

齊人歸我濟西田。宣十年

直解，齊侯悅魯之媚己，而歸所賂也。經書歸田凡三，鄆、讙、龜陰之田，齊景動于魯之義，故書曰來歸，服之也。讙與闡，齊悼以哀公之悔過，故書曰歸，順辭也。此書曰歸我，責辭也，蓋以明賂也。取之時不言我者，田非宣之有，篡國而因以為利也，絕之于宣也。歸之時言我者，田非齊之有，魯田而歸魯也，絕之于齊也，而二國之罪著矣。御纂文 按不言來歸，不使致之也，其歸之傲也。左曰，公如齊，因受之也。曰我濟西田者，明乎國所固有，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本非公所得賂齊者。胡氏謂相親賂遺之意著，齊人助成弒逆之意，非

也。鄆、讙、龜陰之田，不書我者，鄆、讙、龜陰本非始封之故地，雖曰魯地而可齊可魯也者，明彼肯去所已得而效于我也。則此我分封之故地，非得于後來之所增益者比，不當以公賂齊者也。歸適僅還故有，而非以不當受者致之，尚未善乎其歸之之道矣。況徒以其服已而歸之，前之受其非，已不可贖也。公羊謂實未之齊，蓋元年已明書齊人責賂矣，何云未之齊也耶。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宣公十年

直解，報仲孫蔑也。公羊以王季子為王母弟，不書弟，為卿也。若概書王子，不知為母弟，故書季以別之，蓋明王之重魯也。宣以篡位立，且十年未朝，乃因魯聘而以母弟之貴報之，王靈益不振矣。御纂文 按王季子，即劉康公也。不書爵，而以王季子書，知天王之以親使也。夫天王于諸侯之時聘，所使不過元士，若王母弟，貴敵畿

外之侯伯況未親盡者不當使聘列國而天王使聘魯以報仲孫蔑固過禮矣然其意實親魯重魯而過之者也經書此意不在譏天王之過以相形夫公之不盡事天王禮而愧天王之厚意爾而天王之厚所不當厚也見諸言外矣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十年

直解聘新君也 御纂文 按齊侯初立聘之宜也然雖葬而喪未踰年非行賓禮時也且宜之三年非匡王之元年乎天子新立未見魯之朝之也而聘且待徵徵之始聘所使不過大夫仲孫蔑今齊初立而即聘不待喪畢而所使乃魯之上卿季孫行父是加齊于天王之上矣況是年四月公親奔喪六月歸父會葬至此方秋而又以行父聘不已數乎又其時天王使王季子方來聘乃不速天王之聘而聘急于齊乎其禮無一而可矣考與國之聘不過大夫

天子方使命卿今慢天子之聘而以聘天子者聘與國故譏之凡使卿聘皆倣此

齊侯使國佐來聘 宣公十年

直解魯之朝聘齊惠皆不報頃公甫立遽來聘魯何也蓋國不靖而結魯也齊惠卒崔氏奔國之不靖可知然嗣子能盡孝守禮人心自固矣彼宜之庸豈足為助而汲汲乎既以三月而速葬復未踰年而即吉書齊侯書使著忘哀之實也 御纂文 按久不答聘而答聘宜也然喪未踰年遽接賓禮而使聘又非以答聘故其聘非以禮鄰國仍營私也急外交而忘親喪也諸侯未踰年稱子此書齊侯明短喪而即吉也其即吉也前行父如齊已見其不當哀經中而受人聘矣然事猶不繫齊今使聘其早圖嘉事之証也國佐天子命卿亦不當使于魯者齊侯使佐佐當以禮正之而不當順所使而來者也故書名比于大夫以微之而仍書氏以見其卿不當行之實也

丁亥楚子入陳 宣公十有一年

直解殺夏徵舒楚人公也入陳書楚子私也陳背晉而托國于楚者也徵舒以忿恥弒君楚莊有志討賊即辰陵之會召而戮之可矣乃盟後半載興師以來且陳侯又在晉是擣虛之計假義以圖利耳徵舒食邑在株執之株而驅之陳郊轘諸栗門遂入陳而縣之假討賊而巧取國也特書丁亥於殺徵舒之下入陳之上蓋既殺徵舒遂乘間而入陳其事既日其心亦得矣入者滅而不有之辭聽申叔時之言而復封陳也 御纂文 按上書入者言殺逆人人之所同惡而入陳書楚子明此乃楚子之本志也殺夏徵舒不日見以為此久當討者耳不應遲至此日者入楚則日以為前此聞

討賊而已忽一旦而變計之如此志駭聽也縣矣而書入陳侯尚在而陳望未絕不久即復此不成乎取後即不成乎復封也不與其後復封之辭也丁亥十月十有一日也

楚子圍鄭 宣十有二年

直解春秋不予楚以伯其爭諸侯皆正其猾夏之罪況楚既與陳鄭盟于辰陵口血未乾遂假討賊而入陳鄭安得不懼而貳于晉楚不自反遂圍其國暴矣傳載其克城而入鄭伯屈降楚子退師許平猶未成乎入也故止書圍 御纂文 按鄭見楚滅陳而辰陵之盟不信也以即于晉則以晉為可恃也乃伐而至圍前後幾四月而晉救未至乃許與楚平則中夏之主盟為不足恃矣蓋辰陵之盟不足恃意之也在楚則未得罪于鄭鄭乃背盟而徼事晉反與楚以討鄭之名矣故書圍罪晉救之遲久而不能勤小國也入鄭

矣而止書圍表楚無人之之志寬其人之之罪也苟盟主而勤中夏者伐即救之何待于圍圍則久困之辭也圍之旬有七日成已壞而可克矣復退師而待修城乃進而復圍之以至三月而始克則楚之圍之也非欲遽克鄭而志于鄭之誠服也則楚志不惡矣故寬其人而書圍以著晉救之怠也鄭之從楚而不書也亦原鄭也其圍之而不即從楚也亦待晉之速救也至三月有餘則楚之綏鄭非不至鄭之待晉非不久故不志其平亦以罪晉救之不力所致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有五年

直解楚圍宋久矣宋不下望救也楚千里而圍國久不下師老矣此與城濮之勢同晉復伯之機也晉不出而魯會焉宋絕望故不得不與楚平不與國而書人者穀梁謂上下欲之是也華元以情

告子反以義詰宋不甘城下之盟楚子亦勉而從之也平先宋內辭也亦著宋之義也而不救者之失亦見矣 御纂文 按楚宋屢平不書而書此自有此平而平始定也書宋及及者至此始平之辭明宋之不得已而出此非好背中夏而即蠻楚也是罪晉之棄宋而使宋及于此云爾宋公在國楚子亦在軍而書人者非平乎其君者也平自華元與子反而亦不稱大夫者華元之請平與子反之許平皆因眾之所欲而非專已以自為也若曰宋楚二國人人皆欲平矣故二國大夫得因之而二國之君無如之何也時宋之人皆畏于叛楚楚之人亦皆倦于圍宋故不書華元子反明非得為二人專命也非貶也胡氏安國謂華元不能責楚以大義子反不待奏報楚明大義不爭主夏盟矣當此而責之褊怒速其亡而已夫客至登牀決在俄頃時將使華元待于牀而身乃往返奏報乎

宋儒之不明時勢如此

初稅畝 宣公十有五年

直解治地殷曰助周曰徹助別公私徹則通公私徹猶是助耳宣之稅畝左氏云穀出不過藉既藉矣又履畝而稅之是過藉也變法以厚斂書初病其作俑以厲民終于哀公二猶不足矣 御纂文 按穀梁曰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說最明析蓋古公日雖百畝去二十畝為廬舍外實止八十畝而已而是八十畝者合民田八家各百畝計為十而取一曰什一耳自商之末民不力公田而專以私已吏又驅之專力公田而不恤其私周于是使通力合作而名曰徹然公田止收八十畝未嘗有過乎藉也宣公則將公田百畝計并廬舍皆準作田算而稅之履畝云者今時所謂

踏實者百畝以稅于民故曰稅畝照畝征稅不廬舍也故曰與民已悉耳杜氏預解謂又逐畝十取其一朱子仍之則驟加倍而不止豈能行于春秋時者哉初者後此竟為常法故書以志變古厲民之始

冬大有年 宣十有六年

直解十八年中屢書災僅一大有年亦云幸矣書之以為民慶也 御纂文 按有年五穀皆熟有年而大國中無地不然其收倍也考自宣即位六年八月螽七年秋大旱十年秋大水冬饑十三年秋螽十五年秋又螽冬蝝生夫經常事不書所書皆其不常者也書大有年知時以無年為常正而反以大有年為不常矣夫年大有而稅加征雖大有年而民入仍無幾耳然乃足敷上取亦寬民一岔也但六年災而一年收收雖倍其不足者尚未足補無論餘積

也但于民雖無補斯天哀民而厚之之意啟不幸志之與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宣十有七年

直解穀梁曰同外楚也楚已得宋晉侯懼而為此盟公雖附楚因晉徵會又從晉也且當是時宋鄭陳蔡從楚衛曹邾從晉而魯兩屬今晉侯親出而四君皆來故書同然不脩政自強而要盟以相固則亦末矣至徵會于齊而齊侯以婦人之笑怒郤克是以有明春之伐與二年鞌之戰 御纂文 按斷道晉地即卷楚左氏曰討貳也貳指齊也而穀梁以為外楚蓋為會誠為外楚耳乃方徵會而齊以婦人之笑怒晉君不親往臣又逃歸故至會日而有討貳之舉焉是外楚者君志討齊者臣心外楚者初志討齊者變心穀記其所由左記其所事也齊時并取怒于魯衛曹故及會而外楚之舉輕怒齊之意重矣同惡相濟故曰同盟邾雖無惡于齊而以晉

故亦惡其以大夫會故書同盟以罪齊諸侯皆會而齊獨不欲聊使大夫以塞責而中復逃其命卿是其盟之同也不因外楚特因齊之怒而同焉者也夫有事而會及臨會而反不以攘楚保小為務乃以討貳者先申其臣之私怨日之見其至日而所會之故忽異也又以志齊禍之所自云爾已未六月十六日也

成公

三月作丘甲 成公元年

直解此因謀齊難而益兵也丘甲丘出一甲也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是四丘共出三甲也今丘出一甲則一甸四甲而士卒凡百人總一乘計之增一甲矣積三甸計之增一乘矣作與初皆創立之名而義不同食賦之額歲歲取之由初而及終也兵賦之額有事用之有作而有止也然紊先王之制以重困民則一也是時行殳以齊之一笑怒齊丘甲之作與後四卿之將皆行殳故也其罪大矣 御纂文 按左杜注引司馬法如上說又正義曰周禮云云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則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驟三倍恐未必然胡氏安曰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時紅之蒐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乘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考魯初封三郊三遂本千乘之國至昭公時取人之國邑者不少而車仍千乘未見其為增益也廣車用至百五十人其車異制若魯常兵車箱潤四尺四寸止有甲士三人可立不能位至四人也曰作丘甲則全作可知則必通國之車皆改制而陳法亦盡革矣然未聞也則積三甸增

一乘之說是紅之蒐魯車千乘專指三家所分公室之車言而非盡魯車言者也然此丘甲如晉之作州兵然晉每州為兵求眾戰魯則每丘立甲求眾守增一甲士即編藉民戶以屬之甲士即後世之甲長蓋合一丘百二十八家而團練防守以察奸宄是甸出車一乘者立為四甲可得五百十二人約有故他徙或新氓無征者去三十分之二可化一乘為一旅也即祖每田一成得眾一旅之義五乘而得一師即為二千五百家之州兵而有二千五百人之為師矣故每立長有事即可授甲然少康失國晉國亡君乃權出此令行殳但私怨之報而方當新政即導以改制厲民之舉乎故書以罪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成公二年

直解傳稱衛侵齊蓋乘齊伐魯而擣虛耳齊知之即以伐魯之師禦之新築則衛計不行矣良夫不聽石稷之言而遽戰喪師辱國故以良夫主此戰也衛書將書師師事起于衛明矣齊止書師其爲伐魯之師明矣御纂文按衛于齊非有積怨深怒也特以婦人之笑爾已既使世子臧同晉侯伐齊矣其怨猶未已乎而又以師侵之過矣侵本潛掠之名今既與齊伐魯而還之師遇則旋軍可矣而良夫不可是齊師原不必與衛戰而良夫欲與之戰耳是以小國之憤兵而挑大國之怒也故書及焉書師師惡其因一笑之辱而擅興國之大衆也齊言師明以大國而成師以出見非良夫之敵也顧不量己力而浪爲此戰乎于新築見未出衛地非不可以還者也而必于戰乎書敗績著良夫喪師之罪也不書石稷甯相向禽著其專在良夫也日之者侵本不尅期一旦而遇遂有兩

陳相敵之戰焉著其期戰之出于不意也丙戌杜注謂五月一日算此下五月丁亥朔此丙戌實三十日也據此知去年已術失閏已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成公二年

直解齊師既敗納賂求免卑亦甚矣曰如師盟不盟未可知之辭也乃郤克恃勝以不義求多于齊爲國佐正辭所屈其氣遂餒而及之盟是晉欲盟而制盟反在國佐也齊伐人而自伐晉侮人而自侮可鑒已御纂文按己酉七月二十四日也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夫以君見辱于大夫不敢輕復使天子守卿求盟于師屈已甚矣曰如師盟不可必者也己酉著其時之久也地至袁婁境之逼也于此而始及之盟留難之也極矣以師行日三十里計之癸酉六月十八日自鞌由邱輿馬陘至袁婁爲地四百五十里十五日至耳至日當在七月二日戊子而直至己酉始盟則質母東畝既卻而復待魯衛之請其留難者乃二十一日況以國佐之如師考之傳當馬陘之地已至師中矣是七月一二日間事也而進師者如故直至袁婁而始止以待命耳與齊桓師退召陵以禮楚者異矣書及國佐盟者謂直至此日此地始肯降意以與之盟耳著晉大夫之暴慢甚也

取汶陽田 成公二年

直解齊之賄也晉得實而魯衛共得侵地其書取與僖公取濟西田同御纂文按因晉使齊還所侵之田故不用師而得曰取也此非以好還而由齊之自致者故不曰歸仍須我往取之也本我田而不曰我非先王之舊封也借大國之力而取人之所不甘與且非已所固有也其能固乎然則書取亦不安之辭也八月始取者必

待復于公而公使往取之不得取之于師中而主之以大夫故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成公三年

直解據傳二卿來聘且尋盟皆有君命也云云又曰庚于晉班正三御纂文按此專尋元年赤棘之盟也而以聘至故書聘以聘爲結好盟以質疑以重好爲名而惡以質疑至故耳此晉之初聘魯也聘也而志實在尋盟則其志不在聘而不循間歲之常制矣故書以志之且書晉侯使是晉侯主之也晉雖強亦侯爵耳荀庚雖卿班在三則非爲政之正卿亦上大夫而已見國雖大而君爵不加臣位不重也對下先衛盟之非爾已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成公三年

直解不書公諱之也庚于晉班在三良夫於衛則上卿先盟庚非禮也蔑周班而懼伯主也御纂文按良夫之盟亦尋宣七年之盟

然則與晉之因聘而尋盟同也盟各異日以所尋非同盟故然其先後則紊矣何則以衞與晉其尋同也而衞先封以宗盟論衞又之昭爲長晉武之穆爲幼以所使論則良夫侯國之上卿荀庚侯國之下卿也今以強弱爲大小尊晉爲盟主故庚先之而後良夫焉不知周制三等之國則固以爵不以力周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爲下等孟子所聞大國公侯中次伯小國子男苟尊周制則當先良夫後荀庚矣魯秉周禮不能申明其義而反以強弱亂周制故詳書曰以非之曰及君俯就臣之辭也諱不書公而曰及仍明乎公及之辭也又考是年十一月戊申朔無丙午丁未因本年應閏在末月後乃周八月後也乃以閏月爲九月九月爲十月十月爲十一月故十一月丙午丁未實建酉之月之二十九及三十日也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成公四年

直解宋未嘗聘魯此繼晉衞而來聘蓋因三年會伐鄭而相結耳衞與宋皆未終喪而交聘非禮矣 御纂文 按此宋始通聘也但宋已即葬矣與魯無盟非晉衞因尋盟而來聘者比則以宋共公之初立故也但先君雖葬而喪制未終豈出聘時乎以禮聘而聘仍無當于禮并非如衞之有國故在也華元宋之政卿也不但不應聘魯之人亦當以禮正其君而不當受使于喪中者名華元而不字則元與有責焉矣

仲孫蔑如宋 成公五年

直解報華元也 御纂文 按仲孫非卿也于使當矣而華元實上卿與元則不相當矣然失在宋不失在魯去年來聘而今年始答謂爲常聘則答緩謂聘新君則當俟其三年喪畢請命天子後而往也此則又尚早矣然時皆踰年稱君不能爲一人責也此書如與宋通答聘而已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成公五年

直解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往會之非禮也汪克寬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公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爲常魯政在三家晉政在六卿是可見矣 御纂文 按左云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注齊地野饋曰餫蓋運糧以饋之敬大國也夫禮雖天子之使惟所過之國則有司導之供他國則不煩饋餉也況諸侯之大夫乎又況逆女之私行乎而僑如越境而餫之非禮甚矣書以惡大夫結越境之交書會惡其公然以會禮行之不書公使明私行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

伯同盟于蟲牢 成公五年

直解齊自戰鞌之後服于晉兩君未相見也鄭屢伐許楚人怒焉欲從晉故大會以謀之定齊于新服反鄭于久叛合宋魯衞曹邾杞而申命之此復伯之機哉然天王新喪而會盟不廢無王之罪視他盟有加矣 御纂文 按此因許訟鄭伯于楚鄭伯不勝楚執鄭皇戌及穆公子子國鄭伯歸請成于晉秋巳及趙孟盟于垂棘矣此乃大合諸侯以謀之自晉靈失伯以來楚強于中國諸侯之失主夏盟者久矣其或服或叛于楚不得已也則諸侯無日不思中夏之盟也可知而無如晉之無以服鄭蓋鄭當南北之衝介晉楚之間故鄭南則晉無以禦楚而楚乃北入鄭北則楚無以禦晉而晉易南征故自桓文以來主盟者皆以得鄭爲急而晉爲甚今乃不求而自請平于晉焉固鄭所自欲也爲晉所求而不可必得之

欲在諸侯尤爲求而不可必得之欲、書曰同盟、志諸侯之同欲也、志諸侯之同欲、正以見此盟之不當背、厥己晉苟不忘此日之同盟、勤而不怠、諸侯不忘此日之同盟而守之不移、又安有楚蠻猾夏之患哉、天王新喪而會盟、又不待此日責之矣、己丑、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蟲牢、鄭地、在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是鄭爲地主、明鄭志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成公六年

直解、鄭背楚卽晉、是改過遷善也、且又居喪、嬰齊伐之、不善甚矣、楚大夫帥師、至此始見於經、蓋政在大夫、列國皆然、嬰齊固效尤耳、御纂文 按鄭雖從晉、未嘗得罪于楚也、鄭本諸夏、宜從晉者耳、設恃晉而有一矢之加、楚則可伐、而衛以伐喪爲非禮、況無可伐者而伐之以大臣而帥大衆、復乘其喪、明明鄭爲無禮之舉動也、嬰書族、非貴之也、書伐、非許之也、正著其以宗卿帥衆、公然明聲其不事己之爲鄭罪、而昧乎伐喪之非禮、志夷蠻之橫、正形容夷蠻之無知而妄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成公六年

直解、據左、賀遷也、晉遷新田、擇利自便、蓋常事耳、故不書、或曰復侵宋之命也、御纂文 按慶賀以交諸侯之福、公禮、侵宋而復命、私役也、魯晉同列、非有役使之道在也、故復命而必假賀遷之舉行也、果以賀遷、則以大夫往可矣、然正卿而受他國之命、且必自復焉、直晉之縣鄙矣、亦大國而過自卑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成公六年

直解、鄭卽晉而楚伐之、不得不救、遇楚於繞角、而楚師還、救鄭之義伸矣、又移師侵蔡、則無名矣、復遇楚師于桑隧、而晉師還、蓋謀之不臧、知難而退也、書以予其救、而其侵蔡而避楚、則畧之、善善長而恕其不及也、御纂文 按是役也、遇楚師于繞角、而楚師還、是不戰而鄭困解、在鄭則實受其救者也、故書救以志其善、不書侵蔡救蔡、善其不戰而還、不肯遷戮、未成侵也、故畧之、救稱師、善救之盡力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成公七年

直解、再救鄭也、伯職修矣、前之救、猶大夫、今則九國之君親將、不踰時而皆至、鄭恃以不屈于楚、盟蜀之後、晉伯復延、賴有此耳、故書以予之、御纂文 按此役也、晉不以楚大夫之故、而合九國以救之、九國諸侯亦皆親赴焉、其救之力可謂全矣、故皆書爵書救以善之、蓋前楚橫中夏、諸侯猶多叛晉卽楚者、時楚雖橫、楚莊猶能假名義以爲諸侯故耳、至此橫者益甚、并不逮前此之有名有義可仗也、故諸侯亦皆同心屏楚、而有此救鄭之役耳、此晉可乘以復伯之大轉機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成公七年

直解、晉兩救鄭、皆未至、而楚師退、楚之兵力、猶未衂也、諸侯蓋同懼楚、故晉于救兵未返、卽爲此盟、所以釋諸侯之懼、而弭其貳楚也、御纂文 按馬陵之盟、書同、以志諸夏之不堪楚橫也、故皆若此之齊心爾、已非與晉及諸侯也、實見楚橫之同惡也、前此盟主求諸侯、故創伯難、至此諸侯求盟主、故繼伯易、書此、望晉之長與諸侯之守是盟而安諸夏爾、馬陵、杜注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是年八月丁亥朔、無戊辰、戊辰、實七月十二日也、書八月者、上年應閏而夫閏、故以七月爲八月耳、又是盟尋蟲牢之盟也、左曰、莒服故、以蟲牢無莒在、故釋之、然非經意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成公八年

直解、與楚爭蔡也、大國爭衡、小國受敗、前于鄭書救、喜之也、此于蔡書侵、陋之也、聖人之情見矣、御纂文 按以六年侵蔡未得志、故也、因是侵楚、獲申驪、侵沈獲沈子揖、經書以上卿動大衆、所爲止于小國之蔡、又不能彰明其討、而止出于侵、著其以全力凌虐小國而不成其正大也、夫苟能攘楚而懷中國、則楚自不敢與爭、而小國亦自免于背華即蠻之罪矣、計不出此、而徒虐小之務焉、誠足陋也、不書侵楚及沈者、乘侵蔡之便而及之、非出師之本志、故也、如志在敗楚、或因楚以討沈、則當以伐楚書矣、此直似沿塗擄掠耳、故不足志也、大意盡于侵蔡矣

宋公使華元來聘 成公八年

直解、元非專行聘也、兼爲宋公圖婚爾、故繼書納幣、御纂文 按左曰、聘共姬也、共姬宣公女、成公姊妹、穆姜所生、此聘爲聘女也、并非國聘也、更不應使上卿來、華元亦不當順公命而自行、故書之、又此聘非正聘女也、聘女則稱納幣、但此聘爲聘女而來、正聘禮畢、則請婚、所謂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既許婚、始納幣、非謂此聘即聘女、左乃明其聘之所爲、經亦志其非常聘、乃有爲而爲之聘耳、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成公八年

直解、婚禮不稱主人、而書宋公使者、無母之辭、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書之特詳、賢之也、納幣本可畧而不畧、斯以見其賢、故特書之也、嗣此書來媵、書致女、辭繁不殺、皆此意也、將有其終、故有其始也、御纂文 按公孫壽蕩意諸之子、卿也、夫納幣士職也、而使卿、宋公重魯女、故加禮、然過當矣、惟逆女、則當使卿耳、然經意實重錄伯姬之始、使卿之過、乃兼義也、亦表伯姬之早見重于宋爾已

衛人來媵 成公八年

直解、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錄伯姬曷爲書其媵、彼有晉齊焉、見大國之皆來也、程子曰、一女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也御纂文 按禮諸侯娶嫡夫人、夫人之姪娣從、二國來媵之、亦各有姪娣、故九女焉、所以廣嗣續也、止是不過、所以節淫慾也、必于同姓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也、所謂姪娣皆庶出也、今魯嫁共姬、而衛來媵、常事也、而書之、所以見三國及異姓來媵之非禮、即見共姬之賢之遠播動人欣仰云、故此非譏也、著明分之當然也、若曰、本同姓而又與國、衛女之從魯女嫁也、此則意中之事也云爾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成公九年

直解、致女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程子曰、古者三月廟見、始成婦也、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魯重伯姬、故使卿致、御纂文 按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爲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蓋古廟見後始成婦、于是有反馬之禮、三月之內、設不當于夫、猶得歸于母氏、至此成婦矣、反馬矣、母家使人加聘問以致之若以爲令始敢安其女于是云、但致女一大夫事耳、何必卿、時宋重仰共姬之賢、圖婚使華元、納幣使公孫壽、皆卿行、此故答以卿于禮雖過、惟其稱也、因宋之使者尊、而不得不答以尊者使也、所以轉輾表共姬之令人見重云、

晉人來媵 成公九年

直解、晉、伯國也、伯姬之賢、聞于四鄰、故亦來媵、御纂文 按雖同姓之通禮、然小國媵于大國宜也、與國相媵亦宜也、未聞以小國之

女為嫡夫人、而大國反肯使女從嫁者、而晉來媵于魯、且已後期、而猶汲汲然如追送致者、然考其情事、因蒲之盟、晉知以齊故負魯、故借此以修好、而卑己以加禮也、夫是以與齊同之、以籠絡魯、卽因以繫宋好耳、然兒女之愛、天性也、苟非伯姬之賢、深入欽仰、曷肯以兒女餌乎、為其得賢而從也、固然、然大國而卑已以下之、猶曰同姓也、宋上公、二國媵之、亦分也、前此止衞媵耳、故晉媵猶于禮可也、可則雖後期乎、待年者且有、何況一時、書此以表異姓及過此有加者之非禮、且無譏也云爾、

城中城 成公九年

直解、經書城中城二、定公六年、穀梁傳曰、非外民也、非、猶譏也、則中城、蓋在郛之內矣、諸侯守在四境、已非有道、況降而城中城乎、且勞民以外民君誰與守、御纂文 按左曰、書時也、杜注中城、魯邑

在東海廩邱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薛氏穀梁注云、城在郛內宮外、夫城大都皆在郛內宮外者也、何獨此以中城名、但考是年為中元八十一章之七第閏、閏在夏正十二月、在周正則明年之二月、卽置在本年、亦無在十一月後十二月前之理、維是後當有閏、則節氣移早、本年十一月當夏九月半後、定星已中、或為土功之時也、然中城之城雖時亦非所當作也、說詳上、況不書閏月、明明是十一月、則正未必時者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成公十有四年

直解、逆女常事、何以書、譏失時也、喪畢卽位、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成公喪畢十二年矣、不已晏乎、御纂文 按左為成公逆夫人、注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文、闕絕也、考之禮、國君十五而生子、宣公元年、夫人婦姜至、至宣之卒十八矣、成公年應十六七、而二年已有堪為楚質之公子衡、時年雖未長、必已數歲可知、則成公年已不幼、而早有嬖寵又可知、至此又十四年、公三十餘乃安于嬖寵、此時方正內宮之位、豈禮也哉、經書此以志緩娶、而不正其內助、忘奉宗廟繼嫡嗣之重也、僑如、國卿也、而不早為君圖婚禮、至此始逆、亦負宗卿之職云、彼納幣等、苟無越制、亦在常事不書之例、且如其怠忽之意而畧之、亦不可知、不定是闕絕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成公十有四年

直解、僑如不氏、以事再見、省文也、婦有姑也、時穆姜存焉、御纂文 按左曰、尊夫人者、未合、蓋著其不成乎宗卿也、故不書族、夫人國母、可挈而至之乎、而竟自齊以之至、使公不及備親迎之禮者、僑穆姜之故也、穆姜必欲成公娶其黨、而使僑如逆、僑如者不復知國之重、而竟以之至、故去僑如族、而姜書婦、以著穆姜之為主、特

稱氏、以表為穆姜之黨、穆姜所以必欲娶齊之意也、蓋穆姜欲婦其所氏、以肆其志、而僑如乃其所私、故與將順其意而竟挈婦姜氏歸、一若不似夫人者然、經故書以正其為夫人、而畧僑如之族、以志其惡也、蓋蒙上而省文者、畧之也、賤之故畧之、非無意之省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成公十有五年

直解、宋亂也、蕩山作亂、元欲討之、恐不勝、故奔晉、借援也、歸自晉、因晉力也、御纂文 按華元宋戴族、為宋右師、時桓族蕩澤為司馬弱公室、殺文公子肥、華元曰、君臣之訓、我所司、而不能正公室、是不能治官也、乃奔晉、時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共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蕩氏、而華元反、夫因守官申法而出奔、其奔也以國故也、故書宋華元、明為宋國所繫之人也、奔必于晉者、君子違、不適讐國、

晉則宋之同盟也、其所奔之國、又善矣、許之討而後反、是必守官申法而後歸、歸而苟不討、則必有與討之者矣、故書自晉焉、歸則不問而知爲宋矣、而必書于宋者、明宋仍得所倚賴之人云爾、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成公十有六年

直解、將伐鄭也、視伐秦爲有名矣、來乞師、自卑也、故孟獻子曰、有勝矣、伯國之患在驕、不在卑、晉師爲伐鄭而出、不書伐鄭者、鄭聞晉師而告楚、楚子遂來、故止言戰也、上書乞師、無他國會戰者、不暇俟諸侯之至也、敗績、繫楚子者、君傷、則君重于師也、晉靈成景三世積衰、其諸卿內慢其君、外怯於敵、自邲之敗、大勢去矣、今楚又分鄭侵宋、宋不支、諸侯將從風而靡、厲公能于積衰之後、不假外助、一戰勝楚、幾與城濮等矣、第經書楚敗績、以紀其功、後卽事

以著驕侈致禍之速、勸戒昭矣、御纂文 按非天子命、司馬法、侯伯無徵師于諸侯禮、故稱人而書乞、以厭之、殺大國之威也、乞而止師、明不必君親往者也、書此見不及師期之取怨、并公待壤隤之非罪已在言外矣、鄢陵、鄭地、屬潁川郡、甲午、六月二十九日也、是月小盡、故稱晦、書晦、明乎戰之所忌也、書及、非志晉欲以晦日與楚戰、正見晉未欲戰、楚至此始不得不戰耳、蓋士燮方不欲戰、思釋楚以爲外懼、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猶欲固以待其退而擊矣、而實以陳不違晦之六間不可失、乃始及于戰焉耳、故上書晦而下書及、以明之也、楚鄭皆師、而書止其君者、君行師從、君爲重、不言師、而師在矣、書於鄢陵、明爭鄭也、敗績而一書楚子、一書鄭師者、楚子則矢中其目、而師未喪、鄭則君幾再獲而免、師則盡喪故也、晉因楚公子茷、楚亦殺呂錡、不書、輕也、三國皆書君、明非衆所同欲之公戰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成公十有六年

直解、要盟也、程端曰、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魯君在焉而大夫自爲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御纂文 按乙丑、十二月初四日也、晉及魯平、故盟專盟郤、郤犨時郤犨主東諸侯故也、月且日之而書及、留難之辭、蓋至此始得及之也云爾、夫晉以東諸侯屬郤犨、則盟者不得不及犨、盟及犨、安得以公與、而自以行父及之也、政在大夫、晉先爲之厲階矣、

公如晉、成公十有八年

直解、朝嗣君也、御纂文 按時晉悼新立故也、新君立、而同列往朝、固所謂世朝之禮、然先君之喪未踰時、豈得以嘉服受同列之朝、悼公、襄公曾孫、雖非厲公子、厲公臣也、而公往焉、雖似勤晉、實不

以禮待人也、然當時不自見爲非禮也、而以爲睦矣、故書以著之、又晉悼立于二月乙酉、乙酉、二月朔、而此書于正月者、非正月也、蓋不繫乎月日者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成公十有八年

直解、晉侯悼公也、雖非厲之子、然嗣位未踰年、而稱爵、非禮也、於以見當國者、不以厲爲君、而弒之者、果當國者也、悼未能討賊、故賊名不得也、來聘者、勸諸侯也、蓋以求伯也、本之不正、而急功利、伯者固如此、御纂文 按悼新卽位、特使來聘、且拜公朝也、夫既受公朝、自不得不有拜朝者、君喪而行賓禮、其失早在于受朝、晉自以非厲公子、少仕于周、又未嘗爲厲公臣、不知既嗣其位、則當喪其喪矣、安得竟通賓禮乎、考悼之命百官、卿則士魴、士渥濁爲大傅、而匄不與、則知匄猶大夫而非卿也、聘魯使大夫、當也、故左氏

以爲禮云然使雖當時則不當也

秋杞伯來朝 成公十有八年

左氏曰杞伯來朝勞公且問晉故然則是專爲晉而來朝考杞本公爵桓公六年曰州公猶公也莊公三十五年黜爲伯僖公二十七年用夷禮經書子至此復稱伯非經降稱乃前所降之本爵也困于夷而若中國之無伯故寄望于魯之所屬而思屬焉特備朝禮以探晉望伯之志迫矣非常朝也故書

八月邾子來朝 成公十有八年

直解杞邾相繼來朝以晉悼首加禮于魯故來修舊好欲因魯以通晉耳然邾子尚居喪喪未畢不覲王況諸侯乎御纂文按邾定公于去年十二月卒至此未小祥也故云左云即位而來見也夫苟以即位而來世朝非禮極矣蓋罪在短喪也喪未周而嘉服于

人之朝乎若以爲探晉之故也情可原也然猶無改乎非禮也既而杞騤朝晉而請婚邾仍不殊乎他小國之屬晉耳是杞之來朝有謀固故之心邾之來朝未免有忘親之罪已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成公十有八年

直解悼公之初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則徵師而已矣御纂文按爲伐鄭也其所使卿亦如十七年所使之班爵見其在悼公爲不失舊章也悼新即位國未大和宜不免乞師于列國雖同乞師非如厲公之國無他不足而亦乞師者比也然魯公甍方踰時非王事及本國之故而勞人以師旅之事亦不免有急功利而不恤喪之微議焉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成公十有八年

直解謀救宋也知義矣晉侯親出有勇矣不奪魯喪得禮矣諸侯師至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先爲此盟也陳傅良曰崔氏奔衛今書齊崔杼何齊納以爲大夫也逐高無咎殺國佐而杼當國伐莒伐魯皆杼帥師齊之禍靈公爲之也御纂文按虛打宋地左曰謀救宋也時宋已但請師而辭諸侯矣晉侯仍會以謀之勤宋者周也仲孫蔑會以君在殯子未即位故也無譏也且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晉侯許之恤喪也齊無故以大夫會齊之慢于所公惡而任權臣之漸也書同盟明乎以臣抗君有同惡也以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故楚鄭以復入而戍彭城故故著同欲之討焉宋辭諸侯辭伐非辭同盟也

春秋東要卷四終

春秋衷要卷五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illegible]全校刊

襄公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襄公元年

直解楚取宋彭城使魚石據之且戍之以三百乘矣猶繫之宋者蓋本先王授土以辨名也楚以蠻猾夏石以臣叛君晉帥與國圍之伯職修矣書之予之也然皆大夫而君不與則政下逮矣李廉曰宋華元會晉圍彭城猶衛石曼姑會齊圍戚然彭城書宋戚不書衛者曼姑爲子拒父元爲君討叛也其義審矣御纂文 按以上年宋公辭諸侯而請師故皆以卿大夫帥師至上年會乃晉魯宋

衛邾齊而此無齊者齊信晉未深而慢之殆晉以爲討而下始同伐鄭也不與會而至之曹莒滕薛聞義而赴者也魚石等叛君討者不容不至書圍非譏著盡力也彭城已屬楚所取而書宋左氏所謂追書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益不使魚石得挾楚以自外于宋正君臣之分于無可逃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襄公元年

直解晉既降彭城而執魚石矣以鄭從楚亂宋因仗義伐鄭諸侯之師皆至獨晉伐者任其勞也勞已逸人有恤諸侯之心焉故書以予之御纂文 按上圍彭城此更一師伐鄭是役也入其郛敗其徒于洧水之上鄭猶未服晉不窮兵但威之而已故但書伐而不書其入與敗明晉志原止聲罪致討非必欲敗之而入之者也時韓厥已爲國老重望所繫而與荀偃帥師以伐之大其討也而非取其力戰也晉楚轉機全繫在鄭故以夙將重威之而待其服不書荀偃非帥也統于厥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襄公元年

直解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于用諸侯而厚以禦楚且不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至也宋衞莒滕薛今不與次先歸也汪克寬曰齊桓伐楚師次于陘晉悼伐鄭師次于鄫皆不輕用兵重民命之意也御纂文 按左云東諸侯之師次于鄫林氏注云從晉未決亦見復伯之難謬也既從圍宋矣又何疑于晉乎以魯曹邾方圍彭城而調使侵楚又陳齊杞方至故使次鄫以待韓厥之回師而與會侵楚且截楚救鄭之道也而當時又得以息之伐鄭本不用諸侯諸侯何疑于伐鄭而觀望乎書次見晉用諸侯之有節不以小國勞衆也鄫

鄭地杜注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次于是亦足爲彭城之應兵聲勢且直趨楚東爲便耳杞先亦不會虛朾並不與圍彭城者亦聞曹莒滕薛之至而自至者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襄公二年

直解謀鄭也于是仲孫蔑倡城虎牢以偪鄭之計善謀也不果城齊未至也以崔杼意不服晉而滕薛小邾因亦不至也御纂文 按謀鄭之故以鄭時方當喪前月鄭伯睔卒伐之非禮而齊之貳又不討不得欲去鄭伐齊而鄭又不服故仲孫蔑有逼鄭之策焉此之會戚正謀此也書此志晉之不伐喪而謀諸侯之周也書會明止侵也悉書列國見齊及滕薛小邾之不至而爲會之故有在也合之冬復會戚之書及後此之不書伐鄭而見此會之善也

叔孫豹如宋襄公二年

直解通嗣君也御纂文按左謂以襄公之新立故然則常事也何書特新君即位至此朝者聘者皆至宋獨未修禮于魯而魯爲先施非以屢從事于宋而宋時被兵未暇致聘于魯故乎豹嗣叔孫氏約自奔成公喪而名歸自齊者也至此始受事書此亦志不先通嗣君于天王而先施于見德示功之國以市邦交之厚也聘以卿義見前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襄公二年

直解申前謀也齊滕薛小邾亦皆至也兩會戚而始城則遂爲從事而非生事也虎牢鄭城不繫鄭者鄭當南北之衝而虎牢爲其要害非得鄭無以禦楚非城虎牢無以制鄭既城踰年鄭來盟于

雞澤而陳亦改圖北嚮則是役也不殘民而制勝其功爲鉅趙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繫之圍彭城繫宋是也爲宋治叛臣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繫之城虎牢不繫鄭是也虎牢城而天下均安也御纂文按是謀出仲孫蔑荀罃善之請于晉侯復爲此會以成之齊崔子聞荀罃將有事于齊之言乃帥滕薛小邾之大夫而來聽事焉是事屬于天下之公事故但責辭而服之耳虎牢舊注鄭地考乃王畿之東東虢故地東遷後乃屬鄭者東連制邑即今汜水縣北界大河溫原南包大周山西即鞏縣東界鄭之滎陽是西北南皆周畿故地所謂虎牢者恐山爲險合其東之平地爲制邑制則鄭滅虢而據之矣而虎牢猶內連鞏洛屬王畿之東塞者也制爲巖邑即恃此險之包固也然名山大川本不在所封之內故合列國之力而據之時則因山爲城下臨全鄭則彊埸之險可彼可此不書鄭明非鄭之故封也虎牢爲諸侯所公據而制邑反爲弱地矣可不費兵而鄭不敢不服即楚亦無能爲力也而所衞又天子之畿所關又夷夏之故故列爵以晉之曹邾以下本以微者會非畧也遂即就辭也會成而遂城志其協同不怠也

公如晉襄公三年

直解喪畢而朝也童子侯不朝王況同列乎御纂文按禮喪畢而朝者先覲天子而受命既受命歸然後行世朝之禮是不朝天子而遽世朝者非也此則君方六齡未成人也不敢與成人爲禮雖天子亦不朝使天子守臣請命于京師天子使大夫賜命焉逮冠而出行朝禮也今也以六齡之童子飲食起居尚需阿保而挈之于車塵馬足間以求媚于伯主豈當事大臣之所宜出哉故書之

以志攝政大臣之無狀亦見國小君幼惟大國之是賴者不敢安于常禮也云爾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襄公三年

直解晉悼修禮於諸侯出其國都而與公盟諸侯所以睦也御纂文按公幼而必朝於晉者將有望于晉故也名曰朝實志在盟也可知晉知魯意且不安于魯侯之幼而長途跋涉也故迎于長樗而與盟焉蓋不敢于國都受其朝而出舍以會禮見也左曰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云云夫盟何稽首之有知公之即行朝禮于是矣然則是行也未及于晉之都也長樗當晉之邊邑近魯者左序公朝于楚伐吳後知春末矣至長樗夏初也晉侯迎于此而與盟見晉之恤魯君幼也書長樗著未至于國也書及疑未及而已及之辭書盟明公以朝往而晉

則以盟接之著晉之能體字夫幼君也壬戌、四月二十六日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襄公三年

直解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名自來何哉政敎修明、六卿和睦、內治矣園彭城義昭矣城虎牢、謀得矣謀得則勢定義昭則人服內治則外從也然始合諸侯而盟王臣、與齊桓異矣故先會後盟、止書日以別之、而不再言雞澤其事不足乎揚也 御纂文 按上年鄭服矣而未列鄭于會盟故爲此會以盟之葢悼公之服鄭非止欲服于己而已、欲其同服于諸夏、而協力以攘楚、故徵會于諸侯而公其服于眾也、其會王臣也前此兩伐鄭、而單伯皆與至此鄭服首不敢專其服鄭之功而歸于王臣、與列國、此其假之之善者也然同盟王臣則相習而忘分矣故經爲殊其盟之地、而書以日、

使若諸侯但會王臣、而不敢同王臣于盟至此日而王臣自同于盟者然時葢靈王新立使王官伯出與會盟、以安王室、況虎牢又王之近畿地、王室藉是以固、在天王固亦有同欲也然諸侯不朝王、而竟與王臣盟皆非禮也齊無他故而獨以世子會、著齊侯無勤中夏之志也己未、六月二十四日、盟日而會不日、九國之至、先後不齊、不可日也雞澤衛地杜注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在列國道里相均之地明其會盟之公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襄公三年

直解陳自辰陵卽楚二十有八年矣今鄭服而陳亦來疾楚政而慕晉義也 御纂文 按左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告于諸侯云云曰陳請服也惟其情事、陳聞雞澤會而始使袁僑來袁僑至會以服請、而會盟之禮已畢、晉侯使告諸侯、卽在會時告也曰陳侯使、知陳侯之出自由衷非大夫之專命、與強之而至者比、曰如會、乘在會而請、欲眾與也庶宣其來服之志且明不名而由其自至者也在彼雖曰疾楚政而自如會以求成、卽信晉之不侵欲故也善陳侯之去蠻卽夏、卽美晉之招攜懷遠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公三年

直解鄭君先至諸侯既盟之矣、陳臣後來使大夫與盟焉、慰初附之心、別君臣之分、晉侯其適于情而明于禮哉、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見受命于君、書及陳袁僑盟、見以是結陳也兩書及所以具事實也穀梁譏之曰、諸侯盟大夫又私相盟大夫張也不知此與十六年溴梁之盟異、彼則諸侯會大夫盟大夫自爲盟也私盟也此則諸臣之盟袁僑者、卽諸君之盟鄭伯者也豈私盟哉第積

習生常、諸侯在而大夫可眾爲盟則溴梁或因此啟之矣、故君子愼始、 御纂文 按戊寅、七月十四日、此不月而日、由己未之盟所致、故附于六月之會、而終其事、若書七月下、恐似另爲盟者故也曰諸侯之大夫、而不詳其人畧之也、既歷序列國之君于前矣而畧其大夫以附之尊君卑臣之辭也袁僑大夫也而以大夫盟之匹敵之宜不使大夫會諸侯、辨上下也兩書及上及諸侯之大夫待至之辭此及陳袁僑俯就之辭、是待小國之惠而有禮也

夏叔孫豹如晉 襄公四年

直解報荀罃之聘也、 御纂文 按元年聘而四年答者、一則二年有齊姜之喪、至此喪甫畢而行賓禮也且其間一朝一會、兩君連年相見故至此始答聘焉、使叔孫豹、則卿也、大國以下卿聘、則以次卿報亦惟稱也然不聞朝且聘于天王、而止報聘于大國、亦輕王

室而重伯主矣故書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襄公五年）

直解鄭久淪于楚矣以陳蹔鄭而服晉故楚不暇爭鄭鄭得少寬而修禮於諸侯蓋晉伯復興諸侯輯睦也 御纂文 按發子國穆公子子產父也左曰通嗣君也注以僖公初立故志盟雞澤後之始通好也考鄭始以為王卿士且恃強而不通聘繼而展轉于晉楚間終且服楚故亦不通聘于諸夏直至此而始得修禮乎諸夏也使卿于與國遍乎禮也然時通行于列國不能為鄭責矣此志鄭之自和好于同盟無他志矣亦見鄭之得安于無事而修禮也云爾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襄公五年）

直解鄫介魯與邾莒不勝三國之誅求故請專屬于魯以為附庸

鄫本子爵棄王爵而屬魯魯無王命而私請于晉晉遂專而許之皆罪也諸侯之世子不宜後于大夫今鄫世子直次內臣之下而不書及自比于魯臣也然非禮矣 御纂文 按公在晉時先請屬鄫故于此使豹覿鄫于晉以成之也左曰比之魯大夫夫鄫雖小子爵也其世子下其君一等耳安得比諸大夫且各長其國安得比諸魯之大夫也但王制惟附庸不得自通因大國以帥見于天子今鄫無賦于晉而魯使叔孫豹覿之是魯抑鄫于附庸而比晉于天子矣故書之以著其非且志其屬鄫已成明異日莒滅鄫而魯不問之罪也書鄫書世子已見不當以豹覿之于晉者矣先豹以明豹主是行也不書覿不與豹之覿之也鄫姒姓說文云在東海左注在琅琊鄫縣與元年次于鄫之鄭地不同彼是陳留襄邑縣東南之鄫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襄公五年）

直解晉通吳吳再不至今使人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于戚以魯衛近吳且親也故使蔑與林父先通好且告會期焉善道吳地往會之也晉倚吳以撓楚然求之過卑非禮也無遠慮矣蔑與林父不言及俱受命于晉也 御纂文 按善道公穀作善稻吳地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云云夫先會吳者因雞澤之會不至故探其情之果確否也先之以魯衛較晉于吳為近便故也以大夫往非朝非聘而不至其國不能不以會禮行又終不測吳果以何人會故但書吳而不書吳之何人也以前此質幣未通言語未達故志其略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襄公五年）

直解會吳且謀陳也前殊會往會也此列會吳來也前稱吳其君也此書人其大夫也奔走天下以會吳非計矣陳侯至而言楚患故命戍陳也吳人在世子下禮也鄫列于會者魯人不利屬鄫使鄫人聽命于會也諸侯會戚屢矣林父不憚供億以悅晉內專政而外結援也 御纂文 按吳請會請與諸夏之會耳非特與諸夏會也故不殊會而以與會之先後序焉吳稱人者時初以蠻夷入中國其君與臣之禮節皆有所不詳備焉抑若不測其為君若臣者然故渾言人以志其荒略云鄫既無賦于晉必不徵其會可知叔孫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則魯不復以鄫為私屬而乞還于晉矣明知與莒之有故而恐不能為鄫庇故也以小國且大夫故未序焉于戚吳晉道均也是會也盟而不書不欲中夏盟主與蠻夷盟也晉之強吳以制楚以夷攻夷未大失也而與之盟

則是先雜夷夏于一矣勢不駕中國而上之不已故自此終哀之世不書吳晉之盟以致愼𥅶斷髮文身之俗更不堪于楚故也

冬戍陳襄公五年

直解戍以防楚患義也孰戍之魯也諸侯皆受命于戚何以獨書魯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程子曰非王命而勤民遠戍罪也然助陳而拒楚與之可也御纂文按時楚子囊代公子申爲令尹將疾討陳故晉先使諸侯戍陳而會城棣以謀救之然則諸侯皆戍矣而獨書魯杜注諸侯在戚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其實即據魯以見諸侯也書此見諸侯之實勤陳而罪下陳侯之逃歸也不書城棣之會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襄公五年

直解戍者戍于無事之時救者救于被兵之日既戍之又救之其謀周矣冬伐之冬救之其救勇矣諸侯皆至睦也楚不戰避之也然則晉力足以濟矣乃士匄不能將順君美倡言有陳非吾事以致人心不一卒至失陳不亦謬乎御纂文按楚書伐著聲勢之張也書公子貞明將尊也稱帥明動衆也夫合七國以救之給矣先有戍之以待救戍之外又有救以應之而時又不後明盟主之保小國者周且至矣故書救以許之皆所以相形七年陳侯逃歸之罪案也而總以士匄一言啟之然此之救則力矣

滕子來朝襄公六年

自文十二年滕昭公來朝後至此成公復來朝則以戚之盟故也盟者必使各復舊職矣滕自隱公來素朝魯故修朝禮如舊云夫魯亦朝晉晉能恤諸侯之難而補其闕經猶以不朝天子而以爲非道也滕朝魯魯固兗之牧伯而師諸侯然亦何能庇滕而受其朝乎滕亦不以牧伯故而以戚盟故則朝雖魯而所以朝仍晉故也故與世朝及五載之常朝異夫是以書

冬叔孫豹如邾襄公六年

直解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釋怨以修舊好也御纂文按狐駘之戰爲救鄫也今鄫滅而不能討及致聘于所同伐鄫之邾其不討莒也明矣其無意于鄫之存亡也又審矣書此以志魯之不恤鄫而失信盟也豹即覿巫于晉者也而如邾者即豹乎故志以罪之而愧之云

春郯子來朝襄公七年

考郯少皡後今郯城在沂州南左云始朝公也自成公七年吳伐郯次年晉討其從吳魯爲郯賂師是魯固厚郯矣是向之會伐郯

也是從于晉之強令也今晉勤中國吳又通好魯必撫郯故今始來朝志小國之得少安而修禮于牧伯也自隱公以來至此始至故特志之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襄公七年

直解卜不過三然卜郊止于三月四月而三卜則過時而不敬矣御纂文按左孟獻子曰吾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宜其不從也據獻子云云是郊當在驚蟄前後春分前卜則先卜郊郊從乃卜日是年驚蟄在卯月之初九日壬子子正初刻于周爲四月卜郊原當以是月初八之辛亥十八辛酉二十八辛未卜而卜期則當前十日在建寅之二十八矣不當于四月也今日耕而後卜郊耕春分節是歲春分在四月二十四日丁卯寅初一刻則所謂卜郊者又在二十四後矣宜

其三卜不從也牛卜日曰牲今書牲明已卜日後卜郊更非禮矣乃者難辭不得已而始出于此之辭免牲之禮元衣纁裳放諸南郊以會卜享于天帝不敢他用也

小邾子來朝 襄公七年

考小邾本郳國也魯附庸莊公五年郳黎來朝時以附庸禮朝也後從齊桓有功僖公七年進爵小邾子自此以列國自處同會同盟而朝不至矣至此見滕郯諸國皆來朝故不自安而始來也其朝也自不復以附庸禮而以諸子朝侯伯之禮朝矣以諸子朝侯伯之禮來朝則自此始滕舊來朝郯新來朝惟小邾則舊朝之國而易新來朝之禮故志之同而所以志者不同也

秋季孫宿如衛

直解宿甫用事如晉如衛殆無虛日皆假公以締私爾 御纂文按左氏云報元年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考子叔即公孫剽雖報聘常事緩至七年非禮制也縱多事亦去三年大聘之期再矣況報聘又自彼之先施者乎總之君弱臣專由其意爲遲速而不于其常制耳衛孫甯方有力于晉故宿用事而往年于晉今復于衛名曰報聘意實不在公聘也結孫甯耳故下即書林父聘盟事

春王正月公如晉 襄公八年

直解公嗣位八年三如晉矣 御纂文按左云朝也且聽朝聘之數焉二年四年如晉矣至此又如以先王五載一朝于天子之制論之亦數矣無論于盟主也然此固以聽朝聘之數非常朝也聽朝聘之數使命卿往受命焉可矣何必親往朝乎其如也亦太卑矣雖朝而無與于朝制也故志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襄公八年

直解會以命諸侯朝聘之數晉侯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意非不善然以是優諸侯而政反出于大夫毋乃以姑息爲愛而不由德乎且是時君弱臣強伯主又降尊與會愈莫挽矣張洽曰大夫會諸侯必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是也至以鄭伯與會更非矣鄭賊不討賊臣反使嗣君背喪來晉以獻捷爲名何禮也哉因其適至使列于會幾以蔡捷可揜失陳之恥也直書而罪著矣 御纂文按時公在晉晉侯不肯勞諸侯故辭公先歸而止集列國大夫以聽命故止以季孫會也時鄭伯以蔡捷至留與會而不辭意在張其披楚黨之功也鄭賊不討子駟橫矣蔡捷一張子發侈矣鄭伯留以會大夫鄭伯替矣時在列者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及邾大夫也而皆人之者列國不敢以己國之卿上會盟主降如大夫之受事于牧伯之禮爾也蓋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其次卿則當大國之上大夫耳時齊之上卿國弱魯仲孫蔑宋華閱衛孫林夫而在會在皆次卿以強弱爲大小則皆比于晉之大夫以大夫而見牧伯則人之而已經乃如其人大夫者人之以嚴君臣之辨也蓋經所書大夫皆卿也自卿以下皆人之邢邱衛地即河內下皋縣乃邢故墟會于此者蓋取其列國之道里均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襄公八年

直解拜公之辱且告用師于鄭也晉屢聘魯猶知修禮諸侯宜乎大小輯睦伯事復興也 御纂文按晉自元年來聘至此八年矣朝會屢而不見大國之來聘者前此未定朝聘之數故也邢邱之會新更其數是以此時之聘將爲定制而愼始于此矣故志之小國朝則大國聘以答之即拜其辱非一事也非告用師而借聘以行

者比然魯亦兗之侯伯也而為諸侯師屢朝晉而晉止答以聘已為有禮者強弱異耳先王之制不可追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襄公九年

直解去冬楚伐鄭而不能救今已踰歲又不敢伐楚而徒伐鄭其何以責鄭幸不強要鄭而用荀罃三分四軍之計以弊楚且歸謀所以省民是猶知本者故卒成三駕之功盟于戲鄭受盟也書同要之也李廉曰時諸侯皆不欲戰則內外之志咸疑貳矣盟書同雖曰同外楚而實著其反覆也幸悼公方明卒有成績則此盟乃盛衰之機括哉 御纂文 按時鄭已服晉矣自楚公子貞伐鄭公孫舍之欲完守老楚伎信待晉乃公子騑首欲從楚而卒及楚盟于是晉合諸侯伐之也晉令列國修器械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

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本欲遂圍以待楚救而與之戰荀罃曰許之成而還師以倣楚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乃許鄭成而同盟于戲戲鄭地是盟也鄭伯與六卿大夫門子皆在而經不書者鄭不用晉所盟之載書也鄭人曰鄭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是明不同晉盟矣晉亦知其不服原待修德息師而來者也故書同盟以志諸侯之同欲鄭服以屏楚而鄭獨不書正著其盟而不同也己亥乃十一月十一日而經書十二月必古初傳經者之訛是年十一月己巳朔無己亥也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襄公十年

直解晉與楚爭鄭雖得鄭而屢失之以不能絕楚之侵伐也因欲用吳以犄楚然吳強而遠故晉合諸侯遠會吳以結之柤楚地益示楚以己得吳也與齊桓結江黃之意同不用其兵而藉其勢也但以伯主而降尊遠會雖曰以權濟事而功烈益卑矣 御纂文 按是會也吳在柤而晉合列國往會也前會戚矣而書人若不辨其為吳之何等人者然今再會則知其為吳君矣而斷髮文身既無中國衣冠之別而言語未諭辭命未協乃不辨其爵居何等也故但書吳以明其有吳者而已曰會吳是此以會禮往耳彼未必能同此會禮之辭也曰于柤明通吳之故為制楚而張其聲勢以懼楚也會于楚地而楚無如之何楚之畏吳避吳可知也然而以蠻易蠻之意在言外已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襄公十年

直解鄭從楚伐宋故晉帥諸侯伐鄭左謂晉悼三駕此其一也柤之會光列小邾子之下正也今會伐鄭光先至晉悼遂進其班於滕薛小邾之上明年伐鄭光又先至更進于莒邾之上蓋以齊國大而柔禮以懷齊也光竟偃然受之伉亦甚矣故據事直書以著其失 御纂文 按是役也討背盟而伐宋且及魯衛也故數小國皆魯衛之屬齊雖侯世子未成君故舊班在小邾下今先至而進之蓋兵車之會何功尊勞故以至之先後為序而不以爵勸勤也此其所以為伯會與若以爵宋公也而在晉下薛伯也而在滕下矣時必滕薛杞與小邾後齊至故即序于齊下耳書伐許其聲罪致討也

戍鄭虎牢 襄公十年

直解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適鄭有內難若乘亂攻之入鄭必矣晉

不志于克鄭而志于服鄭、故于向所城之虎牢、以諸侯之師戍之夫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以鄭、言將歸焉得其旨矣蓋求鄭服而已不貪其地也陳宗之曰、旣駐師扼險以偪鄭、兼欲斷楚之路、爲鄭屛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懷鄭也夫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戍則宿兵峙糧、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御纂文 按虎牢之戍、又城梧及制、爲犄角焉不書者、統于虎牢之戍也前城虎牢不書鄭、諸侯城之諸侯據之非鄭有也自戚之會當王臣單子在、公并其城與之矣其爲鄭有不可沒也今雖戍之、非遂奪其地也服則還之不服亦但逼之而不分其地故書鄭、以大明諸侯之本志所以別異于貪兵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襄公十年

直解、凡救多善辭、而亦有異、伯主之救安攘之義也諸侯相救恤鄰之道也今鄭黨楚而楚救之是爭諸侯耳豈善之哉紀其實焉耳、夫晉伐鄭以疲楚楚亦伐宋以撓晉、晉不敢當楚、楚亦不敢當晉、故屢出師而不相遇、今晉伐鄭而楚救鄭、則當晉矣、荀罃猶欲避楚、是止欲勞諸侯而自完耳、且以十二國而避楚之偏師、亦懦矣於是鄭復從楚、御纂文 按楚之救鄭屢矣、皆不書此旣志其將尊師衆而以救書、林氏堯叟以爲晉悼復伯楚欲救之而不能、非是時晉仍未能服鄭、安見楚不能救、胡氏安國謂書救罪諸侯之逼鄭也夫逼鄭者、逼其去蠻而卽夏非逼取其國也、免于戰鬭而可以久待、亦其善策之次矣、戍虎牢而書鄭、已許諸侯之不貪何至與楚之救而爲諸侯罪案也蓋書救者、愧楚之不成救也、戍虎牢而鄭及晉平矣、待其平于晉而云來救乎、于將則尊、于師則衆、乃僅能于兵患旣紓、敵怒旣平之後因其用事者之心于己也而胥與竊盟、以此而書之曰救、顧名思義、明揭所借之名義以愧之也是役晉仍侵鄭之北鄙、而還幾曾見楚之能救乎、而經之意可見已

春王正月作三軍 襄公十有一年

直解、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有三軍舊矣、魯頌僖公曰、公車千乘猶不失其舊也、今書作三軍至昭五年、書舍中軍、似魯止二軍、今增中軍、後舍中軍仍爲二軍、何也、孔穎達曰、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魯自減爲二軍、理或然也、然則宜書復、何以爲作、蓋軍本屬公、有事諸卿更將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邱、卒還于邑、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假立三軍因以改制、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且茲之三軍亦非舊制也故特書作以明亂王制、弱公室之罪、御纂文 按魯本三軍之國、然三軍者、合百里之內、自公邑及卿大夫之私采而通計之以成其數者也無私甲也今魯地數陪于昔、藉其車馬、宜乎三軍不止矣、三家者乃各以采邑自私爲家之乘、而不供公用、或卽藉是以避大國之貢事、如孔說也今惟是存之在公者、儘其所有、而更作爲三軍、則軍賦少重于昔矣是昔之三郊三遂合公邑私采而三軍、今去私邑、止以公邑、亦分爲三軍也、故左云三子各毀其乘、各毀之乘卽向日不給公家之私乘也、今并毀之、則私邑并無乘賦矣所有兵役、止用公家之賦、又託于三軍軍將皆命卿之制、而三家分統之、則公家之賦、盡入三家之手、而又故設利弊使公家之人盡歸私室、時孟叔皆賢然無如季孫宿何也、姑盡其在己者而已書作、不書作之之人、譏公室聽諸當國者之專制也、不日、明乎其紛更之不一日也、杜注云云、未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襄公十有一年

直解、此三駕之二也、是時兵戍虎牢、會伐爲易、故諸侯應時而至、御纂文 按是役也、齊世子光又先莒邾諸國至、故仍序于莒邾上、莒邾以下皆小國之至否不常者、曹雖亦小國、而序于宋衛下、固桓文之舊次也、故列世子于舊會末、而餘之自悼公時會者、次于後葢勞勤也、時自四月、齊宋門東門、晉至西門、侵舊許、衛侵其北鄙、六月諸侯始皆至、師于向、圍鄭、自四月十九己亥至七月、鄭始行成、而楚救猶未至、以著其雖驟伐、而終未知楚之果不能敵否、也、其行成也、猶不可爲固矣、實圍也、而書伐、明晉之非欲困鄭也、討反覆之罪焉耳、許之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襄公十有一年

直解、鄭復受盟也、前盟已渝、後盟何哉、御纂文 按己未、七月十一日也、亳城、注鄭地、考亳城是宋邑名、鄭未有也、諸侯伐鄭、以侵宋故、則諸侯之至宋爲地主可知、大國既許其成、必退師以禮之、可知宋亳城北、鄭之南也、師衆矣、亳城之內不能容、故于城北、書同盟、志同欲也、有此同欲、而又背之、後此之伐、所以同致死于鄭乎、日以志之、實著此盟之當信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襄公十有一年

直解、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也、一歲再出、楚疲而無力以應也、伐而會、得鄭之辭、自是鄭從晉二十餘年、中國賴以少安、三駕雖勞、其功曷可少哉、雖然悼止爭鄭耳、與桓之服楚、文之勝楚、有間矣、況彌歲興師、黷武已甚、楚雖疲、而諸侯亦道敝矣、幸吳議楚後、不暇爭鄭、不然諸侯道疲而無成、必貳、恐如士匄所慮矣、惡可與桓文比烈哉、御纂文 按是伐也、不待伐而楚自不敢與爭矣、而仍書伐者、志諸侯之志也、行成而不同盟、但輸其、所以致楚、使不敢爭鄭、乃所以固與晉之故、而非畔盟、諸侯亦信之、而無需于再盟也、故但趙武盟鄭伯、舍之盟晉侯、諸侯不復同盟、而竟請會也、蕭魚、鄭地、著此會之爲鄭志、經書會而不書盟、著亳北之盟已信而後此之伐宋、不過致楚絕楚之譎計耳、非叛盟也、書會、序服鄭之績、以兵車始、而衣裳終也、會蕭魚、實十二月初二戊寅事、而經繫于秋者、因伐鄭而終竟其事耳、不日者、謂前己未之日、已服晉、不待此日云爾、自是納斥堠、禁侵掠、使叔向告鄭服于諸侯、而鄭不畔晉者、二十四年、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襄公十有二年

直解、來聘且拜師、晉悼服鄭制楚、而修禮于諸侯、善持勝也、御纂文 按八年聘魯矣、至此五年、而又聘、悼更定之數也、且拜鄭師、然則又有爲而聘矣、但其拜鄭師也、不于去年、而待至此、因便也、是以待至聘時也、雖曰修禮于與國、亦志其自行己制于諸侯、而無復遵先王之制云、

公如晉 襄公十有二年

直解、朝且拜聘也、過恭矣、左以爲禮何哉、御纂文 按八年朝、而此又朝、遵盟主更定之制、而無復先王之禮矣、魯宗國也、號稱守禮亦改周禮、而從晉制乎、聘則答聘焉、已耳、而親朝以拜之、在當時明與以小事大之禮、準之王制、則晉魯同爵、世朝之外、其朝其聘、皆不于禮者也、況以宗盟論之、魯又宗國焉、有宗子而下朝支庶之禮乎、此經言外之旨也、

冬城防 襄公十有三年

直解、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復城之者、臧氏食采於防、蓋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以崇其私邑乎、魯有二防、一近宋、此其近齊者、隱九年、會齊侯于防是也、厥後齊高厚圍防、意此亦假備齊而城之歟、御纂文 按左曰書事時也、于是將早城、臧孫紇請俟畢農事、禮也、意其時惟莒屢伐東鄙、防北鄰齊、南亦臨莒邾、豈因莒伐東鄙、邾亦將畔而借此城之、季氏方作三軍、目前所畏者止一臧紇、故厚結之而為城其私邑、後臧紇以防求為後、足見防城之固矣、書此惡強臣之互循私也、不月日、知非一月日之事、而工之久也可知、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襄公十有五年

直解、郛、郭也、為齊所壞、故城之、然孟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相黨、假備齊為名、興大役以崇私邑也、其城既固、故卒為魯患而不可墮、御纂文 按上既曰圍郛、圍時豈容其城、意公救至、遇而齊圍已解、故得城之、然城一郛、而至二卿帥師也、固恐齊之撓之也、亦藉衛郛之名、而用大眾以厚築之、借禦齊之名、以強私邑、書季叔、則三軍也、而二軍皆動矣、所事止于城郛、以全力事于一郛、見強臣之自擁者甚也、郛之城也何勞至此、至不及待農事之畢、而于夏、則固以齊師為名、不必責者矣、

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襄公十有六年

直解、晉悼將為魯討莒邾、未果而卒、平以繼父志為名、因會以圖伯也、衛侯者、誰、剽也、列奸于會、失于悼、而成于平也、然經何以書衛侯、蓋篡者皆不沒其實、即所以實其篡、而正其誅也、齊不與者、高厚逃也、於是諸侯在而大夫盟、是無君也、夫平公初政、大夫何

遽敢無君乎、公使之也、蓋是時政多逮于大夫、以為盟君、不若盟臣之愈也、是以使大夫盟也、且六卿專晉之勢已兆、意必晉臣以是誤平、而平遂聽之耳、前此大夫猶陰竊君權、此盟之後直擅之矣、平自禍其國、並禍諸侯之國、而諸侯亦皆聽之、均難辭咎也、御纂文 按左春、葬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魯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宴于溫、高厚之歌詩不類、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夫晉侯喪雖踰年、實未五月、正居廬之月也、改服而會、經不書子、而書爵、譏忘喪也、莒邾皆見執、而經仍列于會者、不與其執也、侵田通齊楚之使、固有罪矣、而不至于執、齊與楚通、且不會而使大夫至、罪重莒邾矣、乃列高厚于會、而不討其所以執莒邾者謬已、經不書齊者、不與大夫當諸侯、齊固同于不會也、不書逃、不列于會、不必書逃盟也、列國大夫不悉書者、有君在也、齊以大夫會、并不書齊人于末、削齊會、明齊罪之更重于莒邾也、殆賦詩不類而始盟之、又俾其逃、失討甚矣、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也、經書三月、是年三月壬午朔、無戊寅、以上年應閏不閏、故以二月為三月也、書大夫盟而不序、序于君矣、詳君畧臣、尊卑之義也、考使大夫盟者、本盟高厚也、高厚大夫而使大夫盟、禮相當也、但高厚逃矣、當與諸侯尋戚盟而同討齊也可、而仍使大夫盟焉、曰同討不庭、討不庭豈大夫所得專者乎、此則經之所惡也、故畧其辭以賤之、日之志任其政在大夫之原始也、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則溴梁在河內地、

冬叔孫豹如晉 襄公十有六年

直解、魯不能自強急而求晉、亦可鄙矣、御纂文 按九年聘晉、遵悼公所命之數、則十四年當聘、不書、或以多故不往、或以常事不書、而此年總非當聘也、其聘是專言齊故而往也、夫向之役、十四年事 不討齊之伐魯、而次年伐魯者一、此年又伐魯者再、晉豈不聞、而猶待卿之請討乎、齊之陵魯甚矣、魯不能報、而求討于大國、則其暴可知、晉不能庇魯、而必待魯之請討、則晉之不勤諸侯、又可知、故書豹之如晉、明非常聘、志齊橫、魯弱、而晉不恤諸侯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襄公十有八年

直解、齊暴甚矣、晉侯帥諸侯討之、齊禦諸平陰、畏而遁逃、遂進圍其國、書同圍、猶言共圍也、言其勢甚盛、而齊幾亡也、著齊之自取也、杜預以爲同心、非也、彼邾莒嘗病魯矣、滕薛小邾亦皆屬齊矣、

畏晉而不敢不來、豈同心之謂哉、齊圍魯邑、晉圍齊國、是效其所爲而又甚之也、聖人惡爲暴、又惡禁暴者之反爲暴也、莒子亦執于晉、今會者亦晉歸之也 御纂文 按會不同、而圍齊書同、公齊之罪于列國、若曰此非徒以伐魯故、而其棄好背盟、淩虐神主、應爲眾所同惡、以見不等于私怨耳、然未見爲同欲也、同之者晉耳、此但原同諸侯以圍之故、而非諸侯之能同乎晉也、然齊之背盟固堪同惡、而至于圍、則亦甚矣、蓋兵道莫厲于圍矣、書圍而凡入凡克凡侵凡門一切該之矣、此合十二國之師、聲罪致討、使服其罪、使不敢復橫焉足矣、至圍其國、雖其自取、亦過甚云、蓋其君自惡、其民何罪、圍則民不堪其困也、故惡之、凡惡圍者、皆以此、又其書十月、實九月也、是年當閏四月、歸餘于終、則以閏四月爲五月、故揆下一月、而以九月爲十月、左曰、丙寅晦、齊師夜遁、丁卯朔、入平陰、則正十月時、爲十一月也、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則又正十一月初八、時則以爲十二月矣、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襄公十有九年

直解、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恐諸侯之貳也 御纂文 按諸侯承上而不另序、不專爲盟也、特明正其伐魯之故已耳、意不繫于盟、故雖書盟以紀其事、而不更序以略之、不書盟主者、微辭也、何則、其討雖當、而是役也、實出于荀偃士匄之自任、而晉侯及諸侯反皆爲其所提挈而已、故不書盟主、抑若諸侯之自爲盟者然、明不出晉侯之意、而又不與大夫之專主爾、故曰微辭、祝柯、杜注今屬濟南郡、胡氏以爲今齊州禹城、蓋古祝國地也、

季孫宿如晉 襄公十有九年

直解、拜師、且拜田也 御纂文 按此蓋謝其討齊也、在當日借辭、則

使上卿往以尊晉、然其請師以討時、何不遂使上卿乎、而此乃以宿往也、蓋請時恐不遂其請、故使叔孫、今師已至、田已歸、季孫乃專其請討之功于己、志此明季孫之強、并叔孫而掩之、以求親密于大國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襄公十有九年

直解、善士匄也、晉前圍齊、今又侵之、非義也、士匄至穀、聞喪而還、得禮不伐喪之義、故善之、穀梁曰、臣不專大名、宜墠帷而歸命于介、如其說、不更善乎、曰猶在晉境可也、穀齊地、駐敵境、遣介請命、懈已軍心、敵苟乘間、是棄師也、況喪必不可伐、豈進退可疑、而猶待請乎、帥師以出、聞喪而還、是不挾眾以邀功、而要之以禮也、春秋書以示褒、垂訓遠矣、御纂文 按晉先使欒魴從衞孫林父伐晉矣、夫以小國帥卑將、反大其聲勢、曰伐、今上卿親帥師、而反出于

潛出掠境之舉，曰侵，所謂先聲後實也，欲齊專意林父之致討，而不防士匄之猝至，得以出不意而攻無備耳，是役也，與前孫林父之伐，求卒事于齊故也，魯地雖歸，而猶未服于晉，故有此舉，至穀已及齊境，侵之易矣，乃能聞喪而還，故詳書以善之，蓋軍禮不伐喪，而大夫以君命出疆，有可以安國家社稷者，則專之，苟未出境，尚有埋帷復命于介，以待君命而還之禮，若在境外，則不待請命而竟還師可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襄公二十年

直解，齊服也，齊之無道，晉帥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不伐喪，遂會澶淵，掐攜以禮，服遠以德，信哉，然不伐喪可嘉，此盟究不足貴也，光雖齊世子，乘父病篤，執牙以奪其位，是簒也，衛剽亦簒也，會

列二簒，晉盟替矣，齊桓所不爲也，御纂文 按左注，澶淵，衛地，在頓邱縣南，今名繁汙，又近戚田，左曰，齊成故也，日之，明乎是盟之宜足恃于後日已，然晉不討簒，但以服己故，而列簒于會，仍以私心假公會，而不足以威齊，而服齊，以至齊成之難如此，而異日之背盟者，即在齊也，故謹以志其月日，云庚申，六月初四日也

叔老如齊 襄公二十年

直解，魯與齊，至澶淵而始平，今修平，欲固齊好也 御纂文 按自宣十年，行父如齊，國佐來聘之後，未通聘，始會晉，善道而齊魯之交絕，至于今，故言始，然以澶淵之盟故，則借名也，何則，邾亦同澶淵之盟者也，而仲孫速帥師伐之矣，豈會以盟重乎，究之魯近齊而畏齊，本有結齊之意，而爲是先施，故也，書此以志魯有結齊之志，又以惡夫魯往而齊不來之罪也，叔老下卿，以諸侯三卿例之，仍大夫耳，故于所使無譏焉、

季孫宿如宋 襄公二十年

直解，據傳，報向戌之聘也，但戌聘于今五年矣，今始報之哉，蓋季氏與邾爲姻，邾與宋爲姻，此宿之私行，而托于聘也 御纂文 按報聘而緩至五年，偪鄰好矣，以有齊難故，齊平而始得報聘，有辭可借也，然齊以叔老往，則宋亦當以大夫報之，向戌爲宋卿，則次卿足矣，而何必以上卿往哉，而必自往，且是行也，共公子褚師段逆之，以受享，宋人重賄之，夫曰逆而享，是未行公聘，而先受私享，且得重賄，其托聘而以私行也，其情著矣、

曹伯來朝 襄公二十有一年

直解，喪畢而來見，以事王者事魯也 御纂文 按左，始見也，注，即位三年，始來見公，夫三年喪畢，而出朝大國，禮也，魯宗國也，曹同姓，且伯爵也，但不先朝天子，而遽以朝魯，魯守禮之國也，不以禮正之，使先朝天子，而竟受其朝，皆非禮也，書此以見無王者，雖當朝之時，而此亦非當朝之所云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襄公二十有三年

直解，救晉，義也，救而次，則赴義不勇矣，凡直書救者，成其救也，有名爲救，而削其救者，不成其救也，次而救，救而次，則失救急之義，而猶存其救也，僖元年，晉之于邢，先次後救，止而有俟，遥爲之援也，然狄終去而遷夷儀，猶賴其援也，此年魯之于齊，先救後次，畏而不前，姑助之勢也，然齊終還而獲晏氂，猶資其勢也，此功罪之權衡也 御纂文 按雍榆，晉地，今汲縣朝歌縣東有雍榆城，考齊之伐晉，自朝歌入孟門，登太行，軍熒庭，戍郫邵，封少水，夫郫邵、少水，皆去朝歌五百餘里，然則雍榆之次，明是畏其不勝，而遥爲觀望

耳齊之出師也自驅至大殿不啻傾國而至而魯以一卿帥師遷延于五百里之外庸有救乎而書救者申其救之本志也而書次者明其力不能及而終無如救何也夫列國而救盟主義也盟主而待救于列國則衰甚矣待救于列國而止一國之卿以師往則盟主之義不昭而威益不振列國益無可恃矣故書此非以志魯之有禮甚齊之横以形晉之衰所以志中國之憂爾已

春叔孫豹如晉 襄公二十有四年

直解豹救晉不力因假聘以覵晉意倘晉憾魯即可自己次于雍榆之故因再請侵齊以悅晉焉觀經書侵齊其情見矣 御纂文 按左氏云賀克欒氏也夫欒氏非國寇特范氏之私讐耳克焉而卿往賀無當極矣實以時范宣當國魯以救晉不力畏晉見責借此以謟范氏而因彌縫其罪耳然則意全不在乎聘也而書不畏于

國聘明強臣之借端私交蔽體于國君之禮際云

叔孫豹如京師 襄公二十有四年

直解據傳穀洛鬬毀王宮齊爲王城郟蓋齊既背晉故求媚于天子且以示義于諸侯魯與齊積怨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豹聘王且賀城蓋假寵而釋齊怨爾然自宣七年蔑如京師今始一見慢王甚矣 御纂文 按自宣七年至今不聘天王者四十八年矣至此畏齊之得寵于天王恐其挾天子之令以問罪也故思自結于天王而修聘焉其禮可嘉其心不可問其聘周也實畏齊也其修禮也實塞責也况以豹往而不以上卿行并此聘亦未合禮矣故志其有爲而爲以惡之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襄公二十有五年

直解去秋夷儀之會楚合陳蔡許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年復會夷儀慮楚復來先問罪于陳勝而入之然而非道矣鄭危國也以禮息民猶懼不靖而自開兵釁乎雖有辭可執勝而不有然書入陳猶責鄭也惟視無名陵小者差勝耳 御纂文 按左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壬子六月二十四日也夫鄭之伐陳亦報復之師也而因衆怨蓋陳倚蠻夷之勢而肆虐更甚于蠻夷其伐不爲不當也上卿帥師而竟入之酷矣然乘盟主之有事而君在會遂帥衆以入人之國是亦出不意而掩無備之舉爾故日之以志其迅速也非以盟主之不足倚且不足畏而出于此者乎書此于會夷儀之日明不請師于會又不畏晉之問師故而公然入之不忌也著晉之不能勤諸侯故小國敢于出此云不書公孫僑以帥于舍之也不書定陳之有禮而止書入明鄭志之在入陳非眞能有禮者也特有大國在而不得不然故

不容假以無實之名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襄公二十有七年

直解楚請交相見晉許之矣又欲爭長衷甲爲刼盟之狀而故使晉知之武懼而謀于叔向遂先楚夫交相見諸侯屈于楚盟先楚晉亦屈于楚楚主夏盟矣猾夏不足言也閱四年會虢仍先楚又閱三年楚且合十三國而獨會申執徐子伐吳滅賴甚至滅陳滅蔡其禍愈烈何弭兵之有至左以盟先楚經改先晉殊未然蓋會在夏盟在秋爭長在盟不在會也盟既先楚春秋豈能先晉而亂其實故止書大夫盟而不序則楚之陵晉之偷且見而存中國之意亦寓矣大夫繫之諸侯者是時大夫無諸侯矣存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左以逆命爲貶亦非也季氏欲輕貢賦之數使視邾滕則失位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專之可也况命出季氏乎

御纂文按辛巳七月初六日也列國之卿皆不序而貶以諸侯之大夫畧之也盟既先楚矣而經以晉先之是誣實而無以著天下之變實書先楚則又倒夷夏之分故渾之而意自見也豹不書族蒙上文而畧之比于微者然非貶豹也不屑以國卿之貴而從列于蠻夷主盟之下故畧豹以畧列國之大夫而總以略是盟爾已時之月之日之夷夏之易位基始于此一日故謹志之重書于宋惡其始終皆成于宋也

邾子來朝襄公二十有八年

直解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又納其叛國益弱矣至是來朝趙鵰飛曰邾子匿怨而來非得已也姑忍以存社稷耳左以爲時事誤矣御纂按宋之會交朝晉楚而已而時則齊人請邾矣邾不聞朝齊而朝魯乎況邾之不朝魯而怨魯也久矣而今反來朝者晉楚交盟邾所屬者齊耳去年齊已通聘于魯設魯侮邾齊肯以邾故而失魯好乎故亦效交見之法近屬齊者亦仍舊之朝魯庶得免于魯討乎葢亦齊魯之交相見著其承宋盟之下風也不書邾之朝齊總于宋盟矣

吳子使札來聘襄公二十有九年

直解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或以其釀禍而貶之夫褒貶各以其事讓國之褒安得于聘褒之釀禍之貶安得于聘貶之御纂文按其使聘也左曰通嗣君也吳雖前此通上國而未通聘問今餘祭立而聘以通嗣君者五國著其強而進于中夏之驟也札不稱公子非貶也著其實以成其志也札以讓國不肯自列于公子至棄其室而耕于野乃止是札雖公子不自列于公子之次矣其聘也以賢智使不以親貴使也以親使著其稱以貴使書其族而今皆非是故云紀實成志正表其使以賢智耳若讓國釀禍之褒貶全于聘乎無涉也

春秋夷要卷五終

春秋衷要卷六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校刊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 昭公元年

直解尋宋之盟也圍專楚權欲耀上國故尋宋之盟楚因晉有晉楚匹也之言而先晉則尋盟宜造爲先矣今讀舊書則仍先晉蓋圍意不在盟在篤晉而已自是圍遂篡位而專主夏盟中國胥被其害武之罪大矣春秋書會不書盟亦猶以存中國云爾 御纂文 按是盟也楚圍惟前已先晉也故若爲簡事之說而仍其舊次經不使楚之得主夏盟也故但詳序其會之次而畧于盟于宋則約之曰諸侯之大夫而此直俐之若曰此荒盟不足志也若其事則已約畧于宋之會云招稱公子常稱也虢即號叔舊墟而爲鄭得者書于虢明即娶于鄭而爲此會者耳著圍志以紀實也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公二年

直解前此晉聘魯者九未有以上卿將命者趙武以偷失諸侯今韓起嗣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 御纂文 按左且告爲政而來見然則非歲聘之常事也故書夫國卿爲政何與列國而使告以來見以其主東諸侯也天子之制分天下爲左右使公卿主之如周召分陝及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而晉乃僭之然前此不聞親聘也意欲致諸侯而見楚圍親聘鄭故亦效其親聘乎觀書大史氏見易象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云云然則前此實未知周禮今則見凡知之矣以晉之大而法周公之德以行周禮何至不能圖諸侯而讒慝宏多也乎書此亦志自此之後不堪晉求之始也

夏叔弓如晉 昭公二年

直解報聘也 御纂文 按其報聘也實報韓子也畏大國實畏大國之卿耳春來見而夏即報之似勤也然上卿來而下卿報魯意又似輕晉矣蓋叔弓于魯名曰卿位實在三桓下故也然則雖似勤晉而已不于其等矣此志非常聘也志易等也志其專爲韓子也

秋小邾子來朝 昭公三年

小邾之朝因公初立喪畢而來見合于世朝之禮已無端而欲卑之是絕鄰國之好而惡鄰國于公也夫小邾初雖附庸爲魯屬國自魯僖公以來正名子爵久與五等之列矣非復社稷之臣比也而卑之是慢同列而廢王命也故書爵明有不可卑之等書來朝明有不可卑之禮云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昭公四年

直解楚子欲合諸侯而問子產猶懼晉之爭而憂諸侯之不從也乃晉不敢爭諸侯靡然從之先書楚子傷中夏之無人也且楚子弒賊也諸侯推爲盟主天下之大變也由晉平不德諸侯離心勢既外潰六卿專擅權復內移列國强家爭附之以固其私咸怠于公義矣故使元惡肆行流毒天下耳徐書爵者楚主會而徐其與國不得不詳之也革楚號而正以王爵故亦革徐號而正以王爵也淮夷來會者來會故列會也 御纂文 按申楚縣即申侯故墟列楚之會其中夏之衰蔡陳鄭許以下皆楚以意之高下爲序不以爵亦不以至之先後見蠻夷之列序無等也所會者非小國即夷

秋、而齊晉之大、魯衞之次、曹邾之小、皆不與見、國雖多、而仍未有中夏之卓卓者在也、宋世子名、君臣之辭、未書淮夷、并不紀其國爵、而概以種類畀之、首以楚、殿以淮夷、而餘皆以爵書、不殊會、醜與會之諸侯、備五等之列、而與夷狄同會也、于申、明楚雖侈、諸侯之會、仍示汰于其國爾已、

九月取鄫 昭公四年

直解、鄫已滅于莒、魯乘莒亂、取之莒也、內滅國書取、鄫已滅矣、又罪其滅者、存鄫也、鄫、周之建國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御纂文 按左云、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蓋不用兵而得之辭也、夫鄫、即莒所滅鄫子之國也、因莒不撫而畔以即魯、似爲可受、而書取以譏其貪者、前此魯嘗請鄫矣、莒滅之而不能救、責有在也、今因莒不能撫以請屬、宜上告天子方伯、而復立其後、豈不甚善、而竟私以自益焉、非乘困而攘得之謂乎、故書取以譏之、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昭公五年

直解、舍、去也、去中軍而併于左右二軍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而仲叔之民、尚有屬公者、今舍中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而獨爲一軍、二家各一、而合爲一軍、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則無一民屬公、且季氏獨爲一軍、軍復擇焉、則季氏强矣、不但公若綴旒、即二家亦弱而制于季氏也、季氏又不欲尸其名、使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氏之黨盛矣、御纂文 按前此之作三軍也、非季本意、特借爲攬權之漸耳、意三軍既作、二子亦必如己之盡征、則賦不歸公室矣、異日者、徐并二家可也、不料孟叔之仍有以歸公也、時孟氏已弱、特無如叔孫爾已、故乘豹之卒、誣

爲豹之遺命而毀之、既貪公室所有、又取倍于二家、則二家雖欲仍有歸于公、而勢不能、且已又强于二家者倍、二家雖不服、當亦無如之何也、所以敢于爲此者、大國三軍、則職貢重、舍中軍、則得從次國之職貢、故得借減職貢之名、而肆行其私也、不日者、著其謀之非一日、不書季氏者、時季新得政、不問而知爲季氏也、

公如晉 昭公五年

直解、公如晉、爲晉所辭、今復如晉者、內逼于臣、故忍恥以自結于晉也、公動無失禮、爲晉侯所重、而晉臣譏之、其言公非知禮、固當、但所云于盟陵小、四分公室、皆季氏之罪、昭處積弱、遽責以政令在家、亦苛論也、其意不過欲晉侯遠公、有言不信耳、然則晉臣之黨惡而釀昭見逐、其罪莫逭矣、御纂文 按是即位而往見也、夫諸侯世朝、三年喪畢當往、今五年矣、明過期也、蓋三年春夏、有同姓之喪、滕成公卒、秋冬、有雩雹之災、四年春有雹災、夏辭申會、不便辭楚而朝晉、故權臣有所藉以制公之不得往、逮已之植黨于晉者既成、而始得任公之如晉也、遲之者、恐晉之重公、爲己不利也、

夏季孫宿如晉 昭公六年

直解、前公之在晉也、晉平欲止公、范鞅諫之而止、蓋鞅以宿納叛而執公、公必有辭、而諸侯亦不服、故託師討爲辭以歸公、而私于宿、使來拜莒田以解其罪、及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宿辭而自比于晉隸、諂晉以重自托、晉平不止不討、且重其好貨、蓋晉平爲臣所愚、而助季抑公、使無以自立、不知禍魯、且終以自禍矣、御纂文 按左云、拜莒田也、注、謝年受牟夷邑、不見討、夫受牟夷邑、本宿所爲、故親拜其不討、志强臣之植黨大國、敢于任惡也、夫曰拜其不討、則固有其可討之罪可知、當討不討而謝之、是謝其縱罪也、而

小國之臣公然敢必于大國而身往也其權力已可惡已

暨齊平 昭公七年

直解春秋内魯故魯與他國有事多言及然有事起他國不得以魯主之者多言會至于平非可以會言矣故變文言暨暨者意起于彼而此從之也齊魯久相仇齊景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聘及慶封來奔而魯受之齊人讓魯是仇未解也今魯既睦于晉且南連楚東婚吳齊實懼焉今之平蓋齊求于魯故曰暨御纂文按左謂燕暨齊平曰齊求之也癸巳次于虢燕人行成云云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其事詳矣胡傳據穀梁以為魯及齊平泥于下叔孫舍之如齊涖盟耳據左說前載御纂用胡傳說後因春古遵左傳左無傳方遵公穀不用胡傳故此據左不書國直承上年文也上年冬齊人伐北燕不得已而與同之曰暨時燕實行成而薦女經乃書暨者即左氏齊求之意也齊知與燕則可得其賂于是甘不納君而與燕平燕乃不得已而許之平焉燕何不得已明知齊力之有餘也夫有餘力而以賂故甘求平于敵國而且冀其得否焉不愧甚乎以國君親其訐而終之以此故特變文以愧之

叔孫舍如齊涖盟 昭公七年 舍左作婼

杜注公將遠適故叔孫如齊尋舊好按是公將如楚恐齊乘間而伺隙也故使舍如齊尋舊盟舊盟虢之盟也尋盟也而嫌于以臣盟君故曰涖盟蓋謂君自為盟而臣往涖其盟事云爾魯與齊近無嫌故而忽使涖盟者前未答慶封聘又以受慶封之奔而齊來讓此由伐燕之役畏其不信因重以要結之耳胡傳承上暨齊平言夫暨齊既據左說故此亦據杜預注不用胡傳

秋蒐于紅 昭公八年

直解周制四時之田蒐苗獮狩乃經止書蒐狩且狩止三蒐止五何也常事則不書也桓狩于郎譏遠也莊及齊人狩于禚譏親讎也蒐教振旅苗教茇舍獮教治兵狩教大閱因田習兵也桓書大閱莊書治兵則急而習兵不因田也素之忘備可知也郎之遠禚之親仇則志在從禽不在習兵也故交譏之也自莊而後田不書于經者六世蓋或為近禮之常或其失已見于前而可畧者也至昭而季氏專魯取魯之軍而二家私分之今之蒐則私家之耀武更與前之田而失禮者不同故書以志非常之變嚴不臣之誅也蒐者擇而取之順春生之令不多殺也三桓意不在獮故非春而蒐示衆以不貪于獵其實則數軍實而已以非公所為故不書公以示異御纂文按紅魯地杜注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左云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夫周之秋夏之夏也非蒐時蒐當在郊之外牧林坰之野紅則邊疆之東鄰莒西接衛南鄰宋者矣亦非蒐地不書大非公蒐且私禾之乘不與非合一國而蒐者也夫止所分之公室而革車千乘非眞弱也所弱惟公而已爾書此以志公室既分之後蒐田大典公然不以時地舉而一惟強臣之耀武焉著強臣之肆無忌憚也

秋仲孫貜如齊 昭公九年

左氏殷聘禮也注自叔老聘後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云云按常聘無間至二十年理蓋自叔老往慶封來後齊魯交疎自晉寵少姜齊請繼室而齊厚于晉魯恐齊以得晉故而為魯患故七年使婼往涖盟而此為涖盟後之始聘故與涖盟合間歲之期也書志齊魯之交復合後之始聘耳若常聘則又何書之與有貜即孟僖子

冬，築郎囿。昭公九年

直解：公處積衰，乃以囿為樂乎？其志荒矣。亦季孫以此蠱君也。凡奸臣竊國，必娛君于遊觀，使荒于政，以棄其民，而已乃逞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御纂文：按左曰書時，夫果時也，則常事何書？蓋周之冬，夏之建酉戌亥之三月也。惟亥月為土功時耳。書冬不志十二月，是該三月言，而非必定之方中也。况郎之地遠于郎之囿，又離宮之囿也，非要務也可知。然則是仍志曠時而勞民于不急之務爾。第公無民矣，誰與築哉？所謂季氏之蠱君也。昭公有童心，而季氏成之，厚公之怨于民爾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昭公十有一年

直解：邾前倚齊以病魯，魯因倚晉以弱邾，今邾益弱，大夫盟之，卑邾也。喪不貳事，季講蒐禮，仲從會盟，非禮甚矣。是月夫人歸氏薨，故也。御纂：按祲祥地闕，約近泉邱。邾自莊公立後十九年于茲，雖無朝聘，亦無侵伐。四年楚會申，邾畏魯而不敢往，知猶服魯也。至是親來請盟，公以母喪未葬，不當會盟，故使仲孫貜。殯宮在國，故于祲祥。雖因喪紀不更期，而使大夫盟諸侯，非禮也，故志之。而且君無戚容，臣納奔女，則更謬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昭公十有一年

直解：自宋虢會盟之後，晉日偷矣。楚遂主會而肆其暴，荀吳以不恤亡國為辭，故勉為此會，以謀救蔡。不書救，不能救也。虔頓兵于蔡，諸侯共起擊之，義也。且前以弭兵為名，楚背盟肆暴，其欲無厭，諸侯懼矣，則用眾之力以遏凶焰，亦晉復興之機也。乃合九國而不敢進，僅遣使如楚，又不能以義責楚，而為蔡請命焉，卑屈已甚，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而卒滅之。列序諸國大夫，見晉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為也，不待貶而惡見矣。御纂文：按厥慭，公羊作屈銀，地闕。此雖會而救蔡，然不成救也。而書猶序列國之卿者，列國之志在救，而力不及，故原之。原列國，正以愧盟主也。扈之盟不序，賂也；澶淵之盟，會而不序，無信也。今則列國實有崇祀保小之心，限于主盟者之苟且而不振，然列國之志不可沒，而復伯之機可惜也，則中夏之衰堪閔已。故書此，志主盟中夏者之不能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昭公十有二年

直解：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御纂文：按定，華椒孫。叔弓之辱，六年冬。拜辱有閱六年者乎？蓋前宋從楚者數年，魯雖亦如楚而睦于晉，宋則睦于楚者也，以各有所黨，故雖聘而不答也。今見楚滅蔡，用其太子，宋其懼矣，故來厥慭而會晉，因修好于從晉之國也。

曰通嗣君，此其禮之可借者也；曰拜叔弓之辱，則辭之不可假者也。此非常制之聘也。合厥慭之會，見宋之漸違于楚也。

春，叔弓帥師圍費。昭公十有三年

直解：費者，季孫采邑，曷為圍之？叛也。叛者為誰？季孫家臣南蒯也。曷不書叛？三桓竊國，一民尺土，皆非公有，蒯叛季氏耳。魯未能治季，則春秋固未暇治蒯也。卿為帥，用大眾，見費之固也。季氏始城費，豈意城之固而生叛哉？可為營私者之戒。御纂文：按不以叛書，杜注謂不告廟，非也。南蒯叛季氏，而欲以費為公臣，是不得以叛稱也。但起念不因公室，特以不見禮之故，故其事不足志焉耳。夫一家臣耳，至以卿帥師而不下，以至于圍，其強甚矣。其強也，有費之可憑而然也，是私邑之強致之也。不書蒯之叛，而書弓之圍，志私邑之敵國耳，意不繫家臣之叛否也。且一家臣之叛，至以卿帥

師圍之是用全力于其叛己者也是季氏亦知以下叛上之可惡
不知其效于己而全力以之書此正以愧其己之何以叛上也云
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 昭公十有三年

直解楚亂弑殺相尋晉昭一爲此會王臣下臨諸侯畢至使乘人
心疾楚請王命以討之復陳蔡以導之義聲旣昭衆皆用命必無
疑矣不此之爲而徒會雖會亦奚以爲 御纂文 按左晉成虒祈諸
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而齊且欲代晉與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
示威乃並徵會云云然則自襄公二十五年重邱會後至此始合
諸侯其會也並不爲諸侯治亂專爲諸侯之貳己也前此重邱之
會本討齊也而已以賂終此後任楚蠻之横會號會申滅陳蔡伐

徐遷賴覗中原之荼毒漠如不與一旦恐其貳己也而徵會耳其
會也于尊王儀夏治亂攘狄均無當也而上勞王臣假天子命徒
以甲車四千乘迫小國之供己命耳平邱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
南歷序王臣及列國之爵以大其聲勢正以譏其無謂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昭公十有三年

直解盟不言諸侯劉子亦與也襄二十五年重邱書同盟晉楚猶
未成也自盟于宋諸侯兩事晉楚無復同盟之可言今因楚亂可
以同矣乃不能修德以感人心而耀兵甲不能辨分以服人志而
盟王臣不亦悖乎雖强要使同而僅同矣自是人益失望故晉合
諸侯止于此 御纂文 按甲戌八月初八日也日之者自七月初至
是以待吳吳不至乃還丙寅治兵邾南會平邱齊不肯尋盟因請
討齊于王臣使叔向告齊齊畏而始從辛未壬申復治兵以威諸
侯故直至甲戌而始克盟也丙寅七月二十九至此十日故日之
者難辭謂至此始得之意耳難于盟而書同者非謂其協心也正
著其威力脅制强不同者而同之于盟王臣于諸侯尊卑不同齊
之假合眞僞不同邾莒之誣訟曲直不同晉則概而同之但有利
于己而他一切不問耳故書同于難盟之日以譏之此會全無與
于王事而反屈王臣于盟上替下僭之尤無謂者也王臣亦與有
責焉已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昭公十有五年

直解前伐鮮虞矣今又以卿帥大衆而伐之書之以見其務近攻
以圖闢地而昧遠圖荀吳屢帥師中行氏强也 御纂文 按據左氏
云則正兵也非迅疾而掩人之不及者比矣故知其將之名知其
衆之數而書荀吳書帥師拒叛拒降待食竭力盡而後取俾事君

者各有以自致而不乘人危以徼幸也似于伐之道有得者然實
圍之也而不書圍者明此役之不恃圍而克但借圍以市義其圍
不足輕重也以鼓子歸也但書伐而不書歸以歸而仍復置之也
故畧之然無故而以將尊師衆者淩小國乃置中夏于不事則罪
也故書將書師書伐若有大事于中夏者然而所爲止事于鮮虞
著其徒盡力以暴小寡云不書鼓而書鮮虞鼓鮮虞都也伐鼓而
志在全舉鮮虞故也

春小邾子來朝 昭公十有七年

直解魯旣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衰矣諸侯猶有朝者然君德
不修而權移于下積重莫反故同歸于亂 御纂文 按公三年來朝
至此又朝于世朝之禮則過于文襄之制則疏蓋間于天子之事
而相朝耳時無天子之事卽以間于盟會也小邾在魯方岳內其

來朝者宜也凡志小國之朝皆譏不朝天子耳又見魯雖卑君卑而國非卑也小國猶瞻仰之矣以見苟自振作未嘗不可爲望國云也

秋郯子來朝 昭公十有七年

直解黃正憲曰左載叔孫舍問官于郯子有雲火龍鳥之對孔子見而學之然刪書斷自唐虞至于論官惟曰撥岳牧伯等職而已蓋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之道故舍遠取近乃郯子譏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 御纂文 按郯自襄七年春朝後久不朝矣此再朝也蓋郯昔苦吳晉之討今晉志不在諸侯而公婚于吳來朝或以此耳餘同上小邾子

冬宋公伐邾 昭公十有九年

直解討其入鄅也 去年六月邾人入鄅 鄅爲宋姻故伐邾而盡歸鄅俘視無名興師者差善矣 胡安國曰傳載圍蟲取之而經不書予其善而釋其取邑之罪也 御纂文 按鄅夫人向戌女也故向寧爲請師而有此舉二月宋公伐邾夫邾無故襲鄅而入之討之宜也故邾襲鄅書人書入而宋伐書僞取蟲不書非舍也邾有削地之道也不書圍準其入國之罪也然雖秉恤小之義乃不由于君由于臣以臣之姻故君爲親行以報之志政之在大夫而君反在其使令焉故特書宋公而不月以畧之

大蒐于昌閒 昭公二十有二年

直解昭公之時三書蒐強臣之屢弄兵而危公也三綱軍政之本故寓戎事于田以納民于軌物今三家專魯公無軍行其本亡矣故屢書以著公出之由 御纂文 按左注昌閒地闕蒐春事也然在農隙四時之末當以辰月爲正周之春則子丑寅之三月也時之春末乃建寅之月時非正也昌閒疑昌平之閒在今兗州府城東南有昌平城非郊外林坰之內矣公室分矣軍政不屬公家矣而屢以非時非地蒐故不書公明乎公不與聞而強臣耀武以威民使從己耳故于近地而先農事以動衆云

叔孫舍至自晉 昭公二十有四年

直解舍之至左穀經皆不書氏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其常也惟公羊書氏胡安國以爲賢之義似可從蓋舍之執非其罪且以禮自衞終不辱國固不可與意如同也故執書行人至書叔孫 御纂文 按叔孫之見執于晉也使坐不受質辭不屈貨不與賂不許示以身死而不求反可謂不辱其國矣晉懼乞叔孫而魯滅邾也故歸之書至危之甚惟恐其不得至者然仍稱族賢其不失卿體以

辱國也左穀所載皆以去族爲尊晉則無謂矣柳謂究嫌于曲在魯而見意于執者之去族然何不見意于執時而乃見意于至時也公羊說爲合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公二十有五年

直解王室之亂四年矣順逆之勢亦既明矣晉嘗一出圍郊無功而返今因鄭游吉之言始慚而勉爲此會且諸侯不出而委于大夫期以明年明年究未聞有勤王之實也及冬而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力也諸大夫何與焉其罪不待貶而自見 御纂文 按黃父即黑壤也左游吉謂士鞅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士鞅懼乃徵會于諸侯而爲此會趙鞅止令諸侯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此勤王之舉也乃諸侯無一至而僅以大夫會是弁寄王

事于大夫也天王居狄泉者三年矣諸侯無奔問官守者至此始以大夫至猶不過輸粟具成具耳納且待明年矣豈成勤王之義乎故大國書卿小國書人見列國之君無一至也不日且不月見此會之慢無尅期急赴之志也書黃父譏其情于遠道不能待命于王所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昭公二十有七年

直解據傳命戍周且謀納公也宋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欲質其公子與諸大夫之子于諸侯以求納公是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而辭之其惡甚矣家鉉翁曰齊爲鄟陵之盟而梁邱據入季氏之錦晉爲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憯然以魯之休戚無關于已孰知陳恆韜禍于齊六卿伏憂于

晉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讋丙盜之膽也御纂文 按是會也宋衛皆利納公士鞅取貨于季氏而以難恐之乃止然則此會無功矣而仍序焉者有王事故也而止三國名者鞅之初會非竟不欲納公者而公不如晉且不來會故使季氏得行貨而變志者耳二國固志于納公者也故不沒其善序志鞅錄其初志惜公之不會而失此機會也上年會齊莒杞矣當此而公不至焉已可惜也書扈明近魯也而又不會乎惜之甚也不月日以無功而志畧也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昭公三十有二年

直解子朝奔楚而王畏子朝餘黨不敢入王城而留成周時欲定都成周而城小不足容衆因告于晉晉帥諸侯城之夫不都王城而都成周是亂粗定而猶有懼也大夫會城是諸侯怠而大夫用

事也然當王室危弱而能從王以供王役可見周德及人者深而君臣之義自在人心也然何以不言京師葢京師者王都之名自諸侯言之曰京師自天子言之則書其地以紀其實故王猛書王城敬王書成周京師無定地因王都而名爾王城前之京師定都成周則今之京師故不得不目其地以別之後書執宋仲幾于京師葢指成周也御纂文 按是年秋天王使如晉請城成周荀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至此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夫僖十三及十六與襄之二十六城周皆不書以爲諸侯常事也而此特書者葢自是而晉不與天子之事矣是以一城而外其天子中夏諸侯皆從此外其天子矣故後此諸侯無復有天子之會也而吳越秦代主中夏之會天子致胙致伯于蠻戎而中國無復振矣故特書以結中國會

王事之局也是役也魏舒令事效諸劉子不書魏舒在天子都而南面無王甚也劉子天子卿嫌受成于諸侯之大夫故皆不書存天朝之體統也不書京師時方城明其未成王都而遽以了勤王之局亦罪諸侯之未終王事也不月日非一月一日事也

定公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定公二年

直解魯僭王制後世相沿遂無所不僭僖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南門即魯之三門也新作者有加其舊也庫門制似臯門雉門制似應門其卽始此歟今因災而新何必言作葢天災示警仍其僭而不革是無應天之實并無畏天之心故仍新作之辭以示罪御纂文 按雉門諸侯亦有之魯之僭在如應門諸侯臺門非無觀也但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耳觀有兩亦僭也然僭始先君後

人不敢毀以彰前人之惡可言也今新作可由我而復諸侯之制乎而依然如舊之僭制也則是今之雉門兩觀之僭乃自公之新作矣志公之不能遇災而懼敬承天意以復于禮也考雉門天子應門云云明堂位據之然實始于僖非其舊也魯初封時雖不可考煬公徙魯築茅闕在周康王二十六年其趾在曲阜縣魯城南三里後名闕里夫曰茅闕其闕可知至定公時已五百餘歲而闕里已夷爲民居則魯門觀之非故地故制也斷如矣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定公三年

直解何忌以大夫而監諸侯邾子方在喪而出會盟均罪也然邾迫于強大亦非得已何忌脅勢以淩小國之君甚矣御纂文按拔左作郯疑郯地也曰修邾好夫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然非喪中事也秋邾莊公之葬也不書日則魯不會葬可知邾新喪君有不安于魯之舊盟也而因求盟于魯歟則于邾爲可憫魯不恤其喪而以禮辭之則已非矣乃復以何忌與盟焉前此祲祥之盟以仲孫貜曰公有母喪故也猶有說也今公無他故而以大夫盟之卑邾甚矣曰及者著大夫之強亢于小國之君也志僭也亦志尊也天下君臣之分一也公任其大夫之亢于人之君則其于已之君何有矣曰及猶云竟至于是云爾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定公四年

直解平邱之會晉以無道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之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柄國黷貨虐小至以裘馬之故拘蔡唐之君蔡昭怨憤如晉乞師晉請命于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盍人心同疾楚也且楚已具亡形民心咸離屬國多叛吳復撓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卿貪鄙又私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威權復收必于勢家不利故求賂以離蔡假旃以賤鄭用敬諸侯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也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且亦由悼平以來不能謹操持以至此極耳故不能明正楚罪掠其境而遂還書侵陋之也御纂文按是會也晉請于周而劉子合之以謀伐楚也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于是而爲此會名義之正極矣蔡陳許頓而外本皆諸夏之國而蔡爲楚止許頓亦疾楚政陳木讐楚胡亦受其播遷既伸大義又因衆怒于此聲罪致討茲無敵矣乃以晉卿之貪故諸侯貳焉至以王靈之赫十八國之力而僅出于潛師掠境近于刼竊之爲者然書侵醜列國也劉子能合十八國諸侯而十八國之諸侯不能齊力以伐一楚亦足羞矣而皆晉之罪也頓胡小國新會而列滕薛之上者兵車之會尚功故以至之先後爲次也是盟也衛實先蔡而盟乃後之亦據至之先後書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定公四年

直解楚爲蔡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爲也且致蔡圍國之禍焉改而乞師于吳遂復其世仇兼紓中國之積憤其事偉矣書以者錄蔡也吳稱爵君將也君將而爲蔡所以亦善吳也不書救者吳爲蔡以不待言也第楚敗吳與中國日衰矣書之傷之也書吳及戰而非責辭盍與城濮義同御纂文按庚午十一月十九日也左蔡因吳之謀楚也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于吳而請伐楚乃與吳子唐侯共伐焉不書唐以兵屬吳蔡而身不與也庚午

栢舉之役也前此楚已三戰已不書者不足為楚輕重也栢舉則二師皆陳故稱戰焉自此戰敗而入楚之勢成故從栢舉志也吳子而曰蔡侯以明乎蔡之所致也其楚之地利人情惟蔡為悉故左之右之者不能不以于蔡也且書蔡侯亦以愧晉之甚也召陵之會十有八國而主盟之大國不能以不如蔡之小國乃能以吳戰楚焉及之云者自小別至大別之三戰囊瓦知不可欲奔楚固已不欲戰矣而吳不肯已麇之戰而始至于戰故曰及書戰明兩師皆陳而非由于詭道所以大蔡之勝云栢舉本栢國楚因舉栢國而名地在河南西平縣

夏歸粟于蔡 定公五年

直解據左氏魯歸之公穀諸侯皆歸之如諸侯皆歸之必晉命也意晉不能救蔡而以是慰蔡乎是昧大計而示小惠也至于魯力不足救蔡蔡以師旅之後困于饑魯自歸之則善也然終春秋之世列國豈無饑而歸粟獨見于蔡且于蔡以吳敗楚之明年則歸粟非恤蔡也畏吳也借蔡以締交耳春秋子之而不盡予益欲進魯以誠也誠于為義則大道明而天下定矣 御纂文 按蔡為楚圍久今又軍興缺乏故歸之粟不書諸侯而止曰歸粟內事之辭左氏以魯歸為合魯歸蔡粟無論其為誠否而皆書以愧晉也愧晉之累人受兵以至匱竭而救災恤小乃反見于小國也即晉令歸之亦愧其大國有餘不能歸而慊他人之概云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定公七年

直解諸侯咸貳于晉故齊景出而求諸侯鄭怨晉故從齊也然鄭方得罪王室而齊與之相結不亦悖乎家鉉翁曰所謂盟主必上而尊王次而救災恤患先天下之難然後可以服人而成伯業魯昭為臣所逐齊不能納而遂已王室有儋翩之難又不能勤王見義不為而欲乘機以襲伯無是理也陳傅良曰此特相盟也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 御纂文 按鹹衛地召陵之會齊侯不至而止使國夏聽事焉齊志不固矣又以假羽旄畀鄭故鄭叛矣故齊乃乘是而與鄭盟焉于鹹者勾衛叛也衛欲叛晉而患諸大夫乃使北宮結如會私于齊是衛雖未叛叛兆見矣吳楚越迭強于外而晉盟日替齊乃竊收其屬國思代晉興而齊又非繼伯之人也晉伯衰而齊又非繼伯之人皆中國之憂也

公會晉師于瓦 定公八年

直解齊師來伐魯無以禦之急而求于晉聞有晉師公出會之書以病公也前則輕身搆怨今則離國不守幸齊師自退耳倘齊深入魯其殆哉晉不直赴魯難而次于瓦瓦衛地也不成救矣帥師者士鞅而不書蓋書士鞅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師之不成救也 御纂文 按瓦衛地杜注在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左晉士鞅荀寅救魯公乃迎而會之此書會晉師明非會晉臣比也國以君為尊民為貴故以君會師不嫌也強敵在外救兵未至而君出會者急于師故也公無臣焉急國難不得已而親出會師經病公輕亦原公之勢孤也必于瓦見晉之師非專急魯伐鄭伐衛皆于此故次于瓦非公在會則先鄭衛而後魯矣齊聞後魯亦未必退也以此見晉之非真勤魯也以公之會而始致之于魯耳惟晉之非真勤魯也故不書救齊聞公會師而已還故不成戰

從祀先公 定公八年

直解三傳釋從為順而先公則無所指註疏因文二年躋僖公之

爲逆祀遂以升閔降僖爲說但逆祀成于臧氏且閔歿數世矣非季氏罪也馮山以從爲後隨先之義昭薨于外喪歸而季氏欲溝絕其域不使同于先公既而止葬于墓道南葬不得合于慕王自不從祔于廟矣虎欲彰季之罪以媚國人始以昭公從祀不書昭公內諱也但前此書吉禘于莊公書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今言從祀而不目昭公雖諱不應若是之晦而難明也薛季宣曰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者始正其禮也兼用二說經傳合矣蓋閔僖與昭皆得以先公目之且左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意適當大祫羣公皆在故卽概言先公聖人因事以著其實而善惡自見蓋從祀正也不書日亦不書大事見不由公命也繼書盜則盜爲之也蓋假正以售其大不正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御纂文按左云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宮然則以當祫之月而舉禘也

禘在審禘昭穆故用禘禮但禘止有羣主入大廟無以尊主入卑廟之禮故于從祀則正而書于禘非時于僖宮非所故皆不書不月日者不與其出自陽虎故不附于虎亂之月日也又僖宮時已當毀而不毀者禘祀于此尤非禮也適成其爲盜之所爲而已

春王三月及齊平定公十年

直解陽虎再侵齊以構怨今虎出矣魯用孔子首與齊平蓋齊魯脣齒也則睦齊爲要務矣是時虎在齊將謀禍魯故三桓亦咸知聖人謀國之善而俯首聽命焉聖人一用而君行制臣從令內安其國外睦其鄰如此然何以書及蓋侵齊爲魯禍則平齊固魯志也聖人順人心之所欲而已御纂文按是平八年兩侵齊之怨蓋自是而魯亦不于晉矣魯與齊既敦鄰好復正與國之體不復以小事大之禮僕僕于強大之晉也故書及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定公十年

直解魯卿特會諸侯舊矣今書公會公始爲政也春秋重盟會君出必以上卿相之三桓嘗與齊搆釁今新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其危三桓亦不敢出孔子甫用于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聲既動于未會之先禮意復感于爲相之際故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如齊涖盟定十年及鄭盟叔孫還如鄭涖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盟也是知爲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不事盟詛可以不作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至以地特會也自參以上則不地御纂文按夾谷卽祝其地補正云今萊蕪縣考其處卽今閔公山之東東北分水嶺西北嬴西卽泰山齊南界也雖齊地自齊魯都至此道里均也春平此會有此會而齊魯之交固矣齊始欲以萊兵刼魯侯非禮會也孔子責之而齊愧以夷狄之道得罪焉則

始以禮相屬爾已本魯往會齊而至齊愧于魯焉齊魯交固而于晉乃無事矣不書盟要盟也齊以甲車三百乘從齊者加載書魯亦以反汶陽田者加之齊盟數不足恃況其時田猶未歸不知此盟之果信否也且聖人以禮相與而不恃盟也故不書此非踰時也而書至蓋書勞有勞策勳有勳始有萊兵而終成禮會是以危始而終得勳勞故至之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定公十年

直解書來歸自彼歸之也齊強于天下伐盟主虐與國今而自歸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過化人莫能測也乃鄭祊衞寶亦書來歸何也彼以利結此以義服其歸則一其情則殊也左氏所載齊盟加于載書云云及穀梁却萊兵誅優施乃戰國傾危之智豈聖人之事先儒謂不足信誠然按鄆因昭公取讙因陽虎叛龜陰

凡龜山之北之田皆是不成邑故概之不稱我者皆取之于莒及他國而非先王封域之舊也歸復還之辭異于取與彼祊與寶之歸其歸則與饋通也故不同而曰來則以其自願效致之而非我有以強之者也曰齊人明乎其合眾同欲而不出于君大夫之專私者云爾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定公十年

直解前圍之而不服叔孫宜改過遷善退守臣節則陪臣無所藉口而自敗矣乃復用兵以遑宜郈之愈不服也卒用駟赤誘侯犯以逐之而郈附于齊竟爲齊有于是齊復歸郈此葢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又何有于叔孫哉御纂文按郈叔孫氏邑在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初公若以止成子之立州仇州仇怨之州仇立以公若宰郈使馬正侯犯殺之弗能而公若爲圉人所刺犯恥無功以郈叛夏圍之矣弗克此又圍之也夫一邑也而二卿帥師圍之至再其困之久可知以其叛也由先示之以無上下之等故也馬正可以殺宰圉人可以刺宰宰何不可以叛大夫此其所以不服歟并以見將尊徒眾困且久而不下則私邑之強固陪臣之得所憑藉而跋扈不制也則又由三家之不臣自遺厥患矣又以見後此墮三都之不特安公室亦所以安三家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定公十有一年

直解侵齊侵鄭非公意也今及齊平又及鄭平者孔子行乎季孫故公爲政而三桓亦知與鄰構怨之非而從之也講信修睦而兵刑漸靖聖人所以仁天下也左氏不明大義以叛晉爲說夫春秋貴尊王其有取于從伯者以伯假尊王爲名耳然猶罪伯者無尊王之實而徒知從伯者亦不得爲無罪也今晉失道猶以叛晉爲說不亦誤乎夫平齊而州仇如齊平鄭而叔還如鄭臣從令也定君臣之分結四鄰之好內外無事矣聖人聯天下以仁而定天下以禮御纂文按是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其侵鄭爲晉也故左氏有背晉之說不知向之從晉正魯之不能自強也而甘受役于強國耳今以禮自立本與鄭無怨而及之平宜也魯與晉皆列國魯且晉大宗又豈有從背之可言者書此以志不受晉役而已魯宗國同姓皆當宗之鄭與魯皆兄弟也睦鄭猶之睦晉耳還如鄭下卿大夫也鄭伯爵當矣無卑亢也世譜還叔弓曾孫杜注詒曾孫亦誤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定公十有二年

直解夷其險固曰墮三家四分公室各崇私邑以自衛而家臣因以屢叛是自衛者適爲盜資也季氏之專爲甚故家臣之患尤酷因謀所以靖亂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遂攝相事墮三都孰墮之使自毀之迎其機而導之也於是侯犯方叛故州仇首墮郈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而大夫之叛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絕其爲亂之原也家臣從大夫順公室張而上下各得其理矣必帥師者侯犯雖奔懼餘黨之踵亂也御纂文按是患其險固陪臣得據以叛大夫大夫即得據以叛公室故仲由爲季氏宰問于仲尼而有是舉以張公室安大夫而靖陪臣先叔孫者州仇懲侯犯之患故乘其機而易從在三家是利于家臣之不叛在聖人則爲公室計而大夫家臣亦皆安也必帥師志強甚而墮不易且近齊亦防其乘不意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定公十有二年

直解州仇自墮郈斯亦墮費乃約何忌同墮者費強也昔季友賜

費後大城之以爲魯患意如逐君而無禍保費故也今隳之是復強幹弱枝之勢孔子行乎季孫益以都城不過百雉順理而言適有動乎季孫之心而絕不疑其害己也國有不起之疾治之而即愈此以禮爲國之效也御纂文按三都之中莫固于費三家之中莫強于季而季氏肯墮且合仲孫使協力者季叛君公山即叛季其理固然斯早見公山之欲叛也故從而墮之設當斯孔子在朝時而不墮養成大勢季斯其能安乎時公山至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仲尼使申句須樂頎下伐而敗之乃得墮故季氏不但不疑其弱己而且信其安己也書二卿帥師甚費之強過郈也書墮者下墮成不能之罪于孟孫耳

公會齊侯盟于黃定公十有二年

杜預注結叛晉按不與晉而曰叛固是陋說然晉既不能勤王室

庇中夏而惟以諸侯之職貢是賴徒降天朝之爵而受役于貪陋之六卿焉亦非道也不用晉主盟會而自會以結盟好亦邦交邦援固然胡云叛也此因郈費之墮又將墮成郈成皆近齊恐齊之有所乘也故因與會以尋州仇之盟耳此但結晉之不復爲盟主而諸侯乃自修盟無復爲主之事耳故日之癸亥九月二十八日也是年當閏四月古法并閏以數而歸餘于終故稱十月耳黃本宋邑名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然此公與齊也上此又無之末事此黃疑齊地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定公十有二年

直解郈費墮而成則圍之且書公者仲孫不欲墮也郈費爲家患而公斂在成方有功于仲孫其不欲墮也固宜費強已墮成奚恃矣成將聽命矣定公遽自圍之輕出而無功惜公失計而自褻其威也成雖內邑強不能克故書至然成之不墮因亦未害孔子自必有處矣既而齊歸女樂而孔子行惜哉御纂文按左成宰公斂陽謂孟孫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然則墮成而請公自行志孟氏之詐也叔之郈季之費皆自墮之而孟孫且與焉何以成爲孟氏邑孟不自墮而任公往乎受家臣之意而故避之俾家臣得與公爲敵而己若僞不知焉孟氏之罪昭然矣至自境內而書至危公故同之于境外敵也亦罪孟氏之不臣也然則後世不斥孟懿之從祀何哉又時孔子雖攝相事乃相禮之事耳實爲司冦各有官職非卿不從于朝故無從止公之圍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定公十有四年

直解石氏尚名王之元士也脤祭肉盛以蜃器故曰脤周禮大宗

伯以脤膰親同姓之國蓋謂助祭而受脤也今非助祭而遠頒于魯故異其文曰歸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然頒之王而不曰賜何也神貺也非可言賜也宜十年王季子來聘後無一介至魯今晉伯已衰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使石尚來以親魯禮雖失而意則厚矣王號猶存祭猶具典魯能輔之以禮東周何不可爲乎惜定公不君復制于臣魯終于微而王靈不可復振歸脤之後無書焉傷之也春秋蓋惓惓于周無已也御纂文按石尚天子之元士比于列國之卿脤祭肉歸同姓以交福亦禮也使元士當也然魯久不朝于京師矣而反致饋焉亦錫予之失正也時晉不修方伯之職而魯不即其盟則當歸命于天子而朝聘以時職貢不乏乃徒見天子之致脤而不聞魯之修禮于天子書歸脤貢魯之不修禮于天子也魯本兖侯牧曾爲諸侯師時安知天子不有望于

魯而魯故周禮之所在乘會夾谷歸齊田隤三都之日而天子致脤因以歸命于天子則周公魯公之業繼矣不謂魯君臣乃受天子之賜而不肯如京師則是魯之自棄也書天王歸脤責之愧之且惜之也是年之春孔子已去魯

哀公

夏公會吳于鄫 哀公七年

直解臣會之君又會之過勤矣後而被伐失所因也故從人不可以不慎 御纂文 按鄫 鄫國故地琅琊鄫縣莒滅鄫魯復有其地故時以魯為地主而徵牢禮也此志公特會吳之始不書魯吳時徵百牢是不辨五等尊卑之爵列者夫是其如其不辨爵列者而書以署之陋之也以秉禮之國而與斷髮文身之主抗禮于中國則蠻夷之張于中國也將駮楚而又甚矣于鄫乃黃池之嚆矢也故

志以懼其漸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哀公八年

直解邾故也邾子益齊甥魯入邾而執邾子致齊以為辭故致賂以悅之在此為賂據彼則言取婉其辭以諱國惡也然不書伐則非兵取可知而魯之為賂見矣雖諱而不沒其實也招伐于吳喪地于齊為國不義其害固如此 御纂文 按左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故使鮑牧帥師伐魯取讙及闡既又聞吳加齊請師將伐魯據其情事齊侯以私怒魯而私怒不足借名也乃假入邾以陵魯夫魯但畏無禮于齊非敢得罪也且得罪亦季氏之惡而乃借是以貪其地乎取地非討罪之師矣書人不書伐鄙其伐之之意不正大也直志其貪地焉爾已亦著季氏內不能閑家外不能恤小而

使得借端以累及于國也自快于所為之不正不堪名言于大國故聽其削弱邦國而不能禦書取者一明齊志之在是一見魯之不敢問故而任其取直季氏之賂之也闡魯地在汶在東平剛縣北 遵旨纂主左傳

齊人歸讙及闡 哀公八年

直解歸邾子故也執而取之歸而歸之雖取舍任意而非為利君子猶有取焉書歸善齊也 御纂文 按左秋及齊平臧賓如齊涖盟齊閭丘明涖盟于魯且逆季姬歸此之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然則地以嬖故而歸可醜矣何書蓋雖以季姬故究以既歸邾子齊無可假之名故也齊惟無可假之名故甘與魯平而逆失節之婦爾豈關一婦之嬖哉經故削其平與逆姬而繫之歸邾子之後著其所以歸地之本也所以明改過之效也不稱來非求服而自效

致之比也書人畧之也

春用田賦 哀公十有二年

直解惡重斂也用者不宜用也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稅也兵賦者乘也夏后氏授民以田而使自賦財賦也而兵賦亦寓焉商周助而不稅惟計井邑丘甸而出乘故治兵謂之治賦宣公初稅畝則斂財于私田矣成公作丘甲則增兵于舊制矣此之田賦據傳斂從其薄又貪冒無厭云云者宜為財賦矣然田即畝也賦猶稅也與稅畝奚以異且傳云以丘亦足又似兵賦何也蓋分之為畝總之為田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意其時履畝而視其收之盈歉因取其盈者稅之非有田者概加之故不得言田後作丘甲則兵賦于正數既增而財賦遂亦視此為準有定額矣猶未及乎什二也傳云以丘亦足者據時之增額言之也今之田賦則有田者既

概加之而其額益重蓋即所謂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七年年饑之問有若之對又在此後乎御纂文按左杜注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與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而左繡某氏謂邱賦甚輕當是照田加賦在宣公稅畝之後即魯論所謂二猶不足者也考此說爲合而言未暢古者井田起賦雖止云田而一切屋廬井竈及桑麻餘地皆在矣不另賦也魯雖稅畝作邱甲然猶并計之而不另賦今曰用田賦是出賦之法專用田計而餘不在内更于賦外别征之且古之賦法每一乘之出不特農夫之充卒徒者而已工商皆與所以將重車守衣裝而備脩器械衞王孫曰若晉伐衞工商未嘗不爲患是也不止治田者而已今則專以用出賦并重車之將者皆征之治田之人餘益别作征法也此不加賦而賦已加且專加于治田者是務本之民將

不勝其横征矣不書初或未幾而即已不爲常法與又林氏左注云以兵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二人管子内政之法也諸侯益兵自齊始晉文之州兵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故作邱甲以田賦不書初其說似未合

公會吳于槖皋哀公十有二年

直解尋鄖好也吳欲求伯將合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御纂文按槖皋吳地在淮南逡道縣東南于吳地是聽吳召而往會矣既借其力以勝齊不得不受其命也以秉禮之國而聽召于斷髮文身之蠻夷以赴其會志愧也公不欲尋盟而使子貢辭之故不書盟然已辱宗邦好會之禮已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哀公十有三年

直解黄池之會左云先晉國語云先吳但果先晉宜書公會晉侯吳子今書會晉侯及吳子則主在吳子矣蓋自吳栢舉之戰晉侯不復見者二十餘年晉國不能爲主也然不書吳子晉侯者存中國也惟先書會晉侯後書及吳子而吳之先晉與内晉外吳之意俱見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晉盟主魯望國而皆從吳世變至是極矣御纂文按杜注陳留封邱縣南有黄亭近濟水故曰黄池衞地也左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黄池吳之入會始稱爵蓋吳至是乃去王號稱公以好冠來而就中國之弁冕故也其爵左稱伯國語稱公而書子者吳非諸侯伯乃蠻夷伯耳蠻夷則雖大曰子是以子爵而爲蠻夷之長伯也曰公則固五等之通稱耳故書子稱實爵也時改祝髮文身之俗而因魯之禮請冠端而襲藉于成周以尊天王故始書爵以正衣裳之會而不徒以國舉也于黄池明乎其入中國而抗會也諸侯咸在止書公與晉及吳者經

爲魯史故志公而餘惟晉吳明乎爭爲盟主會而不與其廣會諸侯也此盟吳先晉而經以晉先吳書者恥其盟之先吳故不書盟而止書會會則晉猶先吳殆盟而吳始先晉故也曰及者存夷夏之防也若以爲降以相從者然亦憫中夏之不振而乃及于此會云不書單子不與王臣之下會蠻夷也

春西狩獲麟哀公十有四年

直解周之春有子丑月狩時也魯之西爲大野狩地也得時得地則常事耳何以書爲獲麟記異也麟仁獸王者之瑞也何異焉時無王者出非其時而又見獲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于兵也孔子周流天下冀道之一行而卒不行晚乃約魯史作春秋春秋明王道也苟有王者舉而行之天下猶治世也今麟出見獲故感而傷之曰吾道窮矣春秋于是絶筆焉撥亂世返諸正莫近諸春秋起

隱公訖獲麟文成數萬時歷二百四十二年備矣道行于世利一時道著爲教利萬世聖人厄于遇麟死于兵亦春秋之氣運然爾天心固有在也御纂文按左以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賜虞人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注大野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公羊以爲采薪者得之孔子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夫左氏書其人其名甚確自當以左爲合穀梁曰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有于中國也今詳文意曰大野非地名乃最大外野之稱因獲麟而大之不志其取之何用與取之月日不忍志也獲亦不期而得之辭夫麟備德之獸感聖人之德而斯至在麟非不以時至也聖人之道不容于中國聖人之應自不容于末世矣麟死而驗道之窮理則誠然意孔子因麟死知道窮而始修春秋教萬世故絕筆于此而其所以絕筆之故則以

小邾之以句繹來奔與陳恆執簡公于舒州之二事不忍書而絕筆也前此叛弒多矣而未敢公然今以欲以子路要之而附諸名教并齊而請討不行矣且前此不當吾世也今在目前而任之夫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若見之實事也自今而後實事不得見而空言奚爲云爾而總以道窮該之曰此後則天下事更可不必言爾已

麟公羊云有麐而角陸璣詩疏云麐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云云又云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按麟非有二也彼并州界所出乃麐耳詩及此所指乃麟也爾雅攷說文所云正并界之麐後因麐麟通用于是別之[illegible]以光彩炳著而名豈止麐而角者耶公羊老[illegible]僅以麐而角者一語訛傳耳

春秋衷要卷六終

禮記衷要卷一

仁和李式穀海鉋輯　南海[illegible]校刊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以曲禮名篇所記皆一偏之禮也偏名曲者謂儀節之周折旋轉處言之故曰曲惟其曲也抑似無當于大要者然故揭其要曰敬而以毋不賅之貌言雙承而終極之以安民以見其所關之重大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之貌安定辭敬之言安民哉敬之效是也孔氏穎達謂此明人君立治之本下文安民哉是君上所行不知敬是徹上徹下之道帝王然士君子亦然首句本包得下一句又必著下二句者以入德言則存養渾淪難于著手且

於貌言上用力所謂制于外以養其中也以成德言則至德淵涵處無可形容於貌言上流露處易見所謂有諸內自然形諸外也皆敬是徹上徹下至此御案文此言敬之所及其效如此雖安民之道不外是云原不必爲有民責者言也況民無一定不必是天下邦國之爲民也卽一鄉一邑及一身一家凡其所屬皆有民之道在卽皆有安之理在也此節總全冊之大綱也

曲禮曰毋不敬

惟其爲禮之曲也而由曲而中曲而致曲暢曲當禮以曲而無不達且無不成也易言曲成老子言曲全經禮所待以成全者也而其本在敬則敬之所賅大矣禮已無加于敬也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故以毋不著擴充而積實之則無不于敬之謂也又凡禁止其不敬之意無戲渝無馳驅但毋其不敬者自無之無刻而非敬矣

無之無刻而非敬則三千之要領在是矣卽經禮之所由以曲中曲致曲暢曲當曲達曲成也云餘見上

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此以貌言分承毋不敬而言固矣然承敬遞言亦可上言敬而復揭其敬之形容曰儼儼嚴之見于在人者也而猶若未足以盡敬復爲擬其儼者主一無適之近似曰若思蓋思則專精抑若主一無適者故云然惟儼若則身安矣惟若思則心定矣身安心定則辭固彰其身而聲于心者又烏得不安定乎是身心之安定斯有以安定其辭也此雖不必有安民之責者也則修己之敬既如是則安人以安百姓其理已裕乎此矣故爲咏歎淫液之辭而美之曰安民哉此節首揭曲禮原非爲安民而言者也然惟其爲曲禮也而易之故爲明其大要而歎美其雖安民之道不外乎此云蓋

謂其理之所裕而不專有民者言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爲文言皆衆人所不能惟賢者能之楊氏（鼎熙）云此舉賢者爲法六而字皆轉語狎平居親暱之人畏尊重嚴恪之意朱子曰人情親狎則敬弛畏敬則愛衰賢者狎而敬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是以貌恭而情親徐氏（師曾）曰愛而知惡小則規大則絕不溺愛也憎而知善一言不廢寸長必錄不偏惡也財不務自封而吝出安不圖自便而憚改六者皆中道惟賢者主敬功深故察理精而物不能淆充養熟而情無所溺耳劉氏（彝）以積學散之政積財散之民及遷德善以除國危之說應氏（鏞）云安安者隨所安而安之也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不知末二句亦止是不私財不懷居之意朱子雖安安而能徙義正謂不貪便安而能徙于義非謂今安于義而又當日進也劉應二家似過求深（末二句以下遵御案文）

安安而能遷

孔氏（穎達）曰上安指心下安指處蓋謂安于所可安而不溺于所不可安也始見一善則安之安之誠是也不安則見異思遷安能與善浹洽耶所謂安于所可安也又見一善之大于此者而苟以前之所安自足焉則隘且畫矣故又貴于能遷此所謂遷非舍故而就新遺此而趨彼乃由積小以進于高大由守一以臻于貫通也夫曰能遷固貴乎遷之道妙乎遷之宜斯足盡遷之能事蓋惟誠于好善者能安所當安亦惟誠于好善者能遷所當遷非有二也又安安是言其大槪卽素位不願外之謂能遷卽是富貴貧賤夷

狄患難之因時而順義隨地而處宜之謂也劉應說亦本混混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氏（元）曰質成也直正也謂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則傷知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孔氏（穎達）云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已知云云大畧同鄭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朱氏（震）云疑者見爲如是而又不敢必其如是而强以爲必如是也直者人疑而我信固不得不正其是非然不敢以自有但曰吾師吾友云然耳此說甚明析强以爲必如是卽質也有身爲證據之意不敢自有不敢身居其有也二句大意重闕疑蓋無疑之當直者且可直而勿可有而况乎其疑者云爾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徐氏師曾謂二者主敬之目是也。鄭氏元曰。如尸視貌正。如齊磬且聽也。孔疏祭義出戶而聽。是主人有聽法。又曰。齊謂祭祀時。孔疏祭前齊于適寢中。坐而無立。今謂祭時立于神前。非祭前齊戒之齊。吳氏澄曰。祭之日。爲尸者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爲法。立祭者有立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爲法。蓋尸則神所憑依。不容不敬。以凝承者。拜而妥。詔而侑。而幽明之不閒。坐而如是。則自然出王游衍。而坐無欹側矣。齊則致精明之德。不容不敬。以格感者。心不苟慮。手足不苟動。而表裏之如一。立而如是。則自臨上質旁。而立無跛倚矣。若夫二字。劉氏敞謂取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而失刪去此二字。鄭氏元誤以丈夫解之。謬固已。按上文原爲子弟在尊長前之禮也。夫子弟豈有坐于尊長之前者乎。則此二句原別開上文。言平時自謹之道。非事尊長之禮。則若夫二字。于語本

不必刪也。

禮從宜。使從俗。

鄭氏元曰。事不可常也。呂氏大臨曰。敬者禮之常。時者禮之變。坐如尸。立如齊。盡其敬。此則謂適其時也。從宜。應氏鏞謂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呂氏大臨謂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朱子謂若男女授受不親。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鄭氏元謂如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林氏光朝謂大夫無遂事云云。使謂臣爲君出聘也。從俗。應氏鏞謂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鄭氏元謂牲幣之屬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胡氏銓謂役使人必從俗所便云云也。陳氏道祥云。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入國而問俗。從俗之謂也。按宜。時宜。俗。國俗。道有升降。時有經權。宜則合于義矣。雖未有是禮。而禮之意得焉。俗則仍是風土人情之宜爾已。使即出使之禮也。從俗即從其國之宜也。所以宜者。亦禮之用和爲貴。使從俗。即于禮從宜中抽出出使一條言之耳。非有異也。然亦指損

益之小節言。大經大法無苟從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鄭氏元曰。踐。履也。言履而行之。言道。言合于道。質。本也。陳氏櫟曰。修身而能踐其言者。方謂之善行。躬行之行既修。而所言又合于道。此行禮之本也。按此爲善言禮而不能實諸身者言。謂所言則是矣。特不能修身以踐之。言雖善而無當于行。非善也。必能身以踐之。然後得謂之善行耳。果能于身之行事。而以禮修之。則行善。然後從而言之。以明其所得。則其言亦善。言禮行禮而至此。斯不徒以文爾已。踐。造履有實也。道。順也。謂發明其行之所修。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意。與鄭陳二氏說微異而理自同。集說無明文。又無 御案。故任從其是者。

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行之修。修之以禮也。行而修于禮。則即其所行而皆道矣。人行從言。但順其所行而已。無言之非道。此道作順解。而與鄭陳二氏言合于道之理合。必以道作順解者。對踐言意也。道其所修。斯謂之踐。若曰言合于道。道指何物。不又別出頭緒乎。質對繁文而言。不能實修于其行。而專于趨蹌進退之閒。是儀也。而非禮也。不能順道于其言。而惟辯說考證之詳。是文也。而尤非禮。行修則檢約可知。言道則朴訥可知。雖未足盡禮之體全用大。而其本已端。其基已立。其餘不過待英華之發。成章之後事而已。故云質也。方氏慤曰。樂記以中正無邪爲禮之質。蓋惟行修言道。乃能中正無邪。

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是也。言道雖另解。用慤各取。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共由曰道。同得曰德。心德愛理曰仁。立心制事曰義。論其體。禮以爲履。生于道之行也。禮以爲體。生于德之得也。親親之等。尊賢之

殺又生于仁義之等殺也至論其用則非有禮之經曲則道何以小大皆由非有禮之常變則德何以經權各得且非制禮無以見大道之行非中禮無以徵盛德之至非禮以節之則仁流爲兼愛非禮以文之則義專于爲我且必禮復而仁始歸必禮達而義始足故曰非禮不成也成己成物成始成終之謂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黄氏(炎)曰率之以身而使傚之之謂教諭之以言而使循之之謂訓吳氏(澄)曰爲其不知不能而使之效之之謂教因其所知所能而使之馴之之謂訓陳氏(澔)謂立教于上示訓于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按教訓皆立于上而示于下者上言成己此言成物夫曰正俗則有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有禮之至中極正則上可以俯而就下可仰而企

是有禮而教訓之法無不具故曰備也任氏(啟運)謂事事物物皆示以品節之詳是備禮以正俗也

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呂氏(大臨)曰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朱子曰爭見于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于言而有是非辯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不能決吳氏(澄)曰以力較之謂爭以言較之謂訟總不如爭者訟之端訟者爭之成之爲至當不易也(遵御案說也) 按爭則曲直不相下訟則是非不自知分者直爲之剖辯者曲爲之析也禮制五刑之重必原親立義以權之議論輕重慎測淺深悉聽明致忠愛以別之故非禮不決決判別也徐氏(師曾)曰此治民之資于禮也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馬氏(晞孟)曰君臣上下主于義而不可以無分無分則夷而至于亂父子兄弟出于恩而不可以無敬無敬則瀆而至于離此所以待禮而定也吳氏(澄)曰國之倫君臣爲大上下次之家之倫父子爲大兄弟次之有分有義有恩有情其尊卑厚薄非禮有一定之制不能定之按此卽所謂親親之等尊賢之殺也有等有殺所謂定也徐氏(師曾)曰此正大倫之資于禮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鄭氏(元)訓宦爲仕孔疏引左傳服虔說謂學職事爲宦熊氏(安生)曰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習學六藝二者俱是事師呂氏(大臨)曰師弟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之情不親而教不行任氏(啟運)云宦治事學窮經按非有禮以致其愛敬則師弟之情不洽信不深而無所得于師之益惟有禮則恩義兼盡所謂犯無

隱就養無方于畏敬之中見愛慕之篤故能傳道授業而解其惑也(惟有禮以下皆錄御案文)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鄭氏(元)曰班次涖臨孔氏(穎達)曰朝朝廷也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治軍謂軍旅卒伍各正其部分涖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陳氏(澔)曰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四者非禮則威嚴不行蓋禮以明統飭紀律修職業吳氏(澄)謂三者皆有其法是也三者有禮則莊敬莊敬則威嚴而慢易之心無自而入此法之所以行也非禮則三者之法皆虛矣故不行(蓋禮以明云云皆御案文) 徐氏(師曾)曰此治眾之資于禮也

班朝(宰夫掌治朝之法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皆治朝朝士掌外)

朝之瀳小司寇掌其政皆外朝此則所謂班朝也治軍郎大司馬所掌中春振旅辨鼓鐸鐲鐃以蒐田中夏教茇合辨名號之用以苗田中秋教治兵辨旗之用以獮田中冬大閱鼓鐸鐲鐃旗物名號並用建表立陳如戰陳以教坐作進退騶趨馳走前卻之法以待田此治軍之大畧也涖官行法郎大宰施瀳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制其輔涖者監臨而督察之也法入瀳治官府之六日官瀳正邦治者也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孔氏穎達引周禮都宗人禱祠及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戴氏溪曰禱祠祭祀行禮之時供給鬼神行禮之物吳氏澄曰祭謂祭地祇祀謂祀天神通言之則享人鬼在其中禱祠者因事之祭祭祀者常事之祭皆有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必依于禮然後其心誠實其容莊肅陳氏澔曰禱以求爲義祠以文爲主祭以養爲事祀以安爲道按禱即祈祠即報供乃合供指大事也給乃分給指小事也禮能内盡其心志外盡其節文故能使誠與莊也徐

氏師曾云此事神之資于禮也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孔氏穎達曰君子有德有爵之通稱黃氏炎曰斂容正色肅然端莊之外著爲恭閑邪主一凜然敬惕之中存以爲敬裁抑自居確守持盈之戒以爲撙儉約不放常遵中正之規以爲節卑以自牧無欲上人之心以爲退推以與人懷不居其有之念以爲讓此六者即上所謂禮也君子務此則無往非道德仁義之周流而教民以至事神各得其宜矣撙古訓聚鄭訓趨大約是不敢不及之意

撙字訓云錄御案文按恭敬則神聚故精而明撙節則欲寡故清而明退讓則境裕則詳審而明故君子以之明禮也夫明禮必于恭敬撙節退讓者所謂禮主其減也

鸚鵡能言

此爲能言而不能踐言者警不能踐言而惟以能言者自謂靦然人面哉不知惟言而已雖鸚鵡之微亦能之云爾能言如鸚鵡亦不一其類大如結鷯不如鸚鵡之婉媚小如鸜鵒不如鸚鵡之明慧且最與人狎暱動人憐愛習人性而通人意者也故以鸚鵡言

鸚鵡鳥有數種綠者出隴蜀近代滇省交廣近海諸地尤多大如鳥鴉數百爲羣有紅者白者五色者出海外皆前代所無性慧利但丹味鈎吻長尾赤足金睛深目上下目瞼皆能眨動舌如嬰兒其趾則前後各二其性畏寒中即發顫如瘧而死飼以餘甘子可解或云摩其背則瘥或日雄者喙變丹雌者喙黑不變張思正倦游錄云海中有黃魚能化鸚鵡此必另一種也以如嬰兒學母語故名鸚鵡其鴨之訛也師曠禽經謂之乾皐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

集說約鄭元孔之說云大上皇帝之世但貴德足以及人不貴其報其次三王之世禮至三王而備故以報施爲上劉氏彝謂大上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吳氏澄云貴德者安而行之德之

上也務施報者利而行之往之次也或說太上是自然之理其次是勉然之德然如其說似反尊太上而務施報矣按貴德者非無施報但未必斤斤焉以此爲務爾施者不望報更不責報報亦不必專于施之人不必稱其施之事以是爲不務焉耳非竟可不答如呂氏大臨說也務則必期于各當矣此後世知識漸啟意計漸萌之所致然是民風俗尙之日趨于是非聖人導民之如此也夫然而制爲禮而予以施報之各當云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此言人之境遇有殊而有禮則安一也好禮即自卑尊人之謂不驕淫乃富貴之安不懾乃貧賤之安此御案文也馬氏晞孟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攝志者以内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于内而在外莫能奪按知所好則無不求慊其所

妖好在禮則無不求盡于在禮有禮則常有經變有權人各還以分則不得罪于人事各歸其當則不得過于事不驕淫與不懾乃自然不及于此也守謙循理何驕淫之有俯仰無愧怍何懾之有富貴無可懾故危在驕淫貧賤無可驕淫故危在志懾志不懾卽所謂持其志而剛大直養之充塞爾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

以人生二字提起見人肖形宇宙當思無忝所生也此御案文也內則十年出就外傅但尚書大傳言十三入小學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曰十年約中數也天姿美者可早家有事故亦可遲士大夫之家有家塾者或八歲士庶之家必出就里塾者則約十年時也幼者力尚么小之名孔氏穎達曰三月始名稱幼冠禮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爲幼此却未確信如是孔子十九娶妻是幼娶矣二十曰弱謂血氣尚

柔也然有成人之道故冠而以成人之禮行蓋自入學至此歷九年而有成則爲士不成則歸農故以二十爲期冠禮之屬于士也以此然此亦大畧也國君十二而冠意卿大夫之世位者當不待至二十卽士之學問早成者亦不必待二十也但不過二十而已

冠陳氏禮書引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魯襄公年十二晉侯曰君可以冠矣爲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之證通典推武王崩及周公居東之歲謂成王十五而冠又荀子大畧篇謂天子諸侯皆十九而冠說苑建本篇云周公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又孔子士也十九娶丌官氏知冠又早于十九矣

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

孔氏穎達曰強一則知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大臨云強則成材矣志慮定而謀事審氣力完而任事果始可爲仕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至五十存于其心者已熟閱于義理者已多可謂成德更事之人故可命爲大夫以長人與聞國之大事也戴氏溪曰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于利害不怵于禍福可以出仕自此以往至于五十更歷世變熟知人情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云云按強堅定艾髮蒼白如艾色或曰養也五十始衰故以養爲名按二十已士矣歷鄉學九年而十年入國學國學九年而十年四十始仕仕以士事人也庶人三十給兵役而仕必四十強時者德成行成難于事而仕又重于農也服習政正也自仕而三考則又十年而五十以習于官事爲諸仕者所取正也故能于官者是時始命爲大夫必十年者三考黜陟幽明也蓋始衰者筋力而志慮德行俱有進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孔氏穎達曰操執持也几杖俱是養老之物故于謀議之時持就也按謀兼謀事謀理言操几杖者居于弟子服勤之禮非是則嫌于

賓之造主也卽本有操几杖者在亦必爲之請代焉蓋坐則以几行則以杖當長者之已坐則爲之操杖以從當長者之將行則爲之操几以從鄭氏元曰從猶就也蓋就長者行坐之所侍其側而以謀詢也

几馬融云長三尺阮諶云長五尺高廣二尺禮圖兩端赤中央黑春官五几王彫彤漆素又虛坐前几飮食左右几也杖春官伊祁氏供之有函漢制杖端飾以鳩鳩不噎欲老人之不噎也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又春于日七十授杖八十輦杖九十則蹕杖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孔氏穎達曰冬溫夏凊是四時之法昏定晨省一日之法晨旦也應卧當整齊牀衽使親體安定而後退至明旦蚤來視親之安否如何先昏後晨兼示經宿之禮方氏慤曰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凊之以辟其暑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朱子雖

有四時一日之異，然一日之間，正當隨時隨處省察其或溫或凊之宜也。凊，說文寒也，玉篇冷也。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氏元曰：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盖周禮大宗伯三命受位，卽受車馬也。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于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于君。孔氏穎達曰：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心不及于此賜也。呂氏祖謙曰：外而爲卿大夫，內而依然人子，爵雖尊在朝廷之上，服雖華在朝祭之時，用時不同，惟車馬則偪近父母，人子之心不安也。然大夫不徒行，又不可以私廢公，在朝不妨，但至門不用。朱子以叔孫豹受王之路，因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亦受而不用耳。若尊者之賜，又分位所當得，豈容辭而不受耶？不知此是宣力國家，功效應秩，于法得賜，而辭讓弗受，不居其成功，本之于君父，故爲人臣人子之盛。此御家文。按：不及者，不以己及之耳。讓善于親，而以親及其賜，不以己及之，又何比踰之有？若天子則建國，諸侯則立家，賜子以車馬者多矣，又曉見其不及乎？此謂自民而仕者，且其賜原指特賜言，鄭氏以下諸說皆有未合。

車馬胡氏詮曰：周禮三命受位，不言車馬；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非三命；公羊說九賜之次四曰車馬，亦不在三。按：惟此，故曰特賜也。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氏元曰：僚友，官同；執友，志同。呂氏大臨云：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州閭鄉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敬親，故稱孝。兄弟親戚，貫其

恩者也，順于父母者親親之愛必隆，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遜弟之心，故稱其弟。友者友其德，德莫盛于孝，孝者仁之本，故稱其仁。交游主于信，知其誠心于孝，故稱其信。按：州閭鄉黨所見麤，但見其不敢加並于親之所當然而稱孝；兄弟親戚所見切，故幷得其不及之心之本然而稱慈，慈愛心在茲也；僚友見其亦但得其遜順之已然，故稱其弟；執友易以事親之道者也，故見其內，更得其不及之心之所以然而稱其仁；雖交遊之疎闊者，亦見其出于至誠，而知其不及之由于實然而稱其信也。僚卽寮，治事之室之取明處，猶學友之稱同窗。執，操持也，各以操持相輔正之者。交則敵體，互有賞析規勸而相往來者耳。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鄭氏元曰：告面同爾，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方氏慤云：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方也；反必面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時也。按：出非不面也，以告爲重，非特欲親知所往也，有稟請親命之意；反非不告也，有覆則告，無則不敢煩瀆，但省安否而已，故言面已。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陳氏澔曰：遊有常，身不他往；習有業，心不他用。按：此所謂體親之心也。遊必有常，非特常處，亦幷常與遊之人言；習必有業，非特免閒曠，亦免分岐。一恐親憂己之失所與，一恐親念己之無所成。遊有常承出言，習有業承反言也。

恒言不稱老

恒，平常間也。稱老慮動親感，恐傷親心也。黃氏榦曰：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升言，非謂人子自身稱老也。然孔氏穎達云稱

老是已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呂氏(臨大)謂親雖老而不失孺子之慕故兩髦爲孺子之飾又是不自稱老也然是一意之淺深不敢斥親老并己身所當稱之老亦不敢稱如自稱曰老夫曰天子之老寡君之老于公事稱之者于家常之言則不但不忍亦不敢無論親前矣蓋若云衰老乎己老則親更老矣既不忍使親聞之若云長老乎似自尊而無親在其意中且若已老而不堪承事尊親者然故雖恒言不稱也

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孔氏(穎達)云此謂鄉里之間非親非友是也吳氏(澄)謂道路同行長幼之節如其說焉能執途人而一一先問其年齒乎惟同鄉里者其年固素知之也兄不必十年爲計也而此以十年斷者謂以長兄禮事之也此蓋爲成人者而設不然十年而見二十與五年而

見十年者長已倍矣亦得以父事之乎古人三十而娶二十而嫁故長子三十母不復能育子矣(婦人四十九男子六十四皆天癸絕之故也)故據二十成人者言之長兄至三十而止矣故曰十年以長也五年以長亦兄也而不云兄者兄乃謂以冢嫡禮事之肩隨則如隨庶兄于長兄之後也兄事即雁行肩隨兩肩相並不差退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羣指朋友古人席地而坐禮席皆無同坐法羣居則同坐也席長八尺每席可坐四人若五人必有一人異席者則推最長一人以專席尊之不敢一三一二以各圖適軆也四人同席亦以齒坐最長者異之使得中席而坐故以異席爲敬孔氏(穎達)云上文言行而弟長之禮此言坐而弟長之禮也推之六人則第三人以下共下席其第一第二人居上席七人則第二第三居上席之下半其第一則居上席之上半也又此羣居兼飲食講說言之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此皆避尊也主猶坐也室西南隅爲奧主家之尊位故以居爲主也孔氏(穎達)云席則一席四人則席端爲上獨坐則中席爲尊男女各路路各有中尊者常行正路卑者不得行也中門謂棖闑之中蓋謂居當側侍坐當隅行當隨隨亦偏左右以便使令應對也中道謂由左由右一路之中非合左右兩路之中也兩路之中車之所由非可行處也中門尊者迎送賓客所立處故不敢立嫌當尊也鄭孔謂與父同宮者則然異宮者不禁非也應氏(鏞)曰異宮固各有奧然親在而自主之亦有不安若同宮則父自主之矣若道路之間豈父所統哉蓋無往而不寓其敬親之意也況異宮異燕寢之宮爾非各居也其正寢之奧及堂上之席位并道與門非有

異也

奧(正寢之室四分東南隅曰窔所寢也東北隅曰宧所食也西北隅曰屋漏天光所入以取明西北隅曰奧爲室中深隱處祭五祀則爲尸位平時尊者之所常居也宧窔相隔奧與屋則不隔也居面屋漏、中橫席尊者所坐左右設相對之席敷席左則上端在下右則下端皆上坐則仍以上下爲次車從中央此曰中道乃左右之中道狹亦稍偏之謂非必左右道各分爲三行也平時閫左扉由右扉故知中爲棖闑之中也)

席(長四尺廣二尺左爲上右爲下)　道(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門(左右各有棖兩扉之中則有闑)

食饗不爲概

孔氏(穎達)謂大夫士或相往來陳氏(澔)謂該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言之不爲概順親心而不敢自爲概量按概者去有餘以歸等齊之意借平量之器而爲言也食以飯爲主設湆醬具殽列饌有加侑饗以敬爲主有鼎俎具牲全烝有獻酬食爲常禮饗爲盛舉皆經費之重者也祭祀之大饗非王者不用陳氏以饗通享嫌于饗

之不包括而兼祭祀言之然但可推類以盡其餘云正指賓客爲合非不概也聽尊者之加損而爲人子自不敢概焉耳但能得尊者之歡心不敢惜費也曰食饗不爲概則其餘非不概也可知蓋餘之概者所以代尊者之勞食饗不概所以順尊者之志熊氏安生謂爲傳家事在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客事游氏桂非之胡氏詮謂此正未傳家事者按皆不可非未傳家事食饗本無人子概量處既傳家事賓客往來自主之不復敢煩尊者已烏容不概惟與尊者之賓客有食饗則不敢概耳不概但不敢計費非必謂以概事復煩尊者也

負劍辟咡詔之

鄭氏元謂傾頭與言口旁曰咡何氏休云口耳之間負劍諸儒說異

御案云此童子能行能對非懷抱之童或負之子背帶

之于脅可知此駁鄭元黃震等說而劉彝謂若童子背負長者與長者手挾童子若帶劍負屬童子劍屬長者則又非也蓋劍長而室堅不可猝拔必推之背左手下持其室邪俯其身右手從腦旁拔其靶乃出今邪俯其身與童子語形似之非長者眞負劍也又負劍乃拔之勢黃震謂卽帶劍亦非按謂長者自邪俯其身而向童子口旁耳邊詔語之也惟在旁故言辟與語必俯身謂成童以下者也負劍則愛而俯就之辟咡則輕聲以愼密之也可知蓋不忍顯斥與不欲共聞之詔示親匿之甚也

入戶奉扃

戶一扇門在室堂之間牖之東自堂入室所必由扃孔氏穎達曰所以關鼎者關戶之木亦稱扃按扃門關之木門有大小扃亦有長短戶一扇其扃當半于闔門矣以闔門最小容關鼎之小扃三个戶半于闔其扃當如小鼎之扃一个有半是戶扃長三尺矣然門既闔則門之關木脫于旁入者無可奉也戶則其扃卽綴于戶上如橫楣然出入者卽持之以開闔焉此入戶者以手持其當扃處而徐啟之以入恐推之則戶樞之聲驚尊長也故兩手當心而持其當扃之處如奉扃然曰奉扃也

扃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箇謂大鼎之扃也長三尺是廟門之門扃長二丈一尺矣闈門容小扃三箇謂小鼎之扃也長二尺是闈門之扃長六尺也闈門最小戶扇當與闈門等故扃之長當半于闈門又兵乘兵上橫木之約兵器者亦名扃大約用堅木橫著者之通名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鄭氏元曰臣統于君闑門橛閾門限蓋天子五門自臯而庫而雉而應而路諸侯三門庫雉路在大夫士則皆曰公門門以向堂爲正東爲右西爲左天子無客禮左右皆闑以東爲尊而王出入常

以右諸侯則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客至乃啟君臣出入皆于東故曰臣統于君此蓋約御案闕陳饒之說由闑由者乃避棖闑之中也言士大夫則卿當由東棖之西矣此平日自出入君門禮若從君入卿近棖士近闑大夫從君當棖闑之間非從君則無由于門中者夫曰君門知爲賓有由左扉禮然仍闑西亦不中門也閾爾雅謂之柣蓋地下橫木爲內外之限踐平足蹴其上也孔氏穎達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以柣高于地踐之則身如眺望然故曰自高且足底之泥汚柣上故曰不淨總嫌于目無防限行無等節然故不敢

門統于君曰君門天子自臯門諸侯自庫門以內皆是爾雅又棖謂之楔註云門兩旁有長木謂之棖中有一短木謂之闑謂之橛饒雙峯謂如今壁尺相似兩扉相合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云云按如是則謂柣者有二左右棖闑之門一各一柣卽與棖闑爲牝牡故啟扉可并去其柣而以車行出入也如柣在門限不能去則君何由乘車出入乎則闕創置柣之

限非門扶之爲閾也然此從舊說恐其說亦生故耳

拾級聚足

鄭氏元云拾當爲涉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按升階之法有四等惟踏階則初升時即越一等而上此非至急不用也其餘皆自聚足始聚足一等乃散者曰歷階上二等散者曰栗階上三等散者曰走階是走階聚足涉者三級栗階聚足涉者二級歷階聚足涉者亦一級賓主拾級必聚足者揖讓相先貴從容而安重也非踏階必皆自聚足始者慎初升之始也呂氏大臨以拾爲更謂左右足更上胡氏銓以拾爲掇謂如拾物者之必俯視也不知如呂說非聚足之義如胡說則東西階賓主不相顧矣亦本御案所駁文

階天子堂九尺九階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階各稱其堂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鄭氏元曰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執玉不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于廟門外孔疏引此証賓于堂下有執玉時不疾趨而爲徐趨孔氏穎達曰帷幔也薄簾也張足疾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故其敬處亦有遠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臣來朝君至屏外而加肅屏外不書也帷薄外不趨謂大夫士外不趨則內可趨爲敬也堂上迫狹故亦不疾趨下階則趨執玉須慎疾趨則或傾跌失玉故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堂上不疾趨故迹相接每進六寸也呂氏大臨曰凡見尊以疾行爲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容步執玉之重或虞失墜也按帷在戶牖間戶牖啟則下帷以隔之簾在兩階間當簾帷外爲設屋席所若簾外簾地狹僅容足且其地無可致敬故不趨非以大夫士臣吏進此方趨如外屏內屏內側也進簾則堂進薄則室尤非趨所孔說非也堂上不特地狹古人升堂則解屨故不便趨執玉則雖非堂上亦不趨非特恐傾跌也蓋趨必攝齊執玉則不能攝故不趨且足如重如不勝之行容則然若趨則足輕勝任之狀是易之矣非敬也若止恐傾跌苟不執玉豈可任其傾跌乎但執玉不趨止不疾趨非不壓步徐趨也疾趨爾雅門外謂之趨謂自路門至應門

室中不翔

鄭氏元曰行而張拱曰翔不翔亦爲其迫也方氏愨曰趨足容也翔手容也堂上不趨則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按翔所謂張拱端好如鳥舒翼也凡趨則手容皆然即不趨而手容未必不然蓋手容恭拱而當心以之行則曰翔指周旋折旋之時也室中則地尤狹以堂上猶得階下三分之一而室中更止堂者三分之二而中又四分故尤狹而翔則不便行則垂手可矣考室與堂對分內外以牖戶隔之中又三分而東戶以東之一分爲北堂中與西二分爲室而一室之中又分窔宧屋漏奧之處爲四故尤狹也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鄭氏元曰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爾雅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云云按此承帷薄不趨堂上不趨來執玉亦堂上事故此申言堂上止可接武也堂下即帷薄之外故復申堂下止可布武皆以足不可趨之意爾薄即簾也帷在戶牖間戶牖啟則下帷

以隔之簾在兩階間當簾簾外但止可容足外此即堂下矣故帷外為堂簾外即堂下言帷薄外下即以堂下明之鄭氏以帷薄當天子諸侯之內外非也屏帷簾豈可于門內外露地設者接接績布分布也周制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寢堂意亦如是諸侯當東西七筵南北五筵則東西六丈三尺南北四丈五尺爾故曰堂上地逼止可接武廷中三堂深則堂不過十三丈五尺爾而廣與兩階等故止可布武而皆不可趨云也

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

加帚箕上初執而往時也袂拘而退謂埽時也初持箕往手不執帚以帚加箕故得兩手舉箕管子弟子職執箕膺揭揭箕舌也執時以箕舌向已膺前不向長者也拘擁也以袂拘謂以衣袂擁于前即障蔽之謂以左袂拘之右手執帚而拚逐步退行即管子弟子職所云拚前而退聚于戶內是也退謂退于戶隅之內耳則所云似室中事堂上不然者以雞鳴時洒埽則長者未出于堂故也然大約亦不外此禮此但重為長者拚耳故其恭也如是云

帚箕說文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爾雅荓馬帚註似蓍可以為埽帚然則帚即以荓類為之箕斂糞具以竹為之詳學記

奉席如橋衡

鄭氏元曰席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陳氏櫟云少為長者橫奉其捲席左昂右低如桔槔之橫也而胡氏銓等皆以橋為梁衡為權衡不知古之橋梁皆不名橋而橋名車山行乘橋名倉發鉅粟名橫格架弃加于橋而皆不名梁以橋名梁自秦始衡亦多取于橫者故鄭說為是御纂案文以奉席于長者之為請命也必于長者之右側立焉是左手近上向長者右手近下左尊右卑故昂其左以待長者所示而低其右以俟展之之命也井上桔槔之橫木亦稱衡兩頭繫瓶此實彼虛非低即昂鮮兩平時故以為低昂之似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此承上奉席言正奉席以請也鄭氏元曰順尊者所安坐問鄉臥問趾孔疏席坐席鄉面也衽臥席趾足也又曰因于陰陽孔疏坐為陽故問面欲何所鄉面亦陽也臥是陰故問足欲何所指足亦陰也按坐室中惟奧總鄉屋漏為北在堂牖之間總鄉南接賓主有一定之位正寢之臥則恒東首據士昏禮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北止是臥席常北趾也是坐臥皆有一定之鄉與衽何請為按此乃尋常燕游及適舍遷次之坐臥爾故必當時請命也言面言趾鄭說是也然亦體承悅顏色之意以言面體承歡膝下之意以言趾亦近也

席衽集韻藉也釋名云釋也可卷可釋也天子諸侯有黼黻純飾蔑席黼純底席綴純豐席畫純筍席元紛純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衽席注衽簟席也五席莞席紛純蒲為之繅席畫純削蒻為之次席黼純桃枝席又有熊席公食大夫禮有蒲筵常繅布純加萑席元帛純孔疏云席無異狀為記但識之者自有首尾可記識爾衽從壬壬大也言臥席大于坐席也故曰衽云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鄭氏元曰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坐在陽則尚左坐在陰則尚右呂氏大臨云南東鄉皆坐在陰南鄉以西為右東鄉以南為右北西鄉皆坐在陽北鄉以西為左西鄉以南為左應氏鏞謂堂室之面勢或不同則酌地宜其方位之旋轉或不同則順天道順其方之所重為其位之所尊御案云下文若非飲食之客則此乃尋常主客會集之席而飲食亦在其中西鄉北鄉主家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異姓之席也

席間函丈

間相對之所去地也函容也丈是十尺或爲杖者非孔疏據文王世子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此言其廣非言長也鄭氏元所謂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惟飲食布席牖前列筵南鄉席不必相對故上文以若非飲食之客別之丈則丹函曰間明明但指中間空地而言非并兩席計之共成一丈也此御案文也陳氏澔云兩席並中兩空地共一丈非是不可從又此雖來講說非弟子而仍客也故止有東西之席若南鄉之師席其尊無對又烏乎其言間言函也王氏肅從杖解曰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容杖或者疑辭在王氏亦不自信矣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鄭氏元曰盡後謙也盡前爲汙席孔氏穎達曰凡坐各有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于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席玉藻云食齊豆去席尺是也按盡卽儘也虛坐謂講說之席留前盈尺之地可容書策琴瑟以便指畫請益也食坐儘前便勸餐嘗食留後盈尺之地容由上由下以便起立請徹也是幷不特示謙恐汙席而已當知此承上先生二字來是後生侍先生坐之禮

必則古昔稱先王

此承上言旣不勦說以掠美亦不雷同以徇人然亦不可好爲新奇藐前哲爲不足道也故必則法古昔而述先王之實事以證之本御案爲說方氏愨曰言古則不止于昔言昔則未至于古合而言之亦通稱按遠隔時代者曰古近隔世次者曰昔先王議禮制度考文之先聖也無一定之辭者義理必則諸古昔有一定之辭者典章必稱諸先王曰則界劃之謂亦有毋雷同之意存曰稱證實之謂亦有毋勦之意在云

燭不見跋

鄭氏元云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孔疏跋本把處也古未有蠟蠋唯呼火炬爲燭火炬易盡則藏所然殘本云云按古之燭束薪爲之灌以脂然將及跋則承以後燭而藏其跋盛以椀人代執燭乃出棄之管子所謂代燭交坐乃去厥櫛遂出是去是也又劉氏彝說云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今從鄭說則主人敬客夜飲有當陽之禮從劉說則客避主人火繼非卜晝之常然此燭不見跋爲執燭以待者言從鄭爲合

燭 古束薪爲之唐時用松葦竹灌以脂膏古制約不異是樹于庭曰庭燎天子旅百公五十侯伯四十子男三十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大門外士大夫家則弟子執燭不見跋指在西階阼階上者言也

斂髮毋髢

鄭氏元云髢髲也毋垂餘髮如髲也孔疏古人垂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如髲此所謂斂髮卽以纚韜之之謂髢乃婦人髮少剔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非垂下餘髮之名也髮多則卷之有餘所謂髮則有𩮀者何嘗取髢而爲垂髮之飾乎此因髢爲婦人飾故丈夫雖髮少難于用纚以斂然終無以髢爲也御案云纚長六尺以之韜髮安得復有垂餘如髲疑婦人以髮多爲美故加髢而後以纚韜之男子但取斂髮不得加髢嫌爲婦飾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

字以表成人之德者也故必待成人之日而後表之使顧名思義循名責實以勉之于有成故必冠而始字所表者卽表其所謂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者也然冠不盡二十不特天子諸侯也孔子十九娶豈未冠而娶者乎二十而冠大槪不過是時耳古十五而入大學中年考校得其可爲士者卽以士禮行冠其未成者姑待至五年而苟有成仍爲士無成則歸之農夫是以必于二十也庶人無德可表古不聞字餘見前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

食爲飯也殽胾之類皆所以輔食故以食爲主而賅之曰進食之禮也左殽爲諸在左之首右胾爲諸在右之首殽爲骨體在俎胾爲切肉在豆食穀也重于殽在左非從殽也較殽又近左羹湆也

重于胾在右亦非從胾也較胾又近右膾炙又在殽胾外膾溼當從胾在左之外炙燥當從殽在右之外也醯徐氏作醢醬依公食大夫及昏禮醬右醢左此處內承殽胾言在殽胾之內非在羹食之內也葱渫鄭氏元謂在豆處醢醬左言末者殊加也葢二物當是佐醯醬之味者故從醯醬之左而處其末或酒或漿乃食畢所以酳口者耳而皆溼故在羹之末而處其右也葱渫言末酒漿言右葢互文耳終言以脯修置者孔氏穎達謂食竟所須也夫曰以置則有不以者矣公食大夫禮卽不置脯修朐謂骨本近脊處末謂肉腴近腹處此設脯修之禮孔疏右手取末際擘食之便脯修處酒左以燥爲陽也呂氏大臨云此與公食大夫禮少有異同大畧無甚異公食大夫三牲之俎在左庶羞之豆在右此左殽右胾矣公食大夫庶羞之豆有膾炙設于稻南簋西則處外矣公設醬于席前則處內矣

此其所同也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于俎西設鉶四于豆西俎豆南則簋食鉶羹同列無左右之別也公食大夫飲酒實于觶設豆東漿飲設于稻西豆東則左稻西則右是左酒右漿俱不在右又無葱渫脯修之品此其所異也又云左右內外之設皆便于食因以寓陰陽之義飯與醯醬食之主膾炙庶羞非正食加饌而已爲主者在內加者在外此所以分內外也葱渫亦加品與膾炙同物故處末末與外皆陽也酒漿與羹同物故處右右陰也若兩有酒漿則左酒右漿酒陽漿陰也考彭氏燕食禮圖其第一行食左羹右最近人其第二行葱渫在左醯醬在葱渫之右脯修又在醯醬之右脯修皆有朐則朐左末右又酒漿在脯修之右則酒左漿右較脯修處稍近人第三行爲殽胾則殽左胾右第四行爲膾炙則炙左膾右最在外今據鄭注細玩之當是食左羹右醯又在食

之左醬又在羹之右葱渫又在醯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共爲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爲殽胾三行爲膾炙自考彭氏云云至此皆御案文也按此皆尋常食客之禮與公食大夫禮體統不同故不無稍異

殽 卽三牲之體所謂殽烝者也如肩髀膞胳長脊短脅長脅代脅之皆以骨辨故曰骨體

胾 切肉如牛胾羊胾豕胾之類蓋大臠也

羹 爾雅肉謂之羹廣雅又謂之湆蓋卽肉臛也卽所謂膮臐膷是矣太羹不和鉶羹則加五味肉則雉腒雞兎皆可羹其菜則夏芼以葵秋芼以葱冬芼以韭見豰襲祭義豕以薇羊以苦見儀禮亦有不用菜者

膾 牛羊與魚皆可膾聶而切之為膾先分肉赤白牒切之然後會合之故曰膾其于麋鹿野家皆聶而不切亦膾類也詳見內則

炙 炕火曰炙以肉在火上乾之者火曰燔

醢 本醢也徐作醢蓋醢多汁者卽曰醢故也醢為肉醬先膞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鄭司農云無骨曰醢有骨曰臡卽醬類也

醬 醢同醬之一又正字通云麥麪米豆等皆可罨黃加鹽曝之成醬故周禮用至百二十甕

葱 食葱也一凍葱分莖栽蒔而無子一漢葱冬卽葉枯春末開花成叢青色其子味辛色黑有皺文作三瓣狀凍面門名大官葱其莖柔細而香葱味辛殺魚內毒

渫 本同泄意烝葱惟見鄭說渫字從水疑卽所謂茗葱若生于沙曰沙葱生于水曰水葱開白花結子如小葱其性善

泄故漿以水和米煮之與酒並設專供食畢名曰醷者飲酒者醷以酒不則醷以漿脯修脯說文乾肉修脯也
掉蒨脯摶之屋上益析而乾之之謂修謂治治之乃成捶而加薑桂曰腶修胸即指脯修脯修皆長尺二寸用脊脊為之其近脊骨曲向內而內厚者曰胸其骨之盡向腹曰末也

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

嚃鄭氏元謂為不嚼菜嫌欲疾也孔疏謂羹有菜當用梜嚼若含而歠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然則嚃是以口就羹吞嚥吸之辨末不已聲也絮鄭謂猶調也為其詳于味也孔疏云器中調和鹽梅是嫌主人味惡然則絮當絮叨之絮葢在器調羹瑣屑攪之反覆不已狀也刺齒呂氏臨大云取齒間之餘陳氏澔云以物刺于齒夫有物硬齒隙間以物出之常也此則不以物探取而口中自為吮嗟聲以求出之耳然則刺即吮嗟聲也歠醢鄭云為其淡故亦嫌詳味也孔疏醢肉醬也醬宜鹹容若歠是醬淡也然則歠乃大

歠若湯汁也而施于醢不特嫌味淡且嫌稀薄矣是嚃羹刺齒皆客自失其口容與聲容嚃在食時刺齒在食既絮羹歠醢竟嫌主人之味矣絮嫌其不調歠嫌其不厚也

賜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鄭氏元曰懷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徐氏師曾曰不敢棄于地也按不敢棄也固然而必懷之者若欲栽埴之以永承其恩賜者然賜有因時物而賜有因侍食而賜木果亦曰核物周禮為邱陵之產非木果皆有核也蔆實曰核然榛栗皆木實已無核燕食桃李梅楂棃之類夫曰其有核者知其他如皮殼之類凡所賜之物之餘皆不可棄于君前可知與玉藻食棗桃李弗致于核參看

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溉洗滌也寫輸置也盛食之器可溉者即君器中食之食畢親洗

滌之以還之君其餘不可溉者輸而置之已器之中食之鄭氏元所謂亟辱君之器也溉者鄭謂陶梓之器孔疏陶是瓦甂之屬梓是杯杅之屬不溉鄭謂萑竹之器孔疏謂萑筥之屬按金石之器亦可溉也孔氏穎達謂以食殘餘賜御者之禮非是御食猶侍食臣侍君食異器異席有臣席自有器特品物未必皆如君前之備耳故有賜也若御者則賤矣固不妨以殘食賜但入御君所之人誰皆攜已之食器于君所以待賜也乎而可云寫之已器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孔氏穎達曰有菜鉶羹是也其以有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太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兎羹之屬或當用匕也按菜即芼也容有有菜無肉斷無有肉無菜者其曰有菜畛肉言之矣梜廣韻云與筴同猶箸也本文舊註云今人謂箸為梜提是梜

古有竹木兩等矣其從夾者夾物以起亦用手指夾持而用也有菜不用梜是菜虛置也無菜而用梜是梜虛置也故分別言之孔謂有肉者當用匕不知取肉之匕大但以升鼎實其所謂𠁊之匕但可以取飯食其于羹肉亦即以梜也

為大夫累之士疐之

鄭氏元以累為倮謂不巾覆也然其華之則同疐孔氏穎達謂脫華處疐之謂為去其脫華處之疐而已并不華之也湯氏三才謂食瓜禮有五先刊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巾覆大夫有三不四析不巾覆然猶削也士只有二不刊皮不四析不巾覆非是上削瓜二字貫下安得并皮之不削乎考瓜祭上環故為士削者近蔕處為切一環為祭瓜之禮而已然未有不為削皮者

獻車馬者執策綏

執卽操以將命也車馬贈饋之重禮自卿大夫邦交及朋友之私財皆有之曰獻以下奉上之名亦平列之謙辭也獻之之禮無考惟雜記于致賵則曰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則獻生者之禮約不異是及門將命者入告使者入從者挾輈先牽馬者在後至中庭車輈向上從者牽馬自車西而至車前列之乃脫綏奉策授使者執之升堂以致命策疏謂馬杖從竹又曰鞭從革以後策彗考之知用竹而末以韋帶績之長不過六尺故曰長不及馬腹也綏禮書曰車中把也飾有采章等有貴賤淑其綏章其飾也曰良曰副曰散其等也以環著車上故可脫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彭氏曰帶殼曰粟去殼曰米是粟爲穀也皆貯于倉廩有主其出入之數者獻則雖以舟車致之非彼此司倉廩之吏親相授受不

可故有契與量以防司倉廩者之欺詐也而因執以致命焉契鄭氏元云券要藉以木札合同書而剖分各執一以爲取致之信操以右者書先右故以右爲尊而已畱其左其量鼓之數卽書于契量量粟米之器名王氏肅家語注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五量終于斛而鼓又十二之則量器中鼓爲大孔氏穎達云米可卽食爲急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執契姚氏舜牧曰互文爲合隱義據東海人以十二石爲鼓如是大器可操致乎非是

獻孰食者操醬齊

孰食如鼎肉之屬醬齊爲之主而輕便可操故以致命齊者調和之名卽謂醬也乃臨食擩以和味之物如操芥醬知所獻者魚膾執醢醬知所獻者麋腥之類卽操兎醢知脯羹蚳醢知服修魚醢知麋膚之類恭醢亦醬也以孰食之醬各有所齊之宜故卽醬以表其物而食又以醬爲重主必親設客必親徹故獻者操之旣致命但以物致于膳宰不復再致于主人也

張弓尙筋弛弓尙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

鄭氏元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孔疏云弓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向內故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弛之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角觸其上弓形亦曲向下也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又謂之鞘弣乃弓把也帨佩巾磬折則佩垂也孔氏穎達云敵體故稱遺地道貴右故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右頭又却下左手以承弓把把中央高兩頭頹下呂氏大臨曰左手執簫右手承弣者受者便于執也胡氏銓曰尊卑垂帨獻受皆敵朱子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按賓主授受之禮故無佩

垂佩委之異一皆以垂帨爲節尊不加元卑不加貶又兵射之弓尙武故張禮射之弓尙文故弛若未定體者何以遺人也

弓 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之法王弓弧弓授射甲革椹質者以此遺人當張之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與使者勞者以此遺人當弛之筋也者以爲深也角也者以爲疾也 弣 手把處也謂以手拊故稱弣

簫 亦作弰又曰弭詩曰象弭爾雅無緣者謂之弭是無緣之弓以骨飾弭也然簫之飾亦有不特以骨爾雅曰以金謂之銑以蜃謂之珧以玉謂之珪

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接者旣由客左則尊客于右矣鄭氏元云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却手則簫覆手與孔疏主人旣還在客左與客並却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必知客主俱却左手承弣右手執簫者蓋主人用右手承弣則是倒執弓也又鄭云鄉與客並謂於堂上俱南面禮敵體並受孔疏明旣拜客竟還前立處與客

俱南面而立乃授弓若不敵則不並授徐氏師曾曰接下承弣者是時客方承弣不能容手故先以左手接下侯客放手而後承弣次以右手執簫也使人左手承弣者弣高簫下以左奉主人吉事尚左也主人亦先以左手承弣下者左聖鄉仁主人接人以仁故皆尚左手也又接下承弣孔疏甚明陳氏澔注主人却左手者謂主人却左手亦以左手承弣云云則客左手先釋弣而後主承弣下字反不分明接下承弣孔疏甚明云云至此乃御案文必錄之者恐誤遵陳注也

進几杖者拂之

拂是去塵敬尊者所憑依故孔氏穎達曰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或云進几者以鑾外授人亦順也末是盡獻者必新製故但云執末而無塵可拂曰進則杖几固所習用者矣故恐有塵而拂之又進几即進與安之也當几面上而足下何云以鑾外授乎少牢禮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此其儀也凡卑幼進于尊長之禮皆如是意進杖亦同若賓主相遺或未必然

飾羔鴈者以繢

孔疏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朱氏申曰卿執羔大夫執鴈以爲贄焉飾以繢所以文之也鄭氏元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疏謂士相見禮言布不言繢故也陸氏佃謂飾之以布言飾則繢可知無天子大夫諸侯大夫之異按天子卿大夫皆畿內諸侯其通贄于諸侯雖下士亦視附庸而序諸侯之上贄用玉帛無用羔雁禮然不言繢者省文耳

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

鄭氏元曰受珠玉以掬愼也掬手中受弓劍以袂敬也玉爵弗揮

爲其寶而脆孔疏云珠玉受之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劍不露手承接以爲敬也孔氏穎達曰玉爵杯也揮振去餘也陳氏澔曰掬謂以兩手共承之洗他爵必揮揚之去其餘水惟飲玉爵者弗揮揚玉器宜愼也按古人珠玉皆以櫝以簞無手授者盍玉庇嘉穀珠禦火災非可以掬計者也此曰珠玉乃琢爲珠之玉乃冠佩之飾爲物不多而形圓易于旁落故須掬受弓劍以袂非竟不用手但藉袂以承之故但不露手夫袂非特致敬也以近于鋒刃故致愼耳弗揮者左傳註揮湔也又手洿也盍飲酒必洗爵皆手洗而巾帨拭之玉爵則洗以巾帨而不以手恐失手也故曰弗揮若曰振去餘瀝雖他爵亦無此不敬之禮無論玉爵矣

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鄭氏元曰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孔氏穎達曰凡謂此數事皆同呂氏大臨曰書厥包橘柚是包兼果實惟衣裳在笥是笥或有衣裳陳氏櫟曰苴藉也徐氏師曾曰上言親獻之儀此言爲使之儀也使者操持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之儀容則臨時不至失禮而稱其爲使矣呂氏大臨曰使者操是物以受尊者之命如使臣受命于君之容所以敬命也應鏞曰蓋曰獻曰遺曰進曰效雖不同而皆所以爲問也云云按苞包也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簞笥皆竹器弓劍軍器疑不尙儀文苞苴簞笥微物疑不須繁縟者矣而操此以受主命時已即以使者之威儀自愼如至彼之容不以物薄而易其禮不以主習而畧其文受主命早已如致主命與復主命之敬焉所以愼終于其始也

君言不宿于家

君言即所受于君之命也其言之常者不過述歲事而已其言之無定者如災患兵旅之類故聘禮云若有言云也不宿于家因是急君命聘禮所謂受命遂行舍于郊是也即有他不急之務或因日不吉或事未備君命之遲留數日者亦必宿于公所嫌有所泄言亦昭愼密之意也陳氏祥道云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故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誓衆則忘其親援桴而鼓則忘其身爲君使者豈思是哉云云是也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

陳氏祥道云博聞强識知也知常患于不讓敦善行行也行常患于自怠知矣而能讓行矣而不怠云云蓋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虛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按議論傳述之可稽訪者則由問而聞止于記載及閱歷之所見者則以

默而識積漸日月則博精神銳勵則强識益所以爲聞識地也合于理當于事曰善體諸心身驗于施措曰行勉力于所已能加厚于所已效曰敦博聞强識難于讓而此則以讓讓者學問歸德于古人功業推美于時人也敦善行者原非即于怠之人但銳進者退速力或不繼也有初者鮮終志或自滿也而此則不怠益慊于敦行之不足而深得于行善之樂故也

敦善行而不怠

善行即從聞識中擇其善者而行之行之又純乎善者之謂也善行而曰敦者加厚于學問之善行則温習而無忘其所有功業之善行則栽培之而不隳于其垂成已然者且敦之其日新日進之不已也固矣而在敦之者其敦之志與望善行而未及求善行而未至者不啻焉故見以爲不怠也自下學以爲不怠也自下學以

躋上達成不怠于其初自少壯以迄暮年終不怠于其始云合下言之此其躬自厚而下乃薄責于人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吳氏澄曰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饋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受其半而辭其半使彼致歡致忠之意常有餘而不竭盡不致使人厭倦而難繼故曰全交謂全其交接之道使可常也游氏桂謂盡歡如虞公求玉求劍于虞叔竭忠如楚共送知罃而求其必報就鄭氏元所謂飲食衣服言之如陳敬仲樂飲而不繼以燭孔子出行不假雨具于子夏亦不盡不竭之一端按全交全彼己全始終也歡指愛敬外見之禮文忠主愛敬內致之心志君子非必留有餘以望其歡忠之常及于我也恕以及物之道固然合上言此其薄責于人也

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鄭氏元曰武車亦兵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德車乘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陳氏祥道云武欲有爲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爲以藏用故結旌按武車即兵車以之講武則曰武車曰戎曰廣曰輕曰革皆武車其有旌也本欲爲部曲表識進退疾徐遠近皆見故以宣昭爲事而利用綏非特尚威武也曰玉曰金曰象曰木皆德車其有旌也行規旋矩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所以養德之車也結旌于竿庶不飄揚播蕩于風力之順逆而得應周折還轉之節度以不失六儀之法耳非徒示德美在內也方氏慤曰兵車言武之器戎車言武之事革車言武之飾廣車言武之備其爲武車則一也路車言德之美齊車言德之和道車言德之辨旌車言德之純其爲德車一也周官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武車德車

並言旌猶司常通謂九旗

旌(春官司常云析羽爲旌制全加旂但無交龍之飾止析羽而注于竿之首曰旌旌之義取于表故曰晶也以晶明也綏結指旒及幅言)

德車結旌

方氏(慤)曰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而此謂之德車是朝祀賓封之車以德爲主故也按方氏之意旞與旌一物惟羽之全析不同耳既用結則羽亦疑用全者故云其實曰道曰游皆以游行于道路言不必定是營壘屯結及往來巡徼之用也不言何人建者知上下所通用但尋尺異耳(左傳以王之靈旂請斷三尺而用之可證)已德車以養德義爲確結是纏其旒幅于竿又明堂位云載弧韣弧其張之綏旌之用韣其韜之結旌之用也餘見上

史載筆士載言

此謂後車從行者之所載也鄭氏(元)曰史士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孔氏(穎達)云史謂國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崔氏(靈恩)謂士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呂氏(大臨)曰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令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是已然史之載筆仍是記言記動雖從行與在國之職不異也而士則刑官言即五禁五戒之法因有成書故曰言載以左右先後于從行之卿大夫士庶使無犯也若崔氏所云自有司盟專掌何與于士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王出入士師辟軍旅賓客鄉士率屬夾道而蹕三公有邦事爲之辟六卿有邦事遂士辟大夫有邦事縣士辟是士有從行之職即載禁

戒以隨時而申警也

史(世本黃帝始立史官至于夏商乃分左右故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周禮春官大史掌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若有事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爾雅不律謂之筆說文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古今注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至蒙恬所造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也彤管赤漆管耳史官記事用之據說文及是知由禮亦多秦人所記矣)筆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

孔氏(穎達)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宜殿故用元武元武龜也左爲陽陽能發生象龍變生右爲陰陰沈能殺象虎沈殺也云云崔氏(靈恩)云龍旗九旒雀七旒虎六旒龜蛇四旒招搖北斗第七星也北斗一天樞二

旋三機四權此四星爲魁五衡六開陽七搖光此三星爲杓招搖卽杓也朱子則以此云云爲應乎天交龍爲旂能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旐爲應乎人呂氏(大臨)以壽星大火析木之分爲左青龍分四方爲象天體之周旋而以此四方之物配周禮旂旗旟旐按未當也交龍固象青龍白虎無熊朱鳥無隼且此四方齊等而周禮之四物尊卑迥別烏可同也此乃結陳之法之大概耳師旅從行行則爲陳止則爲營大畧如此四物者象天之二十八宿招搖與大微垣之招搖異乃北斗杓端之星名實卽中軍之七星旗蓋二十八宿皆從招搖所指而天運之生殺舒慘旋轉焉行而象此卽所謂星陳而天行者是也此實本風后八陳獨孤及記曰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元武龜蛇並畫也)飛龍翔鳥上下其勢卽李靖所稱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之說也合之四維之天地風雲卽八陣

矣
青龍東方七宿角二星象角氐房心象龍身心即當心虎尾象龍尾其宮壽星大火析木朱鳥南方七宿柳為鳥咮七星頸為員官員官喉嚨也張為嗉翼為羽翮其宮鶉首鶉火鶉尾白虎西方七宿奎封豕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觜觿為虎首其宮降婁大梁實沈元武北方七宿斗牛為列宿之首虛危象龜蛇為元武室壁象二口相對其宮星紀元枵娵訾招搖北斗第七星節搖光曰部星一曰應星又有太微垣一星亦曰招搖星經謂在梗河北入氐二度去辰四十一度者非此招搖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度為步伐之數一擊一刺為一伐如牧誓所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六七四五度也止齊正其度也局部分孔疏軍之左右各有部分軍行須監領故主帥各有所司部分也馬氏晞孟曰進退有度以一衆也書稱左攻左右攻右御必其馬之正荀子所稱將死鼓御死轡士大夫死行列可謂有局矣按

左右有局賅前後言蓋軍行皆前軍先行左軍次之次乃中軍次右軍次後軍故也止則正列于四面各局各視其將之旗為進退如左軍視青龍右軍視白虎之類而左右又惟中軍之招搖是視如招搖東指左軍動招搖右指右軍動前後指亦然其各局進與退之度皆在上之招搖主之武經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進無遠奔退無遽走進退有度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左右有局也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左聽左令右惟右將各司其局也至于旋軍轉陣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則左右局所司進退之度又皆惟中軍之是司矣

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

孔氏穎達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君使人歸其俎陸氏佃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蓋大夫亦自徹俎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據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則主人之辭按大饗主敬賓賓主又非君臣比此人臣之助祭也祭則異饗公又異主于何而不自徹也考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鄭注謂兄弟及衆賓徹俎而出惟賓俎有司歸之以此推之天子上賓辟公也諸侯上賓命卿也君待之有賓道然為臣者敢以賓自居而不以臣禮自盡乎況臨之以先君之大事也知徹俎之無不自也而為長賓之上大夫則君使止其徹而使有司歸之耳此祭于公屬職言故以凡概之而不分上下大夫士也然孔氏以自徹俎為士禮則下大夫何獨不然君不聽其自徹者惟上賓之卿爾已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禮雖大同而殊方之氣各有所偏逆則制之為禁先代之後各異所尚順而成之為俗服親之名各有所避敬而隱之為諱境界首

國國中君之禁四境咸遵之故至竟即可問竟上野鄙其人散居俗未備也國中成都成邑其俗畫一故俗必至此而始可問諱則門內之事故非及門無從問也禁立于上俗成于下諱本于先世言禁俗諱而一切戒忌賅之矣馬氏云問禁慮得罪于君也問俗慮得罪于民也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是已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氏元曰以剛日順其出為陽出郊為外事以柔日順其居內為陰崔氏靈恩以用兵為外事祭宗廟為內事馬氏晞孟并師田為外冠昏內祭為內猶未遠也而胡氏銓乃并郊社為外事以郊用辛為春秋變禮至陳氏澔又增巡守朝聘會盟皆外則益遠矣蓋治兵用剛日惟在出兵宜社之日田獵亦治兵故吉日取戊午庚午若布陳合戰豈能拘此武王癸亥伐商宋公丁未戰楚內事柔日亦

惟四時常祭特牲禮日用丁巳是也若特告則以所告之事爲主義不繫于祭故成王以戊辰烝告用公其後也至祭天地月日在二至二分所重在陰陽之始與中不復以日之剛柔辨陰陽周郊用辛以武王克殷辛亥告天宗上帝故爲一代之制而祈穀大雩皆用之並非變禮若特告則益以所告事爲主亦不主祭日巡守朝聘會盟不閒定以剛日也或止擇剛日出行耳然已無可考矣大意仍遵御案

卜筮不相襲

鄭氏元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瀆龜筴也孔氏穎達曰襲因也重也有二義大事卜小事筮一也前卜不吉則止不得因而更筮前筮不吉不得因而更卜呂氏大臨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大事先筮而後卜而引洪範龜從筮從等及左傳納襄王爲卜筮並用之証而云不相襲者非大事也陸氏佃亦引書三龜一襲吉及卜不習吉謂大事先筮後卜筮不吉而卜非所謂襲襲謂卜筮不吉又卜筮之二說皆是也蓋士謂三卜皆吉皆凶不得復筮三筮皆吉皆凶不得復卜也若筮有一吉猶得用卜若小事則旣筮不可卜大事若先卜亦不再用筮也蓋謂三卜以下皆御案文按此言卜小事耳故云然也

龜爲卜筴爲筮

呂氏大臨云凡卜龜人奉龜以往大卜涖卜眡高命龜華氏以明火爇焦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卜師揚火作龜致其墨以示卜人卜人占之其占視其兆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此龜爲卜也筴蓍也古者以蓍爲筮而揲卦其法見于易繫即大衍之數王再扐而後掛文自揲歸爲一變三變成爻以四揲之數七八九六以辨陰陽老少十有八變而成卦凡筮筮人左執筴右抽上韇兼執之受命于主人擊筮述命立筮卦者坐卦以木卒筮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此所異者不述命坐筮而已其占視其卦大卜掌三易之法其揲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此筴爲筮也此二句孔氏穎達云解所用也

已駕僕展軨效駕

展周眡也軨轄頭槥也張子曰一車百物無廢而軨者任重之要故爲展眡之主焉效孔氏穎達曰白也僕監眡駕竟入白于君也按前此立馬前監之嫌未詳審之故故此復詳驗之效乃驗意節指下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也無訓告白者然不得不從註車輪運動而持輪者專在轄故當展展亦動也蓋周其輪而視之耳效則致其已駕之告于君代巾車者入白故曰效胡氏銓以軨爲車欄車欄無可展以轄頭轉爲的

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

孔氏穎達云僕人白駕竟先出就車于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由右者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也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綏而升也跪乘者僕先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以爲敬按跪乘者僕初升時右手取右貳綏先屈左足跪車上而後跨右足上車也蓋惟車右勇力士故不執綏可超乘君用乘石婦乘以几餘亦各有藉以升焉試車時車未當乘石而君又未升故須于跪非跪而可執轡策以驅車也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鄭氏元曰調試之也孔氏穎達曰轡御索也合兩服兩驂共四馬每

馬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一轡繫于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兩服四轡共六轡也、合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卽止而倚立以待君出、蓋跪以見敬而立則調試之也、按驂馬兩內轡實繫于軜之兩端轙上、（轙見說文）非繫于軾前者也、驅非跪驅、無論跪驅之不便也、焉有君不在而跪以見敬、君出及君在反不見敬而立乎、立猶止耳、對行言、非對跪言也、夫曰五步、知駕車處去君升之地五步也、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

孔氏（穎達）曰、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右手中、左手取正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避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駕陪位諸臣皆遷卻以避君、使不妨車行也、故驅車而進、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也、按授君以正綏時、則僕必跪以身在車上、不便俯身臨君也、攘辟不特侍駕陪位之臣、考君上車、在路寢庭西階之前、由是而出路門、經治朝、雉門、其左其右、皆諸臣之所在、故僕攘之使辟也、僕攘辟則前導方敢傳呼啟行、騶、鄭讀驟、非是、國中且不馳、況大門內乎、然謂從行左右亦謬、騶卽啟行之前導也、騶至大門、君車未及大門可知、言此時地、以起下文右就車之所在耳、

騶（說文、廄御、月令七騶注、謂趣馬、主為官車駕說者也、晉有六騶、屬乘馬、御天子則七騶、主車者從、主馬者前導、故前導曰騶）卒、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

孔氏（穎達）曰、僕人、凡為一切僕、非但為君僕時也、車上僕為主、故為人僕必授綏于所升之人也、按古御為六藝之一、故無不能之人

亦以其無不可為僕之人、僕人云者、為僕于人之謂也、惟尊者不為卑者僕、餘皆可僕、必授人綏、意承上并轡授綏來、抑若惟為君僕、故乃有授綏之禮、而不知凡為人僕皆然、所以授者雖不齊、而必授綏則同、以車下者非兵車、非車右、不能超乘而上、尤不能別使人取而下與之、故云爾、

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僕（春官、掌戎廣闕革輕車之萃、此軍中之僕、夏官、戎僕馭戎路、齊僕馭金路、道僕馭象路、田僕馭田路、馭卽御、意僕本給事之名、御亦給車上事也、故稱僕、而非僕隸僕圉之僕也）

入里必式、

孔氏（穎達）曰、二十五家為里、里有門、必式、禮之為敬也、馬氏（晞孟）曰、昔禹見耕者則式、過十室之邑則下、武王式商容之閭、魏文式段干木之門云云、呂氏（大臨）曰、入里必式、先人之居在焉也、按如概云過二十五家必式、則國中無地不當式者矣、此但可謂卿大夫入家居之里門也、此則總承上文黃髮卿位、則謂君也、則入里當專指里門、以里門兩旁有塾、一里之師道在焉、式之亦以敬教勸學也、此專言過里門而式、非式里也、

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鄭氏（元）釋廣為宏、孔氏（穎達）曰、車已高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妄虛也、車上無事、虛以手指揮四方、並為惑衆也、按廣欬側其面以左右欬、妄指妄見不眞而遽指以示人、方氏（愨）所謂慮聲容之駭人聽、慮手容之駭人視也、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此在車上立式顧之節度也、鄭氏（元）曰、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轉輪之度、式視馬尾、小俯也、顧不過轂、為掩在後、孔氏（穎達）云、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

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馬引車尾近車闌前轂車轂也云云方氏慤曰立視五巂則不至于踰遠式視馬尾則不至于逼下顧不過轂則不至于掩後按五巂如孔說胡氏銓巂爲鳥名五巂如百雉既無理御案駁之故不錄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出輿下至馬頸者一丈馬八尺爲龍七尺爲騋六尺爲馬約中長七尺是視馬尾者不過四尺去馬頸前一尺計之車箱四尺四寸轂輪心當其中是不過轂不及二尺二寸也孔說引論語不內顧不知此指不外顧故以轂爲度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姚氏舜牧曰彗掃也卹恤也彗掃而加存恤焉勿急策以驅前吳氏澄云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馬疾行彗卹句勿驅二字句兩轍中間相去之度爲軌馬行不疾則車塵不遠故不出軌也按車廣六尺六寸各旁七寸所謂軌爲轍迹之度者八尺地耳車塵不旁溢其外是馬行綏也此卽入國不馳之節度耳鄭氏元謂彗竹帚卹勿摩孔謂入國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云云欠妥因御案駁之故不附錄

禮記裒要卷一終

禮記裒要卷二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

孔氏穎達云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此帶謂深衣之帶呂氏大臨曰奉者承之以兩手提者挈之以一手按曰凡則大概言之物有貴者宜奉賤者宜提輕者易奉重者易提貴而重兩手以奉賤而輕一手以提自奉至提其間不少差等而舉上下以賅之奉亦有更高于心者必曲臂以呈以非常之禮故止以當心爲凡奉之節提亦有偏下于帶者可垂臂而挈以非敬之道故以當帶爲凡提之法也當心與縣紞齊當帶與髖髎際奉而當帶曰替提而當心曰亢故著其一定之處云

執天子之器則平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

孔氏穎達曰執持也上高也衡平也綏下也按衡權準也取平共兩手與心齊奉之正也上衡者上于衡也器與縣紞齊綏提皆下于衡而綏讀爲妥者天子諸侯之器皆豎執之而高下別大夫之器平置而執之不敢豎也故曰妥然止下于心爾已提則挈之而已雖時有兩手將之之時而柄繫在上故曰提是器當深衣之要帶此曰執者言爲天子諸侯大夫士執而非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自執也如朝之進笏聘之授圭及一切操簡呈幣皆是其自執也當亦然耳陸氏佃言衡高七尺七寸中人八尺則平衡宜當眉非是御案駁之故不詳錄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鄭氏元曰圭君也克勝也孔氏穎達云此明奉持及手足之儀禮大夫稱主此則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之爲君者士則不然尊者之器其臣執之宜謹器雖輕小恆如重而不勝故孔子執圭如不勝上介執圭如重是也圭璧瑞玉尚上也謂右手在下左手在上也方氏慤曰左手不如右手強尚左手所以爲容下右手所以致力按主散文與君通稱雖士之無采邑者其從人皆有主道故主亦當賅士言凡舉所不能勝者必俯身拳手而用力此如不勝正狀其鞠躬如而端拱之象也此二句概言之下執主器固謂特達之圭璋操幣所謂享加圭璧也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其幣乃元纁及繒其圭璧即所加于幣上之玉也如璋邸射以造贈賓客穀圭和難聘女琬圭治德結好之類故言操以別于執之尊也左陽右陰左仁右義吉事尚左象陽舒法仁厚也此吉禮也故尚左

方氏云云非正義也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孔氏穎達云曳拽也踵脚後也執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行也按不舉足者足不離地畧起前趾曳後足踵而行車輪圜轉循地其勢下迤而微至足趾之微起如之即半躡之步也而周旋折旋之如志如善御者之左之右之然似此而曳其踵故云玉藻謂執龜玉舉前曳踵士相見禮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與此同意上言手容之恭之慎此言足容之重之慎也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鄭氏元曰君臣俯仰之節孔氏穎達云此明授受時禮立倚也佩玉佩帶佩于兩邊臣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身既磬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按惟授受時之禮故所言乃對君之正容非側立故不分左右之聽鄉磬折者折在腰要以下植立如磬股腰以上曲折加磬句而佩則當腰故小俯則垂大俯則委也首句概言之而下乃分別節度也主佩倚佩依于身主不折身也但佩垂以致臣恭是常禮也主折身則佩委以答主敬又加禮也不曰君而曰主通天子諸侯之臣及公卿大夫之家臣而概言之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鄭氏元曰裼襲文質相變耳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陸氏佃曰藉若小行人所謂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也非繅藉之謂賈氏公彥曰凡服四時不同冬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見裼衣者謂袒前上服見裼衣也劉氏彝曰此直謂朝聘時耳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則裼禮差輕

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則襲禮方敬尚質也蓋有藉無藉之說有三圭璋特束帛加璧一也屈繅垂繅二也以物覆襲三也圭璋特之說亦有二朝聘天子以圭后以璋一也享時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也皮馬不上堂故仍特達以物覆襲之非朱子辨之垂繅爲有藉則使者反命時執圭垂繅時有藉矣何不聞裼也又裼襲之說孔氏謂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皮弁服之類若是則由裼而襲襲而裼必先加一禮衣去一禮衣矣于禮無考也皆遵御案爲說

公事不私議

鄭氏元謂嫌若姦馬氏睎孟曰言若是是弼違者可以後言也按議是彼此酌量于是非可否之謂非一問一答之辭也公事當與在公之人亦當議之于公所而與私人議于私室必有不可宣于眾者矣即不與私人而與同在公之人但議于私室必有不可告于君

者矣與私人議之是掩朝廷也在私室議之并無朝廷也故不之以防微漸避嫌疑云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君子既有國及下官司言以皆得立廟者也營經書之也經書之始已有先後之如此與工告竣之先後亦如是也可知宗有功不祧之廟固惟天子有諸侯亦有之如曾祖周公而爲公始封即爲不祧之宗也大夫以下無之此則因有國者而泛言之也廄養馬庫貯庫及財用居室以室爲正中故統居言尊祖祀故先之重國用故次之居室止以安私也故後之於宗廟諸侯在公宮之左廄在養牲所之後當君小寢牆外之右庫在宗廟後當君小寢牆外之左皆由庫門而左右入者意大夫以下大畧亦同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

凡有分采者皆曰家家造是爲始有家者而言也祭器固鼎俎尊彝之屬命卿以上祭器皆具自大夫而下必假而鼎彝尊卣古皆有銘欵不可假也故必自造而先之犧賦陳氏指盆簝之類仍皆祭器耳不知乃芻豢滌濯之具也以本圭田所出自有耕耨之人其人亦職賦者所掌故曰賦犧天子大夫用特牛故稱犧諸侯大夫則此記云大夫以索牛然猶曰特典也詩與我犧羊是少牢用羊者亦得稱犧矣況純色爲犧何論牛羊也養器則養身之器以供飲食者耳故後之祭器在廟寢滌牲之所諸侯在社稷壇後家則在五祀之後之牆外故亦統于家造內又犧牲稅之于民惟見月令乃秦法也周禮天子用邦都之賦卿大夫士皆出圭田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春田蒐獵也澤廣故曰圍羣聚故曰掩麛鹿子凡獸子亦通名之麛卵微故曰取按澤乃淵藪之地春時草木暢茂禽獸所聚以孳育之所也故合圍于此尤爲暴殄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而此云然乃舉天子之國以賅諸侯言之也在天子之國言本不合圍而于春澤爲甚天子大夫即畿內之諸侯也外諸侯大夫于其國其不圍澤與掩羣不待言矣士微其民徒益寡故無所用其圍掩也但禁其麛卵之取而已蓋常田有餘以宏物愛儲民用也夫名獵曰田本爲田驅獸而已本不及澤何事于圍既曰驅之何用乎掩左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大夫士惟從君而田也大夫殺止佐車止佐車則百姓田獵王制曰禽獸不中殺不粥于市穀梁曰不成禽不獻國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則士所以不得取也春田貫下圍澤掩羣四時皆不可而起例于春麛卵正春時故特禁之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此謂自君至于士不間于德之養也方氏慤曰公侯山元大夫水蒼士瑀玟則玉固上下所通佩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則縣亦上下所通用我有嘉賓鼓瑟鼓琴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則琴瑟又上下所通御也經之所言亦隨其輕重而繫之耳呂氏大臨云君子禮治躬樂治心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故不去身非特爲飾亦有玉聲鏘鳴中于五音近于樂也據是則佩與下縣琴瑟爲一例皆和順道德涵養性情之不可須臾離者也故謂喪疾凶災降服徹樂亦以喪禮處之耳孔氏穎達云此不命之士按此并無位之士言之故有琴瑟而無樂非君則有結佩及易事佩之時故特以玉言君非大夫則有不得設縣之位如不命之士是也故專以縣言大夫非士則無鼓歌弦誦之事故獨以琴瑟言士也

佩玉上横玉曰衡亦或用環用琨用玦其中貫一圓玉曰瑀下垂一玉頭銳者曰衝牙其兩旁之中各貫一方玉曰琚其下各垂一玉形如半月曰璜而相觸成聲也縣周禮小胥掌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四面諸侯軒縣去其南面大夫判縣又去其北面東西兩縣而已士特縣或東或西止一面耳琴瑟白帖云神農氏削桐爲琴緬絲爲弦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五弦法五行備五音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曰少宮少商其義取禁也所以修身理性情以反天真也瑟相傳伏羲作初五十弦帝女鼓之而悲破爲二十五弦雅瑟長八十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二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弦義取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此論天子稱謂之事而先于常事起例也鄭氏元曰天子予一人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孔氏穎達謂稱天子以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予一人自言是人中之一人自謙損也臣下謂之一人所以尊王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劉氏彝云蠻夷之君朝貢于王擯稱天子以對之

以其不知禮義而所戴者獨天耳朝諸侯謂分土爲九州封五等之國四時各以其職來王及分職任功三者天下所以役中國之賢才措生民于皇極者也乃尊尚其德而謙抑自卑是以自稱予一人也方氏慤曰職欲各有所尊故曰分政欲一其所出故曰授功欲能有所勝故曰任分職然後可以授政授政然後可以任功故其序如此不知天子者天之元子適子所謂造物之宗子蓋以天地爲父母如長子獨承統緒然其量宏其責大豈區區威四裔之謂義疏御案爲　予一人如孤寡之稱亦求助于賢德之辭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御案云此特約舉官制言天子設官有掌天事者則大宰云云按太宰冢宰總天位天祿天職之柄大宗宗伯也任天敘天秩之掌故尤重也太史專天象天時及六典八灋八則以序事太祝掌六祈六祝以接天神大士鄭謂以神仕者孔疏知非士師等官以下者別有司士司寇此與卜祝相連也若是則亦大祝之佐耳按當即詩皇甫卿士毛傳所謂宰士也謂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然則亦天官之副也太卜紹天之明者也呂氏大臨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大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總謂之天官此疑于殷制之說而非也天官之下繼以春官之長而皆邦禮之所屬蓋以禮承天之休也孔氏穎達云上典典守之典下典是典法之典葉氏夢得曰六典皆有書故謂之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是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

陳氏澔云此六者天官之屬以其所掌重于他職故曰先按天子

奉天道以治天下承以大夫師長故建官莫先于順承天道也太者尊大之稱非尊其人尊其職也蓋公卿輔弼之人皆寅亮天職故統謂之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六大皆奉天之事者自此公卿輔弼云云皆御案文　鄭氏元謂夏殷制以與周制未合姑以此擬之非有可據也甘誓六事之人孔疏據尚書大傳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作士共工豈皆天官殷禮雖無考宋之官制具在也約以憲天奉天之義爲當其曰先之者非以其位先天事爾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

葉氏夢得曰司徒所奉者地道所掌者邦教有教不可無政故次以司馬有政不可無事故次以司空有政事則財用足人輕于從善而恥于犯法故次以司士正羣臣之版以詔爵祿終以司寇詰邦國之禁以刑暴亂五官各率其事而治所以奉地道也呂氏大臨曰

司士雖夏官之屬，而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所統者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畧等矣，所以並立爲五官也。衆鄭氏元謂羣臣非是，司徒之衆則六卿六遂之屬，是司馬之衆則六軍之屬，是司空之衆則百工，是司寇之衆則士師司隸之屬，是故曰典司五衆。蓋上節首舉治天事者，此一節乃舉治民事者。五衆者司徒養之則曰民，司馬治之則曰兵，司空用之則曰役，司士升之則曰士，司寇涖之則曰隸也。蓋上節云云至此御案文 吳氏華曰：以郯子所言少昊氏官名，祝鳩司徒，雎鳩司馬，鳲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五鳩鳩民，名與此五官同。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氏元曰：六府主藏六物之稅者。司土，土均也。云云。呂氏大臨曰：農以耕事貢九穀，則司土受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圃以樹事貢薪芻疏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賄，則司貨受之。司土則廩人倉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器、司貨則玉府內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圃虞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按府者，庶物并文書之所在，已成曰器，可貿易曰貨，土木水草，又器貨所以取資者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氏元曰：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者也。孔氏穎達曰：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爲器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葉氏適曰：六者造之于人則曰工，見之于用則曰材，治天下至于各成其材。云云。陸氏佃曰：獸工蓋攻皮之工，草工蓋設色之工，若以藍爲青，以莀爲紫，以蒨爲紅，以綠爲黃之類是也。此備採用六材皆當歸之府，今六府有土木草而無金石獸，六工有土木草而無水，器貨者人無藉于人工，金獸之材，于器貨兼之也。此御案文

五官致貢，曰享。

鄭氏元曰：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于王，謂之獻也。云云。葉氏適云：功罪進于上，則黜陟行于下。六職所分者內事，則獻事；六大所職者邦治，則考治；五官所職者衆，則獻功；六府所職者物，則獻業。王于是考其貢而加之黜陟，此所以道揆于上，法守于下，爲治之所以成終成始也。五官謂司徒以下，大宰總攝衆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孔氏穎達謂后以下則五官之長，豈有長于后者乎。熊氏安生以爲五等諸侯，亦非。此結上四節，六太不言貢，天事無可貢也；六府六工不言貢，治物原以爲民，總不越民事中也。結上四節以下，御案文：其實五官各以其職受諸侯之貢而致之天子，曰享。爾以與集說異，不錄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

鄭氏元曰：五官之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孔疏：即三公加一命，出爲分陝二伯者也。職，主也。引春秋傳一相處乎內曰天子之吏。擯者，辭也。春秋傳曰：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按五官即上司徒以下五官矣，而曰之長，則長于五官者，非太宰太宗之謂乎？故司徒司馬等皆稱司，而此特稱宰與伯，是即長之之義，更可証者周召分陝，周公爲冢宰，主陝以東；召公爲宗伯，主陝以西。職方者言二伯各主職其所治之方也。擯者，畿內公卿朝天子皆有擯命，諸侯大宗伯擯命公卿大夫，小宗伯擯常朝，司士擯。然則此擯其司士乎。吏之云者，天子官天下，故佐天子之官者，亦得稱吏也。又

記不言六官言五官者太宰尊即爲長不待言五官中又命一人爲二伯也此不專宗伯誤蓋三公即六卿兼官二伯即六卿分職不必三公止論道不分職亦不必一公處內二公處外亦不必東伯尊西伯次也朱氏申以五官爲諸侯誤此御案文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鄭氏元曰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爲之牧孔疏加命使主一州爲牧周禮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又八命作牧是也按九州天子邦畿千里自占一州外止八州耳而曰九州書亦稱九牧者意于畿內諸侯亦擇一人爲牧也天子三公八命牧亦八命知畿內之州牧即三公中之不爲二伯者耳牧者養也所謂使司牧之者也以小民無知如牛羊然牧如受人牛羊者之時其饑飽燥濕而與適其性者也其曰牧亦擯者之辭不言者蒙上節其擯于天子也之文耳其罰不及侯而賢者則進其律而加命焉其二王後之不爲牧者孔氏穎達謂恐有專權之心非是蓋尊之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元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云云按朝覲以春秋分配起于周禮則歲二月之肆覲東后何以言之蓋朝者侯伯率屬分年入見天子之禮其禮則先于宁見之以通姓名所謂臣某侯某也天子于是執瑁以臨輯五瑞而合之既乃入廟以受享即天子率諸侯以見于先王之意也言朝則觀合賅之矣覲則諸侯初立未有命服故墨車裨冕奉先君之遺玉見于天子時惟一人故無庸通名于宁韓奕之詩其証矣以未受車服之命未全爲侯故偏駕不入王門王亦不迎賓是所謂覲者不如朝之備禮無當宁之見入廟以後禮不甚殊但多一受策書車服之舉耳諸侯東面則位在西矣純乎賓而不臣也諸侯西面位在東矣臣從君也蓋侯則賓而臣之已不純賓也覲止當依之見故舉當依而見爲覲朝之異于覲者專在當宁一節故以當宁之見爲朝其朝有常朝侯服歲一見甸二歲男三歲采四歲衛五歲要六歲不待召而來者也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有命而始來者也今所存止覲禮一篇恐不可專指秋覲其朝有常朝約御案說大都朝覲宗遇繁簡之別非四時常朝之名其四時有召致則各于其時日之長短依其繁簡行之故名各有屬耳

依孔氏云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爲斧文亦曰斧依亦作扆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陳祥道云古者門皆有屏屏天子設之于外諸侯設之于內禮臺門旅樹此當道設屏門外之屏也治朝在路門外宁在門屏之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王背屏而立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此廟門之屏也天子田獵壁設于屏外此田獵之屏也御案云屏有築土爲之者郭璞所謂小牆當門中即今照牆不可移徙者也有刻木爲之者鄭氏謂刻爲雲氣蟲獸孔氏謂罘罳即今應棚此可移徙有事設之按此屏在雉門內應門之外所謂門屏之間爲宁也廟即在應門外之左其曰扆則指在廟言是設于廟中戶牖之間者皆以木爲之而依則施繡者也又陳氏據司几筵及覲禮謂朝覲未嘗當宁但天子當宁以待諸侯之至故路門之外外屏之內曰宁宁待也及諸侯至則出屏之外負扆以朝則周禮儀禮說爲受朝之位此記爲待諸侯之位也亦本御案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

鄭氏元曰及至也郤間也孔氏穎達曰未至前所期之日及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曰遇禮相接謂簡畧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閒暇曰會呂氏大臨云遇會以下皆諸侯禮時有緩遽則儀有詳畧會詳而遇畧也郤地境上之地也按遇會者諸侯將朝于天子凡同方岳者先期會于方伯之所會既集乃朝于方伯而方伯率以朝天子故朝之前有會非如春秋時之私會也會之先有

早至後至者會未集而先至與先至者見或于途閒皆未及期故曰遇亦非春秋時有意先期之遇也其禮則公羊傳所稱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所言雖不備而大畧如此隙地即方伯國之隙地以人衆故須隙地其禮以爵爲序所謂侯伯致禮地主歸餼只如今所謂取齊而已與冬見曰遇及發禁之時會爲諸侯于天子者異也

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

孔氏穎達以聘爲存問呂氏大臨云久無事曰聘聘大禮也小聘曰問禮有殺也比年小聘使大夫往三年大聘卿往按此爲同方岳之與國相親之禮也閒朝亦聘于天子方伯方伯初立及小國之君來朝已方伯亦使大夫聘焉其禮以瑑圭伸信以璧琮帶帛皮馬將意以私覿私面并達使介之情詳見儀禮此不言卿者卿即上

大夫故即以大夫賅之不言問包于聘矣聘于義爲訪故从耳甹甹亟辭也亟通閒問之意爾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孔氏穎達曰言語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約言語之約束以不能自和好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故曰誓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盟者殺牲歃血誓于神也誓與盟亦諸侯事呂氏大臨曰有大事則方伯誓之誓有輕重則約有淺深故誓約之淺盟約之深也按誓士師所職用于軍旅盟則掌于司盟誓禮亡其辭見于尚書者六篇自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其盟禮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載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于上而埋之尸盟者執牛耳戎右贊之誓惟軍事有之有奉天子命而率屬以征不道兵兇戰危恐同

役而不同心故使要約之使一心一力令行禁止曰誓信誠也盟則自謂無不信而以自明于神也必歃血故用牲涖則有主盟者臨之誓者矢陳之意自矢陳其信賞必罰不奪不移之志爾盟者亦明其凡在方岳無不戮力同心載天子之意非春秋之私盟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

孔氏穎達曰此論自天子至士行容之貌穆穆威儀多皇皇壯盛濟濟徐行有節蹌蹌容貌舒揚呂氏大臨云穆穆雍容深厚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崔氏靈恩曰凡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陳氏祥道云穆穆魯侯不特天子聘禮曰賓入門皇又皇耳行不特諸侯而已書濟濟有衆不特大夫而已大都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則天子至士亦莫不然蓋其儀各

有所當非一端也按謂天子不大聲色以化民故其容幽深元遠曰穆穆諸侯宏宣德化故其容光明正大曰皇皇大夫燮理衆職故其容協恭和衷交資互贊曰濟濟士惟奔走禦侮故其容進退周旋步武修整曰蹌蹌集韻蹌同行也以此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

鄭氏元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于天子爲士陪重也孔氏穎達曰某士擯者辭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五等之國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于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爲某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爲臣已今又爲已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按公之有孤不可信虞宋皆公不聞有孤其命卿亦止稱上大夫某國名猶韓起之稱晉士也若天子之命士分守于列國者然自稱陪臣即非命

大夫亦然謂臣于王之臣者云爾

儗人必于其倫

鄭氏玄云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于大夫比士當于士方氏慤謂禹稷顏子不同時而孔子俱以爲賢爲其道之倫也夷惠伊尹不同迹而孟子俱以爲聖爲其心之倫也任氏啓運云魏文以左右儗擊則貴賤不倫或人以管仲儗曾西則賢否不倫按以賤儗貴亦褻貴而病賤以不肖比賢亦瀆賢而愧不肖也若果德同雖貴賤不敵不礙爲倫賢否絕雖同貴同賤亦失倫也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

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五等之爵分土惟三其富宜等而有不等之待問者土氣各有所宜也數地不越百七十五十里耳如穀則豫并宜其五兖宜其四幽宜其五雍冀宜其二黍稷青亦宜其二稻麥荆揚宜其一稻如畜則豫兖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并宜五擾幽宜四擾冀止牛羊雍止牛馬青止雞狗荆揚更止鳥獸此雖同三等而富已不齊猶不甚相遠也故地不足盡又必數山澤之所出山澤雖亦在封內而不在土田之數者大約如揚之金錫竹箭荆之丹銀齒革豫之林漆絲枲青兖之蒲魚雍之玉石幽之魚鹽冀之松柏并之布帛之類其富大不齊矣故必數及山澤所出而後可盡也大夫凡有采邑者宰謂邑宰力謂民力謂賦稅所供也山澤之賦歸于公故不數不言家宰者卽未受采之試爲大夫者亦有家宰故也原思爲孔子宰言食稅不及衣租者舉重已賅其餘也祭器衣服不假非上大夫世祿不能故爲大夫之富士多未受采無宰與民力可言然已不徒行雖下士亦得備一輈兩馬也故以車多爲富者自士始不必三命而始得乘命車之爲車也大夫祭器不假禮器以爲非禮者謂及身爲大夫者計其所入無具備理故以不假爲有貪也此言世祿之積久致然然曰不假僅苟完而已車數者有功則賜多也不言天子者天下之有皆其有無私富也所對云云者皆不敢有非分之富意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此統言祭祀之禮上可以該乎下下不可以僭乎上也天子自天

地以至其先無不祭也諸侯不敢祭天地并四方山川亦不全惟其方與國之山川大夫不及山川士則并五祀有不全者矣此御纂文也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孟冬祈年此常祭卽位類出征類巡守柴大故旅皆非常祭地有五北郊大社王社之祈及報并大災之類社稷也南北郊天地分祭卽位出征巡守天地合祭其餘若大封告社出征宜社及獻俘釋奠告載社主大蜡祈禳等社祭諸侯所同故不與祭地之數方祀有六四時迎氣及季夏中央皆分祭至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卽所謂來方禋祀也大會同之祀方明則非常祭矣餘若六天感生崑崙神州諸說俱不可據山川亦四面望祭但天子遍及四海之方曰四方諸侯則各于其所在之方曰方祀也山川亦止于其國所望及者爾諸侯而祭天地四方止從天子大夫而祭方祀山川惟從諸侯五祀卽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全祭之故皆云歲遍

儀禮士有禱五祀之禮而此不言者士無世位仕則祭之不仕則已以不可常故也去位則或尸或竈即不備矣故不言也士祭其先特牲即其禮然士無田亦薦而已而此云祭者薦但祭之小者耳通言之亦曰祭也況其不祭因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之故而非禮有所不可故得以祭先之禮許之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鄭氏元曰犧純毛也肥養于滌索求得而用之孔氏達穎曰此皆上兼下下不得僭上此謂天子大夫士是也夫純毛固可言犧然犧從義說文气也蓋取眞氣全未發洩者故得用犧是犧取氣純之謂即角繭栗者爾非止毛色之純也肥取其方壯長者即角握之牛其毛色亦必從本朝所尚可知但不敢用犢故不名犧索求也即牛人所謂求牛也求捄通但周禮註悞以角繭栗往之故似非

此求牛之謂不知有捄其角並不云祭五帝之犢也蓋即角尺之牛爾又求于也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于求也亦即索意索得即用不及久在滌云爾求捄一解爲周禮注所悞故復申此解羊豕合牛共一牢爲大牢不與牛同牢曰少牢其牛亦曰特牛天子大夫用特牛士用少牢若分羊豕不同牢爲特羊特豕諸侯大夫特羊士特豕是亦通于諸侯之士也國語牛羊必在滌三月犬豕不過十日索牛或不能三月者爾

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

此陳宗廟奉牲告神之名必美其稱者以天地之陰陽和祖先之政教風化得物物遂性至此豐大故不敢不美其稱也孔氏達穎云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腳跡痕大豕肥則毛鬣剛羊肥則毛細而柔弱元頭也武跡也牛稱元者任氏啟運謂牛數以頭不知升首于室以牛首爲尊故特言元也豕羊言鬣毛者祭用毛者之薦血本無大別故以鬣與毛言豕肉體堅而性躁劣故肥則鬣剛羊肉體軟而性舍忍故肥則毛柔用特豚者自饋熟無薦毛血禮故但以腯肥言腯陳氏澔云充滿之貌先牛至羊者重鼎俎之正牲也牛司徒所奉豕司空所奉羊司馬所奉豚司士所奉

雞曰翰音

孔氏達穎曰雞肥則鳴聲長按雞宗伯所奉左雄雞斷尾曰自憚其犧也知雞牲之必用雄且必尾長者惟雄者鳴肥則聲高而羽長翰羽也羽豐音響乃雞之美故其稱加此田饒謂魯哀公云雞有五德終以守夜不失時春秋說題辭雞爲積陽故陽雞鳴以感類也雞佳也佳而起爲人朝暮寶是皆以音重也周尚赤雄雞赤翰故又以翰重鳴必鼓翼是翰與音又並用也

雞春秋斗運樞云玉衡星散爲雞又于卦屬巽于辰屬酉于宿屬昴物類相感志野者屬陰先鳴後鼓翼家者屬陽先鼓翼而後鳴爾雅云大者蜀蜀子稚未成雞曰僆絕有力奮三尺爲鶤其大概也

犬曰羹獻

陳氏澔曰犬曰羹獻者犬博則湆可膏以充鉶以爲獻也項氏安世曰牛羊等皆以形聲之美者爲號獨犬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也羹之而獻其味耳按犬是下牲蓋惟鄉飲酒以犬爲牲然無犬鼎犬俎不似牛豕及兎之尙登腊鼎腊俎止堪爲羹以獻耳前此毛血及腥爓之獻犬不與焉惟充鉶羹而始獻故也蓋專于調和後之氣味獻焉而鄭氏元以羹獻爲食人之餘孔氏達穎謂人將所食之餘以與犬食之肥則可獻祭鬼神也其說非是

雉曰疏趾

孔氏達穎曰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蓋飛鳥趾間皆無幕故

棲于木。今雉不樹棲而趾無羃，故特言疏趾。又按雉，野雞，必取田獵所得者。考雉之性，惟生殺者則趾開張而不縮，然則疏趾之名，明新殺卽當時之田所得者云爾。其鳴及羽皆美于雞，然非家禽，不列于六官所奉，故不以翰音稱，而以疏趾明親射爾。

雉 爾雅云青質五彩曰鷂雉長尾走且鳴者曰鷂雉黃色名自呼者曰鳴雉似小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鷩雉卯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曰秩秩海雉長尾者曰鸐山雉則白雉曰韓雉白鶾曰雉伊洛而南素質五色成章曰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曰鷂南方曰翟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又雷鳴而鳴其羽可儀故其翰其音更美于鷄也其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性耿介不可畜扑屬離故煮則冠赤

兔曰明視

孔氏穎達曰，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魏子才六書精要引此云，言其目不瞬而瞭然也，亦未是。蓋必生殺者，雖死而目開不閉，如雉之生殺者其趾張而不縮。凡此以明禽獸皆親射而殺，以表其誠敬云耳。蓋兔雖野獸，然並三牲供腊鼎，故于諸獸中特重之，而其名之取義與雉同。陳氏澔曰，兔死而目合者殺人，夫是以貴明視也。

兔 蘇氏頌曰處處有之為食品之上味按事類合璧云兔大如貍而毛褐形如鼠而尾短耳大而銳上脣缺而無脾長鬚而前足短尻有九孔跌居趫捷善走說文兔子曰娩狡兔曰㕙曰㕙大兔曰㚟味甘寒而滑補中益氣止渴健脾

脯曰尹祭

孔氏穎達曰，尹祭者，裁截方正而用之。一云正，謂自作之。按脯乃乾肉，薄析之，搏之屋上，使乾之。廣二寸，長尺有二寸，橫陳俎上。一俎當八脯而滿，兩頭不垂出俎左右者各四寸。內則兩頭垂及桶亦各四寸 故取乎正，而爲衆割之所取正者也，故稱尹焉。如不正，不能與俎之尺寸相稱矣。稱尹祭，明自作之謹敬，不敢稍出于不正者以奉薦云爾。

脯 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知皆以野牲為之說文脘骨脯也是肩臂臑髆膞之當骨者為之胸脯脡也是脊脅之肉為之盧諶祭法春祠用騂脂脯也夏用鷸脯現析之脯也儀禮鄉飲酒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使行出俎釋軷祭脯士冠賓東面薦脯

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

孔氏穎達曰，槀，乾也。商，量也。乾魚商度燥濕得中而用之。脡，直也。鮮魚煮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也。項氏安世曰，槀者不必能必擇而用之，濡魚進尾，右鰭左腴陳之也。按白虎通云，商，強也。槀魚取其堅強，故曰商耳。脡亦挺，意梃伸也。魚鮮則雖熟，而體亦伸，若云商度，則何品可容疏率者。槀卽魚之腊者也。

魚 少牢饋食升豕鼎後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注右首進腴亦變于食生也有司載魚橫之救縮載公曰魚之進腴猶牲之進下也魚以腴為下鬐上右首而進腴亦殺右矣士喪奠用食生之禮其魚則左首進鱢與此異意槀魚即次于鮮魚之俎亦如腊之于牲也橫載俎故取乎商脡如脯然不然者味雖不變而首尾委垂則已不敬之蒞矣

水曰清滌，酒曰清酌

孔氏穎達曰，清滌，古祭用水，謂之元酒，言其甚清皎潔也。清酌者，此酒甚清，可斟酌也。呂氏大臨曰，醴酒皆有酒有糟，糟未泲者也，既泲爲清酒之精者也，謂之酌。按非元酒也。元酒豈用以滌濯者，而曰清滌乎。此謂所設之洗耳，故以滌言。滌貴潔，故取清明親洗也。任氏啟運曰，明水涗之酒，必泲而後清，以苞茅縮之，然後酌，此亦明親泲親酌云也。

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

孔氏穎達曰，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薌萁者，粱謂白粱、黃粱，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陳氏澔曰，粱曰薌其者，白粱、黃粱，非獨米之香烈，可以充君薦神，至于萁梗亦有芳薌也。嘉蔬者，畦畛而種，待水以生者皆曰蔬，而稻惟其善也。項氏安世曰

薌合以其實之升于量者言薌萁以其稗之登于場者言嘉蔬以其飯之盛于器者言考黍稷皆今小米黍粒圓而大色黃性最黏故曰薌合稷似黍差小性硬色白鑿之晶潔故曰明粢粱餘高于黍味最美氣最薌故曰薌萁粱陸稻稻水稻蔬疏也稻之行列宜疏以透風也其鄭曰語辭未嘗自黍稷皆今小米至此皆御案文按黍稷並薦粱稻皆加食也黍言其薦時稷言鑿時粱言舂時稻言種時古人耤田自種迄薦皆自致力故各其所別異處明其躬親也合謂摶也其謂𠚋也明晶瑩謂鑿也蔬謂植也記先黍後粱粱從黍加先稷後稻稻從稷加也餘詳內則

韭曰豐本

鄭氏元曰豐茂胡氏銓曰古者蔥韭皆曰本漢史曰百本韲五十本蔥按韭說文云可一種而久生故謂之韭一歲三四割其根不傷至冬壅培之先春復生李氏時珍云韭歲可五剪收子者止可一剪又云韭之莖名韭白根名韭黃花名韭青引此經云言其美在根也薤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黃乃未出土者按此知韭不貴下子種而貴陳根發者其性內生不外長故以本豐為美用取葉而本豐者葉佳故云然

韭李時珍云可以根分可以子種葉高三寸便剪八月開花成叢收取醃藏供饌謂之長生韭九月收子北人至冬移根土窖培之賤則高可尺許不見風日者短而嫩黃亦曰韭黃此見韭之以豐本為貴也

鹽曰鹹鹺

鄭氏元曰大鹹曰鹺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考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鹽河東謂之鹺則鹺乃河東鹽池所出大鹽即今解池顆鹽也彼人謂之種鹽最為精好李氏時珍曰周禮苦鹽即顆鹽也出于池其鹽為顆未鍊治其味鹹苦曰苦鹽既鍊則為散鹽準之大羹鉶羹之義雖亦有散鹽而苦鹽為重貴五味之本也但煎而不鍊淨故亦稱煎鹽之尙此曰鹺者以此謂鹹味則以鹺為重云

鹺即池鹽出河東安邑西夏解州旁耕地為畦壠沃以池水而塹圍之久則色赤待夏秋南風起則一夜結成末鹽曰苦鹽即大鹽也其他有東海鹽南海鹽北海鹽梁益井鹽西羌山鹽北漠樹鹽成階等州崖鹽及白草黃草等鹽皆不名鹺也始于黃帝之臣夙沙氏

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鄭氏元曰幣帛也成氏伯璵曰量幣者幣帛以將誠不敢過不及也考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韓詩外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羅泌路史以為未聞燔瘞之玉每歲天之常祭九則王之燔者為九地之常祀有二則王之燔者為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計以為皆燔耶則玉不受火以為皆瘞耶而古泰壇泰折之側耕斸且且未獲一玉云云而謂玉帛特禮神之用而不燔瘞然則燔瘞者繒帛爾嘉嘉德謂玉之象嘉德也量則有副制之意玉則既事藏于天府幣則燎瘞之

玉典瑞掌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兩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四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璋邸射以祀山川也幣嘉禮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幣長二丈兩幣相發而後四丈以尋計之則一幣長二尋又半矣喪禮魯之贈也三元二纁長終幅既夕禮贈用制幣元纁束一丈八尺為制以其不等生人之用也故短于吉幣意祭祀之幣其量亦同

天子視不上於祫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鄭氏元曰祫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不過此綏讀為妥云云孔說畧同以後說者皆承鄭孔之義俱以人視天子視國君為說

御案云不知視天子者諸侯耶大夫耶士庶耶豈視君者臣民貴賤一節耶玩本文先以天子視國君視大夫視士分言之疑

謂天子之視端凝平正上不上于人之袷不下于人之帶妥下也國君稍俯下于天子止及心之上大夫又俯上止及心士更俯上及心之下所見之地亦止五步俯仰雖殊總之不上于袷不下于帶則一也任氏啟運曰大夫舉上所及以眩下士舉下所及以眩上也按禮侍于天子視下而聽上足如履齊則鞠躬視下并帶猶不得及何論袷以上耶雖于朝則帶當指深衣以深衣之帶當脅以朝服之帶在心上不可言平視平則下于帶故也妥稍下綏綏宜作綏長五寸當綏則下于袷而高于帶然先儒無說故不入正行衡正當心所謂平衡是矣曰衡則固得橫及身左右矣士有事人之責與親細事不得不廣所見故同是不上袷下帶而橫視得旁及五步也又視乃明目正視之則若當仰觀俯察游目而及之亦所不拘此但言視之度也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氏元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兵甲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孔氏穎達曰言猶議也呂氏大臨曰先時豫慮思不出其位皆所以虔君命也居是位也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以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政無不舉也但官者卿大夫日治事之所在路門外兩旁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是也劉氏彝專以供與作言之固矣府庫在庫門內兩旁周禮及本篇有府名無庫名月令言庫不言府是府即庫府以藏物爲名庫即其藏之之地也考周禮大府等所入所出所供知文武之器用未嘗分貯也且記文止據現在言而劉謂府治寶藏貨賄待匪頒庫治其車馬甲兵待徵令及陳氏祥道府藏文書財物爲文庫貯車甲爲武又固矣蓋在官謂治事時大臣爲要在府謂計其出入會要之時在庫則入其物出其物乃有司之職非大臣之事也在朝則復逆之時謨謀匡弼皆于是乎在大約治朝內朝爲多外朝間一舉耳但官者云云至此皆御案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鄭氏元曰謂于朝廷無所不用禮沈氏煥曰公卿大夫在朝之士所言皆禮問者以是對者亦以是吳氏澄謂在朝議禮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也按此亦承上言凡在朝者爲問爲答一于禮而不苟則無之而非禮矣即前仁義道德非禮不成十四句是其註脚問兼上下及同等對亦同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御案云陳氏祥道以此大饗爲兩君相饗方氏慤謂王享諸侯鄭以此大饗爲祀五帝呂氏大臨改爲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非也考之周禮天地名禋祀五帝名大旅鄭以大旅爲大饗呂以饗帝爲大饗悞矣周禮天祀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饗故禘祀烝嘗及間祀皆曰享惟季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曰大饗王饗諸侯諸侯相饗皆于太廟皆用祭器然惟禮重而物備始名大饗郊以特牲物不備矣所貴在誠故祭天可名饗不可名大饗也若聘禮之饗養老之饗孤子之饗則對燕禮食禮而言相去更遠矣考周禮于饗神如大宰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及大宗伯大神示鬼皆卜日而且卜牲卜尸知季秋之大饗定月不定日則日亦卜二郊固不名大饗牲亦卜惟大饗賓則朝畢即戒賓行饗以人交人非有幽明之隔故不必卜陳謂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即則宗廟所用則祭器不蠲則除之凶服則禁之祼以鬱鬯尚以元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又郊牲言尚服脩又大饗君三重席而酢合之几設不倚爵盈不

飲穀乾不食以訓恭儉故其禮雖重物雖備然皆有一定之品程
故不使苟侈餘益之意謂不以有餘多益侈富云

大饗不問卜

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天子饗之列國相饗其獻數同廟中將幣已次日即戒賓行饗不卜日牲不薦毛血不論毛色故不卜牲大饗無尸牲曰又無不可用者故曰不問卜古諸侯與天子朝會自來至往始終不及一月並不能上旬不吉改卜次旬次旬不吉改卜下旬者舜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至于班瑞既乃而畢則接日行禮可知況賓客志意通言語達非有幽潛不可知何卜之有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

鄭氏元曰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爲摯者惟用告神爲至也孔氏穎達云鬯者釀黑黍爲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爲鬯天子贄弔臨諸侯舍其祖廟以鬯禮于廟以表天子之至圭即五瑞子男用璧不言者略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黨雁取其候時而行飛有行列雉取其耿介惟敵是赴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也士摯冬雉夏腒按天子有君道以德貴故用鬯與玉天子贄于神故貴臭以達芬芳之德格于無形而用鬯諸侯贄于天子故貴比德之玉以輯合于有家而用圭天子之贄無受者祼之而已諸侯之于天子不純臣以賓禮接故受而還之下此皆臣道也自居少賤其贄以奉養爲義故用羔鴈雉周官膳夫以贄見者受而膳之是也故非尊長不敢受士于士還之大夫于士辭之君大夫于其臣則始受之于外臣則即還之矣大夫士于君皆奠士于所臣事之大夫則奠之天子贄于室謂祼也諸侯贄于堂謂朝也大夫士贄于庭謂見也天子宗廟之祼圭瓚巡守之祼以大璋中璋邊璋鬯以玉爲飾也諸侯圭以繅爲飾卿羔以繢爲飾大夫鴈以布爲飾士雉則并無飾矣周禮又有孤執皮帛夫孤即卿大夫兼職雖天子畿內亦然則不更立贄而仍用若卿若大夫之贄可知也

鬯 周禮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謂不和鬱者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釀秬爲酒芬芳調暢于上下謂之鬯飾之謂設巾也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修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疈事用散

圭 公執桓圭九寸刻雙楹曰桓侯執信圭七寸刻爲人形其形伸曰信伯執躬圭亦七寸刻人形其形俯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刻蒲與穀形于上皆五寸其制圓故曰璧其繅藉皆如其玉之數

羔 格物論羊子曰羔曰撥鳴曰芊五月生羊曰羜六月生羊曰羍七月生羊曰羍埤雅云羊性善羣每成羣以一雄爲主擧羣聽之繁露云卿用羔者有角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嚴之不嘷類死有者飲其母必跪乳類知禮者故以爲贄也

鴈 格物總論雁陽鳥狀如鳶而小江淮淵洛間動計千百大者居中止如圖而營家飛有先後行列秋南春北云云

檀弓

左右就養無方

鄭氏元曰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饒氏魯曰子之于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按方有方法方所二義方法者義親之道惟力是視並無一定之限制期于志體之得養而已非如成方不易者在也方所即左右之位有需于左則侍左有資于右則侍右非如官方不越者在也平時冢子介子衆子其間尊卑長幼侍親行立意不無左右之別及至于養凡爲子者則固無分于左右隨所在而自致焉故鄭氏謂無常人也就養子就親以盡養之之道不待親之使令即先意承志之意云爾

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此二句語意申明晏子之知禮奢示以儉正承恥盈禮明其所以

儉之故、國儉示禮、以不没夫當行之禮、見晏子原知禮而非行禮之謂也、蓋知禮者、知制禮之意、禮時爲大、從時損益、正其善明夫禮意也、禮其文、而儉其禮之本也、奢示以本、儉示以文、正其裁制之苦心、禮其經而儉其禮之權也、奢示以權、儉示以經、正其轉移之妙用、故許以知禮、夫既曰儉、原不謂其所行之爲禮、曰國儉示禮、知晏子之國原非行禮之時之故云爾、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

孔氏穎達曰、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外境會心之謂喜、斯語助也、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情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漸至摇動身體、乃至起舞、手蹈足揚、樂之極也、按王肅、人喜則下、尙有三循字、人喜則循循思陶循、反覆也、陶、和樂也、不若後漢書注引韓詩外傳曰陶、暢也、蓋喜則反覆其所喜之情、卽思暢之于心、亦卽形之于口、因之動發于身、而遂以不可已、乃有不自知其手足之揚蹈者矣、斯乃卽此而在意、有感觸之甚速、而陶咏猶舞之並見者、其自中而外之因端、不能不由斯以出、有積漸于不覺、而陶咏猶舞之潛移者、其自微而盛之次序、不能不由斯而形、喜乃心之舒釋名也、數斯字、已有不容徑直之意、在當對下品節義、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鄭氏元謂中、身也、而引鄉射禮爲據、退和柔貌、孔氏穎達曰、如不勝衣、言形貌卑退也、方氏愨云言其弱也、陳氏澔云謙卑怯弱之貌、按中是謂其衷懷、非謂身也、退然者、由于其中、則非外觀之謙讓外飾之抑損而已、言其中、而身肢之矣、如不勝衣、謂禮服之充而已、若不克稱命服之重而已、若不敢當者然、承退然言、是謙卑、不是怯弱矣、若不勝衣、乃其中退然之徵見也云

趙文子 名武趙朔子魯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晉侯以韓厥言乃立武十八年晉悼公卽位武始爲卿襄九年將新軍是年伐鄭武率魏絳斬行栗十三年將上軍十八年齊伐晉逃歸晉逐之趙武率韓起以上軍圍盧二十五年始爲政鄭伐陳獻捷于晉晉人詰之子產對以陳之罪士弱復于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二十六年與公及宋向戌鄭良宵曹人會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與孫氏執寗喜北宮遺衛侯如晉晉執之而囚于士弱氏與宋向戌善戌亦善楚子木因弭諸侯之兵戌使告文子乃謀于韓宣子而許之會于宋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組仲尼稱是衆爲多文辭是會子木使晉楚之從交相見楚人衷甲武患之告叔向叔向曰不害晉楚爭先叔向勸使先楚人曰子務德無爭先既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問臣武子之德文子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二十九年吳季札適晉說之三十年晉悼夫人享城杞者得絳縣老人召之而謝遺焉云云使助爲政辭以老使爲君復陶魯使者人在晉歸言之季武子曰晉未可踰也有趙武以爲大夫云云是年宋災武會諸侯大夫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君子有之三十一年叔孫豹歸自會言趙孟將死其語踰是年子產毀其館之垣以辭于晉趙文子曰信哉實不德云云乃謝之而築諸侯之館昭公元年趙孟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四月武與叔孫豹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戒禮終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穆叔賦鵲巢采蘩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是會也天王使劉定公勞之于潁館于洛汭劉子使遠績禹功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及遠云云劉子謂其老將智而耄之之既而秦后子奔晉見趙武言秦君無道曰猶可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亦稱其將死十二月將適南陽烝于溫庚戌卒

蠶有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

鄭氏元曰蚩兄死者、言其衰不爲兄死、如蟹有匡不爲蠶之績、蟬有緌不爲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腹下、朱氏申云、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爲蠶之績也、爲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爲范之冠也、爲喙而已、蓋以上二句、爲下句喻也、按績、說文緝也、釋詁繼也、言出絲不絕、如績之緝繼不已也、績則需匡、今匡自着蟹、非爲蠶之績而設、冠自需緌、今緌自著蟬、非爲蜂之冠而設云也

蠶孕絲蟲類甚多有大小烏白斑色之異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自卵出而爲妙蛻而爲蠶有胎生者與母同老爾雅

云螵桑繭也蚰由樗繭也蚢蕭繭也棘繭欒繭南海橫州有風繭絲作釣緡凡諸草木皆有蚅蠋之類食葉吐絲不知蠶絲之用廣也

蟹

其類有江海湖溪石各產其種數十大都骨眼蜩腹䗇腦鱟足二螯八跪利鉗尖爪殼脆而堅有十二星點其別以申之黃紺螯之大小臍之圓長足之多寡而匡之在背則同皆衡行而介

范

蜂類十餘種而范乃窠蜂名也亦有三種林木土穴及家蜂也並小而微黃一種在山巖其蜂黑色皆壘處作房有王一日兩衙雄者尾銳蠟若尾歧嘷花以鬚代鼻采花則以股抱之以有君臣禮範故名蕈冠謂其其首形似委貌也

蟬

其類亦十數種曰蚱曰蜩曰馬蜩曰螗蜩曰蜋蜩曰螓曰茅蜩曰蟪蛄曰蛁蟟曰蜒蚻曰螇螰曰蛥蚗曰寒蜩曰寒螿曰蜺曰蝭母蟬其總名也俱方首廣頟兩翼六足以脅鳴吸風飲露溺而不糞緌具喙之下垂者

禮記衷要卷二終

禮記衷要卷三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雲谷校刊

王制上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穀梁氏曰仁義歸往曰王班氏固曰祿錄也所以收錄人才爵盡也盡其才而用之也元命苞曰公之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之爲言白也明白于德子者孳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葉氏適曰公以無私爲德侯伯長也言德足以長人子養也道足以養人男任也道足以安人按孟子以爵本天位雖天子亦在命德之內故并天子言六等此以祿爵爲王者馭富貴之大權命自天子故不數王者爲五等按祿本冊錄天子所以考賢才而定養之厚薄爵本酒器天子所以同燕饗以序位之尊卑者也公公也公其道于天下侯維也爲四方之綱維侯爲封國之統號故總有邦爲諸侯公其侯之加等而子男則皆未成國者也長人曰伯字人曰子養人曰男亦曰安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十日者陰陽各五陽有君道故此分有君道者爲五等下分臣道亦五等也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孔氏穎達曰大夫者達人謂扶進于人士者事也呈能皆云爲任職事士既命同而分三等者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葉氏適曰近諸侯欲其承上辟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尙仕有所事則曰士按諸侯不立卿立上大夫總卿職蓋天子六卿比諸侯故卿之名嫌于與諸侯相逼也故立爵自大夫始而卿之職不可廢卽以大夫之上者總之其在國

也諸侯稱公上大夫亦稱卿以臨民入方伯之國君序公侯伯子男則其卿止曰上大夫入天子之國則君或比于大夫而位次天子大夫下則上大夫且稱士此近則處于卑以尊君遠則全于尊以尊國也其大夫亦閒有三等如晉有中大夫也士則同稱上中下不別者在國與君無嫌天子之國大夫稱下士士則人焉而已卿彰也彰君德也大扶也以扶持夫治道者故大之士事也所以事事于國者也五等見上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鄭氏元曰方千里畿內之地以祿公卿大夫士者也孔氏穎達云此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王畿外五等諸侯之制七十里倍減于百里五十里倍減于七十里彭氏絲曰方千里者橫千里直千里共方一里者百萬也陳氏澔曰天子以下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

林川澤原隰險夷不同若限以地而不計田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云云按天子之田以下里數皆以開方計千里則提封百萬井王畿近郊遠郊各五十里共百里四面合四百里去其郊牧野林坰所有鄉亭侯館壇壝學校各國所由貢道四正各五十里合去二百里惟四隅皆田亦合二百里故制十二軍郊遂更番故止倍大國之數為六軍以道里雖四百里而田實止二百里也餘則而稍而甸而縣而都各百里四面開方則千里各為畿內卿大夫士及子弟之食采各率其賦而統治于天子之六官故曰天子之田方千里也而賅以地計實方一千一百里然不必正方總合于方一里者百萬而已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為百里者八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為百里者六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方千里也公侯田百里為里者萬其地亦百一十里伯七十里開方四百九十里為里者四百九十也子男五十里開方二百五十里皆以田計若併其地亦各加一故其所由以來于天子方伯之朝貢道路郵侯壇壝學校裕如也于國內三分去一之說謬甚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鄭氏元曰不合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以國事附于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又民功曰庸其治民之功皆因大國以達于天子或曰庸墉通附庸猶屬城然項氏安世言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始以城為庸按不能五十里者以名山大川之間有卻地焉劃之不能成國者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外之奇零不成國者益之大國則非制于是隨其多寡而分二等之附庸也附庸者巡方朝覲考其功過則附于所近諸侯以上達于天子凡有征調亦然若曰附墉從古豈有城下之國哉封建之有附庸猶井田之有餘夫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視猶比元士上士也陳氏祥道曰在內者卑其命而祿必視外則名有所屈而實有所養在外者崇其命而祿不異乎內則名有所申而實有所守也蓋此以祿之制于畿內者言之其視外諸侯合內外于一體也此以祿之以下御案文按所言與孟子不同孟子卿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而此皆降一等者豈漢儒徒識東周之遺蹟為憑乎蓋東周時西京八百里已失僅存洛邑之六百里六其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除三公外或皆降等以受田然非分封之之舊制也不然者孟子據所授之采言此則去其所賦于王者而以所入之實數言故各減其數之一等與天子卿大夫士所受米曰家稍入賦于王十之二再去家臣之祿或亦如井田之上劃公

田以歸上、封建之下劃采邑以給下、其實數或如此所云也、又季氏本云、視者、視其所食之祿、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則視之、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大夫則視之、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蓋畿外諸侯、公用君十卿祿、外畿內之臣、公用出于天子賦內、不必取于其私、故視其祿而已足、非視其國之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然終無辭于元士視附庸之說、上士而稱元者、天子公卿大夫、皆有公侯伯之稱而稱君、惟士則與侯國者無別、故以元別之、附庸亦二等、或依繁簡爲次第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馬氏睎孟曰、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鄭氏元曰、農夫皆受田于公、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賈氏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則府食八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應氏鏞曰、上農九人、下士視農夫、互相積而倍之者三、則爲中士、爲上士、爲大夫、自是積而四之、則爲卿、又自是積而十之、則爲君、而祿亦視其農之所積、按必以田之肥瘠而分農之上下者、各因其人之多寡、爲分田之限制也、上次五等、專以地言者、若勤惰與糞力之多寡、則更歸省耕省斂時獎罰之事矣、決不聽惰而糞少早自居于下農也、在官者以是爲差、亦即其材力之優劣、定其等次、而依繁簡以用之、但其中再分勞心者爲府史胥、勞力者爲徒役、及牧圉等耳、所謂差也、必合應氏云云而差之義乃盡耳、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鄭氏元曰、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故在上耳、孔氏穎達云、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下、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卿位大國大夫上、以贄與冕、卿不得在大夫下也、方氏慤曰、上大夫卽卿矣、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又命數則大國次國之卿分二等、小國一等、位序則各分二等、大夫對卿言之皆爲下、而于此又分上下者、崔氏靈恩曰、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或曰天官秋官無正卿、故吳宋宰稱太、魯司寇稱大、是小宰小司寇爲上、存參、命數云云至此御案文、按次國與大國、謂伯與侯也、論地則大次懸殊、論圭有信躬之別、而他如圭繅之尺寸、冕之服常之旒樊之就貳之乘數、與介禮朝位賓主之間、皆以七爲節、是地雖殺圭爵雖相次、而禮同、不比次國以下之懸絕也、而卿與大國之卿必降一等、亦以名器之不可假易耳、卿分上中下、如天子六卿之次大夫之有中、如晉之官制可証、至子男之與伯、更不比伯之于侯矣、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鄭氏元曰、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故在上耳、孔氏穎達曰、同是卿、小國卿在大國卿下、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卿位大國大夫上、知者以卿執羔、大夫執雁、卿絺冕、大夫元冕、卿不得在大夫下也、方氏慤曰、上大夫卽卿矣、有上中下卿、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蓋命數則大國次國之卿分二等、小國一等、位序則各分二等、大夫對卿言之皆爲下、而于此又分上下者、崔氏靈恩曰、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爲下也、或云天官秋官無正卿、故吳宋宰稱太、魯司寇稱大、孔子爲魯大司寇、是小宰小司寇爲上、存參、此自命數云云至此御案、按據此似卿則小國亦分三等、

而大夫則有上下無中矣夫卿之三等士之三等而獨大夫二等乎況晉制明明中大夫在也蓋大國上公及八命九命之牧伯次國侯伯小國子男大國三卿上卿三命次卿再命下卿一命此天子之三等士小國之上卿一命此天子之下士故相當中卿下卿皆命于其君而不命于天子者也大國無中大夫者或殺于天子之九品也不可知晉稱中大夫者以卿爲上大夫故蓋列國之卿于牧伯之國則稱上大夫于天子之國則稱士在其國則有卿有大夫之等也小國于大國雖曰當而小國上卿仍在大國下卿下其中卿于上大夫下卿于下大夫或如孔說云然謂以贅冕之故也則王人下士而列諸侯之上豈贅冕之尊于諸侯也乎此大小上中下皆以爵不似春秋之以强弱論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徐氏師曾曰此當在上士二十七人之下錯簡在此謂中士三倍于上士之數下士三倍于中士之數也爲正義御纂定諱避之鄭氏元曰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孔氏穎達曰次國以大國爲上小國以次國爲上此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小國來當也存疑亦可遵用御案定爲草廬吳氏澄及徐氏皆以爲上士二十七人下之脫簡大國有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合之則九故上士三之而二十七則中下士必視國之大小而遞加或三之或倍之矣鄭氏以爲頫聘之等今考下大夫五人亦分二等則上士二十七人分爲三等亦未可知但本文明言有中士下士不應又卽上士分爲中下士也草廬吳氏云云至此皆御案文所取止徐氏說然不得不全錄之以備採用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

此申言畿外建國之數也鄭氏元曰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八各立一州大國三十十三公也次國六十十六卿也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而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孔氏穎達云此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云云李氏覯曰方千里則得方百里者百方百里則得方十里者百方七十里則得方十里者四十九方五十里則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百倍公侯不如是不足爲維持之固也朱子曰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云云

御案云漢文帝時賈生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博士依據孟子欲倣周初建千八百國亦識時之宜者先儒有謂夏殷禮者大謬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

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之法名山大澤畿外有封建之義故曰不以封畿內不世位惟有朌賜故曰不以朌亦與民共財不障管也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以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地以當其祿不得爲采邑也以爲閒田周禮所謂公邑不云附庸縣內諸侯無附庸也胡氏銓曰天子三公則大國餘六六

卿則次國餘者十有五、二十七大夫則小國餘者三十六、畿下名山大澤不以朌、則知此九十三國不盡爲公卿大夫之田、蓋待王別有所朌、鄭乃云爲致仕者副之餘待封王子弟、于經何見、且致仕者安有定數、按畿內之朌亦有世、如周召之采是也、公卿致仕、不另置田、如周召畢榮尹祭皆不聞別有致仕食邑、卽王子弟亦不聞皆以國朌、如書王叔王子之類、豈曾皆如周召畢榮尹祭之有國名者哉、西東周之交、同姓一鄭、友、異姓一秦、仲而已、然則雖畿內諸侯有功亦世、無功雖子弟亦止食數邑而已、且有功亦儘有加賜、致仕仍食本邑、非世位則時予時奪、有加有損、非若千里之國、必若干也、百里之國二之可爲七十、四之可爲五十、其下皆然、山澤皆以供財用、合所云九十三國、不過得百里之國三十餘縣則四甸耳、一縣之內不足、畿則百萬井、一畿之內有餘、以祿仕

爲閒田、固取于九十三國之餘、不知九十三國之內爲閒田者已不少矣、此直未定之漢制爾已、非夏殷制也、作文依題疏勿指夏殷、御案不以爲夏殷故也、

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其餘、是九十三國之餘也、天子元士八十一、如各居其數之三分計之、則爲中士者二百四十三、爲下士者七百二十九、元士視附庸、附庸之大者三十里、則元士三十里、三三而九、去百里之國八、又方十里者九、中士二百四十三、半元士祿、去百里之國十二、又方十里者十有二、下士又半中士祿、去百里之國十有六、又方十里者亦十有六、共去百里者三十六、方十里者三十六耳、三公所餘者六、六卿所餘者十五、抵百里之地七、大夫所餘者三十六、抵百里之地九、共爲百里者二十二、倘當有祿士之田、爲百里者十有四、而始足、是當取于九十三國之外、凡所餘中、再取爲百里之地者十有四、他始可云閒田耳、閒田、孔氏穎達云、卽周禮所云公邑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此總計畿內畿外之數、鄭氏元曰、不與、不在數中、考黃帝經畫天下、得百里之國萬區、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洛誥傳云、天下諸侯進受命于周、退見文戶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漢儒援書傳作算、鄭氏悞以殷制說之、謬矣、但萬國之爲數千、見于書傳者、時或有至有不至、不然、當必是兼并之故也、然古得百里萬區、今亦兼并而爲數千、其國當數百里矣、而以所言大國既仍不越百里、則九州仍當萬國矣、何僅得一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耶、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鄭氏元謂此地之田稅所給、孔氏穎達云、此論畿內之地田稅所供給之事、百里之內、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千里之內、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葉氏適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于奉己、嚴于事神人、猶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以奉己爲非急也、錄此以御案尊取此說 方氏慤曰、以近者與人、欲其易給而無勞、以遠者奉己、欲其難致而有節、又曰、御者以卑御尊之稱、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曰御、按共者、有司所給之名也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鄭氏元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云云按伯乃嫡長之名友邦有兄弟之義故以其方之長名曰伯夫曰方伯但得長于一方爾以別于天下之二伯也屬維繫意長才德有所長聲平于衆連聯比之名帥權力足以統率之卒萃也能萃聚其所歸也正爲衆之所取法也州本水中可居之地名古分天下爲九有以川以淩故取因水爲界之義爲名也八州八伯天子畿內不設伯不比唐虞及周之九牧畿內亦設也每州幾正幾帥幾長則州有廣狹不容畫一矣五國爲屬倣唐虞咸建五長之制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則上據周召分陝下及共和行政則是周之遺法也八伯而仍屬于天子之二老外權而仍屬于內天子爲天地宗子老猶宗子之家相也伯亦長也又爲八伯之長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鄭氏元曰甸服治田出穀稅孔疏禹貢五百里曰甸服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皆治田事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曰流謂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方氏慤曰千里外莫近于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于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據此則綏要之服在其中按甸取國語邦內甸服采流取禹貢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采事也男任也百里內供王事不一二百里猶任內事至三百里乃專斥候于外流乃流放罪人之荒裔與夷狄流移之說可並用也

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采孔氏穎達據周官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然則衛要亦取美物當同曰采矣不知衛要二服周禮雖云然或貢或否不常也而采則止于要之三百里夷止至謂殷于五百里爲流周三千五百里爲流尤謬至于流則當自要服之二百蔡至荒服之二百里爲斷蓋蔡放也散處之流則并不使得常其居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方氏慤曰三公取陽數卿倍公而三之大夫又三之元士又三之位尊則事約而總位卑其事詳而分陽數窮于九九故以八十一終焉鄭氏元以爲夏制陸氏佃以爲夏殷宜二百四十皆非也實漢末行之制耳考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也九卿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及六卿也周法公孤多六卿兼之實止六卿耳三公九卿尚非實數況大夫士以下

能一一數之乎三公太師以下皆御案按大夫二十七者每卿下統大夫四人爲二十四或冢宰司徒司徒事繁各增一屬未可知每一大夫統元士三人故八十一也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崔氏靈恩曰大國三卿者周制立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之事三卿命于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下大夫五人者取小卿爲言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按諸侯之國以上大夫爲卿故卿之外即曰下大夫士不稱元而稱上避天子也三卿則以一卿兼二職亦即以事之繁簡分上中下崔氏云云亦據周制言之其實冢宰兼宗伯與禮合司徒兼司空田宅合司馬兼司

冠兵刑合五大夫則每大夫下上士十五人或爲政卿下多設二人
耳三卿皆命于天子于周亦無考齊晉皆大國管仲稱天子之守
臣指國高欒稱王之守臣指范宣魯亦侯也惟叔孫昭子一賜路
知三卿皆命于天子亦漢博士之創制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孔氏穎達謂每州三人三八二十四人馬氏
曰周官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牧之下又立監所謂三監
者是也按此乃因周初設三監以監武庚而意之也其實因殷民
之染汙俗而武庚幼不能君故使監之監民非以監君也即天子
使吏治其國之意然仍各君其國而不干其國者也爲邶爲鄘爲
衛可証矣先儒有謂以大夫在朝之無職守者當之又有以四命
之孤當之先王因事設官有無職守之大夫乎抑孤有二十四人

之多乎周禮立監註亦謂連帥之之類王啓監亦使司寇監臨爲
諸侯長非有一國三人與天子之事守等也　御案云只是
漢置諸侯守相之法而作王制者見其然因剌諸書取三監事實
之是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鄭氏元曰縣內選賢置之于位其祿如諸侯不得世位外有功乃
封之使之世也馬氏晞孟曰內諸侯祿而有德者亦可以使之出爲
諸侯內諸侯嗣而有功者亦可以使之入而爲公卿黃氏震曰內
諸侯使有其地則權移于下而人主孤外諸侯不使專其國則藩
屏無助而人主亦孤按內諸侯祿而不嗣然祿仍世必視盡而已
苟有功德亦有嗣者功德盛者且得內外皆嗣之如周公之後內
嗣采而外嗣國次畢公魏康叔衛之類但嗣國而內不嗣采再次

祭苪榮蘇內嗣采而外不嗣國其嗣采者亦有止嗣采而不嗣職
亦有并職嗣之者但此曰縣小大都皆不與也凡祿皆取之于縣
若世嗣之采與嗣職之采皆在都而縣內則無有故云然也外諸
侯不可嗣則更立之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鄭氏元曰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于
此則賜非命服也孔疏三公八命身著鷩冕加一命則爲上公著
衮冕又曰制不合加出君特賜非禮法之常謂之褒衣按其說可
謂不明不白矣此特曰制蓋言列代舊制如此也謂三公身已八
命畿內諸侯其尊已極再一命則惟有上公之衮冕在焉則所謂
一命衮者乃虛設之辭正謂其所以不輕加命之故爾故下有加
云若也若有于三公而再加一命者必有大功德乃出于特賜爾

然已九命不能再過矣云也如九命而再有功惟有世其祿采封
國而不能再加命服也而曰衮者朱子曰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
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卷然天子實並服日月星辰同
唐虞之十二章也據鄭氏鍔及楊氏說皆然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
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上言三公而不復言大國之公以無異等也故此直以次國言七
命賜國爲侯伯服鷩冕七章一切皆以七爲節故有國者皆稱諸
侯而伯從其等以侯爲有國之正號也五命賜則謂治國之法則
也其有國也明矣而不云賜國者子男五十里爲未成國也服毳
冕五章一切皆以五爲節大國謂公之國也然以命則公大而侯
伯次以地則侯與公皆百里則亦同是大國也卿之最上不過三

命不言公之孤者惟公有而侯即無公少侯多故據多而言之故止曰卿不言中卿非無也昧不過意謂彼上卿雖賜不過三命以上卿而過乎三命則越次而僭于孤矣下卿再命其與中卿皆卿也或可相等然亦雖賜不過再命無能再越而過之此皆承上加賜而言若論常制上卿三命次卿再命下卿一命而已越次國而言小國者以大與小夾比之而可知故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者孔氏謂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三等小國大夫雖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經文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不知下大夫言大國之下大夫也大國下卿加賜可再命則卿下之大夫可一命矣小國之卿雖加賜亦止與同之云爾若卿也而與已國之下大夫同一命則尊卑不異又何以相統屬乎無是禮也四命絺冕三命元冕以下爵弁但別以裳而侯國卿大夫士制不甚可考周禮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大夫皆再命上士皆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與此異故孔氏以爲夏制其實漢博士約爲之耳末本案爲說 御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擇賢才任以爵祿之事官其人必先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雖考問知其實未明其幹能故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蔽民材別子國子升自民間而非出于國學者也論鄭氏謂考其德行道藝是即里黨州鄉所書而上者而論其實然否也論辨論得其實而辨其誠僞僞者無論矣其有當于德行道藝猶恐有得于理無以當于用行有得于身無以及于物故必使之試于事其事克任而後爵之授以事事之權而猶恐有進于此有不及于彼即同爵事者之中定其任之繁簡而後祿之此雖非國子之重而出于民然取之既以材用之既以官則不能不致其權重之如此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

民材自里而選之而黨而州而鄉鄉大夫升之司徒者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爲鄉遂之吏曰官民材也以其德行道藝之可使長使治也故材之以其未可發于國子之大成也故則官之先者未官之先若既官之後而有不材者出乎其間雖欲論之後矣論者司徒也與論者即獻賢能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也論者逐即所書而次第考校之以反覆其得失與各有所長之謂也

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論固覈其德行道藝之純疵辨則謂德行之眞僞既別而道藝之

各當也此司徒所論之選士爾安必全才備德也兵刑錢穀簿書奔走各有偏長才不及德德不及才亦非皆無適于用者故非辨不可使之者試以事未試以位兆使之以事而勝任則非言不能行知不能爲者矣然後試以位而爵之也爵之而知爲試位者有爵而祿未及焉故也位定位之繁簡適當乎其分量而毋庸擬議其進退之謂故可祿也

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任謂能肩承而當其重也爵謂授以名器使得操任事之柄前此非竟無官也章服而已定謂有所以立乎其位而自信有所以稱乎其位而共安之也祿或給以米或給以廩餼之有成數也前此竟無養也餼食而已周官司士所謂以人奠食註如後世按月給俸是也

爵人于朝與士共之

鄭氏元曰必共之者所以審愼之也孔氏達穎以此爲殷法曰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受之洛書冊書周公是也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祭統云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不知彼是命卿大夫及國子之初受位者此承上言乃謂司徒所論之選士爵不過鄉遂之吏爾故不于廟也于朝卽周官所謂鄉老及卿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也由里而黨而州而鄉之所共舉故曰與士共也其實公卿大夫及國子之爵于廟者詔之者太宰等之者宗伯論之者司馬何嘗不于朝也哉但策命時于廟而與公卿大夫共之耳爵于朝者不于廟爵于廟者無不于朝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鄭氏元曰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云云而以爲晉文之霸制不知晉文雖霸所令則固曰申明天子之禁也安得謂非古制乎而諸儒復執周禮朝覲宗遇及六服之朝紛紛聚訟不知朝者四時四方諸侯來朝之通名而覲宗遇則因事異名周禮所謂一歲二歲自巡守之明年起數與歲偏存三歲偏頫例同謂巡守之明歲侯服見二歲甸服見三歲男服見四歲采服見五歲衞服見所謂五年一朝也六歲要服見而要服爲夷王者所不治故周官偏首雖言六服承德而後惟言五服一朝不云六服畢朝也其君朝之明年大夫小聘又明年卿來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明年卿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明年君再朝如此則十二年中君親朝二卿大夫聘四大夫小聘六中庸所謂朝聘以時蓋如此諸說紛紛皆非確論約錄朝者四時以下至此御案

大聘使卿介五人小聘使大夫介三人

天子五年一巡守

鄭氏元曰此虞夏之制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孔氏達穎云白虎通云巡者循也守者牧也爲天子巡行守土牧民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頻過五年爲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閏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朱子謂四方諸侯分四年入覲則天子一巡守以答之云云按亦非是蓋巡守止在方岳下豈嘗遂邦一至以答禮諸侯覲天子天子止答以聘耳中庸朝聘以時爲懷諸侯其證也巡守爲巡所守耳以諸侯所述之職未知其果如所述否也于是聚之方岳之下方伯于巡國時所考于諸侯之績上之天子天子合之所親見以覈其實焉必五

年者準再閏其巡守所止每方不過一月在諸侯盡此一月之餘日侯天子之巡守事其于十有二月所頒之政推後移前仍可無廢事也云爾夏殷巡守之年諸書無攷鄭氏不知何據孔氏又從而爲之辭夏殷云云錄御案

巡守路史炎帝時后歲省方終歲獻功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登符釜路史黃帝顓頊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路史畧同竹書帝堯五年初巡守四嶽通鑑前編帝堯十有二載巡守方嶽覲于華華封人祝之竹書及通鑑前編皆云武王十五年初巡方岳通鑑成王十二年巡守竹書成王十九年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黜豐侯康王十六年王南巡守至于廬江後昭王南巡不復穆王周行天下宣王八年巡東都魯莊六年夏王巡狩守僖二十八年王狩河陽禮在秋官司儀樂如時遭及殷與車攻是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鄭氏二九曰岱宗東嶽柴祭天告至也覲見也老人百年則就見之
孔氏穎達曰歲二月者皆以夏之仲月律歷當其中也岱者言萬物相代于東方宗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稱尊也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于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王升立上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公東階之東西面諸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既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云云方氏慤曰先春而東順天時也必方岳之下使諸侯知所趨故也天高故燔柴以達山川遠故望而祀之就見百年以乞老者之言也按必中月者固以四正之故又自王畿至方岳程期約一月故不能于正月也夏正以歲星太歲之合為一年故稱歲此曰歲二月用夏正建

卯之月後倣此時東方方伯率諸侯以先俟而天子所經由之國皆于郊以俟天子之至而從行也宗主也不但主東方之山且為四嶽主故特稱宗百年者目覩舊典躬歷前民故就見之就往至其家不敢名致所以資其獻章及詢利病也見以求治就以尊老時則必以珍從孔氏穎達曰於道路有百年者王亦先見之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孔氏穎達曰命大師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君政之善惡命典市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好惡若民志邪淫愛好邪僻之物由在上教之不正云云方氏慤曰詩所以志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按大師樂官其輶軒本先天子至而采之至是乃命順各國之次序裒集以陳之耳故不曰命采而云命陳也市司市之官使納其價值之會計以見其何貴何賤不特驗好惡之形于美刺奢儉也即好惡當而詩意有幽顯立言有深淺出產有多寡需用有緩急以便整齊調劑也志淫好僻由其民風好惡而知其志之淫與好之僻否兩承采詩納價而言志淫承詩好僻承價前人皆未析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大師采詩所乘輶軒者輕車也以先天子至且不止在方伯之國凡諸侯之國靡不到天子至方岳之下而大師亦裒集而待獻焉周禮于大師職一日風下即繫以賦比興知先分為各體而後其意旨明白可見也民風如安以樂者政和哀以思者民困怨以怒者政乖之類得多頌失多譏固矣即美矣而汙私譏矣而醜正亦風化之倣而風施之謬也習于下成風俗本于上為風教民風兼

此二義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孔氏穎達曰典禮之官于周則太史也考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鼓鐘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方氏慤云王者必須歷以一天下正朔考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則欲出同出于天子云云按時月日本須于天子之正朔烏敢不遵但不知各國所用果無差否故日考古時各國亦三正並建覲見朝請各如其國之寒煖耕穫之早晚不拘于一獨朝貢聘會諸王事一遵時王之正焉然分至啓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晦朔弦望大盡小盡保無有因三正之不齊而

與所頒之正有舛謬乎史書先春夏秋冬而後及月者為民立法
也其實時候早晚一切氣候之各地先後不齊皆先考定以驗列
國所行之合否律則權衡量度之所出而各中于四時十二月考
定時月日者固宜正之然非有異代之各建如時月日者在故止期
于同此同乃合同非陰律之謂也陰律則統于陽律中矣孔說非
是然同亦因地不同而同之也地不同如青州角徵會之類同之
于律管之本然正之者訂之使協于風土也其曰禮樂亦各有先
代之後制度衣服亦各當其寒煖燥濕之宜與其國之故總期于
無淫慝奇衺而已非必強同于天子之國也惟等級尊卑物采章
別則畫一之

律見後五聲六律十二管下河圖括地象云青州角徵會梁州商徵接荊豫宮徵會雍冀商羽合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此巡守之獎賢之典也功德于民大都不外教養之可法可傳者
而已此巡守時無可功德于王與國之事且功德本以及民為重
也先加地有加地而不進律者封國有一定而湯沐朝宿之賜則
可加也有加地而未進律者侯再有功德則進之有加地即進律
者功德勝也考古者黃帝經畫天下得百里之國萬區知公侯伯
子男國皆百里伯于百里中畫七十里子男于百里中畫五十里
餘為閒田仍屬天子天子使王官雜治之曰王官之邑城郭則鈇
其所向于天子一面所謂諸侯軒城者其証也故加地即于其國
之閒田不必越國而賜也東遷而後諸侯兼并王官不設故其蹟
不可考耳進律即子男進而伯伯進而侯侯進而方伯而公鄭氏
元曰律法也孔疏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所掌云云即五為節
者進以七七為節者進為九也公與方伯再有功德則別封其子

孫如周公之子七人皆封國是已此加進之大畧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鄭氏元曰假至也特特牛祖及禰皆一牛考爾雅泰山為東嶽霍
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恒山為北嶽南嶽本衡山漢武因衡山遼
曠因讖緯以霍山為南嶽王制作于漢文時南嶽仍指衡山為是
方氏慤曰天子出造乎禰象生時之必告也歸必假于祖禰象生
時之必面也按嶽從山下獄象議功罪于山下使顧名思義也帝
出乎震而時首春故惟泰山曰宗而餘皆稱嶽唐虞惟格于藝祖
而此曰祖禰者孔子謂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又言反主禮曰反
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兩階之間乃出陳氏澔曰遷廟主謂新遷

廟之主又名曰公禰然則所謂祖禰者始祖及公禰也假祖反命
也假禰反主也非考廟之謂矣必五八十一月者一則時之正一
則往與反皆一月行覲禮時則當正時之月也暑南寒北勤民不
敢憚勞常朝本無間寒暑故不以寒暑廢且易也易言至日閉關
后不省方而此言北巡守者不省方止于至日一日耳歸假祖禰
而繫于十一月後者四嶽巡畢而總此一假也用特減于正祭即
上所云覲禮也鄭氏謂每嶽禮畢則歸仲月復出者非是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孔氏穎達曰此論天子巡守之禮類乎上帝祭告天也宜乎社者巡
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云宜者令誅罰得宜造至也謂至祖
父之廟也獨言禰不嫌不至祖也諸侯將出謂朝王及自相朝盟
會征伐之事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造祖

及載主也按類祭在郊有類乎郊故曰類宜社者出必請社主以行意在行軍法之便宜從事也故曰宜造者直至之名謂進告于親至敬無文直至于前之意曰禰者出遍告七廟而先于禰廟始也蓋天子諸侯出則師從故從軍禮又周氏諝云類者有事而祈類乎常祭宜者求其無所不宜故孫炎以爲求見福佑造求其有所至也陳氏祥道云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鄭氏以宗伯四類謂類日月星辰于四郊亦可參用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鄭氏元曰事謂征伐孔氏穎達曰朝謂常朝分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按陳氏澔以無事爲無死喪寇戎之事蓋謂有喪至曰奔喪有亂至曰勤王有疾病不得巡守而諸侯至曰會有征伐不待述職而諸侯至曰同惟無以上諸事而分年以相見曰朝耳朝有揖向

之義以必于朝時故曰朝與夕見曰夕相配言其在常朝曰朝于廟于壇皆曰覲旅見曰宗猝見曰遇皆此朝之別名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孔氏穎達曰諸侯與王朝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按方氏慤以爲考天子之禮云云非也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即所行之禮所用之刑所修之德述之天子而天子與爲考其得失正其當否一其異同則禮樂征伐一遵天子所考正所一而出之矣曰尊于天子者始歸其權于天子以致其體統之重終歸其功于天子以專其推戴之崇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鄭氏元曰柷鼗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孔氏穎達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于地執其小者以致命于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柷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任氏啓運云柷爲合樂之始其所統多鼗爲下管之始其所統少故以此別尊卑之次按柷統全樂故以賜成國者鼗但統下管以後故執以賜未成國者不言公公由侯伯而進律則已有賜樂否則自有所守先代之樂在不待賜也

柷 爾雅註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樂記云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其撰者古今之度不同也雖以節樂每字每句依之以爲節者也 鼗之料爾雅云大者謂之麻小者謂疏引鄭注小師職云如小鼓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釋名曰導也以導樂作也按鼗從兆所以爲兆者兆也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鄭氏元曰圭瓚鬯爵鬯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孔氏穎達曰圭瓚以大圭爲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鼻勺爲龍口有流前注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已按瓚灌器非爵也爵則用黃目鄭曰鬯爵非是凡未賜圭瓚與不得賜者皆用璋瓚和鬯而安能遠去京師資之天子乎且圭瓚重器天子豈能廣備若干以應諸侯之資也惟畿內諸侯之上公禮得用圭瓚者而未受服命時則于天子資之耳然亦暫矣器成而賜無幾時也若畿外言之則非是

賜圭瓚然後爲鬯

鄭氏元曰圭瓚鬯爵鬯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孔氏穎達云以大圭爲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鼻勺爲龍口有流前注賜圭瓚亦謂上公九命者又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而

已按鄭以圭瓚爲鬯爵非也圭瓚是灌器爵夏以爵殷以斝周以黄目然未有上公九命應用圭瓚既賜國而主瓚猶待別賜者況曰上公異姓惟二代之後同姓如虞虢大宗自有先代之守器不待賜也其待賜或加賜者惟畿內之諸侯耳詩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之與召虎可証矣然則方賜之時未逞爲鬯故并秬鬯賜之也然皆指畿內諸侯言耳畿外諸侯有功亦有之者然但賜秬鬯不賜圭瓚如文侯之命所云是矣以圭瓚之當有者有國之時已賜不待別賜故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鄭氏元曰學教士之宮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尊卑異名也而孔疏又釋頖爲分判之義詩註辟雍云築土壅水之外圓如璧于頖宮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一解其義一解其形也按此謂初立國者也教學者國不可一日無者也而必待天子之命者作君作師惟天子也然未命以前國其遂無學以教乎蓋此爲學非并民間之里塾黨庠州序鄉校亦待命後爲也待命之教而後爲學者專指貢士之大學也天子命之教俊秀以貢于天子然有建爲大小學未命則皆選俊受經于天子國學也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則小學非里塾黨庠州序鄉校可知矣民間俊秀自塾庠序校而升于國君之元子未入大學以已前學于公宮南之左之學其地即師氏保氏所教六德六行六藝六儀之地對國學言曰小大學教法與天子之國學但有樂正父師而不聞大司樂大小胥等官耳其在郊者在向王畿一面之郊以待學成而貢于天子不敢以人材自私之意也璧雍頖宮如上說辟雍句是賓因頖宮而連及之耳

受命于祖受成于學

鄭氏元曰受命于祖告廟也受成于學定兵謀也孔氏穎達云謂出時不敢自專有所禀承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即前文造乎禰也但前言行此言征耳受成謂在學謀論其事好惡可否其謀既定受此成定之謀于學也按受命于祖繼祖之體不敢自專自告廟載主以行無事不受命于祖也者受成必于學者學乃教之所出彼當征之國乃不率教之尤者也故征伐之謀議仍于學乎主之以先師所在亦受教于師之意且王者之師不由詭道于學者武備本于文德也

受成于學

古者文武不分學而教故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庶子之卒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則庶子即司馬所屬之諸子弗正者不必司馬正諸子自正以司馬法也射御夙所閑干戈素所效然則在學之人皆得從征之人是成法成算無一不出于學而本于先師之教者也故必于是乎受成焉豈徒資其當征與否之謀議者哉餘見上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不覆巢皆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無事謂無征伐出行喪荒之事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三田鄭氏元以爲夏不田鄭釋廢疾謂下乾豆三事爲田也非脯而曰乾者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一爲賓客中殺者也三充君庖下殺者也范氏甯穀梁傳注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爲豆實

中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汙泡死最遲故充君庖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達于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爲下殺先宗廟次賓客尊神敬賓之義按三田之辭自以釋廢之說爲近三者之外不中殺者于澤宮頒之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鄭氏元曰取物必順天時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孔氏穎達曰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謂十月時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也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乃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初也鳩化有漸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罻捕鳥網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草木零落謂十月時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則十月時也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所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時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時從十月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也陳氏祥道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云云按獺祭魚孟春時爲令據月令季冬天子始漁及周禮春獻王鮪鱻魚物爲鱻薨禮由尊以及卑自大寒降土蟄發水虞始講罟罶遠乎取名魚登川禽從季冬天子始漁及嘗魚以至于入澤梁也則已行諸國人矣周禮獻鮪辨物繫之春則澤梁之入安得不是孟春乎罻用于苓蔚之處者羅張于平墳之地者也輕曰雷重曰落績只零盤日落昆同也乃總概之辭蟲未墐戶而火之則逼于火而死故必于孟冬周禮仲春有火弊者周仲春夏季冬故也如陳說圃草之蟲獨該焚死乎又專以物紀時而不以月記者以列國三正並建月不可定故以時物爲驗必無差謬也

獺祭魚

月令獺祭魚在孟春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又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謂十月時方氏慤則以爲指孟春今以魯語里革云云考之不爲無據也其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非孟春蟄蟲始振之時乎然止曰登川禽取名魚則但于大川取之不入澤梁名魚取之非一切取也并澤梁而入一切皆取則在十月時乎總之以獺祭爲候者驗于所共見也祭取魚四面圍陳之以蝕魚置其上藉其鳴聲若告誠然抑若祭其先食及其先者

獺有水旱二種此謂水獺江湖皆有之形如狗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尾共長三尺餘以魚爲糧亦登木

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

鄭氏元曰罻小網孔氏穎達曰鳩化有漸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季秋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乃八月時也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按罻小網用于苓蔚之處者羅則罹也絲網用于平曠之地者也罻從尉以網目之繁縟名羅從維取其網維之四布而經緯之疏細羅羅然也

鳩即鳲鳩布穀也似鷂尾長毛帶黃色啼鳴相呼而不集不能爲巢居樹穴及空鵲巢中哺子均平仲秋則化鷹次年仲春則復化還鳩雨則逐其婦晴則呼之其鳴曰催布穀少皞氏以其名名司空之官 鷹鳩鶻鷂之屬形如鷂背利爪色蒼白青黑不一擊鳥以膺故名鷹與鳩同氣有鳩化故亦名爽鳩孟秋亦祭鳥少皞氏以名司寇之官也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

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此論國用也、而制之必自冢宰者冢宰雖亦列六卿而爲六卿長九府之財賦皆其所屬故也杪末謂歲終也歲終萬物皆成財賦畢入五穀據其大要爾故可制來歲之國用也地大小兼土肥瘠與事繁簡言年豐耗亦兼有事無事時言也通者合補損裒益而統計之也、必三十年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積而十之、即有十年之餘也且三十年、則上中下熟大中小歉之皆備考太歲在金則穰木則康火則旱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十二歲一飢積三十年、則豐耗遍可爲久計況三十年爲一世并皆姻喪甍之資皆約計矣無出浮于入之弊也歲杪所制出入之實數爲常時之用也故視之以逐年之豐耗以通制者出入之羨餘爲有事之用也故通之必以三十年冢宰掌九職九賦九功九式九貢而與司會考歲成者故國用之制屬之職賦功量其入九式量其出者也、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孔氏穎達云、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現在之物制國用每年所入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也此云九年之蓄者大畧有閏月十三足爲一年、王氏肅以爲二十七年、當有九年之蓄者舉成數也按王者不貴多積通三十年計者并喪荒一切在其中、留有餘正以待不足也然粟帑久無不弊材貨亦不宜壅滯通以三十年、則入新出舊兼以年之不齊民數有死生事端有常變其裁制經緯通之術不易易也僅如孔說一夷足矣如崔說亦瑣悉王說近之

祭用數之仂

鄭氏元以仂爲什一孔疏以爲分散之名蓋據考工記以其圍之仂謂三分之一也方氏慤據易歸奇于仂之說謂指間也揲著而四分之奇歸之指間此所謂仂方四分之一耳按他事可以豐耗爲增損惟祭則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者也安得用數之仂爲準乎如必準乎數之仂則無牢將不祭乎此則謂通以三十年較盈縮之中而用其中數之餘耳亦漢制也若周禮自取之邦都之賦及藉田所出不取國用之餘也然以彼準此則邦都藉田之所供得有國用三分四分之一乎疑鄭什一之說爲合仂字在此處止訓餘而已不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七廟之說紛紛不一、或謂夏五廟禹及二昭穆殷六廟湯與契二昭二穆、周七廟后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皆本禮緯漢儒諸說御案獨取王肅王肅實本劉歆歆謂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高祖之父祖爲二祧并始祖及四親爲七周文武受命不遷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又謂設周之祖宗更有功德受命如二人亦當更立廟以祀不必九廟而止也諸侯五廟四親廟與始封之君鄭氏元曰王者之後不爲始封君立廟大夫太祖謂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寢適寢也按諸侯亦有不祧之宗如周公封魯固爲魯之大祖而未親至魯則始封者實魯公故其牲周公白牡魯公騂羣公不毛其祭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非六廟乎且又有文王廟所謂周廟者也以及宋帝乙鄭厲王知凡出天子

之後及分支皆有矣但不在五廟常數內耳大夫三廟大祖一而昭穆二四親二昭一廟二穆一廟士一廟大祖四親同一廟以位卑則廟減而服親不減也孔氏謂天子之中下士二廟太祖一廟四親一廟矣其自立家側室貳宗而分支者因以始爵者爲太祖自庶人而崛起者亦各有別子之祖祖雖無爵而祭用生者之祿亦當爲太祖如必以始爵者爲太祖則終始爵之世并無祖考之廟矣二廟一廟皆備四親者親不可殺也大夫于祫及高祖則三廟者有高祖矣庶人無廟不立廟祭禮而一本之親不異也故許其薦薦但魚牲而豚豕則不備牲體耳有錡釜籩豆不用鼎俎無廟故在適寢之奧平時主祫意在奧也對言之曰薦通言之則皆曰祭故不云薦于寢而云祭耳其等天子山節藻棁複廟重檐云云見明堂位諸侯黝堊斵礱大夫倉楹斵桷士斵首本黈楹

廟 在公宮之東南亦爲都宮太祖廟在北昭穆之廟以次而南焉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鄉各有門堂室寢有牆宇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則六世之後每一世而一遷新廟之主祧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毀盡遷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皆東鄉及其祫于太祖之室中惟太祖東鄉羣昭皆列于北牖而南鄉羣穆皆列于南牖而北鄉按此孫歆說據諸侯五廟言之若七若九以及三皆倣此近江氏愼修圖考則昭穆左右列而無南北世室旁祖廟昭穆以次而左右在廟門內左轉同都宮每廟有隔牆內有闍門可通于太祖廟堂側有闈門通于大寢之側階堂當寢廟門當路門面設喪國之社稷焉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元曰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云云 御案

周官與詩並周禮祠與禴嘗與烝皆易其序此言春礿夏禘礿猶可言即禴而禘之名迥殊故鄭疑爲夏殷禮虙氏又云春禘者夏夏禘者殷蓋王制作于漢作者不見周禮而雜采四代禮爲之也

云云是周人以大禘爲重故改時祭之名而世猶稱之今但辨禘之有時祭大祭不必以祀駁記也按曰宗廟之祭別于社稷壇壝而言也礿者春物未成酌其可用者用之而已故從勺而名礿言禮與物俱薄也夏禘者禘本大祭之名禘之言諦諦審也詳于禮之謂也夏屬火主禮而物猶未備故物不盛而禮盛曰禘也嘗者萬物告成之後凡新皆可薦不特新穀而已是物盛而禮不盛之祭也烝衆進之義百物皆備可衆進不特嘗焉而已禮物皆盛故取義于衆進而曰烝然皆時祭之名但自禰廟及祖廟而止惟夏禘禮盛冬烝禮物皆盛故凡非時大祭皆可取此二祭之禮而增修之即曰大禘大烝云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鄭氏元曰視謂視其牲器之數陳氏澔云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之舊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云云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皆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者也天子于天下名山大川在畿內則望祭巡守則各因其方而聚祭于方岳之下也視等之也伏生謂其餘山川視侯伯最小者視子男顧氏炎武云滅其國曰勝國因其地曰因國若閼伯主辰商人是因實沈主參晉人是因是也五嶽見前四岳此加中岳嵩高也四瀆應氏劭謂江淮河濟四水皆獨立而特見功者故名五祀本上下所同祭法七祀蓋有加于五祀之外而于五祀無改也其曰一祀者乃無位之庶士儀禮五祀乃有職之下士也五祀以門行戶竈中霤爲合以五行五官非士所得祭故

也鄭氏妄分商周陳氏概不之信均偏也

視三公視諸侯孔疏案夏傳注謂牲幣粢盛爵獻之數非謂饔餼也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飪五牢饗九獻豆四十饔餼七牢飪四牢豆三十二子男饔餼五牢飪三牢豆二十四籩皆十二侯伯無別案祭無饔餼飪牢正視籩豆之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也

天子祭天地

馬氏晞孟曰天地域中最大天子域中所尊故祭天地按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明堂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孟冬祈年即位而類出征而類巡守而柴大故而旅祭地有五夏正北郊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與夏至之方澤也其實惟南北郊大饗方澤為正祭天地祭天主日配月祭地主社配稷類也柴也旅也皆天子所獨而餘皆有國之所同如祈穀祈年雩祀豈惟天子所祭乎他若感生六天諸說崑崙神州等名皆鑿也以天子為造物宗子祭天地惟天子者適家承嗣之義餘皆支子不祭然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五嶽之所處者高若三公之燮理陰陽主四時之行四瀆之所及者遠若諸侯之綱維經緯司百物之生如正東青州山鎮沂山藪望諸川淮泗浸沂沭河東兗州鎮岱山藪大野川河濟浸盧維而山以東嶽為之長東南揚州鎮會稽藪具區川三江浸五湖正南荊州鎮衡山川江漢浸潁湛而山以南嶽為之長河南豫州鎮華山藪圃田川滎雒浸波溠西雍州鎮嶽山藪弦蒲川涇汭浸渭洛而山以西嶽為之長東北幽州鎮醫無閭藪貕養川河泲浸菑時正北并州鎮恒山藪昭餘祁川虖池嘔夷浸涞易而山以北嶽為長而四瀆則無不之也淮泗經徐河泲經兗江河經揚江漢經荊榮即泲之溢出徐亦河之別支知亦泲河所經也河泲又經幽州而昭餘祁名鄔澤在太原縣西七里亦歸于河其綱維羣水若附庸都邑之領焉而嵩高為天地之中三面距河者無論矣四岳為巡方之所嵩高為會同之所以高視三公以遠視諸侯然亦互明之蓋羣山可以視侯四海亦當視公矣餘見上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在封內之山川民所取財用者不待言矣即不在封內而望見者能出雲雨以及于其國亦屬在其地者也如齊之濘茫配林魯之泰山楚之江漢睢漳任宿須句顓臾之有濟及顓臾之東蒙是也然曰名山大川者以必諸侯親祭也國內小山川卿大夫食采其地者亦得祭之猶野夫之得祭及防與水庸也然總一國之內皆諸侯主之在其地不祭即神祇之不舉也非禮也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越望亦非禮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鄭氏元曰犆猶一也祫合也程子曰諸侯有祫為廟煩故每年于四祭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按此謂時祫也故羣廟之主升而毀廟不與犆特也各于其廟止用特牲礿禘云云非謂禘嘗烝皆祫祭但謂惟春則以特牲礿而不能行祫餘三時若逢用祫之事皆可即時祭而祫祭者也云爾當祫之事如三年喪畢禫後必祫此固無定時或夏或秋冬皆可隨時祭而用祫禮惟春則物太薄不能行止得用犆焉耳犆用特牛任氏啓運云皆各于其廟獻畢而已無致爵旅酬諸禮且于本日繹不別牲考禘烝之特亦皆致爵旅酬特不于次日繹而已程子以祫為廟煩故非是如其說非春一礿則羣廟為虛設矣且有倦怠之意在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孔氏穎達曰、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西方諸侯夏祭竟、秋來朝、北方諸侯秋祭竟、冬來朝、東方諸侯冬祭竟、春來朝、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按此則南方諸侯闕禘祭、西方諸侯闕嘗祭、北方諸侯闕烝祭、東方諸侯闕礿祭、王氏石梁曰、諸侯歲朝而廢一時之祭、重王事也、不知亦止謂甸服之歲一見者耳、若侯服而外、則分年入朝于當朝之歲則然、非必歲歲闕祭也、即闕祭亦非竟不祭也、使冢子或宗伯攝之、但不身親焉耳、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陳氏祥道曰、天子春犆而三時皆祫、諸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于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是也、至言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則非也、王氏石梁曰、物稍成、未若大成、其成不可必、故夏禘可祫可犆、不可嘗也、陳氏澔謂禘爲大祭、疑周更時祭之名、而後專爲大祭者、又引周官制度云、月祭象月、時祭象時、祫禘象閏、按此謂諸侯之礿、亦用犆禘、如天子、而禘則不盡可祫也、惟遇一犆祭後、則始用一祫、若未犆則禘亦止用犆也、如當祫之時在春、則礿已用犆矣、而夏乃用祫、若在夏時吉祭、未嘗用犆、則禘止用犆、不用祫、若遇秋冬、雖一犆未舉、即祫可也、由夏時物猶未盡備、故殺之如此、今歲犆來歲祫之說、謬甚、大夫常時四時皆犆、所謂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是也、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鄭氏康成曰、有田者既祭又薦新、士薦牲用特豚、孔疏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又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按陳氏祥道云、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畧也、夫曰無牲、則特豚但牲之降者耳、不可竟云無牲、是特牲特豚乃殷奠祭之別、而非祭與薦之別也、薦以有籩豆無牲醴爲合、又周禮明言仲夏享礿、仲冬享烝、安見祭在孟月乎、大都祭在仲月、取四時之中、而薦則隨新物成之月、無一定也、士祭則特牲加魚腊、薦則雖亦有豚、而不用全體、無鼎俎、田圭田也、即未有田而給祿者、亦以田數給之、爲有田也、此指一人有田時與無田時之別、則有位之三等士、及無位之庶士、其別同也、其所以無田不祭者、則如孟子云云也、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天子以下、薦新各以其時之宜否、庶人亦然、然不備也、且後天子諸侯大夫而薦之耳、如陸氏佃云天子嘗黍在夏、庶人秋始薦黍、天子嘗稻在秋、庶人冬始薦稻、田是言之、天子孟夏嘗麥、庶人薦麥在仲夏矣、天子仲春薦韭、庶人薦在季春矣、按天子玉食萬方、早成之方則早進、故得早薦、庶人各當其方之時而已、雖禮後于上而不定一月半月也、傳曰、士無田者稷饋、庶人并不得用稷、而止用麥黍稻、然三者皆食、而韭非食也、方氏苞曰、春穀皆陳、故惟薦韭、愚謂苞豆字之譌耳、然無所本、不可用也、

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鄭氏康成曰、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孔疏謂相宜者兩物俱有非氣味之相宜、陳氏曰、春宜豚、冬宜鮮、此非其時、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苽、又非其配、但取其多而易得耳、方氏曰、韭性温陽類、卵陰物也、黍麥南方之穀、陽類、魚豚陰物也、稻西方之穀陰類、鴈陽鳥也、亦有陰陽相配之義、

韭見前卵說文凡物無乳者卵生鳥卵中黃爲陰外白爲陽但春田土且不取麛卵況庶人此非鳥卵可知庶人五母雞

此當雞卵甘平微寒無毒但唐張鼎云同韭子食成風痛非韭子或無礙也魚類最多按特牲饋食禮魚十五而俎

注曰蘇則此魚當是鮒今鯽也形似鯉而小色黑而體促肚大而脊隆大者至三四斤不食雜物甘溫無毒主虛羸補調

胃溫中云云韓保昇云夏月有益冬月不宜黍赤曰虋白曰芑黑曰秬一稃二米曰秠但以三月種者爲上時五月

節熟四月種者爲中時七月熟五月種者爲下時八月熟此夏薦取上時也性粘甘溫益氣補中豚小豬常畜也不

註其形本草云凡豬肉苦微寒豚肉辛平皆有小毒補腎氣虛竭宜肥熟人然常用不覺也稻亦曰稌乃秔糯之通

稱汜勝云云二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但豳風云十月穫稻謂至其時別皆穫有赤白二色苦甘無毒一曰味甘作飯溫

中令人多熱鴈與燕往來冬南翔夏北徂孳生于北南來時瘦瘠不可食將北鄉時乃肥味甘平無毒孫思邈曰七

月勿食鴈恐傷人神故此宜冬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陳氏祥道曰大禮必簡小禮必煩簡則內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也角繭

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于繭栗則非禮角握角尺亦然按如繭如栗犢也謂其端如繭之小本如栗之大曰繭栗狀其紋之皺也握鄭謂長不及膚膚謂側手四指以四指可把也古人賓祭皆用黃牛角無及今之尺者曰尺乃周尺方今六寸五分而弱者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鄭氏元謂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葉氏適云庶羞常羞而踰牲嫌于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于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故禮皆不與按牲與祭服及廟皆有一定之制不容過美而庶羞燕服及寢之更儉爲不踰非謂自美其庶羞燕服與寢而牲乃祭服與廟之加美爲不踰也庶羞與牲指物之貴賤及豐菲也燕衣祭服指新舊及簡備也寢與廟指廣狹及華朴也此不踰是謹禮也而用亦無不節矣末句御案文

禮記衷要卷三終

禮記衷要卷四

仁和李式穀海鵬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王制下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此將言度地居民之制、而先述古制以發端、鄭氏元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古指殷時、按商制八家爲井、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故曰藉、言借民力以耕之、周制九夫爲井、悉以授民、而與貢異、豐年通其有、凶年通其無、故爲徹、言君臣上下相通也、蓋卽商之藉而制加詳爾、商時每私田百畝者、治公田十畝、吏急公、則公田治而私田廢、民營私則私田治、而公田廢、周故卽是藉而使通力合作、八家中不論彼此公私、合耕合穫、惟是異耳、收則公田仍收八十畝、中去二十畝爲廬舍、故故易名曰徹、而亦統謂之藉也、稅乃貢法之名、惟國中地勢多奇零、不整不能概方爲井田、故以什一取之、而名曰稅、稅則不藉、藉則不稅、無偏厚薄、周衰乃重其稅于貢法、而藉則無可重、則緣稅田之名、而幷藉亦加之、如魯宣稅畝、繼且至于田賦、知他國必爹先後魯而爲之、且加甚者、漢承秦阡陌之後、井田之蹟無可見矣、故渾稱藉而不稅爲古者云也

市廛而不稅

鄭氏元曰、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按卽所謂市宅也、市在朝之後、廛則朝市之左右、以積貯貨物者、蓋以屋之聯核而得廛名、躔之从足、纏之从系、皆于廛起義者也、周禮廛人掌斂市之紱布、緫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註、紱布、蓋貿易于次、居間分商人之利、廛人因稅之、若今行稅、總布、合一市之賈民而總收其稅、若今門課、質布、質人爲立書契之布、若今田房稅、罰布、犯禁者所出、廛布、邸舍貯貨之稅、按貨必貯于廛者、多寡便于稽查、當損當益易酌量也、廛人所掌諸稅、惟所謂廛布者、卽此之所謂廛也、乃常賦、罰布亦制之常立者也、餘惟逐末者過多、則以諸稅抑之、而驅之務本、若止是數也、則惟廛焉而已、而他一無所稅也、此所以惠坐賈也

市

乃國中前朝後市之市、非市井之小市也、有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緫其大要、有質人掌質劑、廛人掌斂布、胥師察詐僞、賈師平貨賄、司虣禁鬬囂、司稽察不物、胥襲不正、肆長正名實焉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集說、山澤采取之物、其入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云云、按所采林麓、則動物、其毛物、植物、其皂物、川澤則動物、其鱗物、植物、其膏物、夫曰林麓、則山與邱陵之羽物、覈物、賅之矣、掌禁者、周禮、山虞專斬木材、有期日、林衡平其守、夫曰林所司當與山虞等、川衡有川奠、注若蒲魚蜃蛤之屬、澤虞有財物、註若茆芹蔆芡之屬、此皆與民所共利者也、不時不容不禁者、恐違物性、且暴殄也、山林川澤本有賦于天子矣、故不言不征不稅、而止曰不禁耳、不禁者、民自食其力、國亦惟其力之所至、而不爲禁、以限其數、時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及豺祭獸、鷹祭鳥、獺祭魚之類之候也

夫圭田無征

鄭氏元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孔氏穎達曰、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是殷禮、周則通士田稅什一、吳氏澄曰、夫圭田、夫田、謂餘

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也、無征、既不稅其所受、亦不令助耕公田、按夫田以餘夫田為合、無征、丁未壯也、其田亦在整方之餘奇零不整者、故計乘計丁、皆以受百畝之成丁算、征則謂力役也、然夫故致餘子及田與追胥竭作、則餘夫仍有所事、而受圭田者不與、圭取于絜義、其田從籍田在邦甸之間、凡受圭田者皆卿大夫士、豈同農夫之自耕、雖名親耕、仍使庶人終畝也、可知疑亦甸人耕之、征則征受圭田者乎、抑征耕圭田者乎、皆無當也、故于夫田圭田皆不立征法、其夫田之征專指軍賦力役、什一之稅仍有之、圭田之征專指布縷粟米、幷什一之征無之矣、圭田仕別總有之、士無田者以道去位之士也、且有仕為士而無圭田者、如必有功德而賜、不知苟無功德、幷士之位亦黜矣、再有功德又將進位于卿大夫矣、況圭田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鄭氏（元）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居民、觀其寒煖燥溼、沮謂萊沛、量地謂制井邑之處、興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陳氏（祥道）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均民功、按司空之空當讀作窟、古者穴居謂之空、冬官司之（見丹鉛錄）、度是丈尺、所以為規畫經制之法者、山農居山、澤農宜澤、平地之農宜平地、方氏（慤）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寒煖燥溼、宜早宜晚、不違其性也、近山多寒、近水多煖、近山多燥、近水多溼、都雅者、近處之鄉遂用貢法、朴樕者、遠處之野鄙用助法、如是各因其所習、則民之事有可興、而國之功役有所任、興者、未有而創造之名、任者、專責而久屬之謂、周禮九職任萬民、孰非民事、孰非民力、四時物候不同、則其事之早晚不同、非其時雖欲用力于事、不可得也、役樂事勸功、正與此相應、恐不可依孔氏（穎達）說、指力役之征（周禮云云）、（御案文）司空冬官雖亡、左傳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近、略基趾、揣厚薄、仞溝洫、具餱糧、程有司、量功命日、則司空之掌略可知也

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鄭氏（元）曰、教謂禮義、政謂刑禁、孔氏（穎達）云、俗、民之風俗、宜、土地器物所宜、修此禮義教化、當隨其風俗、齊其政令施為、當隨物之所宜也、方氏（慤）言若封于商墟、則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封于夏墟、則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葉氏（適）曰、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于天而自然者也、如父子有親之類、其教成于人而使然、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如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之類、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吳氏（澄）謂以廣谷大川言、則地產有異、而習尚所安、各異其俗云云、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云云、按修之齊之者、正因其俗之所安而損益之、以協于中、齊之者、即其宜之所適而誘掖之、以幾于合、陶鎔漸漬之既久、自然成一道同風之治矣

達其志通其欲

馬氏（晞孟）曰、志欲者、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志通欲、必在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按志指向化之心、欲指遂生之望、達其志則與之以教、通其欲則宜之以養、志專于美善、故修之以禮教、欲歧于得失、故齊之以政刑、皆于其言語乎達而通之、引言四官者、與周禮象胥微不同、象胥在王畿以待四塞之至、此則各

設于四裔卽語中國之言于四裔而導之入中國以通辭命者如後世之通事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居民曰凡不論國中野外一體同然也量地量地勢也王何山食何水必山川之向背或東其畝或南其畝制邑者貴各得其便宜爾已以地勢也故曰量至于居民必細計其爲田若干爲宅若干不得其地之實數不可故曰度地乃爲田之地也邑民居之所聚也民居合算其門堂戶牖之占地與方向之所在也邑在國中者五畝之宅合爲一田中無廬舍也班氏固所謂在邑曰廛而田以十起數不井授田中無復二畝半之廬舍矣在野則八家爲井二畝半爲廬舍在田中其二畝半之宅則亦與爲聚居所謂四井爲邑者乃卽後世之邨落耳故熊氏安生所謂每邑三十二家也然亦

無一定也地廣則聯而合之數十數百及千者亦多少則散而處之則竟止四井者亦不少總之各因地勢地數而制故曰相得必謂邑在國中田在野外遠則百里近亦數十里餉饁之煩幾同馳騁有是理乎參謂三者合計焉而各得之爲相得也地得出入之便邑得守望之宜居得扶持之近一不得則三者皆不得故云必參相得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陳氏祥道曰上量地制邑云云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方氏慤曰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如此而已故效至于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于勞苦勸功則不由于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不止于君凡在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至此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按無曠游者地邑不餘于民居故土無可曠民居不餘于地邑故人無可游自上中次下各如其人口之數食不得不節早晚遲速各當其地利之宜則事不得不時人與土相習食與事相便故其居之安也彼此同然相友相助故樂事同得同失故勸功死徙無出鄉故民無異望而尊君民無貳心而親上夫曰興學非至此而始建學益至此而民始有鼓舞發動于學之志云耳故曰興而不曰立卽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之意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

無曠土則民不患于貧斯濫無游民則民不憂于逸則淫民無游則勤得于勤則在在皆知愛惜矣故食節土無曠則裕儲之裕則

在在皆能豫備矣故事時其無游曠而有節時使民咸安其居也皆出于君之賜而上之勤也故尊親雖一定之分至此而感發于民之自致矣尊親者固亦民之天性然但知尊其所尊親其所親而已安能及于君上者至于有如父母之尊親非居之之相得安能君民上下一家之如此也云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

無曠土則家有恒產無游民則人有世業食節則雖無年之日皆有陳積之可憑而不至于流離事時則雖際多故之秋皆有成法之可守無可相形而外慕無從見異而思遷故安其居而情相同境相等也故云咸也

無曠土無游民

曠游非必盡由于惰也土地去民居遠以不便于耕而曠民居而

與土地隔以無所取于田而游且必土獨荒瘠則以不可耕而曠而參相得者無偏枯如墝埆必不可均則有土化之法何有可曠之土也且必民偏老弱則以不勝勞而游而參相得者皆當歲如疾病必不能勝則有合作之誼有何可游之民也餘見前

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食節則因儉而力有餘事時則因勤而時愈暇安其居必安則樂于事身安則勸于功事與功雖即民之自爲計即無非民下所效于君上之事功也既樂且勸矣而與爲先之勞之者得不致其感戴乎是安居樂勸即尊親之實心實效也即未興學而學之本已敦而學之端已肇故興學者特迎機乘勢相與于有成焉爾餘見上

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

食不特朝夕饔飧也凡賓客燕饗之經費皆約乎過不及之中而宜乎人情事不止春秋作成也凡祭祀吉凶之措置皆酌乎稼與急之當而合乎土俗有非其人而情與不宜非其土而俗與不合者在宜于人情則必安合于土俗則身安故曰咸安其居也餘見上

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所樂之事仍民事所勸之功即民功然何非即君上之事功也即有公旬力役之事征調師旅之功其趨赴也亦止如其私已者而已蓋無之不出于報效尊親之至意也尊親者亦止視國如家君同已尊而尊之上同已親而親之此正其學之根本也民惟尊親也恐無以盡尊親之至而欲于學乎極之懼無以得尊親之當而求于學乎善之斯時而然後興學焉則其感動也倍至其鼓舞也倍神故前此非竟無學也與謹其教與申其義而已此則以自爲振作而因與大爲振作也故曰興也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司徒者職司徒衆之官乃六卿之掌教者也承上興學而言此鄉學也禮則隨時損益故須修性兼氣習尚言者也故恐有餘而曰節教本一成不易而義或難覺故不特修而必于明德則人所同具而或不免于陷溺也故曰興政者正也故須齊節之而不節者齊八政以防之淫乃性情之流蕩故曰防節之而節與之而興者一道德以同之道德爲天下古今所同德故須一而俗則恐有嗜慾好尚之參差故曰同此皆教法之詳也而惟恐爲故事之奉行

也故皆以身先之孝本其所自盡也但養老以風之故曰致不足之補助爲推而漸及之事但恤孤獨以先之故曰逮此身教也而又恐無所勸懲也賢乃有德之謂尊而尚之使賢者益勸于德是崇之也不肖于德者即作惡之人檢察而絀之使不肖者自懲而遠于惡曰絀也絀使不得伸遂其惡也既詳教之之法孝慈以端其本勸懲以善其用此鄉學之教之備者也下乃申崇德絀惡之事

一道德以同俗

天下共由之謂道古今同德之謂德故合人人而言之曰道分人人而言之曰德也道德本無不一而末俗之好尚不同故歧趨百出而道不一習俗之嗜欲不等故搖奪萬端而德不一則俗乃日流而日薄道德一則俗皆歸一于道德曰同也一道德者莫要于

絕異端正人心而已又禮以節之而不足者齊八政以防之教以興之而不怠者一道德以同之亦可言也餘見上

上賢以崇德

陳氏祥道曰賢者德之名德者賢之實名出于行實係于心云云按陳說謂尚其名以崇其實云爾按上即尚也尊而加于千百萬人之上曰尚上賢各如其當上之分而上之各以其等即崇之之謂也非徒崇其賢之虛名而崇之必以其實得非止實得其賢之外見而崇之必于其夙成云也上必于賢則人皆勸于賢上賢而必以崇德爲斷則人皆勉于德而不敢借賢者之虛名外現以自炫也則教之勸也至矣

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孔氏穎達曰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尚功習鄉

飲酒禮令老居上故曰尚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按鄉射以五物詢眾庶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此曰上功專以中正鵠爲上也蓋非志正體直不可以言中蓋示之以正直之德行也鄉飲有四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此曰上齒專以正齒位爲重蓋必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蓋示之以尊養之敬讓也上者射中者行先升立在右是射之上也鄉飲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鄉之上也蓋學之所教德行道藝孝友姻睦其大者也射上功以示德行道藝鄉上齒以示孝友姻睦示以所上即媿以所下乃以勸爲懲之至意也賈氏逵曰鄉射于序鄉飲于庠然鄉射亦行鄉飲酒之禮則鄉飲未始不可于序也且皆鄉大夫所職序與庠皆得云鄉學也任氏啓運云飲射皆有常時此以簡士特行之故曰習也鄉射及鄉飲見通義此不贅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此論尚賢崇德之事也鄭氏元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于司徒也夫曰選士方氏愨所謂以其猶在所擇故也按古六鄉分統于六卿曰鄉大夫是卿大夫與司徒等列也司徒烏乎而命之不知六卿有聯事在國則冢宰重惟冢宰之命在軍則司馬重惟司馬之命在鄉則司徒重惟司徒之命故司徒得以命之然論者非一人一次之謂也每年閭胥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友睦婣而入于黨正曰士黨正書其德行道藝而入之州序即所謂論士之秀者也升之司徒者升其名于司徒也州長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始升于司徒曰選士即自州黨而進

之于鄉校也苗之穎出曰秀此蓋司徒命鄉大夫于州序中論之入其人于鄉校而升名于司徒也選士者備鄉遂之吏之選耳非已選之名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此自鄉校而升之于國學非徒以名升而已方氏愨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也考周官考校之法自族師至于州長然後考于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羣吏獻于王然後詔王以制爵不言鄉升于司徒與司徒之升于學不知考于鄉大夫即已升于鄉校者也時早升名于司徒矣惟止以名升而人猶在鄉校故不言耳至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受而內史詔王以制爵即所謂授爲鄉遂之吏也升之于學原即鄉大夫所獻賢能中之不安于小成者司徒論其秀者留之而升之大學以非鄉大夫之職故周官不言之耳蓋司徒

之制爵愼德制祿興功即此之謂以大學爲爵位之所始鄉遂之吏爲祿仕之所先故也俊才德過于人之名

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孔氏穎達曰征謂力役選士雖升名于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俊士雖升於學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已成已能習禮皆免其繇役者是爲成造之士方氏愨曰選士之造不征于鄉俊士之造不征于司徒此其別也按陳氏祥道謂大軍旅大田役治其衆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升于司徒者鄉師之所舍也升于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然則不征于鄉者如社田等役不征于司徒者如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等役也其施舍凡六曰貴曰賢能曰服公事曰老曰疾賢能之德行道藝爲鄉老三公所賓禮王世子鄉大夫適士所齒讓云云故特免其役以示優異焉又

曰民之在鄉者六鄉官吏主之既升司徒則司徒長貳主之既升于學則學校官吏主之各有司存不相關也則孔說謂身雖在學猶給司徒繇役之說非也惟升于司徒而未升于學則猶征于司徒爾已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鄭氏元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命夔教胄子是也崇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于小學長者教之于大學此詩書禮樂四術而教以成是士孔氏穎達曰此明習業之事謂樂正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順者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以教之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先王之道路也按樂正或即周官大司樂爲羣樂官之所取正故言樂正者不言司樂術乃道路分出之名自其爲所從之途者言之曰術引

而愈上曰崇從其張施之綱者言之曰教設而不移曰立順則循其本末源流淺深生熟之次第而漸進之辭也造練習成就之名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御案云春秋節候平調氣體皆舒而習禮有揖讓之容習樂有舞蹈之節故于春秋教之爲宜詩書須講貫誦習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爲時久而功可專故于冬夏教之爲宜此原先王成法故順而因之不違其時使士易于成業曰順也鄭氏元必以春夏爲陽詩樂亦陽秋冬爲陰書禮亦陰解之至陳祥道謂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已屬穿鑿至引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之文以相證不更曲而誣乎陳氏澔云與文王世子春誦夏弦不同者恐亦互言之耳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說文術邑中道也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顏師古漢書註曰道徑也然則是所由以至于大道之徑也崇儀禮崇酒註曰充也左蘊崇註曰聚也廣韻又訓敬就崇道則一而已所由至于道者之術有四焉以術之始同出于道由術之終同歸于道故也敬其事就其法聚其物充其用曰崇爲之分門別戶各于其當而不移不易以表著之曰立之也餘見上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先王之詩書禮樂各有不可躐之等不可淩之節不可亂之序不可違之時不容倒行不容逆施者在樂正但謹遵而敬率之各因其淺深生熟而均與之以詣極于成就曰順以造也非先王之詩書禮樂有淺深生熟之不同而先王造之之法取資于詩書禮樂者不能不有淺深生熟之次第而必取于順者也餘見上

凡入學以齒

鄭氏元曰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按此承上王太子及國之俊選言且對下不齒立言也任氏啓運曰王太子以及民俊雖有王治輔治之異然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一教之入學以齒尊師之地貴非所挾按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苟以禮論并無貴可挾夫既曰士原不過與元子及民俊等列耳且必能忘勢與忘人之勢而後能收交資互益之功且以明教學授受之一體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鄭氏元曰升諸司馬移名于司馬也孔氏穎達曰司馬之職以德詔爵以功詔祿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也但鄉人既卑級節升之故爲選俊以至于造士若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

成即爲造士于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也方氏愨曰造士之秀於成材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將使之臨政故隸之于政官之長也以可進于王所故以進士名之按此是國學上賢事進士者進于王朝之士以別于鄉遂外用之士爾司馬之掌進賢興功以作邦國故造士之升者屬焉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鄭氏元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孔氏穎達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于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辨論之云云按官材者當是爲官之材質如宜于兵宜于刑宜于禮宜于樂之類辨論官材言司馬本職次論乃論進士之賢否也然但論列耳而定則必于王也官之者所謂士初試爲大夫耳止試大夫事而未有大夫祿爵也任者肩承克堪之謂任然後爵始命以大夫之車服位定者功立效成之謂位定然後祿謂頒采邑也自官而爵有時月可待自爵而祿不過先後之次耳前此非無祿廩給而非祿邑也此以上皆論民俊耳所謂進賢如不得已也若世祿者不然矣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鄭氏元曰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即或爲則論或爲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氏穎達曰言制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云云方氏愨曰五刑即墨劓刖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也必即天論則取天理以爲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于

五過則罰輕于刑而過又輕于罰矣此止以郵罰爲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又周官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按此五刑即野軍鄉官國之五刑中各有墨劓宮刖殺之五等也天論天性之倫次即後世照服制定罪之權輿郵即失悞者罰撻及金贖故犯必刑過悞多罰麗者必符合于所犯之情事而不得以虛擬懸度爲輕重無論加之喜怒矣云也

郵罰麗于事

鄭氏元曰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氏穎達曰五罰不服然後正以五過則罰輕于刑過又輕于罰矣此以郵罰爲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按麗謂必符合于所犯之事而不得以虛擬懸度爲輕重不但不但喜怒而已喜失人怒失出虛懸則輕重皆失也

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

此申明上節即天倫而麗事之法也謂至父子君臣親義交互之處必度其輕重而校其淺深任氏啟運云有其迹相似或為天倫而犯其事雖重實輕其情于惡為淺或有天倫而犯其事雖輕實重其情于惡為深是其序不可不論而非可意以論之或有未當之情也其量不可不測而測之不慎不疏畧即苛求矣按君臣父子各有當輕當重之處而隨地以次其序涉君臣涉父子各有見淺見深之候而隨時以窮其量當其層見疊出之會其輕重之序不論不詳而論不能盡于言非意以論之不可曖昧隱私之事其淺深之量不測不知而測不能憑于迹故非慎之不能也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此承上文不特意論慎測之而已又必如是云云也陳氏澔云明

視聽察于詞色之間忠愛惻怛體于意言之表按既論其輕重測其淺深矣其間又有深情厚貌巧于緣飾者必悉吾聰明乃能盡燭其隱又有懦弱愚冥不能自達者必致其忠愛乃盡得其衷也忠乃中其心以誠求之愛乃竭其仁以體之盡之鄭氏元謂盡其情也邵氏淵云悉其聰明則近于密故必致其忠愛而不陷于察蓋悉聰明者智之至致忠愛者仁之至也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氏元曰小大猶言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故孔氏穎達曰例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于事也按此不承不應赦者而言上言疑則赦之而已其言甚決此則謂他無疑者亦必準于舊典故實之大小以成之成之猶今言定案耳此正由明麗於事義也大則從其大者為加減小則從其小者為增損云爾

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元曰三又當作三宥即一宥不識再宥過失三宥遺忘也孔氏穎達云三三事也王得三公之告恐有此三事故令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蓋宥者推原其所以致此之故而求所以赦之耳不識者不知其罪而誤以為當為此全可矜者也過失者無心而誤陷于非此猶可諒者也遺忘者昏耄不記憶前事而忽相反此則實有罪而尚非故犯猶當末減者也三者由輕而重所該甚廣不必定指殺人眚者推其云云王此乃御案蓋王又以三可宥之法覆推之云爾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孔氏穎達曰侀是侀體侀體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不可

變馬氏晞孟曰一體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成人故曰侀也侀者成也按侀舊通形故前人說如此不知侀實與型通謂模範也而加之人則為人之模範耳凡物模範一定則無可變易故被刑者一斷支體刻髮膚如模範一定而缺者不可復全絕者不可復續故曰一成而不可變也此言君子不易制刑之故也盡心即指上所云謂事必極原親權義以至忠愛之備人必經史正以至王公之察也云正韻侀字通形惟據此注案與六書義無涉論諧聲則當諧刑聲刑古通型不當通形會意則當以人刑會意也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

以人刑會意則謂墨劓剕刖宮之刑人也人被刑如形之已易刑及人如型之復改也故先為譬喻曰刑者侀也而猶恐人之不覺也復申其為侀之意曰成成就也定也未刑而浸至既刑之日則

見爲就既刑而思復未刑之時則見爲定也

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鄭氏元曰司會冢宰之屬宰計要者成計要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尊王受之也陳氏澔謂歲終質平其一歲之計要于天子而先之冢宰質者質于上而考正其當否也考質成之法周禮天官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小宰贊之太宰受之云云而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故冢宰受司會之質以質天子按歲會即會之以集其成也本以上質于天子而先之冢宰者冢宰受而復按之而後上之天子也必齊戒重國計也莫非天地之生殖祖宗之培養故敬之同于天祖之式憑者然

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此謂天子既報可百官皆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以畢本年之事成歲事制國用以待來年之事也休老養老也勞農飲蜡也成歲事即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制國用以今歲所入酌來歲所出而調劑夫耕九餘三之備也休老即月令之大飲烝大飲者天子與羣臣飲酒正齒位萬氏謂是天子養國老庶老鄉國遍行鄉飲酒之禮勞農即在臘先祖五祀後勞農以休息之也休老勞農乃十月事老有國庶死事三等農亦有早中晚三等待休勞畢而後成歲事制國用故舉行在十二月亦先禮後事先民後己之義也

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燕舊謂一獻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于醉其牲用狗亦有二一燕同姓一燕異姓按燕之本禮宰夫爲主脫屨升堂殽升折俎而無飯至于養老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皆君親之饌兼三牲之具似不用宰夫爲主牲亦不止用狗矣燕禮旅酬大夫而後升歌間歌此養老珍具當迎賓時即發詠饋食時有舞樂以侑食而無算爵時又有樂舞無算以侑酒此養老之燕異于他燕之正禮處也國老用燕同姓禮庶老用燕異姓禮燕同姓夜飲異姓則讓而止燕主晏安取養志也饗舊謂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亦有四一諸侯來朝二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三戎狄之君使來四享宿衞者老孤子惟耆老孤子及宿衞則以酒醉爲度按此乃饗之本禮也饗主敬以養尊也然正饗禮非強有力者不能以之養老是勞之也國老固用饗耆老禮庶老用饗宿衞禮殽升折俎無酬數若饗戎狄使者之饗不用之于禮會也食舊謂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亦有二大行人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謂之燕食按食主于飯養體也國老用禮食用太牢庶老用燕食用牖膳修而兼用舊謂春夏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用殷之食周尚文故兼用三代之禮皇甫氏侃曰周人春夏以飲爲主先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先食次燕次饗董氏彝曰周人養老兼用饗食燕一日而相因天子袒而割牲是用饗之體薦爲折俎也執醬執爵正饌庶羞經所云適饌是用食之正飯加飯也酒正供酒無酌數先設醴齊經云省醴是用燕之脫屨升堂羞爵無算也按曰兼用則董說爲合修之云者其中仍有損益故也脩以備他禾用又凡盡賓客祀鬼神曰享於老致敬如賓與神故亦名饗居處

安𡢽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肢體故亦名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爲食云此御案文

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

鄭氏元曰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云云孔氏穎達云五十始衰故養于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于小學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之太學陳氏祥道云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于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于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于國則天子袒而割牲而執饋酳方氏慤曰養于鄉者特尊于一鄉養于國者則尊于一國猶不離于臣道養于學者則有師道焉二說陳氏以年言方氏以德言則其義可通庶老之養于鄉者未必盡有德若國老之養于學則必齒德俱尊矣有由鄉遷升者有終養于鄉者有不必自鄉升者要視其德何如耳二說以下至此御案達于諸侯任氏啟運謂侯國五十養于黨庠六十養于州序七十養于國學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鄭氏元以粻爲糧孔氏穎達曰五十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六十恆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恆令善食有備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奇美食方氏慤曰粻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而已珍用八物則爲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庋于閣而已按貧庶之家焉能具備此天子諸侯所以有養之禮此漸以加厚之等秩也異粻不過致精鑿宿肉不過早儲蓄貳膳則品物多常珍則烹調備古庶人七十傳家君子七十致仕自是至八十十年之養君于是恆加厚焉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陳氏澔云五十始衰故始杖云云按五十雖始衰貴者正服官政于上賤者猶受兵田于下于朝于國于鄉皆不免于奔走惟燕閒居息則可杖故止于家六十指使矣而于國于朝猶不免于趨蹌也惟飲射于鄉則坐故但杖于鄉貴人七十致仕賤者早還兵田并國亦無奔走之事故得杖于國八十坐致以爲敬雖于朝亦無趨蹌之節矣故得杖于朝也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鄭氏元謂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孔氏穎達云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庠則後有室前有堂庠者養也周氏諝謂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陳氏澔曰行養老必于學以其爲講問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尊于大學庶老卑于小學按其義固然此義夏商周所不能易也但大學在郊諸侯制也以將升其人才于天子之畿故于國中小學移之郊耳其在郊亦在向天子一面之郊也天子小學在郊而大學自在國以人才由外入也但國中亦仍有小學而郊則斷無大學諸侯則郊誠亦有小學而國中斷無大學爾養老當不始于虞氏但可知者自虞氏始而已虞夏以前稱氏者時非胙之土者無氏故氏貴也謂澤厚流光子孫世世以國爲氏也後世氏不特有國者矣故不貴也

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

鄭氏元曰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孔氏穎達云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鉤楹外鄭注彼云讀如榭序者射也又曰夏周貴文取積漸長成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

按國學在東國、小學則在在皆有、說見上、蓋國老皆常仕于國、故于國中之學便庶老則各于所在之鄉學、無不便也、如庶老皆在國中小學國老皆在西郊大學、則凡在鄉之庶老入國中、而國中之國老又之西郊外以受此一饗之養、而王畿四面各五百里、侯僕道途以來一飲食、是苦之非養之已、夏時以虞之庠制作黨學而另立東西序、為大小學、夏稱后以治水土、配地而稱后、別乎前代之以德配天稱帝也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

鄭氏元曰、右學、大學也、在西郊、左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周氏諝曰、上云東西、以方言之、此云左右、以位言之、按曰、左右猶西東、在國中據王宮而言、在郊則據郊而言、蓋自是而并夏之序、亦為州學、而自立左右學為大小學、殷周稱人以為一代之制、言出眾人之公也云、餘見上

周人養國老于東郊、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氏元曰、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亦小學也、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按東膠即成均之東序、南平時國子于此學習儀容、而糾其繆失者、故有膠名、虞庠倣虞世之學制、成均中亦有之、蓋以儲虞世之教法者、名曰上庠、此則在黨之小學也、惟恐混于成均中之虞庠、故特別明之曰虞庠在國之西郊也、是東膠在國中成均之中、而虞庠亦不止西郊、且西郊亦不止一庠也、時又以殷之右左學為鄉校矣、此據黨之庠以賅州序鄉學也、餘見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

集說、皇收冔皆冠冕之名、深衣、白布衣、按凡言祭服皆以冠賅衣、養老皆以衣賅冠、皇鄭氏元云、與凰通、畫羽飾之、其義則取文明、今據周禮皇舞皇邸例之、皆以畫羽名虞時、或以鳳皇來儀之故、而以其表冠冕不可知、既曰祭則祭服為十二章可知、崔氏靈恩云、深衣白布衣衣見後深衣篇 冠用牟追、牟追如後世唐巾、上少銳、收士冠禮註云、所以斂髮、然則如後世之束髮冠之制、而大其制耳、唐堯純衣黃收、夏尚黑、易黃而黑耳、鄭氏元云、燕衣與羣臣燕之服、衣亦衮服、孔疏、周人燕用元衣、燕衣之冠、崔氏謂亦牟追、冔義取乎覆、玉篇云、殷之冕也、士冠禮註、冔名出于幠、覆也、蓋冠上有板、即冕制矣、而不名冕者、形不俛耳、然則制當如爵弁、或不用爵頭色、當亦有旒、如禮器所云也、冔、配黼為常服、其衣亦衮可知、縞衣素服、但用絲不用布、冠當章甫、舊說元衣亦朝服、緇衣素裳、十五

升布為之、六入為元、七入為緇、故緇亦名元、陳氏澔曰、夏尚黑、殷尚白、周人兼用之、故元衣素裳、凡諸侯朝服、即天子燕服云云、按冕如冔而前俛、飾則華于前代、如旒如黈之類、服用衮、元衣則配委貌、任氏啓運云、深衣縞衣、皆白色、燕衣元衣皆黑色、不知深衣用布、縞則本色、繒今名生絹、黑固緇、元則黑而青、赤今名天青、此元衣乃元端、諸侯則用朝服

周人冕而祭

見周官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諸侯各以所應服者為首、而遞次之、惟旒數別之、冕非自周始、歷虞夏商皆服之、特未如周之備、且不專用于祭耳、故以冕而祭專屬之周制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鄭氏元謂引戸校年陳氏祥道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特言引年養老以年爲主故也舊說海内之老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卽行引戸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按引年者或有及年當養之老錄而致之亦或有當出粟帛當行麋粥以養之者或寬其子弟征役以養之者每年卽有及年之當錄者故引年爲養老之常例也引進達之意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元曰徒猶空也陸氏佃曰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盖君子謂士以上方氏云大夫謂之君子以位稱之士謂之君子以德稱之按非上敬賢德而下愛親長不克然也車以安之國

老之養肉以佐之庶老之養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

考步百爲畝是長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闊三百步長百步屋三爲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按一井除畎在畝中不計外合縱三遂共六尺遂上之徑三亦共六尺是井闊百步十二尺橫加一溝四尺溝上之畛亦四尺是長百步零八尺矣凡所縱橫皆隨地勢所便無一定也後皆倣此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舊說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百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百萬畝也按此十里百井一成也縱三十遂三十徑共百二十尺加一洫八尺洫上之塗八尺是長十里又尺三十六尺橫十溝十洫共八十尺是闊十里零八十尺也方百里是一同萬井也縱十洫十塗共三千六百尺加一川與川上路約六十四尺是一同當百里零三千六百六十四尺長橫百溝百畛八百尺加一澮一道共三十二尺是百里零八百三十二尺澮也此則但計實田之數耳而萬井中八萬夫家之居室除田中廬舍外之二畝半不與焉若合計之當加入在邑居宅之地二十萬畝是方一里者二百二十有五零而士工商及皂隷等官府之居不與焉至於建國又去國中園廛場圃市朝及郊牧野林坰等四正縱橫各五里是非方一百一十里開方不足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按爲田九萬萬畝當開方一千一百里而後足解見上以王畿論之田爲實田之百里者百而爲遂爲徑爲溝爲畛爲洫爲塗爲澮道爲川路者縱橫皆十倍於百里矣是一畿當縱千里零三萬六千七百四十尺長千里零八千三百二十六尺濶去國中及四正縱橫各五十里及四封封土將加一不止而山川高下仍不與焉卽非王畿而分封五等亦各有城郭宮室場圃園廛郊牧林坰等制也如止統方千里安得田九萬萬畝也哉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

鄭氏元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考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縣謂之北嶽南河在冀豫之間盖河自雍而南行至豫而東至兖而北東

以入海、冀則三面距之也、自恒山至于南河、自渾源而南、至懷慶之溫孟等縣臨河之地、約九百餘里、故曰千里而近、皇氏 侃 曰、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也云爾、自恒山至南河、止得冀之半州耳、蓋欲割冀之南土爲王都之北境故也 末句本御案云然

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

鄭氏 元 曰、南河至江、豫州域、按時漢儒欲割豫州以爲南境、故計及之、此亦本御案爲解也 考自豫西之河至江、北距冀、南距荊、其間不過九百餘里、自北兗之河、至南揚之江、亦僅千二百餘里耳、蓋其地江愈南、河愈北、自大伾之河、至大別之江言耳、然皆兗徐揚界耳、當豫之中、計河及江、不及千里、故曰近也、然西與梁界、東與徐界、不下一千五百里、南北雖縮、東西自贏、故約之仍作千里論、若不以河至江論、則并不當言近矣、而必以南河至江計者、欲以豫爲

南境故以自北而南者度之也

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

鄭氏 元 曰、自江至于衡山、荊州域、衡山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衡州府衡山縣也、按江自荊梁分界之江、至衡山縣地、約一千二百餘里、故曰千里而遙、皇氏 侃 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不啻千里也、若自九江至衡山計之、不過九百里耳、安得曰遙、以衡山爲限者、時百越未盡開故也、然荊州之域、實自荊山至衡陽江南、于荊山者、百有餘里、而衡山之北于衡陽者、不下二百里、較古荊州爲短三百餘里矣、

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

鄭氏 元 曰、東河至東海、徐州域、考自東河漯水之間、東至于東海幾千五百里、故曰千里而遙也、應氏 鏞 曰、海獨言東者、惟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爾雅以蠻夷戎狄爲四海、知名曰海、皆不至海也、而惟東則海、故特言東海、此漢儒欲割冀之南爲王都之北境、此則所謂欲割徐州之西爲東境、而兗在其中也 漢儒云云至此御案 又徐州之南北境曰海岱及淮、其西東境自濟以及海耳、此則自東河至海、則西長百有餘里矣、

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

鄭氏 元 云、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考東河冀與兗分界、西河冀與雍分界、蓋即自恒山至于南河者、而東西計之也、然亦自孟津洛水間、至華陰間計之耳、若盡恆山東西、東自逆河、而西至龍門、亦一千五百餘里矣、時漢都長安、雖在豫域、而西盡雍州之地、規爲王畿、故言西至西河而止、西河已西、即王畿矣、故不言也、

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

鄭氏 元 曰、西河至流沙、之州域、考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而行、即今甘肅西北境也、自西河至流沙、幾三千四百餘里矣、此曰千里而遙、則下文固云西不盡流沙也、應氏 鏞 曰、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繞、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雍西黑水、東西河南際梁州、北接沙漠、不言南北者、近夷徼之地、疆里有所不及也、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應氏 鏞 曰、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蓋聽四夷居之、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畧者也、按自流沙至東海、約五千六百餘里、自衡山至恆山、約三千五百餘里、然地雖如是、而計疆域四面各不盡也、西戎亦白狄、在流沙之東、荊蠻舒庸、在衡山之北、萊牟淮夷、在東海之西、薰鬻獫狁在

恒山之南，且犬牙相錯，各據地形之便，而各遂其寒煖燥溼之性，盡驅不能，盡殺不可，惟有不盡者，留有餘以與同覆載焉爾，四面各不盡者，東西南北無偏枯，亦無偏向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

孔氏（穎達）曰，此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于八十整數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是言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按固不若方氏（慤）曰，萬億二字，蓋衍文之直捷也，陳氏（澔）謂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則仍悞釋也，任氏（啓運）云，萬億皆當作千億，然此是全以井田九百畝者計之爲起數，凡例然，百里而專以田言，則田九十億畝，固然，如以道里言之，則九十億畝，已非方百里有餘，不能容，而餘可推矣，說見前。

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專就方百里之地言之，九十億畝，而三分去一，故曰餘六十億畝也，按古人封國，以開方計田，皆據平地可佃之土言，其曰山農澤農，亦據近山近澤者言之，猶言高山低田也，其所需山陵林麓川澤溝瀆，爲民所取材用者，皆另給，不在田邑數內，若季氏以桃與孟氏，易成辭以無山，復與萊柞，其証也，其城郭宮室塗巷，亦不僭田，卽五畝之宅之二畝半在邑者，不在百畝之內，可証也，春秋書築城者多矣，何嘗聞壞壇田畝而爲之，且自城郭至塗巷，可以分數計，山林至溝瀆，多寡皆成于地，豈定爲百里三分之一乎，其不足據明矣，安得百里之必有田六十億畝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

鄭氏（元）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尺四寸，云云，陳氏（祥道）據投壺記注及漢律歷志云，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指尺之與黍尺，一也，先儒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彝尊之屬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尺，度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尺也，考工記于案言十有二寸，於鎭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云，咫八寸，周尺也，王制云云，乃八尺耳，蔡氏（元定）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實則諸儒不明周尺之義，遂至紛說，徒作算博士意，所謂周尺，非指周代之尺而言，周盡也，凡尺之用，盡于十至十則爲丈，而非尺矣，此言古今丈田之不同，丈田于一丈之中，盡十丈之數，而去其二尺，以八尺爲步，古之步田則然，故曰古者以八尺爲步，今于一丈之中，盡十尺爲步，而去其三尺六寸爲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細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爲步，而曰古者以周尺乎，惟古今尺步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尺，曰六尺四寸，故知此周尺之周，斷不指周代而言，今則指漢時，然六尺爲步，實自秦始，考商君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云云，（自諸儒不明云云至此御案）按古尺相傳，長短不一，衣尺十寸，量地尺較短，四

寸、營造尺短于衣尺者三寸四五分、營造尺所謂商尺者也、又有夏禹尺、短于商尺者、至一尺八分、總古制考之、惟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為可據、餘依說計之、皆不合、想古來紛紛不同者、以裁衣量地營造、用各不同、尺亦各異、非必夏商周三代之尺各異也、凡尺總十寸、八寸者、別名為咫、而古言田從未有以尋常計者、則必盡十寸之尺而增損計之、如 御案云云、可知也、且于文義又極明暢也、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

山而名、澤而大、則所占非數百里、即數十里、高高下下、無平地、烏乎而為封國也、周氏諝曰、非不以封也、詩泰山巖巖、魯邦所瞻等云、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附庸所以畜小國、閒田所以待有功、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

所謂野者、皆閒田也、按皆非也、魯有泰山龜蒙、始于魯僖、乃東遷後僭并之事、山澤者、但資民之財用、而歸其賦于天子者也、豈在封域之內乎、凡為山鎮為澤藪川浸、隨其所至、為一州諸國之所共、烏乎而入封內也、為附庸閒田、如 御案所云、大約以方百里之地、封方七十里之國、則為二國、而餘二里、封五十里之國、則為四國、然國必因山川以為界限云云、按地方百里外之奇零、不足及平原之在山川間而不足于數者、封為附庸、苟不析百里者封伯子男、則伯子男皆與以百里、每百里中除七十五十外、皆為閒田、所以待有功之加進、而無待于外取也、周說謬甚、

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方氏慤曰、有功以祿、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于民者加地是也、削地歸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按除上所封國外、每州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為閒田以待有功諸侯、誠綽綽矣、其祿也亦如湯沐朝宿耳、如魯之嘗許、衛之閻、鄭之祊、故得在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外、然內不近王畿、遠不連方岳、于湯沐朝宿之義何當焉、若加地進律、必有功者皆近閒田之國、然後可、否則地雖賜、將越鄰國而治之乎、將削地者、亦將越鄰國而歸之乎、意所謂閒田者、亦散處參錯于諸侯之間、而各國皆有毗連之界、而不聚于一處者、然後可、其未祿諸侯及削于諸侯者、天子長吏雜治之者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

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氏穎達曰、此計天子畿內之地、畿外所餘地少、畿內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為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陳氏祥道曰、畿外餘地少、所以廣封建之制、畿內餘地多、所以備采邑之分、不知此蓋申前縣內九十三國之實、國即公卿大夫食邑、所謂祿也、其餘為賓客喪祭所出、後世諸王子弟、但養以祿而無采者、實多、觀周自成康以來、豈無支子孫、惟鄭伯友得受甫田之地、可知是也、按此是漢人師周制、重內輕外之制、畿內封少多閒田、天子地廣、畿外封多少閒田、諸侯地無可兼并、而力少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

十八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十八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孔氏（穎達）謂次國二卿命于天子祿名食二百十六人而一卿之命于其君者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若子男二卿命于其君其國小不復降差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明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應氏（鏞）謂由下士以至于君其祿愈厚然由卿以下既各給之田以爲祿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則所食之兼于衆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爲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擁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于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蓋此卽申前諸侯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制庶人在官者之祿有視九人至五人之差下士皆視九人無差者優士也然自士以上至于君卿雖不言差而使知祿出于耕則民力之甚艱亨之之不易視此亦甚可惕已此（此申前諸侯之士至 御案文）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方氏（慤）曰首篇言監于方伯之國此言監于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于諸侯三監監方伯卽所以監諸侯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于方伯之地焉王氏（炎）曰昔管蔡霍爲三監于殷成王旣殺武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成王使之劼毖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爲康叔之疇非也此仍三命卿爾已幾見諸侯命卿其爵有七命視侯伯者乎康叔雖方伯亦百里侯國耳而三卿之外更加三監之祿則不給三監之祿卽三卿之祿則三監仍三卿爾焉有爲諸侯卿而爵得視諸侯而君臣同等者乎此直漢儒附三監之說而倏于會意以創爲此制而已視諸侯之卿其食少視次國之君其體尊蓋視子男而一隆一殺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鄭氏（元）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淸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孔氏（穎達）曰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則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陳氏（祥道）謂以湯沐卽朝宿不知至京師者卽暫止頓于此以待所屬諸侯之畢至而率之以朝天子故曰朝宿朝方岳時備齊戒以方伯有贊襄柴望事故以祀事爲重曰湯沐此朝而言湯沐互文也縣卽邦甸之外小都之內之百里地封建有湯沐朝宿猶井田之有圭田如魯爲兗方伯有嘗與許衞爲冀方伯有閒鄭伯入相王室有祊田之類

禮記裒要卷四 王制下 三十三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此又申言前縣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制也任氏（啓運）云諸侯元子命于天子則稱世子故君薨可視元士以君其國蓋天子已命之世故也所以世國者以先世有不世之功德于民故以永守世祀報之以子孫是其繼體得蒙其先之舊澤者也大夫則以德使耳君子之澤五世則斬矣未必其能永世也故但以世祿報之世祿者廟毀卽已未賜爵謂喪畢而未入覲也服天子之元士服卽韎

韜有奭之服也爵雖未賜已命之世國故耳逮入覲而賜車服則始成爲諸侯矣諸侯之大夫不世爵非不世祿也爵出天子諸侯不敢自專若命于天子之卿則仍有世焉者以其世不由于諸侯故也其他大夫而有功則諸侯爲請于天子而出自天子之命也可其日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諸侯之大夫不敢自世其爵祿云爾言大夫概辭也該公卿言有諸侯入爲公卿大夫者仍依諸世國不依公卿大夫世爵公卿大夫出爲諸侯者自世國同諸侯而仍有世其爵者功德大也然本亦世爵而已其爵仍由德使也

使以德爵以功

此承上文而申明所以不世爵之故若曰使必以德爵必以功若非有德可使非有功可爵胡可世也亦即申明所以有大夫而世爵之故若曰彼自有德可以使有功可以爵則爵乃其自致雖世

其爵而爵仍不由于其世也云爾蓋世祿與民俊一體皆以功德授必視其有德者使之明試焉試之而勝任則官之猶未賜命也必俟有功而後賜之爵所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也其實諸侯世子未覲以前視元士以君其國亦有試德俟功之意大夫之子世祿以承嗣亦即世國之意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此申明前文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三句也鄭氏元曰鄉鄉飲酒鄉射也冠以昭成人昏以正男女喪以愼終祭以報本鄉以崇齒相見以正交接六者所以節民性也自冠以昭成人至此皆御案方氏慤曰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按司徒雖教以車甲而四時農隙以講事則仍屬節制于

司馬是軍禮專職于司馬也六禮不及軍禮者司徒不侵司馬之權也所以異于宗伯之五禮者彼君之所以示于上此則司徒之教于下也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教以達于鄉國七者所以興民德者也以上云御案按七教即命司徒所敷之五教也而于兄弟之中復別長幼以賅異姓于朋友之中復分其類以賅疏交鄉之教也而亦曰君臣者非特民皆有君即一家一邑凡王人之于僕隸皆有君道在故也

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鄭氏元云八政飲食爲上衣服次之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

也制布帛幅廣狹也又曰事爲謂百工技藝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項氏安世曰八政惟事爲異別泛不能通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國中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不知事爲導民以所當爲異別教民以所當辨如親疏貴賤之等皆是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爲有恆異別有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八者所以防風之淫也按事爲合以相接異別分以各正也與洪範之八政異者彼人君之大權此平民之日用也

禮記裒要卷四終

禮記衷要卷五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

月令上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鄭氏元曰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孔疏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云云又曰此云孟春者日月會于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孔氏穎達曰秦以十月為歲首而仍用夏正者以夏數得天故用之也三統歷立春在危十六度昏畢十度中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昏井二度中元嘉歷立春日在危三度昏昴九度中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觜觿一度中月令昏明中星不與歷正同此但舉其大略耳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宮六星繞之廣十度此星昏而正中可以營建宮室故謂之營室月建寅而日在亥寅與亥合也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其廣十度乃白虎之身其前有觜卽虎之口古法先觜後參今法先參後觜故轉以參屬觜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鉤乃蒼龍之尾自立春後三十日云云御纂按不言辰之娵訾而言營室者辰不可衆見故指可共見之星以識之且以明日之過宮也營室衞分野明邢氏雲路準歲差法以授時歷推秦王政十年及昏旦中星自元至正辛巳歲前積一千五百十七年中積五十五萬四千零七十五日一十四刻八十分為癸未日九十一刻二十分冬至加至立春得巳巳日五十六刻夜半日度黃道危十五度午中黃道危十五度午中赤道營室一度距中九十度昏中畢一十一度旦中尾九度而此云云者秦自以為顓頊後故用顓頊歷不韋卽以是為十二月中星及昏旦之法盖據顓頊歷之上元立春而言也蔡氏邕云顓頊歷立春日日起營室五度淮南子亦言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卽此所謂日在營室也乃在秦王政十年歲前一千二百六十九年當商祖辛元祀之乙卯歲巳巳朔平旦立春又據立春日躔娵訾之次入亥日入酉初三刻後十三日日出卯正二刻晝得四十五刻夜得五十五刻故昏則參二度中旦則尾十四度中任氏啓運云中正南也人君嚮明而治惟正南則朝朝夕夕仰卽可見故舉以為驗

觀星授政如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又如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之類

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

鄭氏元曰甲之言乹也日之行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孔疏引緯月有九道云云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上月亦從青道上陰佐于陽故也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乙而出因以為日名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也陳氏祥道曰甲數九乙數八同于木為仁太皥句芒鄭氏謂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太皥乃宓戲句芒少皥氏之子重也孔氏穎達曰元氣廣大謂之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故東方之帝謂之太皥伏羲德能同天故亦稱太皥木初生時句屈而有芒角左傳少皥氏有四叔重為句芒楚語重為南正司天重人號服虔云少皥以上天子之號以德百官之號以徵太皥立德句芒以功故祀之盖天有五行則有五行之帝亦有五行之神帝者氣之主宰神者氣之流行太

鵙等在天爲五行之帝伏羲等則人帝之配食于此者句芒等在天爲五行之神重黎等則人官之配食于此者按甲爲剛本乙爲柔木陳希夷以乙爲草頁是又孟春一月實則巳土七日丙火五日甲木十八日而概言甲乙者木干司令也五帝不曰伏羲重而曰太皡句芒允如孔氏所云古所稱乘震執規司春者句芒卽其佐耳後配以人帝人官則異代也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戴氏德謂鱗蟲龍爲長盧氏翰曰東方蒼龍七宿木屬其類爲鱗音角者鄭氏元曰音謂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以其淸濁中春氣和則角聲調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太蔟之律應謂吹灰也凡律空圍九分章氏昭曰正

月太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陽氣大蔟于上朱子曰管子云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太史公云角動肝而和正仁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數則鄭氏元云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舉成數也酸木味羶木臭孔氏穎達曰通于鼻者謂之臭在于口者爲味馬氏睎孟云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方氏慤謂味陰而臭陽祀戶祭先脾鄭氏元云春陽氣出祀之于戶內陽也先脾者春爲陽中於臟值脾脾爲尊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北面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宗廟之儀高氏誘曰伏蟄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春木勝土先之食所勝也按蟲鱗者東方蒼龍司令龍爲鱗蟲長之說合其音角角之爲言觸也其數八八八六十四七寸加九分寸之一象陽之觸地而出也律初取于嶰谷之竹本于天成後以銅法其制然銅埋于地亦易生青律易不準故吹律可用銅竹驗器多用玉也中謂不期而至之應大蔟言陽氣之大輳聚也依木數八寸驗數于地故據地之成數也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酸性斂斂則蒸鬱而生羶故凡草木者臭多羶食草者臭亦多羶也祭取木合所剋者木爲陽生陽生之氣使有餘故食所勝也又據候氣者必冬至時刻黃鍾始應則太蔟之應當在寅月中非立春日卽律中于太蔟者也其中于孟春概言月氣耳下同又王氏樵曰大蔟長五寸四分自大呂而益九分也

御案雖列存疑亦似在所取故附載之

律中太蔟

蔡氏邕云太蔟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蔟鍾聲相應孔氏穎達曰計大蔟之管數倍而更半鑄爲大蔟之鍾云云韋氏昭云正月大蔟乾九二也陽氣大蔟達于上陳氏祥道引傳云聲生于日律生于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故一律之中莫不有五聲云云

御案蔡謂律出于竹鄭謂鍾出于律皆得之葢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鍾每奏一律之樂先擊此律之鍾云云按十二宮第一宮大蔟正爲商第二宮大蔟淸爲徵第三宮大蔟淸爲宮直至十一宮太蔟淸爲角十二宮太蔟淸爲羽而大蔟本律此旋宮六十調之說如律管入地驗氣則管之上必與地平則太蔟之入地八寸耳是大蔟之氣去地面者八寸本律八寸亦析爲九分爲宮每分八分八釐八絲八忽八之八零以六相乘當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之三零爲太蔟之徵以八相乘當七寸

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不盡爲太蔟之商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者相乘當四寸七分四釐零七絲四忽又七四不盡爲大蔟之羽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者相乘當六寸三分二釐零九絲八忽七六五四三二不盡爲太蔟之角此入地驗氣之度也又以冬至黃鍾律應推之當在中氣之日應每月同

東方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鄭氏元曰皆記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猶以驚蟄爲正月中云云蓋劉歆作三統歷始改雨水爲正月節而以驚蟄爲二月節也按正月條風至曰東風貫東北也條暢也風本散散而暢故善解少陽氣動于東方則寒轉而溫和故解凍蟄蟲振即驚蟄也伏羲先天震列東北此孟春蟄振之義也時振未發聲而少陽木氣已疏通土脉于地下故蟄蟲之振于是始蓋如死而方蘇

蠕蠕而動未是啓蟄而出也凍解則冰薄蓋自冬而春溫和之氣自下而上故冰之薄亦自下薄于上也魚爲陰中陽乘陽氣而上泳而皆廹于冰曰上冰亦謂之負冰獺祭魚見前王制鴻即鴈之大者形皆如家鵞有蒼白二色白而小者爲鴈大者爲鴻鴻飛更高于鴈寒則自北而南止于衡陽熱則自南而北止于鴈門餘見王制夫曰來自北來也自北來以往南者但過中國焉耳非來中國也而曰來者喜于陽至故若招徠之者然時訓東方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奸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歸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元云大寢東堂北偏也孔疏云明當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大寢同制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意謂内有九室如井田之制而青陽左个即明堂右个鸞路者虞制有鸞鈴者春言鸞則夏秋冬皆有鸞可知夏朱冬元則春青秋白可知倉同蒼馬八尺以上爲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鄭氏元云麥木穀羊火畜疏以達者陳氏澔謂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疏直而通達也按此專謂視朔班令及迎春時之所居所乘所服用耳非終月之皆然也秦妄意集前代之成青陽襲殷陽館之名以在東故以青飾之曰青陽如朱子說則青陽左个即元堂右个無論色與名不符是四正每時居一月四隅各居兩月矣無是禮也个許氏愼曰古作介蓋夾介也謂左右夾室良是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兌爲羊而色白亦當屬金鄭說非是春月用金穀金畜制木令之過而使得其平也凡曰食某物者以所尚而先之

非必專食是物也食用六穀膳用六牲無改乎王食之體制矣疏謂不密非不精達者象少陽之發洩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氏元曰太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王居明堂禮曰出郊于五里迎歲云云孔氏穎達曰賈馬蔡邕皆謂祭太皥及句芒張氏宓曰迎其氣非有神也陳氏澔曰是月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按是月云云有四立在四孟前者節氣既至即以是月之合行之也考迎春東郊去國八里用木數也當去東郊八里之地有壇壝焉所迎即木帝與其神爲合鄭說威靈仰及出郊十五

星云云、非是、迎者迎入東門、由青陽入而祭于大室、春在大室東、青陽之內、而立木帝與其神之主于青陽之室、祭已、天子乃班寅月之令于青陽之堂、然後反于朝以行之、秦時諸侯皆無國而加封號、或稱食邑者、相、輔臣、德、凡助生生之氣者、皆是、如慶惠之類、令、卽行德之命、令也、和、謂有與年時相調劑者、必相與損益焉、而後可以行施也、下逮曰行、旁及曰施、下必究極于兆民、而上此者賅之矣、賜、卽惠之所施者、遂之云者、當卽不留、凡前此有待之慶賜、至此無不竟遂也、毋不當、旣和之而後行、則厚薄多寡無不各得其宜適爾已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相、鄭謂三公、孔氏穎達云六國時一人知事謂之相、後竟謂之丞相、方氏慤曰德令慶惠出于君、而布和行施以下及者相也、德主于宣利、故曰布、令貴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主禮、賜主物、上言行慶則禮而已、下言慶賜又及于物也、行欲其遠到、施欲其旁周、下及欲期于民有實濟焉、餘見上

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鄭氏元謂慶爲休其善、惠爲恤其不足、天子曰兆民、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孔疏非其人謂無功德之徒、按有功德者、是慶其所當慶而不可以言惠、惠言當乎不足不給之人而不濫、以繼富也、下及兆民、知當慶惠之施行、不惟兆民、然必及兆民而止、不以民之微而有隱、民之賤而有遺者、不壅蔽于官吏也、慶固卽所行之慶、賜指所施之惠、慶是當賞、賜是加恩、遂決與速二義皆有、遂行之行、兼施意、無有不當、謂各當其可、不使得上下輕重于官吏之手、又惡夫妄與以傷費焉者、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慶賜者、應慶應賜已擬議之、各當而行之、不遂者、一恡惜、一怠慢也、有不當、重在及兆民、民惟及兆民、民則有幽隱不得自達、柔弱不得自伸者、雖亦下及、而上下其手、卽難保其克當矣、相能勤民、率實而不授權官吏也、則行之遂而各當矣、餘見上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鄭氏元曰、典、六典、法、八法、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蔡氏邕曰、宿日所在、離日所歷、徐氏師曾曰、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度、方氏慤引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所謂守典奉法也、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典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命之太史焉、星日所舍、辰星所次、日月星辰、或宿于此、或離于彼、皆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忒也、陳氏澔曰、初者歷家推步之舊法、按凡傳自歷代帝王者曰典、故稱守、制自本朝一定者皆曰法、故稱奉、天行至健、不可測度、所可測度者日月星辰之行耳、故司者司此而已、宿離、指日月于星辰、或止宿于某星之某度、或某辰之某次之類、鄭謂離爲儷、謂太史使馮相保章相配偶云云、未免太曲、經兼緯謂條理、紀乃經之總彙、此天子命大史之辭也

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

以司天專之太史者、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內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外頒告朔于邦國者、故馮相掌日月星辰之會敘、保章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而太史總之、宿是留止、當是會敘之宜、離是經歷、當是變動之象、乃二屬職之總綱也、宿與離皆不貸、歷法古候皆不差

失矣此蓋自季冬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即謂所守之典奉之法也）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者歲終與太史飭之論之至此乃命太史而戒之以不忒也又離有二義來則儷之去則違之此與宿字相對似以去其次爲確（此蓋以下皆本御案爲解）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陳氏（澔）約鄭注曰元日上辛郊祭天而配以稷爲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參參乘之人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置此耕器于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天子藉田千畝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藉九推之後庶人終畝反行燕禮士賤不與耕故亦不與勞酒之賜大寢路寢御侍也按祈穀用上辛耕用吉亥皆不必卜周制也此元辰疑另擇日矣車古曰保介者保衞天子而甲介者也朱子以爲農官之副則不得爲車右矣或者以祈穀爲農官所有事而偶得參車右與故朱說與鄭註並存之（朱子云云以下文然亦存疑也解見毛詩酌）御案耕器參之保介與御者之閒保介與御者兩而置耕器者參入爲三也措置也藉本以借民力爲義此則以躬耕爲重職在宗廟之典藉故不曰藉而曰籍曰帝者以郊爲尊故舉以賅之也帥及大夫而耕止九推不言大夫者賅于卿也大寢大廟之寢即大室也不于青陽之室而于此者告成于士事之意不及士者士帥庶人以終畝不與俱反其勞不在大寢也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

孔氏（穎達）曰郊用辛故曰元日耕用亥日故曰元辰知用亥者正月亥爲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是天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皇氏正月建寅日月會在亥故耕用亥按上日以知不擇矣秦仍周西都舊壤其俗相因亦用上辛也可知考漢建始元年正月辛巳上始郊（見漢書成帝本紀）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見南齊武帝本紀）梁武帝即位正月上辛行事（見文獻通考）知祈穀之郊之用辛自周至梁未之有改決不于秦而中更也下元辰曰擇則雖以亥而不免于或中旬與下旬矣決不同辛之用上也不曰春郊而曰祈穀恐混冬至之正郊且以著其爲勸民也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

耕雖用亥然曰擇非見亥即用可知然古人無他擇法亦決于卜筮而已曰躬耕明身親其事也時天子必先三日即齊宮天子祼鬯饗醴而後行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云云稷以告王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云云然則元辰之擇先期十日職在太史可知所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即國語所載宗伯太史太師太保司徒司空后稷農正農師供其職其餘公卿百吏其從焉者也其日諸侯秦制亦即公卿中之有君號者耳其曰帝籍鄭氏（元）謂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考周禮甸司稱王藉繫耕者爲名此帝籍繫所爲耕者爲名以祭莫重于饗帝故以帝賅之不因改王號爲帝號之故秦稱帝時不韋已死故也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

鄭氏（元）曰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于車右與御者之閒

明已勸農非農者也孔疏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置耒耜于參御之間明已勸農出不當王前明王實非農人也按非是勸農則勸之而已何用耒耜爲耒耜而必親載明親耕也耒耜雖參保介之御間然保者保天子御者亦御天子則參其間者正天子之器也不當王前明是保御爲天子守器者耳安得以參于保御間而遂謂是耒耜爲保御之器乎夫曰親載義可知矣其耜亦塗黛色與紺轅縹軛配見籍田賦

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帥公卿大夫不言士士各以其職待事于籍田矣不待天子之帥也國語曰王卽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卽齋而及于御事士皆與矣特不從王而往耳及藉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畝註墢一

耜之墢也班次也三于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而此異者秦先爲周諸侯籍田常用三墢後雖混一而未見天子籍田禮因卽以公之三推爲天子定制而改三公爲五推卿以下仍其舊而時之諸侯卽卿也故以諸侯附卿禮其與班三之制異矣不言大夫畧之也餘見上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鄭氏元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方氏懋曰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地氣上騰則地道上行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吳氏澄曰此天地交而泰故草木發生于其時按天地之氣陰陽也自十一月一陽來復卽天陽之下降也而在地之下故無可見至此三陽出于地知天氣之所降在是矣陽生一日則陰氣之在地下者爲陽氣所推而亦升陽氣出于地而地之陰氣乘陽之升而亦上矣故曰下降上騰也和同卽絪縕之謂時萬物皆發生而惟植物之形氣定故尤可驗萌驗于形動驗于氣惟氣動故形萌三春皆和同之候而于孟月始故于此言之過此以往萌者暢達動者發泄故萌動惟此月也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鄭氏元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相視之也孔氏穎達曰耕作歲時之氣起于東方故命田畯舍東郊以命其事云云方氏懋曰度王而積謂之封界畫以守謂之疆封疆久則壞故曰修高曰邱平而可陵曰陵陂而不平曰阪水所行曰險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所宜若山林宜阜川澤宜高所殖若黍宜

高燥稌宜下濕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然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又必躬親之馬氏晞孟曰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按前親載耒耜非勸農此則所謂勸農也田畯卽治田之浚者耳此田乃古后土后稷之官重其事故統名之御案此句文也舍東郊卽出舍于郊舍于桑田之謂時農夫皆出居于廬舍矣而獨言東郊以順時立言也封疆都邑之大界修整齊之也端正直之也徑遂間小道術管子度地篇云里十爲術說文曰邑中道也然則自徑之小至術之大以及邱陵阪險原隰是從平地道路而及高下之交也秦時井田已廢安得有遂溝洫澮與徑涂畛道相配如井田之舊制所宜所殖如方說必躬親者必田畯躬親其教道不徒以王所命命之奉行故事而已也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此總申上文也方氏愨云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與然後地事成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飭準直鄭氏元曰謂封疆之徑遂也孔氏穎達曰準謂輕重均平直謂繩墨得中封疆有界限徑遂有廣狹皆先均平正直之農乃不有疑惑馬氏晞孟云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朱氏申曰言農事之所以飭者由準直之先定民無所惑而一于耕也按先定準直者以區以別各定其所宜之準而估計其人工之當若干曰直也不惑謂各于彼疆爾界及時地之所宜所殖無差失也

命樂正入學習舞

高氏誘曰樂正樂官之長入學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胡氏銓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夏小正萬用入學又鄭氏元曰習舞爲仲春將釋菜　御案

云樂正即周禮大司樂掌以樂教國子序樂者夏小正言萬用入學是以教舞爲主也故有敎樂習舞而釋菜者義主于樂也有以釋菜而用舞者義主于祭也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習舞非爲釋菜可知按周禮大司樂教國子以習舞之事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教小舞有帗羽皇旄干人六舞大胥正舞位序舞者小胥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籥師掌教舞羽籥司干掌舞器舞師掌教兵帗羽皇四舞凡野舞皆教之此曰樂正凡樂官之所取正故知即大司樂命樂正曰習者舉凡已教者使熟之以考其成所謂司成也習舞者順天地之和同而使涵育薰陶以自化于德性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鄭氏元曰仲中也仲春日月會于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孔氏穎達曰昏中星在畢二十八宿此云建弧以弧近井建近斗井三十三度斗二十六度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也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歷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井三十度中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廣十六度月建卯而日在戌卯與戌合也弧矢九星形如弓矢在井西建六星如舟在斗東自驚蟄後三十日云云　御案按奎主溝瀆魯分野弧有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考授時歷秦王政十年二月節驚蟄庚子日夜半日度奎二度午中黃道奎三度赤道奎五度距中九十六度昏正中井十八度旦正中斗四度緣秦所用顓頊歷之歷元推之正月節日在營室五度行三十度又十六分度之七計之仲春月驚蟄節當戊戌日夜子日在奎九度又十六分度之

七日躔降婁入戌後十三日日入酉正一刻十四日日出卯初二刻晝五十一刻夜四十九刻故昏弧中當井十五度旦建星中當斗十一度也

昏弧中旦建星中

皇氏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考弧在軒轅垣當井度在井下去井亦不近建則在斗上去斗甚近幾若相連弧與矢共九星注向狼實在井西十六度至二十二度止建値南斗東二星之間實起斗四度至七度止不曰昏井中旦南斗中者不能謂昏井之十六度至二十二度中旦斗之四度至七度中故也徑直指之依然是昏井中旦斗中爾

律中夾鍾

鄭氏元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

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韋氏昭云二月夾鍾坤六五也夾助陽聚萬物朱子云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按四分當是三分十二宮直至第六宮夾鍾淸爲角第七宮夾鍾淸爲羽第八宮夾鍾正爲商第九宮夾鍾淸爲徵第十宮宮乃夾鍾本宮餘宮皆不爲調驗氣夾鍾管入地當七寸四分餘實當七寸三分三釐七毫三絲則夾鍾之氣去地面當如其數矣卽七寸三分三釐七毫三絲者亦分爲九分爲宮每分八分一擀五毫二絲五忽五之五不盡算以六乘之當四寸八分九釐一毫五絲三忽三之三零爲夾鍾之徵以八乘之當六寸五分二釐二毫四忽四之四不盡爲夾鍾之商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乘之當四寸三分四釐八毫二忽九六二又九六二之不盡爲夾鍾之羽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乘之當五寸七分九釐七毫三絲七忽一八

三九五零六一七二不盡爲夾鍾之角此夾鍾驗氣之數也其數皆分九分作百釐爲一寸算後同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鄭氏元曰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方氏曰自上而下皆曰雨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雨古以雨水爲二月節者自東風解凍至于此月則深山窮谷之凍無不解所謂桃花水也時則無雪不雨無冰不水云爾盧氏翰曰桃五木之精能伏邪氣其曰華者小于衆桃花多實小不堪啗惟取仁正與楥桃之說合此華其發泄之最早者倉庚卽黃鸝冬月入蟄田塘立春後卽鳴椹熟麥黃時尤甚其音圓滑如織此謂仲春鳴者秦地寒故出蟄遲也鷹卽鷂之北產者本名爽鳩與鳩同氣故感春生之氣而化也鳩制見王二月穀雨始鳴夏至乃止鷹至應陽而變則喙柔而直仁而不鷙時訓云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可以鷹不化爲鳩寇戎時起

桃有數十種有紅紫白千葉二色之殊實有紅緋碧緗白烏金銀燕脂之異此皆以色名者有緗有油有御及方桃扁桃方核桃皆以形名者有五月早桃十月冬桃及秋桃霜桃皆以時名惟山中一種毛桃卽爾雅所謂楥桃者小而多毛味惡而仁充滿 倉庚大于鸜鵒雌雄雙飛體毛黃色尾有黑色相間黑眉尖觜靑脚 鷹以鷹擊物故名鷹有雉鷹兎鷹鈎觜利爪羽若錦纈尾如舵艣飛挺翅而目察秋毫雌大雄小

天子居靑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靑旂衣靑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鄭氏元曰靑陽大廟東堂當大室張氏虙曰以在左右之中不謂之中而謂之廟方氏云以或享神于此尊之曰太天子不敢以爲已居按是堂之室卽迎大皞句芒之神于此祭之者故有廟名曰居亦止視朔之日居于此堂爾已曰太廟以見非齋宿不敢居此

居則如承大祭然餘見上

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鄭氏元曰皆助生氣也馬氏晞孟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無踐履故曰安動物欲無殄滅故曰養諸孤天民之窮者欲無夭疾故曰存　御案云安萌芽承前禁止伐木言正月木未萌芽禁止斬伐而已至此則生意動而萌芽見焉故貴安之使漸長也養幼少專指人對後養壯佼哀老而言春養其幼夏養其壯秋養其衰順時令也諸孤尤幼少中之宜恤者禮春饗孤子養幼少之實也父死王事者其孤則春饗之其餘存問以安養之而已按安萌芽卽山不槎蘖澤不代大之類養幼少如收遺棄小兒流亡子弟之類存諸孤登其年齒與爲教養婚業以留一脉之謂蓋是月出令以稽考之非止此月安之

養之存之而已

擇元日命民社

鄭氏元曰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用甲日方氏愨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曰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祭焉故擇日命之也方春祭之以祈土事而已祭社而稷必從之止言社舉重以明輕爾按此自王社國社州社以及里社夫曰民社是州里之社也民共祭賽而里宰主之所謂惟爲社事單出里者也郊特牲言社用甲召誥社用戊用戊乃告營洛之祭非常祭用甲固用日之始亦以甲與己合也然亦周之始祭社日爾未必社之定日也況此秦制曰擇元日知未必其用甲戊矣以天倉在亥耕籍用亥之例推之則天田在丑然不見于經傳存參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鄭氏元曰省減也皆順陽寬也蔡氏邕曰囹牢也圄正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方氏愨曰囹圄不可去故曰省以察之桎梏可脫故曰去以除之肆掠行于吏故曰毋以禁之獄訟作乎下故曰止以息之陳氏澔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木械肆陳尸也掠捶治也按囹圄者令而語之卽聚教罷民之意也桎梏者至而告之也一從曰一從木皆會意耳肆陳其罪以陳于衆應氏鏞謂桎梏且欲去之況敢暴尸乎且陳尸與掠治並言亦不倫是矣然以肆掠爲任意笞箠則雖非仲春亦當止之掠搒署之也獄者對質訟者公言皆以鳴不平也省者察之去者舍之皆擇其輕者出之也毋者停之以待秋止者和之使速已馬氏晞孟所謂天地作解之時人應之爲解之事是也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

高氏誘曰冬陰閉固陽伏于下是月陽升震氣爲雷激氣爲電蟄伏之蟲始感陽而蘇開戶以出也孔氏穎達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于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于天之下其聲發陽雷出有漸故云乃發聲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于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蟄蟲早者孟春已出晚者二月始出故云咸動按二月四陽上升于卦爲大壯象雷在天上而卯又爲雷門故前此陽爲陰裹升至雷門遂裂陰而始出故其聲激而旋轉以其出之不易也乃者難辭發聲正由搏擊之故知前此非無雷但不發聲焉爾已至此始發故難之電乃裂出之陽光于文象雷之拖尾者會意金蛇火索皆其象也常則光赤烈則青甚則白雷既出

地土脈流電光燭幽故蟄蟲起皆乘陽而出曰啟戶破其墐穴之土而出也卽帝出乎震之義高氏謂感陽而蘇孔氏謂早者孟春已出皆未是蓋感陽而蘇所謂孟春始振也時但動而未有出戶者此時出戶則不但蘇焉而已

雷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電也抱朴子曰雷天之鼓也雷神曰雷公有游雷殷雷奮雷迅雷論衡云雷于天地爲長子以其首萬物爲出入也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合成圖云軒轅星主雷雨之神又危室之間有雷電五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鄭氏元曰因晝夜等而平所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按春分極卯之中晝夜均平授時歷推秦王政十年春分乙卯日二十二刻若顓頊之上元乙卯歲則春分當

甲寅丑初矣陳氏澔謂同則齊其長短大小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詐是也舊注云云不知此鈞皆作均平也與同角正爲一例石疑今法馬古以石爲之

度斤量衡石斗角權律歷志黑秬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五度審矣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一龠容千二百黍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黃鍾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五權正矣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云云馬氏云鈞石出于衡斗角出于量權衡之用權量之用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鄭氏元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乃後賦之方氏慤曰古者鑿冰于建子之月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于寅以少陽尚柔而閉陰氣也開于卯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于巳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既曰廟又曰寢何也王者于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正掌五寢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又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薦于寢蓋分之有限者以祭定之心之無窮者以薦伸之故于四時之物先薦寢廟見薦者以生人之道事之三年之喪主未入在廟而在寢可薦即無廟而祭于寢者亦可薦也非薦于廟中藏衣冠之寢也又案羊爲火畜本鄭氏說其實開冰非重祭故不用牛司寒天神不可過卑故不用特豚耳適士以上云云案文也御按鮮呂覽本作獻然陸氏佃云擊牲曰鮮以下言祀不用犧牲嫌于不殺見小祀用牲惟開冰也知鮮乃殺而不熟之名蓋亦黑牡食配秬黍可知寢廟凡主未入廟及老疾之庶人無廟者薦皆于寢故概言薦寢廟也

冰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大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周官外饔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祭祀供冰賓客供冰大喪供夷盤冰自飲食賓祭無不用冰也凌歲十有二月斬冰三其凌二月將開冰治鑑夏班冰秋刷冰室四時皆有冰政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鄭氏元曰命習舞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于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習樂習歌與八音爲季春將合樂也方氏慤曰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以習舞爲主大胥先釋菜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以釋菜爲主也陸氏佃云凡春舞皆月習之至此乃釋菜爾張氏虙曰習樂古人于樂無不習不特舞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于天下乃時事之常豈必有所爲一習之哉高氏誘讀菜爲采謂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之謂也按釋菜呂覽本作采故高氏云然爲習舞而告先師天子帥公卿等親往視學重其禮也蓋順天道雷出地奮作樂崇德之義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曰樂則不止于舞矣事加于前故重命之自後則常習矣不必親往視之也　御案云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春樂秋禮以陰陽之大分言而就樂言則又以舞鼓動爲陽吹寧靜爲陰春習舞秋習吹此又陰陽之小分也習禮樂非專爲祭與飲鄭必謂爲某事固近于拘然于將有事而預習之亦敬事之道必謂不待此時始習亦過也又菜鄭注如字而高氏則讀爲采然儀禮有釋幣無釋采高以釋采爲即釋幣在此以原從呂氏本故尚可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鄭氏元曰季少也季春日月會于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孔氏穎達云辰振也振美于辰三統歷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旦女三度中元嘉歷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昏七星初度中旦牽牛初度中此清明後三十日也胃四方土宿三星鼎足廣十五度月建辰而日在酉辰與酉合也七星南方陽宿七星如鈎其廣七度牽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腹一尾廣亦七度河鼓三星直建牛上若牽之者故曰牽牛不言牛而言牽牛牽牛明大易見也自清明後三十日云云為五穀之府趙之分野牛主犧牲星特謂之七星居南之之正故也考授時歷秦王政十年清明三月節為庚午日夜半日度胃二度午中黃道胃三度距中一百零八度昏正中七星五度旦正中牽牛七度準秦所用顓頊歷之歷元推之二月節日在奎九度又十六分度之七計之三月節為己巳日卯正日在胃十一度又十六分度之四日始躔大梁之次入酉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故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也實昏當張八度中旦當女九度中也

律中姑洗

鄭氏元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又潔鮮之意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朱子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一分按十二宮第一宮姑洗正為角第二宮姑洗清為羽第三宮姑洗正為商第四宮姑洗清為徵第五宮宮為姑洗本宮餘宮皆不為諷驗姑洗管入地當七寸一分則姑洗之氣去地面當如其數矣當七寸一分而九之為宮每分得七分八釐八毫八絲八忽八八不盡算以六乘之當四寸七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三不盡為姑洗之徵以八乘之當六寸三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一一不盡為姑洗之商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乘之當四寸二分零七毫四絲又零七四又七四不盡為姑洗之羽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乘之當五寸六分零九毫八絲七忽六五四三二又九之不盡為姑洗之角此姑洗驗氣之數也三月中姑洗始應律又王氏樵云姑洗長七寸二分自夾鍾益九分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高氏誘曰桐梧桐也是月始葉蔡邕云桐本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馬氏晞孟曰田鼠化鴽陰類之感遷乎陽而性和也鴽鄭謂鴾毋高謂青州謂之鵪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鶕虹鄭謂螮蝀孔氏穎達謂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萍鄭謂平也其大者曰蘋馬氏謂萍始生陰氣之浮以承陽者也盧氏翰曰萍無根而浮與水常平故謂之萍楊花入于流水則不生于止水則生一夕生九子考

御案云桐有四種白桐青桐茬桐岡桐蓋木之陰者陰為陽所散故白乳盡乃華爾雅榮木曰桐蓋華而不實者其實者謂之梧田鼠嗛鼠夜行貪殘鴽一名鴾鴾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陰為陽所化故走化而飛貪化而善猶未離其類故夜飛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為虹蓋雨者陰陽之和而日復以陽干之故謂之淫氣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又莫虹則晴朝虹則雨蓋陰陽之交氣隨其所勝而雨不雨分也萍有三種大者曰蘋圓徑寸餘小者曰

萍小如豆柳絮所化陰弱從陽浮故無根也其一種則荇菜也時訓桐不始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不免乳

萍不始生陰氣憤滿

桐以花成筒故名桐此白桐也文理粗而性慢喜生朝陽之地其葉圓大尖長有角光滑而毳先華後葉花白色華心微紅一名椅木亦文木也 田鼠足絶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頭極短而肥多喜早歲為田害 鴽如鵪但黑色無班常晨鳴如鷄趨民收麥鴽則蝦蟇所化於卵卵生鴽則翔復為田鼠耳 餘虹萍盡御纂文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鄭氏元曰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孔疏色黃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時故知桑服先帝太皞之屬王氏權賀氏瑒熊氏安生並以為祭之在明堂云云 御纂黃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為先蠶或天子先告黃帝而後乃祀西陵與又案王后六服有鞠衣服以躬桑則鄭說云云非無據也

但本文言先帝不言上帝五帝安見非指宗廟乎禮夫人蠶繅以供衣服則后之服鞠衣以蠶正以供宗廟之祭服也天子先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亦其宜矣又按鞠衣婦人蠶服當薦先后而云先帝者天子主薦故薦先帝若欲先帝命先蠶以佑助者然先帝當是黃帝鞠衣亦黃帝時所尚也謂太皞者非應遵御纂此餘義

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

鄭氏元曰薦鮪進時美物也為麥祈實于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宗廟可知孔氏穎達曰薦必以鮪為其特大也云云董氏應暘曰薦鮪以薦新也非為麥祈而祈麥則因薦鮪而舉考夏小正祭鮪在二月祈麥在三月則兩事也董說有據矣周頌有潛以薦魚也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以祈麥禮亦重矣按鮪美味也而出以時故取以薦廟而紀其時也祈實當不止于廟矣最先故急之與小正異者秦地偏西而寒鮪出遲一月故也

鮪即鱘魚出江淮黃河遼海深處巖居長丈餘春出而浮陽見日則目眩狀如鱣背上無甲色青碧腹下色白其鼻長與身等口在頷下頰有青斑紋有梅花狀尾歧如丙肉色純白食而不飲者也

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鄭氏元云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方氏愨曰辰月以前句者亦出而未畢萌者亦達而未盡至此乃畢出盡達矣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按句草芽鬱抑而出故卷曲未伸而曰句萌木蘖渾含而伏故蒙茸未明而曰萌又句指根萌指枝出者出于苞橐之中達者達于孚甲之外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陳氏祥道曰孟春生氣未盛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至此生氣方盛

故天子布德行惠焉鄭氏元謂振猶救也勉猶勸也高氏誘曰方曰倉穿地曰窖呂本作窮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絶府庫幣帛之所藏孔氏穎達曰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絶方氏愨曰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賢不止于名禮不止于問此輕重別也吳氏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所禮已而在諸侯境者又勉諸侯聘禮之欲周于天下而一無所遺也按德大惠小德遍及惠因人布及時而散行隨地而施倉藏穀廩藏米貧不足窮則無可復之矣乏一時不支絶後無可繼此德惠之及民者周遍也勉諸侯即以聘名士禮賢者勉之名士據所聞賢者據所見聘禮之幣帛出于府庫此加德惠于賢士也然聘禮賢士皆以為民雖仍謂德惠于民也可時秦雖并天下而郡縣之大者亦有君號故曰諸侯

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鄭氏元謂國國中邑都邑周禮公邑之田在甸地家邑之田在稍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周禮註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方氏慤曰循行之有序周視之無遺修而利之使無害道而達之使無阻皆無有障顯以為隱塞虛以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按司空時地利故使循行據周禮遂人註郊外曰野此野為稍甸縣都然則原野專承邑言矣凡稍甸縣都之城邑以外皆所謂野也隄以蓄水防以障水溝以通水瀆以受水而溝上之路亦田畔之水所由以入溝者內而國邑外而原野皆疏通之無有障塞所以備潦而于疏通之中寓瀦蓄之法夏小正言越有小旱則所以備旱亦不外此矣隄以蓄水至此御案文道路當指行水之道路也鄭謂古者溝上有路是隄防溝瀆與道路別而為二矣修利道達于何與陸行道路之開道相涉乎自國而邑而原而野巡行無不遍也此穀雨時之政令也

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鄭氏元曰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此蠶將生之候也曲薄也植槌也孔疏云懸蠶薄柱皆所以養蠶器也高氏誘曰鳴鳩斑鳩是月直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戴勝鶻鳩爾雅云鶻鳩部生于桑是月其子彊飛自桑空中來下故曰戴勝降于桑也曲三輔謂之槌關東謂之椱青徐謂之曲圓底曰籧方底曰筐皆受桑器方氏慤曰曲而織故曰曲直而立故曰植籧篨之粗者筐筥之方者朱氏申曰鳴鳩拂羽則人當效其儀戴勝織紝之鳥所以示婦功降桑則人當務其本曲以藉蠶植以承曲室謂之籧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葉徐氏師曾曰此節乃將蠶之事按野虞如山虞澤虞之職而司野者桑柘皆取其葉飼蠶者鳴鳩孔疏謂鶻鳩非是陳氏澔謂即鳲鳩其牝牡飛鳴以翼相拂故也戴勝孫炎謂即鳴鳩更非李氏時珍云謂即爾雅鵖鴔又曰鵖鴔是也曲簿制如蘆簾植齊亦謂之梓吳宋則稱植也籧織竹葦為度也時訓鳴鳩不拂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桑政教不平

桑有白桑雞桑山桑子桑又有荊桑魯桑數種柘喜叢生幹疏而直葉豐而厚圓而有尖其葉飼蠶絲中琴瑟奴柘獨柘而小者戴勝小于烏而能逐烏三月鳴俗謂之駕犂五更鳴曰架架鬬鬬天明乃止大如燕黑色長尾有歧頭上戴勝所巢之處其類不得再巢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鄭氏元曰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鄉時氣也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委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治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方氏慤曰齋戒以神明其事省婦使不煩以他役使得一意于蠶以勸其事按曰后妃則統夫人九嬪世婦以下言之矣齊戒者祀先蠶也祀畢而後躬桑重其事也李氏光地云其禮為壇桑壇東南或在西或以太牢或少牢或三獻或一獻歷代異也觀當是游觀如溱洧之詩所云故禁之婦使亦婦職也故止云省之是也若曰容觀之飾蠶事本有定服周禮鞠衣詩被之僮僮無可妖冶然亦不必毀容惟春仲景物鮮妍躬桑則出行園囿觀游則所常有故禁之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鄭氏元曰、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轉課功、以勸戒之也、方氏愨曰、謂蠶畢而登其數、乃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供祭服、特言郊廟、外祭莫重于郊、內祭莫重于廟也、陳氏澔云、效功以多寡爲功之高下、任氏啓運竟謂考功、按此順文言蠶事之終如是、稱舉也、使效其功、蓋各以貴賤爲多寡、各俾自盡其勞耳、此專爲君服、故恭其辭而言共、共君服者、后妃齋戒以身先之、況此以下、又何敢有惰焉者、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

鄭氏元曰、工師、司空之屬官、五庫、藏此諸物之舍、量、謂物善惡之舊法、方氏愨曰、工師、百工之師、故命之令百工、五庫以五材而得名、金鐵之類、皆不離五材也、先儒別而爲五、拘矣、不謂之材、而謂

之量、以材各有所受也、陸氏佃云、五庫、五兵之庫、此言兵器、後言祭器、按熊氏謂金鐵一庫、皮革筋一庫、角齒一庫、羽箭幹一庫、脂膠丹漆一庫、各以類相從、任氏啓運以爲不合、取考工註皮玉土金木爲五庫、亦未合、蓋十二物無玉、且惟丹或屬土耳、　御案以熊方二說皆可通、惟陸謂五兵之庫、恐不然、金當是黃金白金、連毛曰皮、去毛曰革、凡獸皆是、筋角、犀兕牛鹿者居多、齒、象齒、脂、鄭謂揉幹用之、胡氏銓謂用以柔皮革、羽凡鳥皆是、箭、竹箭、幹、孔疏謂凡器之材樸皆是、脂、凡鳥獸皆有、膠、皮革角皆可煎、魚膘亦用之、丹、正韻赤色丹砂也、山海經丹以赤爲主、黑白皆丹之類、漆、樹名、用其津液、考金鐵者、古兜鍪臂鎧戈矛戟等、皆用鐵而金飾之、甲皆用皮革而筋綴之、丹漆飾弓、則幹筋角膠漆皆用、矢用羽箭、車轄亦用脂、不屬五兵者、特不止五兵之用耳、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元曰、大合樂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黃氏乾行曰、前既習舞習樂、此又大合之、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因陽氣之盛、以風天下、不特國子已也、方氏愨曰、於大合吹不率諸侯公卿大夫、以不若合樂之備也、於釋菜亦率之、謹其行禮之始也、陸氏佃云、與大合吹文互相備　御案取此說　任氏啓運謂前月仲丁習樂習舞、至此大合之以助宣陽氣云、按末謂下旬也、擇吉日、不必丁日矣、合者合樂與舞並作之、蓋以考樂正之教之成焉否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鄭氏元曰、孟夏者、日月會于實沈、而斗建巳之辰也、孔氏穎達曰、三統歷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

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旦危六度中、元嘉歷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夏大也、物盛而長大也、畢西方陰宿、八星、狀如掩兎之畢、旁一星爲耳、白虎性猛、故以畢制之、其廣十七度、月建巳、而日在申、巳與申合也、翼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宿、婺賤女之稱、四星如箕、廣十一度、云自立夏三十日云　御案文　按畢主弋獵、晉之分野、翼爲羽翼、主遠客、女主嫁娶、據授時歷秦王政十年立夏四月節庚子日、八十七刻夜半日度畢五度、午中黃道畢五度、距中一百一十一度、昏正中翼十六度、旦正中危一度、據秦所用顓頊歷之天一元始推之、自三月節日在胃十一度又十六分度之十四、計之庚子丑初立夏、日當觜觿一度又十六分度之五、去畢差一度奇、蓋亦止立夏

一日有餘日不在畢、過此仍在畢也、故此據大端言之曰在畢、立夏躔實沈、實沈後日入酉正四刻、日出卯初初刻、晝五十八刻、夜四十二刻、昏翼中、旦婺女中也、實昏當軫九度中、旦當危十一度中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鄭氏元曰、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又因以爲名焉、易曰、相見乎離、孔氏穎達曰、律歷志云、丙炳、丁成也、炳明于丙、大成于丁、陳氏祥道曰、丙數七、丁數六、同於火爲禮、炎帝、鄭氏謂大庭氏、祝融、顓頊氏子曰黎、爲火正、高氏誘曰、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號爲神農、死祀南方、爲火德之帝、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火正、死爲火官、按丙爲長養之火、丁爲變化之火、是月丙十八日、戊

七日、庚五日、而概曰丙丁者、火司令也、炎帝者、火性炎上、故曰炎帝、古所稱乘離執衡而司夏者、其配神農、因并稱神農爲炎帝、祝續、融明也、其配則黎、即吳回也、餘見孟春、

律中仲呂、

鄭氏元曰、仲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漢志云、仲呂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也、班氏固曰、呂拒也、云云、韋氏昭曰、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朱子曰、仲呂之律長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按十二宮第八宮仲呂正爲角、第九宮仲呂淸爲羽、第十宮仲呂正爲商、第十一宮仲呂淸爲徵、第十二宮宮爲仲呂正本宮、餘不爲調、驗氣之管、即仲呂之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者、九之爲宮、每分之爲七分三釐一毫四絲九忽五五不盡、以六乘之、當四寸三分八釐八毫九絲七忽三三不盡、爲仲呂之徵、以八乘之、當五寸八分五釐一毫九絲六忽四四不盡、爲仲呂之商、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乘之、當三寸九分零一毫三絲再零九六二九六二二不盡、爲仲呂之羽、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乘之、當五寸二分零一毫七絲四忽六一七二八三九五不盡、爲仲呂之角、此仲呂驗氣之管之數也、王氏樵曰、仲呂長八寸一分、自姑洗又益九分、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鄭氏元曰、螻蟈、蝦蟇也、王瓜、萆挈也、高氏誘曰、蚯蚓自土中出、王善、呂氏春秋作王善生、夏小正作王萯生、生、或瓜瓠瓤也、是月乃生、爾雅不榮而實曰秀、方氏慤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味、味苦感火之味而成、張氏虙曰、王

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高氏誘曰、螻、螻蛄、蟈、蝦蟇、按螻蟈、雷氏斆謂即蝦蟇、腰細口大、皮蒼黑色、然夜鳴者聒子也、而聒子則在春水至時、不在孟夏也、夏小正云、三月瞉則鳴、傳曰、瞉天螻也、四月鳴蜮、傳曰、蜮屈造之屬、則螻蟈似是二物、引夏小正云云、御案、盧氏幹云、螻一名螻蛄、亦名土狗、爲合其物、穴地糞壤中、夜出求食、即五技之鼫鼠、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翅小、不能飛、吸風食土、喜就燈光、蟲入夏即鳴、蚯蚓食泥、其屎爲塿、故有蚯名、以其引螾、故有蚓名、土精也、孟夏漸出、仲夏則盡出矣、晴則夜鳴、無心之蟲也、二物陰寒、喜就溫暖、故乘盛陽之氣而鳴而出也、王瓜實土瓜、三月生苗、延蔓多鬚、嫩時可茹、葉圓如馬蹄而有尖、面青背淡、濇而不光、六七月開小黃花、成蔟結子、纍纍熟時如彈九、色赤、皮亦粗澀、根如栝蔞根、鄭氏以爲萆挈、萆挈乃王瓜草、另

一種也苦菜即苦蕒春初生苗有赤莖白莖二種莖中皆空脆折之有白汁葉似花蘿蔔菜色綠帶碧上葉抱莖稍葉如鸛嘴每葉分叉開黃花一花結子一叢如筒蒿子上有白毛茸茸隨風到處即生時訓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妾奪后王瓜不生苦于百姓苦菜不秀賢人潛伏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鄭氏元曰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高氏誘曰朱路赤駵順火德也駵馬黑尾曰駵孔氏穎達曰色淺曰赤深曰朱路與衣人功爲之故須深旂亦人功然不須深若馬與玉自然之色不能深也按明堂做周制本南嚮取嚮明而治之義以晝元

例之知明堂當以赤塗之矣此左个乃左夾室也朱路言色亦有鸞可知菽北方穀而宜赤土取制火令之過雞木畜取其生火以佐火令之不逮也器高象火之炎上而粗以肖火性之疎率也餘見前

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

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鄭氏元曰不言帥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高氏誘曰火王南方故于南七里之郊還從南郊還也封諸侯賞以茅土應氏鏞曰封以夏時而出命田制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特其功之常其非常者自不容緩云按迎夏之祭炎帝祝融也大概如迎春之禮說見前不言諸侯大約是脫文或諸侯有君號皆南面之體統秦法忌之不使與嚮明之位同行南郊之禮故不率從乎鄭氏引于禘發爵賜服于嘗乃出田邑以此之封侯乃失古法任氏啟運謂封賞之大也可賞即可封不知此是秦法不必以周法泥況秦所謂諸侯仍是爵服未嘗列土分茅也何必以出田邑爲疑而謂爲失古意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鄭氏元曰爲將飲酎孔氏穎達曰不言是月因上文至必當其位皆立夏日處分張氏虙辨之曰禮樂不可一日廢以時習合非有所謂是也按仲春上丁習舞仲丁習樂是分習之也季春大合樂合樂與舞也然樂合而未與禮合末必其有當否也樂即禮中之一事耳故必合于禮而始得與禮相成也至此而以禮與合之以使相成必至此時者事有漸也言樂則舞賅之矣夏火行王文明之

候于德主禮故以樂合禮而樂亦歸于禮矣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鄭氏元曰贊猶出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則有之爵祿當位使順之也按高氏誘謂材過千人爲俊萬人爲傑孔氏穎達謂桀淩爲多才藝賢爲有德行是矣惟長大王氏肅謂形貌壯大徐氏師曾謂以力言謂馬氏晞孟以體仁能元爲長篤實光輝爲大胡氏銓謂學長而德大然則仍是賢良也不若王徐之解與秦俗強悍尚功之意合大尉考中候握河紀帝堯時置舜嘗爲之秦復置之也方氏慤謂即古司馬政官陳氏澔曰贊引而升之遂使得行其志舉選而用之當位者爵必當德祿必當功之位也俊特出桀勝衆桀俊本有登進之道故引之者但曰贊若止助之登進而巳賢有學良有善皆巳有實可紀者則與竟成其志也故曰遂

長大以武力言當位位必與其才德稱無不及與過分也

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方氏慤曰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故繼之以行爵出祿按曰行曰出固見其果于用人無吝惜爵祿之意然與唐虞敷奏明試周法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之意微異矣王者進賢如不得已愼之至也霸者尊賢尙功故付授慷慨然其位期于必當亦愼之也不但尊卑必當其才德之大小也而兵而刑而錢穀而文章亦必與其位各當云

是月也天子始絺

鄭氏元曰初服暑服高氏誘曰絺細葛也方氏慤曰孟夏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寒之始故言始裘按古布皆用麻故特以葛別暑服暑則上下皆葛故特以絺明尊服必于天子始者順天時以道民也必于孟夏者承天道不敢違也時雖尙寒必應是時時雖早熱必待是時爲天下先明有節也政典先時不及時皆殺無赦得不于天子之身先致愼乎古人衣絺先襗次長衣即中衣次乃絺絺上有裼衣再上有上服至盛夏則袗絺綌矣絺服仍有素元黃三色之異

絺周禮地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周南葛覃是作絺之法也衛風偕老是衣絺之法也蒙彼縐絺注絺之蹙蹙者是其極精者矣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鄭氏元曰重敕之急趨于農也高氏誘曰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爲天子者見天子留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勞然也方氏慤曰農亦民也而民不止農欲農營其事之勞也故勞之欲民趨其事之勞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時而已按野虞卑官恐不足聳動大衆也故特重之曰爲天子出行則野虞之爲勞爲勸皆出于天子之專使而野虞得以天子之命重勞農慰勞其已力于農者勸民勉勸其未歸于農者故曰民而使之力于農事也實則勸者勞惰者勸曰農曰民互文爾時謂芒種時爲將屆芒種故也農者勞末農之民勸而先時戒其毋失也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鄭氏元曰縣鄙鄉遂之屬孔疏遂人五鄰爲鄙五鄙爲縣此舉遂以包鄉者也高氏誘曰司徒位尊命之循行縣鄙都者人情所樂居命農作以趨時在田而不在都也馬氏晞孟曰彼欲爲而我道之者曰勸非其志而我強之者曰勉黃氏震曰夏則農居田間之廬舍冬則歸都邑之居按孟春已命田舍東郊矣東郊即六遂以外之田原也時農皆出舍無休于都者故野虞出行但勞勸之而已司

徒所循曰縣鄙乃近屬鄉遂之地去國中近六鄉之民朝出暮歸不比野外之居廬者也誠不免有藉端懈惰而休于都者故禁之小司徒云四縣爲都是都乃萬家總會之之地耳不必王之都城內也黃氏云云不特秦時井田廢即縣鄙非井田之所亦無廬舍所在也司徒止循縣鄙者野虞非止一人故可四出司徒一人安能遠出國中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鄭氏元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甚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高氏誘曰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薦寢廟孝之至也方氏慤曰以彘嘗麥水勝火云云按麥素問云麥屬火養心氣鄭康成謂麥有孚甲屬木許叔重云麥屬金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別錄宗鄭說孫思邈從素問然曰屬火火令時成也色白解消渴本性友

升于得不屬金木但謂其孚甲耳薤氣而熱如何養肝屬木也登
氣之揚此農字指籍田之農耳麥屬金食時之所勝即素問養必
謂心火所尅故能養嘗之以　又以制時令之過水勝火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高氏誘曰時陽氣極微陰已伏于下故以斷薄刑等應之輕繫不
及于刑者故出之徐氏師曾云此恤刑之事是時天氣始炎恐罪人
之繫于圜土者或以鬱蒸而成疾故刑之薄者即斷決之不久繫
也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繫之輕者即縱出之不復繫也
陳氏澔云刑者上所施罪者下所犯云云按是謂刑既定者斷之
未定者決之免久繫也輕繫出之謂株連所及而本無刑罪者也
斷結案決審明出釋放也蓋薄刑小罪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之
類本不罹于五刑者雖稍示懲終以時當寬大也薄刑小罪以下御案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
郊廟之服

鄭氏元曰收繭稅收以近郊什一之稅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孔
疏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
在上各有等限高氏誘曰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皇氏侃云
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于公所以惟稅其繭
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
也徐氏師曾曰季春言蠶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之以給廟
之服無敢私用敬之至也又鄭氏云此內命婦獻繭于后妃胡氏
銓辨之謂祭義夫人不獻繭者夫人與諸侯敵體也故可不獻此
不云世婦獻繭于天子則后自獻無疑矣蓋本文明言后妃獻繭
則胡銓說是也國語云命婦成祭服則皇氏謂其妻供造得之而
孔氏謂官家所給非也孔氏謂命婦祭服官家所給夫之內命婦若九嬪世婦則
其繭悉輸于后若內宗之女及兄弟之妻則各供其夫之服但收
繭稅耳耕者之稅什則桑者之稅必無什二張虙什二之說尤非
自本文明言至此皆御案文按三代時桑樹牆下在邑二畝半屋外之餘地
無多寡也秦廢井田所受桑地始有多寡以爲繭稅之多寡此所
以爲秦制也如鄭孔云云必外命婦皆居北近郊否則皆與后妃
入公桑而後可又一說再命受服服者公家所給故稅其什一者
爲給其夫祭服也若是直是服稅非繭稅矣兼録其說備采用也

天子飲酎用禮樂

鄭氏元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
禮樂飲之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孔疏明
孟冬亦當用禮樂孔氏穎達云此在朝春秋見于嘗酎則于廟與此

異馬氏晞孟曰豳詩爲此春酒躋彼公堂則在朝之酎此亦宜在朝
也胡氏銓云飲酎酒亦于廟不言獻酎而云飲者以時祭用酎嘗
祭耳祭畢則飲故不云獻然南北郊及四時廟祭月令皆不見則
此謂飲可也謂因祭而飲亦非也自南北郊至此亦御案按說文酎三重
酒張晏注漢景帝紀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景帝時尚仍
秦正以十月爲正則八月乃仲夏也此在孟夏者云是月已可也
云爾用禮樂者前月之末大合樂以習之至此乃大閱其成也云爾

禮記裒要卷五終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月令中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鄭氏元曰仲夏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月也孔氏穎達云午萼也萼布于午三統歷五月五日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歷五月初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此芒種後三十日也東井南方木宿八星狀如井字故謂之井廣三十四度月建午而日在未午與未合也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彎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自芒種後三十日云云御案按東井主水衡秦之分野亢靑龍之喉總攝奏事聽訟危爲屋葢其形高危據授時歷秦王政十年芒種五月節辛未日三十一刻夜半日度井八度午中黃道井九度距中一百一十六度昏正中亢三度旦正中室十二度此以秦所用顓頊歷上元四月節在觜觿一度又十六分度之五計之五月芒種當辛未辰初日在東井二十度又十六分度之十二日躔鶉首入未日入戌初初刻日出寅正四刻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故昏亢中旦危中實則昏氐十六度中旦當危十四度中也

律中蕤賓

鄭氏元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周語云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漢志蕤繼也賓導也陽始導陰使繼養陽也何氏允曰是月陰生爲主陽謝爲賓賓

主之象禮既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韋氏昭曰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二分八釐陳氏祥道云時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焉按十二宮之第三宮蕤賓正爲角第四宮蕤賓淸爲徵第五宮蕤賓正爲商第六宮蕤賓淸爲羽第七宮蕤賓淸爲宮餘宮不爲調蕤賓管長六寸二分八釐則蕤賓之氣去地面者如其數亦九之爲宮每分六分九釐七毫七絲七忽七之不盡者六乘之當四寸一分八釐六毫六絲六忽六之不盡爲蕤賓徵以八乘之當五寸五分八釐二毫二絲二忽二不盡者爲蕤賓商五分而又三分分之一乘之當三寸七分二釐一毫四絲八忽一四八不盡爲蕤賓羽七分而又九分分之一乘當四寸九分六釐一毫九絲七忽五三零八六四一九七不盡爲蕤賓角此蕤賓管驗氣之數也王氏樵桂喬云蕤賓得九寸當午之中陽之極也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陳氏澔云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螂一名斫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疏又以爲蝦蟇按萬氏吾育曰夏至後暑已盛不當謂之小易曰寒往則暑來云云通上半年之半皆可謂之暑通下半年之半皆可謂之寒正月暑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之辭耳六月中暑之極故謂之大然則未至于大則猶爲小也螳螂輕死好殺之蟲也故感陰而生其子曰螵蛸至是始出鵙今謂之苦鳥加鳩而黑色四月鳴此記五月者五月鳴甚也抑秦地節氣遲之故其鳴日苦苦故亦名姑惡亦名伯勞少皞取爲司至之官任氏啟運惧以爲鴽犂謬反舌似鴝鵒而氣臭身略小而長微有斑點行則頭俯好食蚯蚓立春

後即鳴轉不已能作百鳥聲故名反舌夏至後即已鵙陰鳥感陰氣而鳴反舌陽鳥觸陰氣而止蔡邕以爲蝦蟇陳藏器謂即鶯服虔謂即白脰烏非也時訓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逼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螳螂 驤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緣而捷以鬚代鼻喜食人髮能翳蝴蟬

天子居明堂大廟

鄭氏元曰明堂太廟南堂當大室也張氏虙曰當午上五月位也明堂蓋天子嚮明而治故取名曰明堂即朝諸侯布政命之堂也明堂而又曰太廟者兼祀五帝則祀火德之帝于此也居亦于大廟之太室而不言室室必堂上之後舉堂而室可知也即此大室開其南閉其東西北之戶而又爲明堂太廟之太室矣天子嚮明以下御案文按明堂秦人襲周制之名而失其義周人取嚮明而治而嚮明不

特仲夏然即以明諸侯之尊卑爲義而秦廢封建無王會則明堂之名已虛至以中爲太廟又秦創制古非祖宗不知廟皆壇墠此迎祭炎帝祝融之所也而亦曰廟且居之以頒政焉混于祖廟告朔之義矣豈周人明堂之制哉餘見前

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戈戚戈羽調竽笙竾簧

飭鐘磬柷敔

鄭氏元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皆治其器習其事高氏誘曰鞀鞞鼓以節樂故脩之琴瑟管簫以宣音故均之干戚戈羽以持麾故言執竽笙壎篪音上和故言調鐘磬柷敔以正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方氏愨曰鞀鞞鼓與鐘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脩以治之飭以正之而已琴瑟簫管竽笙竾簧呂覽本作壎篪其聲文而雜故必均之使平調之使和也干戚戈羽無聲但執之以待用故

言之別如此按此十九物必命樂師者能其用者爲之而淸濁高下緩急長短各得其和協而不亂不姦故不假手于他工也共十九物八音中惟少土呂覽原本有壎無篪則土音備矣當從之

鞀鞞鼓

三者皆革音鞀即鼗持其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鼗導也以導樂作鞞裨也以助鼓節鼓廓也張皮冒之其中空廓陳祥道云大鼓謂之鞞鞞所以裨助鼓節者鼗如鼓而小鞞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淸而不亂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鼗鼓周禮鼓人掌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儀禮應鞞在阼階建鼓之東應朔在西階西建鼓之北奏樂皆先擊西朔而東鼛應之此鞀鞞鼓之大罟也

琴瑟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施弦長之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也郭璞云琴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大瑟謂之灑聲變布如灑出也世本庖犧作瑟五十弦黃帝命素女鼓之而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具二均聲舊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常用者十九弦餘四弦謂之番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

管簫

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逵謂如篪六孔大管謂之簥以聲大而高也小者曰箹以聲小而深也中曰篴以不大小高卑若土與水之相入也有虞氏下管周有孤竹之管禮天神孫竹之管禮地祇陰竹之幽禮人鬼簫編二十管長尺四寸大簫謂之言陳祥道云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言尺二寸者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爾雅郭註云二十三管聲象鳳鳴也

干戚

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

戈羽

戈鉤孑戟亦武舞所執羽爲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羽或用鷺或用雅爲翿皇舞象鳳羽文舞所執也

竽笙

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笙謂之巢十九簧小者謂之和十二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笙長三尺竽長四尺二寸後世和皆十七簧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倡則諸樂皆和白虎通云簫者中呂之義易說曰簫者夏至之音九寸之管主黃鍾十寸之管應十月也

竾簧

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廣雅云八孔先鄭云七孔釋名云嗁也如嬰兒嗁大箎謂之沂簧橫也橫施管端氣鼓之而爲聲考竽笙竾之古皆曰簧此簧別是一器吳世謂笙之大者爲簧許愼謂隨作笙女媧氏作簧是矣呂氏原作塤塤燒土爲之有雅塤有頌塤雅塤大如雁卵頌大者謂之嘂頌塤大如雞卵八孔二前五後

鐘磬

鍾空也內空受氣多大者曰鏞磬聲堅磬磬然大者曰囂按十二辰之大鍾特縣謂之鏞非是則謂之編爾雅中曰剽小曰劉周禮編鍾編磬皆十二爲堵二堵爲肆堂上一鍾一磬則不編

柷敔

柷見前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鼓柷謂之止欲戒止于早也鼓敔者謂之戩欲修潔于後也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鄭氏元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乃吁嗟求雨之祭也自鞀鞞至柷敔皆用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高氏誘曰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皆用也孔氏穎達曰將欲雩祭先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陳氏祥道曰禮有先小而後大者致敬之文也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是也此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致敬文之意乃龍見而雩之常也若旱暵舞雩歌笑而請非盛樂也月令仲夏以盛樂蓋秦制與古異矣鄭說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唐孔氏指五精之帝爲威靈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先紀含樞紐又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配五人帝即大皞等五帝也按本文止言帝未嘗言五帝詩雲漢篇憂旱也言上帝言后稷言昊天上帝言父母先祖則壇即南郊帝即上帝其配即已之先祖明矣左言雩在孟夏此在仲夏者固秦制然亦遲不過此月之意也用盛樂者助燮理也前所命以脩之均之執之調之飭之良以是重耳蓋藉以動盪充盈者名天地之和順也

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鄭氏元曰云嘗黍者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蔡氏邕云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許氏愼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雛高氏誘曰春鷚也又曰新雞也孔氏穎達曰含桃先成異于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于時亦薦按黍宜北方黑者爲貴祭寒用之當爲水穀仲夏嘗之以制火之過而雛乃新雞木禽以相火令之不及呂覽作雛淮南子作雛義同含桃食必含吮故名實圓色赤性熱亦應候之果山鶯啗之然未食則鶯不食人食之則鶯食之頭盡故亦名鶯桃羞進也

含桃孟詵本草言此非桃類其形肖桃故曰櫻桃爾雅楔荆桃孫炎註即櫻桃蘇頌云處處有之而洛中者最勝其木多陰先百果熟熟時色深紅者曰朱櫻紫色皮裏有細黃點者曰紫櫻又有正黃明者曰蠟櫻小而紅者曰櫻珠李時珍云樹不甚高大初春開白花繁英如雪葉圓有尖及細齒一枝數十顆三日熟甘熱濇無毒

班馬政

鄭氏元曰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令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方氏慤曰馬政若周禮趣馬簡其節巫馬治其疾校人辨其屬廋人掌其閑以及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皆是朱氏申曰班分布也方氏謂馬火畜馬政于夏班之宜矣周官馬政皆列于夏官亦此意也按曰班則不一其事不一其人其政亦宜自司馬班之也必于此月者駒既方長則皁棧之進退騋服之分配皆在此時且以豫備秋高用馬之時也

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鄭氏元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高氏誘曰至極也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晝之長極矣陰氣始起其下盛陽強蓋其上故爭孔氏穎達曰死生分蔡云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也方氏慤曰陰陽爭者此陰方來與陽遇仲冬陽來方與陰遇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于是分也按此時日之長也晝長六十刻陽至此而已極矣今晝夜作九十六刻夏至晝五十九刻五分夜三十六刻十分司天之氣至此已止日之行也在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顓頊歷天一元始乙卯歲夏至丁亥子正微陰與盛陽相爭陽雖盛而將退生中有死

陰雖微而方進、死中有生、死生之分、在幾希之際、故愼之者生、不愼者死云

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鄭氏元曰、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陰稱安、高氏誘依呂覽淮南子作毋徑、解曰靜事無徑、言當精詳而後行也、方氏慤從鄭說、謂刑雖陰之事、然刑則動而有爲矣、故亦戒之、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然

御案、以呂覽淮南作毋徑者爲確、謂無任意妄爲、是也、按此自推養身者以處事、靜事固養微陰、毋徑亦不躁急以助陰于陽也、陽得陰而成、成陰正所以成陽、當其爭時、則靜以待之、待其爭定、而陰自與陽相成、則陽自與陰相和、而物自得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菫榮

御案、鹿陽獸、牡曰麚、牝曰麀、有力曰麖、角初生而赤曰茸、不數日卽成角、骨之易長、莫過于此、夏至角脫、盛陽之感微陰也、蟬最大曰蝒、青小曰螢、有文曰蜻、五采曰螗、楚名蜩、宋名蝘、陳鄭名蛝蜩、齊魯名蟧蟟、關東名蜓蚞、先伏土中、脫穢而出、謂之蟬蛻、見日則鳴、日陰則止、夏小正、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蓋匽卽蝘、其興也以五日、翕合也、十五日曰望、合望之日乃死、曰興者、不見其生、曰伏者、亦不見其死也、其始鳴、微陰喜附盛陽也、半夏實圓色白、其性燥烈、感盛陽、故生、木菫朝榮暮萎、與蜉蝣之朝生暮死同、皆微陰之喜附盛陽、故不可久也、按鹿性純陽而居山、夏至感微陰而角解、解後叏生、蟬有十數種、蟪蛄四月鳴、蜩螀五月鳴、此言五月者、約此月鳴者盛、前此蟪蛄小鳴、不覺也、半夏二月生苗、五月採根、此日生者、至此而生氣備、以生當夏半、故得此名、曰木槿以別于菫草也、時訓、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蟬不始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痢疾

鹿馬身羊尾、頭側而長、脚高、行速、牡者黃質白斑而有角、大而長尾者名麈、羣鹿隨之、准其尾之所向、牝者無斑、亦無角、曰麀也、蟬際所云云、外紫小曰蟪蛄、大而黑曰蚻、不食而飮、鳴以脅、三十日死、餘見前及上、半夏二月生苗、一莖、莖端三葉、淺綠色、似竹葉、江南一種葉似芍藥、根下相重、上大下小、皮黃肉白、味辛性温有毒、木菫卽舜華、小木也、樹如李、其葉末尖而有椏齒、其花小而艷、或粉紅、或白、有單葉、有千葉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鄭氏元曰、季夏者、日月會于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孔氏穎達曰、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此小暑後三十日也、柳南方土宿、八星、廣十

四度、月建未而日在午、未與午合也、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三星、中星高起爲帝座、左一星爲太子、右一星爲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奎見仲春、自小暑三十日云云至此皆御案文、按柳主草木、周之分野、心藏屬火、故火星名心、授時歷秦王政十年小暑六月節、辛丑日、七十五刻、夜半日度柳三度、午中黃道柳四度、赤道柳三度、距中一百一十六度、昏正中火三度、旦正中婁五度、以顓頊歷歷元所起推之、五月節、日在東井二十度又十六分度之十二、計之當壬寅日酉正、日在柳十四度又十六分度之三、日躔鶉火後、日出卯初一刻、日入酉初三刻、晝五十七刻、夜四十三刻、故昏火中、旦奎中、其實昏當尾八度中、旦當胃四度中也

律中林鍾

鄭氏元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周語曰、林鍾

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漢志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班氏固曰林衆鍾種高氏誘曰林大鍾聚章氏昭曰六月林鍾坤初也管長六寸于正聲爲徵朱子曰林鍾正律六寸變律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按十二宮第二宮林鍾正爲徵第三宮宮爲林鍾本宮直至第十宮林鍾正爲角第十一宮林鍾清爲羽第十二宮林鍾正爲商以驗氣之管入地六寸則林鍾之氣去地面六寸矣是六寸者九之爲宮每分之爲六分六釐六毫六絲六忽六之不盡而以六乘之當三寸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九之不盡爲林鍾徵以八乘之當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之不盡爲林鍾商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乘之當三寸五分五釐五毫五絲五忽五之不盡爲林鍾羽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乘之當四寸七分四釐零七絲四忽又零七四不

盡爲林鍾角此律管之驗氣數也又王氏樵曰五月當午之中于卦爲姤陽之極也陽歸漸損故六月林鍾八寸四分陽向隆也故止降六分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馬氏晞孟曰温風至天地之仁氣極矣薰然其和也蟋蟀居壁陰始矣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陰浸長而始鷙矣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爲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方氏慤曰天地温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故季夏温風始至也温風即景風然景風至以夏而此言于季夏陽饒之意也效彼爲之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高氏誘云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孔氏穎達謂生于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稱化者螢不復爲腐草也按温熱也將反則極故至此而始極也蟋蟀好鬬鷹好擊皆感于肅殺之氣將至也腐草爲螢寇宗奭謂螢常在大暑前後是得大火之氣而化者也時訓温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腐草不爲螢穀實鮮落

蟋蟀即今促織似蝗而小正黑光澤長鬚二四足小兩大腿長不飛而好躍善鬥勝則鳴以翅入夜鳴盛雌者翅短大腹尾間有刺如鍬不能鳴鷹前見螢有三種一種小而宵飛腹下有光色淡紫大如黍米形如蟻子硬翅內有翼乃茅根所化即此所云也一種長如蛆蠋無翼不飛詩云熠耀宵行者乃竹根所化又一種水螢居水中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乃水蟲所化者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

鄭氏元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張氏虙曰當未上六月位也按右人以夏季爲土用事不屬火令而屬土則六月當用中央上而居

中何仍于明堂右个也火令不容不終也故土之寄旺雖在六月坤居西南而天子不能不于明堂右个班政者不能分此一月爲十八日土用事而止存十二日爲六月政也若如朱子四季土王用事各居太室十八日則即春木尅土冬土尅水之月皆如是又不特夏季爲然矣此月雖在古人爲長夏屬土而皆寄宮于火故于義雖當居大室而于此月之令仍于明堂右个班者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鄭氏元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孔疏明不獨季夏取又曰蛟言伐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尊之也黿鼉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方氏慤曰命漁師于季夏欲以甚暑之氣煖其皮甲可耐久也陸氏佃曰君子退陰而進陽言于此抑殺氣焉按蛟能率魚飛首尾束物入水作波殺人故比之寇賊而曰伐鼉善攻岸亦害之

當除者、然比之蛟則易制矣、故與黿等皆曰取、龜但難求而不難致、然必攻而釁之、乃入于室、故曰登也、龜雖登于漁師、必龜人辨其名物、而後登于卜正、故重其進獻之稱焉、周禮、𩺰人專掌魚之鱻薨耳、此曰漁師、是又𩺰人所取法者、乃秦官也、

蛟 長丈餘似蛇四足形廣如楯小頭細頸頸有白癭胷前紫色背上青斑脅邊若錦尾有玉環尾能上岸束物入水食人吸其血其眉交故謂之蛟陸氏禋云蛸卵蛟也卵生蔡味取之內作鮓美管子謂其得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淮南子謂其潛伏于淵剖卵于陵雄雌鳴于上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其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當其來為魚長也置笱水中卽去博物志載澹臺子羽斬蛟投壁

鼉 草木疏云形似蜥蜴長丈餘四足小者亦七尺首尾皆有鱗甲又似守宮鯪鯉輩夜卽鳴吼以應更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能橫飛力適健善攻碕岸穴極深以役纜繫餌鈎之侯其吞鈎徐徐引出一人鈎必一人引之百人鈎必百人引之皮可冒鼓內甚珍也

龜 有千種此謂水龜類眉大腰蛇頭龍頭外骨內肉腸屬于首能適任脉餘見前

黿 埤雅云大龜非是乃鼈類也如鼈而大背有臘腕青黃色大頭黃頸腸亦屬于首以鼈為雌具十二肖肉埤雅謂雌雄鳴于上下風而化舊說謂思化而卵生其脂得火可然熾燒之可以致鼈為羹甚美餘中藥左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因子家食指動名而不與致于見弒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鄭氏元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牲以供祀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孔疏、謂是周禮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又令田監大合秩芻、方氏愨曰、神降而為靈、言神、尊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宗廟社稷內事、故言靈、馬氏晞孟曰、四監、四郊各以監受其入也、百縣、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銍秸服者也、既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祭祀非獨供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云云、

御案云、周禮惟甸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則秩芻非虞人所供、鄭云、今月令為田、蓋甸卽田也、以為民祈福、言王者之心無不為民耳、按是四監者、甸監也、蓋不韋作月令時、秦尚未并天下、高氏誘所謂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乃以郡統縣、此四監監四郡之大夫者、非也、帝則天之主宰而已、鄭氏以緯書五帝釋之、亦非是、祈、小祭也、未有祠上帝而可用以祈福者、此秦制之所以異于三代代之祭也、又卜犧牲必在滌三月、故冬至之郊卜牲、當在八月、七月當儲秩芻矣、夫是以此月發命也、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鄭氏元曰、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

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孔疏、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絲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知染人、章識、周禮司常、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孔氏穎達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為宜也、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方氏愨曰、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兩相雜、貸、兩相代、五色不及白、以所受為本也、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陸氏佃云、此時纁之既畢、于是命之染采云云、石梁王氏曰、給當為級、按曰婦官、給婦事之官也、黼黻等五采雜施、恐流淫巧、故必使之法故、而以無差貸者責之、黑黃等純色既染、則采掩其質、恐以其質之不良者染之以欺耳目、故以質良無詐偽者責之、此染絲非帛、帛也既染而以兩色者織之、則合為黼黻文章、以一

色專織之各成黑黃蒼赤服則上正下閉旂則正色而章則雜由章各以物識故也貴賤等給合衣服旂章言之度謂朝廷法度謂必合朝廷之定制云爾

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旗章與郊廟之服爲一例貴賤等給之度總服與旗章而言也周禮司服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則大裘而冕是衮服也以虞書準之則當十二章先儒以爲亦九章但有升龍降龍者未合享先王衮冕則衮服也先公鷩冕服四望山川毳冕服社稷五祀希冕服羣小祀元冕服此以郊廟賅之凡旗與衣皆純色黑黃蒼赤而采用繪繪亦以五采染也章與裳則雜色黼黻文章而采用繡繡用染絲刺之也上服曰給分布之辭此曰爲則似即使所屬爲之不假外求之辭也其等給服則公自衮而下如王侯伯鷩而下如公子男毳而下如侯伯孤自希而下如子男卿大夫元而下如孤士皮弁而下如卿大夫之類旗章則司常所掌王建大常以日月諸侯建旂以交龍孤卿建旜以純帛大夫士建物以雜帛師都建旗以熊虎州里建旟以鳥隼縣鄙建旐以龜蛇道車游車所建皆素幅而以羽之全析別之度乃尊卑之品制也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鄭氏元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孔氏達穎曰土于四時每時寄王十八日而其位在未于季夏之末火金之間故在此陳之按此即四時寄王之日而撮序于此曰中央者固在四行之中順四時相生之序亦居中也戊己鄭氏謂戊者茂也陽之盛也己者起也陰之始也夫土于四季月各王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外又四十月戊七日七月戊三日巳七日正月己七日又三十一日也黃帝土德之帝古所稱乘坤艮執繩以司下土者而以有熊軒轅氏配之后土以共工氏之子句龍配之后司之主者名也鄭謂黃帝土精之君含樞紐孔謂顓頊之子黎司地爲后土者非是倮者孔氏謂聖人爲之長而鄭氏以虎豹之屬恒淺毛者當之方氏謂蛙螾之屬傳曰羽毛之蟲陽氣所生鱗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之中故倮爲萬物之靈也倮蟲三百六十若雕題交趾比肩奇肱之國皆是虎豹仍毛蟲而蛙螾又太微也音宮鄭氏謂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季夏氣和則宮聲調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大史公云宮動脾而和正聖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黃鍾宮最長十二律轉相生五音俱終于六十焉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孔氏達穎曰五聲始于宮陽數極于九九九相乘故八十一而數最多聲最尊黃鍾之宮於諸宮最長與中央土聲相應賀瑒云黃鍾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于其月實不用候氣也蔡氏熊氏以此爲黃鍾少宮半黃鍾之律亦用以候氣

御案云非也六月方用六寸之林鍾四寸五分之黃鍾何所適從乎若謂後十八日氣降而四十五分不應七月又升而五寸三分也至聲之所中九寸者高宮三寸九分者低宮又未嘗不可兼賅耳朱子以爲此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不動之黃鍾是也五土土之生數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甘香土之臭味也方氏愨曰土可稼穡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香甘香味氣之主也中霤鄭氏元曰猶室中也按管止十二此黃鍾之宮即九寸之黃鍾塞其商角徵羽而宮獨應其位當三寸九分之地耳此即所謂含少管子所稱小素非別有三寸九分之管候氣也土

斅用生不用成者成則退于四隅矣味甘者固稼穡之所作甘則和和則化化則穢腐盡變矣故香中霤者古穴土而居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溜之後作棟宇因號室中為中霤舊說如此不知卽居室當中之檐霤也蔡邕獨斷曰夏季土氣始盛祀中霤設于牖下考其禮設席于廟室之奧設主于牖下制心乃肺肝為主祭肉心及肺肝各一餘如祀戸之禮祭先心高氏謂火所由生陳氏澔曰又君之象任氏運啟曰土德寧靜不尙尅制且不可使心之尊受制于卑亦似也然此秦實自以水德王而土實勝水故不用腎而以心此代周之尙赤故以勝朝所尙者先之為厭勝也

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此卽季夏十二日後土王用事之日為其日也其日不必是戊己

而戊己用事其曰日者指天干也黃帝后土用事不止季夏十八日而居中央馭四方主四時故祭于季夏用事之首日不言迎日在中央則中央卽是矣無可迎也中央亦有軒轅十七星為后妃之舍與六宮內政以弼太微以蠶為婦功之大事不言者非是時日所在也故倮蟲亦得指蠶屬其音宮宮旋于十二律猶土德滑運于十二月也律中黃鍾當以含少為合然卽得以黃鍾律管驗之不別埋黃鍾之宮之管也家主中霤猶國之主社也以霤為溜固主陶復陶穴言之然推始之辭後世室後屋漏取明處卽室中之檐霤也唐孔氏以室中開牖言之不知牖乃在室與堂之閒明處非天光所取與霤無涉先心則避土之所勝而用其所生崇時令而厭忌諱也

其音宮

凡言其音某者意祭其神之樂則用某調奏也而此曰其音宮者當祭黃帝后土之樂專尙宮調也宮則無律無之是月當用林鍾宮而太南姑應次為徵商羽角相從焉非專一宮音之謂其音宮也下言黃鍾及每月之律皆為驗氣而設與此本不相蒙餘見上

律中黃鍾之宮

黃鍾宮為第一宮之第一聲本宮九寸于數八十一此以以九分作百螢為一寸算十一月陽動于黃泉最下非九寸之管入地深者不應此月地氣上極是時氣已上行三寸九分之淺則應之非必別用三寸九分之管入地也卽黃鍾律入地三寸九分而實灰當宮之處則應故數管仍十二而不別立卽用黃鍾而止于宮驗之也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

其數而不言十者析而言之皆五也地六成水土成之也去水之本數仍五推之七八九皆然不曰二十五者一時則成一時之行不相積也不曰十者成十則又為一矣故也其味甘于人驗之曰稼穡作甘若推土之本性味本自甘不待作也故不言作甘乃平和而旨之名至于甜則是甘之壞味稼穡得土之本味其和平也可驗矣香乃土中輕清之正氣也故能氤氳與天通季夏二陰下迫土中輕清之氣盡出地上故香之臭可驗也中霤之神一家之司土事者不似黃帝后土司普天之土德者也故自有天下及凡有家者咸祀之祭先心雖自以水德王故然蒙夏之餘氣故用之祭蓋洩火之過以為生金地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以牛其器圜以閎

鄭氏元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器圜者象土周布于四時閎謂中寬象土含物高氏誘曰南鄉中央室曰太廟又處其中央故曰大室孔穎達曰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云云疑中央大于四室而文不具考蔡邕言大廟方三十六丈丈乃尺字之訛蓋室中二筵而室外前後左右各得一筵以爲重檐所覆則其廣四筵而此四筵外又各虛一筵以爲太廟之庭與四周之四廟相接也考蔡邕言至此皆御案按此不韋亦倣宗祀文王于明堂之意而制太廟于中央其居亦土王用事祀黃帝后土及中霤之月一居而已其乘駕服食亦然大路本木路黃飾之即後世所謂桑根車桑根亦黃色其有鸞也亦同于春之所乘也餘見前

天子居太廟太室

御案云季夏開其東西北之戶則爲明堂太廟之太室按盖四面開戶者但他月不言室以皆有當頒之政故皆于堂惟夏季十八日無可頒之政者也得于室焉以應至中之位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鄭氏元曰孟秋日月會于鶉尾斗建申之辰也孔氏穎達云秋揫也收也三統歷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旦井初度中元嘉歷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月建申而日在巳申與巳合也按翼爲羽翼主遠客楚之分野授時歷秦王政十年立秋七月節壬申日一十八刻夜半日度張十三度午中黃道張十四度赤道張十五度昏正中斗四度旦正中昴九度與此不合直至處暑七月中節丁亥日四十刻夜半日度及午中黃道皆翼十一度赤道翼十三度昏正中斗十六度旦正中畢十六度而以秦所用顓頊歷推其上元六月節日在柳十四度又十六分度之三計之七月節甲戌寅初立秋日在翼四度又十六分度之十自日躔鶉首入巳日入酉正二刻日出卯初二刻晝五十二刻夜四十六刻故昏建星中則旦畢中矣盖昏當斗二十度中旦畢七度中也餘見前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鄭氏元曰庚之言更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陳氏祥道曰庚數八辛數七同于金爲義少皡蓐收鄭氏謂白精之君金官之臣少皡金天氏蓐收少皡氏之子曰該爲金

官張氏虙曰相傳西方之神少皡乘兌執矩而司秋元氣廣大謂之皡春爲太皡則秋爲少皡盖少皡金天之帝蓐收金天之神金天與該則人帝人官之配食于此者也其蟲毛者戴氏德云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盧氏諤云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金屬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音商鄭氏謂三分徵音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歌詠九則平民無貳班氏固曰夷傷也萬物始傷被刑法也韋氏昭曰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夷平則法也萬物既成可則法也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商如離羣羊太史公曰商動肺而和正義聞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又云夷則之律長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惟王氏樵謂自

是而後巳向于秋故夷則長七寸五分自林鍾降九分其數九鄭謂金生數四成數九辛腥金之臭味也馬氏（睎孟）曰金形成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爲腥故臭腥祀門鄭謂秋陰氣出祀之于門外陰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乃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高氏（誘）曰孟秋始內由門而入故祀門肝木也祭先之用其所勝黃氏（震）曰肝屬木金尅木故祭先肝以養金按庚辛謂萬物皆更故以就新故因以名其日是月庚十七日巳七日戊二日壬三日少皞妘姓帝曰摯蓐收專職刈穫收成也晉語云人面白色虎爪該其配也直至處暑七月中夷則始入律氣辛者辛則散散則生氣絕故爲新殺之氣曰腥凡牲以金殺而未熟者其臭皆然祀門者任氏（啟運）謂外而偶象陰之歛自外而入且偶亦陰數也

律中夷則

夷則據鄭氏云云于十二宮直至第五宮夷則正爲角第六宮夷則清爲羽第七宮夷則正爲商第八宮夷則正爲徵第九宮之宮夷則正之本宮也其他宮皆不爲調其律管入地驗氣之數知孟秋之氣去地面者如其數矣即其五寸五分五釐一毫者九分之爲宮九之則每一分爲六分一釐六毫七絲七忽七不盡算以六相乘當三寸七分零零六絲六忽六不盡爲夷則之徵以八相乘當四寸七分三釐四毫二絲二忽二之不盡爲夷則之商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相乘當三寸二分八釐九毫四絲八忽一四八又一四八不盡爲夷則之羽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相乘當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九絲七忽五三零八六四一九六不盡爲夷則之角此夷則律管驗氣之數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高氏（誘）曰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也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是月鷹摯殺鳥于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方氏（慤）曰涼未至于寒特爲寒之微而已彭氏（廉夫）曰涼風八風之一西南風也盧氏（翰）曰陰生于午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張氏（虙）曰鷹祭與豺獺小異祭時猶生祭後始殺之故云用始行戮按至訓來露得庚金之氣而白寒蟬者名蜺靑色者一名蛁蟟夏小正謂之蝭蟟黑色者名螿皆與仲夏之蟬異種也前此瘖瘂至此得風露之寒氣乃鳴故名寒蟬鷹見前其祭鳥也殺而不食懸之樹杪祭後始行戮戮則食之其殺而食之也若誅有罪然象其意在必得也故曰行戮時訓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多力爭鷹不祭鳥師旅無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首節應天時次節言重節候不因肅令而不遵亦不以成功而不居也賞軍帥順天運之成功命將帥以下因天道之慘殺奉金行以義正而以兵刑兩承也總章法虞帝之名尚白祖殷人之制戎路大白以用兵素服以致刑左个大寢西堂南偏白馬黑鬣曰駱

麻實之有文理者、木穀也、而居西方、食所勝、犬肖在戌屬艮、墓火而性熱、佐食以制金之過、外廉則稜角峭厲、有矩之義、深于內、以象秋斂也、迎秋西郊、在郊外九里、順金數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帥卿將、武人賅下士卒而言也、才足將衆曰將、知足率人曰帥、士選則能、見兵厲則鋒利、簡則遍閱、練則時習、上曰士、而下曰桀俊、皆將帥之佐也、至曰專任、則指大將元帥矣、專任必于有成績之可驗者、故曰有功、征之言正、詰責輕罪、誅戮重罪、暴不庇民、慢不敬事、皆不義也、以義正則征不義矣、義所好、則不義所惡、此遠不間于近者也、順所惡而與還其所好、順遠方、即慰其侯后之意、金數九最多、故言遠、此言兵承秋令也、繕治也、法一定、制隨時、修之以止姦于未發、囹圄見前、繕之、慎罪邪于方犯、至桎梏具、則閱實其罪而搏執之而已、桎梏亦見前、姦干犯罪、姦于外、邪姦于中

彌則用搏、弱則用執、理、專治獄之官、虞曰士、夏曰大理、傷在皮膚、創見血肉、折損筋骨、審詳其情事、斷剖其曲直、決定其刑罰、嚴慎重之意、端正也、此以刑正秋令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鄭氏元曰、軍帥諸將、武人環人之屬、有勇力者、非是一軍之主、曰將、將之上仍有帥、左作三軍、謀元帥、可証三軍六軍、皆以中軍為帥也、武人凡有武功者皆是、此順天道之成功也、董氏應暘曰、命將帥、所以征不義、桀俊、即士、詰誅、即征、暴慢、即不義也、明所惡、即以見所好、順聲教四訖之意、然桀俊而出于簡練、則桀俊已特出于士、簡練又精閱于選、乃指將帥之佐而率士者矣、專任、所謂不置疑不中制之謂、而必于有功者、有功則內足以服將士、而外足以威敵人也、詰者罪輕、戮者罪重、詰者罪未定、戮者罪已實、暴者張之過、慢者弛之失、順遠方、乃順遠方各欲正己之民心、與極己之民望、是上之順于下、不謂下之順上也、董說非是、此順天道之行殺也、立秋云云、倣上、然聖人喜陽惡陰、樂生惡殺、陽與生常使有餘、而陰殺時使之不足、惟節侯之在天者、天子之奉若不敢後、且有所加損其間也、故不異于春夏云

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此以致刑順天時也、有司凡有刑之執守者、非專主刑之官也、法如一成之律、制如隨宜之例、修乃刪繁苛以歸簡要之謂、囹圄、焦

氏喬所謂夏曰均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所以聚教罷民者、未犯而以法制示之、所以禁止也、方犯而以囹圄教之、所以致慎也、桎在足、梏在手、既犯而以桎梏恥之、所以專務于威長之也、是法制之修以待姦、囹圄之繕以待罪邪、桎梏之具以待搏執也、此時秋令尚淺、致其刑之輕者耳、餘見上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方氏愨曰、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于此言始肅也、陽道常饒、則有餘而贏、陰道常乏、則不足而縮、為此者天地、而君實輔相之、故曰云云、張氏虞曰、此章反覆用刑之道、謂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道好生、聖人之刑將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按此正申上節命理云云之義、命有司所事、固以順天地之肅、而命理者、義中有愛、不使肅政之有餘而或過、云

始肅也而已贏其終極也奈何矣贏字鄭氏元訓解高氏誘訓驕徐氏師曾謂不可使陽道常贏惟方氏慤謂陰道不可使有餘于義爲合

是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穀類非一而此若概言之者以凡穀皆至此而畢登也而此實以稷言之秋主成此順成以立言故據其大衆成者言之以總百穀之成稷爲百穀長故也故曰穀順此以後穀畢登矣唐月令是月也下有築場圃字則登謂登場圃也此當指藉田之農故接天子嘗新至下節命百官始收歛則概令民收歛矣嘗新而不言所嘗之牲者孔氏穎達云記文畧不若朱氏申云不言所配以萬物新成不可偏主一物也據此則孟秋寢廟之薦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而曰薦者不備牲鼎也

農乃登穀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獨于稷言穀以稷爲五穀長故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按乃者艱難慎重之辭順君民望歲者之心三時勤動以期有成至此而始克慰也云爾鄭氏貶黍稷而且以黍爲舊黍非是

穀天官疾醫五穀註麻黍稷麥豆膳夫六穀註黍稷粱麥苽稌大宰九穀註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一說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爾雅翼粱稻菽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屬助穀各二十種凡百穀云也稷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穄高誘註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寇宗奭云稷米今謂之穄米先諸米熟其香可愛故取供祭祀苗似粟而低小有毛結子成枝而殊散粒加粟而光滑三月下種五六月可收亦有七八月收者其色有赤白黃黑數種最早熟作飯疏爽香美爲五穀長然則月分于此登者黍地寒而氣遲故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鄭氏元曰仲秋者日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月也孔氏穎達曰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旦井二十一度中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月在酉而日在辰酉與辰合也觜觿西方火宿三星如藥其度最後漢魏猶二度至明止半度自此謂白露云云皆御纂文按角蒼龍角也總攝奏事聽訟鄭之分野觜觿收歛白虎之口古法先觜後參今法先參後觜今參足更展觜已無度故轉以參屬觜觿據授時歷秦王政十年白露八月節壬寅日六十二刻夜半日度及午中中黃道皆在軫六度赤道軫七度距中一百零四度昏正中牛一度旦正中井五度直至秋分八月中丁巳日八十四刻夜半日度及午中黃道方在角二度赤道角三度距中一百零一度昏正中女三度旦正

中又在井十一度而以泰所用顓頊歷推其歷元則七月節日在翼四度又十六分度之十計之八月節乙巳日卯初白露日在角初十六分度之一矣自三統元嘉等歷皆不日旦觜觿者三星占度止五分稍差移一度則不當正中故也自日躔壽星之次入辰日入酉正初刻日出卯初四刻晝五十一刻夜四十五刻故昏牽牛中則旦觜觿中實則昏女四度中旦井十五度中也

孟秋之月日在角

是月日躔壽星之次入酉紀月當以辰而必以星者因辰不可衆見故以星識之且以明日之過宮也壽星之次不止一角故以辰識反不一其處不若以星指之爲的也考壽星之次古初軫十二度至亢七度三更歷角中角八度至十二度一更歷亢九度而終氏四度以角在其中故以角爲識也

律中南呂

鄭氏元曰、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漢志南任也、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韋氏昭曰、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朱子曰、南呂正律五寸三分、變律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零一初六秒。按十二宮第一宮南呂正爲羽、第二宮南呂正爲商、第三宮南呂正爲徵、第四宮宮爲南呂本宮、直至第十二宮南呂正爲角。據南呂律管入地之數、知南呂之氣去地面五寸三分寸之一、九之爲宮、九之則五分八釐八毫八絲八忽八不盡、而乘之以六爲三寸五分三釐三毫三絲三忽三之不盡、爲南呂之徵、乘之以八當四寸七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一之不盡、爲南呂之商、乘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二、當三寸一分四釐零七絲四忽又零

七四之零不盡、爲南呂之羽、乘以七分又九分之一、當四寸一分八釐七毫六絲五忽四三三二零九八七六之不盡、爲南呂之角、此南呂驗氣之數也。王氏樵曰、南呂長六寸六分、自夷則降九分

盲風至鴻鴈來

鄭氏元曰、盲風疾風也。高氏誘曰、鴻鴈候時之鳥、從北漢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云云。方氏慤曰、盲者閉暗之稱、酉合戶、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陸氏佃曰、鴻鴈何不言南鄉、非其居也。按疾風稱爲盲風、如皇氏說乃秦語也。以其不擇地而至、如盲者之不擇地而入也、故云然。此亦鴻鴈自其國而望其初起、則皆似來。記皆言來而不言往者、鴈來之占爲遠人歸服之兆、故諱言往也。時訓云、鴻鴈不來、遠人背畔、故云然

羣鳥養羞

鄭氏元曰、羞謂所食。而引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舊作君鳥、謂螢火羞蚊蚋也。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陸氏佃云、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高氏誘乃謂羣鳥養進其羽毛、以禦冬寒。按月令與夏小正文不同者、秦夏異代、且異地、各有所驗、不必盡同也。有翼稱鳥、于義固然、螢而稱君、于義何取。陸說既迂、高說亦不合羞義。項氏安世謂人取鳥以養、亦非文義。陳氏澔謂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確不可易。雀囤冬糧、有目共見、秦地早寒、八月儲食、理固然也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元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太室也。曰大廟者、總章兼祀五帝、則

祀金德之帝于此、故亦謂之太廟。其不言堂、班布時政、則八月涖之、若大朝諸侯、則必南面于明堂也。居亦于大廟之大室、開其西、閉其東南北之戶。（總章兼祀至此御案）按總章始于虞舜、而秦襲其名、然虞之總章、仍南面而不西嚮、令西嚮則秦制。前此左个、末正總章之位、此月則正之。其祀少皥及班秋政之一日則居之。其所乘駕載所衣佩所用器、亦止于總章大廟之月、方稱其位之正云。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高氏誘曰、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糜粥飲食之事。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飲食之具。養老有祝哽祝噎、正宜如此。方氏慤曰、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授特授之、行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爲重、非庶人之老可與、故與糜粥言行焉。但此養衰老與養老禮不同、養老是大禮、此是通行

之命彭氏謂養老于國學有常禮於是月申命之非也王制五十杖于家云云安見庶人之老不可杖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安見庶人之老不可授杖乎此養衰老云云至此皆御案按謂几杖以禮故言授糜粥以施故并飲食言行年未至而神已憊曰衰神未憊而年已至曰老杖合几授尊國老糜稀粥養疾病之老飲食則羣老之所同也行通賜之謂也周禮大羅氏掌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供老人之杖是杖是國老庶老皆有鳩杖乃賜國老也故合几以授之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鄭氏元曰文繡謂祭服畫衣繡裳衣服謂朝燕及他服高氏誘曰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命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五色備謂之繡云云蓋具飭衣裳句提其綱下詳其目具飭者朝祭燕私之服無不飭正之也衣裳以命服爲重故先舉文繡至于小大若袼之可以運肘長短若毋見膚毋被土其制度當各隨其人以爲量無定數而有定式當必循其故也時將授衣亦以順秋令明肅之義此具飭衣裳句至御案按九月當授衣故先一月具而飭之文繡有恆以下文推之祭服燕服皆然鄭氏說非也祭服固有文繡然周公居豳時曰衮衣繡裳玉藻諸侯裨冕以朝秦風黻衣繡裳其君也哉孟子言舜被袗衣鼓琴則朝燕之服何必無文繡也哉小大陳氏澔謂尊卑未合然亦可兼言長短則殊裳之衣短連裳之衣長長衣中衣與裏衣表衣長短各異亦當兼之量猶分也言各當其分云爾冠帶有常期與冠帶相配冠與衣配裳與帶配飭使合于典故常制非使司服者并造也

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鄭氏元曰于鳥獸充肥之時宜省羣牲也宰大宰祝主祭祀之官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所按所瞻所察所量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神無不饗也孔疏周禮大宰職納亨贊王牲事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王氏肅曰純色曰犧體完曰全孔氏穎達曰物色騂黝之別陽祀騂陰祀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巳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類方氏慤曰全者純而不雜若毀事用尨非全也具者完而無傷若鼷鼠食郊牛角非具也按純色曰犧既卜吉曰牲全膚體無傷具爪角無損物當其用如當牛當羊之物色乃毛色如孔說循遵率之意以季秋將饗上帝故先命大宰巡行而使祝輔之也必與祝共之者神其事以齊潔將之周禮前期三月擇牲而卜每月之朔齊戒沐浴而躬朝之此但于一月之前命宰祝循行而巳此秦制之所以不逮周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元曰此難難陽氣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孔疏季春陰氣右行日在昴畢此月陽氣左行斗建昴畢成氏伯璵曰天子難陽氣諸侯不得難陽氣避天子也陳氏澔曰暑氣退則秋之凉氣通故曰以達秋氣也鄭氏又云是月麻始熟故以犬嘗之按酉月值胃昴畢胃爲天廚主藏五穀天囷天廩天苑天園皆在焉而大陵積尸之氣實在胃度則

此難者攘去積尸之陳氣以達秋穀及一切秋成新登之氣也夫日難陽亦難其陽之不正者耳食麻與犬槪言三秋所宜食此以大嘗麻爲新麻出而嘗新也然則孟秋所食之麻乃陳麻耳麻必配犬義見前

麻 即火麻也雄者爲枲無實雌者爲苴犬科如油麻葉依而長一枝七葉或九葉五六月開細黃花成穗隨即結實大如胡荽子其子黑而重北地皆可大如豆晚春種者爲秋麻七月熟其子曰仁極難去殼取帛包置沸湯中浸至冷出垂井中一夜勿分著水次日日中曝乾就新瓦上挼去殼簸揚取仁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鄭氏元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地隋曰竇方曰窖高氏誘曰穿窌以盛穀也仲秋大納穀故修囷倉圓曰囷方曰倉朱氏申曰城郭崇土爲之故曰築都邑畫地爲之故曰建吳氏澄曰城郭都邑居民竇窖囷倉藏物徐氏師曾謂築建作于上者穿修作于下者按

日可以云者非必每年皆有城郭可築都邑可建也若其有築有建于此月可也云爾曰穿曰修其功則簡矣穿自無而有修有故可仍此爲下趨民收斂地但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仲秋而即用民力則秦制之用民也亦太早矣

城郭 管子曰內之爲城外之爲郭吳越春秋曰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衛民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伯五子男三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玉海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七十里之郭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二里之郊一里之城則郭當周知近郊之數是百里之國十里郭七十里之國四里半郭五十里之國一里半郭天子之郭五十里矣

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元曰始爲禦冬之備也高氏誘曰有司于周禮爲場人吳氏澄曰言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蓄之以備禦冬也陳氏澔曰孟秋已命收斂矣此又趨之以時不可緩故也菜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多積聚則凡可以爲歲備者無不貯儲也按此承上築建穿修之既備乃趨之收斂以入于都也菜呂覽作采任氏啓運謂蓄藏采取也下而高曰積散而合曰聚務多以禦冬且儲以資春耕備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氏元曰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以水竭非也云云高氏誘曰是月秋分晝夜漏各五十刻雷始收藏其聲不震孔氏穎達云時氣尚溫蟲猶出入但益戶使小十月寒盛乃盡閉之陳氏澔曰秋冬氣返故涸彭氏云陰氣吸故水涸按是月躔壽星之次後日出卯正初刻入酉正初刻晝夜平分五十刻考授時歷秦王政十年

秋分八月中丁巳中八十四刻若顓頊歷上元乙卯歲庚申未初秋分晝夜漏各五十刻酉爲雷戶雷所入也坏戶者益戶小其穴使寒不易入金令深故殺甚木氣陽日衰丁巳火土皆生于酉土尅水而火相之故水涸也然始涸耳至九月天根見則竟涸矣時訓雷不收聲諸侯淫敗蟄蟲不坏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也

蟄蟲坏戶

朱氏申曰蟄蟲啟戶于雷發聲之時故坏戶于雷收聲之時按曰蟄則鱗蟲全蟄介蟲龜蟹之屬毛蟲熊羆之屬羽蟲燕鷰之屬倮蟲蚓螾之屬坏戶則未蟄蟄之漸也然止蚓螾之屬之土蟲則然餘則未蟄也時雷聲雖已入地故隨陽而入者已少出戶矣然尚在戶穴頭未向下也故自坏之以禦寒時陽氣雖入地猶半在地

上故也餘見上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方氏慤曰鈞三十斤石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之二斗甬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知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也按亦順陽與陰平之義春之同鈞角正之而頒其式此之同鈞平角者考而驗之也

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鄭氏元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高氏誘謂不征其稅也市賤鬻貴曰商旅行旅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是便也上無乏用所求得也方氏慤曰人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貨賄以時而納待時而出出納皆以便民耳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財貨賄之總名財以待用用以作事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為大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正謂是矣朱氏申曰貨謂化之以利賄謂有之以為利彭氏廉夫曰上下兼足皆由關市寬征以總結上文按易關市以來商旅是綱下乃極言其利效耳關譏而不征市法而不廛是易之也曰來曰納申言其利然而皆以為民事便也通有無均多寡各得分願曰便下乃極言其效于關之東西南北見四方之來集于市之聲容土物見遠鄉之皆至不匱是指民財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上無乏用上無乏而下不匱豐凶常變凡百具備施措無不如志矣故曰遂也

易關市來商旅

易無阻難也朱氏申謂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按鄭謂輕稅高謂不征蓋務本少而商旅多則輕征以抑之務本多商旅少則不征寬之總歸于易焉而已又遠國不通聘問者互市于關鄰國常通會盟者交關于市故皆曰易挾財來通貨者曰商結伴來市物者曰旅故兩需來之也

四方來集遠鄉皆至

四方是四方之國其不一國也固然此概言之也集輳而聚也既集矣而又驗其各方中又有此某鄉彼某鄉乃見為遠鄉之皆至也蓋國家之與四方交通也但識其都會之言語服飾耳而鄉野則微異矣四方方集不覺也既而市官驗之廛人察之而後知某方之某鄉人也故四方之集概辨于關遠鄉之至必詳于市也

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周禮司門至掌節三官皆職關者惟司關非凶札則有門關之征自司市至泉府十官皆職市惟廛人泉府掌布焉是數職者縱橫征暴斂亦無當于上之用而安保其無乏耶不知此用不指財用指物用耳凡百貨賄之皆備則上之所用不假外求云爾百事需于百物百物備則百事遂猶謂無施不可無求不得爾已大意則指富強之并吞囊括也如齊之以魚鹽蜃蛤雄東海楚之以金木竹威南服云

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高氏誘曰時天時類事類順其事類不干逆也方氏慤曰數之所運而為時時之所從而為類時方來故欲順之而無違類有守故欲因之而無變也然順之而或苟猶失時也故曰必因之而或妄

猶非類也故曰愼此亦四時所同以當闔戶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按此承毋逆大數而仍申足其義耳凡人事之得失皆與天道相流通一有不愼則過與不及其類似同而因之者實異故不可不愼也

禮記考要卷六終

禮記考要卷七

仁和李式穀海帆輯　南海[illegible]校刊

月令下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元曰季秋者日月會于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孔氏達穎曰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歷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此寒露三十日也房東方陽宿四星直下微曲廣六度月建戌而日在卯卯與戌合也虛北方陽宿二星正直廣九度按房爲天駟乃東方中星宋之分野據授時歷秦王政十年寒露九月節癸酉日零六刻夜半日度及午中黃道赤道皆亢五度距中九十七度昏正中虛三度旦正中柳四度至霜降九月中戊子二十八刻夜半日度亦在氐十度午中黃道赤道皆在氐十一度昏正危四度旦中張三度與此全不合卽以秦所用顓頊歷推其上元八月節日在角初十六分度之一計之九月節乙亥日戌初亦在氐九度又十六分度之八自此至房凡差五度半惟三統歷推九月中日在房五度而昏旦正中又不合且非秦歷上元時也意星度之廣狹與其數之多寡古今不同或不韋作月令時房星適占度多而掩于亢氐之分後此乃縮止六度而還其度于亢氐造歷者遂據後來星度而上推故不合歟自日躔大火之次入卯後日入酉初二刻日出卯正二刻晝四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故昏則虛中且則柳中實則昏危九度中旦當張一度中也

律中無射

鄭氏元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八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漢志云射厭也班氏固曰射終也萬物隨陽以終復隨陰以始無厭射也朱子曰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韋氏昭曰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按于十二宮第七宮無射正爲角第八宮無射正爲羽第九宮無射正爲商第十宮無射正爲徵第十一宮宮乃無射之本宮也以驗氣則無射管入地之數卽無射之氣去地面之數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法黃鍾析爲九分九之卽無射之宮而每一分爲五分四釐一毫七絲五忽五不盡而六以乘之卽三寸二分五釐六毫五絲三忽三三不盡爲無射之徵八以乘之卽四寸三分四釐二毫零四忽四不盡爲

商相乘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卽二寸八分九釐四毫六絲九忽六二九六六二九不盡爲無射之羽相乘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卽三寸八分五釐九毫五絲九忽五零六一七二不盡爲無射之角也王氏樵曰無射五寸七分自南呂降九分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元曰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孔疏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此畱止未去猶賓客之暫畱戮直殺之不以祭也後得者皆殺而不祭言獸禽互文耳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弱故于是月過南雒方氏慤曰萬物皆華于陽獨鞠華于陰故獨言有又獨言其色以華于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豺所祭之獸皆可狩而獲者爾其餘凡可禽而獲者皆戮之陳氏澔云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云云高氏誘以賓雀聯讀謂賓爵爲老爵

御案云鴈非中國之鳥也月令紀鴈爲詳以生於陰而能從陽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詳之十二月北鄉則七月鴈南鄉可知鄉之未啓行也正月鴻鴈歸啓行未至北也八月鴻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三月至其鄉可知而詳于南其所見也畧于北其所不見也爵號嘉賓高氏說不爲無據然不若來賓之義正爵不言化蛤不復爲爵與鷹鳩之相復異也蛤無陰陽牝牡而能生珠一于陰也一于陰者須陽化也祭人者之事豺獺鷹不仁之物也其皆言祭貫仁也獺言祭不言戮春生仁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戮于是始可用也于鷹言戮猶不言禽豺乃明言戮禽于殺不忍遽盡其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大曰獸小曰禽戮言禽終不忍盡其辭焉爾按來賓

猶言過賓也本南至彭蠡非止于此者故曰來賓李氏時珍云南海有黃魚常以六月化爲黃爵十月入海爲魚所謂爵化蛤者蓋此類若家爵則未嘗化也賓爵之解謬矣蛤蚌屬純陰也爵性極淫屬陽至此感陰深而從陰化也鞠窮也花節至戌月而窮而得中美之色且耐久不落得金令之堅貞者也豺之祭獸也方陳之餘盡上時訓鴻鴈不賓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鞠無黃華土不稼穡豺不祭獸爪牙不良

爵 羽毛班褐頷嘴皆黑頭如蒜頭目如擘椒尾長寸許爪距黃白色躍而不步其視瞽瞿其目夜盲也 蛤卽文蛤大小皆有紫斑沈存中筆談云其物一頭大一頭小殼有花斑卽吳人所嗜花蛤是蘇恭謂大者圓三寸小者五六分 鞠同菊一合節花種近百惟一種色正黃葉似茼蒿華榮都黃者爲眞菊也 豺似狗長尾前高後廣色黃褐豺極瘦能引魅百十爲羣善卜雖虎亦畏之以其才也故謂之豺

天子居總章右个

鄭氏元曰，西堂北偏也。按總章之名，雖法虞制，然天子所處必嚮明，必中正，而此右个，兵事尙右，地道尙右，秦自以處西陲，以戰鬭開國，不必于中正嚮明之取法焉。則雖頒政視朔，有取于肅殺之意，義爲右，力爲右，當秋令之深，又甚焉，而于總章之取法，失之遠矣。此所以爲秦制也。

中嚴號令，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元曰，中重也，內謂收斂入之，會猶聚也。高氏誘曰，季秋物成，故務入會，合也。孔氏穎達曰，會猶趣也，言人必皆趣向天地所藏之事，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陳氏澔曰，專務收斂諸物于內，以合天地閉藏之令，宜出則悖時矣。按孟秋既以始收斂者，命百官，仲秋又以收斂趣民，至此又恐有收斂未盡，故重申其號令也。嚴則意在必行也。號令必由百官以布衆，示曰號，專責曰令，貴賤則合上下而共稟之矣。內，納而不出也。大都天地之氣化，惟蓄極者乃能亨通。務內，正其所以爲將來宣出之地故也。若此時而有宣出，則反泄而不葆固矣，當宣出之候，安所貸乎。此王者之政令，故必求與天地之藏合。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鄭氏元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簿也。帝籍所耕于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祗亦敬也。孔氏穎達曰，帝籍供上帝之籍田也。云云。方氏慤曰，仲秋趣民收斂，猶未備也。至于備收，然後五穀可舉其多少之總數，將以制國用也。舉要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會，皆命之冢宰者，以國用制于冢宰，而甸師之耕耨王籍，又隸于天官故也。按農事賅通國言，備收賅百種言，故下文另以五穀撮其要也。帝籍之收，專謂籍田所出。命冢宰者，八則之祭祀，馭神，九式之祭祀之式，皆掌于冢宰，故命之，以重其事也。祗在心，敬在事，飭整齊之，以一其力也。

藏帝籍之收于神倉

周人尙親，雖祀天亦以祖配，故一切祭禮皆賅以祖，曰宗廟之典籍。秦立時祀帝，不聞配祖，而凡祭祀之禮籍統之以帝，曰帝籍，是以天賅祖也。其收則即載於帝籍之田所入也，而專貯于神倉。神固百神之總辭，籍名也，分位有特尊；倉物也，獨潔無二。敬故籍尊以帝，而倉稱以神，然終不同內祭者，然以見秦制之尊而不親也。

帝祀 本紀祠上帝西畤註襄公始列爲諸侯自以居西畤西畤栝地也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亦祭炎帝此秦祭帝之已事也

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元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朱氏申曰，霜降，陰始凝也，以將效功，故休息也。張氏虙曰，將休老勞農，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亦聖人順時之政也。按季秋初節爲寒露，寒勝則露結而爲霜也。百工之休，以待百官之考也。古者凡工皆處官府，至休之後，始得各歸理家事。民力不堪，賅農而言，春夏農皆舍于郊，工皆入官府，至此入室，使得墐戶以避寒也。陳氏澔曰，總至，凝聚而至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鄭氏元曰，將爲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陸氏佃曰，此與孟春習舞相備，蓋春亦習吹，季秋亦習舞，釋菜，上下比義可知，以季冬大合吹故也。

御案云，吹有聲無歌，如南陔六篇，本無辭，而

以笙吹之所謂笙吹也象舞有辭而不歌以管吹之所謂管吹也饗帝不止用吹言吹則歌舞從可知矣按推鄭氏秋冬重吹之意謂時當定靜歌則動氣舞則動容而樂又不可廢故止習吹習吹即所以合律呂驗時令亦即所以按歌舞之節而備饗帝之用也因季冬大合吹之義不重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蔡氏邕曰嘗犧牲使有司展犧牲而告備具也鄭氏元曰大饗徧祭五帝也嘗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羣神禮畢而告焉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犧牲當前期告備于天子方氏慤曰以宗廟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饗如此則大饗可知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于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御案云嘗本秋祭

言四時之祭者或以爲孟月或以爲仲月季月則末之閒此季秋之月而言嘗故蔡鄭二家並舍時祭而爲之說然展牲既不可以嘗名羣神亦不可言嘗祭二家憑臆言之惟吳氏說較爲近似蓋秦不師古又何嘗不可以三秋之末而嘗也云云按此是謂季秋百物皆成故大舉嘗新之禮四時嘗新舉一物也此則凡可薦之新物無不咸在故總曰嘗先帝後祖故先饗後嘗饗屬帝而嘗屬祖未嘗謂嘗羣祖也此秦制也蓋秦制饗帝不以先王配而以嘗祭祭之爾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氏元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此爲歲終云云孔疏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爲水瑞命河爲德水十月爲歲首高氏誘曰百縣畿內之縣也自五家爲鄰積而至五鄙爲縣則二千五百家也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郊祀天廟祀祖取供事而已無多少不如法制也孔氏穎達曰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言與者兼事之辭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稅于民者積貯本國貢職之數是輸納天子按此秦制也或謂秦時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古制非是陳氏澔謂不韋相秦十年已有得天下之勢故損益先王之禮而爲此書欲爲一朝典制也故多有不與古禮合者又曰昭襄王時魏冉封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分封諸侯行王事久矣據是則不韋時之號爲諸侯者更不止如史記所云也朔日亥正固已其輕重視土地如冀上上至雍中下之類輕重視遠近如百里總至五百里米之類其貢

職視土地如兗漆絲青鹽絺之類其貢職視遠近又如何服祭侯服祀之類或謂歲之文從戌從步歷之推步至戌而成故戌月班朔如是又何獨于秦爲然又秦雖建亥而行令仍是寅月起九月班朔者遠地九十日方能遍及故也

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氏元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齊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方氏慤曰上言習下言教我教之故彼習之也馬氏晞孟曰仲月班馬政以馬爲主此班馬政以御爲主按此即倣周禮仲秋治兵仲冬大閱之意而總移之于季秋也但周制則職之司馬而此則天子躬教之則誠急戰鬬尙首功之故佫也前所班馬政養馬之政此所班馬政乃用馬之政

五戎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陳辟道云以殳對矛則殳可攻矛可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絕之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人持其一足矣若盾則夫人有之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鄭氏元曰僕戎僕及馭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稅者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所謂辨旗物之用也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誓衆以軍法也孔氏穎達則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與鄭說異孔氏說與周禮合方氏慤曰僕王車騶主馬載旌旐所以表識也旌旐此止言二舉其畧爾戎車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田車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各有等級

故授之以級也掌次師田張幕故亦有屏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朴夏楚也插之于帶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陳氏澔云天子馬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按此本皇氏侃說不知田獵何取于金玉輅而用種馬齊馬也不若任氏啓運親軍虎賁及左右爲七之合也軍門亦倣天子外屏之制司徒職民故搢朴誓之周禮有司表貉誓民而此司徒者彼司馬教之此則天子躬教之故誓者之位亦尊也不用司馬異于戰也必設屏于軍門外恐褻天子也時列陳皆南面故誓者北面親援聽觀也止言旌旐馬氏晞孟謂以帛爲之者始于常終于旐以羽爲之者始于旞終于旌亦通但旌旐以上有司常職之此二物則七騶主載焉爾載則不必建止載于車而臨時始建之者此班馬政之事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元曰厲飾爲戎服尚威武也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熊氏疏云戎服弁韋服若春夏冠弁服高氏誘曰是月天子尚武容服猛厲周禮司服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主祠掌祀之官祭禽四方報其功也孔氏穎達曰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以社以方方氏慤曰厲其容飾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祭禽報成功于百神且示非專爲一人之養也蓋厲飾是方獵之時必親事而行禮習武之事皆在其中天子獵後諸侯百姓皆以次而獵習與班之政行矣自厲飾是方獵云云至此御案按天子親獵卽倣周制天子親射牲之禮祭禽四方倣周禮祀祊之意但田獵周以冠弁服以禽獸非敵人且無從示武于禽獸也而此必厲飾則甲冑矣習戎既已而甲冑以獵其殺獸仍習殺敵焉而已周禮春祭社夏享礿秋祭祊冬享烝而此獨祭四方而餘不載周以農

事尊親開國故事社及礿烝秦專志四方故親獵而重四方好武尚功之霸習也與先王之禮意異矣

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元曰稻始熟也高氏誘曰稻始升故嘗之云云按蔡邕月令章句云十月獲稻人君嘗其先熟者故在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但其時賦稅未輸也所先嘗者亦出于籍田者耳犬屬艮在洛書七宮屬火戌又庫火故犬爲火庫之畜稻生下地水穀也戌乃屬戊土故食時之所勝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元曰孟冬者日月會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孔氏穎達曰冬中也或曰終也三統歷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旦軫五度中元嘉

歷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十月爲陽月月建亥而日在寅亥與寅合也此自立冬後云云至御案按尾爲後宮之場燕之分野據授時歷秦王政十年立冬十月節癸卯日五十刻夜半日度午中黃道赤道皆在心四度距中九十度昏中室初度旦中翼四度直至小雪十月中戊午日七十一刻夜半日度在尾十三度午中黃道尾十四度赤道亦尾十三度距中八十七度昏正中室十三度旦正中軫四度而以秦所用顓頊歷推其上元之九月節日在氐九度又十六分度之八計之十月節乙巳日戌正立冬日在尾十四度又十六分度之五而昏旦又不符亦古今星度廣狹之異也立冬日躔析木之次入寅日入酉初一刻日出卯正三刻晝四十四刻夜五十六刻故危中則旦七星中實則昏中室十六度旦中翼二十度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元曰壬之言任癸之言揆日之行東北行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妊于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爲日名焉陳氏祥道曰壬數六癸數五同于水爲智其帝鄭氏謂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元冥少皞之子脩及熙張氏虙謂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而司冬顓之言專陰盛則靜而專頊之言正也云云彭氏廉夫曰水北方元深而冥昧故取爲神之名主冬而位北顓頊天水德之帝元冥天水氣之神高陽與脩熙則人帝人官之配于此者也顓頊水德之帝云云御案其蟲介者戴氏德謂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吳氏澄曰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有龜之象故凡物之甲者皆屬水羽則鄭謂三分商者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音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之二十姑洗長七寸一分強三分之爲二寸七分強者三去其一得此數周語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班氏固曰萬物應陽而動下藏聚也韋氏昭云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朱子云凡聽羽如鳴烏在樹太史公云羽動腎而和正智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又曰應鍾律長四寸八分六釐數六者鄭謂水生數一成數六言六亦舉成數也鹹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馬氏晞孟曰水潤下作鹹故味鹹物以生化則其氣爲朽祀行鄭謂冬行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行在廟西爲軷壤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按壬大也癸歸也陽水大于上陰水歸于下也是月壬十八日甲五日戊七日而曰壬癸者水司令北方元武龜爲長介蟲局焉小雪十二月中應鍾始入律水作鹹能軟堅堅軟則腐爛而氣成朽凡草木之類遇火則焦遇水則朽猶禽獸之類木氣養而羶金器殺而腥也集說惡穢之說非是行揚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蓋井水竈火皆功在養人夏火冬水亦于義爲合若行道之神出祖祭之常時不當列于五祀揚雄等至此御案蓋古之行自遂上之徑至川上之路皆以水言井不賅行言行則賅井任氏啟運謂設主井陘汲人爲尸主北面尸東面餘如祀行或近是先腎者明秦自以水德王故不用所勝而但以水物爲助也又春脾夏肺秋肝而中央不先腎冬不先心者五行水最卑五藏心最貴心

爲君主之官最尊不可屈故以居中之位配之而最卑者亦不敢以于尊故但自食其所藏也

律中應鍾

應鍾于十二宮第二宮應鍾正爲角第三宮應鍾正爲羽第四宮應鍾正爲商第五宮應鍾正爲徵第六宮宮乃應鍾之本宮也其驗氣之管四寸六分六釐入地即應鍾之氣去地面之數九分之爲應鍾之宮每分爲五分一釐七毫七絲七忽七不盡以六乘之爲三寸一分零六毫六絲六忽六不盡者應鍾之徵以八乘之爲四寸一分四釐二毫二絲二忽二零者應鍾之商以五分又三分分之一以乘之得二寸七分六釐一毫四絲八忽一四八一四八零者應鍾之羽七分又九分分之一以乘之得三寸六分八釐一毫九絲七忽五三零八六四一九六零者應鍾之角此應鍾之管

驗氣之數也又王氏樵云應鍾長四寸六分六釐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鄭氏元曰大水淮也大蛤曰蜃高氏誘曰傳曰雉入淮爲蜃虹陰陽之交氣是月陰壯故不見方氏慤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氣閉而陽不能熙也孟冬重陰之始故冰凍皆于是始焉馬氏睎孟曰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並遷焉故化虹以陰于陽則見此時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朱氏申云陰陽極乎幾故虹不見也按時則乾卦氣在亥乾爲寒而性剛故水得而成冰地土也戌月雖寒尚有火庫其中至此則水氣乘之故從冰而凍非土凍仍土中之水氣凍也蜃介屬爲的陳氏澔謂爲蛟屬者非也彼雉與蛇交而生始爲蜈者乃蛟耳其類有蜃者似蛇而大有角如龍紅鬣自腰以下鱗盡逆食燕子所謂噓氣爲樓臺者也誠雉種然必其卵積久入地得地下陽氣及水化始爲蜃耳否則仍雉也但以鷹化鳩老鵰化玳雀化蛤伏翼化蝠者推之則羽物飛者之化介物乃其常也此蜃即車螯耳非吐氣爲樓臺之鮫屬也虹既爲天地淫氣時天地不交何虹之有故若藏而不見者然時訓云水不始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妒雉不入水國多淫婦虹見不藏婦不專一

雉形大如雉而長尾斑色繡翼雄者文采尾長雌者文闇而尾短好鬥不再交餘見前蜃車螯如蛤而大其殼璀璨如玉斑點如花臨海水土記云雉至…蜃而角不正昔日移虹…蓑若門姑勞其形小者曰羊路古人皆云雉所化也文子云二烝節成虹宋書符瑞志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焦氏易林井諸有悔渴寬爲怪又曰蓋虹之野賢君所在

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

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鄭氏元曰死事謂以國事死者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恤之大功加賞高氏誘曰迎于北六里之郊水氣用事其先人有死王事以安社稷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恤之陳氏澔曰不言諸侯與夏同按不言諸侯天子不與諸侯同北面嫌相近也公卿大夫無人君名分故無嫌盛德閉藏之德也冬令藏死者藏也故感于死事者而賞之冬氣寒薄故門祚寒薄之孤寡則恤之賞與恤分二義蓋死事之子孫不孤寡者則賞之其孤寡者則恤之恤視賞其惠又有加也賞與恤分二義至此皆御案其實孤寡在死事之外者亦概當恤

天子始裘

鄭氏元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矣高氏誘曰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服之張氏虙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

目衰季秋獻功衷至此天子始服之以順時爲重也按其意謂時縱早寒必于此時始可服以順節氣蓋先時而獻者臣子愛上之誠不先時而服者天子一體上下之義大端則奉若天時也蔡氏邕曰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不大裘明矣云云餘意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高氏誘曰天地閉冰霜栗烈以成冬也孔氏穎達曰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俱謝天體在上六陽歸于虛無故曰上騰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曰下降張氏虙曰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時天下皆知之而不必詔告也天地不交否故冬言閉塞天下雖知之而或有不謹則無以爲藏即無以爲發故特命有司云云也按此將由閉藏之令故先之以此惟上騰也故冬日上天惟下降也故煖氣在下騰降閉塞皆指生生之氣言閉者天氣閉而不降塞者地氣塞而不騰也時訓云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則君臣相疾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命百官謹蓋藏

鄭氏元曰蓋藏謂府庫倉囷有藏物方氏愨曰閉塞之時蓋藏之事不可慢也故命百官謹之陳氏澔云此申嚴仲秋積聚之令也按蓋者物在下藏者物在內鄭云云焉有府庫倉囷平時無蓋至此而始使謹蓋者蓋則所納之總與其銍與秸非倉囷之米粟及委人所掌之薪芻疏材木材非府庫之財賄也府庫倉囷皆其藏焉者耳前此非不蓋與藏特命使謹耳已蓋恐風霜冰雪之蝕剝也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愼管籥

鄭氏元曰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孔氏穎曰城郭當須牢固故言坏門閭備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陳氏澔曰鍵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也按自城而外至郭自門而下至閭門是城郭之門閭是城郭內之里門二十五家共出入之處蓋野鄙爲里鄉遂爲閭時方收斂故以城郭內者言以時民皆休于都故也鍵閉又從門言蓋所以健門之閉者鍵今謂之鎖簧閉今謂之鎖筒也管藏匙之室而籥乃匙之名也此又從鍵閉而言者也又何氏季子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將闔門以內孔中者朱氏申云鍵門循今門鐶此二說雖與前解異似亦的確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

鄭氏元曰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蹊徑禽獸之道也孔氏穎達曰封疆理當

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蹊徑細小狹路故須塞按每國分界處起高土爲限曰封沿封平土分畫之地爲疆任氏啓運所云封疆我所有宜固以有之邊竟鄰所接當備以防之也在我爲要拒外爲塞完防之密也關梁大道謹之察異言異服之人蹊徑小路塞之杜姦宄窺伺之漸上言愼之于內此言愼之于外也蓋交中國之地曰封疆介夷狄之地曰邊竟要乃衝繁塞乃野曠關指陸梁指水蹊指山路徑指平地亦順時也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

鄭氏所謂溝樹溝即界樹即樹于封土之上在內沿封一帶即疆固乃堅築封而嚴守疆之謂要地往來雜防有損壞塞地控馭懈恐有缺畧故需周匝曰完邊竟敵情獷惡去來無常非豫嚴守禦

不可故曰備也餘見上
物勸工名以考其誠
鄭氏元曰勸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孔
氏達穎云以考其信與否黃氏震曰誠即功致者也按工之爲物無
不居于功致者恐名是而實不副外飾而中不然耳故必于其誠
也而考之過則流于淫巧不及則習于苦窳考誠但考于其物不
必于其名但時則百工已休雖考得其誠否而莫知出于誰氏也
而上下其傭廩夫是以必勸工名耳勸不止刻也金鐵即鑄之玉
石即鐫之陶瓦即笵之皮革即書之皆曰勸也一人所成勸其本
名衆人所成勸其主名勸名制物時事此時但據所勸之名以考
之耳其考工師先之質于工正而司空爲定其等次焉其大槪也
大飲烝
鄭氏元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
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亡烝謂有牲體爲俎也引豳風躋公
堂稱兕觥爲頌大飲之証孔氏達穎曰國語王公立飫有房烝此既
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也陳氏澔曰因烝祭云云萬氏斯大
謂天子養國老庶老鄉國則遍行鄉飲酒之禮也按如陳說則先
飲而後烝雖秦制原未必合先王之典然與本文不合當以鄭孔
萬說爲得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勞農以休息之
鄭氏元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
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
言大割或言臘互文也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

也孔氏達穎曰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若等之社總謂之蜡若細
分之則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臘先祖五祀謂之
息民其衣黃衣黃冠天子諸侯大飲在蜡祭前黨正屬民飲酒在
蜡祭後熊氏謂大飲當在蜡祭後非也云云方氏慤曰天宗尊而
不親存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故致味以祭之
故曰大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故曰臘臘在丑月而此行之亥月
者或異代禮與休大息小休久息暫合而言之者也按此節申明
上節之禮謂天子所以大飲者因祈來年云云而遂以大飲云也
書先言上帝後言六宗此合天言而不言六高氏誘謂即六宗非
也如陽宗陰宗幽宗凡可宗尊之在天者耳秦改十月爲正月矣
而曰來年者年指收穫謂此歲將來之收穫非謂來歲也公社指
王社侯社以其在公言公社別于大社國社及成羣所立之爲民
社私社也門國門閭里門別于家門之屬五祀者然非蜡也蜡有
八專農事此雖祈年乃于天宗而八者不與餘更不及田功也蓋
因周禮冬狩享烝之禮而推其衆進之義而上及天宗下及門閭
而易名于臘耳臘獵省從肉義可知矣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
祭宜在新故交接也又道書十月十二爲民歲臘當因此附會臘
五祀乃總祀之不各于其所也勞農所謂一日之澤是則蜡之遺
意耳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鄭氏元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高氏誘曰祈求
也宗尊也孔氏達穎曰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分之則天宗公社
門閭謂之蜡其祭皮弁素服云云方氏慤曰天宗尊而不親在致
義以求之故曰祈高氏誘謂即虞書六宗不知虞書先言類上帝

次言禋六宗則六宗內不應有天且此記言天宗而不言六非六宗審矣(漢書云云至此師緐文)按天宗蔡氏謂陽宗日陰宗月星宗北辰是也農事方畢卽祈來年者年與歲義異也年謂收穫有收謂之有年秦月矣而仍稱來年者雖用亥正論歲則已入今歲論收穫則現屆新登故以將來之收為來年也不祈于改歲之前者必待農功之畢也祈年必于天宗若子產所謂雪霜風露之不時于是乎禜之是祈日月星辰者祈雪霜風露之時也日月星辰之所以為天宗者猶祖至尊禱祀及宗而止之義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高氏(誘)曰習肄之也角猶試也方氏(愨)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角相抵而已按鄭氏以仲冬將大閱言之非是以仲冬不著大閱禮也周家以農事開國故重農而詳于大蜡若大閱但于狩田習之秦乃尚首功之國故并蜡于大割而另講武于田獵之後也講武者究論其行陳旗鼓進退諸法帥之事也射主將事御車左事角力專尚勇力以備車右之材如後世之加試技勇也角較也對比之謂

射(有五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御亦曰馭亦有五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鄭氏(元)曰仲冬者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孔氏(穎達)曰三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旦亢七度中元嘉歷大雪日在箕十度昏室九度中(原本作氐)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旦角七度中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十一月於周為正月斗北方木宿

六星形如北斗故亦謂之斗廣二十五度月建子而日在丑子與丑合也東壁西方水宿二星廣七度軫南方水宿四星似張廣十七度此(大雪後三十日也御案)按斗主杞注吳越之分野壁主圖書軫主任載據授時歷秦王政十年大雪十一月節癸酉日九十三刻夜半日在斗一度午中黃道斗二度赤道斗初度距中八十五度昏正中壁初度旦正中軫十一度而以秦所用顓頊歷推其上元則十月在尾十四度又十六分度之十五計之仲冬大雪乙亥日午正日在斗十六度十六分度之二日躔星紀入丑後日入酉正四刻日出辰初一刻則昏壁中旦軫中矣實則昏奎三度中旦角十度中也

律中黃鍾

班氏(固)曰鍾動也陽氣聚黃泉之下鄭氏(元)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高氏(誘)曰鍾聚也陽氣聚于下陰氣盛于上萬物孳萌聚于黃泉之下也朱子曰正黃鍾九寸變黃鍾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韋氏(昭)曰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林鍾坤初六陰之變也坤之始也故長六寸九六為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按黃鍾于十二宮第一卽黃鍾為宮至第九宮黃鍾清為角第十宮黃鍾清為羽第十一宮黃鍾清為商第十二宮黃鍾清為徵餘不為調其于驗氣之管長九分之九寸入地則黃鍾之氣去地面九寸矣其九分之為九分之寸九則宮音也其當八寸為黃鍾之商七寸九分寸之一者為黃鍾之角其當六寸者為黃鍾之徵其當五寸又三分寸之一者為羽此黃鍾本律驗氣之數也冬至一陽生黃鍾始應鄭謂仲冬氣至黃鍾律應者非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鄭氏元曰鶡旦求陽之鳥交猶合也高氏誘曰始坼凍裂也鶡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方氏慤曰鶡鳴夜鳴求陽之鳥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得所求也虎陰物而交亦感陽生也張氏虙曰陰氣盛于地上故冰益壯暖氣生于地下故凍者坼按冰壯者冰盛而中央突起也坼者地中之滋潤皆冰而裂則土亦隨之而裂鶡鳴即號寒蟲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鶡旦冬時毛羽盡落倮體晝夜鳴叫故曰號寒時一陽已生中寒漸緩故不鳴也虎善怒好殺純陰之物得一陽之生氣而始一交也時訓鶡鳥鳴勞臣不息虎不始交是謂陰慝鶡鳥即鶡鳴

鶡鳴[illegible]也其多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小雞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關以東謂之城旦亦曰倒懸虎[illegible]寅狀如貓而巨口大如牛黃質黑章鋸牙鉤爪鬚健而尖舌大如掌有倒刺[illegible]鼻圓耳無頸題前短後高夜視一目放光一目視物聲吼如雷立秋始嘯仲冬始交或云月暈時乃交又云虎不再交孕七月而生

禮記裒要卷七月令下　三二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鄭氏元曰酒熟曰酋大酋酒官之長于周爲酒人齊謂成熟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生熟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高氏誘曰大酋于周禮爲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六物秫稻麴蘖水火也孔氏穎達謂秫稻一麴蘖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陳氏澔曰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制造及時湛漬而滌之也熾烝炊也潔無所汙香無穢惡良無罅漏必得得生熟之宜差貸不中式法也按大酋酒正爲合曰兼用六物與授酒材之文合毋差貸于式法之義合曰正及六必字與監之之責合孔疏謂酒正不親監督于官名正之義何屬也秫說文稷之粘者然黍之全粘者曰秫稻粱之粘者亦曰秫此稻既別出則秫自指黍稷粱矣火齊猶言火候早則膩遲則酸故期必得也差失之小忒違之大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氏元云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高氏誘曰以皆有功于人故祈祀之董氏讓師曰四海水所聚大川名源江源岷山河源崑崙淮源桐柏濟源沇水淵澤水所鍾井泉人所汲仲冬水歸于澤而復其本故祀之按四海水所歸大川水所經名源水所出水所涵曰淵止水之所回漩也水所聚曰澤流水之所會集也井出于土人爲之泉出于山天生之夫曰祈祀是祈來年之無旱澇而祀者也雖曰爲民祈祀亦秦自以爲水德王故特重之

禮記裒要卷七月令下　三三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

鄭氏元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孔疏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中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方氏慤曰於農隙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導云云按古者山澤列而不稅本聽民之自取但他時則人各有本業故不許逐末于野取耳至此歲晚務閒故不但聽之且教導之其曰蔬食則野生而非種者曰禽獸亦野生而非畜者也不任其取則地利不盡不教導之恐陷于險而困于難也

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鄭氏元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高氏誘曰蕩諸蟄伏者皆動搖也方氏慤曰諸生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

德在水而陽作之生氣欲發故蕩王氏炎曰陰方極盛一陽來復陰欲拒之是以爭云云按冬至日出辰初一刻日入申正四刻晝不過四十刻夜至六十刻去其日出前與日入後之起晝漏時計之彭氏兼夫所云夜漏六十五刻晝漏三十五刻也短極矣司天之氣至此將易而日去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南極之南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短于是而至也在顓頊歷天乙元始乙卯歲冬至庚寅之卯初陰陽爭者陰雖將退而正盛陽雖甚微而將進故兩不相下而曰爭蕩者陽方與陰爭則動搖而冥氣于陽者不能不隨之而動搖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鄭氏元曰芸香草也云云陳氏澔約諸說云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水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云云一年中惟子午月再記其候者詳于陰陽之萌也考芸一曰即山礬名七里香沈括筆談云葉如豌豆作小叢嗅之極芬芳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汙辟蠹殊驗李氏時珍云木本大者高丈許葉似梔子葉生不對節光澤堅強畧有齒云云按沈說爲近或山礬偶同名七里香耳芸從草當是草本荔荔實即蘭也許慎云一名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高氏誘所謂荔挺然而出非連挺爲名是也結者自蟠而結或化百合人爲盤結而埋之有化金燈草者否則待啓蟄而出矣麋澤獸也喜游澤善迷陰獸也故感微陽而角解

高廟改作麈角解考沈存中筆談云北狄有駝鹿極大而色蒼黃無班角大而有文堅瑩如玉名苑云鹿之大者名曰麈羣鹿隨之視其尾爲準其尾能辟塵拂氊則不蠹按此鹿而馬尾者是也前儒或未識耳以其大于鹿也悞以爲麋水泉動者陽氣動于黃泉

故黃泉之冰先釋曰泉指土中之潛脈也時訓荔不挺出卿士專權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革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芸李時珍云木本凌冬不凋正月開花繁白如雪六出黃蕊甚芬芳結子大如椒生青熟則黃但曰木本不可云仲秋始生況開花結實皆不于仲冬何云芸始生乎沈說草本故取沈說荔葉似韮而長厚三月開紫碧花五月結實作角如麻子大而赤色根細長過黃色亦名馬薤麋如鹿而青黃色大如小牛肉蹄目下有二竅爲夜目尾同鹿麈則全是鹿而馬尾回人呼爲四不相

麋角解

熊氏云鹿是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蓋鹿情淫而遊山角解從陽退也麋情淫而遊澤角解從陰退也時有早晚故夏小正十一月十二月俱隕麋角按李氏時珍曰麋鹿屬也似鹿而色青黑大如小牛肉蹄目下有二竅爲夜目博物志云南方麋千百爲羣食澤草踐處成泥名曰麋畯其解角于冬至後者陽方長陰功成而退也又乾隆中奉

高宗諭旨改爲麈解是誠目驗而知其然考麈埤雅云似鹿而大其尾辟塵名苑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麈尾所轉而往蓋視鹿而大其尾長如馬麃一角此仍兩角西北多有今撻拉巴哈臺至千百爲羣土人呼爲四不像者是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元曰此其堅成之極時高氏誘曰竹木調韌又斧斤入山林之時也方氏愨曰萬物之材陰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于此故伐取之木大故言伐竹小故言取按一陽既動當去其故以待新生故宜此時此之所伐即周禮所謂仲冬斬陽木者也箭張氏虙謂又竹之小者非是蓋竹中另一種勁者名矛竹其細者中實而中箭幹名箭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鄭氏元曰季冬者日月會于元枵而斗建丑之辰也孔氏穎達曰三統歷小寒日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旦星五度中元嘉歷小寒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旦氐十三度中此謂小寒後三十日也十二月丑于商爲三月月建丑而日在子丑與子合也婁西方金宿三星直而不勾廣十一度氐東方土宿四星似斗而側廣十六度此自小寒後三十日言御案文按女主嫁娶高氏誘以爲越分野諸齊賓則齊之分野也婁爲聚眾氐邸也人所托宿撰授時歷秦王政十年歲前十二月節小寒己亥日一十三刻夜半日度及午中黃道女四度赤道女五度距中八十五度昏正中胃一度旦正中氐十度以秦所用顓頊歷之上元則十一月

節日在斗十六度又十六分度之二十二月小寒節由辰日亥正日應在虛初十六分度之九去婺女差十六分度之九昏正中昴四度旦正中心三度自日躔元枵之次入子日入酉初二刻日卯卯正四刻晝四十三刻夜五十七刻昏婁中則氐中矣實則昏胃八度中旦房初度中也

律中大呂

班氏固曰呂拒也陽始欲出陰旅拘拒難之也鄭氏元曰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也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孔疏漢志云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助物也韋氏昭曰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云云朱子曰大呂管長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按十二宮第四宮大呂清爲角第五宮大呂清爲羽第六宮大呂清爲商第七宮大呂清爲徵第八宮宮大呂正之本宮也餘皆不爲調據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亦法黃鍾析爲九分爲宮每分九分三釐零六絲六忽之六六不盡算以六相乘當五寸五分八釐二毫九絲九忽九零爲徵以八相乘當七寸四分四釐五毫三絲三忽三零爲商以五分又三分寸之一者相乘當四寸九分六釐三毫五絲五忽五零爲羽以七分又九分分之一者相乘當四寸四分八釐四毫七絲四忽零七之七不盡爲角此大呂管入地驗氣之數也餘倣前王氏桂齋曰大呂長四寸五分由黃鍾益六分陽尚微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高氏誘曰鴈在彭蠡之澤是月北鄉將歸至北漠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故始巢云云孔氏穎達曰易說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視

此爲遲詩緯推度災復之日鵲始巢視此爲早易卦通驗小寒虎始交立春雉雊雞乳亦視此爲遲皆以氣有早晚不同故也彭氏康夫曰鴈隨陽之鳥冬至日已南至故反而向北夏至日已北至故運而向南鵲營巢門知避方此時冬將告終春將更始又識時而知營構任氏啓運云北言鄉言其居也南不言鄉非其居也按鵲知時此月始巢者以開戶背太歲向太乙知來歲風多巢必卑將改歲故改巢也中有隱巢木如梁合鸛鳥不見淮南子曰鵲矢中蝟則反而受豕火勝金也則鵲屬火矣丁火墓在丑故感而爲巢雉鳴曲頸故曰雊爲求雌也雞木畜也甲木冠帶于丑壬于寅故至此而乳乳伏卵出而哺雛也時訓鴈不北鄉民不懷土鵲不始巢國不寧國雉不始雊國多大水雞不乳淫女亂男

鵲大如鴉長尾尖觜黑爪綠背白腹尾翮黑白閒雜巢則晴名曰乾鵲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鄭氏元曰此難陰氣也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月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孔疏謂虛北有司命司祿司危司中各二星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墓東南有墳墓四星高氏誘曰大難盡逐陰氣爲陽導也旁磔犬羊于四方出土牛送土牛于東門外孔氏穎達曰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此則下及庶人故曰大難云云其時月建丑土能尅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春氣陳氏澔云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按土牛所以兆耕立春時作之高氏謂今立春節出勸耕云云張氏虙謂後世惟存立春之制云云其形色皆法是年支干主一歲耕事逐年改作以革故鼎新此曰出土牛即是年初迎

春時所作至此歲畢乃出之畢本年之冬氣也此乃送本年土牛後立春日乃立來年土牛也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于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於立春日立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其遺制已但季冬所立六頭土牛非新立也即所送出者以立于此耳鄭氏謂此時特作以送之者妄也若曰月建丑屬牛則十一月正月何不聞作水鼠木虎送之乎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鄭氏元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云云陳氏澔曰獵而親殺爲奉祭也漁而親往爲奉先也蓋夏不漁魚方別孕也秋不漁魚未成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乃魚之埋藏于土泥中者故以措得之而名貍物非漁也孟冬獺祭魚虞人入澤梁乃聽民取之而君猶不取至此魚最美將薦寢廟然後命漁師取魚天子親往順陽氣之始升且重祭事也季春薦鮪爲繼事矣故不言始然季春言乘舟此不乘舟者冰方盛舟或未可乘也夏不漁至此皆御案文按孟冬不漁先民後己也惟君用鮮眾給而已前此庶民之取不過笱釣而已天子乃得使水虞講罟罶故川禽名魚非以寢廟之故天子親往無取者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鄭氏元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高氏誘曰複凍重累也呂氏春秋本作復或作復故也入入淩室也張氏虙曰盛無處不冰也腹堅言其堅達于冰之腹也方氏慤云堅達于內非特形于水面而已又曰冰以陽熙以陰凝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爲愆陽爲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爲備者亦以達陽氣也按流水不易冰即冰亦腹不易堅惟止水則易冰

而冰亦腹易堅也至冰之澤流水也而且冰且腹堅則冰甚矣其藏之也可久故取在此時冰室秋時已刷至此但祭司而藏之可矣左山人取縣人傳輿人納隸人藏蓋其典也時訓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復

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鄭氏元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既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高氏誘曰出出之于窌簡擇之也計會也耦合也方氏慤曰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按五種黍稷麻麥菽出之者檢其宜否之多寡田器管子所謂一農之事必有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是也古耕必耦周禮有里宰合耦于鋤之禮鋤即表畷之處秦廢井田無復合耦于官者但命農夫自計之而已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馬氏（晞孟）曰匏竹利制陰物也自季秋合吹至此大合而罷焉則陽事始故也陸氏（佃）曰于此言罷著季春大合樂未罷也按鄭氏謂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大寢以綴恩也云云疏謂用禮樂于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以一年停頓故云罷非是蓋春夏法陽動樂兼歌舞秋冬法陰靜故止用吹以樂爲大事不可無以終之也考王居明堂禮誠有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之事不知飲三族之禮秦人已行于孟冬之大飲此則止合吹而已如其合族之禮何不明記而但稱曰合樂乎族食既無停頓一年之說亦無合吹會食之文不知鄭孔何意附合也餘見前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元）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高氏（誘）曰薪燎聚薪與柴置璧與牲于牲上而燎之升其烟氣（璧不燎辨見前）董氏（師讓）曰周官有燔柴槱燎之禮故收以待用陳氏（澔）曰秩常也謂有常數也按祭必設燎燭古人燎燭皆束薪灌油而作之又禮天神皆用槱燎以升故名禋祀然則薪燎有燭與燔兩者之用燭取直材燔取香木與炊爨之薪柴異即郊廟百祀炊爨之薪柴亦必于潔非猶夫常用之薪柴也故特命四監以秩收之豫備來歲之用也四監見前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鄭氏（元）曰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高氏（誘）曰次宿也日月相合爲紀夏數得天故于是言幾終將更始于正月也孔氏（穎達）曰去年季冬日次元枵每月移次此月窮盡還次元枵去年季冬月與日會元枵每月一辰此月窮盡復

會于元枵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過一度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一年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之正終故曰幾終然此月終歲且更始也陸氏（佃）曰次言象紀言歷變窮言回回無窮按數日月星之度數也歲太歲歲星也太歲陰左行于地從娵訾歲星陽右行于天從析木而爲寅時當孟春由是左行者自降婁而往右行者自大火而旋至來年孟春又相交而過而皆起于寅也夏名歲而寅正以此又按日躔之次月會之紀皆有定故周曰窮星則惟金水附日歲一周天而且或先或後之無定而他則火八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不定十二月而周故曰回而不曰窮回乃旋轉之謂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元）曰言專一汝農民之心令豫有志于耕稼之事不可徭役使志散失也孔氏（穎達）謂在上之人當專一女農民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制禮者總爲戒約之詞按專民事專民心義本互足無徭役無造作事亦兼備專壹之之謂壹農民之心力而無所使以分之所以養精蓄銳于來年之耕作云也不曰無而曰毋者禁止夫居民上者之辭故曰而農民而汝也使各務安其所屬非命民之辭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元）曰飭國典和六典之法馬氏（晞孟）曰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授民事至正月始和布焉所謂待來歲之宜也吳氏（澄）曰國典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云云朱氏（申）云國典有常飭之以應將

來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待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按曰共飭者上下交正之謂以歲終既考歲成之後爲利爲弊所得所失皆悉之矣故將來年所行之國典時令重飭論之以求其宜也得失在上下與論之而待上之飭正利弊在下上與飭之而聽下之論列故曰共也國典大而常爲經時令小而權爲緯宜者適于情而利于事之謂吳氏以待來歲之宜尋承論時令句未合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元曰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諸侯高氏誘謂異姓者孔氏穎達曰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共事天地異姓同姓俱祭也陸氏佃曰諸侯必太宰賦之而言太史相備也云云方氏愨曰以神道言之曰犧牲云云按太宰職而

言太史者典灋則皆掌于太史而正歲年頒告朔又皆太史之職故上贊大宰凡所謂馭神之統祭祀之式與所謂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者皆由太史之詔贊與賦之之時月皆由太史頒之故論權則統在太宰論事則行自太史故也凡邦國官府都鄙之治皆太史逆之故命之次其列焉饗皇天上帝及社稷之犧牲必賦之諸侯者公其報本反始之心于天下也天子固天地之宗子故自主祭然不敢壅支庶之敬孝而不得上達也故使得各盡其心力焉列謂尊卑之等次謂先後厚薄之差也犧牲即所謂犧賦也此社乃大社祭地也稷則上下所同祀若餘五帝及雩旅與王社等犧牲則不賦之諸侯矣孔說合同異姓爲是高說非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元曰芻豢猶犧牲此所與同姓共之者也方氏愨曰以神道言曰犧牲以人道言曰芻豢按非也天子寢廟之祭牲必親射如何亦賦之同姓之邦也天子亦公其報本反始之心于同姓之邦而犧牲不賦之同姓之邦者不敢同寢廟于天地故也但使共芻豢爾已芻豢乃犧牲之養是草穀之資也諸侯者不章用事時列國未滅廢封建之議未出故作月令時猶冀封建之復行也故定此制云柳時天下未郡縣諸公子公孫之封邑猶稱邦也與惟宗廟備六牲故芻與豢皆具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元曰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民之多少賦之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之者也孔氏穎達曰不言省文也宰小宰也按三代之時每夫百畝以至通成終同其數不待計

也秦廢井田開阡陌不但卿大夫采邑土田有不一之數即庶民之田賣買聽之則亦不一其數矣故必歷而始得之也古者什一之外無他取而以邦都之賦待祭祀即王制出自漢儒尚曰祭用數之仂豈曾悉于民土田之數而另賦其犧牲者與此秦制之所以爲秦制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元曰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高氏誘曰咸皆獻致也黃氏震曰謂民皆得盡其力然後舉以事神無愧耳如必盡天下之供輸以爲祭不幾于擾也哉蓋聖人之祭凡以爲民故于季夏曰爲民祈福于季冬曰民咸獻其力云云勤民即所以事神故聖人之于鬼神也無私祈而鬼神之于聖人也亦

無私福皆聖人之祭至此御案按犧牲皆出于庶民土田之數以是爲咸獻其力也此乃總結上三節之義又三代祭典祭皇天上帝者惟天子一人諸侯卽不得祭矣蓋王者父事天父尊而不親嗣父重者惟嫡長支庶不得而同之所謂支子不祭也今秦制以皇天上帝之尊一等于山川之祀雖庶民亦得獻其力此所以異于聖人之制也

禮記裒要卷七終

禮記裒要卷八

仁和李式穀海匏輯　　南海葉夢龍姪應陽仝校刊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鄭氏元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于學者四時之教各有所宜馬氏晞孟曰士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其德之成此貴賤之別也劉氏彝云教各以其時則所習之業與陰陽合內足以正國子之性情外足以養國子之形氣藝順于天性而與時偕行云云按曰凡知無論天子世子諸侯世子其教皆然亦無掌學之政與一藝之司其教之者亦無不皆然矣曰及者虞書止曰教冑子學士者惟恐世子之獨無友也因卽升國子于是而合教之是其學之也皆因世子而推暨之者也故曰故焉時者因時各學使之不偏隨時施學使之不間有與時相宜之理與時相濟之道在也故必于是學古本原作教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鄭氏元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左執籥右秉翟孔疏干盾所以捍難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大武配戚若小舞干舞春時萬物莩甲象干夏氣壯盛枝葉似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羽翟羽秋則體成文章也籥笛也笛聲出于中冬則萬物藏于中也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秋冬凝寒故云安靜之時孔氏穎達曰盧植以爲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謂秋冬羽籥

同教春夏干戈同教義或然也陸氏佃曰周官羽舞籥象文德之小者以爲儀于舞無戚象武事之小者以爲扞而已文舞小曰羽舞大則謂之籥武舞小曰干舞大則謂之萬云云按此學字當作效此蓋是干戈嚴肅以節春夏之生猛濟寬也羽籥發舒用調秋冬之殺寬濟猛也燮和之道則然蓋教者損益其過不及非止順之而已者春夏秋冬各以時則無分歧無旁雜而學乃專一也

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鄭氏元曰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左執籥右秉翟云云孔疏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識秋冬亦教羽籥也陸氏佃曰周官羽舞無籥籥象文德之小者以爲儀文舞小曰羽舞大則謂之籥劉氏敞曰周人立四代之學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辟雍居中其東爲夏后氏之學當學干戈羽籥者在東序葉氏夢得云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又云周兼四代東立序干戈羽籥皆教于此而周之東膠與並立焉云云按陳氏澔謂羽籥爲文故于陰氣凝寂時教之示安靜也以此爲別于春夏教干戈之義不知干戈嚴肅本似宜于秋冬而特用以節春夏發生之過羽籥舒暢似宜于春夏而特用以調斂殺之不及乃寬猛相濟之道也東序先儒謂夏學名周人設以爲州學亦設于東郊而于成均在東方夫教本主于世子而學士則因而及之者長子位乎震固當以在東方爲正長子之位而以下文大樂正學舞云云知教舞之官皆在東序故學舞者皆就東序以學之也如葉氏說似膠序相爲內外膠以養老序以教學合之則總東學耳學讀傚

羽用翟雉小舞或用鷺見陳風及有駜詩皇舞師爲鳳羽多爲翿幢形籥古用葦後世以竹形如篴三孔曰箹六孔曰仲七孔曰產始于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後倍之以應六律又增一孔備七音籥爲衆音之先故執之以節舞者也

習鼓南

鄭氏元曰南南夷之樂陳氏祥道曰南所謂象箾南籥云云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樂之有几夏蓋南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爲節則溫和而明達故曰夏曰南云云程氏迥云詩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象箾南籥杜注云南籥當爲文樂劉氏云當如周南云云任氏啟運云是擊鼓奏二南之詩以爲節小樂正秋教羽籥師冬教籥其節亦然按修齊之道備于二南故每舞以二南爲節所謂以雅以南以樂不僭者也然非以二南之詩也但取其節奏以爲舞之節奏耳蓋南疑本似樂器名應檟春雅之類鼓動作之謂胥鄭本謂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孔疏云頒布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與鼓南之義合任氏啟運以爲小胥非是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

劉氏彝曰春誦教國子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者也夏弦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爲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故宜誦以宣其中和之聲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故宜弦以極其純粹之致皆太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徐氏師曾曰樂于瞽宗樂之祖也陳氏祥道云周兼四代西立庠而殷之瞽宗與並立焉按瞽宗與西庠相爲內外是瞽宗祀先師與東膠之養老對舊說殷學名周設在北郊在成均亦立北方非是乃西之北上耳舞在東序而誦弦在瞽宗大師等皆瞽者爲之瞽宗樂之祖乃羣瞽者之所宗是太師等居瞽宗故于瞽宗就正也且瞽宗在西北是成物之方初學始于東而既學成于西舞但習其事而誦則明其

理弦則得其意故詔之于教成之地云

秋學禮執禮者詔之

方氏慤曰禮者體也體之文成于西馬氏晞孟曰春誦以下小學之法禮由陰作而秋屬物之所斂亦陰葉氏夢得曰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按葉說爲合禮與秋宜以秋居成時禮居成物執禮者詔之明非太師之詔之也夫曰執禮非竟教禮也士至成均禮固無庸教矣其曰學亦習之耳執禮當是大史也大史掌六典三曰禮典故曰大史典禮詔之詔示其經曲之體用與文質之宜稱而已

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馬氏晞孟曰書以道事而冬屬物之所藏亦事按冬合積而不用非所以利動作也故小學秋羽冬籥羽猶舞蹈而籥止于聲大學秋禮冬讀禮周拆而書止于口與冬宜也且冬主中藏當蓄德以順中藏之道書道政事士而讀之正以宏蘊蓄也而時又短惟以夜繼日于讀書爲宜庶民冬至四十五日讀三年而通一經況乎國子此冬讀之明証也典書詔之亦明非大師之詔之也典書于周禮當是外史以其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也詔之詔示其點畫聲音之舛譌以其掌達書名故也

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徐氏師曾曰樂於瞽宗而禮亦在焉禮樂一道也書在上庠書始唐虞也葉氏夢得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順陰也虞殷主陰云云按春誦夏弦一事之淺深也故一其地學禮讀書兩事之分別也故兩其地又禮與樂殊途同歸樂卽禮之一端耳故卽取具于瞽宗而書乃發明義理之大更并禮樂而賅之而非禮樂所得並故特尊異之而貯于上庠也瞽宗商學名劉氏敞謂周以商之校建之于西郊止曰西學至規其制于成均之西而太師在焉因以名曰瞽宗損益先代之禮自商代始故禮在于商學庠制始于虞周乃以爲黨學立于西郊亦曰虞庠至規其制于成均之北以其代之最先也故曰上焉而書尚典謨自虞始堯典亦虞書也故書在于虞學云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鄭氏元曰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小樂正學以三者之威儀也孔氏穎達曰此至論說在東序論教世子及學士之事兼明所教之官所教之地及司成考課之法也合語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鄉射四者固有合語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陳氏祥道曰下經云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及旣歌而語以成之此凡祭豈釋奠與養老豈老更羣老與合語豈德音之致與方氏慤曰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儐于東序適東序與此同義

御案云本篇前後文義則此祭指釋奠于先聖先師及先老也乞言合語皆養老事陳氏得之按陳氏澔謂合語是祭與養老及飲射至旅酬時皆得說先王之法會合義理云云其實合語卽是辨析疑難于司成前之禮不必以合語爲祭與養老乞言之末事也如舊說不過飲酒間之談論而已其禮已統于祭與養老乞言中矣其所謂禮卽進退揖讓周旋之節文于理當遵御案從陳說後所云云以備一解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氏元曰語說合語之說也葉氏夢得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
至于度數則大樂正授之干戚則有俯仰之數合語則有進退之
數乞言則有升降之數馬氏晞孟曰數與儀淺而易見故小樂正詔
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以三者之數皆于先義則深而難知故司
成論說在後欲學者由淺而至于深也而集說則取鄭氏以數爲
篇章之數然禮有儀有數有義儀者進退登升降之儀數則其高
下疾徐之節小樂正既詔告其威儀大樂正又授之以節度於業
習矣然此當然之則皆有所以然之故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可乎故又必加之以論說也鄭以數爲篇章以論說爲考課其
才能之優劣似皆未當孔以授數爲教義理則與論說無異自禮有儀
有數至此皆御纂文按十歲即武舞所執戚明羽與學戈一類當即籥
師所學之舞干戚而文舞之羽籥及誦弦書禮皆可知語說即合

語語而合即有彼此發明之引伸故曰說乞言必于養老畢相禮
者始詔之行乞言禮故曰命乞言數謂條目節次也大樂正爲眾
樂官所取正故數必由其所授而小樂正大小胥籥師師丞等各
司其教以習其事司成體尊但于習其事後與之論說義理而已
論討論說發明之也東爲生養之方且先老在焉故凡教養皆在
是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元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
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
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孔疏奠置于地無飲食酬酢
之事不迎尸者以主于行禮非報功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四時釋奠
之事教書之官冬時于虞庠釋奠于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秋

時於瞽宗釋奠于先代明禮之師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干戈
則小樂正籥師釋奠皇氏侃曰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
有其學而行之按所以釋奠者當教而不忘所自也奠乃親奉所
薦物至位前釋手而奠置之謂蓋教者自致其尊師重道之意亦
使學者動溯源反本開來繼往之思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鄭氏元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孔疏
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下唐言有國故據諸侯也孔氏穎達曰始立學
重故及先聖四時常奠輕惟及先師若天子視學必及先聖也始
立學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董氏鼎曰先聖是作者先師是述者
必用幣加禮也陳氏祥道曰學之釋奠春及秋冬此常時也始立學
及天子視學出征反以訊馘告此非常時也其釋奠有牲幣有合

樂有獻酬曾子問凡告用牲幣及此皆用牲幣之證也釋奠必有
合此合樂之證也聘禮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此有獻酬之證也
按劉氏彝以虞庠舜爲先聖夏以禹商以湯周以文王即取當時
左右之聖爲先師非也大司成云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是師也
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即先師矣瞽宗然而他學無不然豈曾
當時左右之一二人乎惟所云先聖近之然文王爲周世不祧之
宗且傳祀明堂配上帝豈遠等前代先聖之禮者其所謂文王先
聖周公先師乃漢制也自以董說爲當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元曰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時天子則
視學焉葉氏夢得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教其重道也合
樂教其崇德也養老教以致孝也陳氏澔曰常事合樂不養老惟

大合樂人君視學則行養老按之文義並未嘗畫而爲三也釋奠乃明大合樂之由天子視學又明所以有釋奠合樂之由耳學以成均爲重成均以樂爲重故大合樂爲視學之盛舉也盛舉入學之禮而必遂養老以示夫教學之本在孝弟雖在天子亦然云爾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

鄭氏元曰語謂論說于郊學云云蓋郊四郊之學所謂東膠東序瞽宗虞庠也語于郊王制所謂司徒論選士之秀也郊四郊云云至此乃御纂文 按郊學乃黨庠州序鄉校之士以其皆在郊故言郊也以在天子之國之郊乃有東膠東序等名耳取之則用斂之則教司徒論其賢者取而升之以待用亦即命鄉書其才者斂而進之以使教焉取有二義一取之爲國子一取之爲鄉遂吏斂亦有二義一是比閭族黨所書者斂而致之郊學一即司徒所論爲未可者斂

而反之郊學也

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鄭氏元謂是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于司馬云云也

御案則以爲司徒論選士之秀是已孔氏穎達云此明官爵于學士已成者人不能同各隨才用德謂有道德者進之宜先事謂解世事或吏治亦舉用之又次而能言語堪使命則亦揚之揚亦舉也

按曰語于郊則非天子之國學矣安得云大樂正論升于司馬乎德即德行事即道藝言即二者能敷奏于言而行或未逮者耳進則進之于國學以備大用舉即拔爲鄉遂吏即用之也揚則不即進舉爲旌表之以美其聲譽爲進舉地乃獎勸之意耳前儒皆混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鄭氏元曰曲藝謂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後復論說也孔氏穎達云若醫卜之屬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又令謹習以待又試云云蓋曲藝乃執技以事上者待又語不與上語于郊同日也曲藝乃執技云云御纂 按誓乃與矢其勗勵又次于揚之之意待又語集說謂郤之使退非是又蓋對前此語于座而序語于序而校至是又將語而進之以不與德事言者同日故使待也學校而兼及曲藝見先王之立賢之無方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鄭氏元曰興當爲釁禮樂之器成則釁之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釋奠禮重釋菜禮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退儐于東序云云

孔疏東序在東虞庠在西相對既退儐于東序知釋菜在虞庠也

孔氏穎達云釋菜禮畢乃禮儐于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於禮亦可也此釋菜及學記皮弁祭菜皆及先聖此節用幣或君親之或有司爲之釋菜則學子之事考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則無尸釋幣并無牲釋菜并無幣然脯醢之屬未嘗無也不言脯祭而曰釋菜者取其新且潔也按任氏啟運興讀如字謂始作然讀釁亦包始作義不舞不授器者時器雖具未習故也退儐退以禮夫襄釋奠事之賓也時國學初立國子皆未教習釋奠之襄事必更徵習禮之者獻故有賓道而以賓禮侍一獻之禮無酬酢以在學者之未習于禮故也雖有介而無介以傳辭亦以未行乞言合語之禮故也可者僅辭非謂一獻無介語爲當然也誠以始立學而諸多未習故特從簡云爾

釋奠熊氏安生謂其禮有六始立學一也四時各一則五王制師還之釋奠六也 釋菜熊氏云有三春入學合舞一也此興器二也大弁祭菜三也陳氏祥道曰釋菜禮輕也婦見舅姑以棗栗腶脩設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贄以束脩若禮先師則釋菜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占夢季冬舍萌舍萌釋菜也鄭謂廟見菜用堇荁據內則子事父母爲說入學菜用芹藻據詩泮宮爲說也陳氏曰釋菜小以食爲主釋奠大以飲爲主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孔氏穎達曰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修內禮是恭敬之事正其容體在表故云所以修外樂由中見外禮從外入中交間錯雜于性情之中宜發形見于身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故曰其成也懌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曰恭敬而溫文方氏慤曰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黃氏乾行曰樂雖修內然心和者身亦和禮雖修外然身敬者心亦敬亦禮之和即爲樂樂之節即爲禮也此一節教以正道按三代立教之名不必盡同而其必以禮樂也則同故以凡賅之樂理性情故修內禮謹節文故修外禮自節文而不間于心志則積實于中而與樂交錯矣樂自性情而不已于舞蹈則流溢于外而與禮發形矣懌優柔饜飫而從容順適之謂也懌則樂之成而恭敬則與禮融矣恭敬則禮之成也而溫文則與樂化矣

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

禮樂非徒以其物與文也而必有以以用也而以之亦必有其所以之各當其所而修乃各歸其所矣樂之八音六律皆作于外而動在性情性情內也而即以樂修其內修乃去其暴戾者而已禮之三百三千皆本于內而發在容貌容貌外也而即以禮修其外修乃去其慢易而已修益芟削之謂也和樂恭敬本人固有由中于暴戾慢易之私已而失之耳但去其本無而固有者復矣故止言修而當然之功不容已曰以本然之分不可誣曰所也

恭敬而溫文

恭見于外敬主乎中溫縕于中而文理乎外恭外而本于中之溫則恭而安敬中而順于外之文則敬而泰猶是交錯之效也而既成之後但加渾化融洽而已故賅而言之見爲懌至從容曲當則見以爲恭敬而又見以爲溫文此乃交生互發若不容以一成者測之乃以而字作兩在之辭也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

鄭氏元曰養猶敎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朱子云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按史記索隱云傅即付也正韻又通敷曰陳也然則傅乃敷陳其道而付授之義太則尊之少則副之不舉師保者不惟其官或以傅上攝或以傅下兼故約舉中以賅上下之辭也太少皆然立特置之也必有太少者以敎道之所寄體統不得不尊尊則不當親細事故曰太而細事又不容無親之者故復以少副之焉太者高尙之意有其太者而傅之者尊尊則養之以嚴憚之心有少者而傅之者親親則養之以切瑳之益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鄭氏元曰前後謂在學時按太傅尊固在前少傅卑固在後而此必在世子之前與後者非以太少之尊卑故矣審君臣父子之道以示之示之不得不前觀德行而審喻之喻之不得不後前以導之在世子猶弟子之隨行也後以候之在世子猶則有舉則從也周禮師氏保氏皆曰王舉則從往舉行也王行則從行太傅倡則少傅和大傅先則少傅繼夫是以無地之非敎也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

鄭氏元曰出入謂燕居時以有四人維持之云云陳氏祥道曰太傅少傅在前在後則師保在其中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大傅少傅皆預矣出入前後罔非正人則目不闚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則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所以教喻而德成按教尊者事總大傅及師言喻卽所教者而明曉之乃卑者事總少傅及保而言也一出一入教喻無閒是以無所不得而不德者無自入故云成葢教喻之成德乃蕩滌于無形冶鎔于不覺而漸漬淪浹于不期然而然曰成也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鄭以出入爲燕居然則師保非大少師太保少保之謂乃師氏保氏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其體甚尊且皆六卿兼官六卿有邦事

安能燕閒出入之隨從也惟師氏詔王媺保氏諫王惡外此惟教養國子以道德耳且居虎門之左右虎門大寢門也其侍從于出入便時大傅少傅雖不從燕閒之出入而師保所奉以出入者仍卽承太傅少傅所教喻之道德而太傅少傅不啻與同其出入者矣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孔氏穎達曰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喻曉也保護也輔相也翼助也師教世子以所行之事使曉喻于德義保愼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歸于道也按師者範也師非止教以事教其以事而喻諸德則無事之非德矣保愼其身正爲以身輔翼世子故是卽愼世子之身也輔以立翼以行俾所立所行皆歸于道則身之所愼無非道矣葢道德非能離事與身而爲道德也故必于教以事而喻之而愼其身以歸之則所謂道德者皆切于日用而率以循之苟不本于事與身則雖極高遠終託之空言而已然止教以事愼其身以輔翼無以喻而歸之亦復無以相入耳

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

劉氏敞曰言四輔三公之官各正厥職則國罔不治而君道成焉葢上言論諸德歸諸道惟太傅少傅云云是道之審由德之立必其人皆君子而後可曰德必師傅之德成而後其教尊必教成而後無愧于師傅之官此四輔三公之所以不必備而惟其人也能方及陳澔諸說皆非此上言論諸德云云至皆御案文按謂教世子者皆不愧于德而可尊斯卽所成之德而公之于人卽教矣德成則教皆德之所及故尊教也而著于合卽官矣教尊則官皆教之所修故正

國皆設官以分任者也官正而國有不治者乎世子者所以儲爲君者也故其教之關繫如此

德成而教尊

陳氏澔曰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不知必于教尊嚴者正欲世子有所敬憚以成其德非世子德旣成而教始尊嚴也是必德成者正推所以教尊之故教必于尊正爲教世子成德故也陳說未免倒置此言教世子之必愼選有德者以教諭之官而非其德之有成者恐無以使道之尊嚴而生所受教者之敬憚也故云然爾

官正而國治

官正者官皆率教而一切職守皆一于師保傅之德故正葢師保傅爲百官之所取正故也官正則國皆取正于官凡官之所施于

國者無一非師保傅之德所及也故曰治以官之衆國之大且正以治而況世子一人且朝夕于教諭者而有不尊敬而成德者乎云也此申言教世子者不可不慎于四輔三公之選而見四輔三公之所關者重也此其所以惟其人而不必備與 以上皆道御案並解

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

鄭氏元曰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云云陳氏澔曰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云云皆以指世子之君父言與然後文義終有未洽 御案云有有之也謂知其理而存于心也爲世子者必心有父之親乃能爲人子必心有君之尊乃能爲人臣能爲子臣然後可以爲君父而兼天下而有之矣按惟有君父之尊親在其心目是無時不以君父之事志爲事志而繼述之善不閒也然後異日兼天下而有之而承統守文孝思惟則則所以光大君父之德業者斯至爾夫是以教以子教以臣之道重也此正領起下文意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鄭氏元曰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徐氏師曾曰元良卽道德之謂以貞卽國治之謂也按此與書所言異書言天子故明正其位曰一人此則指世子言未正一人之位者也故止曰一曰有者亦屬期望之辭非比一人之元良指己成而言者也有不有之樞全在于教不教與其教之得不得而元良者亦以爲仁之本在孝弟故孝弟爲善之長曰元也良乃天性本然之善是此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言與書之謂善蓋天下者又異也以貞卽國治天子之國首善之地萬國之所取正也故云然亦指他日爲君而言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鄭氏元曰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孔氏穎達曰公族在內朝則以昭穆長幼序若在路寢門外之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方氏慤曰司士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蓋以小該大如守祧而曰守祧典律同而曰典同也按司士掌羣臣之版非掌大臣之版也中庸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是羣臣則止士也而掌其版故曰司士若自公孤而下但正其位非司其版也方說誤外朝對寢門內之內朝言則雉門內及庫門外者皆外朝特庫門外者不常御故知此外朝爲治朝而惟恐混于庫門外之外朝也故特足之曰司士爲之以司士專掌治朝也以內朝主恩外朝伸義內朝尙親外朝尊賢故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

陳氏祥道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如外朝之位但中庸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鄭謂子孫有爵者列西階下與公侯伯子男序爵惟無爵者列東階下序齒如此則同姓半入異姓中殊非類族辨物之道而引族葬法爲例謂廟中其北上者以序昭穆自北而南而于一行中其西面者則以爵爲次蓋論父子則貴不敵親論兄弟則親不敵貴故也此指中庸言宗廟之禮至御案文 按宗是文武二廟祖乃太祖及親廟諸侯亦有宗如魯周公始祖魯公卽不毀之宗也在宗廟之中室以內亦以親序二祼時室中行禮止惟同姓

在寢門外至北堂之阼階下中庸所謂序昭穆者在此時尸既出堂諸臣皆次序于堂下時則同姓異姓職位相雜矣一如外朝之位焉此據正祭論故不及序昭穆事耳

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鄭氏元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事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孔氏穎達云此論公族在宗廟之禮以爵之尊卑貴者在前卑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共其事按天子宗伯掌禮而毛六牲之名物班于五官辨六齊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之類此約諸侯之禮言故但舉三卿而言宗人蓋畿內諸侯稱都家宗人故也在天子則小宗伯授事大宗伯涖之省之而詔相之五官咸集尚有宗伯奉雞司寇奉犬司馬奉馬大宰眡滌濯及納亨贊牲事及玉幣玉爵餘各載于

周禮爵言司事之公卿大夫官言執事之上中下士也尚賢者以賢爲重故以賢擇之于先時以賢爲尊故以賢序之于宿曰擇宮之射與大宰之戒是也時不論同異姓而一惟官爵焉爾蓋賢大者爵尊賢次者官卑故也克殷解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筴其誥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

鄭氏元曰異姓爲賓爲同姓無相爲賓之道膳宰爲主人君尊不獻酒也孔氏穎達云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禮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爲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使得抗禮酬酢公既不爲主族又不爲賓云云董氏應暘曰族人爲賓則以客禮待之嫌于不親故以異姓爲賓公爲主人則與異姓抗禮又嫌于不尊故以膳宰爲主人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列按于同姓有時燕見國語有因祭之燕見詩大約皆服皮弁即路寢君與宗人燕于堂后帥內宗燕于室其物用殽烝其異姓爲賓仍用異姓之族爲之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族四異姓者三也三獻禮畢則賓可出而惟同姓者燕于夜時則用家人禮亦并不用膳宰爲主人所謂異姓讓而已同姓遂成之也若几席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約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禮見儀禮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

孔氏穎達曰廟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爲位是崇有德方氏慤曰爵不論德故曰崇德按曰五十命爲大夫又曰五十而爵是命大夫始稱爵也爵因祭而命所謂必賜爵于太廟是宗廟本命德之地故以爵爲位者崇之德高爵位高德次爵

位次示繼先王尚德之志而述先王貴德之事于無窮也故崇之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

孔氏穎達曰官由賢能而與故授事以表之是尊此賢也按官人者必以賢之大小爲官之大小是官之所在即賢之所在故授事者各以其官即各以其賢爾已蓋宗廟之中進退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聲明以發非賢亦莫勝其任故授事者不得不以尊夫賢而賢之大小已定于官故事但以官授即無非以賢授所謂尊賢之等也時則同姓之無官無爵者且不得與于事矣以德賢之不屬故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鄭氏元曰鄉方言知所向按庶子即周禮諸子燕義所謂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

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按卽大司樂所敎而成者則庶子帥以宿衞王宮而敎治之是掌國子之倅而羽翼世子者也世子合族之宗嫡故世子得以官治之而屬職于庶子也前曰庶子治之則公族內朝之治是宿衞王宮者所專掌庶子之官得其理而五服之自期而緦而辨等正位長者尊之各有差幼者親之各有殺故曰有倫邦謂畿封之內國國中郊門之內凡公族之食采于家邑邦都之地者皆得其治故邦國有倫公族民之望而世子教之本故官治邦國有倫而衆皆鄉方也方卽倫之所在民雖不卽有方而已知所鄉也云爾

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倫義理之次序也本之以天性自親而疏曰天倫制之以人治自隆而殺曰人倫而皆于庶子之官治者得之有倫而及于邦國則邦國之內倫類明立可知曰衆固指民庶而所賅甚廣曰億曰兆之辭也曰鄉其心馳神往有鼓舞作興之效在矣

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鄭氏元曰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衆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學士云云孔疏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大昕以初明時非盛明矣陳氏祥道曰天子視學有四養老一也簡不帥敎二也出征受成三也以訊馘告四也養老必于仲春季春仲秋有常時簡不帥敎出征獻馘三者無常時云按其待天子視學之禮則不異大昕初旦猶或見星車駕豈當輕動然鼓徵必于是時者使先時敬俟也內則雞初鳴卽俟于寢門亦大昕之時也親且然而況乎君朝辨色始入往君所且然而況君所之來者耶徵必鼓者非以作樂先以鼓之故也鼓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益動其樂于親君之意而咸興起也此時以天子視學之重衆豈猶有不蚤起而待警者乎警益震動其恪恭謹肅焉爾已

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鄭氏元曰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孔氏穎達云有司詩書禮樂之敎官葉氏夢得云典禮言秩典樂言節者書曰天秩有禮凡見于度數者皆出于天傳曰于戈戚揚樂之末節凡見于舞者皆存乎人也按興乃一時並作之謂曰秩則不容躐曰節則不可凌而是日所行之事不止于先師先聖也其祭先師先聖也爲時無幾故取乎敏給而曰興也惟秩節之皆備故成乎祭先先師後先聖由有司行事故爲自卑及尊之辭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鄭氏元謂祭畢天子乃人又之養老之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方氏慤曰祀先師先聖及釋奠先老有隆殺之別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胡氏銓曰始初也之往也謂反命乃往養老之處鄭謂始立學者非蔡氏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以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改過也鄭謂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今以鄉飲酒禮推之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衆老如衆賓必也按自有司卒事反命卽行養老之禮孔謂明日始養老非也始之云者往養老之所卽下適東序云云也釋奠先老亦因養老而不忘始事之意祭使有司而奠親之者彼但以視學告此則明己之所事也三老五更鄭謂老更各一人取象于三

辰五星杜預謂三老乃八十以上上中下三等皆非是不如或說老年更事爲當準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之義則三老三人五更五人矣但惟其人不必備耳其席三老爲上五更次之羣老又次之皆西上東面天子東上西面爲親設而定其位養以愛之設席所以致敬也其肆筵也亦有司天子但設席定位耳此節所謂愛之以敬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鄭氏元曰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也發咏以樂納之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孔氏穎達曰帝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視養之珍具畢出迎更老遂奏樂發其歌咏老更入卽位西階下天子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考獻必于堂上未有獻于階下者文義謂更老未入適饌省醴珍羞皆具乃發咏以進更老老更

既進天子乃退此饌醴與珍獻畢而天子乃退特省文耳此一節所謂修之以孝養也鄭以退修之爲句非是考獻必于云云至此御案按饌者撰而陳之之謂醴爲酒之始先設之以致敬者珍卽八珍珍具卽發詠考燕飲等禮皆待獻酬方作樂惟兩君相見入門縣與胡氏銓謂用兩君敵禮不知此以君故不以賓故也時天子出迎更老所謂王出入奏王夏是發咏不必爲更老爲天子之迎更老也從此揖讓升降行肆夏趨采齊直至獻酬乃奏娛賓之樂退謂獻酬禮畢而退修孝養句復申設位至退之節文也考養老禮大畧同鄉飲天子迎老更于門皆入位西階下天子先揖三老升進醴饌已三老退立西階下五更升如初禮已五更退立三老南羣老升如初禮退又立于五更南天子復降揖三老升三老揖五更升五更揖羣老升也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鄭氏元曰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于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孔氏穎達曰反謂反席德音謂清廟之詩致謂極致也既歌清廟以樂之又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樂備作相爲司正乃旅酬而語說君臣父子之善道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蓋此一節所謂行之以禮也合語在正樂備之後而屬之升歌者升歌清廟以示德故以合語德音之致繫之下而管象以示事故以大合衆以事繫之非謂合語在下管之前也皆此一節云云至此御案文按清廟之詩一唱三歎發德之音固極其致矣然言渾而旨遠未易體于踐履

也故更老更言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爲推本于文之德而與爲發明其顯承無射之義故曰合猶云交闡互證云爾也親長可以平天下故曰禮之大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

鄭氏元曰衆謂所合學士也孔氏穎達曰笙入立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也嚴氏粲曰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皆曰升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樂陳氏祥道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故也舞大武善繼志述事故也按象熊氏安生謂用干戈武舞非也蓋象卽維天之命與維清也升歌清廟引而不發下管以維天之命象文德之成維清緝熙象文德之施

皆所以盡淸廟之縕也豈武舞哉武則武舞用干戚管者所以興舞大合者天子及羣吏各事所事自天子執醬饋執爵酳冕總干三公設几六卿正履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外饔酒正樂正笙磬舞師之屬莫不各以其職來養合衆所有之事已足歡欣鼓舞于無間也云爾

達有神興有德也

鄭氏元曰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云云方氏慤曰神之爲道疑其難通故以達言之德之在人患其不作故以興言之馬氏晞孟曰神者藏于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下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亦藏于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下管象舞武以興之不知所謂大合衆以事其懽忻鼓舞足以達于天地之神明興起衆人之德性正與樂之示事同所謂大合衆云云至此本御

案按此正申明大合衆以事之觀感者大也文武之神如在目前而禮樂足以達之洋洋乎如臨在上而質在旁文武之德奮發百世而禮樂足以興之振振焉皆鼛乎鼓而軒乎舞達神正所興德靈爽之不閒于在人也興德益所以達神感格之不已于在天也云

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王氏云幼衍文孔氏穎達曰反養老于東序王所告諸侯之辭使之養老皆如王家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按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如前儒說天子成均四面四代之學備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得立東序云云據是豈畿內之公侯伯子男及羣吏皆有賜得立東序者哉故鄭孔謂如東序之禮云也養老乃孝弟之道孝弟乃爲仁之本故以仁言書曰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始于已終于人始于近終于遠命遍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官曁于人及于遠皆天子之終事也而以終養老之事故曰終之以仁也云爾鄭引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于朝州里騐于邑是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

鄭氏元曰慮以大謂先本于孝弟之道愛以敬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以禮謂親迎之如父兄修以孝養謂親薦之獻之紀之以義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謂命諸侯歸國復自行之按思之屢而反覆其本末曰慮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慮而以此故曰大養老之心由于愛恐親愛而不尊故以敬此慮及于所存也養老之事實于行恐徑行而無節故以禮此慮及于所發也所修卽修其行

之之禮也而以孝爲之本則愛將矣所紀卽紀其愛之之敬也而以義與相宜則行達矣終之則終其所慮之大也而以仁則歸于孝弟之道而已矣吳氏以警衆爲大釋奠爲敬適序祀先老及設席爲禮云云未合也

禮記衷要卷八終